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二四冊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二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二四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眉三子半農齋集八卷

〔清〕蔣中和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半農齋集八卷》提要

心既氣憊化爲繞指而咄咄書空之態亦不復作於是歸而復理前業又將十年老矣搜得麤笥中先後所存煙煤敗筆若干首稍解詮輯得八卷曰此吾消愁清涼散也得失自知何問人爲遂漫付梓人嗟乎吾敢自附作者之林哉白樂天有言凡人之性鮮得中必有所偏好夫好既偏矣而

猶有瑕焉豈非以嗜欲易搖不得不若有所寄以免見異而遷耶余因是而悟山川古人之惠我厚矣人情所鍾大約莫切於妻子其次友朋然往往一言齟齬遂戟手相向不難盡棄其生平即挾西江猶以爲餘憾未滌試曠而質之六合之山川舉吾胸中欲歌欲泣欲笑欲駡者矢口恣其雎

原缺第一葉

黄不問其能受與否也而山川嗔乎否更
避而質之百代之古人舉吾胸中欲歌欲
泣欲笑欲罵者矢口恣其雌黄不問其能
受與否也而古人嗔乎否非惟不嗔且引
而進之同堂謂我爬搔痾當可以死無恨
即不然亦甘苦各自知寧相厄哉自世儒
泥古排今謂文必班馬詩必李杜理必程

朱印定時人眼目由是眩於其說者含咕
嗶而外往往閉腹自封以爲鴻溝既劃卽
殫精疲力無益也夫盗優孟之衣冠固不
可遂以爲叔敖然盗者自盗眞者自眞如
必欲盡棄其糟粕以明兎魚無事乎雌黄
是又不啻有波之水而强其無波能鳴之
鳥而强其無鳴矣不甚負山川古人之我
恩乎夫山川有色而不能自言古人言才
盡意而或有望於後之人代爲之言此子
輿氏所以有誦詩讀書論世知人之說奈
何一聽其悠悠下同於草木且其所以自
處果遂能中立勿敗否今夫世祿之家弱
子孱孫非不欲其安且佚乃少長卽督之
就外傅又少長卽督之應制科固有白首

無成老死牖下者矣然終不遂許其無成
而遂聽其遷業固將以是世箕裘亦懼其
出此入彼或遂流爲椎埋屠狗故寧拙而
失弗敢巧而獲也余秉資拙劣少既鹿鹿
困於簿書未能專精殫力探菁華於車塵
馬足之間晚復硜硜困於家食乃猶欲洞
胸刮目照汗青於披笠荷鋤之際恐古人

人雖往而古人之與天地山川交相輝映者則固常與今人相上下不設境而施不擇人而予余因得寢處食息妄肆管窺撮酸酯以資飽飣拾咳唾以儷宮商猶之三代盛時凡孤臣孽子處士羈人即一觴一詠類得寄之斷簡殘編使百世而下讀其文想見其人即造物亦不能強生區別禁

其勿吐也倘貿貿焉惟知飽食終日以干小慧之譏是向之輟耕而事伊唔適所以甚溫飽而非所以承先志毋論無以酬伯兄氏於地下且安知不遂爲椎埋屠狗哉

皆在

康熙歲次辛酉孟冬月望後三日蔣中和

眉三氏漫識於半農齋中

眉三子半農齋集目錄

眉三子半農齋集目錄終

眉三子半農齋集卷之一

靖江蔣中和著

詩部

五言古

秋感

百卉爾何胼物役勞遷次羲皇去已久淳風邈難暨俯仰
今昔間無端生怖悸自顧渺渺躬蟣虱同憔悴晨起步中
庭肅真移我意地僻向人間兼之寡名利蟬聲聞樹端推
窻見薜荔曉雲亂山窩日出迭相避萬物與時偕何能別
爲異

清真觀臥病

淒風生肘腋造物何相厄孤館寄形骸不能自捐擲霜蔓
遂空床長吁延晨夕日月無意緒徒然空山石

贈莫兼山羽士

茅窩埋枳棘幽人自力食道書藏胸中不畏青苔塞把酒
彈素琴醉忘豈與齊拙鳥畏高飛一枝甚避弋徜徉元氣
中大地豈改色林鶴去悠悠願君爲羽翼

贈劉處士君道

良馬棄在廐乃求千里驥良玉棄在匱乃求千年璲物色
困無盬安得斷金利所以古之人每多按劍忌吾邑有劉
子少年抱利器一試輒冠軍旋復遭中廢棄櫝且遐殊於
焉絕妄覬筆畊效小忠童蒙展微志篝燈三十年未嘗甘
自棄逃名名不隨桑梓如異地典型吾素欽竟未覩把臂
求友忌因循反躬得無愧聊爲賦短章庶嘗雞黍義

贈馬秀才叔贍

禰衡恣倨諾終爲黃祖殛嵇康抱逸才終遜蘇門識脫穎
固有時歛鋒亦有則馬子何琅琅秉姿挺孤直和光非所
好趦趄不自得未波先退棹所希在立德穿坐愛苦吟真
搜神莫測外枯類木雞內實無通塞攀崖力正雄遽赴玉
樓勅東游魚千尋南山芝五色採釣伊何人奮飛無羽翼

坐覘白髮侵所悲在耳食五岳起寸心夜夜風雨黑

過成安贈溫公瑜同年

山玉有瑕瑜世路有通塞古人不我俱俯仰增嘆息我愛
溫公瑜古風獨抑抑向與交長安斯時意方得追隨舞雩
遊渠獨懷修慝捧檄令浙陽𣟗直無修飾厥後又三年予
乃得就職相距七百里同病遂相憶亡何君內遷紆道爲
予即雖無赫赫名而有去後德予不耐脂韋士紳頗荊棘
幸君賜良規捎躬知自克別後又逾年予遂老家食君才
老更雄閩嶠多英特循例擢外藩兼理湖關殖遺愛遍江
干所至無剽賊予復叩君門涸鮒蘇頃刻君遂賡二蘇

在防傾亙壽考兼令名身世兩無忒予復過君里墓林已
如稷揮泪詢父老父老生悲惻爲言先生風事事碑堪勒
向有同里人夫工而妻織流離各一方唯恐塡溝洫先生
衣錦歸策蹇謀物色遯逅値諸野僻處茅屋側入門無坐
處連坐車前軾肅修家人禮呼嫂問稼穡糠粃同一飽情
欲忘日旻古朴類如此吾儕多熟識予聞父老言咄咄提
胸臆鷦鷯巢一枝鵬飛六月息大小各有宜人心於何極
安得起斯人永爲世矜式遙思掛劍風回首暮雲黑

慰文安令李于湨陽

窮愁縛壯士飄泊困羈人未諳造物意此理難細陳王屋

遊昆流俠骨産濟濵英謀徵射覆闖牘識松筠相見驚何
晩期許非等倫賢書既以售愈益愛吾眞牛刀試疲邑濯
磨如飲醇惟期酬壯志不敢言苦辛長途悲短馭涸鮒失
縱鱗兩懷空鬱鬱矸𤟹暫相親片言能悟主歲寒自有春
桑榆收未晩大瑩多隱淪所貴在大節無愧乎斯民贈言
存吾道沽酒莫言貧

呈鄧元固夫子

浙洛驤江水淡淡燕山雪水深津無梁山高路亙壓風塵
數千里慷慨投佩玦文章僧命達白首忘提挈昔膺明哲
顧感慨深內熱休咎互相乘中道遭傾圻各在天一涯音
容委寂蔑微祿羈長材長材效短節皇華歌道阻星霜捻
華鉄今復勞割𦘕會計親瑣屑往復存至理達人自超徹
自笑一何愚謀生老益拙驢背望華巔戴笠聆玉屑唯期
展素心不計鄰與涅席上坐方盈貧獨爲我設天地有何
負返躬得無缺

燕邸懷喬白山夫子

燕雀偶失群徊徨將安適且不愛深林惟願君子宅君子
去悠悠春風冷几席滓中多好音徒悵形骸隔會心各自
知悶花發孤核立雪復何時惻惻悲行役

答友人

幼小無拘忌長大縱所寄不爲達者榮豈爲窮者瘁邂逅
逢知己典裘傅一醉門外不須喧恐中有荷蕢拔劍出門
去所悲在利器

壯遊吟爲丁翰林景行賦

離合何飄忽萍崇獨淒清孤館無聊賴托詩傳遠情向來
久集枯慵慢終無成勁翮蹲軒翥伏櫪困鵬程此時空鬱
鬱壯心猶未平忽憶金臺彥遙思丹鳳城負劍出門去長
嘯輕儒纓妻子咄咄語怪我胡遠征丈夫志萬里安能事
躬耕進則趨堂陛退亦訪蓬瀛孤憤無所寄直向故人鳴
故人解我意談笑以相迎繾綣施青盼無異古班荊至今

五六年念之心猶傾倦遊歸去來衡泌守硜硜眞長邱陶
米乞食有淵明賢者誠難測豈爲馮婦攖所貴乎越俗撰
益在持衡鴟鴞形易遁鼫鼠飲易盈未能遣弋慕敢復盜
虛名悲哉龍藏子此意向誰呈試看橫雙玉翩翩朝帝京

詠史二首

昔當周秦季干戈起桑田共將祖龍擊劉項乃比肩名成
狂阮籍兩雄不並連南陽氣鬱葱逐鹿驚失弦英雄艱歷
試念茲生民煎胡須大敵勇亂絲刀自便吁嗟龍準公用
武何多愆不以靖家難乃以甤豪賢南陽繩祖武幹蠱良
足傳嘗言未可非石論豈其然

漢武好蛾眉邢尹羞相觸兩美易生嫌參商各自獨雄王
令甤莊尹氏知僞束一朝改素容低頭便屈服慧眼肖伯
顧邢不動欽肅移情豈在多形骸徒碌碌能令妒者傾而
況雄心逐荏苒付邯鄲過者悲空谷千年不復朝天地去
何速究哉鉤夫人愛弛受顯戮英雄善欺人底裏誰能卜

動靜篇

動靜互相須不啻形與影渾噩莫知端群彙盡延頸地軸
生波瀾日月無停景功首渾敦氏神農盡萬井蒼梧煩舜
駕大禹歷海嶺湯武一馳驅萬姓皆引領西漢治猶古蕭
曹與霍丙唐宋聿初興未嘗無骨鯁如何絕世下亂絲[illegible]

一整靜者且前荅胡言之獨梗試問羲皇前羣生安所諸
北極未嘗移位育逦相承嗟人於世也如木之贅瘿況值
唐虞後功乃亂之葬一人偶失利千奸圖僥倖與其學華
歆何如爲管邴山有孤竹薇水有參差荇自善陽春曲何
必歌於郢但恐有秦王坐中無文靜所以古之人笑名如
畫餠善哉東郭生聞言發深省譬彼一歲間倏忽變煖冷
畫龍豈能飛妙在能點睛呂尙奮鷹揚夷齊逃箕潁渠豈
異人趨惟恐汚所秉巧拙可誰欺涇渭判俄頃綱維古之
人我懷寔耿耿兩論君須記愼勿希妄騁東郭遂前去去
去非人境

客廣陵贈別王西樵吏部

秋水那堪讀杳然悲空谷忽從天際來不減登濠濮相對
各自知窮愁有幾斛咄嗟同門子存者十之六得失復何
論才名君自獨不覯龍門叟山川猶僕僕但得此中味寧
可食粱肉小弟樸樕材自分非韞匱近日讀岐黃此邪求
肖鼓予合又焉之滿目黃花菊他年君記否吾道遙相卜

一[illegible]潮州偕郢中歐陽子梁園戴子四明徐子登夾山
之巔

京口三山勝盤江斷復連登高懷舊賦枕水咏長篇遐景
忽窮觸並走夾山巔東盼春申封西瞻牛首眠南採雒陽

跡北望廣陵烟上摘斗牛柄下瞰竹林泉踢蹬疑無地御風如坐船披雲騰數武曲折又一天古寺有招隱羽化有八僊相傳事已往勝蹟猶宛然回顧三山處疑在武陵邉前呼呼歐子歐子採清漣左呼呼戴子戴子看飛鳶右呼呼徐子徐子如枯禪自笑形骸穢天涯且共聯誰料只尺間瞬息落塵緣咄嗟浪遊子高蹈在何年儒冠多餓死幾人覘前用即余窮途客腰纏無一錢若復不放覽徒爲昔賢憐撥破漉酒巾踢石揮鳴絃

嚴陵釣臺

浙東獮雁宕無緣作豹窺微情狎小遊曾過釣臺基叠翠

懸雙壘與㝗挺江濤猾割瞿塘險微分灩澦奇云是嚴先生曾此把釣垂裒然超物表高山流水期胡爲考元帝漢臣自足嗤先生既不仕言責非所宜行藏須異道語默自殊時永嘉責先生毋乃未之思吾謂釣臺石自勝商山芝

憫農十首

蕭索一孤村閒雲傍日吞飲息聊相匹空房育野豚聽說梅療渴姑將腹自捫敢言兒有哺阿父且無褌薄暮還家未催租已到門

荷鋤訪田疇幾處燬火類髡奴方說勾客復薦蹴遵蝸爭譬未解遊民飲已醇莫言婚嫁畢微族愧朱陳但願生有托何暇厚人倫

年少餓相聚不忍言別離負戴趨壟斷猶勝哭途岐市兒僥智巧乘便利其危美衣而甘食反笑愚民痴人生行樂耳躬畊亦何爲

偶值新穀登亦足樂曲肱時危關百慮得失横相乘暫娛瞬息命敢辭而目惛茫茫大海水不辨淄與澠沮溺胡獨幸至今有聲稱

天旋而地轉日月互相循古人豈好勞伊尹耕有莘自從井田壞薄俗遡難淳天不愛吾道良民毋見屯君如不吾信請觀我比隣

我家有西隣唯知畊與讀歷試諸般艱禦冬無旨蓄坎坷謝人間兩子俱不祿凄然絕後嗣故廬走麋鹿聞者嗤笑之謂彼太碌碌

我家有東隣素爲人所鄙一旦棄田間去遊街市裡片紙施丹粉家聲遂隆起諸老酒色中得得生五子還笑所鄙者胡爲只如此

我家有南隣本是匠人子父業薄不爲投身公門裡出入拖青衣哀然誇鄉里厥子足繼武親戚橫相倚有罪官不問誰可緩急使

我家有北隣羸悍不猶人呼盧恣快飲恥言耕與貧所交

盡豪猾睚眦莫敢詢張目向人言法豈爲我申自少壯且
老官府不一嗔
廿一隣是老身貧與病相循無計養八口強爲胼胝親老來
筋力憊那得如健民料理偶失序老勿横加嗔觀者掩面
笑謂渠本搢紳

飲酒十首

泡影現波中手勢安能束鶴頸非愛長鳧頸不嫌促萬古
雖云遙皆由一息續壽夭雖殊年皆歸七尺牿人無再來
軀惟有歡難贖不覩蜉蝣羽楚楚鑽花曲
爲歡雖及時終似風中燭遙思身後事何如令名勗聖賢

憂世心立訓叮嚀督要使後之人懲忿而窒慾千載去悠
悠此意將焉屬惟有君子知醒眼空世倍
令名固所珍而亦悲射覆幸爲達者知愚者轉相詬所以
有心人避名如避寇閉門讀黃庭作吏築勾漏去得三亟
盡姤得六根透徜徉六合間無人知老勿
丹砂即可烹未易窺其要甚或搆奇痾扁鵲不能療西域
有異人八極恣長嘯聲言五蘊空坐得無生竅賢者且相
驚而況愚不肖尸祝遍民居荒山俱立廟
聚散如鹿豕自古皆如此既曰有輪廻安得不生死吾道
貴中庸所以惡似是眞僞可誰欺一一載圖史得意忘言
詮造化供驅使義農至今存宋儒會此理
吾儒不自愆強復分同異偶得一字師謬謂人辟易即得
九仞高何如終一簣吾黨且相尤異端復何忌所以仗劍
者佽諸肆巧詈謂我本小人終勝腐儒僞
腐儒誠屑屑所矜在名節苟非孤竹淸豈遂無淄澠譬彼
秋吟蟬非不高且絜回思脫蛻時却自汚泥穴牧豎固能
言漁翁亦有舌傾身營一醉此理自可徹
鬱邑通神明古人有至情胡爲階之厲沉湎恣懽酲愚者
忘其故賢者耗其精晉人多曠達咸稱阮步兵醉後說眞
言醒過轉相驚痴人不解事搔首笑長庚

淵明有五兒稱心固無匹況有王弘酒可澆塊磊疾小子
謝劣材念之百無一徒以五斗故籯裹可相貫夕夕持空
盃酒腸胡太窒無勞琴上絃先生言足述
謀生各有屬要在自知勗如何涉涉躬愈趨而愈俗庭前
栁亦衰閣上書常束浩然學長征畏受家人辱且行還自
思下和曾泣玉不如劉伶酒夜夜澆腸曲

詠懷十首

梧桐淸以洌秋後忽凋㓕新栁及春濃遊人爭採擷松栢
產山隈踪跡自孤絶樵者貪天功有時遭玷缺精靈不可
磨琥珀盤石穴

烏鵝挾利嘴欣欣驕羣侶爲技亦已微唱和莫敢抵天宇
亦云曠飛鳴不過里鳳凰翔千仞笂笂遡棲止使人常見
之安知俗勿鄙
漂泊水中萍非黑亦非白摘者安其常終始無嫌擇貢人
市素絲五色頓改易本以悅人觀而反遭擯斥欲反舊時
容黯染已難革
雲乃山之氣風乃雲之響出入相因依起滅相倚庇氤氳
藹長空羣生資育位時或失其常嘵嘵起物議萬古皆如
此無人辨眞僞
人生固有涯嗜慾爲之厲涉山架高樓猶言勿容騁鑿井
求甘泉猶言深勿鋭不如水中鳧與波上下際逍遥隨化
遷身外勿復計

腐草有何能倏忽生羽翼纎纎弱不禁乃分日月色羽族
雖多奇明暗難兼得吾愛陌上螢用奢而體嗇莫嫌形易
消好物自難壇
年小學從征悵望去寒谷反畏消息來誰將握粟卜泣血
織廻文夫婿不能讀落日催孤鍾明月照獨宿非不切回
鄉丈夫鄙食肉
萬里遠長空秋雲浮海曲海曲有伊人長嘯無係屬欽霞
以爲衣啜波以爲粟落日沒千山荏苒又初旭神龍亦可
烹所患在多欲
繩床槃尺瓢霜月掛庭樹皎皎清夜心幽人起獨步昂首
盼窔濛雲自疎林渡無端發清響蟋蟀吟秋暮自問有何
知還笑杜武庫
洞庭多奇波終南饒積翠常與世相親亦與世相棄孤鶴
有餘情閒伴白雲契渴飮湖中水饑啄山中蒴舒卷變長
空不向人間寄
與王葛山邑侯
竹馬迎何夕忽忽今猶昔士窮思鮑叔民窮思召伯造物
有深情要在自裁擇我愛聖人言求友貴三益敢蹈臧明

高愧乏治安策與到歌樂只乘閒聽飛鳥窮愁懶著書坐
觀滄海碧
北征
少讀北征篇懶惰不盡記人情無古今效顰何足異有子
乘奇痾四肢俱失利乃復奪之年令我生欲棄良友寄音
來勸我隣家避隣家只尺間徒以亂人意不如浩然逝可
以忘顧忌邂逅隨輿夫未遑謀糗糒行未及浹旬乂手面
相覷梁苑有伊人風流頗自責飮我以家釀别我在旅次
忽忽至黃河飄風猛似鷙假榻健兒營亦荷斯須庇珠粒
未沾唇游揚曰不啻舟子連招手謙言舊相企牛渡肆咆

哼渠云聊爾戲小人無心肝同阜悲牛驥新樂有故人里居佾把臂入俗幸未深千錢博一醉復有門下士出宰文安地倏傳消息來錯愕令人悸相對犴狴中拊膺增涕泗當事重素交披衷相擬議聊以倩可矜有北姑勿畀子今去長安諒亦人辟易三輔甚荒凉行行勿緩轡吾行還自思長安如市肆寶玉固云多眞贋亦雜厠曾聞學使君衡文選上駟庶幾筆硯間可以分餘膩敢云泿乞憐道義相責備三月抱河梁空函未一寄孤鴟乞餘糧枯螢件古寺不見顯者車但見荷者簣自分生可捐不容骨可媚一朝故人來韈轉爲我訾會聞孔聖人乘田亦委吏捧檄伊何

人東漢有毛義余乃遂翻然復欲終前賛

赴滄

復欲終前賛僉除有次第拖沓聽呼名如渡爭先濟邉巡二豈役有戶門常閉庸醫袖藥來無錢勿付劑居停儞我窮屋僨久未稅一旦恐盡焉督催如郵遞荏苒陽和回餘生亦已贅僉言朔苦饑破釜猶堪綴人趨我亦趨蓬蒿雜荼蘼愧未交四海誰言皆兄弟隸選判滄州聞傳非佳麗骨復鮮脂韋如何展微藝急向故人謀謂今有新例孝思人人同位不分巨細函發已臨緘吾師來天際張目向子言余何不努礪分誼勿得辭向壁暗流涕形影互相吝繫

寒遮以帨躑躅造河津四盼無遺穗破署雜狐狸充饑活市癘堂吏倨如賈市商驕似壻有民不我綏有土不我隸試問我何司督夫勞淤泥春工尚未完冬涸又相繼漕卒逼河干有犯窮根蒂名位雖畀卑而寔有關係殫職固云艱況復叢姦弊淺夫六十名年年更捉替老病要人扶體復無衣蔽竄去無人拘拘來亦饑斃私貼既非公詭名又虛砌奸民不敢詢反欲加之惠稍欲清其原官先受其敝舊貲既難仍易轍又非計吁嗟昔之人奈何階此厲風雨寖河干度日如度歲昂首望故鄉撫躬傷匏繫

署篆

撫躬傷匏繫無因到故鄉忽覩南飛雁上谷遂踉蹌當事知我意搖手示勿進近有肅寧邑前令敗以贓盤根須利器代庖汝且當謬蒙當事盼不敢遲束裝未至肅寧邑先上太守堂太守喜我至咄咄嗔街房街房呈案牘約畧有半箱聲言奉新例部駁嚴於霜小人受上催夢寐都勞攘幸今毋再誤徒受池魚殃唯唯遵上命未遑辨否臧久之窮日夜乃得透微芒如人病堅積攻下須硝硭又如當大敵破敵在擒王片言折大獄斯民乃小康如何蕞爾邑桃政其披猖里設門頭役戶戶排成行每年新易舊飛檄有千張衙役數勿充親戚互相匡一唱而百和暴橫類析楊

老吏善窺探進退故徜徨謂我酸士態可以利言嘗謙慨敖陳卑氣高而足卭從來悲愓竈今方倍面𢡁恨不抉利劍斬彼虎與狠古人曾閉閤吾且學包荒處囊謀脫穎馭馬須執轡一朝數甲令華弊如斬鋼娓娓數百言悉中民膏肓相傳數百里𦜝目盡飛揚謂我善撫字荷擔遍坊廂催科無片紙完納已盈倉溫言諭父老父老言頗詳歷言吾儕苦窮丁更可傷弱肉資強食大都李代僵自征爺下車此風不敢倡前日爺往府親自解兵糧爺倖爲我捐我敢後輸將父老相別去寸心轉悽惶不聞昔人言空作嫁衣裳堪嗟問津者未渡先毀航斯民識此意擧輳愈欲狂

贈錢思劉壹遺愛須甘棠後世巧亂真攘作買名方吾恐蹈茲轍悄悄出荒塘奸胥喜我去如拔眼中釘善良愁我去趡胸雨泪汪鄉民未及知不得到眼眶袖負追至府飲我以壺漿人心無今古世道有滄桑猶記令蘭時脅力正方強百凡無拘忌如筍初出篁一蹶不復振十載臥高岡今復棲枳棘衾影愧仇香奈何偪強性老復如桂薑握粟向誰卜自嘆還自商

南還

自嘆還自商托跡比蜉蝣漢有東方朔晉有抱朴叟哀然稱上隱進退兩無求黽勉師此意謂可聽沉浮誰知造化翁爲善似相讐悠悠六月內汩汩洪水哀穿破千尋穴突地湧成瀘勇者不及决智者不及謀望洋呼帝力父老爲我籌延袤三千里何處保安流天意存傾覆禹功未易侔放眼觀滄海倏忽變良疇父老誠愛我我終不解愁六龍廻弧子千弩射潮頭破寒思壟戶未雨賴綢繆我誠不自戢安敢怨陽侯只緣骨不媚吹疵易索詬同聲喜我敗謂今得反休薄言將往愬直道又遭尤須臾貪後死一任呼馬牛武子愚難及婁公度未優抱石人何在賈生哭已遒自顧生無補親惟于疾憂鴻毛輕未擲倏忽已驚秋張緒風流失休文病亦瘳束縛終前貿差償午後羞飛潛相友

匹唱和雜樵謳勤情環相訏旁覩巧自度官卑無賞罰不敢辨薰蕕一誤難堪再微勞亦少酬急上陳情表饑鷹望脫鞲幸叨當事盼不敢少逗遛積逋牽衣索沽酒無鷫裘稅駕知何所空憐水上漚五更孤月上徒步出滄州秋色濃還澹山雲斷復勾臨流畏返照形惟影作儔俯眺經遊處今昔廻難猶未詣壺公隱羞登王粲樓故園無恙否憔悴半松楸自嘆生還幸敢復傲浮鷗閉戶從茲決脐瓜老耘耔

偶然作三首

滔滔一江水泛泛不可羈徘徊復徘徊願言寄所思所思

在何許寸心只自知沽酒無城市治田無錙基但期抒吾
素永矢勿去茲
禹稷躬稼穡沮溺朗見譏達者貴道廣隱者戒脂韋湯暘
羽千倣腸陽迷離飛大小固有宜所貴在審幾力畊豈不
苦幸勿與心違
青山如可移朗爲常別離青山如不移朗爲常相隨非是
青山隨白雲與我期白雲生山谷飛來入我帷相抱入山
谷亦足抹吾饑

自訟七首

壯志愁消歇所如淚着鞭海陵百里遥去之如奔泉比肩
誰氏子天涯每共憐願言鳴吾素杖頭乏酒錢倏焉玉樹
杳永懷不復堅復灑離人泪倚柩返江邊三徑清霜老病
骨帶愁眠深潭臨萬仞一仞愧茫然
一樹遮雙戶夾巷兩家埽迎送不知誰覔王詢野老宅畔
挺新畬僉言卜居好我懷古人誼不忍離別早亡何老者
亡少者不相保兒輩向前陳煩惱胡自討吾謂汝何知吾
本無煩惱萁豆本同根良言朗勿考
江水遶江頭先業半箕裘飛鴻驚野集流離失故丘我念
故人後不忍奪其疇輾轉墮籬下去留不自由臥榻容鼾
睡貽謀或未周吾聞先人墓昔日枕高埠改滄桑旦暮判牛

眠安可求試觀峩峩石不亦逐大江流
憶昔解簪歸屋上梁飽蠹坐畏拮据遲茫茫失故步急欲
返舊廬中流安得渡棄與童僕居懶惰如泥塑豐年癯所
收不足當國賦估值抵舊債多寡儻靈數佳者充中飽敗
者委於路徒爾東復西自笑不如狐
謀生敢求佚所秉非壯質孺子亦何知僕夫窺我悉以寔
告居停奸弊互相暱誘我登輿去兩馬盡奔逸小人無心
肝誑人亦多術徒步遶河行嚴霜如膠漆少年重意氣老
來成痼疾至今三十年嚴寒不敢出
良玉雜瓦缶污泥產白藕妙惟造化知難向痴人剖先德
重箕裘栽培唯恐後挈綱走四方翻愧徒株守堪嗟杜紫
薇湖姬訂良偶無芳到已遲狼藉花滿枬千載意相關才
乃恨之數鶺鴒膌雖佳難入妬婦口
西北冀雍方自古作帝邦穹窿盤地脉念之心徬徨空勞
故人造勿獲渡我航堪嗟今之人披衣懶上堂乃復倀倀
然哀沅而吊湘不聞杜紫薇落魄遇奇章晏嬰贖石父佳
話至今長奈何萬里志惘惘學面墻

乙卯除夕避囂於海神廟兒輩相繼促歸多方慰遣
始去

人生豈不老未有不由小已老令人悲未老常恐夭憂患

相纒綿不與女蘿蔦憶子幼食貧先業悲纉紹未遑事詩書遂延諸孤藐敢云昌厥宗但期瞬息保長復歷多艱憂心常似慓十年慱一第翻受無窮嗔稍稍見平生一令清如嗽三年擄蔟蔡五日悲京兆吾愛陶彭澤出處皆草草歸來未四十咸謂回頭早壯心不自持復走燕與趙枳棘一浪棲滄地幾為沼猛自急流回回首已成皓吾愧陶彭澤多此一番擾薄田既可畊衡門亦可掃四十九年非寘擾履甲衰時乎不再來撫膺空自擣老母日劬劬形容已漸稿孤任既書生獨孑叉幼眇歲歲臘月中索逋盈門繞膺門五尺童悃怒見言表無計傳解嘲黙黙寘諸道西隣

有毛子怪我何潦倒握手告以故吾欲登三寶渠指海神崩云可恣晚眺雞唱笠中辰星河意外皎三四老頭陀謫拜默相禱晨夕與周旋聊以當蓬島兒輩未忘機轆轤滕下迹僉言胡不歸此舉得毋矯吾謂汝何知吾且為汝曉仕宦去桑梓間關音信杳商賈走天涯踪跡無所考吏胥謁公庭忘却良辰好甚者吃官棒囹圄有饑殍人事多不齊明月有盈朓丈夫七尺軀安得似籠鳥吾非愛空門聊以避煩惱不覩陶彭澤乞食亦可了兒輩咨嗟去叉手歌集蓼

元旦治田事里兒詫為怪妄戲拈四十六韻

大塊一九幅資生妙化育芸芸者何為轆轤如車轂大舜耕歷山伊尹隱莘谷未聞薄不為晚乃登華屋沮溺耦而畊名亦非碌碌惟有尼山公掉頭勿屑逐泰山小丘垤丘垤甘臣僕自問還自知難蹈道傷築所以昔之人坎坎思伐輻江臯有肩子此意頗能蓄自幼把犁鋤間或提書讀薄埴幸逆年惟恐譏覆餗急返舊時廬三徑荒如沐自顧無長策時復悲杼柚如何不力畊坐令毋無鞠年少里中兒拍手笑黃犢每當歲華改冠服新且彧結隊相奔馳張忽如霧縠俄頃歷數村酒歡復擊筑老眼眼生花腰軟頭撲撳恨恨不能隨雲見春草綠飯飽力稍雄私念當惜福

舉手荷新鋤鋤土培新穀行人鬨相傳觀者來如鏃矢口恣候誚視我如槁木我豈與人殊自笑還自卜禮即為我設我亦厭重複吾母髮盡白搖手勿受祝吾族趾相錯朝夕相親睦吾隣多素心虛文不我穀吾今未常干竊欲比閔淑遁杳既已指套數亦已熟奈何不自營終日徒鹿鹿吾非不愛遨吾寔有吾腹一日食勿充兩飢貫如菊七日食勿充奄奄登鬼籙吾聞古人言須辨麥與菽老農諸陰晴荒熟知倚伏小農筋力強十年笑九牧富農糞汏勤倍收數十斛數者吾一無安得不勤速不觀古之人寸陰惜忽倐春朝豈不吉天子豈不肅三推勸民耕古風歌穆殺

讀楊鐵崖樂府

生當逐鹿季英雄須利器不把殺人刀須作殺人吏書生徒爾爲所如皆見棄幸有筆如花一揮神鬼愕漢魏不足數三唐安足冀同時有四傑才華堪並轡先後不良死鐵笛獨完偫蹤跡比商山逸民差無愧老婦羞再嫁歸全堂自記至今讀其詞猶見故臣義

讀劉青田樂府

智士畏言智所悲成敗異子房本爲韓韓亡又誰爲韓信曾干羽陳平亦楚吏沛公稱漢帝田横終自縊遭逢不自由獻玉反加刖此意將告誰一一揮毫寄在天爲孤雲在

地爲伏虆恨不爲包胥乞師復楚地恨不爲魯連掉頭東海避不幸揭徯斯所言竟已遂又似管夷吾翻以功掩義食宿兩家分誰人知勞瘁所以魏玄成忠良判兩議不覩長樂翁一身歷五季代代稱元老仕宦如兒戲

讀李西涯樂府

自有三百篇作者紛如蝟最得作者心樂府稱漢魏三唐工近體惟有青蓮未咳唾諸宮商絲絲入經緯宋元雖多奇僅得其髣髴有明挺長沙蔚然起羣異聲彼諷羨者有口皆知味空同起北地王李噓其沸矢口縱雌黃白日遮以蠹悠悠百餘年未知涇與渭近日虞山公力吐長沙氣倚論未知終解駁亦云教詩以道性情最忌剽與誹剪彩竊爲衣何異市見乞堪嗟章句徒好以賤妨貴耳食固爲非吹疵亦無謂不讀萬卷書撫卷空嘆慨

敲燈

讀書期快意貧乏萊公燭非無明月輝撩亂不相續惟有甕中燈一捻光如束坐久吐靈芬結成金穀粟古人賜佳名夜舒非浪屬美人占佳期蕩思芳草綠隙光射欲焚飛蛾意外歎四壁悄無聲寒士有何欲直欲起古人與我談心曲又恨古人遠百身莫能贖耿耿情無奈頻將燈火觸嗟彼老儒生風味胡太酷不覩綺羅人夜夜醉醽醁志趣

由來殊寧死不入俗堪笑學奕人所思在鴻鵠

讀罷

人生何最樂堂上書滿閣興到抽數篇朗誦恣咀嚼得意心目張如欲起死魄名酒非不酣醒後反作惡美色非不貪歡過神如削朋友非不歡白首猶如昨惟有閣上書素心可常托當歌不爲抗起舞不爲謔掩卷令人思開卷令人愕莫言古人遠古人亦可作莫言今人近今人亦古若我愛古人書古人愛我學學如病求醫書如治病藥古人非好勞今人非好鑿先後互相師乾坤如橐籥今人不如古此言得毋錯吾謂古之人翻遜今人博不覩名山藏代

代如藜藿。

倚狀

予年纔五十。不啻衰如耋。所如困趦趄。携杖防傾跌。杖頭未刻鳩。猶幸食未噎。嗟汝未成材。予髮猶未攧。荏苒幾何時。而今爲我折。節竹非不佳。湘竹亦清冽。山高道且長。非汝將奚挈。匆。恨予才疎。汝才亦凡劣。何不化作兵。鱗簇排戎列。爲彼英雄資。妖魔盡刊滅。何不具棟梁。爲彼九重闕。使人望崔巍。摳拜不敢褻。今落庸人手。安得不磨涅。道傍遇貴人。閃爍如偷竊。開時置壁間。誤作薪火爇。予眼已生花。汝形又無舌。即今強汝隨。汝冤向誰雪。須竹微物耳。才

辯亦雄傑。自分本無冤。何勞太屑屑。堪笑汝無知。所言無一切。神龍藏深淵。有時棄汙垤。珊瑚稱俊物。有時不如鐵。予聞孔聖人。懲彼原壤缺。予聞漢忠臣。牧羊猶持節。微物何多功。所貴誠在拙。惟拙乃汝隨。汝何不予悅。但願汝多年。年年爲汝說。

之晥城晋謁兒姪

丈夫志四方。胡爲苦別離。非爲別離苦。所遇與心違。往者亦已矣。茲行復何爲。有兒年十七。之子猶未宜。近復患痺疾。手足癡轉移。猶子角已總。逢人便忸怩。又不好紙筆。兀兀嘆數奇。老母多憂鬱。難博一解頤。藥囊不離手。吉凶侍庸醫。含悽已舉步。跛踦復差池。咄咄呼猶子。汝責自難辭。昔汝在襁褓。世路方雍熙。自謂旦夕間。可以脫囊錐。詎謂三十年。不獲一揚眉。逡巡投簪紱。壯心亦已疲。四顧無長策。奪飛惟汝期。汝弟未成人。志趣易委蛇。童僕懷首鼠。難責以秉彝。汝性素懶拙。骨復鮮韋脂。倘復不自勉。戚豈不自貽。謀生固有道。力食自難欺。薄田五十畝。近在肘腋基。隨衆施人力。亦足掖汝饑。幸予謀生拙。未曾多汝遺。陶朱雖善富。其妙未易窺。自分負年貲。不敢冒虎皮。此意罕人識。汝豈不我知。昔予叨薄仕。猶得升斗資。今乞公卿門。凝

擬類汙泥。幸勿生妄覬。謂予取如携。汝翁汝祖母。惟恐予久羈。但言旦夕歸。勿令生悲悽。予聞老者意。所樂在含飴。予聞兒與弟。所樂在怡怡。汝須諳此意。毋令玷門楣。勉旃守故轍。慎勿眩多歧。

思遺帨

故劍令人思。怒蛙令人式。況在佩帶間。未嘗離頃刻。昔予患臭疴。避風如避賊。拂拭帨相宜。僉言宜布織。爰屬諸海陵。天然具良德。粉澤勿浪施。黑白俱有則。有客過吾堂。黽勉供微職。三年几案間。未嘗萌慾忒。臨行携入舟。江波生德色。健兒踏波來。相顧唯喘息。書生唯好書。抱書棲枳棘。侍兒薄倖人。抱衾竟遠匿。微物不及收。遂爲健兒得。健兒

勝腐儒先後殊通塞金甲煥天章牙牌象雞鶒以茲厠其
間好似雲生翼光寵雖幸邀吾又生悲惻採佩既云勤精
華亦易極齒鋒鍵於舌而反遭臂臙何加墜江淵與波相
蕩蝕有作水中生無作水中尅天地相往還免我常追憶

竹舍

蒼蒼覆吾上大厦恣俯仰豈不康吾居人事有消長修竹
誕河干從横數十丈飽食水精光骨相頗清敞稍施斧側
功即足庇吾黨荷蕢者誰子徜徉來天壤手持雙鯽魚願
以易酒漿稚子前致辭吾酒供吾養前有鳴珂里君何不
一往渠言吾魚小難充大人享所售幸即奢亦須戒妄想

儻犯關者嗔誰人鳴吾枉吾聞之予言呵呵但合掌急出
甕中醅與之相欣饗之予但搖手謙言量勿廣吾非乞憐
人奈何辱以賞復持雙鯽魚掉臂去林莽追之不可得遥
望滄波爽

塚嘆二首

生以育吾軀死以藏吾魄死魄未成灰野火亦爲虐眄者
費躊躇髑髏雜砂礫稗氏逃諸空火葬不嫌薄憑虛望丘
原地利終未拓我愛古人真古人愛寂寞不樹亦不封大
造以爲墊後人鄙且私百計逞揮霍驕吝于天和滄桑多
變作朱餐好食人温韜好掘瘞富貴成灰燼松栢賤加藿
地澤有時窮死魄難使惡
裸葬未必隹厚葬未必惡以茲厲人心風俗猶可作地利
豈關渠盈虛相遞錯龍準天挺姿後昆亦落箨昭陵傷式
微鐵馬猶汗躍聖人憂世心斟酌豐與薄寧令後人悲勿
令前人作尺土識以碑春酒斟以酌循分展箕裘孝思人
人各墓田躬自眄藉以妥覓魄哀哉北邙山年年無滴勺

放言二首

地氣蒸爲雨噓氣鬱爲風鶺鴒微物耳乃能覘未萌孰云
人智巧碌碌逐西東昂頭望八極舉步入樊籠蕭曹亦幸
遇空笑魯生窮我非昔世人憂心與昔同我非後世人後

世傷我躬我謀倘不慎造化安所終
古檜殖洞天女蘿冠其巔試問蒲柳質何如金石堅美色
令人眩老馬令人憐韶華不復再白髮已盈顛絳灌何如
人乃忌賈少年七國好從横猶能用魯連見而不能舉孰
謂漢文賢玄黃休涙戰遇合亦徒然

壽母二十首有序

歲已亥爲吾母之六十、時方赴任蘭陽、即於旅肆中、買
酒醪醉舞於傍、爾時筆墨淋漓、隨復失去、倏忽十年、而
鳥跡萍蹤、茫昧幾忘其所自、於是追賦十章、以補前鈌、
又十年而吾母頹然八十矣、其窮愁潦倒、更甚於前之

覩昔於是再賦十章以備近錄非日傅萊舞之歡聊以
述尸饔之愧且庶幾半生年譜也遂合併誌之以示兒
姪
吾母六十一正在蘭陽由撫字雖踰年積弊猶膠漆手口
方卒瘏獨子又病卒憂患如積薪敢云承懽佽吾母日劬
劬戒我忘得失祿養敢浪言辱親且難必
吾母六十二猶在蘭陽地冬月移蕉城吾猶理簡事家貧
仰母慈民窮賴撫字倏焉各一天寬夢遙相悸去留不自
由一眚掩九簣南望嘆尸饔愧我非毛義
吾母六十三吾方解盡簪苦海雖暫脫虎視猶眈眈勉旃

承母命且偶且莫拆回思肘腋禍當歌酒不酣一朝歸三
徑茶苦愈自甘相對牛衣泣敢復望脫驂
吾母六十四白首理中饋諸媳雖成行未能諳母意予復
為饑驅時窮雖不利吾母憮然悲曰吾老將至方言作吏
難如何復耍蓺但願母子聯斯須無相棄
吾母六十五拮据情獨苦弱姪未成人獨子病復倦吾母
撫育餘會計及絲縷時吾猶城居枯坐一無補竊計世農
家易弟步前武於是緝吾廬翻然學老圃
吾母六十六母子守窮獨老大不自持復走風塵墜獻璧
未成功季子舌且禿悵望白雲鄉特有三徑菊力耕豈吾

欺童僕不吾殺倘非吾母勤焉辨麥與菽
吾母六十七歲莫悲蟋蟀平生嗜般若白首嚴戒律有子
誤儒冠未諳點金術聊伴十畝閒食薇甘似飴為善力難
副膠柱而鼓瑟三復養志章吾罪從何悉
吾母六十八病與貧相軋可寧膝下人慎勿輕投轄不覩
高陽生結交多豪猾自分門戶衰母猶思振刷儉德與時
偕家計猶察察力諫不吾從攀崖手難撒
吾母六十九吾亦悲衰朽少小劇馳驅老來百病藪無策
覓生涯童蒙是吾友計功而食穀涓滴不容苟入門無一
錢何以視吾母私念待來年暢飲七十酒

吾母年七十喜懼交相集五福向難兼中壽豈易及但存
知足心何須貴人揖寂寞有素供貝葉聊翻習兒輩未忘
懷動嗟岐路泣不知貧到今何復言羞澀
吾母七十一甘旨問子姪子姪不善諫反唇將我詰謂我
遊浦城師弟如膠漆如何棘手歸洋洋守饑泌俛首探奚
囊所携僅福橘以茲和藥丸亦足療母疾
吾母七十二遭家復不利幼子甫六齡一旦溝渠棄悶悶
學長征契濶死生異逡巡京邸間非客亦非吏祇遵故人
言强復終前簣去留不自由未見傷毛遂
吾母七十三撫躬益自慙鄉蜀瀹州地不啻瓊崖儋六[illegible]

海風起波浪如峯嵐陸道懸魚禁白望遍丁男我亦幺麼史安敢辨廉貪徒羨𨶳陽雁忽忽到江南

吾母七十四宦情益倦矣獨子例歸養奈何忘菽水三上陳情表期年歸故里相對是邪非且博生還喜嗟乎天下事安容輕議擬卓哉古之人所以義貴徙

吾母七十五坐看魚生釜非日愛清癯鹿鹿亦何補吾母功食貧熊丸助吾苦吁嗟後之人要在繩祖武先世素食茶吾敢獨食胾金聲勝角歌不復羨五羖

吾母七十六吾子年十六同是庚子生花甲一征復入笠寄汴宮聊以資陶淑拮据終歲間不暇謀饘粥母命復諄

諄但期昌汝族吾命在天矣何勞問音蓄

吾母七十七復鼓齊門瑟故人一紙書爲我謀容膝馳驅山谷間狠虎相依匹終來按劍嫉仍復豖饑泌情知倚閭悲苦無縮地術入門相咨嗟謀生果難必

吾母七十八齒風相夾軋所食唯屠餘所防唯傾滑閉戶日焚香不復到僧刹合掌無他願所願惟戒殺子眼已生花猶望子振拔不聞古人言三日目當刮

吾母七十九吾衰亦已久抱病走吳門未得底囊扣不藥是中醫乘便博升斗兒姻尚未完旁復挈吾肘死生亦可鳴乃欲比瓊玖母子相白頭其苦人知否

吾母年八十子亦嚴出入過庭既寂寥又復鮮成立兒子劣逢迎何敢謀隹集孺子無斑衣農家有蓑笠循分舞堦前亦足光世襲瞬息亦千秋愼勿嗟無及

七言古

蜘蛛篇

渺渺蜘蛛綴蒼穹浪爭智巧蠢渾濛問彼腹中果何有絲絲縷縷造化工沾不待時苦自促無端幻作空中牿頹垣陰雨橫相依此中齷齪誰能燭輕㭊有時蔽竹房誰撩芳韻入梅妝遊絲偏惹幽人面陶潛無計傲羲皇蹲覷眈眈學豹變搏物不啻龍虎戰頃刻之間得失分去生入死如

妝電倔強野蜂生妒忌銜鋒鼓怒羞廻避生來巧拙不相當徒爾舍生取何義嗚呼區區一物胡無良獨不見飛龍在田任翺翔片片鱗光照八荒爲霖爲雨作民祥又不見宋宗談理藉韓音曲江寄書托霜禽蝴蝶且叨莊子夢擒吳亦頻飛聲聞凡物於人都有功胡獨蟏蛸偏僂僂蟏蛸倔強不肎降謂此紛紛鑽隙窻我豈無因獨彼戕彼自貪痴落我手胡爲怪我巢此邪光觀利害轉相攖從來何物肎忘情包羲作網水族急倉頡書成鬼夜泣茹柔吐剛從古然哀煢西伯見何年君不見衛國好鶴墟衛國西周納雉亂西周雪衣不抹天寶敗龍漦化女覆宣幽何如我剔

雖不棄東山婦掛冠還激楚龔走逩簷棲處欲無多區區
飲啄不容苟嗚乎煩惱無端誠自討何怪么麽亦潦倒造
物傳得一常嗔首薇亦是周家草安得嗔起渾敦與媧皇
重鑄洪濛如玉肪飛潛動植恣飽嘗不用戕生生自足熙
熙皡皡相親相睦相捧腹

輓楊九嶷先生

落魄燕山非朝夕相逢楊子談今昔慷慨悲歌酒半醺泣
訴先人數何厄袖取乞言乞余言讀之惻惻真堪惜距破
長安纔浹旬且緩須臾敢淚擲九陌無烟吹不起流河庄
上將身委魯公曾亦棄平原許遠不在睢陽死嗚乎去留

先後同此心未許孤忠付流水

隴西行有序

隴西之徽州天水郡屬邑也南通巴蜀西控番夔東連
漢沔北抵秦隴山深水秀蔚然冠三秦而稱奥區焉至
於脫巾之呼皇華之咏一切軍需郵廄於彼無有也官
斯土者可不謂逸焉辛亥孜予與同鄉張子隸選銓部
適彼州之別駕懸缺以待予覩其地私念天假良緣得
一旦單衣匹馬荷插持醪借濟勝之具博吏隱之酣因
而搜奇抉異時時縱臂其間意必有車塵馬跡所不到
足以供騷人之起舞者倘與倦思歸即遄邁而東求所
謂六出祁山者而登之再循而東拜武侯之墓觀丙穴
之魚遵沔入漢跨白河登武當直抵襄陽觀元宋相持
處瞰樊城吊牛富惘呂文煥之堅守而惜其不終由是
順流而抵武昌爲咏崔顥詩以吊黃鶴咏太白詩以吊
禰衡大塊蘧廬千古瞬息灑灑乎搴雲而獨立終斯志
也死且不朽乃竟爲張子所得虛想萬端遂同蕉鹿悲
夫昔柳子厚與劉禹錫同貶柳念禹錫有老母請以柳
易播事雖中寢千古高其誼予有白頭老母顧以馳
遊之癖而犯無方之戒其何辭於子厚宜乎天之靳予
以報也雖然丈夫志在四方身旣不能隱矣即稍分山

水於奚囊未必遽有妨於捧檄乃上之不能銘鍾鼎下
之不能舞萊衣而又踽天蹐地少所見多所怪其於世
之實不肖何如也昔人云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不是
等閒人吾請作一轉語曰不是遊人遊不得遊人不是
等遊人得毋同耶於是姑拈數韻以當解嘲

縹緲雲山半夕陽蒹葭白露溯何方割離天日關山外鳥
道崎嶇落澗岡騎鶴揚州去不返茫茫白眼跨八荒自古
英雄多崛起岐山汧渭水湯湯周秦迭興雄百二隗囂泥
封幽谷瘞伏波東歸地失險子陽井底奎誇張遑塞徙見
妒身手烈帛雲中射牛斗天生福地饒復幽把酒持螯舞

花柳轂擊肩摩古道存地利不讓三吳藪何假南面雄百
城況復邉徼絶紛爭放牛歸馬耕鑿飲寒谷桃源春遍生
蕭規曹隨臥可治張子牛刀胡足試飽餐秀色玉屏風倒
望騎驢恣娬媚西盼金城儻營平南望陰平嗟險巇嗚呼
人生苦樂胡相懸俄頃覿面判天淵欲展一籌誰借箸翻
觴斵涂淚着鞭安得鉅力如共工再借精衛與愚公挈取
龍從西復東突地嵸作飛來峯伴我滄州河上翁朝朝暮
暮白眼看飛湯

成都行有序

成都西南一都會也稱沃土焉自西秦資其饒利東向

而爭天下由是歷漢晉唐宋以迄元明每當逐鹿即據
爲奧區遙與中原相犄角雖魯殿劫灰時或迭爲盛衰
要其崢嶸傑出從來得之天造地設者則固非劫火所
能傷也吁可不謂奇焉予私念倘得一旦由秦隴遵淮
陰入關故道裹十日糧直抵成都訪鍾鄧成功故處弔
姜維之苦志功將就而復聚其昭烈之孫武侯之子英
風偉烈或斷簡殘碑猶能識其遺事乎從此抵巂眉望
積雪迤邐而東徘徊白帝城縱一葉之扁舟擬雷龍之
臥臭歷瞿塘下灩澦飄飄乎馮虛御風直走江陵以驗
千里一日之句旋轉而登岳陽盼洞庭再轉而登黃鶴
賦鸚鵡慷慨今昔把酒臨風極浩蕩之奇觀快攀崖之
豪舉吁可不謂壯焉而卒困於無緣適遇一皇華使者
回自成都相晤而詢其所歷大都不異吾意中所指及
詢其山川勝蹟古道滄桑則茫乎未之前聞嗟乎至其
地者不能知其勝知其勝者不得至其地相得益彰信
有良緣使柳州不遇柳子則馬退鈷潭至今猶蕪没於
荒烟茂草而柳子又安得與柳州並垂不朽哉是柳子
之謫幸也非不幸也乃世之䟩䟩者顧在彼而不在此
可謂身世兩盲顛倒亦甚矣此眉予不禁俯仰欣慨而
有遐心也於是乎詩

誰挾龍泉鏃射破地維腹森森錯落盤金屋另闢天壤雄
西服縹緲雲山幾萬重江流直貫岷山峯一線微源流萬
里盤旋地下如游龍閱覽山經圖披閱左都賦手憑几案
神猶竦況復登臨親搔首古往今來今又古疑有神奇終
未吐聞說峩眉雪不消居停疑是列仙府地鉄東南天不
交犄衛無功女媧苦自從司馬貪天功張儀之策有時窮
一夫據險萬夫走時來肖落英雄手君不見祁山六出三
泰震魏延于午誇奇峻明皇幸蜀復兩京登壇一拜咸陽
燼最怪南陽未滅新家家俱作避秦民更始盆子皆稱帝
青盲猶薄子陽臣嗚乎青盲義士今已矣山川之秀只如

此秀色餐來氷雪膚貞蒐磅礴何時無山川如不發靈長
黃鍾安得誇斌扶

虞姬冢

東風拂拂吹楊柳。野草臨風春色舞。我來策蹇過樵村。虞
姬墓前日方午。樵童牧豎怖爲神。行行到此護步武。青冢
芳蒐夢不歸。胡笳拍裡聲艮苦。眼見楚歌一曲非。偷得餘
生亦何補。未到烏江死馬前。馬前仍是項家土。陳平韓信
昔歸漢。項伯雖親心已叛。范增疽發死彭城。黥布忘恩不
奉詔。妾非男子那得聞。惟有一劍報殷勤。殷勤報君君莫
戀。女色糞土何足羡。君不見漢王貪財好色敗彭城。太公

呂氏遇亂兵。使非吾王恢大度。俎上老翁安得生。一去忘
恩不圖報。反負前盟逞凶暴。願君努力王江東。天道無知
多顛倒。嗚乎誰料雄心死。不降不王江東死。烏江徒令美
人血。滿腔滿腔熱血澆荒草。去去行人空自擣。

贈別歐陽子并堅寄君之訂

丙午九月三山道猷于瀟瀟江上到傾蓋之餘古道存慷
慨卓犖復傳與胸破萬卷不著書漸摩庭訓爲忠告嗟余
念載走風塵腸腹逢年空潦倒寒素原未積牙籤偶有數
卷何足傲近且鬻盡佐尸饔彈鋏無門眞堪悼歐子好書
吾亦然流離蹭蹬嗟無造千金未必得奇書珍重一諾豈
無報岷水漢水總東流白眼茫茫從吾好

遣妾

邯鄲年少骨嶙峋邅焉一去無問津強將蛾眉寄此義蛾
眉索寞心先異自從彈鋏賦歸與五月參商食無魚感君
不學桃枝遁感君不作楊枝贈徒爾空床落燕泥委頓踟
蹰東復西鶗鴂錯把隴頭棄駿骨誰買千金驥君不聞青
冢芳蒐夢裡尋馬嵬坡上泪痕深又不聞秦築離宮三十
六三十六年猶自獨何如三家村婦守孤貞獨掃蛾眉擁
專城黃紬被裡放衙聲朝朝暮暮無嫉爭嗚呼二十年來
戰方午天下如君何足數黃金費盡養嬌羞朝秦暮楚大

溝頭勉旃承事吾素友寒門不比侯門厚他年羅拜好相
過德撩風味亦何有

屋漏歌

吾靖遺風古復廉瓦缶懶將濕土煎夏日蛛絲罥竹椽居
停半是草堂連眉子躬睇終歲徧所收不足售一絹日高
三丈無飛烟那有蓬蒿遮屋面一朝海水潑天浮星河點
點照床頭隣家憐我連招手兩脚如麻不得走三山吳于
渡江來黃梅初熟酒初醅左手持壺右執蓋屋裡履聲不
齊雷慕予居也豈虛語唯吾兩人有是哉孺子開言發狂
吽謂我謀生太無竅泣向母前訴父頑母子捶胸涕泗漣

倉子觸目意黯然無聊且自強周旋君不見隔壁東隣全
盛時重楼叠閣誇門楣斧工未竟兵戈亂而今乞食嗟流
離又不見三山吳子天下文名擅一旦交情分貴賤彈鋏
堦前𠂢錦篇白駒寂寂不見伊人羨

謁于忠肅公祠

吁嗟乎錢塘一江隔西東自古英傑何多功青田姚江將
毋同我謂于公烈最雄巳巳邉騎動地來大將鄧兮縮不
開一片黃雲遮土木鐵騎如山覆草萊夜半共擁龍髯去
九邉破碎如飄絮報至洶洶舉國狂其向沙中作偶語廟
謨端的恃中樞敢道南遷即應誅力擁藩王登九殿壁壘

旌旗一夜變背城擐甲貫堅營敵騎崩摧奔似電郭李功
名猶比肩李綱未死終無汴誰似于公親執鼓手捧山河
還故主故主愛身不愛國歸來急急縛生虎莫須㝵案人
不知至今冤骨埋荒土嗚乎小人貪功自古然紙上忠臣
盡可憐我謂死忠自古有死功如公自古無郭李令終無
論矣武穆終未復兩都

麥粥歌

天生五材剛柔巨細不同科均兹陰陽磅礴之氣所薰摩
何物翩翩麥秀歌傷心故國灑滂沱自從后稷樹藝五穀
人民育世世人間知五穀五穀之中麥為雄四時歷盡方
成熟吾愛君材稟氣秋非草非木子孫多旣幸栽培無灌
溉又鉞良朋愛切磋功同造化君知否伯通廊下問良友
頭角崢嶸銳不消困分五裂比瓊玖清波客火兩相當死
生盛來琥珀光富歲力勤投倍斛三五隣人相拷脫渴來
不必學盧仝饑來不必貧閔叔嗚乎人生適意為真樂誰
問那有揚州鶴君不見木壺先生醉後香臺坡至水不得
何黃粱自失歡娛自入魔吾為君謀奈若何余若何請聽
君子麥粥歌麥粥歌歌來不比八仙歌八仙曾列神仙籍
凡骨何因通肺腑但願飽啜麥粥留與歌天上人間皆淋
腐

三縛歌

忽忽浮生駒隙過白首攢眉奈若何索之不得其中故眉
子爰作三縛歌一縛時襁褓何曾離阿母百計求歡歡不
有無端哭泣苦人情搔破嬰袍露兩肘黃吻含嬌就塾師
朝夕咿唔不去口紙上先生懶記名那有餘閒尋花柳未
得童身作後身太玄風味徒空守荏苒中縛到眼前壯心
未耗又英年自幸儒冠終有托誰知此意竟徒然老成絳
灌方持鑰塞外功名衛與霍擁篲空笑黃金臺五侯宅裡
輕三署情知蹉跎易生猜費盡躊躇撤不開不幸二桃計
巳就無端飛騎捕天來自悔抽身苦不早空令血肉埋蒿

草感謝君恩得放歸好埋丘園終壽考誰知鄙吝不終消種種奇謀畫萬條謹身媚下邀虛譽猶望君王起舊僚君王新得賢臣頌老去悲秋何足重夢寐十年付子虛門前不見長者車猶幸先業抵平泉還有腰纏十萬錢豪華翻覺雄壽昔誰識年華已暗遷已暗遷較之中縛更堪憐黑髮從中變如霰兩目昏花看不見齒落剛風入骨吹窈窕當前避如箭搔首捶胸苦自知將無作有求之徧何異殘燭一縷光不啻閃爍空中電平生眞僞可誰欺分香賣履空留戀咄嗟人生自少至壯老日死誰能逃此三縛裏留矦一輩未許知底幾江湖天隨子天隨子一去千載空悠

悠誰能踢翻大部洲脫此縛中囚一洗夢中醉裡紛紛千秋萬歲愁

謁余忠宣公祠

三月江行到皖城皖城江上不勝情遙望龍山高幾許獨擁春色笑逢迎吊古征人不記古依稀記得余開府元季羣雄逐鹿爭江上皖城稱要土僞漢爭雄據上流所在摧殘如餓虎紛紛去就懷兩端服見脣亡齒亦寒老臣自昔曾許國此復何時袖手觀摧心流血寫書上丸珠穿落他人掌立散千金募義師破家不復煩公帑貔貅十萬集孤城指天畫地椎牛饗堅守頻年百戰餘賊黨聞風皆稽顙可憐巡遠障江淮霽雲乞師師不往如山鐵騎一朝焚滿城碧血流榛莽吁嗟成敗皆如此自古英雄無不死死如君兮死何傷傷君一家葬道傍荒塚殘碑對夕陽不如滿祀享蒸嘗我來慷慨奠椒漿臨風灑淚賦短章

年友吳香爲流寓吳門贈以誌喜

三山疑是神仙府地維翻自蛟龍吐嵯峨不逐海水浮五服天涯稱奥土吳子風骨太清遒得毋磅礴之奇獨鍾不少年執戟射金甌一發輒中驚同儕時事日非悲杼柚坐五清波伐檀輻身後銷黃半蠹魚十年寶劍埋深谷掀髯一看長安花舉止軒軒列絳紗伐鼓稱觴訂良友吾亦隨

君尋花柳閒思元亮是吾師興發遂復叨五斗後先聯袂去中州吾令蘭陽君中牟來暮方歌歌未久如許功勞付烏有付烏有三山海水依舊遶東流君賦歸與未白頭只爲山高綠水悠飽啖烟霞色六月尚披裘橫飛筆墨輕王矦君歸我復謫滄州纔到滄州卽乞休乞休三年君過我三徑爲君不復鎖別後三年江上逢相對躊躇嘆皓首我欲留君君不留答言我已任虎阜干戈載道不得歸說過青春六十九吾憶君言君良苦人生鹿鹿終歸土毋論貧賤不可辭卽得富貴亦何補君不見九老會上香山翁八十猶擁粉黛紅又不見天隨子陶朱公扁舟湖海各西東

君今老眼烱烱賞雙溤故鄉何必嘆飛蓬朝泛太湖澤夜枕千人石時乎時乎招倉子蟻舟直泊吳山底相對共婆娑舉酒唱吳歌歌殘白雪愁消否越水吳山路自多我與君六合共虛舟混混不知少年成底事而今白髮已盈頭抑又何求抑又何求

邗上寫懷爲某公社賦

落魄倉子任江邊與來直走龍山巔龍山主人廉復賢摇卄只羡廣陵仙廣陵仙昔遊海上遇成連今來江上逢儇佺識荆豪客羽蹁躚蜀錦霞箋羅綺筵簫鼓動地祝遐年倉子嘖嘖生留戀一見春風滿顏面殞盡良謀不得知但

聞江上謳歌徧英雄豈惜床頭錢從來遇合非徒然君不見紫薇使酒酒家眠平善帖上長周旋又不見長吉賦就高軒篇親爲束髮韓公前君家世澤何綿綿小人有毋徒自憐老大風塵泣遠天踏破芒鞋月滿船明月滿船遂歸路念年蕉夢今方寤試問支機路幾多年來曾否劉郎渡劉郎渡後陽和復春風夜夜吹寒谷相得何須問斧柯從今懶向成都卜

行路難三首

君不見華山磊落高千丈吞雲夾日雄天壤潭有玉女盆崖有仙人掌千秋清福仙人享韓公意氣貫蒼茫醉後登來猶發狂俗骨鄙鄙渾未蛻何能仰面攀飛航山上遊人賞山下遊人往往來白骨埋榛莽堪憐賈傅懷寳不善藏不死洛陽死淮陽

君不見江水滔滔數千里一往東歸不復抵世無嚴君平誰識滄桑徙江南漢北連瀟湘屈子離騷哀怨長李白才名驚天子清平一曲寫夜郎何如黃髮對糟糠白首未曾到官堂生酌兒女酒死葬兒女手年年榆筴掛土丘猶博兒女哭未朽

君不見投筆班生萬里侯玉門未入生離愁衣錦何曾見夜遊金印未懸肘紅顏已白頭衛霍功成李廣朽問天不

應徒搔首詩人刺青蠅覆邦在利口人情離合傷秋雲誰道長卿薄倖人渴死猶對卓文君

漁樵問答篇

水石蒼苔各一方漁樵滋味各相當一朝邂逅漫相商漁人笑指水雲深處是吾鄉茫茫白眼恣徜徉不用高枕夢黃粱蘆花八月醉瀟湘欸乃一聲雲飛揚君因何事走徬徨腰間利器横如霜疑君擇術恐非良樵子聞言心目張我豈擇術不知良少曾濯足咏滄浪幕風席雨趂涼與將水族作餱糧那料年年歲歲荒陽侯無情鼓怒狂翻身拍落蛟龍腸遙望山頭樂未央爰登彼岸舍舩艎伐木爲

糧忩飽嘗左之右之如探囊客星犯座有嚴光欄柯仙去
有王郎炊玉餐霞砍月劚何似戕生怨望洋漁翁聞言心
目張復申前說請思詳青山何如綠水長蛟龍未必勝虎
狠范蠡扁舟壽且康首陽兒孫相繼亡海籌十斛變滄桑
年來逋稅多亡年白石雖巖連爾疆城門失火池魚殃此
時狠狽望誰匡何如踪跡寄渺茫蝸強樵于復攘攘是何
立志太猜防擔簦不必立巖墻通功易事有何妨無因相
餉避如賊聲色不敢近耶腓半夷半惠半行藏肩風步月
樂陶唐避人何必學師襄滔滔浪裡覓瓊漿日暮途窮誰
見儐兩人舌辨逞鋒鋩誰非誰是各皇皇行者呵呵笑路

傍片言折獄判雌黃盡觀三島挺溟滄上繞天河舞霓裳
下接崑源泛濫觴中有異人難頭顏朝飫龍宮之芝芳暮
宿霄殿之康莊浴山枕水醉琅璫茫茫得失總相忘胡爲
怒臂效螗螂兩人錯愕亂膏肓始信乾坤不可量向聞吾
師費長房反覆壺中如弄璋欲往從之傍未遑從今破釜
毀舟航願隨驥尾任所將任所將但期免彼紛紛笑我虱
處禧又安知海若之傷蓬萊之岡果否是吾鄉

五言律

痛兒奄逝自海陵復還故里泣賦輓章二首

故園夢未杳空悔任山陰塞雁時方渡春燕忽已生暫同
閉叔避敢麼屈原吟更有悲京處人亡痛在琴
離合莫知端孤鴻帶雨殘高天飛自溯獨夜宿何安夢不
三更斷情期再世難浮沉傷故里幽淚幾時乾

霮雨入室

霹靂驚秋雨滂沱屋角懸彈琴續流水弘月照虛泉容膝
居難穩凌波步欲仙中央人宛在高枕抱書眠

十友有序

眉子鄉居岑寂、面壁之餘、幾不知戶外有天寒或謂眉
子何孤僻乃爾、眉子嗒然無以應、已而讀于與氏木石
鹿豕章、不禁爽然有感曰、嗟乎、吾有以自處矣、即孤僻

庸何傷、於是師其意、而取物之協吾素者、各系以名、於
影曰質友、鏡曰畏友、硯曰廉友、竹曰直友、月曰信友、花
曰遊友、鳥語曰諍友、松聲曰健友、窗前草曰曠友、書中
劍客曰俠友、庶幾顧名思義、有以移我情、完我神、寡我
過也、遂各贈一律以締交好、

質友

周旋肘腋傍頡盼故徘徨不雜風雲色偏爭日月光間關
懸竹笠瞬息倚方牀捉月終成幻披衣覺露狂

畏友

任君饒娬媚未許逞嬌芬試問風塵侶何如縞帶羣寒輝

清臥榻寂照瘦黄昏撫案時時拭紅顏毎見屯

廉友

蒙君青眼別伴我北窻眠磨厲還相假耕耘敢自慫未能

諾脫穎聊以遣趣瘦勁樸渾無欲天然不受憐

直友

淡宕欲干霄幽人與自撩虛中存道腹疎節挺秋標雨重

枝常泣風狂鳥自囂衆芳搖落後欵欵獨逍遥

信友

花語問嬋娟玉晶一捻懸崖深雲不見林塘鳥常穿客到

鐘聲後秋殘桂子前山中無曆日消息賴君傳

逸友

飛霞貫落日鵬際掛紅蒴何處女媧手剪開混沌裘艷姿

凝未穩鬪色幻成鈎瞬息難容盼終慚鴛鶴遊

諍友

誰激使之鳴有懷不得平寡言非免咎忠告豈沽名欲適

棲遲意踟忘飲啄爭共諧天地意側耳聽君傾

健友

江上挺青松攜來墓後供未忘南國意猶帶異鄉容勁直

非凌物孤清不受封幸君老更健入妙在龍鍾

曠友

嫠婺晒晚蔭亦足壯茅廬不比劉門蕙聊同樊圃蔬周旋

供嫵媚剪伐費躊躇但得濂溪意何煩賦索居

俠友

天下難平事腐儒伴不聞蒙君施秘策爲我奏奇勲片紙

開生面纖毫想出羣何須誅郭解楊墨且紛紛

十燕有序

近取遠取易言之矣焉飛魚躍詩咏之矣予僻處鄉曲

毎當春夏之交輒假黒甜三昧以庶幾歷隱之緣乃梁

上呢喃聲朝夕嘈嘈唯恐予遁入華胥謂莫之或返然

予未敢憎也竊惟羽族之爲物亦夥矣銜天徹地彌山

溢海安往不足以自適玆獨俯首帖尾搖音斂銳戀戀

於破屋茅簷之下而居停小子亦戀戀不忍施其戕賊

天下事捐之則愈存爭之則愈去嗚乎寧獨一羽族之

微乎然使溺於晏安遂忘其故也勢且日久玩生懦夫

俗子又得制其所短以爲籠中物矣侮吝寧有常哉夫

惟恣其飄忽近之一室遠之天涯高之雲冥卑之籓離

可親也不可狎可望也不可即於進退存亡之道胥有

得焉即詩易所詠蔑以加矣然則天下事不能捐之而存必

欲爭之而去其愧此羽族之微也不又多乎於是賦十

燕以志吾情之所鍾

來賔

羣彙吐芳菲奔情忍自違飄零逃出處蹤跡認幾微洞门疑無地汀頭空設機從來堪物色相見故依依

擇主

風煖草堂新雕梁卜作隣廻翔加逐客審處似孤臣簾捲雙飛入情歡對語頻桃源春自愛不是避秦民

啣巢

咀土構新巢非同越代庖不辭風雨瘁敢惜羽毛拋倦借枝頭立忙飛水上交胡爲避戊巳此理悶羲包

伏卵

胎息由來幻全憑呼吸聯庀乾涵太極寸璞護先天勞逸遞相易雌雄不受偏屈伸司變化抱一守枯禪

哺鶵

徵形弱不禁瞬息夢相尋掠物飄飄趣含情欵欵斟倦飛饑自忍索哺語頻侵撫字云胡瘁悠然造化心

辭巢

宵構寧無意悽遲謝故人徘徊猶未忍繾綣更何頻檢點雲香剮差池風雨辰兒童幸勿毀結思待來春

野宿

蕣然縱所之飄泊竟何其細雨沾泥滓輕風醮水漪木經羅網厄那念故人思情愫雖相適顛危終自疑

枝語

學語始成音飄然徬野林疎枝疑未穩綠葉隱方深楚楚風流勝喃喃嘈欲侵秋容濃漸脫何處鼓鳴琴

翻舞

與味天然足羽毛濃更妍野情供蕩漾芳草逐蹁躚帶雨穿花急因風鼓翅便鶴身肥復鈍那得與周旋

遐舉

擇地飛難下知機去不疑聲和清籟轉影逐亂雲隨飲啄非無侶翱翔不欲低捲將秋色去惟有塞鴻知

課姪二首

捫心難自訟取次問前途宦隱吾無分家貧爾又孤學耕憐力小擇術患身愚筆硯聊相易此生免荷殳

汝既異屠沽腹可一字無才疎心易懶質魯業須迂負笈今猶未過庭強自呼勉旃酧世澤慎勿畏茹荼

課子二首

溺愛自甘欺衰年得汝遲非僧嘗喫素有母不知慈誰宥憐渠拙懸知受世訛無聊因苦督吾責亦能辭

常近俗醫眠綢繆防未然祗期晒將種敢望瞻翁肩病魄偏饒弄書香肯失延古云勞作愛無奈強周旋

原缺第四十九葉

巢難覔高僧寺不畱雄功思漢武應笑入割鴻溝
叠翠臥鼇聯婆娑迭洞天曉行巾霧濕畫色蚌芽解叢綠
無人採幽芳任鳥眠泥丸封未合凄楚白雲巔
連棧挿天腰廻峯鎖石橋中流懸蜃市兩岸夾荒茗地缺
刳山補雲乾吸甕潮氷堅誠可渡天阼恐難邀
跼蹐步生蓮乾坤入洞眠聞聲知野店倚枕傲頑仙霞井
空諸籔龍溪貫百川白雲忽不見回顧夕陽穿

題柘浦劉氏園中三首

百尺臥元龍孤雲伴我慵一床千夢遶六合寸心封問景
秋時媚壽芳雨後濃個中無限意倚遍兩三松

不用買山錢隨溪伴石眠我畱君且去睡失夢還連鳥倦
投枝語花開惹露漸闘童偏解事抱膝聽吟蟬
呼吸舞雲烟秋山入暮天殘林風潑潑鵯鵊語便便才大
寧悲老途窮不受憐撑頋揮數紙片石抵平泉

長林訪毛楚傳二首

長林十里遙之子啄卭招避地聊存古入山稍避囂野風
吹縞帶樵路䢔層霄數問無消息松鳴夜寂寥
迢遞入嶙峋前驅懶問津地形雲際失天貌石中親濯足
隨流水抬頭忽見人可能捐半俗箕踞落風塵

山居三首

爲乏萊翁婦窮愁智易昏起居隨杖履飲啄伴雞豚一劍
恩難報千金賦尚存但餘吾道在白首復何論
入山慚負薪閒步過溪濱隨俗呼牛馬班荊雜舊新草堂
春易染客枕夢常屯取次韶華盡方知吾是眞
老眼向誰親入山卜里仁松深雲動月風勁岸移綸對酒
常思劍避秦非惡貧斜陽偏愛少慵照白頭人

郊居三首

白髮老荒郊生涯久已拋支離懷越燕憔悴憶閩匏苦舐
因貪醉愛吟博解嘲空餘天際遠缺陷呂安交
削跡坐幽林孤懷自古今未開石上戶先鼓甕中琴毒霧

吞天黑頻龍抱日沈尋芳誰是侶放鶴道人心
蕭颯暮村斜凉風壓歲華上林休獻賦白髮只宜家倦看
南飛雁懶乘北泛槎擁書緣未斷夜夜伍燈花

盱眙

淮水貫穹窿金陵右臂通杜悄摧勁敵臧質奏奇功小艇
波流處孤村石隙中憑虛誰吊古鹿鹿逐西東

靈璧

淮泗障鴻溝羅浮陸可求樵人爭火食僧舍傍山頭輝祖
南還日朱能勸進籌遐思遜國事遺恨滿方洲

不寐

當戶落微光挑燈暗自忙病侵沽市藥狂發探奚囊倚枕愁方劇晨雞唱未央瀟瀟秋葉落明發捲衣裳

曉起

燕市方求駿長驅慱解愁腸迴通夜酒鶴牖五更秋霜威花猶濕風殘露未收定知雲夢客酣睡岳陽樓

滄州署中同張奕森坐談二首

角聲悲靜夜吟署嘆飛蓬寂寞晨昏共支離爾我同山村悲水穴雉堞遍蛟宮歎息宣房築何堪木石窮

花膝看殘虹自憐宣不聽旅愁當礪石宦況擬樵童聊試懸弧志敢忘閉戶功漫吟賈誼賦還弔屈原窮

天津道中二首

崎嶇別未旬今昔總非倫舊僕貪新主野禽戀故人塔頹知寺古戶閉識民貧誰是廣陵客滔滔懶問津

榜腹訪王孫黃沙撲面嗔河流迷故道國賦出何門寂寂求諸野遙遙不見村偶逢年少客驚問汝猶存

霜露沾鬚結成氷雪之狀

何物堪爲隣羈人鏡見屯袁安攢戶日蘇武牧羊辰輕薄難成畫扳援不爲貧知君抱俠骨寒谷懶逢春

春日五首

花鳥善迎春春情惱煞人滯腸留晉逸洞口避秦津竹外青山遶尊前白髮親坐看雲色杳默默想靈均

柳嫩放輕雲柔絲弄碧紋王孫悲旅館處士老河汾未奏清香曲誰消運斧斤醒來殘夢遠腸斷欲離羣

蝴蝶有何能高飛妙過藤茂林猶墮葉寒鳥已分氷露滴春花冷香浮臘雪凝相逢難話別携手入雲層

香艷已浮枝春情尚未知曠山多野月蠹屋惹遊絲柳弄千波影鶯調百囀詞焚魚人不見空作詠懷詩

棲息小園池携舟水上嬉烟隨新綠轉柳帶淺寒披隻蝶莊周夢一江漁父詞停橈頻借問曾否故人期

夏日五首

著氣滿蒼苔柴門不浪開片雲開易散獨鶴喚難來未遇藏書閣誰分錦字裁爲君沽斗酒對酌共徘徊

春雲入夏容倏忽變奇峯長劍衝天立短垣掛月封鶴盤松徑老士臥頁家傭倦看花移影閒窗睡正濃

寂寂坐荒岑綠陰尚未深病多時易換心淡暑難侵未就蕪城賦且尋叔夜琴黑頭憎命達白首笑雞林

披襟訪逸民曾否舊時隣敗伐殘兵渡頹樓破月親露微香未歇蝶戀舞猶頻握手科頭坐悠悠漉酒巾

微雨弄輕盈相逢話晚晴泊田穿水穴澆竹倩園丁網設鷗常避風狂樹自驚官差忙未至坐聽拮槔聲

秋夜五首

荆北易驚秋長河忽倦流暮天空鳥道孤月照皇州冶色濃還淡衰容勁復柔西風尊正美歸夢幾時酧

何處響聞砧孤舟思不禁睡深知酒劇愁重覺年侵帆腹涹風飽霜痕蠹木深陽微秋欲老顧影妬華簪

天木起商聲挑燈百感生半窻餘月影全榻隱蛩鳴露重梧桐泣雲疎河漢平池塘春夢杳獨坐草堂情

蟋蟀傍簷楹呴吁獨有情道心平且勝白眼故人明俠骨埋霜草寒儒老筆耕未能諧半俗漫說請長纓

秋色遶孤城吞吐白雲傾地維何落拓天籟亦孤清靜向

貧中覓懶從醉後生銀槎看不見獨坐想君平

冬夜五首

凓凓悄無聞然藜問華芸愧非湖海士難吊沅湘君束縛因名累離愁賴酒勤寧爲貧十斛吾道不容分

讀罷聽微吟蕭疎遶竹林破寒無上策痛飲値千金貧逼交難穩愁侵睡不禁懸琴猶未鼓白髮已盈簪

白首愧終軍無聞何足云相門棲熱客山鬼遶荒墳夢失羲皇遠身輕鹿豕羣眼花難捉筆懶作逐窮文

壯士守硜硜空床落夢驚嚴霜侵臥魄隻影繫長纓酒力三更歇窮愁一枕平只虞俗未脫貧不類淵明

鐘聲凉靜夜物役謝糾紛古樹貧無衛寒波懶不紋未忘肉食鄙錯愛沅湘文俯仰一何曠空勞筆硯焚

維揚舟次

微雨滴孤舟輕雲水上流旅人歸未得黃葉落將稠塞雁邗溝夜江潮楊子頭情知三徑邇側耳聽鄉謳

題春草圖

撫案撥圖開山河半草萊英雄資一笑滄海變千回幾見銅駝棘曾登建業臺江郎休作賦別恨不須裁

賦得空梁落燕泥

方作雲霄態空梁已暗知月明湘水夜雁渡雪園時羽被

新香鎖巢經隔歲危縱饒春色杳猶夢草堂低

坐月

相對不嫌貧常將月作隣屢更松下影猶是水中輪微露流新濕輕風嘯軟塵夜深空復曠坐見遠山春

酌月

明月挺修林潛驅白髮侵饑容慚敗子傲骨笑孤衾故交朔難至奇書味易尋相看兩不厭醉眼傍山陰

泛月

空清不可極天外海雲連波逐千帆遠光懸一鏡圓湘江哀宋玉采石吊青蓮更有移情處漁翁醉後禪

漫成二首

貴人天際回馬跡蕭蒼苔未是平津客誰邀北海盃蒹葭羞倚玉布鼓畏聞雷鼎耳猶堪問君何不自裁

世鄉矜冀北寒胄比傖荒毀譽肩間亂雌黃歇後狂平原稱好士毛遂且懸囊試問登龍客幾更月旦場

七言律

君山晩眺

鼓罷瑤琴扣石磯蕭蕭寒郭夕陽微鳥因海闊思無力山爲江清勢欲飛競說楚門饒食客幾經珠履躡禪扉空餘一墓埋深碧淚失朱英怨未稀

冒暑遠征

雨砌蟬紋暑欲狂淚將人力鬪炎光憐蛾赴火隨膏爐趁蝶尋花惹冷房只合杜門辭剝啄何來濯足咏滄浪南柯久不勞覓夢蟻穴從今滯別鄉

望金山

龍宮紫氣壁千尋出沒何從識淺深片幅雲嵐全在目萬重烟嶼總無心樯間鳥道依天闊江上風波伴陸沈吸盡沃焦磨利劍盤渦猶是未爐金

過泰山不登

天闕天門冉冉懸蒼崖翠壑湢龍涎脊秋禮重名山祀封

禪書因過客傳僅許致身看日近尙遲高步出雲邊窮途不盡登臨興虛景徒勞祝萬年

東昌謁鄧夫子不遇

遙遙千里倚程門夢逐奔濤入旅䰟總使有懷同歲月豈眞無語達寒溫東來望氣雲方紫北去占星日已昏莫惜康成等閒別臨流空自拜崑崙

西山白雲

彈指烟雲變萬千翠微蒼狗白衣牽星河破練疑無地猿鶴搏空別有天寒帶蘿陰侵石魄瘦移氷片透花鈿行人未是餐霞客珍重卷舒且自憐

登汴梁貢院五星樓

廣武城東氣鬱葱大梁五代登相雄黃河不改崑崙遠分野依然角亢同華苑未聞蛙部鼓滄桑誰見海籌終只今丹臒稱奇構任取扶搖入漢宮

閩中中秋夜閱文

連袂雲霄路幾重棟梁玉樹雜菲葑海飛毒霧終非劍頭點朱衣不是龍皓魄凌空天地白秋河如練紫薇濃洛陽年少休相妬紙上糊名半是儂

露筋女祠

遺廟蒼茫枕碧流倚舟瞻拜出荒丘欲圖女史麒麟閣豈

說風波鷄䲶洲不少鬚眉形土木何如筋骨祀春秋始知
血肉原無用漂母淮陰讓一籌

籠中鴞鷄

荒墟慘澹少人行底事殷勤破曉鳴不佐英雄起夜舞徒
勞鼎俎助壇盟鴻飛冥漠人何慕兎死郊原狗自烹贏得
霜風吹淅瀝危冠何處請長纓

感舊二首

十年風雨泣途岐是是非非問阿誰洞有胡麻香入夢身
非仙骨路先欺蘗遺封禪林遁恥學到遼瑗孔聖知閉戶
幾回思往事尼屯歌在壁中時

衙門蕭索閉難除卧聽秋風憶管鮑佳節屢過誰貰酒夙
緣未斷只攤書仲翔避地求知已疏廣休官樂故廬憔悴
那堪頻顧影吳歌江上半樵漁

學耕未得

夏雨蒼苔浸滿坡考槃能有幾人歌半生已屬梨花夢十
載空懷安樂窩學劍未成時少利伐檀無具悉如何淮陰
傅陸今安在未許獻壺吊汨羅

京口遇梁園粲公枉辱詩見投步韻奉答

回首元龍何處村仰天大笑笑于髠相肥舉世誰求骨官
後無家懶閉門每念豹陵慚寡過敢云言梁苑有餘恩殷勤
把臂寒暄外汴水悠然遶夢魂

舟次高淳東張奕森西席兼示兒輩

萋萋芳草泣途岐悔讀淵明乞食詩兒輩不知門外事屑
頭逢羿日歸時念年蕉夢成虛過一曲驪歌寄阿誰貢禹
彈冠慚白首袁安高卧且相隨

舟次溧陽望岳山懷史鳳奕秀才

岳山一望邈無因含筏登高問比鄰踏破草鞋吾未死磨
穿鐵硯爾猶貧出門未必逢佳友種竹何須問主人銀管
屬君君切記他年載酒好相詢

舟次荆溪吊懷同社諸友

飄萍何事轉相親有德還須賦比鄰一郡湖山稱巨擘十
年風雨念良辰難兄難弟貧猶昔誰死誰生恕未均懶向
西州悲白髮漫從鷗渡問前津

二氿

茫茫湖水潑天浮二氿中分陽羡州怪雨盲風蛟脫穴寒
蕪荒楚地生矛休嫌樂歲饑無抹絶築新畬草已衰灌
可容鴻雁集於今召杜不勝愁

西菴苦雨贈妙聞上人

陶詩讀罷想荆卿孤旅寬銷鶴夢驚擊鉢主僧餐未飽安
單行脚坐方盈鳥聲渡水喧林麓山色啣雲鬧石城難得

是閒閒便妙漁樵推罵不知名

和張奕森留別之作

春風從未到茅廬咄咄何須賦索居避客王翁猶作客拋蔬求肉井亡蔬蝸頭有角名相觸岸上無舟宅亦虛倦對殘窻思伯樂幾回羞見故人書

寄義興周秀之茂才兼有西齋之招

經年閉戶懶成痂肩宇悠悠憶紫芝荷插每懷千里興乘桴偏惣一江遲程門誰可分氈坐楊子遲深立雪思郝腹盈笥終欲吐可須幸勿嘆途岐

次年友季虛齋雁蕩詩原韻凡八首有序

年友季虛齋栢浦人也向令浙之樂清樂清距雁蕩七十里虛齋縱遊其間時發諸歌詠乎至浦因得取其詩而讀之象外奇觀歷歷溢於紙上時乎擬遊武夷典會旁觸遂以武夷之情移之雁蕩一一付諸酧和以當臥遊詩成有客謂肩子曰子未至其地而強作解人能免耳食之譏乎肩子曰是固不免然子亦知天地間種種之妙固無不具足於吾身也乎造物之精英不能終閟也上懸爲日月星辰下結爲大地河山散而爲昆蟲草木鳥獸人復稟其靈異旁溢傑出而爲造物百千之化身爲聖爲賢爲凡爲蠶爲仙爲佛一聽其情之所鍾而

莫敢揶揄然每每苦於耳目之不能徧於是騷人逸士登高觸物恒多側身四望之思至於力足以窮奇採幽又或奪於情志之不相協於是高官貴客恒多懷鄉去國之憂嗚乎此蘭亭所以必待右軍而後傳柳州必待子厚而後顯也豈偶然哉乎獨怪夫古之善遊如康樂旣不患於情志之不相協而窮奇採幽又不苦於耳目之不能徧乃卒窮於雁山反不能如後之遊者得寢處其間以慾其耳目之歡乃尚論者終不因其寢處雁山而遂謂後之遊者遠勝康樂之上則又何也噫嘻我知之矣境之美惡亦何嘗之有哉乎嘗退而求之吾心方

其無事偃息凝神與物相遭耳適於聽目適於視皆灑灑有快於中倏而天君外越相遭之物故無恙也求向之適吾耳適吾目者遂茫然不知爲何物而視聽俱失則知物之有無美惡皆變化於吾心苟無所蔽即僻處一室而宇宙之廣古今之變皆入與方寸相通否則几席河山亦窅然如無睹如無聞而況遐方異域又烏從而辨其美惡哉抑有說焉昔陶靖節作飲酒詩無一是酒又何一非酒杜少陵作秋興詩無一非秋又何一是秋要在情之所鍾境即寓焉正不必蹈拘墟之見而以未至其地爲嫌也亦審矣乎故強作解人甘冒耳食之

譏而勿辭者毋亦曰世之人能爲季子則爲季子不能爲季子則爲君子猶之盲人雖不見天未嘗忘乎天之見也聾人雖不聞雷未嘗忘乎雷之聞也是固康樂之功臣也夫是亦雁山之功臣也夫

大龍湫

雁蕩東南第一流奇觀又在大龍湫天工豈藉神媧補地脉翻嫌怪石凶銀漢比肩通帝座靈槎聯袂到瀛洲五丁力士通神手何不鞭龍惠九州

飛泉寺

叢崖截壑掛飛泉玉路參差海角天巷石未封蟻自適斷

雲將没鳥初還水遶蕭寺鄰鄰榻葉裡秋聲蛩蛩蟬最愛山僧貪午夢由來花甲不知年

剪刀峯

亂峯埋却白雲堆漫付天孫巧樣裁杼柚未能清夜析鏡觀何事忽驚枚幸餘剪伐懸雙璧莫認崔嵬類死灰幻設危機應色戢無端鴻雁却飛來

瑯琊臺

琅邪臺上琅邪遊人去臺空景自留帝力有時窮化育人間何地築丹丘開山巨鉢遙難覓喝棒宗風尚可求幾度春波廻海上芒鞋無路訪仙舟

玉笋峯

玉版參差迥出塵掉空孤立有誰親不愁旁叉刑爲杖只恐婦娥誤作薪疏節懶同春色嫩貞竟常帶歲寒貧九年面壁成何事顛倒江天錯問津

燕尾泉

層巒閃出洞中天倒掛銀河搭玉肩路積肥苔雲裡黑龍穿斷峽雨中懸鄰鄰白石難留垢滴滴清流似洗愆仙籟無緣擱入夢年年秋色落誰邊

棋盤石

爲愛黃蜂粉蝶時爛柯山下憶前期方圓片石函無極勁

敵微樞判兩儀着數虛懸成敗勢指揮默示守攻奇參差怪幻和盤托黃石兵書知不知

羅漢巖

羅列森森靜不譁虛懸像位吐奇葩道忘彼岸何愁筏悟到先天懶問槎猛力攀崖還墮垢隨緣撒手便成家琅邪郭璞今何在彈指滄桑問女媧

不得至武夷捉筆誌感

白石峯頭卓錫翁幾經騎鶴判鴻濛秋雲作態纏蒿草落日多情澆碧虹清夢遙隨九曲轉狂思幻逐萬絲空拔劍索騏誰堪擬心愧劉伶荷插雄

重過漁梁和壁間韻

幾經鐵馬撼陰山夢裡生涯醉裡删遊子悲秋思故物懷人逐客笑南還鴻聲燕語時時變越水吳巔冉冉灣白社酒闌塵未脫幾同羞見鬢毛斑

懷友

青鏡無情鬢易斑熱中半自冷中删尋芳耻逐蝸聲戰入枕驚同蝶夢還凡鳥題門愁叔夜爾生滅字笑荆蠻王孫芳草年年度幾見移文笑北山

清明和友韻

還有行窩絆客遊朝來風雨喚鳴鳩千村榆柳儲新火一

鑿松楸剩故丘寂寂殘窟娛茂叔盈盈荒徑老羊裘龍蛇誰解悲前事身隱焉文吾道羞

挽春

方喜春光落酒盃無端憔悴轉徘徊桃花已毯秦人洞柳絮空憐謝女才鵜鴂凄尒愁眼化征夫錯夢畏情灰馮唐未老猶堪用吾欲揮戈戰日回

和楊子爾芬咏懷

筆硯耕耘業未荒翻嫌脫穎吐微芒休官未闢元卿徑清德還占伯起堂年少喜鬪邊塞曲老來誰製芰荷裳臨流漫放隨波眼直到江原看濫觴

和家弟君蘭澗江晚眺之作

極目江南翠嶺攢晴嵐遥影到欄干鳥飛錯落孤雲亂露隱蒼茫萬壑寒鶴背那如牛背穩遠山勝似近山看未能收拾奚囊老漫向漁翁問把竿

蓮塘阻雨

連宵風雨過蓮塘樸樕趦趄麥道傍天際何方通谷口枕邊錯夢到黄粱雲蒸冷霧横腰帶酒酹愁腸代藥湯歛慈含悽春欲盡轆轤聲裡倍踉蹌

途次寒食

絕經寒食渡寒津未换春衣已换春落照殘聲歸雁急新

晴孤館朔風頻多情柳絮先添色無恙桃花不入秦廢壘誰將堆朽骨蕭蕭白髮泣遺民

梁園

梁園自昔壯金湯夜夜吹簫舉玉觴汴洛毎懸脣齒勢江淮時切火池殃忉忠廟下王孫去闕伯祠前春草狂漫向郢人催白雪殘雲倦雨泣黄粱

古葵丘

菱芡玉露落枝頭古道葵丘月滿樓齊晉連盟誇捷足鎬豐無地不悲秋當年歃血酣新誓今日殘碑憶故侯遲暮飄零春欲盡獨來道客索孤舟

黃河

滾滾東流正未央風塵何處問王郎腹刳地脉搖天柱尾掉崑流灌海邦自古治河無上策至今築舍只長楊麻姑淚逐滄桑老不挽天河靜水狂

黃河雨阻投宿汛兵營舍

薄暮風雲蕩小舟愴惶掟入倚戈儔河聲激烈撓春色柳浪輕盈笑客愁圯上老人誰進履行間孺子郡封侯睡無酒力難成寐坐聽鄰雞報曉樓

邯鄲懷古

邯鄲趙地與齊鄰合縱連衡孰可親嫩女慳糧慚厚德武安濫殺愧良臣燕丹報怨謀方急呂賈居奇算更神探本尋源推禍始亡秦原不自吳陳

漳河

深淺參差淡復幽風吹綠柳裊黃疇春浮落照搖沙面魚戲清漣蕩水湄銅雀橋邊橫野渡邯鄲道上慁拔裘東風吹却繁華盡贏得瀟瀟逝水流

洺河

太行山下發源長溯漫黃沙濫一觴南建榆關摧巨敵北眠冉塚鎮滄桑黃粱夢覺繁華去石季碑殘春草香姚姒遺墟天際近幾番回首膈斜陽

沙河

綽約光芒陛似波不殊六出播干戈細流淺薄沙成路遠岫荒涼水不河未許蛟龍懸海市還容燕雀伍樵蕘涼風漠漠吹驢背望斷斜陽想薜蘿

渡泜水

奇兵不用復何尤泜水滔滔恨未休百戰經營全鉅鹿一腔熱血灑松楸碁逢敵手難虛下虎入深山登易投只為漁人應得利紛紛蒯李負良謀

鉅鹿

雨帶微陽春草肥遙原餘翠上人衣高城峻壘懸天塹磐

石神皋鞏帝畿控扼三秦摧勁敵連衡七國壯遏威漢唐雖踞關中險還自中原逐鹿歸

古鄴城

鬱鬱葱葱是故丘郡來河北逐同讐一時義舉非因地千古中興尚說劉柳市黃塵吹客面山橋翠嶂染征裘殘碑亥豕渾難辨還笑莊周汗漫遊

聞雞起舞處

欃槍中夜滿天浮擊節雄心枕上求熊耳縱堪齊敗甲黍離誰許棄西周長鳴喚起千山曉壯志飛馳萬里遊料得扫朴無猛士敢忘清夜定前籌

李左車故里

歲寒松栢感遺丘泜水湯湯任去留鉅鹿中分堪斃楚臨淄襲破遂興劉淮陰受教心還啻廣武陳謀恨未收碧血至今埋故里應知寃夢向南遊

中山

燕南趙北臥中山白鳥孤拳去復還逹逹岫遙臨明月店浮屠高揷定州灣雄心騎服今何在節婦磨笄血尚斑秦滅邯鄲猶鼎立幾同蹈海比殷頑

謁楊忠愍祠

斯民直道向誰詢寂寞忠寃死爍躋煬竈蔽明開馬市青詞與敗戮邊臣九齡去位漁陽亂汲黯當朝淮水淳瞬息

百年猶旦暮東風啼斷杜鵑春

河間府途次二首

瀛海東偏第一流天高露急半横秋蕭蕭蔓草疑無路冉冉孤村忽有舟雪滿香荷能月薤雨洗赤犢隱樵謳解轂數問邛須客只尺燕京是舊遊

瀛海東偏第二流片帆古渡鎖雲甌𩙪𩙪老馬難尋路樸樕蒼頭不記秋千里芒鞋懸古市九河故道變艮疇青錢未辦誰沽酒露滿横塘鄉思悠

白溝河

萬竈烟消老蘚黃沙堆裡白溝河斷梁有渡行人喜野店無聲汗馬過遼宋相持悲築舍李朱浪戰笑黃婆滄桑縱許翻沉陸流石成川自不磨

盧溝橋

一片玲瓏版玉樣半籠氣勢鎖京華當關鐵甕雄三窟出塞嫖姚疐五犯中夜馬聲知北向朔方秋色怨南遮左張兩賦慚完璧幾見燕山放晚霞

弔李卓吾先生墓二首

逆旅流罷扣西州欲賦招寃夢不留閩海無見供遼祀潞河有客弔孤丘反騷滿腹難酬俗投筆雄心易解愁涌入

緇衣非妬幻自傷無術砥中流

中枯外腴杞人憂皮裡春秋問褚裒理學未能廻汴渡清譚偏許悞神州雌黃舉世難容盼笑駡痴心獨自由俠骨不妨刀鋸死焚書焚盡塚還留

讀熊芝岡先生疏牘八首

星斗芒寒壓少微從來岳降貴知稀口頭痛癢鋒難避筆底春秋膽自肥太傅悲時多慟哭宜公奏議盡珠璣可憐玉石俱焚後叫斷青猿何處歸

大廈將頹燕雀棲孤臣咄咄向誰啼打成一片牢難破說個千番夢復迷歎熱不妨攤厚利剛方誰許脫危梯到頭

懶悔從前諫萬折東流只欲西

黨禍由來酷似焚都緣穢草雜芳芸伍員死後知吳沼諸葛生前識鼎分曲突從薪曾逆耳焦頭爛額又無勳九邊懸首波方息舉國譊譊半爲君

清風兩袖絕塵倫猶坐贓私數萬緡寧武愚忠全恃智子儀福量自殊人山傾海涸情難變筆討唇誅怨未伸一部罪書真定錄百年直道向誰詢

霜木淒風落素津披衿吊古倍傷屯後車未備前車覆一誤誰知再誤均樂毅全身緣走趙相如讓頗爲推秦祁山復出時非昨讀罷遺編泪滿巾

勞臣何罪遽戕生拗語支離自失平充國留屯疲遠敵哥舒淚戰陷西京竹頭木屑皆兵料怒罵悲號盡血聲雖敗猶能全百萬雉羅兎脫向誰鳴

勁節剛腸死不降三年冤獄亦何妨稔知宦豎翻時局且吐肝腸對彼蒼方悔長平輕信間可憐李牧又中傷悠悠誰識奇男子惟有頭顱帶血香

重在封疆身自輕敢言聲嚇傳時名死灰衆溺然非昔盡漏鐘鳴怨未平濶步上庭星岳動片言折吏鬼神驚鋼經百挫鋒還銳鸚鵡洲前蕙自生

臥遊廬山八首有序

予遊柘浦越八年歲丙辰西遊皖城皖城距匡廬猶柘浦距雁蕩皆不甚遙乃竟托之空言先後一轍也予竊悲焉抑又念之即使予終得至匡廬其遂能奪李供奉白太傅蘇學士諸名流之一觴一咏與匡廬爭不朽耶不能也且匡廬奇曠甲天下非窮年積歲老死不返者未易窺其要領顧以躊躇瞬息之身內念尸饔外傷勝蹟進退莫能自必而欲挾此區區之勝具點綴騷壇茲山有靈當掉頭勿受我污耳豈特效顰之醜已哉善乎東坡先生之言之也不識廬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夫身在山中且不識真面目豈身在山外反識真面

目乎予於是而悟先生之言蓋有所托也夫人情物態之間外之足以眢我者固非一端苟必外有所來而後內有所應則物得以制我而我之獨往獨來者反役於物而無以自完惟外戀盡捐一聽物之去留而我泊如也然後物不得以制我而我之足以役物者常留於天壤而無敝予於是師先生之意謀所以善藏其拙而於通誌中獵取一二名勝付諸酬詠以當臥遊一如柘浦之於雁蕩也非敢自附於識真庶幾情之所鍾不因物之去留而我常足以自完且因以見道之在天壤無論智者愚者巧者拙者真者僞者皆可以分江山之面目

而江山之面目不因智者愚者巧者拙者真者僞者互有齟齬而遂斬於我乎然後江山之面目與斯人之面目交相輝映愈出而愈新愈久而愈真此固先生言外之旨或亦先生之所許我乎昔有畫虎者描神伐髓窮日夜久之謂虎可狎也道遇真虎而逐之虎疑其非常人跳首而去或者告以故渠乃知其爲真虎不禁汗流浹背也予未學畫虎而敢於逐真虎其汗流浹背也又豈俟或者之告乎姑質之欲至匡廬而未得至如眉子者

白鹿洞

呦呦鳴鹿愛清寒洞口行藏萬壑攢俎豆深山悲宦懸生徒傳含笑雞壇自從殷浩師無效遂使王陽冠不彈剩得吟風歸去好空名休說砥狂瀾

白鶴觀

白鶴觀前草蔽門幾經春色度殘園松聲落澗浮天籟碧粉合霞掛酒痕錯向黃庭尋面目願從河洛覓乾坤開來睡法能消晝却笑王孫虱處褌

開先寺

露下西風一葉黃層梯笑兀曉蒼蒼開先獻寂清無敵羽族爭雄興欲狂共道華胥應就枕却忘蟻穴故非鄉終年博得飛泉在化鶴何須入汴梁

竹林寺

獨立孤亭問老僧竹林幾見七賢登未間墮泪生春草猶憶歌風雜野藤眼底浮雲隨步屐杖頭幽興亂樵登舊遊漫說仙凡隔巧婦聲聲泣杜陵

捨身崖

危崖無路絡津梁電隙流光粉黛裝一鏡孤懸千樹影層雲環遶夕陽方青山面面皆虛塚荒草茫茫盡故鄉到處形骸皆可掃丹成何必問黃粱

歸宗寺

雞唱殘更逗曉明右軍宅畔老僧耕月侵竹榻開留影雨打松林愛作聲半壑難妝貧病骨千年不斷夢遊情有生枉向無生覓須掃浮名一葉輕

萬松坪

欲尋彼岸入雲侵忽接平壤數萬尋半醉歸僧遮鳥道多情明月上松林地非邊塞悲生角葉帶秋聲聽似砧歲莫飄零誰作侶無絃琴上是知心

醉石

黃花看罷頹恭禪不放愁眉入社蓮片石當前聊自遣千秋佳話至今傳鶴鳴夜半清霜勁雲吐峰腰野火連受煞

陳摶斫睡好却無元亮酒中緣

靖邑八景八首 有序

吾靖蕞壤也僻而饒向稱樂土焉續因滄桑改易目換耳新重以海警屯列重兵於是嬰兒牧豎亦日與稚兒伍而一無怖心近且醞釀成俗求昔之所謂恫瘝無華者邈如夏璽商鼎不可復得然其肆砥不羈之氣時或溢爲歌謠一觴一咏亦遂與江山相輝映如有神助然者豈易所謂窮則變變則通者耶按自神禹作貢審形勝定九州訖秦漢以下凡蠻方鬼域剩水殘山靡不稟爲國史散爲邑乘以今而覩吾靖襟江抱海挈崑崙之

尾閭枕吳越之咽喉稱奇品與寔不啻中流一壺斷鰲一柱奈何聽其湮沒夫採風謠而別勸懲輶軒之責也擘方輿而問升沉騷人之事也予是以忘其固陋約畧標爲八景各系以詩以補邑乘之闕如且使後之君子得以考稽焉

孤嶼砥柱

粼粼片石竅長鯨何處飛來一堂擎昔與金焦分砥柱今爲陸海壯于城星河夜靜盤江臥燕雀身輕透頂鳴莫謂天涯遙禹道神京回首暮雲生

雁塔横江

塔峯遙映半江餘白浪輕翻雁影徐野徑難逢歌郢雪去帆錯認指南車身餘一髮情難擲潮湧千村課復虛移步登高朋吊古赤烏曾否勝黃初

瀾江天際

赤日凌空鳥道悠飄零烟樹隔神州蕭蕭天籟隨波舞颯颯秋聲帶雨浮吳楚忽分南北勢乾坤常抱陸沉憂誰能踪跡扶桑外還向君平問斗牛

秋潮晚渡

蕭梓連村夜未休遥騰海腹溢高丘纖纖片葉隨波舞冉冉孤帆破浪悠晚渡爭先愁日暮倚舟盼後憶鄉謳往來

自識征途慣牢落江湖不記秋

村園春槿

江村何物吐奇葩爛熳紛披整復斜訪戴難窺茅舍影題門却礙鳥聲譁千尋瀑布懸山麓百歲藤蘿臥水涯爭似小園春色槿朝朝暮暮野人家

沙苑桃花

薄暮持舟弄晚潮漁人醉後學吹簫蹁躚燕子隨波舞綽約桃花帶雨飄逐戶溪聲飛夜榻聯羣巷語隔溪橋不愁曼倩頻來竊花信相逢歲歲嬌

漁舟夜月

適性何妨擇術愚扁舟隊裡笑屠沽鶯啣野色眠新綠月
帶春容入畫圖最愛霜餘更漏靜尤貪讀罷老儒呼漁樵
滿市無人問少伯何須泛五湖

織水梭江

襟江帶海一九環數變滄桑土亦孱百道河身編髮網千
家巷口打魚灣波聲鼓盪侵高枕地脉欹斜傍小山還向
漁人類借問桑間曾否隱抱關

七言絶

燕邸八首

波靜成木水不紋筆耕猶是未離羣有書莫寄南飛雁三

上長安無寸勲
頭上清霜露滿衿曉雞亂唱五更深小臣附驥朝天去落
魄江湖展素心
別後春風到也無吳歌枕上夜蕭疎使君若向蓉江渡取
道應知過吾廬
昨見夕陽今又昏蕭蕭殘照落花村閑門不敢尋芳草恐
入鄉思擾夢魂
少年不解宦情濃特把書來伴我慵未到黃昏愁客夢㪘
燈靜坐聽鳴鐘
韞匵非良竊善沽客窻坐聽朔風呼誰能趺坐消長夜一
片鄉心帶月孤
百丈秋風送客回家書握筆幾徘徊非因客夢無消息料
得殘圖半草萊
月月年年朝暮同不勞萁莢奪天工乾坤有地皆容客莫
坐花間恨朔風

西山八首

明月依稀似我鄉小雲冉冉渡低墻遙知此去春應老留
得鐘聲夜夜長
漉遨明月伴青膵天際羣峯一望收任却騷人頻賞古野
山濃淡自千秋

午夜鐘聲半是非來青軒下月明稀河山縱許遊鄉路難
禁遊人夢不歸
碧雲寺在碧雲峯遙映長安一氣中淡月疎風留客夢山
聲忽報曉鳴鐘
絕頂香山路可通躋來醉臥萬峯中茫茫白眼難收拾遙
見樵夫隔澗東
欵欵徐登十八盤回頭錯認在雲端忽驚暮鳥投天際眺
首長安只尺看
爲愛青峯不愛驅騎驢倒墜滿山呼虎頭筆下休相妬滿
閬經入畫圖

三輔黃沙鎖帝京蕭蕭曾否朔風聲遊人新自陽關至總
説年來不募兵

關山月八首

刁斗聲殘半夕陽黃昏未到草橫霜戎衣着慣風生緩錯
認他鄉是故鄉

衛霍功名鑿錯間登壇原將幾經秋也知年少封侯好爭
奈風霜易白頭

轅門畫角半鞘秋契闊鄉關懶上樓自領將軍機密勅從
今不起别家愁

亂山無徑礙人樵新寄家書東在腰只爲男兒應許國夜

來猶夢霍嫖姚

鐵甲擁身帶雪寒忽傳夜半上離鞍從今博得封侯業好
過東山對謝安

從征原未限山川砂磧遥連楚澤天鴻雁偏慚老馬智的
飛不到洞庭邊

秦築長城東至遼受降城外血如潮應知白骨辦成碧蕩
作寒烟尚未消

塞外征夫個個驕戰袍常帶淚痕斑可憐定遠封侯日猶
望生前度玉關

題雨

忽聽秋聲懶上樓空增滴瀝向簷頭多愁莫恨纖纖雨無
雨何曾會減愁

題雨冰

安山道上罕人親雨打河干玉作聲總有冰壺心一片不
堪持贈出風塵

下邳

亡秦滅項登關渠圯上相逢半子虛鬼語倘云輿漢室沛
公原未讀兵書

漂母祠

豈識王孫在一飧千金厚賜報深恩雌雞若解王孫意三

族原來自可存

卞和洞

忘身愛玉果何爲諷諫由來錯自疑莫誚趙王逃不悟抵
珠投璧又須知

道中口占

多情何事少情痴乞食淵明恐未知自笑齊門狂鼓瑟西
山却被北山欺

金陵吊古六首

石頭城下石橋東王濬樓船路可通鐵鎖沉江江未朽精
光曾否昔年同

無端彈鋏向何門江上孤雲伴客程愁煞霜天鴻雁後朔
風吹斷夜潮生
霜落蒹葭起暮愁鍾山秋色滿江浮書生未諳升沉事狂
捉樵夫問古丘
秦淮橋下雨沾襟錯認烏衣夜半尋莫悵風流無覓處兒
童不解吳鄉音
片片桃花壓水春六朝粉黛醉芳魂可憐謝傅東山後傳
得風流不似今
野巷孤村麥浪肥千年成敗故應非亂山敗草斜陽下睢
見殘農帶雨歸

姑蘇吊古六首
經年閉戶不勝情浪向齊門鼓舊箏荷鍤無勞傷往事山
雲依舊遶吳城
館娃堦下問樵夫不記當年行樂圖欲借管城扈客夢敗
牆刑落已成衢
虎丘山下月明宵吹落梅花滿地飄三萬六千容易過只
愁張緒半零凋
洞庭秋色映湖東聯絡寒山夜半鐘客至不聞啼曉夢滿
簷風雨落花中
靈巖山下艷陽新響屧廊中憶故人靜對鶯花休話舊年
年風雨送殘春
生長江南闔閭西采蓮歸去夕陽微塞鴻啇愁還須避莫
向胥門淚裡啼
由眞州歷釆石蕪關抵皖城凡江行五首
千家雜任打魚灣月照蘆灘夢亦寒狂被西風吹倒轉楚
山依舊遶吳山
八月蓴肥鄉思悠蘆花片片落江頭巫山不入遊人夢剩
得猿聲遶客舟
六朝舊恨夕陽多燕子磯傍石未磨共道秦關雄百二如
何也有黍離歌

獨枕孤衾酒半醺瀟瀟江上起寒聲啁啾水族知多少似
向遊人有故情
細雨吹寒入暮凉拋書倚枕咏滄浪投珠道上多相盻乞
食何妨在水鄉
由池陽歷旌德宣城抵句曲凡山行五首
殘山未過水成窪小筏凌波架淺沙沽酒前村無野店採
茶種竹是生涯
山村夜靜悄無聲覓盡殘花不見春閉戶草玄須自愛如
君半是白頭人
孤城落照曉風斜笠蹇深山靜不譁回首故園猶在望重

重掛被白雲遮
白首長途志未酹已經吹破鷸鶹裘無因得似庭前鳥飛
去飛來戀故丘
宣城風色絆羇人回首天涯惱問津有客相逢須痛飲膓
年衰柳又逢春

山中高士十首

德道五千不欲刪青牛獨自渡函關函關西去雲山邈閟
盡雲山鬢未斑
石貌參差枕八荒千年松栢作餱糧等閒未許常人飫須
是氷壺玉雪膓

淺闊臨溪對翠微青山面面送雲飛逢人不道名和姓始
信知音空谷稀
茅舍臨崖覆柳陰焚香閉戶讀黃庭相逢盡道潯陽逸不
見王弘送酒尊
山到秋時風景多幽人罷釣水生波床頭檢點無他傳惟
有梁鴻賦五歌
湖水當秋浸麓坡茅房移在半山窩行糧未辦誰沽酒夜
半持竿釣澗渦
白眼紛披對夕陽置身如在武陵鄉莫疑石屋虛懸榻還
有陳蕃話未央

石穿竹戶合還開鳥啄頹枝蘂滿苔閒步溪濱尋舊侶微
風忽送白雲來
孤懷獨坐與山隣檢點繁華尚未浙只有窓前春不去好
將貽贈竹林人
深源未出繫蒼生出為蒼生轉失名如使深源終不出東
山重望更誰爭

月下美人十首

綽約僊姿映綠漪如花掌上費支持仰天緩步佯擡髻叢
鬟紛披錯認伊
鐵笛聲殘困酒卮珊珊環佩掛蛛絲深情未被愁難散明

月參差千萬池
春色偏邊京兆知畫中何似月中窺可憐靚面無消息頻
攬梅枝暗自疑
斜風縷縷拂塵來欲聽琴聲走復回蘂落滿床眠未得月
明秋水共徘徊
雕金簇玉粲梅臺未到春來梅半開妬煞娥眉春欲鎖洛
神賦就惹人猜
亭畔殘風花壓枝春鞋踏破燕窩泥侍兒乘隙偷芳去回
了相望隔翠籬
闌干自寫真輕雲白露晚妝新香生襪底疑何處不

是嫦娥是洛神

搔頭玉露滴華簪倦倚秋梧愛月深欲寄廻文夫婿讀徘徊女伴索知音

天上河源映碧秋霓裳舞斷落箜篌誰題佳句憑紅葉萬種閨情片月收

纖纖玉佩遶珠林無限踟躕避使君未睹蛾眉難入畫爭教京兆不關情

采石磯弔李青蓮二首

亭亭烟嶼枕江流白練粘天地欲浮化鶴不須華表柱只今明月照孤舟

方荷新恩辱貴妃遂懲又向夜郎殘謫仙須使人間識淚說清平一曲非

天門二首

兩峯夾岸一江流地遶吳山亦楚丘山作居停江作客不知何處割鴻溝

共道源頭似甕流流分九派下黃州黃州春色橫江樹忽報天門又過秋

望銅棺山

欸乃歌殘曉月灣抬頭忽見白雲斑舟人遙指深深處云是銅棺第一山

善權洞

一水中分兩洞天淺深曲直幻相連河源萬里猶能至只尺當前不敢前

蛟橋

蛟橋明月兩相憐何處橋邊無月明我愛蛟橋來步月亦橋先有斬蛟人

病齒

得得青山遶夢腸任歌沸泗不成章袖中爾刺投何處箴古猶存齒已傷

焚餘八首 有序

嗚乎角子之言無餘也烏乎焚然以角子而有言無之非餘也烏乎而不焚惜焚之而不盡焚也曰不盡焚以稍見角子焚其餘以不盡見角子雖然棄魚而存珠惡其亂珠也安知所棄者非珠乎所存者非魚乎曰珠亦角子之珠魚亦角子之魚與其不盡棄而使讀者盡以爲魚也何如姑有所棄使讀者疑有魚外之珠乎獨惜其焚之而不盡焚也於是乎詩以誌角子之愧焉

檢點殘編到夜分深知對策愧劉蕡庭前一片秋梧影浪藉飄零却似君

鄴下才名冀北羣眼逢知已倍分明鉛黃未了生前事莫

笑君禿筆硯焚
漢初惟有兩生奇身隱焉文無片詞若使商山終不出至
今四皓有誰知
攪亂窮愁鬢已蕪只緣才短愧通儒蘧然夢覺悲何事誦
到殘更半字無
白首柴門懶著書放懷何必苦勤劬自從蘇李編排起架
上平鈙半蠹魚
上話羲皇腹可傾丈夫何必擁專城也知奇句驚人好一
字安成斷數莖
書生握管請長纓二酉藏書半未擎錯改銀根徒自誤何
如不辨有淵明
寂寂衡門草太玄相知傳得一桓譚只緣老去還投閣翻
羨伊人名不傳

眉三子半農齋集卷之二

靖江蔣中和著

文部

商不專於傳子辯

君子曰立適非聖人意也天子有天下之責非士庶比也士庶不肖亡其身亡其家已耳天子而不肖則禍及於天下此五帝之所以官天下而不以天下私其子也然天下之為臣者未必即有舜禹之賢而為天子之子者又未必即有朱均之讓於是不得已而姑傳之於子然一傳而有扈之師起矣再傳而拒河之役興矣三傳而寒浞之禍橫矣於是湯有天下遂稍變其法而不專於傳子此商之風俗所以遠過於夏遠過於周也乃蘇子復謂商人不專於傳弟愚按商自成湯至紂凡三十六世傳弟者十三世傳兄弟子者四世商人即未嘗專於傳弟亦何嘗專於傳子哉且太戊盤庚皆賢君也皆以弟而傳兄也傳子而賢者惟武丁未聞武丁之外復有賢於太戊盤庚也至稱無道者莫如武乙武乙則以子而傳父也自是迄紂凡四世皆傳子也卒不免於亡誰謂傳子為利於國哉蘇子既知外丙仲壬之皆為帝而復疑商人未嘗不專於傳子是又自相矛盾矣愚故曰立適非聖人意也

魯頌辯

魯侯國也而何以頌或者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於是乎有頌嗟乎是誣周公矣非特誣周公并誣成王誣伯禽矣此傳說所以取鵙鴞東山魯頌四篇俱系之魯風而不以入頌誠卓有見哉或者又以鴟鴞諸篇皆爲周公魯頌四篇皆爲僖公又皆頌美之詞非所以爲風也然周南十一章不爲文王卽爲后妃亦皆頌美之詞未嘗不係之風也又何疑於頌乎或者又以毛詩傳自子夏隋經籍志謂詩序乃子夏所創如端木氏之傳果與西河並出何以自漢及隋不著於經籍此可疑之甚者然端木氏之傳雖不著於漢隋之志而魯詩之有申公則見於前漢儒林傳今考其所說詩大約與端木氏相符而況詩測六帖之所以釋傳者又未嘗不互相發明也又何疑焉然則邠風又何以不系之風曰風以地不以人魯乃周公所封僖公所治故爲二公而作者均系之魯系之魯則謂之風邠風雖周公所作而所述之事則邠之事也邠之事則周之所以王而非魯之所得私也故不系之風而系之雅鳴乎詩之錯誤於毛本者固非特魯頌而已其篇章之有無眞僞世代之升降後先參諸傳說諸家固未嘗不班班可考也奈何獨狥毛本而遂盡廢諸儒之說哉予故特舉魯頌以例其餘庶幾讀詩者於關雎而下殷武而上皆可得而類考焉

洩冶書名辯

靈公無道洩冶諫而死死於職死於忠此義之彰明較著者也乃解者惑於書名之例而以爲貶夫以爲貶則直貶焉已爾乃復不去其官而以爲褒忽褒忽貶竟令委贊於人者蒙誣而無以自白如謂異姓必如子哀而後可則文王未嘗不仕紂柳下惠未嘗不仕魯如謂貴戚必如叔肸而後可則箕子未嘗不奴比干未嘗不死如謂語默死生必當其可而後爲忠則古之諫而死者多矣豈皆不當其可乎且均之乎以諫死在比干則謂之仁在洩冶則謂之不當又曰不愧乎史魚之直誠如所云非特洩冶之忠無以白於後世凡一切容悅全軀者皆得借其說以自文而事君之道荒矣誣聖經不若是之曲也然則書名也何居曰考春秋書殺大夫凡四十有奇書名者非不實繁有徒何獨於洩冶而疑之君前臣名禮也吾固知羅氏之說較長矣

獲麟辯

解獲麟者各持一論而其義終不明於後世謂感麟而作春秋其說本於杜氏諸家多從之自胡文定以文成致麟

為辨其傳立於學宮諸家之說遂廢然吾終不致以其列於學宮而遂謂其得聖人之心也夫春秋為聖人之書而獲麟則聖人之筆豈有自書其事而復自神其應以示人之理耶且既神之矣則當遨遊於聖人之前如鳳之來儀獸之率舞今乃逐逐於野而卒斃於虞人之手則韓子謂之不祥也誠不祥矣學者未能原其隱以示訓而徒神其應以尊聖謂之尊聖則可謂之知聖則未也然則聖人之心如何曰孔子志周公之志行周公之道者也周公達而在上而不廢制禮作樂使孔子遇周公之遇得行道焉則必請命於朝兵農禮樂次第修舉至於是非賞罰尤天子

之大權必求如董狐其人者而予之以專司庶幾文武成康之舊將復見於東周而無如其不能也於是不得已而作春秋然春秋固天子之事又非告老之臣可得而私上無所承下無所授而嚗然以史臣自居天下萬世其將謂之何於是不得已而姑絕筆於獲麟庶幾上告之天王明罪下告之天下萬世有以知我而不罪我耳豈有自書其事而復自神其應以示人之理耶然則麟不出春秋其遂不作乎曰烏得不作但未必作於哀公之十四年耳春秋作於哀公之十四年而夫子卒於哀公之十六年天也非人也從來繼天立極之聖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未有不永其年者也夫子年七十有四而即兆兩楹之夢此豈夫子之所能逆料哉然不作於哀公十有四年之前而必作於哀公十有四年之後蓋以十有四年之前猶庶幾遇周公之遇行周公之道將欲見諸行事不徒托之空言也及不幸而遇鉏商之厄則知終不得遇周公之遇行周公之道矣於是不得已而作春秋孔子嘗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春秋之作其肇於吾衰之嘆乎未獲麟而已萌作經之志既獲麟而遂冐史臣之筆作二載而書成書成而夫子遂卒予故曰天也非人也按史記敘孔子年六十八知齊終不用乃敘書傳禮刪詩正樂序易十

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其先後始終本無可疑學者乃好為多說以亂之反令聖人知我罪我之心無以白於天下後世予故表而出之以質諸後之君子

九族辨

按詩書皆言九族而小宗伯士昏禮仲尼燕居惟言三族益三族者親之本指父母兄弟夫婦而言亦謂之六親九族者親之盡舉三則九見矣所以孔安國謂上自高祖下至玄孫為九族九族皆同姓其為實錄無疑或謂高非已之所逮事玄非已之所及見且出一族於是執為異姓之說而以伐木之諸父諸舅角弓之兄弟昏姻頍弁之父弟

甥舅爲證謂諸父兄弟者父之族諸舅諸甥者母之族而昏姻者則妻之族也豈非曲爲之說乎記曰閨門有禮則三族和夫以三族而係之閨門則三族斷非異姓可知矣故白虎通云族者湊也聚也上湊高祖下至玄孫一家有吉百家聚合生相愛死相哀故謂之九族然則九族亦豈異姓乎嗚乎罪人以族此秦漢之虐政也然所謂三族者實止於父母兄弟妻子於異姓實無與貰高曰人豈不愛其父母妻子今吾三族皆以論死則知漢之所謂夷三族者實止於父母兄弟妻子而實非異姓後儒文其說硬以爲父母妻之三族而益以長世君淫刑無忌憚之心其有

害於風俗人心非小也予故宗羅氏而畧爲之辯

班馬異同議

理有是非論有異同是焉或同或異皆可也非焉或同或異皆不可也奈何論班馬者徒論異同哉雖然異同中亦未嘗無是非焉請姑約而論之史記傳世家存古意也葢世家與封建相表裏者也有封建則有世家後世既無封建矣又安有世家哉所以漢書刪世家而并爲列傳王介甫亦不欲列孔子於世家通時變也不得謂馬是而班非史記非漢史故自漢以前凡唐虞三代之事靡不備載漢書系之漢非史記比矣乃著古今人物之表是役也又安得謂馬是而班亦是乎張湯杜周傳酷吏班改爲列傳可謂馬是班非矣至馬遷傳刺客而入豫讓傳滑稽而入西門豹序貨殖而以子貢與白圭寡婦淸同傳得毋蹈擬人失倫之非乎馬遷紀西楚班改爲列傳固不得謂馬非而班是但紀西楚可也紀呂后則不可地統乎天婦統乎夫春秋之義也自馬遷紀呂后至於唐遂絀中宗而紀武后夫武雖革號易祚中宗自在房州紀中宗而武后之惡自見傳武后而中宗之愚自見春秋惡魯莊之不能防閑其母而於姜氏之如齊毋會必書作史者獨不可援以爲例乎此班固所以補惠帝之紀於呂后之前范祖禹所以復中

宗之年於易周之後是役也又不得謂班非而馬獨是矣至謂遷能束三千年事於五十萬言之中固不能裁八十萬言於二百四十年之內以爲班馬之優劣愚以爲班馬之優劣更係於識而非徒係於文如馬遷傳游俠葢有鑒於王道微而霸業興習俗衰而秦風熾排難解紛權歸草野所以寄慨也而班譏以爲進姦雄馬遷傳貨殖葢有鑒於井田廢而兼併橫黷刑濫而欽恤隱福善禍淫權歸阿堵所以示諷也而班譏以爲羞貧賤其闇於識如此又烏足以闚龍門之奧而論異同哉即論文之優劣亦不係於煩簡也如春申君之於考烈文信侯之於莊襄始之奸謀

則同春申君失朱英而被戮文信侯進嫪毐而伏誅終之禍敗亦同馬遷不分載於本傳特於春申君傳尾結之曰是歲秦始皇立九年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以示禍福相倚即幸免於前者終不能幸脫於後勸懲之法寓於穿插之中馬遷格外傳神類如此而班掾能之乎此鄭夾漈所以有龍蛇之喻也其優劣是非不必不在異同而亦不必盡在異同俱從可推矣

綱鑑詳畧議

史言文帝止輦問馮唐聞廉頗李牧之爲將搏髀而嘆唐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勿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

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上乃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夫初聞唐言而怒良久召讓唐終乃復問唐低徊留連纏轉躊躇不能終釋其始終本末蓋如此通鑑詳而綱目畧史又言田延年詐增僦値爲怨家所告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爲道地延年抵曰無有是事光曰既無事當窮竟已而詔獄延年遂刎死是延年之死本於光之不相佑而光之不相佑本於延年之拒諱其始終本末蓋如此通鑑詳而綱目畧綱目於建武三年大書李憲稱帝於四年八月大書帝如壽春遣將軍馬成擊李憲九月圍舒以後無書焉按范史載馬成等於建武六年春拔舒獲李憲而吳漢等亦於是年拔朐斬董憲益獲李憲則江淮平斬董憲則山東平也此註通鑑書綱目不書又綱目於隋恭帝皇泰二年大書夏王建德立楊政道爲鄖公踰年大書突厥立楊政道爲隋王以後無書焉按分注於唐貞觀四年二月李靖襲破突厥之下載頡利所親康蘇密以隋蕭后及楊政道來降後蕭后之卒則書政道之卒則不書又通鑑載宋臣死金難者有李政賀師範薛廣魏彥明王棣趙不試趙叔皈姜剛之崔縱趙令宬唐璟潘振陳淬朱蹕衛士而綱目勿書又通鑑載宋臣死元難者有鮑廉侯興阮應得王汝翼

趙時賞孟唐老孟紀趙與禱趙淮胡拱辰馬曦張孝忠徐載孫宋應龍褚一正婁鈐轄張應科冉安國黃之傑而綱目勿書君子讀而有感曰嘗考新舊唐書載張說以十事要玄宗大畧俱同惟節目波瀾新書稍畧於舊遂令讀者色沮議者蜂起夫古人往矣千載而下每每令人欷歔欲絕者全在書法轉折詳畧之間所謂嬉笑怒罵悉屬天機造次流離具關至性不獨文章之妙也而況國破君亡歸然以身殉社稷此尤關於忠孝人倫非徒溝瀆自經比也而亦畧焉勿詳恐非所以聳觀聽備勸懲乎故約而論之庶幾讀史者知綱目通鑑亦猶新舊唐書必彼此參觀而

後論世知人兩無遺憾至於有始無終如李憲楊政道之類則又涉於闕漏非僅詳畧之可並論已

晉八王議

自古蕭牆之禍未有甚於晉之八王雖皆不令於終然亦未嘗無辯焉趙王篡奪之惡固爲戎首矣然楚瑋擅殺之罪獨非亂階乎楚瑋所殺者汝南汝南輔惠帝而不阿賈后是猶知有君不知有后也賈后所忌者汝南楚瑋阿賈后而遂殺汝南是但知有后不知有君矣不殺汝南則賈后之勢不張不誅賈后則趙王之篡不成愚是以惡趙王而尤惡楚瑋也冏雖恃功而橫罪不至於誅顒遂攻瑕以

兵情實同於叛惜冏乏灌嬰之智遽爾遣兵以襲乂乂無相如之謀亦遂入宮以拒冏是但知有顒不知有君矣愚是以既悲冏之疎又悲乂之愚也及冏既被誅幸未墮於顒之彀計然乂固無罪正有望於越之同謀乃忽焉持兩端以通欵於顒忽焉遂倒戈以甘心於乂愚是以既悲乂之愚尤惡越之役也越之役猶顒之役其無君之心一也乂死而顒遂表穎爲太弟穎爲太弟而遂廢羊后於金墉始焉徉媚以博其歡既焉勢成以姤其橫由是而越之悔心始萌惟恐穎之不利於助已由是而帝之親征始决乂不量力之不足以制穎遂令蕩陰灑侍中之血洛陽受張方之掠張方掠而山東之師起矣師起山東而惠帝遂至於逢蔌蕩陰敗而河北之難興矣難興河北而懷愍遂至於北狩蓋趙王之禍猶止於蕭牆而三王之禍遂連於宗社愚於是不能不深恨於河間也當趙王既誅之後使河間左提右挈不蹈無將之誅鼎之輕重誰敢問乎乃反自戕其手足以致玉石之遂爾俱焚愚於是又不能不嘆息於汝南也當楊駿既誅之後使汝南執戟入宮遂淸君側之惡國之隱禍不終杜乎乃反求庇於南風竟忘羊虎之難與同牢前有汝南爲之養亂後有河間爲之張亂愚是以惡河間而尤悲汝南也至於趙王初篡之時顒及救冏

以附倫後見二王舉兵之盛顒又叛倫以附冏由是趙王誅而顒不自安以致讒間之易乘由是李含徵而含不自安以致詐謀之益急原始要終顒非特張亂而且黨叛矣黨叛則罪既同於趙王而惡遂過於成都然成都亦非能遠過於河間但河間不幸而遇李含成都幸而遇盧志遇盧志而遂免於黨惡之名遇李含而遂陷於賊君之戮然則人臣苟不幸而遇蕭牆之變如八王者又安可不近君子遠小人以自干春秋之責哉

七出議

先儒論七出詳矣要之於先王之所以立教猶未能深窺

其隱愚以爲先王立教之隱固在扶陽抑陰不啻春秋之防亂臣賊子故特嚴於七出所以然者誠有見於陰陽相持相軋往往陰勝而流爲女禍如夏以妹喜商以妲己周以褒姒秦以華陽漢以戚姬晉以賈妃隋以獨孤唐以武韋皆足以亂天下亡天下至於士庶閭閻因女禍以亡身亡家者幾於充滿天壤竹帛不能盡書其偏重之勢如此故特重于其權於夫曰某可出某可出使婦人因是而有戒心或不至於極重而難返後之人不明先王防維之深意反疑其太嚴而易犯由是支詮曲解或謂七出之內如無子惡疾乃其不幸非婦之罪出之爲已甚又或謂無子

惡疾必合之三不出而後乃出焉或又謂此乃古人忠厚之道所謂出妻令其可嫁絶友論其可交也不然蒸藜叱狗何罪也而亦出之哉其發明七出之議非不各有攸當但揆之先王之所以立敎終未能深窺其隱愚以爲先王立敎之隱固在扶陽抑陰不啻春秋之防亂臣賊子也識此義者思過半矣

讀項羽本紀

從羽垓下而東者壯士尚八百餘人已而渡淮僅百餘人已而至陰陵至東城僅二十八騎已而復亡其兩騎僅二十六騎耳乃復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噫此二十六騎誠可爲壯士然向之八百餘人百餘人死耶降耶竄耶已而羽自刎死此二十六騎又死耶降耶竄耶而史卒逸之何耶君子曰嗚乎吾知其死矣吾知其與向之所謂亡其兩騎者而俱死矣夫向之八百餘人百餘人降耶竄耶且不敢知而謂下馬步行短兵接戰二十六騎之壯士其肯降耶竄耶嗚乎夫以羽之暴而亡也而有虞姬有利幾有二十六騎又有不降之魯然則羽之亡也是豈徒亡者哉是豈徒暴者哉

讀游俠傳

嗟乎自周衰而學道者亂其統孔子懼無以爲救也於是

不得已而思狂狷孔子歿而道益微復益之以虛無縱橫刑名諸家各馳其說以亂天下於是學者失其所裁遂激而爲朱家郭解之流游俠者即狂者之不善變者與西漢尚經術自張禹孔光以阿媚取容繼之以王莽公孫述各以機詐虛譽相籠其風遂替光武明章起而磨盪之風厲之窮極則變於是數傳而至君俊顧及之流各皎皎以節義鳴天下節義者又即游俠之善變者與葢有光武明章之鼓厲而後有善變之節義無善裁之孔子而遂有不善變之游俠然則人情果不相遠而激勸之方果不可不有所屬矣太史公當漢武之際斯時猶未有節義之名也然

而游俠者之皎皎不欺誠有善變之資者矣惜乎前無孔子遂使狂者不幸而一旦至於此苟及今不嚴爲之所安知所謂皎皎不欺者不復變而爲靡靡闒然媚世之鄉原耶是可懼也是可感也故一篇之中反覆咨嗟以致其嚮慕之私扶風不察其衷遂謂退處士而進奸雄然則淳于髡東方朔之流又何以格君非而稱善變者耶

讀藩鎮傳

嗚乎世道至秦一變矣至唐而又一變秦之變變在上其時止知有君不知有民遂至君民一體之誼邈不復問然卒以是而亡唐之變變在下自田承嗣籍境內之强壯者

悉隸而爲牙兵於是止知有帥不知有君久之又止知有兵并不知有帥嗚乎天下有道君治臣臣治民理也亦勢也極而至於唐之藩鎮顛而倒之反使兵脅帥帥脅君始以之自利遲以之自戕於是激而至於朱溫羅紹威盡滅牙兵八千家再激而爲劉仁恭石敬塘黥其面剌其臂以驅之法以濟之河邊枯骨幾遍燕雲十六州嗚乎君之善惡不可以法治也可以史治臣之善惡可以法治也并可以史治至於至賤至多之兵安能記其孰善孰惡而以史治哉勢不得不治之以法矣然治之以法而法卒不可得而治是君相與儒者之權交有所窮於是造化不得不起而補君相與儒者之不逮此牙兵之利所以獨鍾於河北而其受禍亦獨酷於河北也嗚乎可以慨矣可以鑒矣

讀五代史

嗟乎士之處亂世固非一道哉幸而如周瑜之遇孫策王猛之遇苻堅固千載一時也不幸而成敗利鈍前後懸殊如王捷之於隗囂王伯當之於李密又其次也下此則有不忍言者矣夫至於不忍言而尚可以言士哉大抵興王之良佐未必非亡國之叛臣故漢高謀臣則取諸楚項曹魏謀臣則取諸袁呂唐太宗謀臣則取諸李竇雖後來自以爲元勳然迴視當年與故主故友惓惓幕中若將終焉

一旦形禁勢格彼則隱忍而之死此則擇便而之生販主賣友冥冥之中吾固知其汗顏無地矣乃好以成敗論人者每每掩瑜索瑕而反苛責其去就之不審審如是則人人伊周矣誰爲夷齊哉予有慨於中每欲剖涇判渭以補史臣之未備如劉穆之之於宋趙犨之於梁荀彧之於魏則謂之盜國之臣如范質王溥魏仁浦之於宋褚淵之於齊馮道之於五代則謂之販國之臣如馮異之於王莽魏徵之於李密李勣之於竇建德則謂之辱國之臣至於傅虎而翼如傅弘之於宋王彥章之於梁鄧艾之於晉張郃之於曹魏王思政之於高齊即爲社稷而死亦當與殺乞

陳茂竝謂之跖狗之臣至於始終一主不以成敗為去就
如范增之於西楚審配之於袁紹耿武閔純之於韓馥陳
宮之於呂布王撻之於隗囂王伯當之於李密即無成而
死亦當與田橫之客洛邑之頑竝謂之不二心之臣至於
際會風雲與民更始必如蕭曹之於豐沛鄧禹之於南陽
徐達之於濠州方可謂之元勳嗚乎此固是非之大者奈
何史臣汶汶而不一辯予毋欲補其未備而卒未遑也姑
畧表其端於此

讀白虎通

間覽虞夏商周之書未有所為英雄也其殆起於秦漢之

間乎白虎通曰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
而不言雄大都雄以鳥獸得名英以草木得名皆盛於陽
漢儒但以才分多寡為別而不分類而覩得毋猶有漏義
乎愚則謂聖賢當主於論心英雄當主於論功惟聖賢主
於論心英雄主於論功是以三代以上多聖賢而少英雄
三代以下多英雄而少聖賢何也三代以上國無殊政家
無殊教人無殊業有言者必有德有名者必有實或貴或
賤或勞或逸要皆相師以德而不相師以力故堯以天下
而與匹夫不為矯舜以匹夫而有天下不為倨當是時何
嘗以得天下為樂哉不以得天下為樂則其心公矣公其

心之謂聖迨放伐興而世道一變矣然來蘇之望壺漿之
迎固又出於自然而非有要結之私故天下猶諒其心之
無他而姑稱之曰聖人周室東遷國異政家異教人異業
有言者不必有德有名者不必有實極而至於春秋戰國
於是聖賢窮而英雄起以迄秦漢之初即稱秦民之湯武
如沛公者一入咸陽則樂秦之宮室府庫矣一入彭城則
樂楚之寶貨婦女矣紛紛舉動無非借撥亂之名以巧縱
其聲色貨利之私而其心尚可問乎愚故曰三代以下多
英雄而少聖賢雖然湯武應天順人而蘇子且曰武王非
聖人是英雄之名且起於商周之際而不在秦漢以後矣

讀陸宣公奏議

唐之奏議即今之奏疏古之上書也上書如樂毅之上燕
惠李斯之諫逐客范雎之獻秦王皆琅琅有金石聲此先
秦之所以古也至鄒陽江淹輩則未免筋骨太露矣是以
隋唐而下得告君之體者遂不得不推陸宣公一人然由
來亦有漸焉按太宗即位之元年即大書諫官隨宰相入
閤議事由是魏徵褚遂良王珪之徒相繼以直諫顯名於
當時是蓋立制之初已有以作其氣矣自是以迄明初創
立定制凡罷臺垣必先由司牧其意將使閭閻利弊小民
疾苦咸得直達於天子之前法可謂益備然亦未嘗不與

唐制相表裏外之上大夫猶內之宰相也必外由司牧先能與上大夫爭短長然後內任臺諫乃能與宰相爭得失故宰相拔之翰林翰林者所以養宰相之量也臺諫拔之司牧司牧者所以鍊臺諫之膽也優於量而後能容臺諫之言優於膽而後敢糾宰相之失故曰未嘗不與唐制相表裏雖然宋胡銓上封事欲斬王倫吳師古鋟其書於木金人慕之千金而和議遂決是役也於國之存亡實式賴焉豈僅僅爭宰相得夫已後人乃以流弊之故遂以御史爲秦官而或訾其爲樹威爲結黨然予考綸綍之華肇於虞廷喉舌之司見於周詩訖於春秋如征楚而責包茅伐

秦而遣呂相秦漢而降如隗囂之檄亡新陳琳之詰豫州賓王之檄武曌皆義聲凜凜可懸天壤質鬼神至若光武明見萬里而河西奔命金世宗靡常片語而得敬伏誅尤見神武張弛之妙夫以天子之尊尚將假一紙以爲十萬師而況區區以納牖爲忠者其可忽於辭令乎予故覽宣公奏議而不勝治亂興亡之感卽謂宜公筆舌之勳比隆於郭李再造之勳誰曰不宜哉

讀孫武子

嗟乎勢之一往而難復也莫如兵哉夫兵產於土鎔於火濡於水利於木一物而備五行之數者兵也五行之有生尅也猶人物之有生死也不尅則不生不死則不生尅者金象也於時爲秋死者兵象也於物爲尅五行未嘗廢金四時未嘗廢秋人事也物理也一天道焉聖人知其然故既懸以六經以治其心復備以五兵以治其身然則六經乃先天而五兵乃後天乎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蓋先天之六經又必藉後天之五兵互相維制而後無變而不通之患然則孫武子果僅武人而十三篇果僅武書也哉今操觚家既漁獵其高論以擅雄乎藝苑而從戎輩又竊取其餘技以拾芥乎功名則其效已彰彰足觀矣乃或者猶疑兵之不足以盡時務嗚乎亦知古今來無一

之非時務卽無一之非兵乎周制因井田而定軍賦凡所用以應書升者卽出於蒐苗獮狩之人是蒐苗獮狩之人皆兵也漢制南北軍皆隸於三公凡更直執戟亦皆經明行修之士是經明行修之士皆兵也唐設武科其途雖稍別然府兵變而彍騎由是宿衛空虛召募者皆應以良家子弟是良家子弟皆兵也殘唐五季節度使皆由軍中推援是方鎮皆兵也宋制禁兵而外凡給漕輓繕河防供寢廟養國馬悉隸以兵是力役工作之人皆兵也明興於宮禁京城則設有錦衣留守至於邊腹一應郡縣皆立衛所其初或出於從征或出於歸附或出於謫發並非一途是

從[illegible]歸附誦發之人皆兵也詩書禮樂教兵也刑法律例治兵也關鹽錢穀養兵也驛遞郵符衞兵也百工商賈給兵也湯武之興興於兵也桀紂之亡亡於兵也東周之弱弱於兵也五霸之盛盛於兵也七國之雄雄於兵也呂秦之强强於兵也前漢亡於外戚者兵在外戚也後漢亡於宦官者兵在宦官也十六國之兵强於晉晉之所以南渡也藩鎮之兵强於唐唐之所以入汴也五代之兵近於賞所以劫秦而眷楚兩宋之兵近於怯所以跼天而蹐地包胥非兵不足以返國子胥非兵不足以復讐[illegible][illegible]非兵不足以報恩相如而無兵不敢以會澠池荆卿而無兵不敢以入秦廷無兵之勇士猶鬭虎而搏以手也無兵之義士猶救焚而齎以火也無兵之智士猶療饑而炊以水也仁而不佐之以兵則爲敗泓之宋襄信而不佐之以兵則爲垓亡之項羽禮而不佐之以兵則爲客死之楚懷石碏之於厚父子之兵也周公之於管蔡兄弟之兵也文姜之於魯桓夫婦之兵也嗚乎自古迄今有一不本於兵而謂兵之不足以盡時務乎孫子逆知天下後世之必不外乎兵兵之足以盡時務於是殫智竭慮而著十三篇後世迂儒諱言兵謂兵之無當於時務迄宋及明又專務帖括諱言十三篇及厭棄帖括而求十三篇而天下事已去矣由是

以觀卽謂孫子之書非兵書卽經書可也卽謂讀孫子之書非讀兵書卽讀經書亦可也然則又何疑於武經之亦以經名儀

讀申韓子

申韓至今二千餘年矣而書不磨滅豈特其文之雄乎亦以其功之不可泯也非產於韓鞅產於魏韓不能用非魏亦不能用鞅而皆驅之於秦秦雖不能用非而能用鞅用鞅猶之乎用非故用鞅而覇死非而亦覇是秦用申韓而一效也漢興襲秦故賤儒生尚機詐卒能誅秦滅項是漢用申韓而又一效也及文帝尚黃老稍變矣然說者謂申韓亦本於黃老迄景武而漢遂大治稱雄主焉是漢再用申韓而又一效也極乎宣帝懲霍氏之盛忍於盡滅而與民更始遂號中興是漢再用申韓而又一效也迄元成優柔哀平緩祚國遂移於新是不用申韓而遂不效也光武中興繼之以明章郁郁乎文教大興而申韓少絀矣乃論者又謂東漢之節義未必有加於西漢之事功迨先主起於草莽孔明佐以申韓遂能以蕞爾之益州抗曹魏而抑孫吳是蜀漢用申韓而又一效也迄六朝溺於佛老偏安江左坐視神州之陸沉者幾三百年是不用申韓而遂不效也李唐起於晉陽貞觀之治庶幾成康然關雎麟趾之

意茂如也玄宗委柄於邉臣釀成姑息逡巡乎肅代上陵下替以致女戎藩鎮横相接也是不用申韓而遂不效也宋承五代之後急急乎王道是求矣乃始困於遼繼困於金終困於元未得一日高枕而臥也是不用申韓而遂不效也迄乎明初大振法紀一不當族誅立至而明亦以典是明用申韓而一效也再傳而易之以王道四年而遂有金川之變是不用申韓而遂不效也九傳而至世廟肅且剗矣猶號中興是再用申韓而又一效也迄江陵枋政復揚世廟之餘威垂拱而委裘不亂是再用申韓而又一效也洎乎晩年偷息深宮釀成隱禍二傳而國遂以亡是不用申韓而遂不效也嗚乎申韓之屢用屢效旣如彼屢不用而遂屢不效又如此然則言治者安得不重申韓而輕王道哉雖然堯舜禹湯文武之時未聞[illegible]申韓而治後達過[illegible]漢以下又何也

讀離騷

楊子雲曰長卿賦不從人間來吾以爲郤從離騷來也長卿祖離騷而賦上林大人子雲又祖長卿而賦甘泉長楊要之於離騷工拙何如哉且離騷非徒工於文焉而已亦以百折千層皆有愛國忠君之致旁通曲喻盡兼門始六義之風故能超前絶後爭光於日月試質之班張左陸其有此風味否也昔人讀通鑑纔數葉即欠呻思睡吾恐讀子虛三都諸篇其欠呻思睡未必不更甚於讀通鑑而長卿之賦可知矣吾是以爲之轉語曰長卿賦還從人間來屈子騷郤不從人間來也

讀文選

子雲愛淮南愛長卿不愛子長譏子長貪奇不忍割豈滑稽日者刺客貨殖諸傳遂遜於上林封禪主術齊俗諸篇哉愚謂貪奇不忍割者乃淮南長卿非子長也謂子長奇於文則可謂子長貪於奇而溺於愛則不可子雲句句昉離騷離騷如漁父卜居諸篇皆以長句見奇者也豈在離騷則爲優而在子長則爲劣乎人謂公穀古以其句法短也然予觀長如子長惟恐其不能長耳愈長愈覺雋永愈長愈覺超邁即謂公穀以短勝龍門以長勝也亦無不可班固文頗短勁終未能有加於馬遷至子雲解嘲客難諸篇岌岌乎魏晉先驅矣而謂有加於馬遷吾不信也然則文之長短與文之遲速有辯乎曰有辯或長或短或速皆可以言才惟遲則不可以言才昔人言枚皐拙速相如工遲亦就枚皐相如而言耳若夫陳思王李太白盈飛卿困未嘗不速也亦何嘗不工乎故三都之十年自不如鸚鵡之一揮子虛之百日自不如豆萁之七步所謂遲可勉也速不可勉也可勉者學也非才也愚故曰有辯

讀八大家

史記之於左國國策漢書之於史記師其事而非師其文此數家者猶世家之有大宗也韓柳崛起於唐歐蘇崛起於宋或師其事或師其文有相師之意而無相師之迹此數家者猶世家之有小宗也詩有五宗文亦有五宗尚書一宗也左氏一宗也公穀一宗也國策莊子一宗也班馬一宗也韓柳歐蘇文之變宗也自有變宗而正宗少絀矣然變宗之中又惟三家爲最盛韓也歐也蘇也宗歐者謂之臺閣體宗蘇者謂之縱橫體臺閣所以對君也縱橫所以論事也論事如大蘇之御試長篇即兩京三都未之或

過而論者乃獨推家令江都至宋之考亭遂極力排擯以爲縱橫不合乎道夫道也豈外乎人情世法而別有所爲道哉元儒謂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吾以爲文至三蘇可謂穿江挾海萬派朝宗矣即謂蘇子集諸子之大成也誰曰不宜

讀陶淵明集

詩本於性情有性情便有詩矣康衢之詠解愠之篇九敘之歌五子之怨皆詩也自是而有三百篇有十九首有蘇李大都皆取發乎性情未嘗求工於字句以字句爲工者醞釀於曹魏濫觴於江左七子二謝均之乎不免求其趣然不染於俗者惟陶潛一人而已予嘗謂陶詩如黃虞之代茅茨土階茹毛飲血純乎天而不雜乎人又如漢季之三國蜀地雖褊小自是漢苗裔名位邪正故紫陽以正統屬焉此予之所以評陶也乃明儒何仲默則謂詩溺於陶何耶康節云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吾知其說蓋本諸此矣然而矯枉得毋太甚乎是以近日虞山力爲之辯即起仲默於九原吾固知必以虞山爲詩友矣

讀李杜集

杜聖李仙先儒已有定評何須饒舌然宗李者僅十之一二而軒杜者則十之八九此皆妄生枝節也中庸不云乎

自誠明謂之性靑蓮之謂也自明誠謂之教少陵之謂也如謂杜勝於李將謂人勝於天乎宗杜者以人勝宗李者以天勝人可學而天不可學此宗杜者之所以常多於宗李也宗杜者多而遂謂杜勝於李是亦門戶之私耳雖然李杜卓絕古今而王昌齡猶稱王維詩天子杜甫詩宰相豈王復勝於杜乎王未必勝杜杜未必勝李而頗軒輊乃爾亦猶郊寒島瘦元輕白俗其妙處要在各極其工固非予莫所能執中也然而天人之間則固未嘗無辯焉吾故不敢輕李而軒杜

讀詩歸

大風起兮雲飛揚自出於漢高口中由是剽竊諸家互矜以為宗匠更甚於義山之西崑遂令大地河山幾於活剝生吞鍾竟陵評簡文帝詩曰帝王詩文自魏武帝而後非惟作文士氣且有婦女氣矣愚則曰與其學步邯鄲而甘活剝生吞之誚何如自吐性真而路郊寒島瘦之譏乎非然也則疏筍丹藥脂粉紗帽諸本相盡無詩矣蓋非關理解固不以翻案為奇而妙在不傳亦非以矯枉為諱昔人嘗以雪上芭蕉即雜以魏季芙蓉識者且未嘗盡作英雄欺人語奈何橫相拼擯一至於乃爾大約始於北地熾於濟南極於竟陵至近日虞山遂斥竟陵為詩妖得毋後人

復哀後人乎予是以謬為解紛之論曰譬如兵家田單善於用少趙奢善於用多郭子儀善於用寬李光弼善於用嚴要在自成一家其優劣固不在於多寡寬嚴也然畢竟孰為得曰寧為鍾譚之木客吟嘯無為王李之優孟衣冠斯言也庶為實錄耳

讀難經

五經以經名難經亦以經名也何居看子曰其以經名也固宜何也經者常也在天為四時在人為人倫在胃氣為平脉然所謂平者非輕重適均之謂平乃權衡天道之謂平也如水旺於冬斯時火受剋矣乃葭管奮飛偏萌於一陽來復之時土旺於長夏斯時水受剋矣乃江潮海汎偏烈於雷龍鼓盪之時正所謂坎中火離中水環相附麗乃能生物否則死土頑砂陰無所附陽即欲化不可得矣是生長之權雖屬於春夏而所以生長之竅未嘗不借資於秋冬正不可謂春夏無剋秋冬無生也彼釋氏棄倫絕慾躭寂逃虛止知有剋不知有生道家收視返聽倒行逆施又止知有生不知有剋二者均非天道故祗成其為異端秦越人窺破天人之秘抉出造化之微一一火攻吾儒其言平也即虞書之言中乎愚因是而悟愚夫愚婦之知能非誣也人人可以為堯舜非誣也何者無是中則無是平

矣無是平則無是脉矣無是脉則人道絕而死矣人可以無中亦可以無脉乎愚因是而悟曾子之言忠子思之言誠周子之言靜程子之言敬與秦越人之言平一為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功臣一為軒轅岐伯伊摯雷公鬼臾區之功臣其揆一也雖然不通天地人不可以言儒不通天地人不可以言醫醫與儒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即謂秦越人為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功臣也亦宜

讀俞嘉言秋燥論

六經缺樂經或謂其未嘗缺也六官缺冬官或謂其未嘗缺也謂未嘗缺者以其有樂記考工耳若靈素闡天人之

與明六氣之微則固未嘗缺也未嘗缺而其失更甚於缺何也彼樂記考工雖不足以槩一經續五官而其大者固可引申於若存若沒之間惟內經明明秋傷於燥而誤作秋傷於濕後人又不肯安於固陋巧爲支詮曲解附會成眞遂使無心之闕典釀成有心之實禍自內黃以至於今以盲引盲相驅於陷阱罟擭之鄉而莫之或出可勝慨哉俞嘉言先生學到識到膽到一旦毅然正其失曰傷於燥而非傷於濕也清磬一聲萬籟俱寂卓哉神悟何處得來毋乃從菉䕷中咀嚼三十年一朝打破逸出疾驅函谷關著道德經五千言手段耶至用藥則地水火風具入洪鑪

飛潛動埴悉供驅使反揮古人落我注脚而運用之妙直如五花八陣面面皆兵似此補天浴日之手覺由庚華黍之有聲無詞而不敢補先儒尚遜一籌矣

陸緯臺先生東山詩敘

自八股取士以來而風雅之道亡矣八股文也風雅詩也於是咸謂詩亡而文存予獨謂文則亡矣而詩猶存何也童子髮未燥父師卽督之誦章句解訓詁循循焉未敢失尺寸唯恐踰繩越墨有妨於進取之階故有明三百年如謝茂秦徐文長陳仲醇王百穀之流皆必割絕制義始克以詩名擅天下其他豪傑之士勳業卽爛焉求如賈董舍帖嗶而遂脫穎以出者百不一二也詩則發於情觸於境父不能強之子師不能強之弟卽愚夫下士各得自發其天而無狥人之病故古者觀風問俗貞淫奢儉悉聽其自發於天未嘗預有所禁使之必出乎此而後備太史之採蓋狥於人者自不如發於天者之爲眞也吾是以謂之文亡而詩存惟文亡而詩存予是以舍文而取詩非取詩也取其眞也雖然予於緯臺之詩又不無感焉緯臺文人也而詩人也當其舉秋闈試春官予兩人並轡長途連牀京邸時猶未脫制義緯臺顧合制義而言詩予時未知制義安知詩未敢與之論詩也已而客四方宦南北歷十年各

還故里而緯臺遂刻其奚囊名之曰伊蔚堂集予時雖習詩猶未知緯臺之詩之工也又踰年緯臺宦東山予復出而客四方時予正習詩急欲就正於緯臺遂策蹇而謁緯臺於冠署時緯臺方窘簿書日事小灘理漕牘未遑發枕中之秘予遂倦而南遊當是時舞陽未至易水無波以爲離別偶然耳豈意東洛之期無日西州之恨已傳嗟乎予卽自謂知詩又安能起緯臺於九原而問工拙哉然而緯臺亡而詩存緯臺固未亡也蓋徒存其人而未必詩卽詩而未必傳不如亡其人而存其詩詩傳而人亦傳之爲愈也吾是以不傷緯臺之亡而轉幸緯臺之有以傳也雖然

緯臺之傳傳以詩又傳以遇也古如屈宋之悲蘇李之别李杜之交皆激於遇而後能自發其天故曰窮而後工使緯臺司李臨江之際即循例擢臺垣不窮於遇也則其恬淡冲融根柢於天者未必不陰消於濃郁晏安之會又或宦東山而即得直行其志遇不終窮也則其悲歌慷慨醞釀於天者又未必不潛耗於超乘速化之私惟其坎坷蹭蹬愈出愈奇欲哭不能欲歌不得而後出其胸中所有磨盪於煙霞丘壑瑰異風雨之間有時而慘色如靈均有時而折腰如靖節有時而弔古如長沙有時而長嘯如蘇門有時而慟哭如步兵有時而恢諧如曼倩屈其强項支離

之骨投之骯髒憔悴之鄉弛韜解縛孤往獨來而後緯臺之天乃全而後緯臺之詩乃工嗚乎吾於是而知緯臺之傳傳以詩又傳以拙也非拙於詩拙於宦也惟拙於宦而後窮於遇窮於遇而後工於詩工於詩而後緯臺足以傳然則緯臺之拙於宦而卒以橫死又豈爲不幸哉雖然使緯臺不即以橫死至今存也尚未中壽安知不益發其磊落之天出與吾黨爭奇瀦牛耳以問中原勢且衣被詞壇牢籠宇宙吾固知其無多遜矣乃靳之而不予吾鄉以緣使余落魄老同年拖沓潦倒時時過公之堂瞻公之像播弄公之牙籤又十餘年公仲子鑄始出公之手澤嗚嗚乞

敘予乃知公之宦東山又有所謂東山詩者而讀之敘之昔白樂天敘京兆元居敬集悽惻之餘恍疑居敬在旁不知其誰死誰生嗚乎予何不幸而適類是乎又竊念予之工於詩雖不如緯臺而予之窮於遇拙於宦則固無異於緯臺緯臺亡而詩存緯臺固未亡也予即存而詩未必不亡雖生亦奚以爲雖窮亦奚以爲且後世誰相知敘吾詩而即知吾之窮於遇拙於宦如吾之敘緯臺詩也則又不禁潸潸然流數行下矣　悲夫

朱荷菴先生存稿敘

夫學以明道也虞夏商周之盛有六藝未有四子而道明

周衰聖學淆於異說四子出而砥瀾其間懼道之晦也由是訓詁之學興焉兩漢而下授受各有專門有辯難無曲狥所以經術之士於漢爲盛魏晉以降經術流爲清談訓詁變爲詞章有宋諸子懼無以爲救於是臨川柄政遂創爲帖括一途以洗詩賦詞章之弊當其盛也引繩切理猶庶幾漢之明經墨義及其衰也摶聲逐影務以詭誕相矜逡巡以極於明季其弊更甚於詞章於是論者遂以帖括爲今之文而不可入於古夫古文自尚書而外莫高於公穀左氏然皆以解經者也帖括代聖賢立說猶之公穀左氏之解經而時人目之曰時文彼公穀左氏又何以古耶

予謂文期有當於道而已而何今古之足云蓋今古時也
非所以論文也不然荀揚班馬文非不古何以卒不得與
濂洛關閩並分兩廡之坐耶則知糟粕不可以為精醇筌
蹄不可以為魚兎也有固然已朱子倚菴之先督大父古
愚公自少有志於道長而執贄陽明親受良知之秘歸而
教諸家一傳而至教授永豐公再傳而至爾行南池公各
能以尊聞行知後先輝映三傳而至倚菴尤能以好學深
思力追古作者之林乍未之際稿出而海內爭傳幾於洛
陽紙貴迄今三十餘年猶能鼓其餘勇破匣而飛其意將
借鏡於先民儀型乎後進固非炫是以博名高也然愚於

是而轉不能無惑焉知以帖括為解經之文足以衛道也
則自創帖括以至於今曾未聞以其嫺於是而遂列俎豆
之班如以帖括迥異乎詞章足以起弊而扶衰則當如昌
黎之於八代卒又未嘗並駕漢唐而列古文之選乃世之
沾沾焉父以之教其子師以之教其弟不因其有所蘄而
或少倦焉得毋舍是無以餌富貴弋功名故不得不致力
於此要非志之所好也然使餌富貴者即足以致功名則
功名固求道者之所不諱又何必荀楊班馬之古文周程
張朱之理學而後為快哉惟其剽竊以餌富貴者實繁有
徒至發憤有所建樹而無不負科名則寥寥不多見甚或揭

腹自矜即不幸而不遇而或藉其父兄子弟之虛聲唱和
相倚亦足以傲齊民而奴市井是又未嘗無一獲也然則
世之貿貿焉如賈人之趨壟斷生而習死而安竟不知帖
括之為何而設也亦烏足怪哉吾是以讀倚菴之文而又
為倚菴惜也倚菴之於文也以今觀之可不為精乎然使
精於業而即厚於遇厚於遇而即如世之剽竊以餌富貴
者之所為則其所謂精也亦徒焉爾矣吾固知倚菴之精
於業將以是而發舒其功名不欲下同於世之剽竊者之
所為而無如世之欲以功名自見者又不能外帖括而別
有超乘脫囊之秘遂不得不精於業以姑同於世之所為

此固倚菴三十年前之初心不圖至於今而兩者竟無一
得也吾是以為倚菴惜也雖然倚菴不自云乎要其三十
年前雞鳴風雨晨牕丙夜篝火茹荼鏤心鉥骨者之所為
而亦何忍湮沒其自敘如此則知倚菴之於是役也蓋有
觸於今昔盛衰之感而非徒於文焉耳矣嗚乎士人抱大志
而欲建經天緯地之勳未及發舒而或徘徊於悽風懍雨
頹垣破戶之中翻欲張而復歛翮欲蹲而忽奮當此之時
遇奇則奇遇怪則怪即威如秦皇勇如賁育亦將跳首相
盼不能禁其胸中所必吐又何暇計其孰得孰失如世之
沾沾云爾耶吾固知倚菴自三十年前以至於今蓋已兼

綜理學古文諸大家而姑托足於時文固不同於世之剽竊者沾沾焉必以一遇為得而吾徒以世之所遇而得者轉疑𤨏菴之自得是不知道并不知文矣又烏足以知𤨏菴而序𤨏菴之文哉

觀河篇敘

先儒有言天包地水包天水之用大矣哉然善用之則利不善用之則害吾靖環邑皆江也向疏七十二港以資灌溉一時蒙其利葢經之而未緯也迨葉陳兩侯相繼而為緯之之法環城則有濠而舟楫可通濵江則有閘而旱潦兼濟名之曰團河取廻旋之義也於是經緯並用而水之

利益廣矣亡何滄桑改易北道壅瘀吾靖失其利泰皐遂攡其害渠乃日求假道於靖而靖之人堅勿許久之願以價為售邑侯鄭公乃屬諸士民諭之曰吾向也疑之今得之矣譬已有良田惰勿耕而又禁人之耕是何異棄五穀於溝渠而坐視饑人之乞也於是遂徇其請而為兩利之舉先後凡五河各因其舊址深廣焉其尾則彙歸於團河而直達於江者則有二時在丁未之春月也功成邑之人相與頌侯之功謂君子不可以無言遂作觀河詩以獻已而爽然自失曰吾過矣吾過矣或者怪而問之君子曰子亦知前之人所以勿許之意乎吾靖環邑皆江也屢用之

而屢收其利者葢吾靖之獨為政也今既連泰皐而同其休戚吾靖不得獨為政矣主客既分高卑又判倘一旦霪雨為災彼以建瓴之勢直注吾靖江海復鼓其怒濤倒灌吾靖斯時也靖不為沼乎此其為患一也江濤洶嘯迭為犄角急則崩潰緩則壅瘀先達有懼心焉故設有斗門以司啟閉既免崩潰壅瘀之患又得畜其支流以防水火盜賊之不虞誠完策也今頹然故址久已付之飄風蔓草無津可問倘復益之以上流之奔放瘠土輕揚勢必殘稼穡而毀丘壠漂橋梁而迷津道無論國賦没於波臣白骨聚為京觀而斷梁無渡半醉迷歸斯時又誰為鄭子産又誰

為西門豹此其為患二也溝渠之通於江海猶腸胃之通於尾閭未便出納過於多岐今入江之口既倍於曩時是尾閭而二三之矣志有之水勢聚則地脉固而發靈長曩時未多其口尚憂地脉之勿聚今復四通八達無論地脉勿固無以發其靈長萬一海波生變遠而蜀竇百濟近而閩越膠萊揚帆鼓楫直抵我支河貫穿我內地譬如人之一身自頂至踵無一絲一縷之遮蔽裸體以當矢鋒之攢集也危乎不危乎此其為患三也為患有三而邑之人欣然無復齟齬豈今人之智慮遠勝於昔之人乎亦利其售山之價足以救燃眉勿暇計久遠耳夫不施小惠不足以

致吞舟之魚不勞五丁不足以開蜀山之道巧拙之相懸豈人情哉予是以爽然自失也然則是役也有害無利乎曰豈遂無利但必先防其害而後可以言利耳一在高界河之南岸以防其外溢每歲霪雨爲災吾靖獨踞於泰壤雖云高卑殊勢亦由會歸之處無岡阜以爲捍蔽耳夫雄猛如黃河尚可藉補苴以保安瀾豈安流如內地顧反聽其奔放誠於界河之南畧倣黃河治法東西數十里皆連築土阜如岡陵而又歲歲幫增萬一河伯爲殃勢必紆迴受制不得恣其衝突而又因民力以爲寋非有所費也或者其稍有濟乎此其宜防一也一在高河傍之兩岸以防其內溢河流自北而南倘由河之故道然使河身之側勿稜峻其隄防勢且左衝右突安知內溢之患不更甚於外溢哉見在河身之土堆積河干者皆零星如培塿倘稍施人力移多補少那寬塞虛使連亙勻稱如長蛇復於村落灌溉之處各建斗門以時蓄洩萬一霪雨連綿河水反高於內地即於兩河之側連絡用桔槔一如治田之法各施人力出積水於外以層次遞入於江而綢繆不更備乎此其宜防二也一在多開支河便儲蓄以資灌溉按禹貢揚州之域厥土塗泥厥田下下三吳即古揚州地利未必遠過吾靖迄以隸吳之故其賦遂倍蓰於泰皋豈泰皋地利

果遠遜於三吳哉亦由疏於人力未獲收溝渠之利耳使畧倣江南於腹裏昂阜之處或浦或塘悉因地勢先人力以候天施儲蓄既多其途奔衝自殺其勢至於界河爲衆水會歸之地尤宜力加深廣勿令壅淤即旱魃尚可以志其虐而況霪雨其不至於太横又可知矣此其宜防三也宜防有三一屬於泰一屬於靖至於泰與靖兼屬者則又一焉夫向也獨屬於靖尚憂愚民難與慮始今既兼屬如此此令彼皐靖即治而泰不治皐不治猶之乎勿治而況并靖之未必即治乎予是以爽然自失也雖然有治人無治法昔環靖皆江未利也善用七十二港而吾靖利經而不緯未利也善用團河而吾靖又利滄桑改易利失矣害且波及隣及善用恤隣之道而吾靖又利倘後之人一遵前人之意而調劑變通連吳越爲同舟合官民爲一體水之利害固循環於天地之間安在不足以久收其利而煩杞人之慮哉第恐爲葉侯陳侯者既不啻夏瑚商璉而願爲鄭侯者又或昧其用意之所存悠悠然途之人途之人而靖民之昏墊不滋戚乎予是以既作觀河詩以誌喜復補作觀河序以誌懼庶幾後之君子慨然覩狂瀾而思砥柱不致前人有作法於凉之憾即河漢予言予且禱祀而求矣

龍池山記

常屬五邑名勝推陽羨而龍池爲最云已酉春省子訪友過長林長林至龍池迺且便因適有虎患乃拉居停茅子暨隣人徐子五六人荷斧鋤披荆棘猿臂相引迤邐歷麓距麓里許皆亂松鬅柏蓊鬱輒於道私詫劫燹而後何從得此且驚且慰已而崎嶇奥窔間若隱若見有禪刹焉俄一老僧延入欵曲數語即堅爲投轄狀曰觀止矣省子眩然不自持曰豈其然乃鼓勇先登從行者尾其後上下約五里而遥中通一徑徑側皆荒林茂草求所謂人迹之往來者絶少爲意老僧所謂觀止者殆爲此耶省子益眩然

不自持曰豈其然復鼓勇縱登冉冉然不啻憑虛御風而遂忘其所至也嗟乎其果觀止也耶其猶未觀止也耶以爲未也則環峰攢立如鳥舒翼中有洞天跡非人到前此未有也而胡爲至於斯耶以爲未也則東望太湖西繞銅峯頭顛獻媚不啻瀑布之横懸於帶虹霓之下飲於河也前此未有也而胡爲至於斯耶以爲未也則茗嶺斜飛如鷗鶩隨霞於天際二氿中分如鷸蚌吞吐於瑶池前此未有也而胡爲至於斯耶居停茅子乃揖而前曰嘻其猶未也山名龍池龍池尚未觀烏乎止於是從而跡之巔而稍降者曰上龍池掃於峯之腰者曰中龍池大約水色淺深

石紋蔥鬱各極化工未易優劣俄而夕陽返照虎嘯風生不暇再詢下龍池老僧亦不告以處嗟乎其果觀止也耶其猶未觀止也耶同行徐子復揖而前曰嘻其猶未也吾邑誌十景者名曰龍池曉雲曉雲尚未觀烏乎止於是向老僧而詰下榻之處老僧曰觀止矣嗟乎其果觀止也耶其猶未觀止也耶以爲止也則徐子之言妄矣而誌邑乘者亦妄矣以爲未也則老僧之言妄矣偕老僧而居乎山之巔者亦妄矣然則徐子妄耶老僧妄耶曰觀山下老僧之言觀止而觀不止也則知山上老僧之言觀止者妄矣觀向之不信山下老僧之言觀止而觀果不止也則知徐

子之言觀未止者非妄矣雖然謂曉雲亦旣觀而觀遂止耶人徒知以我觀物而不知以物觀我又徒知以物觀我而不知以物觀物以我觀物局於我而不知我即物也以物觀我局於物而不知物即我也老子之猶龍也莊生之化蝶也列子之御風也江令之筆生花也子雲之吐白鳳也曾點之瑟希而化人之酒醒也皆物也皆觀也物觀我耶我觀物耶相易而觀即謂兩僧之觀同於徐子之觀徐子之觀同於省子之觀也可即謂龍池之已觀同於曉雲之未觀曉雲之未觀同於龍池之已觀也亦可必如是而後謂之物觀物必如是物觀物而後謂之大觀必如是大

觀而後可以言觀可以言止然則今日之觀止耶未耶言觀者妄耶否耶而諸子之於觀又果大耶否耶願諸子有以告我我不能知也從遊諸子無以應相與後拱而前曰先生可謂善於言觀矣請爲我書之以當先生贈

鵝鼻山記

岳峙川流曠焉與物相遭呈於目而爲色入於耳而爲聲往往能引人於俱遠予不知其何心猶曰呈於目入於耳若夫窮崖絕谷色未嘗呈於目聲未嘗入於耳有或溺焉躑躅徬徨以庶幾一遇之爲快至於几席河山俯仰相觸其爲色未嘗不呈於目其爲聲未嘗不入於耳顧反視爲

既脫求如揮鞭過客之視逆旅也遂不可得嗟夫是果人之囿於物抑物之囿於人也吾靖澤國也榛莽四塞如竄處煙霧中木落風清毋借江上諸峯支朶頤而消爽氣斜予有羨心焉一旦放舟中流直抵鵝鼻之巔仰而呼俯而叫洋洋灑灑幾欲遺世而獨立嗟夫是果人之囿於物抑物之囿於人也昔子瞻才情甲天下猶以不識廬山真面目爲恨夫廬山之真面目固未易識然而子瞻之不識正深於識者也夫惟以不識爲識而後真面目乃見嗚乎豈惟廬山哉凡一丘一壑莫不各有真面目或勝於才而未肯降心以相就或奪於遇而未遑抑氣以相從遂令剩水殘山埋沒於千古是固謫仙之所短氣腐史之所酸鼻者也又何疑於茲山之不遇哉然使茲山而或巨其形峻其貌干姿百媚頡頏於泰華巫峩則予之是役將毋同於習情習好者之私而亦徒焉爾矣乃茲山戔戔爾又何爲躑躅徬徨更愈於窮崖絕谷之能引人於遠也曰請觀於河河自崑崙發源蜿蜒萬里而後入海其爲患也僅見於關歸以下不見於虎牢以上則恃有龍門砥柱爲之捍蔽也江自岷山發源彙摯流蜿蜒數千里而後入海其自夔巫以下金焦以上迄無患也猶曰地處上遊若夫將達於海而猶未能遽達於海其地爲碁江碁江者江之尾海之口

也江欲出而海欲入橫相枝梧極其湍激翻飛未必遂遜於黃河乃熙熙然男安於耕女安於織竟忘其爲出作入息之民嗚乎伊誰之力哉亦恃有捍蔽之鵝鼻耳是鵝鼻雖微其功且不亞於龍門砥柱矣而可以戔戔藐之乎卽使戔戔之鵝鼻而或巨其形峻其貌如泰華巫峩其能引人於遠也亦不過極其聲色之妍以爲遊覽之樂已耳安能使君山以東虞山以南凡爲波臣澤國者盡變而爲膏腴沃壤填精衛而搆赤烏以補神禹女媧之未備耶吾靖且望洋退舍又安得招招舟子朝發夕返聯吳越爲脣齒跨鴻溝爲衣袂耶予因是而悟造物鍾靈雖不擇境而施

要皆以濟世利物爲貴不僅以誇耳闘目爲奇類如此鵝鼻矣然則向之登金焦登釆渚以爲天下之觀無復有加焉得毋狃於習情習好者之私猶之乏天河而未渡支機人天台而未食胡麻雖甘苦之同牢終仙凡之異趣皆不可以云遊遊當於今日始且以賀兹山之不終於不遇也是爲記

三愚記

肴三子戊申秋客金陵金陵固豪侈然亦稍稍頹替矣某翁獨肎搆離奇以爲烏衣再覩然仍覘爲曬脫勿居也因而鬻人客予生羡心焉願期年售以五百金而翁堅勿許

曰吾將旦夕至徒汚吾室耳亡何一要津謬以相知援入久之復進其私人并闘輿盡居之呼朋引類使酒罵坐無虛日時肴子拓落無所逞亦乞憐闗人假半厦厠居其間僅偏一牕竟未謀面後肴子先去不知渠所終肴子讀柳子愚溪詩而嘆曰悲夫天下之不如愚溪者多矣而愚溪獨以愚名可爲不遇然勝愚溪者不傳而愚溪獨傳愚溪又未爲不遇然則是溪也豈因柳子而遂愚哉而柳子亦豈眞愚者哉夫眞愚者非愚於耳目言動乃愚於心者也愚於心則耳欲窮天下之聽而求其所爲聰者無有也目欲窮天下之視而求其所爲明者無有也言欲起天下之

驚動欲獵天下之名而求其所爲忠與敬者無有也此之謂眞愚悲夫向使翁不吝其所居而以所償之五百金周貧乏惠鄉黨化無用爲有用非特仁也而知孰多焉乃曰吾將旦夕至徒汚吾室也上之不能如郭子儀之窮奢極欲以消奸人之忌下之不能如公孫弘之脫粟布被以結雄主之知而顧斤斤焉如商賈之藏金於櫃一旦大盜至劫而取之非特不能守且因以長天下之奸夫天下無益處之勢弱者旣不可以義取强者遂不得不以勢邀彼郎自以爲知吾固知其中之憒憒亦已甚矣然而居非其有者亦豈得遂爲知耶夫人情非不奢於用人儉於用已乃

聖人必嚴其辯入於此則爲君子出於彼則爲小人誠以所爭在幾微斷非可以姑嘗而倖獲故光武惟忍於滹沱之麥飯而後能誅王郎破赤眉范文正惟忍於泰山之韲虀而後能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今旣居非其有而又轉售以博人之歡其心已居然自外於君子矣使若人而當大任則其拜爵於公朝謝恩於私室又安所忌憚而勿爲耶夫知也者所以渾物我去驕吝稱量平施而無此得彼失之患也漢時言利之臣如桑弘羊卜式孔廑剖及秋毫非不可以言知乃後世轉笑以爲愚以其利於上不利於下故遂爲君子所擯彼但利於上不利於下且不得謂

之知而謂利於已不利於人者轉得謂之知耶至於入其室不聞其聲披其帷始見其人卽向之乞憐於閽人之肴子也知乎愚乎曰使肴子而果知也非愚也則非特入其室不聞其聲卽披其帷并亦不見其人矣昔管寧與華歆爲友歡相得長乃齟齬遂去之遼東終身不諜面天壤大矣安往而不得貧賤哉且士之進退去就非可以中立而兩持也故古之君子卽不得志而逃焉下或隱於市而以屠釣爲生涯上或隱於朝而以萬乘爲僚友中或隱於敎授而以筆硯爲良田要其中必超然有以自信而非同流合汚者可得而放擊也今肴子於數者旣無一以自處而

咄咄書空之態時復見於顏面欲爲椎魯而不能銳欲爲豪爽而不能達徒抱牛驥同櫪之悲又無擇木高飛之智循之入山者曰我不爲樵入水者曰我不爲漁其誰信之故不得不附驥於二君之後并稱之曰三愚是爲記

半農齋記

肴三子閒居無事潔其茅舍半間搆古書數種置架上與發或攜之吟咏於麥道河干卽寒暑交侵勿計也竊念居雖陋而肴子得藉古人以陶性情遣歲月其荷賜多矣敢不錫之以名於是名其齋曰半農或者怪而問之謂肴子方幸脫乎農其齋中又皆斷簡殘編於農無與也何取於農而名之肴三子笑應曰子不知子亦不知農乎夫農人竭其終歲胼胝之勞以資仰事俯育自以爲無患矣而或巧詐叢生各挾其强暴恣雎横相吞噬以致喪其生者比比也於是農之中特拔其尤者使之司牧於上馴其强暴恣雎之性相養而不至於相戕俗人徒知農之爲農而不知非農者之亦農以爲宮室之尊衣冠之偉侍衛之嚴享天下之至樂抑知其焦愁深念其勞更甚於終歲胼胝之農人乎惟其焦愁深念更甚於終歲胼胝之農人於是隆其稱曰君子曰大人使幸脫於農而卽得逞其恣雎狠戾以尸位於農人之上是君子大人之名皆可以恣雎狠戾

而得而先聖先賢之憂勤惕厲以終其身者皆爲多事矣夫農人所以自養而養於農人者又必憂勤惕厲以曲盡其養之之方然後相養而不至於相戕吾因是而知堯舜禹湯文武稷契伊周孔顏思孟皆農人也二典三謨四始六義伏卦文爻姬禮麟經皆農具也設官分職通功易事講法讀律稱詩說禮皆農事也然則農之爲農與非農者之亦農亦烏有别乎予少習農亦農焉已爾後釋胼胝而事詩書乃知無之非農也始出而圖爲天下之農又厄於遭逢不得終爲天下之農復退而圖爲胼胝之農又衰於筋力不得終爲胼胝之農乃釋胼胝而復事詩書嗟乎昔

釋胼胝而事詩書將圖爲天下之農而今已矣昔未事詩
書先事胼胝力足以勝胼胝之勞而今已矣然則予之憂
勤惕厲又將何所寄以終其身耶夫士之憂勤惕厲固非
徒事詩書者之所敢竊也猶幸昔日曾爲胼胝之農又曾
爲天下之農乃敢以農自擬然終懼農人之不我予於是
姑名其半嗚乎予方愧不得爲全農予乃以幸脫於農爲
予快是不知予并不知農矣於齋何病焉怪者語塞而去

書高士傳後

謝靈運欲入蓮社遠公嫌其心雜不許善矣哉遠公之言
雜也非惟文人不可雜凡出世入世聖賢英雄無一而可

雜也伯夷而雜則不得爲伯夷矣太公而雜則不得爲太
公矣伊周而雜則不得爲伊周矣管晏而雜則不得爲管
晏矣申韓而雜則不得爲申韓矣壽亭侯而雜則不得忠
於漢室矣呂純陽而雜則不得純於修煉矣長沮桀溺而
雜則不得果於耦耕矣李白蘇軾而雜則不得妙於詩文
矣非特此也養由基而雜則不得精於射矣奕秋而雜則
不得精於奕矣伯樂而雜則不得精於馬矣泓之戰以霸
而雜於王此宋襄之所以敗也新亭之役以篡而雜於名
此元子之所以無成也他如子貢之賢而不免雜於貨殖
范蠡之智而不免雜於商賈至於建安七子雜於侯潘岳
石崇雜於貪馬融劉歆雜於諂則又愈雜愈下無足道矣
甚哉雜之爲患酷也被遠公一言道破遠公眞奇士哉

書續高士傳後

夫人隱而必於山即不於山而亦以山名見山之宜於隱
也又士之出而仕也即不於山而亦以山名曰出山見山
之宜於士也又古之取士也曰鄉舉曰里選見士之宜於
鄉也士之宜於鄉宜於山猶農夫之宜於野漁人之宜於
水商賈之宜於市其義一也後世商賈居於市士亦居於
市出而仕者居於市退而隱者亦供於市夫商賈市利也
而并市名仕或市名也而并市利至於隱則兩無市矣曰

吾將隱於卜隱於醫隱於星隱於相以庶幾古昔市隱之
流故隱於市乃所挾則又於數者無一也嗚乎得毋負於
隱耶得毋窮於隱耶

麥藁歌題跋 并序

江陰龔女嫁劉郎劉死無棺龔聚麥藁焚劉屍因自焚
以殉一時謂之劉烈婦涉子定峯追而歌之吳子野翁
從而和之蓋托以寫霞舟先生也霞舟先生姓吳諱鍾
巒甲戌進士明末蕃死舟山之難云
君子曰予嘗疑太史公之傳二布也似失倫焉及覽賈太
傅之弔屈大夫情見乎詞乃知合傳之神固非淺識寡聞

者所能窺也又不禁爽然自失矣今野翁有感於霞舟先生而爲之和麥蘗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古今人之不甚相遠固如是哉雖然劉烈婦距今二百年所矣使涉子之先竟無以知烈婦者涉子又胡從而歌之野翁又胡從而和之野翁蓋有懼心焉懼其無以闡於先遂無以揚於後於是亟亟乎和之跋之爲之發其端於若存若沒之間庶幾自世而下知有霞舟先生者亦如涉子之於劉烈婦也是則野翁之志也夫雖然天壤大矣荒烟蔓草而邈乎不得遇涉子又不得遇野翁者曷可勝道哉又曷可勝道哉

盧生割股贊

世有以割股爲孝者於義無所本嘗按左傳晉文公出亡餒於曹介子推割股以進又按拾遺本草云人肉療羸瘵然則世有以割股爲孝者其殆本於此乎乃卒不在旌表之列何也或者曰割股者之親未必病餒病羸而徒博名高旌之適以長僞也或者曰非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禁之不敢毀傷乃所以敎孝也君子曰是皆泥於經未達於權也亦知旌表之所由禁乎其禁始於明之成祖當是時金川之變人臣願爲夷齊者幾半天下上以爲死者人之所不甚惜何況割股使見後世之貪生苟免忍於死其親者比比也卽殺其子如江伯兒者亦未必不在旌表之列而況割股蓋割股之不得遂爲孝者經也而姑予之以名者權也蓋取其氣非取其行也嗟乎天下之能爲中行者幾人哉惟其不能遂爲中行故不得不取其有志於中行然卽使有志於中行而或憊於氣不能自奮勢且見蜂蠆而色戰聞鼓鼙而心悸又安能自割其所愛以庶幾親之一愈乎夫忠孝本於天性非甚不肖未有不愛其名也然始或愛其名久之而或因循畏縮又久之而或潰裂遂并不愛其名皆氣之爲患也秦皇漢武威足以吞六國鞭八荒可不爲雄焉及博浪一椎而沙丘遂崩建章一擊而巫蠱遂作則衰於氣之慮也他如唐太宗以六騎而邀渭水之盟郭子儀以單騎而解涇陽之困至於蘇武犄牂於北海顏眞卿慷慨於蔡州文天祥從容於燕市此豈他有所恃哉恃夫氣耳孔子思狂狷取其氣也腐史傳游俠亦取其氣也東漢國雖亂而氣不撓故有節義之名南宋學雖純而氣不振故無北伐之志氣盛卽以專諸聶政之不善用而能成功氣衰卽以韓信彭越之有大功於漢而亦不免受誅嗟乎今世求閔損曾參之孝絕少矣有能奮不顧身如盧生之忍於自割亦可謂善用其氣矣卽由此而進於忠臣孝子豈難哉倘復束以繩墨之論謂不當予之以名則中材以下無所勸勢必勇於自棄舉世而悉爲胡廣

之中庸味道之摸稜矣又何以資國家之緩急而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耶愚故曰是皆泥於經未達於權也苟達於權即旌而表之未爲不可矣

移巢問答篇

距宿州西四十里許市傍有禿樹數株羣鵲巢於其上者聯絡如貫珠內有一巢功將竣主鵲忽失所之羣鵲艷其室繚繞於旁曲盡窺伺狀然莫敢先發也俄　鶻從空突入啣其一枝而去羣鵲和之亡何一巢俱盡肴子顧客而嘆曰甚哉鳥之無良也鳥雖微物然既擇樹而棲卜枝而構則此疆彼界之殊固未嘗不判然於素乃轉眼而即毀其功烹其室不啻朝同舟暮敵國也其無良也不亦甚乎客曰不然廢者興者之所資也天下無不廢之物廢而無資於興則無貴乎物矣兵法所謂轉敗爲功道家所謂因禍爲福者皆此義也子不咎守者之不善而徒咎烹者之無良是不達於廢興之義矣於鳥乎何尤肴子曰子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天之於物也蟄者巢於山潛者巢於水飛者巢於木走者巢於土惟其無相奪倫也故曰天地位萬物育苟不問所從來而唯强者可以逞得弱者不妨以勞失也勢必居者不必爲爲者不必居然則爭奪之患何時而已哉客曰噫子何見之晚也天下至大也堯一旦捧

而授之舜舜一旦捧而授之禹未聞與者有驕色受者有德色夏商有天下各數百年桀紂一不仁湯武起而攫之如探囊未聞當時以爲非後世以爲異豈區區一巢之微轉得驕其所有以重於天下哉肴子曰天下固重矣然其授受之際則又巍巍無與也唯其巍巍無與故舜以匹夫而居天位不爲倨堯以天子而友匹夫不爲矯至桀紂殘仁賊義湯武遂不得不變而爲征誅要其無貪心則固無異於舜無異於禹此天與人歸所以後先一揆也子奈何不原其隱徒徇其跡耶客曰否否不觀漢高乎一入咸陽則樂秦之宮室府庫矣一入彭城則樂楚之寶貨婦女矣罪已甚於征誅德復漸於湯武而唐宋可知矣顧謂其無貪心不亦誣乎肴子曰其貪心有無雖不可知然而功足多焉當秦漢之季使不生沛公秦王而生舜禹安知舜禹之窮於揖讓反不如漢唐之足爲湯武乎惟其所重又在於功而不盡在於德故禹湯文武稱聖人漢高唐宗稱英主此古今之判也子乃舍功而專論德亦甚闇於時矣客曰否否陳勝吳廣功何在而以爲除殘之義舉漢遇暴秦而興唐遭淫隋而王時也非功也子奈何徒以成敗論人耶肴子曰子又未達乎天道矣淮陰侯不云乎陛下乃天授非人力也非特

漢高帥英布之黔面而王班生之萬里而侯馬周之熏行
而相斐度之龍鍾而將他如陵母知與嬰母知廢王兢知
兄王祥知弟莫不有天道焉子奈何徒知其一遂忘其二
耶客曰否否張子房貌類婦人而終致封侯韓淮陰貴不
可言而卒遭族滅藍面如盧杞而德宗任以股肱寧馨如
王衍而排牆厄於石勒郭璞善卜而卒罹王敦之難京房
善易而終罔石顯之讒天之不可恃如此子奈何廢人而
徒恃天耶肴子曰吾非廢人也正以人之不能自盡而又
廢天也如果能自盡乎人則蕭曹未嘗不顯於漢房杜未
嘗不顯於唐趙佗事漢而卒膺故土之封竇融歸漢而卒

荷椒房之祚諸葛亮造蜀而庸主不疑郭子儀造唐而身
名令終安在乎人至而天不至耶客曰否否子胥有覇吳
之烈而垂老猶賜鐲鏤霍光有安漢之功而子孫卒被滅
除張儀之惡浮於蘇秦儀以令終而秦以橫死蔡澤之才
劣於范雎雎以法誅而澤以幸免又安在乎人至而天亦
至耶肴子曰子所言者遇也吾所重者名也惟所重在名
不在遇故齊景之千駟不如首陽之餓夫連騎之子貢不
如陋巷之顏回敗山桑而始知處士之為虛聲畏四知而
益信關西之為孔子陶潛臥北牕而以羲皇自傲王戎列
七賢而以鑽李自汚其賢不肖相去為何如而可以彼而

易此乎客曰否否匡章孟子所與也通國皆以為不孝陳
仲子通國所與也孟子獨以為不廉張湯杜周幸有其後
而遂沒酷吏之名虞荔虞寄克昌厥嗣而遂得佳美之傳
然則名也實也亦烏足憑乎是以伊人漁父輩卒逃於山
巔水涯不復以姓名示人而子猶鹿鹿焉隨俗雌黃亦惑
矣肴子曰子又徒知其一遂忘其二矣使名實果不足憑
也彼張湯杜周何以至今知為酷吏乎虞荔虞寄何以至
今知為穢史乎春秋名教之書也善者褒而惡者貶是亦
教人以名勸人以實也倘無愛於名而又無畏於名勢必
盡廢其實凡可以弱肉強吞者益肆行而無忌憚矣子又

安能獨保其所有以孤行於世乎客曰噫子又陋矣今夫
螂捕蟬蛇捕蛙皆以強食弱以大吞小也曾有愛於名乎
曾有畏於名乎然而世卒不以為貪葢聖人教人以名者
偽也而人自率其性者天也且人安能與造物爭耶造物
知物情之不可以遏折而可以馴致也故貪者予之以財
廉者予之以貧勇者予之以兵才者予之以官愚者予之
以耕鑿者予之以商賈懦者予之以詩書巧者予之以胥
役各如之自率其天故油油然相得而無離判之患自俗
儒出而擾之能者強之以所不願願者強之以所不能如
是則為君子不如是則為小人顛倒錯亂使之無所措手

宋此自古至今所以禍亂相尋而無已也予顧自忘其天
而徒鹿鹿焉與世相逐於僞是無異齊寸木於岑樓之上
矣得毋惑乎君子曰子又徒知其一遂忘其二矣今人呼
爲君子則喜呼爲小人則怒其喜也怒也獨非發於性乎
而亦得爲僞乎唯君子之名得之非可以僞也故君子常
少小人常多唯君子少而小人多是以舉凡聲色貨利有
累於名而爲小人所喜者君子卽去之若將浼焉其不同
於小人如此故卽不幸而千磨萬劫猶能獨標於歲寒之
後使千萬世而下皆知如此則爲君子不如此則爲小人
此治世所以多循良亂世所以多貪墨也子不察其由來

而徒以小人厚於遭逢遂使天下不愛其名不畏其名而
并先王勵世磨鈍之權亦有時而窮此其禍豈獨中於小
人而已哉客曰甚矣子之固也子謂世之君子舉凡聲色
之若將浼焉豈君子之耳目口鼻異乎人之耳
目口[illegible]惟其未嘗少異也故晏嬰相齊親戚賴以舉火
者五百餘家而人不以爲非郭子儀相唐窮奢極欲聲妓
不離左右而人不以爲貪孟子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
人莫養君子何嘗割去聲色貨利而後爲君子爲循良哉
且循良固未易稱也試觀漢唐宋各數百年之天下而傳
循良者幾何人卽史傳所稱畏四知者幾何人所稱[illegible]不
可對人言者幾何人所稱埋輪御史鐵面御史者又幾何
人皆可屈指數也然天下亦未嘗不治而其亡亦不亡於
無循良漢亡於宦官唐亦亡於宦官宋亡於敵國六朝五
代亡於强臣蕭曹爲漢之元勳非循良也末五傳而遂亡
隴西之李河北之崔盧烏衣之王謝皆望族而非循良也
其盛其衰又皆忽焉而於國祚之修短固無與也嗚乎世
之所爲廢興類如此予顧置而不問而獨於一巢之微譊
譊不容口正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
歠而問無齒決其能免於子輿氏之譏耶君三子語塞無
以應已而爽然曰吾過矣吾過矣於是遂書以自警

答蕭亦人國學書

顯晦升沉轉盼如隔世向與先生起家國學者今皆脫穎
而出非特未見已也獨先生偃仰蒼崖與五柳先生爭勝
豈非天耶每過先生舊寓輒低徊留連不欲去一日興發
不自持破戶挺入縱觀先生臥榻與茅子下棊處一一如
當年而皆虛無人焉其居停翁則白髮種種矣款曲寒溫
大有故人誼其談言微中不啻白頭宮女之道天寶事也
撫今追昔可勝憫然姑附聞以博一嘆近接手教謂君子
年尚壯宜自勉吾老亦圜死牖下矣讀未竟不禁撫膺長
嘆曰先生其有憂患乎不然何言之悲也然而牖下之死

則固先生死所也先生以死膈下爲非耶則孔子歷陳蔡
孟軻客齊梁轍環遍天下而卒歸死於魯歸死於鄒也先
生以死牖下爲是耶則舜禹以九五之尊一死蒼梧一死
會稽卒未聞死蒲坂死安邑也蓋人之生也非無故而生
則其死也亦非無故而死死有故則死於家死於國死於
野死於壽死於天皆可也甚而死於酒死於色死於狂再
甚而死於獄死於市死於江死於海無不可也死無故無
論死江死海死市死獄不可也卽幸而死於酒死於色死
於狂死於天再幸而死於壽死於野死於家死於國無一
而可也善於死國者莫如管仲獨相桓公四十年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其死國也不亦善乎乃甫死而三豎亂齊蘇
子曰彼管仲者何以死哉夫死國如仲而且不免於身後
之誅然則世之不如仲者又可知矣惟世之欲爲仲者不
能盡有一匡九合之勳吾是以善其死非徒以獨相四十
年之遂謂善於死國也善於野死者莫如范蠡棄桑梓浮
江湖旣相齊復居陶去來飄忽其死於野也不亦善乎然
使未死之前吝千金而不能散貪卿相而不能棄則亦徒
死焉爾惟其致千金而能散居卿相而能棄吾是以善其
死非徒以死於野者之爲善也善於死家者莫如蘇武武
留塞外十九年足以死矣乃卒生還其死家也不亦善乎

然使武無十九年之足以死而徒生還之爲幸則亦徒死
焉爾惟其無幸免之心足以死而不死乃謂之善死非徒
以死於家者之爲善也老萊子孝子也而死於壽顏子賢
者也而死於天豈非死於壽死於天者之爲善乎然老萊
子之死自死於壽非死於孝也顏子之死自死於天非死
於賢也其壽其天固非二子之所能自必也吾故不敢因
其死於壽死於天而遂謂老萊子之善於死壽顏子之善
於死天也李白之酒焉而死乃世之願爲李白者不因李
白之死於酒而遂不願爲李白也周瑜之色焉而死乃世
之願爲周瑜者不因周瑜之死於色而遂不願爲周瑜也

阮籍之狂焉而死乃世之願爲阮籍者不因阮籍之死於
狂而遂不願爲阮籍也豈非死於酒死於色死於狂者之
爲善乎然世之死於酒死於色死於狂者不獨李白周瑜
阮籍也卒未聞死於酒死於色死於狂者之遂能爲李白
周瑜阮籍抑又何也吾是以不因李白周瑜阮籍之善於
死而遂謂死於酒死於色死於狂者之盡善於死也文天
祥之死死於市也死於市而後知天祥之忠岳飛之死死
於獄也死於獄而後知岳飛之忠張順陸秀夫之死死於
江死於海也死於江死於海而後知張順陸秀夫之忠豈
非死於市死於獄死於江死於海者之爲善乎然惡死樂

生人之情也使天祥徒以死之爲貴而必欲死於市岳飛徒以死之爲貴而必欲死於獄張順陸秀夫徒以死之爲貴而必欲死於江死於海是死名非死忠也天下豈有情外之忠乎吾是以不因天祥岳飛張順陸秀夫之善於死而遂謂死於市死於獄死於江死於海者之盡善於死也不善於死國者莫如商鞅忽趙良之言甘車裂之禍而且蒙惡謚於萬世豈非不善於死乎然鞅固魏產也使魏侯聽公叔座之言鞅之死何異螻蟻與其螻蟻而死於魏不如車裂而死於秦也蓋秦能車裂其身不能車裂其覇秦之功也是謂秦之不善於死鞅則可而謂鞅之不善於死

國則非也不善於死野者莫如聶政俠累非故主也仲子非故友也戀一觴而野死於韓之市豈非不善於死乎然一觴觴母也壽百金亦壽母也人情非不愛百金而政必堅辭不受者以母在不敢以身許也母在雖百金不敢受母死雖一觴不敢忘是前之辭金者爲母而後之以身許者亦爲母也天下之死於貪而復忘其母者其視聶政之賢不肖政不知相去幾何也而謂聶政之死爲不善於死乎不善於死家者莫如白起起良將也使強起而代王齕之師未必無成乃遽徇杜郵之劍豈非不善於死乎然惡莫大於坑降坑降而至四十萬吾固知三軍之欲甘心於

起也久矣與其死三軍而冐喪師之名何如死應侯以分過於上而且善全其名乎此正巧於死者也又安得以死於家者之非善乎楊雄白首窮經而爲莽大夫童烏知我玄而不予之以年可謂不善於死壽不善於死夭矣然楊雄死而太玄法言不與之俱死也是固白首窮經之驗也童烏雖不幸而死於夭然世之爲沈勁李璀者固絶世一見也倘不幸而爲劉向之劉歆郗愔之郗超則又不如死之爲愈矣又安得以其死於壽死於夭者之非善乎灌夫使酒罵坐而殃及於竇嬰司馬相如貪財好色而甘心於病渴禰衡裸衣辱操而見戮於黃祖可謂死於酒死於色

死於狂者之不善矣然灌夫之死竇嬰死故人非死勢交也禰衡死而至今過鸚鵡洲者未有不弔禰衡嗤黃祖也相如死而所遺者封禪之稿也使不死於色而上封禪之稿是又死於諛矣與其死於諛而貽禍於國不如死於色而姑全其名也亦安得以其死於酒死於色死於狂者之遂爲不善乎竇建德南面稱孤而身死於市蔡邕漢書未續而身死於獄楚心帝盱眙而受弑於江五百人客田橫而自殺於海可謂死於市死於獄死於江死於海者之非善矣然建德死而漳水畢復讐之師蔡邕死而王公嘗無後之譏楚心死而沛公發縞素之喪五百人死而東海有

義士之稱使果死之不善方且幸其死江死海死獄死市之爲快又安能取必於漳水之師無後之譏縞素之喪義士之稱乎政不得謂江海市獄之非死所而遂謂死者之不善於死矣然則天下竟無無故之死乎雖然有辯焉張順死於江李白楚心亦死於江也而謂張順之死卽同於李白之死李白之死卽同於楚心之死可乎陸秀夫死於海五百人盧照隣亦死於海也而謂陸秀夫之死卽同於五百人之死五百人之死卽同於盧照隣之死可乎文天祥死於市賈建德李斯亦死於市也而謂文天祥之死卽同於賈建德之死賈建德之死卽同於李斯之死可乎岳

飛死於獄蔡邕韓非亦死於獄也而謂岳飛之死卽同於蔡邕之死蔡邕之死卽同於韓非之死可乎禰衡死於狂路德延謝靈運亦死於狂也而謂禰衡之死卽同於路德延之死路德延之死卽同於謝靈運之死可乎周瑜死於色司馬相如亦死於色齊莊陳靈亦死於色也而謂周瑜之死卽同於司馬相如之死司馬相如之死卽同於齊莊陳靈之死可乎陶潛死於酒劉伶王績亦死於酒劉曜亦死於酒也而謂陶潛之死卽同於劉伶王績之死劉伶王績之死卽同於劉曜之死可乎老萊子死於壽楊雄馮道亦死於壽也姚佛念死於夭童烏王雱亦死於夭也而謂

老萊子之死卽同於楊雄之死楊雄之死卽同於馮道之死可乎而謂姚佛念之死卽同於童烏之死童烏之死卽同於王雱之死可乎管仲田文死於國李林甫亦死於國也夷齊蒙恬死於野鄧通亦死於野也龔勝張儉死於家仇士良亦死於家也而謂管仲之死卽同於田文之死田文之死卽同於李林甫之死可乎而謂夷齊之死卽同於蒙恬之死蒙恬之死卽同於鄧通之死可乎而謂龔勝之死卽同於張儉之死張儉之死卽同於仇士良之死可乎死雖同而所以處死則不同則又不得槩謂之有故矣雖然又有辯焉諸葛亮死祁山郭子儀死汾陽皆死國也而

謂汾陽之死有異於祁山之死可乎袁安死關西張九齡死曲江皆死家也而謂曲江之死有異於關西之死可乎梁鴻死於吳管寧死於魏皆死野也而謂梁鴻之死有異於管寧之死可乎公孫杵臼死於十五年之前死夭也程嬰死於十五年之後死壽也顏杲卿死於天寶之十五年死夭也顏眞卿死於興元之元年死壽也而謂程嬰之死有異於公孫杵臼之死顏眞卿之死有異於顏杲卿之死可乎杜甫死耒陽李白死采江皆死酒也魏無忌死秦間陳思王死感甄皆死色也楊修死曹瞞嵇康死司馬皆死狂也而謂杜甫之死有異於李白之死魏無忌之死有異

於陳思王之死楊修之死有異於嵇康之死可乎李膺死宦官范滂亦死宦官皆死獄也陳東死於諫歐陽澈亦死於諫皆死市也張順陷陣焉而死張貴被執焉而死皆死江也張世傑覆舟焉而死陸秀夫負帝焉而死皆死海也而謂李膺陳東之死有異於范滂歐陽澈之死張世傑張順之死有異於陸秀夫張貴之死可乎死雖異而所以處死則同也則又不得概謂之無故矣惟其有以處夫死而死之非無故也故不必如張順之死江陸秀夫之死海卽未死於江之虞允文未死於海之魯仲連亦謂之死江死海可也不必如文天祥之死市岳飛之死獄卽死於池之

江萬里死於途之謝枋得死於憂之宗澤死於竄之李綱亦謂之死市死獄可也不必如李白周瑜嵇康之死酒死色死狂卽未死於酒之蘇軾未死於色之元德秀未死於狂之陳亮亦謂之死酒死色死狂可也不必如老萊子之死壽顏子之死天卽未死於壽之申生未死於天之程灝亦謂之死於壽死於天可也不必如管仲之死國范蠡之死野蘇武之死家卽未死於國之鮑叔未死於野之張孟談未死於家之傅察亦謂之死同於管仲死同於范蠡死同於蘇武皆可也惟其無以處夫死而死之非有故也故不必如張湯之死國竇憲之死家王世充之死野卽賈誼之良死於家張禹之良死於國中行說之良死於野亦謂之死同於張湯死同於竇憲死同於王世充可也不必如王雱之死天馮道之死壽卽壽過於王雱之班固而身陷權奸才過於馮道之馬融而貽羞名教亦謂之死同於王雱死同於馮道可也不必如謝靈運之死狂劉曜之死酒齊莊陳靈之死色卽茅焦之良死於狂劉聰高洋之良死於酒良死於色亦謂之死同於靈運死同於劉曜死同於齊莊陳靈可也不必如韓非之死獄楊國忠之死市卽幸免於獄之張儀幸免於市之李林甫亦謂之死於市死於獄可也不必如賈似道之援兵於江而終死於讐朱淸之

爲盜於海而終死於法卽紬纑千里之曹操三下西洋之鄭和亦謂之幸免於江而終死於讐幸免於海而終死於法可也嗚乎死亦安有常哉苟有以處夫死也卽江海市獄之間無一非死所也而況牖下乎苟無以處夫死也卽牖下且非死所況江海市獄之閒乎昔先生槃淮陰而卽死淮陰是死獄也官沛卽死沛官建平卽死建平官成均卽死成均是死官也旣皆未之死也則今日牖下之死固死所矣又安得以死牖下爲非耶乾坤桎梏也六合戶牖也死生旦暮也死牖下可也不死牖下亦可也吾恐先生以死牖下爲無故而有求多於牖下之意故敢縱論之如

武木齋先生果何以處夫死也幸有以教我

林居白言

竊聞寸有長而尺有短生材不必其皆同默取忌而言取
尤處世難期乎盡善蓋孤往者固不求諧於俗而受裁者
還須就正於人和髫齡失怙艱苦備嘗致薄埴以逢年遂
毀方而易轍是以恂恂下里謹韜末見之鋒落落交情壓
養守拙之蹤蹉跎七載而叨一令豈曰偶然庶幾慰幼學
壯行之素志黽勉三年而錫一級雖云望外安知非盈虛
消息之先機爰賦歸來非戀樂郊於故里暫歌鐵泌實依
蒐裘於先人又十載而倅滄州晚圖尚無寸效甫期年而

慰倚閭壯志忽已全消竊念服官居鄉生人所共夥欲明
志大節攸關讀書而先憂後樂既見於宋代之偉人解組
而問舍求田敢同於市兒之狙態第性習相持一人而初
終猶難自必智愚迥別同室而父子未易強移出戶者既
不能盡人如我入耳者又安知信假非真爰佈微悰承祈
未照倘情有足矜責躬宜厚未便疑狐以假虎郎理難遽
白對簿月明幸毋凡烏以題門未至汚不入憐敢云禮非
我設但禮生於情情生於境纔登一第而孤兄遽逝猿聲
與鶴淚同悲渡過半生而三子疊亡蘭玉偕箕裘並寂當
歌且泣強笑何歡是以士名四不以進不成進退不成退耕不成耕讀不成讀故
名曰四不居士浩然進退耕讀之皆窮眘曰三餘人之一身唯有無嘗於用兩且贅矣而況三乎故別號曰眘三子憫然身體髮膚之盡贅垂老幸免於哭
岐杜門遂因以藏拙如曰假室不廢夫公事則先乎我從
乎我者固自有人倘云鍾情正在於我輩則暑不出寒不
出者豈盡無謂人非聖難必其賦質之皆醇學有方須責
乎因情而善化細流曾見容於滄海假葢猶護短於聖門
倘荷推原罔拘格套使出為毛義者得入為郭平焉則知
我之緣庶幾鮑叔成我之賜彷彿蘧瑗矣謹白

盤古石說

距半農齋半里許村落之旁有故墟焉可以耕可以牧可

以廬可以灌可以塹可以眺眘三子步而羨之曰此吾首
丘也於是因勢就便稍施人力虛塚其上名之曰盤古石
或者怪而問之此蒼蒼者嶹也烏有所為石而且名以盤
古哉眘三子笑而應之曰予以為蒼蒼者嶹也亦知前乎
此者且浩浩乎其水耶夫浩浩之水可變而為蒼蒼之嶹
又安知後此之蒼蒼者不復變而為粼粼之石耶夫後此
之蒼蒼可變而為粼粼之石又安知前此之浩浩者非受
變於蒼蒼之嶹與粼粼之石耶夫蒼蒼之嶹浩浩之水粼
粼之石遞相變而無窮則是今之蒼蒼者不可以為蒼蒼
也前之浩浩者亦不可以為浩浩也均謂之粼粼可也何

也石者物之至者也三者雖遞變而物之堅者則稍難變也故吾不敢以為蒼蒼之穹而以為粼粼之石也悲夫千萬世之前吾不得而知也千萬世之後吾亦不得而知也仰觀乎上吾不知其何物也人名之曰天吾亦名之曰天俯察乎下吾不知其何物也人名之曰地吾亦名之曰地少而生老而死朝朝暮暮勞勞攘攘吾不知其何故也人曰為此區區之身吾亦曰為此區區之身夫此區區之身戴於上者天也履於下者地也有此天有此地而後有此區區之身則是吾之身非吾之身也天之身也地之身也天之身地之身而又不自吾身始也自吾身歷而上之以至於無窮皆為吾身之所從出則是吾之身非吾之身也

千萬世以前之身也而又不自吾身止也自吾身歷而下之以至於無窮皆為吾身之所從出則是吾之身非吾之身也又千萬世以後之身也夫以區區之身尚能取必於千萬世之前千萬世之後而況天之高地之厚又千萬世之身之所從出也豈不能取必於千萬世之前千萬世之後耶夫吾身之戴履本於天地而天地之開闢又本於盤古則是今之天非今之天也盤古之天也今之地非今之地也盤古之地也今之人非今之人也盤古之人也推而上之千萬世以前推而下之千萬世以後又孰非盤古之天盤古之地盤古之人耶夫千萬世以前千萬世以後之天之地之人俱屬之盤古然則今日區區之首丘君子又安敢私之而不屬之盤古耶作盤古石說

弔盤古石說

君子既作盤古石說以首丘歸之盤古不敢私之君子矣乃世之私君子者猶嘖嘖焉以為君子之所有而弔之千秋萬歲又不能起君子於九原以明其果非私焉否也君子有戒心焉曰甚矣哉世之不諒君子也使君子而果私其所有也則莅槨者所以為寢室丘壠者所以為門牆人情非不欲潔其寢宅峻其門牆而君子獨否即螻螘營巢

於寢室而亦勿以為汙狐蜮穿穴於門牆而亦勿以為褻尚得謂私其所有耶使君子而果私其所有也則饗飫者所以為命酬酢者所以為歡人情非不欲豐其饗飫美其酬酢而君子獨否即苾芬隆於俎豆而亦勿以為馨粢嘗客於藜藿而亦勿以為悲尚得謂私其所有耶使君子而果私其所有也則纘緒者所以繼志貽謀者所以垂統人情非不欲揚輝於先誇美於後而君子獨否即佩玉鳴鑾粼粼於道左而亦勿以為榮捉襟露肘寂寂於荒丘而亦勿以為辱尚得謂私其所有耶無一之得私如此乃嘖嘖嘖焉以為君子之所有而弔之得毋以君子向之文於世

者曾有聲色臭味持履見於耳目口鼻手足之間以爲君子之所有而弔之耶然使君子耳目口鼻手足不見於世而世之所謂聲色臭味持履亦遂不見於世則以爲君子之所有而弔之也固宜今君子耳目口鼻手足雖不見於世而世之所謂聲色臭味持履則固常留於天壤一無異於君子向之所謂聲色臭味持履見於耳目口鼻手足之間也又安得以爲君子之所有而弔之君子既一一無所有以爲弔然則弔君子者如之何曰君子之身非君子之身也天之身也地之身也君子既爲天之身地之身則弔君子者非弔君子也謂之弔乎天弔乎地可也弔乎天而天

復冥冥不可得而弔也弔乎地而地復渾渾不可得而弔也然則弔君子者如之何曰天雖冥冥而所以覆吾區區之身者則天也地雖渾渾而所以載吾區區之身者則地也覆吾區區之天載吾區區之地千萬世以前千萬世以後皆如此冥冥如此渾渾而又不可得而弔也然則弔君子者如之何曰如此冥冥如此渾渾皆始於盤古今之冥冥猶盤古之冥冥今之渾渾猶盤古之渾渾如是則弔盤古可也如是盤古即欲不受弔不可得也作弔盤古石說

郭處士宜振誄辭 并序

郭子名麟字宜振蘇州崑山人也父某以訪友來靖愛靖之士風因家焉於是遂爲靖人郭子生而蘄特甫就傅即翛然自遠不循循於章句其於世味泊如也居久之痛父殞於綠林不自聊遂成痼疾於是廢帖括遊方外始附黃冠終歸釋氏益復殫志藝林凡經史子集稗乘殘碑靡不留覽淹貫叅浸浸乎羊舌鄭僑間而世卒莫有知之者予雖心知郭子然終疑信叅半以爲處士虛聲浪邀月旦固其所也即不然亦必責丘園而放逸自老耳寧有披緇衣而反廢壘就儒皇皇不終日如郭子者乎郭子乃乘間揖予而言曰吾不幸而不得儒其身寧遂不得儒其心也乎予奈何皮相我也予敬其言

之近於道也遂引而置之半農齋以徐觀其未竟且因以慰吾仰止之私既而察其果非常人也訂且搆圖索秘相與進退古今以庶幾立言之不朽不圖永懷未就玉樓遽召竟在甲辰十月之二十有七日也悲夫豈其翼者鈌其角以郭子而既窮於所遇乃復不永其年所謂天道是耶非耶於是涕泗之餘復束生芻以弔之而係以辭曰

翳冥藏之遼邈兮二氣鬱而磅礴倏忽化之無方兮渾龐濛以銷鑠羌粹精之獨稟兮曷勿束乎初度策駑馬以紛披兮未登途而窘步戀蜉蝣之幾何兮方飲啄乎朝露志

士所寶在榮名兮吾獨悲予之途暮予昔先人之來靖兮
值吾道之方穀投轄而賦白駒兮羞雕黃之誰屋何淳風
之倏易兮翻柄鑿而改的苟中情其信芳兮亦牛驥之同
櫪予獨抱此古處兮覩流波而懶於逐稔知行迷之未遠
兮寧屢蹶而碌碌蹇同劍影之埋豐兮長夜何時而復旦
懷鬱鬱其不可更兮上友於陵而却蓋夫何天道之難知
兮偏向愁人而索瘢痛父難而成痼疾兮聊托迹乎黃冠
與蓋而走空門兮遙望彼岸而盤桓惘寸陰而賦日新兮
寂寞通夫太玄譚理而追踪濂洛兮薄糟粕之謬詮寫懷
而畢符觀化兮詩亦本乎宋人之傳而尤精於論世兮刑

文言而抉歎奧微顯闡幽之莫遁兮鞭馬班而寄傲辨羊
舞之爲癡龍兮彷彿茂先之浩博驅山川而役草木兮不
必登龍門而探禹穴囊處而未見無由兮惟形影之相索
破萬卷而慳於下筆兮嘆望洋於海若身將隱而焉文兮
猶懷壯士於溝壑悵予交之遲暮兮臨危瀾而覓慈航數
晨夕而忘寢食兮甫二載之彷徨倏隤然而修文地下兮
奏愁思之何可長甲子未臻夫中壽兮何修短之難量生
不知其月日兮嘆孤踪之邈茫猶幸逝期之記憶兮繼此
而孰爲蒸嘗慨遭逢之不齊兮馬援征交趾而踉蹌富貴
亦何極兮望玉關而猶惆悵於遐荒自昔征人之不幸兮

讀唐書而弔古戰場豈盡死於兒女子之手兮過北邙而
獨步高岡嗟遊子之去何所兮南望蒼梧北望三湘寥白
雲而入飛幃兮長嘯八極昂首穹蒼漫勞長房之善縮兮
安往而非故鄉邈玉峯之在望兮況一葦之可杭遺言願
葬母墓之傍兮知生平戀此一方所悲身後之寂寞兮猥
佳名之不揚彼伊人與漁父兮至今又何以流芳乃竟絕
響於鍾期兮盼空隴而增傷囊無長劍可懸兮聊揮泪而
抒短章予之士真之癖而豈阿好兮念六合茫茫非了不
足以發潛德之光嗚乎哀哉兮尚其鑒予之微腸

蕭亦人先生墓表

嗚乎先生邑文獻也先生沒而吾安倣先生沒而邑後進
者又安倣無已且爲誌先生傳先生表先生誌先生者建
安鄭公也傳先生者北碕朱公也表先生者昝三蔣子也
昝三蔣子烏足以表先生先生之子曰是先君志也於是
不獲辭而表先生先生以帖括起家人多謂先生文章士
也吾獨謂先生非文章士也當先生貢於雍舉於鄉年壯
意得是時海內已騷動吳下操觚家猶侈然矜詡自喜又
手齮齕健兒至鄉里田合翁望塵立道傍踧踖不敢仰
視獨先生循循然謙讓未遑也時令吾邑者爲天台陳寒
山先生寒山先生負海內名不可一世顧獨口先生不置

先生亦以寒山先生吾師也朝夕懽相得然豈獨以文哉
要必有可駭可憤可悲可怪繚繞於胸中莫可如何者姑
發憤於詩文而與先生相印證未可與俗人道也亡何先
生走公車不第謂文人少所見多所怪溯江淮探禹穴登
眞人任而徙羨腐史爲遂築室西湖往來吳越間載酒問
奇以鍊習其耳目心思曰天下多事矣陶豫州豈可李得
未幾而淮陰之難作矣當是時驚鴻初集法易化凡隸含
沙者率莫敢問所從來相顧嘆而已間有親知送先生江
上環泣謂先生此去無何有之鄉廣陵散不復彈矣先生
顧咄咄呼小子奈何作楚囚態鹿生於山命縣於庖獨不

聞乎吾命有所縣矣忼慨登舟不少顧已而撫軍吳見先
生孱書生也手先生詩不置曰徐之俟後訊而先生志不
撓日坐囹圄中擊節讀離騷玩周易先生故赤貧兩子又
書生安從四五百里外贏糇糧作犴狴餉坐甆耳適越人
林玉立駱遂之慷慨相緩急如外府無倦色無德色異哉
爵朱家不復見久矣忽得之邂逅犴狴中天乎人乎時踣
北市縣藁首者錄報無虛日獄中每日數十驚多惴惴不
自持先生獨吟咏自若不愧夏侯色嗟乎死生之際難矣
小敵勇大敵怯人情耳先生一孱書生而何以如是已而
撫軍亦心異先生踰年卒脫先生以歸先生歸而家益落

遂巡謁選得沛諭陞轉建平九年遷成均然非先生志
也當先生之官成均也予以謁補走京師日過從相與剩
秕稗數升澆以茗但期塞腹不復問旨否亦不復尋壓火
牽以爲常每晨起輒鑰戶各捻所嗜攤案朗誦琅琅聲徹
街衢達晝夜不知身在長安也興發或沽飲或縱臾或談
羲皇事各極其至意得竊相顧而笑不知天壤間更有何
樂恐謫仙醉市上徒虛語耳先生素有失血疾數十日一
發一發輒數升下予侍先生久既唯恐失先生又不勝憂
先生乘間謂先生故園猶無恙得無意乎已而先生念吾
言遂得續二疏之後當是時先生仕成均五年矣僉謂且

夕遷郎署轉外臺蔗境可唾手得不謂先生毅然歸歸且
速也兒輩咸嘖嘖橐中或當有長物既而察之無有也疑
且訝曰往年歸淮陰橐如洗固也今仕宦十餘年亦橐如
洗老矣奈饘粥何先生顧笑曰爾不聞載石遺風乎奈何
以賈人覩我污吾耳遂葺亦園布小榻仰天嗚嗚咏杜少
陵人生定分饑飽莫逃之句不復入內云當先生盛時嘗
縱遊金焦白下以爲天下事可立辦所在不累知好爭者
利先生名多竊間乘意旨傾那博先生歡先生亦不問所
從來輒隨手散輾轉三四十年而頭顱禿矣向之博先生
歡者偶從積塵中搜得先生劵謂先生逋負我計什佰子

毋利索先生先生茫昧如隔世不知所應嗚乎人情世態之間尚可問乎哉然而先生自信而已日從朱子天章宋子滄崖輩麥飯草蔬刻燭題詩滌俗聞而澆壯志爾朱子皆赤貧痛癢相關無拘忌故時時過從宅招不往也時省子方以終養告歸間過亦圍訪先生先生輒握手欷歔流涕曰吾貧非病也吾無友病也向與若處燕邸破屋中盟天拉地托腑呈肝前無古後無今今咫尺故里顧契濶不相謀令吾老眼咄咄書空無所寄之生不能之死不得耶省子泫然久之曰吾有以報先生歸而謀諸野將開道闢竹舍效康節故事搆圜軒如塔狀不設間架顏其額曰安

樂窩以迓先生而先生不及俟矣嗟乎九原可作此恨無期吾負先生哉吾負先生哉悲夫論先生者謂先生負燕許才未獲一揚省信氣遂鬱鬱以死可爲不遇或又謂先生早年聲譽太隆豐於前者嗇於後天道宜爾未可爲不遇嗚乎由今以觀皆非也蓋遇不遇者世之所以覩先生而先生則固無所爲遇不遇也使先生而有所爲遇不遇則當其年壯意得時咳唾珠璣要人巨室莫不褰裳恐之爭引以爲重登高而呼黃金阿堵可十斛貯也何至坎坷終身與原憲子要伍也猶曰興盡不留無反顧此豪人常態至繫淮陰獄間關流離失於前者償於後人情也獨不

可以鑒乎乃諭沛而沛無有也遷建平而建平無有也官成均而成均無有也卒未聞償於後者何如也猶曰仕爲道非爲貧闕西孔子吾師也奈何易吾素至於還老謝門臨淵而結網未爲後時也不稼不穡胡取爾三百廛乃先生終不以彼易此曰侏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分耳安能手牙籌挑簿呼偖與鄉里齷齪兒較雌長卒未聞償於後者何如也嗚乎先生之定於天者素矣稱矣亦安有所爲遇不遇如世之所云耶昔陽明子三變而後入道以彼穎性英資顧不能超登絕渡乃一俟龍場再俟滁州三俟南昌然後單提直入左右逢源良以道味深長非經頓沛流

離未便遽語立命安仁之學猶之黃河入海必曲折萬里而後知其爲有源之水亦唯有源之水而後能曲折萬里而至海也今先生往矣回視生平豈特三變已哉使得與陽明先生遊吾不知其所造何如也然即其鶴立雞羣之致與夫光風霽月之懷以想像其生平即五柳先生所稱無懷葛天之民何多讓焉蓋其渾淪無琢之天偶托於身以遊於世如是而來如是而去雖通塞離合百折千端而其中固湛然未嘗有所加損也吾故曰先生非文章士也嗚乎泉隧茫茫日月悠悠棄周鼎寶康瓠其所由來漸矣誰相知而索先生清風高節於駑驥交馳涇渭亂流之後

吾懼焉吾懼焉故勉殉先生之志爲表其佚且微以告後
之讀先生文與不能盡讀先生文者先生姓蕭氏諱松齡
字公木號亦人生於先朝萬曆壬寅年五月初十日子時
卒於康熙癸丑年十二月二十日戌時享年七十有二餘
詳誌傳中不具書

劉翼言先生祭文

嗚乎孰謂我公欻忽而化兮於吾道乎無惆夫苟具此修
能兮撫升沉而感慨変同昔當世路之紛投兮拊髀厄於
九重江左獨偏安兮爭雕蟲以爲功飛舄而尹吾邑兮爲
台山之陳公峻品題以揚士氣兮彷彿蜀之文翁亦留先

生其白眉兮復脫穎而有尚中君竝轡以爭雄兮曾頡頏
乎西東余總角其未有聞兮無緣御李而登龍感韶華之
易邁兮忽冉冉而壯志攻胸夫何大厦之將頹兮支一木
而復久竊燕雀復何棲兮行啁啾而索哺假者去故而懷
新兮競肩隨而改步攀徜徉以相濡兮飛鴻鶩而夜橫
中流而叩須孔急兮若狂呼而無一顧稔知脂韋之捷得
兮孰云貞女而改此度徃蒨而迷途不復問兮誰悲谷音
之勿賦偏强亦何益兮嗟人生之如朝露紛吾既有此內
美兮寧守貞而索故四盼而白眼何施兮遂甘同夫槃瓠
緡史秉而悲椓人之禍國兮甑鬒眉其齊怒障狂瀾其何

藉於空拳兮復掩卷而獨寤余聞風而奮飛無翼兮尚躑
躅於兩河之當路及脫簪而欲掘公之堂兮公復厭塵囂
加脫兎安得起公於九原兮莆苴吾之闕誤悵泉隊之莫
可從兮猶幸葛藟之可依附藐稚子其何知兮聊以舒吾
之情愫珠玉藏於夜臺兮誰倚蒹葭而溯伊人之慕徒搔
首而悲問字之無緣兮寂寂乎君之五庫或惜君之死靡
下兮未得摩霄而凌碧吾謂君之善養晦兮價不待而何
將盡覩乎三湘七澤兮天際渺茫倏中原其逐鹿兮緇靈
戰場白骨其纍纍兮誰悲仕宦之失故鄉君先人曾罹此
鞠凶兮泣禾黍而涕滄桑招忠魂於榛莽兮泛江波而眼

瞭洵蹇臣之盡瘁兮能不讀蓼莪而心傷念箕裘之匪一
轍兮遂希蹤乎王陽羌紛紛碩果之徒存兮焉恤夫身後
之玄黃甚笑蜉蝣之薄質兮畏日月徂而銷削獨不念魂
氣無不之兮亦何愛乎死鬼所貴乎哲人之不萎兮在專
精以工寄託悼舉世之相肥兮空羣獨有伯樂道亢誠絕
旨兮尚假軍裝而磊礴一技亦足以傳兮況乎文章之精
鑿驅風雲而役鬼神兮悉繞指以供揮擢精華溢於紙上
兮生氣其猶霍霍此之謂死而不亡兮子雲豈憂夫寂寞
余嘗少通章句兮曾疑涉於糟粕薄支離而高自標兮又
多窮入於禪學晚而微知所折衷兮惜未邀君之然諾後

世誰相知兮定吾文之佳惡晦冥其獨處兮毎當霜飛而木落摩空而墮金聲兮徒羨雲窩之孤鶴亦圓先生其遐兮吾公又不復作忽頽思其就牀兮復披衣起而錯愕手秋準如朝暮兮奚悲予生之落拓獨怪白髮之叢生兮尚策駑馬而齷齪弗獲赬紼以導君之遊兮悵只尺而忽天涯之相各安往而非君之在傍兮君將遊乎寥廓或引巨卿以督予兮予誠不解乎內怍亦知小人之有母兮尚未允乎藜藿死生遁見交情兮豈幽冥而遂靳予以欵涅謹托絮酒以陳辭兮願君知音其鑒斯尚饗

王我憲小傳

王子名之屏字我憲世農家至王子乃稍習章句應童子試不利迫於催科家益落遂遷業焉偶一日過我西隣索國逋假榻於余余博雞酒爲帷劇談至夜半王子忽起舞曰予殆非風塵中人吾閱人多矣未有如子者願假伐柯以締交好可乎余笑應曰世無奇士吾將黃馘老耳子奈何寧馨我也王子曰子休矣天下豈盡皮相士乎吾當有以報子歸而謀諸室室歸而謀諸父遂諧朱陳之好王子之室子之室昆仲也故謀焉亡何王子亡其室亦亡無嗣遂絶省三子泫然有感曰嗟乎余嘗讀漢書而嘆梁鴻之未嘗不遇也當其執勤於失火者之家則見知於隣家之耆老及其去太學而還鄉里也則勢家爭慕其高節咸欲娶之而卒得孟光之佳偶何嘗不遇哉易姓而賦吾噫也過矣降及魏晉崔盧以閥閱相矜然浩誅而聯姻者亦羅慘禍王謝盛於烏衣侯景求婚勿許積不協遂犯臺城嗚乎門戶之貽禍於家國也如此而後世恬不知省何哉使王子而遇張耳陳餘則不負王子矣惜乎僅遇省子然天下不得遇王子并不得遇省子者曷可勝道哉曷可勝道哉

蔡敬宇小傳

蔡敬宇者延令人也失其名矣初以貧鬻來靖因善裁衣人遂呼爲蔡裁衣云技雖足以自給然胸中拓落無他腸工值與否勿較也以故家漸落而謀生日窘歲辛卯予應棘闈之試累糧無策勢且中輟蔡乃張目呼曰嘻子何憊也吾力猶能負囊也獨不能相佐乎且不費子一錢子勉旃毋自畫予憮然應之遂行卒以是年舉於鄉亡何蔡遽死無後今里中猶有培塿塚云嗟乎省三子讀五代史見有王進者無他長獨善步可日行五百里卒以是而致節度使以功名終今世求朱家郭解之流絶少矣有忼慨以力許人而能濟人之緩急如蔡者可少哉惜乎僅以力見也使若人而豐於財則其濟人之緩急又當何如也即不

然使朝廷稍稍昇以祿仞則其慷慨自效亦必有足觀者惜乎僅以力見也宜乎其泯泯終矣嗚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張洪雷小傳

張翁名聞遠字洪雷少業農粗涉章句明敏穎時天下多故賦役日繁鄉里騷然稍不諳於理者家立破翁獨應之裕如也自治之餘兼能旁貸藉以解紛者接踵於門於是翕然稱翁爲長者時予大父來自東鄉與翁居相錯年相若相得甚善於是合兩家延塾師師其子予時附諸叔父輩習童子業因得識張翁未幾吾大父沒又未幾吾父亦

沒而張翁自若也久之國變罷兵燹者或散或亡或遷業或走險種種不知幾何而張翁自若也又久之吾成進士走四方往兩河暨吾叔吾兄吾子先後天沒者恍惚不啻如隔世而張翁自若也嗚乎張翁可謂全於天篤於養者矣所稱仁者壽非耶予解組歸里閒往訪翁視翁貌粹然聽翁言溫然詳訊翁起居狀瞿瞿然私詫翁歷滄桑變故多端矣何以善葆天和得逸樂至此益信翁之全於天篤於養者非朝伊夕矣翁復爲予言先世與翁父好狀暨予先世起家艱難狀甚悉予泫然久之不知涕之何從翁復勉予曰予自登第以來口絕疾言面無遽色環堵蕭然不改其舊可謂善承先人之志者矣豈特鄉里稱善人已哉予耳其言益慷然勉於爲善以至於今惟恐一朝於是以隤其家聲嗚乎未必非翁之賜也翁生於明萬曆○○年○月○日卒於清康熙○年○月○日享年八十有四

贊曰世徒知遇之遇而不知遇之不遇也世之所謂遇者豈非曲巷之士攻苦力行一旦指畫而取科名甚或極其宮室田園輿服飲食聲色之奉遂以爲遇耶而不知有道之士則固欲焉不欲居也然天或強其所不欲而并斬其所欲卒使之困餓坎坷以死又何其多也張翁歷吾家三世孰悉吾家之盛衰不足當隙駒之一盼則張翁未可爲

不遇矣遇之於人何如遇之於天乎乃世之沾沾者在此而不在彼其視張翁之遇何如也其視張翁視予家之遇又何如也嗚乎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陸秀才斐君傳

陸子名澳字斐君邑諸生也長軀修髯洪聲偉辯卓卓乎有丈夫氣辛卯秋同試棘闈遂定交焉是年予幸售陸子益發憤肆力於先秦八大家日古文也而時文乎哉迄以數奇不遇歲辛丑復以奏銷一案罷去諸生同時與陸子噪聲學校者各挾所長取捷途而去轉盼數年皆擁厚貲或因以貴其後人而陸子衣布袍落拓步街衢如故或謂

陸子得毋自苦乎陸子笑應曰人各有能有不能然後知陸子乃狷者流也陸子雖狷介自持而其才情氣鬼實堪排難解紛至於審時觀變尤動中機宜故親知故舊拖沓扣門終歲不絕然陸子終無倦色嘗與予夜寢叩者尚未去予方徬徨躊躇陸子已入華胥聲如雷矣予急推其背詰之曰得毋謀人不忠乎陸子曰姑如吾言而去後當自解奈何徒亂人意後一一果如所云扣者復訊其何以能然陸子曰天下事始謀自當慎惑至所謀既定自當割去游移否則人欲勝天機淺矣即終夜不交睫亦何益焉予耳其言愕然自失然後知向之所以覛陸子者猶淺之乎

覛陸子矣昔宋文帝討謝晦以兵事付檀道濟道濟戒項受託訖即鼾睡無異平時詰旦揮兵而進遂克江陵東漢孟敏負甑於途墮地不反顧郭林宗異之因勸令遊學遂知名當世夫以陸子之才之識而又敏於斷制乃爾使上之如道濟秉節鉞即次之如孟敏遇林宗豈遂落落老死牖下也然陸子卒不以是自多人亦不以是多陸子嗚乎士人抱用世之才不獲揚眉吐氣而徙雜跡漁樵托身夷惠如陸子者蓋不知幾何矣然則陸子之不以是而自多又何足怪乎陸子易簀之前五日予以扁舟往訪就晤於榻猶舉手作韻語無兒女喔咿態私念陸子當無死法不

圖遂不起也時在辛酉六月之十有一日距生於明戊午八月之七日享年六十有四卒之後一日有一白衣偉人踉蹌匍匐未入門號咷崩仆羣兒驚抱詰覛乃知其爲滄崖朱子也予猶子爲陸子婿歸語其狀君子喟然有感曰嗟乎吾固知滄崖子之必慟也滄崖子不慟而誰慟哉滄崖子之尊人南池先生當明季時折節名流鼓吹後進不啻引塋流而歸滄海時令吾邑者爲天台陳寒山先生其月旦從歸尤足牢籠一世陸子先人踵華叨蔭亦堅持壁壘不相下由是兩家子弟各翩翩雲蒸霞集凡一觴　詠輒顧盼相矜咄咄以江左風流自許亡何南池先生宦嶺

南未踰年而滄桑改色生死殊塗滄崖子以飄零落拓不衫不履之書生負空囊走萬里拾父骨於蒼梧象郡蛟龍豺虎之鄉逡巡三年終不可得乃復長號而歸歸覛陸子先世向持壁壘不相下者已化爲風煙異物邈不可跡區區陸子亦婆娑困憊非復吳下阿蒙矣兩子輒相持而泣泣復歌歌復飲每當雞鳴月夜霜飛木落之天尤狂發不能自禁忽往忽來直如司馬德操過龐德公家呼妻孥子直入就坐不復辨其孰爲賓孰爲主時君子方以終養乞歸心儀先輩典型猶庶幾存儀羊於二子遂載酒往從二子亦遂慨施青盼毋霏霏玉屑不啻長河瀉千里令人神

飛目舉至於追古慨今一唱三嘆尤恍如桃源在前輞川在後舒卷翱翔令人破老忘年而復不知其所自至嗚乎而今已矣白日摶天暑風刮地哲人云亡斷琴誰補此際此情即後交如肴子尚撫膺頓足悵百身之莫贖而况三世通家百年世誼甘苦同牢盛衰交慨如滄崖子者然則滄崖子不慟而誰慟哉滄崖子慟矣陸子足以死矣或愛陸子者謂陸子無成而死是宜慟然即使陸子幸而遇而以功名顯於時當皇圖板蕩社稷丘墟之際未必不遂委身於荒江蔓草埋鹿腹而葬蛟宮斯時求如賈太傅過長沙而弔沅湘將屬之何人即不其然而或振纓末路得奮

逆施則見異而遷覩華而悅未必不舉生平磊落難降之骨倏焉化爲繞指又安能動滄崖子之感慨留連而泣泣且慟哉天下發於深情至性而最不可解者莫如哭泣之悲故丈夫即不能哭人亦當爲人所哭上之哭君父次之哭良友下之乃哭兒女子爲人所哭者不當如是耶今滄崖子哭良友陸子爲良友所哭可謂兩無負矣予又安得不收淚以傳陸子哉陸子落落自愛原未嘗有身後之托而其子若孫復吶吶如襁褓要見不能道祖父隻字予顧不辭執筆以繼滄崖子慟哭之後者固非有私於陸子良欲使後之君子因予言而知二子因二子而知二子之先世因二子先世而知吾邑故老之興廢文章之盛衰運會之乘除胥於是可以考見一班然後知滄崖子之哭爲不徒而予之所以傳陸子者非苟焉已也

贊曰陸子蓋有兩子云長係亡室劉出先陸子沒當其沒時陸子方抱病危甚咸以爲陸子必死人情未有不愛其子者而况暮年乎陸子怡然如故卒不死或謂陸子愛少子少子係繼室張出且以吉甫疑陸子也及陸子踰年又病病且革又不愛少子覩面即叱前疑者叩詢其故陸子張目言曰吾世代爲士人而子僅爲農又不安於農長子已死無足道今幼子亦復乃爾吾安得不憖哉吾安得不

憖哉然後知陸子之不愛其子也非眞如世之不愛其子也其心蓋有所感也而向以吉甫疑陸子者是眞皮相陸子矣然則爲陸子後者其亦宜知所勉哉其亦宜知所勉哉

眉三子本傳

眉三子系出陽羨九矦之後相傳先世來自廣德或云九江初靖邑蹲峙江中艸牧者悉四方之僑寓眉三子先世習舳艫時時往來江上因遂卜居於靖歷傳至大父夢江公大約已六七世矣夢江公生五子眉三子之父鏡寰公屬長生眉三子甫九歲即下世眉三子有兄君籓公長眉

三子四歲謂省三子曰吾世業農然先人志在明允在讀今吾與汝藐諸孤又亦貧勢難兩兼姑分任焉以副先人之望可乎於是省三子茹就讀是年爲明之乙亥從王師丙子從陸師丁丑戊寅從孫師己卯庚辰辛巳從朱師壬午從倪師癸未從喬師始出應童子試府取二十八名院試未入時年十有八矣甲申從盧師乙酉丙戌以亂故未及從師丁亥從儲師僅月餘儲師忽爲勢家所邀未卒業是年秋始遊庠學使君爲北直蘇侍御名銓者時年二十二矣猶煢然鰥也戊子館於隣科試二等以抱病未赴科試己丑復館於隣迄爲居停所困未終而罷是年冬受

聘於同里潘氏庚寅復從儲師附餐於東鄉陳子吉士家又爲催科所困未獲卒業先乙酉丙戌曾手錄五經纂集約二百餘篇嘗置袖中偶失於途又無暇窺覽他書時袁亦文先生房稿初出展讀有契於心遂嘗置袖中爾時催科方急日則向各鄉擾戶催積逋夜則躑躅公堂隨公人應比以故僅得畧覩大意卒未能細心熟讀云辛卯科試一等學使君爲河南李侍御名嵩陽者是年舉於鄉本房爲山東鄧元岡先生己丑進士時爲蘇州崑山令壬辰會試舉春榜冠於房本房爲山西喬白山先生丙戌進士時爲翰林院檢討是科中甚語特加磨勘予以背誼故罰停

廷試一科同榜被罰者共十有九人予爲之首是年冬遷居於海陵癸巳遊滁陽甲午遊武林秋八月伯兄氏君藩公卒於海陵遵遺命於是年冬十月復歸於靖明年爲乙未補○廷試成進士丙申赴部考身言書判丁酉遊苕霅戊戌冬謁選天曹己亥春授河南開封府蘭陽縣知縣蘭陽距開封九十里開封即五代之汴梁明季壬午李自成決黃河灌汴梁立破士民漂没死者無噍類屬邑皆聞風稽顙而蘭令來公名儀者爲山左知名進士有氣力獨挾片隅招集豪俠堅守頻年不即下且西向汴梁圖恢復屢抗賊鋒殺傷亦頗衆卒以力小不支爲賊衆遶圍三匝饑

疲不得食乘間挾以輕騎而去而蘭邑爲灰燼矣後來公在賊中不屈乘賊懈潰圍遁去復起兵於故里卒爲賊所殺悲哉省三子甫至蘭即欲採入邑乘以示風勵因進諸父老賜詰之曰蘭有先民逸行盍條答以聞諸父老謬以張子房劉昆對蓋子房留辟穀於蘭昆係蘭人故也予乃直叱曰子房幸際風雲昆亦承平吏何足道吾所心折者明季來公斯眞奇男子耳父老相顧駭愕而散時兵戈甫戢仳離載道之民尚裹足徬徨望故鄉爲畏土間或新畬甫闢復爲勢家所奪紳衿而外稍稍溫飽者計圖割免即竄名於司府公役籍中以故諸凡雜[illegible][illegible]攢集於焦頭爛額鰥寡孤獨之夫力不能辦則連袂

而逃塡溝壑前令又以懇荒例懸空捏報圖加級逐以貽敗例從邊臨發敷敷乞胥了作募緣居停諸衙役悶皆豪家奴素假公役便出入索瑕於令以傳豪家耳目歡因前令敗復就就作危語恐嚇而故爲窺獸奔每日高飯後將出聽事連撾鼓聲如鏖戰僅得一捧印吏猶蹙蹙作㩗胥狀而捧上檄諸凡督促候剖決已林立嘈嘈如市胥三子遂積勞成疾五歲見復病痘以殁終夜彷徨如衣敗絮行荊棘中忽自計曰今爲治如臨敵須死中求生柰何修飾蝙蝠如偶人形徒敗無益乎遂單騎赴上大夫力請願假便宜三月專淸地畝勿撓以它事庶幾本淸而末自理否

則無米索炊惟有解印綬去耳上大夫相與目笑曰子能之乎唯唯許可乃倣魚鱗册式逐號挨坵親行踏勘先下令凡從前捏熟作荒速赴縣首明如俟查出即以欺隱論有能開治荒土許給單予以世業仍免三年雜徭由是侵占豪民唯恐水落石出皆據實報明前令懸空懸報之數皆抵補有餘而流民亦稍稍思歸矣先是諸雜派凡屬紳矜已論田數多寡例皆豁免而貧無立錐者卒不得叨同仁之惠胥子曰是教人以貪拒人以廉也爲之畫一定例使毋得踰額自恣由是貧富均而詭寄奸民亦稍稍知自戢矣先是雜差多寡唯上檄是憑猾胥遂任意供昂昔甲庇乙因緣以爲奸利胥子搆得通省地丁册授以爲據凡一應兵馬件來駐劄有定期糧草有定數協濟有定屬其部論例可得之邸報中由是每有苛派即力與上爭爭而勿允亦勿應上以胥子得其底裡亦勿能難也蘭邑故濱河卒不治河而反治河於他邑胥子進老吏訊其故曰河固當治但一報工即以月破查詰邑不帖席矣然則河終無患乎曰安得無患姑緩目前俟之後人耳胥三子喟然曰駭哉蘭民也不求濟於隣而反濟隣乎不治未患而治已患乎爲之力請於上願以蘭民治蘭河勿支正項無憂月破也民不遑勞無憂轉徙也公私不兩便乎上大夫不

能難遂允其請由是歲以爲例邑有庠生某以驕倨忤羣小郡守摭拾他事罝詞理招胥三子同訊將坐以莫須有令拜神自矢胥三子捫腹向前曰吾有赤心耳不信之昭昭而信之冥冥何爲也遂親解某生梏梏叱令去諸左右相顧失色莫敢救梏遂散先是胥子以淸地均差之故於士紳頗有齟齬至是始知胥子戇直無他腸而亦稍稍心折矣與予秋入冀闈事取士七人辛丑夏以原籍奏銷十七年逋粮一案降一級謫用壬寅正月離任寄居鳳陽府之譙城冬十月抵靖癸卯走長安圖以紀錄抵還原職未果甲辰乙巳連走長安候補未獲丙午遊嘉禾秋八月養病於維揚復往來京口三山歲暮還里丁未館於如皐孝廉叢子兩英家戊申

遊閩之浦城浦令徐子卽河南庚闈所取士已酉庚戌館
於家辛亥復走長安謁補得滄州別駕冬十月抵任滄固
燕京三輔地又係漕運咽喉因駐滿兵資彈壓而肴子以
一介書生貫穿行伍趲運弁督淺夫趦趄河干連月無由至
署邸署邸亦茅舍蓬戶窄如斗狐狸犬豕白日就人爲伍
肴子遂咄咄自討反不如寢處河干爲稍勝因口占絕句
云吟風弄月無人問爛額焦頭是我儔上大夫聞而憐之
特檄委署肅寧篆肅固彈丸小邑乃姦獘吏劇於通都大
邑每歲終里甲領書例索邑中溫飽民民悉以更替爲名
勾至縣奸胥旁午於道幾同白望官吏相藉以爲奇貨文

其名曰公費然入官囊者十之一二而入中飽者不啻十
之八九肴三子曰是朋以我爲贄也卽不以我爲贄吾肎
以民膏汚吾志乎下令悉蠲之收則歸諸吏解則歸諸官
復爲之請於上報可數十年膏肓之疾爲之一蘇其餘稗
政多所滌剔間有播之士頌民謠者茲不錄壬子夏四月
解署事復歸滄亡何河決耿家埠口時六月二十八日也
踰月決口乃塞隨以終養請於上報可十月部文抵滄乃
得行先是部使□閱河到滄凡州縣管河佐貳例官服持
手揭跪河干口報職啣滄吏勿予告予循循然竟以常禮
迎謁部使者以肴子傲也叱令尾舟而行毋得擅離肴子
乃褫縛夫卒伍中步行四十里出境照例官服持手揭跪
河干汚泥中口報職啣良久舟人衙役相與目笑勿令起
部使者倘坐官艙不知也肴子亦顧影自笑曰何物么麼
乃思御李但恨陶元亮先生不及一見耳元亮先生僅束
帶一折腰以視今日膝行汚泥中不終勝耶遂朗誦歸去
來辭以自況忽復自念元亮多見無老母或不同姑學毛
義耳因遂隱忍歷三月至有夬河之役始浩然南歸歸爲
壬子冬之十一月其途資悉仰給於泰巖丁公公與肴子
同出喬白山先生之門時公爲保定副籓肴子得以終養
叨撫軍金公特題於朝者皆公之力也癸丑甲寅館於家

亡何泰巖丁公已從保籓遷觀察使駐皖城以故歷乙卯
丙辰肴子連走皖城復自皖走旌德宣城先是肴子辛卯
受知於元固先生謬蒙青盼頗不以吳下阿蒙見許肴子
每有念輒扁舟往索如寄外府元固先生勿以爲慾顧反
益喜自肴子曰子肎以飽子視我我何愛但管子不易爲
耳子勉旃行自念巳而倏忽二十年肴子猶頭顱如故及
補倅得滄州諸同人謂肴子瘠軀不勝任且上有老母因
勸公函乞當事許肴子以病告函已發而元固先生適後
至張目叱予曰老驥伏櫪終富千里奈何遽自棄復解衣
推食百計促肴子就道肴子不得已唯唯而去未逾年元

岡先生復督稅湖關往來邗溝白下時翁子已終養家居
矣或慫恿翁子謁湖關伊邇獨不可沾升斗自活乎翁子
乃頫影自嘆辜負先生期許死晚矣而猶喔咿乞憐幾翁
之謂何僅以空函候起居勿一往復以後時浮沉不即達
每當霜飛木落輒北望唏噓為之泣數行下時觀察泰嚴
公已遷江蘇大方伯方物色部下遺老稔知故人翁子尚
無恙曰咄嗟乎子來乎獨不能為謝仁祖乎翁子顧自念
七猶有老母奈何強作猎肝避以故歷丁巳戊午已未庚
申四五年間猶時時往來白下吳門不遽棄人間然終非
志也辛酉夏五月忽翻然頓足曰吾老矣且老母逾八十

生在旦夕而弓猶戀戀作飛鳥依人態即日以三牲養
不足子矣遂賦林居白言以誓永不復遊時年五十有六
翁三子秉性疏濶拙於謀生雖叨一第官兩任僅得負郭
田百畝室廬蔽風雨而已性落落寡交厭浮薄喜與老成
人遊酷愛山居每聞佳山水輒欣然欲往卒以丘墓在靖
徘徊中輟晚因艱於後嗣強置兼房頗多北門交謫之累
然觀之泊如也平居喜尚論古人每當酒酣耳熱即援取
架上名臣義士俠客諸傳朗誦起舞然亦罕接名人貴客
都得之雞鳴風雨枯燈獨坐之時為多間作歌詩初學淵
明後亦漸喜香山古文辭最愛廬齋遷後稍稍出入翁山然

家晚於性命之書亦微窺一斑至於
一派九多辯難惜未仍師承於有當與否則不敢知
其持身接物大都（於）遲鈍不能因事就功晚值家道坎
坷顧盼零丁又不無天人交困之感故遂遁形鄉曲避人
咳唾碌碌以終悲夫　翁三子姓蔣氏諱中和字本達一字蘊幾號位公晚乃別號翁三子生於
明天啟丙寅十二月二十三日戌時卒於某年月時
於某年月日時卜葬於○○○○○某山某向之新阡
贊曰昔陶靖節傳五柳白香山傳醉吟邵堯夫傳無名伊
何人斯其殆狂狷之流與乃皆有所不為是狷也而非狂
狂過於狷遠甚後學乃夷狂於狷而並稱宜後世於狷而
失之也雖然翁子即未之能也而願學焉願學當於何事

始曰人一旦溘焉而或誌其墓傳其事皆乞筆於名公先
生是有所必為而非狷者之所不為善乎丁敬禮之言曰
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夫以文之佳
惡尚難取必於後世之子雲而況生平幽隱欲揣摩億度
於傳聞異辭之手其忍於自欺也願學之謂何翁子蓋有
懼心焉故畧序生平以庶幾後之人知不忘艱難者至於
靖節以遁世為忠香山以詩文為命堯夫以造物為徒浸
浸乎狷也而且進於狂矣翁子何人敢效顰焉以冀三先
生也哉

翁三子半農齋集卷之二終

肖三子半農齋集卷之三

蔣中和著

論部

東周論

嗚乎觀於平王而知周之必有春秋戰國也夫以文武成康之盛而其後乃有春秋戰國學者誠不能無疑及觀於平王而後知周之有春秋戰國之無足異也蘇子謂周之失計在於東遷是以形勝論盛衰矣然予觀秦隋之初非不都關中也未嘗不亡唐虞之際非皆都關中也未嘗不興文都豐武都鎬亦猶堯都平陽舜都蒲坂耳豈有取於

形勝哉周公營洛邑定九鼎雖無意於遷然既道里均而朝會中即都焉未爲不可矣漢高先入關即爲西楚所逐必俟滎陽成臯破而後復都關中東漢都洛陽其歷年亦不亞於西漢唐太宗甫入關即與王世充竇建德爭洛陽至於六朝五代以迄兩宋元明皆未嘗都關中也安在形勝之必在關中哉使平王修文武成康之業率東諸侯西向而興問罪之師即失關中固無損於盛治舍是而即使邠岐豐鎬盡入版圖亦猶秦隋之誇强大耳於周之盛衰何與哉夫周之所以盛者蓋自后稷開基以至太王王季之勤勞泰伯仲雍之遜讓文王之孝武王之友周公之禮樂凡所以式訓家邦者一一無異於堯舜中天之盛故先儒謂太和元氣在成周不異於在唐虞以其所重皆在此而不在彼迄平王而遂一旦澌滅殆盡傳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平王之謂矣又何以責後世之爲子臣乎愚故曰觀於平王而知周之必有春秋戰國也且周之東也豈以諸侯之無助哉幽王固無怨於諸侯特以徵兵莫應致有驪山之厄然觀其迎立平王因諸侯之助急急西向以圖恢復易如反掌耳乃徘徊隱忍終其身五十年之久未聞一矢加遺焉安知驪山之役不即許以土地人民如石晉

之賂契丹也乎彼方以祖宗之地爲酬讐之具而後人徒以東遷之役爲不振之由可謂甚失其情甚寬其罰矣然而諸侯亦與有過焉太甲顛覆昌邑荒淫猶未至如平王有弑父之嫌乃猶一放一廢之不容少恕使諸侯之中有伊霍焉其肯擁立平王以主周祀乎宋邵弑義隆駿即舉兵於武陵梁珪弑全忠貞即舉兵於均州使周即無伊霍而有宋之駿梁之貞爲平王者方且受誅之不暇其敢瞷然主周祀以臨天下乎且平王之立鄭武公之力也武公之父桓公與幽王同死驪山之難者也驪山之難由申侯申侯之怨由平王是桓公死驪山不異死申侯死申侯不

與死平王矣例以復讐之義武公且嘗讐平王而效伍員之覆楚而武公憤憤焉吾是以既悲平王之不子而又悲武公之忍於死父也平王雖知立己之爲恩復以司徒榮武公武公雖知立君之爲德復以父官明世寵上下相蒙如此即欲不亡不可得矣然而不卽亡者文武成康之澤未盡斬也豈眞平王之可以不亡武公之足以存周哉吾以是而知春秋綱目之托始其義亦微有辯焉春秋傷天下之無父子故托始於平王綱目傷天下之無君臣故托始於威烈然太易先父子而後君臣旣無父子又安有君臣故以平王而覵威烈則威烈猶令主以鄭武而覵三晉

則三晉猶賢臣葢威烈三晉猶止於無君臣平王武公則至於無父子葢有有父子而無君臣者矣未有無父子而猶有君臣者也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弑君至於三十有六其他爭地爭城盈野盈城之慘迄於戰國而遂橫相蹂也其禍皆始於無父子其無父子又始於平王如謂戰爭之禍由於倂吞倂吞之禍由於諸侯未必始於平王彼夏商之季未嘗無諸侯也何以卒無戰爭倂吞之禍乎吾故曰觀於平王而知周之必有春秋戰國也豈在東遷之謬哉

秦論

孟氏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秦非以不仁而得天下者與非特秦也晉非以不仁而得天下者與非特晉也隋非以不仁而得天下者與是孟氏之言不驗也予竊惑焉或者曰晉一傳而亂秦與隋一傳而亡雖得猶不得也孟氏之言固未嘗不驗也然亂亡雖從而南面之位則均也且其亂也亡也皆於其子非於其身也因其子之亂子之亡而幷沒其父之得是以朱均之不肖而罪及堯舜矣烏足以服其父乎或者曰此論三代以上之天下非論三代以下之天下也三代之天下皆得之以仁也是孟氏之言固未嘗不驗也然孔子論繼周而

曰百世可知使古昔之天下果甚殊於後世之天下又安在鑒往而卽所以知來乎然則孟氏之言如之何曰秦之天下得之六國也秦固不仁六國亦豈仁哉六國不仁而獨以不仁歸秦者惡秦之得天下也使六國得天下吾知不仁之名不歸秦而又歸之六國矣惟失之以不仁故得之亦以不仁非不仁之果可以得天下也至於晉之於魏隋之於周又可知矣雖然孟氏之言則固有所爲也葢爲秦而發也當是時秦已浸浸乎有得天下之勢矣有得天下之勢而其使驕使暴以求逞於一旦者又無一非不仁之事孟氏有懼心焉曰彼將以不仁而可以得天下耶而

不知無是理也故爲是必然之說以冀其自反庶有以去其驕且暴而天下之民幸矣此固孟氏之深心而無如秦人之不悟也秦人不悟而六國卒入於秦者非秦之巧於得乃六國之拙於失也不咎六國之不仁而獨咎秦之不仁亦烏足以服秦乎然均之乎不仁既不可以得天下又云可以得國何居曰斯言也非特爲秦又爲六國而發也秦與六國皆以不仁而得國者也韓趙魏之於晉田氏之於齊得之於篡也秦之非子楚之熊渠雖得之於功而實得之於要得之於偪也惟燕爲召公之封得之近於正而其後又不能自强於仁既以不仁得國而又欲以不仁之

術移之得天下且非獨秦也孟氏有懼心焉曰彼將以不仁而可以得天下耶而不知國卽可以倖得天下則斷斷乎不可以倖得庶廢然自反有以去其不仁之術而天下之民幸矣此又孟氏之深心而無如秦既不悟六國又不悟也六國不悟遂不得不折而入於秦秦又不悟遂不得不折而入於漢此皆不仁之驗非仁之不驗也然秦雖不仁其國由來久矣使如先世之保境自封亦何至有土崩之患惟其使驕使暴以求逞於一旦謂天下果可以不仁而得也由是陳涉起淮南劉季起沛上項籍起江東率六國烏合之衆而遂以亡秦是亡秦者六國之民而非秦國之民也六國之民固天下之民也使秦不有天下六國之民亦烏得起而亡秦哉益信乎國卽可以倖得而天下則斷斷乎不可以倖得是孟氏之言固未嘗不驗也雖然孟氏不又云乎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是秦以强大而役弱小遂因以得天下則又合於無道之天矣益得之以仁者經也得之以不仁者變也苟徒狥其變而遂忘其經則爲善者懼矣苟徒狥其經而遂忘其變則爲善而不應者惑矣故既爲必然之說使强大者不敢萌僥倖之心又復爲不必然之說使弱小者不敢昧晦時之養是兩爲救也先儒謂

孔子刪書而存秦誓獲麟而書西狩皆知秦代周也輒去孔子又百年六國之將亡未亡秦之將興未興情見勢露又非春秋時比矣而謂孟子之智有甚異於孔子之智乎愚故曰此孟氏之深心而無如秦既不悟六國又不悟也不然六朝五代之半有天下是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秦隋莽新之全有天下是不仁而得天下者有之矣其驗不驗也聖賢之說不有時而窮乎

漢論

匹夫而有天下者自漢始嗚乎虞夏商周之興無論已卽强暴如秦猶必積威蓄銳百有餘年然後吞二周并六國

有天下若斯之難也且天下之事惟智且勇者爲之也然當其萌牙初角猶未肎遽爾相降必俟勢窮力竭消歇於鋒鏑交馳反顧莫支然後俛首懾氣而安爲之下孰有相遇於草莽邂逅未卜皀之雌雄乃即竭股肱之力授以天下如漢初之漢乎嗚乎吾以是而知先王維世之意深也葢稔知天下跅跎之士非易於驅駕惟制爲君臣之分可使之斂鋒縮銳相盻以就藩籠故即以三家之强而不敢分晉七國之暴而不敢遂滅周也則以君臣之分之定於素也當楚漢之際六國之滅於秦未久也盻黍離而念宗周則爲禍於秦者宜莫急於滅於秦之六國矣乃一時抱才

思奮者舍可以禍秦之六國而顧倀倀焉甘爲之役屬而惟恐後者則出於不智不勇之人而又非素有君臣之分如漢之興也此何以稱焉或者曰天下之惡秦久矣陳涉雖首難而不能滅秦也楚雖存趙而不能滅秦也滅秦者漢也此漢之所以興也嗚乎漢亦安能滅秦哉當是時秦之精兵盡在鉅鹿入關易也救趙難惟有救趙之役以牽秦兵而後沛公得以乘其敝義帝入關遣沛公救趙遣項籍葢明知秦之所忌在項籍而不在沛公故姑以沛公爲餌非眞愛秦之父兄如諸老將所云也且沛公入關而不能守關鴻門之會咸陽之掠巴蜀之封未敢向羽施一盻也而謂漢能滅秦哉然則漢何以興或者曰蕭何韓信張良皆人傑也楚失之漢得之此漢之所以興也然史稱沛公初至沛從之者已數十百人使無從之者之數十百人沛中之父老豈遂肎殺令以迎沛公乎蕭曹又安得舍沛令而從沛公乎愚嘗謂此數十百人者其功當在蕭曹之上後人徒知蕭曹之爲元勳而不知數十百人之爲元勳吾方悲其徵幽之未闡而况張良得之於留韓信得之於漢以視蕭曹之起豐沛又瞠乎其後也而謂三傑之遂能興漢乎然則漢何以興或者曰鴻門之會事急矣巴蜀之封負約矣滎陽成皐之間足以死矣而卒能堅忍以挫羽

之暴此漢之所以興也然予考鴻門之欲殺沛公也以沛公之守關也當是時楚方破秦威震天下使沛公果有堅忍之智即當降志辱身如勾踐之事吳者以事羽乃反遣兵守關以臂當車又惡巴蜀之封急欲還攻於羽使非蕭何入諫又路守關覆轍矣且沛公安能堅忍哉廣武相持太公方置鼎反數羽十罪以挑其怒卒致伏弩傷胸狼狽奔成皐凡此皆匹夫之勇所不爲而謂堅忍者爲之乎然則漢何以興君子曰興於徵應史不云乎單父人呂公好相人見季狀貌因重敬之曰臣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爲箕箒妾卒與季乃呂后也史不云乎

秦始皇疑東南有天子氣東遊以厭之季卽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草澤閒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季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史不云乎季被酒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蛇後有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被赤帝子斬之嫗因忽不見後人告劉季季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凡此孰非漢之徵應乎愚故曰興於徵應惟徵應而後數十百人從惟徵應而後沛中子弟迎惟徵應而後蕭何曹參附惟徵應而後張良韓信陳平相繼歸惟徵應而後酈生不妨以踞洗見惟徵應而後鴻門不妨以單騎會惟

徵應而後可以置酒高會於彭城惟徵應而後大風得以倖脫於濉水惟徵應而後蒯通相背之說不行惟徵應而後彭越撓楚之謀易構惟徵應而後南陽之王陵易屬惟徵應而後九江之黥布可招惟徵應而後敢於軍廣武據敖倉惟徵應而後敢於罵趙將辱趙王何也其心蓋有所恃也謂我既得之天授彼紛紛者亦何能爲乎我可以肆行而無忌矣而從而遊者謂漢既得之天授我又安所之乎於是聞風者遂降心以相從也愚故曰漢之興興於徵應腐儒未能深原其隱又從而爲之辭一則曰從諫如流再則曰知人善任三則曰豁達大度寬明仁恕夫灞上之

還樊噲張良之諫均也舍樊噲而從張良謂之從諫似也謂之從諫如流可乎信雲夢之譏犯白登之困用陳豨而豨反用盧綰而綰叛所謂知人善任者如是乎購季布而下千金之令斬丁公以報兩賢之厄讐嫂而移夙怨於戞羹忌功而致韓彭於葅醢所謂豁達大度寬明仁恕者如是乎至於踞床洗足一之已甚乃至於再其窮於技可知矣顧復美其名曰此顛倒豪傑故能鼓舞一世也夫豪傑而可以顛倒乎且齊有田橫而不能臣魯有兩生而不能致而謂能鼓舞一世乎凡此皆以成敗立論卽謂史臣受欺於高帝可也夫史臣受欺於高帝猶曰以成敗之故獨

高帝提三尺劍誅秦刋項自謂足以欺天下而亦受欺於一女子誠不無可異焉當是時猛將健夫旣已惑於漢之徵應降心以相從則爲漢計者自當留韓彭以陰制諸呂之邪心顧反授意於后使之自戕其股肱嗚乎呂后之欲篡漢也久矣恐二三骨鯁武臣親冒矢石取天下未必肯漢而歸呂故乘高帝在而急誅之呂后誅功臣本爲諸呂計而高帝誤以爲子孫計陰授諸呂以篡奪之柄而殺功臣之名則龍準自居焉吾是以不怪史臣之受欺而深怪高帝之受欺於一女子爲可悲也然呂后旣知高帝有微應則神器非可以倖邀矣乃復妄冀非常卒令左袒一呼

呂無少長皆棄市然則高帝之愛欺誠拙矣而呂后之欺高帝亦豈遂爲巧哉雖然高帝有徵應未聞惠帝亦有徵應也有徵應者帝矣無徵應者未必不可以亡且呂公旣不難以相人之術熒惑當時之耳目使智臣勇士奔走於沛公又何難以相高帝者移之相諸呂密授意於呂后以爲興呂滅劉之地耶吾於是而知芒山之雲斷蛇之符未必非呂公文致其說也有呂公之相則不患於無芒山之雲斷蛇之符卽謂漢之興不興於芒山之雲斷蛇之符而獨興於呂公之相亦可也愚故曰漢之興興於徵應矣唐虞之興也以德三代之興也以功秦之興也以詐力夫至於詐力亦已止矣漢復易之以徵應至東漢又易之以符讖嗚乎又安得不以湯武爲聖人耶

東漢論

中興令主少康以後稱光武云先儒謂少康之興猶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東漢則崛起徒步不階尺旅以數千屠百萬覩少康轉復過焉然羿浞之簒淪歷四世其深根固蔕天下已不知有夏非如翟義劉崇之猶知有漢而少康布德兆謀又四十餘年之久然後克復舊祀則其時勢之難自遠過於東漢羣惑亦足以少破矣獨是高光優劣儒者交訟訟者又皆優高而劣光吾竊不能無惑焉嗚乎吾不其論論其大者昆陽之戰光以萬餘人而破四十萬小敵怯大敵勇甚可怪也此時高帝能之乎司徒被害光自父城馳謁司徒官屬迎弔不與交私語惟自引過又不伐昆陽之功此時高帝能之乎得王郎與吏民交關謗毀數千章悉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此時高帝能之乎知赤眉饑疲將東也親勒六軍嚴陣以待赤眉驚震遂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時赤眉衆尚十餘萬令縣廚皆賜食明旦大陳兵馬臨須水令君臣列而觀之謂樊崇等曰得毋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强相服

也此等作用高帝有一能之乎又曰諸卿大爲無道然猶有三善攻破城邑周徧天下本故妻婦無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皆持其首降諸卿獨完全付朕是三善也此等議論高帝有一能之乎馮愔反關中鄧禹遣使以聞帝問愔所親愛爲誰使曰護軍黃防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往降之防果執愔歸罪此等識鑒高帝有一能之乎馬援爲隗囂奉書洛陽帝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

客顧說客耳遊戲數語援遂心折謂帝王自有眞也此等機鋒高帝有一能之乎或者曰高帝百戰百折而氣不撓卒以堅忍得天下此高帝所優非光武所能也嗚乎是又不然當鴻門之會甫脫虎口卽惡羽負約而欲還攻於羽竟忘擲臂之未可以當車也堅忍者如是乎廣武之持羽方置太公於鼎分羹之語亦已甚矣乃復數羽十罪以挑其怒遂令傷胸捫足幾至於殺身堅忍者如是乎趙王執婿禮甚卑於漢無罪也無故而肆之嫚罵遂令趙午貫高相激而謀變使非心動而幸脫則厠中之禍更酷於博浪矣堅忍者如是乎吾以爲堅忍者亦惟光武能之耳當更

始既殺伯升時君臣之分未定也使光武乘昆陽之捷痛哭誓師直向更始以聲伯升之冤未爲無名而光武不爲也猶曰時未可也及王郎既破銅馬既捷大衆集矣乃復徘徊河北直俟更始既敗赤眉再亂然後乘隙搆瑕以收漁翁之利終未嘗洩怨於更始也可不爲堅忍乎至於不屑子陵而犯客星之奏是能堅忍故人也而高帝則未免溲溺儒冠矣詔百僚上封事不得言聖是能堅忍自牧也而高帝則侈然以皇帝自尊矣董宣殺奴而賜錢郅惲拒關而賞縑是能堅忍强項也而高帝則未免丁固之誅雍羹之報矣西域請都護不許○○請和親不許是能堅忍遠人也而高帝則犯白登之困婁敬之謟矣嗚乎此皆較然易辨也而謂高優於光乎然則竟無所以爲同乎　曰其得天則同也天欲亡秦急生楚項以亡之而無如楚項之不足以安天下於是昏其智使之負篡弒之名而後沛公得以乘其敝天欲亡新急生更始以亡之而無如更始之不足以安天下於是潰其勢使之被赤眉之毒而後蕭王得以扼其吭使楚項無江中之弒則諸侯未必叛而沛公之師不壯關中無赤眉之禍則更始未必亡而洛陽之都不固凡此皆天也然縞素之師則發於三老董公而光武之遣鄧禹馮異收桑榆降熊耳則斷自宸衷未開左右贊

一辭也是得天雖同而所以用其天者則又不同矣夫用人與用於人固有別也用天與用於天又有別也高帝有三傑而漢始興是用於人者也光武無三傑而漢亦興是用人者也高帝有黑子之異有斬蛇之讖有碭雲之奇而漢始興是用於天者也光武當王莽之亂星曆諸家但知劉氏之當興究未審夫當興者爲何人遇伯升則附伯升遇更始則附更始遇盆子則附盆子使光武不絳衣大冠以附伯升之後則終其身一謹厚人耳誰能於塵埃中預識天子哉乃卒能戡平禍亂慨然帝制自爲而天亦不能奪是用天者也如謂高優於光也然則用人者勝乎用於

人者勝乎用天者勝乎用於天者勝乎惟於郭后之廢東
海之黜此誠不能無譏然卒以友愛終其天年未聞有唐
宋二宗之禍則知帝之所以敘其家者又能濟之以柔而
非高帝之以趙王母子托呂后者比矣吾又安得不爲賢
者護過哉

三國論

干戈之禍自春秋戰國以至秦楚之際極矣極而收之於
漢漢自王莽更始以至桓靈之際又極矣極而未能遽收
之於晉於是操據中原而稱魏權據江東而稱吳備據益
州而稱漢世儒惑於强弱之形强生分别咸謂劉不如孫

孫不如曹乾紫陽氏正名定分予益州以正統由是孫曹
始絀而人乃知尊漢矣然而未嘗深論其人也愚以爲備
卽非漢裔爾其立心行事蓋有王者之器焉豈孫曹所敢
頡頏哉慨自戰國以雞鳴狗盜爲雄逡巡至於秦漢賓師
之失其尊也久矣張良號儒者高帝稱英主背一見而定
君臣之分君何倨臣何賤也備獨三顧孔明於隆中先之
以賓師之禮繼之以骨肉之恩勤勤懇懇終始無間至於
永訣猶以父事屬其子千載而下讀之猶令人隕涕非天
資過人安從而得此情深性至之語乎尤足異者當其奔
當陽走夏口顛沛流離死生瞬息閒耳猶惓惓於斯民之

原缺第十六葉

安之難作十二年而祁山之難又作不可謂非天也亮固
有言漢賊不兩立漢既不能滅魏魏遂不得不起而併漢
漢亡而吳遂不得獨存夫吳與漢脣齒之邦也吳既甘以
虞公自處坐視漢之亡晉又安得不以齊建愚吳處皓於
其松柏之間耶然亦非孫休孫皓之過也孫權既世有江
東則習聞父兄之討董卓拒袁術矣卽當仰承父兄之志
終始以輔漢爲名乃反急急臣操唯恐或後及羽下襄陽
又掩取江陵隳其成功以求媚於操其無英雄之志如此
又何疑於子孫之面縛乞哀乎雖然操之臣吳則得矣而
遂謂英雄亦未也夫無所藉而一旦崛起超然直行其志

成敗非所計也斯謂之英雄操自遷許以後步步以天子
爲贄始則借以自庇終則轉以相戕罪浮於項羽之弑義
帝名托於文王之事商辛其狐媚欺孤且不免於石世龍
之訕笑又安在而爲英雄後人因操之得以成篡由於挾
天子遂謂荀彧之計遠勝於郭圖安知操之不得爲英雄
正在挾天子一著哉吾於是爲之說曰與其如高帝之狙
詐負人而帝天下不如先主之開誠布公而帝一方與其
如孫權之助操亡漢而永年不如孫堅孫策之討亂扶漢
而天亡與其如曹操聽荀彧而冒僞主之誅不如袁紹聽
郭圖而免欺孤之誚問何以故曰不以成敗論英雄是固

春秋法也

晉論

由分而合者自晉始由合而復分者亦自晉始當其未合而分也則爲攻敵之兵及其既合而分也則爲應敵之兵嗟夫漢高唐宗皆以馬上得天下然漢有文景之富唐有永徽之治是勞於前者益未有不逸於後也晉則始於兵終於兵太康而外未得一日安枕而臥何哉由後而觀則以南風之妬而帝闇於擇婦郭欽之疏而帝闇於徙戎齊王之賢而帝闇於立弟楊駿之庸而帝闇於托孤此其所以亂也然而有本焉夫太子之不堪爲嗣帝固未嘗不以爲慮而賈女之不堪爲妃帝亦未嘗遂以爲可乃皆决於楊后之片言則知帝之牽於房帷而失刑于之化也亦已久矣迨楊后疾篤恐更立他后以危太子復薦叔父之女以爲身後計而帝卒立以爲后於是楊駿始用事前非楊后則賈公之女必不納後非楊后則楊駿之女必不后駿女不后則楊駿之孤必不托蓋宰相進賢主於爲國而妬后進色主於固寵固寵而遂以亂天下然則楊后之罪豈甚遠於賈后哉楊后之罪不甚遠於賈后乃人但知賈后之亂晉而不知楊后之亂晉者蓋以楊后之奸於用柔迥異於賈后之奸於用剛也惟其奸於用柔故奸臣賊婦得

乘便賂其左右以通深宮而人主猶未之知然而帝之寵楊后固以其色又非徒以其色也男女之妬一也當楊后在而帝一選之於公卿再選之於良家而楊后勿妬也楊后死而駿女后駿女后而吳女五千人入宮而楊后勿妬也二楊之善於逢迎如此帝亦安得不憐其意以歡相得耶歡相得而駿之托孤决矣然而帝之托孤於駿固私於其后又非徒私於其后也懼賈妃之難作而無以制其後故不得不重楊后之權欲重楊后之權遂不得不兼重楊駿以陰爲黨援之地而不知楊駿之不足以制賈也夫以平勃之元勲尚不能制一呂后而謂楊駿之疎庸遂能制賈后哉未能制賈后而反以死楊駿是殺楊駿者非賈后殺之也帝殺之耳迨賈后殺楊駿又殺太子以致趙王倫勒兵誅賈釀成簒奪由是成都河間長沙之師紛藉接踵而卒均底於斃無一得脫者是殺八王者非八王殺之也又帝殺之耳嗚乎吾於是而知晉武之不如漢高也八王之禍始於楊駿楊駿之禍始於賈妃賈妃之禍始於賈充蓋賈充於晉爲元勲爲心膂爲股肱爲爪牙德之甚愛之甚而無以爲報於是荀朂爲統楊后得逆探帝之隱情以爲賈充之遊說故奸易售也夫韓彭親冐矢石捧天下以授漢其功豈下於賈充漢高不以爲德而反報之以葅

醢晉武不徇陳玄伯之請亦足以報充矣乃復悠悠戀戀必欲納其女以示報之有加無已而卒以衬國愚故曰晉武之不如漢高也雖然漢高能殺韓彭而不能去呂后晉武能防賈妃而不能杜楊后其禍亂卒亦相等語曰未有奸臣在內而良將能立功於外吾於是而益信女戎在內又未有能去奸臣於外盖兩者互相倚而女戎之患則又甚於奸臣也嗚乎漢晉之事盖可鑒乎哉

東晉十六國論

竊嘗謂五倫中有先後天之分焉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兄弟此先天者也有夫婦父子兄弟而後有君臣有朋友

此後天者也愚於是而知先天爲體後天爲用矣何以明其然也苟使有夫婦父子兄弟而無大君臨於其上則皆挾其私智横相賊殺勢且父不能保其子兄不能保其弟夫不能保其婦而生人之道或幾乎絶矣然使有大君而無朋友爲之臣則太君懞懞於上百姓泛泛於下即有横相賊殺之患上不能禁之於下下不能達之於上而君道又窮矣盖大君所以維父子兄弟夫婦之窮朋友又所以維大君之窮愚故曰先天爲體後天爲用也惟先後天之互爲體用是以聖人均名之曰五倫以示五者皆並行而不悖而又相制以爲功故復因名定制使之各安其分各

盡其道必如是而後不至於交窮東晉之十六國以爲君也未始而非臣以爲臣也未始而非君以爲與也未始而不亡以爲成也未始而不敗以爲予也未始而不奪求其安分盡道互爲體用而無交窮之患不亦難乎然舍是又無以論世而知人故於其始也則當論其開創於其既也則當論其設施於其終也則當論其敗亡於其成敗予奪之間則又當論其家難必合是數者比類參觀然後十六國可得而論也愚請先論其開創劉淵亂晉晉固有責焉然青衣之辱得毋已甚乎石勒亡漢勒固有責焉然與漢之功亦難盡沒也慕容氏雖嘗稱藩於石趙未嘗稱藩於

冉魏所以廉臺之戰未可云負義苻氏既已委贄於鄴都乃等途人於襄國所以關中之據不異於倒戈垂雖臣於堅然淮南之蹶未嘗迫堅於險也亦足稍酬其知遇萇雖斬於堅然龍驤之授亦既北面有年矣乃竟横弒於新林廣固之夜郎自大亦聊存宗祀於流離但龍城之宗周未棄何遂賦白馬於微子赫連事秦而叛秦乞伏事秦而叛秦均難免乎不義之誅然朔方本衛辰之故部隴西本國仁之舊墟又當量奬以中興之義張軌乘亂而刺凉州實無異王衍防危而營三窟所幸者猶有勤王稍足以補過李特竊問而臣趙廞實無異賀循配顏而事陳敏所恃者

徙有流民尚足以鼓衆呂光西征不復而卽割地以自雄非特上慚於弘演亦且下愧於彭越烏孫農桑是務而姑養晦以俟時非特有光於思復韃亦且有光於樹機能蒙遜既背呂光又殺段業可謂寧我負人矣李暠但用宋繇遂破索嗣得毋因人成事乎此十六國開創之大畧也而是非在其中矣愚請再論其設施彼劉淵之黜劉景苻健之懷遠人南凉之勸課農桑毋乃其最乎至於慕容氏起棘城而掠昌黎成李撫流民而固邦本前凉志在賓融而保河西抑又其次矣然求其男安於耕女安於織幾無愧於漢唐要莫如苻堅爲最盛洎乎萇代秦而苻登起以致

三秦之民日屬於萇之君臣垂復燕而西燕起以致兩河之民日屬於垂之宗族登甫滅而乞伏號西秦赫連稱大夏姚興卽欲息肩而不暇垂甫滅而南燕據廣固拓跋滅中山慕容寶卽欲養晦而無由隴蜀連衽而各主旣犯連雞竝飛之勢遂罹城門失火之殃凉州蕞土而五分旣有朝秦暮楚之憂豈無盈野盈城之慘此又十六國設施之大畧也而是非在其中矣愚請再論其敗亡劉曜被擒於趙冉閔被擒於燕雖釁起於輕敵然曜以匡扶社稷爲言閔以中土英雄自命猶幸匆衰於暮氣慕容暐奔高陽而被縛苻堅奔五將而被縊雖氣餒於窮途然暐望首丘而

歸死堅叱姚萇爲叛賊自殊於勇怯之同悲燕超守廣固而亡不異秦泓敗灞上而亡然燕超不降而死建康自愈於秦泓旣降而亦死建康慕容熙亡於弑猶之高雲亡於弑然高雲以倨而受弑終勝於慕容熙以色而受弑前凉降前秦猶之後凉降後秦然後凉坐困而卽降終不如前凉戰敗而始降西秦降夏而被殺無異南凉降秦而被酖然西秦本期於投魏於夏殺之爲有名南凉本期於投秦於秦酖之爲不義西凉敗於北凉無異北凉敗於拓跋然李歆死蓼泉自愈於赫韃之死平城北燕敗於拓跋更甚於北凉敗於拓跋然赫韃死平城終不如北燕之死高麗

至得復讐之義者則莫如苻登之於秦得返正之義者則莫如冉閔之於魏此又十六國敗亡之大畧也而是非在其中矣愚請再論其家難則南凉其最著矣有泰伯季歷之風無季札王僚之禍可不爲賢乎若西秦之乾歸則不免公府之弑矣然熾磐實賢於公府非乾歸私於其子也若成蜀之李班則又不免李期之弑矣然李班實賢於李期非李雄私於其姪也劉漢之有靳準猶石趙之有冉閔然冉閔旣豢養於趙而功烈又遠過於準故靳準亡而[illegible]漢猶興冉閔興而石趙遂亡至接踵而爲劉石者則有如苻生之禍秦呂纂之禍凉慕容策之禍燕至接踵而不爲

劉石者則有如前燕後秦之皆以傳子而獲免南燕西涼之皆以不傳子而亦免然燕有慕容垂之變而國亦亡於晧秦有姚弼之難而國亦亡於泓備德無子故立超也然國亦亡於超暠雖有子不賢於歆故立歆也然國亦亡於歆至於赫夏舍長立幼而兩子皆傷燕弘以弟攘兄而百子俱戮惟北涼舍幼立長而國難不興前涼輸忠慕義而[illegible]龢少衰此又十六國家難之大畧也而是非在其中矣嗚乎豈將是非在其中亦復報施不爽且因以見天道焉愬請終言其概可乎前趙歷五主而不得死者凡三後趙歷六主而不得死者凡四前秦歷六主而不得死者凡五

後秦歷三主而不得死者凡一西秦歷四主而不得死者凡二前燕歷四主而不得死者凡一後燕歷四主而不得死者凡三南燕歷二主而不得死者凡一至於父兄宗族銷亡於鋒鏑之間者又不知幾何矣蜀漢歷五主而良死者惟三北燕歷二主而良死者惟一後涼歷四主而良死者惟一南涼歷三主而良死者惟二北涼西涼皆歷三主而良死者亦皆一至於赫連歷三主而良死者竟無一焉身且不保而況父兄宗族之間乎至於此而後知先王因名定制曲盡其防誠有見於天人之間非相制不足以為功故特使之各安其分各盡其道乃後世恬不知省往往

甘為戎首要其心豈真不知賊主殘民之為惡名哉亦不過溺於所愛之身所愛之子耳愛其身愛其子而遂連類以愛其父兄宗族以父兄宗族之足以衛吾身衛吾子也及時移事去又疑父兄宗族之不利吾身不利吾子也復移其愛以愛素所豢養之部曲以豢養之部曲之足以衛吾身衛吾子也而孰知豢養〇部曲見吾父兄宗族之不吾用而吾孤注足以取也益肆其咆哮傲桿以邀其所必應一不應則環猝夾攻并吾之宗族父兄與吾最愛之身最愛之子均歸於盡然後知向之不仁不義以求逞於一旦者皆所以自殘其身自賊其子自滅其族也即以張氏

一家觀之自張軌以至重華凡五世世篤忠貞而不良死者惟張實一人自張祚弒逆因而遞相接踵遂至四世橫死卒與殘仁賊義者之十五國同歸於盡也嗚乎人亦何樂而為叛臣賊子哉又何樂而不為忠臣孝子哉

七代論

三代而下以北併南者蓋三見云一見於秦之併楚再見於晉之併吳三見於隋之併陳於是論者遂謂北足以併南南不足以併北要之未可為定論然七代之際南渡諸賢未嘗不望神州而隕涕乃卒不能得志於中原則又何也嗚乎吾於是而知下邳之罪大也夫兵力之强義聲之

壯兩者必相因而後可以成功孔明問罪中原聲非不壯而卒無成效則兵力之未强也項羽喑啞叱咤兵非不强而卒斃於垓下江中之弑衆之也當晉之東渡中原赤子日嗷嗷以待王師固不異孔明之出祁山而下邳之取咸定霸更無異項羽之救趙摧秦兩者備矣乃卒不能越關洛以取尺寸之地嗚乎吾於是而知下邳之罪大也彼豈不知關中之爲險乃急急狼狽東歸唯恐穆之既死一旦君側之間有如謝安桓溫者起而無以遂其篡於是遂甘以成功自棄乎嘗即其遇而代爲之謀假使擒泓之後即請天子還蹕洛陽如有靡之與少康猶曰此伊周之流或

非下邳之所敢望至於養威蓄銳如韓信之據齊尉佗之據越而姑釋晉以爲東周外假恢復之名內樹鼎分之實此固中智之所優爲而下邳不爲也乃知向之秣馬厲兵以求逞於一旦者以爲敗則禍歸於國而我不失爲桓溫勝則外可以威敵國內可以脅群臣而我乃晏然可以跨桓玄其設心如是而已矣豈眞有恢復中原之志乎嗚乎晉自庾亮褚裒殷浩桓溫北伐以來功雖未就要未有辱國喪師如青泥之敗之甚也當其初至則假仁仗義以邀義租之助及其南歸則毀宗遷器以效盜賊之爲即使晉祀嘗存吾知青泥既敗以後必不能復得志於中原矣況

一變而爲宋再篡而爲齊三篡而爲梁四篡而爲陳猶之豺狼之家即鬩鬩自完猶恐人尾其後而興捕盜之兵尚敢問中原哉然北亦不能併南何也曰北之併南當在太武孝文之際乃爪步一去而宗愛之禍與馬圈一勝而穀塘之難作不可謂非天也及再傳而魏分東西東篡而爲齊西篡而爲周其恐人之尾其後而興捕盜之兵猶之乎江東矣又安敢問江東哉然而士君子不恨北之不能併南獨恨南之不能併北何也嗚乎吾於是而知下邳之罪大也晉雖東渡然江漢朝宗之望猶未盡絕於中原故擒超擒泓之易於奏效使乘其銳而遂爲少康豈難哉下邳

既不能附晉爲少康又不肯聽晉爲宋高乃反毅然爲操懿而且甘出操懿之下夫操懿身經百戰非不可拱手受禪猶必遲廻隱忍以俟再傳是其羞惡之心猶未盡忘也下邳直以身攘不復隱忍以俟再傳由是齊之於宋梁之於齊陳之於梁皆相因以爲固然而下邳作俑之罪不更在操懿之上乎乃世之愛下邳者猶謂功浮於過未可與操懿同稱而不知下邳之功罪也非功也爲晉則爲功自爲則爲罪試問下邳之功爲晉乎自爲乎而光蕭齊之篡迫於鮑箭襄陽之篡迫於鄭植下邳之篡固未嘗有所迫也高洋之篡基於六渾宇文之篡基於黑獺下邳之篡又

未嘗有所基也上無桀紂之君下無秦隋之敵卽使下邳以壽陽自老晉之君臣方且以伊周相況誰敢睥睨而導雲夢之遊乎流言不聞於武庚斧鉞漫及於獨夫嗚乎吾於是而知下邳之罪大也瑯琊徒知二十年之天下爲下邳所留而不知留以天下者不留其子孫然而劉氏之子孫亦未嘗不與司馬氏之子孫均歸於盡夫不留司馬氏之子孫本欲自留劉氏之子孫乃劉氏之子孫卒未嘗留而萬世之惡名終不可去與其貪三年之帝位而冐萬世之惡名復不能自留其子孫何如終身爲晉臣旣能自留其子孫且得與少康之有靡爭名於萬世其孰得孰失固

中智之材所易辯而下邳不爲也嗚乎吾於是而知下邳之罪大也

隋論

嗚乎秦隋之興何其暴也其亡也又何其忽也雖然興亡則同而所以興亡則不同後人謂秦隋一轍者謬也秦自非子受封十傳至穆公用孟明孝公用商鞅惠王用張儀昭王用范雎白起始皇用李斯蒙恬王翦王賁始併天下當是時周雖以虛名擁於上而與秦敵者則六國之諸侯甲兵土地皆數倍於秦列國豪公子又各致其能籠英畢傑橫相枝梧故秦不能遽得志也隋自父忠受封再傳而遂攘神器一時從龍者皆比肩事周於隋非素有豢養之恩而與隋敵者尉遲迥王謙而外僅區區江左之陳不能比趙之中山安敢望六國哉至於東封西禪南巡北幸信方士之誕極土木之奇此則秦之所有隋之所無也欲懲世俗也則頒五敎於江南欲賑饑民也則置義倉於當社躬行節儉而令有司藏富於民之爲愛樣集遠人而詰蒐王挑父謀降之非義此則隋之所有秦之所無也相反如此乃秦亡而隋亦不免何哉君子曰天下大器也非一人之所得私也守之太驕不可也持之太矜不可也秦則守之太驕隋則持之太矜故亡雖不同而其速於亡則一也

秦何以守之太驕曰凡人之情必先內有所恃而後外無所忌試問廢封建築長城起阿房燔詩書坑儒生出扶蘇用趙高此何等事而竟肆行無忌一至於此乎嘗求其故而不得閒讀秦本紀至初并天下自以爲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命爲制令爲詔自稱曰朕乎乃爽然知向之所恃不外於此矣以爲我旣爲天下之一人千萬世之一人苟不創駭民希俗之舉不足以超前絕後而顯皇帝之尊故公然犯天下之所忌而不以爲異由是奸臣得陰窺其隱遂敢邀以爲亂當是時使始皇稍自歛抑勿自處於太驕斯高必有所顧忌而不敢盡發其奸何至太

子寃死於野僅二世而遂亡天下哉吾故曰失之太驕隋又何以失之太矜曰譬有物焉傳之先世主人自以爲分內之物無復猜疑故肘腋之人不敢妄生覬覦倘一旦取非其有皇皇然惟恐守者之不善他人復踵其後於是朝發一人焉察其能守與否也暮發一人焉察其能守與否也因而肘腋之人習見守者之見疑於主人遂多方設瑕搆隙使主人墮吾術中而不吾疑然後一旦攫之而去噫隋之廢勇立廣何以異此哉吾故曰失之太矜雖然胡亥安敢望楊廣哉馬鹿不辯坐制家奴即湯武開於先未必遂能幸免而况政爲之父耶楊廣風裁氣嵬不減二曹之

於七子至於矯情鎮物更復過之故楊素高頻薛道衡皆才不世出他如韓擒虎賀若弼史萬歲其桀驁亦不亞於韓彭皆樂與周旋終始未敢萌異志則其驅策之才亦畧可覩矣使荒淫稍爲之節或遼東之役不至於再三隋之天下固可十世有也乃咄咄自盼有如芒刺在背唯恐驅除匆遽嗟乎項籍入關分裂王侯當是時使即南面稱孤其誰與抗乃效市兒晝錦之榮烹韓生而棄天險及兵敗垓下猶恃勇使氣不肯圖王於江東廣豈其後身耶不然何其脫畧粗豪之相似也文帝之得天下酷類漢之王莽煬帝之失天下酷類楚之項籍詘之新隋一轍可也詘之籍廣一轍可也秦豈其倫哉吾於是而益信女戎之禍未有不反中其身者也漢呂公奇高帝貌願奉女爲箕帚高帝德之卒貽人彘之毒王莽以政君爲輿援遂攘神器而終不免於漸臺之厄唐太宗以宮人劫父幸有成矣然武韋之禍卒與唐祚相終始隋文以一女子故坐移周祚子卒以荒淫敗所謂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其信然耶予獨怪晉武隋文皆英主當其盛也席卷長驅舉天下莫能抗及其憊也輾轉繚繞於一婦人之手而卒困於智勇之莫支君子於是益嘆女戎之溺人深禍人酷也而秦之亡庶幾虎甓猶立矣

唐論

天下事之最難處者人臣懷鞠躬盡瘁之忠而庸主疑其心人子負創業垂統之才而庸父掣其肘蓋違命則跡無將之誅稟命則失事機之會嗚乎聖如大舜周公而且不免於旻天之泣破斧之悲又何疑於唐太宗之終負慚德乎當太原之起義也建成元吉尚在河東使高祖慨然以化家爲國之事終始付世民俟大業既定然後號召百官明告以故舍建成而立世民誰不頫首相從乃甫下關中即立建成爲世子當是時大亂紛起關中僅一丸黑子耳即帝位且非所急况儲位乎且既以儲位屬建成則凡排

難解紛亦當屬之建成矣及大敵當前螂臂莫支則又以世民爲委夫泰伯去吳而商周之事不與季札使齊而僚光之難不問奈何以鞠躬盡瘁之誼臣之報其君者而欲弟之報其兄乎然而高祖亦非薄於世民也特狃於優柔衽席之間而無以通天下之變遂至於自戕其子吾於是援春秋之義以備賢者之責則高祖之過又太宗有以釀之也何也天下雖亂而是非賞罰則固常留於天地之間外之所以戡平禍亂內之所以消弭家難未有舍賞罰是非而可以冥然擁虛名於上也當隋之季執戟而呼者皆唐之比肩素非豢養於唐而唐以留守興師即使賞忠不

殺使過不疑且有慚於王薄張金稱高士達之起兵於徒步奈何有罰無賞有非無是不問所從來而徒兵威之是逞乎誅王行本則無以敎天下之忠誅竇建德則無以敎天下之義誅蕭銑則無以敎天下之仁誅薛仁杲則無以敎天下之信誅陰仁師則無以敎天下之勇夫忠信仁義勇所以奔走天下士也而旣無一焉則人且挾暇以制我我又何挾以制人乎嘗悲漢高困於淮南唐宗疲於漳水此二者皆自取也不誅韓彭則淮南之師不起不誅建德則漳水之師不與起淮南而漢高遂中流矢以崩起漳水而建成遂以中山搆禍然後知湯武之征誅志在安民漢

唐之征誅志在窮威非特仁暴之懸殊亦且巧拙之迥判矣唯彼父子之間均昧於賞罰是非以爲天下事唯我所欲爲由是逡巡至於剝膚以弟而起奪嫡之謀以兄而懷有功之忌葢殺戮常施則慈腸漸耗機械久蓄則發毒必深此固恒情之所易溺中智之所難防故一旦暴發而遂不可復制由斯以談即謂臨湖之難爲佳兵不祥之報可也太宗又烏得以辭其責乎或者曰楊文幹之反事連建成廢且必矣而卒內牽於妃嬪外惑於奸臣此高祖之過也於太宗乎何尤曰非然也封德彝黨於宇文氏而弒江都高祖旣不能誅而且寵以股肱夫高祖已矣太宗方欲

化家爲國比迹於湯武顧乃聽其悠悠於君父之傍而不力陳其非使天下咸知叛賊之當誅是養叛者高祖所以致其養叛者則太宗也夫高祖建儲於武德之初年太宗雖明知其非未便以立功之説上要君父惟是外嚴誅暴賞忠之典以安天下內嚴進賢黜佞之權以安君父此固太宗之責不得獨諉之高祖夫使太宗之才而不如高祖則已太宗之才旣已逺過乎高祖則凡高祖之所未盡者又孰非太宗之所當盡者乎愚故曰太宗有以釀之也雖然太宗之忍於同氣亦非始於臨湖而臨湖之變亦未足以盡太宗之隱使太宗素篤友于而懷敝屣之志則臨湖

之後即當涕泣自陳終身抱閱牆之痛安有手足至親殺其夫納其室而恬然不動於中乎吾由納巢剌王之妃而推其隱則知太宗之不即戕其同氣而姑隱忍以至於武德八年之六月者直鄭莊公之故智耳又何足責乎又何足責乎

五代論

嗚乎觀於五代之際而益信天位之果不可以倖邀篡奪之果不可以久長也三代而下如漢高唐宗雖不如湯武要皆上有暴主問罪未爲無名至於西晉雖名爲篡然魏亦篡漢者也故國祚亦亞於漢唐倘不其然即僥倖有成

未有不旋踵而即敗者又何疑於五代之禍亂相尋無已乎予嘗悲晉唐之季姚泓被擒而關中震黃巢走死而西京復此皆晉唐中興之會惜乎任非其人晉可以中興而反滅於宋滅於宋而遂釀六朝之篡唐可以中興而反滅於梁滅於梁而遂釀五代之爭是以君子惡裕尤惡溫也裕之功遠過於溫又無晉陽之厄故得坐移晉祚歷數傳而始亡溫起於羣盜其望既不足以服天下而又厄於晉陽之勁敵是以不再傳而即遭族滅君子於是益信天位之果不可以倖邀篡奪之果不可以久長也然使朱梁無晉陽之厄而梁祚遂能久存乎曰非然也觀莊宗初入梁即欲掘溫之墓誅溫之屍卒惑於奸臣張宗奭之言以止則知莊宗固戀小慈而非徒逞於一決者使朱溫不即死而即滅於莊宗之手莊宗其肯既誅其身又盡滅其子孫乎必不能也惟莊宗不能既誅其身又誅其子孫是以姑予之以再傳以使之自戕其子孫亦猶安史之不死於唐而皆死於子正天之毒其報也豈所以厚之乎乃唐祀亦再傳而亡何也曰此明宗之罪不盡莊宗之過也夫明宗爲唐之養子敬瑭爲唐之愛婿明宗既可以養子而攘莊宗之天下敬瑭獨不可以愛婿而攘潞王之天下乎由是劉知遠效之而爲漢郭威效之而爲周猶之棄貨於途

之人皆思攘臂以逞不復問所由來此皆勢所必至乃論者不察其原而徒爲事後之智謂唐不用薛文遇則玄武之樓可以不焚晉不用景延廣則范質之表可以不草漢不用李業則澶州之軍可以不變至於石晉之敬瑭尤不勝其髮指蓋以幽燕之禍起於敬瑭也嗚乎敬瑭亦何說之辭然謂敬瑭遂足以亡唐亦未也呂琦之策未爲不預親征之役未爲不壯龍敏之謀未爲不奇俱却而不用乃獨恃趙北平父子爲干城契丹即不帝敬瑭其能不帝趙父子乎敬瑭本不足以亡唐而無如禦之者之皆欲敬瑭故遂以亡唐也唐亡而晉立晉既立於契丹其能

亡之也獨不能亡之乎然謂契丹遂足以亡晉亦未也李
穀之計未爲不善王淸之節未爲不忠戚城陽城之戰未
嘗不捷澶州榆林之役未嘗不勇契丹亦烏能亡晉哉契
丹本不足以亡晉而無如禦之者之又欲爲敬塘故遂以
亡晉也晉亡而漢立漢非立於契丹而又何以亡曰後人
欲甚敬塘之罪故恕知遠然遂謂知遠遠勝於敬塘亦未
也唐閔帝避潞王之難奔於衞州石敬塘方入援知遠乃
其麾下不勸敬塘出閔帝於險反盡殺閔帝左右而去是
一爲逆也及敬塘拒命不與趙瑩同志反倡邪謀以成契
丹之禍是再爲逆也至於殺降殺義輾轉以成晉之篡莫

非知遠之餔糟歠醨也而謂知遠之罪遂輕於敬塘之罪
乎成則爲敬塘爲知遠爲郭威不成則爲趙德鈞趙延壽
楊光遠范延光杜重威李守貞要之於春秋討賊之義均
無當焉吾是以不專罪敬塘不專罪契丹也至於周之世
宗誠傑出矣乃復有陳橋之變何哉君子曰此非世宗之
過太祖冢之也然則宋何以久曰周亡十四年而後宗訓
卒以視湘陰公之弒何如乎且非特宋也晉並於契丹而
晉叛焉即使契丹誅滅其生未爲無名乃猶姑予以噉飯
之所至於周之顯德而晉主馮后猶無恙五代之君何不
一若也又何疑於契丹之得志五代之速亡乎雖然有說

焉漢高誅秦刑項猶罹白登之厄唐宗除隋滅夏終困便
橋之盟後唐以晉陽片隅南當朱梁北抗契丹自父迄子
契丹卒未敢過幽州而問中原朱梁終未能脫天誅而保
首領乎是以益嘆朱邪氏自輔唐以來非特復讐之義有
當於春秋即武功之暢亦且遠過於漢唐乃竟與朱梁石
晉同類而竝稱得毋以修短論英雄乎吾又不禁撫卷而
嘆史臣有未盡之隱矣

宋論

予嘗疑宋有天下三百六十餘年於時不爲不久豈遂無
克敵之方自强之策顧乃始困於遼繼困於金終困於元

使敵人如弄掌上之丸百世而下令人撫遺編而輙俯仰
彷徨徒增其咨嗟嘆息之聲予爲之探本尋源乃知其所
以至此者皆太宗之咎也何也太宗蓋以守成而兼開創
者也惟以守成而兼開創故凡太祖之所未盡即爲太宗
之所當盡求當日太祖之所未盡而爲太宗之所當盡者
孰有急於幽燕之復哉幽燕固漢唐以來所稱邦域之中
社稷之臣也有天下而不得幽燕猶之乎失肩背而以腑
腹當頭目之捍其艱於捍蔽也亦復何疑然太祖不自取
而顧遺之太宗何居曰勢未可也蓋取天下與守天下者
其勢常相因至於先後緩急又必投其隙之所在而後可

以成功固未可徼幸其必得也昔秦取天下以兵矣其勢宜在休養三世不知相因之勢而顧復用兵以示天下之隙故秦遂以亡漢取天下以兵矣產蕭攝之於前平勃安之於後幸文帝知其相因之勢而不復示天下以隙也故參用黃老而漢遂以安當是時使文帝不知勢之所在而用二世之治秦者以治漢二世苟知勢之所在而用文帝之治漢者以治秦吾知漢必不安秦必不亡宋之天下得之五季五季之勢在方鎮不去方鎮則外患未除而黃袍加身者且復見於肘腋之旁矣故不得不暫釋兵權於杯酒以徐俟其隙之可乘此所謂勢也然十七年之間取澤潞定淮南平吳蜀并荊廣浸浸乎有天下十之八矣夫以十七年之間尚能挈天下十之八以授之弟弟獨不能於二十二年之間挈一幽燕以報其兄乎且太祖亦何嘗須曳忘幽燕耶嘗以幽燕圖示普矣而以取守之策屬曹翰矣又以封樁庫遺太宗矣惟其急急於幽燕故不難舍子而立弟其曰遵母命者非其情也惜乎太宗不能善承太祖之志遂使天下之勢一去而不可復留當太宗之世勢在宋不在遼夫遼之得志於中原者何因五季之君自相圖滅欲假遼以爲外援故遼得乘其隙而制我宋至太宗江漢閩廣盡入版圖非復昔時五季之比矣使太宗滅漢

之後臥薪嘗膽必欲滅此而後朝食則瓦橋之敗亦兵家常事耳何至終其身不敢以一矢加遺乎且非其力之果不足以抗遼也岐溝之敗則由曹彬部下之貪功冒之難則由護軍王侁之違制夫以周世宗統御之初尚能陳軍法以斬樊何而使老將不敢譁顧以太宗藉再世之餘威乃不能斬一王侁戮一曹彬以明軍法以挫敵鋒是明示天下以隙而來天下之兵也於遼乎何尤太宗惟知狃於旦夕之安以儌倖敵之不來而不知天下之勢非可以中立而兩持我不先發彼遂因得而制我故再傳而澶淵之役興矣再傳而洮河之難作矣再傳而七百里之地割矣再傳而靖康之禍烈矣使非太宗醞釀於前何以披猖於後一至此極哉史臣急欲班宋於漢唐遂於開寶八年特爲大書以明大一統之義是時河東猶未滅也河東雖小而以宋親之當不啻吳之於晉陳之於隋晉必滅吳而後大書隋必滅陳而後大書河東既未滅也宋又安得而大書哉非特河東未滅不可以大書即河東滅而幽燕未復仍未可以大書蓋幽燕乃漢唐以來所稱邦域之中社稷之臣又非特河東之比已也然必俟幽燕復而後可以大書則宋終無大書之日矣史臣急欲班宋於漢唐故遂不得不大書於開寶八年然不大書於興國四年而必大

書於開寶八年是又明示以大一統之義係於幽燕而不係於河東河東復而幽燕未復仍未可以大書故不如大書於開寶八年之為愈也此又史臣尊太祖而絀太宗之微意乎夫宋之未能大一統也愧在幽燕之未復而幽燕之未能卒復也愧在太宗不能以守成而兼開創遂醞釀至於南渡而終以不振而亡愚因是為之說曰南宋之不得比隆北宋者罪在高宗北宋之不得比隆漢唐者罪在太宗

南宋論

高宗在位三十六年禪位之後又二十六年乃崩其壽考

幾過於漢武唐玄而其功烈如彼其卑也嗚乎壽如高宗亦烏足貴哉當其再赴金軍未至而還相州南宋於是乎基後之人遂以相州之還為宋幸由今以觀是役也乃金之幸而非宋之幸也何也使高宗赴金軍而不遂還也其遂以張邦昌為帝乎光武起於南陽病已育於民家未始不可以中興而謂宗澤李綱諸賢其遂肯絕宋祀而帝他姓乎倘得中材之主如晉之元帝唐之代宗未有不知李綱之當相二聖之當還中原之當復何至如高宗狼狽於三十六年之間而終不一省也然高宗亦不必遲之三十六年之久而後知其狼狽當其徘徊於東平之際吾固知其無能為矣天下焉有為人子為人弟者親握十萬之强兵安坐以聽父兄宗族就死而不一救乎故兵次東平是疑宗澤之漸也疑宗澤是貶李綱張所之漸也貶張所李綱是殺陳東歐陽澈之漸也殺陳東歐陽澈是用秦檜之漸也用秦檜是殺岳飛父子之漸也臣弑君子弑父其所由來漸矣高宗亦豈甚異於是乎第人情不忍遽疑其君父由是而李綱未相則望李綱李綱既相又望宗澤及李綱貶矣宗澤孤矣於是急急冒斧鉞以諫惟恐李綱貶而宗澤復貶也及陳東歐陽澈既以諫死而天下之願為陳東歐陽澈者又惓惓於李綱之旦夕起曰聊以謝死者之

心及李綱不遂起而宗澤且死矣而天下願為陳東歐陽澈者又惓惓於李綱之未即死曰李綱而在吾何憂又不幸而李綱死矣而天下之願為陳東歐陽澈者又以李綱之望望岳飛也曰岳飛而在吾何憂又不幸而岳飛死矣天下之望絕矣而天下之願為陳東歐陽澈者猶不忍終絕也復以岳飛之望望劉錡望吳璘望吳玠望楊沂中望虞允文輾轉於建炎紹興三十六年之間如幼子之戀慈母唯恐舉足或離而高宗邈不相關不啻室女之拒暴客唯恐麗吠相污嗚乎何人情之相違一至此哉後人不得已而姑為原情之論謂秦檜間言韓世忠張俊岳飛三大

歸爲國患於是乎解兵非有疑於淵聖也然李綱初相卽
請河北置招撫河東置經制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卽如
唐之方鎮使自爲守是擧也豈可行於建炎之初獨不可
行於紹興之際乎且土地之與父兄孰緩孰急孰親孰疎
吾意當此之時如有人焉果能歸二帝還三后卽畀之以
天下而自附於竊負而逃之義亦仁人孝子之所甘心尚
何有於廓安片隅之小朝廷耶凡此皆不足以盡高宗之
隱高宗之隱實無異於梁之湘東湘東貪一隅之安而甘
以父兄予賊高宗畏淵聖之還而甘以復讎爲諱其患得
患失更甚於鄙夫而其隱又何足誅乎然孝宗又何以無

成曰天下事所恃者人心所乘者時勢當二帝北狩兩河
之民莫不踴躍各擁豪傑堅壁乘城以待勤王之詔此豈
貪一官半爵之爲身計乎要皆忠義之氣發於天性如水
之必下火之必熱而不容自已故張所王彥宗澤岳飛一
呼而數十萬之衆莫不搏顙聽命則知中原之可圖未有
易於此時者及宗澤死李綱貶而天下之勢已去其半矣
況繼之以秦檜之橫岳飛之誅又繼之以大定之世宗而
金復大振卽使岳劉不死且未卜誰之雌雄況區區張浚
不足當岳劉之肩背乎吾故不敢以責高宗者責孝宗也
然使高宗不內禪孝宗不受禪二十五年之間安知李顯

忠虞允文張浚之不卽同於陳東歐陽澈岳飛而稱臣牛
後之宋高不卽同於共邪松柏之齊建耶就高宗而論則
傷天下之無君就孝宗而論則傷天下之無臣吾故不敢
以怨孝宗者怨高宗也且高宗非特下負乎臣亦且上負
乎天矣天所最厚者人才人才所難必者壽考茲李綱之
卒則在紹興之十年再七年而趙鼎卒再四年而韓世忠
卒至於吳玠吳璘劉錡楊沂中李顯忠虞允文先後接踵
於三十六年之間者固未嘗有賈少傅慟哭夭亡之遇彼
蒼可謂獨厚於宋矣顧乃縶手縛足使不得霞蒸雲變以
少復不共戴天之讎其忍於負天如此嗚乎壽如高宗亦

烏足貴哉元伯顏曰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天下於小兒
予觀徽宗在位二十七年而北宋遂南高宗在位三十六
年而中原遂棄卽謂宋之天下非失之於小兒乃失之於
大兒也誰曰不宜

遼金論

自周家以忠厚開基卜年至於八百於是歷代言修短者
宗焉然而興亡之道又未可一概論也李寶皆可以興而
適遇寶之當亡故寶亡而李興劉石皆可以亡而適遇石
之當興故石興而劉亡韓魏皆事秦非可以亡也秦興而
遂不免於竝亡周齊皆叛魏非可以興也魏亡而遂不免

於並與蜀漢可以興而不遇曹魏之可以亡故不興也勾踐可以亡而不遇夫差之可以興故不亡也然則興亡之道亦烏得徒徇其迹哉吾於是而知遼之興亡異於金之興亡矣遼之興也興於殘唐五代之初然僅能辱鬲於晉陽猶未聞牧馬於中原是可以興者未始不可以不興而卒以興者人欲興遼而非遼之能自興也一在石晉之割燕雲燕雲者中原之戶牖也割之以予敵是予敵以戶牖矣而堂奧其能安乎是石晉之欲興之也一在劉漢之讐郭周晉陽片隅自難敵汴梁之半有中原然勢又處於不得不讐由是坐獲漁人之利而遼遂寖大是劉漢之欲興

之也一在宋太宗之敗高梁挍高梁之敗本因師罷餉匱而休哥適至使太宗養精蓄銳一鼓再鼓必欲滅此而後朝食安知不遂收之桑榆而太宗不能也是太宗之欲興之也一在真宗之盟澶淵澶淵之役將相調和軍民踴躍使寇準之言盡用稱臣不難也而況歲幣乎而真宗不能也是真宗之欲興之也興之如此其衆也遼即欲不興不得也愚故曰人欲興遼而非遼之能自興也金之興也興於宋徽宗靖國之初然以一彈丸而抗全遼是可以興者未始不可以不興而卒以興者雖曰人能興金而亦金能自興也一在友愛之能自興自開創以至滅遼歷宋凡二

世六傳皆兄終弟及薄鬩牆而重天倫是能自興之一也一在闔政之能自興滅遼以後凡九傳非特無牝雞之晨而且有烏林之節是能自興之一也一在大定之能自興于窮大憝與民更始大畏小懷外有萬里明之頌刑措民安內有小堯舜之稱是能[illegible]興之一也一在哀宗之能自興自古敗亡之君[illegible]內即屈辱於外金兩者無一焉成敗在呼吸而自撤官奴猶能以法誅甲冑生蟣虱而洛陽歸德猶能以弱抗是能自興之一也自興如此其銳也人即欲沮其不興不得也愚故曰人能興金而亦金能自興也遼之亡也兆於述律后之舍長立次而卒以不亡

者非遼之不可亡乃人之不能亡遼也方德光利石晉之陷傾國以援使唐聽龍敏之策給贊華以兵直擣燕雲未必無成而唐不能也是唐之不能亡遼也及掠汴而還甫至欒城遂有帝羓之厄使劉漢邀遮其歸路或者可以得志而漢不能也是漢之不能亡遼也亡何復有太寧之難壽安之變三關之失足以亡矣而世宗卒以病去是周之不能亡遼也周亡而宋興宋方受敵於漢未暇問遼及問遼而無如宋之太宗既不能為周之世宗宋之真宗又不能為宋之太宗是宋之不能亡遼也然卒以亡者遼既自處於可亡而又遇金之必興也金之亡也兆於熙宗之殘

篡而卒以不亡者金固可以不亡人亦不能亡金也惟其不能自亡故即以海陵之暴而人不能亡之也惟人不能亡金故即以衞王之愞而亦不能自亡也然卒以亡者非金之處於必亡乃適遇元之必興也然再傳而皆不免於篡何也曰佳兵不祥湯武不得已一用之遂不復用也遼金而能如是乎火既不戢必激而自焚固其所也又何疑於篡弑之不免乎夫戰爭之禍禍在生民篡弑之禍禍在宗祧兩者固互相倚伏未有偏禍生民而宗祧獨膺其福者然宗祧之禍小生民之禍大遼雖用兵較之於金猶爲少遜故雖無世宗之賢而亦無海陵之惡蓋愛民莫甚於

世宗而禍宗莫甚於海陵也然始之禍宗久之必至於禍民故旣生海陵以報其塗炭生民之酷遂急生世宗以酬其上帝好生之德蓋天之愛生民更甚於愛宗祧也嗚乎吾於是而益信盛衰往復之理不容誣矣金之興也盛於遼而其亡也促於遼遼之興也衰於金而其亡也永於金永於金而遂有大石之西遼促於遼而遂有哀宗之蔡州然大石雖能延遼而辱先終無救於天祚之俘哀宗雖不能延金而殉國則無愧於春秋之責嗚乎責農虞夏忽焉沒兮三代而下求國君之能死社稷如金之哀宗者幾人哉吾又不禁掩卷而嘆漢唐宋之瞠乎其後矣而況遼乎

元論

地莫大於元史氏述之詳矣予所尤異者自興以迄於亡凡十有四傳而父子相繼者唯三世固不專於傳子也予所尤異者太祖卒於六盤睿宗以少子監國而太宗勿疑也武宗未立仁宗以弟監國而武宗勿疑也予所尤異者太宗崩於淳祐之元年定宗立於淳祐之六年曠五年無君而國無恙也定宗崩於淳祐之八年憲宗立於淳祐之十一年曠三年無君而國無恙也嗚乎吾於是而知元之所以興矣其不專於傳子也蓋有商之遺風焉其監國而

勿疑也蓋有親親之誼焉其曠歲無君而國無恙也蓋有賢賢之誼焉嗚呼吾於是而知元之所以亡矣惟其不專於傳子由是憲宗崩而和林興阿里之師泰定崩而姦臣發江陵之謀而商之遺風衰矣惟其不專於傳子以監國爲良謀由是武宗崩而仁宗寒立姪之盟文宗立而明宗遇庚寅之變而親親之誼衰矣惟其不專於傳子以致曠歲而無君由是馬乃眞稱制而耶律楚材以憂死海迷失稱制而失烈門以竄死而親親賢賢之誼俱衰矣嗚乎吾於是而知元之所以興所以亡矣謂傳子而遂亡耶則太祖之於太宗太宗之於定宗皆傳以子也而興謂傳子而

遂興耶則仁宗之於英宗泰定帝之於阿速吉八皆傳以子也而亡謂傳弟而遂亡耶則定宗之於憲宗憲宗之於世祖武宗之於仁宗皆傳以弟也而興謂傳弟而遂興耶則明宗之於文宗寧宗之於順宗皆傳以弟也而亡然均是以子而傳父太宗用耶律楚材而興英宗逐李孟而亡均是以弟而傳兄世祖用廉希憲而興文宗用燕帖木兒而亡嗚乎吾於是而知元之所以興所以亡興者以其親親而賢賢亡者以其親非親而賢非賢也雖然亦有天命焉世祖親小人逐正人於親親賢賢之道兩無一得也而不能禁其不興泰定帝聽謀臣誅亂臣於親親賢賢之道

兩無一失也而不能禁其不亡後人徒以興者遂愈於亡而不知亡者未必不愈於興葢世祖之興乃適遇宋之不得不亡非世祖之可以興也太定之亡於其子乃適遇文宗之偶有天幸而興非其子之可以亡也然予於文宗之興尤不能無感焉自古雖多無道之君要未有名賊臣之子爲巳之子而竟育之於宮禁之中也又未有名巳之子爲賊臣之子而竟育之於賊臣之家也又未有廢故君之祀斥故君之后而竟辱之爲賊臣之妻也乃諭脩以燕帖古思之亡謂順帝之爽於報施而不知燕帖古思即未可以亡不幸而有文宗爲之父自不得不一死以補償天道之有知然使文宗得永其年安知其亡也不更在戊申八月二十一日之前乎後人徒知順帝有亡天下之罪而不知文宗亡天下之罪更有甚於順帝也予故表而出之倘亦綱目所謂是非之大者與

明論

夫人不幸而遇困苦窮愁茍一旦際風雲而遂忘其故我此固仁人志士之所寒心然亦有偶托以逃所耕非歷山所漁非雷澤而[illegible]之故態則又惑矣悲夫明高帝以布衣起淮南不階寸土一民逐羣雄而帝天下意者天旣厭亂而生眞人甚乎以後必享數十年

之親賢樂利乃一傳而即戎馬生郊釁發於蕭牆毒流於臣庶即漢唐呂武之禍不若是酷也此其故何也或者曰齊黃無故而發大難之端此惠宗之自貽伊戚未可徒咎乎高帝然吳以七國而不能敵一周亞夫豈燕以片隅而遂能抗耿炳文李景隆百萬之師乎或者曰王氣在燕此信毋之所以知興天也非人也然當其阨於濟南再阨於東昌三阨於靈壁燕王之瀕於死也屢矣安在人定之遂不可以勝天乎凡此皆以成敗立論固未嘗追探其本也予爲之追探其本則在諸王就國而遣高僧以爲副夫不遣高僧則姚廣孝必不得至燕即至燕亦未必遂能自達於

燕王無廣孝無袁珙燕郎欲亂其誰爲謀主哉後人徒咎齊黃謀國之不臧而不知燕之禍係於廣孝不係於齊黃也按廣孝未至燕之先郎賦覽古詩見志而以南朝比蕭梁則其包藏禍心固非朝夕矣夫小人之堅於爲惡與君子之堅於爲善其心一也郎使無齊黃其遂肎聽燕王終身臣服乎舍廣孝而咎齊黃益亦未察其本矣或又曰天之禍人國往往出於智所不及謀吳之田祿伯謀非不善也又何以敗哉燕幸而聽姚廣孝吳不幸而不聽田祿伯漢幸而用周亞夫明不幸而用李景隆此其間蓋有天焉不盡人也嗚乎吾豈謂不然哉特聖人爲天下不恃天而

恃人不恃吾有戡亂之才恃吾無致亂之隙當燕王就國不遣方孝孺而遣高僧是明予之以致亂之隙矣於惠宗乎何尤或又曰燕王强暴郎遣孝孺未必有益於燕然予觀其起兵之初亦曾以惠宗得人心爲疑自廣孝横進邪說謂人心不足恃天意不可違於是靖難之師遂决使孝孺在側豈遂無說以破其惑乎昔王猛在秦終猛之身不令苻堅有投鞭之志韓延徽在遼終韓之世不令契丹有晉陽之患况孝孺之賢遠踰于王韓北平之强不過於遼秦而謂孝孺無益於燕其誰信哉嗟乎廣孝之惡非高帝所知而孝孺之賢則高帝所知也夫宰相尚知進賢退不肖以保子孫黎民顧以父子之親藩封之重又明知强弱之不相容乃聽其養癰衛虎曰此非用孝孺時使孝孺一折而不復振如賈生之慟哭而亡則讀書種子不俟金川門之變而已先絶矣惠宗又烏能起孝孺於九原而用其未竟哉夫不用孝孺已耳乃復遣高僧以爲副高帝親見韓林兒之以左道亂天下今復令藩王下與緇衣爲伍郎使無金川之禍亦非所以美觀聽示子孫矣史言惠宗將出亡一官捧太祖遺篋啟之得度牒及髡緇緣是剃髮得亡脫意者高帝知惠宗之必不免故多擕德於高僧以須爲黨援計耶不然或如李淳風之料武后老至而禍自衰

不忍徒戮宮人也故遂以惠宗爲委耶然高帝英主也必不舍人而恃天舍理而信數愚以爲是役也要不外於衣鉢而提夜行耳不觀吳印之於張丁乎吳印鍾山僧也擢爲方伯按察張丁負氣與之爭上怒曰是乃欲與我抗耶遂撻張丁至死由是以觀則遣高僧以副諸王其意固不難知也嗚乎昔漢高狗呂公推戴之恩不忍剗呂后卒至於亂宗社今明祖以皇覺寺之故不忍汲其由來卒至於禍天下人言二祖一轍以其皆起於徒步孰知其致亂之隙又未始不一轍也有如此哉悲夫

禹傳子論

益之避啓也（蘇史羅史則疑其僞新安）仁山則信其眞疑其僞者謂伯益乃高陽氏之子歷高辛唐虞以及禹之受禪年且二百有餘矣夫堯老而乃攝舜舜耄期而乃薦禹豈有九十餘歲之禹反薦二百餘歲之益以爲身後計耶且舜禹之攝攝巳格於祖考朝於諸侯行天子事矣豈有受終而反避之以去此事之至逆者也信其眞者謂聖賢之心淡然無欲其辭讓之根於性顧有不能自已者如謂陰欲取之而後陽爲遜避此乃王莽曹操司馬懿之心恐非所以論聖賢也且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類多矣又何疑於益乎衆觀兩說假新安

之說較長但於孟氏所云猶未能盡破也愚請得而約論之一質之於書凡九官十二牧有所咨訪未有不交相讓讓者豈天下之大一旦處非其有而反居之不疑哉吾知箕山之說必有所本也再質之於書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于啓則曰呱呱而泣予弗子蓋堯舜與位俱在耄年而朱均無令聞則終於不肖可知矣啓生於禹之治水年少而無遊舉未必遂如朱均之不肖於是氏之歸啓自異於歸朱均吾知敬承繼禹之說亦必有所本也再質之於史秦本紀云高陽之裔孫女修生大業大業娶女華生大費按大費卽伯翳翳與益皆同時佐禹平水土是益乃高陽氏之後而非高陽氏之子矣非高陽氏之子安知益之年遂長於禹乎益之年不遂長於禹吾知薦益於天之說又必有所本矣然而益卒不有天下者何也曰禹之薦益相之也非如舜禹之攝也當舜禹受攝之時天下已知舜禹之爲天子矣所以堯舜之崩卒歸舜禹不歸朱均益旣未嘗如舜禹之受攝也天下亦安得舍啓而遂歸益乎然則禹何以不令之攝也曰時未可也堯在位七十有三載始命舜受終於文祖舜在位三十有三載始命禹總朕師禹踐天子之位纔七年而遂崩安能遽令益之攝巳乎然而公天下之心則固無異於堯無異於舜也使禹久於

其位吾知禹必傳於益而不傳於啓朱均之不肖特不如舜禹耳堯舜猶必舍子而立賢啓雖賢未必過於益而謂禹肯舍益立啓耶啓之立由於諸侯之擁戴禹固未嘗有立子之命也孟子不原禹之心未嘗欲立其子而但歸之於天至於蘇子遂以禹之傳子非好與湯不以天下傳伊尹武王不以天下傳周公不當獨疑於禹也嗚乎其發明無私之心則得矣而不知禹固未嘗欲傳其子也使禹果欲傳其子則德果衰矣何也啓卽賢未必過於益堯舜禹之心一也丹朱不肖未聞九子皆不肖至於商均之不肖亦不見於經傳乃堯猶必傳之舜舜必傳之禹蓋堯舜止

知有天下不知有子也當是時使堯卽無舜舜卽無禹吾
知天下亦必不傳於朱均必一時在廷之臣皆不如朱均
而後傳於朱均此所謂公天下之心也禹之時九官十二
牧猶未盡亡也其賢未必不過於啟親受天下於舜而遽
以私其子又何以爲禹乎或者曰神農黃帝皆傳子禹之
傳子非創也然神農黃帝之時有九官十二牧如唐虞之
盛乎無其人故傳其子也非不欲傳賢也且榆罔戰於阪
泉而蚩尤與帝摯尸位九年而放勳立傳子未嘗不亂也
有德未嘗不帝也堯舜知天下之重非賢不足以致治非
才不足以戡亂故傳之匹夫傳之功臣遂開化日中天之

盛則以傳賢故也禹旣親見傳賢之効矣而謂其心有異
於堯有異於舜乎踐位七年而卽崩崩而天下不歸益而
歸啟此非禹之所能逆料也至啟再傳而傳子之勢遂定
傳賢之事遂絕嗚乎誰謂德衰之論有扈之征爲無本哉
若夫伊尹周公之不有天下欲親見夏商之有天下皆以
傳子而有數百年之久恐一旦駭人情驚耳目故不敢復
唐虞之舊此所謂權也禹則親承唐虞之禪固非伊周可
得而比也而謂其遂有傳子之心耶禹固未嘗有傳子之
心而後世因其有傳子之事遂疑其有傳子之心卽賢如
孟子亦但歸之於天而不能推原其隱以明其未嘗有傳
子之心也嗚乎此誠千載未定之疑案愚故備論之以俟
尚論者採焉

三仁論

微箕比三人之行不同而夫子均謂之仁嗚乎比干無論
已箕子且有憾焉而况微子乃均謂之仁何居或者曰紂
無道社稷必墟故去之以存宗祧是孝也此其所以仁也
然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不去者無害於孝則去者又安
在而爲孝且成湯未嘗廢禹之祀而謂武王其肯絕湯祀
乎或又曰微子封於宋湯祀賴以不絕雖失天下未嘗失
國也此其所以仁也然微子之封在武庚之後使武庚不

叛則微子亦周之頑民耳且安能必武王之必封之而姑
俟之也然則夫子仁之也其謂之何曰惟其迹之不類乎
仁而其心則甚類乎仁此夫子所以仁之也遷史不云乎
微子數諫不聽欲死及去未能自決乃訪於太師少師太
師以爲去之便微子乃行於是比干疾入諫紂怒剖其心
箕子懼乃佯狂爲奴是微子固未嘗不欲死也未嘗不欲
死而卒去之者蓋箕子比干教之也微子去而後箕子比
干可以進諫也故教之去也何也微子紂之戚也國之望
也義不可以苟去而一旦去之箕子比干由是而得危辭
以諫曰微子君之戚也國之望也而可以去乎去矣而爲

之君者可以勿悟乎此三人之志也迨比干諫而死箕子知紂之不可復諫遂披髮佯狂以庶幾紂之一悟於是乎奴比干死箕子奴而紂終不悟於是微子徘徊於野雖欲還而不可得且不忍復死以累其上也遂終於去其先後本末蓋如此然則三子之行豈苟同哉蓋惟有比干之死而後箕子可以奴亦惟有微子之去而後比干可以死比干猶趙之杵臼微箕猶趙之程嬰或從其易或從其難或以遲勝或以權勝要皆有當於理而無愧於心故均謂之仁然則箕比何以不去而必微子去之也曰按宋世家當紂之未立也箕子知微子有聖德言於帝乙欲立以爲世

子帝乙不從乃立紂設微子不去而箕比遂入諫紂必疑微子有鬪于之志而箕比爲之游說也故必微子去而後箕比諫使知所諫者不爲微子也此箕比所以不去而必微子去之也然則紂既死天下歸周矣微箕又何以不死曰微子而不去則當死箕子而不奴則當死去矣奴矣又何以死雖然夷齊異姓之臣也孔子猶賢其死而謂微箕之不當死乎嗚乎此夫子所以但許其仁不許其義也當紂之未亡也或去或留或生或死委委曲曲總欲冀君之一悟及其亡也微子封於宋箕子封於朝鮮各作賓於王家而頌有客矣然綢繆繾綣過故墟而歌麥秀猶不勝故

君宗國之悲焉可不爲仁乎後之天潰不幸而過宗國之亡其能爲王家之賓乎有客之頌乎則爲微爲箕可也非然也則爲比干可也其能爲麥秀之歌乎洪範之陳乎則爲微爲箕可也非然也則爲夷齊可也爲夷齊爲比干經也經如國君之効死爲微子爲箕子權也權如太王之去邠乃後世學微箕而誤者先之乎管夷吾繼之乎魏玄成又繼之乎趙孟頫嗚乎此夫子所以但許其仁不許其義也然比干既以諫死獨非義乎曰使比干志在必死而後入諫則謂之義比干之志本期借微子之去以感激君心原未嘗有必死之志使僅許以義則其借微子以感君心

一段之苦心反無以自白故姑畧其義而特許其仁然微箕之仁得毋有妨於義否曰如有妨於義則亦不得謂之仁矣惟其不幸而不得爲比干而其心則固無異於比干既不得爲比干則未便遽許以義而其心則固無異於比干於是不得不姑原其隱而遂許以仁蓋義可見而仁不可見惟義可見而仁不可見是以偷生幸免者皆托名於不可見之仁曰吾其隱可原也然其所托之仁雖不可見而誅心者猶得㨿可見之義以繩其後倘因其有可原之隱而遂遽許以義則本無可原者亦將托名於仁曰吾將爲微箕也即聖人亦安得㨿不可見之仁以繩其後乎嗚

乎此夫子所以但許其仁不許其義也然則臣之於君將以仁勝乎義勝乎曰君臣主敬自當以義爲勝旣以義勝又得毋有妨於仁否曰如有妨於仁則又不得謂之義矣夫國之治亂興亡迭爲循環者也使君亡而臣可以幸免則後世委贄於人者又誰肎以愛民爲心乎惟君亡而臣必不可以幸免然後聞風而起者惟恐一旦敗亡而身亦不免遂不得不愛其民益愛其民者卽所以愛其身也是就今日死忠而論則爲義就後世欲愛其身遂不得不愛其民而論則義也而仁矣惟在今日但爲義而在後世卽爲仁是以死忠之人卽親在而亦不敢幸免益徒愛一己

之親不如使後世之人其愛其親之爲大也惟在今日但爲義而在後世卽爲仁是以死忠之人卽無其後而亦不敢幸免益死忠死孝乃古今共由之理我能全其共由之理而使後世之人是則而是傚則是凡爲忠臣孝子者皆其後矣然則謝枋得之爲毋爾後死得毋有妨於義否曰枋得以草澤之士勤王非素食君祿比也似當另爲一例約而論之均之乎臣也或在小臣猶可以不死而大臣則必不可以不死去位之大臣或可以不死而當局之大臣則必不可以不死小臣去位之大臣雖可以不死萬一敵國強之仕則又不可以不死夫庶民無死君之責且有死

之者而況在位之臣乎愚嘗論之庶民之死猶屈原之死雖近於過然不可不謂之忠枋得之後死猶小臣之不死使不死逆旅而死牖下卽未必有妨於義亦不得遂謂之忠疊山之忠以其死逆旅文山之忠以其死燕市有靡之不爲不忠以其與少康李光弼之忠而不忠以其褁晩節然則人臣而欲忠於君死亦安得而諱哉惟死非人臣所諱是以絜己之士寧季女而饑而有道之君亦逡逡隆以師禮畧不敢以富貴驕人自秦尊君抑臣無復有待士之禮由是士風替而國亦罕收其用上蓄以奴隸而欲下報以國士豈其情乎夫君臣雖專屬以義亦未嘗不兼屬以

仁惟屬以義而又兼屬以仁故豫讓不死范中行而死智伯所以然者蓋仁義本非二物故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父子以天合仁也夫婦以人合義也然則舍義又安有仁乎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君臣以人合義也父子以天合仁也然則舍仁又安有義乎天子雖尊不敢臣其父是謂以仁勝伯叔兄弟雖親不敢不北面而臣是謂以義勝然父子伯叔兄弟皆以天合者也天合而仁義分焉然則仁也義也果一乎二乎惟其二而未始不一故夫婦以人合君臣亦以人合婦有從夫之義無再醮之禮臣亦有從君之義無事讐之禮惟其一而未始不二故父欲殺其子子雖

不敢怨猶有大秋則走之文君欲殺其臣臣旣不敢怨又無拒命逃生之例惟其一而未始不二故父不幸而死寇讐但有報讐之律而無從死之文君不幸而死社稷旣有從死之文又有報讐之律惟其二而未始不一是以子之報讐也必藉大君之法故卽移忠君之心以報君臣之事君也必承父母之命故卽移死父之心以孝親轆轉循環莫非仁義互爲體用而復互爲始終分而言之仁主生義主死仁猶春夏義猶秋冬合而言之凡物有生必有死猶四時雖有寒暑之分而一氣莫非陰陽之運故人之生也未有不生於父生於父而及死於君其死於君也又迭迭

不得其正亦猶寒熱溫涼迭迭不得其序雖不得其序要亦悉本乎天而非人力所能安排故旣謂之人倫又謂之天倫至於庶民雖無死君之責然當變亂流離之際或死於兵戈或死於盜賊或死於刑戮或死於水火或死於凍餒是亦死於君也死於君雖非民之分而亦民之命臣之死於君而不得其正者亦如是而已是以君子又有安命贊學雖然庶民可以言命君相有造命之責不可以言命惟君相不可以言命故凡庶民不得其死者皆歸咎於君相惟君相不得辭其咎故國君効死所以報國亦所以報民人臣効死所以報君亦所以報民孟氏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而臣可知矣嗚乎生之難保也如此死之易犯也如此然則孔子之許微箕以仁豈徒以其不死哉而許比干以仁又豈徒以其死哉後世不能學比干而多藉口學微箕非特微箕之仁不白於後世卽孔子仁三子之際亦多亂於羣說而事君之道荒矣予故因微箕而復充類以盡其變庶幾後之君子有以取裁焉

三正論

三正之建起於三代三代而必期於改建者蓋有取於革故鼎新尊王一統之義改建而必叠以三正者蓋有取於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之義惟義有取於鼎新故

秦雖不得比三代而亦眩於其名妄改亥月爲歲首惟三正之外別無取義故秦雖改建終不外於五德相勝之說未幾漢遂復改爲夏正自漢武復夏正之後訖東漢晉隋唐宋元明皆未嘗改建則知夏時之不宜擅改也審矣惟夏時不宜擅改是以世儒爲之說曰商雖改朔未嘗改月如改月則伊訓不書元祀十有二月矣秦雖改朔未嘗改時如改時則史記不書元年冬十月矣以商例周周亦未嘗改月可知矣以秦例周周亦未嘗改時可知矣未嘗改月未嘗改時則周之建子當以冬十一月爲歲首又可知矣乃春秋不書元年冬十一月而書春王正月於元年之

下何哉於是胡安定遂謂夫子志在行夏時而欲見諸行事之驗是夫子擅改周之正朔矣不幾壞法亂紀自夫子始耶此陽明王氏所以力辨其非也後學雖勉遵安定之註而炫於王說者未免是非交戰於胸中然則夏時冠月之論又孰從而折衷哉肯于曰夫謂伊訓書元祀十有二月以證商之不改月可也柰何并欲以證周之不改月乎夫謂史記書元年冬十月以證秦之不改時可也柰何并欲以證周之不改時乎惟周之改月改時未有明文於是王子即以春秋所書春王正月爲改時改月之據子月屬冬而書春王則改時可知矣十一月屬子而書正月則改月可知矣含明白可據之經文而反雜引他說以曲證經文即使安定有知未必不以陽明爲諍友矣然則豳風周禮又何以不廢夏正也曰豳風所以教稼穡周禮所以宣治化於尊王之義原無專屬且豳風紀候而月之外有閏以日言者周禮頒政而正月之外有閏以正歲言者是亦未嘗不言周正也言周正即春秋書春王正月之義言夏正即顏淵問爲邦而荅夏時之義兩者固並行而不相悖也又何疑於周之改月改時乎然則蔡氏之註書朱子之註詩又何以不廢夏正也曰書兼四代詩統四始於從周之義亦無專屬且以太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與

朱子註孟子七八月之間則苗稿曰周七八月夏五六月諸說考之是亦未嘗不言周正也言周正即春秋書春王正月之義言夏正即顏淵問爲邦而荅夏時之義兩者固並行而不相悖也又何疑於周之改月改時乎或者曰如子所云則周之改月改時固已但未審冬可以爲春否曰據王氏所云冬固未嘗不可以爲春第冬既可以爲春彼前乎周後乎周者何不即以冬爲春而必以夏時爲準乎前乎周後乎周皆不以冬爲春而必以夏時爲準則知夏時乃千百世不易之定理固非私智可得而擅易也惟周不然聖人有慨心焉故特於顏淵之問發其端曰行夏之時當周之際而曰行夏之時則知周已改夏之時審矣聖人不滿周之改夏之時又審矣聖人雖不滿周之改夏之時然又不敢干時王之制於是不得不書春王正月於元年之下以明時王之制非告老之臣可得而擅易是兩爲拺也柰何不分類以觀而必牽合以泥哉據胡氏所云非特聖人有擅改正朔之嫌即春秋所書春無氷秋無麥其義亦難強通據王氏所云固足以發明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但謂冬可以春周似不妨於改時然則從周而夫子所深願又何必惓惓於夏時哉予故兩言以判之凡言夏正者即孔子荅爲邦之義凡言周正者即孔子作春秋之

義哉如是分別以觀而無徒牽合以泥即舉五經傳註諸家紛紛穿鑿之異同皆可折以片言而漢儒三統並存之論亦且爲贅已

王霸論

王霸之辯莫詳於孟子是時去五霸未遠因當時之人皆溺於五霸功利之習以爲觀止矣又因孔子仁管仲謬謂王霸無異道孟氏有懼心焉故特嚴其辯曰眞僞曰德力直推孔子意中之旨於言外而後學者不惑於似是之非此其所以有功於聖門也及宋儒司馬温公又推原其字義而爲分別之論曰霸與伯有辯古之王者必立三公二

公分天下而治之曰二伯一公處乎內皆王官也周衰二伯之職廢齊桓晉文糾合諸侯以尊天子天子因命之爲侯伯修舊職也伯之語轉而爲霸霸之名自是興是孟子所言五霸乃起於周之衰而非分陝時之二伯泥而爲一者後世牽合之過也然予按風俗通伯者長也或曰伯者把也又按白虎通霸者伯也或謂霸猶伯也把也其字義又不相遠即使果相遠也苟非先予之以土地甲兵以長諸侯如分陝時之二伯及其衰也又安能把持諸侯以尊天子如桓文之五霸哉是五霸與二伯雖有公私之別而推原其流弊則又未始不相因也蓋必有分陝之二伯而後有周衰之五霸有周衰之五霸而後有漢季之魏晉有漢季之魏晉後世遂不敢信用其臣美王樵於碔砆良材混於樗櫟甚或積毀銷金禍身殃俗由是委質者往往委蛇觀望預爲自全之地以圖巧脫至於志絜行清之士則又逃之高山流水使弋人無得而慕舉國悠悠視君父爲途人以致養癰蓄毒一旦變起倉卒取諸疏逖之臣孤忠之士是輩素未交於近習讒譖因而易乘往往麻已宣而中變功已就而復聚以至小亂大大亂綿綸胥陷溺而莫可復捄邵康節有感於此於是作經世而以春夏秋冬配皇帝王伯蓋以春秋而降兵連禍結猶一歲至秋而敝冬

而極也但一歲雖終於冬而冬之後必復有春則知伯之後亦當復有皇矣而謂漢遂足以繼皇乎況夏后氏本得於揖遜軒轅氏亦得以征誅而謂王必以秋伯必以冬乎愚以爲天道雖有四時總不外於陰陽人事雖有萬變總不外於眞僞準之於陰陽而天道定矣準之於眞僞而人事齊矣惟眞僞足以盡人事是以王霸足以槩古今眞則王而僞則霸三皇爲太古眞也五帝爲中古眞也三王漸離乎古而今矣亦眞也五霸純乎今而非古矣於是始變眞而爲僞逡巡至於漢唐宋皆今矣亦遂純僞而無眞是[illegible]代以後皆霸運矣霸運屬冬而獨悠久者以所假之名

則王也唯所假之名則王而後霸運獨久是久於霸運者即其久於王運矣論其心則霸論其行則王非王即霸猶之非眞即僞愚故曰王霸足以槩古今然而其說未備也請再驗之於民驗之於皡皡驩虞之民今試執上之人強而判之曰汝僞也而非眞彼必怫然自文曰予眞也而非僞試轉而訊之於民孰者眞孰者僞又轉而訊之於民孰者皡皡孰者驩虞果得而文焉否也然而其說未備也請再驗之於仁驗之於必世之仁今試執下之人強而判之曰孰者眞孰者僞又強而判之曰孰者皡皡孰者驩虞無論下之人不能自辨即上之人亦不能代爲辨也試轉而

驗之於民果父子相親否兄弟相愛否夫婦相賓否隣里相睦否疾病相扶持患難相䘏否如是謂之仁否則謂之不仁豈不彰彰易辨乎蓋驩虞可以言功不可以言仁皡皡可以言仁并可以言功蓋功者養之事所以治愚民者也仁者養而兼之以教所以治君子者也愚民可以恩誘而君子不可以僞欺要非漸以仁摩以義必不能遽服乎君子之心故曰必世而後仁既曰必世後仁又曰以齊王猶反手何也曰因當世之君皆以王道爲迂遠莫有舉者故姑言其甚易以動時君之好固未嘗深論其仁也若深論其仁無論饑食渴飲有類於驩虞即雲霓之望水火

之捄獨非驩虞之象耶全在舍跡而論心舍近而論遠然後知其有別耳當齊桓之責楚也責以包茅不貢膠舟不返義聲豈不凜凜乃一傳而三豎亂齊卒以豆區釜鐘亡於田氏少康庖正於有虞一成一旅微亦甚矣卒能收夏衆以復舊祀其取效於後亦復相懸如此此孔子所以既要之以必世之仁而孟子又必驗之於皡皡之民總以僞可欺而眞難覩也故世愈降而其說遂不得不愈詳然三代皆王王則未有不仁乃程子獨以仁許周而不及夏商何也曰此惑於夏之太康商之太甲不得如周之成康耳愚謂周雖有成康終不得比夏之太康商之太甲太康雖

有距河之役然距禹已三十餘年矣以視武王之距成康不更久乎太甲雖有顚覆之咎然即有遷義之悔以視武庚之叛東山之征不終勝乎且帝降而王雖不本於傳子亦未始不本於征誅而謂夏之仁商之仁有遜於周乎然則以三代亦得言仁否曰後三代既均之乎霸矣安得仁乃程子論善人而獨以勝殘去殺許漢又何也曰此又惑於漢之有文景猶周之有成康耳愚則謂文帝雖賢僅足以弭諸呂之禍而況景帝寡恩且不列七制之中而謂漢治猶勝乎唐太宗身致太平貞觀之治幾過兩漢惜闕於關雎麟趾之化多慚德焉然則三代而下求勝殘去殺以稍

稍差近於仁惟有東漢與北宋耳光武開於前明章繼於後六十餘年之間民安物阜禮興樂舉可不爲盛乎北宋歷四聖而遂有百年既不同於漢惠唐中助內而復有高曹向孟又迥異於呂𠕋武曌可不爲盛乎故專論其功則宋不如唐唐不如漢兼論其德則唐不如漢漢不如宋此固可以義斷然而其說未備也請再驗之於春秋春秋名教之書也諄諄於防微杜漸但及亂臣不及亂民豈非食土踐毛之細民自當恕於委質食祿之王臣故重爲別耶不誅其隱則盜名者無以爲戒故湯武既以誠勝遂不得不正名之曰王高光既以僞勝遂不得不正名之曰覇不

正其名則犯分者無以爲戒故湯武雖以誠勝遂不得不姑名之曰覇高光雖以僞勝遂不得不姑名之曰王蓋高光皆起於匹夫非如湯武先臣而後君也嗚乎聖如湯武且有慚德則唐宋之不如兩漢又可知矣吾故欲援春秋正名定分之律以補孟氏論王覇之所未備或亦衞論者之所許我乎予嘗悲項羽其入者漢猶起於亭長羽則起於匹夫其名位且過於漢矣使入關而後即侈然以皇帝自尊誰敢西向而問名之不正乃急返彭城斤斤焉守故君之疆宇襲故君之封爵自號曰西楚覇王得毋因新城之阬咸陽之焚自傷既往而萌悔心耶不然又何其自下也倘無以成敗論英雄則羽於循名核實之道反有近於三代而非秦漢以下盜名之君所可並論已

經權論

先儒解經乃權之衡斤兩各具星子有定而不可易權乃稱之錘往來取中變通而不窮無常無變常相爲用而不相離其義如此自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而有權術權變之說於是遂判然離爲二物善乎程子之言曰權只是經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夫判然離爲二物雖起於漢儒然予觀孟子以嫂溺援手爲權則經權之不能無辨似亦不起於漢儒再觀孔子以可與立未可與權爲訓則經權之

不能無辨且亦不始於孟子大約經猶體權猶用體則常定用則多變須分合互看可也不合看則一源之義不明不分看則常變之勢不全愚請先論其分經如唐虞之揖讓夷齊之叩馬文王之蒙難大舜之封象季雍之死父左儒之死友皆經也然而未始非權權如湯武之征誅呂尚之鷹揚伊尹之放桐周公之東征沈勁之死父臧洪之死友皆權也然而未始非經愚請再論其分經如荀息之不食言唐肅宗之帝靈武牛僧孺之却維州苻秦之寵納降臣蘇秦之合從劉勝之不事干謁是亦經也然而未可遂以爲經權如里克之廢弑漢高帝之分羹呂蒙之詐取荊

州新安之坑降張儀之連衡杜寄之恥同寒蟬是亦權也然而未可遂以爲權愚請并論其合唐虞之際德莫盛於舜禹故揖讓商周之際德莫盛於湯武故征誅此世之所以論合然而未盡也既有舜禹又有朱均既有知人之舜禹又有薦賢之四岳故揖讓既有湯武又有桀紂既有自靖之湯武又有擁戴之諸侯故征誅此予之所以論合也夷齊懼後世之爲臣故叩馬呂尚懼後世之爲君故鷹揚此世之所以論合然而未盡也夷齊於商爲世臣當先義而後仁故叩馬呂尚於商爲逸民當先仁而後義故鷹揚此予之所以論合也文王欲以納牖爲忠臣故蒙難伊尹

欲以先德勤嗣君故放桐此世之所以論合然而未盡也文王位雖三公而非腹心之寄分當委蛇以求濟故蒙難伊尹爵既元勳而又承托孤之寄分當冒謗以圖全故放桐此予之所以論合也象欲殺舜事止一家故舜以恩勝管既叛周事關宗社故旦以義勝此世之所以論合然而未盡也舜之升聞也以孝友使爲天子而即殺象非特無以謝瞽瞍亦且無以謝四岳故封象武庚之誅也以管叔從爲親故而弗誅非特無以謝武庚亦且無以謝頑民故誅管此予之所以論合也李確沈勁皆死於父而有先後之分者確父未死之前確之苦心亮節業已白於君矣白

於君而猶隱忍不即死是忘父矣故不得不從父而死以報父勁父未死之前既未能如李確以父奸陰白於君而遽從父死是死逆矣即不從父死而或碌碌死牖下是父之惡終未蓋子之職終未盡其異於身爲逆也幾何哉勁深知忠孝無二理不幸而父既死於逆惟急急死忠以洗父逆猶之乎死孝故不死牖下而死洛陽其所以報君者即所以報父也故不得謂李確非權沈勁非經此予之所以論合也左儒臧洪皆死於友而有先後之分者所處之勢異也杜伯未死勢不得不力爭而後死非然也爲負君杜伯已死勢不得不從死以踐言非然也爲負友儒與杜

伯皆北面於宣王惟有諫與去與死三者可以自處故與杜伯同死不爲遽臧洪與袁紹同爲王臣皆有報讐除奸之誼分當觀變而動使雍丘被圍而洪不請救是縱虎食人矣既負超并負紹張超既死而洪不絕紹是投肉養虎矣既負超并負漢觀洪責紹之言義聲凜凜豈特不負友而已哉即謂臧洪之死非爲友而死爲漢而死可也洪不負超容不負洪即謂陳容之死非爲洪而死爲漢而死亦可也安得不以左儒經也而亦權臧洪權也而亦經乎此予之所以論合也愚請再論其合荀息不以成敗易志卒能慷慨捐軀以踐其言於古人托孤之義實有當焉不

可謂非經但苟息止知踐言托孤之爲是而不知嬖寵立少之爲非且身爲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而遽以死許以成君之邪是其言乃玷於獻公未死之前遂不可復捄於已沒之後此左氏所以引詩言以致貶而非所以爲襃涑水氏所云卽聖人復起不能或易矣身乎經里克因國人不服連弑二君迎立惠公以少酬世子之怨不可謂非權但與其連弑二君而酬世子之怨於旣死之後何如明㪅優施之間而以大義責獻公濟則世子全而晉禍不濟則身以忠義死而且免夷齊卓子之禍乎夫弑夷齊卓子者將以致位重耳也欲致位重耳者將以

酬申生之托也夫里克欲酬申生之托亦猶荀息欲踐獻公之托其志皆可謂艮苦但荀息雖不能正君之非猶能守君之命里克旣不能死申生之難又不能正重耳之立殺身非義長亂有辭政所謂畵虎不成反類狗矣身乎權唐肅宗靈武之立宋儒惡其專擅直例之以叛或又疑其太嚴愚則曰靈武之立非叛也靈武不立唐必亡獨恨其不早立耳然則當立於馬嵬乎曰否授受之際禮之重者也必上告之天地祖宗下告之百官臣庶然後授受有名而紀綱不亂當是時楊國忠爲相陳玄禮爲將僅足以充位備員而於國之大典固未嫻也旣非其地又非其時爲遽立哉然則當以何時立曰肅宗之立當立於玄宗出奔之時也使玄宗出奔之時肅宗控轂泣諫直以身捍牧圉爲請玄宗必下禪位之詔由是上告之天地祖宗下告之百官臣庶當是時百官宗廟尚無恙也子女玉帛尙未汚也天顏咫尺尚在望也況郭李已至常山圍長安堅守必倍道赴援濟則君之靈不濟則以死繼之此固天地之常經子臣之定分失此不圖而遽狼狽俱亡倘無父老遮留祖孫三世並辮歸蜀房琯諸人其遂能如韓信之還定三秦乎抑遂能如諸葛亮之六出祁山以撼中原乎已業失策如此乃俱置之不問而徒於靈武之立譊譊以爲叛夫

穆宗不能討弑父之賊綱目猶大書長慶元年顧謂肅宗顛沛流離之靈武反不得比穆宗之長慶其誰信哉愚故曰靈武之立非叛也獨恨其不早立耳身乎經劉項軍廣武漢不急急求太公反曰必欲烹而翁願分我一盃羹後人因太公轉獲生還遂謂漢王是役也爲能權甚有曲爲之說如羅大經謬引左氏傳蕭同子叔爲證謂分羹之語與之暗合反疑趙雪航之言爲不然嗚乎雪航之言至言也焉有不然哉但非所以責漢耳雪航曰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矧寘父於鼎鑊之中而爭天下乎是以王道責漢矣漢則曰我成得天下以霸而非

以王也責之其謂何雩航曰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乃處變之上策是以虞舜例漢矣漢則曰虞舜大聖也非吾所敢當責之其謂何愚謂是兩者皆不足以責漢漢所自處者覇耳莫若責之以成敗責之以巧拙成敗巧拙固覇者之所不廢也當時漢忍於烹太公而不下成臯以爲失成臯則不能得天下是以成敗計也然予觀成臯之戰羽勢尙强使羽烹其父而漢又不足以得天下將若何或謂楚欲殺張儀儀請徃楚卒不敢殺與其乞哀而未必生何如大言而未必死是以巧拙計也然楚方畏秦故儀得倖脫漢之强未必遂能過秦且太公之

烹也羽已甘心焉特惑於項伯之反間耳使羽悔鴻門之失烹太公而并戮項伯又若何况其責羽之言又有大謬不然者謂漢與楚皆受命於懷王約爲兄弟夫羽方弑懷王於江中旣無愛於君臣又何愛於兄弟且懷王所以致弑者爲漢故使項王追思前愆而益肆其喑啞叱咤以沮上之烹償入關之約漢又何辭以責羽乎愚以爲漢王果諳於成敗巧拙之數則莫若捐成臯以請太公如勾踐之驕夫差其奏效也未必不轉捷於堅守何也觀項王一入關卽殺子嬰焚咸陽烹韓生則知當時卽無沛公天下必不歸楚楚亦終失天下使漢捐成臯以請太公幸而太公

歸仍堅守前盟以示不忘活父之恩俟項王精疲力竭天下咸欲甘心於楚然後從中而起以收天下之望天下必終爲漢有卽使太公未必生還而我更得以大義爲辭夫爲義帝發喪尙足以聳動諸侯使項王又殺太公彼諸侯之助漢也不更壯乎是兩者卽有一失必有一得矣且王覇之異但異其實非并異其名也五覇疊興何常不以尊周爲名哉漢方鷸蚌相持尙未知鹿死誰手而卽公然不愛其名幸當時所稱將相名臣皆志在富貴利達可得以智術羈縻使有明道知幾之士如魯兩生諸葛亮其人見漢忍於其父如此勢且掉臂而去漢卽幸獲於楚未必不

失於天下之不爲楚者是兩者未必有一得而且有兩失矣烏乎權牛僧孺借修好爲名守信爲辭令執悉怛謀以歸吐蕃或者因爲歐公所許遂謂其有當於經獨不思維州乃唐之故壤非招降納叛比也萬一河湟故土盡復版圖亦將却而絶之乎夫以馮奉世甘延壽陳湯之矯制論者猶以韓增劉向爲是蕭望之匡衡爲非况李德裕節度西川有閫外之寄職不同於奉使而又請命於朝罪不同於矯制當是時成德盧龍諸籓鎭方跋扈抜猖大有睥睨朝廷之志幸德裕而純臣也使德裕而非純臣卽借僧孺爲名如劉闢王建據鎭以自雄再不然或徑興晉陽之甲

以清君側之惡德宗奉天之禍不難立致爲僧孺者其遂能爲李晟渾瑊否也夫以社稷之大計而供報復之私情原情定獄卽倒僧孺以妨賢病國之誅未爲苛罰而顧煩諸儒之聚訟亦甚惑矣烏乎經呂蒙以關羽驍勇有兼并之心且居吳上流其勢難久遂襲取江陵所謂各爲其主也不可謂非權然魯肅之計豈遂出呂蒙下乎當是時去赤壁之役未久也使吳果有報讐雪耻之志且當助羽以爭中原而反自撤其藩籬愚亦甚矣夫羽戀戀於荊州者以中原未有尺寸無駐足之處耳覩先主不忍死後負劉表關羽必欲立効報曹公則知中原旣擧之後必不吝一

荊州以報吳固可以因其人而判其心也且旣均之乎事人與其事曹何如事劉與其事曹而又防劉何如併曹而專事劉而我猶可假婚姻以爲名同盟以爲義此皆可以義斷乃反襲取江陵藉寇兵而賫盗粃正春秋所云必蒙首惡之名者權之謂而又蒙之謂矣烏乎權使貪使詐用間用降此固英雄之常事適符秦有類於是遂謂其有當於經而不知非其時亦非其人焉苻秦崛起偏方於鮮卑諸降國皆以羈旅相從兵戈相脅非素有君臣之誼茅土之恩也王景畧陽平公之策卽不盡用亦當散其黨孤其援以稍爲善後之圖奈何聽其類聚羣分一旦乘虛而起

如賫竄雲馳莫可止遏乎後人因堅之亡由於伐晉遂謂晉不宜伐愚謂卽使晉宜伐伐而勝堅亦必亡隋不滅陳乎唐不滅蜀乎又何以亡也昔秦始力足以併天下而卒困於一趙高今苻堅威足以併隣國而卒困於衆降臣其禍皆起於氣盈惟其氣盈是以併燕之後卽思併晉併晉而又疎於防肘腋善乎先儒之言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秦之謂而卽堅之謂矣烏乎經項羽旣定河北率諸侯兵西入關秦降卒多怨言羽乃詐阬二十餘萬人於新安或者謂是時秦卒尚強羽懼其爲變不得已而姑爲是舉非好行暴也卽以爲權

未爲不可獨不思降卒不服羽得而阬之諸侯王不服羽得而盡阬之乎當是時羽方破趙威震天下卽使秦卒果叛或分隷麾下或散遣歸田豈遂無駕馭之方而顧出此下策傷天地之和辜來蘇之望以視光武之降赤眉韓信之驅市人又何其怯也後之論者謂秦虐六國之民坑詩書之士因而子嬰被戮咸陽受屠乃天之巧於報秦也然則新安之坑得毋天之假手於羽以報白起長平之厄乎卽果如是是乃老氏好還之說而於吾儒大中至正之道終無取焉況羽之殺子嬰屠咸陽本因沛公守關之故而姑遷怒於秦非有宿怨於秦也然卒以是失天下其失策

亦甚矣烏乎權東周而降禮崩樂壞仁殘義賊君臣之分
裂矣迄於七雄其頹益甚即欲求如五霸挾天子以令諸
侯亦不可得然則懷材抱奇之士舍七國又安有委質之
君乎此儀秦所以顯名於諸侯而以從横稱固其所也論
其勢則六姓之疎難聯連衡易而合從難論其情則牛後
之醜宜羞合從順而連衡逆諸大計者自當論逆順不當
論難易故即以蘇秦爲經張儀爲權未爲不可惜秦之先
亦曾以連衡説秦秦不用然後轉計而爲從其立心操術
固未嘗有異於儀故遂不得不與張儀而並擯然秦之操
術既無異於儀乃秦之取效則又大遜於儀何也曰此非

秦之罪六國之罪非六國之罪而又齊之罪也愚嘗謂秦
之所以帝五國之所以亡其禍皆成於齊齊僻處東偏雖
不足以帝天下而實足以制天下三晉攻齊則恐秦楚躡
其後秦楚攻齊則恐三晉襲其虛燕雖偏近於齊然亦隣
於三晉未敢蓄謀齊也齊之足以制人如此乃弃其制人
之具而反助秦伐趙先敗從約以致三晉削弱而亡僅存
燕楚使齊急改前非大發兵以佐二國其勢猶足以抗秦
而齊終不悟也以致三國亡而齊亦不免愚故曰秦之所
以帝五國之所以亡其禍皆成於齊至於張儀敗從約而
説六國事秦其言碌碌本無足取因六國過於自愚遂成

其巧此乃小人倖合之常無足怪者乎獨怪其身既相秦
而復出而相楚相魏寄身於楚魏輸款於強秦即楚魏明
知其詐而亦不敢詰也自古人臣有如是之顛倒反覆玩
弄無忌如張儀之於楚魏乎總由世衰道喪但知有強詐
勢利不復知有禮義廉耻荏苒至於漢初太公家令知勢
在高帝則令太公擁篲迎門以亂父子之倫惠帝崩張辟
彊知勢在呂后則說陳平王諸呂以基亂劉之禍呂后死
周勃知勢在劉亦在呂則令軍中左右袒以察其向背之
私至於漢季三國人才如周瑜魯肅陸遜二葛之流皆一
世人豪亦多因勢就便委身於賊即李密以孝稱亦以蜀

漢爲僞朝求其超然不爲僞命所汚而知君臣逆順之理
者惟隆中一人其禍皆始於春秋戰國遂凌遲顛倒横裂
於六朝五季探本尋原即加張儀以首惡之名書死之例
而與盜賊同科猶不足以報天下萬世而世且誇其連衡
合從之功孰者經孰者權不亦惑乎不亦謬乎士人讀書
談道進既不能致君澤民兼善天下退亦當思所以與人
爲善何必善自已出然而時非古昔人鮮聖賢苟不問所
從來槩欲以丏須之助芻蕘之詢泛執之途人不善其用
安知不誤以勢利爲聲氣而蹈鷄鳴狗盜之窠臼乎此班
固所以稱四豪爲六國之罪人劉峻所以拊膺而廣絶交

也安得不以劉勝爲經杜密爲權乎然而終有未盡者蓋未賢之于羽矣于羽交于游但曰非公不至未嘗曰公亦不至也夫明目達聰自天子以至庶人皆當共勉三代盛時堂陛不甚尊小民不甚卑故閭閻利弊皆得直達於天子之前自秦尊君抑臣層次而下皆驕人以富貴而以蒙蔽爲新奇是以魏晉特設中正以示採蓋有感於子羽之風漸遠明目達聰之職漸廢也況東漢以名節開基尚未至如魏晉之衰而又名高望重如劉勝者其可遂同寒蟬乎是以不得遂謂之經至於杜密欲以進賢去惡上襄明府不欲下同寒蟬其自負則豪矣然苟非賢守如王昱斯

言也得毋近於要挾乎當時黨人之禍大半起於鄉里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時庶人方橫議於下而下之風俗轉愈淸者亍嘗熟思其故矣蓋自光武明章重禮師儒守令皆用士人類以廉節相砥礪故君俊顧及諸賢各得慷慨敷陳以極其激濁揚淸之盛迄於六朝中原塗炭守令多用廝役極於五季又多用卒伍當此之時卽有賢如杜密欲上匡守令以揚休聞其可得乎夫士人既不能脫頴而飛又不能寒蟬而處惟有漢人之淸議宋人之講學猶稍稍可以自見乃黨人之錮僞學之禁卒踵起以敗其成由是士風卑替一變而爲伯如之中庸再變而爲長樂之痴頑夫習俗至於痴頑已不足以言士倘猶托於公論曰吾鄰俾小民之寃抑以匡守令之迷津古之人有行之者杜密是也卽起杜密於九原亦何辭以謝後世乎是以不得遂謂之權夫經權本非二物既不能經又安能權乎既不能權又安能經乎非惟不能經勢且有害於經非惟不能權勢且有害於權其所以然者不學之故也惟學而後知經非權無以爲用權非經無以爲體體用之不相離猶形影之不相畔安有戕賊之患哉惟教衰學廢而道不明於是愚者往往入於誤智者往往入於賊蓋經有準繩叛經者其迹易見卽君子亦得以明白摘其瑕權無準

挨亂權者其秘難窺卽小人亦不得以揣摩誅其隱是以君子寧予人以經不予大以權也惟予人以經不予人以權是以經如荀息之不食言唐肅宗之帝靈武牛僧孺之郤維州苻秦悲納降虜蘇秦之合從劉勝之不事干謁權如里克之屢弑漢高帝之分羹呂蒙之取荊州項羽之阬降張儀之連衡杜密之恥同寒蟬均之乎經亦非經權亦非權然而君子寧取荀息肅宗僧孺苻堅蘇秦劉勝之非經而經不取里克漢高呂蒙項羽張儀杜密之非權而權再進而上之經如唐虞之揖讓夷齊之叩馬文王之蒙難大舜之封象李璀之死父左儒之死友權如湯武之征誅

呂尙之鷹揚伊尹之放桐周公之東征沈勁之死艾臧洪之死友均之乎經中有權權中有經然而君子寧取唐虞夷齊文王大舜李璀左儒之經而權不取湯武呂尙伊尹周公沈勁臧洪之權而經經如謹嚴之兵雖不大勝亦不大敗權如驕悍之兵非大勝卽大敗然與其爲趙括何如爲廉頗是以君子寧爲人以經不爲人以權也嗟乎三代而下稱善用權者莫如留侯鄴侯梁公三人矣以愚觀之猶有未盡夫權以行道也當漢之初所當急者孰有急於復古禮保功臣防呂后哉三者無一焉則留侯之權可知矣梁公俳徊於女主之朝幾二十年不能親挾虞淵而躬

侯之五王其成也蓋亦有天幸惟鄴侯遲廣平王爲太子以安上皇有似於能權然或謂建寧王之寃死又於是乎胎焉嗚乎用權之難如此然則苟非義精理熟之君子合體用爲一原如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亦安得認賊作子而與之言權哉是以君子寧爲人以經不爲人以權也旣曰寧爲人以經不爲人以權卽判經權爲二物如漢儒所云未爲不可矣

從祀論

按釋奠之記於禮也大都不外於功德兩途王功者謂典籍自秦焚以後使非漢儒力爲表章宋儒卽欲歷門墻以窺堂奧不可得矣奈何師其說而遂棄其人乎是謂之功主德者謂聖門自曾子子思而下未聞有何表章若必有功於表章而後從祀焉則顏閔諸賢皆在所黜矣奈何不論其人而惟徒師其說乎是謂之德愚以爲兩者固未可偏廢獨怪其所謂德者徒以明哲保身爲德所謂功者徒以循章摘句爲功而於聖人之心聖人之道尙未深探其本也按古之所謂三不朽立言在立德立功之後卽以孔子之刪定纂修皆得之暮年設使孔子終身委贄於人不得刪詩書定禮樂遂不得爲聖人乎堯舜亦未聞有何刪述也夫天之生聖賢本期於濟世安民然有幸而得行其

志如古之稷契伊周者有不幸而不得行其志如古之龍比夷齊者所趨雖異道則未始不同聖賢亦取其道之同焉而已矣乃世之論從祀者不問道之同異而但徇紙上之陳言曰某宜黜某宜祀審如是是聖門不當有政事之科仲由不當列十哲之中矣且孔孟諄諄於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豈皆托之空言乎愚以爲三代而下凡有豐功偉烈或峻節奇操或深情苦志卓然足以起頑立懦者如紀信韓信賈誼周亞夫霍光丙吉蘇武趙充國劉崇翟義龔勝蔣詡鄧禹馬援楊震李固杜喬陳蕃竇武李膺范滂劉虞耿紀韋晃關羽諸葛亮蔣琬之於漢譙登庾珉王儁

吉朗劉琨祖逖張賓譙王承卞壼桓彝溫嶠謝安謝玄陶
潛之於晉王琳袁粲沈攸之沈慶之沈勁蕭懿之於六朝
琅邪王冲越王貞張柬之李憕盧奕張巡許遠顏杲卿顏
眞卿郭子儀陸贄段秀實李晟馬燧渾瑊李愬李璀裴度
李德裕之於唐張承業裴約劉仁贍韓通之於五代寇準
韓琦富弼范仲淹洪皓傅察宗澤李綱陳東歐陽澈王稟
張克戩劉竘霍安國劉韐李若水吳革劉錡岳飛張順張
貴李庭芝姜才汪萬里范天順牛富李芾米立汪立信苗
再成邊居誼趙昴發唐震密佑姚訔陳照王安節洪福熊
飛趙與擇陳文龍馬暨鞏信趙時賞張德興傅高陳瓚張

珏張烈良陸秀夫張世傑文天祥謝枋得之於宋完顏和
尚忽斜虎之於金李黼余闕脫脫王保保之於元韓成徐
達王褘方孝孺鐵鉉練子寧王艮廖昇鄒瑾魏冕周是修
暴昭景清王叔英姚善陳迪黃觀曾鳳韶王艮顏伯瑋劉
璟陳本立黃鉞于謙王恕劉健楊繼盛之於明凡若此類
皆當另爲拈出使與濂洛關閩並分兩廡之席夫濂洛關
閩以其時際休明故幸而身名俱泰設不幸而遇諸葛亮
文天祥方孝孺之時卽極其慨慷設施亦不過如諸葛亮
文天祥方孝孺而已耳豈復能有加於諸賢之上哉至於
名實俱喪而或狼狽其後如戴聖楊雄馬融之徒又不足

言矣乎是以探本尋原卽不敢作薄夫之論盡去夫名拆
保身尋章摘句者之從祀若夫轟轟烈烈有關於忠孝大
節如諸葛亮文天祥方孝孺諸賢斷斷乎不可不登諸俎
豆使天下聞風興起者皆知聖賢所重在此而不在彼由
是君得有其臣父得有其子兄得有其弟豈非托諸空言
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乎至於功有大小德有偏全
則倣孟氏所云而以三等爲則其爲一鄉之善士則祀於
一鄉之文廟其爲一國之善士則祀於一國之文廟其爲
天下之善士則祀於天下之文廟是又寬嚴兩平名實兼
副之道也不亦可乎愚復有進者兩廡而外旣有名宦鄉

賢之祀矣乃復有傳以爲神而祀於窮鄉野谷如關羽張
飛蔣歆周處張巡之類往往而是惟其糾棼無統故佛老
二家因得乘虛竄入以致狂瞽愚民崇廟貌以示皈依幾
同於西方之孔邇習梵音以供朝夕更篤於文士之咿唔
自漢至今莫之敢問此誠大惑不解者夫道一而已矣舍
忠孝人倫而外別無道則舍忠孝人倫而外又豈所以爲
敎乎愚以爲凡有關於忠孝人倫無論忠臣義士名宦鄉
賢皆當彙入於文廟之中不必復祀於鄉以亂小民之觀
聽至於無父無君之淫祀盡燬而火諸以示天下之無二
道聖賢之無二敎庶小民咸知敦本重倫不爲曲說異端

所慼非特有光於先王之崇德報功亦且有益於天下之
風俗人心嗚乎此誠千載未闡之疑案百世不刊之欽典
奈何汝汝而不一爲釐正哉

公論出於學校論

天下之論是非而已矣是者不可以爲非非者不可以爲
是而其所以不可者皆出於人心之自然非有所勉强安
排故謂之公然不謂之同而謂之公何也曰鄉人之皆好
皆惡同也然好者未必是惡者未必非則同與公又不能
無辯故不謂之同而謂之公然孔子論毁譽而以直道歸
諸民民復歸諸三代是公莫公於三代之民矣乃云公論

出於學校何也得毋以三代而上無不學之民其取諸學
校者卽其取諸斯民與抑或以三代而下向之出於學校
者悉散而爲方技九流如韓子所云昔之民四而今之民
六也故不取諸民而特取諸學校與夫方技九流雖非學
校所能盡收然其所挾以遊於世者其孰是孰非固易辯
也亦奚必取裁於學校而後論定哉乃云公論出於學校
何也曰自東周以降向流爲方技九流者世猶得以是非
繩其後復有遁於鄉原一途使是非不得而指戛戛乎并
斯民之直道亦將寖失其眞惟吾儒沐詩書之澤猶能審
幾燭微不可干以似是之非故不取諸民而獨有取於學

校唯其所取在是是以文廟兩廡而外復有名宦鄉賢之
祀蓋以是兩者猶庶幾三代之遺而非鄉原所得而汚也
嗚乎吾不知今之於是兩者果有當於三代之遺而非鄉
原所得而汚與否但所謂名宦者則龔黄召杜之所不能
兼所謂鄉賢者則棠烈勝窋之所不能備也以爲不盡然
與而舉之於民者固已無勿然矣以爲民或不盡然與而
舉之於士者則又無勿然矣以爲士與民或俱不盡然與
乃上之人所憑以資論定者則又無勿然矣然使無勿然
者果出於不及知或出於不盡知此亦堯之於鯀孔子之
於予羽之所不能免也而又何異焉唯其所以然者皆明

知其不盡然而姑漫應以爲然自誣矣而復誣人誣下矣
而復誣上又相因以爲固然斯爲異耳昔班氏以張純之
故改張湯之傳酷吏者進之於列傳世以是詆班氏爲阿
愚以爲班氏雖阿然張純張安世實賢於湯卽阿猶未嘗
盡廢夫公今之爲人後者未必有純與安世之賢而躋先
人於俎豆之傷又非僅如湯之改酷傳已也而或以爲阿
或以爲公將安所折衷耶嗚乎天下美好之物最難兼也
世之所謂美好者大都不外於富貴功名文章壽考與夫
宮室園池服食聲色之奉於數者偶得其一焉二焉甚或
得其半焉亦足以明天之厚與有道之士方且皇皇焉唯

兼取之是懼夫兼取者固造物之所忌也今乃以是爲石火電光不足以垂久遠必欲崇諸俎豆之傷將以是明孝耶予聞世之稱孝大約亦皆志夫先人於富貴功名文章壽考園池服食聲色之奉既竊取其一二或半焉則其志之尊精致力亦必在此數者之中矣後之人但能於此數者之中謹守箕裘勿致隳其前緒豈不甚慰夫先人之志竊乃舍其志之所期屬而忽及其生平之未必設想者既重違先人期屬之志又冒造物兼取之忌而欲以是明孝恐或疎於自謀矣將以是示勸耶昔諸葛武侯岳武穆之更謚忠武也世不言忠武而言武侯武穆如故然武侯武

穆不以是而貶忠伏羲堯舜禹文周公先孔子以明道也祀孔子者卒未嘗祀伏羲堯舜禹文周公然伏羲堯舜禹文周公亦不以是而貶聖則知勸人以名者自不若勸人以實也今既名實相違如此而欲以之示勸恐又疎於謀人矣雖然爲人後而既饒於力必欲曲折經營以求顯厚其所生雖有盜名之累其意猶可進於善未必遂絕於君子獨是士人沐詩書之澤將以審幾燭微使輿論有所受裁乃復憒憒焉甚或甘爲鄉原之前驅而以聖人之所惡者反爲聖人之所取其猶得爲公論否耶昔復讐之文見於經傳不著於律文韓愈曰先王之意將使法吏一斷以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吾意凡有關於公論者學校之士亦援韓子之說以折衷乎紛紛既無傷於爲人後者之心而又不叛於聖人立教之旨庶斯民之公論猶稍稍存諸學校而或不至於窮也乎

朋黨論

朋與黨有辯乎孔子曰君子羣而不黨書曰無偏無黨是固有辯也但既目之以黨矣又安從辯其孰爲朋孰爲黨乎是以論朋黨者多合而不分要其大畧不過詳於君子制小人而爲賢者之責居多愚以爲朋黨之名雖始於小人而朋黨之禍則成於人主夫人主之於小人猶城之於

狐社之於鼠勢固不得而擊唯不得而擊故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是以君子未有不敗小人未有不勝豈盡君子疎於制小人哉然而人主不疑小人以黨者何也曰小人之曲謹小廉既能乘間彌縫以深中人主之隱而其曖昧離觖又能使君之左右近習樂爲遊揚而反獲孤立之名及國威已奪狐假已成遂公然敢於讐君子叛人主如唐之文宗坐制家奴至甘露之後唯有悲悶流涕直以周赧漢獻爲比甚或倒戈起於同室呼籲聯於比肩如漢之哀平而有張禹孔光谷永嚴尤久爲王氏之私人而人猶以爲漢臣豈夫唐之文宗猶知有黨也

然僅足以致亂漢之衰乎并不知有黨矣乃覔至於亡國然則國之治亂與亡係於辯君子小人而不係於黨之有無不亦明甚矣乎東漢之將亡也黨於魏者有荀彧賈詡董昭郭嘉漢人不敢目之爲黨而漢亡晉之將亡也黨於宋者有劉穆之傅亮謝晦胡藩晉人不敢目之爲黨而晉亡唐之將亡也黨於梁者有張文蔚崔沂薛貽矩蘇循唐人不敢目之爲黨而唐亡東漢之未亡也有孔融楊彪董承种輯力與魏抗勿以黨漢自諱也而漢不亡晉之未亡也有司馬休之司馬楚之韓延之何無忌力與宋抗勿以黨晉自諱也而晉不亡唐之未亡也有李克用張承業韓

渥王師範力與梁抗勿以黨唐自諱也而唐不亡然則國之治亂與亡係於辯君子小人而不係於黨之有無不又明甚矣乎唯兩宋之亡亡於敵國似未可以言黨然北宋遂李綱而用耿南仲張邦昌宋遂以南南宋用賈似道而[illegible]宋遂以亡是亦亡於小人之黨非亡於君子之黨也唯暴秦之亡亡於孤立似未可以言黨然始皇惡儒生黨於下是古而非今遂忍於黜扶蘇以召沙丘之變李斯恐蒙氏黨於上恃功而專寵遂決於聽趙高以基望夷之禍是亦亡於君子之無黨非亡於小人之無黨也黨莫盛於周之七雄魏信陵齊孟嘗趙平原楚春申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孟嘗招致尤多至任俠姦人六萬最少者田横亦有士五百人豈非黨之最盛者乎然七雄不亡於黨而卒亡於秦夫雞鳴狗盜之黨尚不足以亡人國而况不爲雞鳴狗盜者乎乃人主必欲空人之國而以黨人爲諱何也夫庸主既不能辯君子小人而左右近習又樂爲小人與援以共讐君子一不當輒誣以罔上誣以訕上甚或誣以不道卽使君子果足以制小人其如庸主甘爲小人所賣何哉故爲君子者不難於制小人而難於制人主既不能制人主又安能制小人是以君子未有不敗小人未有不勝葢自古至今無不驗如左劵亦以所處

之勢然也然則爲君子者而徒與小人爭亦何益哉故幸而爲大臣則當格君心之非以端其本君心之非既格則孰爲君子孰爲小人自能較如黑白而無玄黄之戰矣不幸而不能爲大臣則當爭大臣之去留大臣而君子也則爭之以必留大臣而小人也則爭之以必去大臣既得其人則自能格君心之非又何至黨小人讐君子乎其次則在爭諫臣之得失諫臣得人卽大臣不必純乎君子亦必畏諫官繩其後而不敢盡犯天下之名葢大臣所以養君德而諫臣又所以持大臣葢互相表裏以消黨人之禍者也故又爲爭大臣之次雖然士君子既不能逢唐虞三代

之盛又不肎爲汨溺一流以糠粃乎世界而其不淄不涅之操又不啻孤鳳雜於羣梟安能左顧右盼一一如我意而得直行其志者故一遇小人未有不始之以爭繼之以訟終之以不勝而死然雖不勝而死而其所以扶三綱立人極爲乾坤增正氣爲日月留光華斷斷乎在此而不在彼此世之所以賴有君子也乃世之論者往往妄爲責備或謂過於激或謂隘於量或謂拙於調停嗚乎豈李元禮范孟博諸賢反遜於胡伯始馮長樂諸公也哉語云埋藏君子出脫小人皆是說有以敬之也予故績歐蘇二公之說而廣之以爲進君子抑小人之券

暴病非陽論

卒病陰證也仲景卒病論六卷亡無可考近世喻嘉言爲之表章得十一於千百差無憾矣予獨怪天下之犯卒病者未必盡屬陰證陰證惟眞心痛眞頭痛者朝發暮死暮發朝死卽直犯少陰亦必三日而後死其餘腹痛下痢水寒諸陰證槩從緩治可知矣若火證如中痌發狂卒厥暑風霍亂種種皆屬危暴其間最危暴而易犯者又莫如青筋一證卽俗名沙證也或一日或兩日幾與眞心痛者無異吾見犯此而死者數人矣由斯以觀安知卒病論中盡屬陰證而無陽證乎乃先賢卒未之及何也嗚乎吾知其故矣上古之世耕田而食鑿井而飲不識不知無怨無惡火從何生其間偶觸風寒釀成陰證者大都皆胼胝之勢耳故內經有暴病非陽之論及東漢世故漸紛陰陽漸錯其間感病有難以成法拘者仲景因出精微治法以補內經之未備再降而世故愈紛陰陽愈錯火證愈繁於是丹溪又出精微治法以補仲景之未備然揆之於今猶似有漏義也請再補其未備可乎按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正氣曰中自虞書始言中由是而迄洪範中庸大學無不言中自一身而言則自頂至踵而腹爲中而腹又以胃爲中自四海九州而言則中國爲中而中國又以洛陽爲中

葢中者天地粹精之氣所獨鍾故子路問强而折之於君子之强是亦中之意也但陰陽之氣充塞兩間安能盡得其中於是中之外有方方之外有隅散之地維則有高卑曲直之殊形運之天道則有寒熱溫良之殊氣由是而觸之於人則毒人之髓而生小人或蝕人之鬼而成痼疾至於南方爲火毒所鍾其象則爲龍蛇其妖則爲美姬其鋭則爲利口陽主變而多交故龍蛇有鱗甲之光男女有豔滛之色小人有利口之才火主焰而毒物故能蛇能害人美人能殺人利口能覆國以其偏於陽毒而寡於中氣故爲禍速且烈焉丹溪補陰過用黃柏知母以傷胃中生氣

中氣傷而虛火不益甚乎譬之東漢桓靈將節義諸賢殺盡則董卓起而操國柄矣此東垣立齋力爲之急救其土譬淮南謀逆不須招兵調將但用汲黯當朝便足以折其不臣之心此補中之論所以較之丹溪尤爲傑出者與第土旣旺於四時則有餘當屬之土矣乃古稱肝有餘者何居嗚乎吾於是而知後天八卦之所由起矣震爲長男代父勞而司家務非處有餘之位何以理繁劇而荷宗祧故取象於雷寓形於木所以重寄其權也法東垣者皆知補脾而不知補肝謂肝氣旺則肝血愈虧故肝不宜補獨不思陽雖根於陰而無陽則陰無以生況五藏六府周身之

氣皆取資於少陽膽爲生發之原使四時無春令則乾坤一死局矣安有所爲秋冬哉五行之中木常廢木七情之中安可無怒聖人知其然所以易離爲震居以長男申其勢尊其權使旣散之火有所羈縻而不敢縱未散之火有所統攝而不敢離甚以子制母不如以母制子之爲順也然制之如此其嚴而終不勝其橫也何居曰火無體以萬物之體爲體也當水之盛也則下滑於濕而爲胃中生發之資當水之衰也則上燔於胃而爲三焦游揚之害惟其無體故易爲去就也此非眞陽乃僞陽也僞陽猶之乎僞君子當國家方盛之時油油然未嘗不與眞君子交好也

及一旦時移事去此衰彼盛遂甘爲內鬭而陰輸腹心於敵而眞君子又疎於謀鬭於術其取信於上者又不如僞君子之取信於上於是往往齟齬激成亢龍有悔之象試觀古來孤臣孼子志士仁人不得志於時者無所抒其憤懣久鬱傷肝釀成火證遂一旦暴發而莫可復制故范增剛亞夫李泌楚皆以一旦疽發背而死嗚乎僞火之傷人性命何異僞君子之敗人家國乎然大詐似愚又偏足以欺天下萬世如曹操狐媚欺孤情窮勢蹙猶自稱安漢公分香賣履之姦直待司馬光作通鑑遲之千餘年然後看出聖人鑒往知來與鬼神合其吉凶故發其理於大易而

於陰陽眞僞之辯尤爲諄諄然且無如後世之陽不勝陰眞不勝僞如青筋沙症一旦暴發而莫可救何也尚得謂陽有餘而不急急乎扶陰不足而不急急乎抑耶

半農齋集卷之四

靖江蔣中和著

策部

問堯舜稷契禹湯文武皆聖人也傳稱禹母吞薏苡而生禹契母吞燕卵而生契稷母履大人跡而生稷堯母孕於慶都之野而生堯至於舜湯文武則受氣未聞乎有異漢高帝光武唐太宗皆英雄也史稱劉媼息大澤之鄉夢與神遇太公往視見蛟龍於上已而有身遂生高帝至於光武太宗則稟精未聞乎有異堯水湯旱其災均也湯則禱於桑林責以六事而堯

昔齊有彗星之變景公欲禳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公說乃止宋衛陳鄭之俱災也梓慎請除於子產子產曰天道當然非人事所能卻豈晏子子產之智反過於成湯之聖乎熒惑徙舍為善言故也至韓魏交兵非有善言加景公而戈亦反日六月隕霜為孝婦故也至鄒陽繫獄非有沉冤如孝婦乃天亦隕霜呂后女主也甫告崩而日食為之示變太宗英主也承大統而太白為之經天虎不擇人而噬而以為功曹之應蝗不擇地而飛而以為循良之感麟鳳之希覯也故以為瑞然史稱漢宣之時鳳凰五至麒麟一至是漢治過於唐虞矣風雷之不測也故以為怒然傳稱成王惑流言而雷雨示懲書稱虞舜入大麓而風雷遘變是天怒成王又怒虞舜矣謂天道果難知耶則劉向傳五行固一一參諸事應而勿爽謂天道果易知耶則孔子作春秋但書災異又未嘗書事應豈孔子之聖反不如劉向之智乎書傳所載往往齟齬不能盡通此尤其彰明較著者也諸士於天人之學必講之素矣願詳著於篇予將藉手以攷焉

善乎子思子之言道也曰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惟聖人亦有所不知此孔子所以有不語之教無言之誨

子貢之賢猶惘然於天道之難聞乃學者必欲詰其源流以極之幽渺浩蕩之鄉則其窮於○蔽也又何疑焉故無論六合以外聖人存而不論即載諸詩書六藝者亦當闕疑闕殆以求信於聖人之心而執事乃舉天人之不可知者以窮愚生之所詣夫愚生於天官家書既未嘗有所窺覽而於六經史傳諸書又未嘗有所博綜何能妄為臆對然既承辱問又不敢自外於芻蕘之採謹姑就素所習聞無惑於理者而謬為之說曰天地者陰陽之氣也積陽成天積陰成地陰陽相抱而物生焉物也者陰陽二氣之化也然二氣雖充滿於兩間而位育則必有待於聖人

無天地則萬物無所寓無聖人則位育無所資是天之所
能者或爲聖之所不能聖之所能者或爲天之所不能惟
天有所不能於是乎有勝天之學惟人有所不能於是乎
有敬天之學然又非判然二也舍敬天而言勝天則往往
猖狂恣肆流而爲桀紂之患舍勝天而言敬天則往往恇
怯矯誣流而爲佛老之患聖人知其然既能以敬爲勝又
能以勝爲敬敬而勝則爲大易之感應敬而不勝則爲洪
範之事應蓋感應主於理主於人事應主於數主於天聖
人恃理不恃數恃人不恃天故於大易則言感應於春秋
則諱言事應無非曲爲教也苟執此以求通乎聖人之意

則凡書傳所載皆可片言折矣又何疑於執事之所詢乎
執事謂堯舜稷契禹湯文武皆聖人而受氣或殊漢高帝
光武唐太宗皆英雄而稟精有异愚知執事之意固已疑
其妄矣疑其妄而復下詢者以其載之於經筆之於史也
雖然有說焉按毛公之傳詩也以鳦鳥降爲祀郊禖之候
履帝武爲從高辛之行竝未嘗有呑鷇之說自馬遷過於
求詩而鄭氏筆之於箋後世遂以爲實錄然斷之以理則
固知其妄也雖氣化爲人先儒曾有蚤虱之喻然在洪荒
初闢之時則然再至黃唐之際父子相傳已灼有世代可
循豈復有感非其倫如執事所詢者乃先儒卒疑以傳疑

而不敢盡削吾意其所謂呑鳦呑卵履跡者或有其事也
有其事而適當懷娠之時欲神聖人之生故遂書以爲聖
人之瑞非薏苡果能生禹燕卵果能生契人跡果能生稷
也至於慶都之說尤爲不經姜嫄帝妃也古風雖朴何至
浴於野哉堯與稷契皆帝嚳子也稷契有瑞而堯無瑞是
堯德不如稷契矣欲神堯之德故幷神堯之生此慶都之
說之所自起也而劉媼遇龍之爲誕又可知矣愚復有疑
者不在龍而在夢既云夢與之遇又云太公往視見蛟龍
於上天下豈有夢而可以人見者乎可以人見者必非夢
也夫馬遷於太公則不知其名於劉媼則不知其姓乃攟

說夢中之所見復自忘其言之牴牾也此豈足以爲實錄
乃後世卒疑以傳疑且非特漢高已也如光武興南陽而
有鬱鬱葱葱之氣劉裕起京口而有新洲杵臼之奇宋祖
生洛陽而有赤光繞室之祥皆未嘗削而不書竊意其英
雄崛起苟非受命於天寧之以吉徵則凡萊傭屠儈皆得
恃勇闘徤妄以赤帝子自擬又何以塞倖心而杜亂萌乎
此班彪所以作王命而亟推漢統之當紹堯也遷史之意
得毋同乎此又可以理信者矣堯之時洪荒初闢天地尚
未平成故有九年之水自難與湯旱並謂之天災是以湯
禱而堯不禱蓋以水可治旱不可治也水可治故治之以

禹治之以禹而萬世沐其平成是之謂勝天之學旱不可
治故有桑林之禱六責之文但未審禱七年而後雨耶抑
七年不雨而後禱耶如禱七年而後雨則無貴乎禱矣如
七年不雨而後禱安知不禱而遂不雨耶雨者陰陽之氣
自爲之也或禱而雨或不禱而亦雨未必關於人事而聖
人必有事於禱者蓋以是致其敬天之學也後人敬天之
學未必過於成湯而遂謂之知天惡乎此晏嬰子產之所
以終於雜伯也熒惑之守猶齊之彗鄭之災禳可也不禳
可也而曰禍當君既曰當君又曰可移此豈理之所畏乎
是夕果徙三舍者星當自徙也非善言有以徙之也僻以
明[illegible]然也星之徙猶地之動也鈎心在房心之間則地自

動豈地有當動之時星獨無當徙之時乎子韋以徙星阿
景公猶太卜以動地誑景公其奸一也奸一而或售或不
售者齊有晏子宋無晏子也知善言不足以徙星則知揮
戈不足以反日益明矣東海殺孝婦六月爲之隕霜天人
偶相值猶吉凶偶相遭也豈爲孝婦冤哉如爲孝婦冤則
當擊殺孝婦之人以泄孝婦之冤顧乃移怒於百草而殺
之以隕霜亦倒施之甚矣然而儒家終不沒其說者則以
孝婦之殺誠冤也孝婦冤而天無以示戒是率天下而不
孝率天下而濫刑矣聖人貴乎勝天之學者恃人而不恃
天也恃人而不恃天則不必天之有是意而但有當於理
則直歸之於天蓋以天者萬物之所共畏也示人以萬物
共畏之天而後天下之人益勉於爲善而不敢肆此正深
於敬天者也鄒陽術士也妄謂仰天而隕霜其免於褻天
之誅亦幸矣乃亦欲附於孝婦之列此豈理之所出乎天
變莫大於日食然呂后非日比也殁未幾而眞王自代來
遂永漢祚於四百則日食之爲呂后耶爲文帝耶爲呂后
則不當食於甫崩之際爲文帝則不當食於即位之初且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書者僅三十有六兩漢四百餘年
所書者至於一百二十有五豈春秋之治遂能遠過於漢

乎吾揆之於理蓋以日乃純陽之精食則陽衰陰盛君道
虧矣故急爲之伐鼓以致其扶陽抑陰之義是之謂敬天
非能於災异果有救也唐太宗入承大統而太白經天如
以爲兵象則太宗百戰而有天下無日而不用兵何必驗
之於禁門且以二十三年貞觀之治而昌唐歷於三百又
安在太白之遂爲凶象也吾質之於理天之有五星猶地
之有五行五行固無日而不運於地而謂五星必擇日而
後運於天耶五星並運而獨戒心於太白者蓋以五兵皆
屬於金於象爲凶而又經天是亢而有悔之時故特爲之
大書使之知所警戒不至於窮兵黷武此所謂敬天之學

也虎不擇人而噬而以爲功曹之應蓋以是而示戒語曰苛政猛於虎則知功曹之奸不下於虎也惡其奸故甚其喻非因功曹之奸虎遂噬人也蝗不擇地而飛而以爲循良之感蓋以是而示勸非以蝗不入境而後爲循良古稱循良者多矣未必皆蝗不入境也善善惡惡人之情也聖人因人情而立教故凡善足以勸而即以爲善之感惡足以戒而即以爲惡之應如簫韶九成而即繼之以鳳凰來儀擊石拊石而即繼之以百獸率舞他如理三苗朝羽民錄國納肅愼皆此義也安得泥是以爲感應之左券哉漢治劣於唐虞麟鳳推爲瑞物毋論賢否皆以爲然也將

謂麟鳳爲和氣所感故以爲瑞耶是漢治誠過唐虞矣將謂唐虞之治過於漢非關於麟鳳耶則所謂和氣致祥者又爲虛語矣然則言治者何居焉嗚乎此又理之易曉而惜乎學者之不察也孔子作春秋大而地震日食小而螟螽蟊鵒之異皆謹誌之計其二百餘年之間諸國豈無禎祥之事顧皆棄而不錄則知禎祥之無益於治而世之所以爲治者固在彼而不在此此歐陽子所以斷然闢四靈之說之爲妄也然聖人不貴禎祥而或偶言禎祥如作善降之百祥則又何也曰此又斷之以理而非必之於應也如張公藝五世同居而天子降於其家世世蠲其徭役王覽兄弟篤於友愛其子孫簪紱之盛遂世爲江東望族天下之禎祥孰有大於此者學者不原聖人立言之旨而必欲牽合附會以三族羽毛之族然後謂之禎祥此皆秦漢以後方士之所以誑其君者豈儒者之所宜言乎雷發於春盛於夏收於秋猶人之呼吸而忽緩忽急本無足異乃謬以爲天怒夫以爲天怒可也而以爲怒成王何哉紂殺比干更甚於成王之疑周公而天何以無怒也至漢高脫難水而有大風拔木之奇光武戰昆陽而有雷雨晦冥之又惟恐天之不怒矣奈何不責於理而徒妄爲之說耶嗚乎吾於是而知言事應者之誣矣按事應之說昉於洪

範洪範之書政在養民夫以徵休徵咎而一本於土谷惟修則其立說固未嘗不衷於理自漢儒強生附會而以五行之診係之五事五事之應合之五行即以五事徵之晉厲公觀遠步高而厲之災不在於水魯隱公九年大雨而隱之失不在於貌其誰取信哉善乎周內史叔興之論六鷁退飛也退而語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亦足以驗天變之難盡信矣然則春秋又何以書災異曰災異者天之變也民爲君之子君又天之子天變於上猶父之有過也父有過而子不諫於子爲不孝民怨於下猶子之有疾也子有疾而父不

瘵於父爲不慈不慈不孝均非理之所安此所謂敬天之
學也敬之而應則如大舜之蒸乂格奸而爲格天之孝子
敬之不應則如文王之羑里蒙難而爲順天之忠臣蓋無
不敬者一定之理而應不應者偶然之數聖人恃人而不
恃天主理而不主數此所以但書災異不書事應也然則
敬天爲虛文乎曰物之本於天猶子之本於父人未嘗以
孝父爲虛文而以敬天爲虛文可乎子之孝其父也本不
因父之慈其子父之慈其子也本不因子之孝其父而謂
人之敬天爲天之必應天之應人爲人之必敬乎此皆理
之易曉而惜乎學者不之察也然則大易又何以言感應

曰此論理之一非論分之殊何以謂理之一蓋以生天生
地者此氣生人生物者亦此氣故風生而虎嘯雲騰而龍
升將雨而蟄虫亂將風而固疾發猶祖父之與子孫雖至
於百千萬億而其從出則未嘗不始於一祖所謂萬物共
本一太極也何以謂分之殊蓋以物之植者則不能復爲
動飛者則不能復爲潛蠢者則不能復爲靈故神如白龍
而困預且瑞如魯麟而斃西郊聖如孔子而厄陳蔡猶子
孫之百千萬億雖群本於一祖而其窮通壽夭智愚賢不
肖即祖父亦不能強其必同所謂萬物各具一太極也知
理一之不同於分殊則知感應之不同於事應矣惟其不

同如此是以聖人立人極焉凡所以爲天地立心生民立
命者惟取信於理之在人而不求信於數之在天夫人之
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知報本反始之道耳苟天變不知
畏民窮不知恤鬼神不知敬事君不知忠事親不知孝含
飲食牝牡而外別無所以爲道又何以爲萬物之靈而參
天地哉惜乎世之學者但知以蒼蒼之天爲天不知以吾
心之天爲天夫蒼蒼之天一氣耳豈眞有耳目手足臟腑
如人形而能爲視聽持履思謀哉旣不能爲視聽持履思
謀又安能下察人之是非善惡而爲吉凶禍福成其所以
吉凶禍福於人者皆氣化之不得不然如一歲之中遇春

則生遇秋則殺遇露則生遇霜則殺天固不得而主亦不
得而知也惟天不得而主亦不得而知於是聖人起而參
贊其間一以吾之耳目手足臟腑代天之視聽持履思謀
設爲典章法度以治民之身詩書禮樂以治民之心天變
使之畏民窮使之恤鬼神使之敬事君使之忠事親使之
孝而又一一歸之於天命曰天命位曰天位討曰天討秩
曰天秩工曰天工以示吾之視聽持履思謀皆天之予我
以代天之用非我之所得以自私也故曰先天而天弗違
後天而天奉若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是之
謂天人合一學者不知天人之合在此而不在彼往往高

之而有桀紂之患舉之而有佛老之患遂令詩書所載此阻彼齬而不能盡通愚故折衷於聖人而一斷之以理使敢天者不至於誣勝天者不至於肆是之謂知天是之謂知天之學

問孔子繫易則始於伏羲而刪書則始於唐虞司馬遷作史記則始於黃帝而劉恕作外紀則始於盤古蘇轍作古史則始於伏羲而羅泌作路史則始於三皇金履祥作前編則始於唐虞而陳桱作通鑑外紀則又始於盤古其不無異同也果何義與史記敘黃帝至唐堯則四世至虞舜則八世至於禹則又四世又皆出於黃帝之後審如所云是堯與禹皆舜之從曾

祖矣夫以四世之祖而讓四世之孫又以四世之孫而讓四世之祖其世代之疎數且未論也但以四世之從曾孫而娶四世之從祖姑於理安乎四嶽之薦舜曰烝烝乂不格姦瞽之稱舜曰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舜為有鰥之時已能順其親使不至於姦矣乃孟子答萬章所稱井廩捐階之事皆在升聞以後較之堯典頗不合也此何以稱焉舜禹之未登庸也嶽牧咸薦而猶歷試之以多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乃傳稱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逃之箕山司馬遷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是馬遷且信其為眞有矣舜之去四凶也猶之舉十六族本黜陟之常無足異者宋儒乃曰堯將禪舜恐天下有未安於是留四凶以遺之去存十六俊以遺之舉俾其去取於一旦以厭服乎天下又曰四凶容於堯不容於舜者堯君德而舜臣德也其說果當與否與夏自太康失馭仲康嗣位首命胤侯掌六師於是乎有羲和之役書之所以美乾斷也蘇軾乃以為命征作誥皆出於后羿或者又從而增繹之謂之挾天子以令諸侯如司馬懿之誅王凌諸葛誕蕭道成之制沈攸之楊堅之討尉遲迥雖羅泌備斥其為妄然後世終不能

無惑焉伊尹放太甲於桐明著於七篇可無疑矣因後世篡逼其君者皆援以自文於是學者遂謂伊尹之放放也非廢也然則放與廢有別與或又謂伊尹之放乃倣古之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之制并非放也然則孟氏之言放非與夫唐虞夏商之際君臣皆聖賢萬世所當師遵者也乃不無遺議如此論世之君子宜何取裁焉

嗚乎伏羲而前有三皇三皇而前有盤古其信然耶曰雖天地必有始也吾知其信然矣其不經何也曰以其遠而難稽故不經也然不經可也沒其名不可也唯不可以經

故三皇之文不見於六經四子僅見於秦之博士作史者亦不敢正名紀而特名之曰外紀以示傳疑之意唯名不可以沒故伏羲之上復紀三皇以示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必三才竝立而後伏羲得承其後三皇之上復紀盤古以示天未開地未闢人未生又必有渾元一氣而後三皇得承其後故又曰渾敦氏葢例以義起者也然孔子何以始伏羲曰述而不作者聖人之志也易之爲書始於伏羲詳於文王成於周公孔子特因而贊之葢述也非作也故不始三皇不始盤古而始伏羲也然刪書又何以始唐虞曰尚書記事之書也事必有世代之可稽而後足以傳信非如贊易之從論其理也故不始伏羲而始唐虞也然馬遷則又始黃帝何居曰馬遷以爲帝王皆出於黃帝之系葢紀其世非紀其事也此古史之所爲作也古史之作葢訂史記之誤也然復狥孔安國之說而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則又不合於易之大傳孔子之家語此路史之所爲作也路史之作特詳於羲黃以上葢補史記古史之缺也而又缺於盤古於是陳桱復推本於劉恕而有通鑑外紀之編也然前編又何以始唐虞曰此又補通鑑之缺也通鑑始於威烈王二十三年而二十三年以前因有孔子之春秋於是乎缺焉所以前編又折衷於孔子刪

書之例下起通鑑而直上接乎唐虞凡此皆竊倣於春秋均有當於表章之義者也第其間不能無異同之辨如馬遷敍黃帝至唐堯則四世至虞舜則八世至夏禹則又四世以訛傳訛不復辯其由來即闕史記之訛如蘇氏子由者亦但知黃帝爲神農之後而不知虞舜非黃帝之裔卒令妻舜二女之事不白於天下萬世嗚乎此何事也而可以汚聖人哉吾即以外紀證之而知其必不然也外紀曰上古男女無別太昊伏羲氏始制嫁娶以儷皮爲禮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倫之本而民始不瀆唐虞去太昊伏羲又數世矣太昊伏羲之時且知正姓氏以端人倫之本使至堯舜中天之盛反昧於此而不免於瀆倫也又安在其爲聖人耶吾再以左國證之而知其必不然也按國語史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又左氏史趙之言曰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夫以虞而與夏商周竝言則虞爲有國之稱可知矣夫曰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則舜爲幕之後而非出於黃帝之後又可知矣嗚乎此前編之所以有功於史記有功於古史也至於瞽瞍之欲殺舜正在頑嚚之際而側陋之升聞於上自在克諧之後此固書傳現有明文乃孟氏之答萬章質諸堯典頗不合也意者特在於發明聖人處變之心而其事

之有無先後固不暇博稽詳辯是又在尚論者以意逆志而無事乎深求矣堯讓天下於舜以舜之賢也將讓而又歷試之以諸艱以天下之重也使堯果有讓由之事則堯仰當以試舜者移之試由矣乃二典卒無明文意者無其事或有其人有其人而遂文之以不必有之事如莊子所云乎而馬遷遂錄之以爲史其輕信之過亦甚矣然馬遷亦不全受過也其言曰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泰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是馬遷原未嘗信其爲眞有奈何執事誤以爲眞有而并疑馬遷耶四凶之去考之於書皆在舜攝位之年

舜攝二十有八載而後放勳乃殂落是二十八載之天下居然堯之天下也堯不去四凶於二十八載之前者是時四凶之罪未至於可去舜必去四凶於二十八載之內者是時四凶之罪不容於不去吾以爲堯舜之心一也設使舜當堯之時居堯之位亦必能如堯之容四凶而不去設使堯當舜之時居舜之攝亦必能如舜之去四凶而不容聖人之心如天道然舜未攝而容四凶者猶天道値乎春夏方資煦育之仁舜既攝而去四凶者猶天道値乎秋冬正藉刑威之義先後寬嚴一準乎時安所容其固必哉況四凶之去本有先後書不過因其罪之相同而總敘之

非一時並去四凶也故大戴記孔子言四凶之去皆在堯世而荀子國事淮南鴻烈皆言堯伐驩兜先儒又言四凶之罪莫得其詳而鯀之殛亦不因治水所以驩兜三苗其罪並不見於二典則知典謨所載特擇其彰明較著者而爲聖人姑存其迹至於湮沒勿傳者固多也奈何徒泥於其迹而遂輕量聖人之心耶胤侯之征學者多疑蘇說爲非以蔡沈之注羅泌之辯爲實錄耳然蘇說亦胡可盡廢哉太康雖貳於民不過二犯禽荒之戒耳羿遂稱兵拒之於河其無君之心路人所知乃猶立仲康以延夏祀者羿非不欲篡也懼民之勿從也苟胤侯之命果出於仲康則

后羿[illegible]兇之罪過於羲和黨惡之罪遠甚胤征之後何不即移六師於后羿殲厥渠魁以期除惡於務盡顧乃養叛蓄奸不旋踵而即貽逐子之禍哉羿立仲康當是時太康五子徬徨於外民望猶未盡絕也使權果不在羿則太康可以復辟五子可以戡亂乃徘徊隱忍終其身未聞一矢加遺焉則其受制於强臣而徒爲尸位也審矣蘇氏有感於後世强臣如司馬懿蕭道成楊堅之流其事皆適與之相類故遂深求逆探而爲是說以誅其心學人徒以書有奉位四海命掌六師二語遂不敢信其說然予觀后羿拒太康於河書亦稱因民弗忍幾無異於尹之遷桐乃卒不

免於篡則知尚書之書法自難與春秋之書法並論也然則夫子錄之何居曰删詩而不去淫奔定書而何妨錄胤征存甘誓以寓帝王升降之機錄胤征以著强臣篡弑之由此皆聖人防微杜漸所以爲後世人君計久遠也且古人湮沒於史臣者不知幾何顧以十三年之間僅存一事而猶忍削之也哉伊尹放太甲於桐明著於七篇其可無疑誠如執事所云矣乃後世或以爲放或以爲非放而弑擬以諒陰追禮誠有感於後世篡偪其君者皆援以自文故遂不得不嚴其辯然謂放之不同於廢則可而以諒陰爲非放則不可夫以遷桐爲諒陰其說本於程子然予考

太甲之立距成湯之崩已六年矣其不得謂之諒陰也明甚但謂之廢則非也廢君則必更立一君矣今考書詞一則曰王徂桐宮居憂再則曰奉嗣王歸於亳則是天王明聖之思原未嘗一日或忘也敢云廢耶非惟不敢言廢即質之書詞但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勿狎於弗順營於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並亦未嘗言放也未嘗言放而以爲放者以是役出於伊君而非太甲之意故遂甚其辭以爲放焉耳嗚乎吾於是而知古之相道尊民風厚也至周則未免流言之謗矣至漢則未免赤族之誅矣魏晉以降則叹以次伊周大人莽操矣作法於凉其弊猶貪

信有然乎雖然舜禹之時未聞有此也南巢之放既可以臣工而行之於故主桐宮之遷又何難以宰相而行之於嗣王有成湯之放而後有伊尹之放有伊尹之放而後有霍光之廢有霍光之廢而後有莽操之篡湯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固料之審矣又何怪乎借以自文者之紛紛於後世哉大都千百世以後而欲尚論千百世以上自非可以事求但當一斷之於理斷之於理而後或因或革或同或異或治或亂皆知係乎人而不係乎事苟舍理而惟拘於事即目前紛見叠出者尚惶惑難以自信而況皇古聖世之有無是非又安從取證乎至謂氏族皆出於黃帝

其說亦本於馬遷蓋上古之世無譜牒故黃帝以前不可考黃帝有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即十有四人後世苗裔又大半爲帝王於是馬遷遂謂氏族皆出於黃帝然吾觀黃帝以上訖神農凡八世神農之上又有伏羲氏佐伏羲氏而理者又有十五氏或云十五氏皆繼伏羲而治天下者故有朱襄葛天無懷諸稱凡此豈盡無後乎其後必不少於皇帝也是以羅氏特爲之辯以明舜之先必不出於皇帝而後釐降二女之事始白於天下後世則能斷之以理故也誠能斷之以理即以之論萬世可也又何遺議云爾乎

問封建變而郡縣井田變而阡陌聘召變而制科丘甲變而長征戸口變而兩稅轉輸變而河漕肉刑變而鞭笞其由來漸矣宜何道而可

善乎吾夫子之論世也其善言損益也卽其善言因也復古之謂因審時之謂損益不善於損益者莫如王安石宋神宗問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及引用周禮率皆穿鑿附會而不適於時是之謂泥古不善於論損益者莫如司馬徽其言曰儒生俗士不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夫考古所以證今使儒生而不識時務安在其爲儒生且儒生之外又安有所爲俊傑是之謂泥

今泥今則不可以復古泥古則不可以宜今兩者交相資而又交相病此論世所以貴因因又貴乎損益苟舍是而徒泛言論世未有不優孟而盜衣冠耳今執事首以封建爲問夫封建至今卽三尺童子皆知其不可復矣愚又何敢强以爲可復而蹈泥古之患哉但先王所以行封建者上之主乎報功下之主乎愛民自柳子論出遂令先王報功之盛典愛民之深心俱埋沒於後世是則不可以不辯彼謂周之封建也孟津之會八百國同有伐紂之功故不得不封建愚考禹之會塗山卽云執玉帛者萬國則知封建之制其來已久皆因其功德在生民故黃唐虞夏相遵勿變迄於周初所存者止於七百餘國是以乘其僅存者而悉封之豈因其伐紂之功哉至於不設守令而建諸侯蓋以民之於諸侯猶子之於父母父母欲愛其子未有不欲其疾痛之相聞欲其疾痛之相聞則必常置其子於膝下而後可以時加撫摩故列土而封使之各自傳其子孫人情非甚不肖未有不愛其子孫者今守令多貪殘而夫以土地人民非彼之世守也使土地人民子孫皆得世襲其所有彼肯自剝其子孫哉惟其愛民也故封建惟其報功也故封建是其公天下之心固莫如三代矣柳子反謂公天下自秦始抑何悖謬之甚也然封建卒不可復何也

曰尸祿之發芽於前者必不能禁其不橫溢於後彼韓彭貪戀漢之封爵遂以爲無患者特鑒於周之有七雄耳未瞬息而腰領不保亡何七國亦相繼殄滅稍稍垂久者僅徽侯之虛位已耳設舍郡縣而行封建爲臣者能不以韓彭爲慮乎爲君者能不以七國爲鑒乎故自漢而後卽不敢復行封建蓋唐有鑒於漢漢有鑒於秦秦又有鑒於周其相因之勢然也柳子不以秦之郡縣爲勢反以周之封建爲勢豈公天下之三代反不如私天下之秦漢乎其敢於非聖如此愚是以不容無辯然周卒亡於七國何也曰此非封建之失廢先王之典之失也周制天子五年一巡

狩諸侯三年一述職又有方伯連帥得專征伐以征不庭故文武成康之時未聞有淫虐縱恣之諸侯東周而降天子不巡狩諸侯不述職由是而迄七雄齊之田氏晉之三家以下逼上罪不免於誅而且命之爲諸侯則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於七國乎何尤且均之乎亡也亡於諸侯亡於匹夫有異乎自周以前皆亡於諸侯皆久之而後亡自秦以後皆亡於匹夫皆未必久之而後亡其間或亡於強臣或亡於敵國既苦於無控制之諸侯而又激之以守令之貪故如劉元海石勒之於晉黃巢朱溫之於唐張士誠陳友諒之於元李自成張獻忠之於明皆以匹夫而亡人之天下者也其塗炭生民之禍以視三代諸侯且不啻倍蓰而謂郡縣之守令遂愈於封建之諸侯乎夫柳子之謬未嘗不備詳於路史無如耳食者其信柳子更過於信聖人愚是以不得不嚴其辯以正柳子非聖之誅使天下曉然知封建變而郡縣乃出於不得不然之勢庶先王報功之盛典愛民之深心猶稍稍寓餼羊於郡縣之中是之謂善因執事得無意乎而井田之制又可得而言矣夫井田與封建相表裏者也後世既不能復封建又安能復井田哉惟井田不能卒復於是急急乎議均田而均田又恐富民議其後於是急急乎議屯田而屯田又恐游民議其

後嗚乎是儒生果不足以識時務也吾獨怪夫言屯者多競言田之當屯而不言當屯之人如問諸民則民既貧矣牛種安資如問諸兵則兵既驕矣子身何絆其格於行也固宜愚所謂屯者商屯耳或者曰晁錯不行商屯乎何以不可久曰晁錯令民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夫受爵則名器濫免罪則刑罰失蓋立法之初已不能無弊是以不可久愚所謂商屯者明之開中耳其制以屯實邊以商開屯以鹽召商動之以利而非強其所不欲導之以往而復堅之以必售既便於私又益於公既合於古又宜於時誠策之全善者倘師其意而先行其法於九邊俟邊有餘粟塞無曠土即復移行其法於內地凡有荒土未闢流民未聚者一以開中之法治之復鑒明之覆轍任其國帑空虛必不許輸金於內亂其初制以致多開別賓而有增羨餘鹽之弊安知是役也不遂與井田竝利哉且非特如此而已天下爲君子者惟恐其不智而爲小人者惟恐其不愚令西北之人豈不知東南之靡麗哉乃世以儉德聞而有唐之遺風者非耳目口鼻手足之有異好蓋束於其地而無以逞其耳目口鼻之私所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也誠驅東南之富賈游民聯袂而雜於西北之鄉以勞其胼胝勢必束於其俗無復逞其耳目口鼻之私亦如蓬生麻中不

扶自直矣又何患靡麗之風不轉而爲勤儉哉夫均田所以濟井田之窮商屯又所以濟均田之窮移東南之商屯西北之田又所以濟東南之窮且因以厚天下之風勵天下之俗是一舉而收數利也執事得無意乎而制科之典又可得而言矣聘召盛於唐虞制科盛於宋明其間歷數變矣執事但舉聘召制科者舉其約而論也就今日而論制科則制科之弊極矣其勢不容不變然因其當變而卽欲行古之聘召其勢又不能遽變於是斟酌今古之間求所以善全其變固莫如保舉一途爲最要乃又惑於蘇軾劉敎之言往往姑行而輒輟吾嘗卽其言而思之矣如謂

中正□足以得士也豈世之投牒射覆者遂無高門寒士之譏乎如謂剖股傲車適足以長僞也豈世之驕淫不道戮辱其親者反足以式化乎語曰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保舉者示之以名也示之以名而人益知名之當好知名之當好而人益知自愛而不敢爲非則天下治矣何必復問其心之僞與否也愚謂今日卽不能遠追唐虞三代聘召昔升之典亦必近復漢魏兩晉四科九品之制重其責於有司使叅中正之權兼保舉之法而復通其例於六部九卿亦如州縣叅中正之權兼保舉之法各自考其屬旣有以鼓其盤根錯節之才復有以堅其坐不垂堂之志非

甚不肖必不至於敗犢僨轅以自負而負人有斷然者矣第保舉與黜陟相表裏者也卽有保舉以善其始苟無黜陟以善其後則又不能相制而無弊乃今之黜陟則又不無可議焉夫爲小民而設司牧以其尊且親也故名之曰父母又設督撫監司臨於其上以其甚尊而不甚親也故名之曰公祖夫公祖之愛其孫必不如父母之愛其子此固設官命名之意今司牧之愛民與否不問之小民而徒憑督撫監司之開報是不予之以名而反責之以實矣得毋舛乎竊惟三代而後惟漢治稍爲近古考趙廣漢之爲潁川太守也設爲缿筩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於是奸黨

散落及爲京兆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意其法制猶可追而考者使卽以廣漢治民之法轉而爲治官之法豈有貪廉不得其實而反煩奸胥以爲耳目乎夫小民之於司牧至親也苟司牧愛其民而民曰不愛是棄食言儀也苟司牧不愛其民而民曰愛是引賊自戕也凡此皆非人情故徒狥監司之揭報不如狥小民之揭報必揭之小民而後監司憑小民之揭以爲揭如是而後司牧不敢剝下以媚上也如是而後督撫監司不敢亂是非以撓良牧也如謂小民不宜揭上也彼周制天子三年一巡狩必令太史採民謠以備勸懲是亦黜陟本之小民之意也孟子曰得乎

丘民而爲天子夫天子之去留尚係於小民之向背而謂司牧之優劣不當詢之小民之好惡乎至於府史胥徒之屬則周禮六卿六遂之制可師也至於奔走之賤役則周人罪隸之意可師也若夫刑不上大夫養大臣以廉恥之風則漢臣賈誼之策可師也南北風土各有所宜不必强之數千里之外則宋臣蘇軾之策可師也邊方苦寒也宜優其秩而以賢者往兵家專門也宜預養其材而以兵部司屬始則明臣高拱之策可師也凡此皆準今酌古以稍存書升之意而救制科之窮者也執事得無意乎而司馬之職又可得而言矣古者寓兵於農舉天下皆民也卽皆

兵也所謂丘甲是也自一變而春秋再變而戰國三變而呂秦由是爲民者卽不復爲兵爲兵者卽不復爲民而兵民始判所謂長征是也自長征一變而不復返於是憂國者每當上匱下困輒歸咎於丘甲之未復而不知是亦徒慕其名究未詳考其實也按三代以上唐虞無掌兵之官其兵政率統於士師以其時列土而居無大戰爭卽有戰爭要不出於封內而又非有枕戈席甲經年窮月之勞故農可爲兵兵可爲農自秦罷侯置守普天率土莫非天子自爲防禦而更戍轉輸遂互資迭出有更戍則不無愆時之擾有轉輸則不無脫巾之呼故唐制府兵最爲近古未

再傳而卽有彍騎之變當是時安史之亂猶未作也其兆亡已及於宿衞則知封建之善非特與井田相表裏又實與丘甲相表裏者也後世既不能復封建矣又安能復丘甲哉丘甲既不能卒復而長征之徒又未便聽其自恣於是斟酌兩者之中而姑兩收其用則莫如州縣中仍用丘甲以資守望按後世之守令卽古之諸侯後世之鄉勇義兵卽古之丘甲古行丘甲而治後世行鄉勇義兵而未必卽治者以守令之權不能如古諸侯之重也今莫若重守令之權畧倣丘甲之制每令五十家共賦一兵其衣食皆仰給於州縣無更戍無轉輸每州縣多可四五千少可一

二千以桑梓之人而守桑梓之地其捍衞君國者卽所以捍衞父兄也既免祈父尸饔之嘆而其從而遊撫而字者下有父兄上有守令又無主客不相安之勢至於省會江海之衝邊塞形勝之處則仍用長征以資彈壓以備調遣義勇而有長征爲聲援則左驚右懾而不敢作草澤奸雄之想長征而有義勇爲犄角則牽覔掣鬼而不敢萌方鎮自帝之思是防民也卽所以防兵安下也卽所以安上不亦善乎愚更有請者周制因井田而定軍賦凡所用以應書升者卽出於蒐苗獮狩之人漢制南北軍皆隸於三公凡更直執戟亦皆經明行修之士至唐設武科始別其途

不復參用士人於是驁傲狡悍之徒往往藉以爲口實而益肆其猖狂不軌極而至於唐季之河北五代之方鎮遂陰求君上之私唱和相邀以爲亂是兩漢而上用兵之患猶止於困民唐宋而下用兵之患且至於禍國矣夫困民猶可通其法於寓農至於禍國則固非耒耜之屬可以備其邪心而長征之患遂與歷代治亂相終始然則準今酌古而爲防微杜漸之道要莫若參用士人而隸以軍正軍丞使之挾詩書捧禮樂親與介冑之夫左右周旋以馴其性日漸月摩有能卓然自命而知尊君親上之誼者即與之以民社之司使天下曉然知上之人非有薄待行閒之

意因而益勉於爲善以求睎於斯民不至如水火之不相能此又善體丘甲之制而濟長征之窮者也執事得無意乎而司徒之職又可得而言矣三代稅法後世所可知者貢助徹也未聞於貢助徹之外復有戶口之稅也自秦廢井田開阡陌民得私其買賣於是戶口之稅昉焉漢興因而弗改而戶稅益重至唐分爲租庸調每人受田一頃田則出粟稻爲租身與戶則出絹布諸物爲庸調荏苒而至中葉安史作難丁口流離田畝之在人者不能禁其貿易向之所謂租庸調者多無田之人以致鑿空而徵者往往而是楊炎欲革其弊而無以爲救於是乃就流民爲土斷

變租庸調爲兩稅自是而至宋明雖立法互有不同大都皆不外於兩稅則兩稅終不得而變可知矣今執事以兩稅爲戶口之變得毋有疑於兩稅之未盡善乎夫兩稅雖不能盡善然較之三代之貢助徹猶未相遠其有害於民者特戶口之稅耳戶口始於秦漢非始於三代今執事不謂兩稅變而戶口反謂戶口變而兩稅是論秦漢以下取民之制非論三代以上取民之制也奈何不法三代而法秦漢哉今即不能盡復古制亦當準古酌今而爲分征之策則莫若兩稅專責之農夫農夫既有事於力田自無暇以供徭役傭婦既有事於饔飧自無暇以供紡織今兩

稅之外復稅戶口是倍征也愚故曰兩稅當專責之農夫至於戶口之稅則當專責之商賈商賈既異於農夫之勞胼胝又巧於貿易之博華鮮而其操贏餘以走天下者即什百千萬於農夫人固不得而知有司亦不得而指也乃戶口之稅既責之商賈而又兼責之農夫是倍征而復長僞矣愚故曰戶口當專責之商賈愚更有請者夫飲食期於取飽衣服期於取暖如是焉而已但人情未有不厭樸而喜新惡平而好奇稽同而羨異故聖人預爲之防上下則有章等威則有辨干分之奢則有禁導淫之奸則有誅乃今亦聽其狥私姿狎凡可以淫蕩人之耳目簸弄人之

心思即極公輸之巧離婁之明師曠之聰附而破人之身家壞天下之風俗亦肆然而無忌昔當漢武之時商賈雖牟大利猶未至於窮工極巧導人以淫如今之甚也乃乎準均輸而外猶懸七科之謫禁綺繡不得衣禁子孫不得吏設規令之靡靡有不必寒髮指哉曰革之恐悖於時而蹈沉古之慮也然獨不可倍征其稅使之寡所售而自廢乎夫農夫止征其兩稅則農夫勸而田野闢戶口專責之商賈則廛市清而游民懼導淫者倍征其稅則窮工極巧之徒皆憬然知非分之不可以干邪思之不可以蕩而風俗人心未必不浸浸乎返淳而還朴是又定分之中而兼

廻瀾之砥也執事得無意乎而司空之職又可得而言矣司空之職自禹始也禹平水土疏九河使民播種百穀而後享地平天成之慶然本為灌溉計未嘗為轉輸計也自秦始皇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飛芻輓粟迄無寧歲於是漕事始興至唐困涇原而賴劉晏之建輸元都幽燕而資直沽之轉運於是漕事益大備然皆就河以治漕未嘗强河以就漕也自明永樂九年命尚書宋禮等督開會通河繼聽老人白英計築壩於汶上縣之戴村遏抑汶水使西入南旺以達於黃於是始强河以就漕矣夫以黃之蜿蜒萬里禹既導其順下之性而猶播為九河唯恐其橫而難

制也今既强之使南又令會通河諸水以同歸於淮尾閭無以洩其衝又何疑於倒灌之患哉然倒灌之患雖頻見而終不敢不用賈讓之下策者以漕之有藉於黃也漕之有藉於黃遂不得不强之而使南嗚乎是明以兩困之道自處矣然則如之何曰河與漕兩事也兩事則兩治之一在治河以復禹之故道按今之衛河自衛輝汲縣東北至臨清天津入於海則猶古黃河故道也但南不得與黃河相通耳惟其不相通之故是以司國者不敢輕議更張以勞民動衆之有妨乎國計也然見在驅黃以入淮其勞民動衆豈遂無妨於國計乎與其徒擲數十萬金錢於叢波

巨浸之中而又歲歲補苴不能終杜其患何如暫移民力於汲縣之西南相度地勢導黃使入衛以復禹之故道而復疊儲金穀散貯河津亦如向之治黃防黃之法使河不為患是之謂治河一在治漕以復元之故運考元運涉江入淮至於封丘陸運至淇門入於衛此元之故道也惟其可以相通故隋煬帝幸江都亦引河入汴引汴入淮意其故址必有存者今莫若於四水相通之處相度地勢導江使入淮導淮使入汴導汴使入河因隋之故址復元之故運使漕不為患是之謂治漕雖然此亦補苴計而非萬世封也按用兵而有事於轉輸則始於秦盛於漢因轉輸而有

事於漕則始於漢盛於唐因漕而有事於河則始於元盛於明是皆起於三代以後愚考三代以前未嘗不轉輸也何嘗專事於漕專事於河乎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商都亳皆西北也何嘗專事於南專事於東乎非惟三代卽七雄之橫爭地爭城其軍國所需亦皆取諸境內並未仰給於東南非惟七雄卽六朝五代枕戈浴鐵無日不戰亦皆南自南北自北各自枝梧並未乞命於隣邦顧獨遲。於元明之末造以致膏腴棄爲草萊三輔廢爲甌脫總以轉輸爲足恃耳計南之轉漕倍耗之外凡一應舟車腳價率以數金而致一石其他治漕通漕與夫覆溺浸漁之

費又不啻倍蓰也誠使移其費於西北之貧民貧以牛種繕以室廬凡一切治田諸費卽以治河諸費給之安見今之地利遂遜於七國六朝五代也哉抑有說焉考禹之治河也凡冀凡雍凡豫凡兗濱河者則居九州之四其導江也凡梁凡荊凡揚濱江者則居九州之三徐則介於淮青則襟於海舉九州之大總不外於江淮河海四者之間今西北之灌溉無資因以失其地利遂使東南之轉輸益困并以累乎司農則知水利與地利固相表裏而西北之水利與東南之地利又相表裏者也誠使東南之地利困於轉輸而益以長國家之患然則國家之資西北者不更急

乎愚是以并欲開西北之水利以補禹功之未備此又亟僅補苴計而萬世計也孰事得無意乎而司寇之職又可得而言矣肉刑創於先王除於漢文或者以爲因革之道然不除於文武周公而必除於漢文豈文武周公之智反遜於漢文乎抑逆知天下後世之必輕於犯法而不忍輕以議革也觀未除肉刑之先而治不加損既除肉刑之後而治不加益則肉刑之當除不當除可知矣當復不當復又可知矣因革云乎哉然先王又不廢贖刑何也曰惟其有肉刑是以有贖刑然亦知贖刑之遺意乎先王以士爲四民之首可殺而不可辱故特用之於學校以代鞭朴之

刑所以養士大夫之廉恥也豈若後世貴賤無所別槩用之以爲常法乎司馬遷儒者也罪又不犯斬乃竟下腐刑至於富殖自雄者反得恃其所挾以遁於法外後世徒知肉刑之宜復而不知贖刑濫觴之宜戒更甚於肉刑之宜復也嗚乎肉刑之中惟宮刑最慘乃後世侍掖庭者率聽軍民自宮其子以進而不之禁是名雖除而實未嘗除也然與其宮無罪之子孰若宮有罪之人旣以明法之不容宥又以杜無罪而宮者之爲便哉夫以極慘之宮刑顧聽民之自宮至於墨劓剕之三刑反靳之而不均復此法之所以愈不平也抑有說焉考先王之設刑官也本期於厲世

磨鈍以補教化之未逮故曰明五刑以弼五教東周而降始失教之遺意而以刑為刑矣然有罪者猶未至遁於刑外也自佛法入中國舉世惑於因果輪迴之說皆奸出而不奸入於是奸民皆得遁於刑外而益以長奸飾詐開天下敗亂之門此侯景所以犯闕周師所以入郢也然則準今酌古以求無悖於先王弼教之深心則莫如革淫祀以嚴左道之誅是又烹弘羊天乃雨之意也執事得無意乎數者相提而論郡縣與阡陌阡陌與兩稅不可變也亦不必變制科與長征河漕與鞭笞不可不變也亦不必盡變惟於不必變不必盡變之中損其當損益其當益使不至

於太甚斯為善因斯為善議時務耳然數者之中又惟商屯為最要今夫西北之州縣大或連亘數百里小或盤旋數十里或以一郡而轄數十縣或以一郡而轄四五縣其大小多寡不啻天淵也東南之阡陌或以沙洲突起於江海而虞芮相爭或以板籍久毀於魚鱗而强弱互訐以致敗而逃逃而逋及於兩稅倘商屯一行則補偏因以救弊去瑕適以完堅勢且散者聚虛者實瘠者饒然後均其多寡齊其大小郡縣阡陌皆可次第受裁西北豈復有土滿之患東南豈復有人滿之患哉既無土滿人滿之患勢且兩稅自清轉輸自緩又安有河漕之患而惟補苴是討哉

患故曰又惟商屯為最要至於當變而不能遽變者如制科則姑佐之以保舉長征則姑佐之以鄉勇鞭笞則姑佐之以肉刑不急急於復古不卑卑於就時天下事豈遂至於不可為雖然天下未嘗無任事之人而多掣於議事之人任者一而議者十其間闒茸者叅半嫉妒者又叅半是以毋毋利未覩而害先形况天下本無全利之事而議者必欲操全利之議以繩其後任者畏議者之繩其後也於是明知當為而亦不敢為明知當變而亦不敢變至使僉人細士一切浮沉俯仰無所可否或反借司馬徽之說以自文曰我識時務也我學俊傑也久之醞釀成俗遂移其

禍於天下國家即有英人傑士具敢為之才操敢變之志亦困於一木難支唯有束手以嗟何及蓋自古至今大都然已嗚乎不又為王安石之罪人哉

問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又曰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於出處之際可謂審矣至論甯武子則曰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又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於出處之際又似混而無辯何與三代而下如陳蕃竇武之於桓靈諸葛亮之於後主郭子儀之於肅代其竭之以股肱之力均也而或成敗禍福之不同周黨嚴光之於

漢殷浩謝安之於晉司馬光之於宋其重之以東山之望均也而或名實眞僞之迥殊夫銳於讓人則疑其盜名而飾詐勇於赴義又疑其輕發而喪功故就養晦而倒以保身之哲卽以楊震之賢而猶不免於貪位就多難而倒以殉國之忠卽以李綱之賢而猶不免於要君至於伊尹之任伯夷之淸柳下惠之和其行不啻氷炭之相反而揆之聖人之道則又並行而不相悖然則吾儒出處進退之間將以何者爲準

與

世之不能無君子小人也猶天之不能無陰陽也君子者

陽也小人者陰也陽主施陰主受此君子之所以治小人小人之所以受治於君子也世之不能無治亂也猶人之不能無君子小人也君子在上而小人在下則治小人在上而君子在下則亂治亂之迭爲消長亦猶陰陽之迭爲消長也然陰雖有勝陽之時而所以抑陰者陽也小人雖有勝君子之時而所以抑小人者君子也小人勝而無君子以抑之則小人終不得而去矣小人終不得而去則亂終不得而治矣世之所以治者君子所以返亂而爲治者亦君子然則君子亦安得有不仕之時乎第世之所謂君子者未必遂能反亂而爲治而自謂反亂爲治者又未必

盡諸於進退存亡之道此夫子所以又有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說使知有以自審并知有以自勉庶進非徒進退非徒退非謂無道之遂不可以仕也使無道而遂不可以仕則唐虞以後無君臣矣伊尹未嘗不仕桀也文王未嘗不仕紂也又何疑於孔子之欲以身易天下乎然而孔子之仕以爲仕也而又未嘗不隱也爲乘田爲委吏仕也爲乘田而止於會計之當爲委吏而止於牛羊之壯則又仕而隱矣爲家臣爲司寇仕也然燔肉而行接淅而行則又仕而隱矣應公山應佛肸仕也然臨河而返適楚而返則又仕而隱矣誅正卯墮三都仕也然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則又仕而隱矣後之人其能無求多於會計牛羊之外

乎則爲無道之仕可也非然也則爲無道之隱可也其能爲燔肉接淅之行乎則爲無道之仕可也非然也則爲無道之隱可也其能爲臨河適楚之返乎則爲無道之仕可也非然也則爲無道之隱可也其能爲魯人之獵較乎則爲無道之仕可也非然也則爲無道之隱可也孔子旣能以隱爲仕又能以仕爲隱此其所以惓惓於無道之邦而欲以身易天下也然豈可槩責之中材以下之人乎苟槩責之中材以下之人勢必戰玄黃之野擬逆鱗之悔小之禍身大之禍國則又不如不仕之爲愈矣此夫子所以兩

爲之詭使知有以自咎并知有以自勉非謂無道之遂不
可以仕也然甯武子未必如聖人之能仕而隱而夫子予
之何也曰武子於衛爲公族爲世臣義不可以苟去且君
辱臣死又不可以臨難而苟免於是爲夫子所予然僅予
之以愚而不予之以忠此又未盡之辭也考文公始因失
禮於重耳而致晉師已而疑元咺卽殺元咺之子又背叔
武之盟先期而入并殺叔武以再致晉師及幸而釋諸壘
囚又賂殺元咺及公子瑕乃得復入可謂無道甚矣未聞
武子一言相匡也及不得已而徒以區區之身左右周旋
以圖幸免則其愚也誠可爲愚矣此夫子所以予之而不

盡予也然武子雖未能濟之以忠而苟能濟之以愚猶能
脫君於險則知人臣不幸而仕無道之朝斷斷乎不可不
出於愚此夫子所以又嘆其不可及以示人臣之的也嗟
乎三代而下非無忠勇之士才智之臣往往終於無成而
反階之厲者豈盡所遇之不幸乎大抵以知爲知而不知
以知爲愚也以知爲愚者才忘其才德忘其德名忘其名
勇忘其勇功忘其功使庸君用我而不疑我也讒臣狃我
而不間我也小人忽我而不備我也而後一旦出而乘其
隙攻其懈如雷霆之擊使之掩耳不暇此其所以成也惟
其不能然也故卽以陳蕃竇武之賢而亦終於無成學者
不察其由猥謂二子急於貪進而不知退故至於敗嗚呼
危而不持顚而不扶斯世亦安賴有君子乎且竇武倚元
舅之親陳蕃居三公之位非宦官之果不可以去也可以
去而卒不能去者不能善用其愚也禍生於游豫二子豈
不習聞其說而顧謀之三月之久始發言於太后蕃復上
疏陳其罪惡又不嚴爲之備使宦豎得發其密奏以致劫
帝爲變疎於制人如此其敗也安得謂之不幸乎然則三
代而下求所謂善用其愚者莫如孔明矣夫孔明居隆而
有臥龍之譽出隆而定鼎足之形既死而有奇才之嘆舉
世皆以爲知而吾以爲愚者畧其才而取其心也開誠心

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但期抒忠於上無妨攻吾之短此
非武侯之言乎推此志也卽文王芻蕘之採周公吐握之
勤何多遜焉所以平四郡而不以爲功敗街亭而不以爲
諱校簿書而不以爲褻用申韓而不以爲卑至於成敗利
鈍則曰非臣之所能逆覩凡其憂勤惕慮以期幸免於過
似皆中智以下者之所不屑爲而亮處之泊如也豈非善
用其愚乎後五百年而有唐之子儀子儀未嫻於儒固非
孔明比然其所遇之窮則更甚於孔明孔明於先主傾蓋
之頃卽托以股肱心膂及入益州亦遂身兼將相恩禮竝
隆始終無纖芥之嫌子儀則崛起行間非素有令聞如孔

明之於隆中也及功成名立而謗書復已盈篋當是時使子儀稍以才智凌人而不善用其愚也安知不復蹈竇武陳蕃之覆轍哉然而去就之義則又不可以不辯愚嘗郎其所遇而思之當九節度之兵潰於相州子儀爲之冠既而魚朝恩譖之於朝召之還京此子儀當去之時矣而顧徘徊如有待乎竊疑焉及詳考其顛末而後知子儀未可以去也當是時二京雖復兩河以北猶負嵎以自固安得超然遠遁以貽君父除惡未盡之憂乎且唐有天下百餘年天下雖亂而猶大一統也非如春秋戰國之時可以擇主以自便故孔子可以不仕魯仲連可以不仕齊而子儀

則不可以不仕唐也然則李泌何以去乎曰李泌相臣也退不肖者相臣之責也張良娣亂於內李輔國亂於外以致建寧王之冤死有媿乎退不肖之職矣安得不決於一去以冀肅宗之一悟子儀則非其任也故去就未可以竝論及爵賜汾陽子尚公主寵尊尚父則又與國同休義不得而去矣義不得而去遂不得不用愚以終其身於是借聲妓以自污杖郭曖以待罪小過被摘於裴諝撤樂見畏於楊綰不敢一日自處於功臣後世徒見其聲名令終無霍光之禍以爲千載一人而不知其憂讒畏譏更甚於孤臣孽子然亦出於幸免非遂不可以死此又尚論者之所未及也嗚呼君臣相與之難如此又何惑乎周黨嚴光遇有道之時而亦飄然長往乎然其去就之心則又不可以不察當黨光遇漢之時天下亦既統於一矣卽使黨光出而仕其能有加於耿鄧諸元勳之上乎如欲賾事增華制禮作樂以效賈生之慟哭恐光武之謙讓未遑又未必不如文帝也無益於治而徒取絳灌之忌此黨光之所以不仕而後世或未之知也雖然是乃所以論黨非所以論光也光於光武爲布衣之交一旦以天子之故臣交乎故人是有君臣而無朋友矣三代賓師之禮廢於秦漢之後久矣光心知其非而無如庸主之不悟也俗士之自賤也於

是飄然遐遁以示故人之不可得而臣庶乎賓師之禮可以漸復而起頑立懦之風猶寓諸高山流水之間此光之不仕所以又異於黨之不仕而後世或未之知也然而得爲天子之故人者幾人哉苟非天子之故人又無光之抱負而亦欲妄以賓禮自尊勢必流而爲處士之虛聲此殷浩所以貽譏於後世也然譏其虛聲則可譏其不當出又則非也乃世之論殷浩者吾惑焉當晉之東渡既未能如光武之中興而一時扳鱗附翼者又未能奏雲臺之功烈雖敗猶榮春秋之義也而謂浩不宜出乎出而不宜北伐乎浩之失在於抗桓溫而不在於北伐也當孔明未出之時

其望不亟於東山及一出而睦隣和寅並未嘗矜片長以自炫浩甫出而即欲高出桓溫之上未能用其愚又安能成其智使浩聽右軍之策輸欵於溫同奬王室豈遂至有山桑之敗乃陰相搆忌必俟連師屢敗而後始聽桓溫之伐秦也是明以連雞之勢自予矣昔項籍致命於懷王懷王郤其請遂有江中之禍使桓溫不畏其名直假晉陽之甲以清君側之惡晉之君臣又何以處溫也夫溫雖有亂晉之罪猶有存晉之功晉之所以存者淮淝之捷淮淝所以捷者則二謝之力然謝安謝玄皆溫所辟也溫所辟而遂以存晉是二謝之存晉即桓溫之存晉也用浩本以抗

溫未能抗溫而適以激溫之亂然浩乃會稽所薦也薦浩而適以激溫之亂是激溫者雖浩而所以致其激者則會稽也奈何尚論者必舍薦浩之會稽而獨責存晉之桓溫乎愚故曰浩之失在於抗桓溫而不在於北伐也至於司馬光居洛十五年而後入相名乃起於既仕之後非如殷浩謝安未仕而先有其名也當時如王安石其名亦不下於司馬何以一敗而不復振安石之敗猶殷浩之敗也使二子終身不用豈不善全其名乎愚於是而知銳於讓人者之難也執事以爲盜名飾詐者亦非也如鮑叔之讓管仲盧懷慎之讓姚崇其推賢遜能且與秦誓爭休矣亦得謂之盜名飾詐乎必如公孫弘之脫粟食人王莽之謙恭下士而後謂之盜名飾詐可也愚於是而知勇於赴義者之難也執事以爲輕發喪功者亦非也如張巡之百戰不撓文天祥之千磨不挫其生榮死哀且與日月爭光矣亦得謂之輕發喪功乎必如漢高帝之圍白登哥舒翰之陷潼關而後謂之輕發喪功可也讓人者近於盜名赴義者近於喪功此皆論其迹也然與其見得而忘義則不如盜名者之爲愈矣與其避害而忘君則不如喪功者之爲愈矣而況讓人者之未必盜名乎赴義者之未必喪功乎此愚之所以論事君而獨有取於愚也善用其愚者名忘其

名功忘其功也名忘其名功忘其功則進而出可也退而處可也此即養晦之道也乃世之論養晦者吾惑焉謂退而隱者爲養晦進而仕者非養晦是文王之蒙難武王之韜戈皆不得謂之養晦矣吾所謂養晦者達而在上窮而在下但能善用其愚即謂之養晦若東漢之季互以名節相標榜卽窮而在下亦不得謂之養晦蓋兼論其心而非徒論其迹也然則楊震未嘗標榜也何以敗曰張良蕭何均仕漢也張良去而蕭何獄范蠡文種均仕越也范蠡去而文種戮震之敗亦若是而已矣奚足怪雖然士固有超於去就之外而獨行其志者矣豈遂可以成敗論優劣吾

獨怪世之論震者徒例以明哲保身之哲誚震之不免於樊豐王聖之殃者蓋未免以一位爲榮也曾謂關西之孔子畏四知之伯起而以一位爲榮乎至於慷慨自裁亦非徒蹈匹夫之諒將援尸諫之義以上友史魚於千載之上此固忠臣之所用心惜乎庸主不悟而後世亦莫之知也觀於楊震之敗而益知李綱之非要君矣綱豈不欲周旋於君側以效鞠躬盡瘁之誼而無如汪黃之眈眈虎視者更甚於震之樊豐王聖也是以不得不力爭之以去就蓋免禍而非要君也然爭之如此其力而終不免於貶死又何惑於忠臣義士往往埋沒於去就之間其行不啻冰炭

之相反如執事所云伯夷伊尹柳下惠三子之行乎然伯夷清矣而曰不念舊惡柳下惠和矣而曰不以三公易其介伊尹任矣而曰處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其趣又未嘗不一也故觀伯夷者當觀其念不當徒觀其清觀柳下惠者當觀其介不當徒觀其和觀伊尹者當觀其樂不當徒觀其任伊尹之出處似孔明柳下惠之進退似子儀伯夷之去就似嚴光而折衷於孔子則伊尹之說湯伐桀孔明之六出祁山有類於孔子相魯而墮三都誅正卯柳下惠三出而不去郭子儀屢廢而頻興有類於孔子居衛而見南子遇塗而諾陽貨伯夷之不仕汚朝嚴光之不仕故人有類於孔子臨河而返脫冕而行然伊尹有托孤之寄柳下惠無世卿之間郭子儀負尚父之尊孔子則非其倫此其所以異於三子也伯夷以二姓爲恥嚴光以故人自重孔子又非其遇此其所以異於三子也但使孔子而欲爲數子固其所優使數子而欲爲孔子未必其所優此孔子所以爲時中而非淸任和可得而名也然則吾儒苟有志於出處進退之間其能爲數子乎則爲數子可也其不能爲數子乎蹈不爲數子可也舍數子而更有進焉則孔子矣嗚呼豈易言哉豈易言哉聖人知其然故寧兩爲之說使知有以自審并知有以自勉庶進非徒進退非徒退非謂無道之遂不可以仕也此聖人之志也

問治莫隆於唐虞其次三代嗣是而後吏道雜而多端激而爲風俗者未免有江河日下之悲於是論者遂謂東漢之節義不如西漢之經術至晉之淸談唐之文章則又瞠乎其後矣迄乎兩宋其規模未能有加於兩晉乃理學諸賢鴟張胷臆直欲上接乎唐虞其視漢唐蔑如也明承宋元之後搏科名以顯當世者在宋即爲帖括談性命以博淸修者在宋即爲理學夫宋且土苴乎漢唐而明則高曾乎兩宋豈所謂江河日下者至於宋而獨有廻瀾之力與抑致治未可

以無本或求之愈急而反去之愈遠與是亦經世者
之不可不辯也願聞所以折衷

嗚呼夫以清談之晉文章之唐而上視漢之經術漢之節義則所謂江河日下者誠非虛語矣然以東京之節義有明之帖括而上視頌新美新之經術臣金臣元之理學則所謂江河日下者又安得不爲虛語乎愚嘗質之天道矣有春夏之盛卽有秋冬之衰有秋冬之衰復有春夏之盛謂唐必過於漢宋必過於唐乎是有春夏而無秋冬矣謂漢必過於唐唐必過於宋乎是有秋冬而無春夏矣知天道則知人事矣知人事則知本矣本立而後化行化行而

後俗美俗美而後有治而無亂嗚呼自堯舜以至於今有能舍此而別求所以致治之方乎第恐求之愈急而反去之愈遠未必不如執事所云也然則三代而下遂無其本乎曰三代而下惟漢治爲近古西漢尚經術則知經術其本矣然愚終不敢以經術爲本也何也漢之經術徒狥其名耳苟非徒狥其名則得之馬上之後卽當賓禮儒生養其節義廉恥之風顧乃恣其嫚罵荏苒而至景武三傳而循不知宰相之爲尊竟以托孤之重寄之不學無術之霍光夫光武臣也武臣而可以托孤則宰相爲贅員矣至宣帝遂以申韓爲周召刑罰爲詩書釀成頑鈍之風迄於哀平諂王氏而上功德者遂至四十八萬餘人當是時如張禹孔光之流未嘗不以經術名世也而亦甘爲王氏之驅除至於杜欽谷永廠尤輩又不足言矣噫豈非廉恥道喪故至此耶迨光武感二龔殉難之賢首風天下以節義友灌光而不之臣褒卓太傅而隆以三老之禮天下於是翕然知主德之所存相摩以廉恥氣節之誼故雖安和之後危若朝露而猶得以虛名擁虛位當是時使非節義諸賢激昂淬厲陰消天下關干覬覦之奸吾恐曹丕登壇之舉不必遲之建安二十五年之後矣然終不能有加於西京之上何也曰有臣無君也以上而格下其勢順故卽以秦

始之暴而能併六國之民以下而格上其勢逆故卽以孔子之聖而不能王宗周之晉又何疑於節義諸賢之不遇乎然而致治之本則庶乎近之矣自清談倡於晉於是本失而治遂衰然甚其罪者至比之桀紂則又誣也夫清談始於何晏鄧颺曹爽無甚失德而其敗亦不本於清談至如衛瓘張華裴頠皆功在社稷其敗也君子猶哀其不遇詎可以清談罪之乎蓋亦未察其本矣晉之得國無異於魏魏以奸詐壞漢而司馬父子卽以奸詐壞魏其狐媚欺孤先後一轍也卽使守之以正猶懼天道之難欺而況貪臣悍后羣起而擾國柄不與寇兵而齎盜糧也是以一壞

於劉石再壞於桓玄三壞於劉裕而國遂墟焉夫以一百五十年之天下一旦捧而授之人即欲求一有魏之貞士亦不可得則知廉恥之喪也久矣未有廉恥喪而國猶存者也此晉之所以亡也於清談何與哉唐承六朝駢麗之餘前有王楊後有燕許已而韓柳皇李輩相繼迭興文大變焉論者遂謂唐文三變愈變愈上然大曆貞元之治終不能有加於貞觀開元之上何也愚於是而益信本之有在矣漢唐之興一也漢起沛上雖皆椎埋屠狗之賤夫然出於逋逃者韓信陳平黥布而外猶寥寥也唐則李勣李靖魏徵王珪單雄信尉遲敬德之流一時所稱將相名臣

者莫非亡國之逋夫而唐且隆以股肱不啻處女貞士也旣無以作天下之氣矣及再傳而繼以高中玄肅又非文景武昭比也開創守成兩無一可又何以責天下之爲臣乎所以安史之後一壞於藩鎮再壞於宦官三壞於朱溫而國遂墟焉夫以三百年之天下一旦捧而授之人未聞死節者何人○但見舞蹈呼嵩之大臣先後接踵於叛庭徒令廬陵執筆而作六臣傳以誚唐之無人也噫豈非廉恥道喪故至此耶宋之得國不甚異於五代而其分崩離析亦不甚異於東晉乃理學諸賢鴟張胸臆直欲跨漢唐而上拔乎唐虞可謂壯矣乃不惟上愧乎唐虞亦且下愧

乎漢唐迄今人撫遺編而轉增其咨嗟嘆息之聲抑又何與愚嘗求其故而得其概矣考先王之所爲學也一本乎忠孝人倫無復有他途以眩其趨而又隨材器使未嘗逐逐於尋章摘句而後寄以工虞水火故風俗淸於下事功隆於上兩相效也自東周降而七國去聖愈遠求道愈舛於是一變而訓詁再變而詞章至兩漢三唐而弊極矣有宋諸儒因而革去一切詞章重取漢唐訓詁諸家因革損益以獨標其新說自以爲道在是矣然而不善學者反或借訓詁以爲功保身以爲哲而於君父之緩急仍不啻悠悠然途之人途之人蓋徒知先王之敎在於明道而不知

先王之敎在於明道者蓋以忠孝人倫而外別無道舍忠孝人倫而外別無敎此所謂本也豈在空談性命哉嗚呼夫以北宋百餘年之經營尚不能恢復蕞爾之燕雲反失河西大臣自寇準而外皆狃於晏安而以燕雲爲羈脫遂巡而至靖康未必非由來者之漸如謂復讐之役自當問之披堅執銳之人而非稱詩說禮之士可以越俎而代庖試觀東漢節義諸賢豈皆有股肱之寄耳目之司欲逃之深山窮谷而不能乎而宦官之弄權竊寵豈更甚於國破君俘竄江航海如宋之靖康建炎也乎乃宋儒猶漫爲責備而謂節義諸賢皆激於意氣之私於道無有也詩曰三

代以下惟恐不好名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愚以為東漢諸賢誠無愧乎敎頑立懦之風矣即負好名之累意氣之私亦何妨乎大節乃必以空談性命者之與聞乎道乎猶幸匡山之役先後捐軀者不絕於天下較之漢唐之亡誠為傑出然使理學諸賢當禍患未作之先不以保身閉戸為高而以經世格君為重安知震變雲蒸之妙不遠過於漢唐乎愚是以既悲理學諸賢之不遇而尤悲有宋諸君之不幸也明興經術盛於洪武節義盛於革除文章盛於成弘理學盛於正嘉蓋前代之所不能兼者而明皆兼之此治之所以遠繼漢唐也然愚於革

除之事終不能無疑焉東京之節[illegible]嬴起於桓靈而涵育薰陶則始於建武永平之際其[illegible]固未為無本明祖之作人不過於光武惠宗之四年不久於明章乃方鐵諸賢就死如歸浸浸乎軼東漢之風而上之豈天之有意成諸君之名與不然何其卓犖乃爾也然而明之不競亦基於此矣後之人徒見其悠然數百年之久遂謂北平一旅之師可方金陵建炎之烈不知惠宗登位纔踰年而即有蘐棄壓紗之舉使得永其八位佐之以天台諸大儒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三代至今可也而况漢唐乎惜不幸而遭家難使賢明天子流離爲里忠良義士因戮萬家是彼

蒼之無意於明也迄嘉隆之後揣摩當世者鄙六經為糟粕自謂拼胸括目之才可以凌古而爍今由是而為經術者非復漢之經術矣薄視科名者棄帖括而角逐於六朝艷麗之場將以輕世而肆志由是而為文章者非復唐之文章矣毀方就圓者以訓詁為支離假方外無稽之言恣行其胸臆以為六經皆我注脚由是而為理學者非復宋之理學矣習古文辭者剽竊於唐宋諸大家謂足以起弊而扶衰凡一切不事雕飾而抱匡時之畧者俱下視為上且為焦頭由是而操麈尾者不異晉之清談矣是向之兼數代之長者至於末流而又適以兼數代之弊矣嗚呼又

何惑乎甲申之難一蹶而不復振與愚是以論治本而獨有取於漢之東京也夫後三代而有漢之東京猶前三代而有商之風俗先儒謂商家一代風俗最為近古則知夏之風俗未必不遜於商之風俗矣而謂東京之節義遂不如西京之經術乎三唐之文章遂不如兩晉之清談乎一統之明而理學遂不如偏安之宋而理學乎故愚不敢以廻瀾之力獨歸之兩宋而以江河日下之愉為定論也且挑事亦知經術之所由名乎經者先王治世之書術者小人狙詐之名陽托於先王之名而陰行其狙詐之實此經術之所以名漢也嗚呼人但知先王治世之經存於漢而

不知先王治世之經實亡於漢何也經非可以術名也術者所以賊經而非所以存經也公孫弘以經術名於漢而曰智者術之原象山陸子曰術者智之賊夫術既爲智之賊又安得不爲經之賊乎既爲經之賊又安得不爲治之賊乎愚是以論治本而無取乎經術也然經術既無當於治本彼漢之事功又何以獨隆也曰漢之事功非取之經術也當日號爲經生者如丁寬施讐之於易伏生歐陽生之於書申公毛公之於詩高堂生魯徐生之於禮胡毋生之於春秋終其身呫嗶記誦已耳求所謂事功者安在乎當日號爲事功者如開國之韓彭敗七國之亞夫奉使之

張騫推賢之安國擁昭立宣之霍光燮理陰陽之丙吉圖上方畧之充國節旄盡落之蘇武終其身於輔弼疆場之寄已耳求所謂經術者安在乎漢之所以有事功者唯取其分而不取其合唯有而不合所以事功亦駁而不純以未必有當於本也兩晉三唐有鑒於漢之事功未必有當於本乃聽其一切自便無復準繩及醞釀而爲風俗遂有清談文章之別兩宋急欲廻瀾復從其分者而爲合一之圖究其所歸雖研精窮奧未必不遜於漢之經生至於事功所就則又不能不遠遜於漢於是後生小子各持一偏之論互爲左袒或以理學爲宋儒重者復以理學爲宋儒

病也或以事功爲漢儒重者復以事功爲漢儒病也然則事功理學果可判而二乎唯不可判而判是以事功祇成其爲漢之事功理學祇成其爲宋之理學而於先王之事功先王之理學終有間也先王無所爲事功無所爲理學但有功於君父人倫者卽謂之事功但不悖於君父人倫者卽謂之理學由是而筆之於書卽爲經由是而見之於言卽爲文卽充類至於千枝萬派亦莫非同條共貫故謂之本愚嘗論之理學僅得不爲之狷節義則得進取之狂狂何以進取蓋發源於廉恥羞惡而非可以外奪故獨爲聖人所取使得聖人受裁焉幸則爲稷契伊周不幸亦不

失爲夷齊比干所以扶三綱立人極也豈論成敗哉愚是以不取理學而取節義也理學者源頭也節義者關頭也古來有志於聖學如戴聖楊雄馬融之徒著書立說於道之源頭非不窺見一班而卒狼狽其後終不免爲名教中之罪人者則以關頭之不容倖過也聖人知關頭源頭之不能無辨故論仁而必極之於造次顛沛論志士而必極之於舍生取義論修身而必極之於夭壽不貳論丈夫而必極之於威武不屈皆欲以關頭而驗源頭也蓋源頭可以僞托而關頭難以倖過愚是以論治本而獨有取於節義也獨有取於節義則經術者不得借濟變之說而售其

奸矣理學者不得借見幾之名而偷其生矣愚是以不取經術理學而取節義也所謂托諸空言不如驗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嗚呼唐虞之盛不復覩矣安得東漢節義諸賢而與之言治本哉又安得建武永平之涵育薰陶而與之言節義諸賢之報哉

問讓與爭較則讓爲美德矣然讓而治者僅夷齊泰伯至於子臧季札子郢子噲之流適足以啟亂廉與貪較則廉爲美德矣然陳仲子咽半李於井上公孫弘食故人以脫粟卒爲名賢所擯晏嬰相齊待其祿以舉火者五百餘家郭子儀相唐聲妓不離左右後世

卒未嘗以爲非吾儒與申韓較則申韓爲外道矣然諸葛亮儒者也而亟不廢申韓至其自比則管晏反不如五尺童子之羞稱五霸也肆赦之文見於虞書乃匡衡吳漢諸葛亮卒未嘗輕言赦復讐之文見於春秋則又不著於律文其牴牾如此有志經世者宜何道之從

夫以九流之易於惑世誣民而必輾轉以歸於吾儒豈吾儒一一能强之從吾哉亦以彼之教自不可久也不可久則不得不折而入於吾儒吾儒之道如龍然大而不可卷細而不可入常而不可測變而不可移巧者遁焉拙者逆焉愚者忘焉勇者忽焉不肖者暴焉才者支離焉指其形似未嘗不在道中究其指歸又未嘗不在道外此聖人所以窮而在下則嚴其義利之分達而在上則謹其王霸之辯固無日不陰行其厲世摩鈍之權而百姓則日用而不知也請因執事之所詢而臆陳其槩可乎執事謂讓爲美德昔者虞帝一讓而九官皆讓范宣子一讓而諸臣皆讓謂爲美德也固宜但古人之讓多本於好德而後人之讓多本於好名此治亂之所以攸分非謂讓非美德也至於夷齊之讓則又各求其心之所安非僅一讓足以槩其隱此夫子所以不僅許其讓而并許其仁仁豈易言耶雖然

父命天倫固重矣社稷亦非輕也伯夷曰有弟在社稷非無主矣吾可以去矣叔齊曰有兄在社稷非無主矣吾可以去矣中子曰吾兄去矣吾弟去矣吾亦去耶社稷將誰主耶於是勉遵國人之命以無墜先人之緒是伯夷得以成其孝叔齊得以成其義者賴有中子也使無中子吾知夷齊必不俱去以墟先人之社稷後人徒知夷齊之賢在於讓而不知中子之賢更在於不讓讓豈夷齊之得已耶非惟夷齊泰伯亦然泰伯之心猶太王之心也太王知有昌泰伯豈不知有昌耶使太王即無傳季之心吾知泰伯亦必傳季而不傳子非惟泰伯即仲雍亦必傳季而不傳

泰伯之子使太王傳泰伯泰伯傳仲雍仲雍傳季歷季歷傳昌則泰伯可以不去仲雍可以不俱去借乎太王之心泰伯知之泰伯之心太王猶未之知也惟泰伯之心太王猶未之知伯遂不得不去雍遂不得不俱去後人徒知泰伯之賢在於讓而不知泰伯之賢更在於不欲讓不欲讓而卒出於讓又不予後世以讓之名此其所以爲至德也至於子臧不幸而遇負芻之禍其讓也雖出於不得已然旣出於諸侯之公請則又可以勿讓乃必欲固讓而適以亂其國君子於是又哀其不能達節矣葢惟達節而後能守節達與守非判然二也季札徒知附子臧之後而不知

通達以善其守遂使父兄齎志以殁旣不得如太王泰伯之昌其後又不得如伯夷叔齊之善於去是豈善學子臧者乎後之人徒疑春秋之貶無明文遂謂吳之僭王非季子之所樂聞革之則恐不順於俗不革則心有所不安自度不足以辦此故堅辭而不就也又謂季子智人也彼見吳之俗狠戾而好戰甘蕁楚之干戈而僚以貪愎躁勇之性光以狡悍忍詬之資耽耽焉固未嘗一日忘乎王位也札欲以禮息鬭而不忍其身之不恤故孰計而舍之非得已也嗚呼是皆過於求札也夫太甲不順而伊尹放於桐管蔡流言而周公誅以法未必順於俗而爲之也安在乎

王之不可以革乎保邦息民奉命於天子以征不庭亦未嘗不爲春秋所許又安在乎王之必革而後爲忠乎光之弑僚之受弑皆以札爲名也使札因壽夢之眷承餘眛之嗣光雖好亂其誰援之以名也如必欲固讓以明志於諸樊之立即當力言於諸樊以光爲太子即不能然於夷眛之立又當力言於夷眛必致位於光否則篡弑之禍踵相接也吾其死之矣夷眛亦何說之辭札於兩者俱無以處也及時移事去而徒復命哭墓以誌哀終身不入吳市以誌恨不亦晚乎此所以卒貽獨孤及之譏而不免春秋隱文之貶也然則郢之辭也又何以無貶曰郢不云乎郢也

異他子君沒於郢之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是郢之讓固不同於札之讓使郢勿讓而遽襲其位則他日入戚圍戚之禍必郢當之矣蒯與輒父子也父子猶不能無爭而能無爭於郢乎然而衛之當立固莫如郢也郢當立而卒不立者則以輒之不能爲伯夷也使郢讓輒輒復讓郢一讓而兄弟之義明再讓而父子之倫正豈不媲美於夷齊惜乎輒之闇於此不正其始徒亂於終宋儒謂夫子賢夷齊者正所以惡蒯輒其發明予貢致問之意則有當矣然而子郢之賢終未能昭然於後世吾方欲表而出之而執事誤以爲啟亂不亦誣子郢之甚耶至於燕

之子噲無故而欲與堯舜爭名卒之身亡國覆則又非特啟亂而已嗚呼好名之禍如此奈何輕言讓耶愚嘗謂讓有三變焉堯舜之讓爲天下而讓也不得已也非以爲名也子臧季札之讓則以爲名矣非不得已也然較之以攘爲讓者固有天淵之判乃後世攘人之國如曹丕司馬炎之流無異盜賊之所爲而亦假遜讓以爲名何堯舜之不幸至此乎猶幸有儒者出而推求其至隱大白其是非使奸僞之徒無所用其欺而人亦不至於受其欺此孔子之所以賢於堯舜也嗟乎自讓之義不明於上而廉之風亦遂不明於下蓋廉與讓相表裏者也後人徒知廉爲美德

而不知其名亦起於三代之衰蓋三代盛時田皆井授戶皆丘賦民安得富哉其富者大抵皆在位之人故五福言富不言貴蓋祿以馭其富也自秦廢井田開阡陌兼併之徒橫行於下於是富者不必貴貴者不必富而國家待士之禮亦寖薄升斗之俸不足以養士之廉於是出而仕者相激而爲貪墨之風間有一二矯矯以取與爲介者卽以爲瑞麟祥鳳不復辯其衷之誠僞極而至於戰國遂有如於陵仲子者出而通國之人果皆以爲賢迨漢入粟得補官已而犯法亦得以入粟贖奸人益無所忌上之人又陰欲以急公之說風勵天下宰相一不當輒以貪墨誅於是遂有公孫弘者出而阿意其間而上果以爲賢使於陵而不過孟子平津而不遇長孺兩人之賢不幾與原憲展禽爭烈哉幸前有孟子後有長孺而人始知廉之不可以僞托也名之不可以倖邀也然而世之升降亦於是乎驗矣何也晏子爲相相一國耳非如平津之相以天下也猶能衣食五百餘家平津乃食故人以脫粟何相殊之甚耶或者謂晏子雖豐於爲人而其自奉則儉也史稱食不重肉妾不衣帛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一狐裘三十年惟其儉於自爲所以能豐於爲人然豆區釜鍾薄取厚施陳氏卒以攘齊之國豈在晏子則爲賢而在陳氏則爲奸乎至於

秦則爲請田之王翦矣至於漢則爲下獄之蕭何矣世風愈下相道愈卑卽欲求一晏子不可復得此子儀之所以愈出愈奇也子儀豈不欲爲晏子哉不敢也旣不敢爲晏子又不欲爲平津遂不得不豐於自奉以庶幾蕭何王翦之自汚吾於是而悲子儀之用心非君子莫得而窺也當是時闇主擁虛名於上佞臣肆奸謀於下側目而覗子儀者惴惴乎不能以朝夕使子儀錚錚自持而不肯稍降其志稍辱其身勢必予忌者以隙而召玉石俱焚之禍矣故寧受天下之疑被身後之謗使讒佞宵人無所施其猜忌而因以貽社稷君父之安此正大臣爲國之深謀後人不

能深窺其隱反疑窮奢極欲爲史家之妄以爲子儀必不出於此豈以子儀之智反出王翦之下乎蓋有子儀之智而後能成子儀之忠千載而上稱愚忠者甯武子千載而下稱智忠者郭子儀兩人其殆百世之師乎至於吾儒之於申韓甚其罪者固不啻讓之於爭廉之於奢矣又何疑訛事以爲外道乎然原其心則固有辯也申韓法雖苛而心則公於爲國吾儒法雖寬而心或私於爲身公於國者身已死而猶罹萬世之惡名私於身者法已撓而反獲仁人之美譽然則司法者又何樂乎去此而取彼乎亦未折衷乎聖人之訓矣子產鑄刑書豈甚異於申韓哉孔子則

曰惠人再則曰遺愛三則曰君子愚恐儒者之所不道未必卽孔子之所不道也愚於是援孔子許子產之例遂不得不恕申韓恕申韓遂不得不恕商鞅何也當秦之時去文武成康六七百年矣禮樂征伐出於諸侯大夫陪臣顚倒錯亂相習以爲固然而欲一旦以先王禮樂道德之教感君心而移風俗卽以孔子之聖尚不能必之於齊而謂鞅能必之於秦乎鞅之罪罪在讐先王而廢先王之制責鞅者責其廢先王之制爲先王誅之可也而秦以私怨誅之已無以服鞅之心矣乃後之人復以亡秦之罪罪鞅也鞅固足以亡秦矣彼六國無鞅也何以亦亡也豈寧爲大

國之亡不爲秦之不亡乎使秦併天下立扶蘇誅趙高用詩書之士修先王之政與民休養雖百世存可也顧舍斯高而責衞鞅是不咎子孫之不善守而反咎祖父之不善創矣又安足以服鞅之心乎愚非不惡鞅也惡後世之私於法者更甚於鞅也人臣所爭者公私之介也爲忠臣爲孝子皆一念之公所推也爲奸臣爲賊子皆一念之私所推也吾恐天下之爲人臣者身被美名而心愧商鞅者比比也故敢援春秋誅心之法而特恕商鞅以爲人臣勸人臣戒嗚呼鞅且宜恕而況申韓哉後四百餘年而有漢之諸葛亮亮儒者也何以治蜀而用申韓曰亂世用重典亮

蓋有感於此故先予之以調劑之方然後難返之勢可得而漸變是乃佐王道之窮也惟其用在此而意在彼所以廖立垂泣李平至死卽廢棄之人猶能忘其怨而懷其德則知亮蓋深得乎先王弼教之意而善用之要非徒法者可得而比也是之謂能權然其自比則管晏反不如五尺童子之羞稱五霸又何也曰管仲以纍囚而遇桓公樂毅以羈旅而遇昭王誠千載一時矣乃仲死而宦遂亂齊昭死而毅遂奔趙其鮮克有終且如此苟使仲而不遇桓毅而不遇昭卽欲奏九合之功下齊之烈又烏可得哉亮蓋深慕乎二子之遇而非徒慕乎二子之功也然時人猶莫

之許設使亮以伊周自處如宋儒之許亮者以自許則時人不且唾而斥之以爲絕物哉甚矣人情之愈趨愈下唐虞而後則不知有稷契三代而後則不知有伊周五霸而後幷不知有管晏矣此亮之所以僬倚北於二子猶孔子惓惓於知仁勇之不敢當而適以自道之意亮何容心哉吾於是而益信亮之不可及也當亮之時去申韓六七百年矣申韓之見擯於吾儒亮豈不習聞其說而顧畢畢焉不以爲諱以視世之虛談仁義高自期許而卒狼狽其後如房琯王安石之流奚啻千里哉虞書言眚災肆赦夫肆赦而必曰眚災者盖明肆赦之意本爲眚災而設過誤者

謂之眚不幸者謂之災惟愚民偶誤而過君子不幸而過故曰眚災故曰肆赦明君子愚民之過非小人可得而比所謂觀過而後知仁也後人不明眚災肆赦之爲君子愚民而反借以爲逢悅小人之具小人遂因緣以爲故套而益以長天下之奸是爲君子愚民而設者轉爲小人藏垢納汚之地而先王仁愛之心蕩然矣所以匡衡吳漢諸葛亮卒未嘗輕言赦盖有感於此耳抑有說焉虞書言眚災肆赦而大易亦言赦過宥罪則知赦者皆因一時暴君汚吏淫刑於上君子罹於刑內小人遁於刑外反覆糾棼如亂絲而不可猝理於是姑予之以維新之路如商之代夏

周之代商有革故鼎新之義而後可以言赦至於締造之業已成君臣之分已定又安所用其赦乎其所以輕議赦者大抵玩法奸臣志在富貴利達欲陰售其賣君販國之姦而新君又不忍負其推戴之私於是互相蒙蔽借以自文而因得脫然於議論之外此六朝五代之所以朝同僚而暮君臣幾不知節義廉恥爲何事皆赦之一字啟之也又何疑於匡衡吳漢諸葛亮之不輕言赦乎復讐之文雜見於經傳而獨闕於律文韓愈曰非闕文也盖以爲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許復讐則人得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故寧存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文者其意將使

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後之人未嘗不讀韓愈之文也又何疑於復讐之說乎然愚於是而益增世道升降之感矣何也殺人者死古今之達刑也使殺人者而皆得以法死之則告之有司人子之事畢矣又何讐之可復乎夫所謂讐必其人能遁於法外王誅所不得而加者故先王因人情而立法曰某讐也是與某不共戴天者也某讐也是與某不反兵者也某讐也是與某不同國者也縱能遁於法外必不能逃於私復既以寒讐人者之膽幷以愧不能用法者之過此乃先王維世之深心要非俗吏所得而窺也自秦而後其法一秉於上私相讐殺

者罪之其得與於陳子昂柳宗元韓愈之論者特千萬之一耳其餘無告之窮民寃死而塡溝壑者不知幾何矣上既不能平其法下又不得報其私舉世靡然相率而役於豪强不復知有父子兄弟嗚乎後世卽求一朱家郭解之流亦烏可得哉朱家郭解人謂其逋逃藪也而不知其慷慨激烈猶有古義士之風焉申韓商鞅人謂其刻薄人也而不知其鋤奸摘伏猶有古强項之風焉吾獨怪世之鄙儒盡沒其用意之由來而徒狥其成敗之跡以恣其巧詆而不知其自私自利之心固申韓之所竊笑而不爲也幸斯人而不用則先王之法猶存而斯人有不遇之嘆設不

幸而用斯人則小人得以售其姦而彼獲仁人之譽蘇子曰能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然則吾儒之於申韓將取其心乎將取其術乎抑擯之而勿道乎後世未嘗無君子吾知必能辯此矣

問王允張華狄仁傑以權勝者也而禍福不同管仲王魏三楊以功勝者也而去就不明他如伍員士申鳴之於楚王陵趙苞徐庶之於漢溫嶠周處之於晉張柔之於金其於君親之間皆不能兩善而學者卒無定論夫論人非可以兩持卽伯夷太公王裒嵇紹亦當有優劣之分况乎其甚可疑者苟無說以折衷之又何以爲精義之學耶

愚嘗讀孟子論世知人之說而知衡量古人之法矣然論世知人非可以懸度也必因其禍福去就之間而推原其故然後是非可得而辯也然禍福去就又非可以迹求也必畧其禍福去就之迹而深原其隱然後優劣可得而判也嗚乎苟非精於義者誰能辯此哉執事謂王允張華狄仁傑皆以權勝夫以董卓之暴而允能彌縫其間卒能用間以誅卓誠可爲權矣然呂布之策卽勿用也部曲之赦何必疑也或人之說卽無及也李權之請猶可徇也乃懱轉自用卒令允賁之功隳於一賁再亂之禍甚於始亂允

非不學者也學而不能精於義此禍福之所以先後懸殊也蓋必精於義而後能用權也張華以才望輔闇主數年之間朝野晏然執事以爲能權也則誠能權矣然以惠帝之愚度其終能制賈后乎賈后之悍度其終能全太子乎諸王之强度其終能容賈后乎徒知廢后之舉迹嫌於偪上而不知蟄毒之臂勢處於必割至於泄劉卞之謀雅台星之變違裴頠之策則其愎諫也更甚於允矣又何疑於受禍之無分同乎君子於是益嘆用權者之難而精於義者之不易矣庶幾唐之仁傑乎然亦不無可議焉世之美仁傑者莫不以夾日之飛爲奇烈要亦從其後而觀之也

設五王未進而先死或已進而中變仁傑當此又何辭以
自解吾以爲仁傑之事周本無異於楊雄之事新乃楊雄
書死而仁傑書卒者原其心也非以其復唐之功也仁傑
蓋先事高宗繼事中宗者也事高宗事中宗而不事武后
后必忌而列諸羅鉗吉網之中矣與其徒死無益不如委
蛇周旋因便以圖猶庶幾功過之相抵此仁傑之事周所
以君子姑原其心而予之以權遂謂之精於義則未也然
則必如宋儒之論而後爲精於義與曰是固然已但按諸
當日事勢亦有未盡然者夫廬陵武曌子也殺其母而匿
其子於情安乎既不能殺其母又安能殺其黨於母者之

諸武似未可執此以繩五王五王所失者在急急復廬陵
而不能爲霍子孟以善用其權耳按廬陵初立即輕言以
天下予后父未幾即遭母氏之逐是其下愚不移蓋天性
然矣梁公五王既習知其爲人即當於太宗子孫中賢而
才者預定當立之人確然如探囊然後一旦執武曌諸武
數其罪而告諸廟以顯戮於朝不必復聞於廬陵夫廬陵
既不得爲天子則於武曌無事子殺母之嫌武曌既不得
爲國母則於五王有復讐返正之名此固可以義斷而五
王計不出此得毋有所未盡與夫五王之未盡即梁公之
未盡吾故於梁公之復唐姑取其心不取其功姑予以權

不予以義夫既不予以義又安敢遽予以權嗚乎用權之
難如此故即以管仲之功而終不免貽譏於後世知仁傑
則知管仲矣然則孔子之許以仁非與曰此孔子尊周之
意而宋儒或未之知也周至春秋天子僅爲守府天下幾
不知有周矣夫諸侯臣於天子大夫臣於諸侯者也大夫
固當尊諸侯諸侯又當尊天子苟諸侯不知尊天子而爲
大夫者力能奉諸侯以尊天子猶之子不能孝父而爲之
孫者力能奉父以孝其祖是亦父之孝也故特畧其過而
許其仁以勵天下之爲人臣人臣而苟知尊周即失節如
仲猶許其仁而況不爲仲者乎此固夫子之微意惜學者

不能推明其意於言外以爲管仲果無妨於事桓也遂令
放韡者援匯於後世極而至於唐之王魏其始事建成也
無異管仲之委贄於子糾其終事太宗也無異管仲之北
面於小白恕王魏者謂王魏之始事建成終事太宗皆上
承高祖之命非如管仲之上無所承似難與管仲並論此
宋儒之論王魏也然管仲之事糾事白雖上無所承而糾
白之孰君孰臣亦分無所定以視建成之已立爲太子世
民之已封爲秦王豈得無辯乃欲援管仲以寬王魏耶至
於明之三楊則又是非之較然不必精於義者舉能辯之
矣當是時建文居九五之尊非如建成虛擁　位而未登

北平無汗馬之勞又非如世民業已化家而爲國倘以其家難之偶同遂欲援王魏以文過天下萬世又何以爲販國奸臣之戒乎故就方鐵諸賢而例以大義則三楊固無辭於失節之誅而執事僅訶其去就之不明亦寬之乎並論矣况太宗虛懷下士勢不同於逆鱗而王魏讜言微中之易以爲功三楊歷事五朝未能去一區區之王振卒以禍國又無辭於蓄奸之隱慝執事謂以功勝者乃所以論管仲非所以論王魏三楊也是又不可以不辯而伍員之功罪又可得而論矣世之論伍員者曰使伍員借吳之力問罪於楚逐不當立者取讒臣無忌戮之於市退而耕諸野可也不此之圖顧乃引吳入郢辱其君臣以亂易亂既不能臣又烏能子嗚乎員亦何說之辭然亦未考其詳也夫伍員始而之宋之鄭久之而後入吳入吳而吳復有內難未能即用員也及員用而復取六取灊取唐蔡先後凡九年而始五戰入郢也當是時費無忌之骨朽已久矣安從取其尸而戮之於市乎昭王之立已十有一年太子建之死於鄭已十有七年夫以孔子之聖在衛尚不能使衛輒還位於父而謂員以流離逃死之軀遂能問罪於楚而逐不當立之人乎且亦未深原其隱矣當楚王之欲殺員也非有怨於員也特恐其報父之讐耳恐其報父之讐而

并欲殺員是先自處於讐矣君可以不報讐則不可以不報此員之報讐所以異乎人之報讐也當伍員之亡也奢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是不無知子之明矣父知子而子不知父又安在其爲子乎此員之報讐所以異乎人之報讐也當伍尚之赴召也謂員曰汝能報殺父之讐我將歸死是不無知弟之明矣兄知弟而弟不知兄又安在其爲弟乎此員之報讐所以異乎人之報讐也人之讐一讐耳未有一身而兼三讐如伍員者也人之報讐報讐已耳未有報讐之中而兼知已之報如伍員者也讐可以不報而知已則不可以不報朋友之知已且不可以不報而况父兄之知已又安可以不報此員之報讐所以異乎人之報讐也異乎人之報讐本不可以爲罪然而不能無罪者罪其報之已甚也員亦有言吾日暮途窮故倒行而逆施也員亦自知其已甚矣已甚者罪也此吾之所以論伍員也士申鳴始辭相位欲以躬養爲孝也終承父命而仕欲移忠作孝也欲移忠作孝而適以死其父甚矣父之不幸士申鳴之不幸也然謂之不幸則可謂之闇於義則不可當石乞之既殺令尹子西也并欲殺王王雖亡走而圍不解使士申鳴以劫父之故去而勿攻則君亡而國亦亡矣未必有救於父而先亡其君亡其國是又昧於緩急輕重而

徒取兩傷此所以卒死其父也嗚乎爲人臣爲人子不幸而至如士申嗚其亦可哀也已其亦無憾也已王陵不由母命而歸漢歸漢而又不思所以全母之身全母之命徒狥邂逅未定之君臣甘抱終天罔極之遺恨其爲士申嗚之罪人也不亦宜乎趙苞雖不幸而有官守封疆之責然猶幸而無君國存亡之寄乃不思設間以求母之生而遽浪戰以速母之死雖有一死稍足以酬母於地下要其不學無術豈甚異於王陵哉此先儒所以獨有取於徐庶也取徐庶遂不得不黜溫嶠溫嶠上既不得爲徐庶下又不得爲伍員又不幸而不得奔母之喪幾類於王陵趙苞之

適以死其母君子於是益有取於徐庶而并有取於周處取周處而并有取於張柔蓋以周處之所遇酷類趙苞張柔之所遇酷類王陵類趙苞而不學趙苞類王陵而不學王陵此先儒所以不取王陵趙苞而取徐庶取徐庶而并取周處張柔也蓋王陵趙苞不知所以全其親而周處張柔則知所以全其親也知所以全其親即以伍員無救於已亡之父而猶不忍沒其報父之心則知非由於萬不得已如士申嗚之所遇則斷斷乎不可不求所以全其親此固萬世之公義而非可惑以去就禍福之說者也雖然吾於溫嶠獨不無感焉何也方其絶裾而南也母固無恙也

非如王陵趙苞徐庶周處張柔之親受贄於敵人而有死生之判其君國之難方急又非如王陵趙苞徐庶周處張柔所遇無關於社稷存亡之比卒之斃王敦梟蘇峻江東再造典午復延嶠無負於君矣又何負於母哉人徒知以茅容之母責其子而不知以王孫賈之母責其母也是但示天下以抱膝承歡之孝子非示天下以幹蠱揚親之孝子矣不幾裂忠孝爲二耶故吾悲伍員之不幸而尤悲溫嶠之不遇其不遵母命也有類於伍員之不應父命其中興晉也有類於伍員之覇吳伍員志在報父幸而報父之志果售也溫嶠志在報君并以報母不幸而報母之志不

售也愚嘗謂溫嶠功似管仲而志似伍員無伍員則天下無父子無溫嶠則天下無君臣兩分其功兩分其過可也兩分其是兩分其非可也不然孔子胡惓惓於狂狷之裁而以不得中行爲慨哉至於伯夷太公一主於除殘一主於明分可謂兩是而無非然與爲湯武何如爲堯舜與爲伊周何如爲稷契則兩是中又不無優劣矣王裒重父子而畧君臣嵇紹重君臣而畧父子可謂兩優而無劣然大易先父子而後君臣生人之道重於成人蓋以仁之至而後義之盡則兩優中又不無優劣矣相提而論王允優於仁傑張華劣於仁傑蓋優劣以義而非優劣以禍福三楊

劣於王魏管仲優於于魏亦優劣以義而非優劣以去就幸則爲徐庶不幸則爲士申鳴謂兩優則可兩劣則不可陵母之遇刼猶之苞母之遇刼然趙苞嘔血以就死自優於王陵臣漢以偷生周處之降敵猶之張彔之降敵然張彔仕元而忍於忘金自劣於周處仕秦而不忍於忘晉伍員以父而讐君溫嶠以君而忘母哀其志則俱優律以法則俱劣固不必辯其孰爲優孰爲劣也太公稽紹以權勝伯夷王裒以經勝然守經而誤猶不失爲狷士用權而誤遂或陷於權奸此伯夷王裒之所以優太公稽紹之所以劣也雖然此皆易辯者也難辯者莫如管仲夫以管仲之

忘恩事讐而夫子獨許其仁此其所以難辯也然夫子不言召忽之不當死亦不言管仲之不必死而但言一匡之功夫夫子言仁者屢矣卽以博施濟衆之功尚不許其仁獨於管仲舍內言外而以一匡爲仁則聖人之意固不難知也惜學者不能深探聖人之意於言外而必欲牽合附會以實管仲之所謂仁也於是遂以小白爲兄子糾爲弟一則曰管仲有功而無罪再則曰管仲知非而反正而不知質之於史皆非也按左史襄公立無常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杜預註小白僖公庶子也至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杜預註子糾小白庶兄也太史公世家

襄公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奔莒小白母衛女也是糾與小白俱僖公之庶子而糾爲兄也審矣糾爲兄則立庶宜長而糾非干分糾非干分則仲輔子糾爲正而不死子糾爲非義又審矣烏得謂仲有功而無罪知非而反正耶宋儒又爲之說曰方齊之將亂也鮑叔牙奉小白奔莒矣襄公之弑子糾固在內也所當正君赴難明義討賊以靖國也而乃奔魯若能乞師復讐猶之可也及雍廩殺無知內難已定方圖再入旣而桓公自莒先入正位君齊矣糾何爲者耶前無正君討賊之義後有抗君爭國之非則是仲之輔糾爲不義而後之事桓爲徙義此夫子

所以不責其死也愚則以爲不然夫小白子糾於齊之襄公皆兄弟也襄公無道殄當力爭與國存亡可也顧先去以爲民望耶小白去而子糾留者猶箕子爲奴之義非不知一去之可以全身也及無知難作勢孤力弱未能卽討而姑脫身於魯以圖後舉亦未必遂無其心且小白子糾均有討賊之任小白先奔未聞其遂能討賊也柰何舍小白而獨咎子糾耶至於小白先入而遂以爲正位而君齊是敎天下以徼倖之心而失春秋正名定分之義矣夫功不倖成春秋之義也而謂小白之入高國之召非出於倖成乎宋儒又爲之說曰夫子荅子路子貢之問不明言其

所以是非而其事之是非則明書於春秋書公伐齊納糾伐而納之內不受也糾不稱子不宜立也書齊小白入於齊係之齊可立也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稱齊人國討也稱子譏齊也稱取弱魯也此是非之辯也愚又以爲不然夫納者雖不義之稱而不受者亦未必盡出於義也晉趙鞅納衛世子於戚書之所以示貶也然衛輒之拒父遂得爲是乎衛輒不當拒父而國人附輒以拒父是知不受者未必盡出於義矣謂糾不稱子不宜立也小白亦未嘗稱子也安在其爲當立乎夫以小白係之齊謂之可立也則齊人又何讐於子糾而書齊人於取子糾之上乎前不書

子至取而殺之則又書子子者諸侯在喪之稱稱子所以明當立也當立而不立而又殺之罪魯卽所以罪齊也故書取書殺書齊人所以深示貶也貶桓正所以予糾也而謂背糾者爲義乎輔桓者爲正乎夫以小白爲兄子糾爲弟考之經傳並無明文自程叔子據春秋所書之例而懸斷之紫陽因之由是學者遂相傳以爲實錄不知公羊穀梁荀管諸書並未嘗以小白爲兄子糾爲弟也奈何狥一人之懸斷遂盡廢唐宋以上諸儒之說哉故學者而無志於精義之學則已苟有志於精義之學則管仲之功罪尤不可以不定定管仲之功罪而後爲人臣爲人子者皆知凜然於大義之所存不至以成敗禍福亂也是固春秋法也

問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尚書也而亦史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也而亦史自春秋作而史有專書矣左氏出而史有專家矣然皆就事直書未嘗詳論其人也至西漢司馬氏創爲紀傳於是編年之法遂變厥後作者雖代有其人要不能有加於司馬氏之上惟班氏父子毅然與之頡頏而有異同之辯然終不能禁通鑑綱目之變其例於後也抑又何與春秋雖列國之史而意在尊王故每年必繫王於春以示

大一統之義於是統之名昉焉史記雖詳於論人而其立法亦不外於春秋故於世家列傳而外特立本紀以微示大一統之義於是紀之名昉焉然有紀而不可統者矣未有統而不可紀者也則統與紀又不能無辯焉於是論統者復有正統變統之分論紀者復有當紀不當紀之辯學士家不啻紛如聚訟也夫摭其事則不如執筆者之詳究其理則不如尚論者之確意者秦漢而下宋元而上其是非得失猶可得而指陳其槩與

謂史有一定之例乎有一定之例則何以別升降此尚書

所以不得不變而爲詩詩不得不變而爲春秋也謂史無一定之例乎無一定之例則何以示勸懲此紀傳所以不得不變而爲通鑑通鑑不得不變而爲綱目也未有綱目通鑑爲重綱目作而通鑑少絀矣未有通鑑紀傳爲重通鑑作而紀傳少絀矣然通鑑本於紀傳綱目本於通鑑即本於紀傳使紀傳浮而不核則通鑑綱目又安所取裁以示勸懲哉此紀傳所以爲正史而尤不可不愼與乃世之論班馬者吾惑焉班馬皆紀傳之體也馬創於前班承於後其互有得失也吾不具論論其大者京房以忠憤死而班謂不度淺深晁錯以忠謀死而班謂知小謀大翟義以倡義死而班謂輕發隕宗王章以觸奸死而班謂不量重輕王嘉爭董賢以死何武謀王莽以死而班謂一簣障江河凡仗節死義者皆班所不取也其謬於立論如此反譏馬遷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而羞貧賤夫敘遊俠傷處士也豈進姦雄哉述貨殖慨貧賤也豈崇勢利哉況馬遷不與管仲李克而貶卜式桑弘羊於是非義利之間固非茫然無辯者奈何不原其用意之微而徒深文以恣巧詆耶且孝子慈孫不能改幽厲之名固乃以張純之故遂改馬遷之傳酷吏者而進張湯杜周於列傳此皆優劣之較然者也而僅與同之辯云乎哉然馬遷不法編年而特立

紀傳何也曰此正救編年之窮者也編年始於春秋春秋固天子之事仲尼未嘗奉王命又出於告老之後删定之餘蓋精力有所未遑故姑舉其大綱而節目之詳則聽之引伸觸類之間亦其勢也若馬遷父子相繼爲史官皆稟承於王命既無知我罪我之嫌而古今治亂興亡之蹟又瞭然於掌故之所習聞夫古者左史記言言爲尚書右史記事事爲春秋各有專司未嘗兼也東周而降記言之史失矣僅存記事之史而他國復勿傳區區魯之一史烏足以兼諸史而綜古今之變哉於是上自黃帝堯舜下迄秦漢會取詩書左傳國語世本國策楚漢春秋之言勒成一書既載其事又載其言又合春秋以前春秋以後幷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之所未備者歷詳其顛末又安得拘於春秋之例而以寥寥數語定賞罰耶俗儒不察其原以爲壞編年之法嗚乎仲尼聖人也而作春秋一時有左氏公羊氏穀梁氏互相發明漢唐諸儒猶且紛如聚訟直歷千餘年胡康侯之論出而後諸家之說始定使馬遷拘於編年不立紀傳則春秋以前春秋以後幷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之所未備者勢必湮沒於斷簡殘編而與郭公夏五同悲矣毋論後之人不能如五傳之解春秋即欲求如班固劉知幾之徒倒戈以攻其後也其可得耶愚故曰此正

救編年之窮者也然終不能禁通鑑綱目之變其例於後
又何也曰此又救紀傳之窮者也紀傳爲一代之史或修
於本朝或修於異代或修於敵國不無定哀之多微詞故
魏史則指吳蜀爲寇北史則指東晉爲僭梁軍謀人之國
者也而齊史稱爲義軍唐兵伐人之君者也而隋書稱爲
義兵黨晉者則不知有魏於是王凌諸葛誕毋丘儉之徒
目爲逆豎黨齊者則不知有宋於是袁粲劉秉沈攸之之
徒目爲叛臣他如漢末而有董承耿紀周末而有王謙尉
遲迥晉陽而有高君雅五代而有宋令珣皆受厄於史臣
之曲筆倘久之而無通鑑以直書其事又久之而無綱目

以特闡其微又何以定大綱而立人極耶然亦不自通鑑
綱目始也前乎通鑑綱目者有荀悅之漢紀袁宏之東漢
紀他如張璠孫盛干寶徐賈裴子野吳均之流或曰志或
曰畧或曰曆皆宗左氏以編年於先然後涑水紫陽得因
之以集大成而紀傳褒貶之義亦遂昭然於後世愚故曰
此又救紀傳之窮者也有紀傳則無患乎人事之勿詳有
通鑑則無患乎微幽之勿闡有綱目則無患乎勸戒之勿
昭三者備而史之例全矣史之例全而統之名亦於是乎
可辯矣乃世之辯統者吾惑焉世之辯統者曰凡事不當
以成敗論而統則不得不以成敗論倘畧其成敗之迹而必

欲推求其至隱必如舜禹之巍巍不與而後謂之統將唐
虞以後遂無統耶於是朱子作綱目凡以全有天下者
俱謂之正統而統之名始定然統之名雖定而求其所爲
正者則未也於是明儒方正學起而爲之說曰苟舉有天
下者皆謂之正統是仁者徒仁暴者徒暴以正爲正又以
非正爲正也其何以訓乎於是嚴而別之而以漢唐宋爲
正統秦晉隋爲變統正統者猶春秋之有正例也變統者
猶春秋之有變例也由是統之義明而正之義亦明然愚
終不敢以爲然何也如謂秦與晉皆得之簒逆故謂之變
統然則唐與宋獨非得之簒逆乎秦之天下得之六國非

得之周也周郤不亡於秦亦必亡於六國也吾以爲秦之
簒可恕也晉之天下非得之漢也得之魏也魏固漢之賊
也吾以爲晉之簒可恕也吾非恕秦恕晉也欲恕唐恕宋
不得不恕秦恕晉也吾非恕唐恕宋也欲恕商恕周不得
不恕唐恕宋也故吾不敢以變統例秦晉也如謂秦與晉
皆無愛民之心故謂之變統彼沛公獨非貪財好色之人
乎一入咸陽則樂秦之宮室府庫矣一入彭城則樂楚之
寶貨婦女矣十二年之間約法三章而外未聞有何愛民
之政也而謂其有愛民之心乎而唐宋可知矣故吾不敢
以變統例秦晉也然則三代而下有天下者俱不得謂之

變統乎曰吾之所謂變統者非世之所謂變統也今夫豋之人殺人吾執之曰汝殺人者也彼必跳而詈之曰吾豈殺人者乎如有人焉執其殺人者之器與之面質其所傷之處曰吾見汝執此器傷此處也彼敢跳而詈之乎嗟乎愛民之名固賢愚不肖之所共慕者也夫以賢愚不肖之所共慕而執之以辯統曰某愛民某不愛民是不執傷人之器以驗其所傷之處而泛執途人以問其傷人者也其有不跳而詈之乎夫愛民之心不可見也不嗜殺人者則爲愛民之人矣不嗜殺人之心不可見也未嘗妄殺人者則爲不嗜殺之人矣然則求其所爲妄殺者孰有如弒主

者之彰明較著乎盍有未嘗弒主之人而不愛民者矣未有弒主之人而猶可稱愛民者也秦與晉固未嘗弒其主也未嘗弒其主卽無愛民之心而其心可原也故吾不敢以變統例秦晉也隋則弒其主而且滅其族矣弒其主滅其族卽有愛民之心而其心不可原矣故吾不得不以變統例隋也是執傷人之器以驗其所傷之處○隋固不得而詈之也而後唐之統又可得而辯矣或者曰後唐未嘗一天下也何以統曰此正吾撫卷而痛心者也夫國家不幸而當顚沛流離之際有幸而名實俱存者有不幸而名實俱去者幸而有其名又有其實者蜀漢是也不幸而不

得有其實僅有其名者後唐是也以其非唐之血孔故不敢冐唐之宗祧而其爲唐之心則固無異於唐之血孔○故不得已而姑名其國曰後唐此正名寔不相妨之義較之以呂易嬴以牛易馬名存而實反去者不終勝耶嗟乎復讐之義秦漢而後邈乎不復問矣莊宗以孱然童子獨教然知父讐之不可以不復國讐之不可以不報臥薪嘗膽終始十年卒能刃讐人之子還矢告廟以慰君父之寃寃於九原質之古人伍員父讐也而非國讐王琳國讐也而非父讐員幸而志酬琳不幸而志不酬莊宗不幸而兼兩讐乃幸而志兩酬千載而下凡爲臣凡爲子者皆當頂

禮尸祝以明忠孝之報以勵廉恥之風奈之何不援春秋復讐之例表而統之耶此吾之所以論統也而紀之名又可得而辯矣乃世之論紀者吾惑焉世之論紀者猶世之論統也論統而惑於成敗於是論紀而亦惑於成敗矣夫成敗既不可以論統又烏可以論紀乎愚於是畧成敗之迹而質之春秋之義則知宜紀而不紀者有四不宜紀而紀者有二一曰昌邑之宜紀昌邑立二十七日卽廢固無可言者然亦旣踐帝位而君天下矣彼魏之齊王芳宋之子業齊之鬱林海陵陳之伯宗後唐之從珂並以過惡廢卒未嘗不紀也奈何獨絀於昌邑愚故曰宜紀而不紀者

昌邑也一曰更始之宜紀更始立於王莽之末一時擁戴
者新市平林下江皆爲之前驅卒能誅王莽據長安臣百
官卽蕭王徇河北皆稟命而行儼乎天顏咫尺矣烏乎而
不紀或謂更始猶楚心皆無成也楚心不紀更始何以紀
是又不然更始乃漢之苗裔又立於宗室之手光復舊物
固其分也楚心之先與秦爲敵國皆臣於周也梁故楚人
故立楚後此梁一人之私非有公天下之心也如有公天
下之心則當立周之後矣立周之後則當本紀矣太史公
識得此意故不紀楚心而紀項籍著其實也安得與更始
並論耶愚故曰宜紀而不紀者更始也一曰後梁之宜紀

後梁臣於周而卽借周兵以滅梁詧固梁之賊也烏乎紀
曰詧固梁之賊繹獨非梁之賊乎坐視臺城之危而不急
救必翦滅諸宗至於殆盡以致詧不得已而遂臣於周臣
於周而遂借周兵以滅梁是非滅梁也滅讐也愚謂詧卽
不可紀而其子則不可以不紀不紀詧以著其滅梁之罪
紀其子以昭其光復之功是勸懲之道兩得之矣且滅梁
者陳也滅梁之陳尚可以紀而謂存梁之後梁獨不可以
紀乎愚故曰宜紀而不紀者後梁也一曰北漢之宜紀五
代之君皆以簒易簒惟劉漢興於晉陽固未嘗簒弒其主
也後因湘陰公之橫死堅守晉陽以存先人之社稷又未

嘗臣服於周也逡巡三傳而始滅於宋則其歷年之久又
遠過於周也準諸紫陽帝蜀之例於漢則不啻蜀之先主
於周則不啻魏之曹瞞矣且滅漢者周也滅漢之周尚可
以紀而謂讐周之漢獨不可以紀乎如謂臣於遼而不宜
紀也彼石晉者又何以紀也愚故曰宜紀而不紀者北漢
也一曰不宜紀而紀者劉宋夫劉宋何以不宜紀曰惡其
篡弒也慨自征誅以降雖皆以下偪上然猶知名之當畏
未敢至於親弒其故主自劉裕作俑之後遂相承以爲故
事甚至滅其家滅其族如齊梁北齊後周踵相接也天地
之大變古今之極憾孰有踰於此者乎愚於是原情定獄

卽不能盡加誅絕亦當如後梁之例姑紀其子以示父子
之惡不相蒙至於父之本紀則斷斷乎不容不削以示首
惡難逃於天地之誅國法以義起者也如援春秋所書弒
君之例於是乎不妨紀劉宋是又不然夫春秋之時所稱
弒君者大都昧於別嫌明微之道而後一旦至於大逆然
未有不旋踵受誅者也卽不受誅亦不得成乎其君卽成
乎其君亦必出於父子叔姪兄弟之間要非判然異姓之
臣如秦漢以下之弒君者可得而比後人治簒賊徒知援
春秋以爲斷而不知春秋所書弒君三十六較之後世無
一同也讀史者又因廬陵不僞梁盡以成敗爲是非至於

易姓受命之始終槩置勿論遂使篡逆之惡混而無別而益以長賊臣無忌憚之心嗚乎後世即求一曹丕司馬炎不可得矣若之何不嚴首惡以示戒耶愚故曰不宜紀而紀者劉宋也一曰不宜紀而紀者朱梁夫朱梁何以不宜紀曰朱梁非五代之君比也唐滅梁天下即臣服於唐未聞復奉梁之正朔也漢代晉天下即臣服於漢未聞復奉晉之正朔也故唐也漢也各得自以為紀焉梁則不然雖能滅唐而唐之正朔猶行於晉陽猶行於諸鎮則是唐固未嘗亡也唐未嘗亡梁又安得而紀耶朱梁之篡唐不異新莽之篡漢朱梁之滅於晉陽不異新莽之滅於南陽新

莽十八年而後亡更久於朱梁十七年而即亡新莽既未嘗紀也則朱梁之不宜紀也審矣或者曰朱梁亡於其子新莽亡於其身南陽係漢之宗室晉陽非唐之子孫故新莽不得比朱梁也是又不然功不倖成死不倖免春秋之義也如黜新莽而紀朱梁是啟天下以僥倖之心所謂倖成倖免者皆得逃於春秋之責矣又何以為勸乎況南陽雖漢之宗室而奉新莽之正朔亦既有年矣非若晉陽之賊梁讐梁終始不奉梁之正朔也孟子曰得乎丘民而為天子朱梁雖能滅唐而不能必唐之丘民皆奉梁之正朔是丘民猶得以操天壤之去留庶殘民以逞者即幸有其

後亦將凜凜於名義而不敢橫行其弒逆此正所以勸也愚故曰不宜紀而紀者朱梁也或者曰美惡不嫌同辭春秋之義也既有專史又有通史何患乎美惡之勿彰而復名之是辯乎曰是又不然名者聖人之所畏也苟泥於美惡之可以同詞而遂謂名之不必辯也彼班氏又何以黜項羽之本紀而列之於傳乎紫陽氏又何以黜涑水氏之寇蜀而列之於統乎觀項羽之可紀而傳也則知不當紀者皆可降而列之於傳矣觀蜀漢之可寇而帝也則知當紀者皆可進而列之於統矣此愚之所以嚴於辯統而又嚴於辯紀也蓋深畏乎名之不可以假人也而五代以後

之三史又可得而言矣三史者遼也金也宋也三史皆修於元故謂之三史然亦有可議焉為當時之論者謂當以五代為南史遼為北史建隆至靖康為宋史金源與南宋為南北史此倣六朝南北史之例而為之說也為後世之論者謂當以宋統遼金如典午之於十六國此倣晉書載記之例而為之說也愚則均以為不然按六朝雖有南北史之分而宋齊梁陳隋則固未嘗無專史也後五代而纂為一史者以其歷年太促勢不同於六朝之五代故不復立專史之名此歐史之例以義起也遼雖與五代北宋相終始然燕雲十六州而外皆羈脫也以視元魏之全有中

原北齊後周之半有中原豈等倫乎金源雖奄有兩河然宋自建隆以至靖康兩河皆其故物固無與典午南渡而視太康也則不同於六朝之南北又明矣至於遼之有燕雲在宋未興之先自與於劉石苻姚之於司馬而金之有兩河又起於白水長山之側前之固未嘗臣於宋後之且能臣服乎宋也例之典午之於十六國又豈等倫乎此揭徯斯所以有各自爲統之說遼自遼金自金宋自宋誠足以破羣疑而彰獨斷卽董狐復起不能有加又何煩後儒之聚訟乎獨是宋當靖康之屈辱厓山之流離凡有心胷莫不呼天籲地無如運丁百六迄以無成於是故老遺民

感慨欷歔哭西臺而樹冬青如謝臯羽之於信國龔聖予之於君實徬徨涕泣於敝紙渝墨之間百世而下猶令人讀之隕涕顧乃厄於定哀之多微詞不敢大書特書使聞風者有以啟頑立懦而教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此則宋史之不無遺憾也元史修於明亦猶宋史修於元其黍離之感麥秀之悲得毋同乎乃復迫於時日勿暇廣採旁搜以致戀故君而悲宗國者往往奮臂投軀思得一當如蔡子英陳友定伯顏子中擴廓帖木兒之流實繁有徒而卒煙沒於斷簡殘編逡巡百餘年始得披揚始末以補史乘之闕如然則山巔水涯不幸而風銷煙滅者又不知幾何此則元史之不無遺憾也嗚乎吾於是而益有感於遷史之爲遷史矣秦楚而有月表所以系楚於秦也楚漢而各本紀所以紬漢於楚也未王而稱沛公所以闡幽於微也陳涉而稱世家所以合敗於成也韓彭而亦列傳所以悲戮功也衞霍而稱天幸所以戒黷武也呂后而亦本紀所以誌女禍也後之史臣有能不阿不諂無闕無漏如馬遷之於史記乎惟其不能盡然於是通鑑綱目不得不起而變其例蓋變其例於通鑑綱目而後統可得而正○紀可得而辯○然苟使紀傳浮而勿核卽欲微顯闡幽亦烏從取徵哉愚是以益信紀傳之爲正史而尤不可不愼也愚是

以益信遷史之無愧乎正史而尤不可不宗也今之後言古文者皆曰遷固而下無史矣以其文也吾謂馬遷而下卽無史矣非獨以其文也嗚乎固且不得與遷並而況餘史乎而況餘史乎

問明有天下二百七十餘年其間治亂廢興之故行將筆之於史成一家言矣雖折衷悉本於舊章而芻蕘亦資於野獲援古例今固可與諸士共質也明祖起於緇衣漢高起於亭長皆以徒步而雄天下可謂天授非人力矣乃其初亦未敢遽以帝制自擬也依子與而附滁城以視臣義帝而王漢中同與否與濠師

以徐常爲元勳沛兵以韓彭爲佐命皆以行閒而識眞人可謂並棲非兩雄矣乃其終卒未聞梟以茅土襲封也胡黨戮而藍黨誅以視狡兎死而走狗烹同與否與金川之役以叔攘姪較唐臨湖之難以弟攘兄同與否與巳巳之變社稷爲重較宋金櫃之盟國賴長君同與否與世廟以臣紹君以弟承兄謂繼統而非繼嗣較漢之定陶宋之安懿厚所後而并厚所生同與否與黨人之議肇於國本橫於東林極於三案較漢之甘陵唐之牛李宋之元祐同與否與宦官自昔爲微員至秦用趙高而禍始烈焉明則王振魏

忠賢後先播毒卒至糜爛其國也較漢之桓靈唐之穆敬同與否與諫官自秦漢而下始爲要職然亦未聞不利於國也至明中葉而後輾轉於神光熹懷四廟之間以舌鋒而操國是者幾八十年論者遂謂明之亡不亡於封疆而亡於臺諫然與否與晉危於永嘉唐危於天寶宋危於靖康要皆久之而後亡明累世無播遷之禍乃一蹶而不復振其亡也反不得比同於永嘉之晉天寶之唐靖康之宋抑又何與孔子論繼周而曰百世可知豈可知者理而不可知者數與顧多士直陳毋諱予將上之史館焉

三代而下享國最久者莫如漢唐宋故並稱焉至於秦之强隋之富元之大皆其選也明之興也富强不若秦與隋而國祚則遠過焉國祚不若漢與宋而視唐則比肩焉地則過於晉與宋而視元則遠遜焉然亦偉然一代巨觀矣請因執事之問而敬陳之宋亡於元龍鳳復名曰宋楚滅於秦義帝復名曰楚皆假報復之師以從民望可不爲同乎但牧羊楚心僅僻處盱眙以擁虛位滁城孺子則奄有汴亳以撼中原及楚心被弑漢王則發縞素之喪孺子歸明永忠竟投江上之波至於龍鳳削而勿書既異於陳涉之列世家福通忠而勿錄更類於周市之埋青史則又不

得而同矣漢有韓樊明有徐常漢有蕭何明有善長漢有張良明有劉基漢有紀信明有韓成漢有項伯爲反間明有思齊爲內蠹漢厄於鴻門灘水明厄於黿壘滁澗漢過栢人而心動明赴醴泉而奸發可不爲同乎但暴秦無道土崩之勢已成大元一統百足之威未仆乃楚項已誅猶冐白登之困田橫既來尚中淮南之矢明則友諒既摧鍾山坐擁蠻方悉寄於心膂中原盡付於股肱及猜心既已暴發暮景則又同悲然韓彭之獄罪止三宗胡藍之獄誅連四萬欒布蒯通猶能見宥善長景濂終不相容牝以司晨猶貽殃於異日詩以讖誅竟飛毒於當年漢有腐史但

悲建武之闕新載明之董狐遂歎夏五之無明文則又不得而同矣唐太宗有百戰之功勢不同於吳之季子也明甚乃遽立建成爲太子臨湖之難亦何異餘昧之禍王僚乎明燕王膺錫土之封勢不異於漢之七國也明甚乃托名晁錯而興師金川之役亦何異吳王之犯景帝乎王魏之未爲里克勢也非心也太宗猶寵以股肱之任方鐵之願爲夷齊忠也非叛也成祖竟繩以赤族之誅辰羸之誠爲亂倫然慚德猶止於朕躬教坊之辱波及妻奴其玷染幾遍於淸流嗚乎其情其事有一同焉者乎宋宗遵國賴長君之命明景徇社稷爲重之名其授受也同宋宗負

金櫃之盟明景易憲廟之儲其見利忘義也亦同但沂邸雖廢而猶賜藩封之號武功見疑而即蹈溝瀆之經則又不得而同矣再誤之謀成於趙普奪門之役決於徐珵則又同也但明無景帝則國必南遷禍亂將同於東晉宋無太宗則昭非敗子繼統可類於漢文則又不得而同矣興邸以兄終而弟及較定陶安懿之預養於宮中是誠不同也但定陶之議未聞嚴遣安懿之摘即賜生還而璁蕚初膺上眷既不能爭以去就以彰明君優容之量及總百揆又未聞開其悔心以遂逐臣首丘之願則又烏得而同乎甘陵之黨激於氣節一時聞聲相附者類多除惡太甚之

嫌故俗雖淸於下而治則亂於上牛李之黨啟於私忿一時淸流自負者頗擅排難解紛之技故雖有文宗之衰而亦有武宗之盛元祐之黨成於道學一時執是排非者類無蠹君賊國之心故雖黃雖撓於口實而進退不亂於銓衡明季之黨其肇於國本也無異甘陵之氣節但漢當亢龍之悔明當潛龍之見故漢禍酷於君子而明德容及小人其橫於東林也無異宋人之道學但宋皆百僚之唱和明多處士之虛聲故宋治盛於聲容而明治衰於武備其極於三案也無異唐人之牛李但武宗英主也復佐之以文饒熹宗闇主也復佐之以魏璫故唐獲同舟之助而明

蹈淪胥之溺嗚乎此其所以不同也始皇併天下而用趙高子嬰失天下而誅趙高人但知子嬰之失天下而不知始皇之失天下也人但知始皇之優於子嬰而不知子嬰之優於始皇也蓋用宦官者必庸主而誅宦官者必英主也漢始以宦官誅外戚繼遂以宦官誅君子君子急欲誅宦官而反見誅於宦官臣則是而君則非也故有黨錮之禍唐始以宦官立天子繼遂以宦官脅天子天子急欲誅宦官而反見脅於宦官君既非而臣又非也故有甘露之變明之英宗未嘗援立於宦官而其寵宦官則更甚於唐之穆敬明之熹宗亦嘗受庇於君子而其讐君子則更甚

於漢之桓靈漢唐之君寵宦官猶知有國也英廟之時而無于謙則國不保矣保國者于謙而卽殺于謙是英廟幷不知有國矣漢唐之君寵宦官猶知有身也熹廟之時而無楊漣則身不保矣保身者楊漣而卽殺楊漣是熹廟幷不知有身矣于謙死而吉祥覘覦之姦生矣其所以無成者二石之魁先誅也然禍亦不亞於漢之外戚楊漣死而忠賢闒干之志堅矣其所以無成者三案之獄未終也然禍亦不亞於唐之白馬漢之大臣恐天子黨宦官因進虎狼以樹威曹操乘之遂以亡漢唐之宦官恐天子黨宰相因挾强藩以脅衆朱溫乘之遂以亡唐明之宦官恐君子黨天子因借封疆以報怨李自成乘之遂以亡明嗚乎此又其異而同也天子出入禁中而臺諫得以糾其隱宰相進退百司而臺諫得以摘其短此諫官之所以爲重也然秦漢以前猶以補缺拾遺爲職秦漢以後遂以風聞言事爲能夫風聞始於粤之趙佗乃謝漢使之微詞至於唐之武后遂開羅鉗之寃獄迄於明而其風益熾也宰相非言官則不能安於其位而言官爲宰相之腹心矣宦豎非言官則不得恣行其惡而宦豎爲言官之私人矣外連於宰相而睚眦得以洪私復內連於宦豎而賞罰藉以爲奥援合之則城狐社鼠而君有孤注之憂分之則蝸鬬蚊爭而

國受黨人之禍夫漢以黨人攻宦官而宦官勝唐以大臣黨於天子攻宦官而宦官亦勝猶未有言官之助也明則復助之以言官嗚乎謂明之亡不亡於臺諫而誰亡乎不亡於黨於宦官之臺諫而又誰亡乎晉東渡而中原板蕩唐西幸而河北淪胥宋南遷而江左遷陵蓋必有黍離之宗國而後有宜臼之東周明則未聞有此也此君道之所以獨盛於明也然王謝望不隆於關洛郭李名不震於開元宗岳功不起於元祐蓋必有覆楚之伍員而後有復楚之包胥明則未聞有此也此武功之所以獨衰於明也晉尚虛無而治失之玩唐尚浮靡而治失之蕩故亡無殉國之忠反多賣國之臣宋尚理學而治近於正明尚風節而治近於矯故雖有靖康土木之慚終有厓山煤山之報然亡國之報同於宋而歷數之長則不同於宋何也嗚乎此又其同而異也宋自澶淵之後天子以孤注爲憂卽以高宗之顚沛流離亦但知交叔之爲天子而竟忘其發迹於昆陽明自土木之摧天子以卽鹿爲虞卽以庚戌之輦轂震驚亦但知魏絳之利和戎而竟忘其恥盟於城下可不謂同乎然宋德雖衰而宮府之情猶未至於睽隔明自世宗委身於方士大臣非青詞不進幾令九重之尊更嚴於上帝神宗灰心於叢脞臺諫卽交章不省遂令孝婦之寃

幾遍於東海又安得而同乎宋用童貫王黼而復沮种師道以幸和議之成明用涙鶴鳴崔呈秀而復斬熊廷弼以灰勞臣之氣可不謂同乎然宋政雖頹而覆車之鑒猶未至於怙終明則阜城之鬼未冷而曹化淳提督之命已出號於東廠鎮守之差方撤而王應朝監視之威復踴躍於行營又安得而同乎宋以庸臣操國柄而鋭氣惑於浮言明以武臣爲弁髦而國是淆於門戶又可謂同矣但宋綱雖弛而閫外之司猶未至於倒置明自肅皇之嚴於邊吏其果於殺戮更甚於漢武之族李陵而誅荀彘懷宗之急於近效其闕於更替幾同於趙王之戕李牧而代趙蔥又

安得而同乎更有異者閹臣狃於依阿未聞紬一中官以杜交通甚或反遭其橫侮如林汝翥之波及於相府經畧賜以尚方不敢黍一戎臣以肅軍威甚或反聽其指揮如左良玉之幕客乎督師始爲疑黨人不利於社稷而以腹心寄宦官既爲疑封疆不利於文臣而以股肱寄武弁卒之病入膏肓甘苦俱無一效勢處絶朒玉石遂以俱焚故雖幸免於周赧漢獻之流離而卒不能延唐肅晉元之喘息嗚乎此亦可知之理而非不可知之數矣雖然有說焉夫君無讐臣之理當方公之欲爲伯夷也使成祖慨然放還以遂其不臣之志使天下曉然知義士可殺而不可奪而益以鼓天下忠臣之氣此固中主之所優爲乃必欲殺之以快一時之憤又必欲幷其宗族親戚朋友橫殺至於八百七十三人以快一時之憤嗚乎自古有因一人而橫殺至於八百七十三人又驅其妻孥隷之教坊配之象奴以示汚辱之爲快如有明之於方公者乎猶幸仁宣幹蠱孝穆箕裘故得永其曆數亦遂與漢唐相頡頏然當日旣無成王之于百世誰爲孝宗之嗣乃執事猶疑於一蹶而不復振嗚乎是又不可知之數而非可知之理矣

稓三子半農齋集卷之四終

史部

張孟談

初智伯之求地於韓魏也韓魏皆知徇其請以驕其志孟談何獨不然乎由後而觀孟談誠爲智士矣然特幸而郄疵智過之計不售耳使郄疵智過之計售則襄子之受禍同於智伯矣智勝則韓魏分趙氏之地趙勝則韓魏分智氏之地是兩利而無一失也韓魏居勝算矣且孟談卽知亦安能逆料韓魏之必從已之說而不中變乎當是時城不浸者三版非晉陽之果不可以終下也舍毌敵倖覬之至計而圖僥倖莫必之危功其智竟出叚規任章二子下也吾竊爲孟談不解也雖然吾又爲二子愚也當沈竈產蛙之時使韓魏遂滅晉陽與智氏三分其地隨踵以乘智氏之敝又何患智氏之不舉乎蓋智氏可以計取而趙氏不可以緩圖乃懼安邑平陽之易灌而遂二心於智氏何其疎於謀趙也惟二子疎於謀趙故孟談得以收存趙之功是存趙之功倖也非奇也予故表而出之以示謀人家國者苟不幸而遇智伯其人但當法韓魏之二子不當法襄子之孟談蓋智伯無不亡之理而晉陽乃倖存之巧也

孟談之耕而復出也一出而解四國之兵彪謂談之出處優於范蠡夫孟談安能優於范蠡哉然而二子之情則固有辨也范蠡之去五湖猶泰伯托採藥而去荊蠻蓋不欲予君以棄賢之名也孟談之退耕於野猶栁下惠三黜而不去宗邦蓋不欲予君以逐賢之名也此其情豈庸人之所易識乎雖然謂孟談不優於范蠡則可謂襄子不優於勾踐則不可觀孟談一出而解四國之兵非有蘇張之舌武起之勇不過善用其名耳使襄子懐尾大不掉之疑彼孟談者卽欲退而耕諸野且不可得又安所用其名哉彪但知孟談之優於范蠡而不知襄子之優於勾踐予故表而出之以示國家苟不幸而遇敵國外患如越之於吳趙之於智但當法趙之襄子不當法越之勾踐蓋襄子猶足以留孟談而勾踐適足以去范蠡也

豫讓

襄子之詰豫讓可謂嚴矣惜讓未有以折之也襄子曰爾不曾事范中行氏乎使豫讓卽轉詰之曰智伯曾漆范中行氏之頭以爲飲器乎襄子亦何說之辭惜讓未有以折之也史言豫讓逃遁山中後出爲智伯報讐是豫讓之出明激於漆頭之舉耳乃學者未能深原其隱反責其不能救智伯於未敗之先夫郄疵智過之諫如此其切而卒無

抹於亡又何苛責於讓乎吾獨怪襄子爲伯魯之不立也有子五人不宥置後必立伯魯之孫又不忍遽殺讓必欲成讓之名可不謂賢乎乃路薄夫之行而漆智伯之頭以爲飲器是天下無壯士則已耳苟有壯士其遂已乎惜讓未有以折之也

或問豫讓之忠如何曰此忠臣之變也蓋可以勸君不可以勸臣人君而苟能厚待乎臣卽以智伯之暴而能取報於豫讓故曰可以勸君雖然亦未始不可以勸臣人臣而苟能悔過自新卽以敗主失身之豫讓猶能爲蓋棺論定之忠臣故曰未始不可以勸臣旣足以勸君又足以勸臣可不謂忠乎是忠也本於變變而至於忠可不謂善乎能無望於變乎愳故曰此忠臣之變也

樂羊

樂羊之殺其子也自不同於趙苞之殺其母而或以比易牙也過矣然子之於母父之於子分雖不同而天性則同子在中山而父爲大將以攻之是先有殺子之心矣又何疑於食子之忍耶雖然攻中山君命也食之或因以堅三軍之志破敵人之間亦未可知不覩文王之於羑里乎文侯因斯贊之言而疑其忍固非過情之逆詐但例以易牙而謂其求信於君也則寃樂羊之心矣

樂羊以功疑秦巴以罪信所謂巧詐不如拙誠也然使樂羊而不遇文侯秦巴而不遇孟孫安見信者不轉疑疑者不轉信哉吾是以不多樂羊秦巴之遇而多文侯孟孫之明也雖然文侯之疑則緣於間孟孫之信則生於悔吾又因文侯而益信孟孫之賢矣

魏侯罃

公叔座旣薦衛鞅何妨一召試焉乃反疑其悖及公叔座復告衛鞅令之去鞅恐死勿卽去者猶望其一召而萌悔心也奈之何終勿一悔終勿一召也孟軻久於魏徒爾虛拘猶曰王道無近功衛鞅張儀獨非功利之儔乎罃在位五十二年綱目書秦伐魏凡十有二皆未嘗不大得志於魏也然皆兩人之爲患也兩人皆魏產也借盜兵而齎寇糧罃之闇豈在楚懷下哉

馮煖

馮煖初屬孟嘗君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曰客何能曰客無能孟嘗君笑而受之兩兩相照其針鋒固已暗合矣厥後長鋏之彈有加無已得毋聊以相試乎然而左右固不識也此市義之舉所以終能遠過於雞鳴狗盜之爲雄也雖然吾終不敢以爲市義也使果市義而爲民也則市義之後卽當掉頭東海與魯連爭烈矣若之何而猶眈

虓於三窟也乃知向之市義不過爲孟嘗君謀緩急如襄子之保晉陽耳豈眞爲民哉爲民則謂之市義爲孟嘗則謂之市利吾故不敢以爲市義也

樂毅

樂毅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圍莒卽墨三年不下夏侯太初以爲庶幾乎湯武文中子以爲善藏其用蘇子瞻以爲行王道之過朱新安方天台則皆鄙其說以爲下齊之時不能施仁乃遷其重器寶貨於燕則毅亦戰國之士安有王者之師及至莒與卽墨心肆氣怠更遇田單善守非不欲取不能取也亦非愛民而不以兵屠之也兩子之言

出而毅之功罪畧矣是非判矣雖然有說焉春秋無義戰況戰國乎燕之伐齊本係報讐卽燕亦未常自諱也然不愈於楚襄之事秦乎若夫二邑未能遽下雖由田單善於守然觀其解圍去城九里而爲壘其不忍殘民以逞亦頗有足多焉至祀桓公管仲于郊而於王蠋生則環其畫死則旌其墓禮逸民寬賦斂除暴令郤王封迨奔趙而報燕王宗國故君之誼藹然情見乎詞最不可及者尤在辭伐燕之舉原始要終是豈從横之流所敢望其肩背惜乎初舉不能盡合于義遂使二子之論有以中之吾因深服二子之論然不能不轉悲樂毅之遇使昭王不卽死則騎劫必不代騎劫不代則田單必窮於守區區二邑豈終不下哉下二邑而徐以向之下令於齊者因勢利導與民更始安知是役也不卽爲齊民之湯武乎如是則太初子瞻之論又似有以窺其微而未可盡非矣

王孫賈

王孫賈入市一呼而誅淖齒何其壯也何其捷也然特始於一言之激耳一激而遂爲忠臣遂爲孝子賢哉母也王孫賈激於市人又激於王孫賈唯其有之是以似之激之之謂也孰謂忠孝不本於天性哉

貫珠

齊襄賭解裘之事遂欲圖單與漢祖因蕭何同一忌心皆慮其媚民以攘國也此特情見乎詞而不意貫巳竊聽之也斯時爲貫珠者不亦危乎乃卒免於鄭小同之禍又能全單以成王之善過召平遠矣可不爲智乎

魏無忌

君子曰無忌豈從横之流哉蓋賢而知兵者也當七雄之末甲冑生蟣肝腦漂杵天理或幾乎息矣而救趙之役乃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仁人之言其利溥也於是三軍鼓勵遂破秦軍蓋有以作其氣也非賢而能如是乎秦乘公子出而日

夜伐魏其志已無魏矣及公子率五國之師敗之函關秦
兵遂不敢復出非知兵而能如是乎如曰合五國之師自
能破秦未必公子力也彼春申君不嘗率五國之師伐秦
乎何以秦師一出遂皆敗走也非淮陰侯不能驅市人使
之戰非公子之賢又安能聯五國之師而唯公子是役乎
而況朱亥侯嬴毛公薛公皆能收其葑菲終不同於十九
人之碌碌以貽因人成事之譏吾是以知公子之賢而知
兵也昔人謂趙之亡亡於殺李牧吾以為魏之亡亡於失
無忌趙王信間而殺李牧魏王信間而妬無忌是趙魏之
亡非秦能亡之自亡之耳後漢文拊髀而思李牧漢高過
大梁而祀無忌其殆有感乎嗚乎其殆有感乎

虞卿

孟嘗信陵皆獨傳惟平原與虞卿合傳曰虞卿欲救魏齊
之死而卒不能其遇有足悲者要其好士之心豈出平原
下哉故合傳焉此史遷之神也至不得意而著虞氏春秋
曰虞卿非窮愁亦烏能著書以自見甚矣史遷愛虞卿之
深也雖然豈特愛一虞卿哉葢有感於古來孤臣義士如
虞卿者不可勝紀姑托一虞卿以寄慨而隱以自寓此史
遷之志也千古孤臣義士未有不窮愁者惟窮愁而後為
孤臣為義士然則窮愁豈易言哉後世猥以貧賤當之謬
矣

李同

秦自長平之勝踰年遂圍邯鄲當是時邯鄲幾殆乃卒大
破秦軍誰之力也信陵之功偉矣其次平原其次春申其
次魯仲連至左右平原以致楚救者則有毛遂有十九人
左右信陵以襲晉鄙者則有侯嬴有朱亥綱目俱備載其
人而獨缺李同豈李同之功反出毛遂諸君下哉當期年
而楚救不至魏復甘為秦役陰持兩端倘斯時無李同邯
鄲勢且旦暮下信陵諸君又安從收破秦之效乎悲夫李
同一合吏子耳於社稷本無休戚之關乃能義折平原立

募義師以挫秦鋒卒之身膏草野趙祀復存豈特盤根之
利器抑亦歲寒之孤忠矣顧乃不得與仲連諸君一著姓
名於分註之中使後世廉頑而起懦所云目倣左傳者安
在耶

藺相如

相如全璧之事楊龜山不取朱晦菴取之澠池之會楊龜
山不取趙雪航取之或問如何曰其取者策士之習不取
者儒家之正也然則何以應之曰盡折之以義曰先王賤
貨而貴德王何貪夫徑寸之璧擅棄祖宗之地以干先王
之典吾亦何忍貪王尺寸之土以致王于不義而傷睦隣

之道也如此則待秦有禮而自處亦高秦亦何說之辭萬一秦王必欲得璧卽如龜山所云與之可也於社稷何關焉至澠池之會則又有說以折之矣考赧王十六年楚懷被執於武關至是又二十年復欲以誑楚者誑趙三尺童子皆知所置對獨不可援是以謝秦乎或者曰如是則示弱於秦或反以速秦人之兵柰何胥子曰是則然矣但許之以大臣則未也大臣貴義不貴倖鬬智不鬬力且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而必以行險爲奇功愚故曰是策士之習非儒家之正也

白起

坑降而至四十萬傷天地之和矣杜郵之劒毋乃天道耶要之功在長平罪亦在長平卽復出豈能有加於王齕哉善乎何平叔之論武安也足以服其心於地下矣

彪謂武安君三請不起乃自抽杜郵之劒也彼豈闇於此哉其言曰忠臣愛其名則知出必敗敗則名辱故寧以身受誅而且留身後名是其愛名也甚於惡死矣以死殉名卽謂自抽杜郵之劒也亦可

起何恩於秦死之日鄉邑皆祭祀焉久假不歸惡知其非有也吾於是而益知秦之所以覇矣又何必讀小戎俴收之章而後知秦俗哉

茅焦

嗚呼戰國多傾危之士吾於茅焦尤有感焉車裂假父囊撲二弟何言也而忍以嬰諸口哉茅焦幸而生二十七人不幸而死廉恥道喪上下相蒙一至於此可謂愈出而愈下矣又安在愈出而愈奇乎

荆軻

荆軻刺客也而忠臣矣論事原心卽子房博浪之椎何多讓焉綱目一褒一貶曰秦遂以此滅燕也夫燕之滅誠由於軻矣五國未嘗有軻也亦何以終滅也愚故曰刺客也而忠臣矣

或問子以荆軻爲忠臣聶政亦荆軻之流也得毋同乎曰惡秦者天下之所公復讐者一人之所私烏得同然則馬遷合傳非與曰合傳以事不以人

王翦

王翦伐楚請善田者五輩或以爲巧愚觀之祇成拙耳安有大將空盡伐人而作田舍翁舉止至於五輩乎欲塞疑而適以增疑何利焉然而王卒不疑者是王能知翦翦固不能知王也後蕭何卽祖其智以愚漢高噫衰世之君臣如此

秦王子嬰

當二世被弒時嬰能斂鋒畜銳計誅趙高如拉腐鼠何其壯也及沛公至灞上未聞一矢加遺卽素車白馬繫頸以降又何其憊也雖然子嬰固賢主也當二世之欲遂殺蒙恬兄弟也入諫曰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一旦棄之而立無節行之人是使羣臣不相信而鬬士之意離也亦何異扶蘇之諫坑儒哉惜乎勢已迄於土崩支遂頹於握木原情定案乃秦之先世有負於嬰而非嬰之有負於秦也賈子不察而作過秦論謂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不知子嬰未立漢兵已入武關立數日而嶢關卽破斯時卽湯武復生未必有濟而況子嬰

子嬰之罪罪在不能死社稷至於失天下則非其罪也賈生之論烏足以服其心哉

任囂

趙佗乘亂崛起奄有南越歷五世而後入於漢蓋臥榻之側難酣睡荒服之徼等屣脫此韓彭所以先戮吳楚所以後亡勢固然耳雖然吾獨奇任囂之能善讓也舍子立姪人情所難況異姓如佗乎然則世之沾沾於世守之私而竟忘其子孫之不肖以致禍人民而墟社稷者嗚乎皆任囂之罪人矣

張耳陳餘

觀張耳陳餘始末而慨死生之際難矣史言卒存鉅鹿者楚力也餘何功之有哉然以喑噁叱咤之羽猶必破釜沉舟示無還心而後敢與秦軍遇則餘之緩於捄趙良非得已乃卒無以自明遂召泜水之禍耳之報餘不亦甚乎雖然耳亦安能死餘爲信驅除耳信亦安能死餘爲漢驅除耳卒之餘死而信亦死耳獨以狡獪免有君臣無朋友又安能起耳餘於九原而責世之紛紛者乎悲已

楚王心

蘇子曰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

愚謂遣沛公最善矣而擢卿子冠軍則未也義料武信君必敗亦兵家常事耳一言偶中遂授上將踞羽之右何以服羽之心也況宋義而果知兵也則當破釜沉舟死生以之如項羽之所爲安有大將捄人國畱四十六日不進而反飲酒高會且私送其子於隣國乎是自抽帳中之劍耳於羽乎何尤雖然義帝之遣沛公也亦豈得爲盡善乎吾嘗悲義帝之失計也不親入關而遣沛公是無取天下之量也使遣卿子冠軍而後卽躬擐甲冑隸沛公於麾下置蕭何於幕中親率六軍而西秦必如降沛公者降義帝秦降則天下之望歸矣而後徐思所以馭羽之術羽與沛公

皆受命於義帝雖無君臣之實而有君臣之名觀羽一入關即致命於義帝是未嘗不畏其名也使義帝先入關羽即西必有所顧忌而不敢盡發其暴以犯天下之名即盡發無所忌亦不過劫之鴻門驅之漢中如待漢而已耳豈復能有加於漢之上乎當是時秦失其鹿紛紛者日馳逐而猶不足義帝乃欲藉先世之虛名安坐以收漁人之利卒之漁人之利未收江中之禍已至嗚乎是亦自貽伊戚耳於羽乎何尤

項梁

會稽守殷通欲應陳涉屬梁爲將是通乃梁之知己矣使

梁即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未爲無名何必斬通而後舉事哉悖德不祥其不終也固宜

項籍

吳子云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楊子升菴曰項羽可謂好戰矣可謂數勝矣是高祖一勝於法當帝項羽數勝於法當亡此楊子之責羽也要亦未足以服其心也史記不云乎自少不肯學書與劍叔父梁授以兵法遂稍稍讀兵書又不肯竟學夫曰稍稍又曰不肯竟學是羽原未嘗循章摘句如儒生家讀兵書也使肯細心竟學則兵書中如設間用質任賢納諫皆班班備也羽必惕然有動於中勢且俎上之翁必不得還鴻門之劍必不得舞惡草之具必不得進又何至多戰而勝屢勝而亡也予故曰未足以服其心也然則羽之亡不在兵法之疎乎曰然當是時秦失其鹿能者先得豈在讀兵書哉沛公亦未聞讀何兵書也有三傑則兵書可不讀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即讀兵書無益也愚謂千載而下愛羽者惜羽者啞羽者罵羽者皆非知羽者也知羽者太史公一人耳惟其好戰而爲羽屢勝而爲羽一敗而亡而後爲羽羽之爲羽如是而已矣兵法云乎哉

史言羽七十餘戰未嘗一敗然皆不言其致勝之由獨於大破秦軍下備書其事吾於是而知羽之無敵於天下誠天授非人力矣其言曰今歲饑民貧卒食半菽而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并力攻秦乃曰乘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何敝之乘何其明也又曰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惜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又何其忠也及斬宋義於帳中未嘗藉一人之助藉一人之謀而諸將卒莫敢枝梧又何其勇也暨引兵渡河皆沉船破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還心又何其斷也三軍之帥以

氣爲主當是時羽之氣足以奪三軍之魄三軍之氣又足
以奪秦軍之魄故無不一當十遂大破秦軍以存趙由是
人人惴恐諸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千載而下猶
凜凜有生氣嗚乎羽之爲羽如是而已矣兵法云乎哉
義帝之弑羽之罪大矣然亦義帝有以致之也方其牧羊
於民間一旦立以爲共主雖非羽之本心要其擁戴之恩
亦未可盡忘也乃步步與羽忤後人徒狥先入關者王之
之言爲實錄而不知救趙之役亦義帝所遣也救趙遣項
羽入關遣沛公是明欲王漢而外楚矣楚本項立而反外
楚以王漢江中之弑亦安得獨咎於羽乎

羽殺宋義綱目書矯田臧殺吳廣不書矯罪同罰異非刑
也均書矯可也

高帝入咸陽即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羽入關關門
閉大怒使黥布等攻破之史氏載之甚明程子乃謂高帝
勢足以守關而放羽入者有三事不言高帝之不能守硬
以攻入者爲放入又從而爲之辭非阿好而何

羽救趙漢遂入關羽擊齊漢遂還定三秦楚之失始終在
河北漢之得始終在關中

項羽兵法不精荊軻劒術不精皆英雄恨事嗚乎胡以死
然軻有田先生有樊於期有高漸離羽有虞姬有二十六
騎又有守節不降之魯此又英雄快事嗚乎又云胡不死

范增

蘇子之論增當矣然謂其識增之心則未也增說梁立楚
者本爲梁非爲楚也楚之立既本於梁則其勢自不同於
齊趙燕韓之自立而乃以宋義爲上將踞羽之右非特失
羽之心并失增之心矣增方爲末將未必不與聞乎帳中
之謀而謂增肯誅羽乎雖然蘇子所爭者猶在去就之義
最不可解者以鴻門之事責增也伍員曾勸吳王滅勾踐
周瑜曾勸孫權畱玄德皆未聞以爲非而獨於范增苛咎
焉謂非以成敗論人其誰信哉

綱目於范增書死曰籍負弑逆之罪增與之同列是亦弑
逆之人故從而貶之所以正天討示王法使爲人臣者當
知去就之義爲萬世戒也嗚乎甚矣抑有說焉羽之弑義
帝何如隋煬之弑文帝乎增之不諫羽何如楊素之與聞
乎弑乎乃楊素之卒固未嘗書死何也若以去就不審之
故而即加以大逆之名然則天下有急則持其主首以邀
榮爵者豫將何法以責之也嗚乎甚矣

六國各立其後其勢不得强而臣立周之後則六國退然
下矣惜以范增之智而不及此也非惟范增即以張良之
智周市之忠亦止知立韓立魏而不及此也則知天下之

不知有周也久矣吾以是益信秦楚之際之無人也悲夫

季布投朱家而生鍾離昧投韓信而死明哲不爲也布慚朱信又慚昧均之去范增遠甚

利幾

凡書故將于義也利幾非楚之故將乎特書反曰惡楚也然則丁公間楚也又何以書斬忠於楚者書反不忠於楚者書斬推此義也勢必塵埃中預識天子而後去就之義可得而明也謂非以成敗論人其誰信哉

田橫

田橫之死烈矣獨惜其不死於海島死於尸鄉廐耳使死

於海島則海島固齊之海島也與死社稷等矣雖然袁履謙不死於常山許遠不死於睢陽未聞其有害於死也尸鄉之死未爲不可矣胡氏乃責其可以無死死傷勇夫韓彭隱忍湎涊以丐生可謂無勇矣又何以死也寧從田橫死不從漢王生塚中二客島上五百人且知感橫報橫不肎負橫而謂橫可無死乎而謂死傷勇乎

項伯

嗚呼既生羽復生伯是天之有意滅楚也然伯固羽之季父也何讐於羽何恩於漢而顧親疎倒置若此哉求其故而不得曰得毋世之所謂戾物者近是耶悲夫當鴻門之會使無項伯即十張良百樊噲相盻就死耳阿好者反謂沛公有以制之吾不知所制者何物也彭寵滅於家奴項羽滅於季父皆罪在不赦乃均膺封侯之賞可謂二禍一轍矣吾獨怪亞父徒急急於誅沛公而不知所以去項伯豈惑於疎不間親之說乎康節有云無木可梟元海頭吾於項伯亦云

高帝斬丁公赦季布封項伯恩怨顛倒其誰欺吾於是而益信高帝之不如勾踐也勾踐滅吳不赦太宰嚭謂漢滅楚而不能誅一項伯乎雖然項伯雖當誅而活父之恩則不可不報使明告天下以如是之故而赦之豈不功過不

相掩且有以謝丁公於地下惜乎一時憒憒徒令阿好者曲爲之說終無以解於後世孰謂良平多智哉

韓信

太史公曰假令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定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是直以信爲眞反矣反則例當書誅綱目變例書之曰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若無罪然者曰諱之也曷爲諱之信之反帝激之也是以書殺而不去其爵雖然反之罪大矣可以激之故而遂諱之哉然先儒論信者多矣要皆游移其說

終未嘗明其果有反心否也近代惟王弇州鍾竟陵兩先生批亢擣虛足以破我心之惑我是以因其說而廣之曰夫使信而果有反心也則臨刑時何以不歸咎於陳豨乃追悔於蒯轍夫蒯轍說信在三齊甫定之時而信與豨謀在絳灌爲伍之後夫不反於三齊甫定之時而顧反於絳灌爲伍之後雖下愚不爲也而謂信爲之乎且信之可以反更不在破齊之後當項王破走彭越拔滎陽烹周苛殺樅公成皐圍急漢高脫而逃獨與滕公北渡河斯時也漢王之生死係於信之手也豈煩問哉乃卒資以兵而無纖芥之疑是其始終無畔心又不待智者而決矣然則史何以書善乎鍾竟陵之言曰此必呂后與蕭何文致殺信先爲此對高帝之言史臣遂承之以著書耳此是實錄夫復何疑

蒯轍之策雖不可以爲訓然縱觀當日之大勢固未嘗不深中人情也且武臣本楚將遣之徇趙卽自立爲趙王韓廣本趙將遣之徇燕卽自立爲燕王可謂悖德甚矣綱目卒皆列國之而未嘗以反書推此義也卽兩利而俱存之如蒯轍所云何爲不可哉乃卒游豫不忍背漢遂絕蒯轍此信之情也且載諸史者固未嘗不詳切而著明乃後之人復謬爲之說曰信非不欲反畏高帝不敢反也沒其不忍之情硬加以不敢之詞既以誣信并以誣轍腐儒之好以成敗汙人也可勝悼哉

蒯轍曰寧有詔止將軍乎言非不順所以卒能惑信也愚以爲是役也咎在漢王不在韓信使既遣酈生之後卽遣人告信令信駐兵觀釁斯爲兩全乃徒貪酈生之倖可邀竟忘韓信之遣在先是先已貳於信矣貳於信而蒯生因得以鼓其懸河之舌雖不可爲愛漢要不可不爲愛信乃論衡北之利口之覆邦家謂一言殺三士亦烏足以服轍哉至酈生不說齊於韓信未遣之先顧說齊於韓信既遣之後又不與漢王商所以處信之策是明有賣友之邪心矣其見烹於齊也亦安得獨咎於信乎

先儒謂信之禍胎於王齊之請固已然張耳不既王趙乎曰耳未嘗自請也耳不自請而信代爲之請信實自爲請也信實自爲請而不意竟王耳也失信之心矣又安能不急急於齊之一王耶嗟夫信自矜下隱忍以至於投楚投漢蓋未嘗須臾忘一王也然亦止於一王而願已畢矣所以未王之前轍一言而卽能鼓其破齊之效既王之後轍百口而終不能奪其報漢之堅信之伎倆亦豈難知哉雖然信之失不特此也蕭何陳平險人也而恃爲良友乏知人之明矣垓下之師必得楚地而後赴路販夫之舉矣卑

已見奪而猶貪王楚之地昧處堂之勢矣既仰鼻息於兒女子而猶恥絳灌爲伍失養晦之道矣凡此皆信之所以自禍豈盡在請王齊哉尤可異者聽細人之言而縛鍾離昧以自贖是役也直市井鄙夫之不若矣其殺身也不亦宜乎

多多益善古今以爲佳話以爲確論而不知君臣於此胥失之焉雲夢之擒詐也豈善將將哉使淮陰侯直陳其失而以君臣之大義折之高帝亦何說之辭乃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爲陛下擒也是明導以狙詐之術而益張其忮懊之私矣其不學無術如此安得不爲兒女子所欺乎

后敢於殺信或曰高帝授意於后也胥子曰豈惟授意於后并授意於何矣既授意於后又授意於何內外交而信之禍遂酷矣悲夫彼其授意於后本圖欺人塞謗耳不意牕籠乎滑遂貽人彘之禍卒至王呂搖漢幾失天下然則天人往復之理微矣哉

然則彭越又何以誅曰韓彭同功一體之人也信誅而越安能獨存此卽曹操寧我負人之意耳然則韓彭有死之道無生之理乎胥子曰然人未有薄其所厚而厚其所薄者當太公置鼎而曰願分我一杯羹斯時也已知韓彭之不免矣惜乎韓彭之終憒憒也於漢乎何尤

蕭何

蕭何治未央宮上怒其壯麗已而聞何言復變怒而爲喜是何喜怒之易也胥子曰其怒者僞也其喜者情也何也當入關時見秦宮室婦女則欲留去入彭城見楚寶貨婦女則置酒高會豈既有天下而其情不更甚乎何窺之熟矣故阿意與功以博其懽此乃刀筆吏故態劉元城謂欲堅高帝都長安陳潛室復附會其說抑何視何太深也然而愈失其情矣

何雖同起豐沛然故人之誼泊如也其得免者鮑生召平之力耳乃卒不聞公叔文子之薦何也豈兩人者有感於何之岌岌乎不保其身故飄然長往莫可得而踪跡耶不然則何之品且遠出繆賢常何下矣

張良

龜山楊氏曰子房之志爲漢報讐而已其事高祖非本心也故楚項既滅卽自託於神仙以遂其不欲仕漢之初心此志誅節義所以遠過於漢而自漢至今千有餘年未有能窺之者嗚呼楊氏何愛良之甚也愚謂良卽不欲仕漢而其爲漢之心則固深於仕漢者也如果不欲仕漢則滅楚之後卽當遯跡箕山與魯兩生爭烈矣胡復進退兩持

而終不一決也爲沮溺則不能爲伊周爲伊周則不能爲沮溺兩者如冰炭不相謀今欲一身兩兼之是誰欺欺楊子耳至辟穀而託於神仙乃激於分羹捫足之忍而預爲自全之地此其智不過越韓彭一籌耳安得以此而遂謂其無仕漢之心乎然則終始爲韓之說非與曰始則爲韓終則爲漢也始爲韓故綱目特書曰韓人張良以良子韓也終不爲韓故特書曰留侯張良卒留侯者漢之封爵也然則借漢報韓之說非與曰始滅韓故不得不借漢終爲漢故不得不忘韓何以明其然也初項梁旣立成良卽當委質於成矣乃復委蛇歸漢由是羽惡良而遂殺成是殺

成者雖羽而所以致其殺者則良也故曰滅韓及成死而良遂不得不事漢以漢能滅楚也故事漢是謂之借漢及楚已滅漢已帝未聞還事韓也曰韓已滅矣然韓雖滅而韓之子孫未盡滅也興滅繼絶故臣之誼也何獨無一言乎曰漢已帝而復立韓後是復蹈六國之轍矣然向之持滎陽而酈生請立六國後斯時漢未帝也良果爲韓卽當贊其成乃反力阻其議則知良之忘韓也久矣良之報韓也僞矣故曰終爲漢遂不得不忘韓楊子謂其不欲仕漢之心千餘年未有能知之者愚則謂其滅韓忘韓之心亦千餘年未有能知之者夫深於仕漢而反得不欲仕漢之名終於忘韓而復得報韓之名嗚乎張子可謂秘人矣

或問張良得爲儒者否曰程子雖責其滅楚爲不義而謂其有儒者氣象則固以儒者許良矣然吾迹其生平終不敢以儒者許良也何也曰儒者事君以道不以術高帝之狃嫚難親也蕭何雖布衣之交陳平雖秘幸之臣要皆以奴隷畜之稍稍敬憚者獨有子房耳而子房之於帝又未嘗不以親信自處也封雍齒則入諫易太子則入諫征淮南則入諫皆辟穀以後事而獨於韓彭之誅蕭何之獄未聞一語以相匡至於躡足耳語以啟帝之狃心無一非良平之作俑也而謂儒者肯爲之耶朱子曰張子房近黃老

而隱晦不露得其情矣

世稱黃石公爲秦之隱君子其書簡其意深子房僅能用其一二遂足以亡秦項而帝沛公然吾觀其所爲書其言兵也不過於孫子其言道也不過於老子老子不能興周孫子不能存吳而謂張子遂能進沛公於三代乎後人重視沛公遂不得不重視子房重視子房遂不得不重視黃石公其阿好之私何啻癡人說夢乎

西漢元勛一在新城之三老一在誑楚之韓成其功尤在三傑上而人不知也悲夫

陸賈

漢初惟陸子新語猶庶幾三代之遺使高帝命之定朝儀必遠出叔孫上舍陸賈而用叔孫正所謂卻騏驥而馭駑馬也賈生之慟哭猶晚矣

馬上得之可以馬上治之乎只此一語便遠出三傑上惜乎馬上公之終不悟也人謂張良用漢高非漢高用張良嗚乎夫張良豈能用漢高哉稍稍能用漢高者獨有陸子耳故吾於兩生而外獨有取於陸子焉

叔孫通

叔孫通習綿蕞禮成高帝曰吾乃知皇帝之尊也此襲秦故之一驗矣秦法尊君而抑臣故高帝悅使習以先王雍

容揖讓之禮則馬上得之者以爲輕已也必不悅矣此又面諛以得親貴之一驗矣宜兩生叱而遠之也或者曰襲之不愈於巳乎君子曰不襲則先王之禮雖廢而猶存襲之則相安於俗習之便久之誤以爲先王之禮亦止於如是而先王之禮遂廢所以魯兩生寧置其身於局外不肯阿意小就以壞先王之制此深得聖人之心者也叔孫俗儒烏足以語此丁氏南湖曰兩生知經而不知權叔孫知權而不知經未可專罪叔孫也愚謂權非不得已不可遂謂之權當是時去古未遠先王之禮猶有存者未至於不得已也而遂巳焉可謂權乎貶節喪志以狥時主之好遂令古禮淪沒於漢漢治遠遜於古瓊山丘氏謂爲周公之罪人然豈特周公之罪人哉兩漢以後治之不古皆其罪也卽謂爲萬世之罪人也固宜

四皓

四皓出處本碌碌無奇節或謂四皓本不可致蓋子房飾之也史懐曰高帝何如主而可以傀儡偶人弄之哉重視四皓則疑其僞尊視高帝則疑其眞然天下獨無盜虛聲之處士乎朱子曰四皓只是權謀之士杜牧之詩曰南軍不袒左邊袖四老安劉是滅劉由兩說推之卽使太子之立果由於四皓謂之有功於太子則可謂之有功於漢則

未也故通鑑削而不書或者有以窺其微矣胡氏乃以此闕溫公曰是未知春秋首止之盟也夫首止之盟雖本於義亦濟以權故爲春秋所許今高帝雄猛旣非惠王之比而四皓雍容又非齊桓之助可謂擬非其倫矣尚論者亦安得以屈原之不宜黜遂并謂四皓之不宜削也哉

周昌

綱目於漢十年秋特書曰以周昌爲趙相趙堯爲御史大夫明周昌之相趙本於趙堯之薦趙堯之薦本於周昌之貴強足以憚呂后翼趙王故特書以重其權也及高帝崩肉尚未寒召趙王殺之如甕底鼠旣不能以智免又不能

以身徇所謂貴强者安在哉雖然周昌一相耳亦何能爲獨怪呂后之欲甘心趙王也高帝知之惠帝知之趙堯知之良何知之平勃知之凡在廷之臣無不知之卒不能制一呂后脫王於一死誰謂高帝英雄漢廷有人哉

周勃陳平

嗚呼誰謂高帝知人哉當是時有王陵有陸賈而曰安劉者必勃也夫勃烏能安劉哉乃危劉者也勃不能安劉而後人必曰安劉者勃也以高帝之遺言爲實錄也夫高帝於戚姬趙王之愛可謂以全注矣而卒不能延喘息於身歿之餘又安能逆料平勃之足以安劉而遂以爲實錄也哉

綱目於平勃多恕詞而其罪案則散見於發明書法之間此發明書法之所以有功於綱目也然使當日聽王陵而不王諸呂則無危劉之事矣又安有安劉之名安劉者出於望外危劉者出於有心原情定案謂之罪浮於功恕辭也謂之有罪無功正辭也

吾嘗悲高帝貽謀之不臧使繼統非文帝其得高枕而臥耶當是時朱虛東牟持兵於內齊王灌嬰連和於外又各有誅亂之功其勢足以倍畔乃卒聽大臣之迎立代藩而不敢參一議爲漢法大臣之權重於諸王也身擦大權沉未能杜亂萌反阿呂后王諸呂以啟難及難作則又卸責於諸王而以身首鼠其間後東牟先王又負約而不爲之請卒致東牟以反誅原始要終平勃旣獲罪於漢之宗祧又貽禍於漢之諸王而且有安劉之名史臣卒未能明正其罪也嗚呼誰謂百年論定哉

陳平於韓信則僞遊雲夢以擒之於樊噲則阿呂嬃呂氉以脫之於諸呂則背王陵之約以王之舉動如此眞小人之傑出矣發明乃責其不當與辟陽侯竝相不知陳平之得幸於太后與辟陽侯等耳特以才能非辟陽侯比故外廷稍稍敬憚之耍其品豈遂出辟陽侯上哉

高帝入盜嫂受金之謗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雖詭辭足以折高帝之心然觀蕭何一請苑田即下獄則平之得免於禍者又安知不賴此謗也自汚二字乃千古佞臣全身秘訣作俑者其王翦乎參之飲醇醪亦是此意托於黃老者僞也

史僎謂高帝知呂后之老諸呂之庸平勃諸人辨之有餘故不誅呂后又云呂后欲王諸呂問於平勃平勃知他日之必能制其命故權爲順旨噫是舍曲突徙薪之策而求焦頭爛額之勞矣當產祿據兵時使外無灌嬰之犄角內無劉章之勁敵區區平勃非惟不能制其命吾恐狐疑狠

狃正未卜稅駕之何所矣程子曰此輩率爲身謀非爲國也自是誅心確論奈何妄爲出脫耶至高帝不誅呂后乃徇呂公推戴之恩而又同起艱難愛而憚之非以諸呂易制也且辟陽侯不忍誅而况呂后又安能逆料其禍之一至此哉

曹參

君子曰人但知淸談之始於晉而不知淸談之始於漢人但知王衍之足以禍晉而不知曹參之足以禍漢漢自高帝崩惠帝立鷙后恣睢於內諸呂睥睨於外此社稷何等時顧飲醇醪以自匿哉其托名於黃老者亦自文其私而已矣後人不之罪反以蕭規曹隨爲善於養晦嗚乎此胡中庸之所以接踵於後世也

酈商酈寄

酈商於漢功在平勃之上而人不知也當高帝初崩呂后與審食其謀盡族諸將而後發喪使此計果行則漢危矣幸而免者商之力也可不爲社稷之功乎無赫赫之名而有冥冥之勳商可謂善於處爵矣其子寄與諸呂交且善又以賣友故而爲太尉收左袒之勞父子有功於漢如此而楊氏謂其交通於諸呂商莫之禁雖功不足以贖罪然當時將相大臣如平勃諸人亦且搖尾乞憐以幸脫爲得

計又何責於區區之寄乎寄之功雖本於劫然君與友較則君重而友輕矣此所謂權也扶風之論當矣

宋昌

代王初至渭橋也太尉勃欲請間言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嗟乎渭橋何地上璽何事天子何人而欲請間言哉使當時無宋昌其辱朝廷羞當世不亦甚乎以是而知宋昌者誠無愧乎古之大臣矣周勃毋乃齷齪鄙夫乎

審食其

審食其漢之罪人也高帝弗誅陋已及呂后崩文帝立使此時以黨呂爲名陳軍法而斬之誰曰不宜而使得倖脫漢廷爲無人矣迨淮南王殺之以私怨正深中文帝之隱但未便明言其故故赦弗治此其情也史臣不原情定獄而反譏赦宥之非然則春秋魯莊之貶非與

程伊川謂漢治過唐良然但謂漢大綱舉則未也公主之和戎不異文成之西嫁呂彘之稱制居然武曌之亂唐中宗以子而不能制其母何如高帝以夫而不能制其妻太宗以弟而不能全其兄何如高帝以子而不能全其父愚謂漢治之過唐在文武之克幹蠱唐治之遜漢在高中之愧纘承所云綱舉目張者猶之夏尚忠商尙質周尚文先

後之時勢自不能無殊要未可遂以是定漢唐之得失也

薄昭

漢文之於薄昭李德裕以爲不當殺司馬光以爲當殺程子曰二公皆執一之論未盡於義也其殺漢使爲類亦有異焉若昭有罪命使往治昭執而殺之太后之心可傷也昭不可赦也后若必喪其生則存昭以全后可也或與忿爭而殺之則貸昭以慰母心可也此之謂能權程子自以爲盡於義矣愚以爲猶有未盡也將以昭爲罪在不赦耶夫昭爲元舅之親而且位爲將軍使果犯不赦之罪史氏何遽而不書當文帝之入自代也未審大臣之意先命薄

昭覘變於內察其無他而後乘以入昭亦不爲無功於漢無恩於帝矣夫淮南謀反不過廢徙昭即有罪諒不至於誅反獨不可援八議之條廢而徙之以少寬母后之心乎然而帝之獨忍於昭者其心固自有在也諸呂之變帝先見之也初大臣之舍齊王而立帝也咸謂太后家薄氏謹良非如齊王之舅虎而冠帝固熟聞其說矣熟聞其說苟復私於昭而勿誅非特無以戢外戚之驕亦且無以副大臣之望矣故使公卿從之飲酒而公卿不爲之請使羣臣哭之喪服而羣臣不爲之請蓋公卿羣臣咸知天子之意特欲借昭以行法故特忍於昭安在其罪之不可赦乎吾以是而深服太后之賢也竇嬰田蚡皆國戚也武帝迫於母命卒殺竇嬰使文帝之母亦如武帝之母文帝又何以自處也然母雖不言而爲子者則不可以不體母之心大刑一人而未必足以勸天下乃先貽母於不安以自傷其天性之恩愚恐先王之法不若是之拘而無別也然則綱目書有罪自殺何居曰綱目宗通鑑通鑑既以殺昭爲是或者未便異同故因循勿暇整正與○然不曰薄昭而曰將軍薄昭則亦未嘗全罪昭也未嘗全罪昭而昭卒不免於誅則君與士師不得不交分其過矣愚故補宋儒之未盡以明德裕之言雖略而實有當於萬世未可遂謂後

來者居上也

賈誼

蘇子譏賈生謂非文帝之不用賈生乃賈生之不用文帝也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慟哭哉然吾觀文帝之不用賈生非因乎慟哭使賈生不遇文帝亦未必慟哭也漢興襲秦之舊一切禮制盡出於叔孫氏之手至文帝二十餘年天下和洽文帝天資又足以有爲時乎時乎不再來倘不毅然一爲表章勢必先代之典故盡付之[illegible]灰秦劫火不復傳而世道升降從茲判矣可無慮耶能無懼耶故不禁惜動乎中如幼子之戀慈母窮人之[illegible]昊天非悲巳之

不遇乃悲漢之不遇也非悲漢之不遇乃悲先王之不遇也孟子言誦詩讀書而推本於論世知人葢必考其世為何如世而後可以定其人為何如人也有漢文便不可無賈生有賈生更不可無漢文相須之殷如此而顧相遇之疎如彼又安能禁其不慟哭乎雖然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此劉向之知賈誼也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此班固之知賈誼也知不知遇不遇此文帝之知賈誼也豐其才者夭其年此彼蒼之知賈誼也但恐世之人不能為賈誼耳又何憂於不遇乎又何憂於不知乎

愚嘗謂文帝而不能用賈誼武帝而不能用仲舒此漢治

之所以終於雜伯也然皆本於高帝之不能用兩生兩生具大臣之才不幸而遇踞洗嫚罵之主諒不足以展其志故蹈鴻飛之冥冥而云禮樂百年後興者托辭也使遇文帝之時又有吳公之薦未必不効賈生之所為安待百年哉兩生遭時而晦既來虛譽之疑賈生憂時而動復蒙器小之譏然則出處之際將以何者為定論哉

賈子鵩賦於道也庶幾矣其過大人賦遠甚孰謂賈子獨優於才乎

周亞夫

趙涉遮說亞夫亞夫用其策以破吳楚此練訥之效也然當時使吳王將奇兵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如田祿伯計則亞夫危矣如是則趙涉之說安知其不為間乎明韓雍討廣西蠻至大藤峽忽有儒生父老十數迎降前導雍令縛而斬之咸相詫以為殺良民既縛而利刃出於袖乃知其為間也今亞夫將三十六將軍擊吳楚國之安危係焉乃不詳圖審處使殽澠得有伏兵又不逆料桓將軍田祿伯之計待趙涉遮說而後翻然知所適使遮說者而果出於間也其遂能為韓雍否耶雖幸於成而亦疎於謀矣

條侯之禍雖由於工官尚書實始於敗七國而以梁為委

梁固太后之愛子天子之介弟也左右必因是以為間而帝遂疑條侯持嚴端然委梁之謀實發於鄧都尉夫都尉為條侯即所以為國乃適以斃條侯即謂條侯之死非死於景帝死於都尉可也雖然條侯自營細柳以來以為介胄之士可以傲然揖天子而天子反動容相戒未嘗以為非由是其氣益壯遂至於堅臥營中不肯奉尺一之詔以救天子之介弟而禍遂烈焉即謂條侯之死非死於景帝死於文帝亦可也吾獨怪夫均一條侯也遇文帝則為將軍之條侯功未著而蒙賞遇景帝則為下獄之條侯功已成而就戮然討吳而用條侯遵遺命也遵遺命以用條侯

復違命以殺條侯是景帝非特負條侯且負文帝矣負條侯爲寡恩負文帝爲不孝然則文景之優劣其相去豈僅尺寸哉

問宋儒羅豫章謂文帝過於仁宣帝過於義其過安在曰肉刑之廢是過於仁也殄霍氏之宗是過於義也然文帝亦有過於義處曰短喪宣帝亦有過於仁處曰寵恭顯

劇孟

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至洛陽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矣通鑑綱目俱削去以示不足信然吾觀戰國游俠之風漢世猶未嘗中絶也即衛青言郭解家貧不中徙豈有私於郭哉特惑於好義之名耳上旣失於綱羅下遂漸爲風俗舉足輕重亦勢使然也彼周丘者何如人哉一夜而得三萬人安知非劇孟之流與使吳事成則元勛矣吳不用周丘而敗條侯得劇孟而喜比類參觀是亦論世之一端奈何[illegible]削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文人也而小人也上林諸賦外文人自炫其長耳先儒誤以爲諷至封禪之稿是亦不可以已乎昔史魚以尸諫死不忘直也今相如以稿獻是死不忘諛也善乎林逋之詩曰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足以爽

奸諛之膽矣

衛青

衛青擊匈奴偏裨蘇建戰敗脫歸議郎以爲當斬閎長史以爲不當斬夫業已脫歸而復斬之是示後無還心也長史之論當已但不斬已耳而復歸諸天子以明不敢擅誅是失閫外之寄矣唐張玄珪即師其術以待祿山始作俑者豈非穰苴之罪人乎所以秦少游鄙張安世爲具臣也夫爲大臣而不敢薦人大將而不敢斬人惟知獻媚容身以自托於功名此乃衰世之風史臣不援春秋以示罰反津津有味乎其言之抑又何耶雖然亦未可獨咎其臣也漢自周亞夫不得其死至於魏其武安以厚賓客爲天子切齒而李蔡嚴青皆自殺其異於亡秦也一間耳又何惑乎相激而蹈不忠之徑乎

石建石慶

史言石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以是親之又言石慶爲承相純謹而已吾於是而知漢之所以衰也夫使人臣不敢直言於廷而效喔咿囁嚅之態以求媚於上至於宰相亦以純謹爲得計而不敢爽聞乎國政則朝廷一孤注矣又何以宰相爲也上下相蒙如此史家正當拈出以示戒班固乃贊以篤行有深

嘉之意而文公則采其家法以入於小學夫以為小學可也若夫立朝之際苟不察其由來而徒眩於所聞以為持祿保身之秘勢不至於上下相賊不止也史臣亦烏得以逃其責哉

荀彘

荀彘疑楊僕有反計告使者執僕而并其軍擊朝鮮降之則彘有功矣綱目書以罪徵棄市曰不與彘之擅執也夫僕期戰不會卽無反心而有反跡矣彘因使而先發以制之慮有他變耳豈得已哉僕贖為庶人而彘反棄市漢法為不平矣紀事曰誅荀彘而後大將不敢擅命於境外又

曰荀彘有罪有功而不恕愚觀之均非也當時以兩將爭巽兵久不決命太守公孫遂往正之許便宜得以從事彘因以僕狀告遂遂乃命彘麾下執僕是執僕者遂而非彘也遂既得以便宜從事則執僕亦分也何擅命之有而并誅之哉誅遂過矣而復誅彘益過矣且彘何貪功之有楊僕期戰不會而私貪右渠之降是貪功者僕而非彘也擅命者非彘貪功者非彘僕贖為庶人而彘反棄市漢法之失平亦甚矣綱目不從而白之反從而罪之所謂是非百年論定者亦虛語耳悲夫

李陵

吾讀史而至李陵之敗未嘗不咄咄壯其勇憐其志而復悲其遇也當時陵羞為貳師後請以五千人自當一隊上壯而許之因詔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是始謀未嘗不周也及博德上書不進帝不疑博德羞為陵後而反疑陵教博德上書遂詔博德另出兵擊匈奴於河西而并促陵師是明有陷陵之心矣然斯時猶未知博德上書之情也及陵敗久之自悔曰陵當發出塞乃詔彊弩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計斯時已知博德上書之情矣乃卒族陵家而博德無重譴抑何寬於責博德苛於責陵也史言陵善騎射愛人下士有廣之風吾以為陵之數奇亦有廣

之風廣羞於對簿而自剄當戶為父報讐而橫死今陵又為博德所賣為世大戮何三世之不幸也然廣死一軍皆哭知與不知皆垂涕陵降司馬遷力言陵有國士風甘下腐刑久之霍子孟上官少叔猶遣故人往招以致慇懃得非下士之報乎陵雖孤恩漢亦負德雖謗書非偶然矣

常惠

蘇武之還固有天幸然常惠與使者之功亦安可沒哉當春秋之時則有生致管仲之齊使秦楚之際則有生致趙王之厮養卒今復有生致蘇武之漢使蓋三見云乃史皆逸其名并或逸其事然則萬里孤臣間關小吏又何以勸

哉

霍光

甚矣光之疎於謀也身秉國鈞於昌邑王之賢否既不能預知及廢又不預定當立之人當是時使非丙吉奏聞將虛位以懸候耶倘不幸而宣帝不賢又將再廢耶至於昌邑耶臣未聞何罪竟誅戮至於二百餘人光非輔弼之臣乎善乎昌邑王之言曰吾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其言凜凜當與延年之奏並褫光魄於千古矣孝武托孤一事古今稱其明識愚觀之虛言耳金日磾出於降囚上官桀奸人之尤也光卽賢而令與上官桀處是明導以氷火不相能之勢矣當燕王告變時使非昭帝明見萬里光且未卜稅駕之何所而謂其能保國乎光死而上官桀橫於內燕王旦橫於外吳楚之禍可立至也而金日磾遂能爲破吳之條侯乎斯時也亦謂武之能善托乎雖然謂武之不善於托光則可謂武之不善於托昭則不可當武之托光也謂光能成昭也及光之脫禍也乃昭能成光耳昭能成光而光因得以不負所托是彰孝武善托之名者亦昭也非光也昭之存霍之幸漢之幸也昭之亡霍之不幸漢之不幸也使昭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文饒之言豈欺我哉

趙充國

充國所難及者不在破羌而在不欺彼羌猶武將所能不欺則庶幾古之大臣與伊呂爭烈矣乃卒不能使子卬之言不驗於後目又何窮也然則明主可與忠言亦虛語耳悲夫

黃霸

史言黃霸之才長於治民短於作相夫作相莫要於薦人嘗考霸薦史高可太尉宣帝詰責之以爲越職由是不敢復有所請卽此推之是宣帝不善於作天子而非黃霸不善於作相也古來善作天子者莫如舜然傳稱舜無爲而治又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則知君逸臣勞理也亦分也今宣帝以黃霸薦人爲越職是宰相一贅員反不如治郡之得以自行其志矣謂長於治民短於作相不亦宜乎方天台之論誠有以窺其微矣

貢禹

元帝納貢禹之諫罷宮館減厩馬溫公譏禹不責其所短而責其所長然是時元帝登極數月耳未有大失安能逆探其隱而過爲激論哉未可遽以爲禹之過也但未幾而蕭周下獄又未幾而望之自殺石顯之禍亟矣猶未可以諫耶考禹初爲諫大夫繼爲御史大夫皆諫職同時如劉

更生婁上封事禹聲望不亞於更生又元帝所倚重何終無一言也予求其故而不得及考之史有云顯已殺望之恐天下訕已以貢禹明經著節因薦禹歷位九卿深自結納由此觀之是禹且黨於顯矣而欲責之攻顯是何異驅臂攻胸也急功名者多險心談經術者多迂舉迂可言也險不可言也若禹者幾幾乎迂始而險終矣豈不危哉可可戒哉

崔寔

恭顯之禍雖橫於元帝實胎於宣帝故宋儒以宣帝爲基禍之主良非誣也崔寔作政論乃移之於元帝何哉元帝

毅蕭傅殺堪猛立法亦未嘗不嚴但嚴於責君子寬於責小人故至於禍國崔寔不揣其本而徒妄爲責備且謂宣帝優於文帝輕於立論如此不更爲申韓之罪人哉

兩漢七制宣帝與焉吾觀昭帝立辨奸僞而保霍光和帝不動聲色而誅竇憲兩主皆屬冲齡而又他無失德以視宣帝少處田間猶致趙蓋韓楊之寃死於前弘恭石顯之播毒於後何如也是不可以不辨

劉向

劉向歷事三朝懃懃懇懇不忘其君可謂社稷之臣矣特遇孝宣而進淮南枕中之術不無遺議昔人以屈原劉向相比謂皆同姓之臣而忠言文采亦畧相類也宋儒胡致堂則以向優於原謂向前經恭顯後値王鳳而得免於禍原則上忤君心下取衆疾怨刺强聒以致無所容身智斯下矣信如斯言是以死生論優劣矣夫惡死樂生人之情也原豈惡生而取衆疾哉且向非可以不死也其免於死者幸也人之優劣但當就事原心而一斷於理若以死生分優劣豈龔勝之死反劣於楊雄之生與愚謂兩人之優劣固未易判而質之以理恐淮南枕中之向終遜汨羅大夫一籌耳

楊雄

或問楊子人品得朱子書法而已論定矣乃或者復疑其已甚何也曰是有說使楊子不作太玄不作法言生平一碌碌庸人也當世亦何至有投閣美新之事而遂列於書死之科乎是不幸而有其名也惟不幸而有其名故其責之也嚴然使楊子不作太玄不作法言生平一碌碌庸人也後世又安肯原其投閣美新之未必非僞而以書死爲已甚乎是又幸而有其名也惟幸而有其名故其責之也恕

孔明勝管樂而比管樂李綱勝張綱而比張綱司馬相如慕藺相如而不類相如楊雄慕司馬相如而又不類相如

然不可不謂異世之知巳矣

廉丹王邑

甚矣擇主之難也使兩人而事得其主豈非歲寒之松栢哉惜乎事非其主遂致身名俱喪盜賊亦得以書誅其遇有足悲者然是時莽旣多歷年所而天下又大一統士之懷材抱德者安得盡如龔勝蔣詡之流而與之言出處哉如必以馮衍之策爲可法則逢蒙后羿接踵於後世矣又何以責天下委贄於人而懷二心者吾以爲二子之書誅必異於嚴尤陳茂之書誅而後得所折衷焉

劉恭

劉恭其精於易乎於更始有歲寒之忠於盆子有卵翼之恩經權並用愚知兼優可謂深於進退存亡之道矣

劉縯

使伯升而不死也不本紀乎哉曰然然則何以處文叔也曰老死籓封耳然則伯叔之才孰優曰伯升難爲兄文叔難爲弟然則未可以死生論優劣乎君子曰然

王常

更始元助伯升兄弟而外莫如王將軍當阜陽屢破漢兵時使非下江之助則大事去矣然下江之助常之力也觀其聽說本部之言明大義而審去就自是鄧禹馬援一流況傾心結納復在諸將之先而又能隱忍於更始亦君之際以至於帝業之有成原始要終實不啻蕭曹之於豐沛矣歸震川謂寇恂之功豈出王常下而通鑑不書甚吾謂王常之功豈出寇恂下而綱目不書卒其均爲夏五之闕文也又何疑乎

李軼

史言新市平林兵初起南陽騷動軼謂從兄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衆可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遂遣軼往迎秀與相約結當是時豈異蕭曹之推沛公哉及更始立反勸更始誅縯乃倏與初心

相背何也嗚呼斯時爲文叔者不亦危乎使入謝時橫加以莫須有之冤獄執而戮諸市一夫力耳更始忌縯而不忌秀軼勸更始誅縯而不勸誅秀此固更始李軼之愚亦天之所以欲興漢也後軼與朱鮪守洛陽因馮異之招遂二心於更始冀效丁公以贖罪卒死於朱鮪之手忠智兩失身名俱喪小人之徒爲小人軼之謂哉

張卬

史言新市平林先定策立更始後召縯示其議縯陳利害謂不宜遽稱尊號諸將多曰善當是時諸將已心動猶可以中輟也自張卬拔劍一擊而更始之立決矣更始立而

續之死决矣更始之死亦决矣赤眉之爭益橫矣關中之亂益酷矣生民之毒益慘矣一言之流禍如此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諒哉

劉賜

更始殺續而復用秀本失策或曰以秀餧敵非也朱鮪不曾力諫乎義帝徇關中遣沛公更始徇河北遣蕭王兩漢之興如出一轍天也非人也雖然一言之力遂移新鼎郎謂賜與蕭曹爭烈也亦宜

邳彤

河北功臣無出耿弇上矣乃昔之論者毋於邳彤三致意

而罕及於弇何也蓋東漢之興在於平河北而河北之平在於破王郎然王郎豈易破哉使非邳彤力止蕭王之勿西則邯鄲勢且益張雖雄正未易卜矣惟於知窮力竭之時而能蓄晦養雌堅持以定大業此其識量誠有過人者若王郎已破而不就徵固中材之士所能料何必耿弇哉是彤之功固足匹弇而彤之識且居弇上矣蘇子以為漢之元勛不亦宜乎

耿弇

光武平王郎威名益著遂不就徵始貳於更始其計本出於耿弇吾以為斯時即無弇亦必不就徵何也嘗司徒被害時秀已貳於更始矣特以羽毛未滿姑養晦以自堅嘗大業已半就而反自投樊籠以膏忌者之鉞哉然弇以弱髫英年而能首建大議借箸於英雄北道主人誠奇男子矣獨怪其史稱屠城至於三百幾與項羽坑降無異焉然則光武又安能免於慚德乎

馬援

馬援可謂豪傑之士矣獨伐囂一事不無可議囂故主也羈旅相依義同休戚非公孫子陽之比既而遣子入侍而必與援俱名雖質子於漢而實質子於援也乃卒不能左右一言為之全一質子以少酬故人相倚之情雖囂也猶

疑致敗而援也慫慂何為有君臣無朋友援亦安能免於賢者之責哉

隗囂

囂於去就之間有六失焉初起西陲不能蓄威養銳以俟時而遽赴更始之徵其失一也及崔義審更始之無成謀歸天水不與義同心反發其謀以致崔義受誅傷骨肉之誼其失二也更始政亂豈無他術可以自全乃徇張卬廖湛之邪謀欲劫之南陽入湖為盜其失三也幸而脫歸天水懲更始之敗據佗越之尊此亦未為失策乃復遣援東向徒亂人意其失四也業已遣援東向以子為質則君臣

之分定矣乃復首鼠兩端卒致受困於來歙貽禍於質子其失五也初與子陽相忤既斬其使以明事漢之堅矣忽復靦顏乞憐甘請爲臣何其憊也其失六也具此六失安有不敗哉愚嘗論之東漢之隗囂西漢之韓信雖相反而實相類信憤於項羽之擯已不用而遂傾心以事漢囂鑒於更始之已成復敗而遂率意以背漢一則當疑而不疑一則當信而不信其失總在於不知人然則兩人易地而處則兩人固各得死所哉

公孫述

或問述與囂孰優曰述優囂有六失述則始終崛強曰廢

興命也安有降天子哉語自壯至　刺來歙刺岑彭能臣人而不爲人所臣皆述之所有囂之所無也故曰述優范史列更始盆子隗囂公孫述於漢功臣之前蓋以更始盆子隗囂公孫述皆同時崛起且蕭王曾爲更始臣猶遷史本紀先楚項後沛公此正董狐遺意也奈何徒以義例責之哉

王提

提之自刭也與紀信誑楚韓成誑漢同一解危妙著非空空一死以明知己之報已也未幾王元果遂拔囂於危困之中而河西之地復反爲囂則提固含笑於地下而得死所矣提眞人豪哉

方望

楊升菴鍾伯敬咸謂方望賢於范增以望之堅於辭囂明夫就之義增不能也故賢之愚以爲望之賢固在辭囂而亦在輔囂其輔囂也本爲漢非爲囂爲囂則辭囂爲是爲漢則不必以輔囂爲嫌矣然更始定安皆漢也胡爲去彼而就此曰望之賢賢在以漢爲心不可槩以智求也其去更始也蓋爲牛後也其就定安也冀爲元勛也增闇於去就而敗望審於去就而亦敗要之士各有志亦安得槩以去就分優劣哉

董宣

董宣格殺公主蒼頭自無死法何者侍上者明主也後光武召宣欲殺之不過佯怒以謝公主耳豈眞欲殺宣哉及令宣叩頭謝主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此猶兒女弄嬌癡於父母之前料父母之必不怒已也其兩兩相照直弄公主於掌上耳公主女流又安能熟窺其秘哉

董宣强項名臣也范史列於酷吏謬矣史懷謂其在獄諷誦自處能忍斯爲酷也夫古來在獄諷誦者多矣豈盡酷耶鋤豪强臨難無憂色此正仁者之勇不欲之爾而反附會史臣以文其過甚矣竟陵之謬也

任延

光武以任延爲武威太守親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臣不敢奉詔帝嘆息曰卿言是也或謂君無教臣邀譽之理善事云云姑試之云爾非教之也吾謂不然夫善事云者卽孟子所謂不得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之意非如後世諂媚獻贈之謂也及聞上下雷同之說又不禁爽然自悔其言之失故喟然爲之嘉嘆此正君臣間推心置腹開誠布公之妙奈何妄以逆詐疑之哉

張儉

東漢節義最烈者范滂最下者張儉滂不肎累老母累縣令儉乃恐於滅宗親破郡縣其賢不肖相去何如也八及之有張儉其猶七賢之有王戎乎夏馥一嘆儉魄寒於九原矣

趙岐

孫嵩藏趙岐複壁中而註孟子殆與虞卿一轍乎古人不輕於隱如此

李膺

或問李膺剖桎而死陳實獨吊而免二者孰得曰事君當以王陵爲正李膺者其王陵之謂乎

韓馥

韓馥讓冀州於袁紹人皆以爲愚吾獨謂不然馥卽不讓能保其不終失乎漢末尙虛名許子將處士爾尙能奔走天下士況袁氏四世三公業已誅宦官抗董卓而肎鵰然居馥下耶馥葢治世之君子而非亂世之能臣其讓也不可謂無審已之明矣但因使者耳語而卽自殺未免蹈匹夫之愚耳雖然紹非智者乎談笑而取冀州席卷而有河北卒之狠狽以死其視韓馥相去幾何也他如呂布勇焉而死孔融董承忠焉而死陳宮臧洪義焉而死卽荀或其爲鴉狗焉而亦死凡此豈盡愚者乎不寧惟是曹操自謂智矣然亦不能保其父與子也滎陽之戰易馬而遁濮陽之役爲騎所得淸水之難脫身而逃蒲阪之殿賴褚而逸狠狽若此豈得盡爲不愚乎智亦死愚亦死不智不愚亦死由此觀之卽謂馥之死爲考終可也

賈詡

董卓旣誅使無李郭之亂漢室猶可爲也然李郭之亂實由於賈詡當李傕求赦不得各欲解散會賈詡獻策傕等遂犯長安帝復蒙塵而禍斯慘矣厥後詡依張繡說繡歸操以益賊臣之勢已復歸操爲操謀主以功名終跡其生平所輔無非亡漢之賊所謀無非亡漢之擧抑何恩於賊

臣深於讐漢也莽操之爲賊均也考綱目於莽之賊臣如王舜楊雄則書死廉丹嚴尤則書誅而於操之賊臣如荀攸則書卒荀彧則書自殺他如華歆郭嘉輩皆漢賊之表表者並無一人書死曰操未嘗身爲篡不得與莽並故巽其文也然蜀漢旣爲正統矣則王雙張郃之死獨不可以書誅乎荀文若左右曹操二十年其爲漢賊也明甚溫公則謂其仁似管仲東坡則謂其才似子房至賈詡始終賊漢其罪更在二荀之上乃竟無一語誅及焉噫宋儒何嚴於莽之賊臣而恕於操之賊臣也

陶謙

劉備初與田楷守平原猶鬱鬱無表見後因陶謙爲曹操所逼求救於楷楷與備往救之因得與謙交謙疾篤謂別駕麋竺曰非劉備不足以安此州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遂領徐州牧嗟乎謙之於備何異任囂之於趙佗哉後袁術來攻備降布復降操輾轉流離雖徐州終不能守然能使曹呂疲於奔命不得卽肆其鯨鯢之惡者備之力而卽謙之力也考操之必欲殺謙者報父嵩之讐也嵩旣避難而有輜重百餘輛是嵩有取死之道非盡守將之過矣卽報讐謙一人耳何爲坑殺男女數十萬所過城邑皆墟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而令操惡一至此誠仁人志士之所共心當是時有能各自樹立以分操之勢使操疲於奔命卽不必純乎爲漢而亦漢之功臣矣蓋賊臣圖逆必先鋤其異己而後可以得志然異己豈易鋤哉故呂布不敗則敢征袁術袁術不死不敢降張繡張繡不降不敢走劉備劉備不走不敢屯官渡官渡不破不敢族孔融孔融不族不敢降劉琮劉琮不降不敢稱警蹕其勢然也所以春秋誅亂賊必先絕其黨凡與賊比者無不絕與賊抗者無不予推此義也卽反覆如呂布張繡凡與操抗者皆當急爲獎借以稍存春秋之義而況陶謙哉謙是時南有袁術有張繡北有袁紹有公孫瓚他如呂布張邈張超臧洪田楷

陳宮麋竺陳登高順之流其人其勢皆足以托地而獨於落魄羈旅之劉備委之不疑始以之抗曹旣以之分吳終以之帝蜀遂成鼎足而紹漢統可謂相人於牝牡驪黃之外驅龍於洪淵巨壑之鄉矣若之何不表而出之也

皇甫嵩

天下有所恃而後成功者皆非豪傑之士也雖然以此論人不亦難哉漢高亦臣義帝光武亦臣更始豪傑之士又未嘗盡廢所恃也但觀其所恃何如耳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恃之陋者也諸葛亮挾漢之苗裔以問罪中原恃之正者也不明於義而徒徇所恃不可也徒廢所恃又不可

也當嵩之屢破黃巾也斯時所恃者天子之命也故就徵非貪位破賊非邀功及董卓亂朝嵩以重臣而赴董卓之招將恃漢耶抑恃卓耶恃漢則漢之威靈去矣恃卓則卓之賊鋒銳矣嗚乎其不與張溫俱死者亦幸耳卓之惡嵩也甚於溫溫失孫堅之策而卒歸死於卓嵩違梁衍之謀而卒狼狽於卓其視王司徒之終能乘閒誅卓者又何如也乃規規焉一爲校尉再爲將軍三爲太尉繚繞於賊臣掌握之中使卓不敗而果南面稱孤也則嵩將爲東海之魯連乎抑爲袁紹之審配呂布之陳宮乎或遂爲新莽之嚴尤蕭道成之褚淵乎吾不知嵩至此又何以自處也嗚

乎夫以嵩之卓然自命爲豪而且不免於黨惡之誅然則人臣不幸而遇亂世其可不嚴於去就以自于春秋之責也哉

袁紹

人謂董卓之禍成於何進肇於袁紹吾不謂不然然以中官百年之橫而一旦弃斬無子遺亦足以稍申天下義士之憤不可盡謂無功於漢也後來之禍亦烏能逆覩哉惟是既領冀州牧不能補瑕塞釁坐聽曹操挾天子以爲贊而國命遂移於操是謂養姦夫召卓之罪猶可原也養姦之罪不可恕也此予之所以論紹也或者曰官渡相持未嘗不欲并心於操也何謂養姦曰亦卻官渡之所由敗乎當時足以羽翼乎漢者如公孫瓚之勇臧洪之義張超之俠皆可藉以爲百足之資顧乃私忿搆釁必令異己者無噍類而後圖操其心久已無漢矣師曲則不壯故卽以沮授田豐之佳謀善慮亦亂於方寸之私而不能自奪又何怪於官渡之敗乎昔嬴秦僻處西陲本未嘗與中國抗後因晉室三分勢寡力微遂得恣其虎狼饕食六國論者遂謂秦之有天下始於三家之分晉故溫公作通鑑卽以是爲托筆之端今袁氏之足以制曹何異三晉之足以制秦哉足以制曹而反制於曹者猶三晉之急欲自戕其篡而

不圖秦已乘虛而躡其後也吾故曰紹之罪不在召卓而在養操之奸也

孫堅孫策孫權

泰伯而後再創江東者堅也初堅從張溫擊涼州使溫聽堅計則董卓授首矣事機一失遂令生民塗炭社稷丘墟是堅之過人非獨以勇矣及卓亂洛陽倔強如操兵鋒一交狼狽而返卒賴小憩之孫堅破走澠池修塞諸陵而還當是時英雄豈復有出堅右哉至策以孱然童子痛父志未酬振臂一呼破劉繇逐許貢走王朗降華歆窘黃祖六年間全有江東可不謂豪焉方謀乘虛襲許席卷中原而

篁竹之難作矣豈非天耶權承父兄之緒藉瑜肅之謀使能纘承先志慨掂中原策之上也否則連衡荆益觀變而動使關洛憊於馳驅亦不失爲中策顧乃襲取江陵邀殺關羽稱臣奉貢苟爲牛後之羞以褻先人之志噫生子當如孫仲謀亦虛語耳

周瑜魯肅呂蒙

公瑾雅量高致誠度外之士也其初勸策徙舒即推道南大宅與居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其志誠不在小使篁竹之難稍緩須臾曹瞞且未卜稅駕之何所敢降劉琮耶堅死而策又死策死而瑜又死此天之有意限南北也於瑜乎

何尤魯肅英銳不如瑜然能持重而善於因時彼豈不知荆州之爲險哉力請以資劉備者本爲權非爲備也此意諸葛亮知之趙雲知之程昱亦知之所謂英雄所見畧同也卒能抗曹以成鼎足之勢江東人豪公瑾而外誰能出子敬上哉呂蒙無中原之志昧脣齒之機徒急急殺羽以功名爲得計而不知適爲魏之驅除也陋已愚嘗論之呂蒙之於周瑜魯肅猶孫權之於孫堅孫策也權雖保有江東北方先烈祇可謂季歷之善因不得謂武王之善繼蒙雖慨掂荆州較量同寅祇可謂谷永之阿新不得謂王章之事漢昔人謂孫權亦漢賊權既賊於漢蒙又烏能逃賊臣之名哉

諸葛亮

昔人謂逆取順守即湯武不免焉吾於先主孔明亦云借荆州取益州皆詐也不謂之逆取乎擒孟獲出祁山街亭自貶不用子午之策規名步實幾幾乎王道不謂之順守乎然高帝入長安而後可以約三章光武定河北而後可以帝鄗城非逆取於前何以順守於後此三分之勢所以即能預必之於隆中也至於舍荆州而不急取則以托孤之言猶未去耳故隱忍而遂去益州然先主失着畢竟在棄荆州而不急取使聽孔明早取荆州於劉琮之手又安

有後日蒙羽之紛紛哉逐鹿先登非權不濟即使湯武復生亦不能舍荆州而別有奇圖此孔明之識所以終過於先主而不愧乎王者之佐也知逆取順守之不當爲湯武諱則知借荆州取益州之以詐而不以仁亦不當爲先主孔明諱矣唯以詐而不以仁之不當爲先主孔明諱是以見諸綱目者一則曰劉璋遣使迎劉備再則曰劉備據涪城三則曰劉備入成都自領益州牧大書特書未嘗少有私於備無私於備即無私於亮也求嘗私於備私於亮而後備猶以爲未盡者益其待之也厚故其責之也遂不得不嚴然予卿其隆中之言而思其用意之所存謂與其失

之於異姓不如姑存之於同姓失之於異姓則亡漢之勢益急存之於同姓則紹漢之名自正此孰得孰失固皦然易辨者且英雄非臣人則臣於人未有中立而不敗也備將臣劉琮乎琮不能拒曹操而烏能臣備備將臣劉璋乎璋不能拒張魯而烏能臣備勢既難以中立而又處於必敗之形是以不得不姑以太王句踐自處而急存紹漢之名嗚乎彼豈無志於荊州哉非惟荊州方其奔走於袁呂徘徊於徐兗固未嘗須臾忘中原也未嘗忘中原而卒狼狽於荊益之間者誠以曹氏之鋒未易當江東之勢未易援也夫以帝冑之劉處世守之幽州且不能敵一公孫瓚

而胄隻身羈旅之劉備遂能南拒曹北拒袁唾手而據中原乎益備之得以紹漢統者賴有益州而其不能恢復中原者失在荊州是以有志之士未嘗不深恨於呂蒙也然使益州非漢有卽欲六出祁山以撼中原亦烏可得哉愚以爲隆中之言卽聖人復起不能有加而謂眉山父子事後之智遂能遠過於孔明當局之謀嗚乎其然豈其然

史言孔明細事必親楊諫但流涕後人以爲感知已愚謂孔明益用是悲傷以爲事無巨細必分理有人乃能開國成務而蜀獨否是以不得不躬自領受非好勞也而楊言及此是當世且無知已矣又安望後世能鑒諒哉是以不覺流涕而或以爲感知已恐失其心矣

孔明非僅以才勝也故於先王有魚水之投若遇高帝而用躡足耳語之態恐非其志矣張良全以譎勝故於高帝有針芥之合若遇後王而效鞠躬盡瘁之誼恐非其長矣致堂胡氏謂兩人未可以優劣論以愚觀亮直當卧良於百尺樓下耳安得謂無優劣哉

三代而下可以出而出者孔明也可以處而處者兩生也孔明有王佐之才而又遇先王故可以出兩生有大臣之才而又遇高帝故可以處使兩生而遇先王則必如孔明之出孔明而遇高帝則必如兩生之處子輿氏所謂易地

皆然者與

孔明之得以事漢者幸司馬徽之能爲鮑叔也王猛之不得事晉者惜桓温之不能爲王稽也

用黃老而不傷於簡者惟漢文帝用申韓而不傷於刻者惟諸葛亮

魏延

蜀史載魏延嘗請於亮欲出褒中直擣長安又請欲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皆不許延遂短亮之縮後世亦共爲延惜愚思之大將不同於驍將義兵自異於詐兵倘延至長安而斜谷不能卽出犄角無援進退失據將若何

即不然魏或塞險出奇以挫其鋒或堅壁淸野以俟其自敝如宋景濂所云又若何昔趙括談兵奢不能難而卒身死長平亮惟恐延之類括也故寧六出祁山爲十全之舉而不肯佹倖以挫國威此乃老成持重之謀或謂延有反相亮因制而不許恐未必然也

曹操司馬懿

操與懿皆以狐媚取天下而其勢則微有不同操取漢天下於逐鹿先登之際結搆自難懿取魏天下於喘息休暇之時經營頗易所以孟德竭生平之智力僅能據有中原而終不能越江東一步蜀山一嶺仲達雖餋虎視甫一傳

而遂吞吳蜀并八荒雖師昭之雄才大畧較勝於丕植之月露風雲然人心自魏而歸晉較易於自漢而歸魏也有固然已

然則操之才勝於懿乎曰操才浮而銳懿才沉而鷙惟其浮也故九死而後一生惟其沉也故朝飛而遂夕獲以此較之殆不如也敢言勝乎然懿終不能越魏而取天下於漢何也曰先後之勢殊也操父嵩爲中官餋子習聞天下多故矣操乘漢之敝起而扼其吭凡懿之所欲爲而未及爲者俱爲操所先爲操所先則不得不餋晦以俟時故一辭再辭至於𢾾之而後從則懿之事操豈得已哉非惟懿不欲事操即操亦不欲用懿不欲用懿而卒不得不用懿者蓋是時有操即不可無懿觀亮之六出祁山終扼於懿而不得逞則操之不可無懿也明矣或謂懿有狼顧相又夢三馬同槽操未嘗不欲甘心於懿也欲甘心於懿而卒無如懿何也猶明知劉備之爲英雄而姑縱之以收天下之望乎操能用二荀而取天下於漢亦能用三馬而授天下於晉前後參觀其得失亦相埒也雖然豈盡操之失哉使丕叡豢之以恩而不授之以柄即授之以柄而不以膚佐餌其鋒懿不過治世之能臣耳其如魏何哉漢可以亡而必亡於操者罪在操不在漢魏可以不亡而終亡於晉

者罪在晉并在魏然則操懿之罪案亦微有辨矣

許邵之評曹操昔人皆以爲確論獨方正學謂邵乃畏其𢾾而陽爲好言以悅之非所以論操也然不曰英雄而曰奸雄此正一字之褒貶非盡阿也許知操之爲人非可以阿而免也天下之可以阿而免者皆庸人而非奸人也庸人者奸人之所不樂居也韋祖思以庸人待勃勃此其所以不免乎

人謂高帝近於狂昭烈近於狷吾謂昭烈近於狂高帝近於狷何也關羽被殺昭烈必欲報讐人但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武侯之所以報其君而不知昭烈即先以之報其

友也豈非狂者之進取乎秦滅詩書漢高承其敝正當寘禮儒生復追三代之隆乃肆其嫚罵曰吾馬上得之亦以馬上治之耳挾書之禁直至惠帝而後除豈非狷者之所謂不爲乎然則魏武如何曰此直鄉愿而已矣値漢室夌夷明明有聛聣之志又恐天下指以爲名乃挾獻帝以爲贊曰我欲與復漢室也及臨終明明要曹丕篡漢又恐人議其後乃戒其子曰題吾墓但云安漢公曹將軍之墓如此伎倆直無異東家喫飯西家歇宿之村女矣謂非鄉愿而何

曹爽

爽誅而魏事去矣當懿閉城門謀誅爽時桓範奔爽力勸爽挾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果爾懿亦安能得志哉竊惟老瞞取天下得意在挾天子一着使此時桓計果售則又一老瞞行徑矣前後雷同反覺造化之淺茲獨俯首就戮若以後之失償前之得也天人之際微矣哉

桓範

曹爽兄弟豚犢也族滅固宜桓範稱智囊而亦同族滅何哉或者曰使範不從子之言而應太后之命則爲司馬氏元勛矣焉有族滅之禍乎去就之間如此其闇也烏得以言智愚則曰此事後之智也不可以是責範也當是時車駕在外歸爽未可爲不正而爲爽計又未嘗不甚善未可以是責範也但爽兄弟豚犢也於範既不甚親而司馬父子又虎視以耽耽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範獨未聞乎不於未敗之先謀保身乃於將敗之頃圖倖免此則難解於智囊之稱爾雖然士固有超於去就之外而獨行其志者矣并不可以是責範也吾翻嫌其欲應太后之命未免心持兩端而陰以販夫自處矣懿宥魯芝楊綜而不宥範或亦有見於此乎

魏王髦

髦之立也年十四爾其進止雍容一本於禮較勝於漢之

昌邑王遠甚史稱百僚陪位者欣欣焉豈無謂哉獨惟其即位之明年即有壽春之變使密與通謀加漢之灌嬰通齊王以制諸呂之法則師進退失據行將坐縛矣即不然或因師卒於軍昭赴許昌之後即閉諸城門發片詞之檄鼓義士之氣如懿之誅曹爽故事成敗亦未可知失此不圖顧欲以數百蒼頭圖僥倖於一旦不亦疎乎雖然討亦弒不討亦弒亂臣賊子其所由來漸矣髦亦奈之何哉愚謂髦之拔劍升輦自勝於邵陵公之垂涕歸藩陳留王之出舍金墉也倘畧成敗而論英雄即謂南闕之戰爲乾時之戰何爲不可哉

髦謂夏少康優於漢高雖有激而云要其說實發前賢所未發胡氏乃鄙之爲書生豈非以成敗論人哉陋已

姜維

姜維始終爲漢形迹昭然雖受勑迭降微有可議然因便搆隙欲誅會而興漢設心良苦亦庶幾觀過知仁矣獨是史所稱虐用其民且謂蜀之亡本於維如陳壽孫盛于寶之流皆横加譏貶吾竊爲之不解也三國人才諸葛武侯爲最矣然觀其甫下益州即月暑渡瀘征雍闓甫定南中即率軍屯漢圖中原當是時肎搆飄零勢如累卵豈其力足以制魏哉誠以漢賊不兩立非蜀併魏則魏併蜀故終

不以民勞易國耻也豈延熈景耀之間休養數十年反不如章武建興之際乎而謂維之心有異於亮之心乎至於戰勝攻取則伯約從武都圖隴右不殊武侯從漢中以圖中原也伯約圍狄道糧盡而還不殊武侯圍陳倉糧盡而還也伯約洮西之勝不殊武侯武都陰平之勝也伯約段谷之敗不殊武侯街亭之敗也伯約芒水之相持不殊武侯五丈原之相持也伯約之扼於鄧艾不殊武侯之扼於司馬懿也跡其始終事事與武侯同人固未嘗謂武侯虐用其民也奈何獨以伯約爲虐用其民乎嗟乎孰謂鄧艾之功奇哉亦幸而姜維黃崇之計不售耳使兩人之計售則鄧艾無死所矣當是時綿竹雖破成都猶完隸於艾者僅屬支軍大軍尚在劒閣形禁勢格難以卒援使深溝高壘勿與戰俟其饑疲一鼓而艾可擒也釋此不圖遽爾面縛請降是非艾亡漢也漢自亡耳何與於民又何與於維哉且姜維請誅黃皓請分兵守陽關守陰平其先事綢繆未嘗不詳且至也至於關彊川走北道却緒軍還陰平趨白水扼劒閣流離艱險之死靡他其臨事又未嘗不忠且勤也何負於漢又何負於民而以爲罪哉或者曰如子所云然則丁氏南湖之說非與曰吾有以辯之矣彼始於仕魏終於歸漢者正大易所謂善改過諸葛誕之仕魏何如

諸葛亮之仕魏龍徇之喻所由判也若謂仕魏即不當復仕漢彼韓信陳平亦皆仕楚矣何以復仕漢乎伍氏世爲楚臣曹氏鹿口[illegible]逐維又邉騎小吏安可並論也至母召而不歸則以母[illegible]非如徐庶趙苞之母爲敵所刼比也温嶠絶裾不[illegible]蜀漢又何嫌於母之尸饔至云伐魏而反致魏之克輔漢而反致漢之亡則又成敗論人與迂同悲矣[illegible]足以服維哉嗚乎吾固知維之始終爲漢不難含笑見先主忠武侯於地下矣

譙周

蜀之亡胎於黃皓成於譙周此定論也人皆咎黃皓咎

維而不答譙周豈全身反重於全國乎社稷爲重君爲輕力竭則死之春秋之義也譙周老奸獨未聞乎後人徒惑其譬國近似之論以爲足以全王而息民而不知當日蜀本可以不亡艾亦不足以亡蜀其情勢猶可以追述也當日所損者獨綿竹之戰耳其餘尚未交鋒至於成都沃野粟支十年以守爲戰勞逸自殊而況鍾會之師未至乎姜維之兵未破乎且羅憲駐永安霍弋督南中健且忠也安見七郡不足以守乎且戰且守上策也堅壁待援中策也奔據七郡下策也三策不圖遽爾面縛輿櫬以貽宗社羞譙周之罪豈在黃皓下哉

衛瓘

衛瓘有功於晉不免於誅杜元凱以爲殺鄧艾之報然與否與或謂瓘初不知會反輕聽會陷艾及會誅即當雪艾不當專誅會之功而卒襲殺艾也是說也恐不足以服瓘也當是時艾既奉詔見收瓘亦何敢擅釋且艾既破檻逸出艾即不反軍士有反狀矣瓘安得放虎自衛獨坐窮山乎蜀不再亂而免於養癰之患者瓘之力也然則瓘無罪乎曰烏得無罪瓘之罪罪在陷艾不在殺艾陷艾在鍾會未反之前殺艾在檻車既破之後且艾既被收一檻囚耳何功之可擬特以初既陷艾後復逸出不無憂於反噬故

成都王穎舉兵反而機爲部將則其黨於賊也明甚奇士固如是耶孫拯之報二陸誠俠矣特惜其闇於識而無當於義謂之死傷勇可也

岐盛

汝南衛瓘之禍雖起於楚瑋實本於岐盛盛初善楊駿駿誅即昵於楚瑋又勸瑋結歡於賈后瓘惡其反覆欲收之未果卒以是而殺瓘盛真蜂蠆之小人哉然當亮瓘既誅之後盛即說瑋宜因兵勢遂誅賈郭以正王室安天下使此策果行則宗室之難可以中輟張裴之禍可以幸免豈不奠宗社於泰山之安哉惜乎楚瑋之不果用也吾於是

而知小人之於家國固未嘗無捄時之智又未嘗無慕義之明皆因君子不能逆消其志往往先予之以隙而儒者又安常保位難與行權遂至立黃交戰潰裂而莫可復捄愚讀晉史見張林之以太子之廢詰華也華曰式乾之議諫事具存可覆按也林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遂被殺又孫秀之收石崇也崇嘆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爲禍何不早散之崇無以荅遂被誅嗟乎張華名儒也石崇小人也其死皆不以其罪然終無以塞張林收者之口也後世之儒而華財而崇其得免於張林收者之誅也亦幸矣哉

裴頠

裴頠之祟有自愈於何晏之祟無但徒徇其有而棄棄其無則又子莫之執中矣雖然與爲晏也寧爲頠頠特矯枉過正耳而於晉之風俗則固未嘗無補云

盧志

嗚乎觀盧志始末而益感於處亂之難也當成都之旣誅趙王也不有其功拱手歸藩志教之也可不謂賢乎振陽翟之饑民祭黃橋之戰士志敎之也可不謂智乎初穎與河間謀誅冏也則入諫後穎與河間謀誅乂也則又入諫可不謂勇乎臺使之難官屬皆散唯志孑身以相從可不

謂義乎惜乎穎巳死而復應太傅之徵是娶婦而二夫矣且穎之死也以太傅而復事太傅是背主而事讐矣及并州被擒復屈膝於劉粲粲滅晉者也是又販主而辱國矣其才如此其志如此而竟不令於終也吾是以深有感於處亂之難也然則人臣去就之間盍可忽乎哉

王衍

石勒年十四負販至洛陽衍見其聲色有異遣人收之不及後卒死於勒此異數也然不可不爲勒之知巳矣時勒方落魄風塵爲人所掠賣衍一見卽識其爲異物謂非勒之知巳乎旣而衍爲勒擒自言少無宦情勸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破壞天下君之罪也何得言無宦情耶命左右扶出衍一生奸僞被勒數語勘破逃遁無地眞照妖鏡也勒又不可不爲衍之知巳矣衍知勒勒亦知衍山濤亦知衍獨朝廷不知衍蓋人不易知而名士如衍更不易知也雖然顧榮非名士乎不曾爲叛臣之謀主乎不更爲東晉之巨室乎使衍不遇寗平之扼則南渡之後且與顧榮賀循王導爭烈矣然則名士固有幸不幸又何獨咎於衍哉

甚矣越之誤國也甚矣衍之無能也當越之卒於項以後事付衍衆亦共推衍使衍慷慨誓衆鼓三軍之氣收義士

之心奔赴洛陽夾輔王室成敗皆足以不朽卽不然或擇據險要修好苟晞與洛陽遥爲聲援互爲犄角使劉石有所忌憚亦不失爲中策顧乃悠悠行路假送喪之名而行奔竄之實大臣謀國固如是乎嗟乎三人有師困獸猶鬬今以將士十餘萬宗室四十八王王公大人不可勝數曾無一人足以當張賓孔萇之流而顧束手就戮以至於盡罔之無人一至於此卽欲不亡不可得矣衍又烏足誅耶

劉琨

綱目於劉琨凡十一書無一大快人意者而史臣亦皆甚少無奇操友賈謐入趙王倫幕噫琨何窮也雖然於西晉

之末吾必以琨爲巨擘焉即祖逖不如也何也琨所處地位之難有十倍於逖者當惠懷之際內難未除劉石復與兩河以北盡爲甌脫矣琨獨冒危走險入虎穴而探虎子批劉淵之亢擣石勒之虛借猗盧之衆討段氏之盟披蒿斬棘挺羣獨立義聲凜凜於天地之間矣當是時使幽薊協力左提右携共獎王室劉石亦檻中牲耳亦何至横行無忌哉此志士仁人所以不勝嘆息痛恨於王浚也然業已批亢擣虛而終不能拯西晉之不東何也曰是有說昔漢高捐成皐以東與彭越撓楚高帝乃得馳驅關洛光武遣鄧禹聊更始撓赤眉光武乃得盡收河北當是時越固未嘗破楚禹亦未嘗破赤眉然不可不謂漢之元勛由此觀之則西晉之得以悠悠而東不至與洛陽俱盡者又安知非批亢擣虛之力哉晉之不得不東者上無高光也而琨則居然禹越矣

衛操衛雄箕澹

西晉之季中原分爲十六國其間知能之士各乘便自見不能盡如王謝而南也勢難盡責以從王之義矣然江漢朝宗天顏咫尺有志之士何嘗一日忘晉哉悲夫觀衛操勸猗㐌之助騰雄澹率烏桓之歸琨是猶知有晉也彼張賓徐光輩其罪可勝誅哉春秋誅亂賊必先絕其黨與與賊比者必誅如張賓徐光之流與賊抗者必褒如猗㐌猗盧之類至於操雄箕澹則庶幾溫嶠之於陶侃依侃而能用侃矣東晉之得以無恙者劉琨之力也劉琨之得以雄據北方者猗盧之力也猗盧之能左右爲琨用者衛雄箕澹之力也琨爲晉之內籓猗爲晉之外籓衛雄箕澹則又不啻漢之陸賈交平勃之歡以佐安劉之效者也豈僅如王猛之不忘晉已哉

胡勳

劉曜破擒太子熙與南陽王保上邽尚書胡勳曰今雖喪君境土尚完將士不叛當併力拒走力不能拒走未晚也保以爲沮衆斬之嗟乎勳之言忠言也良謀也長安不可守而上邽獨可守乎且既以不可守而棄之矣異日何爲而復爭之耶與其爭之於後何如守之於前與其爭之於後而卒狼狽以死何如守之於前即死而猶不失殉社稷之名乎史言保善騎射材器過人由此觀之虛言爾吾獨惜夫勳也忠焉而死與五代李驤之死有同悲焉于故表而出之然則趙之亡亦豈盡石虎之善鬬也哉

王導

王導爲東晉元勳不幸而遇王敦之亂委蛇周旋亦可謂因事就功矣乃明儒楊愼直加以黨惡之名得毋有當於

春秋之義否乎曰固也但比之李確石碏亦有未盡然者晉末東遷時敦甫爲方伯乃遂殺王澄於豫州逐陶侃於廣州其無君之心路人所知矣又何俟王導之密啓於朝乎李懷光之屯咸陽也忠逆猶介兩持璀猶與父之逆心可以頑折故不得不密啓於君導之於敦親非父子而敦之逆狀又非如懷光之介兩持也夫以石碏之爲父猶必假手於隣國而後能誅其子而謂區區之導遂能持口舌之虛聲以瀛騎虎不下之敦乎愚故曰非李確石碏可得而比也然則導無罪乎曰導之罪罪在殺周顗戴淵而不爲之請夫周顗戴淵皆晉之大臣而又同起艱難夫殺顗

猶可藉口於金印斗大之嫌至并殺戴淵胡爲乎或者謂敦既忍於王澄又忍於王稜未必不忍於導也導有懼心故不敢請也是又不然當溫太眞之以逆謀告帝敦聞之大怒乃與王導書曰太眞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是書也雖在殺戴淵之後然敦族比肩盈廷而獨與導書則敦素與導善可知矣導素與敦善而反按意於敦以陰售其私憾是非敦殺顗也導殺顗耳尙得謂之不黨於敦乎愚嘗謂東晉之有王導猶孫吳之有張昭昭有赤壁之降導有石頭之役赤壁之降謂之賣國石頭之役謂之黨叛夫人臣而至於賣國黨叛即有丘山之美視之皆培塿矣嗚乎此楊子所以嚴爲之辨以補前史之未詳正不可謂無當於春秋之義也愚又安敢妄爲出脫哉

庾亮

庾亮殺南頓王帝不之知久之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如何亮懼變色時帝年六歲耳以視漢昭十四而識上官桀之詐不更優乎然易不云乎君不密則失臣乃卒幸免乎餅中之毒以是而知庾亮乃庸臣非奸臣也

桓溫

桓溫人傑也可以爲劉裕而卒不能爲劉裕君子曰毋乃持重徇名之過與當溫之伐漢也亦非有必勝之勢幸袁喬之計得售耳奈何伐秦而遂忘之咫尺而不渡灞水此王景略所以心斥而面非也謂非持重之過乎至於枋頭之戰使聽嘉賓之策垂雖勇未必遂能得志而溫故犯之是既失之持重而又失之愎諫矣新亭之役都下洶洶使溫一以無道行之則移晉祚反掌爾豈安石輩笑譚可折耶乃欲以王霸襍治之是既失之持重而又失之徇名矣此其所以不能爲劉裕也雖然寧爲溫無爲裕謀亂唯恐其不成謀亂唯恐其或成此又志士仁人之所同心吾

於亂臣之中而獨有取於溫焉

韋忠

予嘗讀晉史而至韋忠辭張華之辟人問其故忠曰吾茅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頠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耶予不禁掩卷而嘆以爲雅操卓識且遠過狄梁公之姊至張裴相繼橫死益信其明決知幾即禍福莽謝無以遠過豈非卓然人傑與不圖末路披猖既爲陳楚功曹又爲劉聰將軍其卒以橫死更無異於張裴夫劉聰叛晉者也與其死劉聰何如死賈后猶不失爲晉室之孤臣乃知向之所謂華而不實慾

而無厭不過剽竊文人之佳語以傅觀聽之虛聲而於聖賢委贄之大閑保身之高節則固貿貿焉未嘗有契於中故言行相違如此嗚乎亦豈獨韋忠也哉

盧諶

盧諶盧志之子也志在西晉爲名臣不幸沒於平陽爲劉聰所殺時劉粲爲劉琨所敗諶脫赴劉琨聰惡諶之赴琨也志遂見殺是志雖死於劉聰而實死於其子矣然諶之赴琨正也琨忠於晉而諶知赴琨猶之乎赴晉安得概以徐庶之例責諶哉惜乎琨敗之後又赴疋磾赴末波赴石虎不啻飛鳥依人而卒橫死於異國既不能爲徐庶又不能爲王猛予竊悲焉雖然其戒子之言足念也曰吾身沒之後但稱晉司空從事中郎耳雖不能爲徐庶猶幸能爲王猛雖不能建王猛之功猶幸能存王猛之志予是以惘其言而哀其遇庶幾論世之君子有以取裁焉

龔壯

壯因父叔之讐未復遂屈節於李壽卒能因事就功以成其志可不謂勇乎其所尤難者壽既僭位必諄諄以歸晉爲易既而壽欲連衡中原又上書切諫當以虞虢爲鑒益隱士也而忠臣矣既而壽終弗納亦遂託疾還里繙經玩史終身不復至成都則又忠臣也而隱士矣史言壯與譙秀齊名皆以絜己自守爲高名下無虛兩子可謂均無負

矣然而爲譙秀易爲龔壯難吁可不謂完人乎

或問壯既忠於晉何不北面於晉以效伍員之覆楚曰古今能爲伍員者幾人哉龔壯父叔雖不得其死然以晉視之私讐耳壯又安得以一家之私讐而效包胥之哭秦廷耶然使李氏無家難壯報讐之志遂將終已否曰此王裒所以廢蓼莪而抱終身之痛也士不幸而遇亂世其冤死如王裒之父者蓋不知幾何而王裒獨傳以王裒廢蓼莪足以教天下之爲人子故讐雖未復而猶傳其高節夫以王裒龔壯之賢尚不能禁其父不以冤死此伊人漁父所

以并姓名而亦逸之也嗚乎豈非上隱者與

或問慕容盛復讐如何曰是謂行險以徼幸豈仁人孝子所宜行哉愚嘗謂慕容盛猶勾踐蘭汗猶夫差慕容盛因蘭汗之愚而得以售其巧猶勾踐因夫差之騃而得以遂其謀要皆兩失而豈兩得哉然而慕容盛之敢於死中求生則又炫於富貴驕淫之足以縱慾而非專於爲父固可以因其行而卜其心也雖然有別焉卽使盛敗而死終不失爲報讐之義卽使夫差幸而不敗終難諱其忘父之懲則又不得因其心而并沒其名也名固聖人之所畏也使人人不甚其名又安所忌憚而不爲不善哉由是言之卽謂慕容盛爲孝子也亦可

范賁

賁父長生史稱年過百歲求道養志甚有名德爲蜀人所重而卒不能保其子不以誅戮而死人皆謂賁之死死於其法乎獨謂賁之死死於其父何也賁之受誅以其僭位之故其敢於僭位以其精於術數之故其精於術數以其父百有餘歲之故父旣以術數能永其生豈子受術於父而反致夭其生乎子旣不致夭其生豈近水樓臺之蜀人而反殃及池魚乎此蜀人所以樂於擁戴范賁所以敢於自帝也不圖爝火之光未幾周撫之兵立至非特不能保其長生且不能保其首領嗚乎自古術數之禍人家國豈特范賁已哉予獨怪長生以百有餘歲之年史稱求道養志甚有名德卓然高蹈之君子而亦橫教其子橫殺其民遂令盜名之禍一至於此予是以不禁三嘆也雖然賁之死固死於術數而又死於貪位其父不肯爲李雄之丞相乎夫以百有餘歲之年而猶戀一丞相是丞相之尊過於永年之樂矣夫丞相之尊尚過於永年之樂豈帝位之尊不更過於丞相之榮乎此范賁所以襲父之丞相而遂妄邀神器蜀人因其襲父之丞相而遂樂於擁戴兩者皆父有以致之也愚故曰賁之死死於其父然則後之人因長

生之壽而遂願爲長生者其亦以長生之子爲鑒哉

慕容翰

慕容翰燕之名將也死不以其罪識者悲焉然而翰之死也固宜梯城之戰其得脫於段蘭之誅亦幸矣乃涉夜于逆戰又路暴虎馮河而不悔徒知戰勝之爲功竟忘活已之爲恩其爽於報施亦甚矣愚故曰翰之死也固宜然則翰之自處當如何曰漢不有徐庶乎燕不有樂毅乎雖然以視韓非衛鞅則又超然遠過矣

高瞻裴嶷

高瞻之依王彭祖猶裴嶷之依慕容廆也後而覩彭祖不

如虔違甚而兩人去就如此亦何惑乎嶷生而瞻死然質以大義寧爲瞻死不爲嶷生是又優劣之不容無辨何也王彭祖爲晉之外藩瞻不忍忘晉故依彭祖依彭祖猶之乎依晉及彭祖敗又依崔毖毖敗又依燕廆當是時中原板蕩不能遽達於晉故姑存其身以庶幾一遇及不幸爲廆所拘南歸之望絕矣遂抱憂以卒是其始終爲晉之心固昭然易辨以視裴嶷出使於晉詭言掃平河朔奉迎皇輿及河朔既平卒未聞奉迎者何人也既不能爲溫嶠又不能爲王猛卽求如盧諶戒子之言亦未之前聞是其始終忘晉之心又昭然易辨愚故曰寧爲瞻死不爲嶷生惜

乎瞻之兩子不能仰承父志卒皆北面於燕遂使史臣譏筆而傳高瞻於兩子之上以爲燕氏之臣然而瞻固晉臣也而豈燕得而臣哉

皇甫眞梁琛

眞與琛雖不得爲義士然觀其該博自豪亦可謂辨士矣惜乎可以爲義士而終爲辨士當中原鼎沸之時惟苻堅能優容國士使慕容暐被擒之後兩子皆踣箕山之高節力請於堅願以黃冠備顧問堅顧盼自喜必私謂上有堯舜下有巢由庶幾千載一時其能曲成其志也亦復何疑無如兩子碌碌一爲都尉一爲記室辱身喪節非特自負

而且負堅愚故曰惜乎可以爲義士而終爲辨士

問梁琛引諸葛亮兄弟聘問無私交誠足爲千古法但亮既仕蜀以尊漢仍聽瑾背漢以仕吳何也曰夫士之委贄猶女之納聘終身不容移易使瑾既仕吳又令背吳仕漢是二夫矣又安能取重於漢乎是以不令之仕漢

或問亮如不遇先王其遂老死隆中否曰魯兩生尚能却叔孫之招遯世不見知而無悔而謂亮出魯兩生下乎

或問漢末中絕倘異姓之中有能待亮如先王亮遂委贄否曰擇主而事待時而動乃士人所持以爲保身之秘者倘漢未中絕而遂委贄於異姓又何以爲亮乎

或問漢雖未絕如天下盡已歸新南陽又未興也亮當如之何曰蔣詡龔勝固未嘗仕新也又何疑於亮乎

或問漢已中絕又有賢王如劉備亦能隆以三顧之禮亮將若之何曰亮固未嘗仕漢也似亦無妨於委贄矣倘委贄之後忽有起於南陽如光武亮又若之何曰馬援尚知率隗囂以歸漢而謂亮出馬援下乎倘所事之主寧雞口而羞牛後不聽亮之歸漢也亮又若之何曰魯仲連義不帝秦尚知蹈東海而死亮獨不能蹈東海而以逸民自老乎

或問商周之際商固未絕也呂尚又何以從周曰呂尚之不如伯夷吾固辨之矣然而猶有取焉者以其時上有商辛下有周武一仁一暴勢如水火正孟氏所謂君爲輕民爲貴之時故君子姑原其志不沒其功假使微子繼商辛之後而與武王爭天下凡爲臣子者自當舍武王而仕

微子此固可以義斷而世儒或未之察也

慕容恪

慕容根謀欲廢暐而立恪恪不從根懼遂與慕容干謀誅恪此固勢之必然也昔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翬懼反譖於桓公而殺之卽根與恪之謂矣初慕容垂之勸誅根也恪曰今新遭大凶二寇伺隙而宰輔自相誅滅恐乖遠近之望其謀國也可不謂忠乎獨不思亂臣賊子禍機一發猶之騎虎其勢自難中下善乎蘇子之言曰李斯聽趙高而殺扶蘇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卽召

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無旣矣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為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然則慕容根之謀誅恪也豈異趙高之謀誅扶蘇哉當是時使暐無漢昭之明則恪之受禍同於扶蘇矣而垂之興日又安知遂免於李斯之厄乎予故表而出之倘人臣不幸而當危疑之際遇有奸謀如根者寧為垂無為恪當以蘇子之言為券

王猛

問王猛不死伐晉之役可終免否曰是固難知但未必敗耳當猛之伐燕也及堅至猛曰旣委臣陛下不必親臨使之伐晉宜聽其傾國以從乎猛在則能滅方張之燕猛死則不能滅垂危之晉而且不保其國不保其身君子於是益信王猛之不愧為人豪而謀國者之不可無重臣也然則猛不忘晉之言為虛言乎曰猛不忘晉者情也不能强堅以必不伐晉者勢也觀堅之銳欲伐晉而諫者幾於盈廷卒未聞有回天之力猛固人臣也亦安能取必於堅哉吾於是而深有感於猛之為猛也當猛之隱於華陰也不遽出而委質於劉石之朝必俟桓溫入關捫虱而談而溫不應也始委蛇以就苻堅之聘使溫知猛而不忌猛禮以上賓摯之南歸則猛必以報秦者報晉矣溫旣失之覿面而猛之自信又終非人下遂不得不移事晉之心以事秦

而其心則固未嘗一日忘晉也此所以惓惓於臨終之際而以正統告堅也如不問披褐捫虱之時為何心而但據臨終告堅之語為實錄其異於曹公墓道之題也幾何哉

秦主苻登苻崇

登卽位九年終以敗死崇卽位五月遂爾身殞安在乎其為主也嗚乎此正吾所以主也安常則主臨難則不主貌居深宮則主披髮臨戎則不主又安在其為主乎君臣之分非可以死生判也復讎之義非可以成敗論也晉元宋高固所稱中興者矣然視三秦之主堅敗而丕立丕敗而登立登敗而崇立晉之東渡有是乎堅死而復讎者有丕

也不死而復讐者有登也登死而復讐者有崇也宋之南渡有是乎苻登苻崇雖敗而死死固賢於生也晉元宋高雖成而生生固愧於死也吾是以不取晉元宋高而取苻登苻崇也是固春秋法也

慕容垂姚萇

人謂萇之罪薄於垂予觀淮南之敗竇與德成勸殺堅垂勿許卒以所將三萬人付堅至鄴趙秋勸垂於座取丕垂又勿許必待飛龍有謀然後舉事以視新平之弒何如也而謂萇之罪薄於垂乎況秦之亡亡於泓亡於萇亡於興非亡於垂也垂始終志在恢復非如萇之蹊其田而又奪其用也而謂萇之罪薄於垂乎嗟乎人孰無情觀慕容垂對寶德之言徐嵩責姚萇之語則兩人之優劣固較然易辨而謂萇之罪薄於垂乎

梁熙

呂光東還楊翰欲扼險以拒謀非不善但呂光奉命而往假道而還遽爾私鬬協恭之謂何終不如張統之計之爲善也使聽統計迎苻洛爲盟主折呂光以忠義資其精銳合四州之衆東向勤王豈下桓文之舉哉且以嚴衞涼州而有索泮宋皓死義之臣則知方伯之任固優爲之上可爲齊桓下可爲苻登豈不成敗俱榮顧乃殺洛於河西是

身爲叛矣身爲叛而又何以拒楊翰之謀乎舍勤王之義舉竊蝙蝠之偶形徒蒙惡聲死無成名吁若熙也真可謂下愚矣

呂光

紀事責呂光謂光有過人之能而又受堅之殊遇不與梁熙抗義入援反殺熙以據其地又云堅殺於晉太元十年之秋而光之據梁則在十年九月是光在涼州堅尚未死也愚考晉太元十一年冬光始得堅凶問爲堅縞素發喪自稱酒泉公則知涼州至長安喪亂相仍音問未能遽達此光之所以徘徊姑臧於堅之或死或生其勢自難逆料況是時熙方殺洛以拒光肯與光同謀入援耶不當舍熙而獨咎光矣獨是業已殺熙而又不用張統之計以勤王此則無辭於僭竊之誅耳雖然當逐鹿紛爭之際必得堅凶問而後自稱酒泉公又慷慨流涕爲堅發喪以稍存君臣一綫之義於間關數千里之外是亦鐵中〇錚錚者矣烏得無恕詞哉

漢王之發義帝喪呂光之發秦王堅喪劉里閭之發夏王建德喪皆義聲凛凛於天壤郎謂春秋大復讐可也而徒以成敗論是非則陋矣

徐嵩

噫後秦之不如前秦也豈僅尺寸哉其殺王嘉也既無異赫連氏之殺祖思其坑苟輔也又無異白起之坑長平至於方成滌徐嵩之首以爲便器則自趙襄子以後更未之多見幾於爲惡務盡矣倘得謂有天道耶雖然吾又爲方成悲也朽骨亦何知哉能辱其骨而不能并辱其名一時之骨有時而朽而萬世之名則無時或朽也方成亦未嘗不死骨亦未嘗不朽彼但知圖朽骨於枯木以爲逵過徐嵩之便器而不知能圖其骨不能圖并其汚名與其遺汚名於萬世而徒圖其骨何如流芳名於萬世而寧滌其首蓋忠臣烈士祇愛其名至於區區之朽骨自與造物同其化

遷固葬小废之刀鋸咳唾可得而榮辱之也然則方成之徒爲小人亦何益哉可不戒哉

楊定

楊定苻堅之壻也始事堅繼事丕終事登可謂忠於苻氏矣予所尤難者方苻登被殺於姚興苻崇見逐於乾歸人皆以興亡爲嚮背定獨堅於懷故急於軫亡卒與苻崇並殞於乾歸鋒及之下是役也更有當於春秋復讎之義矣或者謂登既殺於姚興復讎之役何以舍姚興而反先事於乾歸曰是時姚興方强乾歸稍弱且近在肘腋又有逐登之難故不得不舍易而後難豈忘姚興哉然而君臣終始之間則固兩盡而無一負矣予嘗謂有徐嵩有楊定而無苻登無苻崇是謂君負臣有苻登有苻崇而無徐嵩無楊定是謂臣負君獨秦能兼得之焉可不謂盛亡乎崔鴻十六國春秋不爲苻崇立傳而其顛末則附見於登傳之中以其興滅太促故畧焉勿詳愚以爲畧其事可也而并畧其心則不可畧其年可也而并畧其名則不可崇盡抱恢復之忠而兼孝子之志者也而況堅夫人張氏丕后楊氏登后毛氏皆不屈於賊橫死於賊凜凜乎冰霜大節且足以啓頑立懦而愧天下後世之鬚眉男子或反出巾幗下也其善於亡如此若之何不表而出之徒與姚秦燕趙之流同類而並稱也哉

離班桃仁

十六國春秋載有高雲者自以無功德而居大位內懷危

懼因蓄寵臣離班桃仁專典禁兵賞賜巨萬衣食起居皆與之同而班仁志願無厭猶有怨憾雲遂被殺予讀史至此不禁掩卷徘徊反覆推求而終不得其故嗚乎此聖人所以但言小人之難養更不復言所養之方惟恐人執方以誤養小人猶之上世名醫但治病而不立方惟恐人執方以誤治病也雖然四子六經獨非養小人之方乎夫四子六經皆爲養小人之方方固未嘗不備然終不能使小人盡受其養仍有逃於養之之外如離班桃仁者富貴恩寵無一不備史且言志願無厭猶有怨憾吾不知所願者何物所怨者何事豈令人反覆推求而終不得其故嗚乎養之之難如此又何惑乎聖人但言小人之難養更不復言所養之方也哉

沮渠男成

讀梁熙叚業傳而知儒素果不足以有爲也偉哉男成避王者之位塞奸邪之路可不爲忠乎乃卒爲蒙遜所賣或者謂其謀既未售即當發蒙遜之奸不當隱忍以就戮然天下之惡一也不愛於弟而能愛於君乎既全君臣之義復全手足之恩男成足以死矣嗟乎當蒙遜之崛起西陲并吞隣國歷數傳而猶能遠王於階善可謂善於繼矣抑知創業之初有男成者慷慨忠義幾與泰伯文王爭烈乎六合之表自有偉人吾舍傉檀而屬男成矣

乞伏熾磐

甚矣熾磐之不仁也孰謂其賢乎當其受困於姚興也父子奔南凉南凉待以上賓之禮後熾磐逃歸被執傉檀復

以魏武善關羽爲言赦之勿殺無何又奔允街傉檀復歸其妻子其大造於熾磐可謂有加無已矣及傉檀窮而來歸寧報之以德而反毒之以酖且熾磐之后又傉檀之女也吾於是而深有感於男女之際也夫婦之倫固重矣苟無父母以生其身身且無有又何有於夫婦父子之恩性也夫婦之私性也而情矣苟以夫婦之私而忘父子之恩是以情而滅性矣是以後天而滅先天矣吾於是而深有感於傉檀之女之賢也其言曰秦本我之讐讐雖以婚姻相待蓋時宜耳先王之薨又非天命爲人子者豈可臣妾於讐讐而不思報復乎乃卒不吝一死以報其父然則天下篤於夫婦而遂忘其父母者皆傉檀之女罪人矣嗚乎可不爲賢乎

沈田子

沈田子以千餘人而破姚泓數萬之衆使鎮惡得乘其敝泰遂以亡其功豈在劉裕下借乎竟以橫死愚嘗謂劉裕之破秦酷類司馬昭之破蜀蜀主闇於萬里羣虎聚於二城未有不忌而鬬鬬而斃斃而盡者雖然有天道焉鄧艾破蜀本爲晉非爲魏田子破秦本爲宋非爲晉故皆死無成名然則進退存亡之道固非功名之士所能窺哉

劉穆之傅亮謝晦

黨於裕者實繁有徒要莫如劉穆之傅亮謝晦三人爲最云嗟乎范增於邂逅之間說梁立楚本爲梁非爲楚後世猶以君臣之義責之其卒也書死穆之輩與裕比肩起義共事晉朝於晉則君臣於裕則僚友耳乃摩頂放踵嘔血吐肝必欲挈晉之天下授之裕而後已是誠何心正史既不編於叛臣之列古史又不倒以書死之科曰以裕之有成也然則又何以處夫委贄爲臣而甘蹈販國之誅以腹心委於賊也哉

史言裕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云云群臣莫

諭其意曰晚坐散傅亮廼悟遂還建康具詔禪位當是時使亮亦如群臣佯爲莫諭裕亦奈之何哉溫有謝安王坦之而篡不成裕有傅亮劉穆之而篡遂成此春秋誅亂賊所以必先絕其黨與也然謝安王坦之溫所辟也而終爲晉用傅亮劉穆之裕所拔也而卽爲裕用爲晉用者身名俱泰爲裕用者身名俱喪然則爲小人者又何樂乎去彼而取此也

史又言傅亮畏世路屯險著演愼論既知傾覆無由求退作辛有穆生諸贊稱其見微謝世基與晦同死臨刑爲連句詩有橫海垂天之悲晦續以保退無力太行難陟嗟乎彼徒知咎世而不知自咎既傾人之社稷以授人又橫行廢弒幾於爲惡務盡矣皇天后土肯容汝乎吾讀南北史而嘆朝秦暮楚者莫不自謂善於去就而不知適以增其惡速其禍如傅亮謝晦諸人有足悲者吾故表而出之以示范增之不當獨蒙惡聲也

沈璞

盱眙匆破臧質之功偉矣然使居停無沈璞質雖勇安所用哉愚嘗謂臧質猶張巡沈璞猶許遠雖有死生之判而無優劣之殊惜質也續以叛誅而巡遂獨步於千古然沈璞則居然與許遠爭烈矣

以多制寡常也有時制多而反以寡如班定遠以三十六人破西域三十六國甘寧以百人夜入曹營四十萬衆王君廓以十三人破東都萬賊宋之悌以壯士八人平劍南發賊八百以地爲險常也有時因人而地始險如臧質之於盱眙韋孝寬之於玉壁昌義之之於鍾離趙犨之於宛丘劉錡之於順昌以視孫吳不更偉乎

或問用衆與用寡孰難曰觀田單終屈於趙奢則知用衆更難於用寡矣大都用寡以氣勝用衆以智勝用寡宜於持久用衆宜於速戰攻敵之兵宜速戰應敵之兵宜持久昆陽之戰以少而勝多勝以氣也宋襄之戰以少而敗於多敗以氣也韓信驅市人使之戰馭以智也然氣亦生焉故陣背水而不死張巡驅烏合使之戰馭以智也然氣亦生焉故寧敗死而不降然臧質張巡皆守也皆應敵之兵也質則勝而全巡則敗而死人事之中又兼有天道焉是以君子不以成敗論英雄

魏王宏

魏孝文之父爲祖母馮后所鴆綱目直書曰弒及馮后殂而孝文必欲行三年之喪綱目又責其忘父之讐例以春秋哀姜之孫於邾并責大臣以深示貶絕可謂嚴且切矣乃明儒方正學又謂其子無讐母之理母殺其子而孫得讐是知有父而不知父之有親也故聖人於文姜之卒書

葬以明于母之恩況焉太后直哀姜比耳母生之身而母殺之死者且不敢怨而孫乃欲追讐其祖母而絕不服喪畀何義者乎其說又不同於朱子也學者宜何宗耆子曰揆之於義終不如朱子之說爲無弊而惜乎其說之未全也愚請得而補之按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周禮調人凡和難父之讐辟諸海外又曰父之讐不與共戴天皆言父而未嘗兼言母蓋父母之恩雖均而義則有別也母蓋統乎父者也尊無二上之義也所以夫有再娶之禮婦無再醮之義周禮儀禮子爲父服三年父在爲母服朞年夫死則稱未亡人而以從子爲正出入不得自專凡

所以抑陰者卽所以扶陽也凡所以防微者卽所以杜亂也此先王制禮之意也知先王制禮之義母不得同於父則知子之報母亦不得同於父矣母不得同於父而父爲母所殺將殺母以報其父乎曰殺人者固有謀殺致殺誤殺之分而況母子可概得而讐乎是又推刃之道也先儒曾得之梁人之說矣梁人有娶後妻者後妻殺其夫其子又殺之孔季彦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彦曰昔文姜殺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絕不爲親禮也絕不爲親卽凡人爾且夫手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爲親而況手殺乎方其下手之時母名已絕

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殺母而論爲逆也由是遂以爲定律卽此推之而謂子之不得讐母乎雖然此繼母非生母也繼母與生母終有別也而生母之於夫於子繼母之於夫於夫之子又終有別也有繼母欲厚其所生之子因而忿殺其夫或殺其前母之子者矣至於生母非有大故必不遂殺其夫遂殺其子也其至於遂殺其夫遂殺其子者未有不因外遇者也愚謂聽繼母之殺其父卽當鳴之於司寇以絕其爲母如生母之殺其父必母有外遇而後鳴之於司寇以絕其爲母否則不得遽絕也蓋生母之於夫於子必異於繼母之於夫於

夫之子也異其情故異其復也此法以義起者也然母可得而讐也父亦可得而讐乎曰父天也母地也母統乎父猶地統乎天統者尊無二上之義也故母可讐而父不可讐也申生之死死於父也惟不可以讐故可以死設不幸而申生之母亦死於父申生但可以讐驪姬不可以讐獻公此又可以義斷者也孝文之於獻文則爲子而於太后則爲孫設不幸而獻文受弒於孝文所生之母孝文且當援絕不爲親之例以絕其所生之母況孝文乃太后之孫而其父又非太后之所親出乎孝文誠亘古之賢君惜乎不達於禮遂令復讐之義不明於後世然亦非孝文過也

方獻文受禪之時孝文才十歲耳太后臨制於內大臣蒙蔽於外孝文烏得而知之吾於是而益信周禮爲盛世之書也其制天官冢宰得以兼宮闈之政凡米鹽絲枲有關於供奉起居者例皆關白於外朝之大臣誠如是則宮中府中相爲一體又安有弑逆之事而大臣不知哉後世徒見左右近習有交通大臣之患遂疑周禮爲僞書格而不行嗚乎此女禍之所以接踵於後世也愚嘗悲唐之中宗儼然南面而君天下矣一母后得起而逐之將相大臣所可何事耶雖苦於將相之無人而亦立法拘牽之過也天下有扼於情而法不得直遂者則不得不假手於人以善

全其變如不幸而有孝文中宗之所遇此皆大臣之事也法者天下之所共也子亦不得私其母也子不得私其母而大臣執而告之祖廟而子不與焉執之於大臣既有以伸復讐之公義而子不與焉又無傷於母子之私恩至於士庶則族人之責也子方扼於私恩徘徊而不敢發而執之族人以聽士師之法猶夫子聞隣難而有沐浴之請此皆可以義斷者也又何疑於族人之討賊乎然春秋既書孫於齊孫於邾以絶其始矣而於其葬也皆謹書之又未嘗絶之於終也何居曰文姜哀姜皆與聞乎弑未嘗親自爲弑如魏之馮后也且法固可以義起也春秋於文姜哀姜但書孫於齊孫於邾未嘗直以弑書而綱目卽師其用意之微於魏之馮太后胡太后皆直書曰弑則知變文起義亦春秋之所許也又何嫌於美惡之不必同詞乎此愚所以補之也

魏王子攸

魏主誅榮猶得乾時之義君子勿深責焉惟是梁兵納顥孤軍深入當是時榮陽雖破洛陽猶完或堅壁徐援或背城一戰無一不可而遽奔河內何其憊也夫旣不幸而爲強臣所立惟有自強一策猶足以稍桿奸雄之心乃鹿鹿焉仰人鼻息技同嬰兒所謂素有令望者安在哉且是時

葛榮縱橫於河北醜口稱帝於關西徒焉敵疆紛如蝟毛非爾朱氏漸次翦除則魏不亡於女主亦將亡於群寇有必然矣是爾朱氏雖有不臣之罪猶有定魏之功非若六渾氏止有罪而無功也始焉闇于天位而無子臧之節旣焉輕棄社稷而無卽墨之守終焉發憤匹夫而無會稽之忍其及也宜哉

眉三子半農齋集卷之六

史部

王儉

六朝之王儉其猶五代之馮道乎儉以江左風流自命道以長樂老子自叙何顔之厚也然先儒固已斥其妄矣獨怪卓吾李子剏爲新論謂馮道志在安養斯民且美其品曰吏隱其敢於無忌憚如此卽律以文姦之戮亦復何辭

陳顯達

顯達自以門寒位重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取麈尾燒之其猶賈詡之於曹魏乎詡自念非曹魏舊人恐禍及嫁娶不結高門然既黨於賊矣與其黨於賊而圖徼倖以免何如鴻飛冥冥使弋人無慕乎顯達固非其倫然卒不能使其子不豪侈何也曰是時選舉皆先門第浸浸乎孔之四科不如彖之三家矣世家子弟安得不薰染於俗而以豪侈相矜乎惜顯達雖能教其子而仍闇於進退卒與崔慧景狠狽横死而又死無成名以視賈詡不能效鴻飛之冥冥則又先後　轍也予竊惑焉然而兢兢乎如厯浮薄而遠勢交則固顔延年以後一人已

謝朏

朏在宋爲侍中當解璽之際敢於引枕就臥其大節凜凜過王儉褚淵遠甚獨惜其守節不終未幾而復爲齊之侍中及梁既受禪又守節不終未幾而復爲梁之司徒以視王儉褚淵又豈甚遠哉吾就其迹而推其隱其逃寵不就梁徵也猶引枕就臥之故智其司徒於梁也猶侍中於齊之故智皆欺世盜名以幸全其身耳惜齊梁之君碌碌不能效漢高而正丁公之斬耳雖然吾於是而轉悲朏之不幸也當引枕就臥之時使太子之請得行豈不與裴顗並爲宋室忠臣乎善乎褚炤之唾其兄也曰使彦囘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一名士耶吾於謝朏亦云

房景伯

景伯擒劉簡虎署其子爲掾令諭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相帥出降豈非錚錚才守者乎予獨不多其能爲才守而獨多其能爲孝子然景伯之孝又崔母有以教之也有崔母之賢然後有景伯之孝有崔母之賢然後貝丘之母亦化而爲賢有景伯之孝然後貝丘之子亦化而爲孝世卽有崔母之賢未必復有景伯之孝卽有景伯之孝未必復有崔母之賢愚嘗謂孝子節婦卽是禎祥卽是靈瑞世所稱麟鳳芝醴卽使果係和氣所感亦何補於世亦何濟於人誠使守令之中有數人如崔母如景伯一邑之中有

數人如雀母如景佁勢且盡變而爲含哺鼓腹之淳民葛
天無懷之世界乃千家萬戸卒不多見卽千秋萬世亦不
多見夫旣斬見於世而又有益於人如此奈何不以爲靈
瑞禎祥而以草木羽毛之賤物爲靈瑞禎祥哉

梁王衍

梁王初政如起兵不迎南康王不求救於魏獲兩義士而
不殺此豈六朝之君所能哉至史稱孝慈恭儉一冠三年
一衾三載對内豎小臣如遇大賓此皆人情所難乃卒不
免於亡日亡於佞佛然又非亡於佞佛亡於納叛問何以
納叛曰貪故也問何以貪曰佞佛故也佛未必貪佞之者

未有不貪故雖亡於納叛卽以爲亡於佞佛益探本之論
也雖然使梁武卽佞佛而無侯景卽有侯景而無蕭正德
卽有蕭正德而無蕭繹蕭詧蕭慥梁遂遽至於亡哉予嘗
謂蕭梁之亡猶苻秦之亡秦貪燕貪晉遂以姑息待降臣
梁貪河南貪東魏遂以姑息待骨肉秦漢而下有天下者
皆貪也未必亡姑息則亡問姑息何以亡曰惟湯武可以
王惟桓文可以霸以宋襄而行王道則敗矣然則梁秦之
皆以姑息而敗敗而亡也又何足異哉

陳慶之

梁納元顥陳慶之以數千之衆自發銍縣至洛陽凡取三
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皆克及爾朱兵至三日十一戰殺
傷甚衆榮懼欲還慶非特名將亦奇士矣吾獨惜其不爲
恢復之舉而徒爲納敵之謀蓋中原之可乘未有易於此
時者六渾之勢未成黑獺之威方晦爾朱煽虐橫議盈朝
譬如逆雞勢不俱飛使鼓盈廷之氣激義士之心揮戈燕
趙問鼎洛陽慶之豈非佐命元勳哉顧付以羸卒數千前
無所乘後無所繼徒令已成之功隳於一旦乃貪異日侯
景非分之降是何異自棄騏驥而不御而反求駑駘於千
里之外也然而慶之之功則固其桓子元劉下邳爭烈矣
梁書侯景入列傳歐史劉叟入世家得毋失倫乎王蕭

詧入北史之附庸則又撫卷而欲涕矣

賀拔勝賀拔岳

魏自沃野肇亂覬覦者紛如蝟毛其間竭股肱之力而能
繼之以忠貞者惟賀拔氏父子兄弟而已矣拔度死於賊
無論已勝自肆州歸榮未幾遂與晉陽之甲榮討逆正也
勝從榮亦正也已而榮跋扈被誅田怡欲攻宮門使非勝
力沮其謀則魏禍不待再舉矣兗州之降豈得已哉蓋反
正無由計將假手於歡不意歡復一榮也前虎方除後狼
復進不得已而求刺荊州又將假外援以制内變天不祚
魏復爲侯景所逼驅而奔梁已復歸魏雖淅陽之役赴義

微慚於不勇然猥狽東西崎嶇南北而卒無二心亦足悲已既而芒山之戰且幾於獲歡勝固魏之勞臣而亦歡之勁敵哉岳因平城之陷而奔榮是時爾朱方强非榮不足以討賊故兄弟相依亦不可謂無擇木之智矣及榮舉兵向關河陰得志高歡即勸榮稱帝左右無勿同者唯岳責之以大義怵之以禍福榮遂心動而止嗟乎其義烈豈出魯仲連下哉既而出鎮關中擒醜奴獲寶寅非報榮乃報魏也既而襲長安誅顯壽非為歡亦為魏也為魏而歡之忌深矣忌深而高平之難遂作其視武侯之渭南亦豈甚異哉竊怪高歡從杜洛周宇文泰從葛榮皆盗也厥後葛

榮殺洛周并其衆爾朱榮起而誅之其黨遂散是誅盗者也岳兄弟始附爾朱典晉陽之甲既而爾朱不臣即謀誅爾朱高歡不臣即謀誅高歡是誅盗國者也誅盗者族滅誅盗國者不得其死至於從盗者之歡之泰則居然創業垂統而入郊廟明堂之位矣所謂天道是耶非耶

高歡

魏史載高歡自病逐君之醜事靜帝禮甚恭發明既有以窺其微而折之矣然歡之足誅如是而已乎如始勸爾朱榮稱帝彼明欲借榮以來天下之兵而陰得乘其敝論者猶誤以為忠於榮此瓊山丘氏所以又繼發明以折之也

既而叛榮又借挾主之威以擒收天下之望及威亢望攻而其弁髦更甚于爾朱乃猶假討賊以為名安有連廢二主連弒三主而猶可稱討賊之師乎乃卒未有以折之也嗟乎歡之罪浮於榮豈特倍蓰哉

荀濟

荀濟謀誅高澄於宮中作土山開地道門者覺之以告澄欲宥其死親問之曰荀公何意反曰奉詔誅高澄何謂反耶然語奕奕千載而下猶想見之發明謂謀之不得其道故綱目不以死節書然則必如何而後為謀得其道哉又必如何而後可以書死節哉吾不知之矣

楊愔

楊氏遭爾朱之難東西族滅惟愔先出獲免既而奔赴高歡泣訴家禍而爾朱之族亦滅楊氏可謂有子矣然王裒廢蓼莪之什愔尚未有聞也而嵇紹濺蕩陰之血歡竟幸有報也毋乃以社稷易家怨乎況簡囚供御身進廁籌甚至妻故主之母后其敢於犯倫如此拔眼之誅豈不幸哉楊氏又可謂無子矣史言楊氏一門三公七太守三十二刺史為關西望族雖赤族於爾朱而愔之族子敷敷之子素素之子玄感猶相繼顯名於周隋何楊氏之多奇也然楊津赤族於魏而獲愔不忠之報楊素幸全於隋而遭玄

感滅族之誅卒之津族而魏遂入於齊玄感族而隋遂移於唐楊氏有關於國之興廢如此謂之望族也固宜

蕭綜

蕭綜之父東昏也出於吳淑媛之口知子莫如母而又七月而生綜之疑也固宜然例之復讐之義猶有未安焉東昏之死死於王珍國張稷之手綱目且沒其名直書曰齊人以見東昏之暴無異於獨夫故直許南康王之廢立而蕭衍蕭穎冑皆得以起兵書方崔慧景之逼建康也使入援無蕭懿則東昏授首矣大難甫解而即殺懿於是遂起雍州之師衍以弟而報兄於復讐不爲無名綜即東昏子

也恐難以報懿者報衍矣然既欲以報懿者報衍也則衍之優柔溺愛使綜挾匕袖中因便而行荊軻聶政之舉一夫力耳顧乃委身於敵國徒冒喪師之羞而又無益於齊之存亡安在其爲勇乎抑又思之綜之所處亦極難耳公羊傳曰復讐不除害其道以爲君父之間未可徒逞其一決不顧其後也綜既膝下於衍非朝伊夕矣一旦變親爲讐而欲刺刃於其腹其心必不能無動既不能無動於心又安能必事之成乎愚嘗即其所處而思之或去之而耕於野存齊人之宗祀用齊人之伏臘身乎梁而心乎齊如上哀之廢蓼莪伍員之隱吳市或亦春秋之所許乎雖然復讐之義不明於後世久矣綜父梁武非不慈且樂也一旦舍安就危不戀豢養之私恩務念宗祧之大義泣血荒墳卿覔枯骨布沙習勞披髮跣行其志如此其卓也其勇如此其堅也乃綱目於其始也書叛於其卒也書死直與盜賊同科然則又何以爲人子不幸而處讐敵法也愚是以既駭之而復哀之既哀之而復辨之庶幾尚論者知所節取焉爾

王僧辯

僧辯討賊之功偉矣獨惜其闇於事君之道故君子勿責焉方臺城受圍之時即草茅下士亦當荷戈以赴難況身

爲太守而有方面之寄乎長沙之師荊州之督邵陵之敗皆蕭牆之大變僧辯不力諍其非而反甘爲前驅是亦黨於賊而已矣或者曰侯景敗於巴陵而後弑太子弑簡文使湘東之師直指建康不更速其死乎是不然夫枋頭之敗僅止於廢立而灞上之勝則至於受禪與其受禪而子孫不保何如廢立而宗祀猶存吾固知梁之子孫幸不至於盡殄者正賴有巴陵之捷耳使巴陵敗而景遂受禪也其禍豈止於簡文父子已哉且臺城未破之前非不可直指建康也至於巴陵而已後時矣吾於是深誅其隱伊謂武帝簡文之死非死於侯景死於湘東可也嗚呼湘東不

足誅巳獨惜僧辯有再造之功顧闇於春秋之義前有賊臣而不知速討後有强臣而不知預防廢一君立一君從乎人以隙授人以柄卒之死無成名而國祚遂移於陳嗚乎大臣安可不學哉

王琳

綱目於王琳凡十八書皆予辭愛琳可謂至矣吾獨惜其所事非其人也何所遇之窮哉湘東曾下琳獄矣使非陸納要之以叛琳且旦夕登鬼錄而琳不以爲憾也忘伍員之怨竭包胥之忠終始抗陳讐陳者殆二十年正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巳諸葛武侯以後一人而巳豈六朝之臣

所敢望哉吾獨悲其始也無隆中之遇終也有渭南之厄徒令一腔熱血昭曜簡編大書特書不一而足以至野叟懷血義故會葬朱瑒乞首知勝迭樞動物之效幾無異於至誠千秋萬歲猶賴斯人吾安得起斯人於九原而申吾執鞭之慕弁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

王通

東晉之得以稱統者以西晉之開於先也宋何爲者耶宋可以統則齊梁亦可以統矣不統齊梁而統宋且黜之以魏君子以是爲亂統其信然乎君子曰然

王通之帝元魏也其猶季札之君闔閭乎札曰苟先君無廢祀稷以奉君也吾誰怨乎哀死待生以俟天命非我所亂立者從之是前人之遺命通曰亂離瘼矣吾誰適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卽吾君也其辭同其意同要之於春秋之義均無當焉此所以卒貽君子之譏也

李密

世謂密似項羽先儒多非之愚以爲未可非也羽以八千人渡江橫行中原勢如拉朽不五年而成覇業密始依翟讓旣遂殺讓自立邙山一敗遂不復支狼狽奔唐身死覩下其不逮羽也遠甚何俟先儒明辨之而後知其不如哉蓋密之似羽不在力之强弱而在勢之難易也秦項之時

其勢在河北隋唐之際其勢在東都勢在河北則救趙爲急入關爲緩羽是時止知救趙而與呂秦爭天下不知入關而與沛公爭天下是明以難者自予而以易者予漢矣勢在東都則東都爲急入關爲緩密是時止知攻東都而與隋鄭爭天下不知入關而與晉陽爭天下是亦明以難者自予而以易者予唐矣難者自予則我之自處與人之處我皆在所必爭而勇失其勇易者予人則彼之自處與人之處彼皆在所不必爭而智成其智此羽密之所以敗漢唐之所以成也豈在力之强弱哉

密之敗徵有三焉殺翟讓一也不聽柴孝和徐洪客之策

二也既數煬帝十罪而又降隋三也然此三者人人能道之予謂其失策之甚尤在於降唐何也邙山之敗豈遂如漢王之敗成皐乎漢王敗成皐急而逃獨與滕公載北渡河驅韓信修武壁將其軍乃復振終有天下密是時雖敗猶有衆二萬非如漢王之子身而逃也使堅持初念南阻大河北守太行東連黎陽與二萬人堅壁養威以圖再舉雌雄猶未可知何為遽徇栅欵之謀甘為牛後哉一辱於降隋再辱於降唐上之不得比漢王下之不得比楚項徒令執筆者得以書叛書討幾與亂臣賊子同類而並觀悲夫

秦漢隋唐皆起關中遂以關中為得天下之機矣然更始[illegible]得關中苻秦亦得關中劉裕亦得關中皆失如反掌至[illegible]安祿山朱泚之流又不足道矣固國豈徒恃山谿之險哉

堯君素

堯君素死節彰彰矣而不書死之曰廣行弑逆即守節如君素而不得以死節書所以深惡廣也嗚呼審如是是司馬牛以桓魋而受罰柳下惠因盜跖而受誅矣豈通論哉況文帝之崩當日止謂中外頗有異論未嘗灼有所見定以為弑也即張衡臨刑之言亦發於大業八年而朱子綱目則作於六百餘年之後奈之何以宮闈疑似之大獄俟之數百年而後定者而欲槩責之當日莫可踪跡之臣民乎且有一說以折之彼高叡之事武曌何異君素之事楊廣乎如謂事廣者不當以死節書然則仕武曌之高叡又何為獨以死節書也豈武曌以周篡唐之天下反得有其臣而楊廣以子承父之天下反不得有其臣乎然則如之何而可君子曰因義起例於實則當隨事書名以正其弑逆之罪於臣如張季珣堯君素之類則當仍書死之以示勸忠之道於寇如朱粲王世充之流則仍當書討書誅以嚴亂賊之防庶統正於上分明於下君臣父子之道皆得之矣

王行本

行本力竭而降固不可為全忠然能報君素之讐使君素忠魂得怡然於地下不可謂非義士矣悲夫當是時唐據關中夏據河北鄭據東都舉足輕重隋事去矣行本以一隅抗三巨敵左支右吾堅守頻年高松柏之操砥狂瀾之柱為亡隋之孤臣作君素之義士其過於屈突通豈特倍蓰哉乃未聞教忠之賞反加戮義之名其淫刑也不亦甚乎

竇建德

隋末之師近正者竇建德蕭銑李密三人而已然建德尤足多焉建德本農家子非如銑與密出自王公之胄閥閱之遺也乃其設施一本乎正非但隋唐逐鹿者不敢與之頡頏即兩漢以來亦烏有出其右者哉唐史惑於成敗乃列之於盜竟不得與漢之隗囂公孫述同類而竝稱幸綱目表而出之始終凡十七書無一貶詞而其破宇文化及得書誅此尤其特筆也不幸而敗爲唐所戮書法以建德無罪而書斬其失在唐發明以建德援鄭而被擒其失在夏然漢戮韓彭而卒召淮南之變唐誅建德而旋起漳水之師嗟乎世無義士淫刑者亦安所忌哉吾固知書法之

論較長矣

齊善行

善行歸唐之策善已當是時苟從善不決如諸將所請禍亂相尋寧有極乎即不然或鬭於處分沙中偶語禍從中起矣乃能不動聲色立揮數十萬衆各飽所欲而散無怨無譁非才識過人何以至此然卒不顯於唐豈其品又在房杜王魏之上乎

徐文遠

徐文遠倨見李密而屈於世充何其知人也然天下大矣何必東都狼狽一官幾致餓死可謂昧於進退存亡之道矣

徐世勣

噫勣何厚於魏而薄於夏也吾不知之矣夫建德之待勣不異於密而世勣之降唐亦不異於降夏乃必欲殺夏以降唐何也幸建德弘項王之量其父幸而得免然不可謂無死父之心矣不思所以全父之策而反行險以貪天之功何異漢王分羹搦足之忍哉至於牛口之戰世勣與焉使世勣不忘活父之恩力爲之請命於唐亦如向之報魏公者以報夏豈不偉然義士哉乃邈不相關聽其駢戮於市前無徐庶之智後無朱瑒之義天下未有不能爲義士

而能爲忠臣者也老奸禍唐基於此矣

魏徵

魏徵之於太宗范祖禹論之當已發明則深辨之以爲國無二上徵所事者高祖非太子也太子不得而臣之徵亦不得而君之愚謂君臣之分即未有定然業已受腹心之寄而謀除秦王非一日矣獨不可謂之讐乎父之讐不戴天兄弟之讐不共國徵於太宗即不可例以父之讐獨不可例以兄弟之讐乎不謂之君可也不謂之讐不可也不君而不死可也讐而事之不可也

劉子翼

綱目於貞觀元年大書徵隋秘書監劉子翼不至或者以爲譏固妄矣然先儒終未能確斷其意之何所屬也嗚呼世無夷齊誰識君臣當捧心獻媚之時忽覩夫守貞不醮之婦倘不大書特書何以起頑立懦而教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者審識此義則當日數易其主如房杜英衞諸人且無以自解而況忘恩事讐之王魏乎此子翼不至之深情亦綱目大書之微意惜書法發明未能深探而爲之說也予故表而出之

張公藝

胡氏責公藝之論當已然公藝非其倫也夫以閭閻之小民一旦覩嚴重之天威得免迷亂足矣而欲其逆探深宮之隱禍漫抒納牖之微忠毋乃責刑者而售以屨乎彼新城三老壺關三老其區畫皆非取辦於臨時故能奇中且安知非黠者代爲之謀乎雖然禮失而求諸野固非先儒之得已也然則徐世勣許敬宗之流其罪可勝誅哉

問漢武帝能識霍光於謹厚小心之際唐太宗不能識許敬宗於博辨文姦之下何也曰武帝之悔心已萌於輪臺而太宗之雄畧未灰於征遼所以藻鑑殊而收功亦異

夫以高帝而不識盧綰之叛光武而不識彭寵之佞唐太宗而不識徐世勣之邪猶曰知人其難獨怪夫漢武明知

汲黯之賢而不用唐太宗明知宇文士及之奸而不黜是玄宗明知韓休之賢而不相蕭嵩之佞而不斥雖然猶愈於漢元帝明知蕭望之之賢而竟殺之明成祖明知方孝孺之賢而竟族之也

張說

張說不證魏元忠偉矣但許之於初何哉時宋璟亦爲鳳閣舍人昌宗不以美官啗璟而以啗說則說之人品居然覩矣入對時使非宋璟張廷珪劉知幾激以大義則元忠其危乎雖然大易善改過吾於說也又不無取焉

魏元忠

武后之橫本於敬業之敗然敗敬業者李孝逸也孝逸無灌嬰連齊之智以致賊后滋滔天之惡發明深惜而痛恨之故於儋州之竄極加貶訾以示無聊之罰然敗敬業者雖孝逸而實元忠也使斯時無元忠則孝逸殆矣元忠之功既不出孝逸下然則元忠之罪又安能出孝逸下哉發明知責孝逸而不知責元忠胡氏雖能責元忠而不能如發明之責孝逸愚謂孝逸猶敬業元忠猶思溫敬業功在唐罪在周孝逸功在周罪在唐知敬業之功則知孝逸之罪矣知思溫之功則知元忠之罪矣春秋治亂賊必先絕其黨與綱目知褒敬業貶孝逸而不知責元忠毋乃失春

秋之旨哉

秦始皇未嘗死於漸離之筑而云病傷而死惡秦也駱賓王未嘗脫於武后之誅而云落髮而遁惡武也异异之詰姚坤佛貍之詰崔慶遠黥𡇸之詰武延秀皆凜凜有春秋之義烏得以人廢言哉

狄仁傑

反周為唐獨仁傑力與曰自古未聞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也李昭德之言也自昭德有是言而反周為唐之機肇矣然亦不肇於昭德也岑長倩周之右相也格輔元周之平章也兩人皆以王嗣之故身死於諫是又先昭德而

肇反周為唐之機矣後人獨以復唐之功歸仁傑者以其薦五王故也嗚乎薦賢之功大矣哉

狄仁傑之事周猶子路之仕衛然姪無代姑之理故欲武曌而還位於其子其詞順孫有繼祖之義故欲衛輒而讓位於其父其勢難

李多祚

反周為唐前有梁公後有五王然梁公始之而不能終之五王終之而不能善終之使無多祚非但唐禍不旋踵即梁公之心五王之功亦何以見於天下後世哉綱目於梁公之卒不書周於五王太子之舉兵則書誅書討以子之獨於多祚則僅見於分注之中而胡氏且責以春秋之義謂不當徇太子之請嗟乎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多祚武臣也豈識春秋之義哉其心但期有功於國而已矣且唐亂至再至三何可縱也多祚討二張諸武之亂於前玄宗討韋后太平之亂於後而後唐祚復安是多祚輾轉於神龍景龍之際不異子儀馳驅於乾元廣德之間矣尚論者須知韋奏胡氏之論為經太子多祚之兵為權權如武王之燓伐經如夷齊之扣馬庶有以識多祚於牝牡驪黃之外耳

封常清高仙芝

常清仙芝綱目惡其死於譖也故書殺而又微示奔軍之貶故不書官是為君臣交分其過矣愚以為是役也失在君而不在臣當時自漁陽起兵以至兩河常山而外未聞有一矢相抗者忽驅以白徒烏合之衆欲其捐軀於邂逅而一無反顧即孫吳復生未必有濟何可獨罪常清哉而況一戰武牢再戰葵園三戰上春四戰東京五戰都亭六戰宣仁其慷慨赴難之志亦足以暴白於天下矣至於仙芝退守潼關亦兵家伸縮之常安可遽以失地之例罪之當是時使常清與仙芝協守潼關而以哥舒翰所統之兵護京師以壯犄角關即不守退亦有據豈遂至於狼狽[illegible]

奔哉嗚呼當其盛也印纍纍而綬若若充積於廷者不知幾何及一旦難作而倉卒以身殉者卒出於疏遠不相渥之臣如常清仙芝亦足悲已乃發明卒惑於成敗而遂目之曰庸人夫仙芝常淸跡其生平亦非碌碌者如以一敗一退之故而遂謂之庸人然則相州之潰邙山之敗郭李亦謂之庸人可乎郭李未聞嚴罰而封高遽膺顯戮甚矣封高之不幸也吾故曰失在君而不在臣

僕固懷恩

予嘗怪僕固懷恩於唐有再造之功而竟以族滅何居曰此固重黎之誅也昔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不盡

乃誅重黎蓋縱亂養亂無異於身爲亂也故法不宥使當時懷恩乘河朔之捷直擣范陽入虎穴而戳虎子徧易漢將不令逆臣節諸鎭豈惟國家世無藩鎭之患卽生民亦永免肝腦之塗其大造於唐也皇天后土當共鑒臨誰忍負之不此之圖而顧養亂蓄奸授恩於賊陰爲黨援遂令唐失河北迄於五季禍難相尋靡有底極其族滅之禍亦竟與安史等噫亦孰非天道哉

李光弼

光弼夜入朔方軍亦兵貴神速之謂也豈疑朔方軍哉張用濟謀逐之過矣責而斬之誰曰不宜但懷恩無可誅之舉史亦稱有備而後見光弼此何爲者由此推之則用濟之誅或蘘苴斬莊賈之意乎亦未可知矣

史言光弼陰使烏承恩圖史思明勸上以鐵券賜阿史那承慶令共圖思明與之牒又先籍其從思明反者將士姓名數百紙令事成按籍而誅之後人據以爲實錄以致宋儒范氏遂以長亂之罪罪光弼也噫豈遂如史氏所云乎從來奸雄起手必有所僞托觀思明館承恩之日卽先伏二人於牀下復令承恩少子來省其父以致承恩謀洩而身死則奸賊之智數亦狡矣由此推之安知所謂牒文簿者非賊臣僞撰於前特借承恩激怒其衆以爲反叛之端

乎善乎胡天台之註有以得其情矣

人謂晉之陶士行猶唐之李臨淮其信然乎曰非其倫也李有復唐之功而侃之於晉何如也李之不終畏死也而侃之於晉何如也侃之功自爲也非爲晉也侃之令終晉之姑息有以釀之也李之不終唐之宦官有以激之也故爲士行易而爲臨淮難臨淮過小而功大士行功小而過大功非小也爲國則大自爲則小愚故曰非其倫也

田承嗣

尹氏曰唐自中葉凡節度之卒不以逆順賢否皆書爵者初非褒美之也正以著藩鎭之强耳故橫征專殺如嚴武

亦得例書爵果爾則田承嗣何以削而不書而郭李之卒又何以書法獨殊也如以李郭元勳不當與諸帥並然則有功而賢如令狐彰其書法又何以與諸帥同也愚謂王忠嗣辛雲京之卒而不書漏也薛嵩李納之卒而書爵誤也至承嗣而亦得以卒書此直綱目之失耳嗚呼安史不足誅矣然亦死不旋踵其餘或誅或逋或反正以倖免類亦報迄之不甚爽惟承嗣辱以公主而不能格其向化之心寵以平章而不能馴其很野之性始終反覆爲禍於唐較之諸帥實爲戎首乃竟優游壽考得以令終生既倖脫於王誅而其卒也復不書死何以判順逆於當年示勸懲

於萬世哉如以其一赦之故遂不書死試問當日之所以赦承嗣者果出於朝廷之德意抑出於承嗣之要脅否也赦於前者未必不反於後赦於後者未必不復反於後顛倒錯亂自唐中葉以來其賞罰不足以示勸久矣惟賞罰不足以示勸故有待於綱目之權衡使倖脫於生前者終不得倖脫於死後此正史臣格外傳心之要典况綱目變文起義者多矣胡獨於承嗣之卒而徒徇一赦之虛名乎吾故曰此直綱目之失耳

劉晏

致堂胡氏曰劉晏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而其言有不可廢者出納必委之士類理財以養民爲先官多則民擾論大事不計小費事必於一日中決之皆可法也然亦不免於誅死何也利於上必不利於下利於公必不利於私不私則起怨怨積則生禍矣噫信如斯言是以死生論優劣矣古今精於言利者莫如王安石彼又何以令終也周禮周公治世之書也其言理財之事甚詳大學治平之書也而於財之生也曰大道孔子亦曰足食足兵利豈君子所諱哉至謂利於上必不利於下利於公必不利於私此三代以上之說非所論於三代以下之時三代以上田皆井授兵皆土著利不在上則在下故時無甚貧甚富之民三

代以下田不復井兵不復民富者橫爲兼并貧者亡無立錐國家有急反得挾之以爲壟斷之資於是利不在上不在下而在奸商富賈矣此平準均輸之所以不得不起而救其弊豈可以其出於罔利而少之哉至於積怨生禍此乃宮市白望之流非所論於好士養民之晏也天下安有好士養民如晏而猶至於積怨生禍者乎彼忠州之死特不幸耳上死於闇君下死於奸臣謂之橫死可也謂之誅死不可也謂之飛禍可也謂之生禍不可也嗚乎深原之變本於戍卒之饑疲奉天之圍困於蕪菁之夜採使前無劉晏後無韓滉吾恐縱有西平咸寧之善將亦將困於平

庚呼癸之譁軍論世者不搗其本而徒妄爲之說鄙之以富强目之以功利竟與商鞅孔釐之流同類而並稱是何異混鄕原於中行而以伯夷爲頑民也哉

李抱眞

德宗之駐奉天也朱泚方據長安李懷光已萌異志當是時使滔收貝魏之衆鼓行而南直擣洛陽西據潼關與長安互爲犄角則李晟危矣唐祚危矣幸有貝魏批其吭恒冀掎其背滔不得遑泚遂失其聲援逡巡而敗然皆抱眞力也李晟處兩叛之間而卒以孤軍成恢復之勳抱眞處三叛之間而卒以一臂收股肱之效有李晟卽不可無抱

眞然則抱眞之功豈遂出李晟下哉

賈林

朱滔之北還本於田悅田悅之拒滔本於武俊武俊之交悅本於抱眞抱眞之連衡本於賈林抱眞忠於唐者也賈林忠於抱眞卽忠於唐者也抱眞之功旣不出李晟下然則賈林之功豈遂出抱眞下哉

劉怦

劉怦始諫朱滔毋反及滔敗悉發守兵儀仗奉迎胡氏曰夫不薄人於險非所施於亂臣賊子也使此時怦明君臣大義獎率將士據險拒之與范陽歸國其功豈不大哉愚謂此說猶未足以盡劉怦之罪也夫怦豈知大義者哉使怦果知大義則朱滔南救田悅時卽當連衡昭義使滔腹背受敵乃反聽其指揮將兵以備孝忠則其甘心黨賊也明甚始諫朱滔毋反者懼力小不支本爲滔謀兼爲身謀非爲唐謀也嗚乎唐河北之患承嗣而外莫酷於朱滔然觀其初反時卽誅大將數十人回軍深州又誅首謀者二百餘人則人心之向背居然觀矣使無蔡雄爲之發縱劉怦爲之守禦滔亦檻中豘耳烏能爲哉悲夫田橫之義不臣漢也死於橫穴者二人死於海島者五百人皆不知其姓名今不從滔而死者一則曰大將數十人再則曰首謀

者二百餘人亦不知其姓名夫人不幸而死又不愛其名而又以忠義死可不爲奇耶然以大將數十人首謀者二百餘人而卒不能驂元兇以自脫又何其厄也雖然寧從田橫死不從漢王生寧背朱滔死不附劉怦生士各有志惟期死得其所耳不愛其身又安問其名彼劉怦者亦不幸而以名傳哉

朱泚李懷光

泚與懷光賊也不足深論然敗亡亦有故焉泚初欲間懷光事以兄禮及懷光決意謀反其下多叛遂用詔書待以臣禮懷光慚忿遂奔河中此泚之所以敗也使如唐高之

驕李密懷光未必遂貳心於朱泚內外互爲聲援成敗猶未可知賊臣之伎倆如此固天奪其魄也然使懷光早知朱泚反覆不足恃亦未必遽叛一念之差身名俱喪毫釐之謬家國兩傷嗚乎賊臣而可妄邀天倖哉

有安史遂有郭李有朱泚遂有李晟有李懷光遂有馬燧此唐之所以不終亂也有張九齡遂有李林甫有李泌遂有李輔國有陸贄遂有盧杞此唐之所以不終治也

李璀

悲哉李璀之死也與申生爭烈矣德宗知欲全璀而不知所以全璀之法誠如胡氏所云然德宗闇主也其不知所以全璀固也李泌智士也亦不知所以全璀何哉胡氏知責德宗而不知責李泌失其本矣雖然璀固賢者卽使預詔宥之吾恐其終不忍父之獨死也申生不死亦不害其爲孝而必於死者以爲人子之心必如是而後安也璀亦求其心之安焉而已矣後百餘年而有李繼環者亦絶類璀之所遇其死有足悲焉嗚乎忠臣孝子皆出於逆賊之門可不爲奇哉

駱元光韓遊瓌

貞元時吐蕃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此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因縱兵直犯長安計亦狡矣而闇主不悟也當國者不知也使此時非元光連營相次遊瓌飛騎伏側則瑊危矣瑊危則國危矣夫兩端自持者身處局內且謀脫肩於局外以君父爲委誰有可以脫肩者反捱爲局內之人以援人於險也哉夫吐蕃之惡不得卽逞者晟與燧瑊之力晟與燧瑊之所以得全者元光遊瓌之力使人臣而盡如二子之忘身殉國卽三代至今存可也孰謂唐無人哉

段秀實

綱目大書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泚不克死之曰謀誅原其志也曰不克悲其遇也曰死之表其節也是豈徒死也哉胡氏責之曰亂兵入城天子出避執羈靮以從人臣所當爲秀實不知此而猶爲司農卿見機不敏惜哉抱忠負材草草而死也信如所云則昭公出奔之後魯當空國而逐矣何以卽書齊侯取鄆以致貶也德宗不能死社稷而效匹夫之奔凡爲人臣者有能代爲居守以捍牧圉猶之祖貽世業父不能守而子代爲守以期無墜乎宗祧此正幹蠱箕裘之大者奈何反加責備而以見機不敏爲罪哉愚嘗論之生而無愧於偷生卽生者之節義郭李之類是也死而不出於徒死卽死者之功名巡遠之類是也李晟擊賊而生猶之乎郭李秀實擊賊而死猶之乎巡遠節義功

名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而謂徒死乎哉

顏眞卿

嗚乎死如公死可矣胡氏曰魯公淸忠直道再爲常伯而不用人君非知已矣年踰七十不致仕而歸而與盧杞同朝且觸其所惡難以言智矣書法曰書爲所殺何爲眞卿惜也何以惜之眞卿留蔡幾二年無生理矣眞卿之死當於希烈僭號時也噫宋儒不成人之美亦甚矣哉士君子之進退固非一道也使必泥於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而後爲無過則唐虞以後無君臣矣夫魯公不死於天寶十五載之平原正以其能死於興元元年之蔡州耳使不死於

平原又不死於蔡州公亦何以自明而對常山公於地下哉故鄭叔則欲其少留以須後命李勉旣上表於朝又使人邀之於道可謂愛公至矣然終不如公之自愛與天之愛公之深也不觀李泌乎泌旣入山於肅代之間而復出山於貞元之際乃竟無損於泌也又何苛責於公乎至以後死責公是又繫公於賊而不繫公於唐非春秋大一統之義矣文天祥死於至元之十九年時宋亡已三年而猶繫之於宋而況公之於唐乎又何後死之足嫌乎嗚乎死如公死可矣

王庭湊

唐之藩鎭莫强於河北而魏博成德盧龍尤桀驁較著者也故三鎭之叛服卒與唐祚相終始然以承宗庭湊之跋扈而竟獲令終乎尤痛焉承宗與昭義申蔡淄青同叛者也淄青昭義申蔡皆先後誅而承宗獨免庭湊與盧龍魏博同叛者也克融憲誠皆先後誅而庭湊獨免紀事曰當建中興元之際涇原兵變帝走奉天朱泚亂於內李希烈李懷光朱滔亂於外王武俊舉足輕重立係安危而翻然改圖爲唐擊賊卒使鑾輿反正王室奠淸其功寧出李晟李抱貞下乎信如斯言是止知濯熱者之有功於後而不知吹沸者之貽禍於前矣當德宗御極之初崇義旣已授

首田悅又復被闔河北諸鎭勢且盡入版圖矣自武俊狥王郅之邪謀啗深州之微利忽生異圖倒戈入室遂使田悅漏誅朱滔跳橫俊之罪豈在田悅朱滔下哉且惟岳受誅在束鹿大敗之後而武俊背滔因賈林懸河之舌俊亦何功之有嗚呼福善禍淫天之事也賞善罰惡君相之事也微顯闡幽史臣之事也三者固互相爲用也夫以庭湊之跋扈較之先世罪浮於武俊承宗例之隣鎭惡等於朱滔承嗣顧乃保始厚終五傳而後滅是固窮於造化禍淫之理而又窮於君相罰惡之權矣倘論世者不急急操董狐之筆以繩其後所謂微顯闡幽以補君相之不逮者安

在哉噫若庭湊者直書死可耳

李訓鄭注

論訓注者皆謂以小人而攻小人其敗也固宜然當文宗悲憤之時而肎任勞任怨先除宦官次復河湟次清河北如訓注之開陳方畧至於所汲引者又皆累朝耆俊如裴度令狐楚鄭覃之流當時士大夫且信其眞足以致太平又何惑於文宗之深信而篤好乎愚謂訓注之不免於小人當畧其敗而誅其心訓注皆因守澄而進而卽誅守澄守澄雖當誅訓注非誅守澄之人奈何文宗闇而不悟也然而兩人之罪則固有間也鄭注殺牙將殺守澄雖善於

負人猶未至妬友害能如李訓之幷欲去注也鄭注因守澄而進李訓又因鄭注而進者也誅守澄猶曰此天子之意至鄭注乃天子所恃以謀誅宦官者而幷欲去注胡爲乎使訓不妬注而用滻水之謀未必無濟乃中變而易之以甘露譬之驅盜者不闗之門牆之外而闗之寢室之中安有不敗乎雖然亦非訓一人之咎也當發難之時節度使則有郭行餘王璠京兆尹則有羅立言左金吾則有韓約御史中丞則有李孝本宰相則有舒元輿皆黨於訓而與甘露之謀者也使衆愚疾趨之後知事無成卽各集亡卒從人諭以大義嚴陣以待彼神策諸軍不過五百人耳亦何至殘豢無遺相視囚首以就獨柳乎夫以肘腋之大臣而驅豢養之部曲以誅君臣共惡之宦官而又處騎虎難下之時戰亦死不戰亦死此固中材之所易料乃各鼠竄獸奔以圖倖免此乃市井穿窬者之所爲而可以謀國家之大事乎吾是以旣悲李訓之闇於謀國而又悲黨於訓者之闇於謀身也

李愬

李愬雪夜之功偉已然所以度越人臣者尤在具櫜鞬迎拜裴度於道左其言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其識量如此是豈武將

伎倆所能哉吾以是而知人臣有閫外之寄者不患無功惟患有功而無識量以將之此鄧艾之所以禍身王濬之所以叢謗也苟如李愬謙抑以處功名協恭以尊朝廷卽古之伊呂無以遠過其爲唐之巨擘又何疑哉

郭誼

殘唐之患患在藩鎭藩鎭之患患在留後然留後有二焉一因軍中所共推卽以子弟相傳受一因朝廷致討麾下卽殺其主以自贖朝廷卽因以授之夫出於軍中之所推猶知有主也至於殺主而卽授之是賞亂也彼不有其主又何有於君乎然唐自中葉以後卒相因勿變此贊皇所

以殺然誅郭誼以爲懲而警百乃溫公反譏其殺降而以光武不殺樊崇徐宣王元牛邯爲比而不知非其倫也安祿山尚能斬火拔歸仁以明叛賊之當誅豈以武宗德裕之英武而不能斬一郭誼又何以肅軍威而彰法紀乎然則憲宗之用董重質非與曰非也凡緩則勸人爲亂急則責主自贖者皆不可以不誅惟大曆貞元濡紉於前所以會昌不得不嚴繩於後安可以前之失而反咎後之得也彼樊崇徐宣王元牛邯皆各事其主於光武非素有君臣之分又未嘗殺主以降也豈得並論乎

李德裕

夫以德裕之雄才大畧能使藩鎮䟦首而不能誅一仇士良誠難免乎春秋之責然中興名相固莫如德裕也嗟乎李林甫盧杞日夜殺人以致安史朱李聯袂披猖幾至亡國其死也亦得書卒而德裕之書法竟與之同卽崖州司戶亦不得書曰爲其黨故也卽使其黨果牛是而李非猶當功過之不相掩況牛李之是非又昭然於後世哉維州之役既受屈於溫公身沒之評復蒙誣於書法噫宋儒何苛於文饒也

蕭遘

蕭遘拜相於光啟之時而復遭朱玫之變其不幸已甚然較之昌圖裴澈豈遂無間而槪以誅書乎似失之苛矣

趙犨

趙犨之守陳州厥功偉矣有功於唐如此而子孫卒遭族滅何哉曰是有說史載朱溫初入陳州犨識溫必成大事遂降心屈跡爲立生祠朝夕拜謁以其子巖娶其女以自結噫當是時僖宗在位九有朝宗唐固無恙也使犨早識溫有異志卽密表於朝陰爲之備身復左提右挈仍以防巢者防溫陳爲唐之東藩溫亦檻中獸耳安能旁吞諸鎮遂至亡唐哉乃反助芻給粟左右以之是亡唐者溫而助溫以亡唐者犨也律以春秋之義犨能逭於黨賊之誅乎

卒之唐亡而梁用其子巖并以亡梁梁亡而家亦族是向之所以自結者適所以自戕也君子於是深悲犨之才之功而重惜其志之不端卽欲逃小人之誅而不可得也予故表而出之[illegible]

漢有中興故新莽十八年而止成其爲賊唐無中興故朱梁十七年而遂成其爲帝誰謂篡逆無天幸哉

篡弑固賴有子哉劉裕朱溫與操懿等也溫子皆不肖裕子亦中材兩人皆知其子不足以爲丕昭故急急躬自爲篡而不遑待也若操懿則可以待矣雖然亦有幸不幸焉最幸者司馬晉其次劉宋其次曹魏微不幸者朱梁[illegible]不

幸者莽新也莽新之成敗又曷嘗以予哉

薛貽矩蘇循

歐陽公悲唐之亡也特作六臣傳以示唐之無人乎尤悲薛貽矩蘇循之賣國販君其罪更在四臣之上至貽矩先以臣禮見溫北面拜舞幾於病狂喪心其罪更在五臣之上彼五臣者又不幸而與之同傳哉

氏叔琮

叔琮驍將也當其度大行圍晉陽雷行電擊何其壯哉不可謂非宣武之功臣矣椒殿之刃雖叔琮適以自愚然賈公閭能得之於司馬昭而氏叔琮不能得之於朱全忠何度量之相遠也雖然彼成濟亦未嘗終免也蓋賣黨以塞

謗乃奸雄之故態又何責於全忠吾獨怪柳粲蔣玄暉張廷範氏叔琮日夜謀篡謀禪其甘為梁之鷹犬亦已至矣梁復何嫌何疑而反殺之乎予嘗求其故而不得而姑為之說曰天地間不靜之人皆非法之所能治者也天下惟情內之人可以法治而情以外之人則亦遁於法外者能治之所以安史不死於郭李而死於子朱溫不死於晉陽而死於子荀或不死於漢而死於魏柳粲蔣玄暉張廷範氏叔琮不死於唐而反死於梁此皆反常而治之猶五行之水本足以制火而勢處其變則水反為火用激而自焚固其所也又何疑於叔琮之誅也哉

王師範

史稱師範和謹好學素以忠義自許及朱全忠逼鳳翔諸鎮咸懷觀望惟師範慷慨入援綱目特為之大書曰討其志誠有足嘉者矣獨惜其闇於去就卒遭族滅之慘而又死無成名毋乃向之所謂自許者徒徇其名耶不然朱全忠狡譎善負人一負兗鄆兄弟而妻其室再負河中父子而滅其家豺狠噬人三尺童子能辨之範獨因依乞憐以為能保吾族而不吾危也何其闇於知人一至此哉紀事謂淮南淄兗互相犄角自足以守不宜遽修牽羊之禮然

當時宣武之勢方強師厚之兵亦銳吾固不敢信犄角之遂足以守也但惜其不能如朱瑾之奔淮南耳即不能奔淮南歸汴之後猶有晉陽岐蜀之可通乃竟戀一節度而不能去夫前之不得已而降猶曰姑存其身將以有為也至降後而不思所以有為反甘心黨於賊豈非不善變之甚乎觀其初破張瑭用劉鄩迎謁縣令自稱百姓以示子姓不忘本其臨難也懼少長失序召宗族會飲相次戮於坑其倜儻豪邁良有足多者吾獨惜其闇於去就而不得為忠義之死又良有足悲焉嗚乎東海田橫豈非千古人豪也哉

朱瑾

徐知訓驕倨淫暴狎侮吳王無復君臣之禮朱瑾忿而誅之可謂楊氏之忠臣矣綱目不書討書法曰知訓信有罪瑾以私怨殺之故不予瑾以討也然瑾之私怨不猶愈於馬謙之劫主以兵乎劫主以兵而猶得書討書起兵均一瑾也前爲知訓則成馬謙之名後爲吳王則成滅族之禍與其親昵知訓而遭滅族之禍何如袖手旁觀一聽馬謙誅之之爲愈也瑾可謂巧於謀人拙於自謀者矣雖然彼王師範劉知俊亦何嘗不死哉死如朱瑾死可矣吾獨怪綱目以私怨一眚之瑕竟沒其弘勳反不得與馬謙李球同類而書討徒令徐溫嚴可求族之有名而長亂源是可痛耳

王彥章

廬陵新安皆以全節予彥章固也予獨有說焉君父之倫一也堯君素獨非死節之臣乎綱目不書死之所以深惡廣也朱全忠弑君弑后窮兇極惡其罪豈下楊廣哉而彥章顧爲之死是亦桀犬之吠耳何以書法獨優也若彥章得書死則敬翔自縊梁主自殺皆無愧於死社稷惟其惡梁不得不并惡翔故特變文書之曰伏誅以著滅唐之罪蓋事梁之人卽滅唐之人也彥章雖非敬翔之比要之傅虎以翼其爲簒逆之徒均也一書死之一書伏誅無論無以服君素亦何以服敬翔哉嗚乎夫人不幸而至於死亦足悲已豈敢復有所求予獨於彥章之死不惟不悲其死而反有惡於其死非惡其死也惡其闇於死之之道欲爲忠而反有害於忠也亦安得不嚴其辨乎

張宗奭

嗚乎人知敬翔李振柳粲蔣玄暉之黨於賊而滅唐也而不知張宗奭又合四人而爲一人以滅唐者也然柳粲蔣玄暉梁得而誅之敬翔李振唐得而誅之獨宗奭優游兩朝竟以考終豈非大不祥之人哉昔歐公特作六臣傳以示唐之無人由於廉恥道喪故及于亡愚謂宗奭馮道尤當特作二臣傳以示唐之無人由於廉恥道喪至兩人而極矣茂以加矣故及於亡或者稍足以誅其死鬼乎

李茂貞韓建

亡唐之禍始於黃巢極於朱溫然黃巢能亂唐而不能亡唐也朱溫雖能亡唐然非茂貞韓建爲之驅則亦不能亡唐也是亡唐者溫而驅溫以亡唐者茂貞韓建也且其心亦何嘗須臾忘簒耶特扼於晉陽而不敢逞耳晉之王敦桓溫雖跋扈猶未至於劫天子屠宗室如茂貞韓建而晉史猶列以叛賊之科況乎如茂貞韓建也者乃竟編於雜

傳又何以爲亂臣戒哉

錢鏐

全忠篡唐之後史稱是時惟河東鳳翔淮南稱天祐四川稱天復餘皆稟梁正朔嗚乎餘不足論已吳越崛起江東左顧右盼豈不足以自豪而顧甘心牛後越國豐臣此何爲者吳越淮南誠相唇齒者也梁既不能得志於淮南勢必不能越淮南而問吳越也明甚乃稱臣奉貢唯恐或後上之不能比河東淮南爲故主存餼羊之意下之不能效楊渥劉巖逞夜郎自大之雄從今綱目大書特書一則曰梁以錢鏐爲吳越王再則曰梁以吳越王鏐爲諸道兵馬元帥三則曰梁以吳越王鏐爲天下兵馬元帥嗚乎是亦黨於賊而已矣

郭崇韜

嗚乎觀於崇韜死生之際而益信巧詐之不如拙誠也其能無感乎昔唐高宗寵蕭淑妃王后忌之因勸召武氏於寺中未幾即遭斷體之禍崇韜慮寵衰禍及因勸立劉后以爲保身之地而殺崇韜者即劉后也然則巧詐竟何益乎是以君子貴聞道也雖然韜不死則唐不亡始皇黜蒙毅卒召沙丘之變玄宗疏九齡馴致漁陽之亂未有謀臣去而國無恙者也然則莊宗之殺韜即其所以自殺與

令狐綯爲相天下姓胡者多改爲令狐更甚於郭崇韜之哭子儀矣員半千十世祖劉凝之慕伍員爲人遂改姓爲員更甚於司馬長卿之名相如矣雖然得毋已甚乎於崇韜則爲諂於劉凝則爲癖

唐主嗣源

歐史於明宗書反書稱帝待之甚嚴朱史則書入書立待之甚恕雖得失備詳於發明而賞罰終惑於浮沉予竊疑焉及覽皇甫暉趙在禮諸傳彼此參觀而後知發明猶有所未盡也嗚乎誅心者史臣之分也討賊者大臣之責也此趙盾之所以書弒也執此可以論明宗矣當皇甫暉殺

楊仁晸殺小校遂劫趙在禮大掠魏城屠戮國萬以致張破敗乘機扇亂椒殿飛殃唐遂以亡準諸春秋之義正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明宗不惟不誅反寵以刺史之任節鉞之權而謂其無闇干之志可乎或者曰牙軍之橫久矣殺之恐無以安反側也是又不然不觀烏震之於盧臺乎夫一烏震之死而至於家屬數萬口盡驅而戮之漳水爲之變色暉與在禮偶亂亡國其罪豈止於殺烏震已乎乃徘徊隱忍終唐之世未聞一矢加遺是何厚於烏震而薄於莊宗也昔唐肅宗以子而繼父又立於播遷之後止以未稟命後世猶名之曰篡顧以明宗闇干之

跡如此其彰彰而顧怨之曰是無利心也故不書反然則又何以服趙盾之書弑也哉

石昂

歐陽公傳一行鄭遨張薦明尚已如石昂者始仕唐終仕晉碌碌無奇而亦與一行同傳曰是乃饑羊之微意也至郭僥父子著有惠政足以傳循良乃反編於雜傳曰五代無循良故也則又并饑羊之微意而失之矣悲夫

朱弘實

弘實之死胡註曰帝但以階級爲曲直而不能察事之是非是說也失其情矣帝畏義成之見逼故特殺弘實以冀

幸脫非眞鬪於是非也嗟乎國家欲折一强臣而不能折又恐其轉爲亂乃殺無辜之謀臣曲逢其悅以庶幾爲我用是何異投虎以肉曰飽將不我食也豈不愚哉豈不悲哉

張敬達

張敬達之死尚已歐史責其不誅楊光遠反諷其殺已以降賊故不得以死節書得毋失其情乎按光遠初勸敬達降敬達不從及促之不已敬達曰諸公何相迫耶何不殺我而降乃憤恚之言不意光遠果殺之以降也豈諷其降賊耶但敬達身爲大將不能察光遠之奸及促之降又不能責以大義陳軍法而斬之此自貽伊戚無所辭咎耳綱目因歐史而遂不編於死之之例要其節豈遂出劉仁贍下哉

景延廣

景延廣議絶契丹未爲不正且契丹未嘗大得利於晉也其如杜威不戰而降何哉當是時戰則宜用景延廣和則宜用桑維翰兩言而決耳乃背擯而勿親以致戰不成戰和不成和此晉之所以亡也豈可獨罪延廣哉

魯斬子糾以謝齊燕斬太子以謝秦漢斬鼂錯以謝吳晉斬維翰以謝遼宋斬侂胄以謝金皆爲敵國報讐也非下

愚而何

李驤

李驤之策明白易曉何離閒之有而遼斬之耶以爲不斬驤則無以博郭公之歡以堅湘陰之立此楚懷貪商於之地遣使駡齊以取信於秦之故智也楚懷甘爲張儀所賣而疏屈原劉崇甘爲郭威所賣而斬李驤沐猴楚冠千古一轍可勝慨哉

楊承勳

楊光遠反唐反晉而承勳爲之子未聞一言匡救也及被困重圍丏生無路乃刼父出降以冀幸免晉人不能正其

誅綱目又從而爲之辭曰美其反正美其改過也嗚乎君父之倫一也使劫父而卽足以全父之生君子猶薄其心而不免於誅況劫父而適以速父之死也天下安有劫父而適以速父之死而猶可以謂之反正謂之改過乎光遠非不欲降也知降之必不免也與其降而死不如不降而姑緩於死承勳非不知父之必不免也以爲父雖不免而或劫父以降猶可以自免也是明以父之死貸已之生矣其餘尚足食乎幸弃丹入大梁執而數其罪與張彥澤同誅於市可謂快神人之憤矣綱目乃削而不書曰不使反正者同於反君也夫始焉黨父以叛君旣焉賣父以乞生

而又安然受劫父之賞是且以父之死博已之官矣此而不誅天下又安有可誅之人乎或者曰承勳劫父之時自謂足以全其父其卒被殺者非承勳之所能逆料也是又不然范延光非晉之降臣乎晉欲殺之而乃假手於光遠光遠又假手於承勳承勳親殺降臣而謂晉之能全其父也其誰欺乎且晉臣於遼而光遠爲之臣原不可謂之正臣於晉不可謂之正劫父以降晉又安得謂之反正嗚乎光遠父子皆反覆小人無足道特綱目所以示勸懲而書法如此充此類也幾不知父子爲何物雖賊臣必有父也而謂光遠遂不得有其子乎是大亂之道也愚故嚴爲之辨使賊父之人斷斷乎不可以不誅而後天下豁然知忠孝之無二理此愚所以表而出之也

王宗壽

五代之際干戈起於骨肉異姓聯爲父子於天合中尚爾顚倒如此他可知矣乃宗壽獨能作王氏之忠臣拾枯骨於荒野能耳之隱非徒隱天成之出非徒出幾幾乎有豫讓之風明宗覽其上書有不汗顔無地哉

王朴

王朴開邊策其言絜而不嫮核而非掠卓然賈晁之流亞至謂河東爲必死之寇難以恩信誘必俟天下旣平及博

伺間而圖尤見遠識且善於知人惜幽燕之地終淪異域其言不能盡驗要亦宋之失而非周之過然使周祀得綿幽燕遂復乎日鑒往所以知來觀世宗在位僅五年卽能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而謂蕞尒之燕雲遂不能恢復耶有世宗燕雲自不患不復是謂人定勝天然世宗雖能復燕雲卒不能必其永年是謂天定勝人昔司馬懿於諸葛亮但能料生不能料死今王朴於周世宗但能料人不能料天旣不能料天又安能必其言之盡驗哉悲哉杜少陵之咏武侯也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滿襟吾於周世宗亦云

周主榮

周世宗柴守禮之子也子爲天子而父爲列卿爲列卿而
又處之於外不令以天下養其親其昧於人倫之大亦甚
矣然守禮雖不敢子世宗而其心則固知世宗之爲子也
世宗雖未嘗父守禮而其心則固知守禮之爲父也心知
世宗之爲子於是乎有所恃而犯法心知守禮之爲父於
是乎有所私而不問蓋世宗之失在於未犯法之先處之
未盡其道不在於既犯法之後稱忿而不問也夫刑者所
以禁人爲非孝者所以教人爲善其意一也刑一人未必
能使天下無殺人刑其父則是滅天理絶人道矣於是而

權其輕重天下即不能棄而父亦不可以刑此歐公所以
予世宗以權也乃胡氏斥其說之不當謂必如孟軻之論
舜而後可以與權至尹氏又責世宗之不能如舜之烝烝
格姦夫以舜爲之子豈令瞽瞍有殺人之事桃應特以是
窮聖賢處變之心非以爲眞有是事也然殺人之事雖不
見於瞽瞍而竟見於五代之守禮則桃應之問又未可以
爲迂而不審所處矣嗚乎世宗之不能如舜豈須問哉惟
其不能如舜以致父之犯法猶能審處於情法輕重之間
而姑縱之不至於滅天理絶人道此歐公所以予之以權
也蓋就世宗而論權非就舜而論權也烏得訾其言之無

當乎然則舜當如之何曰羅氏有言矣舜不難於隱法徇
不難於棄士師隱法不過失位而天下之父子悅棄士師
不過失職而天下之君臣定舜豈得爲不君而陶豈得爲
不臣哉然則孟子之說非與曰孟子之說主於立訓立訓
不得不嚴以爲天下且可棄天子之父且可執而況其他
乎法始不得而撓矣雖然周制同姓有罪不即市必致刑
於甸師公卿士庶則有議親公族有罪雖親不以佗有司
商鞅最爲慘刻猶以太子爲君之貳不可刑乃刑其傅唐
虞之代雖不如周禮之詳然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虞書亦
既具言其概矣豈有士師而得執天子之父者且天子有

宗廟社稷之重百官之衛朝廷之嚴安得如我意而遂得
竊負以逃也設不幸而瞽瞍果殺人如守禮則舜果遂棄
天下乎皐陶果遂執瞽瞍乎愚恐孟子之說有時而窮而
歐陽羅氏之論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愚故畧採諸家之
說仍折衷於歐羅二子使尚論者知所取裁而後孟子之
說不至於窮至於世宗之不父其父綱目已大書特書恐
復何言哉

世謂天欲太平而生宋藝祖予謂天不欲太平而夭周世
宗使世宗得永其年安知其太平也不且跨藝祖而上耶
即不然或稍稍假以年使得克復幽燕然後禪宋則宋之

橋之黃袍耶吾以是而知焚香祝天
競傳以爲實錄者猶未免失之皮相而踏事後之智耳

林仁肇

仁肇方畧雖未見諸施行然能密陳取宋之策則其志誠不在小矣蓋五代狃於偏安至宋祖規模獨有異焉仁肇密窺其微以爲非唐併宋則宋併唐勢難中立故密陳其策不圖闇主疎於謀國竟同項羽而中陳平之間也旣中陳平之間則唐無人矣宋又安得不以論詔狎之乎史臣深識此意故書諭詔江南於酖殺仁肇之後以微示亡國之由善乎蘇子之論范增也曰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

項羽不亡增亦人傑也哉吾於仁肇亦云

宋之得國無異於五代其并吞列鎭也亦豈異呂秦之滅六國哉乃取江南獨書伐發明曰諭之入朝而不從有詞之可執也故書伐以予之廣義曰江南無罪書曰伐者尊中國也愚皆以爲非也夫江南創自唐季雖未嘗受命於天子未嘗不傳之於先君奈之何輕以土地授人也不責前之稱臣入貢之爲非反責後之入朝不從之可伐是以堯與子噲而以舜與子之矣寇蜀帝魏涑水氏失於前綱目所以繼獲麟而作於後宋雖承周以視魏之承漢同無異也南唐卽不得比蜀漢獨不得比孫吳乎若尊宋而絀南唐是尊曹魏而絀孫吳矣豈春秋之義乎愚故曰皆非也

王全斌

全斌以貪瀆亂又殺已降綱目大書有罪徵還貶官有差發明廣義皆謂得勸懲黜陟之道愚謂其罪豈止於貶官而已乎宋祖徒見五季之天子皆本於節度而復躬自蹈焉蔵則懼其爲變也故苟爲姑息以示羈縻而孰知作法於涼其弊遂靡有底也厥後岐溝之敗則由部下之貪功咨口之奔則由護軍之違制閫以外將令旣不能行於上卒閫以內君令又不能行於將帥然則靖康之禍孰謂由

來者非漸乎

唐自安史之亂河北留後悉聽軍中推授然止節度使已耳至再傳而五季鄴都之亂澶州之役陳橋之變天子亦由軍中置立矣孟子曰得乎丘民而爲天子未聞得乎三軍而爲天子也世衰道喪遂使聖賢之言不驗民失其權荷戈之儔益搶攘要挾而敢以帝制自擬然則居人上者亦安得不移愛民之心以愛三軍哉此後世所以兵愈强而民愈弱也悲夫

寇準

寇公奇才畢世安知之張詠亦知之二公固寇之知已矣

及詠以霍光傳教準準讀而悟曰此張公教我矣準又無愧詠之知已矣吾獨怪旣讀霍光傳而猶藉天書之詐復入中書得毋學而無術更甚於不學無術乎詠又何以教之也準又不能無愧詠之知已矣然則門生之以三策勸準而準竟用其下策其爲準之知已也毋乃又在張益州之上乎

天下有人則非而事則傳者如蒙恬之長城崔亮之停年楊炎之兩稅有人則是而事則誕者如霍光之副封劉向之枕秘寇準之天書有兩非而兩是者如洛蜀之分朋黨朱陸之辨異同張楊之議大禮有兩是而一非者如周勃

王陵之於諸呂陳賀李膺之於宦官呂蒙魯肅之於荊州皆相去不能以寸是以君子貴精義之學

范仲淹

史言張載年二十一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以書謁仲淹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噫斯言過矣儒與兵豈判然不相涉哉宋自建隆以至慶曆雖云小康然肘腋之間猶多勁敵臥榻之側尚容鼾睡使希文因其志而鼓其勇即以聖賢論道之資發而爲社稷干城之寄內聖外王豈不交有所資邪乃以循章摘句爲工其異於煦煦之仁孑孑之義幾何哉予於戰勝攻取亦微有可議焉當公之節制西夏也是時契丹西伐遣使來告請爲中國討賊愼勿與和未幾諒祚又告哀此皆機之可乘者乃偶因任福違節之敗遂藉口於韓公終其身不敢復興問罪之師毋乃因噎而遂廢食乎先儒謂宋朝人物當以希文爲第一則知賢者之責固春秋之所許也予故妄爲饒舌以備論世之一端知我罪我復何計哉

种世衡

人謂韓范足以制西夏夫韓范烏足以制西夏哉制西夏者种公也种公待王高事甚奇卒藉其力以斃野利大都

夏遂懼而請和夫用間用奇固孫吳之家法宋自建隆以至慶曆雖云小康實無異燕雀之棲頹廈幸而有一种公能用間出奇以制敵可謂慶曆之長城矣通史卒逸而勿書豈以其事有類於燕書郢說故姑闕焉以示信耶抑有感於囊胥之辱欲爲韓范解嘲故遂削焉以隱過耶吾不知之矣

王安石

愚嘗謂安石之於宋原情定案當在爲法受過之例豈眞有邪心哉當是時國勢頹靡如病風痺者雖無剮骨剝膚之痛實有棄枕就木之虞安石感憤於其間故一旦起而

更張之自是救時之苦心但診病則是而用藥則非故反以取敗然亦未嘗無一二之無當於用也如青苗有害於民方田亦有害於民乎保馬有妨於俗免役亦有妨於俗乎河東不當畀遼也而謂河湟獨當畀夏乎春秋不當妄革也而謂試士不當經義乎惠卿奉行新法謂之黨邪可也王韶扞衛邊疆亦謂之黨邪可乎均輸卽漢之平準豈可以行於漢獨不可以行於宋乎刑律卽虞之獨諸豈可以之治民獨不可以之設科乎尤可異者城綏州城武勝恢邊事也而以黷武貶浚漳河開直河利農事也而以勞民貶熊本降瀘蘇緘死難功也忠也而反歸咎於王韶凡一舉一動但有涉於安石者無不連類而加貶是猶庸醫逆探良藥之苦於口故卻而不用以博病者之歡反嗔用藥者之不諳病情爲多事而傷元氣也噫亦已過矣

陸子象山曰初裕陵得公問唐太宗何如主曰陛下當以堯舜爲法裕陵曰卿可謂責難於君及委以政則曰須督責朕使大有爲勿虛歲月曾魯公曰聖知如此安石宜殺身以報公曰君臣相與各欲致其義耳爲君則自盡君道爲臣則自盡臣道非相爲賜也秦漢而下當塗之士有知斯義者乎象山可謂知公矣又曰三不足之說固非秦漢以下之士所敢語然亦有個來歷如堯之法舜常變之舜之法禹常變之祖宗法自有當變者介甫才高以此鬧他如何肯服象山又可謂知公矣象山知公晦菴亦知公此知公於後世也至於歐陽修文彥博韓維呂公著周敦頤范鎮韓琦富弼諸賢皆與之交且善並未嘗目之爲奸卽與爲勁敵者莫如涑水公亦但曰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亦未嘗目之爲奸此知公於當世也後世知公當世亦知公而卒不能敵老蘇辨奸之一論極而至於明之楊子升菴遂加以古今第一小人之稱嗚乎非特無以服公亦何以服論公交公者之諸賢哉

或問秦用商鞅而霸宋用安石而無救於弱何也曰秦之強其所由來漸矣有其君又有其臣所以卒能致霸宋繼五代之姑息非常之原黎民駭焉荆公旣執拗同事諸君又激聒所以無救於弱

以心術禍天下李林甫是也以學術誤天下王介甫是也然心術與學術終有別禍天下與誤天下又終有別

司馬光

司馬秉鈞盡革熙豐舊政先儒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然愚觀新法中亦多有可行者卽如免役一事蘇軾之論甚正安石亦曰此法終不可罷君實但知翻案之是以快意而不知其中固有不必翻者不可翻者是執拗非特在安

石且在君實矣尤可異者米脂四柴係邊鄙之安危乃棄如敝蓰又欲并棄熙河後人徒知貴安石而不知君實棄地之失更有甚於安石也毋乃爲賢者諱耶善乎先儒之論曰有熙豐則有元祐有元祐則有紹聖使從范純仁去其太甚之言豈至有紹聖之紛紛哉乃以靖康之變專罪王安石恐亦有分其咎者矣至哉言乎

章楶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傳曰築斯城也鑿斯池也原築之事固兵家所不廢而況强鄰勁敵尤形勝之所必爭乎楶以夏人披猖設計深入據形勝而築二砦凡拓地五十

餘所又大敗之夏人氣沮遂卑詞請和則平夏之城爲有功明矣平夏之城爲有功則楶之築砦非黷武又明矣發明乃誤以爲譏而以春秋城中城爲比既以平夏爲譏則平夏之捷非義師矣乃復曲夏而直宋既曲夏而直宋則夏之請和乃用兵之效矣又復以鄜隣于遼憤兵責宋于奪功罪之間何倒置之甚也夫宋室之衰實由兵威之不振而其不振之由則苦於庸人畏言兵幸有王韶章楶王贍二三邊臣稍稍淬厲而又惑於繩墨之論橫加譏貶夫繩墨之論莫甚於宋儒今明儒議宋人而復不免是又以宋儒而議宋人也宋儒之入人膏肓亦甚矣哉

狄青

狄青可謂良將矣大將矣惜用之而不盡用也初元昊反青數立奇功尹洙薦於韓琦范仲淹使韓范力薦於朝卽轉畀以干城之寄未必不收功於西夏而韓范不能也猶恐曰小敵勇大敵怯將　奈何至於智高戮廣南平其勇於大敵又有徵矣使卽移於西北以御遼御夏安知不遂如趙充國郭子儀而朝廷不能亾其於知人善任之道得毋猶有未盡乎愚嘗謂北宋論相則當推寇準論將則當推狄青準有江左風流之兒青有輕裘緩帶之風準用之而不盡故歲弊終困於澶淵青用之而不盡故燕雲終淪於

異域後儒覽宋史而至廣南平智高戮咸引手加額于則轉增三嘆焉蓋既不足以盡青也又豈足以幸宋乎

狄青武臣也而有三大節士林罕及焉一不肎傳藥除面涅一不肎月認梁公後一不肎誤認智高屍以欺朝廷武臣也而文臣矣文臣也而理學矣

楊畏

人何故爲小人大約有三曰貪位曰報怨曰避禍然三者亦人情所不免報怨如伍員避禍如陳寔貪位如甯武子獨非人情乎然則何以爲小人曰反是者爲小人卽以楊畏而論呂大防欲其助已遂尔超遷呂非怨人矣遷至禮

部侍郎位非不尊矣君非暴主臣非酷吏無可避之禍矣
三者無一而畏甘作桀犬之吠或者曰是時帝方親政忽
召內侍六人復職履霜之漸已覩矣富貴寧有極哉與其
結懽於僚友何如結懽於人主與其結懽於孤注之大防
何如結懽於黨人之章呂此畏之情也省子曰是固然已
然使當時高后不崩帝不親政內侍不復職范祖禹蘇軾
不上疏畏遂循分自已乎大都君子以寧靜為福小人以
多事為榮所附君子也則輸欵於小人以賣君子所附小
人也則獻諛於小人以陷君子君子盛則陽交君子陰助
小人小人盛則明助小人顯攻君子其喜於讐君子黨小

人一似出於天性而非人力所能安排善乎先儒之言曰
附小人者必是小人附君子者未必君子甚言小人當防
而不易防也其所以不易防者一言以蔽之曰無恒而已
惟其無恒也故一事而陰陽兩持一日而向背互衆一語
而雌黃各半如飄風暴雨變幻俄頃不可以理解不可以
情測不可以法驅不可以恩誘而世僅以貪位報怨避禍
三者律小人恐未足以盡其隱蔽其辜而猶淺之乎視小
人矣然則楊畏由大防而進而即叛大防與白敏中由德
裕而進而即擠德裕即兩人以例其餘則知君子之易欺
小人之難制亘古一轍矣又何疑於君子常敗而小人常勝也哉

耶律淳

淳當倉卒告變之時而能毅然斬諦里單騎以待罪固卓
然人豪矣後雖迫於強臣不得正其終然能拒李處溫之
諜而善耶律寧之說是始終知有大義者特欠一死耳善
乎大石之言曰陛下以全國之勢不能一拒敵棄國遠遁
使黎民塗炭即立十淳皆太祖子孫豈不勝乞命於他人
耶信斯言也則淳之為淳當在觀過知仁之列無疑矣

蕭特烈

特烈因人情而立雅里雖未稟命於君父然國家不幸而
當顛沛流離之日則社稷為重君為輕矣故綱目書雅里

稱帝於延禧奔夏之後是未嘗不予雅里以權也原情定
案自當援肅宗靈武之例而發明以蒯輒拒父為比失其
倫矣或者曰如以社稷為重當延禧將欲奔夏特烈未嘗
不在左右也胡不明告以故而使父子無嫌哉曰延禧亡
國之君闇於立予之明敎盧幹以人望賜死其前鑒也一
誤於前豈可再誤於後而況一立再立卒以死殉庶幾社
稷之臣矣而可輕訾乎

張轂

張轂郭藥師皆亡宋之人也然郭則負宋者也轂則負於
宋者也負宋則咎在郭負於宋則咎在宋烏可以無辨或

者謂穀既降金又降宋是亦反覆之小人胡爲受其降哉然謂穀之降爲不利於宋則可而謂穀之降宋爲不當於義則不可當燕京之失守也曾無一人敢與金抗違可謂無人矣穀因民心之怨遂執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諸大臣數其罪而誅之義聲豈不凜凜於天壤哉是役也不特爲亡遼之義舉亦且壯弱宋之聲援是前之降金雖失於不義而後之降宋則善於改過矣胡爲不可哉獨惜夫宋也始焉既不審處而遽受之既焉又不審處而遽殺之夫受降猶可言也殺降不可言也受降猶可倚燕山之助壯義民之氣殺降則孤來蘇之望結降軍之怨而靖康之禍決矣是亡宋者雖本於藥師之叛而所以致其叛者則本於殺穀之故穀殺而郭叛郭叛而宋亡遡本尋源宋且不當咎郭而況咎穀乎哉予故別而白之以俟尚論者

張巖翟進

史言新店之役經畧使檄張巖往追之至五里坡婁室伏兵坡下巖與曲端期不至徑前遇伏戰不利死之是張巖之敗由於曲端之不至且張巖奉檄而往何貪功之有蓋發明謂綱目不以全節與巖者爲巖輕進取禍昧大易左次之義故貶而與邀功生事者同例也不責違制之曲端

反責死義之張巖至於翟進洛水之死更烈於張巖可謂死得其所矣發明又謂其恃勝輕進爲賊所害則與邀功生事者無異故特貶而書曰戰死審如發明所云是凡忘身殉國不幸而戰死者皆謂之邀功生事而抱頭鼠竄者爲忠臣矣不亦倒置之甚乎愚以爲凡殉國家之急卽偶有齟齬而情有可原者皆當書戰死至於奉檄而往遇敵而進如張巖翟進之類則斷斷乎不可不書死之如是而後天下知所勸也是亦董狐之意也

張浚

浚與俊本是兩人此固易曉升菴惑於世之論浚者多苛論故詳辨之以明賢者之不可蒙誣也意固厚但飛之寃死雖成於俊而實始於浚觀浚始用王德很於拒飛卒致酈瓊之叛是時秦檜主和議浚不力陳其非而反以是撓飛安知非受意於檜哉所以陳白沙有秦傾武穆因張浚蜀取劉璋病孔明之句葢實指浚而言非誤認浚與俊爲一人也升菴謂白沙失於不考亦淺之乎視白沙矣浚之爲浚固難逃史臣之斷矣然其失之大尤在於逐李綱薦秦檜李綱逐則君子道消而恢復之機絕秦檜進則小人道長而君父之倫絕浚卽欲自脫於妨賢病國之誅而不可得矣乃先儒猶痛之惜之以爲不得盡其用夫亡

命爲大將舉天下之兵授之而不疑而猶爲不盡其用邪甚且曲爲之説至有以諸葛武侯爲比者何其不倫之甚也善乎元儒揭徯斯之言曰宋南渡不能復振者本於張浚抑李綱殺曲端引秦檜殺岳飛父子而終於賈似道之專劉整之叛由斯以談然則浚之罪豈甚遠於檜也哉

李顯忠

顯忠破家殉國萬死一生而後得爲宋臣岳武穆之亞也昔北齊尚能用一王琳以抗陳宋獨不能用一顯忠以抗金顧令張浚節制之是以羊將狼也至符離之潰釁起邵淵反置宏淵而貶顯忠廣義復曲爲之説以顯忠咎於犒

士致有符離之潰故綱目與宏淵同貶也夫顯忠老將豈不知散財悅衆之爲得策要必有説以處此而非局外者所能臆窺也況兵本無潰心激而潰之者宏淵耳於吝犒何與哉吾獨惜夫忠也萬死一生而後得爲宋臣乃反繫手縛足使不得自當一面以致鬱鬱而死則其不能扼後也君負臣乎抑臣負君乎吾知君子必能辨此矣

唐之復河北當在肅代之時有郭李而河北不復誰之君負臣宋之復中原當在紹興之際有宗岳韓劉而中原不復亦謂之君負臣至孝宗用張浚而中原不復則謂之臣負君晉之復中原當在建武之初出師霸上而動王不果謂之君臣交負

蒲阿

元兵濟自漢江半渡而擊宜也乃聽其過險犯兵家之忌矣及渡又不設伏以俟縱其出沒一旦莫知所在彼方棗林作食夜不下馬忖欲一鼓而殲此且誤以爲歸也地利安在哉反客爲主轉勞爲逸雖拖雷之神於用兵而亦蒲阿之疎於制敵矣

完顏陳和尚

鈞州破陳和尚趨避隱處俟殺畧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語因慷慨捐生易從容就義難當慷慨捐生

之際而能從容就義如此其審也可不爲勇乎推此志也卽使百挫千磨如文天祥之於宋吾固知其必能爲天祥也審矣又安得不動人以馬湩之祝乎

阿里不哥

阿里窮而自歸世祖釋不治惟誅其謀臣此情法兩全之道也發明責其不能分茅胙土以盡兄友之禮故致有僭立之事不知世祖未立而阿里已蓄邪心世祖甫立而阿里遂已稱帝卽欲分茅胙土亦烏能預及耶舜象之喻可謂不察其本矣

陸秀夫張世傑

國君死社稷帝昺有焉濟則君之靈不濟則以死繼之陸秀夫張世傑有焉

建紹有劉岳韓吳而不能恢復中原此康王之所以不可以稱宗元太祖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再傳而遂滅金此崖山之所以不可以咎宋

晉之屢蹶而屢振也有似乎三唐宋之一蹶而不復振也有似乎東周

東周賴有六國故後亡北宋賴有遼南宋賴有金故其後亡也亦似乎東周

文天祥

宋亡三年而後天祥死或者疑其不死崖山而死燕市夫忠臣事君非一途也歷萬死而後死死乃安也當是時故主宗室猶在燕也何爲遽死哉雖然必有燕市之死而後崖山可以不死崖山之死經也燕市之死權也然則王炎午生祭文又嘗與韓愈諍臣論竝觀矣

學者多疑黃冠顧問之語少近於怯要未深觀公之心也公之心固不外於畱夢炎所料使誠如夢炎所料則公之欲然之心正未死也又何嫌於少怯乎雖然信國事莫詳於心史竝無黃冠顧問語但云後來竟如風狂狀義詞更烈又云所作歌詩間少壯語皆嫉公者所僞托然則黃冠顧問之語安知非卽嫉公者所僞托耶且既風狂矣又安從得此條理之巽詞也是不可以不辨故倂誌之以俟尚論者

耶律楚材

元太祖初得耶律楚材謂曰遼金世讎朕爲汝雪之楚材曰臣父祖嘗委質事之既爲之臣敢讎君耶元祖重其言處之左右石抹也先祖父俱不食金祿至也先痛宗國之所以亡必欲復之因單騎歸元卒以計取東京使金失根本之地兩人皆元之元勳也而皆遼之遺宗也一不讎金一不忘遼總以祖父之心爲心祖父臣於金故不讎金祖父不臣於金故不忘遼不讎金則爲金之忠臣不忘遼則爲遼之孝子要之爲金之忠臣未始非遼之孝子爲遼之孝子未始非金之忠臣忠猶嵇紹之死蕩陰孝猶王裒之廢蓼莪所謂竝行不悖者也兩人其殆百世之師乎

趙孟頫

元世祖劣畱夢炎而優葉李其論當矣然其中固先有定見特以之相試耳廣義謂孟頫之論要亦爲已而設而不知世祖之問復爲孟頫而設也世祖於孟頫如弄掌上之丸而孟頫猶不知也悲夫

李孟

仁宗武宗之立李孟力也使無孟則安西立矣安西立而禍難相尋寧有極乎其治國也有王猛之才其去就也有子房之風孟眞一代人豪哉

燕帖古思

紀事曰撥以常情文宗旣弑明宗其子卽其讐也弑其父立其子文后獨不爲身計乎或者庚寅之變倉卒事秘后實不聞與愚謂后卽不知明宗之變亦不知明后之受弑於巳乎立其讐以殺其子是殺燕帖古思者母也非讐也晋襄公卒太子幼趙孟使先蔑迎公子雍於秦襄夫人日

抱太子以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諸大夫畏逼乃背先蔑立太子是爲靈公由此推之則燕帖古思之纘立燕帖木兒之擁戴皆名正言順有當於春秋之義矣乃文后必欲舍其子而立其姪曰國賴長君社稷之福也何其巧於謀國拙於謀子也嗚乎文后可謂愚忠矣

元脫脫

大義滅親始於周公之誅管蔡非有關於君國之存亡未可遽以爲大義故卽以象之欲殺舜而舜且封之則知滅親之說固非不學無聞者所可輕試也繼周公而善於處變者莫如衛之石碏然父子之間又有辨也以父而滅子其情順以子而滅父其情逆蓋天性之中又兼名分之道故有父而滅子者矣未有子而滅父者也宣帝之詔有自今子匿父妻匿夫孫匿祖妾匿其父母皆勿坐惟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誅仍請廷尉以聞是詔也於天性名分兩者之間可謂交得其正矣然子雖不可以滅父而父有弑君簒逆之心當勢窮力竭而不能救止則又未可坐觀成敗而以君父爲委也善處此變者莫如唐之李璀然終不敢不一死以報其父也滅親豈易言哉脫脫之於伯顏猶子也而非父子也且伯顏窮兇極惡漸有異謀權其輕重則伯爲輕而君爲重矣於是脫脫起而逐之上以

安國下以全家誠無愧於大義矣又何慚於石碏哉然而又當徐觀其後未可執一而廢百也使逐伯顏之後一如伯顏之窮兇極惡而不改其所爲是姤寵而滅親也是要君而滅親也是盜國而滅親也天下父子叔姪兄弟之間托於大義以致橫相賊殺者皆得藉口於脫脫而脫脫且爲萬世之罪人矣又安得與李璀石碏爭名乎惟其忘身殉國終始無間而卒死於讒此其所以不愧爲人豪而有當於春秋之義也然當其初發之時亦徘徊而未敢直行其志幸有吳直方左右慫慂以破其惑而後脫脫始得以成萬世之名吾於是而深悲霍光之闇也使效吐哺握髮

之勤而與賢者遊當顯妻逆謀之旣覺必有以吳直方之
謀進告者於是卽執妻請戮於朝以附於大義滅親之例
豈不收之桑榆而宗社猶可以幸全脫脫有一吳直方而
遂爲忠臣霍光孤立自封而遂致覆宗然則良師友之間
盎可忽乎哉

關先生

自古英雄崛起必有爲之先驅者漢高則陳項爲之先驅
唐高則李竇爲之先驅明祖則吳漢爲之先驅雖然有說
焉當元之季也斬木揭竿而與元角者皆在南方元有天
下百餘年薄海內外莫非王士莫非王臣而欲以區區烏

合之徒仰窺神器猶鴻毛之撼泰山耳何係輕重哉自宋
師三路進兵劉福通據河北毛貴據山東而關先生者則
執挺而呼直走遼陽掠高麗焚上都風驅電擊前無堅敵
後無强隣而元之腹心虛矣威靈頓矣然後逐虜南方者
得雍容而徐收問鼎之功是爲明之先驅者不在吳漢而
在潁川明矣關先生其猶楚之項羽劉福通其猶楚之義
帝而明祖則猶楚之沛公乎由此推之卽謂關先生劉福
通之烈等於中山開平可也

劉福通

福通殆振古人豪哉韓林兒一逋逃窮雛耳間關險阻左
右以之死生以之終不敢以爲貳也昔項羽尊楚心爲義
帝以從民望事成則投之江中李密依翟讓爲盟主旣而
羽手豐滿遂殺之以自立凡奸雄起手始焉相倚藉旣焉
相嫉妬久則倒戈反兵還以相戕者比比也而福通獨否
主非魏咎臣同周市可不謂賢哉惜乎天不佑宋卒敗死
於安豐踰年而林兒亦有瓜步之厄卒令三十年經營付
之風消烟滅可悲也乎故表而出之使尚論者知其義膽
俠氣可上與陳宮王伯通之流比類而並觀焉

陳友諒張士誠

昔人謂友諒似項羽士誠似建德以予觀之豈其倫哉羽

以八千人渡江立楚救趙三年遂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
侯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友諒本漁人子未嘗見
大敵徒夜郎自大爾迨鄱陽一戰而身殞武昌再戰而國
亡沐猴楚冠伎倆可知何敢望項王特項王放逐義帝而
漢高得以乘其敝友諒篡弑天完而明祖得以扼其吭跡
相似耳建德世本農家憤世危亂挺擊一呼盡有河北迨
兵次聊城生擒化及奉表皇太稱臣蕭后待隋亡而後稱
王王校李蓋之死斬王軌之奴撫降不殺賞忠不誅豈特
將雄未敢頡頏卽三代以下稱義師者未之或先也士誠
出身鹽儈奮臂而攘高郵席卷而盜三吳據赤烏之舊都

龍漁鹽之厚利江東雖小未易爭也乃首鼠兩端搖尾南北朝臣元而暮叛陽逵交而近守徒效奉先之反覆竟忘子陽之蝸強德可知矣安敢望夏王特夏王所奉者脩之得君固未嘗私有所立而復效逢萌之弒士誠所奉者元之故主亦未嘗别有所擁而復冐項伯之奸是則同爾四者相提而論楚可以亡漢而卒亡於漢者天人交有責焉鴻門之失人也非天也濉水之脫天也非人也滎陽之免人也亦天也吳足以制明而卒制於明者一在平江自晝不效卞莊之刺虎一在鄱陽相持坐失孫臏之救韓其敗也人也非天也至於夏王爭雄於牛口友諒鏖戰於鞋山

此皆騎虎必爭之會而亦兩雄不竝之時其敗也天也非人也要之四人之優劣則固判然而不相衆安得同哉

陳友定

元末逐鹿者如韓林兒據中原陳友諒據湖廣方國珍據浙東張士誠據浙西明玉珍據四川何眞據廣東毛貴田豐據山東莫不鬬于覦覦竊以赤帝子自擬惟滇南梁王閩中友定猶兢兢以天顏咫尺爲名何其卓也然梁王係宗室滇南處天末城孤社鼠固其勢也友定一福清布衣耳於元非有股肱之寄豢養之恩乃呼天籲地必欲堅守此尺寸以告無罪於天王及時移事去猶殺使者取血置酒中慷慨嗚嗚志無撓屈卒之父死忠子死孝非特人元之孤臣且增兩間之浩氣矣吾獨怪國珍反覆如穿窬必利刃加頸而後請降竟得考終友定始終爲元當在賞忠之列乃竟橫戮於西市夫蒯通謀逆尚能見原於漢高夷齊叩馬未聞見戕於周武而友定父子獨窮於遇也嗚乎誰謂英主不好猜哉

擴廓帖木兒

李思齊張良弼雖係擴廓帖木兒父行然是時擴廓既受命專征則思齊良弼乃其麾下矣麾下而敢於違將令是叛君也於法當誅廣義不明正其罪顧爲兩可之詞曰擴

廓良弼畢無憂國之心動有懷私之忿夫思齊良弼抗不赴調謂之懷私可也擴廓奉命專征法撓於偏裨恨不剸刃於其腹何懷私之有而并責之哉嗟乎當是時使思齊良弼解嫌報國協力勤王擴廓固奇男子也鬭知鬭力豈無制敵之方顧乃絷手縛脚使不得展布而又予奪反覆如待小兒遂令如山之鐵騎挽於羣小而莫支隈日之忠貞暨於格天而無術是亡元者元也非明也然則思齊良弼之罪可勝誅哉

危素

素不死於井而死於寘不死於元而死於明皆大梓有以

致之也可謂不愛素之甚矣雖然謂之不愛素則可謂之不知素則不可彼豈不欲成素之節成素之名哉以爲節也名也一人之所獨而史則天下萬世之所共與其愛一人不如愛天下萬世故寧屈一人之所獨以伸天下萬世之所共爲天下萬世而遂不得不屈一人爲天下萬世而遂不得復愛一人是明祖寵素以明愛節之心反不如大梓屈素以愛天下萬世之心之遠且大矣然則均一素也與其受愛於人何如受知於人與其以愛爲愛何如以知爲愛乎由此論之卽謂大梓未嘗不愛素亦可也

周敬心

明祖祀余闕旌福壽譴危素放子英皆表表識大義非不事詩書者所能及也獨惑於國祚而沾沾術數之是求急於國璽而紛紛北伐之勿休未免有類於光武之好符讖耳然是時國法方嚴一不當族誅立至誰敢攖逆鱗而蹈茅蕉之諫哉敬心以幺麼一監生乃敢力陳北伐之非以休民力而戢兵威可謂廻狂瀾而奏回天之效矣較之魏徵不更難乎

劉基

愛公者謂子房不見詞章玄齡僅辦符檄公勳業文章兩兼之宜乎爲一代偉人莫與京也惜公者謂公委質兩朝專門象數既知金陵有王氣而復委蛇幕府惓惓類廈之榱而且感憤欲自殺也噫公亦何說以處此哉愚謂人知公終不如公自知之審也公之自知一寓諸詩歌迄今觀覆瓿犁眉二集感後先之殊遇嘆遭逢之莫必一似欲爲余闕董摶霄而不得也可傷也一似欲爲伯顏子中蔡子英而又不得也可傷也一似不幸而不得爲諸葛武侯又不幸而適類魏玄成如揭傒斯所料可傷也然則愛公者固公之知己惜公者又安知非公之莫逆哉公蓋不幸而以才見又不幸而以天文見也公殆留侯之後身乎留侯急欲報韓遂漫爲博浪之椎然而輕發亦甚矣於是愛侯

者乃陰假圯上老人以挫其氣今公之憤欲自殺毋乃博浪狙擊之故智而元之受賂諸臣欲斬公而卒羈管公者毋乃圯上進履之老人耶蓋公之所能者人也而其所不能者天也天文烏足以盡公哉愚故曰公蓋不幸而以才見又不幸而以天文見也雖然能爲公則爲命世之名臣不能爲公則爲失身之賤士蓋生者之功名卽死者之節義惟公而後可以兩兼然終不免寓諸詩歌者之有餘恫也愚故曰人知公不如公自知之審也

當時文臣如宋濂與公皆受上眷卒不以爲相封拜亦輕晚年恩禮亦稍薄人以爲中惟庸之搆吾以爲上之待公

固用術也初年版圖未一人懷去就姑以禮數作羈縻之委晩年大勢已定急欲維持節義爲萬世子孫計公益委贄兩朝故微示軒輊猶譴摘危素之故智公益陰受其籠絡而不自悟也悲夫

公所區畫俱在吳漢并用人行政之得失而於故元則未嘗如劉整呂文煥之於宋也及上銳意出塞公曰王保保未易擒也乎而公言驗爾不然安知不疑公言爲間乎此所以卒中惟庸之間而鮮曲江之祭也悲哉

李善長

李卓吾謂善長安敢望蕭何特其一時同起豐沛跡相類耳愚謂善長之類蕭何固以其跡而尤在逢迎狙詐之相符也然任其逢迎狙詐之相符而卒之一不免於下獄一不免於賜死誰謂逢迎狙詐之足恃哉雖然使兩人一出於悃誠而無狙詐逢迎之術以爲持祿保身之秘安知蕭何僅止於下獄而善長之死不早見於洪武二十三年五月之前也是又未必非得力於逢迎狙詐之故矣然則二祖固一轍而兩人之遇合亦先後一轍乎悲夫

明之元勳六王而外莫若馮勝傅友德其次藍玉而皆不得其死至文臣則宋濂稱最夔州之貶是亦不可以已乎不俟十族之誅而讀書種子已岌岌欲絶矣悲夫

瞿能

燕王知南師旦夕至北平不負守盧溝橋顧令南師得築壘九門燕雖未下要亦僥倖而免未可以爲用師之奇也是時南師以天下之衆攻一丸之城强弱既異逆順又殊自當以一戰定雌雄而況燕爲根本之地奈何遽委之以爲餌乎吾獨惜瞿能父子不幸而與庸帥爲伍功已就而復隳徒令一腔熱血不灑於彰義門偏灑於白溝河是可痛耳雖然天有所成必有所誤觀白溝夾河藁城三大戰北師之捷皆得力於大風瞿能雖忠勇其如彼蒼何哉

劉璟

嗚乎夷齊死後管仲魏徵之流輿焉至革除而又一變矣然唐宗有戡定之勞建成猶未成乎其君也安得比明之惠宗而靖難諸臣又安得比唐之魏徵哉乃劉璟并薄魏徵而不爲覺首陽之外無忠臣洛邑之頑皆義士不但交歡方鐵於地下亦且幹蠱文成於九泉而魏徵千古疑案亦從此一朝打破使效顰者無處覓生活也豈非奇男子也哉

惠宗之賢非漢唐諸君所能及者有三事焉一在化行俗美至於讓棗壓紗幾無異於虞芮之歸田中牟之三異一在宫人相爭自引以爲已過幾無異於國風之咏關雎大

學之訓修齊一在須尹昌隆奏疏於天下幾無異於仲由之告過則喜大禹之聞言則拜

張信

信之從燕遵母命也於是人遂以信母知與無異於陵母知興然陵母從漢驍諸人事信母從燕徵諸術數且既知王氣在燕卽當令其子遵養時晦待時而動柰何委蛇食君之祿旦旦反面操戈而為豫讓之罪人耶是信豢首惡逆啟者母致之也安得與陵母並論哉

陳瑄

江上之戰北師敗於浦口燕王欲還當是時使陳瑄不降

卽有高煦成敗猶未可知陳瑄降而成敗之機决矣然則陳瑄者倒戈而攻其君父其罪又在張信之上矣後之人徒知瑄之有功於漕有功於河蔚然為一代宗臣而抑知其賣國販君之罪固難免於叛臣賊子之誅哉

方孝孺

論者謂公之大節固偉矣獨惜其不死於金川方敗而死於麻衣上殿以致飛殃十族似不無遺憾嗚乎公讀書萬卷於死生之際詳矣豈復有遺憾哉當燕師初發原以周公輔成王為辭自立之名固未嘗欲然自居也使燕王倘畏其名而可以義折也安知不遂立成王之子成王之弟乎夫忠臣之事君也苟有一隙之可乘微機之可望必不肯遽死其心以遺君父於一擲此公之隱也嗚乎嘗惠宗之既出亡也已無興復之望矣景公猶欲假荆軻之便以圖夾日之勳而謂公之心有異於景公之心乎至備之以十族而公不撓公非不愛十族也知十族之非可以乞哀而免也昔文信國繫獄而以黃冠備顧問為請雖意有所為而終不能無遺議於後世設公畏族誅而遂乞哀乞哀而遂釋公於獄也公遂北面燕王乎不然則又何以自處也文信西市之戮不因巽而免正學十族之誅非因激而成此皆天之所能而非人之所能也孰謂公有憾於死哉

漢庶人高煦

高煦驁放無不亡之理然驍勇善戰燕之有天下大都其力也援唐太宗喋血盈廷之例則樂安之變實成廟有以啟之不可盡咎高煦矣煦親見乃父以一旅取天下遂以樂安為北平親見南兵之易與遂以陽武侯為九江是前之所以倖成者卽後之所以自斃也天道可謂巧於報施矣然其功固不可忘也奪嫡之謀人情也而況業已許之耶

胡藍之獄海內騷然方幸建文休養而靖難之師起矣靖難未幾而卽繼之以樂安樂安未幾而卽繼之以土木土

木未幾而郎繼之以奪門奪門未幾而郎繼之以曹石益始終九十年而國統幾五變雖無漢唐呂武之禍而其流毒也亦畧相埒豈眞所謂殺運未除耶

張輔

靖難之師三王皆不以善終張玉殞於東昌丘富沒於臚滹朱能亦以征安南道死至玉之子輔三下安南稱元勳矣而復殞於土木豈首禍亦有天譴耶抑有說焉金陵之天下取之天下也北平之天下攘之家內也逆順旣殊難易又判三王亦安得比中山開平哉

人謂三楊死振無所忌遂極而至於土木之難嗚乎三楊

鳥足以制振哉薦一薛瑄猶促之往謝則其容悅保身之伎倆亦畧可覩矣而謂足以制振乎三楊先土木而死者幸也張輔後三楊而死者不幸也

伯顏帖木兒

嗚乎自開闢以來未有失一天子還一天子如伯顏帖木兒之於英宗也乃尚論者徒歸之天幸而卒沒伯顏之功于甚惑焉當是時英宗非可以不死也乃公之言固甚危而也先之言亦甚正使無伯顏調護其間卽百英宗無還理又安望南宮復辟哉史言也先屢欲謀害忽大雷雨震死也先所乘青驄馬又夢夜令人行刺見一大蛇繞帳外畏怖而去吾意是說也皆史家神其事以為南宮復辟之地耳何也蓋英宗係虜獲元明又世讐欲加之罪固有詞也何必詭送伯顏之營而後害之哉或又曰喜寧為也先之腹心英宗所以得全者由喜寧之誅也是又不然夫喜寧旣為也先之腹心則誅喜寧適所以攖其怒矣倘也先借此以難英宗不更以巧而成拙乎然而也先終不移怒於英宗者固知也先之欲歸英宗乃其素心非係喜寧之誅與否也由斯以談則其保護英宗也非惟伯顏卽也先亦甚有力焉奈何不表而出之一槩以為天幸沒煞哉

楊善

卓吾子曰論社稷功則于謙為首論歸上皇功則楊善為最舉世以為確論愚觀之上皇之歸亦于謙之功耳善亦安得而攘之當是時自社稷為重之說倡而也先之勢失矣旣而背城之戰勝而也先之勢又失矣宋高為父乞命而終於輿櫬漢祖慢語分羹而轉獲生還其勢然也善亦安得而攘之雖然譬之獵焉謙則發縱指示而善則馳驅奔走者也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善亦稍稍近之矣

明有前古所無者金川之役無國而有君己巳之變無君而有國永嘉之議禮主於繼統陽明之論學主於良知

于謙

世皆以忠肅比汾陽肴子曰似也而未盡也汾陽之恢復二京也有常山有睢陽有光弼有懷恩或死或戰援多而力勁已已之難強兵銳甲盡䝱於土木寥寥楊石又皆起諸縲囚惶迫而難恃祿山之破二京也有慶緒有思明爲內蠹勢同連雞也先則君弱臣強勢專力橫旣無腹心之患又無肘腋之虞唐之聞變也言勦言禦人人有枕戈待旦之志而又李泌諸賢相繼而起明之聞變也縉紳大夫歲遣其私重歸而倡南遷之說者又素善天文之巨憨安史之起兵漁陽也距關中三千里風聲鶴唳勢難猝及明則燕北幕南不啻唇齒旌旗一揮可朝發而夕至明皇之

并西蜀也舉頭見日呼吸猶通明則元首蒙塵九廟震驚幾於天崩而地裂祿山係明皇所豢養諜間兼行庶幾悔心之萬一明則天下取之元滅此朝食恍乎復讐之舉而返宮中之寄也二帝忝觀難易有較然者安得同哉乃舉朝晏然天下晏然視唐之累世用兵而終遺藩鎮之患者其功效不啻倍蓰也嗚乎是不足以覩公乎乃論者猶以公之不諫易儲索瘢於公近時侯子方域作公論謂公乃功臣非社稷臣也夫以公之有功於社稷如此猶不得爲社稷臣然則三代而下必如何而後可以稱社稷臣乎善乎斧州先生之言曰夫人主欲以私愛易太子雖留侯不能得之漢高而公能得之景帝乎哉又崆峒先生之言曰宗澤岳飛非下於人者艱難百戰卒慍鬱而死若公者死可矣死可矣二公知公如此公能見知於二公如此然則世之索瘢者是亦不可以已乎嗚乎是亦不可以已乎

楚懷既入秦楚人不急急於求王及襄王立乃使人告於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所以絕秦望也于公所以制也先者即其策也楚懷既入秦楚人詐赴於齊求太子齊欲挾太子以爲贄曰如郢中立王因與其新主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王公崇古所以制俺答者即其策也嗚乎大臣安可不學哉

徐珵

嗚乎人但知于公之禍始於社稷爲重君爲輕之言而不知實始於格南遷之說之時也當珵之始倡南遷也舉朝雖明知其非莫有與抗者于公獨奮髯於朝請即斬倡南遷議者法雖未行而珵之才望不頓損乎葢小人寧負國負君而必欲言之得售一不售則慚與忿結而怨深矣此所以卒來西市之報也昔岳少保不信和金之策而卒斃於檜今于少保不信南遷之說而卒斃於珵其情其事豈甚相遠哉至南宮復辟尤小人行險之倖惜未有以春秋之義責之者昔唐中宗欲傳位於后父宋儒譏其得罪宗

祧五王復唐不當復立中宗令英廟俘繫敵廷雖倖脫然已得罪宗祧矣亡國之大夫且不可以言勇大寶何物而可以亡俘者當之哉景帝卽不諱自有當立之憲儲令當立之憲儲而圖復辟之危功雖倖成而其辱國也亦已甚矣愚故曰惜未有以春秋之義責之者然則宋襄被執於楚又何以復位也曰宋襄之被執在會盟會盟春秋所重宋會諸侯之盟而楚誘而執之則曲在楚矣諸侯皆在會而遂聽楚人之執則曲又在諸侯矣英宗北伐既不同於諸侯之會而徼倖奪門又不同於目夷之迎且天子之尊非安得與諸侯並論乎嗚乎石亨武臣也曹吉祥中官也

無足論獨珵以才望文臣顧昧於春秋之義貪天功以圖私復夫前之倡南遷則罪在悞國後之倡奪門則罪在辱國夫人臣而至於悞國辱國其餘尚足論乎此弇州先生所以謂之不祥人也嗚乎誠不祥人也哉

況鍾

況鍾之治衙役其法本於齊王之烹阿大夫皆得治術之奇者也葢從來廉吏未有不强項强項未有不見憚於衙役是衙役非果不可以治也乃後世衙役卒不可得而治嗚乎是豈無故乎當宣正之時士各自愛以士而視衙役不啻雲霄之於汚泥故有司得肆其威力以除蠹安民爲

已任迄後士習日卑皆乞憐於有司以博錙銖遂不得不交通於衙役兩者合而有司孤注矣因而有司亦遂阿媚取容以庶幾無攻其瑕之爲快此士風所以日頹衙役所以日橫小民所以日困也雖然亦未可概論焉愚嘗衡量天下之風俗而深有感於南北之判若霄壤也西北之衙役畏士紳更甚於畏官東南之士紳畏衙役無異於畏官畏士紳則權歸士紳而官受其敝畏衙役則權歸衙役而民受其敝輾轉於官與士之間而起鷸蚌之爭復輾轉於官與民之間而踣淪胥之溺皆衙役階之厲也是治士固治民之本而治役又治士之本特患世無强項如況鍾耳

誠得强項如況鍾而復假以便宜卽以之移風易俗可也又何患衙役之終不可以治哉又何患交通於士之衙役之終不可以治哉

康海

忠臣義士有二乎曰無二也夫君臣朋友皆以人合者也不愛於友而能愛於君乎吾於對山救李獻吉一事不能不爲之擊節三嘆云棄功名損節行忘禍患而又出於素不相下之人此段苦心千載而上唯有司馬遷耳遷愛李陵寧受腐刑而不悔葢所重有甚於死故不爲苟死曰欲成史記故也對山寧汚其身以援友曰友之宜援有甚於

身非苟汚也故至今知有崆峒子使天下篤於朋友而盡如二子也者又何患乎無君臣也哉

王越

竊疑才如王公何求勿獲乃必黨於振求其故而不得曰甚矣哉近習之爲患也杜預伐吳數餉洛中貴要或問其故曰吾但恐爲患不求益也甘茂爲秦攻宜陽恐樗里疾公孫衍間之乃要王爲息壤之盟然已謗書盈篋矣士負豪傑之才往往厄於遭逢不得直行其志姑汚其身以庶幾有以自見亦以胸中無奈許多才何也越之黨於振得毋類是乎後九十餘年而有熊公廷弼其人者其才亦與

越相亞卒以抗璫致敗則知城狐社鼠千古同轍亦千古同悲又何疑於越之幸免弼之受禍也哉

唐太宗之釋尉遲敬德因而寺之以金曰如必欲去當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郭進不殺訟已之軍校而令其殺敵自效曰如敗可自投河東至於种世衡之待蘇慕恩王越之待探卒皆得格外之奇其過於漢高之待韓彭遠甚乃耳食之人硬以漢高之待韓彭爲得駕御豪傑之法不知惟韓彭器小故得以幸售其計如遇諸葛亮范仲淹諸人可得而駕御之乎愚則謂漢高差强人意者在于陳平以萬金聽其設間用奇而不問出入是役也當在駕

追濠而後文成乃出及戰文定鬚爲炮火所燎猶督兵死戰卒破宸濠是起義者文定指揮者文定血戰者亦文定而謂文定之功出文成下乎非但文定之功不出文成下即邢珣徐璉戴德孺王冕劉源清諸人之功亦不出文成下也特以文成秉節鉞文定諸人係屬吏卑統乎尊故不得不推文成耳後文成奪爵議者紛起而文定卒未易名又何惑乎尚論者之嘵嘵乎

諸葛武侯改謚忠武岳武穆改謚忠武于肅愍改謚忠肅所謂百世而後論定也然王旦爲封禪使而謚文正李東陽阿劉瑾而謚文正伍文定擒宸濠而謚且未及也又安

在百世而即論定乎

張文錦

當濠師東下使非皖城扼其衝則金陵危矣金陵危而禍滋大矣然濠師本無意於攻皖城特因張文錦楊銳輩叕城謀罵故怒而轉攻是謂忿兵安有不敗哉獨怪文錦無闢外之寄局內者方謀脫肩於局外奈何話而挑之反引賊以自敵也乃卒以孤城隻旅抗積逋方張之寇使賊銳撓沮狠很而西遂以成擒是擒濠者文成而所以致其擒者則文錦也然則文定之功固不出文成下而文錦之功亦豈出文成下哉

御韓彭之上

王守仁

守仁擒濠之舉誠爲絶唱但末效微有可議公亦有言田州事非我本心後世誰諒我者其殆有憂患乎至擅離重地質之大臣進退之道公亦何辭以自解此所以卒來忌者之口而肇革爵之嫌乎語曰物必先腐也而後蟲傷之即理學如文成而亦不免也悲夫

清談而有事功者謝東山其最乎理學而有事功者王文成其最乎

或問王文成比范文正如何曰文正武功自遜於文成但文正以中庸授張載春秋授孫復幾無異濂溪之於二程則其有功於道學恐又非良知二字可以頡頏耳

伍文定

史言擒濠之功盡屬文定而文成不與焉史考辨之當已然細竅其顛末文定之功實浮於文成也初文成往賀寧王生日道經豐城始聞變即欲退還南贛比時使無王懋中迎沮則文成一規避之人耳且是時文定募兵已集袁贛臨江諸郡守亦率兵來會即無文成勢無妨於討賊倘無文定機便失於後時是役也可無文成不可無文定况南昌既破諸兵貪於虜掠頗無進志必文定邢珣輩先赴

楊廷和

雙溪襍記載廷儀媚瑾狀甚悉是欲借以汚文忠公也豈通論哉宜史考辨之娓娓也但復寧王護衛一事或謂出於公或謂出於梁兩公本傳俱不載至霍韜爲梁公傳則以歸諸公而公子升菴則又爲公辨謂復護衛時公方憂居未起也今考公本傳憂歸在正德十年之三月而復護衛在正德九年之三月則韜傳不爲無據矣升菴毋乃爲親諱乎雖然千慮一失智者不免當武廟晏駕時宸濠雖擒而群小猶握兵權世廟又遠在數千里之外勢已處於絶勳危無異於騎虎乃能斂鋒束鋭討誅群小如縶腐鼠掃淸宮禁奠安社席握符執璽拱手而授興邸以開四十五年郅隆之治天生李晟爲社稷非爲朕也文忠公之謂矣何可輕訾哉

海瑞

世廟在位四十五年史家張績揚輝可謂盛矣嗟乎是果實錄乎哉他不具論論其大者曾銑志在封疆忽前是而後非守謙功在勤王乃含賞而施罰宰相非青詞不進諫臣附邊事即誅相介溪而專國政幾同林甫之得君信永嘉而斥禮臣更甚嬴秦之逐客倭寇連年而罪功倒置土木頻興而宮府睽隔儲貳君之所樂聞也罪同妖言之律

死生人之所不免也犯同罔上之誅宗輿獻而不知入廟之有干於統祖文皇而遂忘逼父之有妨於孝竒災異變叠見而惡聞瑞鹿靈芝蒙誣而色喜以致庚戌之警大事欲非金英之變厥躬幾殆當是時一觸則怒再觸則死誰敢托筆鋒以攖逆鱗哉最後得海瑞一疏可謂愈出愈奇而犯茅焦之忌矣高汝栻乃援耿育論趙飛燕事謂不當時力爭防禍於未然及駕已晏乃追探不然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嗚乎試觀海瑞一疏是豈不然之事又豈幽昧之過乎趙氏絕成帝之祀方士促世廟之年千古同轍亦千古同悲倘諱不得正終之名而曲為君父

隱過彼亂臣賊子又何所忌憚而不接踵於後世哉此趙盾許止之所以不得不書弒也高子殆未達春秋之旨矣

高拱

人皆曰新鄭禍吾觀新鄭之得為新鄭者正以其禍也惟其禍也受顧命則必同江陵攻馮保則必同江陵當主少國疑之時中人皆思攘臂其間而胡廣之流又皆首鼠以持兩端拱獨毅然以天下為已任謀去馮保而令宮府為一體大臣不當如是耶惜不幸而與江陵為伍彼方百端齮齕此猶慊慨交懽認賊作子此周伯仁所以受冤於王茂弘也後人徒以江陵有托孤寄命之勳遂從寬論然使新鄭得柄國如江陵其托孤寄命之勳豈遂出江陵下哉不原公之能為江陵而反交口歸公於禍嗚乎禍固公之所不辭也但惜世之不能為禍者久之而俱為白斂中也又久之而俱為馮道也正恐不得禍如公者而相之耳顧以其禍而訾之耶

顧托之隆孝廟而後復有穆廟蓋兩見云觀穆廟親執拱手殷勤睇盼不啻家人父子拱亦情動乎中長號不能止正所謂有是君有是臣非穆廟不足以見新鄭之忠非新鄭不足以見穆廟之賢千載一時豈易覯哉惜為江陵所擠令穆廟齎恨於九原新鄭含冤於萬里昔于忠肅一腔

熱血能灑於代廟而不能灑於英廟今高文襄一腔熱血能灑於穆廟而不能灑於神廟千古同根亦千古同悲然則江陵身沒之誅亦豈為不幸哉

人皆謂明之黨始於東林愚獨謂不始於東林當議大禮時而黨禍已萌矣厥後分宜柄國椒山罹禍由是清議沸騰浸浸乎有東漢之風迄於末年附華亭者為華亭之黨附新鄭者為新鄭之黨洎乎神宗四十八年間而國勢遂三變一變於江陵之操切再變於言官之橫議三變於萬幾之叢脞然皆有因而致也江陵不操切則言官不橫議言官不橫議則萬幾不叢脞始於相因終於相激由是遂

有東林之目出是遂有國本之爭以至三案交横遂巡極於熹懐國已墟而舌鋒猶勿替嗚乎孰非黨禍之餔糟歠醨哉

熊廷弼

嗚乎觀於公而後知剛愎自用之名之爲貴也觀於公之剛愎自用而後知世之有憾於公者皆不能如公之剛愎公之自用也亦知剛愎自用之名之所由起乎人情莫不喜軟熟而惡方正也莫不喜浮沉而惡慷爽也莫不喜糊塗而惡綜核也莫不喜逢迎而惡指摘也莫不喜因循而惡更張也莫不喜安逸而惡勞苦也莫不喜私交而惡盡

公也莫不喜虛譽而惡禍言也而公皆犯之此公之所以不免於剛愎不免於自用也苟不原名之所由起而但以違衆獨立者遂謂之剛愎遂謂之自用是伯夷之清不謂之清謂之剛愎自用可也伊尹之任不謂之任謂之剛愎自用可也柳下惠和矣孟軻又曰不以三公易其介是柳下惠之和不謂之和謂之剛愎自用亦可也然則舍鄉原而外孰非剛愎自用之人乎第未必如公之剛愎公之自用耳苟能如公之剛愎公之自用則舉世皆尋於擔荷其於國家之成敗利鈍勢必同謀協力不敢自便其私而公又烏得有剛愎自用之名乎惟世之巧於謀身者皆願爲鄉原不願爲公之剛愎自用於是剛愎自用之名不得不遂歸於公是公之剛愎自用固異於世之所謂剛愎自用也使公之剛愎自用即同於世之所謂剛愎自用則死生之際大矣胡以世之死法者非乞哀即驚亂卒未能如公之死法也按公繫獄四年一時忌公者胥欲殺公公始終不以移念乃預草謝恩本自題知駕帖至即沐浴衣冠以俟久之瀾步上庭曰我大臣也死當拜旨豈容草草及刑官以李斯之傳詰公公即應聲折之曰此趙高言也詰者惶遽無以應以覩夏侯氏之色不誠無間然乎愚故曰觀於公而後知剛愎自用之名之爲貴也而謂剛愎自用之

名之足以累公乎而謂加公以剛愎自用之名者之遂足爲公之實錄乎

抑聞公之督學南畿也馭士甚嚴往往辱以鞭笞而尤苛於士夫之子弟公之心其殆有憂患乎按明之設官分職所恃以奠安民生者不過恃此八股之士而此八股之士自歷朝豢養以來嬌盈傲惰相習成風如富翁之於嬌子日豢之以華衣鮮食不以爲恩偶督之以服勞奉養遂以爲怨倘一旦戎馬生郊君父之旁又何以資緩急乎公蓋有懼心焉故假校士之典以砭其怠惰之氣使不至於驕而可使然終困於勢之一往難復荏苒而迄懐宗封疆之

事果盡顏於呫嗶之儒而後知公之爲國家計深遠也乃讐公者卒假封疆之獄以殺公以致耳食之人硬以一逃一死之爰書爲實錄而孰知公之心固笑而不受哉考公之再起經畧也卽徼有控扼三方之旨三方者登萊也天津也山海關也是山海乃公之信地右屯非公之信地矣當是時山海固無恙也而謂袁公失遼陽當死公失右屯當死可乎方化貞潰於廣寧也百萬生靈皆扼於亂兵而不能自達公念民爲邦本故疾驅至關以放難民當是時百萬生靈其得幸免於鋒鏑者公之力也而謂楊公竄遼陽非逃公放難民爲逃可乎此皆耳食之人幸公之敗樂

公之災以爲足以報公其於公之事實罔未嘗詳考也嗚乎當日如黨於魏之張鶴鳴崔呈秀徐大化顧秉謙魏廣微其欲死公也固宜吾獨怪鄒公元標王公紀國之望也乃亦規規焉必欲挾法以死公襲宋人之議論戕救時之股肱豈運當陽九有黙爲驅除者於人誅固無與耶公亦有言臣死門戶非死封疆愚則謂公死門戶亦死法吏死門戶則過在小人死法吏則過在君子當時楊左之死皆以公爲名也楊左死而公遂不得獨存此固事勢所必然然使法吏早寬公而不繫公於獄彼黨人卽欲甘心於楊左又何以爲名乎楊左之獄雖非法吏之所能逆料而公之功罪則固有八議之可以援引自法吏堅拒八議必欲挾法以死公由是黨人遂借公以死楊左死楊左而并及寬公之顧公薦公之周公幾於一網而俱盡嗚乎人但知楊左諸公之死死於黨人而亦知其於禍實由於法吏之欲死公哉予故表而出之庶耳食之人恍然知一逃一死之爰書未足爲實錄且以見公之死雖死門戶亦死法吏不得徒藉口於黨人而遂寬賢者之責也

倪鴻寶先生疏劾楊維垣有云按維垣折臣盛稱東林蓋以東林之薦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夫東林之護熊公誠如先生所言矣然愚考熊公於東林實無與正所謂孤行

一意者夫旣孤行一意而攻者亦以爲名蓋以公之才情氣㬂足以備撥艱砥頑懦故遂相引重東林實非私於公公亦非私於東林也乃瑲人卒倡爲熊黨之說以致劉公一燝韓公爌相繼削逐夫公以一人後死之故致當國諸賢相繼削逐公誠有愧於死矣然削逐諸賢終不以是卹公葢稔知公之後死將以有爲而非溝瀆自經之比公亦稔知當國諸賢必待巳以有爲或無深文周內之虞故疏請就逮疏請詔獄凜凜以大臣之義自居至後來之變局公固不能逆料也嗚乎郭開讒而李牧死騎刼代而樂毅奔公旣適逢其會而況竇武與曹節交攻鄭注援守澄並

橫又胥欲挾公爲贊然則公卒不免而國亦淪胥又何疑
哉又何疑哉
公上交代疏謂領兵出戶違制僨師自是大將之罪而必
坐經畧以死古來文臣領兵而失利者頗多並未見行此
法乎考春秋之時楚師敗於鄢陵殺其將子反用能轉敗
爲勝以弱爲強蓋千軍之命係於一人重其權遂不得不
嚴其罰亦由來漸已但是時文武未分閫以外即王之將
軍延至漢武衛霍立功塞外亦得擅賞罰專進退並無節
制之者他如李光弼靴中之刀曹彬匣中之劍皆屬武臣
即李愬伐蔡裴度請行亦出異數不常見也武臣之上復

使文臣節制之者其制殆始於宋盛於明文臣既得以專
制斬武臣朝廷遂不得不移武臣之法斬文臣或亦例以
義起者乎寻獨怪朝廷之法能施於文臣文臣之法不能
施於武弁試觀世廟四十餘年斬文臣屢矣而文臣能斬
偏裨以下者亦不多見也至於神廟巡撫之外既添經畧
監院之外又設閫科十年九牧迄事敗交推互卸究未審
何人與何例相符何例與何律相符即如公當對簿時切
責大言曰廣寧非我疆割地潰不由我其言自正大中丞
但含糊折之曰喪師失地罪同一體豈經撫之罪果遂一
無分別乎戰守之罰果遂一無低昂乎含糊如此而欲死

公公何以死吾謂足以死公者惟江御史秉謙前後諸疏
明公之死死於奸樞死於庸撫而非死封疆死公論公之
心白矣如是而後可以死或者曰公非死奸樞亦非死庸
撫死妖言也不然何以死公而活撫愚則曰否否死妖言
非公之罪也人盡知之矣死奸樞死庸撫非公之罪也人
盡知之乎嗚乎夫以公之恃才使氣無不樂公之死何意
僨公之死左右於公不忍去而卒以公死幾無異於孫趣
之報二陸復有蔣應暘其人者公又何以得此於應暘哉
嗚乎公又可以死矣

劉一璟

世以謝文正比公跡其秉正嫉邪不宂中立俱爲逆奄所
逐果相類也愚猶以爲未也更可比世廟之楊公楊公當
宸濠之變朝野震驚卒能因事就功握符而授興邸劉公
際紅丸之變主少國疑卒能掃淸宮禁夾日以安社稷又
何其類也然楊公雖赤手比時濠已就擒婦寺無權其勢
猶足以自擅劉公內則厄於移宮客魏之交通已著外則
厄於奸樞熊王之聚訟方張使熹廟永年而璫不敢也公
能晏然無恙乎人咸以不再召爲公惜寻獨以後死爲公
幸雖然覽公去國一疏勤勤懇懇抒納牖而攖逆鱗公固
不以後死爲幸也即謂公之後死無異於楊左之殰死無

曰不宜哉

熊公之起爲經畧也非始於公及繼熊公敗而追治抨擊熊公者則始於公及廣寧陷前之抨擊熊公者咸攘袂起而欲剸及公之腹當是時稍稍足以明公之無它塞譖口而回王聽者唯有福唐耳奈福唐方陰中攘位之說復邪於公而化貞又福唐門人謀爲化貞出脱者又胥欲挾福唐與援於璫人而以公爲贅也即使公委蛇自處貶損求救且未卜稅駕何所而公猶毅然必欲爲王陵不欲爲平勃曰吾將以一簣障江河也嗚乎不亦難乎不亦偉乎

承平之時宰相重於樞部戡亂之時樞部重於宰相吾於明事騐之矣當英廟北狩于謙柄國但爲樞部不爲宰相辛使鑾輿返正朝野莫清及熹廟臨馭鶴鳴膺寵亦但爲樞部不爲宰相卒使經撫交攻河西失守是兩有騐矣豈非樞部重於宰相乎人謂熹廟之事類武廟蓋以長沙類福唐餘姚類南昌是專論相也予謂熹廟之事類武廟又類英廟蓋以錢塘之得君甚類潁州之得君化貞緣潁州以得君甚類石亨緣錢塘以得君是兼論將也然而得君則類奏功則不類者甚矣宮府之睽隔難通婦寺之小忠易惑也然則明祖鑒惟庸而撤中書與漢光擯三公而歸臺閣其所失又得毋相類乎

滿朝薦

滿公無言責可無言即使言亦可無盡言今覽公疏何言之盡也昔楊椒山糾𢡟輔海罡風糾君諺皆無言責而其言皆琅琅有金石聲今與公而三矣按公令咸寧即忤中貴人繫獄五年因起廢始列朝班席未煖而又攻中貴是其秉正嫉邪蓋出於天性非有所慕也使公不削籍而歸其宥聽楊忠烈獨擅黨魁而自處寒蟬貽笑於皇甫規耶必不尔矣公去三年而應山之難作公與應山楊公江夏熊公賀公麻城梅公皆楚人自應山發璫二十四罪不勝

由是魏璫切齒楚人殺楊公熊公僇賀公梅公公亦岌岌遂卒是始終璫禍者且遍三湘七澤而公以牖下死亦已幸矣然公亦豈以牖下死爲幸哉

湯顯祖

自古文士才人往往大節凜然而世或但傳其文章如唐之韓愈明之李夢陽皆其選也公得毋類是乎夫士之懷才未遇即未能含污忍垢甘爲人役即偶尔委蛇借以階梯如張耳陳餘皆由婦翁以顯功名世亦未嘗叱以爲言公獨毅然却江陵之招江陵爲權相猶懼污名餉禍至於吳門蒲州非江陵比矣亦堅謝勿往夫賢如昌黎猶三上執政書而公顧欲出昌黎之上豈有見於古之中立而敗

如胡伯始之流其初皆享盛名後乃不徒無濟於時且并其生平盡喪焉公唯恐其類是也故遂堅持而不一屈與予獨怪神廟之際上下恬熙士人以文章致通顯名當世者指不勝屈公又聲稱籍籍莫不引領以交公爲重公獨偃仰蒼崖追考槃之賦僨鉛槧之緣終其身泊如也予求其故而不得間讀太史公書上自伯夷管晏下逕龜筴貨殖許哉其言之而高士獨勿書夫高士既不慕乎當世之榮又何羨乎後世之名馬遷蓋深有契焉故遂闕如以姑成其志公或者有同心而又不欲爲已甚故姑托身官隱而爲花晨月夕之遊藉以耗磨其塊磊蕩滌其塵氛以上

友伊人漁父於千載之上耶即不其然或逆知黨禍將與憂憂乎有甘陵南北部之憂恐避弋人之慕而不可得故姑寄情於詞曲庶幾种明逸之自污使世不得而指也如是則非特公之清節卓㩅未必不埋没於高山流水即公之深情遠識亦未必不埋没於白雪陽春予故表而出之庶幾讀書論世之君子亦有以知公於牝牡驪黃之外耳

鍾惺譚元春

鍾譚挾公安之幟揮王李之塵當其盛也人或比之金科玉律及其衰也人或棄爲土梗木魚豈瑕瑜之倏變何愛憎之易墄也予謂明之鍾譚酷類唐之孟賈鍾譚性靈之譽舉世胥以爲確論以視孟賈寒瘦之評傳者遂以爲實錄得毋類乎孟雖晚得一第然潦倒溧陽僅分半俸賈雖幸遇宣宗然肉眼錯過僅叨御札以覷伯敬中人言而窮老於客友夏困公車而暴卒於途又得毋類乎但孟賈交昌黎而品題益貴鍾譚交虞山而排擊太工其孰得孰失則又當俟之後世之子雲矣

陳隋亡國而有哀來之愁曲安史亂唐而有入破之新聲遂謂聲音之道通於治亂然以之律竟陵至比之鬼趣幽兵謂妖孽見於文章而國運從之如虞山所云愚恐或過也西漢之季貢禹孔光稱明經劉向楊雄稱傳學未有尖

新之句幽峭之語如鍾譚而國何以亡東漢之季李膺范滂持清議於上郭泰許邵擦月旦於下非有蚓竅之音鼠穴之句如鍾譚而國何以亡魏自七子遲艷紛披幾於太始無音矣而卒無害於興唐垂大歷文將三變僉云愈變愈上矣而卒無救於衰蓋國祚之興亡係於元氣元氣之盛衰徵於風節明自熹廟摧殘元氣風節兩無一存即使班馬再生賈董復出未必有裨於治而何苛責於竟陵明詩至於竟陵以時而論猶沈宋而李杜李杜而元白以變而論猶元輕白俗變而爲西崑郊寒島瘦變而爲蘇門謂之後先易轍可也謂之善變不善變可也而謂足以徙國

得毋求之太深而反失之愈遠乎予謂欲求其失其要總歸於佞佛三袁最已鍾復擴猶於後舍名教之樂地而驅白日於鬼區不辨孰甚焉昔蕭梁父子皆咀嚼菁華有聲藝苑然臺城之厄郢州之陷皆謂其禍始於佞佛禍始於談玄不謂其禍始於文章也則竟陵之於詩又可知矣訾鍾譚者謂其寡學枵中競以爭字鬭句爲奇猶之九廟忘儀降爲野祭大雅淪亡不亦傷乎嗚乎是則然已但性靈二字終亦可抹煞自古作者有舍性靈二字而能登峯詣頂乎四始六義詩之祖也田夫漁父何書可讀野女征婦所讀何書獨非激發於性靈乎舍性靈而以該博稱奇者大約始於六朝盛於三唐少陵之言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則其富於學洽於聞可知矣然謫仙倚案疾書輒飄飄有凌雲致又何以頡頏少陵也淵明之才未必過於三謝長吉之學未必富於昌黎乃淵明長吉兩家至今所傳獨盛則其取勝在性靈亦畧可覩矣但淵博之詩亦未嘗無性靈不可謂性靈二字偏長於幽潔不長於淵博也淵博未嘗無性靈而人偏謂性靈在幽潔以幽潔之性靈易見淵博之性靈難覩也學淵博而無性靈則有剽竊之病學幽潔而無性靈則有僻澁之病濟南瑯琊淵博矣未免襍之以剽竊公安竟陵幽潔矣未免襍之以僻澁作者但知其創始未必逆知其流弊後學但知其抹弊未必盡知其創始是以往往互攻而多失之已甚折衷而論謂之交乎勃之惟則可謂之分吳越之畛則不可果如虞山所云是但知山珍海錯之足以壯几筵不復知豆籩菜羹之便於供朝夕也得毋仍蹈已甚之失乎

世儒論詩動稱漢唐至攙入道理議論者則斥爲宋詩夫以道理爲宋詩可也而以議論非唐詩可乎惟唐詩未嘗無議論是以有詩史之名乃升菴又闢詩史爲謬甚矣人情之好訐也李北地謂古詩必漢魏唐詩必少陵袁公安遂謂初盛中晚皆有詩不必漢魏歐蘇陳黃皆有詩不必少陵李濟南謂古體獨遜於三唐因擯古體而選律詩鍾竟陵遂謂公讌無異於應制即擯公讌而選古體有觸忤於前者未有不翻案於後非好訐而何然而竟陵之議論則固未可盡廢也如許採薇歌云古人胸中是非天且不能奪而況人乎又云克商之時前不生夷齊後不生管蔡覺世界雷同索然無色不見造化與君相之大又云揖讓之不能不化爲征誅也孔子感之孟子順之宋儒周旋之其深情卓識足以干城名教亦畧具一班矣乃見者斥以爲楓落吳江之句聞者誤以爲韻府群玉之言均謂之目論可也於竟陵亦何損益哉

肩三子半農齋集卷之六 終

說部

太極

孔子贊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此太極之所由名也原夫太極之所由名乃據易而推原其本猶木有根水有源之意非塗如周子舍易而徒空言太極也自周子舍易而徒空言太極似太極自太極易自易以致後儒遂判理氣爲二皆是說有以啟之也然而失孔子之旨矣孔子不直言太極而曰易有太極夫所爲易者卽兩儀四象八卦之謂也蓋卦本於象象本於儀是舍兩卽無四舍四卽無八矣至於兩獨無所本乎邵子曰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所謂一者卽混元一氣之謂也有混元一氣而後兩儀以分故曰一分爲二然不曰一而曰太極何也曰無定之謂易有定之謂極極而名之以太定之至也故不曰一而曰太極然不曰分兩儀而曰生兩儀何也曰渾元一氣生生無窮者也有渾元一氣之生生而後有兩儀四象八卦之生生故不曰分兩儀而曰生兩儀然則太極爲理乎爲氣乎曰理與氣本非二物但不無形上形下之分聖人唯恐人泥於形下而遂忘其形上故特推原其本於太極

蓋就其形上者言之也然不曰太極生易而曰易有太極則知太極乃易之太極而非易之外另有太極也審矣然則周子之說非與曰周子大儒也何敢輕議但就易之本文以追探聖人之旨則恐周子之言太極自不同於孔子之言太極雖言同而旨不能無異是以盧山胡氏極力排擯以爲是書必不出於周子今盧山之說具在也學者試取其說轉而互參之周子要使不一者務歸於至一安知非以攻周子者不轉爲周子之功臣哉

太極乃就開闢以後一陰一陽流行定位乎指出其本然之妙以爲言非天地陰陽之外果另有所爲。極生文先言太極也可先言陰陽也亦可先言陰陽太極卽在陰陽之內故伏羲畫卦文王演易但言陰陽不言太極先言太極陰陽卽在太極之內故孔子贊易周子作圖旣言陰陽又言太極

或謂太極卽中庸之大本朱子解大本謂天下之理皆由此出是亦生也獨非周子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之說乎曰是不然試問未有此身也心在何處未有此心也性在何處卽性不在心與身之外則知太極不在儀與象之外又斷可識矣如是而有太極之名何也曰天位乎上地位乎下各得其所者太極之謂也萬物物各得其所者物物各具

一太極之謂也萬理根於性是謂統體之太極萬事根於理是爲分殊之太極

薛文淸先生曰卽太極無聲無臭而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象已具於其中所謂體用一源也卽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象而太極之理無乎不在所謂顯微無間也愚因先生之言請轉而續之曰卽太極無聲無臭而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象已具於其中所謂統體一太極也卽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象而太極之理無乎不在所謂物物一太極也或問太極兼體用兼顯微乎曰然

周子太極圖泥於孔子太極生兩儀之句遂於兩儀上另懸太極一圈然後漸次以及兩儀四象八卦以視先天圖之從中而起於奇偶二畫中特留一線空白以爲太極如邵子所云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則逈乎有別矣故羅文莊先生深有取於先天圖而疑太極圖爲未盡也嗚乎有旨哉

無極

朱子表章無極可謂良工心苦矣然充類而言猶似有未盡焉夫太極之所以妙者以其不落於有不落於無蓋兼動靜顯微一以貫之而又無聲臭之可指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夫道旣可以言形則極亦可以言器矣惟道亦可以言形極亦可以言器是以吾儒之學雖千蹊萬徑要未有不以格物爲宗也惟吾儒之學必以格物爲宗是以異端曲學不得借虛無二字以亂吾眞今乃以太極爲未足必冠之以無極復爲之轉語曰吾儒之言無自異於二氏之言無吾儒之言無極而太極自異於二氏之言復歸於無極得毋支離割裂而有不得於言之病乎善乎草廬吳氏之言曰道而稱之曰太極何也曰假借之辭也道不可名故假借可名之器以名之也以其天地萬物之所共由也則名之曰道道者大路也以其條派

縷脉之微密也則名之曰理理者玉膚也皆假借而爲稱者也觀草廬之言則知道也理也極也皆同原而異名皆假借而爲稱者也人固未嘗以其道有類於路理有類於膚遂疑其下同於一物乃獨疑太極下同於一物何哉故均之乎易也贊以太極則可贊以無極則不可均之乎太極也隸於易之下則可隸於無極之下則不可予故表而出之以明遵朱者未可徒狥一說遂疑陸子之辨可廢且因以見孔子之言太極本無漏義苟因陸子之辨以追探聖人立言之旨則凡後儒紛如聚訟者不俱爲剩語哉

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其義本無不足乃必贊之曰太

極本無極是不以極爲宗而以無爲宗矣夫吾儒言無聲言無臭言無思言無爲言無息本未嘗以無爲諱但以無爲宗則不可卽使乾坤復毁而爲混沌而此渾元一氣自常留於太虛斷無消滅之理而可以無爲宗乎故張子謂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者諸子之陋識此義者於周子無極之說思過半矣

陰陽五行

陰陽須分合互看其義始明惟其有分合也故開闢以前但有流行而無定位開闢以後旣有定位又有流行

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是謂定位之陰陽五氣順布四時行

焉是謂流行之陰陽

流行是乾坤之元亨定位是乾坤之利貞流行是繼之者善定位是成之者性

問天主動動則不定何以亦謂之定位曰日月星辰天之四象也有時而變乎蓋流行之中而又未嘗無定位也故統言之曰定位問地主靜靜則不流何以亦謂之流行曰五行之質本於地也何以順布而行四時乎蓋定位之中而又未嘗無流行也故統言之曰流行問定位陰矣何以復謂之陽流行陽矣何以復謂之陰曰陰陽一氣也自其動而觀之謂之陽謂之流行自其靜而觀之謂之陰謂之定位其實流行之陽卽定位之陰所生定位之陰卽流行之陽所生陽生陰陰又生陽故互言之曰陰陽

問陰陽旣互相生也然則生物之陰陽流行乎定位乎曰程子有言矣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又張子有言矣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朱子釋之曰游氣紛擾氣之用也動靜兩端氣之本也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觀磨外之物卽由於磨中則知萬殊而一本矣觀磨中之物不能不出於磨外則知一本而萬殊矣一本卽定位之陰陽萬殊卽流

行之陰陽是之謂互相生

問陰陽一也而陰何以獨偶曰陰有二義焉自有而之無陰也自無而之有亦陰也以無爲陰者凡物有伸必有屈有聚必有散當其爲伸爲聚之時則爲有及其爲屈爲散之時則爲無是謂自有而之無以有爲陰者猶木之於菓菓之於核收之於今歲則一不可以爲二二不可以爲三種之於來歲則一卽可以爲十十卽可以爲百當其未有十與百之時則不可謂之有及其旣有十與百之時則不可謂之無是謂自無而之有故曰陰有二義

惟陰陽非二物而又互相生故玉潤而山輝珠沉而水折

所謂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也推之人事吉則謂之陽凶則
謂之陰亦非判然二物也悔則由凶而之吉吝則由吉而
之凶所謂凶中有吉吉中有凶也然吉凶雖互參而奇耦
則各別是以治世常少亂世常多君子常少小人常多推
之人事亦吉少而凶多成少而敗多故遇陽則扶遇陰則
抑即謂之參贊

一陰一陽互爲其根此男女之所由胎也即乾健坤承之
義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此男女之所由判也即天根月窟
之義

易以天地之大德在生觀五行可知矣五行非生物即[illegible]

生草木自生者也土爲萬物之母生物者也火無體以萬
物爲體而生於木至夏則發揚萬物孔子曰民非水火不
生活是亦生物者也惟金性堅剛不受和合然佛說四大
四病地水火風各居百一而金不與四大謂無生者亦修
西方佛土以金屬西方故也然以儒家觀之則金亦未嘗
不生如萬物至秋鬱收斂成實實遇來春復發實即金之
孳也而謂金不能生物乎乃肅殺之象則又恒見於秋何
也曰拔稂莠所以培嘉禾剪蟊惡所以安良民生固生而
殺亦生是以五金之阜財利用五兵之除殘戡亂皆有取
於金金之用大矣哉

問易言天地即及萬物周子何以先陰陽次五行而後及
萬物曰陰陽者生五行之具五行者又生萬物之具周子
以其相生之序而言故先陰陽次五行而後及萬物

問五行既爲生物之具則萬物既生以後何以五行不見
其日滅曰五行生萬物陰陽又生五行唯其相生無窮故
不見其日滅也

問陰陽生五行五行又生萬物何以萬物不見其日增曰
五行之生尅有以制之也生萬物者五行尅萬物者亦五
行故不見其日增也

問邵子言天地有始其信然乎曰天地亦物也物固未嘗

無始也又何疑於天地之有始乎然必限之以十二萬九
千六百年何也曰蜉蝣朝夕蟪蛄春秋人壽百年小者大
之影邵子之元會運世亦若是而已矣乃程子又言陰陽
無始何也曰開闢以前又有開闢一元以上又有一元層
層推去有何窮盡故曰無始不言有始無以見天地亦道
中之一物不言無始無以見天地爲造化之統體合觀之
而太極本然之妙可見矣一陰一陽之謂道又可見矣
邵子言有始以萬物始終之數推之也程子言無始以至
誠無息之道斷之也

問周子言五行邵子言四體其異同如何曰周子蓋以陰

陽之生生而卜五行之始終故不得不言五行陰陽者木
火之謂也水者初生之陽木者極盛之陽火者初生之陰
金者極盛之陰凡物有始必有終有盛必有衰有生必有
尅故言陰陽遂不得不言水火言水火遂不得不言木金
土以五者各有始終各有盛衰各有生尅又各有體用故
不得不隸本於四行之中至於邵子不言五行而言四體
蓋以木有生死榮枯非如水火土金有定形而無成毀故
特列木於飛走動植之中蓋本於易之言陰陽剛柔而分
老少故以日月星辰爲天象水火土石爲地維飛走動植
爲萬物而又各準之以五千四百年雖由推測而知要其

相生之序實有倫有秩不可謂周子主理邵子主數遂妄
分優劣也

問邵子則謂天有寒暑晝夜而後四時生周子則謂氣有
金木水火土而後四時行其異同如何曰邵子蓋主分殊
而言也天主動故有寒暑晝夜有寒暑晝夜故有春夏秋
冬地主靜故有水火土石既爲水火土石則拘於一定之
形矣又安能復變而動以行四時乎故不以五行配四時
而以四氣配四時周子則謂五行雖成形於地而五氣則
運行於天惟運行於天是以火在天而爲日取日以陽燧
而即得火水在天而爲月取月以方諸而即得水石在天
而爲星隕於地而仍爲石日月星之外皆辰猶水火石之
外皆土故以土隸於辰是在地之五行即無異於在天之
四象故周子但言五行不言四象蓋主理一而言也然終
不如邵子明辨精詳使學者一覽而易曉明道先生所謂
加一倍法者亦於此畧見其端矣

問周子太極圖既本於易何以不言四象八卦而言五行
曰如仍言四象八卦無復稍稍異同則太極圖可以不作
矣雖然以爲同也固未始不異以爲異也又未始不同惟
其同而異也故易之兩儀自異於周子之兩儀易之四象
自異於周子之四象易之兩儀乃一奇一耦亦可謂之陰

陽未可遂謂之乾坤易之四象乃奇耦之上復加奇耦但
可謂之陰陽老少未可遂謂之水火木金夫乾坤與水火
木金皆起於八卦以後當八卦未有之時安得遂有乾坤
與夫水火木金哉此其所以異也惟其異而同也周子不
遽言分兩儀必先言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夫一動一靜者
即一奇一耦之謂也互爲其根而動靜不已即奇耦之上
復加奇耦之謂也乾坤六子方位本同周子不遽言其同
必先言陽變陰合而後生五行其於易之八卦列乾父坤
母於六子之上以明相生之序亦豈甚異哉此其所以同
也雖然異同可無辨但周子既曰無極則渾乎其無朕矣

又何動靜之可言至於男女雖靈亦物中之物耳乃必先言男女始言萬物然則所謂萬物者又果何物乎如謂男女卽是陰陽則於上文所謂生陰生陽者又無別矣且乾坤獨非陰陽乎旣言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矣乃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必俟成男成女之時始言妙合而凝則又何耶如推本於易之絪緼搆精以爲先氣化而後形化然大易言化醇卽言萬物今周子言交感始言萬物豈在男女則有氣化形化之別在萬物遂無氣化形化之別耶且必兩物相對而後可以言合未審無極二五果否是一是二而必合之云爾也恐於易之所謂形而上形而下者又未免微有窒礙矣此皆不能無疑予故表而出之以俟夫後世之子朱子豈好爲廬山氏之佞臣哉

理氣

自孔子贊易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由是周子作太極圖說遂懸太極於陰陽之上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以致朱子終身認理氣爲二物嗚乎夫使理氣而果爲二物也則一陰一陽何以卽謂之道乎形而上形而下何以均謂之形乎知一陰一陽之卽謂道而上而下之均謂形則卽理氣之果非二物矣果非二物而又有二物之名何也凡可見可聞者皆器也不可覩不可聞者乃道也然器外無道道外無器舍器而言道則墮於空寂而爲禪舍道而言器則又墮於支離而爲俗此所以不得不兩名之也然豈特兩名之已哉凡詩書六藝中或言天或言帝或言命或言神或言誠或言道或言性或言心皆不外乎氣也氣之蟠際太虛謂之天氣之主宰造化謂之帝氣之緜亘古今謂之命氣之變化不測謂之神氣之純一不雜謂之誠氣之經緯兩間謂之道氣之渾然無朕謂之性氣之炯然有覺謂之心皆因其樞紐多端莫可定以何德故不得不曲折以異其名也豈眞於氣之外復有所爲物哉周子則泥於孔子之言生兩儀後學又泥於周子之言生陰陽

遂疑開闢以前果有所爲太極者以爲生天生地之本審如所云則程子所謂陰陽無始動靜無端顯微無間者俱不可得而解矣豈非以辭害志乎然則太極生兩儀其說如何曰羅文莊先生有言矣夫易乃兩儀四象八卦之總名太極則衆理之總名而曰易有太極者蓋明萬殊之原於一本也曰生兩儀四象八卦者又推其生生之序以明一本之散爲萬殊也又張橫渠先生有言矣曰陰陽之氣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緼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已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辭之何哉誠得兩先生之說而推原其故卽

朱子所謂不離不雜者尚不無暗漏之可攻而況揣摩億度之辭又烏足以混先儒而譁後學哉

氣是陰陽理是太極一之則不是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二之則不是故曰道亦器器亦道

問理氣既非二物周子何以先太極而後陰陽曰理與氣本無先後之可言其以先後言者猶之動靜無端且從動處說起然亦不始於周子大易言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中庸言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皆先言理後言氣也故周子遂以理氣分先後

問理氣既非二物何以聖賢立訓往往言理不言氣曰理與氣既非二物則言理卽所以言氣矣又何必復言氣乎然亦未嘗不分合互見也如易言元亨利貞是固專言理矣而卽繼之以潛龍勿用則又兼言氣矣中庸言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是固專言氣矣而卽繼之以達道則又兼言理矣孟子言浩然之氣是固專言氣矣而卽繼之以配義與道則又兼言理矣至於大易以陰陽爲道論語以克復爲仁中庸以成物爲知則又兼理與氣而合言之矣要必於分處見合合處見分然後可以語上達之徼故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是豈拘牽文義比擬字句者所能窺其彷彿哉

老氏以有生於無氣生於虛釋氏以性爲空寂相爲幻妄兩家之說吾儒既斥之以爲異教矣至於周子爲吾儒所宗乃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亦以生爲言以視老子有生於無之說果同乎異乎所謂理與氣也果一乎二乎愚以爲二氏之說固不同於周子然周子之說亦未必遂同於孔子孔子遺意惟程伯子言之最精程伯子嘗歷舉繫辭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一陰一陽之謂道數語乃從而申之曰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

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學者試以此言熟玩精思久之所謂是一是二又豈諸子百家所能贊一辭哉

在人而爲仁義禮智卽在天而爲元亨利貞然在天而爲元亨利貞又卽在時而爲春夏秋冬春夏秋冬氣也苟無春夏秋冬之氣又安有元亨利貞之德乎仁義禮智既配以元亨利貞又配以金木水火金木水火氣也苟無金木水火之氣又安有仁義禮智之性乎善乎程伯子之言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又曰性卽氣氣卽性識此義者於理氣是一是二又曉然易辨矣

問老氏言虛張子亦言虛曰天地從虛中來豈在老氏則爲誕而在吾儒則爲正乎曰是亦未可執爲定論伊川先生不云乎或語及太虛先生曰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或又問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莫是上下一理否先生曰到這裏只是點頭覩程子所言虛則張子所言虛不退然自下乎恐故曰未可執爲定論

理不在氣之外卽氣之一屈一伸一轉一折妙於有生之初當其形未成而知覺杳然也則屬乎天此卽性之根而及旣胎而後則屈伸轉折便屬於人與前之未[illegible]有知覺

之屬於天者便大不同此善惡之所由判也然人之轉折雖未必盡合於天而天之轉折則固未嘗遂遠乎人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至於超然形氣之外如死忠死孝亦是氣之轉折忽斷忽續忽卽忽離如太虛懸於空中雖不見有所爲氣要莫非氣之變化也因氣之變化不見有所爲氣而遂以爲氣外有理又何以別於老列之異端也哉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這兩句便是性之所由來理之所從出

或問理氣旣非二物何以復有理同氣異之分曰理同者擧其形上者言之也氣異者擧其形下者言之也就一物而論則理爲體氣爲用體雖同而用則異是以謂之理同氣異就物物而論則一物之體卽物物之體物物之用雖異而物物之體則同是以謂之理同氣異有知之物則以未發已發分體用無知之物則以形上形下分體用體則合飛潛動植而渾爲一性是爲統體之太極故曰理同用則散飛潛動植而各爲一形是爲分殊之太極故曰氣異然則言同言異亦何礙於理氣之非二物哉

或問理同氣異與理一分殊有別否曰理同氣異以體用言也理一分殊以分合言也合之則爲理一分之則爲分殊就一物而論渾然一體之仁卽爲理一燦然四德之倫

卽爲分殊就物物而論凡有是物必有是理是爲理一凡有是物必有是用是爲分殊大約理一原而常定用萬變而不齊要必於分殊之中見理一氣異之中見理同庶乎可以語一貫而無殊塗百慮之惑已

或問朱子於大學中庸首章或問皆謂人物之生理同而氣異至於孟子犬牛人性之集註則又謂氣同而理異何也曰雲峯胡氏有言矣所謂理同氣異者是從人物有生之初說所謂氣同理異者是從人物有生之後說然而其說未全也愚請再申其說理同氣異氣同理異雖皆出於朱子然不無先後之分大約後之所謂理卽前之所謂氣

氣爲形下理爲形上形上雖同又不無體用之分前之所謂理同者舉體而言體則渾然而常定故曰理同後之所謂理異者舉用而言用則紛然而多變故曰理異理同之理卽天命之性理異之理卽率性之道性爲體道爲用體則渾然在中尙無仁義禮知之可名安有犬牛人物之可言故曰理同用則燦然各脩旣有千變萬化之不齊豈無飛潛動植之殊致故曰氣異世儒皆因其或同或異均以理爲言是以不能無惑愚以爲言理同不如言性同言體而言理異不如言道異言用異尤令人易辨而易曉至於朱子所言理同實指天命之性而言所言理異實指率性

之道而言蓋以理介體用之間體固可以言理用又可以言理故不言性同而言理同不言道異而言理異學者須識其言雖同而旨則異可也乎故別而晰之以俟後之君子

惟旣有理同氣異之說又有氣同理異之說兩者互參是以明儒有云若論一非但理一而氣亦一若論萬非但氣萬而理亦萬是爲通方之論孰得而駁之愚是以因其說而復補之曰理惟萬也是以旣言太極又言五常而復廣之爲易爲三百八十四爻廣之於禮爲三百三千是謂博學於文理惟一也是以旣槩爲百善槩爲五常而復槩爲一體之仁統體之太極是謂約之以禮約之以禮是謂理一是謂理同博學於文是謂分殊是謂氣異或者疑其言同言異不無支離割裂而有不得於言之病愚請再因其未備以補之曰若論人物有生之初非但理同而氣亦同蓋萬物皆一元之氣所化也若論人物有生之後非但氣異而理亦異蓋一物卽有一物之則也折衷於同異之間而要歸於至一則究而論之謂理同氣異可也謂理同氣同亦可也謂氣異理異亦可也至朱子所辨犬牛人性又有氣同理異一條是說也恐未可遂以爲定論物之知覺運動豈得遂同於人之知覺運動哉若物之知覺運動果

無異於人之知覺運動理又安得而異哉愚故曰未可遂以爲定論要之千理萬理摠不外於一理蓋以是理也非有墻壁遮攔河山修阻故曰理同若論氣無論仰觀俯察卽父子一氣相傳亦自不能無辨矣安得無異愚是以一言蔽之曰諸說雖殊要當以理同氣異一句爲定論

性

性者何生理也生理者何以是理主於生而又生生無窮故謂之生理何以不謂之理而謂之性曰天下萬事萬物莫不有理性乃理之所從出如苗之有根水之有源故不謂之理而謂之性是性也雖具於心而實本於天有非人

力可以增減移易者故曰天命之謂性是性也雖不外於陰陽然遂以陰陽爲性則不可故曰性卽理是性也旣爲理之所從出而又物物具足非有內外彼此之殊故曰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由子思天命之說以言性則凡參以一毫人爲之巧者卽不得謂之性矣由程子性卽理之說以言性則凡參以一毫利欲之私者卽不得謂之性矣由張子萬物一原之說以言性則凡參以一毫爾我之見者卽不得謂之性矣論性諸儒雖各足以備一家要莫如三子之言爲尤切于故約而引之使學者有所依據以爲明性之階焉

性何以不外乎陰陽以生生化化皆陰陽二氣所爲故道雖察乎天地而端則造於夫婦

以爲屈而陰也而又未始不伸以爲伸而陽也而又未始不屈故曰一陰一陽

當屈伸之始尚未成形也則謂之一陰一陽及屈伸之久業已成形也則謂之形而上形而下

一陰一陽卽一屈一伸之謂一屈一伸卽一動一靜之謂一動一靜卽一感一應之謂故程子謂天地間惟有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然則太極安在日當於動靜之間求之間之云者卽一陰一陽一屈一伸一動一靜一感一應之一也一卽極極卽性一之義微矣哉

人物初生莫不本於氣化氣者渾元一氣也化者化生人物也由渾元一氣以至化生人物其由來亦必有漸要不外於一屈一伸一動一靜一感一應之間故日繼之者善成之者性

先言一陰一陽而後言繼善後言成性見繼善成性之總不外乎陰陽也故日離了陰陽別無道

或謂屈伸感應惟知覺運動之物則然耳至於山川草木塊然無知安在而爲屈伸感應以爲性無勿同日試問洪濛未判之先卽有此棼棼總總之乾者山川孰者草木乎

要必由渾元一氣之互相屈伸互相感應然後有此棼棼總總之孰者山川孰者草木也雖大地河山渾淪牵軋不能如一草一木之自爲一物然渾沌一元之氣亦未嘗不遞相感應如金石最堅至春夏當雨卽滋潤異於平時而況銅山西崩洛鍾東應自古已有其驗以是知屈伸感應原無彼此內外顯微之別也故曰性同

有物必有則則卽性也是物有萬則亦有萬矣而云性無勿同何也曰試問是則也可得而界限乎可得而內外乎可得而彼此乎惟不可得而界限不可得而內外不可得而彼此故程子曰一物之理卽萬物之理又日纔明彼卽

曉此皆此義也而謂有勿同之性乎
問性也道也太極也三者何別曰就道之根原而論謂之性就道之主宰而論謂之太極性爲道之體道爲性之用太極則貫乎體用之間當其未發而爲體則萬物統體一太極及其旣發而爲用則物物各具一太極
知覺運動氣也人但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知覺之故不知人之所以無異於禽獸者亦以知覺之故知覺係於人而不係於天故均之乎知覺苟能善用其知覺卽爲聖爲賢至於參天地苟誤用其知覺卽爲盜爲蹠[illegible]分禽家國聖人知其然是以多設前言往行凡一舉一動皆聽

以規矩準繩使之毋敢闖越惟恐誤用其知覺也而可以知覺爲性乎
飮食牝牡氣也性不在氣之外然聖人必以爲氣者蓋防人欲之易於滋也一陰一陽器也器爲形下而聖人卽以爲道者蓋防二氏之溺於虛也二氏求道於人倫之外不復知有父子君臣聖人欲捄其偏故特就陰陽指明之曰卽此便是道安得舍形下之器而別求形上者以爲道哉至於庸俗溺於飮食牝牡以爲生生化化之原舍此別無道聖人欲捄其偏故特申明之曰是乃形下之氣而非形上之道也安得遂以爲性哉此皆聖人立教之苦心卽如

愛親敬長饑食渴飮皆孩提之童所不廢孟子只指出愛親敬長而不指出饑食渴飮蓋饑食渴飮乃從軀殼起見最人情所易溺若再說是性則人欲愈滋天理漸滅矣後學不原其苦心而徒執此泥彼甚或疑其立說之有偏正程子所謂扶醉人一邊起一邊倒也豈不哀哉
問人物之性同否曰以人觀之物非人也人非物也以造物觀之人亦物也物亦人也故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如謂人之性不同於物之性是又二本矣亦有未發之中否曰未發之中性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乎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當其屈也蟄也[illegible]無欲卽謂

之未發胡爲不可乎至於感物而動不能如人之節情制欲而有中節之和者則以分殊故也惟其分殊故人有五倫物無五倫人有五德物無五德惟其本一故以虎狼之毒而知仁蜂蟻之微而知義
天下之物有有知者有無知者知之中又有或靈或蠢種種萬殊而謂性無勿同何也曰有物有則天之性也必合下有是性然後合下有是物天何嘗分別孰者爲靈孰者爲蠢孰者爲有知孰者爲無知哉善乎程伯子之言曰人則能推物則不能推不可道他不與有也吾卽程子之言而推其未嘗不與有之故蓋以人之爲性太約不外乎五

常而人於五常亦非徒守其理而已如孝於親則必有孝親之具忠於君則必有忠君之具凡養生送死執殳荷戈種種所以作孝作忠者皆具也其具要不外於五行使五行原無五常之理人又安能取以爲五常之具哉凡一切蟲魚鳥獸之微皆可類推矣故曰不可道他不與有也此又程子言外之意乎

問朱子謂枯槁之物亦有本然之性然則人之性也亦將下同於枯槁之物乎曰中庸贊聖人之道而曰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孟子謂浩然之氣而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則知充溢四維盤盪六合者

莫非氣之所在卽莫非道之所在也如以枯槁之故遂謂氣不相通則是道有缺陷處矣又何以浩然而塞天地乎人之一呼一吸其氣亦未嘗不與天地相流通特陰陽有根非如枯槁之物生氣已絕也然謂其無生氣則可謂其并無是氣則不可既有是枯槁之物則必有是枯槁之氣既有是枯槁之氣則必有是枯槁之性性卽理理卽太極天下無一物無太極也而謂枯槁之物遂無其性乎

人是氣之最靈禽獸是氣之次靈草木是氣之又次靈至於枯槁之物則不可以言靈矣不可言靈而謂其性無勿詞何也曰靈以氣言性以理言今夫指某物爲草某物爲木某物爲禽某物爲獸皆灼然有形氣之可覩聞惟其有形氣之可覩聞於是遂有精粗本末彼此大小內外之可得而辯至於草木爲草木之理禽獸爲禽獸之理則無聲無臭不可得而覩聞矣既不可得而覩聞又安有精粗本末彼此大小內外之可得而辯乎既無精粗本末彼此大小內外之可得而辯又安從辯其孰爲聖凡孰爲靈蠢孰爲鳥獸孰爲草木而謂性有二乎

或謂理氣本非二物枯槁之物既無生氣矣何以獨有生理曰枯槁雖無生氣却有形質質亦氣也有生氣而後有質者先一截也無生氣而但有質者後一截也先儒言枯

槁而因及於磚街竹椅夫磚街竹椅皆物之枯槁者然磚燒於土椅作於竹當其爲土也則能生物爲竹也則能自生是固未嘗無生氣也及燒之而爲磚削之而爲椅於是始無生氣而爲枯槁然燒磚必以土作椅必以竹是生土生竹之初已具燒磚作椅之理矣而謂枯槁無性乎非特磚椅凡天下之物莫不如此卽人死亦未嘗不枯槁也有生氣則爲生長之物無生氣則爲枯槁之物生長者物之始枯槁者物之終凡物有始必有終是終之理非具於終之日實具於始之時矣而謂枯槁之物無性乎而謂枯槁之性異於人之性乎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草木者以氣之

靈而非性之異惟其氣靈故當生氣方長之時則能盡心知性以至於參天兩地惟其性同故當生氣既絕之時則與萬萬之枯槁者均歸於盡而無異

性者生理也以其初生之際合下具此理如水能潤物聖人則用之以潤物火能爆物聖人則用之以爆物土能燒磚則用之以燒磚石能燒灰則用之以燒灰磚可砌階則用之以砌階灰可塗壁則用之以塗壁至於一草一木莫不皆然又如雞能司晨則用之以司晨犬能司夜則用之以司夜皆因其合下有是理特爲之區處〻〻宜耳區處得宜者義也故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然是理〻義從何處

得來推原其所從來則知本無不一而天下無性外之物矣

又如雞豕生下來便合有受殺之理使其肉不可養人不受人之豢養人亦安得殺之乎虎豹雖能害人然性却雄猛肉又不可食故但驅而遠之是他合下無受殺之理非人私於虎豹恐於雞豕也又如竹木合下便有受人斬伐之理如竹木無濟於用不受人之栽培人亦何苦斬伐之然竹木雖有受人斬伐之理亦有生於深山窮谷中者自生自滅亦是合下便有不受人斬伐之理諺云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小之一介之取與大之天下之授受莫不皆然故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伊尹安天下而不驕知此者可與言性矣

問聖人參天贊地亦是合下之理否曰固然惟其合下有是理故聖人汲汲皇皇終其身於東西南北而以兼善爲憂也嗚乎豈好勞哉

問人則能生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至於無知無覺之物憂憂耳昏昏耳又安在而能生以爲性無勿同曰物之初生卽是仁至於成物便是義無物不有始終卽無物不有仁義也但人則能推物則不能推是乃分〻〻之故然分雖殊而其所以殊者亦莫非自然之理如天地間〻有人而無

物止有靈而無蠢則亦不能成造化矣人有人之用物有物之用靈有靈之用蠢有蠢之用卽汚穢亦可肥田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推之〻灑掃應對卽是精義入神皆此義也卽如人之一身精粗美惡亦皆並蓄若洗滌腸胃只留淸虛斷無生理故舉一切精粗美惡截長補短那湊塞虛色色合儱件件凑泊恰好成得一個完滿世界裝得一個玲瓏造化然此色色合儱件件凑泊皆是各物生下來合有此理聖人特因物付物並未曾添一分伎倆逞一毫智巧故曰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

問生理之謂性如未遇父子則無處見仁未遇君臣則無

處見義斯時所謂生理者安在曰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人自孩提以至少壯皆生於氣然余心牛生卽理之生生故謂之生理豈因其無所應而遂謂之不生乎但是理雖屬於人而實本於天乃天下公共之物固非有我所得私釋氏不知是理本於天而謂萬化皆心所造遂以降衷秉彝之天則誤作憧憧往來之私物其逆天甚矣又烏足語吾儒之大本哉且吾儒大本本是言生理非是言生事惟其爲生理是以合於理則應不合於理則不應應爲仁不應爲義在理爲仁義卽在氣爲屈伸本非二物是以旣謂之生氣又謂之生理釋氏不知生理爲仁義又誤認生

理爲生事遂謂此心無刻不生凡情識念慮皆事也有應有不應便是阻其生機矣由是眞妄齊觀戒恐並廢以至揚眉瞬目搬柴運水皆謂生生之妙乘而去吾儒一切語默動靜進退存亾悉衷乎理而惟常定常止之爲性也豈不徑庭哉

問天下無性外之物如以情識念慮爲非事揚眉瞬目搬柴運水爲非物是天下有性外之物矣曰是不然夫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者以上天下地凡一切形形色色無在非物卽無在非則則卽在物之中故謂天下無性外之物非不論眞妄而遂概以爲性也惟有眞卽不能無妄兩者旣相持而又易以相混是以聖人有修道之教使稱意而行卽可目認以爲道不必復問其合理與否則聖人修道之教反爲多事矣惟揚眉瞬目搬柴運水之人皆稱意而行不復問合理與否是以謂之異教然雖稱意而行不復問合理與否而其停停當當之理則固卓爾如立未嘗因其不問而遂遠離乎物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知仁不離我至不離欲則天下無性外之物不又明甚也哉

天下有無心之物而無無性之物是以性爲一本心爲分殊分殊屬氣一本屬理然理氣本非二物要必於分殊之中見理之一本無乎不貫然後可以言盡心言知性故大

學必歸本於格物

姚江一派皆謂性必在悟是把平常道理反作奇異看了吾儒日用飲食徧爲爾德安能打坐入定面壁九年一一俱從悟入哉但看伊川先生性卽理也一句便是徹上徹下令知愚賢不肖打開千重銅壁一以貫之而與造物同遊矣又安所用其穿鑿哉

問性善曰六經之中未常言性善也言性善自孟子始自孟子言性善由是荀楊宋馬之徒紛然各持一說而迄無指歸必俟張程朱子出別其孰爲天命之性孰爲氣質之性於是諸家之說遂靡則宋儒之功偉矣愚章句小儒復

何說之辭雖然予終不能無惑焉大易不云乎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中庸不云乎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程伯子不云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合觀三說則是凡言性者皆不得外乎氣質矣又何必復立兩性之名乎中庸言天命蓋以性命之於天故推本而言非指在天而言也如指在天而言人又安得而率之乎況在天爲命在物爲性先儒已有明論今不於氣之中認性乃於氣之外求性遂立兩性之名夫立兩性之名者以世之紛紜錯出不能皆有善而無惡謂非出於性也則惡從何來謂盡出於性也則孟子又何以道性善故不得不立兩性之名而不知孟子道性善亦就發用處說也惟就發用處說是以說雖詳而終不能折服諸子百家蓋諸子百家亦就用處言性故有湍水食色諸說之紛紜而卒不得其要領千載而下惟子程子深得孟子立言未盡之旨故特從而申之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蓋孟子止論性而未及於氣是以其說未備於是特立氣質之名以補其未備可謂良工心苦矣然揆諸大易中庸則又有所不合愚則謂必欲一之也不如直以性爲體體爲未發未發則渾然無朕故謂之中旣渾然無朕矣又

安得有惡斤惡皆屬已發已發屬用就一身之運動而言謂之氣就一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就一身之感觸而言謂之情三者皆有善亦有惡惟未發之性但有善而無惡故特立性之名使不得混於心混於情混於氣學者誠知未發之中之爲性卽兩性之名且可以不立而況諸說之紛挐豈非徒增障礙哉

問孔子以相近言性其說如何曰因當時之人以爲善惡相遠皆由於性故夫子云然乃據其習相遠而原其性相近非以善惡兩持爲相近也如以善惡兩持爲相近則當云性相近又相遠胡爲習之云爾哉然則不[illegible]之說如何曰程子不云乎語其性則善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是一說也王介甫不云乎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上智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下愚是一說也王支成不云乎只是不肯移耳非不可移也是一說也然則朱均之說如何曰朱均止於朱均未聞有大姦慝之擧安知非堯舜有以敎之耶商辛雖暴君也責善之道難施於父子而況君臣此商辛之所以終於自暴也自暴者習也至於瞽瞍雖頑而有底豫之時象雖傲而有忸怩之色則其相近又可知矣然則楊食我之說如何曰此是戾氣所鍾譬如日月交食彗孛反常一歲之內能有幾何善乎王介甫先生之言曰吾所

謂性者亦論其常而已矣如勿以常也則發狂而有蹈火
入河者矣亦可以爲性也哉是一說也又先儒有言卽惡
如越椒亦是氣質之性使已百已千亦未必遂滅其宗是
一說也合觀諸說則性善可知矣又何疑於孟氏之說乎
　李氏謂孟子言性善亦甚是但盡排衆說堅執己見未
免強欲以死語活人終不如夫子之善言性也愚謂只要
活人作死語正無妨也且作死語者亦不止孟子也天地
間本是一氣天地添出太極來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非
死語乎陰陽無始動靜無端道之體也天地添出極字來
曰動極而靜靜極復動非死語乎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

下民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曰衷曰則非死語乎惟有
此死語是以事父而孝事君而忠事長而弟造次必於是
顚沛必於是無一毫計較無一毫安排豈不是善如曰不
當作死語是可以善可以不善矣惟其可以善可以不善
於是事父而可以孝可以不孝矣事君而可以忠可以不
忠矣孝忠者可以賞可以不賞矣不孝不忠者可以罰可
以不罰矣如是則擧世皆爲猪淵焉道而不知龍逢比干
爲俊物矣豈非反以活語死人耶
問董子性情之說如何曰彼謂性善是見其陽性惡是見
其陰信如所云是陰陽判然二物矣是陽善而陰不善矣

性善而情不善矣又何異於韓子之言三品乎又安在其
爲性之同乎
問韓子三品之說如何曰韓子謂堯舜性其情非無情也
桀紂情其性非無性也是直以情爲惡矣夫情根於性安
得遂謂之惡況所謂三品者亦只說得氣禀若論氣禀則
有什百千萬之不齊豈特三品而已哉此所以見闢於宋
儒也
問惡亦不可不謂之性程子之說如何曰此須善看程子
所謂善固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全在謂字亦字上着力
故下文以水爲喩蓋淸固水濁亦不可不謂之水然水之

本性豈有濁乎其流之濁乃襍於外物耳是亦以用言性
也而若比而同之則又有兩性之名矣愚故曰須善看
或謂有陰陽便有善惡或謂陰陽五行皆善或謂合下只
有善惡是後一截事其異同如何曰皆是也陰陽五行器
也以器外無道故曰陰陽五行皆善然一言陰陽則未免
有形上形下之分矣形下者謂之器形上者謂之道道雖
不外於器然不可卽以器爲道不可卽以器爲道則未免
有惡矣故曰有陰陽便有善惡朱子曰陰陽五行始無不
正只滚來滚去便不正夫旣曰始無不正則知合下只有
善矣旣曰滚來滚去便不正則知惡是後一截事矣愚故

曰皆是也

問世以物之堅者爲有性其說如何曰既謂之堅是明以氣言矣非特北也羅沁日當羞之性弘詩於之性仁張王之性寬李翹之性慤是亦以氣言性也今夫西北之人性粗疾東南之人性柔靡或云得之風土風土者氣也所以孔子生於中土獨備四時之元氣遂有生知安行之美降此以下未免有愚痴之辟亦猶五行之剛柔燥濕各一其性是皆以氣言性也雖然程子不又云乎鉛鐵性殊點化爲金則不辨鉛鐵之性五金產於土當其受生之初原未定其爲鉛其爲鐵及其成形之後則鉛自不能爲鐵鐵即不能爲鉛然鎔之以火則又可渾而爲一非特鉛鐵爲然凡成五金者皆必鎔之於火凡成五材者皆必伐之於金鎔之於火則堅者柔分者合伐之於金則方者圓曲者直此五行之生尅即五行之敎也五行各一其性故互以生尅爲敎人則兼五行之全而生尅畢具故施之以敎而堅者自柔曲者自直此人之所以統萬善而聖人之敎所以法五行而參天地也苟未嘗施之以敎而遽疑性之或善或不善又安在乎統萬善而參天地哉

人非二五之氣不能成此軀殼人非二五之氣資生五穀不能活此軀殼是二五之氣本無不善而其所以善者以其發用流行有資生之妙云爾乃朱子謂二氣五行始未嘗不正只緣滾來滾去便有不正則又何也曰此擧其發者而言也如星辰失度寒暑愆期謂非陰陽之變而何如山澤不交水火不濟謂非五行之變而何陸子謂天有善亦有惡卽此義也然未有不旋復其常者使非本体無不善安能旋復其常乎以人而論如旦晝梏亡至於違禽獸不遠可謂反常甚矣然李且好惡又未嘗不與人相近也使非本體無不善又安有與人相近之好惡乎故曰天人無二理

問五行各一其性其說如何曰性本同也今之各一是明以氣言性矣然則相尅屬性乎屬氣乎曰既謂之尅安得不屬於氣但相尅之理亦未嘗不本於性亦猶人之性發而爲情皆就用處言也或謂性既主生如何又主尅曰生屬仁尅屬義仁義皆性之德蓋以天下之物不尅則不生故尅亦言性尅亦言生非獨五行卽父子亦以相尅爲生也父生子子又生子是固生也然父與祖不能必其久存獨非尅乎以至一草一木莫不皆然故火生於木而燎木者卽火也火無形麗木而有焉非焚之則火之用息矣是合下便有焚之之理故因其性以適其用然亦何害於木之生哉蓋生固生而尅亦生故均謂之生理非特此也五

穀所以養人資其養焉足矣乃先王復爲之制曰老者衣帛食肉又曰五母雞二母彘以至祭祀燕享凡牲牢割烹之禮靡不備舉而終不害其爲仁至於羽毛之族有專以搏噬爲生者就彼而論何異生人之於五穀哉其搏噬也雖本於血氣要亦未嘗不根於性使天不予之以翼予之以爪彼亦安能搏噬耶但反常焉如羊逐虎鼠捕猫便非性之所出矣夫强弱相凌大小相軋皆盈虛消息之自然故天地以生物爲患至上九而猶有亢龍之悔上六而猶有玄黃之戰以至雨暘寒暑之愆期五星三辰之失度要不可謂非天之性也故曰莫之爲而爲莫之[illegible]而致便是

天理飛潛動植之生尅互用而摠歸於並育並行亦若是焉而已矣學者苟於此而憂憂焉安在而爲窮理又安在而爲盡性

張程諸子因太極圖推出氣質之性以二五之氣滚來滚去未免夾雜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愚則謂惡固由於滚來滚去然善亦由於滚來滚去唯滚來滚去乃能成造化而終資生成造化而妙資生者用也因其用之善乃見其體之善故曰體用一原唯用雖不善而其體之善未嘗因用之不善而遂離乎物故特立性之名使不善亦可以言性則性之名可以不立矣愚因是充其類而廣之自天下無不善之物亦無全善之物唯無全善之物是以小人常多君子常少亂世常多治世常少唯無不善之物是以君子見小人而益內自省唯恐或類於小人小人因君子而益內自懼唯恐見外於君子詩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諺曰到老方知姤婦賢皆此義也以是而知善固善惡亦善葢兩者交相惡而又交相助於交相惡者見分之殊於交相助者見理之一苟能於分殊之中推原其理之所以一則於性善之說思過半矣

心

朱子曰唯虛故能具衆理唯靈故能應萬事　方衆理爲體

應萬事爲用故曰心統性情其說可謂顛撲不破矣然細思其義所謂唯虛故能具衆理其說猶有未穩如謂具理必虛將實遂不能具理乎是理有缺陷處矣中庸言誠者物之終始言中爲天下之大本唯中可以言性唯誠可以言性性葢充塞宇宙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本無精粗淸濁本末虛實之可分卽太虛懸於空中亦皆一氣盤旋何處分界限若謂虛能生氣虛能具理則形上形下判然二物矣愚故曰其說猶有未穩也然則理不具於虛具於何處曰先儒謂滿體皆心吾謂滿體皆性非心也有物必有則滿體皆物也卽皆則以故曰物也而有則之則耳物

也而有聰之則推之四肢百骸五藏六府莫不皆然豈非滿體皆性乎滿體皆性先儒獨謂性具於心者以運用之妙皆出於心明雖係於目聰雖係於耳然心苟不在卽視且勿見听且勿聞又安有明聰哉惟有心之妙用然後性之定理乃見故遂謂理具於心其實非專具於心也然則滿體皆心之說非與日所謂滿體皆心者蓋以分殊而言也惟分不能不殊故我之知覺運動不可以爲人之知覺運動我之痛癢疾苦不可以爲人之痛癢疾苦所謂滿體皆性者蓋以一本而言也惟本未嘗不一故我之明聰恭重卽人之明聰恭重人之明聰恭重卽我之明聰恭重卽此推之非特滿體皆性是凡物之體皆吾體凡物之體皆吾性矣然則心性不居然有別乎

按岐黃家謂心爲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形如蓮蕊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麥乘四系以通四藏主藏神而惡熱開竅於舌是其所藏者神也故曰神明之舍豈具理之處哉如謂虛能具理則肺藏如蜂窠下無透竅吸之則滿呼之則虛可謂更虛於心之七孔矣未聞具衆理何也且五藏配五行五行配五常先儒皆有定論則知五常之性不專屬於心也審矣安得以心之具理專在於虛乎卽以一身論虛亦不止於心凡耳目口鼻皆未嘗不虛也耳惟虛而後能听目惟虛而後能視口惟虛而後能食鼻惟虛而後能嗅卽堅如山之石亦未嘗不虛也故曰山澤通氣凡此皆氣之變化曲折謂爲靈之所鍾則可謂爲理之所具則不可愚故未敢以性具於虛爲定論

上天下地形形色色唯氣與質而理則無乎不貫凡質之外皆氣也以其無形質之可指故名之曰虛虛對質而言非對氣而言也氣無界限安能定其孰者虛孰者氣乎凡虛皆氣也卽竅中之虛氣亦未嘗不貫也故謂虛卽氣則可謂虛生氣則不可觀伊川先生之言可見矣或語及太虛先生曰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或又問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莫是上下一理否先生曰到這裏只是點頭然則無之而非氣卽無之而非理也審矣安得以幡天際地之物爲獨具於虛也哉

腔子者擧一身而言也心能貫幽明通有無該遠近但云爲一身之主者以其知痛癢故也七尺之軀自頂至踵血脉無不流貫他人之痛癢巳則不得而知也自巳之痛癢人亦不得而知也程子謂他人吃飯汝亦飽乎卽此意也故曰心爲一身之主

虛何以能靈以質有定形轉移不得虛則可以變化可以流動故能靈凡靈凡神凡明凡知凡覺皆氣也雖無覩聞

不得謂之形上形上者理也靈有靈之理明有明之理神有神之理知有知之理覺有覺之理必合下有是理乃有如是之靈如是之神如是之明如是之知如是之覺故謂之形下

問人物皆有虛實之分何以人則有知物則無知曰靈不靈之別也人有七孔三毛物則不能兼故禽獸靈於草木人又靈於禽獸

心者神明之舍也曰舍則爲有形之物矣曰神明則爲無形之物矣惟無形而又有形也故心之官主於思猶耳之官主於聽目之官主於視惟有形而又無形也故視有遠

近思無遠近聽有遠近思無遠近

心何以獨靈於衆體以萬理聚於心故也萬理何以獨聚於心以心獨靈於衆體故也心非性不靈然遂以靈爲性則不可性有定而靈無定有定之爲體無定之爲用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卽惟微之道心感物而動性之欲卽惟危之人心

孔子之參前倚衡子思之鳶飛魚躍顔子之卓爾孟子之躍如儒家皆以爲性禪門則誤以爲心

張子曰心統性情惟以其統性情也故先儒謂心無體性卽其體心無用情卽其用此與朱子初年以未發爲性已發爲心之見相同然而微有辯焉朱子不又云乎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又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是神明與虛靈乃心之妙而所具之理乃性也豈遂以神明虛靈爲性乎由是而知大學之言明德康誥之言明命凡以明言者皆指心而言非指性而言也非指性而言乃言德而復兼言明言命而復兼言明者以心性本非二物舍心卽無以見性舍性卽無以見心故互言以見義欲人就心以認性也奈何不就心以認性反執心以爲性哉

惻隱情也孟子不以爲情而曰惻隱之心欲人卽情以驗

心也仁義禮智性也孟子不以爲性而曰根於心欲人卽性以驗心也故曰心統性情

聖人渾身皆天理是性雖具於心而實散於身故就一心而論性則性當爲統體之太極就一身而論性則性又當爲分殊之太極

仁者爲物爲一體是性雖統於身而又散於物故就一身而論性則性當爲統體之太極就萬物而論性則性又當爲分殊之太極

問聖人之心曰明鏡止水常人之心曰昏昏醉夢惡人之心曰憧憧往來禽獸之心曰飮食牝牡

問程子言人心作主不定如破屋中禦寇朱子謂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其異同如何曰兩說正互相發明也道心性也性有定者也有定者須還他有定而後無定之心亦因之而俱定然使無定之心提撕焉不能自作主宰又烏知性之所在而聽命哉其能聽命於道心者卽其自作主宰之謂也愚故曰兩說正互相發明也

問心性之辯曰性禀於受氣之初心基於成形之後陽施陰受氣也然有受氣而不成胎者矣其間屈伸變化是豈人力所能安排故曰天命之謂性天無心者也至於日積月累胎旣成矣形旣定矣然後有知覺運動知覺運動屬

心心屬氣氣各緣於禀受故有靈不靈之別是之謂分殊

問心性之辯曰性本於天心本於人論萬物初生之始皆是氣化氣亦本於天及氣化銷而形化長則天人分而心性判矣當其本乎天也則人在天中似先有性而後有心及其本乎人也則天在人中似先有心而後有性須分合并看也不分看則萬殊之分不倫不合看則一本之理不明

問心性之辯曰忽而思忽而視忽而聽屬心思有思之理視有視之理聽有聽之理屬性

要知心性之辯須看中庸首章不曰天命之謂心而曰天命之謂性不曰率心之謂道而曰率性之謂道天有二乎天無二而謂命於人者有二乎惟天無二故性亦無二惟性無二故不必矯揉造作但率吾性焉而遂謂之道至於心則要正要存要操曰本心曰良心曰眞心未敢直言率心也則知心性之不能無辯也審矣自釋氏直指人心以見性混而無別於是有物有則之性變而爲昭昭靈靈之心危倡狂恣肆之徒反得藉口以爲虛靈之妙用然則聖賢兢兢業業以終其身者得毋近於矯枉而徒自苦乎嗚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姑勿論且論吾夫子自十五而志於學迄知命順耳之年尙未敢遽言從心直至七十年之久

始敢言從心所欲而其所以爲學者又皆辛勤困苦曰發憤曰敏求曰忘食曰不厭曰何有於我曰是吾憂夫以上聖之資尙謙讓未遑如此而況學者其可輕言弋獲哉吾是以必欲分之分之而後心可得而言正心可得而言正而後性可得而言復性可得而言復而後分可得而言合是之謂返約是之謂執中

人之不能合天者以其有血肉形骸然天之有五行亦猶人之有血肉形骸而終不能無異者以其無心也故曰天地無心而化成聖人亦有血肉形骸而能合天者以其無爲也故曰聖人有心而無爲

天以生物爲心是天亦未嘗無心也但生物之外別無心焉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無思也無爲也是聖人亦未嘗有心也未嘗有心而能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者以其心乃道心而非人心也道心性也故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

或問道心人心一乎二乎曰虞書旣明明兩言之矣安得以爲一非特虞書卽大易亦未嘗不兩言之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卽道心陰陽不測之謂神神卽人心先儒多以復卦初爻爲天地之心予獨謂不測之神爲天地之心惟有是不測之神然後陰陽五行乃能妙變化而生萬物在

人則爲心人惟有是不測之神以爲心然後藏府形骸乃能妙變化而生萬事心不過主於能生至於所生之理自屬於性生理人人所同但有能充不能充之分耳虛靈知覺一本於仁義禮智是謂能克虛靈知覺不本於仁義禮智是謂不能克雖不能克而生理固未嘗斷絕也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異敎誤以陰陽不測之神爲一陰一陽之道不求生理於性而求生理於心遂一聽虛靈知覺之妙用不復問仁義禮智之爲體旣不能以克爲生則其所爲生也不幾於認賊作子也哉

羅文莊先生曰除却性則無心除却心則無性此固體用一原之意然細思其義謂除却性則無心可也謂除却心則無性此語還須注脚天下無性外之物心亦物也故曰除却性則無心然天下却有無心之物而謂遂無其性可乎然則先生所云奈何曰先生蓋以虛靈知覺爲心仁義禮智爲性性無形而謂之具於心者以仁義禮智必賴虛靈知覺而後見故曰除却心則無性是亦因用以推其原也若推之一草一木亦作如是觀便微有窒礙矣故曰此語還須注脚或者曰先儒謂天下凡物皆有心緣其禀受之初皆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爲心故其心無不能發生焉卽如蓮實之中有所謂么荷者便儼然如一根之荷他物

亦莫不知是子以爲無心何也予應之曰吾之所謂心者虛靈知覺也予謂草木之虛靈知覺卽同於鳥獸之虛靈知覺乎鳥獸之虛靈知覺卽同於人之虛靈知覺乎然猶曰有生氣也至於枯槁之物生氣絶矣求其所謂心者又安在予比而同之恐昧於分殊之義矣愚故妄爲注脚以俟折衷之君子

高忠憲先生謂從窮理入者卽虛是理虛靈知覺便是仁義禮智不從窮理入者卽氣是虛仁義禮智只是虛靈知覺是固體卽用用卽體之意愚謂虛靈知覺畢竟非仁義禮智仁義禮智畢竟非虛靈知覺仁義禮智爲體虛靈知

覺爲用以體用非一物故言合合者以用合體也愚因是而排先儒以寂爲性感爲情亦當另有注脚人自有生以後惟這虛靈知覺泛泛逐逐並無歸宿之時因而仁義禮智亦遂埋沒支離而無出頭之日故特言歸寂言未發欲人收斂這虛靈知覺歸宿到仁義禮智上去是乃攝用歸體之學然謂攝用歸體可也畢竟體非用用非體若誤認爲一物則但言昭昭靈靈以爲心可矣何必復言停停當當以爲性也哉

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卽形下道卽形上此乃萬物之一原本無勿同其所以勿同者只因這虛靈知覺左牽

右絆無安頓處耳先賢謂天地之性人爲貴亦就上智一邊說好學一邊說若下愚不肖之人往往恃此虛靈知覺反爲喪身戕命之具亦得爲貴乎聖人知其然故有修道之敎有克己之學克己者克去其私心也惟克去私心乃能合着天理然旣曰克己又曰復禮是亦未嘗以體用爲一物也自象山慈湖龜山以至白沙陽明皆以卽用卽體爲致一之宗不復言分言合卽以子朱子訓若日星亦皆斥爲支離而聖門克復博約之傳遂爲之一厄予故畧爲拈出以庶幾下學有所持循而爲入門之地豈敢妄議先儒哉

或謂虛靈知覺旣爲道之累然則無知之草木反勝於人乎曰子思子有言矣誠者物之終始又子朱子有言矣一物與一無安草木雖無知然視下愚不肖之人不能以誠合天者不轉爲勝乎其不能推者蓋以分定之故草木固無罪也至禽獸稍稍能推矣而復不能全者蓋以人之搭處有屋宇蔽體有輕煖應酬有矩度凡一切嚮晦晏息皆合下有是具故飮食牝牡乃能別於禽獸禽獸則無是具也故豢養於人而爲人所戕戮是亦定於分而豈禽獸之罪哉至若月令記仲秋則羣鳥養羞季秋則蟄蟲咸俯仲冬則虎始交其嗜慾牝牡反能一聽於天以視下愚不肖

之人惟知縱情恣慾俾晝作夜而無休歇之時卽謂禽獸勝於人未爲不可矣

情

先儒言情是性之動意是心之發發與動有何分別乃一屬於性一屬於心蓋微有天人之辯焉性但渾然在中一有觸焉卽天機不容自已大約出於俄頃之間不暇安排不暇計較故以爲性之動意則非徊顧慮與情之出於自然者未免微有別矣故以爲心之發性無爲者也故情亦無爲心有爲者也故意亦有爲又曰情爲心之用何也曰情雖根於性然由內而之[illegible]寂而之感則心也苟非心

焉將與木石無異矣又安能感而遂通故曰心之用情根於性性旣善情又何以不善曰情亦未嘗不善逐於物役於慾而後有不善其逐於物役於慾者心無主宰故也心有主宰則發皆中節而爲惻隱羞惡慈讓是非之正心無主宰則發不中節而爲親愛賤惡哀矜畏敬敖惰之僻大學之親愛賤惡哀矜畏敬敖惰卽孟子之惻隱羞惡慈讓是非孟子謂四端無不善者就中節之和而言大學所謂僻者就不中節之和而言惟心無主宰乃至於僻是不善者心之過而非情之過故曰情亦未嘗不善

問陸象山疑樂記不當以欲言性王文成謂心無動動卽

爲欲兩說如何曰樂記蓋就已發而言性故曰感物而動旣感物而動則其言欲也固宜文成蓋就未發而言心故曰動卽爲欲然有心則自不能無欲有靜則自不能無動而謂動卽欲乎皆緣二子誤認心性爲一物故所見如此其同也不知欲也者卽飲食牝牡之謂人而無飲食牝牡則化源絕而生理斬矣又安有所謂心所謂性也哉先儒多以過人欲爲言者蓋七情之中惟欲易縱而難制故不得不嚴其防於是未發而言無雖恐有以發其源已發而言寡雖恐無以制其流欲而不至於流焉但謂之情不得遂謂之惡蓋性與情旣不能無辯而欲與惡又不能無辯故異同不妨錯見也柰何擧一而遂廢二哉

問欲與喜怒哀懼愛惡旣均謂之七情何以周子又言聖人無欲豈聖人亦無情乎曰欲有公私之別所謂無欲者無私欲也非指七情之欲而言也若七情之欲卽聖人亦不能無故孟子但言寡欲又曰心有所向便是欲

先儒謂發於智識念慮處皆是情此語恐未穩情必有所感感必有彼此對待之形故陰陽便是情種至於智識念慮卽獨居燕處不能禁其不發故謂智識念慮皆是意則可謂知識念慮皆是情則不可

意知物

問知與意何別曰知意皆從心而發朱子曰心猶陰陽知陰陽則知意與知矣意屬陰陰者耦象也故有兩岐知屬陽陽者奇象也故能獨炳惟獨炳之知常足以照意故誠意必在於致知致之云者以陽馭陰以乾制坤之義也知是則致知是矣何以又言格物曰心之所以爲心者虛靈知覺也分而言之曰虛靈曰知覺合而言之曰靈覺再合而言之卽易所云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也者心之謂也朱子曰知覺便是神觸其手則手知痛觸其足則足知痛便是神應故妙是凡言神明凡言虛靈凡言知覺皆指心而言也夫萬理皆具於心而心不能與理合一者皆因心有

所蔽必去其所蔽而後具於心者之性庶乎左右逢原而
有中節之和但心性最爲難明學者多混爲二物倘止言
致知而不言格物安知不遂以昭昭靈靈之心謬認爲停
停當當之性哉夫知覺者心之用而非心之體必所知所
覺純乎理而不雜乎私乃謂之性曾子唯恐人誤認以用
爲體以知爲理故特窮源拔本而並格物之說夫世儒誤
認以用爲體以知爲理者不過以虛靈知覺匿於不覩不
聞之地皆人所不及知故欲以自文其說曰吾之所知所
覺皆純乎理而不雜乎私矣安得而强爲分别也論曰
汝之所知所覺乃雜乎私而非純乎理哉此儒禪之所以

得混而爲一理欲之所以得混而爲同因而諸子百家亦
皆得從横其說職此故也唯曾子攻苦力行獨得聖門不
傳之秘曰汝以昭昭靈靈之心卽以爲停停當當之性者
以爲是性也已所得私而非人所得與也不知汝之得以
自私者在昭昭靈靈之心則可在停停當當之性則不可
夫此停停當當之性雖具於汝心而實散具於天下之物
必合天下之物凡有是停停當當者皆用汝之知覺窮其
源流使知萬物之理具於汝心卽爲性汝心之性散於萬
物卽爲理本非有二庶乎可以言復性言知止若徒守其
昭昭靈靈之心卽謬認爲停停當當之性其異於認賊作

子幾何哉蓋立言之旨本如此姚江一派錯認良知爲性
口口聲聲只說致良知又以經文有格物二字未便丟却
遂强謂意之所向卽是物不知物有形而意無形安得牽
入向內欲杜支離而反墮於支離正所謂後人復哀後人
也吾因是得統而論之曰但言致知而不言格物是禪言
致知必兼言格物是儒

王塘南先生曰陽明先生言無善無惡心之體蓋言性也
性之發爲意意之微萌動而未形善惡未分所謂獨也能
愼獨則意無其意是謂脉脉常生而無生相審如所云是
意發於性而非發於心矣經文何以言誠意於正心之下

乎是經文所謂心卽王子所謂性也惟心發爲意意有善
惡此處一差善則爲聖爲賢惡則爲盗爲跖故先儒謂誠
意爲人鬼關正謂此耳今謂脉脉常生而無生相是意亦
有善而無惡矣然則於陽明先生所謂有善有惡意之動
不又相左乎

塘南先生曰一念之動卽物也念苟不注於目前則雖泰
岱覿面而勿覩念苟注於世外則雖蓬壺遥隔而成象故
陽明先生謂意之所在卽爲物此義最精愚則謂泰岱雖
勿覩而泰岱自在豈因一人勿覩而遂失其泰岱乎蓬壺
雖成象而蓬壺安在豈因一人注念而遂果有蓬壺乎吾

備之所謂理即泰岱之謂也惟實實有是物故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一念所充遂足以保四海釋氏之所謂心即蓬壺之謂也惟未必實有是物故夸父之杖愚公之山徒殫精竭力適足以自斃然則王門之學術不較然易辯哉

問勿齋程氏以虛靈爲心之體知覺爲心之用其說如何曰固也當其爲體也知覺即函於虛靈之內故但言虛靈及其爲用也虛靈又函於知覺之內故但言知覺要之雖靈乃有知覺惟有知覺乃見其靈

問知覺有起滅否曰惟知覺有起滅故謂之用雖虛靈無起滅故謂之體惟虛靈足以該知覺故謂虛靈爲體雖知

覺不足以盡虛靈故謂知覺爲用要之就心而論則虛靈爲體知覺爲用就性而論則仁義禮智爲體虛靈知覺爲用

問意有起滅知亦有起滅否曰意未起也知何在必有孰善孰惡之意乃有知善知惡之知故曰意有起滅知亦有起滅

問意知旣有起滅當其俱未起也心何在曰心之所以爲心者靈也靈乃心之全體意乃心之萌芽知乃心之發竅故意有起滅知亦有起滅惟靈無起滅

問黃勉齋謂意則心之靈知則性之靈其說如何曰人心有覺道體無爲名之曰知是有爲矣安得屬於性

陽明子曰知者心之體又曰知者意之體獨不言性者心之體其異同如何曰此處最難分別所以諸儒多紛如聚訟而迄無指歸陽明子以知爲心之體者知非知識之知即心之靈明者是也知識之知有起滅有轉換而靈明之知則無起滅無轉換故遂以知爲心之體彼又以知爲意之體者以意乃心之所發發於心即發於知也意有起滅知無起滅無起滅者體也故又以知爲意之體然則性爲心之體其說非與曰凡物皆以性爲體而況心乎心以性爲體者一本之體也心以知爲體意又以知爲體者分殊

之體也分殊屬氣故爲體不一一本屬性故爲體不二

或問省子曰子旣宗勿齋程氏以知有起滅而爲心之用矣今又宗陽明先生以知無起滅而爲心之體其異同之故可得聞與省子曰勿齋程氏主分而言故以知爲用靈爲體蓋以知有起滅靈無起滅也陽明先生主合而言故以知爲體意爲用蓋以意有起滅知無起滅也勿齋氏以知自知靈自靈陽明子以知即靈靈即知故互爲分合之見如此然畢竟孰爲得曰心固非知不靈然當其靜也明鏡止水以爲靈焉足矣何必復言知乎心固非靈不知然當其動也千變萬化以爲知之妙也而謂遂無其靈可乎

蓄靈足以兼動靜而知則專見於動由是言之似當以多齋靈爲體知爲用之說爲定然而其說未全也愚請得而補之曰均是心也而有全體偏體之分所謂虛靈知覺者擧心之全體而言也分而言之虛與靈有辨知與覺有辨合而言之謂虛卽靈可也知卽覺可也再合而言之謂靈卽覺覺卽靈亦可也要之對性而言揔爲心之用而非心之體問何以故曰靈雖無起滅而所主則在於用惟用乃見其靈故所主在用用則乘於氣而非無聲無臭之本體矣故曰揔爲心之用而非心之體

意亦心知亦心誠亦心致亦心正亦心存亦心操亦心亾亦心舍亦心邪正反掌主賓互用問何以無定如此曰惟靈之故

志

朱儒言心言情言思言慮言意言知備矣要皆作輟無常始終易轍陰陽兩持求其超凡入聖登泰峯而躋華嶽要未有不從志入者也然則志豈易言哉夫志乾道也剛健也窮山極海不能限銳兵精甲不能禦志之謂也非卽他物之可上可下可東可西倏是倏非倏善倏惡也故狂狷謂之志鄕愿不可謂之志東漢之節義謂之志南宋之淪受不可謂之志噫志豈易言哉莽操懿裕之流善於盜國儘謂智矣然皆騃將蹶獗技同魑魅安得謂之志必如伍員流動之奔包胥仲連之俠程嬰杵臼之忠轟轟烈烈磊磊落落前無所憚後無所忌乃可謂之志噫志豈易言哉

或謂荊卿刺客也亦可言志否曰夫較然不欺之謂志彼屈原之忠申生之孝可以不死而必於死者不忍欺其志也荊卿特不幸而死於刺耳使幸而得所遇求如屈原申生之死亦豈難哉故謂荊卿也而不精於義則可謂荊卿也不忠於所事而無志焉則不可使遇聖人之徒而裁之以正則進乎道而與忠孝爲伍矣彼王珪魏徵豈不謂善學中行然究其較然不欺其志者安在乎此孔子所以思狂狷而惡鄕愿也狂狷有志故易至於中行鄕愿無志故道左以賊德噫志豈易言哉然志字從士從心蓋惟士而後可敎言志惟有志之士而後無歉於心無歉於心則心所涵之性與所發之情與所從出之天皆無歉可知矣故徒言存心不如言尙志徒言養性不如言尙志徒言制情不如言尙志徒言事天不如言尙志一尙志則無不存無不養無不制無不事可知矣噫志豈易言哉

陽明先生言人立志定如猫捕鼠如雞覆卵這兩句與說得痛快入髓然亦人人做得試看市兒屠儈其謀利之專豈下於捕鼠覆卵耶卽弈秋之弈養由基之射奚道于之蠱

凡以一技成名者亦都類此只是不肯用之向道何也愚又思之彼猫之捕鼠將以求食也雞之覆卵將以求雛也皆是個利欲私心人之不能無異於禽獸者亦這利欲私心作祟耳故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然則欲求捕鼠覆卵之志士其亦求諸惡衣惡食之流哉

五常

言仁而義在其中猶一歲之中春夏則仁之仁秋冬則仁之義此孔子之所以專言仁也言仁義而禮智在其中猶一歲之中春夏則仁之仁仁之禮秋冬則義之義義之智此孟氏之所以兼言義也

父子之親兄弟之愛仁也君臣之敬朋友之信義也夫婦之別仁而兼之以義也仁義足以該五倫猶陰陽足以該五行故立天之道曰陰曰陽立人之道曰仁曰義

達道先君臣而後父子繫辭先父子而後君臣先父子者生人之道仁也先君臣者成人之道義也

其嗟也可去羞惡之心也其謝也可食是非之心也

死親謂之舜舜者惻隱之心仁也死君謂之忠忠者羞惡之心義也

名與恥相表裏者也恥者羞惡之心名者是非之心狷者之不爲恥也狂者之進取名也

老者衣帛食肉則知未老者不得衣帛食肉矣未老者不得衣帛食肉而後老者得以衣帛食肉此本乎仁而又制之以義也獺祭魚豺祭獸本乎天也聖人不能違天故不戒煞然數罟不入汚池大夫無故不殺羊聖人又未嘗聽天此本乎義而又制之以仁也

萬物一體是謂吾儒之平等親親之殺尊賢之等是謂吾儒之分別吾儒之異於佛氏者全恃乎等之中有分別焉如子見齊衰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與上大夫言誾誾如與下大夫言侃侃如此皆平等中之分別故曰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若不論尊卑賢愚都藉

且於一視同仁曰吾無別焉則與佛氏之平等無異矣佛氏之平等乃逆天者也吾儒之分別乃敬天者也敬天謂之一本逆天謂之二本

見烏獸虫魚凡有血氣知覺死而悲號者則生惻隱之心至於草木之死生則惘然不以爲意而曰萬物一體何也

曰草木中有生意嫣娜可愛者亦不忍遽爾斬伐至於水土爲人所蹂踐然水波山色土澤肥饒者亦有流連欣羨之意若夫饑食渴飲夏玄水而冬玄火至於羲之之愛竹米顛之愛石公麟之愛馬情之所鍾亦若出於天性以視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亦豈甚異乎

或問親親旣有殺尊賢旣有等則亦不得謂之一體矣曰羅近溪先生不云乎夫體卽身也頭目居上四肢居下形骸外勞心腹內運而身乃成焉是亦未嘗無差等也然則又何害於一體之仁哉

問殺身成仁與舍生取義何別曰當死生大節時苟無斷制以主宰乎其間則退然自縮矣徒仁何益焉故曰取義斷制者義也然必眞性常流而後有此斷制非然也且無畀麻痺死漢矣又安知義之所在而肯舍生以取乎故曰成仁與性流行者仁也

問仁義禮智其爲四德均也何以殺身舍生獨歸之仁義

曰斷制雖屬於義然苟於是非之間茫無定裁則方寸亂矣又安能一往直前而必取義之爲快乎是義足以統智矣故不言智然而禮之節文亦於是乎生焉惟禮之節文於是乎生故有時而爲文王之蒙難有時而爲比干之直諫有時而爲蘇武之牧羊有時而爲弘演之納肝有時而爲張巡之激烈有時而爲文天祥之從容緩急後先莫不周旋中節豈非禮乎更有一證明季汪箭討偉將殉難預爲雙繯於梁間期妻俱死及期汪以便就右妻以便就左旣皆絕妻耿氏復揮曰止止雖在顚沛夫婦之序不可失也復解繯互左右序乃死其自然天理之中又不無自然之節文如此故不言禮蓋仁足以統禮也

問義禮智信皆仁也程子之意云何曰其說有兩義一謂義而不衷之於仁則殘賊之義矣禮而不衷之於仁則玉帛之禮矣知而不衷之於仁則狙詐之知矣信而不衷之於仁則要盟之信矣一謂仁而不衷之於義則壘氏之仁矣仁而不衷之於禮則原壤之仁矣仁而不衷之於知則尾生之仁矣仁而不衷之於信則蘇張之仁矣惟四德悉受裁於仁故仁足以統四德而元爲善之長惟仁又見制於四德故五常分隸於四時而貞下又足以起元

問陽明子謂仁義禮智爲性之表德其說如何曰此與程

子之言實互相發明要在學者破陳說而有以自信程子之言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夫曰人生而靜以上者就未發之性而言也未發之性渾然一理而已夫旣渾然一理而又何容於說哉故曰不容說夫旣不容於說而又曰孰者仁孰者義孰者禮孰者智則是可說矣可說者畢竟非本然之性故曰不是性惟本然之性不容說故於未發之前但名之曰中中也性也其名惟一而已矣至於孰者仁孰者義孰者禮孰者智其名則有四焉苟非發於外又安有四者之可名此表德之所由名也然則性爲未發仁義禮智爲已發乎曰以仁義禮

智而與惻隱羞惡慈讓是非對言則惻隱羞惡慈讓是非爲已發仁義禮智爲未發以性而與仁義禮智對言則仁義禮智爲已發性爲未發未發爲體已發爲用四德介體用之間故旣謂之性又謂之表德嗚乎此孔門之所以專言仁也四德之中唯萬物一體之謂仁有合於渾然一理之謂性故專言仁其專言仁者卽所以專言性也及孟氏始言義程子曰仁者義之體義者仁之用夫義旣爲仁之用則禮與知皆爲仁之用又可知矣然又何以均謂之性曰就天道而論也天道之所以成者不外乎元亨利貞人道之所以立者不外乎仁義禮智其餘千變萬化皆從此

出夫千變萬化皆用也用至於千變萬化而皆本於仁義禮智豈非用無常而體有常乎四德旣各爲體用而又互爲體用其實皆統於仁非如有形之物可使之判不相連亦猶春夏秋冬雖有四時之別要皆一元之氣周流無間故旣配之於元亨利貞而又統之於乾人之於仁義禮智亦若是而已矣故均謂之性

漢儒之言性也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土神則信人具五行之全故言性者亦各以類擧焉朱子曰氣之精英爲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爲金木水火土者是神在人則爲理所以爲仁義禮智信者是也問漢儒以神言性朱子亦以神言性何也曰朱子謂氣之精英爲神原未嘗以理爲神若夫在人則爲理此語還須活脚大約統而言之無定之謂神有定之謂理細而別之形下之謂神形上之謂理

仁屬陽義屬陰理一屬仁分殊屬義陰陽本一氣推之而爲萬殊仁義本一理推之而爲萬則

理一分殊本程子論西銘之言然天下道理說來說去摠不外此四字朱子因龜山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說推原人物之所以異謂全在知字上著力愚又因朱子之言推原其所以異所以同卽仁義二字便是理一分殊之標準

仁卽是理一義卽是分殊仁而義卽是理一而分殊義而仁卽是分殊而理一

五倫

繫辭傳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自有天地卽有貴賤貴賤者君臣也是豈人力所能安排故爲五倫之首莊周謂君臣難逃於天地之間便是强制而導義外之病矣

征誅中興皆始於黃帝而人不以爲非至傳子而云德衰矣至放伐而有慚德矣君臣之分後世嚴於上古哉

史言高定七歲問父郢以湯伐君事父曰應天順人定曰

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此順人乎或者謂此乃甘誓非湯誓然吾觀湯誓有所謂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以視賞祖戮社之言不更嚴乎乃羅氏復爲升陑之辯謂湯紆道伐桀所以示仁也然則爾無不信朕不食言又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寔獨非湯之言乎惟其皇皇焉以過自居而不敢以過自諱也故終不愧爲聖人乃學者必欲以文過之心曲爲之說而且疑詩書之所載然則又何以折一孺子之高定哉

蘓子曰武王非聖人也何以不責湯曰蘓子蓋有所本也牛僧儒曰不得已而有天下則曰仁得已而有天下則曰

利夏無人也湯不得已而有之前賢識湯意故無伯夷殷有人也武得已而有之後聖識武之心不如文王故曰周可謂至德此蘓子所以不責湯也然則大易應天順人之說非與曰孔子殷之後周之臣也獨未聞定哀之間多微辭乎

邵子謂夷齊爲仁湯武爲義夫夷齊不忍踐茅於故君而甘首陽之餓是義也非仁也湯武不忍斯民於水火而興問罪之師是仁也非義也然舍生固以取義殺身亦以成仁吊民固爲仁政取殘亦爲義舉則仁也義也又不必分屬矣

錢緒山謂伯夷但得聖人之一節武王太公則見聖道之全故叩馬一諫武王太公不以爲非且以爲義是能知伯夷之心伯夷則未能知武王太公之心也以愚觀之伯夷豈不知武王太公之心哉且伯夷之心又何必武王太公而後知之哉叩馬之言凜凜與日月爭光武王太公卽欲非之亦安得而非之也不得而非之又安得而不義之也千萬人之心皆義之千萬世之人之心皆義之武王太公又安得而不義之也謂伯夷得道之經武王太公得道之權則可而謂伯夷得聖人之一節武王太公見聖道之全是但知有權不知有經非特不識伯夷且不識武王矣

讀孟子故家舊俗流風善政之說於商之亡也有餘悲焉讀尙書召誥洛誥多方多士之篇於周之興也有危辭焉微周公武庚之禍固未可量哉此文王之所以稱至德武王之所以未盡善也

洛邑之頑頑於義有苗之頑頑於俗皆不可以云叛

神道設教之說始於商人後世遂釀爲鬼俗大臣顧命之事始於伊尹後世遂釀爲纂奪

人多以伊呂並稱呂尙安能比伊尹哉呂尙不能比伊尹伊尹又不能比周公然而難易則畧相等也伊尹輔成湯易輔太甲難周公輔武王易輔成王難

上世傳賢責天下之爲君後世傳子責天下之爲臣責天下之爲君者莫如商此賢君之所以代作也責天下之爲臣者莫如周此姬公之所以稱聖也

君死國臣死君分也然亦有不必死者如齊莊公之死於崔杼陳靈公之死於徵舒非爲國而死者君非爲國而死臣亦不必爲君而死矣然則如之何曰聲罪致討卿大夫之職也致仕而耕於野則如晏子之於崔杼可也致仕而聞隣國之難則如孔子之沐浴以朝可也

召公之存孤功高於嬰臼子郢之讓國節媲於夷齊

鄖公其猶嵇紹乎鄖公之弟其猶伍員乎然報讐雖義而乘其投我以報則不武故以鄖公而論鄖公之弟則鄖公

勝以王裒而論嵇紹則王裒勝

勾踐臣吳而卽滅吳可謂善於處巽矣然吾終無取焉使夫差不忍忘父之言則徒取辱身賤行已耳何如嚭三千之戰而爲海上之死乎其所獲全者非勾踐之智夫差之驕也君子貴義不貴幸吾故於勾踐謂之不智於夫差謂之不孝

應乎天順乎人此湯武之所以革命民爲貴君爲輕此同姓之所以易位世無孔子則湯武不得爲聖人矣世無孟子則桀紂不得爲獨夫矣

獨夫寇讐兩章學者雖曲爲之解終不能無疑於後世及觀尹焞之對高宗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辭也獨夫受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讐得此引證而後孟氏之心始白學者之疑始釋其功不亦偉乎

百里奚之去虞猶微子之去殷也百里奚之異於宮之奇猶微子之異於比干也微孔子誰識微子之仁哉微孟子誰識百里奚之智哉雖然與其奚也而智寧微也而仁與其微也而仁寧干也而仁

兵法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卽以岳武穆之忠而不敢狥其說孟子曰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卽以微子之賢而不敢啟其偏放君比於偪而伊尹爲之負戾比於僭而周

公爲之有武穆微子而後臣無亂經之患有伊尹周公而後臣無泥經之患雖然與伊周而無泥經之患寧微岳而無亂經之患

禮嚴於在位故三年如考妣之喪禮不及庶人故四海有八音之遏

忠不下庶人卽禮不及庶人之謂抑庶人所以尊士也尊士所以勸忠也然亦貴賤之別也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詩稱明哲保身夫保身而必以明哲稱者要知其身乃千

古之身乃天地之身乃萬物一體之身唯明哲之人乃能明此身之所由來此身之所由去如身在朝廷則保朝廷乃所以保身身在封疆則保封疆乃所以保身萬一時窮遇否上之不能保君父下之不能保封疆則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以保千古之身是之謂能保世人不原明哲之故而但以偸生幸免爲保身謬矣

雖以父子之仁亦須制以君臣之義方無偏勝之患善乎王介甫之言曰爲君則盡君道爲臣則盡臣道非交相爲賜也吾以爲父子亦然要皆有當盡之道父固不得私其子子亦不得私其父也故禮有大杖則走之文舜有不告

而娶之義

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何以不及君父曰此人子幾諫之義韓子猗蘭操曰天王明聖兮臣罪當誅即是此意

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申生之孝孝而過者也衛壽之友友而過者也予推之隱隱而過者也雖然與其不及也寧過

帝乙以妾爲妻而生商辛晉獻公蒸於齊姜而生申生楚平王妻子建之妻而生軫皆不可以爲嗣而卒以爲嗣此商之所以亡晉楚之所以亂也

衛宣公蒸於夷姜而生伋子又娶伋子之妻而生壽與朔公子頑又蒸於宣姜而生戴公文公自古淫亂未有如衛之甚也此詩人所以傷之也乃伋遵父命而死壽因愛兄而死一孝一友均由於淫亂之門愈奇也而愈悲已

男女皆父母所生而後嗣之續則係於男以陽之貴也故曰尊無二上

父子本於天而有愛繼應繼之制是即聖人之叅贊有子仁也繼嗣義也仁主天義主人是謂天人交相助

父子主恩仁也終有訣別之時義也臨喪而哀仁也喪服三年義也

有孝親之心則必有孝親之事孝親之心爲仁孝親之事爲義然義則可見仁則不可見故曰仁者義之體義者仁

之用

天之生物無倦者以其健也人至老則不能生子以其分之殊也

男女雖是二物必交而後孕精血雖是二件必合而後胎故曰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不二者本之一不測者分之殊即一草一木莫不皆然是之謂一貫

父子主恩父未有不愛其子然亦有溺於情慾而恐於自戕其子子雖生於父而實本於天故晉侯殺其世子曰申生書之以示父亦不得私戕其子也人道之貴也如是

人情所最畏忌者曰死曰無後能除得此二病則超然雲表矣然此二事皆根於性亦未可遂以爲病善乎子朱子之言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此則邪矣道之貴中也如是

嫂與兄均朞年也始於韓愈母與父均斬衰也始於明祖抑陰之道於是乎失矣

周公之教成王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朱子之於魯莊公也謂子雖不能制母而能制侍於母者皆法以義起可爲萬世法

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父作之子述之無憂者其惟成王乎

父作之子述之叔父成之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吾於文王見君臣之義焉身爲方伯而北面於八十之呂尙九十之鬻熊吾於文王見師友之誼焉嗚乎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君臣聖人也堯舜禹同僚聖人也禹稷契父子聖人也文王周公兄弟聖人也武王周公東周而降聖人也衛武

堯舜禹文聖人也而神人也湯武伊周聖人也而英雄也伯夷聖人也而忠臣也柳下惠聖人也而尙士也衛武公聖人也而賢人也

問師弟何以不屬五倫曰君臣父子昆弟朋友皆可以師可以弟者也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古師道之廣也如此故五倫有朋友而無師弟

近賢人君子之時多則近宦官宮妾之時少此對君第一語對朋友之時多則日益對妻孥之日多則日損此講學第一語

問宋儒論第五倫安寢與十起之事如何曰終未見分曉須參諸同室鄉隣之鬬其義始明問近代吳梅村辨伍員鞭尸之擧如何曰是說也可謂發前賢所未發

動靜

周子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既曰互爲其根則動靜非可

以偏勝矣乃復曰主靜何哉其自注曰無欲故靜朱子曰葢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又引程子之言謂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可謂曲中理解矣乃學者終疑其無下學工夫以愚觀之謂主靜無工夫亦未也靜卽不覩不聞主卽戒愼恐懼戒愼恐懼非工夫乎靜屬性主屬心時時主靜則心也而性矣工夫也而本體矣豈不與程子之主敬後先同揆而又互相發明哉

王子曰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愚嘗卽其說而思之彼以體常靜用常動不過泥於體用一原之說耳然既謂體常靜用常動則亦未

嘗無動靜之可言矣而曰心無動靜何也又曰靜其體也
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矣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
廢其用矣故求靜之心卽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愚又卽
其言而思之此仍泥於體用一原之說耳○○○○○
但說本體不說工夫是周子主靜愼動之說皆贅矣愚則
謂唯靜足以制動也故主靜唯動足以擾靜也故愼動其
主靜也豈得謂之遂撓其體乎其愼動也豈得謂之遂廢
其用乎而曰心無動靜何也然則心有動靜乎曰心猶陰
陽陰陽氣也安得無動靜惟其不容無動靜故大易有寂
感之分中庸有發與未發之別寂與未發爲靜感與已發

爲動而曰心無動靜何也然則理有動靜否曰理氣本非
二物若謂氣有動靜理無動靜則理在氣之外矣愚則謂
當其動也有動之理當其靜也有靜之理惟有理之動靜
乃。有氣之動靜卽謂理有動靜可也然則理無動靜之說
何居曰無動無靜卽無聲無臭之謂也旣無聲臭之可指
又何動靜之可分故曰理無動靜理旣無動靜又以主靜
屬理何也曰無聲無臭雖不可以言動未始不可以言靜
故以有靜無動爲理理旣有靜而無動又曰理無動靜何
也曰靜者對動而言也惟有其動乃見其靜旣無動矣又
何靜焉故旣曰理有靜而無動又曰理無動靜統而論之

合理氣爲一則氣之動靜卽理之動靜分理氣爲二則氣
有動靜理無動靜就分合而各求其要則理有靜而無動
氣雖靜而易動然而其說未備也請再申之曰所謂氣之
動靜卽理之動靜盖以動靜本乎理而言也如動靜不本
乎理則氣自氣理自理安得謂氣之動靜卽理之動靜乎唯
氣之動靜求必卽理之動靜是以君子貴靜其心不貴徒
靜其氣也貴靜其理不貴徒靜其心也理靜則心自靜心
靜則氣自靜氣靜卽酧酢萬變亦靜也故曰循理之謂靜
不能靜於理卽欲求心之靜不得也不能靜於心卽欲求
氣之靜不得也求氣之靜不得卽心齋坐忘亦動也故曰

從欲之謂動理則未有不靜欲則未有不動是以君子貴
靜不貴動然而其說未備也請再申之曰理固無動靜然
謂無動可也謂無靜則不可氣固難靜而易動然謂不可
動。於欲可也謂不可動於氣則不可凡一切運用發揮皆
氣也動於欲固是氣動於理亦是氣夫不問動之果否是
理是欲但歸咎於氣之不安動也亦惑矣聖人之喜怒雖
不繫於心亦必徵於面豈有怒其人而反怡怡然陶陶然
以示無動耶是反作僞矣所謂不繫於心者特無將迎固
必之私如浮雲過太虛一過卽不復留非并浮雲而亦除
却也然大旱作雨亦有賴於浮雲浮雲自是太虛之妙用

○○○○安能除却此舜之所以安天下而必誅四凶也安得以動於氣者之遂爲不善哉然則孟子之不動心如何曰此卽喜怒不繫於心之謂也觀舜禹巍巍而不與則知孟子不動心之所自來矣

周子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朱子卽以理爲神豈神與理亦遂無辯乎曰如無辯也則大易旣言一陰一陽之爲道不必復言陰陽不測之爲神矣但神道雖殊而陰陽則一故可以言理亦可以言神惟可以言理亦可以言神故周子但言神不復言理惟可以言神亦可以言理故周子但以爲神朱子遂以爲理雖

然朱子不又云乎神亦形而下者也中庸不又云乎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則神與理又未可混爲一而遂無辯矣然則二之辯之也如何肴子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亦定靜亦定理也仍以周子之言補周子之未備然則理也神也不居然易辯哉

周子之所謂定卽易之所謂艮艮者止也太極也動靜者時也陰陽也

動靜者對待之詞也不有其動安見其靜故不曰無靜而曰主靜太極者無對之詞也惟其未嘗無動靜而又不可以動靜求也故曰動亦定靜亦定

時乎動時乎靜是之謂陰陽靜亦定動亦定是之謂太極合陰陽之動靜卽無以見太極之動靜是之謂道亦器器亦道然陰陽之時乎動時乎靜未必遂合於太極之動亦定靜亦定是之謂形而上形而下

有時動時靜之陰陽於是人得之而爲心有動定靜定之太極於是人得之而爲性

一動一靜天之道乃吉凶悔吝皆生於動善則一而惡則三故周子旣言主靜又言愼動

聖人以動靜不失其時爲艮是未嘗不兼言動靜也而王子則曰理無動何也曰苟非聖人又安能不失其時乎聖

人之能不失其時者以其獨理之所也理無往而不定故以不失其時爲艮艮者止也止於理之謂艮

城市山林境之動靜也出作入息身之動靜也一呼一吸氣之動靜也或寂或感心之動靜也靜於境者未必靜於身靜於身者未必靜於氣靜於氣者未必靜於心靜於心者未必靜於理甚矣靜於理者之未易言也予最愛程伯子之言卽在百萬軍中飮水曲肱樂在其中其實無一事徐而思之又不禁爽然自失何也試想百萬軍中豈容得一個閒身如六出祁山必須諸葛亮使夏人落膽必須小范老子苟胸中無一物如鄉里兒問錢穀曰不知[illegible]

戰守機宜曰不知勢且跼躬踳足目戰心驚卽欲無事不可得矣敢言樂耶甚矣靜於理者之難也非靜理之難窮理之難也理不窮則不明不明則不靜以是而號三軍當不啻趙括代廉頗騎刼代樂毅敗且立至矣而可輕言無事之樂哉敢以是補程子之未備

動亦定靜亦定動屬心卽有寂有感之謂定屬性卽無動無靜之謂

問動靜與寂感何別曰動靜足以該寂感寂感不足以該動靜此寂感動靜之微有辯也然則寂然不動先儒以爲性感而遂通先儒以爲情其說如何曰先儒以寂爲性者

謂惟寂可以見性故遂以寂爲性要知當此之時心之虛靈固自若也先儒以感爲情者謂唯感可以見情故遂以感爲情要知當此之時心之虛靈固自若也心居性情之間言性而心在言情而心在故曰心統性情若謂寂然不動是性不是心感而遂通是情不是心是性不具於心情不發於心矣又安在乎統性情而兼體用哉吾故以寂感專屬之心也夫心一也而有寂感之分者以用與不用有間耳先儒謂心不可以言用然豈無所用其心獨非孟氏之言乎卽以用爲感不用爲寂何不可之有就聖人而論明鏡止水爲寂肆應曲當爲感如謂感寂不可以時言豈止水明鏡之時遂同於肆應曲當之時乎吾故以寂感專屬之時也

體用

或疑體用之說出於佛經六經無有也然仰觀俯察莫非是物豈眞無有哉宋儒言之娓娓也朱子曰體用一源者自理而觀則理爲體象爲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顯微無間者自象而觀則象爲顯理爲微而象中有理是無間也且旣曰有理而後有象則理象便非一物故伊川但言其一源與無間耳其實體用顯微之分則不能無也朱儒言體用顯微蓋如此及有明王子另闢門戶盡翻朱儒

之案謂卽體而言用在體卽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至於動靜顯微寂感皆泥於一源謂不可以時言愚卽體用一源之說而思之謂兩物未嘗相離則可謂未嘗相離而并沒其兩物之名則不可惟其未嘗相離也故謂之一源惟其爲兩物也故謂之體用其說豈不明甚哉然而其義未備也請再約而論之夫所謂體者旣以理言則理之所從出在人則爲性矣性雖未發而萬象森然已具是用在體中故謂之一源然人心有覺道體無爲惟無爲故爲體惟有覺故爲用用則千變萬化非復道體之本然矣能保其左酬右應一一有逢源之妙乎夫以孔子生知安

行之聖俏俟七十年之久始敢言從心所欲則知矩之易
踰也甚矣體之難復也甚矣而可輕言卽用卽體乎由是
言之謂用在體體卽用則可謂體在用用卽體則不可王
子始終以心性爲一物但知人心之有覺竟忘道體之無
爲由是遂以常感爲用常寂爲體常動爲用常靜爲體常
顯爲用常微爲體曰是乃一源也是乃無間也在聞一知
十之流或可以心悟至於上首下學妄希躐等者鮮不以
是爲登高捷徑卽或謹守藩籬未敢顯叛夫道要不過陰
爲釋氏之驅除而以作用爲性而已矣嗚呼是烏可以無
辯

或謂道亦器器亦道程子之言也以視體卽用用卽體之
說得毋同與曰程子見世儒多於器外求道欲捄其偏要
人卽於器內求道故爲是說非遂誤作一物而以器爲道
也烏得同然則王子所云安知不遂如程子而亦未嘗認
作一物乎曰王子有言矣戒愼恐懼是工夫不覩不聞是
本體又曰戒愼恐懼是本體不覩不聞是工夫夫戒愼恐
懼自是心之用不覩不聞自是道之體道體無爲故不覩
不聞不覩不聞卽無聲無臭之謂也人心有覺故戒愼恐
懼戒愼恐懼卽虛靈知覺之謂也欲合道之體全藉心之
用曲盡心之用始合道之體所謂道之體不過乎舖放着

聽人認取認取非工夫不可故曰戒愼恐懼今曰不覩不
聞是工夫不覩不聞非心也安得爲工夫非工夫而誤以
爲工夫者彼以良知亦不覩不聞故嘗謂知爲心之體其
大意可知矣更有一證王塘南先生宗陽明者也或問功
夫合本體爲難先生曰夫本體者卽能做工夫之本人也
日間能做功夫者卽是本體何必更求本體乎何必更疑
其不合本體乎且卽此求合者亦本體也能作疑者亦本
體也若舍此他求便是騎驢覓驢矣卽此觀之是王門始
終但知有心不知有性其誤認爲一物也不亦明甚也哉

或問凡用皆心也然則一切無知無覺之物遂無其用
與曰山峙川流卽山川之用也木曲火燥卽木火之用也
然則用皆合體否曰使川峙而山流木燥而火曲則不合
體矣然則用止於此與曰此山川之自爲體用也至用之
於人如均一金也或用以鋤堅或用以伐曲或用以鑄兵
或用以爲治田之具或用以爲除殘之具或用以爲作奸
之具不一而足也故曰用萬變而無窮夫以爲治田之具
除殘之具皆有當於理則謂用合於體可也至盜賊用以
盜財奸人用以報怨則非其體矣然使是物不可以殺人
則盜賊奸人亦安得用以盜財報怨乎故曰惡亦不可不
謂之性

或問用於人始有悖體之時然則其自爲用也反皆盡合於體與曰山崩川溢其陷溺久也亦有不合體之時然屢世不一見但可謂之變變亦理之所在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雖然有辯焉有心之謂惡無心之謂過天地何心哉故謂之過人則有心矣故謂之惡此天人之微有辯也陸象山謂天有善亦有惡程子謂天人不必言合蓋以天人無二理故也然理雖無二而心之有無則不能無辯天雖以不測之神爲心畢竟無知覺無痛癢自不制於人之有知覺有痛癢而以虛靈血肉之爲心也故天之過但可同於周公之使管蔡孔子之諱同姓卽謂卽用卽體未爲

不可若夫庸惡之人既不存養以立其體又不窮理以致其用亦藉口於一源鮮不至於猖狂恣肆且聖賢諄諄以修道爲教又何爲也哉推其紛紛之用不能盡合於體故自體一定而不易用萬變而無窮

或謂體既一定用則萬變又安在而爲一原曰所謂一定者猶星之於秤寸之於尺以其定於一也故謂之定其實星未離乎秤寸未離乎尺也謂非一原可乎若聖人從心不踰卽謂用有萬變體亦有萬變也未爲不可惟聖凡不能無別故特兼合互言以示不可無合體之學合體之學云何卽不吝之改不遠之復是也小人終其身爲道外之人者以其有過而不改有善而不復蓋以有體而自瀦於體體固自若也又何疑於一源之說哉

體有二義焉有統體之體有分殊之體約而言之如有是物必有是理是理爲物之體矣至於有是物又必有是用是用之體又在於物矣近而驗諸一身如耳目體也視聽用也手足體也運動用也視聽不離耳目運動不離手足是亦可以言一源又如火之爲物體也火之爲光用也鏡之爲物體也鏡之爲明用也光不離火明不離鏡是亦可以言一源卽推之一草一木莫不皆然豈非分殊之體乎要之分殊雖亦名體畢竟是用而非統體之體統體之體

如統之有宗會之有元卽中庸所云大本而爲天命之性是也惟性可以言體惟體可以言性凡物莫不有是性卽莫不有是體凡物莫不有是體卽莫不有是性無論聖凡不能不同卽一草一木亦不能不同蓋理無大小故也至發而爲用人則率其人之性而爲人之道物則率其物之性而爲物之道則又不能不異是爲分殊之體要必於異之中推原其未始不同於同之中推原其不得不異由分殊而悉歸於統體庶幾一源之學可得而明是豈子莫所能執中哉

本體工夫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唯其二而一也所以有不

學之知不慮之能唯其一而二也所以有養胎之敎正蒙之敎

自然者本體也當然者工夫也自然者不可不知是之謂致知當然者不可不勉是之謂格物

收拾精神自作主宰此眞工夫也非全放下終難湊泊此眞本體也

凡物之無心者必無爲無爲則生滅盛衰悉聽其自然故覆載歸之天地位育歸之聖人人亦萬物中之一物而能有功於物者全恃此心之靈足以有爲有爲者工夫也然終不因其有爲遂以爲體者蓋以天下之物不盡有爲故

不以有爲爲體而以無爲爲體無爲者性也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心則涉於用未必盡合於體所貴乎合體之學者蓋將使之盡其有爲之職以效靈於性也否則自戕自賊反不如無爲之物足以自全其性之無愧於天矣然則世之舍工夫而妄言本體者豈惟上愧乎天亦且下愧乎物矣而又烏足以語道哉

未發之中

未發以體言者朱子初年之論也以時言者朱子晩年之論也朱子初年以性爲未發心爲已發未發者卽在常發中故曰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萬起萬滅者心也未嘗不寂然者性也迄乎晩年眞積力久爽然有見於心之足以兼體用貫動靜未可偏以已發爲心覺省察而外尙缺涵養一段工夫故遂以未發爲時及王子論未發而以鍾聲爲喩曰未扣時原自驚天動地已扣時原是寂天寞地合體用爲一源渾動靜爲一致及門之士遂互挾以爲秘傳反疑朱說爲未盡不知王門所挾以爲秘傳者固朱子晩年之所唾棄者也然則未發爲時乎曰子思明明言未發未發非時而何然則心有未發乎曰大易明明言寂感寂非未發而何然則王子之說非與曰王子蓋泥於體用一源微顯無間之言故

堅以未發非時而不知體用顯微亦未始不可以分也先儒論之詳矣其曰體用一源者自理而觀則理爲體象爲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其曰顯微無間者自象而觀則象爲顯理爲微而象中有理是無間也朱子又從而申之曰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擧體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爲一源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卽事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爲無間然則所謂一源無間者是豈漫無精粗先後之可言哉吾由程朱之說而推其用意之微則知所謂一源無間者蓋有感於俗學泥於用而忘其體泥於顯而昧其微故特爲一源無間之言使之因用而覓體卽顯而覓微乃

王門又泥於一源無間之言并不辯其孰爲體孰爲用孰爲顯孰爲微正程子所謂扶醉人一邊起一邊倒殊可哀耳然則體用可言先後與曰何不可之有卽以喜怒哀樂而論試問未發之時所謂喜怒哀樂者安在乎樂正子爲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夫必聞其爲政而後喜則當其未聞之先必渾然不着於喜可知矣顔淵死子哭之慟慟者哀也夫哀必發於顔淵之旣死則當其未死之先必渾然不着於哀可知矣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情不離性猶用不離體顯不離微其義一也然謂情不離性可也而卽以情爲性可乎謂用不離體可也而卽以用爲體可

乎謂顯不離微可也而卽以顯爲微可乎惟可以合者未始不可以分故可以分者亦未始不可以合苟因其可以合而并没其可以分卽體用顯微之名皆可以不立矣又何必一源無間云爾哉

或者曰如子所云然則言一源言先後固兩無窒礙與曰固也大約體用卽理氣理屬體氣屬用有是理必有是氣有是體必有是用是謂一源兩言盡之矣但氣之精英忽變而爲虛靈忽變而爲知覺在人則統名之曰心是物也出入無時變化不定旣不同於形質之氣又不同於呼吸之氣以爲動也又有時而靜以爲靜也又有時而動於是所謂一源者又不無先後之可言然而其說未備也愚敢畢其未備請再申之曰朱子蓋以未發爲體已發爲用故以體用分先後愚則謂未發固爲體用亦未嘗不在已發固爲用體亦未嘗不在不論未發已發各有體用其體用又各不相離卽但言一源不復言先後亦未爲不可○朱子但以未發爲體不復言用者蓋泥於寂然不動爲性之說不知寂然不動之時不得專謂之性心亦未嘗不在也性爲體心爲用是謂未發之體用未發之一源朱子但以已發爲用不復言體者蓋泥於感而遂通爲情之說不知感而遂通之時不得專謂之情心亦未嘗不在也心爲用固

也發而中節不戾乎性卽謂之體可也是爲已發之體用已發之一源由是言之則朱子先體後用之說亦爲剩語矣但未發之體用易曉已發之體用難明以用未必盡當乎體也然用雖未必盡當乎體而體之爲物固未嘗離也如視卽未明聽卽未聰而明聰之理則固未嘗離乎目離乎耳也卽推之萬事萬物莫不皆然卽推之千變千化莫不皆然嗚呼此君子所以終其身戰戰兢兢不敢少懈唯恐用違其體體喪其用也至萬事萬物千變千化之中又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苟夢夢焉不知取裁而唯隨物俯仰非告子之强制卽子莫之執一矣嗚呼此君子所以戰戰

兢兢不敢徒守其虛靈而必格天下之物窮天下之理雖恐戕賊其體蒙蔽其用也愚故曰未發之體用易曉已發之體用難明雖然未發之體用亦未易曉也但識惟微之道心不識惟危之人心是謂泥體而遺用但識昭昭靈靈之爲心不識停停當當之爲性是謂泥用而遺體要之體用一源本是論道體故未及工夫若論工夫大約未發之體用在存養已發之體用在窮理有一事必有一理卽千變萬化亦必有千變萬化之理理不窮則不明不明則方寸紛亂勢且門外有礙而妄以爲道非自欺而何此孔子所以年至七十始能合矩矩卽體體之難合也如此奈何

不言求合之功但言卽用卽體哉泥朱子體先用後之言則疑有礙於一源泥王子卽用卽體之言則疑有礙於寂感此諸儒所以紛如聚訟而迄無指歸然畢竟兩家兢爲得曰須分合互看其義始明論未發則性爲體心爲用謂之一源可也斯時但可謂之性謂之心自不可遂謂之情卽謂性先情後亦可矣論已發則情爲感心爲用皆用也而有中節之和則體用一源矣非然也但可謂之用不可遂謂之體然君子有補過之方聖人貴不遠之復卽謂用先體後亦可矣然則言一源言先後是正互相發明也予故備錄兩家之異同而復謬陳一得以補兩家之缺漏俟後之君子因是而有所折衷焉

歐陽子南野曰夫喜怒哀樂本無未發之時卽思慮不生安閑恬靜虛融澹泊亦有名可名名之曰樂故未發非時也鄒子東廓曰喜怒哀樂卽形色也就其未發渾然不可覩聞指爲中就其發而中節粲然可覩可聞指爲和今人卻以無喜怒哀樂爲中有喜怒哀樂爲和何得合一人若無喜怒哀樂則無情除非是槁木死灰薛子中離曰未發謂中中節謂和一齊見在分拆不得若以時地分得開便是體用二源形影爲二物矣鄒歐諸子皆王門高第以其習聞師說故堅以未發非時而又互相發明乃爾愚竊不

敢以爲然何也彼謂思慮不生虛融澹薄卽可名之曰樂旨吾論之但可名之曰靜名之曰寂不可遂名之曰樂靜則渾然寂則湛然渾然則無迹湛然則無着故特名之曰中如可名之曰樂則不得謂之渾然矣不得謂之湛然矣既不得謂之渾然謂之湛然又安得謂之未發之中乎至於鄒子云云則又明與中庸相左矣中庸之發與未發蓋指喜怒哀樂而言非指中而言也人豈有終日喜怒哀樂者是明有未發之時矣子思子蓋以人之常情多溺於日用紛馳之境而性體因之亦晦故特揭未發一語以示見性之訣後來李延平教人觀未發氣象正深得子思遺意

於千載之下可謂善於私淑矣若果如鄒子所云乃乃是
體用一源之義又何以爲存養入手之地哉至謂人若無
情卽同於槁木死灰是又不然獨未聞心統性情乎當未
發之時心固未嘗不在也心既未嘗不在則虛靈自能知
覺形體自能運動安得遂同於槁木死灰乎至薛子以形
影爲喻亦有未盡然者夫以形影非二物固也但未審影
之爲物果能無所待而自爲一物乎抑必有所待而後爲
一物也形之有待於光而後能爲影猶水之有待於風而
後能爲波其義一也影與波既不能無所待而自爲一物
然則無光未風之前又安能無所待而强爲二物哉喜怒

哀樂情也情之於性猶影之於形波之於水其義一也影
與波既不能無所待而自爲一物然則情之於性又安能
無所待而自爲一物哉愚以爲性之未有觸也止得謂之
性不得遂謂之情猶形之未有光也止得謂之形不得遂
謂之影水之未有風也止得謂之水不得遂謂之波然則
未發又安在不可以時言乎

問未發既是心何以李延平教人看未發氣象程伯子嘗
言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曰心是活物看與體貼亦
何妨於未發姚江一派謂戒愼恐懼莫見莫顯皆是已發
不知吾儒所以異於釋氏者正賴此看正賴此體貼老釋
氏只守這虛靈便以爲吾事已畢不知這虛靈仍是客終
非主自吾儒有此看有此體貼方知吾輩安身立命之地
另有一個停停當當之主人非徒靠此昭昭靈靈介紹之
客也個中消息子思而後惟孟子獨得其秘故每言存心
必兼言養性養卽看與體貼之別名也而況推尋體認要
不出方寸間固未嘗交於物接於事也安得遂謂之已發
哉

才

伊川先生謂性禀於天才禀於氣羅文莊疑其說益以理
氣非二物若謂才禀於氣不禀於天則未免判而爲二矣

故疑其說然理氣雖非二物畢竟有形上形下之殊形下
爲氣氣屬用凡一切運用發揮皆才也卽皆氣也如世人
謂性緩性急性粗性爽性拘之類皆是舉用而言用有千
變萬化其能發而爲用者皆才也世言才質才能才幹才
料皆因其具以徵其用故用人有因才器使之方自量有
推賢讓能之美由此言之卽謂才禀於氣未爲不可矣惟
伊川既謂氣淸則才淸氣濁則才濁又謂氣淸則才善氣
濁則才惡夫氣淸如顏賜之流氣濁如柴曾之流以資質
有敏捷遲鈍之分故謂之淸濁然謂之淸濁則可謂之善
惡則不可淸亦可以至於惡濁亦可以至於善賜之才非

不清也而終雜於貨殖參之才非不濁也而終協於一貫其所以或善或惡者心之罪而非才之罪才如器具一般平鋪放着惟心所使而已使之得其當上之爲姬公下之爲李泌使之不得其當上之爲王安石下之爲李林甫小人敢於爲惡者恃其才也庸人不敢爲惡者自審其無才也才之不可恃如此而可以才爲善哉知才不可以爲善則濁亦不可以爲惡可知矣愚故發其未盡以倫後學之參觀

問陽明子謂人之所以爲聖在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猶金之所以爲精在純乎足色而不在分量其說如何曰此

喻最精最妙但謂堯舜爲萬鎰孔子爲九千鎰及門亦曾問及荅語終未見分曉得毋以孔子之才力終不如堯舜之才力與至以瓦玉屑喻性謂性上不可着一物猶眼內不可着一物或者亦以爲確喻不知善乃性之所本有玉屑乃眼之所本無安得以本無而喻本有所以顧涇陽先生力爲之辯也倘亦與精金之喻比類而並觀則謬矣

說部

存養省察

存養與省察對言先儒多認作兩件事葢以養性不在存心之外故遂以存養爲一事愚則謂存養雖非二事而初学入門要必知所以合者未始不可以分而後吾儒之學乃不至於釋氏之空寂夫吾儒言存言養言省察一之而一釋氏則三之而一但悟得這光光爍爍之物是我本來面目便無之而非光光爍爍之物是以無所用其省察葢

始終不知有理欲眞妄之别而即自號爲存養者亦不過掃除一切以求一念不生非特於吾儒之性毫無干涉即於吾儒之存養亦毫無干涉吾儒之所謂心即彼之所謂性吾儒之所謂存養即彼之所爲悟未悟之先諸眞皆妄既悟之後諸妄皆眞既諸妄皆眞遂無所用其省察是謂三之而一一者悟也吾儒不敢言悟但言存又不敢但言存必兼言養又不敢但言養必兼言省察心必日存者以心之爲物易放而難收存者對放而言也必存其難收易放之心而後性可得而養是存心葢將以養性而非徒守其虛靈之謂也如心性果爲一物則但言存心足矣何必

復言養性哉此其義惟二程子言之最精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又曰仁者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仁者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又曰直上直下停停當當是之謂中又曰如不識怎生養須有物始言養凡此何嘗混心性爲一物存養爲一事哉但體必有用靜必有動一或謬焉則所謂謹其靜者亦徒焉爾矣故倍加省察將以是爲養性之助亦以是爲存心之驗蓋心貫動靜故也是之謂一而三或問姚江一派但有省察而無存養也果否有當曰彼以心之靜爲體心之動爲用用則無時而不動體則無時而不靜以爲常動也未始不

常靜以爲常靜也未始不常動故但有省察而無存養其省察處卽其存養處也其說蓋宗朱子首篇內一條云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於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離常運者而求太極離常發者而求本性恐未免釋老之荒唐也由是縱精其說凡陰陽動靜顯微皆扭作一團不復分拆王門相挾以爲秘傳者大都在此愚終不敢宗其說何也大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其義已無不盡乃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何也蓋以天地四時之氣貫穿於形形色色之中者無一息不運猶人之一身陰陽二氣貫穿

於四肢百骸之中者亦無一息不運此皆形而下者也至於常靜之體貫穿於形形色色之中四支百骸之內者在天在人亦莫不皆然是之謂形而上凡此皆可以動靜拘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至於體用互參以爲動也而忽靜以爲靜也而忽動似非一定之陰陽可得以盡其變化故特從而申之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是神也在人而爲人之心卽在天而爲天之心先儒以天之心見於復復者動之始而又以天之心主於生要皆一陰一陽之謂道而非陰陽不測之謂神天惟有此不測之神由是一陰一陽之道得以錯綜而妙變化或發而爲風雷或發而爲雲雨或

發而爲霜露皆無中生有忽收忽放忽微忽顯忽出忽沒在人則約之而爲七情廣之而爲萬事亦皆恍惚變化莫可端倪其神之所爲卽心之所爲也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人旣爲天之心又不能如天之自然而有生知安勉之分何也曰人有痛癢疾苦而天有之乎人有生老病死而天有之乎是之謂分殊要必於一本之中見分殊分殊之中見一本方是不二之宗一源之學姚江以常動常靜爲體用是但有一陰一陽之道不復有陰陽不測之神矣以常動常靜爲心之體用是又以神爲道不以性爲道矣夫以陰陽爲道可也若以不測之神爲道安知不悞認虛靈知

覺門是仁義禮智哉但言存心而不言養性但言省察而不言存養其流獘必至於此予故不得不嚴其辯以俟後之君子

孟子言存心而不言所以存於是後學遂以主敬爲存心之訣窃考之聖門但言操則存又曰敬以直內未嘗言主敬至程子始以主敬爲言夫敬實宰乎心又曰主敬所謂主之者誰乎此聖門所以但言操但言敬而不言主敬蓋敬卽操操卽敬本無二義也後學不明敬與操之本無二義如宋之揚慈湖明之錢緒山皆硬爲翻案之說以誣聖人曰孔子言操存舍亾出入無時乃形容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之妙故曰莫知其鄕聖人實未嘗貴操而賤舍也審如是則當聽其自出自入自存自亾孟子不必言存心不必言求放程子不必言心要在腔子裏舉凡聖賢臨淵履氷戒愼恐懼者俱可廢而不用卽至於放辟邪侈亦得以心之妙用爲詞而天理或幾乎息矣豈特爲釋氏之驅除已哉夫敬與操本無二義固可以勿辯卽主敬持敬與敬以直內雖微有別要皆有當於存心亦可以勿辯惟是謂聖人未嘗貴操而賤舍公然敢於叛孟子而以存心之說爲非夫慈湖爲象山高弟象山至姚江而其說盜張前籔後颺以至後生小子稍嫺呫嗶輒敢傲色反唇譁考亭而

薄支離幾令六經爲之一厄予是以不得不畧爲拈出使學者咸知該詞之當放廢乎入聖有門而無榛蕪之憾也

孟子言操存舍亾亾非亾失乃放去之謂存則在腔子裏亾則不在腔子裏存爲入亾爲出故曰出入無時

或問程子言心無出入又不同於孟子之言出入如何曰程子謂心無出入逐物是欲以心之本體言也本體是性是以無出入然虛靈知覺獨非心之用乎無論邪思妄念爲出卽九思愼思亦未必盡入而非出而謂無出入則又舉一廢二矣

顏子四勿防賊以護其主也成湯顧諟護主以防其賊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夫求放將以是而致其博文格物之功非死煞收在這裏如禪家入定已也乃象山姚江一派硬以求放心一句爲鈇案謂但存這心曰便能明耳便能聰天下事便能應葢聖賢欲人存心以窮理而禪學則以存心爲知止其相去奚啻千里哉

問操存與放下何別曰操存者操存天理也放下者放下雜念也放下雜念卽是操存天理操存天理卽是放下雜念惟本體無二故工夫亦無二放下雜念方能操存天理操存天理方能放下雜念必工夫無二[illegible]本體亦無二

問程子言定性則以兩忘爲訓孟子言集義則以勿忘爲

訓其異同如何曰兩忘者忘內忘外也惟忘內忘外而後可以言集義是正深於勿忘者也勿忘者勿忘其集義也惟勿忘其集義而後可以忘內外是正深於兩忘者也兩忘猶孔子之毋適毋莫勿忘猶孔子之義之與比得其意而通之分說合說橫說豎說焉往而不可哉

問孟子言養性揚雄言修性如何曰性可養不可修也故大學言修身而不言修性問孟子言存心佛氏言無心如何曰心可存不可無也故論語言無意而不言無心

問既曰毋意則言毋足矣大學又何以言誠意曰有心則必有意毋意者毋私意也猶中庸言慎思大易言無思言

慎思所以儆天下之不思言無思所以儆天下之妄思

問易言何思何慮書言思曰睿睿作聖何別曰此天人之辯即理欲之分也欲則膠擾理則凝定思若一本於理即終日思而不見其思是謂之無思非不思也去其妄而已去其妄則誠矣誠者天之道故天不言而四時行贊禹之智曰行其所無事贊舜之大曰無為而治

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舜之何思何慮也稽於衆舍己從人禹之何思何慮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之何思何慮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之何思何慮也終日不違如愚回之何思何慮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天之何思何慮也

由仁義行是生知安行行仁義是困知勉行而姚江以行仁義為義襲豈非毫釐而千里

無思無為何思何慮人多搬來作弄看來說得分明者惟堯夫之對劉絢也劉絢問無為對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此所謂無為也愈平愈奇愈簡愈盡卓哉言乎

慎獨研幾

慎獨一見於大學再見於中庸研幾一見於大易再見於通書其說已無不詳可無復贅矣自姚江揭良知為教宗

遂有以獨為性者夫獨者對衆而言惟將發之際衆人不及知惟已得而獨知故謂之獨若遂以為性是性亦有我之得私而非萬物之一源矣其謬也不幾於千里哉至於幾介危微之際體用之間此際此關亦惟已所獨知人所不及知故謂之幾亦謂之獨本無兩義但獨則言慎幾則言研又未便混而為一大約慎獨之慎乃自內而之外自是省察之功研幾之研乃自外而之內自是存養之功存養者收斂之謂也收斂者克己之謂也是謂自外而之內省察者擴充之謂也擴充者復禮之謂也是謂自內而之外自外之內者是謂攝情歸性攝用歸體蓋大本由是而

並存內之外者是謂即用即體即情即性蓋達道由是而行蓋兩者互相須而又交相助故先儒既言慎獨又言研幾既言研幾又言慎獨必於是洞見其原方可謂之極深方可謂之主靜愚故曰未便混而爲一

意之初萌謂之幾是幾也衆人不及知惟已得而獨知故又謂之獨是獨也在大易謂之復復乃一陽初動亥子之間危微之介非大賢以上不易幾故聖人獨以復之初爻許顏子惟顏子能合誠意致知一以貫之而別無譲也故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問周子言幾與胡子言幾其異同如何曰朱子已辯之矣

至明之錢緒山又翻周子之案謂幾有善而無惡夫既謂之幾安得有善而無惡但不無賓主宗尊之分此朱子所以既爲之辯復爲之圖也學者但折衷於朱子則諸子之言幾者不待辯而自明矣

幾不待於謹而自無不善者聖人也故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幾必待於謹而後無不善者賢人也故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問先儒謂直出爲善支出爲惡如何曰人之生也直則知直出爲善矣罔之生也幸而免則知支出惡矣語云忠臣怕轉念亦是此義雖然嗜慾深痼之人又惟恐其不轉念也譬有人焉方想着聲色貨利忽然慮到生死關頭上便冷了許多此個轉念亦烏容少得然則再轉念如何曰三則私意起而反惑則又蹈季文子之譏矣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又曰聖人亦不能無過豈聖人猶未能志仁乎曰聖人之過過也非惡也常人之惡惡也非過也無心謂之過有心謂之惡蓋以君子小人而別過惡也然亦有無心之誤翻成有心之玷是始則過而終則惡矣此又以過惡而別君子小人也

君子懷刑君子之自治其身也君子慎獨君子之自治其心也明有王法所以治小人之身也幽有鬼責所以治小

人之心也

居敬窮理

居敬窮理宋儒言之詳矣愚復何說之辭曰宋儒以居敬窮理爲兩事至陽明揭良知爲教宗及門之徒遂硬認以爲一事愚是以不能無說夫居敬猶存心心必敬而後能存故孟子但言存心不言居敬而居敬自在其中程子但言居敬不言存心而存心自在其中所謂存心者將以是而養其性所謂居敬者將以是而窮其理非徒空存這心便以爲性在是空居這敬便以爲理在是是以孟子言存心必兼言養性程子言居敬必兼言窮理蓋以言存言敬

皆係於虛靈知覺之心不係於大本之性同源之理是以
不得不認爲兩事庶幾致用以合體攝情以歸性倘步趨
王門强認爲一事謂存心卽是養性居敬卽是窮理卽幸
而暗合亦不過知者見之謂之知仁者見之謂之仁而於
君子之道終未之聞况乎掠影爲形認賊作子未必不究
歸於釋氏之弄精魂愚是以不得不宗宋儒而復畧爲辯
明以俟後之君子

眞心習心

或問心一而已何以有二者之分曰譬之於天有有雲之
天有無雲之天人若習見其有雲未嘗見其無雲遂以有

雲之天爲天矣又安知無雲之天爲天乎是卽眞心習心
之一驗矣今夫詩禮之家盤盂几杖皆列箴銘坐作進退
皆有矩度童子出就外傳遂以所見者爲常而無駭心否
則少所見多所怪反疑敎爲多事而以飽食終日無所用
心爲固然者矣俗儒之誤以習心爲眞心者何以異此哉
嗚乎此學之所以不可不講知之所以不可不致理之所以
不可不窮也試觀愚夫愚婦捐糜頂踵叩頭乞哀於佛氏
之前此非有藉於父兄之敎法令之驅乃擧世相安以爲
固然謂不如是不足以延吾生庇吾死夫貪生惡死人之
情也豈不謂之眞心而不知是亦習心非眞心也何也世

未有學未講知未致理未窮而遂可以言眞心者彼誠得
其眞心則必知是知非旣知是知非則知有生必有死猶
之有晝必有夜皆是非之判然易辯者而肯叩頭乞哀於
佛氏之前乎愚故曰是亦習心非眞心也夫心一而已苟
不能講吾學致吾知窮吾理卽眞心亦變而爲習心苟能
講吾學致吾知窮吾理卽習心亦變而爲眞心然則世之
夔夔者豈必旦晝梏亡去禽獸不遠而後謂之習心哉凡
學有未講知有未致理有未窮而遂以爲明心見性者皆
是習心耳習心之於眞心奚啻千里哉

源頭關頭

何謂源頭曰性也何謂關頭曰境也有源頭則難以虛見
爲眞修有關頭則難以倖心爲放下蓋兩者交相助而又
交相勘故無關頭不足以驗源頭無源頭又足以誤關頭
無源頭而誤關頭則有如聶政之傷勇郭解之傷義尾生
之傷信仲子之傷廉荀息之傷忠孝巳之傷孝有源頭而
誤關頭則有如戴聖之貪鄙杜預之殘忍王弼之宗老莊
賈逵之附讖緯馬融之諂梁冀楊雄之仕王莽孔光之佞
董賢有源頭而後有關頭則有如文王之羑里孔子之陳
蔡顏子之簞瓢原憲之歌聲顏眞卿之蔡州蘇武之牧羊
文天祥之燕市無源頭而亦有關頭則有如石演芬之於

李懷光雷海清之於安祿山安金藏之於唐玄宗高漸離之悲歌擊筑預讓之吞炭漆身郭子儀之單騎赴敵弘演之剖腹納肝凡此皆其彰明較著者也要之平日而有源頭正爲臨時而有關頭惟臨時而有關頭斯貴乎平日而有源頭源頭屬知關頭屬行論先後則源頭先而關頭後論輕重則關頭重而源頭輕先後輕重之閒苟非格物致知以研其幾顚沛流離以窮其變恐未可遽語立命安仁之學吾於是而益信眞修之不可盜以虛見放下之不可竊以倖心也

當下

問何以謂之當下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是之謂當下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是之謂當下素富貴而不行富貴素貧賤而不行貧賤素患難而不行患難非知當下者也即富貴而行貧賤行患難貧賤而行富貴行患難患難而行貧賤行富貴亦非知當下者也居處而不恭執事而不敬與人而不忠非知當下者也即居處而思執事思與人執事而思居處思與人與人而思執事思居處亦非知當下者也雖然誦詩讀書以尚論乎古人是心在千載之上也千載之上獨非當下乎先知先覺以私淑乎後人是心在千載之下也千載之下獨非當下乎處江湖而不忘葵藿是心在朝廷也朝廷獨非當下乎咏饑溺而不忘拯溺是心在四海也四海獨非當下乎善乎先儒之言曰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循理焉即以千載之上千載之下朝廷之遠四海之廣亦得謂之眞當下從欲焉即逃人絕世心齋坐忘亦不得謂之眞當下試問人之一生自朝至暮自幼至老自生至死有一刻而非當下乎有一刻而知當下乎知當下即謂之朝聞夕可不知當下即謂之醉生夢死然則吾儕其可諱言當下哉其可輕言當下哉

論其常則孔子之曲肱顏子之簞瓢大舜之歷山論其變

則曾子之易簀子路之結纓伯牛之惡疾皆謂之眞當下

經傳

漢唐之時但有十三經而無四子所謂十三經者即今之論孟五經并公羊穀梁爾雅孝經儀禮周禮是時學庸尚襍禮記中未經表出故爲經共十有三焉此皆漢有注唐有疏即今之所謂古學是也間嘗竊取而思之公羊穀梁既無異於左氏之解春秋謂之傳注之學可也而經可乎爾雅雖出於周公而其所載大都會意諧聲有資於小學無當於治平謂之解詩之傳可也而經可乎至孝爲百行之首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今列學宮者但取春

秋而不取孝經毋乃信其志而疑其行乎禮記之外有儀禮有周禮三禮固互相表裏也今廢儀禮周禮而獨取禮記豈漢儒附會之禮記轉愈於姬周盛世之儀禮周禮乎家語論語皆出於孔子自宋儒獨表論語爲經而家語遂廢豈萍實商羊而外遂無一二醇粹者足以式型後學乎愚以爲公羊穀梁爾雅三者皆當並出之爲子不必復隷於經周禮儀禮則當如宋儒朱子明儒丘子之言分別附隷以傳至於孝經則當合諸大學以爲四書之一家語則取其言之雅馴而非附會者彙而合諸論語以爲四書之一由是經不襍於傳傳不竄於經庶乎名旣清而實自核

此則古學之所當釐正也

古學至有宋諸儒倍加釐剔不啻探衆腋以爲裘由是明初盡師其說特表周易尚書毛詩春秋禮記爲五經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爲四書皆著有大全卽世儒所謂今學是也間嘗竊取而思之自著有大全以後至今又將三百年其間英傑之士豈無後先揚扢足以躋洙泗之堂者乃復固守其舊使有明諸儒不得上分漢注唐疏之席卽有支分錯見者亦皆片辭餘芬未獲覩其完璧寧非缺典乎至於大學一書本出於戴記歷千百年並未有疑其缺誤至有宋兩程子始疑其缺誤而有更定至朱子猶以爲未盡也乃分經文十傳更置之且疑其缺文復補綴之卽今儒生所誦習之章句是也迨陽明先生因格致之說不合於朱子復出古本大學謂古本原無缺誤於是盡刪朱傳一依注疏之舊學者又疑信參半復出賈逵石經大學以爲融粹無疵更勝於章句古本由是鄭端簡特爲表章劉調甫鄒汝光特爲疏釋然學宮所肄仍是朱本於二書勿問也至於小學一書雖出於朱子其實足以羽翼孝經而爲聖功之首倘表而出之隷於學宮使初學必由是以爲階梯異日出身加民之際豈遂至於墮喪廉隅簸汚名檢惜亂於諸子之中遂以爲卑卑無足道此則今學之所當釐

正也

解大學者或重明德或重至善或重致知或重格物或重修身其爲說亦夥矣然易言繼善孟子言性善而大學言至善本互相發明則知重至善之說爲長至善者性也學以復性爲宗自一身以至天下國家皆性中之物自平治以至格致誠正皆復性之學是以謂之大學

大學主於正心者唐之昌黎也主於格物者宋之朱子也主於致知者明之王子也

朱子揭格物由外而之內也王子揭致知由內而之外也李見羅揭修身所謂合內外之道也

學庸之得以雜於禮記中者漢儒之力也學庸之得以不雜於禮記中者宋儒之力也先宋儒而表章中庸者戴顒梁武也後宋儒而表章大學者王陽明李見羅也

問宋儒旣言格物又言玩物喪志如何曰博之以文而卽約之以禮者格物之謂也徒博之以文不復約之以禮者玩物喪志之謂也

凡物莫不有至善須是格之又格以至於無可格方是極極卽至善格之又格卽表裏精粗無不到無不到則止矣

中庸雖子思所作而實夫子所作也孔子十五始志於學子思十六卽作中庸豈天授反優於乃祖乎孔子删定

在暮年而子思著述在髫齡其得之庭訓也猶虞廷之十六字舜不能有加於堯禹不能有加於舜謂之述可也謂之作非也

太極卽未發之中天行健卽至誠之無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卽子臣弟友之庸德庸言故曰易與中庸相表裏

易之義大矣哉近取諸身易也遠取諸物易也仰觀乎○天易也俯察乎地易也瞬息易也萬古易也六經易也四子易也擴之爲周子之無極邵子之皇極淺之爲鄭王之訓術之爲管郭之卜誕之爲晉人之麈尾精之爲宣尼之三絶謹之爲衛武之睿聖蘧瑗之寡過皆易也易之義大矣哉

易之於太極猶户之於樞車之於轄語其體則曰不貳語其用則曰不息其不貳不息者何也曰誠也然則易之所謂太極卽中庸之所謂誠易之所謂絪緼卽中庸之所謂不貳易之所謂化生卽中庸之所謂不息中庸一本乎易子思一本乎仲尼萬世之道統卽仲尼之家學乎

曰不貳則兩儀猶屬添設曰不測則萬物猶覺疎漏正所謂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至哉中庸之於道乎

孟子之所謂集義卽大學之所謂格物孔子之下學而上達卽大易之形而下形而上

下學而上達自顯而之微也無極而太極自微而之顯也自微而之顯天之道自顯而之微人之道

或問學至不踰矩學之能事亦畢矣若堯舜百餘歲湯文皆百歲其學又當何如曰此皆不踰矩之運用也學至不踰如春夏秋冬皆已歷盡自此以後又由春而始耳始始終終循環無間矩也一天道焉此之謂時習此之謂不厭

樂與詩相表裏者也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樂與禮禮與詩又相表裏者也故曰與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也何以爲仁曰禮非仁則禮爲虛

文而失其體矣仁非禮則仁爲須慈而失其用矣此張子所以謂禮爲仁而孔子亦以復禮爲仁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上之須是舜禹伊周一流次之亦須郭子儀文天祥一流否則未有不墮於惡道者柰何徒爲鄙夫藉口哉

後世多好言浮雲夫浮雲富貴可也將事業亦欲浮雲之是堯舜不如巢許矣浮雲名利可也將仁義亦欲浮雲之是孔顏不如莊老矣孔子言狂後世亦言狂夫必心地光明然後可以言狂今滿腸齷齪而亦言狂是有恥不如鄉愿矣孔子言狷後世亦言狷夫有所不爲而後可以言狷今無所不爲而亦言狷是硜硜不如斗筲矣殉名失實大都如此豈不悲哉

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後世遂以孔子直接周公之傳而不言其所傳者何事吾觀其心相契慕處要不外於周易一書其韋編三絕不衰有以也因周公而復上及於文王故於文王之德三致意焉此所謂傳受心法也

顏子不貳過孔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一而不再也此邵子之解經也昌黎韓子以爲將發於心便能絕去是爲不貳龍谿王子以爲顏子之心常止故能不遷常一故能不貳所謂未發之中也至顧涇陽先生則以不動氣不自是爲解非絕惡也愈乎愈奇愈淺愈確得毋後來者居上乎

鄉愿發於孔子而誅心之法著闢於孟子而觀人之法全孔子猶春秋一字之貶孟子猶左傳節目之詳其功皆不在闢楊墨下蓋楊墨之害顯而易見鄉愿之害隱而易欺惟其易見故楊墨之害盛於一時惟其易欺故鄉愿之害延於萬世

問孟子之不動心與顏子之不遷怒同與否與曰將無同顏子未四十而已不遷怒吾固知顏子之優於孟子矣一

怒而諸侯懼是之謂遷怒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之謂不動心

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得毋導諸侯以篡乎善乎棱山先生之言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即以孟子之言還以破孟子之言之可疑者其爲孟氏之功臣何疑

孟子在兩漢之時類皆與荀楊諸子並稱至韓文公雖謂其功不在禹下然又稱荀子在軻雄之間直至宋儒始知紬荀楊尊孟子然宋儒雖尊孟子而洙水氏則又未嘗尊孟子也其言曰孟子好詩書荀子好禮楊子好易古今之人共所宗仰不敢議其等差然楊子之生最後盟於二子

而折衷於聖人至於白首然後成書故其所得爲多是非特脩孟子於荀楊且躋楊子於荀孟之上矣又安在乎其尊孟子哉惟其不尊孟子故不註孟子惟其躋楊子故註楊子昔人謂三蘇不喜孔明予按東坡謂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頡濵則謂孔明用兵如神惟老泉謂孔明棄荊州爲無能然他無譏焉是三蘇未嘗不喜孔明也惟涑水氏之不喜孟子爲實錄耳

二氏

夫道一而已矣自有二氏而吾道亂矣吾道賊矣嗚乎此聖人所以特嚴左道之誅也雖然有辯焉人皆謂釋氏之

學爲墨氏之學予按墨氏所以爲教者主於兼愛主於尚同雖不可以爲訓要亦矯世厲俗之意其書具在固可考而知也孟氏恐後人溺其說一往而莫返故預爲無父之言以甚其罪不意未五百年果有無父之教有所謂釋氏者來自西域而孟氏之言遂驗是誠孟氏之不幸耳後人不察其原遂以釋氏之學爲墨氏之學夫墨氏之學本是學仁而誤者然荀裁之以正猶可進於吾儒自釋氏附會其中而曲爲之說遂致墨氏之面目全非試取其書而讀之而謂墨氏本於天之兼愛遂同於釋氏本於人之兼愛乎是賊吾道者釋也非墨也安可以無辯人皆謂道之教

昉於老子考老子之爲柱下史也孔子一見而有猶龍之嘆其說雖本於列子然大要出處進退亦不甚異於吾儒特其所著五千言皆調息養生之事其新奇足以動衆於是莊列之徒踵起而互相唱和各創爲不可稽之寓言以自成一家雖未足以式化要亦因緣吾道未敢直與吾道角也自秦漢以後巫覡之流妄逞奸邪懼無以取信於俗於是附會老子而曲爲之說以致老子之面目全非而又棄古之所爲巫也古之所爲巫者以幽明之故非一其志竊其義者不能導迎二氣之和故設有專職後之人旁假其名以爲欺世誑俗之媒而其所謂符咒又皆方士之所

僞爲大抵遠祖張道陵近宗林靈素推之上古設巫之旨已盡失其傳而況妄引老子置之三淸之列以爲其教之所從出不亦乖妄之甚耶是賊吾道者巫也非老也又安可以無辯雖然苟非墨老啟其端於前巫釋又烏得恣其禍於後聖人惡作俑是以不得不連類以共示誅絕之爲快嗚乎是豈得已哉

儒家有未發之中即有已發之和故曰體用一源釋家但求之未發之中不復參之已發之和是離用以爲體矣又安在而爲中安在而爲性儒家言正心即言誠意故有欺慊之分釋氏列意於六根不復問誠意爲何事是賊其本

矣又安在而爲正安在而爲慊

儒有人心道心之判佛則混而爲一儒有爲善去惡之功佛則混而爲無

無聲無臭儒氏之空也無法無倫釋氏之空也無仁無義老氏之空也惡二氏之空而并諱吾儒之空吾儒之過也喜二氏之空而并亂吾儒之空二氏之過亦吾儒之過也

合萬物而言性者儒也空萬物而言性者釋也離萬物而言性者老也

道家有性命雙修之說愚於儒家亦云耳之於聲目之於色口之於味四肢之於安逸非修命乎視思明聽思聰味

思正四肢思盡瘁非修性乎蓋道家以命爲性故有歛精嗇欲聚氣凝神之術儒家以性爲命故有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之時即謂道家修命不修性可也儒家修性不修命可也

順則成人逆則成仙此丹家言也吾謂佛家亦用逆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順也佛家於父母昆弟妻子則以爲愛河而斷之於禽獸草木虫魚則以爲平等而溺之非逆乎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順也佛家則舍見在而言過去舍見在而言未來非逆乎遇惻隱則惻隱遇羞惡則羞惡順也佛家必欲離諸法緣

即大地河山亦以爲幻非逆乎

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此其常也乃後世逃於儒者反歸於楊逃於楊者反歸於墨此其變也然亦吾儒之過也何也吾儒窮而在下達而在上惟知自私自利以溫飽豪華爲得計至於民胞物與全不知爲何事是名雖儒而實無異於楊氏矣於是愚夫愚婦見吾儒徒竊儒者之名而陰蹈楊氏之私遂捧臂而入空門反得借其緒論以攻吾儒之有愧於萬物一體之仁也豈非吾儒之過乎

蘓穎濵曰東漢以來佛法始入中國其道與老子相出入易所謂形而上者漢世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晉以後畧知

之矣好之篤者則欲施之於世疾之甚者則欲絕之於世二者皆非也老氏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絕之佛氏之教與吾教異而欲行之皆失之矣甚矣蘓子之失言也夫治世者道也既不可施之於世又安在而爲道形而上形而下合之乃道也如視寓於目合之乃有明也聽寓於耳合之乃有聰也今欲舍形而下者而別求形而上者是舍耳目而求視聽矣又安在而爲道且率性之外無道修道之外無教本非二物既云佛法與老子相出入又云與吾道同與吾教異豈道自道教自教乎甚矣蘓子之失言也

張子曰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雖是儒家語却似

道家語佛書云不怕念起但怕覺遲𨒂似儒家語終是釋家語學者須於此等處剖悉得分明方不是假本體亦不是差工夫

問道者吾儒之學也所謂博之以文約之以禮合外內之道也悟道者佛氏之學也所謂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岐內外而二之也

問吾儒言存心佛氏亦言存心其異同如何曰佛氏所云存但令日用之間眼前常見光爍爍地至一切物則盡廢吾儒於所當思者未嘗不思於所當爲者未嘗不爲固有公私之別也烏得同

問吾儒言存心道家亦言存心其異同如何曰吾儒所云存是心常惺惺如火但收住在這裏不使之延蔓道家則欲死其心如畏火發焰直將水滅息而已烏得同

千百年來有一斷案未經人道破者謗佛二字是也甚且爲之說曰謗佛者讚佛者也夫顚倒是非毁譽亂眞謂之謗彼佛氏來自東漢本聖帝明王所不道直當比之周公之驅猛獸耳安在而爲謗乎昔白香山文名滿天下獨不爲李贊皇所喜每寄文李緘之一篋未嘗開或以爲請曰恐見文則廻吾心耳今佛氏之可愛未必過於香山之文而儒家之廻心則迥異於贊皇公何也曰上之貪奇好怪下之畏禍愛福

以頓悟入者釋氏之禪宗也以工夫入者釋氏之律宗也或禪或律雖有異同而總歸於棄君親滅人倫卽欲不謂之異端不可也吾儒自誠明猶禪宗之以頓悟入也吾儒自明誠猶律門之以工夫入也頓悟入工夫入雖有異同而總歸於事君親明人倫卽欲不謂之學道不可也

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却無人肯認佛氏曰我已發菩提心却有人肯認無人認則舉世皆爲僞君子有人認則舉世皆爲善知識

人有氣則質存而生無氣則質毁而死是謂陰根於陽人

必有形骸而後呼吸有所施有臟腑而後飲食有所寄是謂陽根於陰道家欲盡去其陰而獨存其陽是無根之陽矣佛家欲盡去其陽而并空其陰是陰陽兩無根矣此眞所謂妄也其所以妄者何也貪使之也貪死之勝於生遂以涅槃爲上乘貪生之勝於死遂以煉氣爲化工不知軀殼無久存之理西方亦六合之中雖貪亦奚以爲

天圓而地方天地一桎梏之形也釋老欲欺人於耳目之外遂騰說六合以外之事謂惟六合以外而後可以欺人而後可以脫於桎梏之外不知身旣爲六合以內之人又安能脫於桎梏而知六合以外之事乎善乎邵子之言曰

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凡言言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心既不得而知之口又烏得而言之以心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謂妄知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言然則釋老之所以爲知所以爲言者妄乎不妄乎曾不足以當康節之一笑乃吾儒非墮其彀中非果二氏之遂能欺人亦吾儒之甘於自欺耳

道自開闢以來至於今凡三變焉東周而下變在楊墨東漢而下變在佛老南宋而下變在門户三變雖互相因要皆佛氏階之以厲也異端中之有墨即佛氏之先驅門户中之有禪即佛氏之餘波甚矣佛氏之爲患酷也雖然吾

儒急急攻異端矣然自聖門觀之即吾儒亦未嘗非異端何也夫聖賢諄諄教人無非欲全其萬物一體之仁進則兼善退則獨善今儒家徒習其說至於出身加民之際有賚棄儒之所不屑爲者矣乃急急抄紙上陳言與二氏爭短長曰吾攻異端也誠無異燕伐燕矣豈非吾儒是亦異端哉

老子言道不言仁言心不言性佛氏既言心又言性又言仁凡吾儒所言者無勿言也是以老學不行而又易辨禪學盛行而又難辯然則辯之非明非指也又安得不難其人哉

風俗莫重於廉耻廉耻莫重於婚喪至後世而獘極矣愚嘗有感焉而謬爲之說曰二氏本吾道之賊然亦足以濟吾道之窮何也勢家養生送死男婚女嫁勞勞攘攘終歲不絕充其貪愛無忌憚之心何施而不可勢且大地山河盡爲高堂大塚農夫無置鋤之處行人無立錐之所矣幸仙釋兩家懲忿窒欲斷絕了許多子孫火化了許多軀殼於是農夫廓其餘剩稍有養生送死之具然又不如兵火之橫而充遍也仙釋兩家雖能自絕其子孫不能禁天下之人各各自絕其子孫無如治亂循環一旦泰極否來舉富貴貧賤壽夭悉驅而納諸水火鋒鏑昔之所謂高堂大

塚者悉焚而爲稼穡笙歌之地故即以唐玄宋徽極盛斯之盛而卒多橫死至於馮跋百有餘子而迄無遺種嗚乎此宋儒所以有混沌之說也即此是混沌矣何必復求混沌哉

諸子

諸子起於春秋皆因道散而不得其統也大約作俑於老氏唱和於莊列濫觴於申韓迄兩漢而其風稍熾或謂九流即諸子之變愚則謂終非其倫按九流之名見於漢書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横曰雜曰農以爲九家皆起於王道既微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

術遂起各引一端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流餘
裔此劉歆之言也夫以吾儒之無所不統乃分爲道爲陰
陽爲農以爲吾儒之支流已屬悖謬況如法家之慘刻名
家之苛繞墨家之二本縱横家之類妾婦雜家之類方技
皆吾儒所擯棄勿道者顧亦以爲六經之支流餘裔夫劉
向爲漢之名儒歆其子也歆承庭訓之餘而猶謬於立論
如此則知道之不明於世也久矣子雖有時悖於聖人然
猶因緣吾道未至如九流之謬若此也愚故曰終非其倫

但三唐而下文多襍於卑冗似不無世代升降之殊愚嘗
逆溯諸家惟酈道元之水經秦越人之難經宜子而不子
可惑也秦越人醫之師孫武子兵之師兵師可子而醫師
獨不可子乎老莊所以治生醫師所以治病治生治病非
兩事也老莊可子而難經獨不可子乎推而上之靈樞素
問脉經本草不經可也不子不可也推而下之仲景丹溪
河間東垣不子可也不集不可也子以其文乎抑以其道
乎曰以其道則經以其文則集言道而不必純乎道論文
而不必純乎文此所以子也雖然有説焉秦漢以上有其
言者必有其用子可也秦漢以下有其言者未必有其用
集可也子不可也集多空言子多實用此吾之所以論子
也

諸子皆以老氏爲宗者也老氏善言有者也亦善言無者
也善言無則誕而爲莊列極而流爲清談善言有則激而
爲申韓極而散爲方技
人知晋之清淡本於老子而不知漢之佛氏本於列子列
子稱周穆王與西方有聖人云云言雖僞撰而瞿曇氏即
援是以與此孔子之所以依中庸而惡隱怪也
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莊子曰爲善無近名其薄於名如此
孔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
名其厚於名如此此孔老之别也春秋名教之書也非特
春秋六經四子諸史無一非奬人以名也奬人以名而人

始知所勸如莊老不愛其名則無所勸矣無所勸又安所
懲哉無勸無懲勢不至於大亂不止也故曰能言距楊墨
者聖人之徒也
老子猶左氏莊列猶公穀
學老氏而窮者楊子雲學老氏而通者東方朔
管仲所尊者周室也然終不得爲周公之功臣者葢意在
强齊而非以尊周意在足兵而非以厚民此假仁之辯亦
誅心之法也
管子曰野與市爭民金與粟爭貴商子曰金生而粟死粟
生而金死其立心相似故其立説亦相似其立説相似故

其立功亦相似

管子論治法精於韓子公毅之流亞韓子論人情暢於管子策士之遺風

管商雖皆主於富强而其用心則微有辯管主之以法佐之以刑商主之以刑佐之以法而其施行亦微有辯管大綱旣舉萬目亦張商大綱雖舉萬目猶疎

周公而太公王霸之交也迄管子而霸觀止矣太公而管子道法之交也迄商鞅而法觀止矣

王霸之分以其心非以其跡以其行非以其言故徒論其跡則管仲〻四維五法不甚異於先王之井伍兵農徒論

其言則管仲之白心內業不甚異於聖人之洗心研幾後之伸管仲者徇其迹而遂推之聖人之域抑管仲者畧其行而槩列之名法之家均非通論葢仲之變法變也非革也鞅之變法革也非變也此固有辯也雖然非有管仲變於前安有商鞅革於後聖人惡作俑春秋嚴誅心是以責鞅者遂不得不併責仲也

借管仲之名而陰售其巧則爲亡漢之曹操援管仲之法而横行其險則爲亡周之商鞅

人知阡陌始於商鞅而不知畫令孫亦始於商鞅

管商言富强而不本於誠正故入於霸宋儒言誠正而不佐以管商故入於迂

能王而王者周公也得霸而霸者管子也能王而不得王者孔子也不能王而欲王者王安石也

晏子之以直諫名聞於當世可不爲忠乎劉向謂其著書頗合於六經可不爲儒乎自殘交朐不受崔杼之刼可不爲勇乎使晉楚而不屈交魯鄭而不偪可不爲禮乎使遇桓公其功烈當不出管仲下惜乎知孔子之賢而沮其用此其所以終入於霸也然晏嬰雖沮孔子而有善交之嘆孔子雖仁管仲而有器小之譏觀二子者又當於此辯之已

或曰管商或曰管晏以其俱爲功利之名臣故並稱焉然言仲而必兼言晏則晏之才可知矣言鞅而不兼言晏則晏之賢又可知矣

鬼谷子不著姓名其殆伊人漁父之流乎又何以書傳也唐志以爲蘇秦之書今觀其命篇曰捭闔曰內揵曰抵巇曰飛箝是明明縱橫一流矣按漢書謂縱横本出於古之行人受命出疆臨事而制由是遂流爲縱横然則鬼谷子固縱横之祖而儀秦之顯名於諸侯亦無愧乎其師矣乃學者徇其七闔一闢之說遂謂得大易之神夫一進一退豈遂同於儀秦之一縱一横乎其汚聖經也亦甚矣

堅白異同妄說也而平原君信之不與之俱妄乎此所以客十九人而皮相毛遂也雖然公孫龍傷明王之不與疾名器之爭實其意固有所托也妄其說可也妄其意不可也

荀子言性惡言禮矯更悖於老氏之言守黑守雌矣然荀子之學卒不傳而老氏之學卒傳者蓋傳者以其似而不傳者以其悖也雖然儀秦學於鬼谷而鬼谷未聞以縱橫稱也申韓本於老氏而老氏未聞以刑名稱也況誕而爲市大悖而爲梁角而亦歸之老氏此又無異曹丕司馬炎之揖讓而咎堯舜禹之不善創矣烏足以服老氏乎

荀子曰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舍已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李斯即以之事秦曰是古非今者族荀子曰子思唱之孟軻和之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李斯即以之事秦曰偶語詩書者棄市燕子謂李斯之亂天下由荀卿之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由此觀之是直教之耳豈特激之已哉

荀子天行篇件件歸於人事謂日月之蝕風雨之暴怪星之見無世不有夫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嗚乎此王介甫天變不足畏之說之所由起也然荀子空言足以名世而王子徒法遂以敗國豈非耳食之誤乎雖然以王子而處於秦漢之間則覇矣以荀子而處於兩宋之間則王子之學不孤矣

荀子蓋宗孟者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荀子曰塗之人可爲禹荀子又拘孟者也孟子道性善而荀子則道性惡旣曰宗之又胡爲而拘之曰宗之所以儒也拘之所以子也不宗則異端矣不子則醇儒矣

嚴於法律篤於畊戰者申韓之教也然不嚴於法律則不篤於畊戰未有廢畊戰而可以爲國也不原其本於畊戰之故而徒咎其法律之嚴是厭其名而幷失其實矣烏足以服申韓哉申韓固善於治標者獨惜其闇於本耳雖然彼亦有治標之本也孔子不云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治主無忠臣慈父無孝子是韓子作書本旨甚矣韓子之謬也夫國家當衰亡之時法窮矣然死忠死孝者卒未嘗盡絕於天下而謂忠孝盡驅以法乎甚矣韓子之謬也雖然驅農而使之戰彼豈知尊君親上之誼而牽爲君死則知死忠死孝者乃所以責君子非所以責小人然小人之多於君子也千陪小人旣千陪於君子遂不得不雜之以法是後世驅農於兵陷農於死者皆全用韓子之說矣乃陰行其實而陽諱其名曰我衎王道也我教民以忠孝也忠孝本於天性也不又欺韓子之甚哉

秦漢而下稱子者共惟王通爲最乎或諸通於僕射楊素曰彼實嫚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嫚則僕得矣不可嫚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與焉又賈瓊問何以息謗曰無辯問何以止怨曰無爭此皆格言足以啓濂洛之傳後學以其元經近於僭遂概以楓落吳江斥之亦惑矣

問聖賢亦有謗否曰孔子聖人也而咏麛裘子產賢者也而誦田疇非謗乎未聞堯舜有謗何也曰誅四凶安知四凶無謗乎至於畊田鑿井而歌帝力何有於我則知堯舜固未嘗闇然媚於世而爲鄉愿之天子也亦明矣

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人知其出於董子而不知出於內經曰有短長月有死生人知其出於孫子而不知亦出於內經

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人知其出於樂記而不知出於老子淡薄明志寧靜致遠人知其出於諸葛武侯而不知出於淮南子

管子六十七問韓子四十七亡其文章皆不從人間來也而亡微又妙在一結

呂相絕秦我字四十二韓非說難說字二十五韓愈送孟東野鳴字四十此皆千古絕調或謂盤谷序爲勝吾不信也

傳荆卿而不載秦舞陽所終紀項籍而不載二十六騎所終此固遷史疎漏處而亦遷史超脫處

史記傳專諸而不傳要離意在褒法言序要離而不序專諸意在貶

漢有僞史高項功而薄炎德明有廣彙軒亳都而輕濠州其寓意同其諷刺同得毋百世可知耶

始皇於韓非漢武於相如皆有生不同時之嘆相如遇得意而身顯韓非遇李斯而獄斃其二子之遇不遇命也於二主何與哉秦皇漢武並稱有以夫

以魏武之奸雄而終不免於鄴曰駝荀彧殺孔融以魏文之風雅而終不免於俗曰棄甄后忌陳思

魏武楊素王介甫世之所謂文姦者近是

先儒謂堯舜至今存愚以爲不必堯舜也即諸子中有能傑然自異令千百世而下讀其文想見其人即謂至今存可也不必諸子即九流中有能精於一技如鍾栁之書顧吳之畫管郭之卜索統之占伯樂之相奕秋之奕養由基之射令千百世而下宗其術者莫不奉爲高曾即謂至今存亦可也

向食者鄙觀人之法也而亦通於書焉通於畫焉杜子美

於書法則貴瘦硬於書馬則鄙多肉

或問諸子九流往往優於才優於文而獨劣於品何也曰人品文章兩件事絕不相侔論文章胸中必不可有物必破其難破之物而後文章可以千古論人品胸中必不可無物必胸中有難破之物而後人品可以萬世

甚矣才之爲累也劉歆嚴尤之於王莽劉穆之謝晦之於劉裕徐道覆之於盧循荀彧賈詡之於曹操郗超之於桓溫王偉之於侯景皆以才累其身者也甚矣名之爲累也班固之於竇憲馬融之於梁冀蔡邕之於董卓柳宗元之於王叔文李白之於永王璘范曄之於彭城王皆以名累

其身者也

蔡邕於董卓猶失身之甄氏楊雄於王莽猶逃難之蔡姬劉穆之於劉裕猶夜奔之文君馮道於五代猶屢醮之夏姬文人薄行才女寡節信千古一轍也悲哉

名雖足以累人然亦有救時之用晉元南渡帑藏空竭惟有練布千端鬻之不售王導乃約朝賢各製練布單衣士人競服出練端至一金謝安鄉人有罷中宿縣者歸資惟蒲葵扇五萬安乃取一中者捉之士庶競市價遂數倍導以資國安以資友即謂虛名足啖可也然則名累其身者非名累能累人也人自累名耳於名乎何尤於才乎何尤

後世族盛則倚勢凌人如崔盧王鄭人咸以爲怪事夫農夫有兼人之勇猶侮視儕輩而況閥閱之胄乎然自唐虞而後取天下即皆以兵力則其作偏且自上始矣又安能禁下之人不相制以力耶木盛而百蟲叢於上枯則去之物情也即天道焉識者不能爲噓枯沃朽之大人而徒憎趨羶蟻附之小人亦未達乎天道矣

三代而後富者大都不以其道而仕宦爲尤甚然往往出於人事應於天道善乎盧坦之對杜黃裳也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畜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如恣其不道以歸於人此眞快絕妙

絕奇絕之談得未曾有世祿之家奈何不書紳以自警

傳言延陵季子見路有遺金勿取又管寧范仲淹眉山蘇氏皆覆金勿取後世共傳以爲盛事若折衷於聖人愚恐猶有未盡夫金之爲物足以生人活人取而散諸鰥寡孤獨此正明體適用之學而顧委諸無用宜其見此於披裘公也然則許衡不食無主之李非乎曰夫金既委弃於地則爲公物而非有主之李比矣非其有而取之謂之盜宜有而不取謂之僞聖人無僞者也愚故曰猶有未盡

隱也儉也義也去邪也皆美德然隱如青盲義士之縱妻邪淫儉如陳仲子之不食兄祿義如元紫芝之終身不娶

去邪如宋徽宗之攺僧人爲德士皆非中道君子無取焉

諸儒

按儒之得名本以讀書明道廻異於市井齊民即古昔賢人之流近是故文廟中七十子以上則稱賢以下則稱儒夫儒與賢旣不甚異乃後世號爲儒者往往名實交弛甚或蟊賊夫道如馬融楊雄之徒則又何也嗚乎吾於是而知世之所以升降矣上古之世如伏羲神農堯舜禹皆以君道而兼師道斯時君師之責未分也君師之責未分則所以爲治者即所以爲教因而巧拙賢愚盡安於畊田鑿井而不敢強辨僞非以上梗乎聖化誠以不如是則干左

道之誅矣故統尊於上道明於下自是而後君者未必足以師足以師者未必君於是君師之責分矣分則治於上者未必即明於下迄孔曾思孟之徒遂專以明於下者以補上治之未逮然而憂讒畏譏戞戞乎唯恐或失其身又安能使巧拙賢愚盡安於畊田鑿井而不敢強辨僞非以干左道之誅乎故統旣亂於上道遂晦於下唯統亂而道愈晦於是宋儒起而剏爲文外之道曰是乃文也而非道自宋儒剏爲文外之道於是明儒遂甘爲道外之文曰吾仍文焉何必道夫文外無道道外無文本非二物而遂判而二之者宋儒自難辭咎然亦未可獨咎宋儒也即如文祖於典謨道也一變而誓誥再變而史傳三變而子集以爲道也已不勝其雜矣至四變而小說五變而演義以爲文即道也其可乎詩祖於雅頌道也一變而騷賦再變而樂府三變而近體以爲道也已不勝其駁矣至四變而塡詞五變而南北曲以爲文即道也其可乎雖然文即非道人猶得指之曰是文也而非道及二氏與文非文道非道人又不得指之曰是文也而非道是秦漢以上其弊猶止於蘖吾道秦漢而下其弊則至於賊吾道甚矣哉二氏之患更甚於九流也然衛道之儒未嘗不急急攻二氏而卒未有能去之者何也曰禍福死生之說中人深也非超然於

禍福死生之外而一斷之以理則不能去也非超然於禍福死生之外而一斷之以法則又不能去也儒者能斷之以理而不能濟之以法王者能濟之以法而又不能斷之以理此二氏之所以終不能去也二氏終不能去則道終不得而明矣道不得而明則儒之名亦遂蘖焉勿尊矣又何怪乎名實交弛甚或蟊賊夫道如馬融楊雄之徒層見疊出乎故三代而下君如宇文高祖唐武宗柴世宗亦足以雄矣臣如胡穎傅奕狄仁傑韓愈亦足以豪矣

諸葛亮英雄也而醇儒矣於擇配而得醜婦見英雄本色於前後出師二表見醇儒氣象

陶潛讀書畧觀大意不求甚解此即六經注脚之先驅唐
宋諸儒俱被他瞞過
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分相干可以理遣此晉人之清談
即晉人之理學
朱子謂孔明之學本申韓淵明之學本老莊其信然乎曰
固然但孔明終不以申韓而自累淵明終不以老莊而自
累觀二子者又當通朱子之旨於言外可也
論大畧亮固自能爲潛潛或不能爲亮但亮遇知己之主
而爲功名之亮易潛遇易姓猜暴之主而爲全身之潛難
馬遷以刑餘直筆而受踈畧之譏朱子以白首窮經而

受支離之誚其苦心同其受謗同然朱子集諸儒之大成
馬遷爲紀傳之鼻祖其有功萬世亦同
司馬遷以孟子荀卿合傳韓愈以孔子墨翟並稱王通以
佛爲聖人得毋歼乎朱仲晦以象山爲告子王文成以仲
晦爲楊墨王弇州以文成爲仲晦之逢蒙得毋甚乎
莫吾儒而執拗者莫如莊周貌吾儒而執拗者莫如王安
石
先儒謂朱一變至於程程一變至於周周一變至於孔愚
恐未然也周一變豈能遂至於孔乎非惟不能至孔且恐
不能至顏也孔曾思孟皆永年而顏子獨夭使顏子而得
永年則亦孔子矣夫以永年之曾思孟尚不能有加於顏
而謂周一變遂能遽至於孔乎
問朱子謂陳同甫狂而同甫則謂朱子迂如何曰論時勢
則同甫非狂論道學則朱子非迂然則時勢與道學不相
通乎曰通則三代之所以王不通則兩宋之所以弱
朱穆從梁冀蔡邕不以爲過楊龜山曰邕之從董卓無異
於梁冀安其不以爲過也然龜山知蔡邕從董卓之爲非
而不知身從蔡京之爲非也正所謂後人復哀後人也悲
夫
楊時從祀以宋既南渡獨得濂洛之傳予謂其功尤在疏

劾王安石王爵配享當時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時
能力闢其非使聖學復明于世是可謂卓已
今族以科第聯蟬爲世家宗史記也然史如班馬之父子
兄弟文如王筠之七葉重光風流如王謝之蘭庭玉樹清
望如袁家之四世清德世澤如江州之陳浦江之鄭張文
朱武之韋裴陸忠碩厚之續承儒如邵雍之於子伯溫蔡
元定之於子沈胡安國之於子寅宏二程之於父珦考亭
之於父松其世家也以視八股之世家不更偉乎
胡敬齋曰陳公甫云靜中養出端倪又去藏而後發是將
此道理來安排作弄都不是順其自然夫公甫聲望遠出

敬齋之上敬齋乃敢直攻其瑕一無遜避如此吾竊有以窺其概矣公甫不又云乎得此欛柄在手更有何事色色還他本來何用爾脚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此是公甫受用處亦即是公甫破綻處世儒謂程門敬字被心齋打破由此觀之程門敬字早已被公甫打破矣又何惑乎敬齋之直攻勿遜哉

胡敬齋曰靜不是無心又不是忘了此心仍醒仍有主孟子所謂掭掭便有主有主則自然醒朱子所謂靜中知覺此知覺不是事來感我而我覺之只是心存則醒有知覺

在內未接乎外也然謂之知覺不如只說個惺惺字謂之惺惺又不如只說個掭字謂之掭又不如只下個敬字此數句真洗刮得透皮透骨卽欲支離不可得卽欲穿鑿不可得愚於是妄爲錯解曰程門敬字雖被公甫打破還幸敬齋補綴但補綴本完復被心齋打破可嘆也程門一何多厄哉

王心齋以悟入者也初不解文義遂成名儒得毋塗之人可爲禹乎而得力尤在一樂字其所賦樂學歌是也然亦有箇來歷邵康節之言曰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心齋之說本此大抵姚江一派非特宗象山亦且宗康節宗象山宗康節而程朱之教微緲矣此後學所以謂程門敬字被心齋打破也嗚乎有旨哉

楊慈湖之於象山王龍谿之於陽明其猶莊周之於老氏乎何其善辯也

以佛合孔以禪合孟此梛子之謬俗儒不能明正其非而反借以自文曰此非吾之言梛子之言也其異於王充問孔楊雄借經之罪幾何哉

見欲圓卽以仲尼之圓圓宋儒之方矩欲方卽以仲尼之方方近儒之圓此管氏之名言借乎攙入於釋未免自墮其藩籬謂之管氏學可也謂之釋氏學亦可也

姚江以無善無惡爲宗及門而外未有不疑信相半惟管氏篤信勿疑卽顧涇溪往復辯難終不能使之易念也其殆姚江之功臣乎謂之管氏學可也謂之姚江學亦可也

黃勉齋叙道統取周程而遺張邵錢緒山叙道統取濂洛而遺關閩至程叔子受學於周茂叔而叙道統則直以伯兄接孟氏之傳卽非私也難免乎濫已

羅文恭於王文成稱後學不稱門人錢緒山强之稱門人將以文恭重文成耶抑以文成重文恭耶又黃子諱卷者謂文成及門之徒幾至四千孔子云亦也爲之小就能爲之大遂以文成爲大宗夫聖如孔子及門僅三千然不害

爲萬世師賢如孟子於孔子僅稱私淑然不害爲孔子之徒果如錢子所云是師以人而非師以道果如黄子所云是又師以人之多寡而非師以道之優劣得毋猶以門戶起見耶

宋自周元公啓二程之傳二程啓游楊之傳由是而迄羅李迄紫陽上下三百餘年一脉相傳未嘗中絶也可不爲盛乎元自許衡姚樞開於前劉因吳澄黄澤紹於後百年問亦未嘗中絶也明自薛文清開於前吳康齋胡敬齋陳白沙湛甘泉紹於後由是而迄姚江迄東林上下二百餘年亦未嘗中絶也可不爲盛乎然此疆彼界之間或不無

鏬縫之可乘則又可得而約論也兩漢以上姑勿論隋時之河汾唐時之昌黎豈非傑出者乎乃王通則以佛爲聖人韓愈則以大顛一案爲疑至宋時儒輩叠興而崛起則始於周元公然太極圖說郤原本於陳摶摶學老者也繼而張横渠開教於關西其作西銘也學者又疑其爲兼愛至二程之學同得之周茂叔而朱子謂程門高弟皆入於禪至上蔡且謂伊川偷佛說象山另闢門戶自以爲得孟氏之傳乃後世習禪者莫不以象山爲戶實以迄於草廬之吳氏白沙之陳氏姚江之王氏則又其彰明較著者也求其超塵脫垢能入能出者新安而外竟寥寥不多見然則有志於聖人之學者亦安可不溯源窮流以審所持擇也哉

自河洛而將樂將樂而豫章豫章而延平延平而新安授受相承皆從未發前體認涵養而又隨事以求中節之和此未免微有體用先後之分訖陽明忽倡知行合一之說爲之徒者日未發前求箇甚麽印定時人眼目遂令延平一派無處生活真所謂一拳搥碎黄鶴樓也然孔子不云乎默而識之識箇甚麽子思不云乎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思箇甚麽得箇甚麽恐延平一派終未可片語抹煞也葢人生自㓜而壯自壯而老人欲之與天理往往互相

消長理不勝其欲也久矣非從靜中養出端倪恐終是認賊作子所以商書言恭默思道大易言至日閉關皆有深意若曰體用一源微顯無間合下便當如此是乃道也非學也舍學而言道其於道也何啻千里哉

予宵間覽理學諸書而於宋明諸儒俱微窺其緒論至姚江一派翁張縱横尤令人讀之可喜然觸類旁通終多窒礙未免悵入手之無緣又不忍竟置之也及得羅文莊先生困知記反覆參玩乃知向之可喜者真無異畫中之餅其不至於弄精魂者正幸其無從入手爾然則吾道之在人果可以逞意見作伎倆以爲獨得不傳之秘哉善乎吾

夫子之言曰君子依乎中庸又曰道之不明也知者過之道之不行也賢者過之夫以賢知之過而求中庸之道其不至於索隱行怪也幾何吾是以讀先生之書而又不勝其感也夫羅王之在明不異朱陸之在宋以陸子而視朱子則陸子誠超脫矣乃一時及門之士終不舍平實之朱子而從超脫之陸子及陽明宗象山闢朱子則一時及門之士又盡舍平實之羅子而從超脫之王子豈前之盛於朱者不能不衰於後之羅前之衰於陸者不能不盛於後之王兩家之盛衰固自有時與夫盛衰固不足以定諸子獨是因盛衰而分是非持衡者或謂誠明之兩進攻瑕者

遂謂儒釋之分途夫以為誠明兩進可勿辯也以為儒釋分途可勿辯乎至辯之不能辯則又從而兩是之朱子從祀也象山亦從祀陽明亦從祀至於宗朱子攻陽明之羅子則又不祀被攻者祀而攻之者不祀得毋以陽明之功名爵位足以翕張賢豪鼓吹時流故多執鞭弭以從而羅子則寂寂無徒未嘗執牛耳問中原故異其報與不然何兩是之中又軒輊乃爾也愚是以撫遺編而又不勝其感也諒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必能辯此矣

朱陸異同

朱陸異同之訟實始於鵝湖大約朱子主德性陸子主問學至於教人朱子則欲泛觀博覽而後歸諸約陸子則欲先明諸心而後及於博彼此齟齬於是朱子遂目象山為禪陸子亦目晦菴為俗厥後朱學盛而陸學衰宗朱者即不敢盡目象山為禪大抵以晦菴為泰岱象山為支阜其由來漸矣及有明王子忽倡心學謂象山直接孟氏之傳一時貪新之士又多眩於所從於是兩家之異同復紛然交訟至今未有底止夫異同於鵝湖者兩家之說具存學者自能辯其優劣予可無言獨是左袒象山者謂象山之言心固無異於孟子之言心如謂象山禪豈孟子亦禪乎是說也愚誠不能無辯切考孟子七篇中惟心之所同然

者謂理也義也有類乎象山之所謂心即理然復繼之以理義之悅我心使果如象山之所謂心即理又何悅之云爾乎至於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又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義禮智根於心其未嘗混心性為一物也皆較然易辯奈何以象山宗孟子遂謂象山之言心即同於孟氏之言心乎知孟氏之言心不同於象山之言心則不得謂孟氏之非禪而并謂象山之非禪也亦明矣然象山本宗孟孟非禪而象山卒入於禪者何也曰正以其未嘗深於習禪也夫張朱二程之能闢禪以其早歲皆嘗習禪深知其弊故能入能出不為其說所污使象

山亦如張朱二程之深於習禪則必渙然知禪氏之有見於心無見於性而吾儒之窮理盡性盡心知性有斷非佛氏所得以竄者又何至誤入其中而以心卽理爲訓乎後人不察其隱謂其學之有類於禪遂謂象山陽避其名陰用其實夫陽避陰用乃作僞之小人豈可以之目象山但象山自恃聰明絕世之才以爲道可截徑而登究其指歸不過暗合焉而已乃遂以爲道如是輒欲駕張朱軼二程以爲獨得孟氏不傳之秘卒令從風而靡者逞虛見弄精魂莫不以象山爲口實而不知象山之於禪固邈千里也豈肯陰用其實乎夫象山之於禪謂之悞入則可謂之陰

用則不可陰用之與悞入固有辯也愚因是爲之說曰象山之所以爲高者正象山之所以爲拙也晦翁之所以爲拙者正晦翁之所以爲高也未審知言之君子以爲何如

堯舜以前何書可讀象山欲以之難晦翁因子壽諫而止至今未有能破其說者吾以爲堯舜以前卽無書可讀却有書可作也伏羲畫八卦非作書乎葢作書的種子卽是讀書的樣子使書可不讀也則書亦可不作矣有書可讀則讀書無書可讀則作書試觀開闢以來有不作書不讀書之聖人乎象山亦未嘗不讀書也讀孟子先立乎其大者而後恍然有以自得讀周子太極圖說而後知無極之爲穿鑿是象山是是非非皆從讀書中來安得土苴六經乎嗚乎象山往矣而後世之爲象山者固縷縷不絕也幸毋以象山爲口實徒爾枵腹自封以蹈孔門惡佞之譏庶讀書種子得與天壤偕壽也豈非厚幸哉

覺之爲言何昉乎曰昉於伊尹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學之爲言何昉乎曰昉於傳說傳說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然皆分言之也至漢白虎通始合言之曰學者覺也至宋朱子又分言之曰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是以覺爲覺學爲學判然

二義矣顧名思義則自內入者謂之覺自外入者謂之學夫學而必欲假於外入者以爲功有似乎襲義而蹈義外之病此攻朱者所以卒乘其後而不知道之無內外也學者但知朱陸異同之訟起於湖鵞抑知朱陸異同之隙實起於一字之殊乎吾因是爲之說曰朱子始終得力在一學字陸子始終得力在一覺字然而儒禪亦於是乎判矣

朱王異同

朱子主格物王子主致知此朱王之異同也夫致知格物俱見於大學自朱子以窮理釋格物著爲或問頒於學宮學者莫不奉爲高曾自宋迄明葢已三四百年矣訖王子

編復古本大學毅然削其分章弁刪其所補之傳由是此是彼非兩家各持門戶者遂紛然交訌於天下愚反覆兩家之說究其指歸恐程朱之訓格物終非王子所能移易也夫王子翻程朱格物之訓不過厭其支離欲使之外者悉從而之內亦知理之在天下本無內外乎當其未賦於物則統體一太極而爲萬殊之一本及其既賦於物則物物一太極而爲一本之萬殊惟萬物局於稟氣之偏不能於萬殊之中惟原其一本之理此所以爲蠢爲頑人則秉陰陽五行之秀能灼然於天人物我之間反覆窮究如何而爲一本如何而爲萬殊如何而爲一本之萬殊如何而

爲萬殊之一本必使一草一木皆與吾性相通而非性外之物然後見吾道之大之全而非諸子百家所能贊一辭也苟誠如王子所訓而以物爲意之用正其不正以歸於正即謂之格然則大易之言窮理論語之言博文皆可以廢乎嗚乎使學而果有溺外遺內之蔽但去其所蔽使不至於溺焉斯已耳苟因其所溺遂欲盡棄其外曰吾良知本自足也其始不過矯枉之過正而其後未有不墮於二氏之自私自利勢且判天人物我爲兩截而去天下之大本已不啻千里之謬又何以參天地贊化育而稱萬物之靈哉吾故不敢因致知之近於超脫遂疑格物之局於支離也然則二家之異同亦從可辯矣二家之得失亦從可推矣

萬物各有其性性者定理也如蛇龍居菹虎豹居山皆一定之性即一定之理歷千萬世而不變者然蛇龍雖欲居菹虎豹雖欲居山而不知菹與山之所在則倀倀焉莫知所適將有噬人之患惟人稟氣獨靈知某處有菹某處有山於是驅焉逐焉使之各安其所而無噬人之患然使枵腹自封不遍考輿誌山經安知某處有山某處有菹乎故大易言至命而必先言窮理窮理者格物也格物而後知某處有山某處有菹然苟非一本之性皆同何以知物物

各有其性因而使之各得其所哉是萬物之理雖散在天下實皆聚於吾之一心人能安置萬物而物不能安置人者以物之虛靈知覺遜於人也虛靈知覺氣也氣有萬殊故已異於人人異於物理則一本故盡已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

致知何以必在於格物蓋知本於心理本於性惟心能知其理之所在而窮之此人之心所以獨靈於物獨靈於物者以其能致能格也如徐有貞治河決知河底有龍龍性畏鐵遂鎔鐵以灌之河患乃息然使有貞不格物何以識龍性哉故魚族安於水獸族安於穴自後世觀之平平耳

然自開闢之時觀之魚族何以安於水獸族何以安於穴毋非聖人盡心知性窮理至命必不能若是其幾故驅龍放菹格物也卽是參贊卽是位育

羅王異同

羅王異同卽朱王朱陸之異同也王宗陸羅宗朱者也宗朱則不得不黜陸黜陸則不得不幷黜王朱陸同時朱盛而陸衰所以宗朱者亦盛於陸羅王同時王盛而羅衰所以宗王者亦盛於羅大約二子異同不外於心性之辯羅子主性王子主心此其別也主心者謂含心卽無以見性吾心之本體卽良知也但實見吾之良知無不具足則曲

成萬物皆不出吾之裁成若逐逐於事物之間是以良知爲未足而求助於外求助於外是襲義而非集義矣主性者謂傳言知天知人知禮知命易言知柔知剛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說上字每虛下字每實如但言良知而不復言所知者何似又何以異於釋家之以知覺爲性乎兩家之異同如此愚就其說而折衷於聖人則羅子主人心而言也王子主道心而言也道心性也道(心)無不善故不復言性人心心也心未必盡善故不得不復言性羅子蓋就工夫証本體卽修道之謂教王子蓋就本體証工夫卽率性之謂道此其別也然畢竟孰爲得曰羅子爲得何也性則道之形體心則性之郛郭二者雖不相離而實不容相混惟其不容相混故虞書旣言人心又言道心道心性也是固未嘗不言性也商書則明言性矣言性而復推本於帝降之衷衷果何物乎是又未嘗不兼言心矣至於孔子贊易而外見於論語者則曰從心所欲不踰矩矩非性乎又曰其心三月不違仁仁非性乎是孔子亦未嘗以心爲性以性爲心也至於孟子旣言存心又言養性每每兼擧則又無俟乎明辯而知心性之非一物矣然則大學何以言心不言性曰在止於至善至善非性乎然則中庸何以言性不言心曰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戒愼恐

懼非心乎然則王子之良知心乎性乎曰王子有言矣良知卽是未發之中是明以知爲性矣又曰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是又以知爲心矣心有爲而性無爲曰中無爲也曰知有爲也豈非合心性爲一物哉惟其合爲一物也是以擧凡聖賢或言心或言性或兼言心與性紛紛錯綜於經傳中者不妨一言掃除曰吾良知足矣始或以爲約而可尋至於流弊往往未免掠影以爲形步虛以爲實其於道也幾何不毫釐而千里夫聖人立教未有不由傳而能遽入於約者故始也性還他是性心還他是心惟恐其合而不分及其究也要還他心卽是性性卽是天又

恐其分而不合以是言學是謂下學而上達以是言道是謂形而上形而下此正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倘厭煩喜徑只是說箇儱侗曰舍此卽是異端去此便入支離非特無以明性亦豈所以明教乎

問宋儒謂理在物王子謂理在心其異同如何曰審如王子所云是有物而無則矣詩云有物有則則卽理也而謂理不在物可乎吾心之理散之則爲萬物萬物之理聚之則爲吾性本無內外彼此之殊故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陽明子謂求理於物便是義襲是處物之義全是吾心安排出來所謂因物付物物來順應者皆爲虛語矣然則又

何以杜師心自用之弊哉

良知

理學倡於周程自周子主靜程子主敬各揭一宗指以爲學者從入之門由是後世談學家往往競言宗指至陽明揭良知其傳獨盛以至雌黃交訟迄今猶未盡絕於天下然參諸經傳而其要猶可得而約論也按孟子言良知而證之以孩提之愛親敬長言愛親敬長而又證之以親親之仁敬長之義夫仁義爲性愛敬爲情知愛知敬爲才以其不學而知故謂之良其良知本末蓋如此自陽明揭爲教宗謂吾之良知卽仁義禮智之智以其不由聞見而入故名之曰良使復下同於甘食悅色知覺運動之知又安在其爲良乎惟吾之良知既不同於知覺運動之知又不同於知識聞見之知是以遇惻隱卽知惻隱遇羞惡卽知羞惡遇辭讓卽知辭讓遇是非卽知是非絕無動靜寂感內外之分而又未可名以何惡此正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王門所挾以爲秘者大畧如此愚嘗卽其說而思之如以爲不由聞見而入故名之曰良彼知覺運動之知亦不盡由聞見入也卒未嘗名之曰良何也如以其同於仁義禮智之智故名之曰良彼仁義禮智之智又未嘗名之曰良何也如以其不同於甘食悅色之知故名之曰良

彼甘食悅色之知卒未嘗名之曰不良又何也如以其知惻隱知羞惡知辭讓知是非故名之曰良彼知視知聽知言知動知饑知渴知痛知癢皆知也豈盡知之不良乎夫均之乎知而乃強生分別如此搃以未悉知之所從出耳吾爲悉其知之所從出則仍質之子朱子之言子朱子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是心乃知之所從由而其妙與宰者乃其所以爲神明也蓋理屬性而知屬心兩者雖不相離而實不容相混故於衆理則曰妙於萬事則曰宰凡事莫不有理萬理萬事理之謂卽性之謂也曰妙曰宰知之謂卽心之謂也惟其不容相混如此是以

大學不終之以致知而必終之以格物蓋物所以實其知而格又所以實其致也惟有物以實其知而後吾儒之知不同於釋氏之知釋氏之知蓋空物以爲知也惟有格以實其致而後吾儒之致不同於釋氏之致釋氏之致蓋絕物以爲致也大學以致知在格物王氏以格物在致知大學謂必物格而後可以言知至王氏謂不必物格而自可以言知至是其立教之初已不無罅漏之可攻又何惑乎餔糟歠醨者之交訟勿休乎然則仁義禮智之智是亦知也又何以不同於良知曰仁義禮智之智卽元亨利貞之貞也貞於時爲冬萬物至冬皆歸根復命大智之人一點

伎倆不形有類於貞之於冬故以之相配人只知智字與智字通故誤以爲一而不知實有體用之分焉惟其有體用之分是以四子六藝中凡當言智者於知字必讀以去聲使不至於相混請證諸孟子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又曰知者無不知也使其果無別焉則或言智或言知足矣何以既言智又言知而必一呼一應以示別乎所謂智者特一是一非之理渾然貫徹於中至於是者知其是非者知其非知其是而使是者果是知其非而使非者果非此沓心之妙用蓋心之妙用與心之定理固有辯也惟其有辯故仁主於愛愛必曰愛之理義主於宐宐必曰宐之理禮主於敬敬必曰敬之理智主於別別必曰別之理蓋理爲體而愛與宐敬與別爲用用無窮故有愛與宐敬與別之分理惟一故雖有愛與宐敬與別之分而統名之曰理然則智爲體而知爲用不啻然易辯哉惟智爲體而知爲用故君子於仁則曰體於禮則曰合於義則曰和於事則曰幹凡貫穿於四德中者莫不有藉於知蓋四德爲經而知覺爲緯所貴乎知者特以其能知理之所在而實致其知非遂以知爲理也况程子有言仁者義之體義者仁之用夫義且爲仁之用而况禮與智乎乃王子又爲牽合附會之說曰吾良知卽是天理又曰雖瓦石亦有良

知夫良知之與天理果一乎二乎愚恐終不得而一也按理之在乾則爲純粹精而賦於物則爲性命之各正夫性命而以各正爲言則知理之一者自不得不變而爲分之殊矣惟其有分之殊也於是飛者不能爲潛植者不能爲動蠢者不能爲靈常者不能爲變然分雖殊而其所本者則莫非純粹精之理第分之殊者易見理之一者難明惟理之一者難明是以人多昧其由來往往於天人物我之界眩於自私自鑿而不得其要領聖人知其然所以有修之教將使去其自私自鑿膈乎身超然置諸萬物公共中一無異於無知無覺之物庶乎本然之性不致埋沒

於分殊中耳今乃以瓦石亦有良知得毋泥於迹之一而遂忘分之殊乎彼以爲瓦石無良知則良知不得爲性而天下有性外之物矣如謂瓦石亦有天理則良知與天理果二物而良知不得爲天下之大本矣是以不得不舍天理而言良知而不知瓦石之不可以言良知也今夫言山而曰山之性不曰山之知言水而曰水之性不曰水之知以其無知也死瓦頑石鞭之不動碎之不怒而謂其有良知不亦誣乎然謂之無知則可謂之無性則不可火之則灰灰其性也移之鎮物則能鎮物鎮物其性也推之一草一木莫不各有其性性卽理葢有灰之理故火之則灰也

葢有鎮物之理故移之則能鎮物也推之一草一木莫不各有其性卽莫不各有其理而謂知灰知鎮物其可通乎故至誠盡己盡人盡物以至於參天兩地皆言性而不言心葢人則無不知而物則有知有不知惟其無不知也故言性復言心惟其不盡有知也故不言心而言性葢知不知皆可以言性而不知則不可以言知今王子以瓦石亦有良知强無知以爲有知揔誤認以知爲性耳誤認以知爲性卽推之一草一木便有窒礙乃謂通天地亘古今徹內外貫幽明均是物也不亦惑乎故就王子而論良知以爲不同於聞見之知則可卽以爲不同於知痛知癢之處

亦無不可而遂以爲性則斷斷乎其不可夫性太極也太極乃天命之大本良知乃氣質之分殊大本爲體體則一定而不移分殊爲用用則萬變而無窮所貴乎致知格物者正欲於萬變無窮之中悉推原其故以歸於一定不移之內凡一切自私自鑿舉無所用故能通天地亘古今徹內外貫幽明聖人深知其妙故特名之曰太極又名之曰至善往往示人以的使知所趨如群阜之拱泰岱百川之歸滄海何嘗以良知爲太極爲至善爲天理哉王子乃曰吾這良知是造化的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是明明以良知爲太極爲至善爲天理矣以用爲體以知

爲理以分殊爲一本其視釋氏之弄精魂而以心法起滅天地爲妙秘者幾不能以寸而或者猶謂其非禪其恕於立論亦甚矣嗚乎是固王門未了一大公案予故不得不嚴其辯以俟後之君子豈敢妄議先儒哉

心則曰正以其有邪正也意則曰誠以其有善惡也知則曰致以其知無不良也惟知無不良故善惡初萌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此王子所以謂之德性之知愚嘗竊思其義彼以良知爲德性之知者特泥於理之所在神明生焉之謂耳不知得於心者謂之德具於心者謂之性苟無心焉且無性矣又安有知乎人必有軀殼而後有心有心而

後有知有軀殼而後有知寒知煖之知有心而後有知非知是之知知雖殊要皆統馭於心心苟不蔽於物而常明無論知非知是爲良知卽知寒知煖亦爲良知盖知寒知煖之中亦未嘗無是非之理也心苟蔽於物而或昏無論知寒知煖不得爲良知卽知非知是亦不得爲良知盖非非是是之中亦未嘗無格致之功也今不辯心之或昏或明而但强生區別謂知非知是爲德性之知知寒知煖爲人心之知審如是是誠有二知矣誠有二知則四肢百骸皆泛泛焉不啻浮萍之於滄海又安在乎心統性情而爲一身之主也哉

孟子言良知大學言致知其實不能無辯良知乃不慮之知致知乃照意之知不慮之知止可屬之孩提照意之知則可槩之聖凡但先儒解致知知字大抵多解以知識之知惟朱子所補格致章謂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又曰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夫以已知之理爲知而又推本於人心之靈其與王子之良知豈甚異乎但未嘗說明良字耳及王子倡明良知遂挾此以爲攻擊之㕍而不知實朱子有以發其端也卽謂之非倒戈入室其可哉

良知之知自內而出聞見之知自外而入是以王子有二知之說然理無內外者也當其未有所觸則知在心旣有所觸則知在物物無知以吾之知而後知其爲某物爲某物是知不在物乃在我也我亦無知以其能知其爲某物某爲某物而後知吾之有是知是知不在我乃在物也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吾何以有知以心之能虛能靈故有知也惟其能虛能靈故一見卽知一聞卽知是聞見之知雖由外入而皆從吾虛靈而入虛靈無二則知知亦無二矣

自內而出非特知是知非知愛知敬凡知食知色知痛知癢皆是也外入者不過讀書論古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然亦從吾虛靈而入故曰無二知

或生而知之是良知至於學知困知則聞見之知矣及其知之一也又豈二知乎哉

知食知色知痛知癢非特人也物皆有之至於知愛知敬之知則有偏全之別人則能學物則不能學是聞見之知唯缺於物耳物唯缺於聞見之知遂蠢焉成其爲物使人徒恃其良知則愛敬衰於妻子證父出於攘羊或且不免又安能盡己盡物以裁成萬物哉

謂良知不同於知識聞見之知則可謂知識聞見爲良知之障必欲掃除知識聞見而後爲良知則不可如必欲掃除知識聞見而後爲良知則是道在內而不在外矣聖人

知道無內外之殊而心有危微之介於是多設前言往行使之少而習長而安反欲以外入者制其內此乃聖人設教之苦心錢緒山因循循善誘一句乃硬爲之說曰非特孔子之言非真也卽六經千聖之言皆非眞也不幾於誣聖人耶且道亦有不得不從外入者如禮樂射御書數兵農錢穀刑名皆經世所不廢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游於藝豈皆聖人之僞乎其敢於誣聖也亦甚矣

王子謂物物有定理便是外義然則伏羲聖人也尙仰觀俯察遠取近取然後始作八卦至於網罟耒耜舟楫之利

亦莫不取諸卦象而又歷更數代之聖人何其不憚煩也諺云耳聞不如目見夫耳聞尙不如目見之爲真而謂但致吾之良知將古之多識前言往行皆以爲外義卽幸而暗合亦無異於釋氏之弄精魂而況面墻而立枵腹而謀又未必不貽禍天下哉

宗良知者要件件說到裏面來吾謂須件件說到外面去方有箇着落如父子天性也亦有父不能治其子而治之以法者法非外入者乎當其制爲君臣之分上下之防凡一舉一動一張一弛都有箇一定準則如犯其罪與其律相符則按律治以其罪用不得一毫游移容不得一毫倖

寶何等直截何等公平若沒過一定準則曰我心上自有分曉無論無星之秤難以衡物卽幸而暗合亦不勝其支離繚繞又何以杜穿鑿自用之紛挐哉

不學而知不慮而能姚江一派箇箇搬來作弄幾令孟子立言之旨無處覓生活乎甚焉幸涇陽先生反覆詳辯於義始明乎還有一說夫孩提之孝弟誠孝弟矣試問古今來仁人孝子之所謂孝弟果僅如孩提之孝弟已乎孩提之知能誠知能矣試問古今來仁人孝子之所謂知能果僅如孩提之知能已乎如未也則孟子所云知皆擴而充之達之於其所不忍又當作不學不慮之注腳矣世固

有學而不知慮而不能者矣今未曾學而遂知未曾慮而遂能豈不謂之良然畢竟電光石火只算得百姓日用而不知耳苟因其一隙之知而復加之以學一隙之能而復加之以慮則其知能必至於參天兩地與造物同游矣豈僅如孩提之知能已乎且知能亦未嘗不本於教也楚人則楚語齊人則齊語呼之兄則兄呼之弟則弟獨非教乎非特孝弟卽行止叙坐稱呼以至飮食起居苟非父母有以教之也則其異於禽獸幾何哉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家有塾黨有庠國有學急急乎惟日不足惟恐其不學而遂失其知不慮而遂失其能非不學而良學而反

不良也非不慮而良慮而反不良也吾於是而益信學之不可以已矣慮之不可以已矣誠能以此推原孟子立言之旨然則搬來作弄者是亦不可以已乎

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無不知敬其兄吾觀天下之人長而不敬其兄者比比也謂有敬兄之理則可以爲無不敬則未免說得半邊矣孔子但說親親之殺未嘗說無不敬善乎王弇州之言曰愛親敬長有天性焉然而非天知天能也愛生於恩敬生於習謂生而無不有可也謂生而無不知不可也然則愛敬爲情知愛知敬爲才不又明甚哉

良知異於知識之知者以知識之知有知與不知之別如六七歲童子初令識上大人只識上大人餘字便不能識是以不同於良知然以愚觀之良知亦只筭得知識之知何也知愛父毋者以父母日夜提抱乳養故親愛異於他人以提抱乳養惟父毋能然他人不能也雖是天性亦是私情不然試移其子撫育於他人此子親愛他人未必遂異於父毋即親生父毋不爲提抱乳養未必不轉視爲途人是孩提愛親之知實無異於師之教弟使之識字之謂也師之教弟以識字爲職亦猶毋之教子以乳養爲職知乃心之靈惟靈故識字惟靈故愛親推之禽獸便有差等以不靈故也又如親子寄養於他人直待長大成人有知識然後思歸宗思本生父毋亦有戀他人之豢養直待讀書遇師友開發其良心指明其義理然後知歸宗爲是本生父毋當愛然則知愛知敬之知與慕少艾慕妻子慕君之慕豈有二乎且非特如此而已嬰兒與一葉則喜不與則啼是亦不學而知也今謂知愛知敬是性知喜知啼是情試問之童子果有此分別否愚以爲知愛知[illegible][illegible]之知喜知啼皆出於後天而非出於先天先天屬理後天屬氣後天屬氣而亦不學而知者以此身自形交神發之際已不能無欲非特吾身自父毋推而上之以至於氣化生人之始已如此矣是以聖人有修道之教因其良而發其良因其蔽而祛其蔽使此不學之知不慮之能一一皆歸於天理而不得縱其私是所知所能屬才所知所能之理屬性所知所能爲用所知所能之理爲體皆判然易辯奈何以良知爲天理乎

或問王文成以良知爲性謝上蔡以知覺爲仁楊慈湖以不起意爲宗其異同如何曰皆非也先儒謂知覺乃智之發用自是顚撲不破者至王塘南復餔糟其說謂良知即是乾知大始之知通晝夜不二者也然則大始又何物乎即大聖如孔子亦未嘗不寢未嘗不夢而謂通晝夜不二

是愚夫愚婦不得與知能矣非弄粘覔而何
問孔門言仁孟門言義程門言敬敬卽禮學者並無異辭
獨王門言知知卽仁義禮智之知乃群譁以爲非何也曰
程門言敬乃教人存養以爲復性之階未嘗遂以敬爲性
也至仁義禮智之智爲定理知愛知敬之知爲妙用先儒
久有定論王門一旦翻其案且欲以知統仁義禮而孔門
求仁之旨亦亂矣柰何而不譁之乎

無善無惡

無善無惡之說一見於告子再見於佛經然未有信之者
自王子揭爲教宗於是雌黄各半而儒家亦惑焉夫佛氏

既爲異端卽其說偶或相同亦必不眩於所趨固可以勿
辯獨是吾儒之所宗者孟氏也孟氏既已力闢告子之非
而以無善無惡爲禍仁義今復援之以立教不幾以孟子
之所力擯者還而翻孟子之案乎而況所翻者非特孟子
之案已也象山不信周子之無極至與朱子往返辯難幾
於聲色俱厲唯恐其墮於禪也今王子宗象山又以無極
爲宗不又以象山之所力擯者還而翻象山之案乎非特
翻象山之案已也中庸言擇善言明善大學言至善論語
言盡善孟子言好善大易言繼善皆可以檃乎夫善有以
兼統言者有以條件言者曰仁義曰禮智以條件言也曰

太極曰中以兼統言也有以本體言者有以工夫言者曰
至善曰得一善以本體言也曰擇善曰明善以工夫言也
如性不可以善言則所謂止者止於何處乎所謂拳拳勿
失者勿失是何物乎詩曰爲人子止於孝此統言孝也然
孝必有孝之事服勞奉養孝也繼志述事孝也三年無改
孝也此以條件言孝也夫必有孝之心而後有孝之事豈
孝於事者可謂之孝而孝於心者獨不可謂之孝乎仁義
禮智善之條件也未發而具於心此兼統之善也豈見於
外者可謂之善而統於內者獨不可謂之善乎夫有諸內
而後徵諸外徵諸外而益以驗夫有諸內此正所謂體用

一源也今徵諸外者固未嘗諱言善也而存諸中者獨不
可以言善是截體用爲二源裂內外爲二致矣而欲以明
性不亦難乎或者曰外之以善言者亦就下根人說法也
龍溪不云乎體用微顯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
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卽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卽是
無善無惡之知物卽是無善無惡之物信如所云是無一
而非無矣夫大易言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
卦萬物化生各正性命步步着實不肯說到無上去自佛
氏亂吾教步步落空卽大地河山亦指爲幻不肯說到有
上來儒佛之辯正在於此柰何甘墮其中而不自悟也夫

合耳目口鼻手足諸形骸而後名爲人也然必有耳而後能聽有目而後能視有口而後能食有鼻而後能嗅故心曰正以其有心也意曰誠以其有意也知曰致以其有知也物曰格以其有物也今舉而歸之於無則凡支詮節解者俱可廢而勿書矣聖賢得毋多事乎當時天泉橋證悟即此四箇無字海內遂相傳以爲佳話夫孔門高弟多矣止有顔淵喟然一嘆曾子一貫一呼而孔子所教者又無非孝弟忠信日用尋常之事至於命與仁則罕言怪與神則不語而陽明則曰此是傳心秘藏顔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既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嗟乎顔子明道不敢言

豈孔子亦不敢言乎抑有所待而姑爲之秘藏乎自有宇宙便有此天機無在而非天機即無在而非發泄也無時而非天機即無時而非發泄也恐亦不待龍溪而後發泄也王子嘗言聖人與天地民物同體儒佛老莊皆吾之用又曰如來即吾儒本來面目是王子原未嘗以佛學爲諱乃爲之徒者必欲曲爲之諱何哉

一事障理障

事障理障之說皆出於佛經然固有辯也惟心上關於理莫能自裁於是事變紛紜皆聽其牽縛謂之事障事能障人正以其關於理也今謂理亦有障則是輕重權衡取裁於無星之秤而其爲障也不更甚乎夫聖賢千言萬語不過要明這理免得事來障人耳陽明子曰若於心上求箇理便是理障夫理不求於心求於何處彼以爲心上須空空洞洞不容有一物夫一物誠不容有然理字却不可無心上不空洞正以其私慾纏擾缺這理字耳若滿腔子都是天理流行便與太虛同體矣以爲空洞也不誠空洞乎聖賢諄諄說存養說戒懼都爲這些子所謂可離非道也若并這些子都沒了存養箇甚麼戒懼箇甚麼嗚乎吾儒往往陷墮於二氏之彀中者正爲這些子認得不淸耳吾安敢以吾儒亦有是說遂信理障二字之爲定論哉

知行

問知行曰孔門問仁聖人都在行上邊說蓋就人偏墜處補救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即是此意至明道先生識仁說則以知爲先伊川亦曰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以求至則就學者入門處指點朱子知先行後之說即是此意然朱子亦未嘗執定一說也嘗曰論輕重則知爲輕行爲重不又與王子之說互相發明乎要之知行並進在大易已言之矣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又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兩子雖微有異同要不能舍大易而別爲修禰之訓然則言先言後言輕言重言分言合亦焉往而不可哉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此知行之所從來知本乎氣屬乎乾父道也行本乎質屬乎坤母道也盖必陽施而後陰有以受故太極先言動而後言靜先言陽而後言陰吾以是而知知先而行後然陽則奇而陰則偶陽則捷而陰則遲陽則淸而陰則濁陽則虛而陰則實成始成終者皆屬乎陰而陽不與焉吾以是而知知輕而行重

王子謂未有不造其事而能明其理者此後世格物之謬也予竊不能無惑焉夫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至四十强壯而始仕學則明其理仕則造其事自不無先後之可言孔子亦曰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豈皆造其事而後明其理乎如必造其事而後明其理卽孔子刪詩書定禮樂亦難辭格物之謬矣嗚乎其然豈其然

養氣

孟子旣言存心又言養性可謂兼擧無遺矣乃復言養氣何哉曰是又補存心之所未備也存心雖兼內外畢竟向內之分居多故又言養氣凡可覩可聞者皆氣也苟聽其粗暴勿調存諸中者亦未免有震撼之虞古人知其然所以行中鸞和步中采齊立許多規矩準繩隨處提防使四肢百骸皆有所羈束而後存諸中者因得以常惺惺而勿至於散漫吾故曰是補存心之所未備然非其本也其本仍在持志仍在持志乃不言持志而言集義何也曰是又補持志之所未備也持志亦存心之事但微有精粗緩急之不同苟但固守其心繫持其志而於天下之事槩置之不問則又流於枯寂而非合外內之道矣古人知其然所以格致之勉使在物爲理處物爲義者皆渾然而爲一貫由是志非徒持心非徒存將無異于古之寥寥自得以庶幾可幾之在得吾故曰是又補持志之所未備盖持志固養氣之本而養氣又持志之輔至氣之所以養志之所以持其功又在於集義大約歷三轉而後體用有兼全之妙蔡氏謂持志卽所以無暴於其所謂本者誠得其槩矣但於朱子所謂內外本末交相培養之說未免猶有漏義孟氏則又置而勿道獨於氣之中有所謂形而上者之義乃反覆致其叮嚀曰有事曰勿忘曰勿助長盖以徒言持志勿言無暴是徇內而忘外徇常而忘變固非道之一貫苟以外之不可忘變之不可忽而遂一視同塗勿復辨其本末精粗是又溺於形器之私而遂眛夫天下之大本更非道之同歸以是而知孟氏之學盖已歷三變而已得其本之所在故置持志養氣勿言而直推本於集義以見形上形下之非二物是言氣卽所以言性言養氣卽所以言養性當其充塞於兩間本一氣之流行夫以一氣流行而

遂至於克塞夫兩間豈不謂之浩然乃先儒往往不以爲
氣而以爲道如子思所云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明
係浩然之氣乃曰大哉聖人之道誠以道與氣本非二物
故但言集義不復言養氣氣本浩然浩然自足以塞天地
但浩然足以塞天地學者所易知而氣之所以浩然則非
學者所易知獨孟子推本尋源曰是集義所生直化血氣
爲義理渾形下爲形上苟非洞見本原何以若是其幾此
先儒所以謂孟子養氣一章直發前賢所未發誠篤論而
非欺我矣然則黙舍之氣亦得謂之浩然否曰浩然之氣
卽一元之氣一元之氣卽一本之性使一本之性人人可

以安坐而獲則凡存養格致之功聖賢俱爲多事矣唯必
有待於存養格致而後可以言浩然此浩然之所以難言
助長之所以害義也然而黙舍之氣既無當於浩然又何
以心之不動反能先於孟子曰性無二本氣有萬殊黙舍
之能使心之不動蓋以氣之稟於天者必剛勁而無柔脆
之患故亦能自成一家惜乎徒恃其天資而無格致存養
之功遂不得不與荆軻聶政之流同類而並觀然則李陵
呂文煥之流以視黙舍之不動則又何如曰李陵呂文煥
客氣耳唯其爲客氣是以銳於前者亦遂衰於後黙舍氣
雖粗暴要其無屈無撓却能徹始貫終故非李陵文煥可

得而同特李陵深入陰山之徼所統不過五千人明知必
死未肯卽降文煥以隻旅孤軍力摵襄陽堅守六年未肯
卽叛其氣之剛勁亦誠有過人者使卽幸而死於鋒鏑交
馳之下且與古之忠臣義士並轡齊驅而况黙舍惜乎霜
降木落魄散魂飛非特前功盡棄亦且流禍無窮然後知
向之力戰陰山堅守六年者乃分殊之客氣而非一本之
浩然客氣則有時而散浩然則無時或竭也善乎先儒之
言曰慷慨捐軀易從容就義難夫捐軀而以慷慨爲言則
凡變起倉卒形禁勢格有不得不出於此者如驅三軍之
士置之死地以爭一旦三軍亦遂不得不力戰以死彼乎

日豈知集義哉不過客氣有以乘之遂爾捐軀使無形禁
勢格之殊可以偷生而不生可以幸免而不免必如文天
祥之燕市顏真卿之蔡州九折不回百撓不屈斯乃謂之
正氣正氣卽道義道義固無時而或散故能徹始徹終塞
天地而行鬼神也然則馬融楊雄之流以視黙舍之不動
則又何如曰馬融楊雄其氣稟想是生來柔弱者大抵柔
弱之人多畏縮故雖稱詩說禮未免一折於梁冀一困於
王莽然畢竟筭不得集義使平日果能集義則浩然之氣
自然從中而生何至以一旦利害禍福之故而遂喪其生
平嗚乎此君子所以知行並進而不徒以空知爲貴也然

則雷海清石演芬之流以視黝舍之不動則又何如曰雷海清石演芬其生來禀氣想是剛勁一流故遂能死節大抵死節之人必饒剛勁之氣諂佞之徒必多委靡之狀故易以剛爲君子柔爲小人黝舍既以剛勝使遇雷海清石演芬之遇而不能爲雷海清石演芬又安在而爲黝舍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客氣正氣雖微有辯要皆有當於類聚群分之義吾故以是而知黝舍之能爲雷海清石演芬也然雷海清石演芬既以忠而死乃不謂之正氣仍謂之客氣何哉曰以平日未嘗集義也集義者以義爲主人不得而參焉故激亦死不激亦死乃主之在我者也客氣

則必有激於外而始有動於中苟外無所激未必不隱忍以幸全蓋可以激而善亦可以激而惡矣故終不得謂之正氣雖然理無內外者也氣亦安得有內外哉至於大節既完忠孝既全當此之時猶之百川萬派皆已朝宗於海水與水又安有辯乎客氣之與正氣亦若是焉已矣世之學者不察其由來言及客氣咸反唇以爲戒不知客氣稍稍異於正氣者特以其未嘗集義故爾然中材之士平日未嘗集義往往卒爲完人者其藉客氣之力豈少哉非惟客氣即世之所謂血氣者固未嘗無功於人而人往往斥以爲私亦誤也夫就一身而論則氣爲陽血爲陰如人血

少則病痿黃懶而無力血固所以助氣陰固所以助陽兩者固不容偏廢也孔子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方剛戒之在鬬皆就常情之易於陷溺者預爲提防亦未嘗槩以血氣爲私也古人四十而仕非剛乎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夫貪而在既衰之年則未衰之前不盡貪也可知矣古人稱年高者曰老髦曰昏憒皆以其血衰故也唐虞三代如皐夔稷契伊呂周召勘定之勞老而彌篤以其得於天者良厚迄後世如韓信霍去病耿弇岳飛文天祥鉄鉉方孝孺諸賢其年皆不滿五十而勛烈爛焉其取資於血氣也良非小可奈何槩以爲私乎特以是

氣也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苟能持志集義則爲浩然之氣否則爲客氣爲習氣甚之爲戾氣此君子所以往往伸理而抑氣蓋甚言氣之不可不抑者正甚言義之不可不集也嗚乎吾於是而知三代之所以王也當是時普天率士亦既一道同風矣乃肫肫以風俗爲憂惟恐其一往而遂難復故凡嚴刑峻法俱置之高閣日與斯民相漸摩者莫非禮樂道德之事誠有見於天下之風俗要不外於習氣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其始由於一人厥後遂至於千萬人其始由於一邑厥後遂至於千萬邑及其既久父遂以之傳子子遂以之傳孫當此之時誰復辯其久假

而爲非有哉請觀夫周周自文武成康以迄春秋戰國上
下不過五六百年而齊俗已變爲詐魯俗已變爲弱以至
衛風淫秦風悍楚風獷四分五裂未有一循其舊者卽以
孔子之聖亦顧盼莫可如何猶幸周禮之在魯稍稍差强
人意者㫖所變不無難易耳故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
至於道道與氣本非二物及薰染既久遂不無一變二變
之難而況秦悍衛淫楚獷更非一變二變之遂足以至道
哉凡此皆因禀氣之不能無偏其始或由於一人厥後遂
至於千萬人其始或由於一邑厥後遂至於千萬邑聖人
知其然所以多方養之以學校廣之以教化窮之以格致

務使渣滓駁襍之紛紜悉化而爲烏有不令有一毫夾襍
於萬物一體之中庶乎太和元氣充滿四維天地由是而
位萬物由是而育至於此而後知聖人之家絃户誦繩規
木削益深有感於禀氣之偏其患遂足以移風易俗故不
得不頁爲變化之方如此其倫也孟氏但言存養而不言
變化得毋猶有漏義乎益唯浩然之氣而後可以言存養
其餘中材以下之人既禀氣未有不偏則當直言變化可
也而槩言存養恐未足以鍼學者之膏肓愚故曰猶有漏
義昔先儒謂靜坐一節乃是補小學工夫愚亦欲以變化
氣質一項補集義工夫故論養氣而脩及焉未審知言之

君子以爲何如

俟命安命立命至命知命

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以理言是之謂形而上以氣
言是之謂形而下惟其形而下是以有俟命安命之學惟
其形而上是以有立命至命之學惟形下而又形上形上
而又形下是以有知命之學所謂俟命者是時富貴貧賤
吉凶禍福壽夭尚在未定之天不因其尚在未定而遂妄
生趨避之心是之謂俟命所謂安命者業已當富而貧當
貴而賤當吉而凶當福而禍當壽而天不因其已至而遂
橫生怨尤之念是之謂安命蓋以氣而言也君子恃理不

恃氣於是乎有立命至命之學立命者卽立極之謂也是
極也不因盜跖壽而存顏子夭而亡乃古今公共之物而
非有我之得私故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立之謂卽
至之謂以在天而言則謂之至以在人而言則謂之立孟
子之言存心養性猶大易之言窮理盡性總不外於天地
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而已然苟非功深
力極灼然知天之所以與我與我之所以克全乎天者在
此而不在彼亦烏能俟且安立且至一一勿爽哉此夫子
所以諄諄於君子小人之辯而必以知命終論語之二十
篇誠可與知者言難與俗人道也然則李泌造命之說如

何曰造亦立也至誠參天地贊化育皆造也豈特君相乎即孔子急急皇皇欲易無道之天下是亦造也非特孔子即孔明未出隆中明知中原之難復及相蜀而復六出祁山不以成敗利鈍自畫是亦造也第孔子造命之中又兼安命之學望晉而臨河去魯而接淅獲麟而絕筆則又安之矣非特孔子即孔明才堪王佐當未遇先主之時亦且以隆中自老未聞降志辱身如荀彧之於曹操也是亦安之矣安與造非判然兩事也知安而不知造則昧萬物一體之仁知造而不知安則昧明哲保身之智仁與智皆天之所命而人之所具以為性者苟於此缺其一焉又安在

而為知命之學乎然則袁黃立命之說如何曰孔子論富貴而薄之以浮雲論殺身而美之以成仁其取舍之嚴如此今乃以聖人之所不取者妄邀天幸以為報施之不爽果如袁子所云是顏子之不獲永年有愧於遷善改過而盜跖長齡得毋有他謬巧可以倖全其異於釋氏之因果又烏能以寸哉

或謂死生壽夭以稟氣之有厚薄故謂之命若富貴貧賤則得之有生之後而亦言命何居曰氣之不齊雖有萬殊大約不外於清濁厚薄清而厚則為智為賢濁而薄則為愚為不肖愚不肖則必受治於智且賢者故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賢智既有督後之功是以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孟子傳食數百人不以為過至於橫逆之加非分之干又烏從而至哉愚與不肖則一一與之相反故均謂之命今夫星家卜流年必因本人之生辰日月參諸五行之生剋然後吉凶可得而判誠以人生於世勢不能孤立必有類聚群分之義既有類聚群分之義自不得不有吉凶禍福之判至於二氣闔闢又不能有常而無變人之遇合亦猶是也故又有當吉而凶當貴而賤當富而貧種種參差茲非命而何既謂之命又曰富貴在天何也曰即舜不遇堯不遇四岳其遂有天下乎此又得之有生之後

蓋無物之不統於命者即無物之不統於天也天為萬物之母故既言命又言天

人有耳目手足諸形骸而後能成形此軀命也有耳目手足即有聰明恭重之理此性命也凡人皆知以軀為命不知以性為命性命之命造化之命也立命之立立造化之命也

造命安命本非二事然自庸人觀之未有不以安命為易造命為難而不知不能造命畢竟算不得安命人苟不幸而遇患難亦有處患難之理如文王演易孔子微服皆是造命若韓信恥與絳灌為伍即幸免於死亦不得謂之安

命萬一文王死於羑里孔子死於桓魋畢竟是安命
死生有命是命也天人交有責焉如均在風雨霜雪之中
弱者病強者不病此得之於天也如均病而治者生不治
者死此得之於人也得之於天是以君子有安命之學得
之於人是以君子有立命之學
絕糧於陳而絃歌不輟即是安命之學文既在茲而復微
服過宋即是立命之學
不許子路請禱即是安命之學子之所慎齋戰疾即是立
命之學
胎教蒙養即是立命之學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安也立也

則又兼之矣
男婚女嫁即是立命之學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安也立也
則又兼之矣

經學道學數學

兩漢以上有經學無道學兩宋以下既有經學又有道學
道學行而禪學因得依傍以祟焉於是世儒爲之說曰經
學一變而爲道學道學再變而爲禪學蓋所以訾宋儒也
禪學行而俗學又得標榜以角焉於是世儒爲之說曰古
學一變而爲俗學俗學再變而爲繆學蓋所以訾明儒也
占但有儒林傳而無道學傳自宋儒求道於遺經之外

不曰講經而曰講道於是經學廢而道學行修宋史者知
其然遂分儒林道學爲兩傳夫高士傳不可缺也而腐史
缺焉儒林道學不必分也而宋史分焉要之於義例均爲
未盡雖然訓詁所以解經也詞章所以肱才也後世蕩淫
之作至於汗牛諛墓之篇幾於充棟既勿類於詩人之興
觀群怨又無當於志士之悲天憫人其濫觴於詞章如此
謂之俗學可也而亦附於儒林毋乃太褻乎訓詁詞章宜
分而反合儒林道學宜合而反分是又在後世擅三長者
之妙於折衷耳
西漢事功近乎才技東漢名節近乎血氣三唐文章近乎

輕薄曰不本於道故也理學本於道矣究之於三者無一
焉而祇成其腐也於是後之人遂謂宋儒不喜風節然東
漢人才一變至道獨非宋儒之言乎先儒謂此語最公誠
哉其公也即謂宋儒未嘗不喜風節也亦可
問宋儒何以不喜風節曰請驗之宋儒之言胡致堂說春
秋以召忽之死等之溝瀆匹夫之諒邵康節取晋侯狄梁
公而貶子路之死程子曰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又謂
張巡許遠不當出來龜山楊氏則謂東漢節義諸賢皆激
於意氣之私於道固未有聞也其議論如此豈非不喜風
節乎所以靖康之難舉俗北轅而死節者唯李若水一人

悲夫

然則南宋之亾死節者又何以獨盛也曰自古亾天下者有如厓山之窮迫而慘者乎當靖康之變宋未盡亾也士君子猶恋惓於少康光武之復興故姑隱忍以全身至厓山而討無復之矣此其慷慨捐生所以獨盛於北宋也然則世儒謂朋黨報漢而漢卽亾於朋黨道學扶宋而宋卽亾於道學又豈足爲定論哉

問理學與數學又何別曰河之圖洛之書皆數也數而名之以理者葢以數之中皆有經有緯秩然而無奪倫之患數不足以盡其奥也於是强名之曰理名之以理而復兼

言數者葢以秩然之中又有時失其常度如在天而有溫凉寒燠之倒施在人而有禍善福淫之爽報問天而天不應問人而人不知是天亦交有所窮矣於是舍理而言數葢以。理則無有不善而數則有善有不善旣曰倒施曰爽報則不可以言善矣惟不可以言善遂不得不舍理而言數然程子有言原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非是別有個惡與理不相干也而理與數之不可判而爲二又斷可識矣惟理與數不可判而爲二故孟子言有道無道而均歸之於天朱子釋有道無道之天而均歸之於勢言性而不兼言氣則盡人皆君子而無所用其教矣言理而不兼言勢則亘古無禍亂而無所用其權矣

理本於數數歸於理合之自康節始言數而不本於康節之理則爲術家之數言理而不本於康節之數則非窮理之學

祿位名壽而皆必之於大德是理之可必者矣然孔子無位顏子夭壽是又理之不可必矣不可必者數也數雖受裁於理理亦受制於數天定勝人者理隨數轉也人定勝天者數隨理轉也數隨理轉者有道之天也理隨數轉者無道之天也

問福善禍淫何爲乎曰理也問福淫禍善何爲乎曰數也

理與數有別乎曰可以自必者爲理不能自必者爲數然則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何爲乎曰修之吉有吉之理也悖之凶有凶之理也修之而吉悖之而凶者理也修之而不必吉悖之而不必凶者數也

郭璞殉王敦之亂卜珝罹劉聰之鋒皆狃於數之過也君子不貴也善乎申包胥之言曰天定可以勝人人定可以勝天斯言也進乎道矣

盈虛之理須作三層看今福淫禍善而遂謂天道無知只見身說法未嘗上觀乎祖宗下覩乎子孫故理有未脩

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强禦仁之體義之用也豈非聖人之

能事然不傷緜寡我得而自主不畏強禦我不得而自主不得而自主則有時畏之矣畏之者勢也勢之所在卽理之所在故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

善惡皆是天理猶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皆以道言仁與不仁皆以道言吉與凶皆以德言故韓子謂道德爲虛位

感應

問吾儒感應與佛氏因果何別曰吾儒感應信之以理佛氏因果必之於妄信之以理則爲義必之於妄則爲貪

問虎渡河風滅火可言感應否曰如是則一部五行傳不必取譏於吾儒矣善乎劉昆之對光武也曰偶然耳人以

爲長者之言吾以爲知天之論俗儒不諳於理敢附會徼幸以貪天功者不俱爲劉昆之罪人哉

問吾儒信之以理其故安在曰朱子不云乎分而言之春爲感夏爲應秋爲感冬爲應合而言之春夏爲感秋冬爲應明歲春夏又爲感秋冬又爲應問人事何以不同於天道曰分殊故也知分之所以殊則知春秋書災異而不書事應自無煩詮腳矣

孟氏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韓愈祭田橫文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此卽吾儒之感應

配天

乾坤如橐籥以爲毀則固未嘗或毀也以爲未毀則又未嘗不毀也滄海桑田桑田滄海則地有時而毀矣土石自大星隕如雨則天有時而毀矣以天而視人猶人而視物偓佺千歲老彭八百是天之視人也朝菌不知晦朔夏蟲不知寒冰是人之視物也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之謂配天

觀物理而知參贊之道矣桃李梅杏必接之而後佳木經火化而爲炭則用更神夫接之火之勉然者也勉然而更勝於自然此君相之所以裁成輔相而與天地參也

半農齋集　卷八

風雲雷雨天之至變也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是至變者未始不至恒也生老病死人之至恒也然白起發一疑心而坑長平四十萬李林甫發一忮心而亂唐家宗社二百年是至恒者未始不至變也以天之至恒視人之至恒天固不甚遠乎人然以人之至變視天之至變人又未嘗不甚遠乎天何也天之變天之至公也人之變人之至私也

配天地者德也功也教也上世以德中世以功末世以教

天司覆地司載天地之所司也參天地贊化育君相之所司也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儒者之所司也可以與

知可以與能愚夫愚婦之所司也愚夫愚婦之所司本於
天也本於天者可以言合君相之所司本於人也本於人
者可以言助合者性之事助者教之事配者合性與教之
事

中庸言配天蔑以加矣但人有老少生死而天無有也烏
乎配愚更有一説以妄備參觀天無體以萬物之體爲體
也天無用以萬物之用爲用也萬物遇春則生遇夏則長
遇秋則殺遇冬則藏夫物之生長收藏非即天之老少生
死乎即謂天有老少生死亦可也人雖不能少而無老然
老者之生未嘗不少也人雖不能生而無死然死者之老

未嘗不生也向者之死即今者之生後者之生即今者之
死由是以至於無窮直與天地同悠久即謂人無老少生
死亦可也

配天更有一説曠觀兩間渾渾一氣耳要必以吾心指之
而後知其爲天爲地爲萬物下而禽獸則不知孰者爲天
孰者爲地孰者爲萬物是舍吾心而外別無天地萬物矣
故曰配天故曰萬物皆備於我

聖人教人以名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千百世而下聞忠
臣孝子之名未有不欣慕而願學焉此即與天合德之意
蓋此忠孝之理乃天之所以與我我能全之然後能爲忠

能爲孝後世之人其受之於天亦惟共有此忠孝之理然
後知慕忠知慕孝是此忠孝之理乃常在天地間之人心
舍人心別無以見天地之心舍天地之心別無以見先後
聖之揆謂非配天而何

鬼神

問鬼神曰蒼蒼者天也渾渾者地也紛紛者人也峙者山
而流者川也懸者日月而變者風雲也然天也胡爲而蒼
蒼地也胡爲而渾渾人也胡爲而紛紛山也胡爲而峙川
也胡爲而流日月也胡爲而懸風雲也胡爲而變求其故
而不可得於是强名之曰鬼神求其何以爲鬼神而又不

可得於是强名之曰造化之迹二氣之良能天地之功用
然求其斷得分明者要莫如易之所云陰陽不測之謂神
惟其爲神所以不測惟其不測所以爲神然則舍陰陽而
外又安有所爲鬼神哉蟠天際地皆陰陽即皆鬼神也乃
學者必欲以魂升魄降之鬼神牽入陰陽不測之鬼神遂
令陰陽巫祀之流得借輪廻以竄入其間昔孔子作春秋
非人事不書而左丘明所記鬼神變怪世所共傳者錄之
無遺此先儒所以多議其妄也然則天人合德之説如何
曰天無私聖人亦無私故曰合非禍福於人之爲合也詩
之頌文王也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又曰陟降厥茲

在帝左右皆形容與天合德之意未嘗言文王爲禍爲福也然則先生之制祀典如何曰報本反始先王所以開物成務而立人極也苟於是而憂憂焉則與禽獸無異矣然則天地山川之祭如何曰亦是報本反始之義萬物莫不本於天人受氣於父母卽受氣於天也人未有不祭其父母者知父母之當祭則知天子之祭天地諸侯之祭山川大夫之祭五祀皆例以義起乃教忠教孝而非畏禍邀福也苟於是而憂憂焉又安在而爲窮理之學乎

問人死之鬼神與天地之鬼神如何分別曰天地之鬼神乃渾元一氣生生無窮者也但有常有變耳如雷霆風雨

寒熱溫凉皆習聞習見是謂之常如山經水誌所載魑魅魍魎種種妖幻則謂之變至於人死而氣既散矣散則不能復聚而如元氣之無窮此分殊之別也惟其有分殊之別是以散盡而爲無有者則爲常散不盡而或偶爲厲者反爲變但常者易明變者難明卽以消有而論如謂取精多而用物弘彼秦始隋煬取精用物非不多且弘何以未聞爲厲也宋儒謂別是一般道理夫天下之理一也道理安得有兩般愚以爲善知鬼神情狀者莫如漢之王充王充曰世之所謂妖祥者皆太陽之氣爲之也太陽之氣天氣也天能生人之體故能象人之容然雖能象人之容而實不能爲人以其純陽而無陰也陽主變化故能爲象無陰而不能成質故不能實爲人也吾卽王充之言而推廣其義則知人之初死而或爲神爲厲者皆因太陽之氣欲憑於其物而適値魂將升魄將降之際於是遂肖其生平惟其偶相値也故以關羽張巡之正直而遂能爲神石虎冉閔之強暴而遂能爲厲惟其不相値也故正直如劉虞孔融而亦未聞爲神強暴如秦始隋煬而亦未聞爲厲此固可以理斷者也然張巡既爲神矣卒未聞厲鬼殺賊之言果驗何也曰宋儒不云乎天地之雷霆草木人莫能爲之人之舟車天地亦莫能爲之今之言鬼神以其無

形則如天地言其動作則不異於人豈謂人死之鬼反能兼天人之能乎此又可以理斷者矣問久之亦散否曰以始終之理推之久之亦當自散蓋神亦形下故也乃後世修言靈應者則又久而勿替何也曰是又裁成輔相之人借以激發其人心而爲勵世磨鈍之資如必欲實其事則又近遠而近於穿鑿矣

或謂伯有之出也子晳先攻之而後段始伐焉及其爲厲乃不晳之報而急之乎殺段何也曰厲有兩種一乃真魄之氣附於太陽之氣而爲之一乃太陽之氣附於諸物之靈而爲之大抵厲皆生於人之所疑漢高帝過趙心動趙

襄子過橋亦心動心動者疑也高帝辱趙王襄子滌智伯其心必有所不安不安則疑人圖已矣此厲之所自來也太陽之氣憑物而爲厲固不能辨其孰恩而孰讐而人之自疑於心者皇皇然常若有物焉繚繞於前觸之而偶中遂不啻讐人之象蓋厲者自外來而讐人之象則吾心自爲之也段之於伯有得毋類是耶此又可以理斷者矣

問神亦形而下者其說如何曰旣謂之迹謂之功用謂之良能皆氣也氣非形下而何故無論往來屈伸灼然可覩可聞者爲形下卽一切妖孽怪妄詭秘閃爍莫可踪跡者亦莫非二氣使之然故曰形而下然祭祀而齊明盛服雖

曰姍姍其來臨要之無笑語可親擧止可卽也亦得爲形下否曰來格來享之祖宗雖杳無聲臭而求格求享之子孫則現可覩聞其現可覩聞者卽杳無聲臭者之遺體也故曰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至於山川之祭邑厲之祭主祀者雖非其子孫而追原其始則皆本於氣化亦未嘗非一本也故均謂之形下

形色雖有萬殊要不外於胎卵濕化夫旣以化爲言則自莫可測度矣然亦有常有變約而言之如鷹化爲鳩雀化爲蜃鼠化爲鴽常也至於男化爲女女化爲男人化爲石石化爲人則謂之變如松脂化爲琥珀石液化爲鉛汞螟蛉化爲蜾蠃常也至於山之精化爲魍魎水之精化爲罔象土之精化爲羵羊則謂之變旣謂之變則非正理所由是以聖人斥而遠之唯恐其惑世誣民其嚴於邪正之辨如此獨怪世所傳佛像千奇百異莫可方物甚或於古木石屋中往往詫以爲靈應之徵因緣之地而亦窮工極巧目是佛也嗟乎人未至西方安知佛形果類是而遂強以爲佛又安知非往古未有佛之先偶於木石內得是形好事者妄以爲佛而卽訛傳至今也乃相染成風至於文廟中亦皆繪像圖形如浮屠氏自宋迄明莫敢明斥其非必俟張永嘉柄政始得毁泥塑而易以木主去封爵而書以

先師其釐正之難如此故儒者莫要於窮理

或問見鬼之說於義何居曰人生自幼至壯至老所見多矣所聞多矣所行有愧於心者多矣臨死氣餒於是所見所聞所愧於心者皆卒然見於耳目之間以其精神不能自持也故有見鬼之說如謂死而必以鬼也則夭殤者未聞有所爲鬼者何也以見聞未多未嘗有愧心之行也諺云信之則有不信則無至哉言乎

易言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不曰與鬼神合其吉而曰與鬼神合其吉凶見吉之不能無凶也此鬼神之不可測也卽聖人亦不能免

也故大舜而有歷山之厄孔子而有陳蔡之危文王而有
羑里之囚此之謂合其吉凶
問天地日月四時皆鬼神爲之也何以不言吉凶曰天地
司覆載日月司照臨四時司運行其本體未嘗不善故曰
德日明日序及變化而行鬼神始有吉凶之判矣故獨以
吉凶歸之鬼神焉乎人至聖人而止矣至與天地合德日
月合明四時合序聖人之能事亦畢矣乃猶不能有吉而
無凶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有古聖精意之所存後世流爲巫覡方士之所爲者祭祀
之有尸也然天而尸也則近於瀆矣婦而尸也則近於狎

矣與其古也寧今天道難知上古皆以聖賢董其事此堯
之所以命羲和也後世悉授以散官古者四時改火所以
節宣天道也後世并缺其官焉敬天勤民之道於是乎亡
矣與其今也寧古

占驗

熒惑入南斗而正統蒙塵是占驗之足憑矣然徐理曾以
占驗倡南遷之說而卒不能回于謙之聰然國亦無恙是
又占驗之不足憑矣君相造命夫豈誣哉
楚雖三戶亡秦者必楚也爲此說者恨懷王之不生入也
乃亡秦者果出於楚人以是知天道之不外於人心舍人
心而言天道者皆妄也而占驗可知矣
使成湯而非聖人解網雖仁安知不以爲齊王之觳觫吾
於是而知虛名之足以啖也使陳涉而有天下宇魚雖詐
安知不以爲沛公之碭雲吾於是而知天幸之足以邀也
而占驗可知矣

前知

至誠前知人多求之幽冥詭幻之途然不曰至誠之人而
曰至誠之道蓋必之於道而非必之於人也詭幻云乎哉
然亦不必過求也堯之於舜舜之於禹皆以匹夫之微而
畀之以天下而不疑是堯之前知舜舜之前知禹矣成湯

用伊尹武王用太公皆以疏逖之遺而托之以股肱而不
貳是湯之前知伊尹武之前知呂矣惟其道不惟其人故堯
不識鯀周公不識管蔡孔子不知陳蔡之難文王不知羑
里之囚然未聞以此而減聖舍堯舜湯武文王周公孔子
又孰有至誠哉
王陽明能前知羅念菴亦能前知皆從二氏來得毋二氏
之前知即同於至誠之前知否耶曰如其同也則二子當
終身於二氏不必復返而之吾儒矣善乎方正學之言曰
凡人不爲疾病所困而能預知其死期者特寡慾清心使
然耳不足以爲異也以是而知二氏之前知皆是弄精魂

生知只是頓悟敏捷聞一知十之謂非不學而遂能遍覩默識也卽白樂天七月能識之無字亦必經手指過然亦止識之無字他字亦不能盡識今禪家動云一悟之後卽無不知非妖而何

在物爲五行在人爲五常其理一也但物得其偏而人得其全此物之所以蠢人之所以靈也然物雖得其偏而其偏者未有不誠誠則明故鵲能知風鳩能知雨人雖得其全而其全者多不能誠不誠則不明故卜問之龜揲問之蓍

朱子謂仁義禮智人與物異知覺運動人與物同愚謂知

覺運動人物亦不相同試看虎日伏而夜出蛇夏見而冬蟄以至鹿督龜息夏蟬秋蚓種種參差人則寤寐晏息飲食服乞各有自然之妙當然之則安得下同於物惟其不同於物是以謂之分殊苟知覺運動亦與物同則但言理一足矣又何必言分殊哉

或謂物未有能用火金者惟人能兼五行之全故獨靈於物曰固然但前知非此之謂也

聖人無憂孔子何以憂周公曰無憂者聖人正心之學有憂者至誠感通之理

誠言其理也靈言其虛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者必之於理也淸明在躬志氣如神者必之於虛也

死生

死生者造化之謂也自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動一靜一闔一闢互爲其根而死生之機肇矣蓋無時無刻而不造則無時無刻而不化矣無時無刻而不生則無時無刻而不死矣此皆氣機默運非可以安排於其間故曰大道法自然但天地之生生化化萬古常新而萬物之生生化化則與時皆變蓋理之本於一者又不能不散而爲分之殊也如人數尺之軀欲與造化爭衡曰吾有不死之道是造化無權而乾坤或幾乎息矣又安在而爲分之殊

乎然則佛家形滅神不滅之說如何曰此又妄之甚矣鬼神者卽二氣之良能非二氣之外別有所爲神也夫人而至於形滅則氣已散矣使氣已散而猶可以爲神則當其未生之前氣未聚也試問所謂神者安在乎此夫子所以有未知生焉知死之荅豈幽明始終容有二理耶善乎朱子之言曰理者天地之公非吾所得私君只於已身認得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目爲已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舍得謂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也故曰非全放下終難奏泊識此意者思過半矣

未知生焉知死人多就近處說了不知這箇來路甚遠須

將太極圖一箇圈子窺得完完全全明明徹徹方知這箇來路來路既清何愁去路不明朱子曰幽明始終初無二理既曰無二理則非窮理盡性至命而徒空言生死亦惑矣禪家好說父母未生前及窺其未生之前不可得則以一言蔽之曰無曰空是豈太極面目乎

死之不得不死亦猶生之不得不生也貪生怕死便是欲便是着便是礙便不是道道家怕死而求有以超乎死釋家知死不免而求有以勝乎生於死生之說何啻千里嗚乎此二氏之所以卒墮死生中也

陰陽合則生陰陽散則死原始者原其始之何以合反終

者反其終之何以散知始無不終之理則知合無不散之理矣知合無不散之理則知死無不亡之理矣此之謂知生此之謂知死

問精氣為物游魂為變其說如何曰為物則知其合矣為變則知其散矣散則變變則化化者自有而之無也知變無不化之理則知死無不亡之理矣此之謂知死

孔子之削跡伐檀顏子之簞瓢陋巷原憲之褒㡆繩樞屈平之抱石行吟蘇武之節旄盡落孔明之鞠躬盡瘁陶潛之叩門乞食韓愈之雪擁藍關周茂叔之光風霽月郭子儀之單騎赴敵荊卿之易水衣冠高漸離之悲歌擊筑文天祥之從容燕市皆可以想死生之境皆可以驗死生之說

道之在天地不過寒暑道之在萬物不過死生死生者道也能了死生者學也

死生猶旦暮知旦暮則知死生矣第旦暮未易知也習不察行不著非知旦暮也百姓日用而不知非知旦暮也食而不知其味非知旦暮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非知旦暮也鳶飛魚躍莫非道妙是知旦暮也逝者如斯莫非道體是知旦暮也學不厭誨不倦是知旦暮也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知旦暮也

堯舜之心至今存是知旦暮也不義之富貴於我如浮雲是知旦暮也嗚乎旦暮豈易知乎知旦暮則知造化矣知造化則知死生矣知是而後可以言至命知是而後可以言好學

若要生此身除非死此心此心若不死此身安得生自是丹家喫緊語顧涇陽先生反而賡之曰若要生此心除非死此身此身若不死此心安得生便為吾儒喫緊語然終於生死處猶未能放下未能放下又安能湊泊乎善乎吾夫子之言生死也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可字下添得一字否這方是能放下能湊泊

死生旦暮間事自佛教入中國每當圓寂時便作偈留示於是儒家亦往往效顰焉然古往今來惟曾子臨終數語爲千古絕唱深之須踐形盡性淺之亦保體完膚真是徹上徹下獨往獨來無些子倚靠無些子伎倆舍此而别作驚言怪態都是弄精魂

先儒多以氷水喻死生愚竊以爲未夫水凝而爲氷氷釋則復爲水也氣積而爲人人死而復爲氣乎善乎子朱子之言曰天地之化往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爲來者之息也水流極東氣盡而散如沃焦釜故歸虛尾閭亦有沃焦之號非如未盡之水山澤通氣而流注不窮也

識此義者於死生之說思過半矣

人有軀命有性命性命者得之於先天所謂天命之性是也軀命者得之於後天所謂氣質之性是也軀命重則性命自輕性命重則軀命自輕此陰陽之所以互勝善惡之所以兩分也

殺身以成仁輕軀命而重性命之謂也偷生以害理重軀命而輕性命之謂也

天地之一闔一闢猶人物之一呼一吸一闔一闢者天地之陰陽即天地之終始一呼一吸者人物之陰陽即人物之終始有終始則不無死生矣人徒知人物之有死生而不知天地之亦有死生也善乎先儒之言曰一動一靜者天地之死生一死一生者群生之動靜是之謂配天是之謂合德

氣在萬殊則有聚散此人物之所以有生死也氣在一本則無聚散此天地之所以獨悠久也理無聚散氣亦無聚散此理氣之所以二而一者也理無聚散氣則有聚散此理氣之所以一而二者也氣有散之理而後散氣有聚之理而後聚此爲物之所以不貳不誠之所以無物也

觀鼻息之一呼一吸而知死生之道矣呼者自内而出也吸者自外而入也自内而出者則隨出隨散散者無窮而

出者亦無窮卒未聞散者復入而爲出也故曰乾坤如橐籥

人以爲渾元之氣未嘗有聚散愚以爲亦未嘗無聚散但生生不窮故不見其聚散耳試看一粒谷種每年到春則生至千粒萬粒如許之多皆從何處得來則知生氣之無窮矣人身呼吸之氣亦然呼者一出而不返吸者叠出而無窮是人之元氣亦生生不窮也必元氣已竭無叠出之時方死

死生無足悅戚者在自己身上說則可在子孫身上說則不可論語不云乎與其易也寧戚又曰臨喪不哀吾何以

觀則死生之際亦大矣仁人孝子皆於是乎驗而可以無
憾戚云爾哉
胡五峯謂心無生死夫以心觀心或忽在一室之內忽在千里之外忽在千百年之上忽在千萬世之後謂之無生死似也但未嘗未有此身之先心在何處試以此作轉語則所謂無生死者毋乃覔形索影躡空作架耶人食以此心虛靈如太虛懸於空中未嘗有一物不知太虛亦未嘗無物也太虛特氣之轉折精妙無聲臭之可循耳使太虛常懸空中而無風雲日月雷霆霜露之變化則何能生生化化而行鬼神哉知天之不能外風雲雨露而爲天則知

人不能外血氣耳目手足諸形骸而別有心矣今謂耳目手足諸形骸俱已化去而謂此心不與形骸俱化也吾不知所謂心者何心靈者何靈其爲妄也又何疑焉
天常在故謂之乾地常在故謂之坤日月常在故謂之明試問人死矣耳目形骸又安在而云不亡哉
天無知地無知草木無知鳥獸蟲魚即有知亦一偏之知有知而又最靈者惟人耳謂人有知而不亡則天地無知反謂之亡而人轉靈於天地乎
問何以氣化銷而形化長曰是亦此盛彼衰之理猶之夏既熱冬自寒也奚足異
問宋儒謂動物雖有知才死其形骸便腐壞植物雖無知其質却堅久難壞如何曰亦是盈虛消息之理猶之舌柔而久齒剛而缺也奚足異
姚江一派皆謂人生而後只求日減不求日增以人欲作其故也以愚觀之非特人欲日增即天理亦未嘗不日增也民知只就好一邊說人欲只就不好一邊說是皆說得半邊故終有未備如愛親敬長六七歲時不過依膝下有相親相愛之意云爾求其服勞奉養如子路負米顯親揚名如子華使齊其能之乎不能也必待年壯力旺乃能如此所謂氣日生理亦日生也是之謂仁至四十強壯而

後氣衰矣求如子路負米子華使齊則又不能以其有日衰之理故氣遂日衰也是之謂義非特此也推孝子之心即使父母百年未足滿其願是之謂仁然不能必親之常在以遂我罔極之懷是之謂義有仁必有義猶之有始必有終皆天地間公共之理而非有我之得私是以聖人本天以制禮於其生也盡乎仁於其死也盡乎義因物付物而不敢參以有我之私是之謂以天民而盡天職
惟氣有盛衰理則無盛衰是以有得於道者即至年老氣衰亦自能見義必爲臨難必勇不因氣衰而理亦衰也是謂形而上形而下惟氣有盛衰理亦有盛衰是以有志於

學者卽使道明德立亦不免終歸於老終歸於死死則氣散而爲無矣理又安在哉是謂器亦道道亦器

口之於味也入則香出則穢香則愛穢則惡然以之糞其田則嘉禾又藉以資生是今之穢焉者卽後之香焉者也今之惡焉者卽後之愛焉者也人之悲歡離合生老病死亦如是而已矣故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生卽仁死卽義知仁義則知生死矣試驗之父子父因愛其子而遂多方以善其貽謀然貽謀雖善而終不能強其必苛於是往往割愛以聽子之自謀是謂之義至於子雖未必善守而爲父亦自有當盡之道未便聽其自暴自弃

而不爲之所是謂之仁於其義也則禽犢之愛庶幾少割而貪念不生於其仁也則過庭之訓庶幾少酧而寸陰無負於貪念不生見處死之道於寸陰無負見處生之道

幼學壯行不爲一家計而爲天下計是謂之仁及年老氣衰歸息衡門不能爲天下計而姑爲一家計是謂之義於其少年而仁見處生之道於其老年而義見處死之道

好色者必亡慾之爲累也甚矣然二氏絕慾而亦未見長生蓋過之爲累未必不甚於不及是以發乎情止乎義卽謂之中

人情最樂者莫如色最難得者亦莫如色而惟饒於財者能遂其樂能飽其得也則財可以奪天矣天下安得而不役役於財乎然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亡是財之所以奪天者適所以自奪其生也人情未有不愛其生也又何苦而必役役於財乎

男女人之大欲也而大倫出焉就大欲而論則爲血氣之私就大倫而論則爲天理之公惟其爲血氣之私是以庸人俗子惟知慕妻子慕貨財終其身無一非私也是謂醉生夢死惟其爲天理之公是以志士仁人惟知見義必爲臨難必勇終其身無一非公也是謂生順死安

惟其人欲也而天理天理也而人欲是以聖人有修道之

教敎則化血氣爲天理可以盡人皆君子不敎則埋天理於血氣不難盡人皆小人倘盡人皆小人而無君子則舉世入於禽域而乾坤或幾乎息矣夫人本天地所生至使之不入於禽域則又聖人所能而非天地所能也謂聖人卽天地

伯魚卒孔子年已七十有九老而喪子人情所難堪未聞有慟容至於顏子之死則哭之慟聖人雖以道不以人如此

公羊穀梁傳載孔子生左傳載孔子卒不具壽數而史記稱七十三據公羊穀梁則當七十四宋學士景濂謂公穀

去孔子甚近其言有徵卒年當爲七十四足以破左史之訛矣但於所生之月日仍未備書夫以倫荒野老作墓誌尙知詳書月日以備追思顧大聖如孔子反令鈌如祟德報本之謂何余覽路史見其攷辨甚詳謂孔子初度之辰當定於八月二十七日惜宋學士引證中未之及家譜亦勿載然則羅泌之有功於名教豈區區蔡中郎傳郭有道可得而比倫哉

半農齋集卷之八 終

半農齋集八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蔣中和撰中和字本達又字眉三靖江人順治乙未進士官蘭陽知縣遷滄州州判是集分詩文論策史說六部其文頗辨博自喜而多拾李贄餘論未脫明季之町畦

陸密菴文集二十卷錄餘二卷詩集八卷詩餘四卷

〔清〕陸求可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年王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陸密菴文集二十卷錄餘二卷詩集八卷詩餘四卷》提要

張序

柳河東曰文章可報國恩洵斯言也潤金石被管絃薦之郊廟所以扶助風會豈淺鮮哉顧吾人策名盛世媿無志爾誠束修其身如古諍臣經術則坐而言出而建膚功偉論聖門四科未有專尚一塗者若騷人墨客月露之章君子鄙之必也有志皎然上論古先帝王將相禮樂兵刑水火教養職方名山大川諸奏疏封事審其醇駁隆盛而宣導之發皇之然後以臚列掌故無不宜也猗歟難言已山陽陸子密菴爲予乙未分較所拔士其人蚤慧夙授強記博聞未壯而登朝已嘘雯布綺吐棄粃糠兼敭歷中外迄綰文柄皆苦窳親嘗寬猛互濟是以其爲文也獻可替否則鼂賈公孫策問之條對也辨理闢邪則鹿洞鵝湖

靚面之印證也讀史與懷酌古人待來者則同父正則之晤言也登山躡勝浮吳會探入閩則延平大滌之皋比也筆劄碑版有典有據則西京之雜記東都之長編也溢而爲詞賦出經入史吾怖其言若河漢而無極也韓昌黎有言餘事作詩人若箬菴之詩之詩餘豈餘事哉使天假以斝鑠則爲

皇朝饗郊祀之樂章訂史錄之總裁其仰荅殊遇行翹車竢之矣惜乎其限於年而遺書猶存以酬
國恩不其然乎不其然乎予不禁爲撫卷而泫然流涕已古薊通家生張永祺謹序

宋序

予年友陸公箬菴文集若干卷刋成其嗣學博志謹械其書寄京師問序于予予讀而歎曰古之立言者其企于傳乎益以徵文人之有後云何以言之天之傳人也傳其人之心與神爾心神在國家國家傳心神在山水山水傳心神在朋友僚寀朋友僚寀傳而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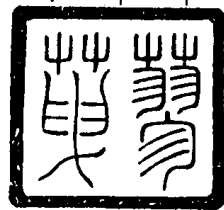
君愛國事親信友唯在薦賢蘇軾不云乎薦賢者必有後彼文人之薦賢不能悃愊無華也則詩文傳詩文傳矣尤賴子孫賢傳詩曰式穀似之又曰以似以續莊生謂副墨之子雒誦之孫豈非以子孫之纂輯卽箕裘之良規歟予嘗讀史至五代時和凝身爲文人而自鏤版以行世史氏譏之使凝之子爲父鏤則君子必許爲孝文人之

有後不相得益彰歟廼天未欲凝之傳則凝不能薦賢而天之報施善人可知矣今予于密菴三歎其薦賢益察密菴之心神無刻不在忠君愛國事親信友發爲文章詩歌有不啻若自口出者非予言之孰有能曉晰而播告後世者乎予與密菴同舉于鄉同受知於夏邑崔夫子之門同售禮闈同受知於大興張夫子之門惠好若兄

弟一疾苦必相告一疑義必與析密菴見一善必喜得一友若驚其抒爲詩歌古文詞直寫其緇衣豈弟之旨而高者峭者平者實者博者大者典而則者麗日星而鎮河嶽者其氣足舉之其攸好德足發之也密菴成進士筮仕裕州爲兵馬蹂躪之鄉密菴唯手一卷與多士伊唔不輟而治辦陟刑部又手一卷與同官伊唔不輟而曹

務辦及官學政入閩士子仰如慈母嚴父而汲引理學闡揚經術至今嘖嘖輿頌焉密菴之薦賢何如耶予嘗以書告密菴曰延平大滌之書皆門人刪訂而成子他日名山業必有捧瓣香于築室者若元定之學光大于厥嗣吾于賢子孫卜之以天之報施不爽也密菴復予書以牙曠相望而未幾訃音至又未幾國博果棫其刊本至

幸哉有子如此國人之稱願然非天啓之耶禮曰無美而稱是誣也有美而不稱是不仁也誣與弗仁令嗣其何敢其何忍昔韓文公有子不能讀父書而昌黎之集至宋遇穆伯長始傳非昌黎不薦賢也然使昌黎之文不能即版行天下未必非子罪也若國博孳孳矻矻以表彰先人爲急其志有過人者予故屢歎之比于蘇子之序

鼂氏益俯仰文人凡集湮滅不傳者其咎
皆在子弟也容菴之集安得不速傳乎哉
容菴集傳不獨其立言傳其立德立功並
傳矣何也旌其有後也國博宏鼓舞而版
行于天下
康熙二十年辛酉暮春門年眷弟宋德宏
頓首拜序

劉序
密菴公倣秀才便名噪有韻之學中乙未
進士筮仕豫州華路藍縷披榛剗莽之餘
猶不廢筆墨仕而能學所著書益富迨徵
爲鳩部出督學八閩閩故晦菴講學地公
蒐輯遺書與士大夫倡率主持之以追復
乎游邦鄒魯之盛歷六年而經學明古文
之家亦以漸出廬居又十二年與同鄉張
考功新標嵇杭州宗孟相切劘舊編以古
人爲繩尺公獨溪於理學而一辭乎剽賊
掇拾之習語錄分上下二卷已成梓諸蘖
次第就板因起大叅未即補遂歿人謂其
位不逮卿貳有用之未稱其才之可惜不
知其扶衰起敝於吾黨者亦未竟其志也
公論理本於象山詩賦華潤似雲間條議
又往往似敬輿淵源家學而得其傳又發

於自然而不離乎其質故風格自上公歿之年而張考功嵇杭州亦數月後遂亾陳黃門台孫年又老余欲求所爲古文辭如曩時二三親知商榷宗要者豈易言哉公歿之二年公之子學正名志謹分其文若干卷詩若干卷請予叙而刋行於世

康熙二十年辛酉夏六月朔同里姻弟劉謙吉謹序

徐序

今之世求一文人易求一理學難求一理學於薦紳先生續微言而倡絕學此何人哉先正荊川見薦紳刋集每從而議之非議集也議其於學未也學與詩歌古文辭並攷證六經原始賡颺拜讓疇咨底績而後著一書陳一謨彼六經之根底又何攷耶道也吾人身體力行之理也理不播之文不能行遠不修辭立誠不能傳後世而貫乎道今山林講學者往往覩經世樂道爲二不知道之行非宰尉柄升師儒弟子鐘鼓笙鏞於前而莫能大振也嗟乎以理學論千岐萬派况文章麗雜奇詭剿襲雷同之僞種葢難言矣予與陸子密菴少同學壯同志密菴成進士知裕州歷比部提福建學政予升沉異致然知密菴高材通

明方正廉絜不自服官時也密菴少孤能奮起儕輩太母太王母督課甚嚴密菴中夜椎心揉六經子史含英咀華雱霈八股制義連售有司既而幡然曰吾之上書取當世賁求之古先聖賢果如是耶文之沆浸醲郁閎中肆外左仁右義果如是耶虞廷拜獻漢唐宋元明諸大家經天緯地果如是耶密菴學凡數變文凡數變而濂雒

關閩之旨始爛然表裏密菴衡文爲八閩考亭延平講學地俯仰興思如逆旅得歸鼓舞湊泊而集乃成使荆川見之當呼緒山東廓賞其文誦其詩快絶學之申也密菴文祖魯齋艸廬而旁溢爲鐵厓淵穎其於君家鵝湖有德性問學之辨允爲考亭嫡傳而暢乎董賈韓歐矣予讀其賦有六朝之藴藉焉策畧於天文地利山經海誌禮樂河渠無不詳曉史論發前人所未發序記翩翩乎大雅遺則也雅不喜諛墓以爲近諛故集中闕焉卽密菴耿介可槪見後之著述者其興起乎計集凡若干卷年中壽僅六十有三云同學弟徐轉迅頓首拜題

旹

康熙庚申十月之望

陸密菴文集目錄

山陽陸求可咸一甫著
同學諸子 參定 閩中門人王霖較梓

陸密菴文集目錄終

陸密菴文集卷之一

山陽陸求可咸一甫著
同學諸子　叅定
閩中門人王霖較梓

賦

觀海賦　有引

予少讀張融海賦，未嘗不驚其言之河漢而無極也。玆以陬月晦，前出閩安鎭，抵琅琦，歷斷嶼，山諸漁聞白巖有白雲寺，爲羣峯巖㟁之絕頂，遊人往往觀曦輪蘂淵，隆藻，蓮駭，因躡蹻而上，是日氣霧

冥冥，迴烟四塞，已心疑朏朏，䨩曜，未必獲覩扶桑浴鴉，朝暾，飛鳧，既至，果玄液豐注，坐而高簷修霤矣。襆被山中三日，惟積流委輸，渤澥浮天，郎未窮溟洲伊邇，已決決然大也，因作此賦。

粵自圜儀旣覆，方軸載序，百川咸遵，萬壑攸聚，盡章亥之衡兮，莫測熬波，堣垓壤之汪滙，悉歸巨注，若夫青冥晃朗，朱明旭煦，箕伯合吹以亍噓，豐隆歛烟而弗吐，晶漾，沉㳿，漣漪，浮縷，北溟渺瀰，東阬布濩，斯時也，金翅翔光，景炎舒顏，練碧天際，東君曉晤，望忽漠

於無垠極莽罝而莫步迨夕霏散彩斜陽薄暮長織
空挂於紫雒羲馭漸沒夫翠樹千頃茫然一葦可渡
適是日也零雨崇朝拍浪翻盆洪飈熛怒霧靉蒙昏
澒濛霾曀以轡巽波濤觸激而厖喧旣訝羣龍之競
鬭復疑萬馬之爭奔大壑龍嘘窮髮鹿渾島嶼隱於
蚡穴琛寶潛於蛟門揚塵飛潤蕩颾湍洹黑雲人立
而萱吼白波山捲而背掀渝溢震覓洶湧搖覓盤渦
藏艦艒陷窟徙鵬鯤瀉瀑噴沫浹渫吶吞至於艑艙
千隻艅艎百艙沔演卭蟥駕瀵吹豚合涇渭於八水

通閶闔於九關呼波臣以求活告靈胥以鳴冤嗟乎
生之不辰傷日月之將老率胥徒而避亂田橫之遺
址何存領男女以求仙徐市之舊基可考笑漢武鶩
開萬歲於之罘效管寧獨泛孤舟於栲栳望珠璣雙
招之羣峯阻蓬萊瓊樓之衆島吞江納漢濱流瓊抱
香岫百里未見反覓之樹壽延千年空求不死之草
踊支祁以當衝撼天吳而爭道天軸簸蕩只見淵淪
之泛濫地紀坼裂誰挽狂瀾於既倒人迷碧漢水接
蒼昊登武都而泥紫濯錦流而衣縞九載懷襄命神

禹以疏瀹七逢旱魃勤殷湯以祈禱蘂珠琳瑱琉璃
瑪瑙珊瑚絢綵鞢鞨瑇藻木難硨磲之船雲精碧髓
之寶神樓上藥劉華蓋餌伏龜之松羽駕玄蹤安期
生種如瓜之棗游黿化禽炎女之精衛長存泉力填
石秦皇之石橋可造至於瀰瀰沆瀁淼淼鴻溶但知
高下莫辨西東極八裔而無際滙萬派以朝宗沸騰
洋外滂濞波中灌沃焦而不盡倒飛澇而無窮金石
燀灼淮泗潰洚曾不增其升兮又何減其涓淙翱翔
黃鵠蚴虬蒼龍變化莫測出沒靡淙倚雀室以遐觀

開窓待東方之旭日對鮫人而偃臥欹枕聽北甬之
閭風驪珠不夜紺貝浮空冥搜潭瀰蒲類之殊域延
瞰反踵雕題之分封則有髦鬣流求日本勾戎或巢
如壘燕或散如沙蟲連臂黑齒斷髮穿胸鮹能吸氣
以爲潮鯨每張鬐而成峯覩蜃樓之粲粲奏鼉鼓之
逢逢此皆一氣所噓遂成萬態變幻委輪開口以雄
吞尾閭極目而遐盼有時乎蚪遙垂雲何計於飛鳶
乘雁偏有披蓑漁父獨能往來無患若滅若沒自然
習慣倏而風恬倚岸靜飇莽莽茫茫一沼一凋所以

尊爲四瀆之長號稱百谷之王積流横地府疏派引
天潢長泓渟滈飛沫汪洋生雲霓之狀吐日月之光
果是上眞列聖之居允爲玉女神仙之鄉蓬島登萊
交趾南昌水無流而不收物無類而不藏西逾弱水
東届扶桑崇五岳而鎭六服配九圍而侔八荒庶幾
得異人之一遇傳秘授之奇方上摩員嶠下絶梯航
望丹丘於縹緲駕玄鶴以頡頏誠日擊夫馮翼之雄
森匪意度於溟濛之混茫因援筆而作此賦適有客
哂笑於予旁曰吾聞宏垓之外元氣浮游渤澥南溟

環繞九州區域之表瀛瀚四週槩覽兩儀覆育隩區
垂玄宵顥溫谷暘侯寥廓蒼落黑枵窮陬遊光逸景
翕闢冥樞鰲足既斷鵲渚誰遊幅幀廣衍四遐六幽
亥步方輿息壤阻修龍堆大漠汾澮惡流足之所履
目之所收棚軋渥注淡漫沉浮巨浸激轉於川瀆細
流爭廻於壑溝大之彌綸廣斥小之涓滴抔漏子何
衒誇天鏡之滈滈盛稱馮夷之彪彪譊譊刺刺以媚
朋儔遂足定至大之倪窮千里之畔乎夫海之在天
地猶蹏章極之等一抔如莖毛之在九牛子尚以蠡

測靈淵以管窺瑶洲宜其卮言無窮娓娓不休予揖
而答之曰客之言誠善矣予固未能殫窮夫溯流之
道里請爲畧指其大端實莫罄其奇詭頃刻殊形駭
目驚喜高者爲樓閣低者爲壓市車馬雜沓旌旗列
侍人物轟諠賓主坐起予昔至東牟陟歷熟視見夫
朝曦抱珥火精出水流珠光分乎上下赤羽紛馳於
遠邇菱彩蕣華噴騰淵藂非形非物如霞如綺玆特
記聞陬之一隅何足詫大荒之覲止傾羲僬短將下
陽烏朏皃沉輝漸缺蟾蜍嘆衰齒於崦嵫尚努力於

末途予將搖旍以問參寥振翮而步洪衢與容廻翔
於莽蒼之表徘徊於廣運之都大圓爲蓋大方爲輿
騁鶩十洲放浪五湖何必義不帝秦羨慕仲連之高
蹈生不逢聖嘆息尼父之乘桴哉

錯綜該博幾與漢人爭長使木玄虛有積薪之嘆

感知賦 有引

以余貧賤當此別離眷念故山浪游茲土羈士龍於洛下頗動鄉愁託司馬於臨卭自孤客况世路入門各媢壯懷倚劍誰憐乃遇先生有如舊識待狂奴以國士謂公孫有異才遂爾拜表稱衡逢人說項斯知章未遇李白不是仙才得韓愈相推長吉遂成鬼語感恩知己繡趙勝而無絲刻骨銘腑結魏顆而有草用裁小賦粗寫俚懷

何來一士自謂狂生恩仇已滿書劍無成屈雙肩而

不直白隻眼而難青足無門兮鬼笑貧到骨兮天驚乃爾坐我無籠因人不竈欲濟兮舟沉將炊兮甑破送不去兮文窮恐還來兮詩餓哀三閭之屈子但有天呵笑百尺之元龍且無地臥若乃令不臨卭客非洛下浣花杜老屋已無茅摘葉坡翁菴猶未庵憶南山兮做廬望白雲兮精舍無枝三匝可憐人有石一卷難語者兼以張儉無家元直有母輸馬革與男兒泣牛衣於少婦地欲出人頭天還掣吾肘不能餬口兮四方無那折腰兮五斗寄踪跡於春傭晦英雄以屠狗熱腸一片呼酒澆之俠骨一條問君市否若乃秦書十上齊里五逐楚璞無題燕金未築癡癡懷杞國之憂莽莽下唐衢之哭畏祖逖兮先鞭冀鄭莊兮推轂笑豎子兮已成名怪庸奴兮偏受福我命輸人君才已僕風吹兮江上之簫日擊兮市中之筑撫已髀消逢人眼肉身男子兮不封侯反江東兮何面目乃有文章名士義氣丈夫憐人末技慰客窮途許馳驅兮恨晚弗貧賤兮交疎韓昌黎之文扶八代皇甫謐之序走三都遂接陸鴻於茶日過長卿之酒壚指

高軒而命賦先天子以來呼况乃口口傳斯章章薦禰吐一士而無哺待狂奴以不洗竟使談笑識淳于刺謁容鄭綮無驢不遇乎孫陽非龍亦登於元禮負一寸兮相知莽千秋兮欲涕從此羮嘗老母飯進王孫謝郎不問及鹽米王生亦感其飽溫卞不勞兮三獻杜無煩兮七奔我已悽同衰鳳感切窮猿飯牛歌白石騎馬在黃昏能不酒杯澆趙土絲繡平原金一千兮報母珠六寸兮酬君尚有半丁憐鑿齒敢辭九折過王尊等取他年知國士生平未肯受人恩

中有雋句痛飲讀之可稱名士

春懷賦

臘雪峯之麗景兮渺不覺淑節之巳淩撫辰而觸緒兮芬玉壺之醲而時斟爾其碧巘參差而添翠灌木彌望以結陰鷙鳥感仁而革性鶻鳩乘化而變音野遲之香欲滿山階之筍茸侵柳眼橫嬌而婀嫋鸝舌增媚以難任伊胡爲兮思沉沉恒危坐兮而正襟懷登陟兮未廣恒典旻兮以時翳一綸之是屬憑四遐以潛滋芳藹生兮匝苑梅花放兮滿枝司空之楊未種郗尉之萊莫移謝池鮮夢草之句梁園罕賦月之

辭飛埃結紅霧而遥颺兮遊蓋翔青雲而交馳覽經黙候頻愥鶯期閧丁丁而伐木兆嚶嚶而求友寂寞兮蟠桃塢裏之琴冷落兮陽春亭際之酒空聽乎旗鼓之山莫躡乎仙茅之岫成春服於在笥兮靡結伴於狂叟履蹁蹁之孑影兮憶翩翩之佳偶鮮雲欽乎天末兮遲日照乎窓牖對叢蕪兮徒芳鬱沉懷兮誰剖命巾車兮憖陌上之塵垢聊微吟兮呼鳴鳴以扣缶追推移於曩哲兮胡自責以无咎奚慘慘其過畏兮逐華膴而疾首惟餘春之可惜兮驚美好之易朽

一低一舸駸駸軼齊梁而上

登泰山賦

登泰山兮意沉吟肩摩曦馭兮胸盪層雲望巖頂兮四十里盤道而屈曲兮杳不知其幾千萬尋宜其擅三十六洞之宗兮而禪七十二代之君爾乃詢石閭而躡介丘兮覓仙人之爲栖踞東南之日觀兮每日出而闚鷄渺吳會之東處兮指長安於直西睇黃河其如帶兮步周觀而俯瞰全齊天門之松兮過十圍覓玉几與金牀兮愛石室之依稀探玉簡與瓊策兮阻神府而歔欷逢鈕爻於崖畔兮未審毫光於纖微覓芝童於窈窕兮安能辨白鹿之是非汲香井兮而無綆望神房兮末由以披幃訪稷丘兮而問郎舍文子兮其奚依巖巖兮洵魯邦之所瞻屹屹兮作兗鎮而靡羣念泰皇兮留遇雨於何坂遡漢帝兮爰作闕以因雲標天齊以爲長兮登之方生二儀而小天下豈東山之嵂崒兮而小魯之足云

美人舞劍賦

彼姝者子何嬌嬌兮其邁倫旣蕙心而紈質仍玉貌而朱唇匪東都之妙姬實南國之麗人抱鋊帶而耀日引螓首而生春脫白刃以相待展翠眉而振振不必披短後之衣兮而示武爾乃悉公孫之技兮以入神於是奮繡衣之飄纓散珠履之芳塵促中堂之匯坐現蔚肢之全身閑不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制決浮雲於上天窮妙紀於下地紛縱體而迅赴忘羸形而疾視渾脫兮笑項羽之學不精瀏

離兮哂蒙莊之說過滯突如奔羆之赴谷兮嬌若驚鶴之翔林彩振恍電光之交發兮翠滑憐寶釵之莫暜展季爲之低徊兮桑門於焉沉吟西方驚白帝以錯錯秋邪哭鬼母而沉沉有是夫臨頡之李娘兮聿追乎開元獨冠之初也鄙乎哉秦廷之舞陽兮遺誚乎刺劍之術疎也

月賦

惟素月之流天値作秋之良夕羨金顥之平分欣碧虛之如拭匪北庭之過寒允南樓之足適開東閤以留賓續西園而撰什爾乃招鄒生枚叟之朋而角勝聯田況謝莊之侶而搜奇於焉登望鵲之臺履彤娥之池於焉蹈東井之垣詣廣靈之匯擱毛穎之管兮吟姣人之詩覓憔首之兔兮尋竊藥之妻丐金樞之轡以暫停兮矚織阿之御而稍遲望蘇摩而拜手兮面無忌以陳詞詢三靈之丕顯兮晰七政之惟微金

精孱兮罔蘇灰朓朒之不移陰宗祭兮詎朏鬼盈縮之無差稽伊祈兮仙蓂胡然而應時問虞喜兮桂樹奚自而生枝若乃氣本乎水兮曷有八寶之湊抑龜出於兔兮烏有麟龍之鬪挂千尋之鏡兮將孰爲之扣傾萬頃之銀兮更疇視其候且也行二萬六千里兮豈其半充乙辛之糅照四十五萬里兮豈其盡入周生之袖矧桂云五百丈兮誰則砍之而仍舊戸云八萬二千兮疇則修之而非謬惟是霾霧盡捲望舒初來氷輪高懸玉鑑全開雲斂天末兮邀素娥而追

陰氣霽地表兮引玄兔於帝臺留光引乎上台兮須進肩吾之杯風埃滅乎靜夜兮宜展休文之才然而境有所不齊時有所難方事有所弗類遇有所不臧故有綺寮貴侶璚苑詞行金谷醉兮桃李芳兔園賦兮翰墨香圓巖修堞兮夜未央清質悠悠兮倍有光斯則境之最上而難望者矣亦有茅茨逸客巖岫真僧澄輝靄靄兮坐滾林諸品靜兮印禪心焚椒煮石兮理鳴琴不問堂西金波沉亦其時之最適而鮮倫者歟至若獨旅長塗思婦高樓譙鼓薄夜砧聲搗秋

憶故鄉兮離憂照屋梁兮寡儔雖千里而攸同兮獨寸心而如抽是又其命之最蹇而嗟不猶者也至於從軍沙塲遠戍絕域孤臣伏野怨妾罷飾邊風蕭瑟兮鳴鐵勒塞雁高飛兮雲黛色黯面顰足兮懷故國含顰斂恨兮情默默怨長夜之不旦兮恒向陰晴圓缺而露臆斯尤其遇之最慘而增人之太息者耶以故月本一致境有萬蹊撼衷觸緒情靡不移況乎一人也而轉瞬異轍一事也而雲壤異宜即逑人之曠觀兮鮮不滓穢乎清虛惟君子之履素兮乃無往而不宜伊持杯而問天兮應還為姮娥之所嗤

中有奇語

風賦

備觀夫六幽之噓拂震蕩以流徵兮繁惟風之爲功多乎是以廓廓者天也合乎風則繫易辭蹟蹟者雲也會乎風則協昌期日月罔弗照也風以佐之則增姸而遲輝霜露靡不墜也風以挾之則寒冱而凉滋且也霆得風而加迅電乘風而增馳雷當風而愈壯雨從風而如縻火因風而燔燎雪隨風而紛瀾斯爲昭於穹窿者已然乃遐及於山谷川瀆者抑烏得覼縷而計諸殆嘗從靈籟之攸鳴而究夫太元之中精

或謂其怒號萬竅而丕烈或贊其動化百物以有成信夫足稱生成之使而爲上帝之號令所由宏者歟乃元命謂爲陰陽之怒者詎云全論而淮南謂夫天地之偏者亦非確評唯夫氣積自然順物布行方土異氣疾徐由生喜則和暢怒則縱橫天鷄是主道彰司衡厥惟陽發實由陰萌載觀物理斯爲甚明故察其正兮春則溫以和也夏則標以橫冬則凉以烈也秋則高以勁抑詳其維兮明庶之由幽而入明也南融則司贏而布令淸明闓萬物之所由成也不周則萬彙所由屛於是或祥而應占兮則垂諸聖帝或瑞而入圖兮則消厥沴戾或流而爲景兮則太平是係或合而爲永兮則純麻堪詣若乃協風應律陸雲之什堪稽別風作詁雕龍之字標奇長風是乘宗慤之願堪希勝風常得舒翰之績足追繁圃而蕩惠風兮形於謝混之詩秋冬而歛緒風兮載諸楚些之詞蒙淮之稱厲風兮調調刁刁而靡期王子之紀香風兮歷年不散而着肌信風之有三兮歷麥信而云滋颶風之有四兮厥虹暈之先蹤乃倢風之維大兮逮飄

風而靡涯罔不出自幽冥肅然而起雖埏紘之宏遠倏俄瞬而莫擬惟嫋嫋而入曲房兮足愛胡蓬蓬而飛大屋兮可憂且飄飄而吹衣兮歸客增其繾綣瑟瑟而起谷兮賭弟動其爽猶豈大塊之不齊兮抑飛廉之爲尤安得抗海彭而石鯨之是壓入法獄而山猙之是囚因是颶母是飭封姨是收風山是禱風星是諷風井是塞風穴是搜俾風輪之不展使風烏之靡投於焉爰居遁跡烏兔無蹤陰霾翠消天宇恒霽順澤開榮驅猛布惠三陰永正施而迓祉六鷁不退

飛而為厲占風之令史不必設避風之寶臺無庸制
至道潛乎於波恬之年神功默運於倏息之歲斯則
帶蔡兮堪羨其吟樹借枝兮可賦其舞空既翻花而
喜風兮抑飈水而美龍欣卷霧之無跡兮看驅烟之
靡踪無需泠泠而學列子恒堪飄飄而儕詩翁爰鳴
琴而歌薰㷲乃颺言而頌親功

寘之蕭選未為臣僕然不及莊生畫手也

秋霖賦

慝歟欲霖胡不興於夏而興於秋也秋之為時何時
乎而乃澒洞霑溢淋漓晦汨之無休也嗟馬駿之連
滴俾蓄井以頓掐驅幽龍而不去鞭石牛而欲穿以
致土鼃産蛙茅簷炊玉林無棲鳥野但人哭猶其小
者也若夫飛廉助之逞威天吳因之肆怒既懷山而
襄陵尤傾河而拔樹匀匀再旬倏成江河屋梁吼浪
木末興波一撮之土一尺之坡彈丸之埠欲墜之柯
靡不蟻附猿攀蝟集膺過或一息之未逮早淪胥於
頃俄哀我皇天生此下民而當此際害孰有甚

陸密菴文集卷之二

山陰陸求可咸一甫著
同學諸子　參定
閩中門人王霖較梓

論

天地之大德日生論

與天地同尊者必與天地合德也天下大矣古今遥矣悠然長尊者惟天地天地誠體絶人區無與等勢齊量矣乃有首出之一人焉功足相侔化足相贊巍焉與天地並立爲三此豈待役役焉敷功布化而後

發茲隆軌哉夫天地功周八表化洽四海皆天地之大德爲之也使天地非有大德則無本之施施之易竭譬之水非其源火非其燧於以敷功布化必有中竭之虞烏睹周八表洽四海而夐然獨尊悠然長尊使首出之一人非有大德則無本之施施亦易竭亦猶之水非其源火非其燧於以敷功布化必有易匱之慮烏睹周八表洽四海而如天地之夐然獨尊悠然長尊故天地之尊尊以大德參天地之尊者亦參以大德而已嘗讀易而至夫子之繫辭有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旨哉言乎試論之天下之所以尊爲高厚者凡以其能生之爾生一人者一人尊之生百人者百人尊之生千萬人者千萬人尊之盡天下人而生之者則盡天下之人而尊之非以其盡天下之人而生之爾生一人者一人尊之生百人者百人尊之生千萬人者千萬人尊之盡天下人而生之者則盡天下之人而尊之理有固然也天地則盡天下之人而尊之非以其盡天下之人而生之乎天下賢愚不一類矣天地則於賢者生於愚者亦生聰明之士含英

咀華生以天祿朴嗇之子于于睢睢生以農桑無弗均也天下貴賤不一品矣天地則於貴者生於賤者亦生冠帶之倫生人以自生奔走之儔生於人以自生無弗周也天下巧拙不一質矣天地則於巧者生於拙者亦生百工技藝各以材生喑聾跛躃亦以器生無弗贍也推而及於飛者走者夭者喬者莫不頁靈棲食和氣勾萌達羽翼奮角觡生嫗伏孕育不殰不殈天地之德周洽靡遺故東西南朔芒芒禹甸凡有父母之親者無不知有天地之尊焉夫天地有春

夏可命之曰生天地有秋冬近於殺矣桀名之曰生者何哉生之無以成之則生之道不盡生成二者相需而並用者也故無終年之雨露必有一日之雷霆有陽氣之宣播不無陰氣之嚴肅其成之正所以生之故夏暑雨小民怨冬祁寒小民咨卒無傷其好生之心人得陽以受氣必得陰以成形物得陽以敷華必得陰以結實益以大其好生之量若是乎天地誠體絕人區形超物表者矣彼繼體之人以天地為父以巳為天地之子端坐明堂則天下尊之如天親之如地爰及孫子則南郊從祀圜丘配享巍然與天地並立為三者則何也蓋以愷悌慈良好生如天功與並隆化與同流而後等勢齊量體與同尊焉爾雖然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星日有晦蝕山川有童涸天地猶賴補救於首出之一人則此首出之一人洵天地所呵護所倚毗而天下共仰之如天地之覆然獨尊悠然長尊者哉

此聖人之繫易論似拋荒然講生殺一段最為沉着

聖王以孝治天下論　己酉館

從古治天下之道未有以無本之治治之者也得其本而治之則其致功也不勞而收効也甚速要使天下之大成曉然於大共之理而莫不有至性至情焉出於其心所固然發於其中之所不自巳而後道德以一風俗以同禮樂以興教化以起故聖王之治天下不使天下受裁於吾法之內而使天下咸喻於吾心之中則惟本之道得也旨哉夫子之言曰聖王以孝治天下誠以天下之要道莫外乎孝也吾思天下之勢散而不可以齊也天下之民繁而不可以一也以不齊之勢而加之以不一之心是以其民率相凌相競而未有止聖王於此其操何術以治之哉將陳以三辟董以五刑而天下之詖僻者究未必治即偶治而未必終歸於治將示以法紀諭以文誥而天下之反側者究未必治即暫治而未必久治於治以治之未得其本也聖王於是惻然念之謂天下之人其行事之不軌於正者為吾之所可治其矢念之不協於中者為吾之所不及治故能於其善惡而賞罰之

不能於其性情而變易之能於其邪正而勸誠之不能於其心性而化誘之也必予之以自治之方而天下始無不治則莫善乎孝矣蓋人聞父母之名未有不儼然動容者也侍父母之側未有不肅然起敬者也見父母之桮棬衣裳未有不藹然思慕者也凡以天下之人無不知愛其親而敬其親也夫此愛之敬之之念出於其心所固然發於其中所不自已誠有如是則安不如是則不安者故惟此孝之理爲至常而不可易至正而不可窮誠能使天下羣相孚於孝

之中而天下自羣相通於孝之外也然而孝治豈易臻者哉欲民之爲孝而無以導之使爲欲民之不爲不孝而無以禁之使不爲則雖有翻然勃然之心亦將息焉而中沮矣必也有遒人之狥而警之以孝庠序之中而敎之以孝六德之典而先之以孝未也司徒之升以孝升也粟帛之頒以孝頒也而此日之天下猶患有未治者乎夫諸侯不盡其孝則其國不治今則和人民而保社稷盡乎諸侯之孝也而諸侯之國於是乎治卿大夫不盡其孝則其家不治今則保祿位而守宗祊盡乎卿大夫之孝也而卿大夫之家於是乎治士庶人不盡其孝則其身不治今則謹身節用以養父母盡乎士庶人之孝也而士庶人之身於是乎治夫惟如是之治也則道德有未一者一以孝爾風俗有未同者同以孝爾禮樂有未興者興以孝爾敎化有未起者起以孝爾誠得其本而治之也而本之中尤有本焉昔者帝堯之親睦虞舜之夔栗夏禹之幹蠱商湯之修紀以及文武之寢門視膳冠帶致養凡皆以孝自治而卽以孝治天下者也吾願治天下者欲天下皆趨於孝而自一人之克盡其孝始

春水揚帆似其流麗

井田論

秦與列國相戰爭惟兵強是務故藉民爲兵取負耒者而荷戈民尚有功而坐得食於是廢井田此蓋爲自強其國之計爾非平天下之道也井田既廢民但知自私自利故永無太平之日夫天下平者平於億兆之各得其所民無恒產失其所矣智者逞其巧強者肆其力愚者拙者斂手低眉而爲之役同民而貧富分矣富者至於田連阡陌大廈高堂食前方丈貧者立錐無地露處宵啼半菽不飽嗟夫同生皆吾赤

子何忍不平至此其極耶民不得其生則其氣不平是以指親戚棄父母兄弟妻子甘走死地相聚而爲盜賊其弱者流離四方展轉溝壑不可勝數自秦漢以來千百有餘年何代無亂人何日無刑獄之人何世無鰥寡孤獨無告之人欲求一日如三代不可得矣三代之世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民無巨富亦無極貧不知爲治何知爲亂各安其生各樂其業惟各有恒產故爾漢以後爲君者不法三代盡用秦法世風安得復古哉雖使堯禹復生稷契充朝不制民產不能平治天下也井田之制今不可得而考則不可得而議畫田矣而其意可師也在損益而行之無非制民之產不外一夫百畝之法夫民有四安得盡歸南畝也盡歸南畝則器用貨物誰與爲之故士農工商各職其事然皆授以百畝不必自耕而農家代之但收其土之所入而貸其力士不能耕凡不入仕籍者卽爲鄉塾之師以教農工商之子弟而食於農資器用貨物於工商工不能耕而造作器用宮室舟車以資上下人民之用

而受敎於士取食於農取用於商商不自耕亦如工農之互相資給遞爲貿易有無用是家安人阜有恒產於是有恒心生人之精神智力有巧拙愚智不同能者足以謀豐富而有餘不能者謀一身而不贍上人代制其恒產則無飢餒之憂巧智者無所用其巧智愚拙者得不困於愚拙各安其生各樂其業雖凶年飢歲無展轉溝壑之憂流離四方之患自無相戕相賊爭鬭攻奪盜竊作亂之事矣卽甚無良之人思爲不軌而人皆有身家各自愛其安不與爲助亂亦

不能作矣所以三五之世四民帖然安其生遂其性未嘗有草澤竊發而謀爲不道者也難者曰一夫百畝以食八口之家十年之後生齒繁多而土田不益甚至於百口者其何以給之曰人日繁土不益是誠然矣然天生人在於其地則食其土之毛固自足以養之古帝王相土因民而參伍之十年而稽版籍戶口生齒至於八口以外者爲餘夫別授以二十五畝合四餘夫共授百畝一家之中口多者計口而分與田其不滿八口銷耗至於鰥寡孤獨者則田還歸於

官而別行優養不耕而給口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是也自古以來人民版籍戶口之數消長約略相當果其日益則至今不可稽數矣乃未始見其加多也土雖不見日益而溥天之下曠地不耕之處不知其幾千萬數灌莽之區往數千百里惟見有地無開墾耕種之人未嘗欲耕種開墾而無其地即或有土狹民稠獨不可移民以就耕乎民貧則離散四方嘯聚山林上之人代爲經理使得所安居而無安土重遷之慮況所遷者亦在附近數百里之外乎則人多田少不足慮也議者曰古者人民稀少風氣醇厚所轄之地皆平原沃壤故可以畫井田正經界今民稠地廣風俗頹敗而所轄之地甚廣崇山淺谷巖險隘阻濱海近澤燥濕卑下廣狹腴瘠風土不齊難以經畫井田斷不易復曰是不然古亦未必爲稀少若謂日降日頹人不古若不可以古處則千秋萬世以後將化爲鬼蜮禽獸不復有人道矣豈理也哉人性皆善各有本心所以失其本心者繇不行古道不得其生故也行古道而得其所以生何爲風俗頹敗

哉古者惟轄中原之地可畫井田是固然矣今阡陌溝洫之制壞之已久不可復矣而制民之產在師其意一夫授以百畝之田使八口無飢用周法也而稅賦仍其自輸用貢法也不必問山林海國有地則有田有田則有稅上之人特經理之使貧富均平免飢寒之患約而計之使每夫歲有百畝之入而已人君世治其土則熟其夷險肥磽準上下而定畫一有以宜其民善其俗無不得其所也惡在地廣民稠不可以制民產而聽民自爲貧富乎議者曰天下如此其

大也土地如此其廣也人民如此其衆也無可與討論無可以稽考千百年久廢之法一旦議舉而行之雖甚盛心雖甚良法有以驚人之耳目平民尚未受惠奸人蚤已生心胥衆尚未信從豪貴先將作梗況彼此之形區不一遠近之事勢各殊四方之風氣不齊億兆之民心多異則情有所不可境有所難周理有所難詳撓之者衆所固然也歷代賢君哲相議之者屢屢大小臣工先聚訟於朝堂徒多紛擾滋論說所以屢議屢止難於復行古今升降不同生乎今之

世如之何可反古之道歟此法之廢非自一日則此法之舉亦不能得之一朝令天下無論貧富之人皆心安氣平知爲安生樂業之久計非一人一家之私情也然宜漸次爲之不宜驟率衆之宜密計之不宜輕發之其初不示以意但使天下知爵之貴以得官爲美而土田爲輕陰使民先移其意而又未可輕言以授民也先清戶口使民無漏籍但似爲禁奸民遊手之意冊有遺漏重罪地方排甲則多寡之數得矣然後以其地之糧畝準配而授之貧民不至於貧富民不失其富經畫既定舉而行之一小邑而不以盡告天下迨一縣有成遂頒其令於天下照成式而行之則民之耳目不驚無不可行矣夫小邑田少民稀可以不甚費力始從其易而行之其後準而效之夫亦何難孟子以五十里之滕分田制祿或助或貢正由小而及大之意也宋張載亦言先試於一邑舉天下無不舉矣此漸次而徐行不一蹴而興也事本用革而行之之術則用因因民之重官爵而以爵易其田因舊有審丁口之法即以審丁而得民數之實可

以杜奸欺至於糧稅則仍因舊制受田者自納但均田於民而已可以無爭競其餘四民之業以及山林川澤一切賦稅皆因舊例而無增減變易蓋制產養民治道第一要務民失其養所以無所不爲三代以上皆以養民爲先所以永安長治秦漢以後皆不養民而但治民所以治日少亂日多未嘗一日盡天下而太平也董仲舒曰秦除井田民得私相買賣貧富不均是以兼幷起大亂所由生民安得不困古井田難復宜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劉歆曰一夫百畝什一

而稅國給民富一夫田過百畝者分餘田予宗族鄉黨北魏議均田宋議限田師丹亦議限田而皆不果由豪貴不利於已故相沮撓也曾計其後世久安長治乎

大議論大開闔集中有此可以壓卷洵必傳之文

封建論 其一

封建者所以為民計生安即所以為國圖久長也古帝王為天下萬世計制五等封爵方伯連帥得專征伐天子巡狩諸侯朝覲列國互相聘問一以鎮王室權奸不軌者有所畏懼一以鎮四方草野不逞者無所發難生殺予奪興廢皆稟王命犬牙相制各守其民屏翰中國相安而各得焉雖氣運不無盛衰人事不無得失從未有背天下而變亂踰四海而兵戈者也夏有羿浞之亂有鬲之君復之非殘賊如桀即太

康孔甲未遽亡也殷世中衰叛止荊楚諸侯自如也一撻伐而大定矣稔惡如紂以周之積德累仁尚不易於觀兵而洛邑之民猶不忘殷周時制度大備成康之世重譯來賓即如昭王南征不復穆王八駿盤遊天下諸侯安若故常甚而至於厲王流居於彘而共和秉政四海晏然使非封建不知天下幾人稱王幾人稱帝寧復知共王哉幽王被弒於驪山而鄭武公晉文侯入匡王室天下仍自宗周東遷以後二十二君皆不能發憤自強以大有為於天下而四方諸

侯猶且奉爲天下共主者五百有餘年其藉賴於封建豈小哉故叔帶之亂齊桓定之頹叔桃子之亂晉文秦穆定之卽有請隧問鼎之徒而片詞可以折之至於戰國無王甚矣而三晉田齊必借重於王命強如秦昭齊湣猶不敢東西稱帝此封建之所節制至於極弊猶有所忌豈若後世之青衣行酒執導前驅求爲匹夫而不可得願世世勿生帝王家者乎夫天下不能長治而無亂一姓而不移然而制度之善猶足以維持而不至於太甚而民亦得以小安不盡至

於肝腦塗地凡以屏翰中國也陸機日浸弱愈於殄祀土崩庸於陵夷明夫封建之善雖極弊之際猶足恃也始皇李斯身歷戰爭鑒列國稱雄之失而不思黃唐以來數千年安定之規無怪夫其廢封建後世撫六合君四海者奈何師始皇之所爲而不鑒於三代以上之所以久安而長治抑思秦以後之國祚修短世運治亂於上世爲何如也

不復封建中國不嚴彊臣不正此文煞有洞見五季雲擾之故而作洵是奇文因反覆尋繹始得爲之嘆賞加額

封建論 其二

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諸侯歸殷者三千湯資之以代夏故不得而廢諸侯歸周者八百武資之以勝殷故不得而易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制公之大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私其盡臣妾於我也陸求可曰甚斯言也舜禹非資之以代唐虞何為而仍封建堯舜非私其衛於子孫何為而仍封建則封建非出於不得已也秦既私其一己之威私其盡臣妾於己又

何以謂為公天下言自相舛矣又曰周失在制既知列土瓜分棊布星羅轉遞維轄合為朝覲會同藩為守牧扞圉則失不在制明甚矣夷王下堂而見諸侯厲王暴虐幽王舉火戲諸侯政事不修甚矣反謂失不在政借使能修明文武之政雖萬世有何患焉秦裂都會為郡邑廢侯衛為守宰攝制海內運於掌握守令權輕弱而易制語似是矣守令但知奉法不知恤民民疾其上一呼成羣爭殺守令以叛設使各親其上誰忍賊殺之乎而曰非郡縣之制失此何解也

秦固無道矣藉一封建先聖之子孫不改五等之制即怨胡亥不怨分土之侯伯豈遂土崩瓦解乎胥天下起而滅秦雖由人怨而匹夫敢於倡亂實由制之不善也漢以後之失天下者咎豈盡在於人怨乎何以見秦制之為得也夫咎在上失其德不能行政而歸咎於制度是猶人不能飲食反怪烹飪之非法烹飪失調者人之罪也豈可謂烹飪非法而廢之也哉不烹飪而能保生斷乎未之有此三代以下不必有暴君無代無亂民也既知封建私其土子其民適其

俗施化為易又何謂亂國多理國寡乎夫民有田宅遺子孫猶思設長策以貽久遠不肯為殘暴不仁以遺子孫之患況席南面公侯乎都豐席大世處其尊意念足矣安得皆有窺竊神器之想況國分千百犬牙相制亦不能為亂即有謀為不軌王命六師移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惟上失其道以致下叛非因封建遂凌夷也不思盛世五等封建之利徒見衰世封建之害蓋不知御封建之道失也既知郡守縣令苟其心思營其私欲遷延度歲無心為民不得自行不

孩自止怙勢作威大虐其下是秦制使之如此又焉得謂非制之咎乎卽使守令如漢世循良不過身在則然遷代則不能如父子相繼君臣相守哉草澤匹夫動以帝王自期攘臂一呼天下響應黃巾綠林常半天下守令綴旒而已宗元知封建爲聖帝所不去則廢棄封建斷不能如古聖之治矣又何妄議哉

王龍谿先生曰柳子厚封建論乃後世利害之私見非帝王公天下之心明明於此封建萬國親諸侯發之密菴此篇段段駁柳與前篇俱不可磨奇

作奇作

陸密菴文集卷之三

山陽陸求可咸一甫著
閩中門人王霖較梓
同學諸子 叅定

論

趙盾論

人臣身爲上卿任國家之重要在小心謹愼斯可以稱社稷之臣不能愼之於始至於無可如何而爲法受惡夫亦爲才所使不深計遠慮之過也趙宣子夏日可畏竟至弒君天下後世固有諒之者矣靈公之

惡同於桀紂不可以爲君也率羣工告天王告宗廟而廢之何咎之有乃伏趙穿之甲俟其變而發之苦亦甚矣抑知其罪不在於此弒與廢同一不順也廢不足爲霍光罪則盾可原情而論矣獨是立君國家何等重事宜如何愼重乃輕使士會迎公子雍於秦而不策所以處太子何其疎於計如是至夫人抱泣於朝無策以處而遽背所迎之公子且以共拒之致雍不得其死而二臣奔秦盾之舉動反覆顛倒一至於此皆由不小心敬愼而輕易率行不思甚矣殃族

之禍固其宜也向無杵臼程嬰趙氏不血食矣得士之報如是哉公忠如盾才德如盾不自保如此凡當事如盾者可深思矣乃知冬日可愛其澤遠哉

判斷如山大饒筆力

張儀論

戰國策士朝齊暮楚無始終爲一國亦無始終害一國蓋皆爲身謀非爲君謀爲天下謀也獨張儀調弄楚懷王若嬰兒敢爲面欺無所顧惜必至王走死於秦而後已何其於楚獨如是之毒耶其於他國未常若是也乃知怨毒於人甚矣哉儀於睚眦之怨必報況無故而箠折其脇視舌之時何其酷也我不盜而璧且盜而國明明對楚言之矣而楚竟不知悟爲乘之君不可欺侮一匹夫有如此者

只拈怨楚二字峭兀似孫可之

漢高帝論

漢高帝未嘗易太子也謂高帝欲易太子以四皓故終不易太子此不知高帝之甚者也夫惠帝孱弱非難廢也欲廢即廢之而遷於數年之久是未必於廢也未必於廢又安用四皓爲也且高帝何如人乎韓彭蕭樊諸將相一旦族夷械繫甚至棄父敵軍而以分羹自解何有於三四待盡老布衣也即戚姬亦愚婦耳但日夜涕泣以求立其子而不能出深謀奇計傾惠帝而間之故高帝亦姑以是愚之其指四皓以

示之曰羽翼已成難動矣陽爲莫可如何之形而陰藏其玩弄推移之計不意擊筑歌風罵醫賜金之雄略反能因機用智作此欷歔流涕婦人女子之態以取媚於嬖寵而固結其子孫當時周昌呂澤叔孫通輩不能知也獨留侯知之曰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蓋示以不必諫也然非四皓則無以愚戚姬此留侯之妙用而高帝所黙許者也不然曾百留侯所難爭者而四皓反易得之哉後之論者不能考其顛末探之情理乃紛紛然辨四皓之爲眞爲僞也是固不可知而實不必辨者也

未必如是而讀其文不得不謂如是此騰踏頓挫之妙古文所以一唱三嘆也可傳可傳

陳平論

平之言曰我多陰謀是道家所禁吾世卽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後人求其所謂陰謀而不得乃取反間亞父追項王誅陳豨縶布解白登圍諸奇計以實之此固平分土益封之繇不世之大功千古以爲美談者安能貶之而絕其世哉夫產祿擅權平與諸大臣協力誅之當矣惠帝諸子五六人雖非嫡出皆後宮子也產祿旣誅擇其中之賢者奉之誰敢不從卽皆不賢乎代王正位後分王善地終其身焉可也乃一夜令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諸王及少帝於邸此何爲者以臨終遺命再世元臣一旦盡滅其子孫倉卒變生宮庭流血高帝有靈不陰殛之乎史遷於世家記其言以終篇矣於呂后紀敘惠帝諸子以後宮美人四字爲實錄不聞有他詞也然一則曰大臣相與陰謀再則曰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於世家又曰陳平本謀也專其旨以爲平罪微其詞以爲文帝諱遷誠良史哉

前半說六出奇計與誅產祿非陰謀方引史記牆藏書法爲引證眞讀史人眼目的確平實千古快論

皇甫規論

漢黨錮之禍皇甫規自以西州名士不在黨人之列而自疏爲在黨人其心豈徼名哉蓋新立大功聞望素著欲以竦動朝廷以救黨人耳此段苦心未易明言議者以爲欲附名流以借重謬矣以規之功大望重不附黨人何常無名想其平日居身必無矯激自高犯衆十常侍有以服其心而素爲其所重不然黨人株連不可勝數且濫及平人而自上書認爲黨人其何以能得此於邪世哉

皇甫規非東漢名士可比大是快心具眼史論得此可以當百

英雄是真名士名士二字了英雄不得讀書人急須回顧

永王璘論

論古最不可以成敗論人當詳觀其事勢時世唐玄宗以子永王璘領四道節度都使鎮江陵高適諫不聽續又以適爲淮南節度祿山之亂玄宗幸蜀中原無主璘以爲南方完富據金陵保有江表如東晉故事以柱半壁天下未爲大悖肅宗即位靈武亦近於乘亂僭竊璘心豈能遽平乃一旦勅璘歸蜀解其四鎮兵權此何說也巨寇未平而先自剪羽翼固宜璘之不奉命也且璘又未嘗僭號而乃使高適來瑱韋

陟等圖之何其緩於祿山而急於一弟牒下討之是激其反也於璘何尤藩將徼功不討巨寇而先問璘坐以反誅冤甚矣況上皇在蜀則璘無反情更不待言乎肅宗以子建寧王倓果有才畧猶且殺之何有於弟總之身行不義忮忍滿腹至於上皇猶遷之南內夫固無人道者也唐史多謬皆以成敗論人不度其事勢時世也向使上皇入蜀太子北行之時祿山以輕騎襲之如宋之徽宗不將以永王爲中興令主乎

李長源之輔肅宗與李太白之從永王璘皆爲社
稷起見得此論知東坡加自失身二字大是錯謬
共判斷是非如博議鄭伯克段可謂明核

陸密菴文集卷之四

山陽陸求可咸一甫著
關中門人王霖較梓
同學諸子 叅定

書

與徐勤盈書

前夜促膝之談浣我塵懷僕利名心淡矣惟切切友朋嘗曠覩天下欲得一不俗之士難矣况能不戚戚於貧賤乎欲得一可與言之士難矣况矯矯爲超世之學乎數年來閉門謝客執周易一卷捧誦於松風蕉雨之下以敬求乎易簡之理暇則嘯傲湄上雖不敢遂謂得孔顏樂處然於浴沂舞雩之志竊有似焉世無解人徒抱此志以自娛矣何幸獲交吾子也夫道學之傳自孔子後千餘年而始振於宋儒漢唐諸代傳世遠久而理學無聞至宋而始盛者否極泰來之數也自宋迄今吾儒適生烏可不盡窮理盡性之學以接統於孔子乎宋世理學之儒畢集一時之士咸相望而興起斯道以淑斯世固易爲力而今日則有志之士希矣前夜所論朱陸同異之旨僕再詳爲

陳之蓋朱子程子之學於李延平陸子靜生值其時聰明識議過於朱子躬行心得不及朱子然義利之辨雖朱子亦不得不爲心折也且其所云夢寐即白晝之爲屋漏即康衢之見又何判於聖賢慎獨之旨故讀書窮理躬行實踐朱子之道問學也固於問學中見德性涵養本心六經皆我註脚陸子之尊德性也何嘗不於德性中兼問學雖其反復辨難不相降下亦各求義理之歸非有意門戶之立也乃世未窺其奧遂以象山之學流於禪其實象山何曾着一禪

字豈不宛殺令人欲求下手工夫總無外存心致知四字朱子云存心所以致知而致知又不可以不存心黃勉齋云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噫千聖萬賢所以入道之要盡矣韓昌黎排釋氏斥百家作原道序大學而不及格致不知聖人之學未有不從格致入者蓋誠意淪於虛必本之格致始有根據吾儒之所以別於異端者惟在此即格爲致也然主一之學又未可少也吾兄云數年來曾叅程氏主一之學少年徵逐之根未

除往往存養藩籬彼其撞埃此亦主一之功未專也天理猶皎日私欲猶羣魔皎日當空羣魔自退誠主一之功既專又何患少年場之根未除哉惟吾兄暗室之中常切戒懼之懷則一私之起恍若鬼神我臨師友我督克其己以求乎無己之己斬釘截鐵不許少留些子即此爲大英雄大豪傑超世大聖人矣然斯語向今日言誰其從之俗子者流惟知舉人進士兩項填塞胸中挂衙讀書中藏市井一旦權勢到手剝削百姓膏脂以爲子孫安樂計嗚呼此身之玷多

矣何言讀書而究其所習不過雕蟲小技父兄之教子弟惟是子弟之得褒奬於父兄亦惟是不能體認先聖之行又不能佩服先賢之言及其得位亦無怪乎謬固而誤家也此輩固不足論矣或一二有慧根厭厭塵緣而無所歸從皆因吾道之不明也夫天未生余輩則斯道聽之天天既生余輩則斯道不明誰之過乎僕願與兄致知格物純其主一之學而共成一段大事業不知吾兄以爲何如老婆心切疊疊言之不自覺其煩小箋一握求平日得意佳什小行士

數首風清月朗之下豈不可人

將致知格物綰合君子德性問學是前人所未發

得此書於今日尤難之難者

與徐勤盈書 論其學悖理學尊仁篇

尊仁篇以穀列入象內似爲未妥大禹謨以水火金木土穀爲六府府者財用之所自出以其切於養民故將穀與五行並列而謂之六府也此就養民之政言之耳若以象言則惟五行盡之豈容更添一物耶木字郎該穀在內矣洪範云土爰稼穡稼穡者土所生之一物耳豈可與五行並列耶至其謂穀主愛不知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豈容分作兩象耶若然則禮又當添一和象義又當添一制象智又當添一

辨象矣豈不爲畫蛇添足耶其引言謂夫子罕言仁是不輕以向上望人此說似未是其論學易謂在大意不在支節亦恐涉於病痛凡讀書須有貫通處方是得手方是見得道理然於詳細處先須理會得盡纔可說得一貫昔伊川傳易有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尹和靖極贊此語朱子以告延平延平曰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處方始說得此語若學者未曾仔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了今云支節易領恐未可易言也若欲舍派尋源恐

有恍惚之見躐等之病此不可不慎也其他諸說皆切中後學病痛可爲藥石針砭至課語皆切當之言是從先儒議論中融會而出者其近什則聲韻有未諧不見佳處大約此人是用功於理學者而其造詣得力處未可遽定也

讀此知經學細心處

與徐勳盈書 論道文

士爲四民之首士之事有二曰道曰文合而言之即文即道文者所以演此道也宋以前勿論如宋之周程張邵得不傳之妙於遺經著書立言皆出於明心窮理象山爲自得之學朱子集諸儒之成由元迄明理學之士後先相望楊廉夫所錄薛瑄爲首胡居仁次之迨吳與弼陳憲章陳選張元禎周瑛羅倫莊昶黃仲昭章懋張吉蔡清鄒智陳晟凡十五人道學宗風洵云盛矣然有道皆有文也嗣後陽明繼起專主良知大闢教法周海門所集凡十七人皆近陽明一派李卓吾輩別出機鋒譏訕道學世道於此一變矣道不足重何取乎文隆萬之間讀書之士猶日從事於傳註參以通鑑性理故家多實學人尚立品道與文猶相並也天啓壬戌以後海內所稱名士一副心腸專在房稿行卷務以悅人初猶飾文以冒道繼乃拔道以爲文終則尊文而佻道良可嘆也一時交遊意氣輪蹄雜沓不過利名相軋耳嗚呼此崇禎末季之所以亂也余讀書求友若文章之士則有之其用

力於身心性命之間者則一二見也道兄則磽然當世矣

書不過三百言却有源委

與友人書 論道統

道統猶治統也五百年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東魯木鐸而三千之徒雲興於數百千里之內昌黎起八代之衰卽有李翺張籍之徒爲之唱和考亭書院講學而蔡沉黃幹諸賢相與紹明乃知主持功大羽翼功亦不小斯文未喪宗風長存當斯世而有爲人士山斗者登高而呼海內響應闢衆喙而與羣迷使濂洛之道統煥然一新此其時乎

與友人借理學書

考較已竣暑中頗有閒暇生平於易理研之未精於種種古人書讀之未盡今可以遂其願矣所可恨者襄之赴閩也竊謂不一年而考遍報滿無讀書工夫是以書未多携近向三山搜之皆云兵燹之餘書皆灰燼惟子衿蔣玢家藏書一萬七千餘本盡爲老先生善價購去夫三山歷經兵燹物物俱無而此一萬七千本之書獨能無恙備老先生今日之披覽豈非有鬼神呵護之也茲閩之子衿近皆日不聊生有書欲售者十居八九使非老先生以善價購之則此一萬七千本書勢必散於四方安得不謂書之幸歟遥擬老先生坐擁百城摊書滿床洵快事也洵雅事也得蔣衿之書目閱之種種皆奇書而有易經數種語錄數種皆從所未見亦他處難以搜索特錄一單求借一抄蓋某欲有理學先賢彙集之刻近已得楊李羅朱真蔡數種矣再得此數種抄入彙刻以公天下天下之幸也亦先賢之幸也書藏於一家則私書流於天下則公私也不如其公也

似有排迮之意而行文甚婉

與督捕徐山琢書

今天下皆知誦陸宣公奏疏特愛其文章爾其以爲宣公論切當時國是人譏一時千載也至於一都一邑之必全萬靈萬姓之必活名傳廊廟功及鄉里河防諸策等千百世而上孰有如其精且悉也我輩守雕蟲末技風雲月露其以視之先生不啻雲泥之隔何日縈旋一把臂細論之

議論極正極大雖小幅亦可對展

與翰林丘聯戒書

江南以山勝淮南以水勝水之勝在波在澄在曠在遠。源出於崑山。遠也四瀆極草樹曠也。湛沂宕蕩雖波而澄水至淮觀止矣天下湖洞庭具區者特因其近名都邑爾都人士善文章近者飾而爲遠荒者飾而爲曠險阻浩涵者飾而爲波爲澄又有翠黛以都雅之磊石以激蕩之遂使水之勝併歸江南某每爲之不平。吾淮僻處楚尾吳頭之間所游觀者遂少未嘗得遴文飾焉殆水之有隱德者。耶。近日名士多來吾土五百里之聚其在先生焉先生詩日益富遊日益遠獨吾淮未盡表章尊遠忽近拘方以內非某所望於先生也其近頗知從方外遊遂得曠觀吾淮。不敢不以聞

絕妙一篇淮水記寓言十九將逼候寒溫套語埽抹殆盡

與丘敎官書

在延得豫章延平兩先生集極爲快心回省即發梓梓竣即印寄也蔡西山先生集於延留意訪之乃知尚有全集昔杜司李已得一部而去近時劍津人家無有能藏之者且其後裔都在建陽其集須在建寧購之劍津必不可得也尚煩留意尋覓亦必發梓梓竣亦必印寄未必非樂事也嗟嗟當今日而表章理學未可多向他人言也文公先生祠已將告示寄姚司李矣此所切切不忘也勸士七言古風前議刑於明倫堂之屏門愢不足當然既鋭意爲之亦訓廸來兹之雅意也

陸密菴文集卷之五

山陽陸求可咸一甫著
閩中門人王霖校梓
同學諸子參定

序

八閩學政自序

八閩學政者何余督學八閩行所部諸生及各屬之示諭也示諭矣謂之學政者何以其皆爲學之政也爲學之政者何條約之列也提厥綱也約諸生者八約敎官者二大綱舉矣修學也修祠也淸占踞也丁祭也所以敬先聖賢也禁濫刑也飭催糧抗糧丈量也禁誣債也禁陷揑也所以爲士去其害也崇理學訪端方羅古作頒月課也所以期於士者無已也開防詐僞及飭考試諸弊也欲公也曉諭生童及作策論法也收告考也全眞才也皆惓惓於士也勸息訟定審期也戒公呈也所以淸刑獄而杜黨禍也嚴劣行也革濫冒也查假衿也所以立之禁也錄遺也大收也欲以是求士之皆得也堂規也門簿也立之法也報三等名士也不欲有弗當也是數者皆爲學之政

也學政而先之自約者何自正而後正士也余莅閩將五載矣期以實心行實政除積習而布良規不敢苟於其職余之志也閩自無諸來至唐常袞人文始著宋諸儒倡濂洛之學龜山豫章延平考亭皆閩產心竊嚮往之今有政於閩蓋本閩先儒之意也終眼格紐案式者散備其法以俟後之同余志者也

不摹公毅而得其要領

四書稿自序

文三年一變變數則憚余之文凡幾變矣曷爲而不憚也余幼失父少長王父亦失先王母暨母以母道兼父道每夕命余偕兩弟共讀一燈下歲無間日試則輒向先王父先父之主泣余是以能不憚也余十歲學文受業如之叔叔以鄧文潔陶石簣湯霍林韓求仲諸元墨授曰典而則確而不竊元識元氣元局元度種種備允可法余輒知好之每下筆有額思警句肯體認聖賢口氣叔甚悅時同學輩競摘段填砌累牘誇爲勝人余見未定謬效之頗能襲門面語而

心得則寡矣叔怒授以艾千子文定文待曰作文須看書書看真則麗言支詞自沒着處惟定待善看書汝毋忽余奉而繹之知文爲傳世乃不朽拈一題必審顧題之前後左右欲肖聖賢語氣此一變也乙亥應童子試山陽黃坤五公器之謂余文有先輩大家氣督學倪三蘭公擢入泮丁丑夏龔仲高練古雅出入經史錢希聲闢發程朱飄灑搖曳余心企之乃命志風騷筆欲流轉此一變也己卯督學亓還浦公器

之期必售本房喜肥滿刪焉庚辰辛巳孫與公公爲揚於社刻中見余文器之援以約說文規諸刻余奉爲指南乃綜攬羣書效臺閣體此一變也壬午督學宗凌霄公器之食以饞期必售本房喜側鋒刪焉乙酉初竊擬開闢之文當如初唐時渾渾噩噩力追正始此一變也乙酉督學陳道莊公器之期必售本房喜狂放刪焉丙戌發憤爲雄縱筆疾書此一變也督學陳道莊公謂易平而奇萬人敵也必無不售本房李保菴公薦總裁張中柱公嘉之以險句置副戊子

奉令正文體斂步就繩宗乎雅淡此一變也督學蘇次公公器之謂無不售本房崔正誼公薦總裁梁數五公傳掌雷公嘉之乃售己丑奉限字令洗脂謝粉伐髓鏤骨此一變也謁傅星巖太夫子器之謂孫與公公之賞不爽後竟刪壬辰悔孤騫者如自希乃創議闢論思以透快勝人此一變也本房孫五粒公薦總裁胡公自解書件之刪焉甲午得張爾成公稿遵先民之矩度布時賢之風藻渾秀和雅元燈炳炳未墜竊心企之此一變也乙未卷分張爾成公高弗若

公薦總裁金公胡公嘉之乃售以謄錄多訛名列後噫余之文凡幾變矣變而售可以慰先王母暨母矣余幸矣雖然文之可得而變者詞也法也文之不可得而變者理也聖賢之語俱有至理理不透則詞背變法皆悖余雖知奉程朱效傳註摹文潔石簣霍林求仲諸君子恐井蛙之見終與理多未透也蘄海內名公進而教之

如人飲水冷煖自知文章大關捩在一變字知變則可與言古文詞不獨時藝

方城吟自序

余守裕三年作詩若干首旣裒之成集乃爲序曰裕古稱方城屈完曰方城以爲城以是張楚則知方城之足爲楚重也顧今之方城非昔之方城兵燹之餘井廬破摧人民凋殘兼以地當楚粵滇黔之衝轄往來師旅屯過芻茭糧糗疲於奔命余戴星出入爲民謀安堵治征繕計儲需心力悉殫幾於月不遑乃若牙籤插架未嘗數過問焉人之言曰一行作吏此事便廢信不誣也然柔翰夙弄塵鞅少息詩歌間作雖云偶爾急就之章未忍覆瓿至使天下稱煩劇困苦勞吏尚能兼及文事則非余之所敢冀也

頴濱作東軒記啞然而笑即此

陸氏家譜自序

諱號次序年月功名必鑿鑿有可考而後子孫不惑焉家譜之所以必重也予之家譜成於叔高祖雲水公其於諱號次序年月功名殆鑿鑿可考後則無所紀載爲陸氏之裔者能弗愧歟予之始祖乃宋丞相秀夫公籍鹽城六十四世祖叔西公於洪武初由鹽城聘至山陽授爲孝廉督修新城遂創業於新城東門外東仁橋之側余始祖爲秀夫公予未敢信秀夫公有所遺家譜譜中有御璽誥命於明崇禎年間秀夫公祠堂生員住居鹽城以其譜授於余或秀夫公果爲余之始祖而天使余得是譜以爲據乎余安得不信秀夫公之爲余之始祖也然胸中猶未敢決壬子冬予請仙乩降以秀夫公所遺之家譜呈覽乩筆判曰予乃秀夫家之第七十四代孫蓋秀夫公所遺家譜始祖乃陸公諱公丘至余之始祖諱乾叔西公六十四代至余則七十四代余安敢不奉秀夫公爲始祖也秀夫公名傳萬禩蓋以忠也余子孫爲秀夫公之子孫則讀書明道惟以忠爲兢兢是則余之望

也余督學入閩於戊申試畢而歸頗稱閒暇取家譜讀之乃訂叔高祖雲水公之所已列者續叔高祖雲水公之所未列者諱號次序年月功名未嘗鑿鑿詳明願後裔之賢者再訂之

家譜以崖山之忠爲重心事千古

周易說約序

易之道難言乎漢晉以來傳解不下百家漢儒言象數而流於藝術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晉人談義理而淪於虛寂不適乎大中至正之歸自通書正蒙西銘行而易之蘊始發自程朱傳義行而易之理始明伊川之傳者辭也而期人之由辭以得意晦翁之義者卜筮也而期人之由粗以得精以及諸儒發揮卦爻之理數衍傳義之微又多名言明儒蔡虛齋著蒙引一書闡發經義凡單辭片字無不析之極其精而剖之極其盡然諸家之言爲書既繁而殊說別解亦復有之此閔子爾爲有周易說約之輯也爾爲窮易有年合大全蒙引旁及諸家之說參以已見博而不繁簡而不遺爾爲生長宛平今南遊溫陵相去萬餘里溫陵爲虛齋先生之鄉抱其遺書而講究於其地亦遇之奇也爾爲以詩代書問序於余夫田何蘇固古不相通爾爲以觀玩而兼諷詠然易之辭亦有賦有比有興焉爾爲知詩於以言易不難矣

結得淡妙

易盪序

易之作也每更數千人更四聖其辭精其旨奧古今之遠宇宙之大咸範圍之而不遺自昔迄茲傳之者無慮數十家各以其意爲測以冀有合在漢則焦京諸言象占而流於術數在衛則輔嗣諸解文辭而溺於老莊唐之易莫盛於孔氏疏之學行而流於拘會至濂溪之書康節之數河南考亭之傳義發太極之理剖苞符之蘊後言絕學幾幾乎賴以宣昭矣已何而流於經義之學者幾百年人習呫括家工揣摩苟且以就科名而易之理因以不著夫以數千年之

昔而傳之者僅數十家以數十家之傳極窮微探幽之力而及其後不能無獘則易豈易言者耶桐山方君羽南潔靜味道學易有年搜百氏之說冥心靜悟作易盪一書準於橫圖之八卦相重以見六十四之本於自然非繇人智力也或得解於象表或會意於言先原其圖畫而推其理數考其象變而索其文辭大都主大傳相盪之義而盡其變化之神能令田何費直遜席焉昔君家方儲講孟氏易精通圖讖然儲所通者圖讖而已非正義也君精述先儒成一家言生數千年之後而爲功於四聖業甚弘也易道昌明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盪字最奇序亦闡發盡致如述米鹽

忠烈考序

禮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傳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閩在海隅自唐迄今計百有三人或死於封疆或死於諫諍或死於草布諸生一時之悲憤士事之激烈其情雖不同而慷慨以赴之者如林愼思之不受僞爵而死劉翰之恥降金人而死林琦之從文文山事不成而死高應松之不草降表而死林空齊之齧指血題詩於壁而死陳文龍之繫至杭謁岳廟而死徐夢發之踞罵仙霞嶺而死葉福之拒守金川門而死姚銑之不屈土木驛而死漳郡六生吳性原諸公之哭舊君於明倫堂械送京師而死則尤其昭昭表著者孰謂一死可惜耶近時輔臣黃公之陷死於婺源大宗伯曹公指揮使胡公縊死於私堂少司馬劉公之盡節死於福安雖分所當爲亦各行其志而已所謂不濟以死繼之者其此之謂歟司馬氏嘗言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以覩古昔諸君子且何如也後之君子知所擇焉

於百三人中又拈出炳炳者作序手眼不凡

山水考序

天下雖大禹貢圖經之所紀載結而爲山融而爲川閩地信有可紀者山如武夷之曲折滙聚玉華之黝黑幽淺何巖霍童之清秀聳拔皆爲神仙窟宅水如黯淡灘之驚人心目九龍十八灘之出沒不測劍津延陽橋之神物復合尤爲宇内奇觀至於閩以海爲國有潮汐之異故有一潮二潮以至十五潮視其道之遠近以驗其潮之遲速晝寅夜申晝申夜寅有頃刻不爽者行險而不失其信洵有然歟讀閩山水考者如披禹貢圖然一一窮其故道可也

皓似荊公

備倭考序

按倭地大數千里西南至海東北隔大山有五畿七道以州統郡附庸之國百餘故富盛雄於諸島然敢於内犯者實海上奸商貪利勾引令市舶縱横故所閩濱海地交訌無寧日今雖洋禁不開而貪利之徒猶往往貿易其地濱海之民稍稍有生計雖然彼此俱爲利猶可言也萬一復有亡賴如中行說輩盜我虚實爲之畫策如昔嘉靖時入我郊關殘我郡邑蹂躪我民人其勢當不止於摽掠焚劫已也是在當事者思患而預防之若日有患而後備則晚矣

絕大文字

樂府序

詩歌聲律謂之四始詩志歌永聲律謂之六義後人以風大小雅頌爲四始以風雅頌賦比興爲六義名雖異而指則同賦吟以見志比興以永歌作之房中升於廷廟比諸聲律以别爲風雅頌比比然也風形於吹雅形於歌頌形於容風尚吹笙弦備矣雅尚鳴鼓鞞備矣頌尚客鐘鏞干羽備矣所以言樂盡乎是矣詩有正變正者可合絃歌被聲律變者則采諸士大夫里巷之所作如後世擬古樂府之類但名詩歌

未就聲律不登朝廟間欲譜入笙弦須更爲差次然後譜聲比律非作者自能瞭合羽商不差累黍也商周以前詩歌備見於風雅頌而樂譜無傳漢樂惟傳鐃歌然皆譜自優伶祇取度曲謬爲增損兼入襯字曼音至不可句讀後人廼欲字倣而句摹之殊足嗢噱也是以魏晉六代諸有作者上自朝廟下及里閭凡擬古樂歌但取命題立旨之徵中而不屑屑焉求合於句字至夫按部諧聲則付諸歌工弦支而譜度之至唐亦然唐梅妃賦謝珍珠詩明皇令度以新聲太白之清平調序詩之陽關三疊皆經樂人增損按度而後可絃可笙其初固皆一絶句耳第急就短章終乏洪裁且拘牽近體遠乖正始未足云絶也惟長吉擬樂府爲有唐一代之冠其他鮮有解者聞以律絶歌行强使附題入譜尤堪脱領子美詩歌至唐無出其右獨於樂府題不輕一作誠難之也後之云借他題以發我意似得其解然集中亦鮮合作而近世人有謂樂府等於塡詞如二郎神新水令青歌兒諸名但按腔作曲絶不須取合詞指是未識塡詞之

有九宮其爲哭笑樂哀促紆抗抑絲銖不爽且如延巳之擣練子少游之海棠春幼安之驀山溪何嘗不就景切題聲情曲附若使聲變度愉容亂文武淸廟而賦騶虞房中而歌貍首其失豈止什伯哉故余之古樂府惟準古義不取於依影附聲或詞異而情同或意殊而音合要於其言可永其永可依倘責諧聲俟彼協律必苛以歌者之曼音瞽師之關節僕誠謝未能已也

考證亦詳本此爲樂府庶乎古音可復文體在晉

宋之間

眞西山先生文集序

有宋諸儒迭興惟西山先生最後出葢祖周宗程而於紫陽則猶禰也雖不獲及門受業顧自以爲私淑有得受朱子罔極之恩其精神相接固不但堂儀戶僾思樂思嗜已也乃末流訴病者妄謂儒家者言疊牀架屋嗤其數見徒充汗牛夫晚宋之代譬如奄奄陳人聲息纔屬方且屏粒加疢以僞學錮除善類先生獨毅然昌言無所怵忌觀其誘進後生勸戒僚友對揚君父無不惟朱子之說爲誦述藉非定識大力何以造詣若此厥後宋祚雖移而許吳諸儒猶爾薪傳相續綿延不墜者實乃先生繫其一綫也他若爭濟王之禮酌湘亭之杯大義湊恩喣春温而皎秋陽上殿輪對內引劄子及皇子相府諸書敷陳侃切忠愛之懷藹然可掬若先生者其志豈徒欲立言以稱不朽哉然先生之言期以明道斯難與挍華藻實爭工緻於字櫛句比間者同語也先生閩之浦城人余涖閩四載會茲邑博士乏員余檄建安訓姚君兆禎攝之先生集版舊藏尊經閣多漫漶散缺乃令其董

治嬀傳夫修舉廢墜固職司覺序者之事也嗚呼先生功在聖賢非一邑所得私也故畧其文而詳其貢荷吾道於卷端

斤兩不朽之文

陸密菴文集卷之六

山陽陸求可咸一甫著

同學諸子 參定

閩中門人王霖軾梓

序

鄭少谷先生文集序

鄭少谷先生成進士於弘治乙丑迄今二百餘年詩文凡數刻久行於世余入閩始得其全集尚論其世未嘗不嘆先生之遇以成其文名於後世先生以弱冠登第自筮仕再起皆在郎署年力既富時復淸暇又數疏乞歸家居南湖離城十餘里人事簡淡是先生有文章之遇者三也先生與天中何大復同年相切劘又以疏武宗南狩杖闕下有忠諫名爲一時淸流所宗如孫太初李道夫諸名人皆相倡和高宗文傳木虛二山人數往返花辰月夕討論弗輟是先生之集成名於後世不虛如此閩爲文獻之國言文章者必俎豆先生且不惟閩而已葢先生之遇如此其名世得足怪哉或謂先生詩畣倣杜時非天寶地靡裕遺殆無病而呻吟以武宗時政觀之猶曰言非其

時則將請東封頌西巡乎古者諫無專官自士以上無弗諫也先生之列郎署倘曰非諫職不得言則過矣余以知先生之地非拾遺之地而先生之志一拾遺之志讀先生之集者不可不知嚮往云

文非長篇大牘而辜齋少谷風範奕奕動人

江午坡文集序

明三百年間以詩文名者更僕未可數要舉者十數者半當世稱之沒則已焉而世世傳誦者未易一二捺厥所由大抵聰明之士逞才情竊史漢剽唐宋飄六經日月也一城仰之天下仰之一時仰之萬古仰之其辭質其理真夫古今所得而變者辭也所不得變者理也舍理而治辭枝葉而已安得使世世傳誦如六經哉可慨不敏竊謂五言七言律絕諸體非本諸三百則怨失怒樂失淫古風樂府諸體非本諸樂則侈新弄傷大雅奏對詔誥諸體非本諸尚書則博而寡要大而無當斷論褒貶諸體非本諸春秋則賞失濫罰失苛窮陰陽闡鬼神以及吉凶明禍福非本諸大易則流於術數荒唐而不可信辨儀定分以及別嫌明疑非本諸禮則失之繁而無如學識膚淺求一言之幾於經而不可得焉丙申夏投裕州易膺秩掌經學益疎戊戌秋豫章江公奉

命宛李壬午歲曾請其行稿及閱所竊似學本六經心企之一見而投詩與古文辭讀之益似渾乎六經

不但本之云也未幾出王父午坡先生詩文八卷委以點訂拭几莊誦乃擊節嘆曰六經之學殆公家之弓冶箕裘其爲五七言律絕溫厚和平詩教也先生與李獻吉夢陽同時爲明三百年偉人今欲從史漢唐宋而溯之三百篇比興舍江氏箕裘其何歸焉於是乎序

爽明見著作之大槩

吳拳石印藪序

印章之道人恒謂曰秦也漢也然由手而不由心任意而不任法鼓刀成畫可爲印乎蒼頡造文字書契始作蓋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叶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書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秦焚先典乃廢古文而用八體一曰大篆周宣王太史籀所作也二曰小篆始皇時李斯趙高胡母敬所作也三曰刻符施於符傳也四曰摹印施於印璽也五曰蟲書爲蟲鳥

之形施於幡信也六曰署書門題所用也七曰殳書銘於戈戟也八曰隸書始皇時程邈所定六行公府也漢氏因之至王莽居攝使甄豐刊定六體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隸書五曰繆書六曰蟲書當代以教學童焉又衛恒四體書勢曰漢時有草書不知所作姓名蓋兩漢銘勒雜以古文篆籀及八分晉魏以還隸文遂盛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有楷書藁書飛白書懸針書垂露書尚方大篆蚪蚪書鶴頭書凡數十種出於八體六義之中而因事生變也

蓋然書故如是而未必備印章也印章則落墨運刀皆有法也落墨之法用篆各分一家無錯綜那移增減出自天然運刀之法必師秦漢秦漢有鑄印有鑿印其法不一今之時髣髴其形而法悉在其中也或以破碎爲古作魚尾鋸齒之痕而曰不板竟無可考嗟夫此道愈爲愈繆吳子拳石較集古印藪不下十數家大都於荒陵敗塚隰塹烟坑所得銅印最多所有爛銅但因歲久湮沒土力泐蝕非故作破碎蟲尾鋸齒也其印惟取書不悖義章不失法存乎古爾蘇

長公曰凡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運刀成章天合神解拳石有焉彼恣意杜撰弄巧成拙不若秦焚之一快也

爲序不必如此然不可不知此當觀其運筆鎔化處

續茶經序　改曰茶史

余嘗從事茗政品題上下千百年其著爲茶經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厥唯吾家鴻漸鴻漸之前未有聞也至於今人人能知茶經能言茶之原之法之具矣考諸傳紀鴻漸之生固奇問諸水濱既不可得乃自得之於箎自稱竟陵子又號桑苧翁嘗行曠野誦詩擊木徘徊不得意則慟哭而返由今思之豈徒聽松風候蟹眼捧定州花甆以終老者夫固有宇宙莫容流俗難伍之器量攄洩無從姑借是以消磨壘塊歟迨

夫冥然會心發爲著述又能窮其旨趣擷其芳香是以後之人爭傳之爲茶經然則今之人有所述作豈皆有所不得志於時而爲是寄託哉茶之爲物亦多端不必以吾家鴻漸槩論後之賢達也吾里劉介祉先生少壯負奇長君六皆早翱翔於天祿石渠間家庭頤養其瀟洒出塵之致不必規模鴻漸而往往發鴻漸之所未有嗜茶之暇因茶經而廣之爲續茶經世嘗言古今人不相及若先生者豈多讓耶有鴻漸之爲人而茶經傳不必如鴻漸之爲人而續茶經著

鴻漸與先生未知其孰優也續茶經亦曷可少哉

因鴻漸起議又因介祉身世起議吐納微詞風流自遠

馬餘山家譜序

吾淮馬氏與吾家世戚余知馬氏世系最悉知表兄餘山之睦族最厚蓋其先發祥於中州宗支蕃衍自明洪武中徙他郡之著姓以實淮陰馬氏與焉遂隸籍於淮然兩地科名親睦之情不以道里遼遠而有間往余蒞裕州嘗過其里求馬氏之閭而訪焉見其耆舊衣冠偉然風淳而古稽兩地數百年既分之譜牒如指諸掌嗚呼豈易得之今日乎表兄餘山尤惻

馬氏之在淮陰者瓜瓞綿綿既繁且庶不爲合族之舉也於是因元旦而修團拜之禮設宴會而通款洽之悃因清明而嚴祭掃之規期乎咸集以順少長辨等列序尊卑其不至者有罰著之於書期爲可久而凡祖宗世次之數德行之實與夫葬衣冠之地莫不詳載可以收族可以敬宗可以尊祖而水源木本之意油然以生余故樂之而述其大槩於編首且以勸其後人而愧夫天下之忘其本者是爲序

尊祖敬宗禮記套語數見不鮮茲標其宗法於馬氏不泛不濫

裕州誌序 代

邑有志猶國有史惟直斯信信斯傳焉不然飾衰爲盛撫綏過言使人讀邑之志而不能洞知邑之情形曷取乎有志哉余分藩宛汝裕在其屬赴任由裕過入其境草衰烟寒虎嘯鹿戲入其城瓦礫盈盈烟火㸃㸃老弱數輩鳩面鵠形嗟嗟悽孤乃爾殆余生平所未經見也問戶口。曰昔一萬五千奇而今僅一千九百奇也問地畝曰昔一萬九千頃奇而今僅九百頃奇也問國賦曰昔二萬九千奇而今僅二千一百

奇也問鹽課曰丁酉歲減至一千奇而今又增至一千六百奇計一丁食鹽一引也問驛站曰昔次衝而今成極衝也昔站銀六千九百奇而今僅二千一百奇也昔馬設六十餘匹而今僅設三十一匹也問。里甲曰昔三十有三而今僅八也問吏胥曰兵戶常相兼隸人皆鄉蠢也嗟嗟此種情形所當亟入鄭俠之圖而竊愧余之不能繪也頃下修志之檄余竊謂裕之情形不能繪諸圖尚可繪諸志是惟貴乎直爾使此志得獻於朝必惻然以鄭圖視之焉

寫治裕道情形如觀掌果如數螺紋中幅風雨馳驟自天而下

鹺政更始序

周禮一書。鹽人有專官。然未籌及富國也。至後世籌及富國而鹽筴遂居理財之大端。余家淮。凡鹽政之利所從孳弊所由伏聞之殆熟。今大司農鎚鎚國計於渠展菹薪之事。未嘗不握算而籌。凡春秋試士發策亦縷縷及之。則談鹺政於今日實急務也。嘗綜計天下產鹽之地不一。或硒或煽煎曬不同。以諦天地自然之利莫閩之竈鹽若也。顧他處行鹽或兼省或兼兩三省。而閩之曬鹽只行於上游延建邵三郡。而

三郡又別有認課行鹽不到之山縣。其取利固已僅矣。況自海遭蹂躪。闔丁之蕩析不知凡幾矣。鹽賈之告竄不知凡幾矣。而且責現丁以賠流丁。責富賈以賠貧賈。民以此遭敲朴。官以此累考成。又不知凡幾矣。然斥鹵之埕。堀猶存。尚可次第修復也。迫徙海令下而灌曬闔地鞠為茂草。場丁廬舍委之波臣。甚至地遷而折猶存。鹽座而課猶在。匀東而西已疲。充前而後不繼。十三萬之積逋何以驟舒。十餘年之接徵何從完額。則議閩鹺於今日真戛戛乎其難哉。余手存書展讀再四而心為欽羨也。爰區分而條析之。有為鹺政所及者。有為鹺政所未及者。有為前人已經題者。有為前人未經題者。有幸得請者。有難得請者。有永賴在閩者。有永賴不止在閩者。如復鹽場募曬丁築墩寨。此鹺政所及也。至募曬丁而以輯流逋。築墩寨而以固邊圉。復鹽場而以平鹽直。此非鹺政所及也。如以貼運充積逋。前人則既經題矣。其未經題者。如坐縣行鹽請引。則商客可以相安。匀銷光祟溢引。則有司永免參罰。豈非流渼者其水不測。澤沛者

其流無窮耶。如匀東課歸寬折。停東路之無徵。匀西路之積引。此幸得請者也。若夫蠲十三萬之積逋。此難得請者也。請之至再三。究竟得請而適與

恩會。豈非志之所至。固有若啓若翼者耶。抑今之疏通鹺政者。是不一說矣。而莫便於恤竈丁。優鹽賈。有如私鹽則厲禁矣。私販則重罰矣。收餘鹽以恤竈丁。行綱鹽以優鹽賈。法良意美。使職鹺政者循是以往。商民其有瘳乎。故曰永賴不止在閩也。善乎是書之言日非常之困。不得非常之恩。則困者不可復甦。余以

爲有非常之恩不得非常之人以行之終無實惠非常之人何人卽以實心行實政卽處萬難爲之時持萬萬必爲之志者也豈越俎而談不急之務也哉

譚驪鹽地方利獘甚悉幾使文學大夫飲喙而退可與蘇公論罪鍔水利書並垂

許甫草衡廬詩序

士守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墐陛而牖明畜妻子於其中身與爲處出戶而行前有擊轂之車後有連帷之徒驟見夫脊岫崒嵂而高起則爲之忽然而喜如出幽室脫縛束耳目加明手足改適此何異乎飫粱肉者悅蔬茹不得謂之知味也山其無所得於中徒以逍遙於喧湫替雜之甚急於投以自解也豈爲有遐於已哉余友許甫草幼好奇服聲韻精言高映霞表茲以讀書燕臺歸歷齊魯沂江淮吳越而泛彭蠡洞庭抵劍水出衡廬諸詩記示余讀之凡幽峻嚴嶂莫

不登眺其遊其詩其記與柳宗元永州李孝光雁蕩相等豈非嚢之有得於中耶嘗登天孫日觀終南太乙遂乘崑崙天台赤城龍門積石而外衡廬二山實玄址之嶕峣今得甫草嘯咏其間昔人稱其飄飄有逍遙迢舉之意今又見矣雖然以甫草之才使之磷緇塵軟販涉川途過黃陵而嘆息泛赤壁以唏嘘悽目九派之流傷心一柱之觀哭屈平於湘水弔賈誼於長沙北上荊州懷王粲泣禰衡彼數子以命世雄

才窮愁鬱抑俯仰今昔異代同嗟即匡廬前脩豫章後阻江漢莘皆古之托於禪練棲遯者其幽蹤隱跡不可得而窮也如元亮道祖。均一時豪傑沈溺山林而弗返豈得已乎。諷咏斯編。吾更不能不爲之輟卷三嘆云。

行文超超物外前說無得中後說豈非素之有得

最有旨圭末亦悽惋可涕

汪若文詩集序

詩乃天地自然之聲真氣迴環入情得景斯可貴耳故不嫌淡淡則老不妨平平則質野而古也。博而大也。正而雅也。皆是物也。自閭閻以至朝廟。婦人女子以至學士大夫。途歌巷舞以至享祀格天。怨誹憂思以至忠愛孝敬。率以真氣迴環入情得景古人曰詩無論時代而在無字句無音節之先繪者愈工失之愈遠今讀若文詩不避淡也不避平也無袍笏氣無寒儉氣無叫囂氣時而拙朴離奇如山癯野叟時而悲歌慷慨如易水雍門觸目皆怡。遇物成暢。駸駸乎古人也。余把玩之恐空妙影情混沌受鑿作字鬼哭尚何漢魏之足云況山鬼揶揄拾怪誕數字趨炎於鍾譚之室敢並駕齊驅也哉

拈筆落紙幾於雲烟八家外之短兵也正淋漓滿志

總漕蔡公德政序 代

今上十有二年蔡公由豫章巡撫秩左司馬御史中丞總督漕運開府淮上威問遥馳漕事大集諸條上地方便宜陳水旱盜賊之疏爲萬靈請命所以壽我東南者艮渥不佞藉幨孔邇輒拜手爲得人慶歲乙未十一月朔江淮諸縉紳走使長安屬不佞燕管揚休烈焉余惟公往者司憲中朝風勵峻樹今臺規祺在某日奉以周旋比開蠢江表聲望彌著曩昔建白乃得諸羽葆黃鉞之間所載撫江集班班可考也頃漕督缺諸廷臣會推以他名上卒不可

天子念軍國重寄特簡公於是賜璽書畀茲任或曰公撫江不兩孟陬而起瘠蘇艱剪寇定亂心血幾瘁宜召還政府不宜久勞公不知大臣以身任天下不敢言瘁也且公嘗坐政事堂矣天下大計曰揆策之國體幾何軍儲幾何生齒幾何要地幾何酌時局所先而整剔之綮腠理所受害而調劑之天下之形勢不在西北而轉輸獨賴東南則大計莫漕若而河次之江與海又次之民生利病莫水旱若而盜賊次之墨吏次之蠹胥又次之往者河與漕分未始不合今合矣又未始不分舳艫萬艘倚一綫黃流且洩而北瀦也河之不前厥惟漕咎可奈何則漕之及河所有事爾今海氛肆螯帆影蔽金焦矣一不戒則虞齎糧是漕督之憂及河兼及江海也漕限亦聿有程矣而江北水旱瀰望荒烟督逋則厲民請蠲請折又匱餉且公嘗爲豫章夾黎縉圖進矣茲屬廬諸郡又娓娓入告也昨者會計天下逋賦江南一省壓欠二百一十五萬各省節年漕欠三百餘萬防欠亦二十萬往勤限考成只藩臬司府止爾今并及節鉞矣幾何而不壓督撫之憂也故人知漕一爾漕集則戎集邊集國亦以集漕治則河治江治海亦以治不知分漕之肇貴者水旱其一盜賊其一全楚之用師裁餉其一西秦之駐防協濟又其一皆變通於漕中而重煩經理者故當其用督則嚴馳萬里當其用撫又兩肩四國督與撫并而公之委蛇勤恤乃備至且漕政亦甚難矣諸君子試問今日漕政有貔貅據祉箝法乎有虎而翼擇人食乎有驥樧飛馬擲河攫金乎有水次悍

升牘目語難橫虐長吏乎皆曰無之然則公一身兩
江淮河漢之廣與七省上下軍民之泯棼何斤斤奉
之蚩一至是豈眞有百千億手眼爲萬里勅法耶或
日公執要而已執要者何大臣法小臣廉也或曰公
精神大於身故喘喘應之無難者今海內氣象疲薾
百執事無精悍之色則以不修守潔自故廉法移諉
中外不爲倚夫潔白者精神之所生也神室正明百
官明清天下大事何之而非是所謂無回無二壽胥
與試者於今見之抑吾聞循者務正潔者務峻公循

矣潔矣乃又煦物以和拔士大夫以禮日者游於鄉
校謀及固老推心而訊諮如聞蔀屋之咨嗟而手抑
搔也且蒭蕘狂瞽並贊高深焉洵古大臣風度哉綸
扉虛左以待執政夫漕河大計孰緩孰急必有爲國
家畫萬年有道之長者請君其敬聽焉
端日而譚臚列漕事若指諸掌如此作德政碑可
救從來之陋

太守李公屏序　代

漢初膠西有蓋公者善治黃老言曹相國參詢治道
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於是奉蓋公舍
出入幾禁者數歲安集百姓休息無事而百姓歌之
日載其清靜民以寧一至今史傳炳如也淮郡爲上
京門闕轉漕要津百姓當更新之會驚風鶴疲羸麥
憂時之士思得一鎮靜若曹相國其人者保障撫字
之而郡守李公來爲淮牧則誠有不愧斯語者公束
髮嗜書留心經術前此宦績見於他方者不具論即

公蒞余郡美政良多而攬其大端則確乎可傳者有
三善焉淮介在四衝頻重難理往時二千石之任
蒞治所即思奮拔更始聿新視聽公曰無庸也前人
之規轍可以修整不可以猝易也惟循馳驅審[illegible]
黜陟乎古先之成法而神明出之以故下車之日發
號出令萬姓安堵昔魏相之守河內郭伋之守并州
皆用此道則公之善於數政者一也淮民繁賦廣
鈴轄十有一屬其間錢穀之數獄訟之條鹽鐵船政
海防之事無不總攝於守公至任提綱挈目相其緩

而導之不競不絿分煩剖劇要期各盡乎僚屬之職長而僚屬戴公之廣大服公之精明敬公之廉飭亦無不畢奏其效者昔包待制之於廬杜祁公之於乾不是過也則公之善於統轄者一也淮地襟江帶河士樸民醇古稱易治公至召士之練達者議興除召民之老成者權利病期月以來吏習民安庭無雀鼠之訟野無萑苻之憂民樂耕桑士酣經學是即昔者文翁之興學校羊續之恤閭閻者則公之善於致養者又一也夫公有此三善受郡而理要皆休息無事

安集百姓比隆於曹相而爲今人之所未易幾及者宜乎提督之大吏輶軒之使臣交章而贊美之也今爲公撫降辰淮之縉紳咸拜舞爲公祝索余言不佞佩公之德政久矣何敢無言因採公覆庇淮郡之善政確乎可傳者颺言之以勸公之洊俾天下之爲郡守者咸以公爲繩準云爾

領處都切淮事是爲文之旨槩

陸密菴文集卷之七

山陽陸求可咸一甫著

閩中門人王霖鼓梓

同學諸子 叅定

記

修福州府學記

余奉簡書來督閩學宣揚朝廷德意凡學宮有傾頹者必行修治福州爲八閩之會其學視他州邑有重凡蒞閩者必先謁夫子廟督學之考較亦必先謁夫子廟合郡諸生而講業於學春秋二仲上丁省官屬皆入廟行釋奠禮用樂若邑學則釋菜而已余在閩將五載有事於福州之學廟者數矣當拜謁之初見廟貌弗新愾然以嘆欲修理者久之以從事考試未遑也甲辰之春再親閱視則學門已傾堂室已圮先

師正殿兩廡皆已破毀啟聖祠名宦祠常公祠鄉賢祠尊經閣文昌閣省牲所皆已頹壞則益惕然念茲八閩首學觀成所繫曠日不修誠余之愆然請於官則帑無餘積謀於士捐於俸卜期鳩工命本學訓導汝持董厥事汝持受任惟慎率作惟勤飾其樸陋增

其未備以甲辰年二月經始以丙午年五月落成於是堂舍飾治榱桷壯麗兩廡嚴嚴祠閣翼翼欞星戟門丹朱森列廚庫器物修飭而備閩之人士僉稱改觀於是郡諸生共等請記諸石余謂古之立教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豈徒修文具而飾觀美哉良以六德六行六藝之教必有地焉故士之爲學也不用力於南畝則事詩書不在其家則在庠序之間然後藏修游息不見異物而遷也今余之修是學也凡以學之中有俎豆焉有干戈羽籥焉有載籍焉實

明諸士服習之稽考之用以治身淑世而爲六德六行六藝成備之儒也若夫先師廟之修也欲學者之尊師也師尊則道重道重則教化行而善人多也祀於兩廡者多閩先儒遡厥淵源則進道有自矣兩廡之所以並修也尊聖所自出則啓聖祠宜修記云有功德於民者祀之則名宦常公祠宜修典型在望則鄉賢祠宜修尊經有閣以備肄業文昌有閣以敬司文省牲有所以潔粢盛皆所不可不修也夫學之移於茲所也自唐大曆始也學之有廟也自宋太平興國始也今千有餘年矣學廟之增修不一大都規制如舊而出茲學者其道德功業仰企先聖而踵武前哲固星羅而奕列也諸士其有興乎

明淨不落腐宿韓子要要陳言之務去覺荊公記未免猶有剿襲經典之跡

裕州重修學宮記

裕乃豫南之屬郡其學宮則在郡治之西成化間州守許綸益嘗爲修葺作碑志焉後裕寇災頻見告學宮暨廊廡堂室且日就傾隤過是宮者莫不低徊欲涕云余承乏來守是州趨拜其下顧瞻而興慨曰是余之責也夫旋欲割俸議鳩工時有議裕當極敝士民皆救死扶傷不贍役殊可緩者余則謂不然昔吾夫子作春秋重用民力故每役必書而魯僖公重修泮宮不書於經其史臣作頌美之泮水閟宮諸什是

也僖公雖賢主當日悉索敝賦從齊威公四征不庭春出秋歸非無事之國而二役春秋予之者以學宮爲重雖用民弗恤詩人美之意亦猶是也且裕當極敝後士民救死扶傷不贍則其於文教固已衰矣修庠序以興禮讓乃爲政先務守令師帥之責也裕雖罷亦烏可以已哉余於時割俸凡百經營布置越若月日而學宮修告成乃進先議可緩者與裕諸君子而告之曰事莫難於慮始而樂與觀成是役也余若難諸則學宮終圮蕪耳顧惟不敏不能如文翁之治蜀與安定之教授湖州門爲諸君子辱諸君子異日其卒吾志視宮牆臨泮水必瞻塗塈觀丹雘思昔在泮之詩曰彼都人士克廣德心則余今日之是舉也或不僅爲梓人匠人之事也夫學宮儀制已詳具所修裕志學校中不贅

是裕州學記移動他處不得

修扳倒井光武祠記

古帝王之有功德者莫不祀於易世傳之無窮凡以崇報也漢世祖光武皇帝起兵舂陵誅莽亂正神器東都之業爛焉與西京媲其得廟祀易世也宜矣顧余嘗考世祖發跡於豫南定都於洛陽其祠則一在河南之孟津一在南陽之裕今在孟津者無論至於裕則余所守土汝南兵憲楊公命余經營其祠余不諳其本末而漫云修葺等語隷人乎哉父老爲余言扳倒井故事云光武微時常過裕偶扳石石倒醴泉

湧出後因即泉爲井尋於井畔建宇爲祠此光武祠之所自起也余始聞而訝之既而慨然曰井之扳倒未扳倒不可知而光武世祖之功若德則可祀使當王莽媮器卯金刀絕之時微世祖固難於不失舊物而四方之盜名竊號者其荼毒亦安有既哉世祖起則誅王郎降盆子擊銅馬平江淮死隗囂隕公孫述且也微嚴光而下賤封卓茂而尊賢觀太學而加禮儒師閉玉關而不開邊釁以德若此以功若彼即微井之瑞應蕞爾裕固豫南之屬也創祠以祀世祖其誰曰不宜此余之所以奉命恐後奔走於其下而不敢隕越者雖曰職事固然然凡以爲世祖也不然倘矜一井泉湧出之奇而亟動修茲宇也則余與二三執事其猶有鄉人之見也夫

順題逆做以末結一掉有力非苟作者

虎不入境記

渫之裕山水多奇故虎患輒聞每白晝虎成羣遊州市間攫人去噫可怪也已余蒞州之初年拊殘黎與咻之披草銜星弗給吏告之曰市有虎不遑恤也未踰時而虎患亦遂亡舉裕之境向驚白晝攫人者皆帖席矣余始聞而異之曰咄虎孽蟲也昔夏方有德尚鑄鼎尚象百物爲備使民知神姦故能入山林以不逢不若卽我文公佐武誅紂諸虎豹犀象尚肅驅除凡以桀驁不可化誨爾今裕之虎患彌年而一旦

熄吏敢曰余能毋亦天哀民其盜賊兵燹蝗蝻水暵之餘其與存幾何也故俾虎熄乃裕之父老羣相與言曰曩萬曆丁未年吾州沈使君來適虎患劇沈使君牒虎而隍司爲驅而虎患熄今吾陸使君來適虎患復劇使君不牒虎而祇勤我民隍司不爲驅虎患亦熄是先使君勤虎以勤民陸使君勤民而不勤虎而其効同何也余聞之謝不敏曰非也若先使君德足以和其民而威又足以制虎故民和於使君之德而虎亦憚使君之威而自斃焉余德不足以和民而威又不足制虎惟日僕僕然以買馬供驛買草豆供兵爲事雖披草銜星冒虎而前弗恤而懼吾民之卽於鞭笞虎亦憐余之拙且戇而莫予毒也故各各掉尾而去視先使君之靈異余媿弗若遠甚矣余安能同以其事共語記之簡端如此

自謙讓得體行文亦有層次

醒園記

天下之人莫不樂乎醒也莫不惡乎迷也何以知其爲醒一於理而不他而不以欲入焉者斯天下之醒人矣何以知其爲迷一於欲而不他而日與理遠焉者斯天下之迷人矣理欲之異轍醒不醒之殊途也自堯禹以來爲聖爲賢者不同而同於醒自中人以下爲狂爲惑者不同而同於不醒然有始醒者有始不醒而終醒者以始醒覩始不醒有間矣以終醒覩始醒奚有間耶自始不醒而至終不醒者吾無望爾

自始不醒而至終醒者吾夙有期焉夫極其醒至於爲聖爲賢極其不醒至於爲愚爲不肖聖之去愚甚遠也賢之去不肖甚遠也而皆由一念之醒不醒基之欲從其醒以至於無不醒者則舍窮理固無由至而舍敬更無由入矣有人焉情然於名利蕩然於聲色如寐者之不覺如醉者之不覺也有人焉日在名利聲色之場而確然不亂者是古今之大覺也覺者醒也心恒明而欲不入吾師其人矣吾企其行矣每思名於所居之所見而自警焉余督學於閩官舍之旁有園焉久翳於叢莽而未有名也余闢而治之蒔草木新亭榭公餘游息可以清滌耳目可以暢適心情於是命之曰醒以見余之觸目警心將有慕於古之清醒者而不敢自昧於所從也昔靈均自謂獨醒夫醒而必獨焉則爲醒也不大吾以醒自勗亦期吾黨之有志於道者共勗之然覩余之名斯園者其亦有所感也夫

渥然如清風之徐來

重修栢姬祠記 代

栢姬元行省郎中栢帖穆爾十歲女至正間明太祖兵下福州帖穆爾引妻妾七人諭以大義死之女亦與其難後人憐而祀焉記曰以死勤事則祀之帖穆爾死於官守是以死勤事者也女從父而死奚祀爲且城西南有栢郎中祠洪武中侍郎夏公原吉爲採訪使特爲新祀姬何不附郎中祠而又專祀焉考誌察院旁舊有栢衙即帖穆爾故宅因宅以祠女此姬廟之所由來也廟舊在院署右後遷於左附岳祠後

殘天啓初商公周祚撫閩復改特祠爲文以紀其事迄今歲久荒圮余撫閩乃捐俸鳩工葺而新之俾芳魂得所棲郎中忠烈之槩或亦藉以不泯焉夫郎中死於國忠也姬死於父孝也忠孝人生之大節不以長幼而重輕也昔郎之戰童子汪踦死焉魯人欲勿殤童汪踦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不亦可乎曹娥年十四父溺娥投江死抱父屍出至今以曹娥名江立祠祀之嗟乎姬以十歲女子知從父就義甘死如飴即爲專祀又何過焉有爲怪異之說者謂麻剌國哈卜滿永樂間率妻子來朝卒於閩詔有司營葬厚恤其家其子感國恩築臺望京命女畜白鷄司晨朝拜鷄[illegible]女懼奉命不謹從井死家人時見女與鷄出入今神即此女又謂女前身名阿罕得兒師事蒽嶺獨石和尚心慕貴盛輪廻爲麻剌王女爵眉欲度之亦托王宮爲白鷄女甚愛之永樂間王卒妻子內屬至閩死女與白鷄居鷄忽人語曰阿罕得兒頗憶蒽嶺周旋乎女悟叩頭懺悔鷄說偈畢女持鷄而化閩人號爲白鷄小姐二者事近荒唐祀之

近淫鳥足感激當時之人心繫滿後世之瞻仰乎且閩俗信鬼好巫凡惑世誣民之說家傳而附會之非主持風化者所宜信方且毀之不暇何用廟爲余因正其說爲上君子告毋爲怪異者所惑庶栢姬之芳貞歷萬禩而彰明較著云

前爲立案後爲姬辨訛行文段落無不合法

重建王子丹臺記代

仙不可不求也品以仙而超才以仙而奇仙非不可求也有以隱而仙有以仕而仙余生平知仙之不可不求知仙之非不可求故於仙竊心嚮之然古之所稱曰仙者杳不可見所可見者惟海內遺蹟云遺蹟之勝所在都有或樓或臺或池或井仙之精神寄焉登臨憑弔猶之尊文武者拜鎬雍宗孔孟者拜洙泗也余幼居長而流覽江海凡仙之遺蹟必搜訾閱唐杜光庭撰七十二福地內載鉢池山爲王子喬煉丹

之所每以未得躬閱爲憾壬辰春承乏淮權即詢厥山乃竟距關二三里偕關之人士往觀之赤者砂青者蘚蔥蔥者木謖謖者風冷冷者泉孤立而頹然者臺也喟然嘆曰洵別一天也遺蹟具在王子如存試登其臺懷其風似可追隨共語既而周視其勢則見臺爲關之後障關之負安惟臺式頹頹謂諸人士曰臺烏可不修爰鳩工不日而成落成日復與諸人士觀之左帶城堞右映湖湄襟挹平疇背枕高阜關之形勝允在茲白雲欲脫蒼烟相旋坐而神怡望而心曠仙之授受允在茲今而後當與諸人士陟巔凝眺聯酒賦詩飄然放浪不敢冀仕中之仙庶無失余生平知仙之不可不求知仙之非不可求之意爾諸人士塵俗自幾幾乎與仙近矣若夫關之真安仙實呵之今而後重斯關者不可以不重斯臺

只是仙不可不求仙非不可求反覆生情令海上迂怪之譚捫舌而退

陸密菴文集卷之八

山陽陸求可咸一甫著

閩中門人王霖較梓

同學諸子　叅定

記

造饗堂增塋地記

余一代祖父母二代祖父母塋在昭邮院南菊花溝雙碑維三世祖父母四代祖父母塋在關家橋皆無饗堂五世祖父母六世祖父母高祖父母曾祖父母祖父父母塋在七里㘭河南亦無饗堂草屋數間久

已傾側余心戚戚乙巳歲巡建寧於察院閱卷之暇偶思及此遂畫饗堂一圖戊申春正歸里即鳩役建造禮記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余未知禮然未嘗不旋旋也至於瞻墳之地舊雖有之而未能方正也余措金以購廓見整齊刻圖於後後來者當尊祖敬宗世世守之

恭壽酷似史遷年表

西湖游記

天目秦望蓋龍飛鳳舞矣錢塘實吳越一都會而山與水會莫有過於西湖湖之中渟然泓然倚水爲亭倚麓爲園不離於湖之濱寺列如林山業而峭泉甘而土肥傳漢時有金井現人以爲明聖之瑞蓋所云明聖湖也宋則名放生池內有三塔塔下有三潭又有孤山出自水中盤結湖側樂天之金沙井子瞻之六一泉和靖之墓蘇小之墳於今猶在故水西雲北月香漏影晴光雨色烟波萬里海市蜃樓湖之映碧

而居奇者十之八九南連鳳山欝葱蔓延影蘸雲漢所云南高峯分擘五雲山之壘則有然者蓋浮屠上眷其麓實四出云自大慈山歷虎跑真珠過慈雲嶺出包家鳳凰秦望三山多南宋故跡自大小二麥嶺至龍井淺不可測傳有龍居禱則必應方士葛洪煉丹其地焉總皆湖之指臂支分也西有耕才塔子由爲銘參寥泉出焉視錢塘清波以至湧金舊名豐豫者是蓋湖之出入處也由閩如墳入佛國山內有張帥之所書扁因歷三竺上竺觀音爲靈下竺古跡爲

勝芸影松鏡半落湖心遊人拾舟而陸襟帶湖光西湖所由無盡藏也北過臙脂嶺出九里松有北高峯秀出諸山靈分上竺磅礴起伏直武林山抵北關夜市燈火萬家分夜月湖光之勝飛來峯面昭慶肘靈隱壯麗五山亘岳廟俯葛溪賅帶韜光巾山如巾甑山如甑皆足左右湖飲其瀲灩湖之所以爲湖不僅以一水着蓋如斯也至蘇公所築之堤設六橋以分湖之勝間桃柳以佐湖之不及復覆之以亭榭以供玩賞之所寄與蓋淡有見於湖之不可廢者五也湖

之錯出呈奇蓋若是其不可方物與乃其寓名流之題跋寄高士之詠歌朝沐其芳夕挹其秀餐落英於渚畔飲墜露於花渚或重以人或誌以姓或寺以耀其靈或峯以標其勝或水窮山盡假輿馬以濟其蝬阻或景逼勢臨借色象以紀其奇現夜月秋濤白雲霽雪漁樵烟柳鼓吹笙歌遊踪雜沓士女繽紛何莫非點綴湖中逍遥澤畔者哉

情景與會雜杳交流記中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可與曹能始先生盧山游記並傳

花山游記

凡山之傳也非僅以林麓之美峯巒之秀洞壑之浚也必有人焉以爲之先而後林麓之美峯巒之秀洞壑之浚皆藉是以不朽則人之足以重地也自古及今山淹沒不彰者何可勝數則必附其人而後名益彰也金山得裴頭陀之金焦山得焦先三詔不起金焦之名始著彼花山之未著於古也以其邇於牛首棲霞降於金焦孤峙於大江之南東距龍潭二十餘里西距辟灣亦二十餘里車馬未雜沓焉人士未遊

覽焉是以相須殷而相遇疎也或曰藥裹華封山形如蓮花之相抱故名花山或又曰花山潛處棲霞之右居於萬山之中幽然隱伏故未能聲馳人寰也而況林麓之美峯巒之秀洞壑之淺又未若牛首棲霞金焦之照灼之赫濯也然牛首不遇嬾融棲霞不遇明僧紹金山不遇裴頭陀焦山不遇焦先則亦一昔日之花山若也而何羨乎衆山發覼夫花山也耶誠有人焉爲林麓峯巒洞壑之主而得刈其荆榛闢其生面闢其堂址如嬾融明僧紹裴頭陀焦先其人則

東西南北瞻依當更美於林麓秀於峯巒深於洞壑矣其走天下如鶩與牛首棲霞金焦諸山同一崇麗也豈顧問哉寧猶孤峙大江之南耶然其山固亦有異亂石揷天草木茸翳萬峯四抱如葩之含由其徑盡石磴也入其門有池可三四里水咸取汲焉上有龍池時多小龍出沒鱗甲金光畢具誠一山之勝也山廊而轉有戒壇焉盡甃以石戒律整嚴故蚤晚功課燈火鐘磬常環千餘人以精佛事其足輝佛日而光貝梵固其所也有銅殿明萬曆年間陳太后之所

造而捨也賜以紫衣金鉢不亦令時之僅事乎有石屋無樑無柱俱石所成文殊普賢皆石相焉三昧和尚爲是山肇始肯堂揭而新之故上自君后以至卿相學士無不知有花山也花山之名遂因此而盛夫所以山不論傳之於古傳之於今惟問其人之足以傳山而山始傳也今之世誰足以傳花山則三昧也傳花山以何事則律戒也花山之所以奔走天下而熙洪號於無窮故傳也太史公曰附其人而名益彰則今日花山之謂也

山水記如宋元人畫逕路峯巒一一可尋郎不墮塵俗便是高手如此峭思儁筆點染有法眞花山記第一篇文字

詰屏記

山曰詰屏何也以堪輿家謂其形似貴人屏詰也山有石如屏昔人搆亭其上相傳音訛曰柯亭又曰征亭俗語也舊志載之嘉靖丁酉重修邑乘始改正而今溪亭題記猶復錯誤如故又改曰柯亭亭停也道路所舍人停集也訛以傳訛曷從執人而告之近渕東報失所守官兵四潰余偶過東和訪舊耆之人率以余爲寇至先去及一二日余返登寇退耶耆之人如訛語類若是曷足怪也山在邑之東關里距城不

遠出郭過坂橋折而東爲徃栝浦路徑輪廣丈孔道也又折而東岑嶠呰嵷巒綠壁峯峉隆崛巉嶮如在翠微麓岫間頓失周行旋入岐旁懸磴而上又數十折高峯重巘俯視盤谷如神隊丙穴疑有豐狐文豹伏其下而扺壑寒烟擁曳在藥淵中作騏步鳧飛開或紅蘂金翹叆叆蘸蘸如素練遊絲薔蕩其間非烟非塵不假石蝦爲柔自能達阻陰精砂渤蘊結千年碎礶磊砢欲作雷硠之聲石鐘山大石側石如猛獸奇鬼森然搏人者試擊之未必不如洪鐘也惜無小童持斧從事皆在灌莽繁蕪安得搢玉以輝此山卒使碔砆之亂璵玕也忽而孤亭從輕烟柳側露出停航老僧揖余而進數武林薄瀰迤又頓失欽巖而樂泱漭矣遂與諸子憩而息焉後半堂廡皆僧鑿山樫以爲室棟宇僅蔽風雨欲求光碧豈可得哉老僧又揖余而曰今老矣無能落而成之子愧不能助厥請而返矣時某年某月日陸某記

阡陌亦異

貝谷記

貝谷考之松溪邑誌不載而山之坯陘亦不甚嶙峗殺薛故余評諸屏之妙在於高而貝谷之妙在於淺也惟其淺則曲崖透迤隈隩廻薈凡山淺必幽幽更妙於岩嶴嶙峋也有懶泉焉泉何懶也懶非瀑也乾而少出也又非狂也况於盜也貪也妒也淫也懶必冷也或溫也流惡盪邪以之可以潔清華之流救疴養之疾懶又必聖也英也石髓也粳香也玄醴也中有白氣浮蒸如烟上下狀同綺疏又有車輪隻轅當

有玉女姿儀光麗往來倏忽如或遇之因援筆而爲之記

因谷得泉曲曲異境

陸密菴文集卷之九

山陽陸求可咸一甫著
閩中門人王霖較梓
同學諸子　參定

碑銘

福州府建朱文公祠碑銘

理學自濂洛關閩垂統天下固一源而同流教傳孔孟六經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迨其後閩學獨著則以致知力行集理學之大成故閩南窮鄉僻壤家絃戶誦凡縉紳人士無不砥志礪行知所以自立

號稱海濱鄒魯豈非文公朱先生之教澤遠歟公微人尊人葦齋先生諱松者尉尤溪僑寓於閩日以講學爲事疾革時囑公日胡籍溪劉屏山劉白水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當亟師之公凜遵先訓得其眞傳從李延平游得其秘旨大約窮理以致知反躬以踐實而以居敬爲主云公登第五十年仕於外九年立朝侃侃僅四十日多所建白沮而不用公居山林之日長故能集大成而接千古賢聖之統公性喜登陟凡閩之懸崖絕壑足跡無不經其題咏亦富晚乃

卜居建陽之考亭又自號曰紫陽不忘其山水之佳麗也有忌公者目之爲僞學有陰毋公者謂士之好名疾之愈甚則人之譽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然不若因其長而用之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有愛公者以上厭聞正心誠意戒勿談公曰吾生平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由是觀之公之拳拳奉持不失者正千百世下所當服繹而勿怠者乎明太祖肇興崇重儒術諸不在孔氏之科者絕勿使進獨以公四書五經集註頒置學宮使天下童而習之白首而不紛焉誠洞見公之淵源純粹以之扶正天下公婿黃勉齋先生嘗曰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公而始著公之文章天下讀之孺子知之史冊載之官至寶謨閣直學士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攺嶽國謚曰文崇祀孔子廟庭所少者特祠以崇功報德耳余奉簡書莅閩試士丙午校士竣鳩工創建經始於丙午正月進主於丁未六月告竣於癸丑九月人士所樂助者共計若干緡記其歲月以勸勉多士云銘曰

聖學無傳 天生濂洛 啓迪後來 如寐而覺
吾道之南 世有宗工 集厥大成 則惟文公
我公之心 海濶天高 我公之學 繭絲牛毛
天賦英姿 超然卓識 闡發微言 炳如星日
邪者得改 昧者得知 負絕高風 爲萬世師

公生平不爲人作墓誌銘以爲諛詞雖韓文公不免唯于先賢服膺之意碑板琢鍊可徵修辭立誠凡著述者不可不佩此旨

建寧府重修朱文公祠碑銘

紫陽朱夫子生於南渡。系出新安。先爲同安簿。踞濂洛關閩之奇復有周程張胡踰濟於前韋齋先生疾將革屬夫子曰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人學問淵源吾所敬畏足爲師表夫子遂從三君子遊事籍溪先生最久復事白水先生與屏山先生得伊洛之至窮造化之精立正心誠意之確論呼元定爲老友南來得陳淳與眞魏胡呂游陳輩共肩斯道之任蓋爲萬世計也考所建立不特君子亭武夷精舍方塘半畝

天光雲影聲施八閩而已今之祠堂即理宗御書黃端所建之考亭書院也。跡其初居崇安有讀書堂扁曰紫陽書院後築室建陽號雲谷老人。其草堂曰晦菴自號晦翁晚居考亭精舍號滄洲病叟。最後號遯翁考其官爵。自漳守歷煥章待制理宗朝贈太師封徽國公洵洙泗後之一人也余備官學政入其祠登其堂況夫子生於閩官於閩父子同學於閩守待皆在於閩從遊之士皆居於閩今祠於閩不其宜哉余何幸親炙夫子於祠之下也天有北辰。衆星拱焉。地有泰山。衆山宗焉。人有師表學者歸焉。則斯祠也爲夫子精神之所依焉日星之所照焉因爲之記銘曰

洙泗既遠　孰窮其源　賴有先覺　洞悉微言
道統不絕　誕生我公　撰索精義　集厥大成
生平愼獨　正心誠意　以此致君　以此立志
惟道是趨　與俗異處　理學高風　披拂萬古

陳古靈先生祠碑銘 裔孫明大中丞蘭汀公合祀

侯官古靈先生姓陳氏諱襄字述古登慶曆進士少遊鄉校與陳烈周希孟鄭穆爲友相與倡道海濱人謂之四先生當時閩中理學未著雖後有楊龜山從程氏而得其傳在先生已爲之開其先矣是先生之爲士也其蔚然儒宗有如此主簿浦城時有偷兒數輩莫知主名先生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捫有聲乃陰塗以墨帷蔽之命輩盜往捫獨盜者手不汙蓋畏鐘有聲不敢觸也遂伏罪調知仙居縣敎以禮義之

俗民多化之改知河陽西意教化進縣子弟於學判府富弼甚器重之知常州運渠爲害濬而導之他郡兼受其利是先生之爲吏也其績茂循良有如此當其判祠部則不許權貴乞寺觀度僧道使契丹則爭坐位主客有違言在經筵神宗訪以人才則對司馬光呂公著韓維可備心膂不宜久外鄭俠在直顧乎生還又薦范純仁蘇頌曾鞏程顥張載蘇軾等三十三人是先生之立朝也其能持大體又如此而其尤難能者則爲侍御時論青苗法不便請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又乞罷韓絳政府杜大臣爭利而進者雖其說不聽而危言危行亦足寒奸雄之膽矣頓神宗眷顧甚厚詔試知制誥以言不行辭乞外補上惜其去留修起居注又辭手詔論之乃就職安石畏欲擠之上不可踰年擢知制誥尋直學士院安石竟摘其制誥小失出知陳州改杭州卒贈少師諡忠文著有古靈集解大易中庸諸書數十卷嗚呼方神宗信任安石之專安石剛愎執拗又有韓絳呂惠卿鄧綰曾布等爪牙鷹犬當時羣賢一網打盡先生立於

其朝讜言抗論攖龍鱗而不怒履虎尾而不咥者豈不難哉歷三百年其裔孫蘭汀先生諱則淸字君揚中正德丁丑進士授泰州改祁州俱著惠政又調滁州賑荒全活甚衆晉南刑部員外坐誣謫台州判未幾擢守程番歷官都御史巡撫雲南卒於官賜御祭有司給葬具悉列郡志有光於古靈先生匪鮮也少師舊有特祠都憲亦崇祀鄉賢時值滄桑祠俱傾壞今裔孫生員陳酉登等暨福郡學生員王季祥等公請合祀乎余言以樹貞珉竊謂崇德報功大典從

其請而爲之記銘曰

天地正氣　星辰河嶽　鍾厥名臣　光明卓犖
職歷中外　本於實學　進善驅邪　麟趾解角
恩眷一人　忌淺羣惡　道雖不行　脫身汙濁
異代雲仍　滇南鎖鑰　勤死遐荒　忠寬何托
鄉有舊祠　頹其榱桷　葺而新之　烝嘗獻爵

敘事質實無一雕繪浮詞其波瀾生色從老泉記張益州畫像來古文之潔而可貴如此

重建樣樓碑銘 代

閩有三山屏山居其一乃郡之主山也週迴數里半蟠城外昔閩越王建都於山之東南故又名越王山云覽厥形勝則鼓山豎左旂峯拱右方山几列雙塔卓竦東御滄海以鏡谿西走建谿而帶縈此閩都文物之所以甲於寰區也余蒞茲土曾登其巔甚樂乎江山之奇秀風土之淡厚而城壖之鞏固也顧聞之搢紳父老每言省龍自北來勢自雄壯茀由屏山聯入平洋不無低陷復受長箕嶺淵之風故屏山一綫

龍脉所當亟爲培植使之脊起者伊昔經始時爲樓曰樣樓嗣更名曰鎮海樓樓踞城則高踞山巔之城則尤高巍然插雲正以補其缺陷而培其氣勢則斯樓之關係於闔省匪淺鮮矣己亥歲樓頹於風樓之未頹也民皆恬愉既頹也民皆憔悴且省地火衆叠見余心憂之訪之堪輿家僉云城之南五虎嵯峨南爲離離爲火樓踞北方之水所以制火也樓頹則水弱水弱則火强樓安可以不亟建也第八年來軍務旁午未遑及此今藉海島逋逃亦既澄清矣山野盜

服亦既寧謐矣父老子弟亦既勞矣今方得稍稍安枕曷忍以興掇之故重煩吾父老子弟乎乃爲捐俸若干勅官之勤敏者爲庀材鳩工范磚陶瓦做舊時之規製而擴之重簷朱甍雲楣珪斗計高若干尺深若干尺濶若干尺經始於某年月落成之日閩紳衿父老子弟復稽首颺言曰明公始至閩民在水火之中今挽回氣數自是以往閩之物力當益豐閩之風俗當益厚閩之文運當益昌閩之火災當永熄是安可無記以垂不朽乎余唯唯因敘次其言而記之銘

曰

山川秀麗　身陟其巔　越王遺跡　如視目前
雲霞島嶼　遥望海天　空江浩淼　整頓樓船
都城百雉　蓊鬱毗連　關嚴虎豹　萬井浮烟
釣龍跨鯉　日揖羣仙　鯨鯢遁跡　鼓角喧闐
經丘架壑　木採楩柟　規圓畫方　龍屭蜿蜒
浮階乘虛　廣地連延　虹梁藻井　苔滿綠錢
功成不日　坐列瓊筵　神京玉關　近在日邊
閩疆永鎮　億萬斯年

文甚莊雅銘亦整嚴不失古文模範講風水利害
點畫詳明

陸密菴文集卷之十

山陽陸求可咸一甫著　閩中門人王霖較梓
同學諸子　叅定

誄

曹能始先生誄

歲丙戌能始曹先生没於九月十八日越今歲丁亥
二月十五日倏而兩載矣夫開難死義捐軀報國忠
臣之高節也流芳竹帛列名不刊賢哲之奇踪也誄
曰巖巘包純岳瀆降靈誰與秉秀偉人寔生星緯三

台柱石九卿遐邇企慕生歿哀榮鬱矣曹公學飽五
車賦性早慧大馬雍洼弱冠登墳掇筲生花髫而容
止倚玉蒹葭南宫首占題名鴈塔簡淡閒素性不喜
翻翩翩風磬騰於六合望塵投刺册倚簪盍起家司
農五穀咨兼轉運度支貯儲樫餉左遷廷尉評刑棘
寺閑曹秀望金陵勝地六朝懷古膾炙新詞風雅主
盟結社談詩不朽大業竭精罩思公餘退食猶見下
帷分符特命廉察西川錦江玉壘德化弘宣酴醾美
酒薛濤名牋因輯勝志鉅麗鴻篇讀者卧游十洲五

嶽經緯方輿最爲詳確小草再出粤西道遐嵩洞幽
奇五丁斧劚巨鑄勢爍酷虐羅李身罹慘禍竟從藏
黜東坡文字禍生於筆閩者色變嘗之靡卹洪江世
族卜居西峯著述日富用足三冬典籍琴箏講論鼓
鐘文章與府經海朝宗寰區人望昭代碩儒齒宿意
新才壯形癯時就禪喜匪依浮屠黃金布地昔現文
殊高卧林藪無心應仕頻仍國難帝都梓里尚詢黃
髮纂修史記三禮秩宗九重詔起謀國無艮屢遷宗
社獨木難支將傾大厦干戈觸目戎馬郊野鑄石變

聲士崩瓦解四朝拜爵一旦死忠誠臣板蕩勁草疾
風劍優塵埋燕子樓空千秋節義等於令終詩書誦
讀尚友其人躬聆聲欬發論詩詩四時讌會佳景芳
辰七字首唱爭步後塵嗚呼哀哉公之雄才錦心繡
口鵾鵬鋒鍔芙蓉七菅臨池草聖遒追顛柳窮搜廣
覽古今斟酌公之雅量藏納如海秋水見底松柏不
改千金叢士萬物畢載簡士百家舉火以待公之意
氣泛愛無涯獎借後學不惜齒牙借力吹噓枯萬榮
華適館授粲客至如家公之孝友人無間言質於父

毋措之弟昆分俸置産蒭藟木根死喪孔懷沓今在原嗚呼哀哉青草不生碧血入地哲人云亾斯文恐墜想像儀型縈勞𢒰寐感懷與廢傷心時事韶光迅速春風紫陌口寒如水星隕爲石壽夭宜聖葢棺易簀身後公論久而自白嗚呼哀哉

文以人傳此誄亦不掩其人故可傳

薛母王氏貞節傳紀

國家教尚節義於士行女貞咸褒而揚之所以廣教化淑風俗也閩固濵海夙有鄒魯之風余程士之餘兼採貞節筆不勝載而三山薛母王氏爲最著王氏前山東學憲王公永啟之女前大中丞薛公鳴宇之孫高之婦也高年十九爲郡諸生結褵有期而病草氏曰男女不通名吾名已屬薛則爲薛家婦矣高既歿家人秘不聞稍久得知遂欲死求赴弔時王公在京家人止以俟父命無何王公南都訃至氏矢志愈堅數請於舅奉常公欲歸薛舅以未立後爲辭葢歷九年舅擇高兄子爲嗣以禮迎氏氏始歸薛剏見謁舅姑拜高主一慟幾絶恐淚受嗣子拜俱如禮居恒茹蔬布素事奉常孝謹課嗣復教其嗣孫爲諸生在薛三十餘年爲之婦爲之母爲之祖母其事舅姑也以婦而代子其教子若孫也又以母祖母而兼父幽貞之操輿人傳之閩之士大夫能文章者述之余讀其貞節錄未嘗不肅然起敬也世之論者謂氏未成爲婦是可無守夫必待委贄而後爲臣始有致身

之義必待合巹而後爲婦始有靡他之節則古有樵者諸生而昭忠義於史乘者又何以稱焉然或產遐陬或出寒族或貧無爲之達或賤無爲之言今氏之貞節能衆著若是也裒之成集非可風化天下乎余故樂爲之紀

起結頭緒明白不嗚咽而自成段落甚得職掌風教之體

先王母行狀

行狀顯親也孝也可不孝何能爲先王母狀然不忍不爲也壬辰夏王母逝時遭纍癸巳病甲午諆葬以貧誤一擱管輒心痛服闋偕計偕悲未葬躑躅勉赴之淚灑驢背春闈告懷葬事皇皇假歸淚如河之水無斷時舟次天津乃泣狀大畧王母淮太學鳳野郭公女鳳野公忠厚承家苦心舉子業未遂訓子悅心公清寰公特徵公有方文名噪海內今其孫子瀛公子駿公曾孫尹東公雞壇赫赫殆遺風也公之訓女嚴王母善受公每曰此女異日必不愧孟母十六適王父叙寰公王父少多疾曾王父新川公曾王母杜命棄儒業治財王父性仁善心計好儉樸王母能佐之曾王父逝王父伯仲輩分操家政遂中落王母曰大丈夫當自奮何須乎前人之遺乃喙蟲飛戒雞鳴夙興夜寐躬操井臼鹽米錢穀必慎如是者三十年家乃少振曾王母之卒也後曾王父三十年壽八十二王母奉如一日常携可戲衣間父三錫公博學多才心慈任俠年三十一逝王父慟不欲生王母亦然

母得遺腹子王母乃慰王父曰吾二人有孫三皆英
英器子雖亡孫可代勿過慟時可年十歲矣可三歲
母斷乳即隨王母食與寢未嘗一刻離時父逝乃復
隨母而亞弟隨王母王父歲多遠游王母暨母督門
荻和丸晝荻不是過焉延叔如之公爲師托以師道
兼父道未幾王父逝兩寡三孤煢煢然多侮者王父
服闋厲可應童子試售王母曰秀才非讀書人盡路
汝王父汝之父早及泉下未享天家榮賴汝慰之汝
之母青年孀居歷盡酸辛賴汝揚之吾之望汝遠且

大歿夕命可偕兩弟共讀書一燈下可之得成進士
兩弟之得列黌宮皆賴王母教也王母之孝慈勤儉
固有如此而其接姑娌也以和馭奴僕也以寬處隣
里也以謙睦訓兒婦孫婦也以德言容功雍雍肅肅
國人稱之無間言歲辛巳王母病幾危母夜焚香告
天願以身代己丑春被放客有勸可爲中翰者以王
母老歸壬辰春得而復失客又有勸可爲中翰者以
王母老歸歸之日王母甚歡音容如常可心幸未數
日不疾而逝於乎痛哉

至性之文楚楚眞致

先母行狀

嗚呼痛哉吾母果長逝耶今以往永無見母之日耶吾母質敦厚善珍攝不孝奉養弗備未嘗有疾歷古稀將及耄焉方願旻天介福由耄耋以期頤顧復不孝未無兼時也何以一旦厭世嗚呼痛哉不孝五內崩裂益棺迄今猶恍惚吾母臥閨中也坐堂上也孤煢苦次不眠而夢終不言吾母棄不孝而長逝也嗚呼痛哉何能狀吾母生平徽音懿行之萬一哉吾母姓姜氏舊爲淮陰巨族吾母於溪閨時有賢淑名夙

興夜寐孝事父母先外王父姜公順源外王母沈氏愛惜備至纔於擇配時先君倜儻負才望先外王父外王母器之遂許秦晉年十八于歸先大夫盡孝舅姑如在家事父母時性儉樸初習婦職躬操井臼凡日用甘旨及祭祀洗腆以及賓客讌會鮮不豐潔先王父母皆色喜嘗曰是能助吾兒者吾母之於先大夫也和好唱隨不愧梁孟孰意先大夫於丁卯五月去世年方及壯老母躃踊長號已決志從先大夫地下先王父先王母垂涕誡曰汝夫學優才富中道棄

捐命也願汝夫未了事祇此藐諸孤父師之責惟汝爲寄恐死以撫厥孤吾母始勉起啜糜粥襄大事然終以不借死爲憾斯時吾母年僅三十爾吾母以慈幃兼義方督課嚴切不稍假貸不孝少多言而躁吾母日日訓曰緊睜眼慢開口不可不兢兢三復白圭也每憶此訓不忍一刻忘不孝堂叔如之學兼可師先王父先王母率不孝執贄吾母曰孺子得所宗矣吾每晚佐兒夜讀機杼之聲與吚唔之聲相間達旦每泣勉曰汝輩若暴棄寧惟負吾苦志且使宗黨謂

孀婦不能教子則余滋戚令不孝從良友遊友至母必立屏後聽所談皆道德文章則母喜偶及戲謔語友去必正色以責母一生饑寒交迫瑣尾流離舉不以爲憂所憂者不孝兄弟不克成立吾母之自訓及擇師友有如此壬申先王父去世不孝廓而不諱吾母盡哀盡禮如先大父之未去世也乙亥不孝補弟子員且喜且悲悲先王父先父不及丙戌不孝中南闈副車母曰有志者事必成再鼓而振戊子舉於鄉不敢誇育盛事泣謂不孝曰汝父多才年未及顧子

而亡天以報汝父者報汝也勿以竿頭更進而擧趾高今乃立身之始其勉之壬辰王母病幾危吾母衣不解帶者累月夜焚香告天願以身代王母年將及耄竟不起吾母痛暈移時始甦不孝跪請節哀吾母曰郭太孺人聖母也溫恭和惠覩予不啻巳女且爾父不逮終事老親吾何忍卒令不孝成禮而無憾乙未不孝成進士吾母曰今而後我可報汝父於地下汝旣通籍凡老成典型當取法勿徒侈車服聲緩以貽母羞最可痛者不孝丙申初任裕州地雖荒殘遠

不千里迎養甚便母貽書訓曰吾年方強健有汝兩弟在承歡菽水足矣吾至任恐分汝馳驅王事心汝惟盡心乃職無貽吾老人憂孝乃大不孝迎請再三不果行滋州三載天各一方於今思之粉骨難贖一刻之侍奉也嗚呼豈不痛哉裕遭流賊盤踞裕之野草哀烟寒虎嘯鹿戲裕之城瓦礫盈盈烟火點點戶口昔一萬五千奇今僅一千九百奇也地畝昔一萬九千頃今僅九百頃奇也國賦昔二萬九千奇今二千一百奇也鹽課丁酉歲減至一千奇今又增至一

千六百奇計一丁食鹽一引也驛站昔次衝而今極衝昔馬設六十餘匹今僅設三十一匹也昔站銀六千七百奇今僅二千一百奇也里甲昔三十有三今僅八也士子昔五百奇今僅六十餘也觸目傷心可隕涕者種種焉不孝空拳強支朝夕卒瘏寢食靡寧幸逃亾巳招荒蕪巳闢課稅無逋驛站巳立土民巳安屢膺首薦皆賴母訓也巳亥擢刑曹竊謂得紓道至淮一見吾母乃竟由裕至都情何慘也庚子秋差福建恤刑過里得謁吾母陟屺之望巳四年所矣辛

丑秋奉吾母同赴都侍養官邸嘗以敬恤平反爲戒曰于公折獄後世以昌是宜爲汝法公餘無事即侍吾母吾母輒諄諄訓勉無倦不孝遊行國僻甦別兩叨上考皆賴母訓也上元夕天街放燈喧填加畫吾母乘安車遊覽歸第嘆然曰良辰樂事惜不令汝父見之相顧泣下嗚呼老母之念先大夫如此不孝歷刑曹二載壬寅掌簡覲學八閩不孝取拔孤寒五年而報政稱職皆賴母訓也吾母之爲舅姑送終及訓不孝之居官有如此尤恨此五年中遠隔慈闈一如

仕裕闓數裕雖稍遠然以五年之久何難迎養無如奉差之始在壬寅初冬期癸卯秋闈即當復命孰知蹉跎日久五易寒暑於今思之粉骨難贖一刻之侍奉又其一也戊申正月自閩歸閣今六載朝夕依依裕闓兩任之疎終未能補嗚呼痛哉客有勸不孝者曰速官一近地爲母稱眉壽之觴不孝因吾母春秋高而未敢也孰知明年八袠之慶而不能以一年侍耶嗚呼吾母五十年苦節履霜堅冰允宜請旌考之會典凡已封者例不請旌此不孝之腸轉心摧

更躊躇於終天者也今年夏六月仲弟歎掌一官卒於郎署官舍訃至舉家哀悼不孝恐吾母知不敢幾微見於顏色母八月二十四初度開筵歌舞不異尋常冀母歡也嗚呼予生三年免於父母之懷吾母爲慈母爲義父復爲名師不孝兄弟蓋五十餘年未嘗免父母之懷也嗚呼痛哉吾先大夫去世時不孝十齡仲弟甫可七齡季弟甫可胎方五月孤嫠未易有今日也種種艱苦吾母獨受之及含飴弄孫祿養方逮不能多享一日也痛哉痛哉謹狀

附震川先氏狀同一機軸似更縝密

陸密菴文集卷之十一

山陽陸求可咸一甫著

同學諸子　參定　　閩中門人王霖較梓

策

策兵民

帝王之治天下惟意在愛民而已民有盜賊之擾而設兵以衛之則設兵乃所以愛民然設兵以愛民而不能不取民以養兵猶爲帝王之所不忍乃往往兵又從而害民則豈帝王之所忍哉卽取民以養兵而果足以衛民亦民心之所甚樂乃旣取以養之而轉足以害之此豈民心之所樂哉夫兵原以衛民曷爲卒至於害民也一由於兵餉之不足焉夫兵旣列身行伍則爲農不能爲商爲賈又不能所賴者惟此餉餉如未足則在家有俯仰之憂出征有內顧之慮又有饑寒之苦有不相率而爲刼奪爲搶掠者乎又一由於兵官之不仁不嚴焉兵聽命於其官兵官仁則餉無尅減卽或餉有不足而忠厚惻怛之意亦足以動其戀艮之心兵官嚴則紀律皆明卽或餉有不足而威嚴振厲之氣亦足以懾其橫暴之志惟不仁不嚴則以兵之刼奪搶掠爲利故民有賊稜兵篦之悲甚而以民作賊邀馘首斬級之賞有不相率而害民者乎今

國家武功旣奏文德覃敷張皇六師拯民水火非不願散兵歸農也而小醜竊發跳踉赤子則不得不以兵衛之是設兵乃所以愛民也乃芻粮之徵頻苦閭閻而兵又驕之虐之以致

執事以民不得一兵之效而反受多兵之害爲慮則孰有急於兵餉之足者哉孰有急於兵官之仁且嚴哉但兵餉之足不能不賴於民今當水旱頻仍顛連流離鬻妻賣子半菽不飽之時日般般焉行賦行縣安忍復以餉之不足而取之然欲罷兵而弗用則民失其衛勢又有所不可況兵之衛矢石冒霜雪誠可憫也而不可無以恤也其將何以策之哉諸如榷稅之增引價之添官爵之鬻市地畝之搜括固

今日之所不屑言也竊謂錢法之行大有濟焉昔者有國之法有鑄山之法皆足富國而强兵錢法豈末務

哉今錢法行則餉不必取於民而兵皆可以衛民不致急民而變兵亦不致重兵而輕民且兵餉之餘又可以倚賑或少有濟於時艱也至於兵民合一之計則莫善於井田次之則惟屯田今井田之制不可行矣可行者惟屯田然屯田有二說焉一曰軍屯一曰民屯軍屯者以兵爲農明之設立各衛所而以軍七分守城三分耕屯以贍城守者且無事則荷戈者亦荷鋤有事則荷鋤者亦荷戈所謂養百萬不廢民間一錢也若夫民屯者則召逃亾貧窮之人給以牛種

墾荒足賦者也今
朝廷亦既興舉民屯矣而天下各衛所之軍屯按籍而稽班班可考審而行之則兵農合一可追井田之休焉

說錢法說屯田得策之中其言兵官不仁不嚴切洞時弊

策祥刑

刑罰者民之父母也輔刑者禮也賊刑者賂也民不能有善而無惡則賴乎上之人有以治之然善治者治惡於未萌不治惡於已形則亦惟禮而已而刑非所尚焉禮者所以治惡於未萌也故記曰夫禮止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使天下之人而皆由於禮焉則不出於禮自不入乎刑人既自有其禮吾又何所用其刑惟世俗之日紛也人情之日囂也人不盡賢與智也有由乎禮者有不由乎禮者則不得

不設刑以佐禮之窮故虞廷宗伯之命與士師並重究其言則刑期無刑而已其後有流宥有解網約法三章除肉刑減笞數大刑覆訊降重爲輕原情勿刻者總皆於典獄之中存種德之心非謂天下之人可以一刑治之而入於申韓之術也倘徒執一刑以治天下而天下卒不可治焉何以言之民有恥心而後有善心徒以刑治之而民恥乎民至於無恥則雖斷指滿稽斷足滿稽矜如神之哲行不測之威而爲惡不悛誅不可勝誅又刑之重輕惟賂之重輕而民尚

有恥心乎民之犯法者不少大縱其刑而民不治寛其刑而民亦不治唯賂之故也語曰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治本則事治治標則事亂治刑者不以禮而以賂是不求其源而求於流不求於本而求於標也刑可勝其賊哉惟以大禮教乎天下日與天下之人期於無賂天下猶以小加大賤凌貴淫破義下犯上而入刑者乎必將畫地為牢相誓不入大吏之庭可以羅雀此無訟之化又何憂乎羅織也雖然治天下之道必任禮而廢刑乎是又不然屠牛坦一朝解

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皆衆理解也至於寛髖之所非斤則斧今天下度不能純用經曲盡去刑律但刑以佐禮之窮而施刑自上而下不貴權賂則又以善刑之用彼舜誅四凶而天下服四凶者天下之大族也惟聖人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奉至於措而不用若寛於賂而苛於禮欲刑期無刑豈可得哉

輔刑者禮賊刑者賂為救時不朽之議

策吏治

國之大本繫乎民民之大命繫乎吏

朝廷欲子惠元元有不以責成守令為亟亟哉然欲責成之則不可不久任之何也郡邑之中利弊何窮惟假以歲月與民吏始次第布之而不病其無序積漸施之而不傷其欲速斯民與吏相依而吏與民相習於以克求厥寧克觀厥成報績

王廷官方丕釐也譬鼓樂者一音未調而遽欲更絃終不能成大樂譬製錦者大段甫具而遽易機軸終不能

成美錦況一齊城社驟爾遷轉則守令不獨懷躐等之心而且視郡邑為傳遞之舍時其盡才力而殫綏又哉故必久以任之而後郡邑中之禮樂可興也政刑可修也農桑錢穀諸大務可舉也以孔子之聖而尚曰三年有成則遷轉太驟烏能循良立奏乎雖然有久任者以吏為家是長不肖之奸計也竊謂吏當久任而不可不勤考察大吏察小吏能察一贓吏即晉一級稽其贓跡立肆誅戮朞月三年刑不待時使天下曉然知貪吏不可為則久任者愈禁而愈奮矣

是在愼察而愼選之耳夫選之宜遵何道哉古有孝廉之舉矣有方正之科矣有保舉之法矣有策詔詩詞律算書學之制矣而終莫善於制義之道也何以言之制義者乃士子誠正之學仁義之性忠君愛國之心濟世安民之略所藏於神明而發於文字者也所謂先資拜獻以成信坐而言之起而可行者也今易科目而保舉之果有彌封謄錄以禁其假乎果有監臨監試主試分房以治其責乎則今之保舉者非昔之鄉舉里選也教以之徇名行僞也然則欲求良吏亦仍於科目中選之察之而可矣

科目吏治相因爲盛衰糊名易書信賞必罰此外別無良策

策經史

經史者天下之日月也天下有日月則山川人物皆被光明而萬國無長夜之憂故王者之興必以修明經史爲亟務焉然何以謂之經何以謂之史何以經史分言之而必並尊之經者常也常者不易之理也史者文也文者紀載之辭也此所以分言之也經所重在理然理至則文亦至是經也而可兼乎文史所重在文然文備而理不失是史也而可翼乎經此所以並尊之也彼尚書經也而典謨訓誥二帝三王之文備焉豈非理至而文亦至乎故尚書乃以經而兼史春秋史也而是非爵賞天道人心之理寓焉豈非文備而理不失乎故春秋乃以史而翼經書與春秋而外自東周秦漢以迄宋元凡二十有餘朝矣其間書皆名史而不名經求其備史之文而不失經之理者可槩見哉即以史言之厥功亦不小也周非左則周室之事熄矣漢非遷則漢家之制湮矣嗣此漢書後書晉魏書五代史新舊唐書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或修通鑑或修綱目皆使一代之紀綱政事犂然昭

垂而其中較論優劣則以司馬氏爲最是遵何說哉蓋作史之長有三曰才曰識曰膽司馬氏之才號稱天授其識因游名山涉大川而擴大之而其膽又因歷患難遇困苦而充壯之是以其爲史也或敘事或議論錯綜變化夭矯雄奇諸美畢備燦如貫珠迄今讀之其絜靜精微則近於易也其綜覈詳明則近於禮也其廣博易良則近於樂也其記言記事則近於書也褒之貶之則近於春秋也夫史也而足以翼經是以登作者之堂而其餘班范陳沈華直退列於廊

廡之間明有天下三百年其史官所載非不詳備而未能潤色脩成一代之國書今纂修明史出金匱石室之藏授撰筆諸臣豈非欲成其書以昭垂天下後世乎竊聞史之理不貴傳疑而貴傳信不貴忌諱而貴直書明朝之史如靖難復辟以及光熹之際當日史官不無忌諱是以迄今多有可疑即以年號一節言之洪武三十五年而建文之四年在其內孫蒙祖號所謂直書之義謂何諸如此類可不一一考而正之哉至於史之文則貴詳而不可貴略貴精而不可貴冗何以能詳則在合天下之書以成一書彼通紀從信錄憲章錄吾學編諸書以及稗乘野史逸民宿儒皆當搜撫之採訪之庶無掛一漏萬之譏也何以能精則在合數十人之手而出於一人之手彼作紀作贊作書作誌作表雖職各有分才各有長惟以一手鎔鑄之筆削之始無剪綵攢衷之誚也今才臣濟濟理至則文亦至寧不足媲美司馬諸君子哉

合數十人之手出於一人之手此一人千萬史中無一人史學所以寥寥

策理學

談理之家多矣其指不越體與用理學之家亦多矣其指不越知與行上古以前理在天則體具而用自大中古以來理在天亦在人則用彰而體乃全天道者悟理於天則行之誠已有知之明人道者求理以人則知之明亦其行之誠故傳稱往訓論列雖殊考厥同揆千載符合也嘗讀性理一書堯則言中舜則言危微言精一孔子則言性子思則言天孔氏又言仁孟子則言仁義濂溪則言太極西銘原本天地皇

極推衍理數金谿切體一心與新安互別白沙學近金谿河東常事考亭姚江大服鵞湖之旨洞見無極發明性善其談理不旣殊哉然大約非言體則言用而已何以言之未有天先有太極未有太極先有無極太極者理也周子曰太極無形象只是一個理厥言可考也太極生兩儀則有天有地天以之命人則有心心至中也至精也至惟一也心之所生曰性性之所發有善曰仁曰義故言無極言太極言心言中言微言精一言善皆言其體言仁言義則皆言其用

中古以上多言體中古以下多言用所謂道統自堯舜而開至三代以下而盛也抑嘗考孔子言一貫湯武言敬言緝熙二程言誠言正新安則言基誠正於格物其理學不旣殊哉然大約非言行則言知而已何以言之非誠正則不敬非敬則不緝熙非緝熙則無以格物而致知非格物致知則不能以一貫惟一貫則物格知致物格知致則緝熙緝熙則敬敬則誠正夫知行二者固相需而並用亦異致而同歸者也故言誠言正言敬言一貫皆言厥力行言緝熙言格

物皆言厥致知但天道者知行並茂人道者知以基行所謂天不遠乎人人可至於天也然則今之學士談理將何從乎竊以惟言心而已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夫言盡心則中也微也精一也善也皆在其中矣且因以知天則太極也無極也理數也皆在其中矣何必舍心中自具之天而為荒唐之論哉今之學士理學則又何從乎切以惟致知而已中庸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夫明則格物緝熙之事矣明亦至於誠則意誠心正敬與一貫皆

在其中矣何必舍切實可術之學而入於空玄寂滅之流哉

於理學實有貫串處斯講學之上則

陸密菴文集卷之十二

山陽陸求可咸一甫著
關中門人王霖較梓
同學諸子 參定

策

策儲訓

古帝王修己治人固在日近賢良也至於孜孜訓儲將慰建儲型綏理兆庶其涵育而薰陶之亦端在賢人之力居多焉故養正於蒙泉必培仁於豐水爲萬國端元良必爲子孫求孝秀彼立學校教三物以教

勉賢人高其爵厚其祿以愛養賢人皆所以敦勉乎儲愛養乎儲貴重乎儲也嘗讀文王世子之書春夏教干戈秋冬教羽籥教樂以修內教禮以修外教之爲父子教之爲君臣教之爲長幼因恭詳與而教之之人則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蓋以教得其人而德可有成爾是以訓儲之道一在開導宜詳惟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之時少則賢人遊而之正寺人不得遊而之邪多方啟迪獲效良深也訓儲之道一在遜志宜勉惟親賢士大夫之時

多親寺人之時少則安樂不至志及勞苦可以久嘗勉以時斂養勿倦也訓儲之道一在聽納宏廣惟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之時少則耳目不淫于所喜聰明不蔽於所誘朝進一善言暮進一善言而翕受無窮也訓儲之道一在徹漸宏慎惟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之時少則善心如美種滋培之而油然以生絕惡未萌正邪未形斯釋回增美也抑前人作法無涼後世由其道則治不由其道則亂訓儲之道又一在告勉法祖惟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之時少則箴規嚴正不敢狹小乎祖宗據古陳情引議入告斯不忽不忘也誠若是異日為君尚何媿於修身治人哉故訓儲在於親賢歷觀往古靡不兢兢焉明高帝建大本堂取歷代圖籍諸書集其中著昭鑒錄延名儒分番夜直親賢之道未嘗弛矣文皇帝廣為文華寶鑑日修已治人之要備于此書曷嘗不選列賢良講明而匡襄之列聖承庥世世有神靈之頌夫亦太傅少傅入保出師之得其人也皇上率祖攸行而又承祖宗培植者久賢才輩出出閣講朝

夕進儒臣講論不輟恐以皇上既以親賢為大斯伊川所云親賢士大夫之日多親寺人之日少矣將說者所云開濬宏詳遜志宏勤聽納宏廣徹漸宏慎及宋臣所云務學必先法祖不既兼得也乎允堪須易之蒙養書之元良焉

策體不過如此然率行者慎選乃僚可為太息此巳卯闈牘也存之以志今昔之感

策文體

文章之於事功非有二也千百年之大業可决之於一二言之中故取士必以文章爲重但文章有眞僞之殊則不可以不辨何以謂之眞大儒之文章是也如日月之經天如江河之行地命曰文章中之正氣如春風之和如春雨之甘命曰文章中之醇氣夫人旣有醇正之氣則大忠大孝皆於是乎倡之大禮大樂皆於是乎藏之豈徒有文而無實也何以謂之僞隱怪之文章是也或蛇鬼牛神或剞裂支離命曰文

章中之浮氣如戈戟之相鬬如矛盾之相擊命曰文章中之囂氣夫人旣有浮囂之氣則大奸大凶皆於是乎肇之大愚大亂皆於是乎徵之此則文實俱喪者也明初文章之制則惟尚乎眞氣而已辭不貴多在乎達意解不立異衷乎先儒本性命以立言宗理道以陳辭則文雅之彥即德行之儒也一代之文章積於此一代之事功亦積於此迨其後士習日澆文風寖弱聽其言莊莊乎君子也藹藹乎吉人也介介乎義士也考其行則或闒然媚於世也或剛愎而武斷於鄕矣或洪恐而汨於勢利矣上求其實而下飛應之於虛則文章亦何足爲取人之良法哉若將求一代之鴻儒以佐偉伐而定太平也何必師周之鄕舉里選漢之賢良方正唐宋之詩詞歌賦亦惟旣正正文體之歸復下正文氣之令而已矣夫文之有體猶人之有體也人之體正則端方足措以卜其器之度文之體正則靜重不佻以卜賢重之養文之有氣亦猶人之有氣也人之氣正則剛大不屈以卜淵綸之業文之氣正則渾厚可式以卜溫雅之理然體顯

而易測氣則隱而難知是在秉衡者知言知人挺英磨之姿以鑑公輔之器焉抑文莫盛于晉唐而説者謂唐無文章止有盤谷序晉無文章止有歸去來辭者何與夫文生於情情深而文明則文可起八代之衰否則雖工犂帨無當大雅況一生之福澤一世之功名一代之氣運皆于文章見之文章豈或曳之業哉

正醇浮囂四氣辨歸於日澆日弱極盡文章之敝

說體說氣復言文生於情旨哉言乎

原缺第六、七葉

策海運

國家欲爲安全之謀必先審兵食之計而飛輓劾於東南騰飽足於西北者法莫善於漕也然漕之爲法惟恃會通一衣帶水歲漕江南粟四百萬石以一水挽鱗集之舟每蒿當事之目況河變頻仍隄則潰導則洇是可憂者專在河也識者有協以海運之說此其逆速利害之故固所當深計而熟籌者也今

欽事來海運下詢恩請爲畧陳之夫海運宋以前不行惟元欽張清朱瑄二盜始一行之後迄廢明臣丘濬

力主其說以爲可用一時以瓊山爲讀元史之誤夫頻歷大洋能使舟如人指不能使風如舟指萬一怒濤洶湧致百億金錢竟輸魚龍之壑豈不重可慮哉自陳瑄開會通河後遂專主河運誠萬世之利也江淮而上汶沁諸水皆爲運資而惟河爲大固宜熟計治河之策矣夫淮黃二河之水黃高而淮卑黃强而淮弱强者宜分其勢使不抗弱者宜廣其力使能容而治河之要其畧有三曰疏曰濬曰塞分河之流鑿而旁通以殺其勢曰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曰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曰塞今雖有塞耳河是以不治使漕河諸臣遍歷諸地而量宜制勢因變圖功要惟疏之順其勢濬之去其壅塞之抑其害兼而善之則轉漕可繼而國家不致有咽喉之憂矣彼議海運者謂自淮安至天津舟由近洋有島嶼以避風其爲道至安且便故元起運自蘇恒多患今若起運自淮而東則風有可避而無蛟龍之驚而膠萊一河又所以避成山之紆險也若是則海運亦似可行然河運之利不過利在速耳若得風則速候風則亦遲且謂其可

無風濤之患者亦未敢信其必然也是海運之說固利與害兼者耳孰若河運之安全而無失乎今惟使河治而漕亦治則夫海運可一試行之以補治河之缺

治河非數年之功不可告成故以海運補其缺卓有斟酌如此條奏自非鈍人

策黃淮

朝廷之大事在清漕之要務在河而今日河勢與前代異自元人排河入淮其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者至其後而河愈南徙矣以黃淮二流交滙于清河遂適於漣水而河道之爲漕運咽喉者惟淮安之天妃閘以一閘受二流之衝其勢益岌岌矣況二河之流黃强而淮弱淮水被黃水暴漲阻遏清口致清水不能入閘濟運惟汎濫於高家堰而堰勢告危高寶各湖橫決矣今議所以清其源者則高堰爲淮揚兩郡之長城而歸仁堤又高堰之門戶也堤之上游自徐溪口歷蕭縣靈壁等處二百餘里合永堌姬村湖水由宿遷之符離經邳之睢河而滙于阜子白鹿等湖由白洋河之東西兩溝入黃黃之泥沙得此而汰故又名汰黃堤此黃之所以不漲於淮而迅流入海也自積年不修以致堤廢而黃河下流無此水汰日就淤淺於是上流橫溢而阻遏淮水矣彼高堰爲淮揚之保障者原止障此淮水耳障一淮水遇伏秋水發猶崩決之是虞況益之以黃流乎以故高郵清水

潭連年潰決而七邑之田地總入波心傷哉赤子何故遭此荼毒也則歸仁堤不可不築也況歸仁堤不築不但永堌諸湖之水橫入洪澤而黃水亦將汜溢於洪澤恐高堰一帶即鎔鐵爲堤亦難保其不決矣淮揚兩郡生靈其將盡爲魚鼈乎今築堤固已舉行矣然宐亟亟告竣而非可以緩圖也至築堤之後則耕築遙堤也大挑運河也復天妃閘啟閉之漕規也所當次第而舉行矣蓋自黃河濁流入天妃閘於是沙積運河今年所挑明年復淤在百姓既苦膏血之有限在朝廷豈有常浚之金錢惟於黃淮順軌運河大挑之後而仍復閘閘之漕規庶運河其無虞淺塞乎

黃淮之交相害得此策指陳可爲治水新書

陸密菴文集卷十三

山陽陸求可咸一甫著

同學諸子　參定

閩中門人王霖較梓

問三皇

問自盤古及三皇之世時草昧而人野樸曆法未定史官未立後世何以知其傳歷年紀謂某某氏各萬八千歲且山方氏斷之日無是理當有獨見也按春秋元命包曰天地開闢至春秋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歲凡二百二十六萬七千年分爲十紀恐愈難信

夫自中天以至於今尚未及四千年自羲皇以至唐堯之年數頗可稽查大約在位而年久者亦不過百餘年豈以前竟過了二百餘萬年純於混沌歟此事經許多史氏及名儒皆未之深辨豈俱無可疑歟謹生讀史應有卓見其共明言毋辭

自盤古及三皇氏各萬八千歲誠不可信一聖人嗣起在位或過百年或未及百年而崩皆倣出許多事來豈一人經歷萬餘年而世猶混沌歟伏羲氏出如畫八卦後遂制作漸起是羲皇去盤古氏未甚遠也即或差遠亦未至各萬八千歲也大槩上古事多屬傳聞未有實史可稽也後史氏遂以所傳聞錄入書史耳且世儒或好採奇採異不上宗孔孟考信六經每於已往所傳述之事而不之疑因爲附會遂至於多其說如春秋元命包所云皆是也漢儒學鮮窮理多坐此弊太史公雖極博洽亦只摭拾舊聞未有稽斷也夫包犧以前尚未有字即焉得有年歲可紀而傳之於後乎儒者莫要於窮理則於前史荒遠之說直斷之以理而知其不可信也豈可於傳聞無據之

說而亦爲之附和也哉

問易學

問伏羲氏始畫八卦是以易道治天下之始也其畫奇偶陰陽確有先後次第可一一指言歟神農氏生其治天下之本於易道者亦必有在也軒轅氏生其以易理措諸政治者益精詳矣而名易爲歸藏何謂乎至顓頊高陽氏帝嚳高辛氏其用易安在乎陶唐氏生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其於治道至矣盡矣未聞其用易也豈以帝堯之盛而不必出於易乎有虞氏受禪而有天下必以堯之所以治天下者治天下也

有十六字之傳而不及易易不在十六字中乎至夏后氏或以爲君德始衰似也而未盡然也至於四百載間竟寥寥然易道眞衰矣及黃帝之後成湯氏代夏以有天下一代人心風俗獨稱至美亦得諸易否乎或謂伊尹最善於權能權非深於易乎繼是而易之興也其在文王乎文王之易首乾視前易首坤首艮有異乎無異乎文王作易周公終之謂周公之易卽文王之易乎文周各履變而不失其常謂非通體是易乎周歷五百餘載而吾夫子生焉天蓋萃古帝王用易之理而統歸於夫子也夫子著十翼翼義易乎翼文周之易乎易道傳至夫子至矣盡矣夫子以不得位而明易道於萬世其餘刪定事業皆從易而出乎於易外而各爲功乎顏曾氏及子思傳之宜各有發明於何書徵見乎孟氏子則願學孔子者也或訓其博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無亦孟子之於易有未聞乎抑所得尚淺乎諸生習易其各詳言之

肯伏羲畫卦爲天下文明之始其所畫先後次第發自邵子而詳於朱子啓蒙神農氏始教民耕於易取

諸益而民生遂矣餘可勿論有熊氏之致治也良法精意皆可行於萬世其所制六律尤爲萬事根本後世宜以黃帝之六律與羲之八卦禹之九疇並稱謂此三者於理無弗具於用無弗周也槩以易道言之何不可知此則顓帝至堯舜以及三皇皆可得而推識矣吾夫子統承古帝王而會其全不惟著明易教而卽易已無所弗寓矣傳之顏曾以及孟氏皆此理也昔人謂孟子不言易而踐履處皆易其深知孟子者歟或謂易交易也亦變易也伏羲之易不可爲文

王之易猶文王之易不可爲伏羲之易至周公及夫子之易亦然蓋與時偕行不可爲典要此所以爲易也然則先後天之易竟無互通者乎曰何無互通其用雖或不同而其體則一也後天之易所爲用之不窮者其卽先天之易爲之體而以神其用者乎如是又奚窮

問道統

問正道之在天下也如日月行天初無停息何以五帝之時猶有九黎亂德令天下人胥惑於神怪豈天地間有正卽有邪雖在古初淳茂之世猶不能滅此患歟帝降而王日以不同況自孔孟以後去古日遠聖學不明邪端雜出雖代得一二名儒爲之整頓其事不亦難歟在漢唐宋間能作中流砥柱障狂瀾而東者何人其人學業大小偏全可得悉指歟吾輩讀書稽古非區區弄筆墨已也自洙泗以來崇正息邪以明道自任諸君子其亦共識其人與其學之所至歟

旨道在天下無停息天人自然之理也其間或雜以人僞而正道晦蝕矣此乃泰否盛衰天運循環之數也然受晦蝕亦有淺深與日月之食相似其明處仍未嘗息也更得一聖人出而正之而本然者自復彼世不及三代三代不及上古此風氣淳薄之分而其理則未嘗或異也故救正扶維之功分難易遲速焉少昊氏能修太昊之法而諸福之物畢至及其衰也

九黎亂德民惑神怪天地為之晦冥山川為之崩竭靜軒周氏所謂此姦臣僭叛異端簧惑之始皆少昊有以啓之也此重人事講尤見昔人立敎本意知此則三代治亂興廢之迹可推矣秦漢以來能宗孔孟者幾人漢儒首稱董子然在漢為醇正獨出以上覩孔孟嫡派則猶未免乎小疵及偏弊也大且全益其難哉隋之王通唐之韓愈亦然其於孔孟之統庶幾有發明乎至趙宋氏五星集奎而濂溪周子出焉其學也性諸天誠諸已發明易理以通於諸經二程夫

子親受業焉以漸廣其敎於天下張邵及司馬氏皆出於其時所入雖或不同而指歸一也然周程張邵及司馬氏其學皆本自孔孟若論其大且全或至或未至在後學固未敢輕議而從前輩所已言者觀之亦不無微分矣至於朱子集其大成則合周程等而歸於一也其學業之大且全若是果何由以致之哉亦曰誠敬協持知行交盡而無虧間焉斯已矣或曰朱子集大成乃集同時張南軒呂東萊蔡西山及陸象山諸儒而為大成也非集周程張邵數君子也以周程等各能成其大而無待於朱子之集也此亦一說而或未盡也夫自周程以至於朱子斯道始煥然如日中天如星正度其於一切異端邪敎無俟深闢而於吾道已辨若玉石矣此益遠宗孔孟近集周程而承其嫡傳以衍授於無窮也豈秦漢以來諸儒所能至哉後此以至於元及明其間儒者近宗濂洛以上紹魯鄒崇正息邪各成其學以明道於天下者亦不為無人矣或純或未純亦皆可得而言焉

問歲差

問帝堯命羲和欽若昊天及分命申命皆以欽若二字意貫去是欽若二字又爲治曆明時之本也至沓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歲功成於閏也置閏以成歲似奏合而非自然意者以聖人之聰明或合閏而猶可以成曆與抑或順天之度有不得不然者與

昔帝王誠正修及平天下之道總在乎敬且順而已夫子刪書旣取史氏之贊堯盛德而郎著欽若之命重天事也亦以帝堯命官無非授之以心統而天事其所先也夫惟敬順則可以行所無事矣其命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者蓋每歲有十二月每月有三十日是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數也使氣朔皆合此數何用置閏但天運一周與日相會而二十四氣完備是爲一朞此一朞之數較之一歲多五日有零是爲氣盈盈者言有餘也又月與日會每不足三十日一歲有六個月小以一歲三百六十日之常數較之又少五日有零是爲朔虛朔虛者言不足也若不置閏月以歸其餘則此餘日又占過一月歲歲郁移久而

愈差矣所以必須將此餘日置爲閏月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九歲七閏使盈虛消息氣朔分齊然後春夏秋冬四時之節候不差而歲功以成也此皆聖人欽若之心爲之有不得不然者豈舍此而更有他法也哉

陸密菴文集卷十四

山陽陸求可咸一甫著

閩中門人王霖較梓

同學諸子　叅定

問天體

問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至朱子之時則日在斗昏中壁此見歲差之由而歲差之由恒於中星知之夫中星移轉而天體可觀堯典候中之法極爲精捷窮理家所宜推察也

旨朱子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天體以是知中

星之轉移即天體之轉移也中星互見於昏旦當於月建對衝求之孟春昏中之星即孟秋旦中之星孟夏旦中之星即孟冬昏中之星傳曰星中寒暑乃退六月初昏心星中而暑退十二月平旦心星中而寒退此即求昏旦中星之捷法也堯典候中之法歷一月而中星移次歷三月而中星移方地之四方一定不易而天之四象十二次二十八宿運轉不停惟春分星鳥南星昴西星虛北星火東天位與地位合方而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矣所謂中星移方者如此堯典註載歲差之說亦可叅玩

問堯典

問洪水爲害在於帝堯六十一載此出通鑑前編所紀也亦以帝咨四岳之言而知之史官贊堯德功極其至據末年而言之歟抑通前後而言之歟夫以堯之帝天下六十餘載方當洪水之患前此非盡無事也其盛德大業君臣致治必日有記而月有書何以後世得而考者僅堯典一篇爲實案豈帝堯治道極約積許多年事僅如後代數日事乎不然則吾夫子刪書於史筆之未盡當者悉從刻削歟然恐堯時無

未當之史官也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夫子申其義曰聖人作而萬物覩堯以至聖在上而天下之迹引彙升若風雲之從者乃在七十載以後是不可信也我儒考古其奚以明之

古居今日而欲觀古人事誠不可以盡見要在乎善學古者能即其言與事之所已及而并推觀其所未及者耳太古之事約於中古中古之事約於三代三代之事又約於後世蓋時使然也自太古至於中古易樸略而文明如自春至夏品物含英吐華日新月茂以漸而暢發此自然之理也後此則風氣日薄而事端日繁自非聖人不能一道德而追古先然氣或異而理終同也百家言帝堯事多不可信即路史及列子王文中頗有可採然亦未甚的確惟虞書爲實據其帝天下一百載德業文章巍蕩而不可形容當時史氏已載於書體用源流燦然明備謂前六七十載事統在堯典開卷五十字內可也以後命官大意總不出此眞帝堯之史氏歟大抵上世史官記事簡古不繁帝堯七十載以前事經夫子所刪削者雖不

知幾許亦必當時無甚多事也蕩蕩平平四海如一家九州如一室風同化洽朝野淡忘無有作好作惡者出於其間史官又何多所書乎或謂古帝王之事書所遺軼者多矣又何疑於堯典況要領緊切事既已備載不嫌多所遺軼金仁山引王氏以爲論語堯曰篇首二十四字乃二典之脫文誠是也然已載於魯論令萬世知堯舜授受淵源又即此而可通於書史所未及者矣雖謂未嘗有遺軼可也又按帝堯六十載以前天下無事羣臣少所施設故多弗傳焉非

前此之臣盡不逮禹稷諸人也至洪水爲害必多任人以治之彼時大聖大賢畢出而懷才者具見後人遂相謂曰天生聖賢非偶然也天之多生聖賢尤非偶然也或曰元氣會合則生聖人帝堯末年適當其盛其或然乎

問堯樂

問帝堯始讓天下其德至盛無復加矣至夫子選古樂舜未嘗及堯之大章而獨贊韶何歟豈堯之樂猶於美善容或有未盡歟抑舜紹堯致治舉舜樂而堯樂即在歟考論古樂者盍審諸

昔凡論古者須識其時堯當湯湯方割之時也初未有治象舉舜及禹稷契諸聖以治之而後治定功成而樂作是舜適享其成也亦以舜之德如堯而後能享其成此舜樂之所爲獨至歟然非有堯之爲君以

先之舜雖崛起在位亦無從而遽覩其美善之至於斯也是又卽舜樂而并見堯之德功矣虞書曰放勳云云夫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云云不於堯之事旣至且盡哉或謂堯晚年方有洪水之患前此天下未嘗不治也以六十餘載之治平而樂音猶未極其美善似不可信不知樂作於治定功成前此天下無事羣臣才德罕著堯之樂音必淡然古穆美善渾涵而難知後又經氣化之屯樂亦由以弗達不若舜時極其文明羣英胥發衆理並光且與堯合德而受其禪讓

故其播於聲音者和平廣大有加於前夫子故以是爲極則而特崇之以爲教於天下萬世耳夫堯舜易地則皆然謂聞韶而見舜并見堯并益見堯舜協一之心源也可矣

問七政

問舜於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即察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所以敬天而首其事也羲和之法至是益密蓋人謂此即後世渾天之儀果何所據而謂之歟古法不傳於後者多矣舜治曆象後世能得之但得其法歟抑能得其所以爲法歟

昔舜以璣衡齊七政一如帝堯命羲和也其法至是益密以前有其法經歷歲月而或過或不及即其所已驗者爲之損益取中故其法日以密亦自然之理也夫堯舜及三王之爲曆法同而所以爲法者亦同後此則其法雖密以視古帝王之所以爲法者固大有間矣夫璿璣所以象天而載七政玉衡所以窺天而齊七政自有舜之精察於是天時定而曆法審後代皆取則焉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正日景以求地中馮相氏掌歲月辰日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保章氏志日月辰星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此成周之曆法也不必其倣璣衡而自無弗合者蓋聖人之治曆原於理而行以法後世固

有所不能及焉周漢以來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惟渾天近得其情朱子曰渾天儀古必有其法遭秦而滅此見後來剏造雖於古法未必盡合苟能參驗陰陽消長以考其運行之數將自弗害其爲合也漢武帝時洛下閎鮮于妄人始經營量度之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爲象宋錢樂之鑄銅作渾天儀尺寸有度即璣衡之遺法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密宋朝因之爲儀三重其在外曰六合儀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也次其內曰三辰儀以其

日月星辰於是可考也其最在內曰四遊儀以其南北東西無不周徧也漢曆凡五變而莫善於太初司馬遷等所推也其說本於鐘律以黃鐘八十一分爲日法復自前曆爲上元得歲月日時皆甲子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故其晦朔弦望皆無一毫之差也唐曆凡三變而莫善於太衍僧一行所作也其說本於蓍策以卦當歲以爻當月以策當日以天地之五始位剛柔以天地之二終紀閏餘以卦氣定七十二候以中星正二十四氣以晦朔正日月之今以日度

正周天之數而其章蔀紀元皆有合於易也宋與金餘年司天數改曆其說曰天體之運日星之動未始有窮而度以一法是以久則差差則敝而不可用曆之所以數改造也先儒程子有言曆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月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閎之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然仍有所不能定也獨邵堯夫立差法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盈虧求之遂不差此其法所以卓越古今歟朱子亦曰曆不能無差今之學曆者但知曆法不

知曆理元詔許衡王恂郭守敬輩改治新曆乃與南北日官參考歷代曆法酌取中數以爲曆本至明朝襲用元人之曆乃元太史郭守敬所定者也今歷年三百餘矣安得而不差蓋天道平運而舒則漸差而西日道內轉而縮則漸差而東故皇極曆以爲七十五年差一度也太衍曆以爲八十三年差一度也統天曆以爲六十七年差一度也自昔曆家所以數改造者其以此歟或謂日月五星雖參差不一然月與五星之行總以日之行爲推驗而不出黃赤二道之

交故齊七政莫先步日而步月莫先分野首定分野以測影庶可以無差此其要術也若論古聖人曆法固有以立乎法之先而行乎法之後有以精乎法之中而著乎法之表蓋聖人動以天天心無處不到聖人之心亦無處不到此殆非後世曆家之所能知者矣舜之所以首察乎此者誠以攝位之政莫大於明時明時尤莫先於觀象庶足紹帝欽若之命而因以傳示後來於無窮歟

陸密菴文集卷之十五

山陽陸求可咸一甫著
同學諸子 參定
閩中門人王霖乾梓

疏

募建漂母祠疏

古創業之君必有英興之臣相助爲理非人爲之天命之也天命之不獨陰祐其君更且默祐其臣而神人出焉如張良遇黃石公圯橋進履是也至於吾淮韓信當其未遇垂釣淮水人莫識之惟有一漂母爲

之進食信感其德曰吾何以報母曰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吉哉不望報之一言也信弗悟成功後自稱齊王其望報之心亦何急焉豈不幸負母苦心耶吾淮士民感慕能物色一寒微子厠養鱗甲以成漢統微言首諷照化驕心可與黃石圯橋並傳俾四方游士興思頌德焉

脫盡緣簿習氣

敬修朱文公先生祠引

集羣聖之大成者孔子也集諸儒之大成者朱子也蓋孔子之道孟子繼之自孟子没而道統失傳歷千四百餘年始得濂溪周子太極通書皆義蘊精深人不易曉河南二程繼起而倡明之乃提綱挈領其闡發亦有所未盡至文公先生特生而微言大義遂昭昭乎如日月之經天是能發周程所未發而紹孟子以上承孔子者惟文公先生一人先生固宜廟貌常新爲萬世瞻仰也余昔學七閩甫下車即思拜謁先

生祠下閱誌書知城東之紫霞洲舊有先生祠蓋宋寶慶三年建也明之李賢重修之劉鉞又修之以黃蔡劉真四賢配享而題其額曰道學淵源之祠甚盛舉也迄今荒礫茂草余愀然有感焉嘗考先生之祠在天下者不可勝數皆過化之處也至若祠婺源則表厥自祠尤溪則表厥生祠考亭則表厥終祠皆未可少也惟建安祠尤未可少蓋建安者先生生平往來稱於斯嫡嗣累世居於斯基址徒存烏得忽然置哉況建安亦人文淵藪也治郡莫先於化俗化俗莫先于興賢一郡之中有先賢焉爲有司者表而崇之俾郡之人士感慕興起而爲宗則廣敎化美風俗成人材均有賴焉治建之要孰有先于修先生之祠乎先生註經書家傳戶誦自以八股取士詔天下遵之紆青拖紫疇非受先生澤哉睹其祠而不傷心是背本也噫祠告成而建之敎化廣風俗美人材成皆諸有司之績也此則余之所厚望也

首兩語挹要如子瞻韓文公碑記其文便不可磨

陸密菴文集卷之十六

山陽陸求可咸一甫著

同學諸子　叅定　閩中門人王霖較梓

辨

賢愚辨

世之所謂賢者非聲名冠當世道德軼古人羣而奉之曰此眞所謂賢也世之所謂愚者非沒沒無聞叢然庸衆羣而鄙之曰此眞所謂愚也賢與愚對而共賢共也。愚。必相形而論列始出、賢與愚不對、而共也

離於愚而稱賢共也離於賢而稱愚、必鑒衡而分量始定。有心世道者果何以識之不謬哉、或千萬人愚而一人賢其負俗之殊尤耶、抑立黨以示異耶。或千萬人賢而一人愚。其獨全其樸以質任耶。抑共標其槩以天成耶、或一人先賢而後愚、則前嶔崎也。或一人先愚而後賢、則後起勝也。賢不賢於賢、而賢於非賢、則敗以爲功、何以處夫竟爲堯舜禹湯周公孔子者、愚不愚於愚、而愚於非愚、則因勢以蕪、何以處夫不爲堯舜禹湯周公孔子者。乃世有負奇之士、偏窘以失意之逢、賢固不能自達、老於抱關、伏於牖下、世所謂有道仁人、而猶然遭此、則何以說也、世亦有庸碌之子、偏豈以非分之報、愚且視爲宜然、而耳目叢蔽、心思窒塞、疑天道之不假易、疑人事之不偶然、世所謂中材以下、而居然倖售、則又何以說也、蓋品地不卓。學問不深、止謀身世不謀萬年、不可以言賢、域於賢以自假、滿重視賢以希非望、亦不可以言賢、至於處境極卑、而愚甘焉。居心極陋、而愚受焉、淺見寡聞、而猶且不自以爲愚、并不安於愚、又愚之妄自矜大也、辨之後賢愚審、易曰遷善改過、是一助也、

自昌黎原毀脫墊來其言殊足以誡

眞僞辨

人之有眞若天地日月焉乃眞每不自以爲眞意念之間儼若非剌不欲居名不以殉迹行吾心之是居吾業之安泆然自足不求聞達豈非篤於仁義所從來者遠乎此惟不自以爲眞眞遂莫有過焉若夫廉潔之似忠信之疑貌飾其奸行文其醜護於色而反疑辟盎之非綴於行而反炫離奇之詭以矯佞蓋其慝以譎詐著其術僞益若是之不可窮詰耶不知天地間無所爲僞也無可指以爲眞也是眞尚不可言

而況僞乎然眞固不爲僞設亦不爲僞防世値其變道際其衰掩著之人多闇然之態而任天而動本無雕琢一時如是必一世亦如是也豈曰吾以防僞而必出於眞也哉彼邀名獵譽巧於周旋蒐垢匿瑕工於設阱言談以聖賢而行事揭肺肝矣鋪張悉藻繢而根柢銷指覩矣僞不肯與眞伍而不得不與眞相水火僞不敵眞眞較而不能不與眞爲矛盾非兩相衙而觕有所勝亦非迭爲乘而互爲起伏也蓋辨眞與僞固甚難焉眞者一眞則無所不眞學問眞也人品眞也處巳眞也不尸眞人之名也亦不留眞之跡睥蒙之以機下之以石而眞之聲價無能顚倒何以測其眞之所至也哉僞者一僞則無所不僞僞於學術僞於人品眞之名欲邀也眞之實未立也不特僞於一人一事僞於一身一家而流毒邦國叢慝千秋何以測其僞之所至也哉無以測其眞無以測其僞則眞僞混淆世道人心安有賴與故貴辨辨之則人皆有眞而無僞與天地日月一而已矣

有感之言使僞人呼之欲出

妒說

嘗觀古今之風氣而不禁其慨也吉康之氣每不勝嫉害之氣則何也天下賢聖少而庸衆多庸衆挾才自負自謂舉世莫及及見眞有才者而不勝愧悔又不甘自屈下也謂必去其勝已而我之機術乃可常伸此妒所由來也是以妒賢嫉能如深仇積怨必盡毒害之而後愉快也然其術近陰其念最鷙明爲嘉尚暗行賊殺排擠之誹謗之必使忠孝蒙塵貞廉俯色所云入朝見嫉與入宮見妒者等故曰其術近陰

也自不少儕計出萬全未已也翦其羽翼禍其身家未已也必使彈章之掛朝門顯列中外布告通國不容儲險播惡戮及祖先覆巢之下安容完卵甘心蒙後世之譏不顧遺萬年之臭故曰其念最鷙也妒在才華則殺楊修殺禰衡投清流於濁流爲一網打盡之舉焉妒在成功則殺武穆殺道濟壞十萬長城卽喪師辱國何惜焉妒在學術則樹黨碑籍正人削其官流之遠方不遂以是爲得志焉且也妒在家庭則骨肉傷妒在君國則禍亂起妒在交友則聲氣敗所以怨於言惑於心陽擧於外陰賊於內不可彌遏遂成燎原皆妒之爲術甚慘而妒之爲害甚烈也以彼所爲寧不犯天地之妒乎妒固不可爲也

矜說

天下事皆吾分內何處着一矜字烏然貌焉不足以服天下士也故用意氣則貴峭直祛諧媚則佳變屬見節槩則美耿介似矜又不可無若岸然自異炫耀世俗則驕氣絕物大言不慚動曰我以傲廉隅也我以或浮僞也我以褒舉世之靡而屑無前之猥鄙珠履玉驕足傲滿朝矣或肝膽聲氣足奔走天下矣或落落自處足高世炫俗矣或文章著術聲華滿世宙矣或爵祿顯榮事業銘鐘鼎矣豈堪軀古策今乎豈堪輕世肆志乎豈堪是巳非人乎則所謂矜非君子之所以矜也其去古之疾復遠矣所以學道三十年止去得此一字予將存其說焉

泯一步請方說得矜字病根乃爲賢智人發藥針砭入微

驕說

天地間一身而已掀揭天地分內之勛猷爾剸量古今當場之閱歷爾馳王騁帝心上之經濟爾偶聖儕賢生平之學問爾無能加諸我也自世有嫉賢妒能之人而林使人吠竇使人由章之於面矢之於聲氣矣不能描意致不堪寫廹山盡水窮雖欲復行其驕已弗克旋踵矣則又將何以云驕也

富貴人偏作此說非具根器者不能

吝說

吝蓋有損義焉不以懲忿而以懲善不以窒欲而以窒理南華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殆謂是乎吝在歲序而鮮春生夏長也吝在人紀而鮮少長長盛也吝在五德而鮮仁育義正也吝在三統而鮮禮雍樂和也孔子傳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其謂此乎雖然吝尚德也又旅衆也世人徒見隘狹其病竟與驕等況膠於小利固精疲神弗至於槁項黃馘不止者

三折筆似昌黎亦似韓非

陸密菴文集卷之十七

山陽陸求可咸一甫著
同學諸子 參定
閩中門人王霖較梓

擬騷

湄上

緊江臯之泯泯兮告予以揚靈羌要渺於中洲兮盪桂楫而長征采薜荔兮安流望極浦兮吾乘舟徜徉石瀨兮夌淵颯馳騁北渚兮瞻仙人之十二樓驅奔走以先後兮浮杜蘅正靈修之浩淼兮息謠詠以善爭招信嫎兮法前型服世俗兮恐墜露之盈盈止潺湲以容與共遨帝子兮五城惟萍鄉之侘傺兮恍河滸之蕙襪集采蓮之游女兮妒蛾眉之墨粧發清揚於旋變兮悲屈子之不芳沅之芷澧之蘭兮朝之飲夕之餐兮予因知流沙赤水之所期與共高視皇輿而不知所處兮何如播荃椒於上湄

山中

崆峨直上兮崢焉刋奇離崒嵂兮罔所扳虎豹潛兮蛟蜃藏逍遥攬轡而據鞍騏驥伏櫪兮登巉巖君門之九重兮悲道難紛鬭蒽之馨兮摘其菅餐松柏而瞰羲軒兮炳熠乎清寰子不識列星之隕石兮何鴻之漸磐飛鳴九萬兮蹴層巒余幽棲泉壑兮散清歡羌獨守而仰明月兮直躋乎岡阜之嶕峴騎赤龍兮靖野鄰釣清風兮亙際蟠指四方之寥廓兮潑悲丘陵培塿之不可以安悉吾山中之所有兮子將以是倚天闕而盤桓兮毋負此登閬風而結幽蘭

陸密菴文集卷之十八

山陽陸求可咸一甫著
同學諸子　叅定
閩中門人王霖較梓

祭文

祭馬䄂西表伯文

伯叔之稱與父同尊則伯叔之情應與父同親同姓異姓均不可忽也况愛小子如馬表伯其情無異於父小子安得不相親如父乎小子幼失父稍長失祖兩孫三孤煢煢不知生活計先祖母謀諸伯伯日咸一乃天生大成器豈可使其屑屑謀生活覬有所遂余願代爲營俾咸一得潛心舉子業小子因以家計無憂乃閉戶讀書伯每見小子及小子之兩弟必殷殷訓勉之時多欺侮小子者伯必盡心力而禦所以禦之小子之得有今日實賴伯之力也小子入泮補廩以及登科釋褐嘗未聞厥音伯則懸懸望及聞厥音伯則孜孜喜伯之愛小子洵眞且篤伯性蕭灑每酒酣喜歌小子恃愛逞狂嘗與倡和伯每盡歡自壬申以迄今計二十餘年伯之愛小子凡種種此則其

大端。餘迨更僕未易數。丙申王正小子辭伯赴選與伯揮杯話別期授官後旋淮聚首既得茲餞艱於路費遂便道之任與伯闊濶兩載寢食弗忘竊謂伯甚矍鑠聚首將有日孰意伯竟飄然而仙逝哉詎云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傷者情悲於中聲慟於外情之不容已小子與伯誼同父子匪僅知而已也奠之能無慟哉况小子身任王事不能於伯易簀之時執手而哭又不能躬趨靈前撫棺而哭乃於二千里之外望靈而哭哭之能無慟哉伯爲淮之名門其婚媾皆淮

之世家淮之人誰不知之乃有無賴輩覬覦誣搆因而成疾小子受伯之恩而未能爲伯報仇雪恨哭之能無慟哉臨風釃酒東向爇香惟伯愛小子深必能鑒小子之誠追小子之愆也靡瞻匪父靡依匪母明發不寐。有同此懷。嗚呼哀哉尚饗

趙孤之事程嬰如父死爲之服衰讀此其惻不勝恍然聲淚浮於紙外

陸密菴文集卷之十九

山陽陸求可咸一甫著
同學諸子 參定
閩中門人王霖較梓

跋

六經圖跋

古君子曷爲左圖而右史也史所載者言圖之所陳有無盡之意焉龍馬羲卦河洛禹疇太極苞符魯薛投壺不出指畫而天地名物器數如睹諸掌是以學者誦史以求解不若按圖而考義也六經之書自漢

唐以後爲傳註者不下數百家而圖亦往往見於其書然皆分門耑家爲一經疏若合六經之籍彙集成圖則宋布衣楊甲爲最著甲之爲圖也易則先後天之卦畫。書則禹貢之水道。洪範之九疇詩則草木禽鳥蟲魚之形狀。禮則典章服物等威之別。春秋則列國之世系。興衰無不咸具焉。大中丞許公孜孜好學而尤留意六經早得是圖研說討論積有年歲歷官所至輒攜後車茲公事之餘重加參訂客李根素善繪事命繪而刻之屏風公自爲序首述先德以見經

學之本於庭訓且欲以貽之哲胤俾朝夕省覽因可受知於公最渶趨侍臺端恒得寓目命其跋圖後不敢以不文辭夫六經之昭垂於世久矣內而治心則聖賢之學以備外而治世則帝王將相之業以全大之可以經緯天地小之可以化治方州然其言淺旨與學者窮年搜究白首紛如觀是圖而向所苦研以求者今按圖而得之向所疑議以索者今按圖以遇之是公之於六經也既以治其心性數爲政積而又惠廸天下則公之刻是圖匪但教其孫子而已天下

有好學之士聞公之崇尚是圖也相與搜而玩之號稱大儒則圖之有造於學者匪淺鮮也某竊謂公之爲是舉也三善備焉上承考志必述先德仁也下訓孫子必以傳經義也本厥經術綏撫疲氓奠之金湯既立殊勳不忘表敎忠也仁義且忠是謂三善公允備之夫許四岳之後佐堯舜有大功其裔必大公以經承家致位通顯不寶玩好寶是圖積石倉之書不如藏是圖萩茂先之乘不如藏是圖聚杜暹之籍貽丁顗之卷不如藏是圖公之刻是圖也洵不愧古君子也夫

題目甚大其序古點染若左干羽而右琴瑟

楊龜山先生文集跋

文以載道也六經孔孟以下典籍繁興荀楊文中韓歐君子猶有取焉以言醇乎道則未也有宋肇興上接孔孟之傳自濂溪始闡微言而河南二程子從而究極其蘊學者雲從升堂覩奥則龜山廣平上蔡稱首龜山傳道南來閩始有伊洛之學一傳爲豫章再延平三傳爲考亭而大暢海内翕然歸閩學閩之推於天下則龜山先生爲首功考亭之註與六經同誦學宮豫章延平皆有傳書先生上遡師訓下淑來學

其言具在學者推考源流所當蓍蔡奉之而典型守之者也過先生之里凡過先生祠宇咸使更新發其遺文而讀之信其爲載道之書度越漢唐諸子也閩山川秀巽祖述先生有以也余以先生之教教閩士惟期閩士私淑先生之文行而長守閩學於不墜也夫

拈文道拈二程先河後海嶷然儼然

陸密菴文集卷二十

山陽陸求可咸一甫著
同學許子　參定
閩中門人王霖較梓

贊

關帝贊

關帝可贊乎贊關帝以何辭乎不過古今不過天地不過聖帝可謂遠矣大矣尊矣而非其所自當思不古今而何以悠遠不天地而何以廣大不聖帝而何以稱謚弗專言說盡軀形似以是爲贊庶乎無愧

可謂雋永

倪鴻寶枯木怪石贊

蒼勁標古於今見先生之風突兀生奇於今見先生之骨譎如其心千秋奕奕

文正

小像自贊 選癸酉

寸陰分陰乃可述古無以自效誰其玉汝不能爲侃何况爲禹歲月其除朝暮奚處意在緝文羞與噲伍欲補缺陷此心良苦

澹足

陸密菴文集錄餘卷上

山陽陸求可咸一甫著
同學諸子　叅定　　閩中門人王霖較梓

序

馮盤雲開闔十二種書序

至德要道厥旨多端而莫善於開焉先生著書十二種命曰開闔余因有感於開之時義甚大惟先生足以當之也或有難余者曰先生裕經濟之畧而不得志於時其開也厄於遇爾矻矻窮年好學不倦益無一暇晷矣開之一言與先生無當也况聖學莫要於勤開奚足貴余曰不然今天地之氣化其運行何有觀其確然於上隤然於下得一以清得一以寧未嘗不開也帝王之政治其設施何有觀其抱蜀不言垂拱而治理萬事如無一事治萬物如無一物未嘗不開也聖賢之操修其惕厲何有觀其淡然無慾湛然無滓如鑑之明如水之止未嘗不開也是合天地帝王之大皆得以開槩之先生俯仰於天地講習乎帝王從事於聖賢而志氣宏達飄然有超世之思故英華之發於詩文美不勝述大約開之意居多今讀其詩歌可以驚風雨泣鬼神讀其文章亦復馳驅左國鞭策揚馬才思雲湧偉論飈發殊無閒意也而究其旨之所歸則開甚矣求其神之所疑則又開甚矣乃知先生蕭然高寄能適興於山川博洽乎經史皆得力於開也抑先生心惟不開而後可與於開豈頹然自放朝饔夕飧晏然爲天地間蠹者可同年語余與先生居同里開自髫齡即仰高風後宦遊數載不親顔色今觀其年逾八十而道貌愈揚於是益信開之時義甚大惟先生足以當之也

發開字甚大行文兼有章法

道學考序

道學倡自宋龜山楊先生嗣得胡康侯羅仲素二先生道敎大明遂成海濱鄒魯南渡後朱晦翁先生從而集其成大暢厥旨晦翁奉厥考命師胡籍溪劉屏山劉白水三先生雖有僞學之禁行之益力卜考亭僑寓閩之人士從之者益衆窮鄉僻壤咸知所以自立晦翁先生之功也明立學校諸不在孔氏之科者絶勿使進而四書五經集註必遵朱氏近世每諱言道學二字以爲迂腐古板上不以是敎下不以是習故凡爲士者口誦章句脂韋唯諾而已其害於世道豈淺鮮哉余自道南以後考其師友源流俾人士有志者知所嚮往焉

文體瘦硬髣髴荆公

王貽上詩序

詩三百五篇文與質會夐哉不可及也後以代變遂以代降矣魏稍文所以遜兩漢唐稍質所以遜六朝宋之詞元之曲詩之亡也孔子作春秋以廣詩敎孟子不欲文害辭辭害志以正詩此千古作詩之衡也倘不博綜於古徒矜奇險罔顧章法是效夸父逐日何以挽氣運與絶學哉貽上生高楊李何胡蘇袁宋之後崛起濟南琅邪之間槪能振響千古冠冕當代凡採華構思窮趣極變矢之齒頰一如身處其地性情風氣備其醇美不習王楊以前不窺元白以後所由風骨高華句諧弘贍比偶精嚴音節雄亮而復能動之以丰神暢之以才氣和之以眞淡錯之以清新情景兼至何其動而有制婉而多風歟以至洋洋灑灑體裁磊落氣象渾融既幽曠玄遠復壯麗精工殆兼摩詰太白杜陵之弘大渼沉變化不測故如此之不可方物云云若夫文不失之靡質不近乎俚不以代變不以代降主持運會洵挽漢魏六朝宋元之獘而得孔孟刪定之傳憶人之歌是詩也必須其嗣美三

百則貽上又豈獨以詩之見長哉

中有正旨可抵一篇詩論

陳別駕詩序

蒙莊曰詩以道志則詩之爲義得之於內而非求之於外也雖然詩人之本原固非於外求之而詩人之興會未嘗不於外遇之詩三百篇其中多行役之吟與懷人之什知古人之寄托者遠矣漢晉而下以騷雅擅長者往往浪跡山水寓意友朋吾知其所以爲詩者非僅得之於山水友朋而特藉山水友朋以發之也溫陵陳公至性醇漴超然物表其所得固未可量今讀其燕遊越遊入淮諸咏流連景物不殊古人行役之吟而其中寄友諸作寤思彼美依然風雅懷人之什是其寄托於山水友朋者夫固於外遇之而不僅於外得之者也夫今之世知詩之不僅於外得者幾人乎

冷然悠然其疏通可窺大雅之奧

冥遊錄序

古書以冥名者在漢則郭子横有洞冥記在唐則唐本德有冥報記皆述幽冥之與神靈之異代有其書而儒者以聚散始終言死生而釋氏因果之說以其肯於西竺且幽冥難知罕言之然言之而為者有所勸聞者有所戒其說不廢閻公星朗卓閭闓冥遊之錄述其冥中所見火池水府諸異歷歷如睹其與子横本德所作異代同情即搜神稽神諸記奚遜焉昔秦穆公趙簡子皆夢遊帝所七日而寤龍門誌之古今奇聞異見所在多有儒者動以理格寧知理有可疑即可以理通余讀閻公所錄益知天下之理之無盡也夫

雅健

箴

視箴

四目遠布廣覽多思千秋易量萬里罔遺瑩若秋水瞭如懸絲青黃奚事紺碧安施毋矜察察毋炫祁祁同人一父以彼易茲見此傀儡豈壽鼎彝艱貞用旋乃鮮傾欹

聰箴

神涵提命曷北達聰例孫論鬼或三或重間道見性專乎德攻管絃絲竹比於頑童聲聆梁楚體峻華嵩間正人論澆壘塊胸弗雜楚語寧成吳楓諫察弔譽影重乘墉無異求也豈將無同如梟之從吾道乃東

言箴

維爾明道維爾與戎鶩猶河漢戒嚴面從必期謐正毋效彌縫謨諧吁咈樽俎折衝斯復多厲三緘可從爾匪好辯孔羨甫容得斯義也煌於鼎鐘

勁箴

威儀定命覩乎踐履一步一趨老彭竊比蟄擬潛龍蹲如獅子日月在肩天地一指中乎旋規合乎折矩岸幘危冠弁冕端委任爾震驚不喪匕鬯倚天長劍。之綱之紀。

郊鯀論

祭法曰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劉基曰夏不郊鯀祭法之言非是舜殛鯀以其獲罪於天奉天討也升其罪人以配天天不享矣禹聖人也豈爲是哉韓如璜曰宗廟享之而已祭統之說誣也二說是矣祭統果非歟陸求可曰郊鯀非郊所殛之鯀也鯀蓋治水土官司之號也有成氏之世有鯀治水土作城池所謂鯀之城是也世襲其官崇伯之鯀襲其號也禹以水土功成受命郊鯀郊上古治水土之鯀非郊舜殛之鯀也上古之世名不一人有兩有巢氏有三燧人氏一棲木一棟宇一取火一陶冶一烹飪有三共工一爲伏羲上相一頭觸不周山爲康回共工一舜流於幽州或聖或狂又有二羿皆善射一堯時一夏太康時兩伯夷一堯時一周時如此類者甚多郊鯀非郊崇伯之鯀何紛紛多議焉

似古逸書以備與存

黃憲論

夫人學識極淺天資極美者必不以所見自見有可以見其長則其人有可量無可以見其長則其人不可爲量矣黃憲以牛醫兒非素封閥閱名流有所資藉年十四名譽籍籍一時至比之爲顏子乃無一行可紀無一文章可述無一事實堪傳不幾浪得虛名似屬不虞之譽乎然當時名人鉅賢不可勝紀李膺陳寔荀淑等風高萬仞郭林宗符融徐穉等品超千古皆具人倫水鑑豈容易服其心豈可以鄉愿欺其目乃稱之者幾於無可名言一以爲千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又以爲三日不見黃生鄙吝之心復萌此一黃生何其見重於一時之名人一至於此乎至今咏繹斯言令人想像其爲人其當日擬爲顏子正所謂無可擬議中而強擬之者歟漢一時高士指不勝屈楊喬袁閎姜肱高鳳申屠蟠閔仲叔王君公等皆英姿表表而憲若爲冠冕異哉且又超然不在黨錮之列惜乎蚤逝不竟其所終也乃知立品能高不在有所見於世此顏子所以爲顏子也吾之師表以

荀淑而心折若此其殆可以爲百世之師也歟聞其風尚令人穆然神往矣

不獨論叔度至切其論顏子亦精一部莊子該括其中中庸闇然日章德性問學即是此旨

陳寔論

待小人不可不以禮以禮自待以禮待人不爲巳甚之行則雖窮兇極惡未有不心服者非但保身巳也弔死者情也禮也常侍張讓葬父名士無弔者讓心愧之陳太丘以黨人之首獨弔焉蓋以禮自待以禮待人也讓悅而獨免黨錮之禍議者以自辱其身求免於禍豈所以論太丘哉太丘豈求免之人哉其就徵時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則亦何嘗畏死所以能得全者由以禮而不爲巳甚也郭林宗不挾氣過激宅

心和平故得全身遠害士君子處亂世所以貴有禮

魯肅論

人臣謀國當策其大毋見其小識大勢而審其機圖其遠斯稱爲有用人也若見小利而動雖小有成功亦小人而巳江東人品以魯子敬爲第一能識大勢審大機而圖其遠謀慮深長不特諸臣不如孫權亦不如也曹操下江南舉朝皆勸迎操獨一排衆議以爲不可勸權結昭烈召公瑾其言曰人人可迎獨將軍不可迎即如肅不失爲下大夫將軍迎將安歸乎深於情勢事機識見大過人矣深見吳有恃於漢以

爲外藩故勸借荊州其言曰帝王之興必有驅除非虛語也蓋將使二國併力相攻而坐收漁人之利謀國如此眞忠臣也使其不死二家之好不壞曹丕不敢篡漢矣操尚欲遷都避雲長況丕乎呂蒙賢于見小不見大盜取荊州及先主伐吳權乃稱臣於丕丕遂敢於篡漢蒙小人不足語權及諸臣何無一人與肅同乎使雲長若在東吳不至有稱臣之辱而張昭徐盛不憤激流涕矣且肅能知人微時識公瑾如弟兄又識龐統知孔明深相納結眞一時之英矣凡謀

國者能如肅之明大義決大機圖遠謀其可矣獨權非其主奈何

此論與諸葛瑾論俱爭漢與吳分合喫緊處其成否之篡者孫權耳前後辯駁極有針線

諸葛瑾論

孫權請婚使諸葛瑾於關壯繆壯繆曰虎女肯嫁犬子乎權愧之遂謀襲荆州而壞兩家之好權爲漢賊盜竊土地人皆知之壯繆之所惡也肯以女妻之乎然權尚未敢輕絕漢也其敗二國之好使漢不復與者諸葛瑾也瑾爲使請婚公怒罵之一時正氣所激未淺思爾瑾宜以大義告之曰爲天下者不恤私今國賊未滅二國正宜和好同心戮力王室何爲惜一女子昔高祖剪秦刈楚天下已定尚不惜愛女以和

冒頓誠爲天下計也今君侯不許求親則二家之好敗矣欲進討賊不多一內顧之慮乎且劉豫州以股肱心膂託之君侯正宜降心下氣以成大事副重托況孫將軍以妹進亦欲堅兩家之好以共滅賊君侯乃遽自尊大恐非任重圖遠之意瑾不過一介行人婚之成否於瑾何與竊爲君侯惜此舉動爾至於兩家之利害尚非瑾所敢言也壯繆性雖剛未有不聽或曰公性倣難與言曰不然如封五虎將公怒不受費詩以義告之感泣而受公何嘗不可與言哉瑾不

如此開兩家之釁荆州旣襲權復稱臣於丕則瑾之罪不惟敗漢而且不能謀其國矣口舌使命之臣固不逭歟

行文深中要害

院竹發香記

竹之爲物也有節有色有聲有實有名焉夫節與色與聲易見爾實亦不常有也名則所云君子者近是至於香則吾未之見也惟杜工部嚴公宅咏竹之詩有曰風吹細細香夫香而云細細則其爲香也微矣至香而如蘭焉吾愈未之見也而吾州署之數竿實有之吾始至署與客或飲其旁或嘯咏其下其香若茀聞也越已亥夏五月而香發吾固疑其非竹也近臭之則香在竹間噫異哉蕭蕭然竹也馥馥然蘭也

此何祥也吾聞蘭爲王者香吾欲歸功於蘭歟或者又曰夫物之生也不偶其附麗也有故蘭不自爲香而於竹寄焉抑亦州守者之與有爲祥也則余不敢當焉暇日聊爲記其事如此

是爲蘭竹發香記却不深言其故醇然儒者之言

義塚記

茫茫乎精氣摩天物始生身之寄神鬼散地人終后土之歸世代皆然古今無異封樹淒淒討方塼而記層壠墳寂寂求圓石以題名故夫漆燈未滅留待沈彬之來寶劍輕用空壅要離之塚水上浮棺求覆三墳孤竹山閒殘局頓成百歲爛柯瘞鶴銘從無歲月可考哀牢山漫道方語相訛家去千歲重歸華表老城酹解三年再攝玄石之墓犬擊陸書竟作夜臺黃耳蝶飛莊夢虛敎午枕黑甜侯芭負土成墳頻哭閣

投玄草漢帝賜山鼓鑄應憐野死黃頭淚灑湘妃之班血化萇弘之碧傷哉農耶商耶戍卒耶吏隸耶其來縛而遊之斯耶其殖而埋之斯耶嗚呼噫嘻盡皆不可知矣況乎其主名邑里可得而稽耶但見牧豎縱橫牛羊礪角土花蘚編蒿萊沒垣白日自沉露冷風淒罔象出入狐狸嘯啼大抵饋奠無主長沒草棘烽火幽魂塡溝委壑與夫雋里奔馳連年暴露晨涉夜河罔知歸路似堂似防孰邀高曾下馬下拜誰爲孫子吾聞靈沼枯骨周王收以衣冠廣武橫尸漢主加其轄櫝朝晞薤露愁聞蒿里之曲斜午竹筒爭投汨水之招過玄墓遂見丹翠奇峯望春陵杳無鬱蔥佳氣一束生芻不見南州孺子千里素車誰是山陽巨卿聚髑髏以爲東烏王居之所登蜢蝶而有挾風生羽之思到泉一滴嘆劉伶之酒已空去水百步讀郭璞之經未驗物皆速腐空名不死之草命本軟薄難尋返魂之香危預擇地而下塚常楸揖楷以造棺高義莫追猶言季札挂劍遊魂長逝每嗟子敬亡琴漢明帝祀蕭何唐太宗祭陳寔田橫客赴海同死寘

藥翁乘雲上昇空有懷素和尚存墨池之墻更無給孤長者捨漏澤之園關山難越共爲失路之人泉壤相逢盡是無家之客日光寒兮衰草短月色冷兮秋霜白百年三萬日荒隴誰家之地一別幾千秋松門遊何代之丘塞外無聊涉嶺而思鄉閭中有夢化不以望夫獅發土獠埋骨率多火葬赤眉餘種汗屍因用水銀悲哉白骨不見黃泉能禁傷心重加慘目遠越之鳥豈忘南枝而不返若敖之鬼時望北邙而魚歸雖然人齡踰百如電之流如駒之馳方共生存

或窮或達或盛或衰貴者賤者脩者卑者富者貧者
智者愚者雖歡欣得失用舍壽夭參差不齊及大期
之奄及倏長逝而莫追計如桑孔辯如儀秦巧如工
倕雄如項籍莫不同爲螻蟻之穴至於歲月花苒寒
暑推移骨毛齒爪亦將澌盡塵飛此理勢之必然從
振古其如斯何乃不能忘情佇立而歔欷也幸得山
近東郭尤屬址𡑞平原勑彼山神呵護告爾地祇提
携雖寒食淸明祭埽不至即秋山黯淡精寬有依名
曰義塚衆可藏舟敢云磨一片欲斫應愧書千古光
輝

陸密菴文集餘餘卷下

山陰陸求可咸一甫著
同學諸子 參定
閩中門人王霖鼓梓

策

策救荒

從來恤民之政不貴存其名而貴得其實三代之君其愛民也不遺餘力而嘗恐其流離而莫可救者此不待水旱之既至而爲之謀也故三代有荒政而無荒民若待其災之既至而後爲之謀則補救有難周之勢獨租減稅賑貸發倉吏不勝書而卒未聞災至而不害故後世有荒民而無荒政非無荒政也存其名而不求其實也今天下乂安頻年豐稔固已慶康桑而樂康阜矣乃淮揚一區災荒屢告我
皇上下詔蠲免更行賑濟即如天好生之德莫踰於此矣其賑濟也嚴里胥之開報則責之於守令重荒歉之踏勘則委之於大臣固已人沾陰雨之膏戶沐更生之慶矣此所謂救荒之典不徒存其名而能盡其實者也而愚尤有慮焉

皇仁之軫恤無疆而內府之金錢有限則
盛典恐未可以屢行也是當於救荒之後即預思其備荒之策而亟為之圖矣救荒者與其救於已荒之後不如救於將荒之時與其救於將荒之時不如救於未荒之日則行之不可無其法也然不患無其法而患無善行其法之人蓋古人之良法原待後人之變通得其人固不必拘守成法而可以昭萬世無弊之模不得其人即日取古人之法行之而究流於繆執而罔所濟人之關乎法誠大矣試以其法言之今之

東南粟死金生之日也及米價之至賤而儲之則耿壽昌之常平可議也長孫平之義倉可奏也朱晦菴之社倉可討也外此而勸農貴粟引渠捍水之法亦有可舉行者然必得其人以行之而後可不然則其所以援民者不又多乎哉

要言不繁

策災異

自古有道之君皆於瑞而不敢侈言之曰瑞皆於災而不敢不慎言之曰災也災者所以儆人君之心所以成人君之德與功也雖雉拱桑非其明驗者歟故人君誠不遑不殖無怠無荒齋心經史勤志圖書敬天地敬祖宗敬百官敬萬民澳宮之中可以合漠恭默之內可以通幽而日食星隕山崩川竭之異猶或數數而見人君亦惟是益加修省而已修省至而災異未有不弭者也古有六事之自責而甘霖隨降矣

古有一言之愛民而熒惑旋移矣天人相通之機固甚微也固甚速也如聲之相應也如氣之相感也如影之相隨也說者曰天人之事渺不可據而災異之見不過氣數之偶然不足損人君之治亦非人君之修省所可弭不觀古之言乎禮云陽事不修責見於天日為之食陰事不修責見於天月為之食春秋則誌雨雹星隕詩則記十月辛卯易則言雷電修刑書則載五行五事樂記則論樂由天作過作則暴六經所著事事皆理之可信倘天人相通之說荒唐難據

六經皆鑿鑿言之豈欺天下後世乎即劉向董仲舒皆有功六經之儒其言亦合五行於五事配德刑於陰陽則天人之相通固較然其不爽矣况君者天之子也子孝則可以格親可以格天豈有天子修省而不能格天者乎然待其災異之屢見而修省不若於災異之未見而修省也修省之道如何亦惟曰法天而已法之如何則大約致慎於禮樂刑政而已帝王之治禮也法天之春帝王之治樂也法天之夏帝王之治刑也法天之秋帝天之治政也法天之冬推而

至於視言荅乎風雨喜怒育乎溫肅無一事而不法乎天則天無一事而不與應中外諸臣皆佐

天工者也必洗肺滌腸奉公潔已庶更有當於

天心焉

不過氣數偶然是諂臣媚子所以日上萬年之觴者引古引今可以參証

晴賦

覩輕花之初發兮欣碧翁之霽顏石鷰息羽於幽谷兮鳴鳩呼婦而關關幽龍潛焉而匿影兮旭彩燦雨而盈山脫行人於霑體兮利幽客之往還。爾乃陰霾盡捲天鑒孔昭勁風偃而歸巽澄虛廓而拭霄曉會晞翠羽而製錦朝霞炙瓊樹以散綺於是虹低飲澗涵上侵塘埃淨兮增葩蘂之芳雲開兮現鳥道之長鳴泉出壑而爭響石磴帶雨而猶香印須我友慢纍高張或步平原兮或躡高岡或開東閣兮或埽西堂

載游載詠兮將翱將翔予俱榮門之詠汝酬齊社之觴豈惟傳元之喜而有賦兮可但稽含之悅而成章。

體格似樊川晚晴賦

杏花賦

際杏花之天兮未能偕舊侶而衔杯何異物之移情兮偏向海角之人而爭開是日也惠風和暢天日齊朗政有餘暇雅堪清賞於酹花神以恣獨往是時也律奏夾鐘林添錦簇玉樓人醉瓊宴恩渥桃未綻腮李尚含玉惟喜兹花焜林耀谷徧呈彩文宏抒綺縠使君於是乎傾自墮呼紅友戛金聲扣兕缶不延鄒生不招枚叟稽歲星於東方映奎文於北斗慨日伊花盛於鄴中與滎陽兮究何若牛山箕山之實足以

救吾荒兮其核止渴而盛漿兮焉得人人而悉嘗兮惟願其酩恒以盈吾觴兮

李花賦

秉玉衡之精兮誕五沃之土修根耛於鍾山兮瓊花向華林而增嫵爾乃長條四布密葉重陰迴光夕景傍蔭蘭林始青青兮而柔膩既蔚蔚兮以幽淡鸝聲囀乎翠質之外蝶影戲乎白花之心九標張於春旭三色照乎遥岑仰散瓊而堪佩俯成瓔而可尋若其屈盤如龍上聳似蓋覺樹生乎開元之中舒葉光乎四海之外產暉章而侶鳳植靈山而過奈惟向上林而舒榮不從南山以爭薈此其花之足繪者也至於

清角奏而實乃熟大宮動而和甘生有河沂黃建之殊味有房陵縹青之異名採春山而濯濯沉寒水而盈盈疑鼠精之擅美嗟龍血之賦形以故東苑載其早結南居善其先成則尤菓中之令品而不僅花爲足尚者歟

桃花賦

選天台之秀質抱玉洞之載陽或成蹊而無言或借李而垂行或向月而分千笑或迎風而共一香或臨潭而動李白或入觀而傷劉郎或向龍門而詠蕭愁或在禁苑而感唐皇允哉其稱五木之精而爲百卉之芳若夫產玉嶺植霜園扶桑挺幹磅礴結根青花是茂紅萼云繁紫文映綬細核成樽甚至巔嶺主寒南康誕石夾岸之家沿溪之宅花向霜開實易歲穫或五萬里而始遊或一萬年而始摘如銀之皓如金

之赤度索之精石變之脉尤花史之累載匪予年所獨述

老少年賦

蓐素商之司選乃百卉以俱腓庭橘倓熄於南軒渚蓮粉褪於西池叢桂紛其欲落高柳鞠焉將衰爾乃蟋蟀鳴堂雁臨天宇大火流而勺者匿達龍騶見而萌者藏土何斯卉之挺生乃臨老而愈嫩雖不同馬援之據鞍實攸類飄彼之感主於是乎或漾影而流霞或黃中而鬱金或迷姿於錦綺或臨風而蒽森不向春叢而鬭色惟以益壯而爲心金風動處呈殊態寒霜染後散清陰慨曰才老而愈新兮吾惟鬪百藥

其人兮嘉草木之欣欣兮爾乃善實其眞兮節於斯而振兮奚獨秋蒲柳之倫兮

喜其不爲夏姬着色

荔枝賦

七閩之有十八娘兮奓公孫而逞紅筃智顧爲之奴兮枇杷鮮克與相同四時不羨美人之蕉兮十圍不數號城之榕爾乃還珠門外長春宮中松風堂畔之相見蟠桃塢東之與逢羣焉有巴誕峽紅綃翠帶樹形團團如帷似蓋葉比冬青花如橘大春榮夏熟嘉賓是會如氷稱良似酪云最風味迥而消心渴天漿冷而沁齒寒饒爲之春花堪賞梧州之奇實足觀斯忠州刺史之畫圖可繪而癸趾七郡之鄭置難安伊蕉核之洵美兮而無核尤靡比兮驪山之曲起兮何候置之烏驚風發而靡巳兮大官之獻伊胡底兮

螢賦

夫其處幽不昧兮在陰恒榮風吹不滅兮雨墜恒盈斯則性之貞也若乃微形兮厥由草生能化兮臻於有情斯又質之清也至於熲熲兮若在沙之流金爍爍兮如照葩之丹英倏若飛電之宵逝嘒似移星之夜驚又何其姿之瑩而識之明也茀鴒儒以之而佐讀彼昏放之而蒲山暗飛以之而自照輕羅撲之而不遐望曙星而滅色睇朝暾以成顏抱夜光而足寶向棨頭而難安爰辭腐而翩翩兮物胡不其然兮

鷰賦

燕燕于飛兮宜覓鷰而爲儔名著玉京之基兮影空盼盼之樓若夫赤羽集丹書之戶玉質翔齊郡之庭號智而挹稱於鷁碣瑶光示象於天星元鳥降生商之祥遺卵匿有娀之形斯皆其產之有特異而稱之爲至祭至於銜土動憐吐豆誌誕安清之讖語而似荒范質之妒雌而過匀體之輕而羽之弱兮乃躡躚以自若兮嘗游波而綷綷兮毋乃類雀兮而眛於處難兮。

似諱似憐自是賦體

與陳敎官

漳浦生員蔡昉考較時喜其五經皆通復見詩文一冊每遂癸卯新孝廉及貢生林登範輒詢之本生於去夏涉跋至省以策十篇投閱正値病臥凡一切公文及官生稟見不能披覽是以蔡生之冊未之見蔡生之來亦未之知及病痊披覽乃見蔡生之策知蔡生之來及傳見巳回漳矣今問蔡生住居漳之府城備銀四兩贈之併問本生如新春可以來省一見否倘有館事則不必也

欵欵眞氣

與姚敬官

於延平得豫章延平兩先生集乃第一快事聞浦城有楊先生諱億文集幸留意速購其與先生文集缺少數十張竟不成書矣前云覓有舊板一部何不刷印

與顧茂倫

果得讀選定唐七律英華最嘆搜輯淹博近體之聲調各盡其致在唐人已濫觴極矣然出入處不少始終却是唐音其中微妙善辯者一見自能了然近代百名家英華諸集或議其收羅太泛然細讀諸君子之詩亦時有登峯絕世之才與夫搔首驚人之句聳人觀聽世俗重古而薄今貴耳而賤目恐亦未可爲定論也意欲刷印全帙一一披覽始見表章苦心拙製戔戔推一代著作手非敢望也

與龔半千

柴丈半畝園遠近聞名望之不啻雲林清閟閣矣因嘆佳境正不在多所貴真能消受爾今之有園亭者主人扃戶絕跡春花秋月未嘗一至止而問焉即千畝萬畝如在廣漠竟何益哉想柴丈日坐草香堂中嘯咏之暇時訂五嶽奇峰飛瀑以餉同人此中世界甚寬又不僅一樹一石已也

陸密菴詩集目錄

山陽陸求可咸一甫著
同學諸子 參定
閩中門人王霖敬梓

卷之二　樂府

卷之三 樂府

卷之五
五言古詩

卷之六

七言古詩

五言排律

七言排律

卷之七
五言律詩

水笙
貨郎鼓
耿索 俳
毽子
風螺
裕州署中雜感 十首

卷之八

七言律詩

除夕再彭示除夕元日二詩依韻以答

閏端陽
蘇小小墓
法堂雙栢
登閶紫琳思園山亭
夜泊一蒲菴
訪再彭一蒲菴不遇溪上率成
夜入秦郵湖
玄墓看梅
叔明畫樓

北高峯
自西安抵浦城雜詠
山色
登漾樓
哭萬年少
橘燈
箬舟
蘆筆
茄牛

蕉鶴
蒜鷄

五言絕句

石頭城
靜度菴
西湖瓠刀
泛舟
濯足
夕影

卷之十

月湄詩餘

卷之十一

月湄詩餘

卷之十二

月湄詩餘

陸密菴詩集目錄終

陸密菴詩集卷之一

山陽陸求可咸一甫著
閩中門人王霖較梓
同學諸子 參定

樂府

短簫鐃歌 古軍中樂亦曰鼓吹曲

朱鷺 天子鼓吹車刻鷺塗丹

朱鷺央央以翔以翔靈之降祥丹霞爲冠紫霓爲裳
朱鷺于飛輝君乘穉烏鳶在前弗汚其儀彼扈徙徙
將以問之

君馬黃 古詞傷賢士之懷逝思也

君馬黃臣綬蒼鳴玉倉琅願陪君乘以禋明堂
君馬黃君車艮臣馬不如君馬強臣驂靡及中心旁
皇
君馬黃臣執韁驟車馳馬美人摧以傷願息君鞅安
驪邅彊

有所思 亦曰嗟佳人後人以思祖德思父母

望林谿更舊簃人生百年際提若漂春絲昔爲登滕
琴今作委塵泥非意恒朝夕同心多路岐浮雲翳明

月逍光仍在帷胡然服靈藥千祀不一歸繁星落獨
雁啼夢顔色聞履綦既覺靜無迴慢然情心摧孤雄
失其羣莫耶獨鳴悲列座陳浩倡誰爲開余願

將進酒 宋日勸流霞亦日當對酒古詞咏飲酒作歌

燭龍徵長星粲風歌歌高會苑花停曲宴月色昏搖
孤幔若醒更如醉沈沈同未旦盤無透骨之清酥坐
無消堂之妙髮淋頭窺敗罍呼童共謀褰勞薪既七
炊宿羹亦四漫不羨荔枝供自饒苦蒿戀古人貴烈
情肯者固所賤歌唔唔愁渙渙骨體輕毛孔散長春

在饎國坐聽渴羌喚浩飲且歌歌復狂問天茫茫瞬
河漢天醉無醒期小人敢危諫危諫亦何益不如傾
斝璀杓既弗可挹星亦聊足勸一車乞未多五斗吾
當斷酒天渾不知況此涓滴濺但令醉千辰莫辭腹
腸爛

上之回 歌漢武至滙舟回中道埜臣服諸國也賦康陵南巡

戰城南戰城北楚之平卷大赤傳牖告止方鑁脫華
左貂煌煌奮當車杠踰輪坐遷鎮國失雄請釋庶人
耀師漢東兩軍交攻上邪親旗鼓謁者覲軍容仍執
戎醜崖公加封獻壽大同

艾而張 穀梁艾蘭爲防艾同刈蘇子卿張棳羅艾側艾草名然古詞艾而張羅從刈是

帝梧別丹山罼罿觸首飛便便豐草驕人野鬼笑
枳虵含霧不見天截雲刺空不可以下頻聯六幕鋒
矢攢攢短書自燒不得意長劍欲割青天烟我非砮
者行復顛蓬中作巢風摧騫故林之枝亦已剛㵾㵾
飛空何處還

雍離 賦鄉牛高士 雍離離雍土也一云雍猶擁雍以喻去聲塵離也

參闕掎羣松腒腒坐疏班傲物不自愁邁中獨掩關

臨高臺 將渡淮宋改日登高樓

臨高臺睇長河河水渺無極飛鴻翔回渦美人不可
見獨嘯櫓之阿明雲粲虛闕紛風生靜柯坐入長天
盡吟見秋山多族途莫望遠望遠傷如何

又

薄暮登高臺徵風吹白雲鳥啼遠山樹梟歸近水村
林亭出還隱溪聲斷復聞檐梧露初滴涼風襲羅裙

又

四望川塗多秋風不可絕盤盤修坂沓崩崩重關列

獨鳥横素空靜樹倚華月中有登樓人長歌遠離別

聖人出 漢言聖主得賢臣如得美人共遊樂也 道霍州望霍山

霍山一以峻青色來康衢昔年咨四岳埽壇在階除

洞庭阻聲教三苗君共墟九疑衡首尾未陳職貢圖

苗民皆並生何煩戚與殳栗栗畏土滿地大理以疎

後王勤遠略徂征及蒼梧勒石融山顛禋祀歲不虛

卓哉仁如天願獻南封書

石流 泉流石中諷交舊

高露下秋聲宿禽相喧起新林非故林信宿已久矣

倚牀横素琴啾發歌清徵清徵夫何哀言念同門士

望望各川岑隨風揺蘭芑漂颻白日昏蚍蜉礙千里

予長牛馬走中郎糞土臣乘興無全期詩書資荒屯

人生涉遠道顧念友朋親古良相推第滋懼不及辰

腐腸生蟬腹練素點蠅唇建志惟馨卓流聞委斷斷

釣竿 同鰕魟篇漢漁者伯常子妻思夫而作

山無麋栒水蜆望天鰕薄烟亂獨繭微幕鵜鶘窺肉

已解多提壺詎知倦空負鴻鸞形肯忘魚鰕眷溪頭

老翁名信天獨立潭深魚不見一鋤一春步何遲自

惜微繆濁泥濺

遠如期 所期在遠也

少婦采都梁燕羽何薗薗采之作芳澤素華堊多紫

芳澤雖已成容顏良可輕不值一文好浪得千金名

翡匣互雜閒中黃黯無色羅襦豈堪解容顏豈堪識

惟當野蕙香零陵善留客

雉子斑 古詞以雉母子相戀也

青鵲遊蘭池翰羽流光儀豈知蒲荇情遂忘冥冥飛

不見田中雉將雛哺豆花花盡不知去田父施輕罼

一朝罥尾羽骨肉膏人牙

又 變體

介子被文錦浮沉水澤俱浩淼爲吐吞汪洋爲室廬

流輩咸所憎天帝獨異殊冠之以惠文施之綠芾襦

俄然資羽翼延彼芳林居淡泊素所甘泉肥乃獨癯

朝挹清微颸夕飲沆瀣露抗身於單柄振聲在炎路

炎路熱人多夢囈忽驚怖羣蟲覩所異遺觸生譏妒

旁有厠牏室羌氏咸聚處趨炎不知畏逐臭且如鶩

嗤彼空虛子眞味非我伍子處欲何爲高鳴尤所惡

比周騅頭郎㗵厥標消斧斷繆截其綏抉取供醢脯
身腹既虛無奚足厥咀茹天帝了問知有赫生震怒
爰取糞土徒疾命置刀俎豐隆鉞方舉閻脛跌失據
詹諸進不前毒穢汙其杵投彼太上爐鑪敗厥吾火
帝曰吁異哉善人方載尸民之方殿屎去惡莫如盡
諸神胡怵疑伊益進曰俞予昔焚山藪虎豹皆能除
彼竟一尨塞非臣力所驅帝德在好生檮杌肆不誅
乃命爾岐伯法外制爰書羌氏與堂氏吾遑惜遺餘
除毒以當藥絕厥根與株介予誠清高濟世存衣䘿

朝宁留儀型以寇諸大夫

鼓吹曲　朝會道路之樂有簫笳曰鼓吹閒入絕句益沿三唐近製

出關　咏征人也送某副戎之任秦中　唐體

海潮澹澹千里來將軍擁旆伏波臺五花蹀躞龍爲
友百尺艨艟劍作帆共下樓船明月峽爭看銅柱白
雲堆白雲明月看無極春水泳波照行色扶桑樹影
入昆明薏苡花香吹特勒南來北往莫生悲伯勞飛
燕恥相隨人非麋鹿各努力莆君但視落潮廻

入關

日日繁鴉粉團山竟不歸只今裝裝佗乾鵲報前屏

又

江南似江北春蕪草初生打錘莫打草新秋好放青

又

落索三絃子低頭亂亂絲越姬不慣馬愁殺錦州兒

出塞　望歸也塞上由推此奇意特遠四十字已括少陵兵車行一篇落日照大旗非不佳然詩情易盡

誰從開平甲桑乾戰不開不如漢代戍猶得及瓜還

又

促織不知愁西風亂庭草獨伴搗衣聲聲聲啼到曉

入塞　唐體

吞延昨夜捉天都捲甲平明入大榆醉後忽驚邊草
色黃黃白白老軍鬚

折楊柳　征人之婦思夫也段成式以咏官怨　唐體

脩脩何事越關山麗絕聲姿亦等閒不向含元啼好
向蛇門斷柳詰綿蠻

雨雪　山間逢雪

烏落黃蘆谷孤鶩萬樹松雞鳴白馬洞密雪數聲鐘

來援有無路雲埋近遠峰揺鞭迷處所客道莫經冬

關山月 楚役度中秋古皆咏邊關　唐體

竹葉初齊胡漢槎桐疎秋半未還家無端客裏思鄉夜卻似人間想月華

又

去年此月坐江頭滿月山亭衆樹秋黄鶴如憐兩度客也應重下武昌樓

又 咏邊關傷契濶也

關山渺何極蹄𣪍無時寧適回秦隴道凌臨刻石亭

東西涉萬里轍跡盤空青遊仙度黄竹校獵浮清涇春扶西極馬宵續隋堤螢豈不悼風露馳意窮窅冥北原阻九塞棧崖疲五丁中多遊宦客鳴騶踏釘鈴新麾喻蜀檄長驅使粤輔夾道渦繁笳皓夜逵晨星重逢東方騎遥指流沙庭入天控雲錦彎月調霜翎鴻雪馬首齊層關鳥外經氣吞五屬國寧辭九折陘丈夫志四方安能守戸扃坐作園中花未如絮與萍關山眺明月流光增熒熒詎知行路若誰憐遊子零

梅花落 見梅花落生旅悲也征人閨婦睹物興懷古作邊關曲乃正體鮑照只就梅花寫咏是假題發感變體也

大漠韜弓鼓烽烟息宵蒸廿年征戰能何因防白登皇家車邊寒聖主發方升萬里斥堠勤列障如星懸瓜期更已踐花時詔未徵雖稀鋒鏑恨寧無枕簟矜鶺鴒春風吹層冰燕支春芽雪作稜淒淒黑水磧蕭蕭青草陵青陵臥青帳江客夢江乘攜手同鄉里乘船摘朱菱聲起非番甲帳中眠復與塞北吹三弄江南山萬層詎有春花落邊月空思故園香處凭

又

十五女郎解邊關隱金嵌胸襟紅靴合嬌傚眼眉彎紗白騎少年玉作顔下馬手擲珊瑚鞭七點横吹度關山征人回首一齊看一樣倭墮明月環桑芽尚小梅關珊笑郎莫是秦木蘭

鼓角横吹曲 軍中馬上衆有鼓角曰鼓角横吹

黄淡思 即黄𦍌子扐人也以巾服皆黄故黄淡者以皆淡黄衫故北人呼小子曰𦍌子識爲𦍌子思者思舟人歸

黄𦍌子去不歸大艑長篙白帝西黄淡郎好意錢莫將郎住巫山前伴郎蔛陽客不慣乘高鵲空繫青絲

百尺縴開過江頭好風色

平城下 漢高帝追韓王信至平城破冐頓圍兵士饑困悲歌也

宴罷長樂殿風起平城臺韓王負漢德赤帝蒙塵埃
磈石亂烏鉾怒沙雜鳴鏑荒雉頹難乘龍帳慘無色
曉聞飢馬嘶夜聽妖姬泣敎弩愁當障彀弩亦無力
虎臣齊束手乃進文士畫天子悔窮兵亟思安反側
歸來酬大勳自今戢戈革

并州捉搦歌 寔外男女思爲偶也并州十四五女子日老閨女

黃紙孿植倔石壁石雁欲飛飛不得十五看家老男

女將面出門少顏色

又

渾頭擔水作新藍東家息婦年十三外家三十好髭
髯笑儂髮梛口喃喃

又

歸家問姑姑澀亦那須水槽亦那那須嫠老米窖中有
也無

雀勞利 雀以勞而得利也雀語燕二章燕答雀二章反題

子處人尾縫汝踞人室棟人胡裔汝人反逐子
子色焦以毀汝貌華以沃人胡棄汝人反噬子
吾踞人屋梁不食人稻粱爾居人尾縫恒竊人食俾
吾食泥土肉不堪餔爾食稻粱爾肉則香

絲竹相和曲 絲竹相和執節者歌

陌上桑 箏詞也邯鄲王仁妻羅敷拒使君而作晉以咏遠遊征人

驅輿度長陌道經桑樹陰下有採桑婦上有雙鳴鳩
鳴鳩呼晴復喚雨桑婦長歎情褸褸鳴鳩呼羣復喚
侶桑婦長嗟不能語停車立馬春風邊倭墮含羞難
自前爲問婦愁因何許婦言夫壻別經年久客秦川

猶未還近聞河南河北烽火亟阻絕關梁無耗息故
疏生塵土新蠶不成繅聞此桑下語于嗟不能去婦
爲思別人我亦所思者胡爲老風塵泓然涕滿把

江南曲 即采蓮曲游冶之歌

家在蓮塘住花開不知處荇花低入水荷花逐流去

又 西施山二首 唐體

浴塘春水波溶溶幾餘香慼菱荇封蓮花偏解當年
事並蒂猶傳爾笑容

又

開來彈指韶光早共道傾城顏色好西家曾有賣薪兒覇越亡吳人未老

又鑑湖三首 唐體

湖中日日起春波那得寛心等芰荷風雨六陵無客過香船都說到曹娥

又唐體

白蘋花發處遊人雜遝來今朝且莫採隔浦放船廻

又唐體

清於秋水白於蘋歛袖高裙不畏人盻定總無閒意思湖頭凝殺小遊神

日出行 即日出東南隅之變體

烈烈太行日菲菲原上草柔條思自榮懷媚在當道高枝不下垂誰憐汝枯槁

蒿里 悲亡也爲金陵義僕黃老人作

蓼蓼野田莎春長龍坡下胭井斷紅肢書臺今牧馬龍坡日暮起寒鴉焚香埽墓屬誰家十里風虛靈谷柏六朝烟濕上林花惟有老莎覆陵麓蘼披叢葉香根簇殿前生桂樹桂樹摧爲薪庭前生玉樹玉樹隱秋塵吝嗟高貴白門客不及零丁黃老人老人零丁能識主生死顛連不去汝事人恒恥客有私報主那求天地知蓬子泉黎獻主毋王孫千金何足數誰道青莎短難似松與柳有日遭風雨絕勝綺與綿朝需藥籠功儕沉與檀前身應是祗樹與苾芻聊復現身供作使趙嬰漢李傳一身以愧天下爲臣子桃葉桃根去不回離離玉桂爲土灰野莎老鎖南山哀

又行役

北登太行朝南登太行暮不知朝與昏山中日如霧

又

朝登太行北暮登太行南驅車一何疾無處停君驂

又

朝登太行南暮登太行北太行朝暮行何多未平石

城上烏 即烏生漢桓帝京師童謡城上烏尾畢

越王城頭多棲烏越城士女喜棲居棲棲青青麗且都烏啼早晩對流蘇青青十五工絲繡細軋交刀移永晝翠老紅昏不解愁雛姑聞說占和孫聽得啼烏莫亂猜北人道喜南人悲麗譙百尺既以顏祝烏弗

來巢傾摧好去將聲啼到北便催行客向南回自薊
莫信燕中誓青陵忽過楚王臺洛陽城外多覆栗衢
史松栢高枝枝千祝萬祝不肯去打起城頭飛復來

精列 謂蟪蛁也精列蟪蛁之歌魏文帝鴉鷂蟀小蟬青名精列蟋蟀又名王孫以盼貴爲王孫不能久也

漠漠棠梨花啾啾野田風沉沉數千載纍纍何人封
黑石墳斷岸白楊支短橦蚍蜉久辭去但見狐狸蹤
耕夫坐怪歎厭此附贅春爭我禾黍土詎惜耰耝功
翰以歲月久攻削存微蒙耕者日以息行者心憧憧

日車安可翻繁霜驅其容所嗟抗意多幸弗爲王公
眥恥遊俠死猶勝多用翁哀彼陳腐生未死骨已朽
徒食濃膏味牧身以恩蟲琴高公入雲竟與鮮者同
曾經北邙道遙望驪山宮金鳧忽飛去羊火燒天紅
桓子計尚疎鐵墓柳湖中如何脊朽壞托恩爲鬼雄
拂草望舊鄉道遠不可從怊悵北山斜蒿里曲未終

鷄鳴 過野鷄鬭與鷄鳴桑樹顚異變體也古咏俱宴豪傑今反之

黃壚浩爲際房落多荒寥鷄聲出林靜兔起窺原驕
樹密無殊狀村近翻更遥平蕪嗟久歷我思陵岧嶢

平陵東 過虎丘古詞哀翟義也

木葉落盡秋原平口黃鶴市開鐘聲相國祠堂歌未
散五人墓前山兔行

昭君怨 咏漢王嬙嫁單于也

鳳鑰啓倉琅光華照春殿千金羞買賦君王偶不見
方深衰餌國錯恨丹青變詎惜姿娉婷坐令城國傾
主發妾當辱越席委身行單于德漢厚十年休甲兵
白璧信可重紅顏良足輕功成杜陵客死葬很居庭
魂隨雲中雁啼逐芳林鶯冢外草終白馬上絃無聲

陸密菴詩集卷之一

陸密菴詩集卷之二

山陽陸求可咸一甫著

閩中門人王霖較梓

同學諸子　叅定

樂舞曲

古有帗羽皇旄干人六舞後不傳惟存公莫爲干舞白鳩獨漉爲帗舞白紵那鄲爲人舞明君鞞舞雲門鐸舞

白紵舞歌

梁武命沈約爲四時歌白紵白質如輕雲色製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

廣陵主人夜留客脂丹粉素舞行直紅綺鼓衣霞文織鶻那排兒上場白新翻曲子今已成緩歌細撥與

君聽曾未及唇先自傾

其二

只歛雛曲憑君遐舍嬌約袖難持面淥水舊詞妾不慣白紵新歌頗能按華燈如月照人明默默當筵心自驚楚姬一顧識人情

其三

白如雪輕如雲徐來亂去香氤氳青髻高堆鴉色勻紫裙細襇馬牙分面中如粉亦如珠㑹隨桃花兩不須誰能對此少躊躇

其四

釵頭小鳳似將啼鬢裏鳴蟬勢欲飛多恨多愁長在眉隨絃赴曲心自知銀牀雁柱明瑤瑟同心指環照人骨袖輕衫薄風咄咄

其五

輕容欲舉態蔫千啼粧初學羞自前吐嬌吐艷疑神仙庭花百色一齊嫣當風每畏翻裙褶笑聲滿座紅生腦坐中年少誰憐妾

其六

厨娘綽綽供新炙羊頭細下千絲煎酒行無數寒釵燕幾車燒盡紅螺炭六銖衣袂拂淸露徘徊不去爲君舞留君卻畏主人妒

獨漉

古歌求祿求祿淸白不濁以漉水爲况

獨漉江畔石漉石盈素筐非無五色鮮棄置亦何常江水淸且深伊人徒徜徉寄言問渡者中流難爲航

邯鄲行

人舞舊稱趙女

春風著地吹春沙吹作飛塵逐遠車飛塵吹入趙王宮邯鄲女子臨春風素衣長袖舞迴雪金井銀牀歌

落桐落桐迴雪自年年長袖何人到客前華屋千年
沉夜雨叢臺十里起寒烟共驚白萘書生老空歎平
原公子賢平原不必將絲繡書生恥爲無魚瘦碌碌
囊中少異人蕭蕭車上總長貧詎知東海行遊意不
爲千金策破秦

章和二年中 章舞古歌民豐樂也觀賽社

梅風起杜花白細青刺水春秧色鞞鈸錚錚賽胡拍
康太賓翁黎軍傳粉周郎鬪亦壁桑頂遲行客田公
田女笑嚇嚇道旁子烏豕牛春阿黃帽人吹深室麥

毬光葱龍豆芒縹拃拃田無工雛羽空逕錢龍曲莫
終社翁社母額如虹花孤重抹東方童婉妗戴酒觴
崖公梲枝今又三翻紅

清商西曲 即相和歌以出荆襄樊鄧間故名西曲

烏夜啼 惜別也行役

荒草驅殘馬蹄城頭赤日西低客子面封塵土主人
酒進玻璃座席垂虹正瀉庭樹棲烏亂啼獨枕歸來
無寐僕夫又駕征驪

烏棲曲 倡家詞

陌頭一夜開桃李濯龍門外車如水三年結子五年
齊七年巳老九年稀

又

織金褡褶黃絲韂下馬宛轉入深閤巷中香氣何太
奇當盧典酒留錦衣

又

雪兒低拍肉聲和赤脚當空魚欠多金胥照夜躑躅
滴月滿高天花寂寂

栖烏 亦倡家詞詠夜坐

疎雲散壑風深影迴槐月鈴柝交犄閣飛烏過城闕

黃督 人名閨思也此詩與玉階怨共得風歌之正若柳惲江南曲薄矣

南國春巳半久客未言歸蛺蝶知人意無花亦自飛

估客 即商旅行商遊也

客船泊穎水客行頳上橋何不廣陵去大隄無相邀

又

南陽亦娛樂東行向江表汝水今不言横當客車道

那呵灘 倚歌也古作思婦之吟今正之黃㢈洲江陵險灘

黃㢈洲前水中分落雙汜左上似崩雷右上如鋸齒

去上復右上舟子停橈促欲止仍行行黃頭汗如流

又 大壺小壺辭

大壺復小壺懸瀉如漏杓玉女天瓢歃空帝混竅鑿燒海煑石羙鞭風走山鏵山爲壺江爲酒沸千鍾傾百斗

青陽度 倚歌也恐振鈴鼓無莊有吹郎今十番

莫待荼蘼藍摘花花更稀忽驚園外客花刺骨人衣

又

如錢挑碧薺半幅斂緗裙何待勤相問難堪持獻君

青驄白馬 閨思也

門外杏颯騂珉瑜手持鞭髻立短牆半青半白高纓鞅直得馬頭連口唤白日青天偎猳娘

雙行纏 咏美人也亦倚歌

裝成雙博鬢結束小中單生長陽城澱新移入御欄

又

五色文符催鸞吹匝洪厓香散凝經雨塵去不因釵曲襪金嫌屋細履玉惜階非是能神怪天然羞館娃

大隄曲 即襄陽樂石城樂咏淮南橫塘橫𣏌者始孫吳所築自廣陵達於淮樓臺之盛甲於天下

淮南佳麗地蹄轍亂如麻珂戟絲絲綷杳颯青油車玉雞連白馬橫塘起麥家門迎南北旅庭滿春秋葩每縮倭墮髻時着輕容紗那滿月大隄花江南弄淮鼓過採蓮藕摘菱茭青絲胎八寶紅膠瀉五加郎心同合竹儂年方破瓜莫愁誰復數阿侯今米嘉襄陽遊客少石城無槳槎石城烽火接雲霞淮浦橫塘走鹿麋朝歌斷清拍夕吹起寒笳妾身等楓樹人意似楊花新客爲虎豹舊客爲蟲沙蟏蛸暗絡空琵琶衩

味冷落斷裙衩延娛令作鴆槃茶不見廣陵女子鬋如鴉十六十七無纖瑕秦箏趙瑟隨意拏價千黃金本言賒大隄女郎成藕葭長眉偃蹇空嗟呀勸郎莫道新衣好勸郎莫嫌故人老新衣不久生査牙新人不久髮鬖髿瓊枝已去蓊蘆觀海中娑羅不貴華

又

朝拔蓮子花夜唱柳枝曲日日大隄行不向大隄宿

清商南曲 即相和歌以出江南故曰江南

江南弄 秦淮作始皇從淮水入江鑿通江之水路於南亦名曰淮

江南弄秦淮好風送朱雀橋邊淮水平畫船桃葉渡頭輕十繙蕭皷百枝鐙百枝鐙伴侶歌君不醉當如何

陽春曲 寒食作

陽春路羅綺出娉婷花間雜坐倚吳箏木蘭作棵杏子錫盞寒不落素腕明素腕明照人心春寂寂夜深深

采蓮曲 采蓮采蘋諸曲自六朝至三唐俱涉淫生今正之江漢自莘風斯不墜

荷花摘已盡蓮子新秋香摘蓮不敢破或恐是空房

又

蓮花苦心多蓮梗苦絲纏持花問夫壻夫壻不肯言採花碎蓮梗棄擲在君前君仍見憐否君不見憐誰見憐

朝雲曲 憶家季

當筵理瑤瑟雁柱何參差忽見江上山雲出不知歸

遊女曲 與江南弄同

明湖春色好花朝行看花阿子舟中坐行人在兩涯儂自拈花笑無勞人嘆嗟耶醉南村酒儂採北陵茶舊陵遊已倦更道南祠嘉低約雙頭鳳高支四起鴉南祠路不遠撫風日已斜日斜莫過處夫壻未歸家

清商瑟調 三調被樂始晉荀勗劉宋後魏盛作之施於朝會燕享隋唐不廢瑟音清越無繁靡故名

善哉行 友人招飲作也古詞言遠俗秉愛國永年也摘句爲題曰來日大難日苦日短日滿歌行

來日大難人面嶙峋輿傾葢弛馬足如攢猛獸伏林塗多探丸中更大河洄溜飛湍挾以風雨倒摧檣竿憂心如燔涕泗汍瀾當筵嚬與咽不下餐酌酒與君

君宜自寬華月皭皭清露溥溥舞袖麗都香生蕙蘭新歌徐發靜坐不喧願永今夜與君盤桓今日花開來日萎殘今日朱脣來日鳩槃及茲不樂哀至空嘆有肉徒壘有纓弗冠粟紅卿廥衣敝笥篋在寅愁卯處病慮癡客胡爲者窮年悲酸吹臺乞活平康窮于漢帝秦皇空思羽翰黃金爲骨白玉爲顏丹鉛無效日月不還骨飛肉散委蜕投蔦仙乎佛耶等之愚頑天地愁老滄海苦乾日復一日憂來無端不如今日相逢盡歡請君來日當今日看酌酒與君君宜自寬

繁鼓高笳欲斷仍聯仰見羣星錯匏橫天

折楊柳 客晉陵作此曲前已見皆感物興懷也

永歲臥南荒懸身等流竄昔昔夢圍條風牀憤猶岸
蝶引庭幔開蟲讙社鼓亂獨客酒初醒黃葉走階畔

又

豈不惜吳落乃爲翹意苦逢人蕙拙還懷剌鈍顏怍
放脚有丹山埋憂惟濁酤咄咄空中書大人先生賦

東門行 行不得志也以賦離思與長短歌同

騂輿入帝城四望人烟疎主人出宿炊待客無酒盧

不如向村落柯柁聊可酤生當守田牧何用懷此都

又

京口多行旅驅槽漲岔雯無山生萬樹晴日起千雲
一日河工興東丹無居人雷轟子夜錚星飛辰朝昏
逝隄虹霓歷聚窟蛟鼉奔舍楫復登車車行如鶻搗
道條風雨多亂後人烟虛油泥塞五尺役子趺如株
雙客乙鴻集獨輪商羊扶途險不可下危亡在吸呼
遠見三家村欲似馬奔櫪牽車汗如泚猶云行未疾
主人偏解事道旁遠迎客版几號天然閣門題日䘏

下車初入門歡笑等嘵昔新婦遷筐牀稚兒敲火石
茶水泥沙貢飯顆珠璧惜酒酸言醋貴一稅錢數百
腐殖尉荒腸稻穰活凍色陰霖復相尋出門不可得
自探牀頭囊空同程不識方喟行路難坐家寧手日
安得大聲呼蕭回車馬客

放歌 不得志而放言也經陽陰二解 變體

雖然爾何知王侯將相安足爲君不見潘張同顧陸
鄧毫與盧崔須臾失勢如山頹堂中無客生塵灰草
短不關啼鳩語鐙昏非是海魚來漢託孝文異姓畫

唐之諸房諸李盡𡚁夸有明六公十七侯於今在者
誰東郭已鷩朱鵲悲文繡衣之固將犧何知傳一廖
二之微能疾行入鼎去愼勿回顧促解衣嗟嗟爾何
知王侯將相安足爲

野田黃雀行 曹植來高會結客得少年之援

蕩蕩阿城高宴鳴箏爰歌黃雀詔我友朋鶩鶩鶩鶩
有粟勿吻布空以翔下啄乾雀乾雀喔喔棲我屋角
我倉既虛爾味奚惡閻中有藜調之如飴橐中有矢
猪之以絲置彼囷稆抗而待汝蒜汝椒汝削汝爛汝

胥汝以卵湛汝以醴羞我中厨嘉賓樂止女胡勿知
生輕於餌野田有稗為我蜀之野牆有杜為我屋之
勿喧我梁勿汙我堂宊烟不女焚童子不女戕我室
則康爾生則喪

櫂歌 始漢武秋風詞今以咏士女遊樂

露下黃葉鳴野風吹入船榜女中夜起理楫爭途前
櫂歌暝不得月色轉淒然向曉月如銀寒沙樹滿烟
暝莾幸過梓繁霞散遥川所思渾不見江鵠起空天

泛舟横大江 歌遠征也與飲馬長城窟同

朝對蒼梧山暮見蒼梧樹蒼梧行已盡又向新州去

又

山路起嗚瀧江縈涉層岡漼然懼淪落去梯將為航

牆上難為趨 咏蹄險也同行路難

單椒介衆生耽以連陵尊般涉調爭高莘聽樂缶盆
平臺昔賓從誰者步跂跂四座並繁會詞節百車輪
諸賢解俗事子敬但衆溫訕然經郡邑朴略畏見嗔
避客如避敵坐談如坐薪禮法自不嫺濃淡豈賜人

明河篇 七夕女歌

羈坐七夕倍傷神葦郎况渡明河津五月六月久不
雨明河橋下生黃塵黃塵飛處宜走馬舞石凌沙碎
車轂水中直使魚龍愁天上何勞烏鵲打癡從此處
問支機欲借靈槎陸地移難向微流尋月渚依然浮
梗逐天涯海角亭畔天涯驛朝往暮來近如尺黃姑
應亦羨凡人盈盈一水經年隔還笑乘槎博望郎窮
河迴漢總荒唐豈如豢龍之客修車子泛海浮河又
涉江君不見天家空積萬倉箱娥宮開疊千羅綺雙
星不管世間愁欲遣天河作平地雙星何事苦填河

歲歲相期得一過人間更有思家客萬水千山奈若
何

長安道 同大道曲 變體

綠襪馬蹄泥紅侵人面枝踏徧長安路春風總未知

又

是處園林好主人不相識花下納彈碁長安少開客

雁門太守行 漢歌邊帥今頌洛陽令王渙

倏風初送麗疊鼓遠催檣斂客迎晨浪龍奴映垂棠
父老擁道門致詞宜河陽自公蒞南服海波靜不揚

登堂多舊蹤過浦有遺香如何一朝去鱗介無衣裳
吏奪懸壺公驅車牧石羊蒼蒼寡深情樂事難久長
父老慎勿悲安得萬循良天無秦與越四顧疲津梁

陸密菴詩集卷之二終

陸密菴詩集卷之三

山陽陸求可咸一甫著
閩中門人王霖敬梓
同學諸子 參定

清商平調 無高聲曰平平調以角爲主清調以商爲主

長歌行 古詞言當及辰努力求道慕遠無恭初生益爲處甚長故曰長歌

郊闕秋草繁悵值射蓬節貿貿長道行勞勞五生散
念昔高堂中頑兒散花雪年年祝茲辰長大無膏折
何期堂上人遊焉中路絕顧念猶自慰弟兄共攜挈
聊復淪豚黍一杯酬封塋豈謂及今塗斯事歲告缺

瓠落征路間川巖絕以陸蹇僕苦多戾敝囊困相守
盤粒貴於珠疏懶不容口村沽自酬勞相對無一友
形影如欲無高堂亦何有潸然傷乎心方知行路久
誰爲勞汝生奚弗安戶牖自恨之高飾鹿鹿事奔走

又 同前上難爲趣味史也末繳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

我歌樂未央青柳共青楊莫惜荊蒿茂燒此秋蘭荒
子淵非朝權生計何徜徉半頃負郭田不乏秋與粱
古今誰百年五十胡云殤陋哉末世生引領疑窮蒼
達士抱空情寓言筆飄章大化齊所歸安分柏與桑

丹爲非不華履穿等其常穎孫未千祿光輝歌堂堂
百春花隕散歷年若未長司寇冠羣僚猶嗟道將喪
黄虞澁朝露旦奭泣秋霜士無千載烈肉食慘腹腸

又

日月既逾邁百年事將半南鴻思依羣秋華猶繁甸
念我弟與子趦趄懷近見身非修車氏遠遊意難極
驅馬涉長道猶嗟近尋尺隱名尚思逃况乃縣簿間
逍行故無轍羞隨恒士觀湖海亦芝菊舌撑爲西山
此身如石堅探之确确堅所願造弟子不憖吾父母

尚念功斯人於以竟吾畝金骨人世衣墨情天地壽
易之初與三斯過折巳久

又

龍影不可作喬木無百年吹臺踐青犢金城平爲田
野彘搓古墓飢鳥集旅烟昔載經過客言此多華軒

短歌行　言宜及辰爲樂也

綠波合微飈遊襟紛可濯初登臨渚臺復上凌虛閣
林流歡半生朋客競歌號殘觴久謝漁敗柵無留鶴
頽然懷古賢遠心歸寥廓拋來天之南求友嘗落落
誰能炊劒頭連袂鄧廝齊亮然甘芹薯聊爾醉漁醅
吾生類潛鱗或汕山幽壑縱身涉罝羅生死供諸噱
諸噱莫更思思之恐疑作何庸金爲骨乃使秋蓬學

銅雀臺　鄴都故事魏武帝遺命諸子曰吾死後諸妓住銅雀臺鑄大銅雀置於樓巔舒翼奮尾勢若飛動因名爲銅雀臺樂府解題曰後人悲其意而爲之詠也

銅雀西飛入漳水銅臺之水無情流諸妓西陵誰朝
望舉冐鄴下多夜遊金粉六朝兒女盡凌雲五都空
古丘長安不識行路難紅塵落日苦未休

猛虎行　爲甄后作曹丕咏媾新婚曹叡咏雙劍空井雲雨洪池父子夫妻間之徵詞也

古詞咏艱險猛厲或咏志士苦心

湖中亦有蓮塘上亦有蒲蒲剪根猶在蓮摘花巳無
泖懷芳蘺美悲難衛其趾阿甄慧無雙采蚌携蠙珠
垂彼黄鵠翅長此青龍雛稚子藏舊株空井合雙梧
掌掌夏侯鼎以還轅濤塗十年廿辱人一死報故夫
矜彼譙人類竟歸閹者徒無須羅倉庚宮中長鹿麕
孤犢鬻犧子烏供杜宇雛母殺子終留檠漏掩其壺
不林并幽孽翻憎臨淄圖拙哉父與兄破賊良爲奴
一口雖巳滅三十六年書

又 既征役也

乃端非意悟一㘣事難數石能化燕魚人或爲豕虎
官地申蛙禁園條稅結搭盧巷公作養棒之登掌股
恒恐一朝散欲似蝦蟇鼓取吮均市瓜刈亦等採稆
鬼面木作手白版疾風雨官好爲錢多不須語夜暮
猛虎乃不除殘鴆從此去小人亦有身誰能爐上踞

又 賦險道也

朝發惡溪水暮宿獨田畈周道成九折天地張罝罘
孤飛浩無宇豈異樊籠羞炎精鑠人骨獰雨爲我佹

骨肉既摧落徒傷鳴啾啾遵回九盤道朔朔下南州
天機何涇涇殺氣正殷流千里曠無人萬竈成古丘
入市滿蒿萊更怵逢虎彪虎彪盈前路食人不見血
壯悲良家女不幸生皎潔鹵作健兒婦與夫長訣別
良家子遭驅穢一步一鞭箠牽與起復跌力盡委路
隅白骴撐原坂日暮酸風號虛嚏鬼燈熒狐狸窺我
牀野魍嘯穿穴山月來何遲長榆暗如鐵斗間望四
星黯黯光欲絕中宵不成寐未曉問征轄停車何處
所貿貿川塗越

從軍行 樂府解題曰從軍行皆軍旅苦辛之辭

朔風捲飛塵軍士面如土忍寒不忍號欲說對誰語
枕骨臥荒野長思淚酸楚山鬼離夜猿嘯啼亂風雨
將軍坐鈴閣飲酒復撾鼓

又 有感也

莫冶鍾冶鍾百里田無禾莫牽車牽車千里田生莎

又

頭蠶蠶口啾啾茅塘過之生頻嫌獨在山北猿在山
南

又

望塵刺促上堂伊僂既見君子相命觥籌雜坐笙笆
我心則憂北風吹尾南風吹頭今日樂相樂來日愁
莫愁

又 弔韓信豫讓兩國士

不耐霜雪性梅花變成杏世無鸞與凰梧桐爲白楊
龍門霆斧摧蜒客蛟龍碎守節無麗人全身無國士
君不見洛陽名花三百種到今纍纍成丘隴惟有棠
梨蔚𦾓枝歲歲逢春開蒙茸爲棘良不可爲蘭且若

何誰能不操鍘當門芟其科豫章裁爲梁不如老僧
岡大厦既將成干霄白斤鉡大厦一朝頹華榱堪爨
亡君子重其人將欲得其死擠爵貴苟全棄遠如敝
屣東海有巨魚七日逢頭尾龍伯未能連公子張其
餌蕩蕩恣遊遨聞香悶心起惜哉無雙士捐生拜詔
紙橫恩千載名竟同慕羶蟻誰其擬芝英皓首雍離
趾渺矣鳳與麟詎爲世人嗣所嗟兩國士捐生齊一
軌君子見未然去去莫復覤遇我等衆人福兮於焉
倚

清商清調 無繫音曰清商唐明皇命李白作清平調詩俾梨工按度之

相逢行 亦曰相逢狹路間亦曰長安有狹斜又摘句名三婦艷皆豪艷之詞今反之變體

桃李發空垌態逐東風寫無人賞絕麗開落隨原野
況乃梓與楸濃艷不堪把徒作雲霞氣誰爲停過馬
主人無遠心荊蔾滿庭下閉門長謝客寂歷臥氈斝
叅差虛東堂趙瑟向北瓦尊具聊一進登接終虛假
山子饋寒蓬空知九方寡

又 與長安有狹斜行不同亦與三婦艷稍異

拜新月新月似生犀大婦坐織作鹿鹿無齊薪中婦
理幃帳拂拭伽文茵小婦啓西閣含意多酸辛吳絲
淚斜雁捍撥雙鸞塵望到月已盡重刻天邊痕黃姑
觸西極天船蕩漢濱玉誰織出指朱欲淺施脣年來
勤拜汝拜汝不知恩細細春蠶語天上那得聞艮人
誠易知白躑襄陽春少年不慣客月月滯巴津寫敎
發棹謳家地野雞拉殿棲荒棖三峽連山無斷處那
能共對一鈎新買得金苔難續夜修無玉斧不成輪
聞道燕臺新月好隣娵嫁與白檀人

又 咏豪艷也

長安道上少年子裘馬翩翩洵都美我一遇之如故
人迎我登堂將酒醴我問君家爲何官自云父子兄
弟俱榮仕輝煌甲第連雲高門客千人盡朱履赳赳
力士氣食牛屠不顧指而氣使粉黛盈行嬌遏人蘭
麝氤氳浮羅綺當筵徵歌欲遏雲絲竹婀娜以繼起
食前不啻方丈餘海錯山珍充簋簠窮奢極慾賫豪
華自我覩之心如水吁嗟乎君不見當年赫赫富貴
人轉眼淒其何足恃高明來鬼瞰盛衰機相倚俟莫

止終爲累人當購覩古今之間矣

難忘曲

石爛海竭恩情不滅地覆天顛相思不遷我本一心人肯作負心慾憶昔邂逅與我盟至今猶如日星瑩欲言不言恐人聞口脂逗人聲氣輕縱然信誓不思反飛鳥依人不勝情倩妝臨水淡於月閉眼摹擬彷彿臨卿未棄我香羅帕我自惜卿舊玉簪卿雖急隨不是件一片癡腸何曾亂離合悲歡自古多霞箋明珠深可沉天緣人斷迷情難喚游俠今爲誰長公無

復兒泣嗚咽尋鴉便但願繡帷重效于飛願勝登天子之金殿

董逃行　變體此題始於漢末童謠應董卓之亂後人借以爲隱遊之作一曰後漢董遊作一名董遊歌古詞言求仙採藥以期君壽益遺亂世遜言以避禍也傳玄以歌宮怨

主人涉長道飢騮中夜鳴努力願前驅不願守園菁怪彼山上縣樂與麋狙並清路何堪佹白刃詎足攖

白頭吟　始卓文君今以悲逆旅與鮑明遠梅花落同與唐劉廷芝代悲白頭翁相近　變體

年來不省老又被容成喚奈何春風中忽點秋星爍直比綃邊絲淸如林中鼷鼠尾雜魚須栗毯亂冰炭白額如異人對客欲逃叛吾欲師勦法拔括窮誅竄率然稱我寃敢以一言獻黃金能鑄人紅顏照長旦香粉老顏生秋風薄團扇汲涌頬悲心何能念里閈

八閩行　同吳會吟

閩路平閩路未云平石䨲萬丈飛仙行黎嶺九廻天門經鳥道瀉落如懸旌俄然俯視神魂驚下漁梁浮南浦千壑號萬峽怒一舸水底出雙棹石中舞七星瀧更平十八灘易度以茲悵南征輕身托遠遊家思淸明後溪聲黯淡頭初鶯啼似水細雨色如愁寄意行路子何爲舍田疇

又

閩塗惡閩塗未云惡夢筆峰頭雲影幕驂鸞渡口春波落卷齒千重復萬重天風海濤忽寥廓浴鳳渚釣龍湫鄰霄棧戴星樓九仙七福地三稽八蠶洲戶對長春樹門横南溟州以茲樂南征忻然度横海賓鴻畏北巢旅燕思炎壘桑閃三年後濤乘萬里來嗟彼

夔牖子何庸懸故棂

陸密菴詩集卷之三終

陸密菴詩集卷之四

山陽陸求可咸一甫著
閩中門人王霖較梓
同學諸子　參定

清商吳歌 亦相和曲中多合清平瑟調及鼓吹曲以非古曲所有故別之清商皆華夏正聲列太常曰樂府

自君之出矣 漢徐幹摘句爲題

自君之出矣不復調素琴思君如錦帶暗自結同心

又

自君之出矣不復浣清流思君如北斗日夜一相周

別離曲

調箏將進酒送君出門去君去欲何之去將守邊戍慷慨上馬言來春當復聚丈夫輕萬里一去不回顧夜寞空閨人不復辨朝暮

妾薄命 樂府解題曰妾薄命恨燕私之歡不久也

華燈泣孤枕含恨忘夜深整衣向妝鏡不應失夫心大吉新人好新人路旁草曾念伉儷時慷慨誓偕老入門爲君婦辛勤戒好曉誰知生別離恩義一旦了欲去復遲遲踟躕於中道多謝行路人欷歔惜窈窕

子夜歌 晉女子子夜作其聲哀一云吳舫中夜櫂歌

楊葉平於水日斜風雨來狂夫無好性浪急也須廻

又

門外吳淞水經過白馬祠朝朝無信至惱殺弄潮兒

又

自惜園中葵長得好風吹逢歡心自向底覺面難持

子夜春歌

梅白君遠征柳青未得會怨郎約多愆不爲結巾帶

子夜夏歌

採蓮過橫塘停橈向中央并畏新水漾羞見雙鴛鴦

歡聞歌 即索郎曲妓女始來偶之稱俗謂日檢龍

瀕伴迎郎酒羞調阿子歌夜來蟬翼帳不信試輕羅

夜夜曲 梁沈約咏獨處憂傷也中秋還月

天無月望天悶悶眞愁絕天無雲夜夜見月亦厭人

欲如禹遠山烟波中斷滅沒間欲如佳人面別後相

逢更繾綣眼前誰是笑淦人百歲幾秋端正月素娥

似亦厭人間逃避笙歌閉天幽六合久長夜誰能秉

燭遊昧昧此宵中何必懷深憂沉沉度高樹靄靄臨

平蕪及此一鉤洒獨醉天邊客清夜露團團片月當

空白

仙人篇 秦始皇令傳士作題畫

跣足更蓬頭箕踞長松裏呼童埽松葉土鐺煑茶水

胸中無一事不飲兩頰紫世上一閒人或云是仙子

行路難 漢陳武咏世路艱難離異多傷也古歌多嶺剛益本詩谷風篇行道遲遲句令以賦此闕

人生如聚沙安能暇日坐故根空恃的礫意俄驚風

起鳴聲哀銀鏤落蕩香醅與君共醉齊雲臺感君贈

我逃山曲越山畏水走黃鹿今古荒塗行刺促北風

吹來遠東帽刺桐花滿青原道與君重潑建溪醪讀

君奇句騷之苗已矣余粉六朝地橫琴若木問海水

安得相期讀書岸穴石鏡空誌李耳

又 百姓被亂兵掠

山子二十黃頭驽骨青膚斑如鷓鴣從我築牖共斲

蘇共我十春辛與愉一朝兵戈埽原塗主人踉蹌童

驽俱冠蹟屧脫相顧呼星餐露宿行踟蹰豺狼白日

呼通都不問良賤爲囚俘前牽後逐啼嗚嗚屢愬不

止橫雙鈇童孥一去主人孤酒渴命駘誰提壺挑簦
夜讀走狳㾭空館歷歷鬼耶胡每一念之長嗟吁

又 行役

嫛嫛長平樹膠膠丹浦流日暮征車下惡實橫古郵

又

主人宿驛館僕子眠野露牽僕令入門謂有摧垣怖

又

童奴智未深隨主觸火林皮骨焦於腊驅馬行歌吟

又

濕雲覆平野長林暗如夜泥滑驅車行朝莽頹城下

又

勸君愛臥遊安安惟斗室滿目盡風波一入誰能出
飢虎食人時威鳳養文日讀易笠天山庶幾云無失
豪放性室存保惜心轉密人情險日深測之殊不一
何如閉戶搜奇書何如抱膝理瑤琴吁嗟乎世上誰
夜重書生閉關乃是全身術

君子有所思 古詞思憂患也

出門非行役行行欲何之螢濕㮚楠薄菱反芙蓉池
馳道探赤白重關羅泉駃亂雲起平野四顧客心危

又

土木被錦繡不如守山園使口永如鼻至老何所爲
碍目愁異狀滿耳懼名傳太上餐風實蕭辰待雨錢
近知思是福不飲智多泉

又 弔劉基伯溫

封不封陳掌公猶頌楚南勳高耳談在智短目論鄙
上天燕燕燕打麥三三三是以孔子曰吾不如老聃

升仙行 古詞思遯世也

川字削三峰千年青霧中隊秘階投絕圖亡意測窮
金魚飛夜雨桃花落春風或見王喬過遠望顏如童
可望不可即悵無鸞車通願借脩公子乘邀鹿皮翁
構結萬丈梯徑薄童初宮丹庭冠青霞仙轡鞭妖虹
誰堪語晨夕雲將與鴻濛順視座中人么麽等蜉蝣
浩然一舒嘯往來何憧憧長生詎足好聊遠栝檜鋒
邱宵淩原野露榑臨海東極思以徘徊取材吾安從

長相思 同折楊柳本古詩及李陵蘇武句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裁爲合歡被著以

長相思

楊柳難自持況值春風吹當州揺衒彰夾道颺青絲

臨風爲君折可以贈相思相思不相見猶有相見期

相見不相親但恐長相思

同聲曲 古詞聞情曲即結交行或以爲所歡後變爲何當行晉陵與友人

靜坐寡深念眼鏽成傲賓談書求其友乃在古逸民

孤迹繞天地始覺朋儕親豈必綰髮遊素心桑之畇

同聲比合竹異生爲弟昆悲來齊刺促樂至共歡欣

此日非昔日今人見古人性情齊草木變諾懷風雲

滄海有辰變崑玉終難焚願言毋相忘白頭永如新

又

京兆芙蓉眉柳色灞亭絲態多描不得含嬌弱難支

高樓出倭墮重門下萎蕤

十五 言少女也中秋贈歌者

月當十五夜人當十五生玉看同一影鏡解列雙形

天上應嫦住人間自有情婆娑倚桂樹宛轉擫鳴箏

瑤宮多寂寞歌吹靜聞聲竊恐姮娥識終當意不平

小垂手 樂府解題曰言舞而垂其手也

綷縩十四解梁州曲罷當筵拂翠袖行肖春鸞翩翩

語玉人何事但低頭

折楊柳 此曲前已二見皆感物興懷也

郎今上馬去柳帶垂千縷莫學柳花飛飛去不知歸

又

歎欲整歸韁柳絲鞭倍長歡欲問歸舠柳枝堪作槐

當盧曲 同羽林郎

從衫良家二十餘黃金絡腦青驄駒躡風穿雲不受

驅朝發白羊莽臙脂解鞍下馬呼酒胡酒家少女新

當盧倚欄灼灼丹芙蕖盤桓髻子背嶲梳隱金牙裙

繡褚丁織指細切銀絲膾小槽滿滴紅珍味錦牆闌

闌雙趺趨玉槃翠瘦當筵鋪欲前不前行踟躕少年

著人如刺榆神血不凝身浮浮倒傾鑿落沾衣裾麗

人失笑兩腦朱蔓草妄意成荻荸贈以木難金鏤鋼

問之取帶錦茱萸願結複帳同心蘇女郎含羞斂目

呼相逢何用致區區兒家貧惜輕微𦨶君看頭上雙

鬟無君家膚色郎未如野鴛不願匹鵷雛藥砧今客

湘江湖眼中破鏡還飛兔錦佩珠瑠不須贈留取桑

間鄰麗姝

南歌子 同子夜吳歌

野菊交叢薄苦意相鉤連絲綿九孔針樓頭望眼穿

又

不作沙棠實爭知無奈何東風打船頭經春難見戈

又

明月臨碣石夜夜照悲心沒石落井中相思到底深

古歌

蘇季子舌無比不得指放歸里飢欲死妻孥面目尚如此

又

范大夫智傾吳挾彼姝掃姑蘇泛五湖綴有烏喙焉喙吾

陸密菴詩集卷之四　終

陸密菴詩集卷之五

山陰陸求可咸一甫著
同學諸子　參定
閩中門人王霖較梓

五言古詩

詠枚皋

披藻美枚皋雄才莫能敵走筆瀉懸河單族賫馳檄
詞翰重西京直與相如匹翹首念儒林屈指數疇昔
文章亦足傳千載同金石

詠二疏

我懷漢二疏脩然持素節正當榮寵日拂袖歸田里
白全淡泊心欲遂幽貞理端揆介如石清襟淡於水
知止稱名言擊節何能已嗟哉楚兩龔何如此高軌

山行

山勢何岧嶢險絕稱天作開闢自何年神功恣斧鑿
高者爲遊龍瘦者爲白鶴羣峯不可紀怪石排鋒鍔
浮雲在我首倏忽在我腳置身半崎嶇俯仰與曠落
況有長風吹波濤騖海若

灘聲　自觀記

浙有灘閩亦有灘浙之灘憂淺閩之灘憂險一險在舟舟板不盈三四分以松為之釘細而長不盈寸詢其故舟子曰非此則所向不獲曲折如意一險在石石如齒縱橫森列其隱於下者觸水則訇然有聲萬馬奔騰弗若也稍不之避輕者損重者碎矣灘多不勝紀最險者則黯淡灘彌陀灘若大羅七里青龍盤灘南劍延平茶洋九里伏龍諸灘皆次之餘俱不及錄黯淡灘外不見石水忽高數尺澎湃而下勢若建瓴舟出沒波濤中凡十數折而後過焉彌陀灘怪石盤踞中止容一葦舟子或之或左迴旋宛委曾不差毫髮甚矣非長年三老不易幾此也余始怖甚既而謂莫險於灘亦莫妙於灘諸石棊布或如虎蹲或如龍眠或奔如獅或叫如猿猴俱不可名狀又以漪附後蒼翠蔥蔚其色若堅若塗余竊心喜之不禁形之詩者累累此行計程八百五十里凡六日抵省奇觀萬狀他日溯洄而上不知又將何似先

此紀之十月二十一日

停舟傍野灘灘聲響不止客子不能寐聽之滿兩耳此聲何所終此聲何自始高峯峙其旁怪石藏其裏灘流日夜奔千古無窮已日月東西行星漢南北駛天地似轉輪萬化皆如此

舟次宿遷

輕舟過下邳躊躇憶古人國士今已矣黃石復埃塵慨我棲遲者顛躓豕王臣日暮拾參落徒令百感頻

濟寧

官舫儀會通盈盈大河水舟子爭乘風波濤河上起浪激勢干雲洪流來洶湧群山方在望吳水從茲已村酒皆飛帘河魚俱入市客子念皇途日暮空徒倚

鉢池山

仙人有遺跡傳地即名山我來鉢池上心與鏡俱明獨惜飛鳧去千年不復還招攜如可接脫屣願追攀

夾城泛舟

泛舟過城隅頗有林壑趣水面清風來簷間白鳥去曠落無人烟蕭蕭見叢樹停棹且徘徊寒月光已吐

看花

朝朝見花開暮暮見花落亂蕊尚紛如殘英已寂若月影到花前旋復去林薄邀月竟無謀微吟倚山閣

春晴郊行

寒食雨初霽徒步路微濕曉風過輕衫薄寒若相習青楊拂人懷細蕊香猶溼家人來掃墓童稚咸歡集中有傷心人欲[illegible]躑躅立舉眼望平原遙向世人揖平生固有涯奔趨胡太急有酒不肯飲佳辰復何及

夜行

夜麥出孤村殘月光初吐何人夜飯牛燈火隔深樹
皋頭星露寒振策趨長路四野盡塗泥高低測虛墓
人吹半荊蕎車聲喧古渡東方未分明肅肅起鴻羽

清明投張爾啓兼懷虞山

天雨不知止思君似幾秋今日是清明欲上君家樓
每念君在家兄弟爲交遊不詩不飲酒亦復何所求
更念我友去何日到黃州惆悵對芳草遙起春江愁
春江愁孰多我有懷君歌君懷深於我我歌將如何

投壺

官署春晝閒命酒招佳客嘉蔬既羅列羽觴行何迫
琴瑟間笙簧君子樂且懌投矢以娛賓有壺獨整飭
盤腹而修耳古型高二尺順入恒命中巧妙從茲役
揚觶以三辭揖讓自睇昔令德慎終爵清歡永茲夕

踏荒

長吏稱善職首在課春耕如何荒阪上石田紛縱橫
將毋因水旱或亦爲軍兵賦斂既已多踐踏復不輕
以茲耕作少遂使蔓草生我行荒田畔招呼集衆氓
努力治墝埆畢志芟茅荊耒耜與牛種吾爲爾經營
庶幾歲有秋平疇禾稻盈

讀曹石倉十二代詩選

石倉東南彥早歲工柔翰二十魁南官歷官在閒淡
平生寡嗜好惟就圖史玩丹鉛歷代詩甲乙何斷斷
聚集千載籍紛若牛毛亂去取一以定道一能相貫
浩浩古人篇朗朗列星漢天地大文舒蔚若繁英燦
伊余探淵藻窮年驚浩汗靜悟選者意焚膏以待旦
筆削謹嚴間一詞何能贊

擬陶

清秋無事啜茗獨坐時諷淵明
飲酒詩悠然有會因擬其詞

種菊當秋清閒情豁林莽四顧無人聲靜息聞秋響
世事久已謝此身歸田壤三秋寡所求五畝足俯仰
隔籬呼鄰叟揮杯看月上

二

巢燧不復作羲皇去已遠懷古在目前未覺我生晚
歸休臥荒茅獨影自往返稚子能應門山妻足具飯
吾生夫何求棲心在書卷

三

雁飛肅秋氣黃花照素襟涼風山而來寂寥聞鳴禽
扶杖出門去山家竹樹深借問有酒無有酒須共斟
但能千日醉何用悲古今

偶述

今日何所宜山居卜之吉清宵只閉門端坐理書帙
陋巷絕車馬長歌代清瑟倘逢鄭子眞呼來入我室

述懷

野田有黃雀翩飛謀稻粱偶爾獲一飽意氣徒矜張
里巷猥薄兒挾彈覘其旁彎弓一相向毛骨紛且僵

長空闊寥廓災患胡獨當見機若不早空勞識者傷

二

昔者尼山老筆舌徒勞瘁六經開羣蒙開教儷與商
後世競干謁縱橫事文章濫觴及戰國顛倒惟蘇張
朝佩楚子印暮登嬴氏堂軒車誇閭里道路遙相望
東遊謁吾師吾師憤且傷徘徊顧小子胡爲來我鄉
小子各掩面夫也誠不良世方學此術鳴鼓殊未遑

感遇

天地媼元化日月無留行悠悠自今古大道攝羣生
吾生雜氣質何以保其貞智慧日消滅抱樸歸無名
高危增恐懼物理惡中盈窈冥任大運聊用安性情

水仙操　伯牙學鼓琴於成連先生在海中移情遂作此曲

忽悟古人心不在理鳴琴此中有真聲豈日枯桐音
殘燈猶孤席浩然生微吟移情何所見悠悠秋水深

陸密菴詩集卷之五終

陸密菴詩集卷之六

山陽陸求可咸一甫著

同學諸子　叅定　閩中門人王霖較梓

七言古詩

修光武祠

白水真人春陵中符來赤伏芟羣雄王氣銷沉久巳矣遺像巋然祀故宮陰風夜飈神鬼哭靈光晝見龍蛇伏一林松檜老參天六月寒濤響山谷我來瞻拜神愉然更新榱桷拂几筵鮮潔嘉蔬陳俎豆從今祀

祀朞千年

螺女江

日暮乘風渡螺江征帆小駐問螺女當年奇跡向青螺千載精靈不可覩謝君自是至性人女之所助天所與螺女當與女媧同天有缺脂女能補我來江上憶仙踪彷彿乘潮弄風雨

溪石

溪上嶔崎石骨瘦竪者如人横者獸斧劈奇形撐宇宙怒立中流拔甲冑奮身欲與蛟龍鬭日月照其前風雨摧其後雷電擊其左波濤撼其右此石端坐只依舊

治河歌贈某公

君不見黄河之水鳴濺濺奔騰曲折飛下天萬里黄沙東入海奠我九州民安全支流滋蔓環城市財貨因陳南北至爾時文運正丕昌冠蓋輝煌非一世自從河淤渠亦塞使我庶民無顏色桂薪珠米嗟時艱仰面呼天天欲黑天命我公爲開府七國漕渠賴安瀾江淮河漢各効靈揚帆千里歌樂土更以餘力及

濠壑千流萬派澤何長賈舶絡繹百貨集生財阜物裕農商又闢此水關氣運此水一通文益振禮樂絃歌比戶聞龍虎爭向青雲奮開府手持造化功一邑平康萬國同疏鑿共稱神禹蹟千秋謀烈誰爭雄嗚呼千秋謀烈誰爭雄四方樂業呼我公

遊瓊花觀　有序

漢延元以前即生瓊花號曰無雙建亭亦曰無雙隋煬帝遊維揚因看瓊花也唐爲最盛五代時花朽宋復盛紹興辛巳金完顏亮渡淮欲南侵宋花本揭去駐瓜州欲渡江時宋備嚴亮不恤其下强欲衝突衆苦之帳下縊殺亮花本不知所在觀老道士唐大寧斟

戊辛所指一小根紹興二十四年倏起枝葉日茂默禱后土移植原花處越明年二月既望夜大雷雨雨靡蚯蚓遍地所植小根之旁勃然三蘖遂條達不已元之季花復枯道士金丙瑞以聚八仙花補之今則聚八仙花亦無矣亭尚存

蕃釐舊觀飛瓊仙天風吹下白雲邊因辭王母降人世花光春色自年年二十四橋橋水曲翩然麗質芳華獨九苞團簇一枝花儼似金盤綴珠玉相傳兩度臨風開揚州遊人同看來一自神仙移植去至今寂寂瓊花臺瓊花瓊花錫何號八仙那得輕相貌他時后土能效靈跨鶴純陽還一笑

舟行

清流百轉復千折小舟蕩漾一溪中山合四圍疑無路轉到山根一線通一線波濤怒不止盪舟艱澀從茲始浪自洶洶舟自輕破浪還從石上行行至安瀾潤且清舟人掉臂不肯住遥指溪上千株樹舟行又向前溪去

舟中兒

沿堤桃李花如織蘭枻紛紜逐鷗鵜鄰舟誰氏女兒行粉黛吹人欲相逼靚妝臨水淡於雲春衫受風軟無力不語不笑如有愁半面窺人並肩立

青鞋白墮行

水一先生遊山有青鞋白墮之句遂以爲贈

昔明之季邊腹訌專閫籌帷紛異同劉杜殘丁箭瘢老松杏犄角誰羆熊因戕島將誅擅撫悍帥畏收奔厥伍元相行邊士馬㚒趨走危疆蹶豺虎招回三十萬餘民三輔軍聲起積薪旋復四城擊柝奕角巾歸第老孤臣秬鬯告功酬爵蔭令公詞玉多勝任符筆聲推水一公花磚不換松風枕黄金可鑄祿可輕并

蒲泥金上第名青鞋自放青山足白墮仍從白石傾棋墅不收全覆局鶴兵俱隕大星横水龠含蘖抱陽左獨擁遺書當碩果項水流清澤自遥覘堂樾厚蔭堪荷學超象外得環中胎舞琴心蘊體充屈伸猿鳥皆旁徑坦步蒼巒霞氣紅古來花酒乃名士之無聊神仙爲英雄之退步黄虞留得山中薇秦漢浮雲天外度翁家忠孝與勳名不逐塵問笑盼情常留元氣昌邦國松柏無疆閱後生

慰騂牛

塔陽介中州行李往來日不休送運軍需與過使馬之不給繼以牛節以鞍轡加銜勒日走大道無終極前泥蹶塊足力憊望月而喘猶未息吁嗟爾牛勉爾力爾能任重須報國吾縱脫爾之羈絡爾欲飛夫無羽翼莫嗟崎嶇路逶迤長吏腰間印纍纍送往迎來勞更多知爾困苦奈爾何吁嗟爾牛雖有蹄似蓮花蹊如黃鐘徒為人役心忡忡恨爾不與甯戚早相逢牛兮牛兮努力食細草待天下無事偃武修文日放桃林全爾之壽考

泣馬篇

驕殘有馬郵亟督身馱五斗安時局當今供億因頻繁取之無集賴土沃那堪衡輿瘠相兼屈指於今惟裕皓皇皇勉作無米炊索逋盈庭日取辱往還星使洎雲師朝北發南蹕相屬悍卒狂呼聲震霆聲撼谷惝恍所欲鄉邪弗顧越站多途長日晡猶鞭促腰驛曾無芻為人露宿風食啼窮辣存高氣盡尚餓嘶安問驊騮與騤騏君不見昔人愛馬性成癖牧以金埒飼以粟我今泣馬馬莫愬吏亦心枯命難續

澆花

銜齋日暖百花妍曉起呼僮花枝前花枝浸潤須彌水宛如湛露濃長天迎春弄月春可憐家僮晨夕繞花邊花氣芬芳無歲年

河道難

河道難難於補天併迫日淮水之源桐柏來黃河挾之成偪仄一自馮夸恣狂瀾大河老岸堤誰識高陵為谷谷為陵眼見滄桑變南北蕭碭桃宿地形殊銜洶新渠快如翼瀆渠衣帶容幾何停淤尉尉刷不得

不見天妃閘下夫一艘拽盡千人力大抵朝宗失所歸平地洶洶蛟龍匿淮海維揚皆下流奔徙無處尾閭出前年颶起高家堰阜寧湖水崑崙黑百計幾保武家墩壩口河頭齊差忒勢如建瓴屋上行百萬生靈無人色沉竈產蛙何辭哉躬睡臥榻容鷸鷁近來補苴黃家嘴力支坍塌以柴棘齊汴如山送埽船豈獨東南苦供億十年費盡司農錢巨浸滔天難按抑吏請分丞築歸仁不憚泗盱為溝洫倒入逆駛非自然所謂石畫亦蠡測吁嗟乎泗則見底溢則廚室則

用穿漲則塞舊隙新缺有頻年東與西漏無寧刻一埽千金一淚空神物豈能受羈勒可奈何哉河道之難有如此何人聞之不太息

金盡裘敝嘆

金盡裘敝蘇季子不得官之事也余爲官亦然是可嘆矣

山城冬月多雨雪官署坐臥冷如鐵牀頭俸錢已一空身上衣裘徒百結當年季子適秦邪拓落惟餘三寸舌畢貂敝盡歸去來士不遇時應挫折伊余中土忝微官如何亦同季子寒三年奔走霜雪道莫言釋

禍出長安相如尚有鷫鸘堪貰酒李白紫綺換酒且盡歡嘆我裘裂不可覩持向酒家亦復難

苦戰行

慰夫弄兵稱雄騎突忽輕踏桑麻地步伐未諳便稱戈膽大於身心無懼死者荒丘染寒霜竄者海涯望青燐凝魂惟有山鬼憐幾人嗔怒幾人淚白日陰風舞餘威子夜細雨泣笳吹意氣奮呼竟無成不知天命所歸者乃可以建幟可嗟乎文子不敢認脇脅徒向千古爭姓字

聽劉公勇彈琴

比部風流迥不群閒隨尊酒與論文有時自發琴中響思同秋葉落紛紛指上流水繁音會下徹洞泉上遏雲紛署客來饒清雅錯列圖書與杯斝主人對客暢清音文采翩翩任傾瀉

賢女吟

石雖堅有崩山水雖深有枯海獨此昝女心始終貞不改未嫁夫先亡麻衣泣空房人曰爾夫身已死女曰吾夫死無子吾恐須臾立我孤不忍無子負吾夫

百年成事各流水吾笑吾夫亦不哭生未能爲魚比目死期泉下鴛鴦宿噫歟昝氏女世事總滋滋爾獨能古處求古處復誰許吾師乎昝氏女

五言排律

夜遊棠園

側路行林末無風谷自聲人從天際雨江貼石城傾野戶不知閉飛泉未肯平赤霞黏雨袖紅葉醉雙睛月出峯頭起山空石眼明千林齊吐白萬壑共涵清耳靜松如語停空鳥不驚高歌愁事絕長嘯古懷生

良夜徘徊久村雞處處鳴

復古泉

羅刹生歡喜精藍闢梵天虎溪初結社龍樹乍安禪草創茅茨薄焚修鐵石堅阿羅來五百法界動三千難解談經渴欣逢卓錫緣脉通功德水香湧翠微巔丹酌同甘露流行類大川不妨夸父吸何用巨靈穿玉甃澄宵月銅餅汲曉烟道場能復古枯嶺自生泉

七言排律

修滕王閣

高閣巍巍尚遠浮繁華歷歷幾春秋千年帝子名猶在百尺丹梯跡可求歌舞不聞曲檻外波濤空咽大江頭雄圖此日真難繼勝槩何人能再修久愧書生上雅奏獨傳開府嗣風流側身南國羣情赴極目中原一望收畫棟如前臨鶴渚珠簾依舊映沙洲心閑化洽看青嶂物阜民康對白鷗瀟灑山公常載酒翩躚羊叔自輕裘莫愁移鎮停三雅極目須臾遍九州

陸密菴詩集卷之六 終

陸密菴詩集卷之七

山陽陸求可咸一甫著

同學諸子　參定

閩中門人王霖較梓

五言律詩

上巳舟中

放艇清溪外欣逢上巳期雨收山氣靜潮潤櫓聲遲爲憶蘭亭會徵吟曲水詩春光三月好觸物倍情移

贈王將軍歸隱

青鬢馬上白落日返鄉城花怨新詩少鶴嫌主貌生

傳書兒故友脫甲事躬耕猶是當年月田間分外明

過金山

日落棹歌起孤江倚萬松潮風堅水力殘月瘦天容難作寒山客愁聽曉寺鐘望深荆棘路墨霧奪前峰

惠山

我來山脚下到眼盡孤清甃井雙泉細寒流萬古生松頭當嶺直梅影出巖橫乘興歸舟晚長河更濯纓

西湖　湖上

尋幽來曠野湖上倒芳樽秋水白無際曉烟青有痕

殘蘆圍斷岸破屋倚空村撫物更多感寒蟲訴石根

登鼓山

高山憑遠眺形勝壓榕城石洞涵元氣海濤洛太清
蒼森古木秀黯淡白雲生西北頻翹首天涯是帝京

過黯淡灘

風濤多險阻今日乃經過黯淡真難渡憂疑且奈何
滔天如碧海動地似黃河纔到危灘上愁生白髮多

平山堂

宋歐陽文忠公知揚州始建平山堂上據蜀岡下臨大江堂左右竹樹參天坐者忘暑夏月攜客宴賞遣人往邵伯折荷花百朵插四座命妓行酒載月而歸

土阜環疏柳留探春色問漫因孤寺磬遙見隔江山
碧塢桃千樹青溪水一灣茫茫憐世外能得幾人閒

飲雨花臺

登山成好約況復故人隨側路青藤老荒巖野菊垂
松聲無次第雁影各參差憑眺多幽勝高吟把一卮

大田驛曉行

衝烟行古道琴劍伴孤征殘月曉猶白吟蟲秋愈清
氣蒸知海日潮起聽江聲欲向空山裏尋芳擷杜衡

建寧舟中

過盡驚濤處波瀾漸覺微鳥來欣共浴雲去愛孤飛
折笋風前折春蔬雨後肥傍人登古岸乘月採薪歸

又

十日溪中雨低雲壓帽來風生薜荔冷春晚杜鵑哀
亂篠圍山麓飛花點石苔愛茲幽僻處孤夢遠塵埃

坐秋

萬壑清光裏塵心盡欲刪砧聲何處急秋色向人閒
霜落初聞雁雲歸不辨山我家烟水外未識幾時還

秋望

高城憑一眺處處足幽尋天濟遊雲影風乾瘦草心
夕陽鴉背冷野水犢蹄深宋玉今何在愁多不敢吟

將發金陵留別同社諸子

鍾山秋正好去看白門烟客路方千里行裝只半肩
書成人物志詩構帝京篇回首尋玄晏霜清楚水邊

秋夜宿雞摩室

閣迴鐘初定衾寒夜覺深秋聲歸壑靜塔影到庭陰
破寂逢僧話因愁見客心倚欄無賴甚露白滿疏林

步一蒲菴貽牧拙

空堦月正滿坦步覺宵寒履過蛩音斷風吹木葉乾
霜花時自老悲雁影猶單掉臂呼開士留心靜裏看

金山寺過朝宗禪關

偶然來渡口一棹到禪家石磴隨山曲荒藤上壁斜
犬驚衫履客蜂逐淺深花汲得龍泉水燒松自煑茶

澹園

偶入開園內崎嶇一徑偏小山看黯落野水聽潺湲
林密鳥難出窓虛雲欲穿最宜清嘯後獨坐理冰絃

二

渡河尋寂靜坦步入芳園樹影遮園閣溪流曲抱門
風烟迷曠野花鳥愛空村選勝留終日蛩聲遠徑繁

暮歸

心與秋相得攜筇傍晚歸溪聲喧石齒雲片補山衣
楓葉千林醉斜陽一徑微到家村已暝帶月到柴扉

晚泊

何處堪停棹依依落日前先尋沽酒路好傍釣魚船
寒葉鳴高樹孤雲去遠天夜深人語歇月破一江烟

下第歸道經永城

空列千層堞人人夢故鄉鷗嫌巢樹險山笑水雲忙
眼入丹楓冷心從白骨傷炊烟疎影外馬足剩田桑

客夜

獨夜難爲客高秋雁一聲兵荒終歲苦魂夢幾時清
近寺鐘初歇長空月正明飄零應自慰深負故園情

秋晚過訪徐動孟留飲

謫易疎簾下斜陽半在山偶然相對酌可以寄餘閒
暮色歸鴉外秋聲落葉間一樽傾未盡片月掛柴關

贈野叟

怪樹無名久高陰覆草廬彈琴眞淡雅種菊倍蕭疎
飲只田家酒看非世上書出門無俗事濠上且觀魚

逍遙棋 咏物二十種

逍遙誠可樂袖手且旁觀鵬背通千里羊腸阻七盤
雷同分順逆影射作波瀾解取南華意休參博奕看

拳馬

鼓馬知虛實先機料敵情指揮開妙略拳勇守長城
知是平分對因之次第更雖然歸掌握秉質自堅貞

打桉

飛騰殊有意組織本無心一發疑驚彈平空似落禽

鴻溝分界遠博浪受椎深龍化知何日銀河不可尋

悶葫蘆

虛中偏受益中飽便更新混沌藏天地威權奪鬼神

焚猶能衞足象不戒焚身瀟灑王夷甫誰堪步後塵

紙鳶

總負扶搖力如何得到天不妨無著落多恐有貪緣

鵲起從郊野鵬搏遠市廛春風吹片紙價貴洛陽傳

滴滴金

爐中得仙氣呼吸自成聲帝小同冰潔宮虛類水晶

映穿銀漢月吹動上林鶯遠出三吳市兒童甞五莖

竹馬

截取蒼筤竹騎過駟馬門執鞭煩保母攬轡自童孫

玉笋能驂乘龍駒肯伏轅殷桓優劣處異姓比金昆

風車兒

百般兒戲事最古是鳩車輪轉看飛鳥風旋喜曳裾

慣隨君子德肯受俗人嗤日暮姮娥御簾鈎月映梳

泥錢

纔脫泥塗辱居然浪得名如何萬物母變作孔方兄

印出如王面搏來似水衡只愁文字反顛倒問儒生

蹁躚

蹀躞無疑滯啞他豕負塗倒行疑偃蓋圓轉悟操觚

瞬息千回捷繽紛五色殊運行如不定直賽走盤珠

皮拚機

春秋皮裏住得竅自然吟幸不同孤掌何須備八音

吹噓中自受排擠力難任總是忘機好看君不動心

水撇撇

手法宜輕捷臨流用力深速飛頻斷續一往任浮沉

瓦礫看超距兒童喜盡膂撇殘波面破依舊此江潯

黃泥人

帶水拖泥漢還須配女郎醉從田舍飲嬌欲土花妝

坎體宜中實坤儀得外彊只愁雷雨動掃地惜冠裳

撼踶

悲眼看飛躍高低一掌搏縱橫收七國出沒弄雙丸

類聚羣分易雲翻雨覆難始焉鶖鷺解終得瓦全看

油七七籠

一丸泥作室特地爲綢繆留兩一門入冷然四壁秋
深居且養氣勁敵莫先愁若有呼雌與還從蔓草求

水笙

采得滄浪曲還來鶴背吟竹枝黃是舌水調玉爲心
潤澤嫻王巧沾濡子晉深雅南如不僭與磬可同音

貨郎鼓

不住一身動翻將兩耳鳴偶然兒戲事也當鼓鼙聲
有柄相搖繫無椎與抗衡伶官踪跡異留得漢中名

軟索

能事同超距流風自拔河拔誇雙足捷力借兩頭多
廣院風吹地良宵月湧波不求繩正直此樂在婆娑

毽子

髣髴天花落應黍最上禪事同圓社約興與歲時遷
來往憑雙羽擠排爲一錢兒童愛雞尾生拔最堪憐

風螺

捷足宜孤立前身問此君乘風應有力畫地可成文
闤轉隨人弄先聲隔院聞横行皆砌下蛾垤掃妖氛

裕州署中雜感

饑軀勉就祿重負故山情才拙慚邋劇恩深覺命輕
平心揣下隱虛氣檢官聲漫恭緱山事拋愁學弄笙

二

微官如馬足日日在泥塵到處貧隨我終年愁趁身
簿書銷眼力迎送耗心神只道詩書好如何也悞人

三

客至皆相訝詩書尚滿牀愛閒求病假因苦厭官方
肘掣氣皆短形憔衫漸長自嫌多撿束難似舊時狂

四

居署疑居野逢春不似春我方忘已宴人獨厭余貧
拈筆摹雲勢彈琴和鳥呻雙扃終日鎖大半足思親

五

官况苦無敵詩情未肯刪囊空反已樂意樸事人艱
獨坐心如水寮朋面只山荒城無可戀客到即言還

六

傷心淚不灑堅忍鍊吾才酒爲愁偏長詩情病愈開
訥吝釋我躁尋藥拯民災愁聽農人泣兵過禾枉栽

七

荒衙渾似客枉有作官名濁酒那堪醉狂歌空復情心隨青鳥放意與白雲縈翻覺當年誤讀原不勝耕

八

可惱非殘苦終朝無一閒民窮情費恤吏老弊難閑愁每疑身病貧翻想世寬新詩多不寫自算少人看

九

此地原名勝今竟莽一村野雞升東寀荒草到城門早市常無肉晚沽不濟樽街頭人少見落日數家砧

十

家鄉天共遠書斷夢中嗟倦薄書猶買囊空詩獨吝兒皆甘閉戶僕只問歸家遣悶無他策開畦自種花

陸密菴詩集卷之七終

陸密菴詩集卷之八

山陽陸求可咸一甫著
同學諸子　叅定
閩中門人王霖較梓

七言律詩

除夕再彭示除夕元日二詩依韻以答

風雅深知未可攀素心一片每相關名人墨妙疑都釋俗態塵勞事盡刪（止賀節也）鄧尉尋梅俱有興（共尋梅也）楓亭食荔似猶慳（閔嶺溪難度也）看君詩句篇篇勝（除夕元日詩也）秉燭高唫不肯閒

閏端陽

葵榴仍送鯉魚風此日天中可再中一歲江心成兩鏡五時綵縷續千絨榜人復弄飛鳧楫閨秀頻懸艾虎同惟有汨羅雙競渡屈原顯得十分忠

蘇小小墓

西陵松柏鬱蒼蒼小小芳名斷客腸水蝶舞殘迎笑粉野花開出返魂香幽尋雲外歌金縷巧向人間媚玉郎骨冷胭脂山下土風流猶自說錢塘

法空雙柏

根株遙託遠公岑離立丹墀已直尋入寺便知香積好開山不覺歲寒深霜皮閱世依清梵黛色干霄落翠陰回首漫勞新甫夢徂徠來自結同心

登閻紫琳思園山亭

空園矢兀見山川支杖閒行一徑偏盤屈松根走蘚壁蒼涼石洞積深烟花繁幽渚香能媚草宿春池芳自延爲愛林亭眞淡曠坐觀新月影娟娟

夜泊一蒲菴

雨積蒼崖水欲平舟依虛閣晚秋横燈穿野樹驚雲

跡波湧禪門送月聲黃葉樹前僧夢靜白蘋湖畔客魂清空村殘夜聞鷄少欲曙天光犬弟明

訪再彭一蒲菴不遇溪上率成

幽棲度雨晚蕭蕭彷彿陶家舊柳條野艇當湖漁唱遠山僧過午梵音遙前溪烏亂千村樹隔岸花深一板橋寄語主人須養鶴客來好放入雲招

夜入秦郵湖

中宵理槳赴霜湖人語濤聲忽有無雲練千村凝積水鴻驚幾落宿寒蒲片帆纔掛心難穩良夜常依夢

不孤星斗蕩波光屢合孤舟似入輞川圖

玄墓看梅

登眺偏宜映翠微香多應逐暮光飛閒窺靜女青蘿屋愛傍幽人白板扉野雀彷徨寒欲散蛩蜂羞澀雨初肥舟車來往紛如織盡向招提歸不歸

叔明書樓

黃石山頭小子峯高樓如畫碧雲封天邊易落丹青筆烟際難描杳靄鐘十里笙歌開瀲灩千秋風雨洗芙蓉飛來黃鶴樵何處小輞川低夕照濃

北高峯

石磴攀躋三十六更高一塔起空青團團湖水開妝鏡曲曲山城列畫屏春暖鶯歌蒼竹嶺夜凉漁唱綠楊汀烟霞北望休回首左陟韜光好聽經

自西安抵浦城雜詠

西安城外渡秋風千里寒雲起塞鴻篙入淺灘撐白石舟隨前浦逐丹楓淡涵天影千溪潤澄徹波心萬象空日暮孤舟何處泊江郎山色半龍蓯

山色自峽口過崇嶺至保安

山色蒼蒼望轉迷旅人倉卒過山谿周遭石壁如城
郭不盡濤聲似鼓鼙層級只疑天路近參差復見鳥
巢低征夫語我休深訝明日還從嶺上躋

登樣樓

高樓作鎮海門東天末風烟極望中山跨越王基趾
壯堞連白雉版閣雄賓鴻萬里來秋露遠棹長江御
曉風羈宦閩南鄉思切白雲青樹意無窮

哭鵝年少

一束生芻酒一尊春風何處可招魂竹添新綠疑節

影花落殘紅帶淚痕半世衣冠歸野草一生書畫托
空門思君難入逍遥夢山水悠悠月又昏

橘燈

搖落江陵不可尋蘭膏偏照歲寒心因瞻繡閣空梁
月還憶秋山滿眼金火樹裝成香燦爛瑤珠映徹夜
深沉比來林屋垂垂色何似蓮花出上林

箬舟

小艇天然一葉多中流宜唱竹枝歌片帆稍涉無風
浪淺瀨停橈有芰荷宛轉自隨芹藻去輕移還逐水
雲過清香好載烏程酒醉裹垂竿漾碧波

蘆筆

蕨蕨江湖事筆耕多慚蘆筆浪傳名夢回驛舘秋花
老啣去關山雁字成孤艇月明茶竈冷數枝烟繞墨
池横風吹慣傍漁郎宿不羨分茅入管城

茄牛

樊圃蕪成雨乍休兒童采作一元牛露滋不用庖丁
解霜落應添寗戚愁犁向黃臺難粒食薦來梁廟當
珍羞桃林近在青門外瓜熟初臨放牧秋

養鶴

一寸仙禽尺素書烟波千里寄相如霜翎已似能鳴
去風骨誰知出唾餘家在海州初化鶴身歸天上豈
忘魚山深不比淵深處芝草連雲當野蔬

蒜鷄

葷菜本從西域種珍禽遥自隴山來如何一合無殊
相始信雙關有異才草木尚能重譯至琵琶難與再
生回稱衡印席工詞賦須進端陽續命杯

五言絕句

石頭城

江風吹小船日落櫓聲急山路鳥不啼寒泉向人泣

靜度菴

初日照寒花微風吹亂篠山僧不出門閑臥看飛鳥

西湖翫月

月來我不俗我在月非孤獨惜人歸後清光空照湖

泛舟

興適隨鷗狎心愉下釣遲竹林茶竈外載鶴也相宜

濯足

松勢全欹石苔痕半濕衣溪翁垂釣罷共趁晚凉歸

夕影

返照落深林殘紅半村舍荒荒不可留倏忽同野馬

山行

行行復行行遠望山頭樹樹纔欲近人人又望山去

竹窻夜話聽雨

聲聲聽不歇清夜爲君留半畝琅玕碧孤燈枕簟秋

贈倪和尚

君乃文華士胡然對佛燈道通無不可偶爾作詩僧

題畫扇

山靜水空流木石蒼而野其中忽有人應是逃名者

暑中六首

傳碗

碗少人多食必輪傳

城荒陶器缺每飯次相傳冷暑閑無事高舂未早烟

糊鍋

鍋破不可買且無補者以麪糊之

天漏還能補鍋穿卻用麪從來常舉火猶勝范萊蕪

塞漏

屋多漏逢雨則塞以茅

日光猶可入雨落不堪支夙昔戒僮僕綢繆須及時

採芹

芹水物也山國安得有偶遣僕至澗汲水見之採而歸觀其形與吾鄉所產無異食之味亦無異婦子欣欣喜色謂可代佳殽豈其天賜芹叟乎

饑至驅爲吏吏成未免饑水英生澤畔采采趁春時

借書

署少晉州之人無書每向郡城人家借閱

張華多書乘惠施亦五車宦遊難遠載聊借郡人家

絕酒

州城沽酒者一家只老酒一種味甚劣且過午則無

呼童抱甕出垂首只空回荒市酒家少何時得舉杯

七言絕句

秦

逐客焚書震八垓一椎未死氣先摧黔黎費盡長城力何代兵戈不往來

西漢

手提三尺徵山河獨少門中一雉羅（雉呂后名）自昔韓彭悲鳥盡至今羞讀大風歌

東漢

龍關春陵覩漢官彼蒼何事誕露桓可憐大祚行將盡炎火無能炙老瞞

季漢

臣子依然父子親臥龍功業自千春看來卯壁成都川多郤劉禪一箇人

魏

腊賊何如安漢公自應亂世獨稱雄不知妙智高千古司馬曾經握算中

吳

碧眼居然有父風坐收英俊滿江東縱然孫皓終降魏猶敢强詞折賈充

晉

初年內地滿黃塵只有何曾歎及身獨恨後來無主論清談偏罪竹林人

前五代

傳舍官家盡手攘十年修短正相當更强浪子爲天子剪綵尋春夢一場

唐

悍妻强將自初終但有貞觀政可風此外莫言皇帝少並無堪做阿家翁

僞周武氏

婦人何事竟當陽游戲神通一狄梁除卻六郎承寵幸感恩猶有駱賓王

後五代

朝朱暮石此河山天道如斯速好還但有一人真可
笑焉家老子最癡頑

宋

大志當年阿母知斧聲萬古使人疑揚休曹向垂簾
日無豫徽欽出塞時

南宋

笑殺臨安一醉癡徒誑泰賈竟何爲伯顏看破興亡
事只說周家亦小兒

方正學祠

寒松盤屈盡龍鱗照得鬚眉更有神爲問雨花臺上
客當年正學是何人

龍興寺

閒尋竹院啖烟霞愛客山僧自煮茶日暮繞林啼倦
鳥春深滿地落殘花

十八澗

十八淙淙澗與谿游人過此即雲棲清凉一帶長松
路花落山空鳥亂啼

溪河

淸溪百里經千折急峽斯㬰渡幾回舟子動篙知石
到旅人聞響識灘來

鬪牛叟展墓詩讀之偶作

奉倚腸中轉轆轤泉臺省得夜長無霜天一哭松楸
自迸淚流成變社湖

觀武夷圖

名山幾載欲登臨撩首常懷九曲深何事披圖空悵
惘一亭風雨自淸吟

題庾亮登樓圖

元規標格擅風流佐吏卿杯逸興浮秋景不殊明月
在祇今惟書武昌樓

新柳

燕子高飛二月時綠楊如線亂垂絲應須珍重風流
意留待淸明好折枝

佛手

數指深垂欲散芬剖來香液比慈雲人間自有瞿曇
樹核引香嚴定是君

陸密菴詩集卷之八終

陸密菴詩餘卷之九

山陽陸求可咸一甫著

同學諸子　參定

閩中門人王霖較梓

清平樂　催春

似呼百舌來報芳菲節黍谷鄒陽吹律切早晚首蒲
新結　五原消息嫌遲　赭鞭行令無私青帝重來巡
行翠華芳草天涯

中興樂　立春

寶騎迎來日載陽東郊瑞彩晴光土牛畔野老話農
桑　洞庭春色黃柑子梅園裏五辛盤舉斟酌處景

初長

玉漏遲　元夜有懷

如娥清鏡滿良宵偏稱燒燈爲壽到處笙歌五夜明
如白晝火樹星橋不斷更寶馬香車馳驟冀輻輳貪
家隘巷下機抛綳　何如試鼓狂生著單絞岑牟揚
槌恐後三弄漁陽四座盡傾爾奏今日風流名士想
惟有傳柑依舊聽玉漏低徊漢書時候

河傳　元宵風雨

上元風雨補天何處一街春水玉樓深宴設洞庭柑

丁窗明燈影裏　山棚濕透殿紅紫翁聳珥朋殺彛
燈散桂花宮雲影中空濛無橋駕綵虹

玉女搖仙珮　清明

宮苑蹴踘禁院鞦韆處處亂紅輕絮樓閣蓬瀛山河
錦繡無數衙花騎竹極望烟盈月盡新賛榆柳蚤傳
宮燭知多少王侯第宅海棠笙歌宴飲金谷舞試踏
青鞋越艷吳娃湘裙六幅　昨日燕泥濕透柳絮飄
遲春鎖一天濛濛思歸夢囘行人魂斷紅杏村爐酒
熟更喜逢晴颸鼓嬉遊隴上墦間風俗看一路紙錢
飛蝶杜鵑淚淚淡妝濃抹嬌聲哭歸家兒女燈前笑

送入我門來　端午

劒倚菖蒲虎牽白艾清尊滿泛雄黃四海天中千占
號端陽剛剛五月逢初五近短至書雲夜漸長能續
命多少纏綿綵縷沐浴蘭湯　信是懷沙堪弔飛梟
一時競渡澤畔悲涼今作歡娛誰斷汨羅腸紅裙妒
殺榴花色看斜黛凝萱草奪將笑粉團角黍小弓戲
別中者先嘗

賀新郎　閨端午

記得逐龍舟甚枝頭海榴花蓋重開如簇繡戶佳人
擘綵線艾索垂垂金屋再一度蘭湯早浴新様釵符
雙髻滿聽溪頭十里笙歌縮解菰黍進目歌　靈均
休向歐回哭吾今年五絲楝葉兩番風俗料想騷魂
千載下波底不愁愕腹何須怨龍潭蛟谷只有蟠蜍
和歟虎恨義和罷問心何毒兩月裏偏相促

離別難　閏七夕

曆正巧弄牽牛須他兩度離愁嘆痴人不解羨歡娛
得再那知今曉別綵橋頭音信絕銀河濶平添幾尺
淚波流　雙七夕支機石離別難寬裳比昔增寒重

奏千闋樂娟鴛臨風觴曝衣乍展先乾艮會速依然
獨玉樓金鑷暫盤桓

念奴嬌　中秋無月

平分秋色正年年此日中秋佳節欲向姮娥相問訊
爲甚今宵無月掩盡銀蟾深藏玉兎無處憑圓缺繁
絃急管暮雲推起千疊　縱有江上濤聲天邊桂子
冷落何須說樂事賞心還虧得筵上酒杯頻熱願學
長鯨千川一吸醉上清虛闕瓊樓玉宇涼清光不會
滅

畫堂春　春日

一簾花影弄新晴流鶯飛過身輕水沉初燼夢初醒
無限春情　柳外高樓掩映橋頭野水空明尋芳何
處踏歌聲翻惹愁生

鶴沖天　春暮

鶯梭柳燕卿花撩亂到山家狂歌烏帽任攲斜把酒
聽琵琶　酒多少愁多少酒醒幾知春老對花舉酒
向東皇春去爲誰忙

如夢令　春夜

芸閣幾燈人靜睡鴨香銷灰冷獨坐不勝情窗外月
光千頃佳境佳境更有梅花弄影

鬬百花　春夜不寐

攲枕渾無心緒愁殺春天難曙畫簾清月光斜官舍
寒梅香度回想當年闕上藜火初紅掌底筆花方吐
半榻閒雞處　五柳當門秉燭侍消酒賦風巖月岫
夢中願尋歸路何事今宵黃紬被裏扶頭只聽鬬山
鐘鼓

惜分飛 春半

游興春天何懶惰能得花朝幾箇若要春愁破移春檻裏開筵坐　燕燕鶯鶯啼向我滿院柳眠花睡晝夜尋花臥春光一半休閒過

蝶戀花 春晴

簷檻風床珠玉散石燕飛回天上金輪見雨洗春天應好看新蒲細草清江岸　幾日不遊春已半趂得初晴重整青油幔蹋芍釆蘭溪澳澳紅妝扇底挑花亂

沁園春 春雨

楊柳垂堤葡萄上架春滿南塘卻和風習習輕雲漠漠知時靈雨亂下高唐鬬草王孫踏青嬌女濕透花鈿對夕陽開筵處有蜻蜓上下燕子顛狂　溪頭雙宿鴛鴦喜春漲平添近曉窗更園林無數樹頭紅冷枝間白嫩洗盡殘粧好把金壺早沽美酒雨後看春上野航偏成對是蝶兒輕粉蜂子新黃

天僊子 春寒

春山歷歷春波瀏青衫白袷遊春走無端幾日雨兼風生僝僽新花柳庭前簾下常垂首　雙袖了撥箏纖手冷透了調鸚素口金猊空爇水沉香寒時候愁時候杏花村裏沽村酒

西江月 鬬草

鏡裏鵝黃新點屏前鳳管俱停分曹覓草背人行穿入花蹊柳徑　小小榆錢堪拾纖纖芹葉初生袖中拈出鬱金莖使盡聰明心性

燕臺春 春興

城闕九重山河千里烟花分外便妍舞榭粧樓何人

閒過春天鬬雞走馬爭先看玉河橋畔鳴珂穿柳刺繡閨裏弄管調絃　京華旅食紫陌紅塵春衣典盡酒舍因緣新豐羽騎官家較獵城邊燈火歸來遶鞍雞兎滿臂烏鳶設高眠試聽隣家笛張宴留連

江城子 春感

亭皐十里拾殘紅落花風暖溶溶記得年前沽酒畫橋東憔悴今朝回首處烟草亂綠楊中　香車寶馬綺羅叢恨匆匆隔簾櫳望斷暮雲春樹萬千重那有天邊青鳥信憑一一枕夢魂通

南鄉子 春情

曉日滿三城春水如藍拍岸平架上酴醾開也未輕輕隨意尋花獨自行　竹徑露華凝翠茗焚香一味淸捲起書簾招燕子生生又聽黃鸝第一聲

木蘭花 惜春

日遲遲風裊裊滿院鶯聲啼不了梅似豆柳如綿枝上好花吹又少　步芳園臨小沼春去今年何獨早送舊恨接新愁只恐容光容易老

黃鶯兒 送春

落花飛絮隨風亂輕煖輕寒綠柳紅亭芳草無人萋萋江岸見燕剪試雛飛蝶板尋香乏多應春去難留爭向天涯殷勤遙餞　分散來日信傳梅蹄日風吹棟千山雲外烟景淸和傷心水流瓜蔓與少婦曉妝樓遊子玄都觀一樣夢遠陽關生把多情騙

陸密菴詩餘卷之九 終

陸密菴詩餘卷之十

山陽陸求可咸一甫著
同學諸子　參定
閩中門人王霖較梓

鳳樓春 初夏

簾幙晝陰陰綠滿庭心徧行吟倉庚睍睆帶春音穿戶對對相覷想是春光去不遠向花下追尋　漫開襟玉局瑤琴欄杆遍倚閒愁閒悶因人天氣難禁風動蝦鬚薔薇香透小園林北窗休啓梅雨霪霪

謝池春 夏日

石榴花下看日影知亭午湘簟展層波紈扇隨金縷簾捲薰風透坦腹堪淸暑檢茶鐺添香縷小童睡去乳燕窺朱戶　從容瀟灑坐一刻懷千古娛客舊詩書學語新鸚鵡幽夢羲皇上五柳隨風舞竹初長蓮未吐池塘綠淺虧得前朝雨

醉蓬萊 夏日遊湖

看遙遙北渚瀲灔淸光炎蒸不到綠新輕搖向綠楊停棹紅藕香中開懷散髮好臨波長嘯詔向奚奴滿朗執事筆床茶竈　試望蒹葭雖披湖上荷葉荷花

亭亭窈窕沙鷗溪翁勸舉杯一笑不用箏絃何須吹
管聽漁家小調落盡紅輪疎螢幾箇又來相照

清商怨 秋夜花下

小庭露重花知否睡一溪楊柳月裏開尊佳人閒雪
擁 洛羅香來螓首且潦倒風前幾酒踈影依人鳥
鵲棲枝久

相思兒令 秋懷

莫道秋風無力吹起滿天雲簾外垂楊芳草綠滅兩
三分 燕子不戀斜曛寒蟬鳴向何人無邊落木蕭

蕭月中亂打柴門

相見歡 冬晚

沍寒容易斜陽小春光笑指東園桃李鬬青霜 墻
北戶閉西室坐南牕無數歸鴉落木半林黃

金蕉葉 冬夜不寐

挑燈與室圍爐坐數更漏銅壺滴破撥盡寒灰蘭膏
未滅生花大照見影兒一箇 手冷無心連夜作好
花枝停針無那密掩窗紗曉來怕有霜風過且自和
衣欹臥

一蕚花 冬日踏雪

六花堆積滿乾坤一色更無痕但分山水高低處與
林廬城郭江村蹴屐扶筇印生屐齒回首失柴門
不如明月照黃昏步步踏瑤琨誰憐東郭先生苦偶
行吟露出鞋跟莫笑孫康讀書相映不復問饔飧

蕃女怨 冬郊

鬬雞走狗東郊道朔風吹老傍溪楊夾岸草烟雲空
繞何時萬紫與千紅待春工

楊柳枝 冬恨

庭前又放款冬花蕩子年年不憶家絕塞應無新曆
誤空教白髮老天涯

鳳凰閣 別怨

怨才郎薄倖去如兔脫昨朝今日成吳越總有良辰
美景難慰僟溺空送冬爽夏暍 多因佻達孤負深
閨感頻年年夢裏尋生活憔悴處一天愁訴與菩薩
止靠着慈悲定奪

玉聯環 遠歸

玉關迢遞分雙燕風愁雨怨湘簾卷向百花前喜一

旦重相見　今日柳腰花面翻多嬌艷春鶯催得阮
郎來便了卻風流願

青門引　書懷

心事得先覺花裏獨登畫閣正當酒醒夢迴時一天
風雨纔道衣裳薄　燕來燕去無拘縛隔斷珠簾箔
無端花艷驚目卻難遣一腔愁惡

粉蝶兒　詠酒

琥珀生光人人都道瓊液是杜康舊留米汁但三杯
歡情浹驅愁無跡把醉鄉一路叢叢獨闢　坐醉行

歌止容陶潛王績杖頭錢癡人省得喜糟丘千載後
風流咫尺逢麴車願新封酒泉國

踏莎行　對酒

花下卷荷燈前麥尾酒徒事業今如此蒲萄何用博
涼州我尋醉後無愁地　世界餘桃人情苦李一樽
滋味真無比若教半刻叵羅空酒星應笑人癡矣

霜葉飛　止酒

眼花落井長安市僊人何年纔醒延流饞壯麴車多
引起持螯與頌酒德劉伶絕頂毀糟醢屈原三省看

騎馬乘船又吏部軒軒甕底發大風景　試問從事
郡官青州鬲縣何處醉鄉佳境當爐那有卓文君便
不須酩酊想千日中山耿耿步兵厨下珍珠今只索
杯翻鸚鵡杓覆鸕鷀蕭然對影

太常引　曉起

溫柔鄉裏怪天明奈樹上有啼鶯鶯帳莫須驚交玉
臂憐歡有情　綠雲壓枕海棠春色同夢又同醒起
聽捲簾聲問紅日三竿未曾

鳳凰臺上憶吹簫　曉行

店月催雞橋霜送客半肩行李隨身正殘星欲沒斜
漢將淪但好暗中結伴認爾我總則非真長塗裏迎
人起霧拂馬生雲　酸辛崎嶇尋路便好夢還家也
自無因看東方初白都似斜曛回首長亭短驛都只
有烟霧紛紛朝光啓稀丁幾點飛出孤村

春雲怨　苦雨

梨花欲雪正海棠初放芳菲時節莽莽天涯江上獨
立洗殘花柳色過水黃鶯啣泥燕子碧鸛淋漓响坐
捱綠草池邊青梅樹下蛙鼓偏清越　臙脂零落花

袖濕更平頭鞋子雙彎設油壁鈿車去不得向晚西堂滴碎鄉心布衾似鐵欹着枕頭數殘更漏揚鄉芭蕉愁絕

六么令 宮怨

前頭鸚鵡莫自輕饒舌齊紈頓收篋笥減却三秋熱春日翠華來處烟草和愁結昭陽歡倪長門清靜斜抱雲和對新月　歌頭曲徧重理冷落清秋節宮掖新様蛾眉學得無差别莫道君恩已斷只怕頭如雪風吹簷鐵半床幽夢却有何人好明說

陸密庵詩餘卷之十終

陸密庵詩餘卷之十一

山陽陸求可咸一甫著
同學諸子　參定　閩中門人王霖較梓

百字令 懷古

飄風馳電看過了千古英雄成敗漢殿唐宮徒長就無數烟荊露薤金椀人間玉魚葬地轉眼堪驚怪凭高舒望教人愁思難耐　今月遥想風流是誰能不朽英英猶在楊馬鄒枚筆如椽留得光芒萬代世界虛空須知消不得酒城詩砦龍泉知我物華應射天

外

洞僊歌 杭州懷古

東湖叠嶂聽笙歌繚繞處處春來開花草竟留他北宋南渡天王賞湖山忘卻舊時豐鎬　杭州新度曲桂子荷香君臣不顧朝廷小且相從堤畔釣叟蓮娃行樂事全無昏曉任牽動長江萬古愁險將那西湖等閒送了

水調歌頭 姑蘇懷古

一片姑蘇月還似昔時圓不知吳王乘月幾度醉臺

前我想當初行樂唯恐瓊樓玉笛不得暢流連醉醒弄絃管常願夜如年　採香徑銷夏灣快無邊歌闌舞罷一聲鼉響碧雲天肯信春花秋露轉眼朝荆棘棘犀甲散江烟回首看西子笑上五湖船

錦纏道　金陵懷古

如練澄江洗盡六朝金粉隔江人歌聲隱隱古今事如流將哀草寒花空鎖千年恨　嘆虎踞龍盤何其安穩儘塵世興亡生悶更無端細雨斜陽多少南朝寺難向荆榛問

千秋歲引　維揚懷古

一朵瓊花兩行絲柳引得君王向南走風流愛看殿脚女山河不值盃中酒汴渠開隋堤築雲帆驟　明月一橋簫未久羅綺滿樓歌方奏玉饍金臺不空戶平陳可憐三十載頭顱又落他人手好收成雷塘上田千畝

念奴嬌　焦山

江風浩渺把游客送到焦山高處指點南徐秋色裏但見叢叢烟樹野鶴閑鷗孤雲淡月昏曉山中趣看浮玉塔層層光連北固　遐想昔日焦先超然物外抱膝歌梁甫高節清風千載度誰解棲幽守素試聽山僧金鐘打罷深悔塵勞羨山衣須辦向雲中採芝露

驀山溪　金山

蒼蒼千仞看大江東注晝夜走蛟龍喜金山不隨波去潮生潮落不識幾何年京口驛瓜洲渡南北虛舟路　風流蘇子暇日尋僧語解帶鎮山門談笑問禪床何處妙高臺上聽水調歌頭月橫江風滿樹搔首青天暮

清平樂　雞鳴山

覆舟山右鬱鬱峯巒秀山號雞鳴猶似舊那得雞鳴時候　當年開館山頭文章照耀千秋試問次宗何在閑雲一片悠悠

八聲甘州　雨花臺

長干南去復嶺平岡似霞蔚雲蒸正繁花撩亂雜鶯睍睆天氣新晴處處旗亭歌扇游屐盡堪停醉倒荒坡下微月高升　記得南朝遺事有雲公說法梵語

風清看天邊片片花落石牀平今日山空烟暝問禪
心但草色鴉聲舉頭望天花不見醉眼花生

水龍吟 燕子磯

澄江點點殘霞儼然昔日真人氣候來登眺海天空
濶下臨無地江北江南青山對面縣雲如髻向天公
搔首驚人好句索此處高吟耳 多少梁陳舊蹟都
付斜陽影裏落落今古有誰認得歸春結綺乘輿而
來不須留戀早歸休矣悄今朝石燕與亾感嘆凌風
飛起

蘇幕遮 花山

法王家龍象屋穿得袈裟便有青山福香案石床依
斷谷巖鹿山雞都與山僧熟 霧同棲雲共宿片片
天花合滿花山麓千丈芙蓉風謖謖夜坐招提細檢
傳燈錄

訴衷情 牛首山

風光處處喚游人牛首十分春花開早鳥啼新嫩展
破層雲 磴道石嶙峋莫逡巡身登天闕近青旻看
斜曛

蝶戀花 棲霞山

叠嶂層巒青未了千佛巖前綠水猶環繞朝鼓暮鐘
聲縹緲孤雲隔斷風塵道 躡屐頻登高處好回首
金陵一覽諸峯小蘭若棲霞僧未老攝生草長無昏
曉

風入松 虎丘

虎丘山色鬱崔嵬烟擁花開香車寶馬山塘路春光
贍裏相催朋客漫攜龍笛麗人爭戴金釵 劍池鶴
碉講經臺塔影雲服今春遠結看花侶笑迎風滿衆

雲器月下莫言歸去過雲欲謝初來

柳稍青 揚子江

如練澄江百端交集對此落落雨後鍾陵烟中北固
青入篷窗 金焦頂上斜陽泪淘盡英雄伯王願汲
南零旋烹顧渚細話興亾

醉桃源 西湖

湖頭春水照花明黃鸝愛曉晴蘇堤斷續賣花聲垂
楊新雨青 坐玉館弄瑤箏當爐盡可憐畫船一葉
惹游倩紅裙曳手行

殢人嬌　湖上柳

輕暖輕寒釀就湖頭柳色搖蕩千條青欲滴朱樓掩映好緊黃金勒鎮日裏多少燕穿鶯擲　張緒當年風流堪識小蠻腰細東風急三眠乍起共波光爭碧䠷陌上不送陽關行客

隔浦蓮　湖上荷

晴至六橋天暖載玉簫金管鷁彩奻波漾牙檣動青簾捲四座香風滿湖心柳麴院荷俺映神僊遠　清梅啓處舞裙歌扇迷戀聲聲欸乃驚起汀鷗散亂自

在中流愁日短清淺樹陰花下停遍

念奴嬌　烟雨樓

鴛鴦湖水任拍天波浪幾堆飛雪朱栱雕甍千載勝跡老爲予傳說岸芷青青汀蘭郁郁今古無分別無情烟雨近來因甚消滅　不須把酒長嗟滿湖猶有一派閑風月漫數當年吳越事不覺酒酣心熱鶯羽穿雲漁歌裂石冷落如秋節莫吹玉笛馬夸水底愁絕

慶清朝慢　佳人手

小鈿香消柔荑春暖臨風捲起紅紗妝臺蚤開鸞鏡挽就盤蛇旋向金盆洗便水晶簾下抱琵琶把紈扇摻摻一捻似玉無瑕　鬥百草挑觀繡還好事一例煮酒煎茶莫更私書寫罷弄管吹笳時撫芙蓉嬌面玲瓏雪藕傍荷花藏鬮戲僕拳擘出調笑秦嘉

賀新郎　佳人彈琵琶

紅袖珍珠絡抱檀槽歸舟江樹碧天寥廓新曲翻從玉連瑣越顯風流綽約小池上鶖賓轉躍耳畔霓裳聲斷續恐江州司馬青衫薄那禁得淚珠落　鳳凰

飛上鵾雞索笑與奴奴能撚攏輕轉遲撥圓腹龍香四絃裏鐵騎刀鎗間作看春筍纖纖如削又風揭羅裙乍起倚歌促酒依紅幕似遠嫁歸沙漠

長相思　佳人泣

對花悲對花啼濕盡春衫花落時猜他心恨誰　怕郎知怕郎疑強作歡顏起立遲橫流浸口脂

鳳凰臺上憶吹簫　予青樓

歌扇飄殘舞衣零亂平康減卻風流但蓮香蜂蝶旋繞朱樓一段繞湖春色歸地下長恨悠悠空追念舊

羞萱草褚茹紅榴　休休彩雲易散料只在巫山十二峯頭奈朝朝暮暮月暗花愁莫漫鑄金爲塀問平日誰更綢繆泉臺去强如車馬冷落三秋

渡江雲　落花

高枝方褭娜淺深次第花靦酥春陰今朝登眺處何事千紅萬紫不堪尋桃蹊李徑非風過惡劣難禁任無情黃鶯杜宇對此也傷心　浮沉燕巢泥上芳草溪邊卻飄零無定思往時影翻簾箔香滿園林樹頭落盡成秋苑開花嘆泪落花茵衣袂上有時片片相侵

陸密菴詩餘卷之十一終

陸密菴詩餘卷之十二

山陽陸求可咸一甫著

同學諸子　叅定　閩中門人王霖畋梓

二郎神　紅梅

越王臺畔誰把臙脂輕灑怪真色生香乍染出猩紅樣淺深高下莫是杜鵑啼血處痛處士山妻羽化我只慮無端桃杏大膽來爭聲價　笑語春工無賴牆頭枝假向暖日凌風開未了也不預北人驚訝碎裹花茵浮大白儘教那顏如渥竚待高踏悉惻出罷春

風有他都雅

西溪子　月梅

畫閣酒闌棋罷行到梅花林下月輪高花影瘦香盈袖酥挽花枝頻嗅何處縞衣歌對湘娥

偷聲木蘭花　西府海棠

東風嫋嫋何曾睡宿雨初開疑著淚天氣清明染盡臙脂畫不成　神儒一笑凡花俗蝴蝶雙雙香裏宿不比垂絲蠟蒂長拖學柳枝

御帶花　荼蘼

朱朱粉粉春光好不覺隨春開盡牡丹執友向翠屏深處好風傳信粉面三千齊笑日霓裳成陣鈎欄畔垂垂如雪浥露尤清潤　最是凌晨一朵朵微骨濃香緯約姿韻玉顋晚淺更夢寐宜人風流会枕鮑女妖童爭折戴水沉滿髻瓊林殿萬龍掛雨天棘絲絲嫩

江城子　月季花

裊裊疎枝映月披低邀絲刺滿欲牽衣先後花隨月令好風吹不似薔薇幽素泣春接夏抹臙脂

迎春樂　垂絲柳

春工二月如并剪細剪出絲絲軟淡烟濃雨黃金淺看嫋娜隨風轉　見繫馬人兒過眼知誰是情長情短卻似相思頭緒欲斷應難斷

瑞鷓鴣　芭蕉

幾日紗窗新綠滿芭蕉纔發深叢層層輕放搖動春風木有凌雲高幹密葉布晴空根結處緣天方曉宇走蛇龍　低傍五株松有蝙蝠成雙夢穩香濃紅袖立一似翠扇重重只恐秋颼夜雨滴碎五更鐘漆消地蕉人無賴奔鹿難逢

贊成功　鷄冠

金風未老秋雨初寒秋花開得似鷄冠籠烟聳聳泣露酣國杜鵑啼血秋後成丹　海棠堦畔黃菊籬邊臙脂莫道入時難山堂曉起脈脈相看頻搖絳幘如報霜天

木蘭花令　剪秋羅

綠葉叢叢春意淺也靠芳菲開一遍花如散綺紫金錢易入時人輕薄眼　妖紅小小疑桃臉雨點風搖

敧嬌艷憑君喚作剪秋羅試問秋羅誰爲剪

傳言玉女　薔薇

嫩葉成陰接夏連春滿架秋風初動見纍纍高下空城野雀幾度宛時驚詫明珠茶蘼枝頭輕灑　橘柚難同有荔枝可爭價小槽釀就好坐消良夜凉州一邵那抵醉鄉清雅孟佗何事不歸來也

尉遲杯　雪霽

天花落便幾日霽雲垂閣凍折一樹梅花刻曲高人寂寞媛香燒盡但頻弄鷓鴣鷓杓到今朝重見

義和纔將寒氣收郤　着屐試出門庭還只見瑤華
滿眼堆着巷口家家爭掃路被短裼風吹赤脚好尋
筍凡翁問訊道來歲豐年處處樂更無端好事兒郎
塑獅子儼如活

瑞鶴僊　讀書

輕風吹小苑正玉軸牙籤百城南面試展青緗卷笑
脩魚亥豕千秋塵滿古人活現却未許粗人夢見仗
何人炯炯雙眸斬盡葛藤一片　留戀子虛烏有怪
延齋諸何須高卷不求甚解持此法思過半十三經

廿一史從吾好值得心傾意亂休淚藏塵土堆中蠹
魚游遍

滿宮花　參禪

天上雲瓶裏水此謎如何猜起比丘誤殺幾多人落
得一身泥滓　若個能參無隱義雨後木犀香氣滿
圍坐破總成空離却蒲團纔是

天香　自壽

蒲葉迎風榴花照眼天中節明朝是五十年前劬勞
今日曾自把啼聲試于今老大病回首靈椿早逝樹

背萱花嘆履冰半生勞瘁　剩得綵衣新舉徵壽觴
且承菽水諄諄語兒輩婉辭車騎待得中秋以後下
弦月清光照叢桂母氏千秋總拚一醉

十二時　山居

卷征塵幾年面目只怕山靈憎我賦歸去尋山清坐
孤鶴野猿相和彌戶平安山堂無恙任晝吟宵臥把
傷日入尺烏皮移向籬前延接高人幾箇　回首看
長安道上名利何人丟過用盡巧機波瀾反覆直是
粉他作恁蠅頭蝸角還須明眼覷破　算不如一丘

一壑且消却閒功課石上流泉松間明月清飇天來
大爲考槃在陸不受世人顛簸

雪梅香　水閣

迎眸處一溪流水碧無塵把三間茅屋臨溪結構方
新早起推窗看浴鳥晚來倚檻捲絲綸偏空濶洗盡
凡心樂我天真　眼邊無俗物但有漁舟來往清蘋
獨坐開襟悠悠短笛遙聞一帶好山吹早月千村遠
樹送斜曛賈芸老風流渺渺付與閒雲

陸密菴詩餘卷之十二　終

陸密菴文集二十卷錄餘二卷詩集八卷詩餘四卷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國朝陸求可撰求可字咸一淮安人順治乙未進士官至刑部郎中其古文頗疎暢而機調多類時藝詩詞亦酬應之作居多

聦躬堂文集二十卷

〔清〕王命岳撰

福建省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三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聦躬堂文集二十卷》提要

序

晉江耻古王先生少負大
志奇偉卓犖自爲諸生
時而文章意氣已不屑於
今人又從鄉之先正講學聞
道要焉先生雖聲華奕
然、若於終窶藜蘊不究
韶華之間低離尤甚人事遭逢
之厄先生更嘗爲多故先生
之立朝也進則掛膺時事退
則萬、民間自立國根本紀綱
風俗之大星于刑名錢賦漕鹺鹽

儲縣役徵調外及南徼北塞六年位之虛逆敵情之向背靡不周知被遇

先皇屢蒙褒異凡論列奏對多所施行方將大究於用而

先皇遐徂又五年而先生歿矣也

丙午鄉薦謁先生于京師時先生投閒已久然傷時論事感切動人民生疾苦有所聞見譏身無言責必遍謁卿貳臺諫激以大義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至死而不忘也

時以策論課士先生移發策試予儕以強鄰悍將世及為憂官貪民怨釀成揭竿為患及甲寅之變距先生之歿且七年所在用兵卒如先生料予以是歎先生憂國之誠經事之智其所籌畫蘊抱鬱而未施者多矣先生有古今淵源之學而切於捄世詮經論史多未遑暇是編尤蒐拾散軼先生之僅存者雖然先生之所建明於朝擬議於家醻酢於寮執

之間者其大致如斯後之欲知先生者猶有以考焉先生之子三人皆與予少同學且為姻親先生既歿事繼母處兄弟古人所難其孳孳力學又足以不墜先生之緒可謂有子矣聞為予言先君雖不大用而文章學術不可以無傳今者區區殘缺之餘存十一於千百予其序而行之予雖唯唯而先生子貧竟未鋟致程鄉令王君先生猶子鋟書敦促劉贊鳩工數然以表章為己任余惟先生之志行德業蓋不必以文顯其文亦不必以予言傳然以其弱冠受知之深景仰之久今日之役不可無言且感令君之能以鞅掌之暇留意先哲表而出之蓋可以為俗吏風矣

時

康熙甲子陽月朔日

鄉後學李光地謹譔

序

昌昔受知于吾　夫子也函丈周旋獨蒙器許比之官陳龠寓書以訓誨小子者甚懇且篤先大夫暨太恭人誕辰夫子不惜如椽而錫之鮮諄諄戒勉之意

亦與焉蓋非特文字之知己也夫子既騎箕尾木壞山頹歷二十餘年所任宦參隔無由一拜下馬之陵而長公文人次公文成以夫子平生撰著來且屬爲之序嗚呼小子又安敢序我夫子哉昔子期徂而絃絕鍾同逝而矢抽一技之末留連知己繾念師承猶不禁其情深而泪迸也矧我夫子校士戍闈列門牆者二十四人三十年間仕宦偃蹇死生仰屈散在四方不能相

嚮一哭師門而僅得之簡編梨棗之餘其爲痛心可勝道哉夫子自爲縫掖時即毅然以天下爲己任吾楚聖洋陶先生視闈學即以國士遇之及取高第選入清班一時典冊鴻篇皆出其

手而尤邃于性命之學探月窟躡天根與諸名流講說娓娓不倦其爲文波瀾壯闊氣魄渾然兼廣川洛陽之長而必根極理要無一字一句戾于聖人之旨者已而翺翔瑣闥屢獻讜言凡

吏治兵刑財賦民生大利大害之所在罔不抗首而陳維至于攀檻補牘未肯少自屈抑也故其纍纍建白多見之施行而當世蒙溥仁之利即有一二齟齬者未嘗不可告天地而質鬼神

今其疏稿猶存集中讀者能辨之方是時夫子聲望赫奕天下識與不識慕想其風采羣以公輔相期令夫子稍一委蛇秉鈞衡之軸優游論思密勿之地其所建樹當更有發皇而四達者

而夫子掉頭竟返初服矣又未嘗不嘆夫子之高而惜夫子之所以用其才者有未盡也雖然夫子往矣而諫草未焚遺書尚在文人文成又能世其家學昔宋仁宗感韓魏公之言孫復也

命其門人祖無擇䟽陵家得遺
書十五萬言録藏秘閣特官其
一子况夫子之忠誠亮節賢于
明復萬萬哉小子肇昌謹濯纈
俟之是為序
康熙三十年歲次辛未仲春月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楚黄受業
門人陳肇昌頓首拜撰

序
歲丙寅吾友王君文成以明經高
等應試
大廷攜其　尊人恥老先生文集示
余且致其伯兄文人意屬余為序
將以傳之後世余謂序者紀行事
昭文章樹論議者也必其人能與
於斯道之選然後言之也真而辯
之也當譬如望華嶽者宜親至其
巔溯河源者應身歷其地由是以
所見布之詠歌勒成圖記可與金
石共垂不朽為其言之真而辯之
當也今先生之學問則余所景行
而不至者也其丰采則余所仰望

而難及者也其所為奏疏遥達似長沙剴切似敬輿至於序銘詩賦凌迫秦漢俯視魏晉又余所終身揣摩而不得其一二者也陟華嶽僅躡其麓問河源僅窺其委欲以闡揚至德表彰偉行是荊公不敢序歐者余頑悍然握筆也豈不貽

笑於士君子之林哉雖然先生之文固非余所敢序而先生之行誼風烈赫赫昭人耳目余亦不可以不傳蘇眉山有言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議論非不敏且博也而臨事鮮不喪其所守者其才小也又曰才滿天下

而事不立天下所不足者非才也氣也由是言之氣為才之本才為氣之用有才而無氣則畏靡退縮遇事中阻有氣而無才則素厲徒勇莫辨設施自古及今如王魏韓范之流皆具是氣足是才而以其身係天下輕重者也先生自為諸

生時即有任天下之志及入史館轉給諫危言危行所條陳中國家利弊民生休戚審時識務洞合機要而非但以披鱗逆頸博抗直聲名者猶記己亥庚子年間閩南用兵桑梓多故有所不便則鄉閭翹首而望曰王恥老應為吾鄉請命

也而先生之疏果上旣而先生請
假歸鄉人又羣聚而喜曰某害未
除其弊未清先生回必有說也比
先生入里門則害除弊清悉慰所
願今者先生殁已二十年矣
朝之大老先生每對余言輒咨嗟歎
息謂先生丰骨稜稜正言侃侃直

節自持不以患難存亡易操當今
垣掖之內思得此人如憶汲黯而
需田錫余以是知先生之才本於
氣氣發為才夫是以剛方不回而
流行不囿信乎能以其身係天下
輕重也昔名公遺憂庇及其樹魏
徵遺直念及其笏先生遺文班班

炳炳豈僅樹與笏比哉吾願後進
之士讀是集想見其為人懦者思
奮靡者思起柔曲者思勁直則先
生是編其有益人心者甚大也
鄉後學陳遷鶴謹譔

徵遺文小引

先君兩載史館六年諫垣所有代言或未焚草雖稍合為卷帙曾各漸付鐫雕既經髙名聮識孺慕然不揣小子尚靡忘前人卓犖觀書發天祿石渠之秘俶儻立說跨雕龍繡虎之才所訂蘭薄石交嘗徧海內章逢名公鉅筆同列朝端方且西抵三秦又復南極兩粵大江南北泰山陰陽名勝古跡靡不車馬經過高山大川亦皆留連信宿類多題咏之語不乏贈答之章或床頭捉刀而代雄於遠國或新豐獨酌而言事乎草茅長句短篇觸懷揮灑連章累牘任人取攜疑有遺言惜無存笥度先君萬斛隨湧何計落筆去留恨小子什襲無幾復少授庭章句飲襟再拜惟願每得乎父書舊物青箱徒念永思於王氏所祈出門知己或録砥錯而猶附簡編抑念當年締交或篤嗜痂而且置几篋勿靳賜還脫稿庶幾積成完書未敢云公諸同心仍將奉正於有道先君感且不朽小子錫卣等亦感且不朽先君諱命岳字伯咨號耻古乙未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改工科給事中歷任户兵

左右給事刑科都給事建言降級調用閩之晉江人

康熙十二年癸丑春男王錫庢 錫卣 錫齡仝百拜啓

恥躬堂文集參訂姓氏

同譜 蔣龍光芳夢　葉先登吳菴

蔡嗣襄悔菴　黃志美瞿園

同郡 龔必第天階　黃奎光婁上

李日爆葆甫　溫紹纘白菴

黃 隆無菴　丘 錫娓如

龔錫瑗瞻蓼　莊延裕素思

黃志煥玉齋　曾 炳韜人

蔡致遠君愽　陳遷鶴聲士

劉士鐸旦心　何龍文信周

富中琰琰上　李昂徽安卿

陳方升中畝　張純仁范卿

鄭仲謀公翼　李光垵阜卿

黃登瀛肇遠　許廷楫濟臣

李光坡耜卿　黃之駟御伯

林幼瑚簡臣　張泰期爾亨

許麟熙漢若　孫 襄思哉

陳士鏕念肯　劉一靈雒友

吳方阜魚男　柯繼甫浣思

門人 虞二球天玉　陳肇昌省齋

陳寶鑰綠崖　張汝湖旻鍾

黃之驎御遠　黏士獄元方

許學衡徽若

弟 庭龍雲田　克績載甫

之珂爾階

姪 吉孚言公　吉謙益公

錫瑜瑾侯　維斗樞山

廷聘莘儒

耻躬堂文集目錄

晉江耻古王命岳伯咨　著
清谿厚菴李光地晉卿輯定
弟　命祐伯履
姪　占人天與
　　錫箴文然
男　錫卣文人　仝校
　　錫度文戊

卷之七

策

殿試制策

問平定雲南貴州等處地方策　御試

卷之八

詔諭表

擬漢文帝以春和議賑貸窮民詔　館試

擬宋太宗求遺書詔　館試

詔羣臣言得失　館試

諭商臣勤職薦賢　館試

諭覲回各官　館試

擬大功告成上嘉悅羣臣謝表　崇德元年

御試

擬聖母皇太后萬壽羣臣賀表　順治十三年

御試

卷之九

論說評

堯舜禹授受論　御試

爲君難爲臣不易論

人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論

經學道學說　館試

二十一史得失評　館試

卷之十

序

御製翻譯五經序　御試

御製順治大訓序　御試

御製道德經註解序　御試

重刻御刊牛戒彙鈔後序

丙子程墨綠賞序

庚辰房書覺序

養正編手錄序

孫劼初制義序　代

感應篇引經微事序

卷之十一

序

重修蔡虛齋名賢坊序

卷之十二

序

卷之十三

讀倪鴻寶先生集題讚

黃石齋先生讚

題洙源吳太公真讚

負土圖讚

梧掖自箴

聘晉江叢父母喪疏

募修開元寺緣疏

卷之十四

誌銘墓表

前大中丞霖寰曾公暨配郭陳二淑人合葬墓誌銘 代

桃源王聚台墓誌銘

魏元賡二尊人墓誌銘 代

思進士仲玉莊公暨配陳孺人合葬墓誌銘

韓太公暨配馮太孺人合葬墓誌銘

張太公吉園墓誌銘

劉母李孺人墓誌銘

戶部主事澹泉侯公暨配華安人墓表

卷之十五

祭文行狀

劉乾所先生祭文

曾霖寰先生祭文

廣東總制瑞梧李公祭文

封侍讀官觀膺先生祭文

慕恩伯鄭公祭文

封太夫人黃母祭文

許母黃太孺人祭文

祭先妻孝恪尤孺人文

御史張映湖先生行狀

請假歸葬祖父母父母乞言狀

先妻孝恪尤孺人行狀

卷之十六

尺牘

與李總督公祖 二札

與徐撫軍公祖

與馬提督

目録

卷之十八

詩

恥躬堂文集目錄終

耻躬堂文集卷之一

晉江耻古王命岳伯咨 著

清谿厚菴李光地晉卿輯定

弟 命祕伯履

姪 吉人天與

男 錫卣文人 錫庚文成 仝較

奏疏

議經國遠圖疏

工科給事中臣王命岳謹 題為敬陳經國遠圖以寛民力以壯 國勢事竊惟開國之初必先立遠大之規模其功用能及於數十世之後而其效驗亦即在一二年之間臣請以理財言之方今 國家所最急者財也歲入一千八百一十四萬有奇歲出至二千二百六十一萬有奇出浮於入者四百四十七萬有奇此四百餘萬者 皇上即日令諸臣焦思拮籌竭盈朝之心計以臣度之不能措至數十萬而 國體已傷民心已愁甚非長策也臣因和盤打算 國用所以不足之故皆由養兵耳各省鎮滿漢官兵俸米豆草之費至一千八百二十八萬零大兵過往糗

馬糧草等項約算一百四十萬兩共在京王公及各官俸薪披甲月餉不過二百萬有奇耳則是歲費二千二百萬餘兩者凡十分在養兵一分在雜用也臣因思今日之事不宜再議剎削以給兵餉而當議就兵生餉之道今河南山東湖廣陝西江南北浙東西江西閩廣之地或因兵火或因水旱荒田極多宜令各省駐防官兵分地耕種稍倣洪武年間屯田之法初年猶煩有司給與牛種耕具餱糧未免稍費次年之後各兵自食其力便可不費 朝廷金錢此其為利甚溥而今日不行者由於有兵冊無兵人也古者各府兵丁皆有什伍相配整百整千結營成旅故有現在之兵將帥因而轄之耳今將官管下兵丁多係自帶家人充數下至厨役戲子皆應兵名其實能操戈殺賊者十不得二三也故食糧有兵充伍無兵官有陞遷兵隨官去既無定若難議屯種爲今之計當先核兵每府各有定數之兵官有升降兵無去來然後可給地課耕漸收富強之利或有難臣者曰一意於耕則不得戰分力於戰又不得耕譬如鳥之飛則

不得豕獸之走則不服食夫鳥獸之食豕者常也飛走者暫也耕之日多戰之日少又何碍乎且如湖南福建廣西與賊相持之處數有震隣宜勿遽責耕種其餘各省平定地方及去賊二三百里而遥者皆可耕種以給兵食因人之力與地之宜一歲便可生財至千餘萬緣事體重大群情憚於舉行故因循苟且不過議節省某項清查某項以爲生財之至計譬如盤水何益旱田臣見今日因賊而設兵因兵而措餉因餉而病民因病民而民復爲賊展轉相因深可隱

憂故爲　皇上籌經國之遠圖而不爲苟且目前之計要在力破因循實實舉行斷無不可核之兵斷無不可耕之田斷無不可生之財論事甚艱課功甚近者也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論吏治不清皆由舉劾不當疏

臣竊惟天下之治亂繫于民生之安否所與　皇上共安百姓者不過一二有司而已使郡縣皆循良監司皆廉法則　皇上可以安坐而致太平臣見　皇上孜孜求治痛惡天下貪官汚吏不得已爲犯贓十兩以上籍沒家產之　諭無非欲令諸外吏洗心滌慮潔己愛民以昭宣　朝廷德意宜司牧者各懷敬懼化貪作廉然而糾墨之章無日不上法愈嚴而貪不止其故何也臣愚以爲皆由舉劾不當所舉未必

皆賢故舉不足勸所劾未必皆不肖故劾不足懼人人皆思圖目前之利以爲善事上官之資則雖日懸懲貪之令而貪必不可止當明季時緣撫按啓事不實廉謹者包苴不入門則目爲罷軟貪饕者金帛相承奉則盛稱幹才甚至糾爲貪者皆眞廉獎爲廉者迺大貪黑白倒置濁吏橫行民生日蹙馴致亂亡與言前事足爲殷鑒我　皇上乾綱獨攬羣吏承風諸督撫按必不敢公然顚倒是非以負　朝廷而臣恐貪風未息不能不請責成于督撫按也臣於目不經

蹐之事不敢指陳卽如去歲十月內科臣道臣各駁糾督按舉劾互異內開陝川督臣金礪所首薦左布政黃紀及興屯道僉事白士麟旋被巡按陝西御史王繼文特參貪汚贓私累累督臣業經奉 旨罰俸使非按臣執白簡於後則黃紀白士麟方且以薦剡望內遷矣此一人之身而督薦之按參之者也又如督臣金礪初爲遵 旨薦舉官員事內開分守關內道左參議何承都持已品同冰玉憂時念切痌瘝旋又爲道臣貪婪有據事糾參據督臣疏稱藩司黃紀初揭何承都考語甚優列應薦之內及至黃紀被按臣糾參仍覆揭何承都事跡此則一人之身而始薦之繼參之者也又如偏沅撫臣袁廓宇初薦永興知縣周渾旋因士民執詞赴訴乃始具 題檢舉爲有司縱蠹等事此又一人之身而始薦之繼參之者也卽是而推則從前之官評不可問者恐不止一二人一二事已也夫舉劾關係勸懲何等重事宜親訪確當然後可入告 君父之前其游移無定倏賢倏愚非屬輕率失詳則屬線索由人至於賄賂偏私又臣所不忍逆億於諸臣者也前事業蒙 皇上處分臣不必更贅今復陳及之者以見督撫按舉劾未必件件確當所宜立法振作愼重將來以後凡遇督撫按舉劾疏上奉 旨下部者吏部當參酌公論果有賢而見毀不肖蒙譽部臣據實覆駁毋得只憑原疏覆與紀錄革職字樣如部臣耳目有限科道臣皆得執奏駁參庶賢否辨而吏治清民生其有賴乎又按臣原有都察院考核甄別雖賢愚不齊而黜陟亦隨其後至督撫本係重臣且多久任銓臣言官歲有外轉人懷瞻顧恐一旦爲外吏仰鼻息于屬下故言官參督撫者絕少伏乞 皇上特發玉音遍諭責成各省督撫從頭洗滌勿以喜怒爲低昂勿以厚薄爲愛憎務期簡別精實以稱 上旨每歲終仍命銓臣憲臣同加考核某督某撫舉某人劾某人皆確當某督某撫舉某人劾某人或失實詳列開呈聽 皇上親加甄別去留庶幾源本既清末流自淨是亦激勵大法以倡率小廉之一助也

酌議吏部尚書王永吉銓政第三本原疏及第七本部覆疏

臣惟吏部者天下百官根本最宜立法詳慎使賢人鼓舞而平流亦得勉循職業羣臣守度而奸役亦無由竊弄名器庶吏治清而太平可致也近見吏部尚書王永吉敬陳銓政共二十本節經部臣具覆內有原疏未妥當者有部覆未明白者臣職司封駁請得補牘言之據王永吉第三本疏稱兵部武選司職方司郎中管 紅本司官戶部雲南司福建司郎中坐糧廳司官刑部十四司郎中應聽該部堂上官精加選擇列名 題請或俸滿優陞或加銜久任該部覆議相同奉 旨依議欽此臣按禮部儀制司郎中專議 朝廷大典禮工部營繕司郎中職司 國家大營建戶部廣東司郎中銷算兵馬各錢糧此三郎中者豈宜獨輕乎是永吉之疏似有遺漏者也又如刑部十四司郎中原取用于十四司員外其員外才品卓越者既已特陞郎中其未甚卓越而行能亦無過差者業不得陞授正郎又不宜輒加斥棄欲外陞之耶則員外未有外陞之例欲不陞之耶則又無以員外終老其身之理不知當作何安頓作何選除此永吉之疏似有格礙者也以臣愚見天下人才不甚相遠但鼓勵有方則賢能輩出不惟永吉所疏二十員宜得才識清通之人凡六部郎中誰無緊要職掌豈宜使冗闒庸流謬廁其中總在堂官虛公無我精簡僚屬除照例京察外中有大貪極鄙者堂官得不時特疏糾劾則所存在部皆恪慎明敏之士儘足挨資敘進共修職業于銓法較爲通行無礙者也伏候

上裁又據王永吉第七本疏稱推陞急選當改在單月凡單月二十五日以前所出之缺俱歸急選推陞大選當仍在雙月凡雙月二十五日以前所出之缺俱歸大選出缺多寡各不相犯至直捷亦至均平該部覆稱八年四月臣部題爲呈明職守一疏內開初五日推陞二十日急選二十五日大選奉有依議之旨在案今議主事各缺單月出者留推陞急選雙月出者留大選其餘推陞急選大選應仍照 題定日期舉行奉 旨依議欽此臣細按部覆有主事各缺

及其餘等字面似覺含糊所謂主事各缺者單就各
部主事而言耶抑兼推知而言耶如兼推知而言則
爲銓法之平矣如單就各部主事而言豈主事之缺
則宜分單月留推陞急選雙月留大選至於推知截
選乃可不爲定制任意多寡漸長奸弊料部臣必不
如是之疎畧也但臣當爲提明無令書役得夤緣爲
奸利耳大約急選推陞多是經做過官的人大選盡
是未做過官的人貧富旣懸巧拙亦異故大選每歎
河清難俟也況急選推陞人數少而守候之日淺大
選人數多而守候之日深故今日最宜疏通大選就
大選之中推知人數尤多守候尤久其苦又甚於主
事故今日又最宜疏通推知者也臣又按單月雙月
缺出俱憑書役開截查明未有藏缺賣缺之弊藏缺
者無使費則匿缺不開賣缺者有使費則截人就缺
此弊相沿年久機關難破臣愚以爲凡地方報缺及
吏部陞轉議處出缺皆由吏科發抄伏乞 勅下科
臣詳覈登簿每到單月二十五日即將二十五日以
前所出之缺具 題存案到雙月二十五日亦將二
十五日以前所出之缺具 題存案吏部截選須與
科臣題案相符如有藏缺賣缺等弊科臣得指實糾
叅但恐急選推陞人數少缺每有餘大選人數多缺
苦不足如急選推陞之人已盡遺下剩缺宜歸併雙
月以待大選大選原無剩缺即有之亦宜歸併單月
以待推陞急選吏部亦當每選 題明以示無私至
于推陞急選又宜將單月之缺配二項人數多寡均
勻品搭 題明撥選不得偏有輕重如此則銓選之
法大公無弊伏候 上裁　臣繕疏已過半月因來吉
第十八本未經部覆欲俟覆完一起叅酌具 題查
十八本寄憑一議頗堪救弊亦王來吉補過之牘也
茲部臣覆奏獨緩都中藉藉咸謂不便于書役故持
不即覆臣謹將第三本第七本二議補牘先陳總之
代 皇上料理百姓不過此數百十推知臣區區愚
忠欲爲 朝廷立法去弊使選推知者無所耗費日
後得一意做淸廉好官爲 皇上愛萬民致太平而
已

駁叅部覆王尚書銓政第十八本寄恐疏

臣于去年十一月內伏讀　上諭今後內外大小官員凡受贓至十兩以上者除依律定罪外不分枉法不枉法俱籍沒家產入官著載入律令欽此臣仰見我　皇上痛惡貪官害民故立法嚴慎至此吏部爲百官綱領當如何仰體　宸慮共行敎廉息貪之政不意今日覆王永吉第十八本一疏乃有未盡善者謹按永吉十二年八月內題爲酌定銓法等事一疏議州縣正官照考定等第點卯聽選其餘不考等第者以點卯多寡爲序至今年四月間永吉再奏銓政第十八本事一疏始自悔前疏之非條議大選各官照序挨選文憑發各巡撫轉發各該州縣正官當堂給領蓋永吉歷事既久利病自知故爲此救弊之牘也部臣不復斟酌永吉新議反引十二年八月永吉舊疏爲案內稱議得凡銓選官員大政所係如槩令回籍候選發憑安保其無規避假冒之弊仍應在京點卯等事奉　旨依議欽此臣見今日滿漢堂官新奉　簡用立心自是公忠其所慮規避假冒誠從愼重起見但規避多繇在京探缺今在籍照序候選無由揀擇是使規避者益無所逃也發憑各該巡撫轉發各州縣當堂面領自有本籍里長族長隣右甘結是使假冒者益無所容也若慮在籍候選或有丁憂事故者請立定法令該州縣立報巡撫巡撫每月彙咨報部則扣除選人亦甚直捷臣按永吉二十本中未必件件該依至若此本實有益于敎廉息貪如復齟齬殊堪歎息臣請得昌言之夫時勢有格礙則立制宜有變通今銓法壅滯已極在京聽選各官不下數千怵于點卯不到題叅議處及一卯問斷前卯盡銷之法皆跼蹐都門不敢刻離近者守候一二年遠者四五年衣食房錢咸資借貸措金四十名曰一票限期四月取盈一百又應別借以償前負展轉一年揭債四十還息六百若復倍借更至千餘候選數年負累數千十到地方貪昧歷忍身犯　功令以完夙帳犯贓之數何止百千此皆在京守選之累也上臺若憐其苦情而匿不以聞則是上下相蒙也　皇上若憐其苦情而稍示寛宥則是　詔令不信也若

上諭必行而守選之法不改則是驅天下之官而納之籍没之阱也不惟此也一官聽選例送書辦贄禮二兩四錢若一選五十官則是得金一百二十兩也此猶其小者也每遇大選届期書役沿門打詐或索百金或索數十乃爲截選卯多卯少任意顛倒又有不肖之官暗乞線索籤有暗記缺有高低種種弊端盡出書役若在籍候選則行賄何從以故書役恃在京點卯之議甚堅而爲規避假冒二說以聳部臣言之成理按之多奸莫過于是　皇上方欲以廉繩百

官使之愛養百姓獨奈何驅百千羣吏以飽債主奸書之腹俟其勢窮入貪蠹　國害民乃罣之不赦之條哉　皇上果知其弊至此未有不惻然動念者也臣新進孤踪不知忌諱職在以持論報　國恩治亂所關誼當極言既不敢扶同隱默亦非樂故爲異同誠欲以理道與部臣相成也部臣亦宜集思廣益斟酌時宜以求一是伏乞　皇上將本吉第十八本重加　睿覽　勅令部臣虛公再議具奏施行庶源本既淸貪風自息則銓法幸甚天下幸甚

請　勅設法捕蝗疏

臣見各省頻告水旱爲災民生疾苦至甚今年山東愆陽幸　畿甸甘澍時降庶幾有秋不意近者天津以下延至德州等處地方蝗蟲漸熾臣聞之不勝私憂過計夫畿南山左爲　國家腹心重地數年以來流移未復今復加以蝗災不惟民生日蹙抑且國計全虛安可不早爲之所乎按唐明皇時姚崇爲相山東大蝗崇遣御史都督州縣捕而瘞之至今傳爲美政查捕蝗亦係古制伏乞　皇上倣其法而行　勅

令部臣行各督撫按轉行府州縣立法收捕凡州縣皆有積穀其有蝗處所募貧民能捕蝗一石者予穀若干富民能捨穀募人捕蝗者酌議石數多寡量與奬勸犯罪杖笞以下權其罪輕重准捕蝗若干石贖罪有司捕蝗獨多地方收成不害者准與紀錄衆力既齊蝗其能與人爭乎臣察督撫按報災傷皆在失收之後故今日未有以蝗災具疏入　告者誠恐部臣拘攣故事先行各撫按查報然後請　旨施行則文移往來之間動費月日今乘蝗翅未長容易收捕

過此翩成飛去人力難施時乎不可失也且立法捕蝗以禦災患正可永著爲令不止暫行一時宜迅舉行無煩再計臣從國計民生起見事似細微關係甚大如果臣言可採伏乞勅部速議施行

恥躬堂文集卷之二

晉江恥古王命岳伯咨 著

清谿厚菴李光地晉卿輯定

弟 命祐伯履

姪 吉人天與 錫繙文然 仝較

男 錫卣文人 錫庋文成

奏疏

漕弊疏

戶科右給事中臣王命岳謹題爲漕弊勢重難反東南民力已竭欲恤民力先蘇軍苦仰祈勅部條議祛弊良法以便永遵以圖足國裕民事臣承乏工垣半載荷恩明陞戶右感激高厚惟是循分進言以圖報稱則在戶言戶臣之職也念國家大計莫過于漕比年以來東南辦漕之民苦于運弁旗丁肌髓已盡控告無門此可晏然任之而不爲之所乎按前蘇松按臣秦世禎題定每兌漕糧一百石准加米五石加銀五兩業經奉旨遵行在案乃聞近者民間赴兌水次每漕糧百石米加至三十石四十

石不等矣銀加至六七十四五十兩不等矣此外尚有潤米每石加五六升不等矣民視弁丁如同虎狼至于典妻賣子拆屋鬻衣以飽驕軍之腹稍不遂意甚至糾衆凌官如漕臣周卜世所題吳江鼓譟一案豈惟民膏吮盡抑且 國體大傷漕事至此尚可言哉臣再四察訪乃知弊之所流必有其源在運弁旗丁亦有所迫而然也今不先寬軍力而徒禁其橫取于民雖日費一弁于市而弊風决不可止以臣所聞弁丁有水次之苦有過淮之苦有抵通之苦何謂水

次之苦其一爲買幇陋習幇有高低高者丁殷易完低者丁窮必欠當僉運時富弁行賄買幇費至二三百金貧弁坐得低幇是貧弁處必欠之勢而富弁甫僉運已費二三百金矣此一苦也其二爲水次陋規衞丁當承運時有衞官幇官常例每船二三兩不等糧道書辦常例每船四五兩八九兩不等至府廳書辦各有常規常規之外又有令箭牌票差禮漕院糧道令箭令牌一到每船送五兩十兩不等刑廳票差每船送一二兩不等其名目則或查官丁或查糧艘或查修艙或查日報或催開幇或提頭識名目數十難以枚舉間或清廉上司不肯差人到幇書吏又巧立名色止差人到糧道及刑廳處坐催又有刑廳差人代爲斂費蓋船未離次每船已費五六十金又一苦也其一爲勒靳行月二糧布政司派給行月錢糧舊例行文各府縣支領每船約送書辦六七兩不等否則派撥遠年難支錢糧及極遠州縣而州縣糧書又有需索每船約送二三兩不等十金之糧無五金之實又一苦也此三者所當淸釐于交兌水次之時

以恤弁丁者也何謂抵通之苦其一爲投文之苦船一抵通倉院糧廳大部雲南司等衙門投文每船共費十兩皆保家包送書辦另保家索每船常例三兩此一苦也其二爲胥役船規之苦坐糧廳總督倉院京糧廳雲南司書房各索常規每船可至十金又有走部代之聚斂其不送者則稟官出票或查船遲或取聯絡或押取保或差催過堂或押送起米或先追舊欠種種名色一票必費十餘金又一苦也其一爲過壩之苦則有委官舊規伍長常例上斛下盪等費

每船又須十餘兩而車戶特強蹋頭偷盜耗更不貲
又一苦也其一爲交倉之苦則有倉官常例斛收糧
衙門官辦書吏馬上馬下等等名色極其需索每船
又費數十兩又有大歇家小歇家需索雖經奉 旨
題革今又改名復用小歇家改名僱長大歇家改名
住戶借口取保每船索銀四五兩不等有送者可得
先收無送者刁難阻凍又一苦也其一爲河兌之苦
河兌法本兩便但間有踐踏偷盜乘籌搶籌種種難
言之弊前經督部臣王永吉疏題又經運官盧延選
等登 聞控告屢經部臣疏覆未見所以整頓之方
此又一苦也此五者所當清釐于抵通之後以恤弁
丁者也至于過淮之苦亦有積歇攤派吏書陋規投
文過堂種種諸費往年過淮每幫漕費至五六百金
或千金不等自總漕臣蔡士英剔弊釐奸竝不差一
官一舍下幫凡船到投文即親臨河干盤驗發行頃
刻不停是以官丁分毫無費今歲完糧送多以是而
觀天下無不可清之弊存乎其人耳以臣愚見水次
之苦責在糧道運官宜全用守千不用土弁閒散每

遇僉運將應委賦員或稟報漕撫漕院過堂掛閫或
公同布按都司當堂掛閫則買幫之苦除矣令箭牌
票片紙不到幫以漕務責成刑廳并禁其雜票則水
次陋規之苦除矣布政司現給行月二糧勿行州縣
則勒靳之苦除矣布政司糧道有不率者立行糾參
則漕撫漕院之責也抵通之苦責在部堂倉督使投
文者立收立折嚴革保家則需索之苦除矣禁止差
票嚴革走部則胥役船規之苦除矣嚴訪委官伍長
之弊則過壩之苦除矣依船次先後交納不許攙越
曬揚有節則交倉之苦除矣每遇河兌先一日糧廳
躬赴河干與運弁兌過米若干石令本弁自備蓆木
官撥人役領守次日官自兌與旗下則河兌混搶之
苦除矣 皇上仍不時遣官察訪有官不勤敝役仍
需索者以法治之則 朝廷綜核之權也凡臣所言
皆積年舊弊夫去弊之法不在追究既往而在嚴飭
將來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皇上勅下部臣及總督
諸臣詳議去弊良法無論臣言所及所未及悉心條
奏施行如督捕條陳故事然後重申約束有敢悖

旨積增于五石五兩之外者官拿問丁梟示孰敢不遵庶幾漕政一新東南之民稍有起色于 國計亦有裨也方今新漕將起整頓難緩臣從 國計民生起見焚浴拜疏悉陳利病字多逾格并乞 皇上鑒宥施行

乞速遣閩省學臣疏

竊惟閩省久罹兵燹民不聊生猶幸士氣未衰佔畢之聲比屋相聞迺因前任學臣孔自洙稱緣兵亂遲於報滿計自甲午秋闈後至今秋始竣歲考事而叅選學臣之議僅見于臣同官柯聳閩省棘闈一疏業經部覆奉 旨依議各部亦已咨送應考官員臣拭目以俟謂可歲終考定開春就道不謂 旨下閱月未聞取試意者數時舉行 大禮又冢臣正在交代故未暇及耳今 吉禮告成轉盼履端就令開正取

試上元 陛辭七千數百里道必費三月兼程是到任已在四月中旬距八月初旬只三箇餘月其間馳驅各郡者數十日開場試士者數十日所得操衡鑑進退羣材僅數日耳前人以二餘年完一歲試而不足使後人以三月餘完一科試而取盈恐戛戛乎其難之也勢必弔考各府生童當茲兵火流離之後使鶉衣鳩面之書生跋涉豺虎之逕而就功名將必有狼狽傷心而不忍言者矣若復再遲旬日則學臣日方窮於短陰冬士數奇艱於逢場必至有悞賓興[illegible]

廢大典所關　國體又非細故伏乞　皇上立勅院
部諸臣開印之日立行取試恭請　欽定卽于正月
初旬勒令星馳就道庶幾於後時之餘猶獲黽勉終
事不然日復一日致妨秋闈恐先事無言者將來不
得辭其責也

請立法清查錢糧疏

臣叨任計垣見各處拖欠錢糧益多查參之法綱日
嚴徵補之欵數日虧臣蒿目焦心晝夜推求苦未得
其要領日辦事垣中見浙江撫臣陳應泰錢糧交盤
不清一疏奉　旨據奏烏程等縣節年未獲批領侵
冒銀米共至三十餘萬奸生可惡劉璽郭尚信孫奕
煥著各該撫按差的當員役押解至浙與經管各役
面質侵冒情由據實速　奏該部知道欽此臣于是
知天下侵冒錢糧之故其要領盡在此矣抑清查錢
糧之法其要領亦盡在此矣以臣所聞東南各州縣
每解錢糧到府到司自解批出門之日解役卽日鮮
衣綵輿包娼納妾做戲延賓儼然素封家舉止目覩
官鑼如數家珍其弊不過二端而已一則挖補解批
如解二萬兩者卽挖二字改作一字赴府赴司投文
及得批回仍挖一字改作二字赴本官銷算一則壓
侵前解如該縣差役收解銀萬兩便不獲批回俟後
次再解萬兩始領前解批回詭稱上司稽延下官何
敢仰叩二者皆由解役與布政司書辦通同瓜分也

有此二弊是生三窮掛欠分數日多懸追竟成畫餅而　國用窮胥役巧避查核欠數仍攤里戶而百姓窮前官貽累後官後官又累後官至有甫登天部之啓事已掛司農之參罰而人才窮臣愚以及今不立法清查雖照依分數參罰不過去此數十人之功名于　國家財賦毫無一補也臣按東南如華亭上海諸邑官未抵任錢糧先欠數十萬以待之不獨烏程等縣為然也合無請　勅各省撫按察各州縣欠數多而或因那借或因有解無批有批未獲者悉宜查參具　奏吊各經手前官至本任與領解胥役對質如劉璽郭尚信孫奕煥例果係官有侵冒追賠在官役有侵冒責追在役庶幾民不為官累官不為役累後官不為前官累而　國課亦以得完此清楚已往之法也伏乞　申飭州縣以後解銀解糧或親解或輪委佐貳代解有仍差役解者以不謹論　申飭布政司及各府以後州縣解銀解糧到務立發批回有遲至一二日者該撫按訪出參罰亦以不謹論至于前官離任毋論陞降丁艱必與署官徹底交盤如有虛冒在官者官補在役者責立認狀估抵家產方許身離地方署官交盤後官亦然此戒毖將來之法也如此則前欠庶有頭緒而後徵漸無侵冒乎臣尤有請者各省財賦責在藩司凡有解無批有批未獲該司安得辭其責臣愚以為亦宜吊去任該司到各省與各縣對質徹底清查方無遁情而現今各省藩司某人收銀原封不拆某人收銀加索火耗某人案無留牘某人塵封山積乞　勅各督撫按據實查　奏以備甄別此又原本之論也

請定京官久任之法疏

臣觀自古與朝致治皆由官多久任我 朝設官分職外而各省兩司郡邑猶行三年考績之法在京自京堂而上有半載一遷者有一二月一遷者蓋緣缺一正卿必陞一亞卿缺一亞卿必取諸司寺于是右者轉左少者轉正丞者轉少故陞一官而舉朝之官皆陞也臣思 朝廷建立百官將爲諸臣名位顯榮計乎抑爲 國家料理庶事計乎如爲諸臣名位計則一歲數遷無所不可如爲 國家庶事計則如前

速化臣誠未見其宜也夫人之才智不甚相遠初授一官百事茫然數月而後知其大畧又數月而後知其節目又數月而後悉其情弊雖甚奇材英敏初不得不問諸吏胥迨經事既久肯綮熟嘗而下人始無所逃其照此久任之效也今也不然其歷任半載者署中典故纔畧通曉而此身已爲他衙門所有矣其歷任一二月者跋前躓後未知所措忽更一署又復如是以故廨有十年之吏堂無百日之官官生吏熟官暗吏明線索在下百弊叢興諸臣之官階日崇而各衙門之政事日壞矣今欲矯其偏非久任斷斷不可蓋久任則歷事久而陞遷遲歷事久則職業修陞遷遲則名器重名器重則 朝廷尊職業修則郅隆奏而且人絕僥倖之心仕靜凌躐之氣所謂一舉而數善備也伏乞 勅下吏部詳議凡正卿亞卿必滿三年之考其餘卿寺或宜滿三年或量滿兩載酌妥具 奏以便永遠遵行將唐虞庶績咸熙之盛可再見于今日矣毋徒因循現行事例而不更求良法也

再陳漕糧實行袪弊疏

臣承乏計垣凡　國家財賦所關利害所伏不得不悉心圖維以求實效葢臣職掌所存也臣辦事垣中見巡漕臣傒于唐冬兌之漕限宜飭一疏內稱大河衛旗伍歃齊屯丁宰牲祭神訂盟釀變通邑碎膽則是弁丁不安於五兩五石之定制而爲此糾衆倡亂之舉也此軍情之大可隱憂者也續據傒于唐法紀凌遲一疏內稱常熟縣民蜂擁道署吶喊之聲震動天壞打入大門執事蠹粉等情則是弁丁必欲多索民情必不能堪而爲此糾衆倡亂之舉也此民情之大可隱憂者也夫人心可靜而不可動聖人見微而能知著臣切謂今日謀　國者不可不慮事深長豫爲之所使處置得宜則軍民庶可相安於無事臣于去歲十一月閒拜有漕弊勢重難反一疏內稱水次之苦抵通之苦業經部覆以水次之苦責成該督撫按以抵通之苦責成倉場巡倉奉　旨遵行在案使臣疏果能盡法力行則運官五兩五石之成規儘恢恢乎有餘地而尚求多于民無已者此輩疑責成之語恐徒付紙上之空言一旦抵通種種需索仍在也又河兌一項部覆稱應照舊兌放倘果有混籌搶籌方聽倉場臣查叅究治尚未詳所以防混搶之法也百爾運官船未抵通安知其不撥河兌宜乎求多於民無已耳臣謂事勢當極重難反之時不立大法不足以革人心不破情面不足以立　國法所謂立大法者如臣前疏所云各衙門投文每船費共十兩有包送之保家各衙門常規每船費又十金有代斂之走部過壩則有委官伍長之常例車戸剪頭之偷盜交倉則有倉官書吏之名色催長住戸之要挾現經倉場臣出示張掛似乎着實釐剔諸蠹果能斂手奉法則可如復仍前需索必致弁丁掛欠所當聽該弁將被騙實數首告果贓證審確即就本犯追賠仍發刑部從重究擬者也所謂破情面者河兌混籌搶籌之苦漕臣倉臣言之屢矣卽部臣亦心知其弊而竟苦付之無可如何者則情面牽掛于胷中也此搶籌混籌者閧多係旗下之人一當河兌千百擁擠數鞭齊發衆丁皆逃運官一人之耳目安能防千百之手

足目一轉瞬則米去十斛動手一搶則百籌皆散故兌米一萬僅耗千石猶以爲幸也諸臣往往隱容回護即有拖究而捻登　聞者又復窮詰以是何姓名令其指實人雜面生則弁丁之辭不得不窮嗟乎在漕諸臣僅知所搶者爲運弁之米粒而不知爲百姓之脂膏即是　朝廷之國計也混搶之後又致弁丁掛欠欠多力窮敲朴不前在弁丁拋必死之餘生而國家已擲難追之成數今　國餉告匱司農仰屋何不就此河兌一項詳立法度禁其混搶一年之內便

可加收數十萬之擔石以還　朝廷誠非細末也臣前疏所請弁兌與官官兌與旗部覆既恐就延合無請　勅倉場二臣每遇河兌間輪一人到彼監視如有前情立行　題參方今任事正宜一馬二役躬巡河干頃刻幸至如風如雨乃能盡清夙弊庶盡職業如仍前因循不立成規再有混搶別經訪聞臣惟有白簡從事而已臣維　國家財賦半出東南而東南百姓苦於運官已極運官又有種種之苦不得不苦百姓故屢進源本之言冀以恤民力而消隱患耳一

片苦心倘蒙　睿察伏冀　勅部議覆施行

恭繹 恩詔疏

臣奏爲恭繹 恩詔敬陳遵行事宜以期畫一仍請
勅該督撫按速查完欠確數分別在官在民以杜侵
隱以便追徵事伏讀順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
恩詔內除拖欠錢糧漕糧等罪不赦再于二十五日
恭奉 恩詔內一欵順治八九兩年地畝人丁本折
錢糧拖欠者該督撫按確查果係拖欠在民者具
奏豁免已徵在官者不得藉口民欠侵隱欽此普天
之下莫不頌 皇仁之浩蕩欣欣乎舉手矣臣繹前

後 詔欵原自明白竊恐奉行者失其本意臣不得
不分疏言之按八九兩年內分別在官在民其在民
欠者毋論本色折色漕本漕折總謂地畝人丁之銀
其已徵在官則有本色有折色有漕本有漕折之名
故已徵在官者必不容寛未徵在官而在民者雖屬
漕糧改折等名總是地畝人丁之銀當遵 詔蠲免
以成大信不得仍執錢糧漕糧不赦之條臣所謂遵
行事宜期于畫一者此也再查八九年錢糧有經戶
部撥給兵餉者今既奉 詔赦免則欠在民者宜有

扣除另撥別項錢糧抵餉矣但因在官在民尚未分
晰近日仍以未完一槩叅處臣竊疑之夫既蠲免之
銀在有司必不敢違 詔私比既蠲而復以未完叅
處在有司又不得不避罰復徵則是 詔令不信於
天下也民聞 赦蠲而喜又聞復徵而疑民必不肯
輸之官而官窮官又日敲朴于民而民苦官與民兩
困部罰與 赦詔相左則惟在官在民分晰未明之
故耳臣愚謂有司以八九兩年舊欠被叅者宜俟查
明官民分數然後處分乞速 勅該督撫按勒限清

查某州縣八九兩年舊欠若干內欠在民者若干其
已追在官者某官侵若干某吏侵若干官吏之侵蓋
宜追比民欠照數蠲免夫然後百姓得實沾 浩蕩
之恩而有司亦不至罹 赦後之罰其有欠在官而
追不前者照例叅處可無飲恨矣此事之最急關係
兵食民生 國計臣所謂宜速查完欠確數分別在
官在民以杜侵隱以便追徵者此也抑臣尤有請者
十十一十二十三等年之舊欠亦有在官在民之不
齊臣愚謂宜并 勅該督撫按令各府州縣確查官

民分數造簡明冊報部要使頭緒清楚則朦混無由日後追完若干或係在民項下或係在官項下照實填報則官民之欵項皆不得而匿也而臣又以爲吏之弊實甚於官吏多侵盜爲奸所固然耳官非甚在感鮮敢攫帷正之餘閭或因公供應而那借或奉公採辦而賠賬派之民不可取之家不能無奈暫動錢糧稍舒目前之急遂成積逋之目此等苦情臣同官曾飛漢所以有錢糧拖欠之由一疏業經部覆嚴禁透取奉 旨依議嚴飭行在案臣因言欠在官者而

痛心及此蓋緣賦役全書既定下官已無絲毫餘地爲上臺者亦宜軫念前此作何詳核後此作何體恤庶自今而後無復有侵欠之官乎固臣所厚望也如果臣言不謬伏祈 勅部議覆施行

愆陽修省疏

臣聞南人以稻爲命北人恃麥資生故立夏前後必冀滂沱之澤始收京坻之積失時愆陽則終歲望虛伏見本月二十二日立夏屆期于今又六七日全無雲雨之施更有風霾之象審氣觀候未見雨徵臣竊憂之又聞陝西山西河南三省亢旱尤甚自大江以南到處望澤皆興杲杲之嘆臣維 國餉告匱全冀有秋且萬艘轉漕更資霖雨今天氣乾炎遠過南荒麥實之槁可立而待清河閘淺催趲法窮臣職司計

垣與聞 國計安得不勞心忉忉也至于歲之豐儉民命攸關民之死生 國脉攸繫與言及此益增深慮恭惟 皇上勤民愼刑上契 天心去歲祈雪致齋三日雨雪雰雰應時連降平疇霑滿豈非 皇天鑒格呼應如響者哉今 恩詔屢頒窮簷沐澤宜有霈霶之施以應雷水之解乃復致此苦旱適當插要之時揆諸人事未得其故意者大小臣工未能奉揚皇上德意使恩澤壅遏致干元和歟刑獄人命所關得無有非罪加罪應赦未赦沉冤莫控者歟計部職

専錢糧得無有數金掛欠槩革多官人才摧折微傷
天意者歟得無有錢糧業經赦免部議仍從參罰官
避參罰而急諸民數載並徵民不堪命者歟樞部責
在戢盜得無有晝刼公行國門士旅裹足莫問者歟
其各省督撫按得無有舉劾顛倒弗若于　帝心者
歟抑聽斷失中下情弗能上達者歟諸如此類皆足
廣召氛祲致傷多稼臣不能保其盡無也我　皇上
素以齋禱之誠爲民請命今日　深宮祈澤計在舉
行無容臣贅所冀　勅行內外大小各衙門實行修

省果能隨事洗心仰體　皇慈共修寬大之政以承
眷祐之心數日之內當見霢霂沾足轉祲爲熟天人
相應之理或不誣也

條陳閩旱補救要策疏

臣辦事垣中於本月二十日見浙閩總督李率泰彙
報全閩亢旱一疏續於二十六日見閩撫劉漢祚疏
同前事臣不覺撫膺下涕曰何　天之降割臣鄉一
至此耶海氛未靖瘡痍未起流離未復今又加之以
大旱尚望一二郡有收可相告糴今又全閩俱旱臣
鄉收成又在六月六月不雨春稻已枯秋秧復槁終
歲之計虛矣民何以得食課何以得辦餉從何而出
兵從何而飽馬從何而騰且飢寒所迫必爲奸盜小

者掠鄉里大者憑山海蜂擁蟻聚勢有必至此數者
皆不可不蚤爲之所也臣閩人也習知閩事且上厪
軍　國之慮下懷桑梓之憂不得不瀝血披陳仰祈
皇上採納焉

一請緩徵民爲邦本食爲民天民既乏食而復急徵
徵之無益反以釀亂臣閱督撫二疏俱稱約畧通省
旱災已逾七分今計臣議覆例必不敢遽與蠲免必
發督撫開造被災分數花戶名冊閩地離京八千里
往還一萬六千里一駁一覆動輒經年將來雖邀

朝廷浩蕩之恩准與蠲免嗟此萬民已作溝中之瘠矣臣愚乞就督撫七分之報按被災七分應蠲免若干分數暫照此例徵收仍令督撫按星速造細冊奏報應蠲再蠲應補追補就此先後轉移之間便可全活無數生靈伏候　上裁

一請買糴閩地所產之穀原不足供閩人之食向年全恃粤東海艘近粤艘不通一遇旱災民且坐斃臣再四思維江西由杉關入閩過山只五六十里餘皆水路江南上江諸郡今年穀價頗平每石不過七八

錢由上江抵江西一水可達乞　勅協濟閩餉各省先將協餉撥數十萬兩就上江買米運至江西杉關地方聽閩撫自搬過山救此一方兵民仍乞　勅閩省督撫發銀自赴上江江西等處買米搬運入閩源源接濟又募勸商民各赴江南江西買米撫按給與照身以便行路既可救民又可贍兵策莫便於此者伏候　上裁

一請勸賑臣見近例順天各府凡有司縉紳士民捐貲賑濟全活飢民若干名口各有紀錄授職准貢之條合無請依此例行令督撫按廣勸官紳士民開以功名之路鼓其樂善之心庶幾聞風興起施捨者多亦救濟窮黎之一法也伏候　上裁

一催協餉兵不可一日乏餉而荒旱尤爲急需上年各省協閩銀兩泄泄杳杳疾呼不應幾同畫餅際此奇旱若仍前隔膜必釀莫大之患乞　勅部速催協閩各省預將正項錢糧星火發解閩省仍立與限期如有稽緩該部指參罰俸庶幾接濟不至遲悞有救燃眉伏候　上裁

一議本折平時兵餉給銀穀賤則兵尚有餘利穀貴則兵必至艱食有荷戈之勞無宿飽之養甚可念也合無酌給本色以贍飢兵但年凶粟死本色從何所出則隣省買糴之法急宜舉行伏候　上裁

一嚴奸盜前二三年與泉城外城中有夜劫之苦挾弓帶刀登屋索貨無夜不然民無寧寢去歲　王師駐臨此風稍衰誠恐年荒人窮復出於此不可不預爲防要在有司嚴保甲慣盜藏匿必清將領緝兵丁夜離營伍必禁如再疎防文武各官俱應從重議處

庶幾法嚴難犯奸盜漸消伏候 上裁

一議安插投誠閩中主客兵丁所需月餉已費經營今 皇靈遠播山海之衆節次歸命實繁有徒不願歸農必入營伍既入營伍必需錢糧當此三空四盡之時給餉則無米難炊缺餉則胣巾立見且聚百千新附之人於城郭之內不飽其肉為害滋深伏乞勑部確議安插投誠之法要使頭目不失其職兵丁不失其餉而餉又不累及地方庶幾歸命者日衆而地方亦銷隱患矣伏候 上裁

以上各欵皆關切臣鄉兵民利害臣謹潔誠 上陳備芻蕘可采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乞停遣部堂清丈蘆洲疏

臣辦事垣中見工部一本題為直陳財賦之先著等事祿本部稱江南江西湖廣各督撫按報到所屬丈過蘆洲文冊恐有遺漏隱匿請差滿漢堂上官親詣江寧等處地方清丈因請鑄給關防奉 旨在案臣於是不能無議焉 國家設立督撫按隆之以節鉞假之以事權任不為不重職不為不尊一切地方事務關係 國計者自宜悉心綜核有弊必剔有利必興以仰副我 皇上倚仗至意庶乎職守有賴素餐

無譏今小小一片江干蘆洲人三省督撫按文冊多未開明致使部臣心懷疑猜自請行江清丈嗟乎三省督撫按皆安在而至勤部堂之僕僕役車也小小蘆洲丈冊尚不足信何況其大者且以蘆洲丈冊不清卽遣工部堂上官若使某省錢糧數目不清卽遣戶部堂上官使某省兵額冊籍不清卽遣兵部堂上官是督撫按總無足恃而使居中綜理之大臣日役役于郡國不休也各省督撫按又將安用之查蘆洲之在前朝每給與功臣作薪火之需當是時原不甚

珍惜也今我　朝龍興尺地屬　皇自宜丈量起科
則文冊未明不妨一駁再駁務期淸楚何至煩動堂
堂之部臣俯蹈區區之荻港于　國家大體似有所
傷且工部職掌天下各省府州縣皆有錢糧相關中
間稽察非一耳一目所能周而其大者關係敬　祖
重　宗莫過于　奉先關係漕脉民命莫過于河道
今　奉先之工未竣宜房之決無常滿漢堂官當朝
夕急此數事乃姑舍是而蘆洲是圖冊乃輕所重而
重所輕乎部〻　尊體崇一〻　都門則沿途郵驛
恥〻長〻
傳續策應郡〻　司到處〻〻〻　因見比年以來州
縣官以驛遞過往供億不前甘心投繯者屢屢見告
言之令人傷心今江左江右暨及三楚水旱爲災無
地不然民生彫殘官府疲敝似宜寧民與之休息所
謂生一事不如省一事者惟此時爲然也去年　皇
上淸問下民期于省刑　特命部堂出審宽獄此古
祥善事也今歲亦復停止只令司官出董其事矣誠
以部堂爲天下政務所關不宜以一節細瑣輕易差
遣玆以部堂淸丈蘆洲臣愚亦願　皇上睿裁三思
收回　成命　特勅部臣將三省文冊詳細察核果
有參差小則杳駁大則查叅仍乞　皇上嚴旨責成
督撫按着實淸出隱匿侵占以防病　國隨時造報
東流西復以防病民務令　國課有增民生不擾如
有溺職則嚴法隨其後庶各知儆惕雖部臣不出督
撫按未必不能奉職其愼以稱任使則內外之職掌
明而天下治矣臣又有言焉請差滿漢堂上官工部
之疏也工部請之而臣願止之臣非樂與部議相左
也誠恐　國〻〻有傷部務〻〻靡飽供億之騷擾故
𫝊耶〻
不得已而爲〻〻之言以〻〻干　皇上倘蒙　皇
上俯鑒微臣一片苦心伏乞　獨秉乾斷鑄印銷印
出自　上裁則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疏入銷印寢差

恥躬堂文集卷之三

晉江恥古王命岳伯咨 著
清谿厚菴李光地晉卿 輯定
弟 命祚伯履
姪 吉人天與
　　錫卣文人
男　錫度文成 仝較

奏疏

楚地協餉疏

兵科左給事中加一級臣王命岳謹 題爲楚地用兵方殷協餉豈堪延緩急議著實接濟之法以足兵食以鼓敵愾事臣連日辦事垣中見湖督李蔭祖一本爲楚兵需餉等事奉 旨楚地急需協餉何得拖欠如許着勒限嚴催速解以濟軍用如再遲延即將該管各官參來重處該部知道欽此又經畧洪承疇一本爲查報江南浙江欠解協濟事奉 旨這協餉關係軍需何得遲延拖欠着各該督撫勒限嚴催速解如再延悞即將經管各官參來從重議處該部知道欽此臣拜讀之餘仰見我 皇上惓念封疆留心儲峙至意臣甫從戶右叻轉兵左兵食之事皆臣職掌所宜籌畫且目擊時艱不勝私憂過計是用深揆事勢覃思補救庶竭芻蕘有裨軍需臣竊惟江南浙江各省協餉實楚中滿漢兵丁朝饔夕餐仰命之資乃至有十二三年所撥之餉至今尚在遲延不知此數年來兵丁作何度日經畧作何借貸其東支西吾捉襟肘見補苴之苦可勝道哉今大兵雲集視昔有加深入敵地轉輸尤亟若仍前拖欠求索之迫必至脫巾就不脫巾必坐枵腹是其小患氣餒大患變生此臣所日夜焦思不能安寢者也臣以爲撥餉之法原當改轍不可不察也蓋所撥者間或有舊欠之錢糧與夫贓罰之銀兩凡錢糧舊欠皆累經敲撲叠被催徵民力已竭官技亦索乃懸掛欠數年復一年積少成多便成重累夫本年之糧完納已艱若追舊欠斷難應時清楚至於贓罰多出貪官猾吏從來貪官皆天下極惡之人浚削百姓以肥其家上官聞知動有挾索百密一疎便掛彈劾事既敗露贓名在已利實歸人而奸胥惡吏原無遠計藉官嚼民鮮衣怒馬挾妓宿娼備極享受之樂一旦敗露款則犯真証確

贓則花落水流追比之際十無一二故舊欠贓罰二者原係遙遙難必之數　國家即立法窮追無所不可而獨不宜以此充至重至急之兵餉也在部臣撥餉之時原藉軍需重事迫地方官以不得不完之勢可謂備極苦心在地方官解京之餘現關考成不得不那甲移乙逼勉報完而別省兵餉完欠之數未即達部亦頗視爲緩圖以故部臣撥餉此日紙上之目即當本年軍中之儲而閫外待哺合兩省百萬之金竟是一紙子虛之目語云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况於本年之糈歷三年而未給以此衆戰何由執銳以此攻城何賴摧堅疆埸之事一彼一此延悞至是漫無幾計毋乃以三軍爲兒戲乎臣愚謂協餉就外撥支終非通計不如使江南浙江各省新舊正雜欵項錢糧盡數解歸　京師然後司農如期發下楚省部臣和盤打算各緩圖急必能源源接濟以資騰飽借曰江浙解　京　京復發楚往還之際反稽時日豈知時日雖稽不過二三月間何至如江浙延緩至於二三年之久哉事宜變通槩可見矣不然使各省新舊

正雜欵項錢糧盡數解歸　京師而另撥淮浙鹽課及戶工二部各關額銀如期解充楚餉此則歲有定額原無掛欠亦足源源接濟以資騰飽昔人有言琴瑟不調必改而更張之今日楚事方襄楚餉正急從前撥餉茫無着落政宜更張之時萬勿曰撥餉久有定議不便紛紛爲也臣近又見戶部一本爲閩餉萬分緊急等事內覆江寧巡撫張中元題前事併十三年正月內撥江南省贓罰銀十五萬兩解交福建大兵糧餉至今二載止解過四萬三千七百兩所完尚不及三分之一則二年以來閩兵匱缺所不待言今海氛未靖闔山提兵駐劄而海澄公黃梧部覆增兵至四千名總兵蘇明亦增兵一千名若協餉仍前拖欠將來閩事益費收拾臣愚謂閩餉亦宜與楚餉一體別議更張庶不至以塵飯土羮餧三軍之銳氣貽國家之深憂也臣區區愚誠竊謂今日有事皆緩惟兵餉最急故不憚瀝血披陳伏惟　皇上垂鑒採擇爲條陳兵食字多逾格并祈　鑒宥施行

貢途冒濫疏

廼者　皇上慎重遴才大典創懲鄉場弊竇數十年相沿陋習一朝頓洗天下文明之微莫大於是矣而臣更有進者則今日貢生　廷試之典是也臣按天下士子經　皇上岀官典試鎖闈三較然後登賢書又聚天下舉子于南宮仍鎖闈三較之旣中式又奉殿試分甲第然後成進士授之官其爲詞林部曹僅僅耳餘皆州縣之牧也蓋試之若是其多方得之若是其匪易故名器足重也今天下貢生則異是貢生之選由督學其進身之始已不若鄉會之嚴密倖竇往往多端然而一赴　廷試制義一篇得選知縣者十之五六則是鄉會兩闈皆爲贅瘤反不如貢途之徑捷易邀也況其間名目繁多又有恩貢拔貢選貢監貢功貢准貢每有一條名色皆與舉人進士分欵並選每逢大選十縣之缺進士僅得一二舉人次之餘皆貢途充斥是以乙未科知縣至今未選者尚多若戊戌科則遙遙未卜選期也于　國家慎重鄉會大典之初心毋乃剌謬乎今　廷試在即臣以爲試之之法不得不嚴取之之額不得不限往日閱卷各官皆有定屬可指數而知誠恐有親友預行囑托暗通關節者則閱卷之官似不必專拘一衙門當示人以不測也往日試後或隔日始傳集閱卷誠恐有連宵謄寫呈身求售者則閱卷之官似當先期點定即傳入閣卷衙門倍加嚴防俟卷到勒令并日閱完也往日　廷試只制義一篇以定士子之高低誠恐有夙構偶值遂擬前矛者且鄉會場皆三書四經以觀其內識論表策判以觀其外才題目繁多故僞鼎難倖今寥寥一藝坐得司牧于法弗備則題目似當一書一經隨加論策一道者也往日閱卷後或遷延數日始發榜案誠恐日久弊滋則閱卷甫完似當立出榜示以明無私者也往日部科未有磨勘誠恐高才掩抑闒茸混收莫之稽察則發榜之後似當將卷發下部科照例磨勘以防奸弊者也至于知縣一官乃三甲進士所授查前明貢途得選此官禁埒科第故考取之額甚嗇宜命禮臣查採往例嚴立限額寧少毋多寧刻毋濫庶幾名器珍惜積薪漸通有俾銓法

誠非淺鮮今　皇上離照中天百弊悉釐　廷試一途理難冒濫與其因仍舊習致生繁言然後疏章糾參勞　皇上之勅法孰若預為指陳銷弊未萌使大典有光上下和樂也抑臣尤有請者今吏部積薪不惟三甲進士揀選舉人壅滯至數百人疏通無術即貢途現考縣衙者亦自為壅滯至紛紛呈改受教而教途又塞揆其弊端皆由貢之名目多而監之途徑捷也臣請自今日始一切恩拔選貢悉行停止功貢准貢等名目槩罷不行惟歲貢仍舊起送而監生

官生教養　國學者宜採前明舊例嚴加考試授之廪給有上舍下舍之別積分五六年然後得試職銜則　國學之育材有方而銓部之積薪自破矣

椒闈謄對宜精疏

臣嘗　皇上恩渥簡臣分較會闈受　命瀛臺齊趨貢院洗心潔志每晨望空拜祝所為　國家得端良正直之士其登堂較閱目之所見有宜申飭者敢不一一為　皇上陳之臣見謄錄硃卷其間明楷無疵者固多而參差錯亂者尤復不少中有點畫粗鹵全不成字者亦有硃淡如水點畫難辨者亦有訛數字而文理遂乖落數語而股段不對者夫字者文章之衣也雖有錦心繡口之文而抄謄不佳譬如珠璣埋

于瓦礫豈復能自呈其耀哉至于訛字落句輒使通識疑于不慧名篇誤于闕文掩抑奇才莫此為甚尤可恨者謄後錯落字句懼于撲責私自洗補冀逭小懲遂使已經入彀之文不得不避忌放棄其為悼惜何可勝道又如對讀用黃筆黃之著紙若滅若沒乎明尚難辨色燈下徑無字痕亦足埋沒文心致失佳士者也夫四方公車之人近者千百里遠者或萬里積三年之物力然後得達　京師積三年之精力然後能成七藝其間冒霜露被盜賊萬苦千辛以期得

當南宮而胥吏一差池則珠遺滄海玉泣荊山臣誠痛之竊恐及今不立法嚴飭將來三年一大比仍蹈前愆貽誤人才政未有已臣按作字粗鹵硃淡無色及因錯洗補責在謄錄書訛字落句不行註改責在對讀生二者皆由各縣起送以後謄錄書宜令該縣考選善書者備造年貌將正身差押起送對讀生亦宜起送正身如有謄錄難堪及因錯起補者本後議罪起送官一并議處如有訛字不改落句不添者本生議罪起送官一并議處而謄錄官對讀官議處亦如之永著爲令發榜之後落卷仍舊發下第本生領回其有前弊致悞眞才者許本生赴部投控部據呈題參處治庶幾立法旣嚴眞才畢出有裨與文誠非淺鮮至于黃字滅沒似宜另定紫綠二色以便觀覽且别硃藍者也

議清復軍屯衛官疏

臣一介書生荷蒙 皇上拔之儔衆之中得與清華之選教習一載 擢授諫垣臣濫竽垣中又近二載循資平進復從戶右叨轉兵左惟是日夜矢心願爲國家建百世不拔之業以報 主恩於萬一臣見今日小醜未盡用兵未休有事地方師行糧食費固不貲無事地方郡邑鎮兵亦需芻餉是以閫外日苦無米之炊司農計絀點金之術不得已取閭左編氓而催科之追窮夙昔取二三有司而考成之算及錙銖未免官心惶惑民心怨咨舉朝臣工惟以督責爲效忠以參罰爲盡職但顧目前之計全無百世之規臣正恐悉索財賦就令盡無掛欠當茲軍興旁午之時卽求足目前尚未易言況民窮勢變所伏隱憂又有在意計之外者與言及此則久安長治之策不可不亟講也論富強之法莫踰兵屯古人行之無一不效今人言之無一肯行者臣于十三年五月間拜有敬陳經國遠圖一疏議格不行矣大抵發議之際莫敢擔當必委之各省督撫查報督撫詢之將帥將帥樂

責鮈於官而不樂貴耕於土咸報不便人各懷自便
心再安得有憂國奉公其人者此兵屯之議所以屢
陳而卒不舉也今臣且亦未望諸臣以兵屯竊謂前
明軍衛屯田之制田不可不清官不可不復也當洪
武年間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錢者恃有軍屯耳今
天下各衛所不具在乎各衛所屯田不具在乎各衛
所食田之軍不具在乎一舉而清之　國家可崇朝
而得數百萬之餉可崇朝而得數百萬之兵臣請備
言之自我　朝定鼎以來前朝指揮千百戸等官悉

落職不襲官既落職軍獨擁田此於理爲不甚安矣
又有典兌於鄉紳富民之家者捘玄　國法益復舛
謬雖日今日屯田已派入民田納糧其實在前朝時
屯以養軍亦未嘗不輸糧於官也前朝食屯之軍有
百萬軍之用今日食屯之軍竟不得一卒之用豈不
重可惜哉臣按天下屯田皆地極豐美歲足登收請
按籍而稽其現屬舊軍管掌者報名於官官給新帖
人有限田歲時操練以備戰守無漕之地專禦封疆
有漕之地更番運漕其有絕戸無人或有人而典兌

於富民鄉紳之家者許令自首以歸於官官選經制
之兵以補受屯之軍亦人有限田歲時操練與舊爲
伍如此則經制之兵不必處處皆設按屯之數可以
得兵養兵之費不必仰給司農按屯之數可以得餉
餉何患不足兵何患不强臣又觀今日漕事之壞皆
由旗軍無世職之官統之故軍熟而官生軍猾而官
懦今既清屯田必復設指揮千百戸等官以　本朝
勞久功多之臣膺其任世其子孫無漕之地專固封
疆有漕之地即煩領運官有長子孫之心即有護桑

梓之念而債帥虐民之患息軍有世管之官即安受
約束之條而奸猾偷盜之弊亡此臣所以因清屯而
請設官也今　皇威遠播革面來歸者鱗集麇至　
皇上嘉意招徠大者加之五等次者咸與高官此曹
感激　天恩料無反側而朝作寇於茲土夕拜官於
本方向來被害之家兩情未能相忘似應處置得宜
方爲盡善臣愚以爲果復設指揮千百戸等官不妨
以新附之弁擇其功高行淑者亦膺是任量易其地
勿在本省俟立功勲[illegible]體貼襲彼欲爲子孫計長久

必復益勵忠貞克終令德箇中機宜更有妙用此臣所以因請設官而并及安頓歸命之人也凡人之情難與慮始易於樂成且舊屯多入有力之家一旦議清必拂衆多之情而設立衛所官事屬創始尤動非常之懼自非　皇上明照萬里慮周千年獨斷力行恐微臣瀝血之苦心竟付紙上之空言臣區區愚忠願爲　國家計久安長治之策齋戒數日然後拜疏伏惟　皇上留意垂察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辨州官張登俊縱盜誣良疑案疏

臣辦事垣中見直隸巡撫董天機一本爲州官縱盜誣良等事奉　旨張登俊等着分別從重議處具奏該部知道欽此臣反覆原疏恭繹　上旨知張登俊之議處斷斷不容假借者也使登俊而誣兵爲賊則是枉入人罪其應議處分不待言也使登俊卽不誣兵爲賊而州衛被劫疎玩致寇其應議處分亦不待言也但以疎玩處登俊可不煩再訊而登俊無辭以誣兵爲賊處登俊則尚當詳細推鞫使是非確當然

後有以折登俊之心耳謹按撫疏內有應推究者數端焉據把總張錦後稟稱卑職率領兵丁四外攻打至西門扒城而走有賈銀被賊追急跳入州衛內爲衛中所獲等情臣竊疑之夫張錦旣云領兵攻賊賊扒城而走當是時賊旣圖竄其勢趨出必不趨入何暇復追賈銀入州且州衛自有垣牆豈倉卒可踰而上此皆情理所應推究者也據張錦稟稱打仗時得淸字箭五枝卽此五箭便可得眞賊姓名而該撫府廳累審全無淸察此又事理所應推究者也張錦與

州官文早同審賈銀銀之所供錦皆與鬪當時何不
明告州官曰打杖時賈銀跟隨在我身後既絕口無
言直至數日後問秉忠查問始爲是說此又先後情
辭所應推究者也張錦既云打杖時賈銀跟隨在我
身後錦非狂非醉如何反與州官同下文書申出賊
情此又事理所應推究者也有此數端似屬疑案復
據撫疏內稱推官鄭與曲向臣言即　題叅亦無妨
碍此固以一言激成撫臣之怒臣亦竊疑此一言有
不平之鳴伏查近例撫叅者督按審督叅者撫按審
臣亦願　皇上照例先將知州張登俊革職發督臣
從公鞫審疑義數端一一推究明白果係誣良爲盜
再加重處登俊其何辭之與有嗟乎盜情一案小事
耳何足煩微臣之補牘臣心誠有所私憂過計耳竊
見今四方未能寢兵而兵之爲盜者實繁有徒通衢
大道越人于貨者豈盡綠林子弟哉而外省府州縣
夜劫之風往往而有官民之苦有不能盡訴之　九
閽者矣今州官失盜而兵目現在州衙捉獲未究盜
情而先究誣指使四方聞知未免長抄掠之風驕悍

卒之氣致使肆劫成習亂將日熾甚非　國家之利
此愚臣之所大懼也故願　勅督臣再審明白即賈
銀果有寃屈然後將承問各官一一從重擬罪天下
士卒知　朝廷之處各官而宥賈銀實係白枉非爲
兵丁姑息也則法紀肅而地方亦靜矣

部覆發按臣再訊賈銀伏辜

樞政疏

臣備員兵垣與兵部政事相爲表裏則在兵言兵臣職掌之所存也近見兵部及臣科遵　諭條陳現在奉　旨議覆外尚有應釐之奸應剔之弊應斟酌損益之事宜爲部科條議之所未及者臣謹補牘言之

臣按武官之繇樞部猶文職之繇吏部功名所在奸弊叢生如方司書辦洪爾昌因賄賂不遂其意竟落守備王化熈一薦致歷轉差秩一級化熈不平投呈御昌仍改添蘖簿另換紙張私標日期希圖掩飾業

經堂司現在察究此等弊大包天任意增減飽其欲則貪緣代歷不飽其欲則埋沒薦紀臣所知者只一洪爾昌臣所不知者又不知其凡幾也夫爲政之道不恃胥吏之不敢爲奸而恃在上之法使奸弊之不得行臣愚謂以後兵部俸冊堂司均有堂官宜用堂印司官宜用司印但有督撫按舉劾本章科抄到部堂司官隨即親填註冊薦紀罰停開復等樣字面一遇推陞披籍瞭然奸弊何從而生萬不可寄註冊於胥吏之手以長弊竇者也又如督撫按彙參各項未完錢糧每一疏中文職武職並開者時有疏下吏科發正抄則兵科發外抄送抄發抄遲速之間皆有不可究詰之隱弊况吏部覆本重複備述武職但云武職應聽兵部議覆外兵部覆本重複備述文職則云文職應聽吏部議覆外頭緒紛紜徒煩筆札甚無謂也臣愚謂宜乞　勅下督撫按各衙門以後疏參未完錢糧宜分晰文武爲兩疏使吏兵二部各自議覆既可以杜書役寢閣外抄之弊而去煩就簡以便宸覽尤爲得體者也此二款者臣所謂應釐之奸應

剔之弊是也我　國家文武並重鼓勵維均按文官考察之外又有三年考滿所以昭勸懲也而武職獨無此例致不肖者得以優游尸位三五年賢者不遇覃恩則終身不獲　誥命甚非所以激勸師武臣也臣愚謂武職亦應照文官事例一體舉行自軍政而外仍行三年考滿分別稱職不常不稱職則甄別之中而鼓舞之義存焉矣至各直省千總員缺查順治十年間　題定以本省武舉選本省缺如本省無缺始選左右隣省至十二年又循十年前勞苦均分舊

例不論道里遠近一筒挐選遂有微末蟻程半肩行里跋涉數千里之遙者矣又有資竭力盡棄任不赴者矣以致各省懸缺甚多夫千總雖微弁乎然亦有地方之寄兵馬之職者也使懸缺日多曠位日久萬一地方疎虞責將誰歸臣愚謂 國家之制其畫議已妥者不宜數數紛更則順治十年千總一官人地相宜舊例似可復議舉行垂為永久使人樂赴選而缺不虛懸者也武闈之設所以收拔勇備捍禦也今四方梟音尚多未懷政[illegible]才孔亟之時查各省武闈

一二場試馬步箭三場[illegible]韜畧此外尚有提石舞刀以觀其拔勇至北闈則提石舞刀之制缺然不講鳥在其為辨異才而羅絕等也哉又查會典凡六年一會舉比照文士恩拔之例惟取才於京衛武生而他省不得與焉示京師獨重於他省也從來順天每科就試武舉者不過三四百人去歲至千餘人人倍于昔而額不加增遂有逸才未蒐之歎臣愚以為試之之法不得不嚴而取之之途不妨畧寬則提石舞刀當加入考試之條例而六年會舉似可查照會典修行以儲 國家干城之用者也此三款者臣所謂應斟酌損益之事宜是也以上皆關樞政臣職掌所存一得之愚不敢不陳續有猷謀尚圖節次入 告如果芻蕘可採伏乞 勑部議覆施行

請耑官清丈荒熟地畝疏

臣奏爲 國課正賦本利宜圖除荒多隱占之奸與屯悉烏有之籍伏乞耑官清釐幷議寧民省費以弘裨 國用事臣惟今日事勢最可慮者莫大於財用之不充 皇上俯念度支側席求言而各衙門所陳其爲碩畫遠計足裨 國是者幾何也夫天下有自然之利而人莫言之即有言之者而人莫行之即有行之者不過馳一條紙上於撫按而撫按亦以紙上應之究之未嘗行也年復一年悠悠相視實政何日

得舉 國用何繇得裕哉謹按各省除荒之數歲縮銀五百五十萬兩有奇而除荒之地河南山東爲多二省冊籍不清尤甚他省間有以熟作荒者亦有以荒作熟者以熟作荒既除荒之地是也田則連阡纍陌冊則水流草堙豪强收不稅之租公家喪惟正之鏹如是者病 國以荒作熟者則興屯之籍是也荒田既已不墾乃取里中而均派之每田一頃令加坐一二十畝不等於是設虛冊編假丁上中下相蒙以欺朝廷而眞正以熟作荒者反無清察于是官報興屯之數以博一日之功名民受抑勒之害竟釀他年之逋欠如是者病民而究以病 國夫 朝廷日議搜括議節省萬目維艱而空拋此就地生財數百萬金錢以飽豪右之腹豈不痛哉大約以熟作荒居其八九以荒作熟居其一二而河南之弊甚于山東臣因憶去歲五月間部臣孫廷銓會具除荒甚多一疏業經部覆通行各該撫按委選廉幹官員履畝均查奉旨依議行在案歷今一年未曾見有報出隱匿之熟地清出僞增之屯田則各撫按之委擲故紙奉行無

狀槩可見矣意者撫按政務繁多誠有日不暇給者耶臣謂政在實行人貴耑責伏乞 皇上愼選御史臺中素著清正骨鯁不畏强禦者二人分督察二省田地不理刑名不考貪廉惟嚴牽各州縣履畝清丈編造魚鱗圖冊勿爲限期以盡其才丈冊既繳不時親自行丈按圖覆核有昏耄聾瞶不能履畝者奏罷之有因仍前弊朦隱懷欺者奏 請擬罪有輕重不均責富攤貧及騷擾里甲派取供應者奏 請重治臣保竣事之後就此二省能爲 國家多增百萬金

錢而包屯罔上之弊亦以一清其餘各省察其除荒多者另議照例均丈此足　國宜民之大道也臣懐誠欲吐已非一日而徘徊顧慮亦有二端一慮御史臣欲依巡方體統行事禮崇費繁一省兩按反爲民累一慮清察之後又欲議追舊租恐拂人情而生他變如河南連歲河決民之輸工十倍作正即前有隱蔽情宜包容　朝廷舉事當留有餘之地以與民更始不可盡頭悉索使計無復之也倘臣議可行尤祈皇上諄諭其人百凡徑省以蘇民苦勿追既往以寧

民志果有成勞報以不次之擢則利歸于　國而病不及民此愚臣之所上願也

請假葬親疏

臣一介書生荷　皇上拔授館職教習一載屢蒙御試悉叨前矛旋以言路乏人　特簡授臣科員自工科給事中陞戸科右給事中轉兵科左給事中循職進言前後本章統在　睿鑒臣自去年十二月接得臣男錫貞等家報道臣祖父祖母及父母諸柩附葬在晉江縣井尾山淺土風雨飄零漸見剝落臣聞信心驚膽裂哀痛日夜涕泣幾不欲生今計臣十二年四月授館職六月初三日入署肄業於今三年有

餘矣查得順治十一年五月間吏部[illegible]題准事例京官三年以上方准遷葬屆指臣俸適與例符又查得刑部尚書劉昌兵部左侍郎原毓宗臺臣朱紱俱以葬親事情蒙　恩　俞允臣之下情實與相類伏念皇上以孝治天下必使天下之爲子者皆得養生葬死斷不忍使微臣泣勉勞於天末抱長恨于海角也伏乞　[illegible]一視同仁　恩准援例歸葬臣蒙　皇上厚恩報稱萬無一分今之請假也實難安但念臣報皇上之日尚長而臣父母祖[illegible]臣歸家拮据萬難[illegible]

土益以南方地濕土薄向因託骸非地旦晚難安臣
叅一日歸家遷葬則先骨早一日免風水之侵臣既
畢葬事即當星馳入 都勉盡職業竭犬馬圖報之
誠以副 皇上洪恩臣不敢愛其頂踵也臣不勝惶
悚待 命之至

再陳清丈應行事宜二十四條疏

臣奏爲丈地既奉 明綸舉行法宜詳備謹補撰敷
陳以竟前疏應列之條欵以收增課寧民之實效事
臣蒙 皇上厚恩准假遷葬政在束裝治行於八月
初三日接得邸報見戶部各衙門覆臣 國課正賦
本利宜圖一疏奉 旨着愼選廉幹御史二員前往
河南山東清丈荒熟地畝欽此伏思蒭蕘末議旣蒙
採擇中間利弊理合悉剖臣旣啓其端不得不竟其
說誼不敢以暫假之身遂置 國事於度外臣因近

者收取雲貴需餉孔亟裁節搜括計無遺算與其日
誅求於現供惟正之人孰若問輸課於未報正賦之
地蓋與本利以足 國乃可除煩苛以恤民查河南
省舊額歲納三百七十九萬兩有奇自順治二年該
按題請除荒歲縮額銀二百四十萬兩有奇自二
年至今十有四年流亡漸集戶口漸蕃草萊漸闢而
報熟寥寥此其故可知矣至山東一省則前計臣孫
廷銓各省除荒甚多卌疏稱臣本鄉西三府向者一
望斥鹵黃茅近多開墾村煙相接廷銓山東人所言

必確前疏現在可考也今既專差御史嚴督清丈興
利除弊在此一舉所有應行事宜有在部臣議覆者
有責成該差遵行者有責成府州縣遵行者臣謹列
上一十四欵仰備 採擇
一請發田賦丈冊及丈地成規二省各州縣原額若
干除荒若干實在若干經報屯墾若干計部宜一一
開造明白交與該差至於丈尺弓步配定畝分及因
地賦形截長補短折成畝數計部應有成法亦須頒
授該差以便遵行

一議給關防而定舉劾無關防則權輕舉劾不行則
屬吏無所勸懲惟是舉劾之法當就清丈而言不宜
摭拾他欵浮泛市恩如某州某縣丈地及額圖冊清
楚者舉某州某縣丈地尚多朦隱圖冊不如式者劾
宜著爲令
一議與地方官更始從前撫按移檄州縣州縣責成
里書查察田地惟憑里書開報實未嘗躬自履畝今
專差督丈若丈出多田又追責地方官向來疎忽之
罪必致上下貓鼠互相蔽虧反碍丈事相應宥其前

愆責以後效則上自撫按下至州縣皆畢力清察圖
收桑榆之功矣
一議與地方人等更始從來開墾田地一年利不償
本二年本利相當三年微獲子粒故舊例墾田起科
以三年爲率且邇來河工雜派及大兵過往二省之
民凋瘵深可軫念今專差督丈相應與民更始其先
自舉首田畝數多者量行獎賞其丈後始清出多田
者以丈後照例納糧寬其罪責已前所入姑償民間
牛種耕具傭工之費民無倒追子粒之慮將必爭先

自請起科以爲子孫世守之業矣
一請嚴丈後之罰自未丈量以前臣請與官民更始
所以勸舉首期後效也若既丈之後尚有熟地未報
旁人舉首則是顯藐 王章故懷欺罔也隱田之家
籍沒擬罪官分别徇私朦混處分其撫按把持阻撓
及鄉紳挾制抗違致丈法不行者該差 題參處治
如該差徇庇容隱被旁人糾參者加等治罪 以上
五欵伏乞 責成部臣覆議施行
一宜分荒熟之實以熟作荒者首應清楚間亦有以

荒作熟者如興屯墾荒向來所增地畝多就熟地令民加耔起科有增畝之名無增畝之實亦應一并清楚將虛加者除去實落丈出者增入以實易虛以眞易僞拖彼注茲自有增額不得因仍舊訛以致冊籍罔據 [illegible]

一宜嚴虛丈之禁有等罷吏不能履畝引繩亦只就現在熟地每項勒令加報若干畝以作丈出田地之數則是踵興屯墾荒加二起科之故智也相應查察覆丈仍行糾叅以憑處治

一宜懲代丈之賞州縣不堪者既行糾叅宜別委賢能代丈如有多清出田地既非本治相應照開墾荒田之例奏　請陞轉加級以示激勸

一宜嚴科派之禁丈量之法引繩量田而已別無他費州縣自有俸薪衙役自有工食若至某鄉清丈便煩民間供億及跟役弓手里書人等借端需索則是因公厲民也相應嚴禁違者並行糾叅

一宜省騶從之煩督丈之差與巡方不同巡方只歷府城督丈則行屬縣若僕從繁多殊滋擾害宜或安車就道或單騎躧田跟從省巡方之强半要使驄馬所臨耳目不驚始爲稱職

一宜省供億之煩凡巡方到境州縣往有排設備極豐腆殊爲擾民相應禁止至日用供給品節定制亦不得過靡公私之費　以上六欵伏乞　責成該差御史遵奉施行

一請明州縣之界凡各州縣分界處所皆應樹表以杜兩邑互相容隱之弊

一請造魚鱗冊查魚鱗冊昉自前朝圖畫一縣田地

彼此疆界相連編配千字文爲號其有荒地在熟田之上下左右亦應連接圖畫則人無匿田田無匿形

一請造方圻方圻照依魚鱗冊分而析之每田一段如其形之長短尖廣圖於方紙幷書東西南北四至某人田地及編千字文內某號每紙鈐印一顆給與管田納糧之人將來賣田推收必以方圻爲授受無方圻而有田地者即係隱占　以上三欵伏乞　責成各州縣遵奉施行要之有治人無治法得其人則清田多而民不擾不得其人則民徒擾而清田又不

能多竊意巡方御史事有成規爲力差易而體貌優
隆無甚勞苦差竣稱職業得優陞京堂今督丈田地
事係𠛬始無例可循儀從供億又議裁省巡歷阡陌
勞苦百倍稽延歲時又碍陞遷若果能增出數十萬
金錢其功比巡方稱職尤加百倍所當破格超擢與
尋常內陞者不同庶有以鼓任事之心亦情理之平
也若因循結局或照管情面又其甚者借局罔下圖
飽谿壑舉動乖張致生事變則是誤 國殃民大負
簡任所當嚴加處分以儆官邪者也故寧擇可而後

任毋任後而試可今五省題差而外餘人無多愼選
廉幹有二人則竝差兩省有一人則先差一省有其
人則差無其人則待是又在 憲臣矢其難其愼之心
也臣區區管窺灼見利弊不得不瀝血補牘憶去歲
遣官淸丈蘆洲臣疏叅止息蓋以丈虛地生實擾利
小而害大今二省田畝臣又請嵩差督丈蓋以禁騷
擾別荒熟利大而費小又名正而理順也臣之愚忠
無非從 國計民生起見但臣萬里孤蹤獨祀時忌
今又將有萬里之行臣心益危所恃 皇上鑒臣爲

國苦衷而已事體緊重字多逾格統祈 睿鑒施行

耻躬堂文集卷之四

晉江耻古王命岳伯咨 著

清谿厚菴李光地晉卿 輯定

弟 命祚仰履

姪 吉人天與

男 錫占文人 全較
錫度文成

奏疏

靖海總疏

兵科左給事中加一級臣王命岳謹 題爲微臣受
恩抵里海事密訪頗眞謹獻一得仰冀 採擇以助
敵愾以效忠悃事臣自蒙 皇上恩假歸里彌一年
之精力冒風雨歷巉巖完臣祖臣父兩世三墳霜露
之感暫慰烏鳥之情微伸臣撫膺誓肌日圖報稱適
皇上方有事於剿海臣閩人也略知閩事又臣一面
經營臣親窀穸一面密訪賊中情形及滅賊機宜頗
有一得之見敢不披瀝爲我 皇上陳之謹按逆賊
原無長略不過糾合亡命偷生海島衆器而不整兵
雖多而不當用且南方氣力脆薄交鋒片刻膽力不

支輒思反北無持久力戰之强客歲突犯江南祇因
鎭江守將先遁遂致官民惶惑開門揖盜實非賊之
能也其入窺安慶以一推官黃熈續開諭衆心登城
罵賊賊尋憤恨遁去未幾而梁化鳳以偏師挫其全
鋒積屍盈野棄甲如山賊之伎倆槩可見矣但賊習
海旣久以舟楫爲室家視巨浪如安瀾海戰實其所
長而我師皆北人不慣水性與賊翶翔于巨浸洪濤
之中似非萬全之計方今上策惟有把截隘港禁絕
接濟信賞必罰伸嚴號令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使民
不爲賊賊不得資遲之又久必有縶醜而獻 闕下
者譬如瘡癤小患祇宜完精固脾使元氣充足外患
自除以臣愚見現在督撫提督及都統八旗兵馬分
撥汛守已足勦賊今 皇上又命靖南王移鎭閩省
臣謹就今日之事權戰守兼用之方列陳數本次第
入 告差備中策以供 採擇惟祈 皇上鑒臣朴
忠 勅部從長酌議密覆施行又逆賊長于偵探往
往能陰刺 朝事凡部咨密行至該督撫按者更有
闕通報息之人尤乞 勅部酊凡塡祕其准行事宜

應否該藩及督撫按者要緊字句務令親填勿假手
繕寫該藩督撫按行移上下亦宜親填勿令左右窺
測庶幾 廟謨深祕如風雨之驟至神明之不測則
地方幸甚臣愚幸甚

靖海一

臣奏爲密陳靖海第一本在審長短之形明布置之
方事臣聞善用兵者用我之所長以攻彼之所短必
不用我之所短以就彼之所長則今日靖海在謹持
浪戰詳布置之方而已往者布置失宜兵將皆狃安
城郭高居廣廈要害無駐鎮海下無舟師所造戰船
皆在內地一旦興兵四面疾呼各港戰艦動費招攜
兵馬陸行數日始達海岸我息已露賊備已完我勞
賊逸我生賊熟宜乎未奏獲醜之功也今之布置臣

請得借箸爲籌之夫自漳州之海澄縣地方出港以
趨廈門則必經海門山向者賊舟泊海門山之外我
舟泊海門山之內土名大塗尾因岸上無兵護舡舟
大塗尾不便久駐退入鎮城鎮城去廈門殊遠賊始
解甲高枕而臥矣臣按海門山與廈門相望海門山
之左地名青浦青浦之左是謂鎮海衛衛則有城爲
逆賊上岸往來通津此係漳州第一要緊門戶形勢
可據往者棄而不守臣誠不知其何所也以臣愚見
宜設大將一員領兵數千據之而分駐一營于青浦

青浦下砲則海門之外賊舟不敢泊賊舟適而我舟泊之則青浦之陸兵可以護海門之舟師海門之舟師又可以渡鎮海青浦之陸兵是海澄一路賊無日不防矣自泉州之同安縣地方出港以趨廈門則嵩嶼鼎尾排頭高浦石潯洒州劉五店一帶綿亘三四十里皆與廈門相望不需巨艘即扁舟可達嵩嶼者前撫張學聖過廈門之所也嵩嶼數里至鼎尾鼎尾有港鼎尾數里至排頭排頭十里至高浦高浦有城高浦十里至石潯石潯十餘里至洒洲洒洲則賊築城此

地以牽制我師者洒洲十里至劉五店之數處者無處不可渡廈門而高浦爲適中之地人烟輳集又有堅城乃棄而不鎮反使賊得逍遥于洒洲之滸臣又不知其何解也以臣愚見宜設大將一員兵數千鎮守高浦城則洒洲之形危又分一二大營于排頭鼎尾等處而泊舟師其下則岸上之陸兵可以護岸下之舟師岸下之舟師又可以渡岸上之陸兵是同安一路賊無日不防矣其駐守鎮海衛高浦城等處者分撥兵馬靖南王之事也分撥海門舟師者海澄公之事也分撥高浦鼎尾各處舟師者副將施琅之事也蓋王兵皆北人臣以爲不宜輕試于巨浸之中而水師用土兵則與賊共分其長也況黃梧于賊勢不兩立施琅于賊仇深殺父皆足令獨當一面協力搗巢但恐二人兵少宜以漳泉水師之兵將佐之如是布置已定我數數戒師如剋期將渡者以疲之又竟不渡如是十餘次則賊之意懈而防弛然後度天時齊人力出其不意約束並驅一鼓而殲之直崇朝事耳至于居重馭輕則有靖南王鎮守省城居中策應

則有提督馬得功兵馬久駐泉州兵民相宜興化漳州各有城守皆足自護城池其餘港口照舊分汛則是我逸賊勞我暇賊忙此萬全之策而王者之節制也相機而動擊群醜之頸而制其命如掇魚于釜而鹽其腦也

靖海二

臣奏爲密陳靖海第二本在知接濟之路并知接濟
之物亟絕其所必需事今之嚴禁接濟者皆曰禁米
穀則賊不得宿飽禁油麻釘鐵則賊舟敝而不修似
也夫米穀油麻釘鐵誠不可不禁臣愚謂即日懸厲
禁扁舟不渡賊固未嘗窮于用也謹按興泉漳三郡
之米粟原不足供三郡之民食往時皆待哺于高州
米船自海寇噴浪高米不至人皆量腹而食實無餘
糧足資海上間有一二小舟載米鶩渡者或島中之

民親戚相買糴然爲數不多賊亦不藉于此賊之米
糧遠者取給于高州十日可抵厦門近者取給于潮
州之揭陽一日夜可抵厦門高州之粟價賤于閩者
數倍揭陽賤于閩者一倍在粵東以隔省而禁疎禁
疎則米粟源源而至賊又何賚于閩穀乎油麻釘鐵
則日本之價賤于閩者一倍賊皆從彼販買即海邊
之民亦時有接濟皆爲數不多賊實不藉于此臣故
曰即日懸厲禁扁舟不渡賊未嘗窮于用也臣探知
賊所必需而平日皆取給于海濱一帶者獨火柴松
楸二項島上多風草木不生樵爨之具必資內地而
海船必用松楸燒底過三月不燒則蛾蟲蠹食一點
砲碎裂矣故禁柴禁楸事雖平常而策中要害不可
不留意也臣按鎮海衛之左有井尾港亦曰南河溪
子青浦之內有方田港此二港者漳州地方接濟柴
楸之地也鼎尾港則同安地方接濟柴楸之地海濱
綿亘數百餘里獨三處應防者蓋有港處所則通港
通山出港通海山出樹木扁舟夜行接濟爲便日者
督臣具疏深以數處接濟爲憂誠非無見而然倘蒙

皇上俯採臣言鎮海衛設大將一員以窺厦門而分
遊營于清浦嚴行譏察則海澄之山木不得出海矣
仍設營塞井尾港之口嚴行譏察則漳浦之山木不
得出海矣高浦城設大將一員以窺厦門又分游營
于鼎尾嚴行譏察則同安之山木不得出海矣并米
粟油麻釘鐵計亦無能越此而飛渡者其餘興化福
州濱海地方但有港路通山皆責成汛兵嚴行譏察
令行禁止寸木不下數月之內賊必拆屋而炊屋盡
火滅內變必起楸絕舩朽立見胥溺至粵東與閩接

壞尤望　皇上密勅該督撫嚴禁高州揭陽二處海
糴絕其餉道而粵東海濱有港通山處所悉宜劄兵
以遏柴楸下海薪米俱絕舟楫頓敝島上之衆必有
棄甲揚帆來歸者可計日俟也至于海邊有港之山
理宜封禁居民只許零星採爨不得販賣全山嚴行
巡緝如有積薪積楸在屋在場足至一舟者治其罪
此又絕接濟之源頭不可不講也

靖海三

臣奏為竊陳靖海第三本在收難民之心以破賊詭
用反間之術以攜賊心事臣按厦門雖屬海島原係
賦稅之地明末生齒實繁有徒自我
朝開疆入閩之士民朴者以農秀者以仕獨厦門一區為賊所
踞島中士民不見天日者十七年賊之虐政有甚于
虎民思出穴如避湯火奈斷舟楫又牽眷累舉踵內
向呼號涕泣望　王師之至不啻雲霓近聞鄭逆故
倡浮言謂大兵過海海上之民男殺女掠當無遺種
此其意不過欲堅島民之心俾不至內變相戕耳臣
愚謂當發　德音以破其詭乞　勅藩王督撫將帥
搗巢之日但操戈者殺無赦其餘井廛悉係難民男
無戮女無俘仍令大宣　皇言使幽遐畢聞此以示
王者之度量亦收拾島上民心之一大機括也又鄭
逆所部偽將皆南人脆弱難用近收叛將馬信李必
王戎等號曰北鎮又有浙寇張煌言虞允升阮美楊
嘉瑞等係舟山之餘孽楊復葵羅蘊章葉有成等係
張名振之遺氛驕馬操弓與我技同賊實恃此以為

勁旅然而南鎮當北鎮貧彼此猜忌嫌隙易生獨以曾奉　勅諭馬信李必等罪與鄭逆同在不赦之條自知投生無路故遂死心向賊所謂困獸猶鬭何況于人也臣愚謂宜　勅浙閩二處總督募人能說致叛將及北人來歸者許以官爵俾到海上宣諭　上意果能擒逆自贖不惟免罪且加爵賞則北將之心必攜使鄭逆殺北將則已去吾毒使北將殺鄭逆則吾事已濟豈非用兵之神機祕策乎但此議尤宜甚密一有漏洩則吾計不行而賊黨之心益堅無反戈回首之日矣

靖海四

臣奏為密陳靖海第四本在芟除土賊以孤賊黨安挿投誠以消隱患事日者海寇倔强島上每滑結土賊以作外援布置奸宄以圖內應故城外之賊凡有二種其一則姓名已著竄伏山海之交以為三窟號名黨類聯絡鄉里聽聯絡者輸餉穀不聽聯絡者遭劫掠其一則父子兄弟撥置一二人入海從逆撥置一二人入衙作蠹而本人乃在鄉村或借鄉總名色或借社首名色驅遣里民一呼百諾日入城市而人不敢問夜歸鄉閭則哨黨聚掠比者郡城而外大鄉劫中鄉中鄉劫小鄉日日見告此曹實為戎首鄉民被掠而訟之官緩則衙蠹牽其線索急則海上為其歸巢諸如此類皆與海賊遙相響答臂指相連但零星草寇原易芟除若苟安養癰必致滋蔓臣愚以為宜　勅督撫提督但有土賊處所即宜探其巢穴立刻撲滅其陽為民而陰為賊者即宜訪確立置重典土寇既除則海寇之黨孤城以外無肘腋之患矣至于投誠之衆實繁有徒皆量加職銜授之室廬置之

郡邑與民雜處此曹既受　朝廷厚恩未必遽懷反
側然而處置失宜雖初無異志得無有因利乘便而
變其初心者乎夫以本地投誠之人安頓本地其平
日黨羽有跟之投誠同在城中者有不跟投誠依然
悄聚城外者雖行藏各別而聲息常通彼此往來莫
能察識又身在城郭難于防備種類衆多一呼而集
郡中虛實平昔畢知加以鷹存未化之眼虎耐久餓
之腸海寇多勾引之奸磁鐵有相通之氣一旦叵測
可爲寒心即以泉州而論去歲八月間鎮江失守報

至閩省數日之內投誠之衆語意眼色大異平日臣
時在城中一夜常數驚幸江南捷音至人情乃定倘
捷音稍遲臣恐泉州之禍不在海上而在蕭牆之內
也此按臣李時茂身在地方目擊眞切其撫後陽順
陰逆之疏所由來矣臣愚以爲　朝廷既開浩蕩之
恩待以不死加以職銜亦宜商量處置之方使變無
由生非徒以安戢地方亦以全始終之恩於若曹也
按督臣李率泰現令投誠總兵林忠日備閩隨林與
珠則協總兵吳萬福同守福寧此中機權實有妙用

臣請倣其意而行之凡與泉漳投誠之人或撥在督
撫衙門效用或撥在左路總兵董大用處效用福州
投誠之人或撥海澄公下效用或撥董總兵處效用
延建汀邵投誠之人或撥提督衙門效用或撥海澄
公下效用或撥右路總兵王進功處效用皆給以室
廬安其眷屬其所帶兵目查其實數量與跟隨應有
定額人多者爲分隸別營以補隊伍之缺一措置間
而投誠者官樂得其職兵漸剪其翼　朝廷無疑貳
之跡而海寇勾通應合之計不行城以內無腹心之

患矣臣繕疏甫畢而撫臣徐永禎謀反情眞之疏適
至臣披讀之則投誠張顯與海逆通謀內應發覺之
事不覺心驚膽裂臣慮有今日久矣茲果然使非藉
皇上如天之庇諸生出首泉事尚忍言哉語曰崩岸
嗄虎聽不待聰今投誠之爲嗄虎也大矣以按臣之
條奏若彼以撫臣之疏報若此尚可執守成見曰蔡
人吾人而不早爲之所耶事關重大字多逾格伏乞
皇上鑒宥施行

糾叅藩臣疏

臣奏爲粤東瘡痍未起貪吏不宜承宣謹據事直糾以蘇民困以儆官邪事臣辦事垣中見吏部陞補官員一本以貪盡忠補廣東左布政使奉　旨依議在案時臣方料理密疏條上未暇旁及今密陳次第將畢用是特疏糾叅爲粤東殘黎驅除大害謹按貪盡忠向任山東穢聲彰聞特以善事上官寅陞浙江右藩恣谿壑之欲朘止足之戒値左布政陞任本官署事當是時也協餉孔亟經奉　嚴旨本官視若弁髦

疾呼不應夫協餉非無欵項也部寺起存錢糧應解應給各有額載本官以解協餉無抽頭發雜項有扣尅擅將糧道解部輕賫二萬兩借放綾紗緞絹等項加一扣尅得贓二千兩閩餉絲毫無解職此之出庫書開麟生繳進可鞫機戶馬黃譽李維寧可質也杭衙三色本紙錢糧應發者也本官先示勒斬致槽戶苦求講定加二扣尅然後給放一萬兩得贓二千兩開麟生繳進可鞫槽戶嚳龍姜昂彤君隆可証也浙糧道缺出業經院批知府蔣印軍民欣然盡忠賄囑前撫改批本官帶署前後批文可察也既署糧道將庫銀數萬兩俱係緊要錢糧盡數那移支放以遂扣尅之私印冊班班可考他不具論即摘其婪贓憤漕之一事如歲造漕船價銀六千餘兩加二扣尅得贓一千二百餘兩道書祁伯彰繳進可鞫致船料不敷廠匠張升范文池等憤怨可証也臣就見聞所及據實入　告摭一漏萬不知凡幾有官如此而使之張牙舞爪于困苦待盡之粤東東民其尚有孑遺乎最可異者邇來百官窠奉　嚴旨無敢以優人入室恆

舞酣歌盡忠方在兩浙政當三空四盡之時民有菜色兵無宿糧乃以婪贓千金買置梨園一班名爲秀雅妓童數十皆過雲遶梁攜至　京師自八九月至今宴樂不斷歌舞不絕鼓鐘于內聲聞于外彼以爲借此植私結黨則　上旨可悖　功令不足惕也輦轂之下猶膽大如此況粤東天末何事不爲耶伏乞　皇上勅下該撫嚴察盡忠自署印至交代收錢糧皆何欵放錢糧皆何項有無解過閩餉弁撥鞫犯証贓罪立見至秀雅班現在盡忠之家本官豈得抵

君自屢臣備員言路原欲問豺狼不問狐狸惟是畫
忠既係舊人又身在　京師自知罪過多端恐掛吏
議揮金結援黨羽衆多是亦當道一狼也臣念身東
兩苦已極不顧身家利害爲地方去此大憝伏惟
皇上垂察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論滇餉疏

臣奏爲國計匱絀日甚滇南糜費非策微臣隱憂
無窮謹密披血誠斟酌籌畫事在速行庶幾補救急
請　睿裁事臣憶自乙未科　殿試對策內稱錢糧
入不敷出者八十餘萬至順治十三年入不敷出者
四百四十餘萬矣臣自十五年九月給假離京至今
年七月還　朝意謂二年之內計臣持籌量入爲出
當大異昔日比臣入署以來留心查核則今日入不
敷出者至七百餘萬臣憂心如焚不知所届臣此來
路經福建浙江江南山東北直五省適耳之所聞目

之所見無一不苦之官無一不窮之民眞有灑不盡
長沙之淚繪不盡監門之圖者一入長安而度支告
窘又復如是此可謂上下交困矣記曰三年耕必餘
一年之蓄反是者其國可虞聖賢所言豈有虛罔此
臣所以廢食而嘆廢寢而思不能默默而處此也今
即以雲南一省言之總括一省夏秋秋糧鹽課礦課
商魚牛稅共正雜銀止十六萬一百兩零而今辦滇
南兵餉至九百萬兩有奇夫九百萬兩者天下正賦

錢糧其數尚不及此也以盡天下之正賦而奉一隅之雲南以九百萬之金而營十六萬金之地自古以來開疆守土無此算法偶一爲之猶曰王者大無外不暫費者不永寧若今年此費明年又此費費未有止則是糜數千萬之金而營十六萬金之地失算至此尚可言乎失算而止於得不償失猶未爲害也至思及竭百姓之脂膏以事邊兵則民必怨竭　國家之命脉以事邊地則國必虛國虛民怨天下之患不在雲南之餘寇臣恐枯木槁竿皆可爲梗蕭牆盡伏

戎矣是可不爲寒心乎舉朝臣子紆青拖紫戴紅圍玉受　皇上之厚恩莫有激切爲　皇上言者彼以國事爲大家公事若言之切直而買禍所關係者自已之功名故雖知之而不言也此又臣所憤悒不平不能默默而處此也以臣愚見雲南餘寇據目前偵探道在孟艮地方彼處土彝各有世守外兵入其土地暫時供億或能勉強爲情久之必懷吝惜又久之必生疑忌我　國家但能愛養遺黎將徠流離仁聲遠播必有繫其頸而來歸者可無事張皇興師窮荒

博戰然臣度今之議者必曰餘寇未盡未可安枕八旗禁旅必不可撤六萬綠旗必不可裁用兵必不可休臣言必不屑用也臣思其次則留八旗之禁旅足六萬之土兵而急議兵屯以紓國用古者趙充國辦羌且戰且耕諸葛亮伐魏且耕且戰此二臣者豈有三面六臂大異今人不過視國如家鞠躬盡瘁經濟自生憶臣入垣第一疏爲敬陳經國遠圖等事首議兵屯近陳協諸臣又復累疏發明臣說而覆疏者不過曰事難遙度應　勅下該督撫確議而已督撫咨

詢該鎮則回曰某營戍卒分防尚且不足安有餘力足事田畝督撫據咨回部部臣據咨覆奏而兵屯之事寢矣嗟乎今日封疆諸臣譬如不才之子父母用度稍絀令其力田略佐生計則曰吾料理家務尚且不遑何暇力田于是一絲一粒必取給於父母雖雙親蒙目彼且酣歌飲博自若也今臣即復理前說豈有能毅然爲　皇上力行此事者哉毋已臣復思其次兆臣入京舟次安山適遇雲南撫臣袁懋功舟自北來時夜將半臣攬衣提燈與撫臣相見諄諄以屯

田足國之事相勸勉懋功日受　皇上厚恩捐糜難報政在日夜籌畫屯田一事尚至地方敢不盡力言猶在耳臣查雲南原有舊屯計一萬一千一百七十一項零科糧三十八萬九千九百九十二石零皆現有原種之軍今宜　勅令該撫令其責成原軍換帖領種永爲世業軍既領田即爲我兵籍其丁壯復成勁旅如軍故丁絕招人代墾愿爲軍者即給新帖許爲世業不願爲軍即爲官佃歲納官租兵燹之後牛希種絕宜暫發撫臣二十萬金聽其買牛耕種借給

軍民買牛能孳耕種收償經年銷算三十萬金必無虧損又可以復收三十八萬九千九百九十二石之舊額不惟此也官收額內軍餘額外米粟既登價直自賤倘邀天之庇每粟一石價可三金則視今年之每石十二金者已省　朝廷餉費四分之三矣況賤於此者乎惟是催徵之官尤當妥議若責之昔日衛官則今非世職若責之委用官員則屯未能興而窮軍之髓先竭計惟責成本府州縣令其徵收或本或折仍照萬曆年間則例一切濫加悉與蠲除庶人樂

急公野無曠土屯事之成此其一又當嚴禁主客兵丁勿擾屯軍屯民邇來驕兵悍將自不肯耕以擾耕人則膽張眉動牙開爪攫即現熟者猶去其鄉況新闢者誰不棄土必使撫臣得行其法然後耕人得保其業屯事之成此又其一至於民地荒蕪既多其有主者撫臣給以牛種量收本色仍課正供其無主者撫臣一體募人耕耨收其西成屯事之成此又其一黔國世鎮雲南各府置有庄田不載有司冊籍宜訪沐府經管舊員令其開報熟者收其籽粒荒者一體

募人耕耨屯事之成此又其一臣惟平西王一意辦寇袁撫臣一意辦屯庶幾兵食兼足不至竭天下之物力以奉一隅以釀禍亂今時屆仲冬日月如流轉眼改歲臣及今不言則明年之計虛管子曰一年之計莫如樹穀伏望　皇上勅部速覆速發金錢責成該撫事在旦夕難可遲緩伏惟　皇上鑒臣苦心少留意焉

疏入奉　旨撥銀十萬兩聽督撫備牛種耕具脩復舊屯

推詳矜恤事宜疏

臣恭讀　上諭明年歲次辛丑爲　皇太后本命元辰又念　端敬皇后彌留時諄諄以矜恤秋決遺言我　皇上特沛解網之仁將監候各犯槩從減等使之剏艾省改期于無刑是日羣臣方在會議忽接綸音歡聲動地未移時而　皇上駕自　端門入進午門適有鵲鴿數千迎　駕合歡翔舞前導繚繞不去時　皇上睇視久之臣辦事垣中竊窺忻忭喜不自禁仰見我　皇上行一善事而錫類之孝刑于之化推恩四海之仁皆備焉以人情之歡洽如此物性之感召如彼則　上天好生其爲鑒格名祥何可勝道臣幸生當泣罪之　朝欣逢　盛事謹就中開事理有應推詳者備細具陳仰祈　睿鑒臣恭繹　上諭所云見在監候各犯槩從減等意甚普徧也則凡已經結案者或斬或絞法司奉行恭　諭減等不待言矣其未經結案各犯間有情可矜疑而經　睿駁者又有各犯口供未確証佐未明律例未合而經部駁者又有奉　旨該巡按御史再行親審具奏者諸

如此類皆　上諭以前事也較已結之犯情更可矜誠恐法司凜遵　諭旨奉行減等止及見在已結之犯而未及未結之犯則是情眞罪當應斬應絞者皆得仰邀　浩蕩槩從減死而情原可矜事原可疑再行確訊者反不得被　一視同仁之澤是無可矜者反生有可矜者反死無可疑者反生有可疑者反死度亦　皇太后　皇上所惻然動念而　端敬皇后在天之靈所愁然不樂者也伏見我　皇上矜恤逃人之例以　上諭以前爲定凡未結案者皆得與已結案者一體寬宥薄海內外咸頌　仁恩此遭　盛典臣亦願　皇上申示法司除謀反大逆外其餘在內在外已結未結監候各犯悉照矜恤逃人例斷自上諭以前爲定槩從減等尤望　申飭內外問官定人罪案先按律例允協無苛然後就本律上減一等不得深文煅煉先加之以過量之罰然後再引減等之　諭則是名爲減等實無末減尤臣所鰓鰓審慮者也而臣更有請者歷稽前代恩澤所加有未及死罪而放還流人者未有死罪邀恩而流人向隅獨泣

者臣聞風土既殊物性迥別故牡丹國色移南方則不生荔枝天香徙北地則立槁凡人體質亦復如是臣見諸凡流徙寧古塔尚陽堡　盛京諸犯雖罪在應得而比應斬應絞之人實有差別至于子有罪父母被徙夫有罪妻被徙父有罪子被徙兄弟有罪弟兄被徙者孽非已作情尤足矜離鄉去井水土不服醫藥莫給疾病相尋親絶戚遠形影相弔飢寒困阨溝壑自拋是故名為流徙實斃他鄉彼議斬議絞者子孫猶得拾其遺骸歸埋首丘而流徙罪輕于斬絞

反使一剐枯骨送有北之地飽狐狸之腸言念至此能不酸心至于罪孥孱息羞孱困苦生不如死死無所歸哀哀窮人更堪悼痛日者李開生以言官被徙猶飽惡棍李乾德之兇拳而畢命則其餘可知以李開生甫歿開惡棍遂欲焚其屍分其家口則凡無主之老母嬌妻弱女又不問可知臣念此等罪人實可哀憐必欲以此輩實邊竊恐竟如牡丹南荄荔枝北焦生往死滅化成燐青豈復能望其栽生栽育室家蓁蓁哉備蒙　皇上體　上天好生之心加恩流徙諸犯或念其剏艾已久嘉與維新或本身犯罪者量與減等父母妻子兄弟累徙者幸邀罪人不孥之典亦斷自　上諭以前為定是　天地神明所聽仰天下臣民所禱祝而祈諸臣所願而不敢請者也恭惟皇上以堯舜為法以　天地為心計　睿慮已先及此臣亦因　皇上先有三次　德音故觸類引伸有動于中是用齋沐密疏上　請竊效古人入告我后于內出則順之于外之義臣聞　天子壽　親百族被春臺之色　皇天祐命幽滯分昭旭之光伏惟

皇上擴推恩之念敷九蓄之仁為　皇太后元辰萬壽造如天之福并推　端敬皇后矜恤弘慈慰其於昭之靈則我　國家忠厚之德卜世卜年行且軼周室而上之矣倐陳字多逾格并乞　槩宥施行

順治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題十二月初九日奉　旨該部詳議具奏疏未及覆而　先皇帝賓天矣

恥躬堂文集卷之五

晋江恥古王命岳伯咨　著

清谿厚菴李光地晋卿輯定

弟　命祐伯履

姪　吉人天輿　錫蕃文然　仝較
　　錫卣文人

男　錫庋文成

奏疏

議圖粤東南澳疏

刑科都給事中臣王命岳謹　題爲微臣使粤言粤

敬陳粤島要害之地仰祈　睿算勦撫兼施以孤厦門之援事臣蒙　世祖先皇帝知遇殊恩敎育於詞林拔擢於諫垣感激高深矢心圖報臣前歲給假葬親還　朝是以有微臣蒙恩及密陳靖海五疏庶竭愚誠以資蔽懈茲以奉　命使粤身在途中輒被寵命陞臣今職又以意外人言荷　恩傳問隨蒙　皇上懸日月之照弘覆載之慈憐鑒生全俾得復列班行從此微臣有生之日皆報　國之年也但有愚見敢不披瀝臣謹按粤東東北隅有南澳一島居閩廣之交自潮州黄岡一帶望見山頭蒼翠如在戶牖間前明設副將一員彈壓其地誠重之也我　朝定鼎以來未歸版圖爲賊黨陳豹所據與厦門聲息嚮應相爲犄角粤中接濟則以南澳爲傳舍賊舟入粤則以南澳爲郵亭粤中大兵欲搗厦門則又以南澳爲藩籬故在賊爲要害之地在我則爲眼前之釘也客夏萬祿等以銅山投誠厦門王庭之兵搗其南南澳陳豹之兵促其北常山首尾之形大可見矣故厦門滅南澳勢不能以孤立南澳撤則厦門勢亦不能以

獨存則南澳不可以不圖也欲圖南澳舍勦與撫更無奇策比年以來我師數窺厦門而未嘗一議南澳陳豹之安心弛備亦已久矣此可以輕舟奇兵出其不意而襲取甚易易也又陳豹年已望六銳氣銷滅若用得其人開陳利害許以爵賞招之使來或郎翻然改圖棄暗投明亦未可知伏乞　皇上勅下平藩密議勦撫二策孰優臨時應變作何機宜要以臥榻之側不容鼾睡定當致陳豹於麾下淸南澳之窟穴則厦門之賊失其左右手株靖妖氛在此一時矣

論粤東兵飢處置之宜疏

臣一介書生至愚極陋荷蒙 世祖先皇帝知遇於前又蒙 皇上照察於後區區報 國之心無日忘之臣前歲假滿還 朝歷陳靖海前後五本從閩而來則言閩也今自粤而來敢不以粤中耳目所及首先入 告臣自抵粤境即聞肇慶兵飢脫巾欲去督臣李棲鳳散家財以給將士譁而後定嗣是高州雷州徐聞縣海安所等處皆旋譁旋戢幸未潰決以臣所聞瓊海之事則大有可慮焉瓊州營兵餉銀月米

聞各缺至十六年內外去年五月初間總鎮下操而旗鼓忽譁然四散離營出城稍稍劫掠關廂至十五日復譁如前地方官正在設處撫定而勺水易竭泉府不繼至六月十六日則各營盡叛或分掠村墟或據扼城頭總兵高進庫與親隨數人獨坐衙舍已處于無可奈何之勢隨有叛首張騰鳳單騎入署向高總兵索印闖入後衙將各親隨身不攜寸鐵騰鳳不之忌也有聽用官張士瓮尾騰鳳後處已深入奪騰鳳所佩刃立斬其首出自高進庫而城上叛兵未之知也尚吹哨吶喊如故推官姚士升登城而號于衆曰首惡張騰鳳已誅首級在此餘皆脅從無所問宜各歸營伍請以家口保若輩無事兵見亂首就戮又素信推官言而高總兵亦登旗招撫乃漸漸解散歸營此一役也島上一區幾幾乎有不可收拾之形幸賴朝廷洪福頃刻底定今能源源繼餉則可以永安不然臣恐瓊海之憂未艾也且不獨瓊也廣州水師總兵張國勳之兵缺餉或以十月計缺米或以一年計矣惠潮南韶諸營缺餉其數稱是在在呼庚處處可

虞此非保安萬全之道也伏乞速 勅部臣就粤東一省正餉協餉從頭查核每年未完若干積年共缺若干速議撥補以濟飢軍至于招墾舊屯鼓鑄錢息等事宜并 勅督撫多方酌議施行以補苴罅漏則三軍之士莫不踴躍而呼萬歲永爲 朝廷盡力無有二心若猶是紙上作餉畫餅充飢萬一激成變故又煩徵討之師更糜不貲之費此時司計諸臣恐不能辭其責也至若高進庫與諸將士雖相安目前未免上下俱有疑心慮將來或生嫌釁似宜 勅下部

臣竊議處置昔朱帥張旻馭兵失宜軍中思變兩府會議或欲罪旻或欲捕反者相臣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不若擢旻解其兵柄則反側自安臣愚謂此議可採也別調更置統在部議仰聽 睿裁要宜上存 國體下安兵心則瓊海幸甚全粵幸甚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請 勅蚤頒由單疏

臣奏為催科全憑由單頒發不宜延緩謹陳目擊之往事乞加 嚴勅於將來事從來易知由單為錢糧額徵之總會最詳悉亦最簡明官不得以意為增減民乃得憑單為輸納舊例每年冬季戶部即查收明年由單頒發各省巡撫藩司藩司頒發郡縣各縣俱于春前頒發里班故每歲之春深山窮谷之中莫不曉然知本年錢糧每產米一石該銀若干者矣以臣所知江南蘇州等處則不勝詫異焉去歲順治十八年由單至十二月朔日該府尚未給發吳縣知縣張敘長洲知縣蘇仁皆新任未閱月兩縣士民向該縣求頒該縣苦未有以應也申文到府求發者四五次而該府不發其餘各縣槩未頒給詢其故則以藩司于十月間方行票到府議增減由單未妥以故遲緩也諸士民已完十八年之課而皇皇然如坐暗室中惟恐復蹈十七年之處分欲求見由單一紙而不可得亦足憫矣再細詢之則十七年之由單至十八年七八月間始發問由單既不發有司憑何催徵則云

剳爲約徵名色約徵云者如產米一石約略徵銀若
干爲游移無定之詞總之與由單不符也夫部發由
單皆係奉 旨題定苟可增減則是 朝制不信于
民也則是撫院藩司皆可專擅爲政而奉 旨頒
發之單徑可違異也臣聞蘇松常鎮事體相同臣不
知該撫 題參十七年紳士欠糧之數有以錢計以
分計以釐計者爲憑由單算乎爲憑約徵算乎若憑
由單則由單匿而不發何從而定花戶之欠額若憑
約徵則置奉 旨部頒之單而不用是謂違 制創

爲游移無定之詞使紳民無所適從及陷罪然後
從而參之是謂罔民 國課之所以不完胥吏之所
以長奸士民之所以掛罪皆由單不發之故則撫院
藩司知府似不能不與士民共分過也夫已往者不
諫將來者可追今新撫抵任未幾本年春季甫度官
與民皆在朝氣之中伏乞 勅下該部嚴核該撫勒
限頒發取具各府州縣頒本年由單與里班士民日
期報部稽核自明年而後每歲俱以春仲遍發里戶
一如舊例遍行天下使部定錢糧額數昭昭然如揭
日月而行則上收完課之利下免逋糧之詠爲上爲
國爲下爲民胥兩得之矣臣從國計民生起見謹將
見聞入 告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乞留教職疏

臣奏爲汰冗員以裕　國計微臣切有同心裁教職
而妨治體愚忠慮其不可謹冐昧密陳幷斟酌存官
裕　國之宜乞　垂睿鑒以定典章事臣聞近者
廷議欲裁天下教官蓋謂知府卽可兼攝府學知縣
卽可兼攝縣學則各學教官似屬贅員裁其俸薪足
以佐兵餉之萬一也夫軍需孔亟司農籌目裁官之
議亦出于萬不得已之計耳臣竊謂教官職分雖微
而關係甚重有萬萬不可裁者夫教官一職下以約

束諸生上以奉祀　先聖故諸生久不到學者教官
得而申飭之諸生有不守學規出入郡縣結交有司
者教官得而董戒之有不孝不弟干倫犯紀者教官
得疏其名于督學而黜退之然而躍冶之徒猶有出
入公庭包攬詞訟抗違錢糧者夫欲端士習當嚴教
官之考核考核嚴則教官之督率必勤而士風自正
今議裁教官而歸郡縣則劣生莠士儼然與有司往
來無所禁忌曰太守吾學師也邑令吾學師也是驅
天下之生員而日與郡縣相酬酢既與郡縣相酬酢
必與衙役相表裏歲時餽送結納與援起滅詞訟隱
熟作荒下病民生上侵　國課士風日就敗壞人才
日益汙下職是之由矣此以約束諸生而論教官之
不可議裁郡邑之不可兼攝者一　先聖孔夫子德
與天地相配道爲帝王之師各府州縣設立學宮肇
祀數千年于茲矣教官之署實在其內朝暮省視屛
除穢濁廟貌毁則重新宮牆頹而整頓皆係教官職
掌今議裁教官而歸郡邑郡邑有刑名之事錢穀之
事承上御下送往迎來隄防盜賊接待兵馬日不暇

給何暇過　先聖之門詢其啓閉問其掃除勢必使
學宮之內蕪穢不治鞠爲茂草又其甚者奸胥猾吏
潛穴其中莫之敢問男女雜處汙濁之氣觸犯聖域
皆事勢之有必至者臣聞福州府官探得有裁教官
之信卽議欲廢明倫堂爲府堂幸撫臣許世昌力持
之而止則學宮之荒廢胥吏之侵占使　先聖日聞
敲扑之聲日與皂隸爲伍已漸見其端矣夫梵宮道
守猶有焚脩廟祝之人以　孔子至聖宮牆之內不
能留一二教官以司啓閉備掃除曾二氏之不如良

可嘆也此以奉祀　先聖而論教官之不可議裁郡邑之不可兼攝者一　且使天下後世謂裁　聖廟之員廢弟子之師自　今日始大非美談甚傷治體臣知而不言是臣不忠于　皇上臣心不安也或以國用不足省此錙銖之俸足備餉騰之資臣亦有說以處此臣見在京漢官公費錢每官一員歲支三十六金皆在俸銀之外明可裁扣在外文官自邑令以上每官一員可捐歲俸十之一如所謂土黑勒威勒者以佐軍需計內外官所歲扣已溢于天下教官薪

俸之外矣讀孔聖之書受　朝廷之祿捐其涓埃以存　聖廟之微官亦大小臣工所樂從也臣偶患中暑誠恐實錄一定則反汗爲艱爲此力疾敷陳伏望
皇上垂鑒施行

慎刑總疏

臣奏爲微臣職掌攸關敬陳慎刑數事以培元氣以報　國恩事臣備員刑科條陳刑名係臣職掌夫幼之所學壯之所行以臣所聞成周忠厚乃過其曆世逾三十年軼八百故文武開基成康繼世昔人美之謂太和在成周宇宙間今　皇上纘承丕業正當成康之序宜垂清問以幾刑措愚臣報　國之心惟願我　朝曆數與成周後先比美而已日辦事垣中每接　紅本捧讀　睿旨其間解網之仁不一而足往

往出諸臣恆慮之外臣身當　堯舜之朝而不能拜手颺言以成就　君德以培植　國家億萬年之元氣非臣心之所安也謹齋誠潔志列陳數本仰備
採擇臣不勝懇切待　命之至

慎刑一

臣奏爲敬陳愼刑第一本在恪遵　欽定實錄分日閱招以便公同審核事伏讀大理寺實錄內開在京大辟重犯刑部具題奉　旨下三法司核擬者刑部會同都察院大理寺公審覆奏此件照見行事例遵行在外大辟重犯經該督撫具題奉　旨下三法司核擬者刑部會同都察院大理寺公同核擬覆奏此件照見行事例遵行俱奉　旨依議欽此謹按　題定部限事屬本部自覆者限二十日事屬三法司核

擬者限三十日此定例也向來刑部奉有三法司核擬之　旨先將卷案送與都察院大理寺二衙門遞閱亦定例也但聞有迫近三十日之期始送與該衙門者每衙門草草披覽肯綮未詳輒赴公審亦有嫌其送遲嗔不收閱者皆由不確定分閱日期之故也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既已奉　旨核擬豈宜如此草率臣請自今　欽定分閱日期如初一日奉有三法司核擬具奏之　旨刑部首先詳閱卷案自初一日至初八日皆刑部日子次送都察院衙門詳閱自初九日至十六日皆都察院日子次送大理寺衙門詳閱自十七日至二十四日皆大理寺日子如是則每下一招三法司皆已洞若觀火然後以二三日內公同核議以二三日內繕本具　題臣科稽察刑部事件亦幷察此送卷日期有遲緩者據實　題參庶各衙門俱得詳觀顚末以便面商即有寃抑或可清理也伏候　上裁

慎刑二

臣奏為敬陳慎刑第二本在破附和之習以平反定稱職事臣見外間督撫招定大辟三法司未曾翻駁一案刑部審定大辟院寺未嘗平反一獄臣竊疑之夫問訊者必皆皐陶然後無可再議今死獄無一得減者是古來明允只一皐陶何今日皐陶之多也不然何無一案之可駁無一獄之可平也大抵已經問成之大辟附和者以為執法開釋者似涉嫌疑故一已之功名為重而他人之性命為輕臣愚以為問成

死罪乘有案斷無事事皆妥忘理自今三法司宜大破積習痛絕附和凡奉有三法司核擬之旨兩法司曰殊死一法司曰可生不妨單辭徑題以聽宸斷議生者是勿罪擬死者恐以瞻顧戒異同也議死者是勿罪擬生者恐為功名殘民命也臣請自今欽定考核之法凡三法司有能平反在外死罪數人院寺有能平反刑部死罪數案或刑部能自平反其成案宜以異政受上賞若終歲附和並無察理以不職論則彼此爭先推鞫必多生全矣至大理寺即古大廷尉漢臣張釋之曰夫廷尉者天下之平也平反尤其職掌臣愚請以平反定殿最于大理寺更宜專有責成也伏候　上裁

愼刑三

臣奏爲敬陳愼刑第三本在遵行流徙之法斟酌以謹其牽連事古者死罪之下爰有軍徙爲地不過二三千里比承明末蠱壞之餘人心不古百弊叢生世祖先皇帝慮非大加創懲不足以振肅紀綱挽回陋習乃立爲流徙之法蓋亦不得已之權教耳使數年之後風俗丕變人心還淳在 先皇帝未必不弛流徙而僅用軍徙臣聞文王治岐罪人不孥今則行父母兄弟妻子流徙矣其情罪重大者連及祖孫矣

昔魏主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闔門充役兗州刺史崔挺諫曰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魏主遽從其請今 國法方行臣豈敢遽參末議但就奉行近法之中蘄稍寓寛恤之意如許嫁之女應歸夫家過繼之子應從嗣父孫不應帶及孫女子不應帶及子媳則法行而恩仍留威著而仁亦寓于罪人不孥之意尚有合焉矣臣聞廣東解家眷入官者至連及表妹用刑一過波濫何窮此非 朝廷之初意

也仰惟 天語申飭以養元和實 宗社靈長無疆之休伏候 上裁

愼刑四

臣奏爲敬陳愼刑第四本在遵行立決之令斟酌以防其濫及事伏讀十八年三月十四日　上諭內凡强盜人命故殺謀殺等項死罪供証情眞審擬明確無可矜疑者應即立行正法不必監候欽此夫强盜人命故殺謀殺所謂不赦之條也供証情眞審擬明確則又在明允之後也以不赦之罪加以無疑之讞立行正法尚復何辭臣再閱　紅本自上年三月十四日以後斬絞各犯蒙　旨著監候秋後處決者凡

三四十起又見我　皇上泣罪解網之仁未嘗不躊躇斟酌欲于死中求其生也即此一念可以上格
天心下培　國脉但擬定立決在外則由督撫在內則由三法司誠恐奉行　新令過于拘謹但屬死獄槩擬立決未必盡犯不赦之條也伏乞　天語申飭三法司督撫以後問擬立決必確係十惡不赦又屢審果無冤抑者方用此例其餘仍擬監候處決庶于前　諭益相發明蓋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若行刑之後忽聞小枉　黼座之上必有惻然傷情者然而已無及矣古者決囚則人君爲之減膳撤樂誠重其事易曰君子以議獄緩死亦即此意臣之區區願
垂照察伏候　上裁

遵 旨回奏疏

臣叨任刑垣宜循職掌條陳刑事臣肯拜敬陳慎刑第一本奉 旨據奏三法司核擬事情每衙門草草披覽肯綮未詳等語係何衙門何項事情着王命岳指實明白回奏該部知道欽此臣聞刑部奉有三法司核擬具奏之 旨俱係刑部先定看語臨當覆奏然後連卷送到院寺兩衙門畫題似此相沿已成故習臣雖有聞尚無確見因辦事垣中閱得臺臣李文熙題爲刑獄關係匪輕等事一疏內稱共事覆審之

人以時迫不暇詳行翻駁雖有核議之名而未嘗盡核議之實又稱向後核議事件科抄到部即將原審口供案卷移送都察院大理寺發該掌道御史并大理寺官細閱招情等語臣始信人言之果不誣也據臺疏所稱時迫不暇詳行翻駁非草草披覽而何所稱雖有核議之名而未嘗盡核議之實非肯綮未詳而何所稱向後核議事件科抄到部即將原審口供案卷移送都察院大理寺細閱招情則前此之科抄到部不即將案卷移送院寺細閱可知業經奉有該部議奏之 旨亦經部覆雖不行其言而未嘗敢駁臺臣所稱時迫不暇詳行翻駁等語之非是也臣所據者即係都察院衙門內御史之言又即係御史入告之言實莫實於是確莫確於是矣臣欲舉何項事情則各項皆係刑部看語既定然後連卷送與院寺衙門畫題從無先送院寺詳細閱卷然後面同研審以定看語之事事事皆然難以枚舉臣科職在補闕拾遺其于各部亦存大體必係亂法大事方行特疏糾參若夫法制或有未備舊習或有相沿則條陳

以去其弊補其偏而止但臣既奉有指實明白回奏之 旨誼不敢隱默不吐至于分日閱招然後公同審核以定看語實係仰體順治十二年十月十九日上諭內虛心商酌務期情罪適當律例允協之至意芻蕘末議終望 皇上採納施行

言官陳奏疏

臣奏爲言官陳奏多係浮泛塞責大負　下詔求言之意懇乞　嚴勅指實糾參以禁陋習以收實效事

臣伏讀邸報見　皇上下詔求言雖失實不以罪凡以作敢言之氣以勸天下之來者古鞀鐸之懸不是過矣旋見一二以言論者稍疑　皇上以言求之旋復以言棄之於初心若不相符者然而不知諸臣實有以取之也臣聞人君以納諫爲明人臣以盡言爲忠言貴責實不貴其文言貴當理不貴炫名古之純

臣其事君也將之以誠持之以慎上者嘉謀嘉猷入告于內出則順之于外々兢兢於善則歸君之義次者循職數陳期適於用而止毋勦說毋雷同故人主聽之而不厭也今觀諸臣奏事乃有大謬不然者比　皇上詔求直言亦曰凡有裨於兵民疾苦國計吏治者亟以悃也乃應　詔而質矢鴻謨者靡乎臣見諸臣生平既無所表見於　國家大計亦未嘗平昔揣摩一値　詔言則仰屋而思取其不犯時諱无咎无譽者苟且稱塞章奏交上茫無頎畫誠意既寡施用轉疎致　皇上厭聞嘅觀以爲是皆無益徒亂耳目稍稍棄不復省是言負　陛下非　陛下負言者也厭心既生頗有言事失實者則雷霆之威或隨其後故言路之塞塞於通之日而不塞於塞之日臣切私心慮之夫內者用廣　聖德外者弘裨政務坐而言起而可見諸行是之謂直若夫游移浮襲濆擾　聖聽揆厥本情全乖忠愛　皇上政惡其言之不直耳非惡其言之直也臣愚以爲宜　下嚴勅繼自今言官言事務有關於民生兵困足可實見施行臺臣陳

其所掌省臣陳其本垣其有仍前浮泛塞責者許科道互相劾實糾參庶幾忠猷嘉告實效可期且糾參出於諸臣而雷霆不發於五位於　皇上求言之初心亦不悖矣抑臣更有請焉因事納忠者人臣之義也曲賜優容者人君之度也其有言事非關浮泛而指陳詿誤失實者倘邀浩蕩畢赦使天下咸知其臣之過而益頌吾　君之仁是亦　聖朝盛德事也臣冒昧上陳不勝隕越待　命之至

擬　進呈千秋寶鑑疏

臣受　先帝厚恩日圖報稱今　皇上冲齡宜於暇時披覽古今史鑑知古今成敗興衰之由然後效其所以興而戒其所以敗則久安長治之本也臣謹錄夏商周以來至于元明之故實其詞約其事明數紙之上興亡了然名曰千秋寶鑑以備　御覽伏乞[illegible]幾之餘時加寓目以　皇上聰明天賫力與年長[illegible]朱子綱目諸史以會其全則又微臣區區[illegible]者也

恥躬堂文集卷之六

晉江恥古王命岳伯咨　著

清谿厚菴李光地晉卿　斠定

弟　命祜伯履

姪　吉人天與　錫籥文然　錫卣文人

男　錫庚文成

仝較

議

君德脩省要議

蓋觀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者德勝才也天下之大萬民之衆非可以文法繩非可以刑名理非可以智籠而術馭惟德可以治之而所謂德者又非徒隱之無形無聲之內存其意焉而已其永圖在穆清之上而其應在於天人之間與夫人才駢集政簡刑清之會今　皇上仁智性成聰明天亶冲齡而膺寶籙遂有九有之師然而耳不狎淫哇之聲目不紫靡曼之色身不習便安之事未明而衣宵中而起日圖維於天命之不假易四方太平之未臻也其兢微慎危幾幾上接堯舜之心精可謂至德在躬者矣夫德非有名

物可求存乎一念之敬肆其側席而憂常懷否德積
年累月而此意加勵者斯德之盛也其或苟而自恕
曰我、於治則既所其無逸矣德若是是亦足矣則德
已離而放之乎忽荒之區遯乎與君身其不相屬也
今天下雖定灾祲未平民生未康賢士未附刑措未
成數者皆足以磨礲聖德底於淵淳故世有極治而
庸主以之敗德世有未大治而聖主以之廣業在能
慎不能慎之間而已矣比者齊楚秦豫大江南北政
告水旱爲灾議者率云郡邑無狀所致夫郡邑所應
不過百數十里之內何足廣名祲氛漢蕭望之以御
史大夫欲應天變上循薄之何況郡邑之區區者天
下陰陽順逆皆覗當宁之心氣當宁之心敬則陰陽
之數皆靜當宁之氣和則陰陽之氣皆平　皇上誠
能遇灾而儆退而思曰吾心有相於慢而馨香不薦
於明神乎吾心有近於戾而干天地之和者乎蓋事
事克治其心以求介天心而後即安焉古者大時不
爲灾蓄積預也今一方失歛則仳離載道有司悉索
帖正竭髓敲肌是重困也其被寇地方民或妻子不
相保寇至則擄掠無遺寇退兵至復繫用徽纆而加
之頸者民生迫蹙甚矣　皇上而念及此也攬衣而
彷徨則曰民得無寒者乎當饋而愓若則曰民得無
飢者乎四境捷音至止惻然而傷曰吾民得無斃於
賊而盡於兵者乎且惟小民之依是念有欲安敢從
有傲安敢長有樂安敢極尚有慆淫匪彝之撓其道
心者哉　皇上念天意之未若民瘼之未恤亦嘗側
席而思賢人求所以輔政出治也然而求之日以急
去之日以遠此必有故矣昔湯之遇伊尹也曰咸有

一德高宗之遇傅說也曰恭默思道由此觀之人君
不疾脩敬德而能致賢人者未之有也　皇上誠亦
反躬而自問曰朕居心或未專一乎挾數用術以馭
士大夫而未能以誠相感乎夫求賢未至而積精以
致之者德之本也求賢已至而相與考道進業亦德
之輔也自古未有聖君賢臣相得益章相與廣敎化
美風俗而析楊交望於道者今郡國錄囚不具論大
司寇之庭數數斷死獄不以季冬順天道行時令讞
成輒置法夫法重於他時而犯法者衆寡廉鮮恥而

俗不長厚此亦在上者化行之闕也是以人君退而脩德崇禮尚讓以風天下天下則之仁義相維訟獄衰息刑措不用囹圄爲虛是君德之成也故臣願皇上成就聖德必願　皇上敬心以敬昊天敬天以敬兆民敬兆民則必敬其俊乂敬俊乂則必敬其刑法治夥數年和氣洽流德澤汪濊起而問其天時則時和年豐矣問其民生則家給人足矣問其人才則師濟充庭矣問其刑獄則歲讞不過數人然而犯法者鮮矣夫德之成也必有其應豈意之云乎

經學要議

古帝王之爲學也大而行政用人細而盤盂几杖莫不求其義類之所歸故其行政用人垂之於書爲典爲誥其盤盂几杖一寄其心爲箴爲銘古帝王即其所學著而爲言今帝王以古人之言求古人之學作者謂聖述者謂明其有關於政治則一也我　皇上以沖盛之年端拱而受九有之師乃聖不自聖日幸太學釋奠先聖數幸內院命翻譯五經四書可謂天縱之資加之以時敏之勤矣臣以爲人君之學與經

生異經生之於五經取其分章句飾文詞而已若夫帝王之學則必稽古聖人治天下之道與歷代致興亡之由延登正人博訪世務以求合於先王舊典其有不合者又能虛心受諫遷善改過此眞聖學之要務也今夫易之吉凶詩之美刺禮之汙隆春秋之善惡書之得失存亡無不紀述誠足以開廣聖德弘裨高深臣願　陛下學易則體乾御坤進陽退陰使天下常爲泰而無至于否常爲晉而無至于剝斯深於易者也臣願　陛下學詩則表貞而黜淫善善如緇

衣惡惡如巷伯敬止如文王悔過如武公斯深於詩者也臣願　陛下學書則稽上古之得失制方今之法令以唐虞之二帝爲模範以夏商之末王爲龜鑑斯深於書者也　陛下必欲正六職治六官則學夫周禮必欲定威儀詳辭令則學夫儀禮　陛下必欲禁亂于方將止邪于未萌賞善而伐罪進忠孝而誅亂賊則學夫春秋而又親近儒臣訪落元老開經筵之席定日講之規每討論一書必令隨事引譬今日行一事所令於古人何事也今日用一人所擬於古人何等也　天顔威嚴則少垂和霽使人臣得盡其言有疑互質虛懷商確不恃智以窮物若夫游息之間從容宴語不獨漸摩道義凡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皆得從容進說則經籍以養其內陳善以輔其外聖學日進于光大聖德日崇於高明不亦宜乎昔唐太宗取名儒爲學士番宿迭侍相與討論古今考前代之得失後世經筵之臣阿意苟容動存忌諱侍講者講吉不講凶講治不講亂侍讀者讀得不讀失讀存不讀亡豈所以廣聰明之義乎故欲端聖學則取端

亮方正之儒臣以輔之尤爲要務云

用人議

臣聞立法以濟事在事前則當慮其弊之所終在事後則當勿忘其意之所始今 皇上側席求人制凡數更然而法初行而弊已隨事方舉而遂失其初意迄今未收用人之效者則諸臣奉法無狀負 皇上甚也臣請得悉數而極言之 國家以外吏賢否寄其權於撫按使撫按各殫心察屬毋徇寵賂毋徇私交 朝廷亦可收人才之用而撫按不然矣其交章掄薦者率懷錢裹金昏夜謁投然後得之此其中非

無賢人也以爲不如是不足以自致及其自致而又將取償焉故自是國無賢人也撫按既不足恃部堂簡厥僚屬題授加銜或有真才品出其中者而部堂不然矣以其能稱職而加之銜耶則外是者皆溺職也不得其職則去奈何復尸之位也苟外是者皆稱職又何獨取此數人者而被之異數也謂其綜覈名實才料過人耶問數年所綜覈者爲 朝廷興何利除何害恐未有以應也且向所加銜不旋踵而以賄敗者多矣輦轂之下尚猶如此外復何望乎求之在

任未得其人則求之地方人材而近日處置又或失宜矣臣讀朝報撫按所舉凡屬前朝及 本朝革職者部覆槩遣夫前朝之所以敗政爲貨賂公行舉措失當輦金入都者登清華飲氷塵甑者墮泥滓向令所黜陟者足爲定據則是敗類盡去嘉禾盡登我國家又安得承其弊而有今日哉與朝鼎新而襲勝國之月旦臣不知其何解矣且人少壯之所失閱歷或更之事跡之所遺原心或恕之即 本朝褫黜之人豈無才智出於其間使未經革職彼自有其官矣

地方又何舉焉不問可否槩從擯棄則一胥吏按簿書可以操用舍大柄焉用是銓衡者爲哉且銓司亦有以罣去官者其人既以罣去所用舍宜不可爲訓而後人守若畫一又遵何道耶臣見群臣於利不歸已之事則循故常避形迹必不肯爲 國家破格用一人才是亦旁求之一闕也求之地方不足又復開維新之門剛[illegible] 本朝選授之官反面事僞比大兵至則智窮力屈而復來歸藩王就本地委用題授毫無疑駁者亦有受僞從逆一人孤貞棄職逃歸請師

討賊無按保奏而部覆不行者亦有同一失城而或覆復官或議革職此其顛倒刺謬皆有挾利懷私不可告人之處當事者盡如此 皇上又安得人才而用之乎夫天下未嘗乏才如金之在沙但簡別精核則俊傑盡出今內計積歲寢格不舉矣問其故則曰去赦前未久夫普天皆赦以外吏則許之以內吏則免之行外計則外者輸鏹以飽內罷內計則大貪巨慝安坐而致公卿此曹自知才德汙劣必干淸議故為阻撓延遏之計 皇上試密詢諸臣中孰為緩京

察之說者斯即其可察之人者也然而銓曹泄泄曾不議及使賢否混淆貞邪無別 皇上又安得眞人才而用之乎臣觀用人一事責在銓部銓部之事四司為政是宜責成冢宰俾先甄別司屬漢人知漢滿人知滿各自為甄別以報 皇上使一堂之上水壺映徹而 皇上亦宜時出睿斷行度外之事破拘攣之觀以識拔奇英異賢此則鼓舞不倦惟 至尊得而行之矣

理財議

天下未嘗無財也財滿天下而曰天下無財非無財也無以理之也古者大國提封千里為田百萬井去三之一為六十萬井方里簡一得卒六十萬人而車乘糗糧器械之數盡出其中今天下句股之大幸萬萬里乃至仰屋而憂匱財是臣所仰思而不得其故者也且夫財之多而無算宜未有過於今日者也今制度多照萬曆初年矣萬曆間寧夏朝鮮播州之師通費一千三百餘萬大婚大工又費千萬既二千餘

萬矣兼以九邊之餉卒宗室之祿俸資以億計皆取諸歲入而足百姓未盡加派也今天下一家九邊化為中土創業伊始玉牒可數天潢雖有楚粵之師比之寧夏朝鮮播州之役僅乃相等惟正之供十分為度較之萬曆間八分準為全完已濫十之二三矣然而司農告匱職歲之額浮於賦內者獨何歟夫地盡財而患無財此前代流極難反之勢今殷周因禮損益大略事多規隨所以不驚天下之耳目而收拾人心恆於斯所以未振 本朝之朝氣而制度苟且亦

恆於斯今欲舉而更端之非有他謬巧也欲得財而理之必先明財用之源臣愚以爲司農大臣宜取天下財賦出入之數而總會之問正供之入其蠲荒併壤未歸版圖所嗇於前代幾何矣問宗室祿秩之省於前代者若干也問九邊屯戍之糗糒今稍稍撤去所省於前代者其數若何矣問當今之費所溢於前代者何條之亟也其可斟酌而議裁減者幾何矣中州晉楚之田土其曠而未闢者幾何方也其匿於民間以熟作荒者有之乎以經制之兵墾未闢之田以奸民之隱占給什伍之耰鋤養兵百萬究不費於民間行之一年若有格格未安之慮行之再歲即有還至立效之功國可以富兵可以强亦何憚而不爲此若夫因循故俗取給催科棄其膏腴以肥豐草草木暢茂百姓愁苦又不按其出入稽其盈縮權其緩急輕重而劑量之徒蒿目而憂年以繼年迄無成計其何以紓重泉之困而成豊大之治哉而臣於斯又自有感也　國家費千萬金錢號爲養兵宜於本地將帥足自辦寇今一方有事則入請大師師行糧食遠

者不下六七千里比師至而寇遁百姓亦自驚怖遠竄舍其穡事雖粗足止亂而民逃田荒賦又安出地方將帥皆安在而煩苦大兵騷擾百姓至此也臣觀今日將帥無事則大將不恤小將將不恤兵兵不衛民而反毒之一旦有事則鎭營之內已不能如臂指之相使望賊棄甲漸有明朝弊習此輩徒縻　國家金錢亦安可不一爲振飭哉因籌財賦而及兵事臣又不覺其私憂過計之無已也

懲貪議

臣聞致理必在懲貪懲貪莫先旌廉今天下吏治方飭而糾墨之章日滿公車議者謂小吏之不廉大吏導之也至大吏之不法又誰導之臣于是不能爲在內諸臣諱也蓋其一二能鬻　朝廷之爵而使天下無廉吏其一二能賣　朝廷之法而使天下之貞良無所勸汚黷無所懲也夫天下無廉吏而又善者無所勸惡者無所懲也幾何不縱百千虎狼於天下而盡吮天下之蒼生哉舉朝大小臣工莫不心知其故然而

莫肯爲　皇上言者人懷自爲心也今夫同一遷除也或則以遲或則以速遲必有爲而遲速必有爲而速也同一削黜也或復其故物或錮之終身其錮也必有爲而錮其復也亦必有爲而復也今有同犯一科也或則以出或則以入出非無故而出入非無故而入也同罪同情也或則議輕或則議重重非無故而重輕非無故而輕也凡若此者皆貪人所以盜名器竊威福而行其黷貨之私者也彼所借以文其介者則例爲之階耳夫　朝廷惟典章法度爲不可移若夫例則亦有輕有重有予有奪皆足便其轉移遷就之端以遂其私圖也今懲貪必自近始而懲貪良不易　功令糾参贓吏必有實跡証據否則以其罪罪之夫買官於銓曹受金者隱受官者亦隱肯出而証之曰若人以某官購吾金乎買法於秋曹者賣法者隱脫法者亦隱敢出而証之曰若人得吾金而逭吾罪乎如是則証據必不可得實跡必不可求夫貪廉之行不同也廉者不告人以廉貪者亦不告人以貪然而品行在人公論難掩質以國人之輿情廷臣

之僉議與衆棄之可也昔者楊綰爲相而百僚減騶從毀第舍毛玠爲尚書而群吏無敢爲好衣美食者今豈遂無其人乎苟專其委任待以至誠以風厲庶官矯易俗尚即有貪人能不革面而回心哉而其大本則在　朝廷崇惇大之政毋使貪人得借以罔其奸蓋貪人往往於賄賂不入之時行其刻深故借名器似忠嚴用法似正人君不察而信其心則彼於其受賕者得以徑行其私而人主不之疑今　朝廷事事寛大則貪吏無由操其急以要索寵賂豈惟吏治

可清將　國家悠久之福實始基之矣

籲恤議

人主父母也百姓則其子也子有疾痛阽危則父母爲之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將疾趨而往省之歟抑意其不必然而日晝往觀乎然後起而安全之歟愚知其必疾趨而往省之苟可蘇其危苦而與之安全致之不遺餘力矣比年以來災警洊臻水災旱災秦晉被之齊魯被之楚豫又被之江以北江以南則槩被之老弱塡委溝壑壯者輾轉就食東西顧而不知所往飢寒迫而後怨咨怨咨深而後憤恨憤恨甚而後

人心離逖嗟乎使百姓坐而待死不忍言也使百姓不肯坐而待死尤不忍言也事勢如此尚可不爲寒心哉解之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水旱數行究何損於聖世此慆心之言不可不亟絶也夫堯之九年水非盡郡國而災也湯之七年旱非盡川澤而涸也彼溢此竭東穰西歉相尋不已而至九年七年非堯湯値其一則旣憂心如擣矣今合堯湯兩聖人之所憂而幷之爲人上者當若何焦思乎愚觀撫按上災荒之疏　聖天子非不惻然軫念議蠲議恤

而愚猶緦緦然思之以爲美意雖勤而德澤不加也
上有蠲恤之名而被恩者寡也何以明之撫按不能
見災而遽入告方其入告則當三野既空百穀告殄
之後也郡邑請之監司監司請之撫按撫按移會而
後拜疏遲者曠旬日遠者易月乃達京師輾轉之間
已逾數時就令亟下 明詔立與蠲除加之賑貸孑
遺之民亦已存者半亡者半矣況復遲之以行查俟
之以報章載往載來此其近者復累月遠者動經歲
然後奉 旨蠲恤孑遺之民幾何不存者什一亡者

什九哉且夫行查之撫按即向者拜疏之撫按也以
爲不可信乎則即查而復報議無易辭是終不可信
也以爲可信則當其拜疏之始而已可信矣何不以
此時發德音下膏澤使澤中之哀鴻蚤被恩施而全
活無數也茲愚知 朝廷非有所恡惜而故遲也不
過循故事守具文而已愚聞之捄火者不解帶救水
者不搴裳奈何以億萬生靈旦夕之命坐耗於故事
具文之區區者乎願自今災傷地方令有司立行詳
報監司撫按文第確察然後入告疏至即如請而蠲
恤之著爲令至於有司奉行不謹奸胥壅遏上意藉
爲中飽者據實處分則地方撫按之責也雖然此揆
事而捄濟尚未爲本論也昔宋景德間李文靖爲相
郡國災傷輒聞輒奏曰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夫知
四方艱難則必思危思危則必退而脩省是神堯其
咨儆予之心而成湯女謁苞苴之懼也愚於 聖主
儆天大臣格君又俱殷殷有厚望云

史職議

臣覩今日史事視前代加難其故有二焉　國家大業初興史臣侍立位次未有規定所謂記言記動者闕漏滋多此於　本朝之史其難一也前史不成後代之羞也今明史自崇禎元年以來未有編纂而遺稾盡付於大盜之一炬此於前代之史其難二也夫大業初興亦既十年於茲矣　皇上躬攬萬幾亦既三歷王春矣及今而不循掌故定記注日復一日歲復一歲使　朝廷之言行一朝失錄則萬世不復見

豈不重可歎息哉考漢事記注無定員而太史有常職是時近臣皆得持囊簪筆入侍左右唐天子御殿則左右二史夾香案而立上記得失宋制史臣立於御座之後歐陽脩以爲史官當覩人君言色舉動徙立御座之前由此觀之史臣未有不與天子相追隨者也今史臣所錄者用一人布一令六曹章奏可否而已此可以委蛇退食队而書之惡所稱珥筆侍從之清班哉比　皇上勵精求治數幸政事堂與輔臣商略時政得失閒暇讌語游誡諭大臣以勉職脩業佐深宮宵旰之勤也嘉言美事史不勝書而左右無載筆之臣雖或躬被　天語者私自詮次以寵家乘然此錄而彼遺舉一而廢百曠闕多矣且人即堯舜豈能事事盡善夫十瑜者或一瑕千慮者或一失其無之則天下臣民之願也其有之亦當令史臣得執簡直書以垂將來庶遷善改過日就月將其裨益高深良非淺鮮頃者左右史記注之疏有陳之者矣然而未見脩舉臣願　陛下亟行之也自崇禎實錄經甲申之燬亦十年於斯矣夫使十七載之事蹟缺然

不備恐天下後世無以責於殘賊草寇而謂我　朝文章不立史館無光是亦　國家之恥也今內府既無可考之文所幸十年之內故老未盡凋謝其一時與事之臣猶有存者夫有成書於朝者必有副本於家臣愚以爲宜令各省撫按彙察崇禎十七年以內所嘗纂修及總裁諸臣姓名其沒者徵遺書於其子孫有成書以應者酬其庸則人各搜索以副　上詔不然懼父書出不能無生得失則寧藏之名山也其存者徵其人及其書至京師別開一局令合修明史

責以事而不强以官且誡之曰若皆前代舊臣共協力存前代憲章亦以教忠也其有衰老不能至京師者許於本籍錄舊聞以獻昔唐張說退罷許在家脩史沈傳師出爲湖南觀察使亦令在州譔述彼本朝記注尚許私藏況前世遺編何妨家纂夫衆腋集而成裘衆材集而成室如此數年之内於明史則既彬彬矣及今不舉臣恐故老漸次凋落後雖欲起往者而問之其道末由頃者亦嘗搜訪明事以裨史闕然而文移徧下未有應者臣願 陛下之實行之也二

史既成 國家文明之治雖與日月爭先可也夫史者萬世之公論一日失實千古貽譏誠不可以不慎臣聞班固受金陳壽取米雖文采可觀乃與穢史等請臣愚於總裁之人又不能無厚望云

實邊議

今天下大定六合一家 上念東北邊根本肇基之地土廣人稀募民能招徠百人以上官拜郡邑長各有差群臣詿誤有罪或徙置者雖以教人臣事君宜翼翼小心使百爾臣庶擇行而蹈行必擇口而發言必當實爲根本磐石之慮至深遠也臣竊得颺言之以廣 上意向者改革以來攻城獲邑大將軍多用器使爲吏吏不盡由科目掾胥往往夤緣爲奸所噂吮民間貨幣無慮巨萬故有兩造之詞未質于庭

而經承差皂先饜索百千其人乃得坐肺石聽訊即有所祈請耗損千計矣以故有司多墨去者而掾胥反以戍杖蔽辜所服贓不能十一二捐其毫毛輸罪於官反益鮮車怒馬買田宅遺子孫故墨吏之敗或餒不能還田里而掾胥乃愈揚揚得意又通神者易姓名轉換投上臺爲役使官以黜掾吏反陟以豪比年天下郡縣悉用三途人稍稍自愛然掾胥之風不爲少衰云臣每見參劾有司得 旨官先革職聽勘其有名蠹犯該督撫按提問追[illegible] 旨官革職則一

家哭而掾胥以徼故雖華役不為憂況所追不及十一二所擬不過皮杖事過之日小者鮮車怒馬大者轉換投役惡覩所為懲奸者乎漢主父偃說武帝曰天下豪傑并兼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臣謂今天下無豪傑并兼之徒而掾胥挾官府害民不可勝數請自今督撫按叅劾有司官華職聽勘而止盡犯贓罪既服輒徙東北邊巡方廉訪歷年積蠹情罪當者法如之不數年而東北之地可轂擊肩摩而蜂蟻聚也　皇上或念諸臣剗艾之久間與賜環沛浩蕩之恩以成千古美談語曰隻鳥飛不為之少東北未為虛也豈非兩得之道哉

時務五條

今天下大業巳定幅員巳廣六官具舉庶政咸熙宜於時務無所闕失然而得喪相因利害相伏不為之所則善政皆弊端也苟為之所則可以綱舉目張而天下大治夫治道莫先於用人今議者為保舉之說良由銓政積薪循資論俸庸材以次得高官故變為保舉以拔舉夫賢而淪於下位者所以佐銓政之不逮意甚善也行之既久得無私所親而援所喜者歟得無躍冶之儔借是而自媒歟得無有招權樹黨之嫌歟故事有可暫行之而不可常行之者保舉之法是也自人情之喜內而惡外也於是京朝官坐養俸至公卿監司輾轉外吏積歲不得望京華夫內者未必盡長於才外者未必盡短於行也而懸絕至此苟非有以通之是使英俊困於天末而庸具盡登清華也則內外兼用之說當也然而循資格不足以得異量之賢而亦未必來異量之奸兼用之說興而通神者思奮矣故事有可慎行之而不可苟行之者內外兼用之法是也察典之有內外也所以儆官邪而風

有位也而察內爲重內多賢者則外吏不敢爲非內多匪人則外吏於何取法今外計雖行而內計遷延屢寢再遲數歲不肖者或捐級而至上卿矣或衰病而身死矣是則不肖終身尊榮以爲天下僇也夫察者不賢賢者不察今有爲阻撓京察之人者此即其可察之人者也故事有宜急行之而不可緩行之者京察之法是也古者燕秦趙代皆地數千里四面而當諸侯內無吳越之餉兵革靡歲不舉然卒無庚癸之患今則沿襲舊迹以北邊億萬生靈仰給東南之

漕而係命於一線之河此危道也今欲易之則宜勿以漕予河勿以漕予河將更爲海運乎吾弁勿以粟予漕西北之屯興則東南之漕可息故事有常行之而不可一日安之者漕河之法是也古者提封甚約至漢始通閩粵我　國家北方之地足當天下之半又加之以十餘省甸服之大自古未有也而閩粵西雲貴穴鼠之地勤天下之兵師行糧食公私交困臣誠不知其何解何不罷兵歸士與民休息文德旣脩必有斂袵而朝者矣故事有行之不如其止之者征粵西雲貴之議是也此五者臣之所日夜思維知得而計其失知利而計其害故具陳之或可少補當世之務云

天下何日太平享國何由長久議

人主莫急乎政教未施德澤未加而曰天下已安已治又莫患乎無百年必世之規而徬然自大以爲吾誠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也今 皇上覃思上理懋懷永圖進臣等而以太平何日長祚何由爲詢此天下萬世之福也臣敢不畢議願知陳其所學以獻蓋聞古者致治之君必有二三元老相與講明尚德緩刑之義而其臣亦清心無慾以與人君興禮樂崇教化于是賄賂不行訟獄寡息風俗淳朴民氣和

樂禹湯文武之治由此其選也今天下已定規模已立威已加令已行惟是風俗尚未還淳人心尚未畫一苞苴未去好惡未端上教未施下俗未化以此而求太平之烈臣未見其可也書曰在知人在安民
皇上誠慎擇諸臣中有德器淵宏學問純篤可任以鬪名之職者與之簡別庶官分涖天下而又專之委任遲之歲月行此十年臣以爲太平可立睹也太平既興然後國祚永久可次第而議矣臣聞欲觀將來先稽往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者德澤厚而元氣全也秦漢以還所以易代之亟者權術盛而德澤衰也今夫匹夫之家肇基之祖觀其行事之厚薄而子孫之福澤猶因之況天下之主乎古者唐虞之稱其臣曰鄰曰股肱殷周之稱其臣曰友邦曰甥舅其言語之和煦如此後世則不啻僕隸而頤指之焉古者卿大夫之祿從君十一等而下之其養廉之優渥如此後世曾不得具輿馬而遊焉古者公族有罪三宥而後致刑其親親之委篤如此後世曾不得苟全圜土而請命焉以古若此以今若彼長短之數其應

如響今 國家之所以治天下者其由秦漢以後之道與其由三代之道與誠使先文周之化屏末流之習養和平敦德義毋雜伯術毋急近功優然有太和保合之象卜曆之休雖與周室比隆可也事不可以枚舉然而大意盡斯矣雖然二者皆本於君心矣今
皇上寬裕持大體又好學問以益其德德成而心益粹然出於光大於詩書所稱力而行之臣將與天下父老共觀德化之成矣

耻躬堂文集卷之七

晉江耻古王命岳伯咨　著

清谿厚菴李光地晉卿輯定

弟　命祜伯履

姪　吉人天與　錫蕃文然　錫卣文人　仝較

男　錫度文成

策

殿試制策

皇帝制曰朕惟古治之隆政教彰明於上六府孔脩黎民於變四岳九官十二牧協恭和衷股肱良而庶事康猗歟盛哉朕今夙夜圖治與大小臣工講學議政冀登上理而紀綱猶有未振法度猶有未張賦稅考成非不屢加申飭而官吏之耗蠹尚滋盜賊剿撫未盡合乎機宜而小民之安枕無日其故何歟揆厥所由良以百有位偏私難化瞻徇情面者多實心擔當者少茲欲重新整頓大破積習俾各典事愼憲共矢公忠何道而可從來有治人無治法豈非人存則政舉而用人為理財之本知

人先安民之要歟爾諸士懷家脩而際廷獻其詳切敷陳以眞學問為眞經濟毋事浮䧺朕將采擇而施行焉

臣對臣聞聖君不愛爵祿以求髦士忠臣直進所學以顯其能故審能而授官者致治之君也因職而效忠者立名之士也君得人以宣理則紀綱之所由以肅法度之所由以明何憂乎財用之不充何畏乎寇賊之不平所謂勞於求人逸於求理者是也臣實心以任事則內之而綱舉目張外之而法脩令明以籌國用則斂如坻之積以安反側則奏冒猾之勳所謂政生於才才生於識者是也昔者丕基初建百效未臻以神堯之廣運至舜而乃彈聚財之琴以帝舜之重華至禹而尚勤干羽之舞以成湯之聖敬而尚禱於桑林之野以成周之化行而尚厪于多方之告故庶務之未康不足憂也法令之未審不足慮也蓄積之未豫不足恤也小醜之逆行不足患也九載之洪水不能勝明揚之典七旬之有苗不能勝謙益之詩臣出於虞衡之伯益七年之蘊隆不能勝其德之佐

王監之竊發不能勝碩膚之德音出於居東之元老
誠以[illegible]得其人則百務皆臧然則集吉士以調玉燭
奏幾康而鞏金甌端在今日矣欽惟
皇帝陛下乘六龍而首出闢四門以升猷勤
萬幾則夙興夜寐接戴業於二帝崇聖學則日就
月將緝熙不用玉諸如節城工以省費却貢獻以
息民數幸政事堂與儒臣相親近至溫也赦宥時行
至慈也念兵民疾苦詔群臣各言得失至虛也常
降　諭法官用刑從輕至恕也德已至矣治已成矣

乃猶聖不自聖進臣等于　廷咨以治人治法重新
整頓大破積習是誠泰山之不棄土壤而河海之勿
擇細流也臣敢不畢其一得䫻言以獻竊惟上稽古
治庶績咸凝六府克脩萬邦協和無有梗化其時岳
牧和衷股肱稱良揆厥化理存乎其人至今遐思欣
然隆盛　皇上橫經講學同符精一疇咨議政遠紹
克艱因欲效法唐虞之治而慮綱紀之未振法度之
未張賦稅之耗蠹於官吏小民之荼苦於盜賊乃歸
其故于百爾有位偏私尚多顧瞻不少惶惶　天語

實爲至誤今彝倫之敘已敘等威之辨已明而五禮
六樂有待脩舉律令之書已刊度數之制已定而輕
重大小有待畫一　賦議緩則病國議急則病民而官
吏之蠹蝕其小者也何道而使公與私交便者有待
其人賊議勦則竭餉議撫則養禍而小民之被殃又
無論已何道而使勦與撫兼用者有待其人大哉
制策有曰用人爲理財之本臣請得就今事而言之
今天下固慮乏財哉考明季九邊盡宿重兵兵不可
稽而餉卒不可省又宗室日繁祿米日費故憂用匱

也今九邊化爲內地　天潢之派未繁而司農仰屋
有踰昔時此臣所百思而不得其故者也謹按天下
賦稅歲入凡一千五百餘萬歲出凡一千六百餘萬
出浮於入者七十餘萬此七十餘萬者能從天來乎
能從地出乎不能則將取諸民間乎試即以一千六
百餘萬者而會計之兵餉支銷凡一千六百餘萬其
餘若　大內之供億百官之祿薪祭祀賓嘉之典禮
不過五百餘萬而已誠如明太祖所云養兵百萬不
費民間一錢講求其道而舉行之是歲餘一千萬也

歲餘亦千萬是一歲而存再歲之儲也其道不過與
屯田使兵民合歸於一而已屯有新屯有舊屯舊屯
則天下郡縣皆有之今盡歸於富屋沒於士大夫淸
而出之則天下之屯可以養百萬之兵一方有事以
數郡之屯卒辦賊而有餘以數郡之屯糧辦餉而無
不足然而莫有起而言之者卽有言之亦莫有起而
行之者其爲偏私歟其爲贍顧歟新屯則今之官屯
是也官屯雖舉亦未見有幹敏才辦之吏大抒經濟
流戶至而不知招牛種斬而不早給閒或詢察編戶

以熟作荒之田據之以當屯數故未淸則吏與民分
肥既淸則屯官與守土爭地彼此相苦總無實心任
事之人而上官容之莫有起而糾之者其爲偏私歟
其爲贍顧歟夫天下有自然之利顧得其人何如耳
誠得其人而用之兵可以不更遣而兵藏於農餉可
以不更發而餉藏於兵歲餘既裕蠲租之令可以屢
下而以賦稅爲考成亦可以少緩矣大哉　制策有
曰知人尤安民之要臣復得就今事而言之今天下
之民未安固因寇患哉民之爲寇者有二一曰奸民

一曰饑民饑民之爲盜匪有所大欲也無可生之計
是以爲冒死之策以爲饑則無可生之理而爲盜猶
足濟旦夕之命歲豐則逡巡蓄縮逗而顧其求生之
路此在愼擇良守令治之足矣大河以北流移頗多
其先事而安插之萬不至有萑苻之事則又消亂未
萌屬賢督撫之能也奸民矯命橫行妄想非分小者
掠鄉里大者窺州邑亟加撲滅則奸黨儆息養寇不
芟則漸致燎原故勦以爲　本朝之神威威行則知
恩撫以明　聖主之寬仁仁至而義行賊之怙終不

悛者既鋤而脅從者漸次安集則算勝于內者賢中
樞之能也故得賢中樞以握勦撫之機宜于內得賢
督撫良守令以輯綏銷弭于外然而潢池不息民生
不寧者未之有也由斯以觀理財安民皆繫于人所
謂人者安在哉異量之英何代蔑有才能之具可以
練習而出也廉節之行可以激勸而成也故高位厚
祿不可以夤緣得則人思勵職業矣寵賂財賄而反
以速官謗則人思飭簠簋矣賞罰嚴明故人勉於輿
務也督責不緩則人企於脩能也如是則鵷鷺之班

皋夔稷契而伊呂比肩也故人毋務分別之太明而在鼓舞之有方分別之則賢不肖既各居其半而猶有名實不符之慮乃歸於知人惟帝之難鼓舞之則賢者既有以自見而不肖者亦勉而爲賢而無復門户分別之憂乃歸於豈弟作人之化以持紀綱則有其人以明法度則有其人以理財賦則有其人以靖亂畧則有其人唐虞三代之盛行再見於今日矣而臣抑有進焉知人之明不如作人之大固也而作人實本於皇躬必也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澄其清心

寡欲之原則清明之志氣如神乃有以簡別大僚以共行其鼓舞所謂正心而正朝廷正百官者於是乎在臣草茅新進不識忌諱干冐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問平定雲南貴州等處地方策

臣對臣聞事有急之而乃以緩功有需之而反以成者不可不察也今天下大定六合爲一西漸流沙東臨瀚海北窮沙漠南暨百粤自古句股之大幅員之廣未有盛於今日者也乃者雲貴區區之地未入版圖仰背而據沙竇濫足而蕩著梧勦　天子南顧之憂殊甚方　命輔臣經略五省漸爲三期蕩平之勛垂手可待臣不虞功之弗集顧患急於收功而反以害成昔漢高雄才大畧度越千古而東甌南越未議

用師至武帝乃開閩越置桂林郡光武亦卻臧宮之請姑置囂述兩子於度外然隴蜀之獲皆漸次奏績此二君者非智不足力不贍也以天下初定百姓厭苦兵革喁喁思望太平勤兵遠伐則海內騷動謹守疆圉以待其釁則可以相機進取而天下不搖臣愚以爲今日之事實類於是今天下瘡痍未起哀鴻未集物力未復營建未備此宜急爲休養之時而不可以數動夫以湖南一處用兵至竭天下之力以赴之昔者楚賦已足當天下三分之一今楚賦留辦楚事

而大江南北咸有協濟茲協餉又見告矣東南之賦何由供億急於餉楚必緖於解京根本之圖何由充裕此臣之所大慮也又發卒以赴湖南歷燕齊中州下逮沿江一帶皆必經之地且有踐更有瓜代再歲之內送往迎來郡邑疲敝閭閻悉索邊境未闢小醜未滅而腹心之區群情嗷嗷巳嚣然喪其樂生之心此臣之所大憂也然則何道而可古者雲貴爲不賓之國至洪武間以雲南文物富盛有類中原乃因雲南開疆於貴然惟正之輸不足以供縣官徒示王者

大一統無外而已今使蠢爾能退處雲貴如宣撫宣慰鼠穴自活雖置之可也而上竊巴蜀以窺長江下數擾兩粵郡不爲阸塞則必有燎原不可嚮邇之勢且今所謂孫可旺者志不在小亦行煦煦小惠結納民心民固易愚而我師患民之愚數行戮殺蚩蚩之衆惶惑彼此莫知適從此宜行仁布惠收拾人心以勝之未可以兵力爭也所謂本謀者也幸李定國貳於可旺可旺欲東則懼定國之議其後徘徊顧瞻進退維谷二賊自相持而我因得以用其扼塞此　宗

社鎮鼓之靈也以臣之愚宜勿急定國以分可旺之勢急定國則二賊之交合而三楚之形危緩之則定國終爲可旺內患孫之不得志於江漢也李則使然矣非徒勿急之巳也又因而行吾間使二賊自相疑忌則吾事固巳大濟所謂祕道者也察可旺所據之地巖險彼旣不出我亦不宜輕入輕入則舍平原而爭能於九折峻阪之間我喪其長技而彼得施其譎謀以臣之愚并宜勿趨可旺而以守爲戰以屯爲守作內政以寄軍令因耰鋤以藏鉤戟故荆襄之屯舉

則巴蜀戒其東門郴施之屯舉則雲貴戒其北門我本勞也屯舉則我逸而待彼之勞我本賓也屯舉則我飽而待彼之匱此所謂反利害之形易强弱之勢兵家之微機也夫非不能舉天下之全盛礪京國之精兵以逞志於湖南而收功於雲貴顧王者之師動出萬全務爲持重百勝之計而又宜養、國家之元氣不宜浪擲以僥倖於勝敗不可知之一戰也昔羊祜窺吳亦屯荆襄王濬王渾竟藉奏功祜屯以收下游今屯以平上游道固不可一端盡也大意得焉耳

兵屯而因有廬舍有廬舍而因可以屯爲家而不斁
勤踐更瓜代可稍省而腹心之地無復騷擾俟兵食
既足國勢益張然後乘釁攻瑕以抵孫李之隙此可
以振衆發落取之聲色不動者也何雲貴之難乎哉
昔趙充國屯田西陲以服燒當諸羌不過兩年振旅
而還故日事有急之而乃以緩功有需之而反以成
者此類是也臣謹對

恥躬堂文集卷之八

晉江恥古王命岳伯咨 著
清谿厚菴李光地晉卿輯定
弟 命祜伯展
姪 古人天與 錫藩文然 錫卣文人 仝較
男 錫度文成

詔諭表

擬漢文帝以春和議賑貸窮民詔 元年

粤古皇方春和時命有司發倉廩振乏絕布德行惠載在月令可考而知也毋寧陽氣噴發當宣泄和豫以順天道誠觸時興事悱惻生心爲民父母行政理無取具文而已朕以寡昧賴臣民擁戴入奉宗廟撫高皇所遺余一人黎庶受圖改元惕然念羣生之阽危方懼以終始靡間冬夏迺者夾鍾應律勾萌畢達桃桐交華戴勝降桑夫淑氣氤氳貢及草木而百姓乃至顛連困苦而莫之省憂猗儺其枝爲人所爲悲隰楚也爲民父母之謂何朕茲感觸知月令所詔彼有服爾今民或乏之不能自振給農者不能具穀種

終歲不藝稷其丞權輕重賑貸之夫地有肥磽人有豐約施不當急詎非仁術又吏出粟奸胥因而中飽窮民無由被澤徒糜費上儲甚無謂也當受粥者或以陳粟使者不親至存問使民贅聚皆不稱朕順天時子元元之至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其各議所以俾民沾實惠者條奏以聞

擬宋太宗求遺書詔

朕撫御萬邦誕及八載聽思上治攷元雍熙屬正月之始和歷崇文之先務緬惟載籍之具實裨理亂之原聖人所以博通古今哲后因而弘宣教導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頌文明尚觀古人之象周王問黃顓之道呂尚指丹書而陳是知開國承家握符御籙未有不藉詩書而爲訓因禮樂以成功者也蓋化俗莫備于六經而殷鑒咸詳于群史註疏箋釋麗於經如三曜之有列星野說稗官附於史譬百川之疏

四瀆所以寸璣尺瑾採擷必盈於傾筐充棟汗牛浩瀚咸歸於屋壁比者統曆當五閏之後經籍坐六厄之餘蘭臺久虛石室未富祖龍灰劫宜西京勤太常太史之藏新莽重燃應東洛貯三千二輛之積在先帝受命之四載業求遺書暨朕躬纘緒之三年亦儲東院尚因古文之闕闕恐欲博覽而未由念名山太川詎無藏篋而老生女子亦有誦言豈天府之所無或私家之所有其以開元四部書目閱所闕者疏其名於待漏院許天下吏民詣官投進及三百卷者送

學士院驗人材補授餘第卷一帙照依等級優賜有不樂上獻者借本錄其書於乎乙夜覃觀無替萬幾之暇坐朝敷治尚資二酉之功布告四方咸欽朕命

詔群臣言得失

朕聞古之治天下者朝有進善之旌敢諫之鼓所以通治道而來直言也朕自親政以還一日萬幾事積則多遺日積則怠生凡人之情有失之於前而悔之於後者亦有已見爲宜然天下見爲大不然者諸如此類何可殫述人主苦不自知群臣或能知之知之而莫有言者是使人主處深宮之中終身不得聞其過失也間者求言之詔數下竟未聞有繩愆糾謬之章徒摭拾細故以逭曠瘝其下者又借言脩隙以行

其私毫無指當於朕躬朕將何所取中歟人非聖賢安能事事盡善將謂朕用人行政之間靡有闕失耶一人也何以始進而今退進與退無兩是必居一非一政也何以昔與而今革與革無兩得必居一失夫以前之寡當而更張之則國是人心所損已多爾何以塞咎于前也知其寡當而更張之出自朕心覺悟而諸臣竟莫能置一辭朕於諸臣又何賴焉朕聞人君不以莫違爲樂而以悔過爲美人臣不以將順爲愛而以匡違爲賢今天心未順水旱示災人心未

協隹苟告警豈非朕躬闕失良多有以致之而然與
繼自今與群臣約凡遇時政得失宜詳侃條陳期於
當務毋以公言遂私意其有指切朕躬者許補牘執
奏雖戇不以罪著爲令

諭部臣勤職薦賢

夫循職思業敬官之大義以人事君良臣之盛節朕自以眇眇之躬托於天下臣民之上日夕氷兢輾轉弗寐每至夜分念一人不能獨理爰簡彥碩式序在位推心設誠理無間隔賴爾二三大夫殫心服勤勉副眷委夫人情非甚不肖豈其自甘隕越良由患生多慾智昏好利是以措置乖方政事弗理今庶官百執事惟爾茲大僚是則是傚爾身自忒也諸屬吏於何稟令焉萬國於何承流而仰澤焉予一人何賴之與有繼自今洗滌乃躬恪共爾位如漢室之丙魏同心唐家之姚宋繼治豈異人任朕於爾大夫有厚望焉朕聞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我國家培養人才十年於斯豈無奇瑋異能之士內足黼黻皇猷外能惠我嘉師者何曩者之未有所進也予大夫固優於才耶推賢進能多士思皇爾才是用益光抑亦斷斷然無他技耶汝惟庸功天下咸歸爾功汝惟旌能天下莫爭爾能其或見賢不舉使積行君子埋於上聞是謂蔽善蔽善者與溺職同辠非所望於

諸臣也朕夙夜思治計惟我二三大夫能爲朕勞勩任職而逸於任人俾予一人永承休命欽哉

諭覲回各官

朕誕膺寶籙躬攬萬幾念天下郡國奥衍繁廣其間司牧之能否閭閻之樂苦未能灼數而遍計屬當二三大夫覲瑞之年常朝而外特與名見仍命各條奏地方利病誠欲周知民隱庶幾採選所聞如朕親覩也夫詢事之後繼以考言而敷奏之餘復嚴明試子大夫且行矣其毋乃謂計事方竣朝廷之黜陟幽明尚展三年之期不妨稍渝其初志功名遂損於曩時乎朕聞見善如不及使人無求備是故善善長而惡惡短記人之功忘人之過比者計吏務持大體苟非巨貪極酷猶然舍瑕錄瑜予二三大夫毋謂曩所以治之果不慚古循良吏咸有當於朕心耶夫興化致理必在推誠居官守職勿吝改過朕將與二三大夫交勉焉聞者秦晉楚豫齊魯之區大江以南以北頻奏報水旱爲災江右顯閩萑苻竊發子大夫從數道來自省察所治地果能設法拯濟俾天時不爲災耶能勞民勸相俾閭里有無相均恤耶能弭寇入賊營諭以利害俾釜魚搖尾而乞命耶猶未也子大夫復

赫關賑其恩所以進於是矣夫藩宣課成于惟正以取盈爲共事州邑私庇其屬民以祈譎而市恩無能以忠義鼓率兆民使窮谷深山輸將不絕而市德色傷大義者州邑之罪也無能實心體訪確察災傷田地與民優恤而槩督催科者抑亦藩宣之過也朕前後詔書嘉與海內更始所以惠元元安反側非爲豪吏奸胥出入舞文適肥其私之地也自蠲租之詔下得無有聞詔而故追呼詔至而地皮已盡者乎自肆赦之詔下得無有因而索賂者乎賂成則曰事在赦前賂不成則以應得之罪罪者乎夫州邑親民之長也州邑之不淑民無所係命朕甚憂之州邑而上有太守太守而上有監司藩臬人性非好爲不善也在下者不事上官無以得令譽不取諸民無以得當上官由斯以覩州邑之不才長吏驅之也朕甚憫焉繼自今敬聽朕言上下吏各以職業相勗長吏法則小吏廉小吏法則民安樂民安樂則天灾弭天和于上民慶于下則盜賊衰息庶幾刑措惟爾二三大夫是賴爾益共乃職克稱治行第一朕將顯庸爾其政聲

日替爲我百姓蠹賊者國有常刑欽哉其勿忽

擬大功告成上嘉悅羣臣賀表 崇德元年

伏以龍德開天萬物仰聖人之作鴻功闢
地九埏顒眞主之新猷弓矢以靖四方溥震斯慹
於王赫玉帛乃來萬國漸看有喜于天顏慶洽
臣鄭祐篤販溢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
帝協皇極斂爾福天降下民作之君故有萬邦必有
一人義取天上澤下而賁文令尤賁武兢理備秋殺
春生乃黃帝阪泉之師爰當御籙有日而伊祁靑浦
之旅亦値繼統中年降自戈出牧宮龠頻仲旭作誥

鉞興西土終來孤竹生歌起徒步而乘龍應推赤蛇
帝子藉宗潢而躍馬始識白水眞人晉陽世子功高
役哉挾持乃父殿前檢點識窑咄爾其貌孤兒是雖
一統攸基豈云九德純備未有階起尺土勳奏瀰天
承三靈之眷休受九有之歸往如今日之盛者也
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神武天錫仁智性成龍鳳奇姿應
五百年之昌運雲日英表繫億萬國之綴旒繼瑞
雪以敷陽春勤勤生聚當橫戈而崇講藝汲汲師儒

觀其規模之恢弘信爲開闢之氣象內治旣豫大武
斯揚念我國家宅茲東土譬之海歸于東而遂宗
百谷如江如淮如河如漢宜效朝宗之心喻彼日始
于東而漸照中天自賜自西自朔自南式瞻羲馭之
耀薄整六旅爰命四征西蒙古而東朝鮮稽首受
命者角厥角北沙漠而南黃裏砮臂當轍者摧其落
陣雲開而鬼神效靈爲鳥爲蛇爲龍爲虎皇風布
則河山助順我陵我岡我池我阿旣神人之允符協
位號之夙正龍衣垂地升中而告者惟是有道

曾孫虎拜朝天呼嵩而祝者百爾媚茲臣庶於是
載言載笑河淸海晏之辰來游來歌鳳鳴梧生之日
昔氣動而五雲絢彩歡聲騰則六合生春臣等技擅
雕龍力慚搏兎鼎當兩耳敢備鉉玉鉉金華在上頭
弄蘊文虎文豹鄒諸生綴言禮樂念乃公終仗詩書
縱綿蕞其未遑懷新書而欲獻伏願益敷文德
載振武功六州餘三周家大勳未竟鼎國存兩晉室
興統終偏養萬民而致大賢必獲熊羆之佐釋一方
以當外恩究集共球之歸則致理名祥阿閣之巢一

朶而宅中定鼎萬宫之棟十圍矣臣等無任云云

擬 聖母皇太后萬壽群臣 賀表 順治十三年

伏以 閶闔雲連五色渡媧石之彩 春陽桃醉九重進瑤池之觴 淑景方長冠佩初隨日影至歡心合萬玉帛齊映天仗來率土嵩呼盈廷燕喜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天作之君茂建執中之極坤稱乎母尤崇佑啓之恩爰稽古皇咸推慈壼昔顓頊以二十登帝座瑤光之瑞歸於母曰女樞與神堯以十六授天圖赤文之華本所生日龍孕思齊啓祚揚淑問于周篇長信迎鑾侈榮光于漢製蓋以

居域中之大覆載之德常均而爲天子之親資生之功尤溥此晉侯所以興頌於壽母而光順于爲同祝於百官自昔爲昭于今有慶恭惟聖母皇太后陛下 安貞應地 厚載合天 紃組昭勤晴黍塗山佐夏 璁珩垂範聿惟莘野嬪商作配 先皇爰俔天妹譬之圓魄助丹轂以績輝如彼方祇輔璇穹而廣運于是祥開樞電兆協禖祠篤生眞人丕集大命劬勞鞠字既篤愛於姜嫄燕翼用詳復稟規於文母屬當三春之仲式際 萬壽之辰黄

鳥聲傳疑從青鸞問信郁萱色秀真仝火棗駐顏甞
合天下以壽一人則天下共見合愛之心合而生一
人以祐天下則　一人尤隆生我之初生恭惟
皇帝陛下　就養無方　錫類不匱　慈寧蚤建在
乾坤兩宮之前　孝經先疏居詩禮二書之首念撫
茲兆民業已總金繩之紐而顧我膚髮難忘吞玉燕
之人劬惓　懿教益切侍依當其始也迪以經緯或
夜織于璇宮逆其今矣歸以樞機獨中立乎紫極[illegible]
借芳春萬彙點綴慈壽宮中應同南斗六星長懸[illegible]

華輦道臣等聽聳金鑰翹望雲蓋三層步隨玉珂共
睇曦車五色生　大孝之代無煩侖人搴衣立　至
德之朝何勞學士讀史逢　嘉辰而雀躍預拜舞以
鳬趨伏願　繁禧日增　考祥元吉體　大慈而敷
霈爵壽民壽國而因以壽　親培元氣以綿曆年如
岡如陵而恒乃如月則登封山上中嵩聞萬歲之聲
而衢擊河邊半夜化五老之彩臣等無任云云

恥躬堂文集卷之九

晉江恥古王命岳伯咨　著

清豀厚菴李光地晉卿　輯定

弟　命蒲伯履

姪　吉人天與

錫籓文然

錫卣文人　仝較

男　錫度文成

論說評

堯舜禹授受論

道之本於天猶天之本於道也天人之始象化未分

不繫一物以爲物宮是之謂中在易爲太極在疇爲
皇極在人爲喜怒哀樂之未發天非是無以爲天人
非是無以爲人故曰天本於道人受天之中以生不
能無形形不能無血氣血氣盛噴而與中之微幾戰
於是取吾中而汨之聖人佐之以教而治之以天治
之以天者以夫人莫不有天天在命也命在性也性
在人也是之謂道泝遡源流徧所謂道本於天者非
耶古聖人去天未遠黃帝以上文不雅馴儒者不道
所可知者始自堯舜堯之授舜曰允執厥中舜益之

以危微精一授之禹夫以天下之大與人所挈以相
畀者渺渺之中耳以爲能執是則頑讒無不格孔壬
無不去允有無不同百神無不享苟不能執是則風
雷起於方寸黃龍毒於靈臺大潦稽天蘊隆焚山不
在九山之上九川之下而在不睹不聞之間魑魅魍
魎生於心九鼎不能禦也九兆不能禦而天下蜩螗
沸羹矣或曰中之繫於天下若是甚歟曰無寧帝王
於天下也天亦謹凜之故曰斡維焉繫天極焉加天
葆厥中故能日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去

其中則天行亦幾乎息是故天之戒慎恐懼視人加
毖也或曰天之中者理也必若所云形氣之論也曰
天之理藏於形氣之中猶人之天藏於形氣之中也
豈有二哉且夫天則亦有度數可紀星雲日月可望
風雷露雨與人日以息相噓非幻渺而疑有疑無者
可同日語矣故言道者以天爲本言人者以天爲師
此非至奇之言而至庸之言也堯舜旣沒聖人道衰
彝倫攸斁中統不絕如縷凌遲至春秋背人道爲異
類人與天邈不相屬共視堯舜如天之不可階[illegible]

以爲非人理所及矣仲尼有憂之演中之義而著之
曰庸庸者用也夫人得而用之也庸者常也無高遠
難能之事而日用飲食之恒也是故學天而可至于
天學堯舜禹而可至于堯舜禹仲尼學於堯舜故曰
君子中庸子思承家學著統系故曰仲尼祖述堯舜
子思又以道不始於堯舜故繫之曰天命謂性卒之
曰上天之載其殷殷懇懇望人以復天一篇之中三
致意焉自是而後天下之人始不絕於天子輿氏亦
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漢董氏於是有天人之對唐韓

氏於是有原道之篇百世之下賢如擠踵而至至宋儒
而其說大備矣自宋迄今理學不絕代有名賢則孔
孟之膏火長照於霄穹也如是中之一言盡之矣舜
何爲乎益之曰堯可以一中授舜舜不可不益以危
微精一授禹夫寸而積之至丈必差銖而累之至石
必異沿流之勢成也太乙之宮皆謂之中微而察之
毫髮相距則亘數千里乎欲觀於五色後人因之以
彝女紅窮綺組乎欲聽於五音後人因之以爲曼靡
躭鄭衛大禹有憂之乃陳危言而以拾損爲慮砭世

爲儆丹朱爲內鑑有苗爲外懼故曰桀跖窮愚亦有道心舜禹窮神亦有人心微不絕狂危不絕聖精一以致專危微以致戒雖欲勿益惡得而勿益之其在中庸曰戒愼恐懼蓋言危也不睹不聞蓋言微也湯之言曰苞苴行與女謁盛與武王之敬勝周公之無逸皆持危而孫中聖人復起雖千萬世猶立堯舜禹之庭而諂之也

爲君難爲臣不易論

嘗觀古盛世君臣之間何其動色相戒而私憂過計之無已也君人者非以臨人將使之出政令施德教以子惠元元也臣人者豈爲其口實將使之佐君出治大者贊襄廟廊之上而小者亦宣猷方州之間也古今君臣才德並聖等量莫過唐虞宜於治理無所阻畏然而一堂之上叮嚀告誡則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殷憂惕厲之心有非後世所及者世而降也君臣之量愈不逮古遠甚有君日以難督責其臣

人臣重足屛息而深宮之晏佚自肆者有臣日諉難於君而自諉其職業反闕焉無當者有深計之臣懷痛哭流涕之談而其君不省者亦有焦勞之君未明而衣日昃而食獨艱危於天下之上而環顧其臣一無足恃容容無所倚者至於君臣交相逸豫君以般樂爲雄臣以諂諛爲忠茫然不知禍至之無日天命之不假易也而天下事去矣夫天下以其身託於君君亦以其身託於天下天下安而君安天下危而君危君以其身託於天下臣復以其身託於君君安而

臣安君危而臣危臣之不臧禍止其身君之不德禍及天下故君臣同在其難之中以其分位之大小而難之分數亦因之有異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是也而恐於斯獨自有感也草昧甫闢艱難未定君若臣早作夜思俱有危動不安之貌迨至戡亂既平幅員既廣其君知有天子之尊其臣知有富厚之樂又左右顧盼無敵國外患之足爲吾難也於是侈心漸興驕志寖萌下民其咨而不知憂恤忠臣進言而漸有擊排又有諂臣媚子進爲已治已安之說以[illegible][illegible]上

志而圖目前之富貴則是栢梁建章將議土木大宛月支將議通道封禪紀石將議典禮蓬萊三神山之屬將議方士入海而庶幾遇之也是以智臣識幾於將動直臣觸違於既過其稱述祖宗也則曰王業艱難其敬畏昊天也則曰天[illegible]艱難其切陳民瘼也則曰四方艱難是故人君雖在豐亨豫大之中而心日懷集木隕淵之懼君勞於萬幾臣分其幾而各任其勞上下相維而天下大治也

人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論

古之所謂大有爲之士者其操行堅慤秉志孤貞漠然不求自見於天下者也浮夸之士脩其態色張其才具以自白其所長於人詡詡然欲舉天下事而惟吾之所欲爲識者窺其意量而已卜其異日之終無所至矣何以明之夫人而急於自白其長則必隱忍以就功名之會或者夤緣進身不擇其人苟於逢時不擇其事曰吾姑以自售也吾欲爲吾之所得爲非托於此則無以自媒也吾既以自媒而自售則將姑

舍是而大白吾之懷來也孰知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吾既已委身非人則吾之愛憎出處皆非吾所得自主也即建鼓而自鳴於天下天下不吾諒也中道而棄之則小人既仇其身君子復疑其心小人既尤其後君子復疵其先不獲於友不信於上天下尚復有一事可爲哉且夫士之始進苟有所爲事無論大小朝野皆側目而視以定其志趣之所存也其始事爲士君子之所短後更有所建白彼且以爲復然也後雖痛自更弦彼且疑其非誠然也天下尚復有一事

可爲哉商君之相秦也因嬖人景監以求進挾持帝
王非其質矣卒自貶而出於富彊竟以是殺其身李
斯爲相趙高欲立胡亥不以此時力爭乃貪祿隱忍
而從之卒爲趙高所中至壅遏不得通王旦賢相也
封禪之事眞宗賜以樽酒發封皆美珠不能以此時
介然自持至終身不敢議封禪之失以爲遺恨由此
觀之士君子進身立事辭受取與之間皆不可不有
所不爲者也陳代謂孟子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
一見之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孟子曰枉己者未

有能直人者也故孟子雖偃蹇終身不遇必不肯枉
其道以苟容於時夫終身不遇吾事未濟而吾所以
濟事之具未失也所謂濟事之具者道也枉吾道以
取容於時吾之所以匡濟兆民斷制國是者失其本
矣功名不立富貴不終是兩失之道矣上下千古孟
子有所不爲可以有爲而審於遇者也伊尹有所不
爲以爲所有爲而適於時者也向令伊尹無一介取
與之嚴不待三聘畎畝之中輕以其身委贄於湯不
過爲鼎革間挾策干祿之士已矣烏足以語咸有一
德之盛而任天下之重哉

經學道學說

聖教大昭則經學與道學合而爲一聖教浸晦則經學與道學分而爲二夫合而爲一與分而爲二皆天爲之也然而源有同歸流有分異沿流遡源以致於一又安可無說而處此蓋聞率性謂道脩道謂教道本於天教毅於經非道無以垂經非經無以明道古者經名不立所謂大聖人者體道而已易有太極伏羲畫之以畫八卦堯舜禹湯文武自達其道見於政理史氏書之耳五經惟易尚書源流最長然古聖人

皆不知其爲經也不知其爲經而經莫備於是而道莫燦於是所謂經藏於道之中也經藏於道而經學與道學合而爲一自平桓失紀文武道微彝倫攸斁人心喪失惟皇憫念篤生上聖尼山鍾靈孔氏闕典體天蹈道直窺本始道之在躬匪關言說思昭大訓以淑萬禩乃究羲氏之微言翼文周之祕緒而易書以立斷自唐虞迄于成周芟夷繁亂翦截浮詞舉其宏綱撮其機要乃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于以恢弘至道示人主軌範而尚書以立因而上頌郊廟明堂之章下采里巷士女之什盛以昭明至治衰則憂時閔俗分厥正變以治人情而詩教立焉慮世教之頹軼扶綱常於旣墜立乎定哀以指隱桓或進或退或顯或微使君臣父子之道千世炳於日星而春秋之教立焉日與曾子子夏輩講明先王之道衰集千百之儀學者綜其遺篇彙成一經而禮之教立焉其微旨精義具於曾論至德要道繫於孝經孝者人道之首五經之權輿故不列於五蓋誠重之也孔子以其道散見於六經使後之人治經而得孔子之道顏回

知其本末具見矣子貢而下猶曰文章可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使文章而無性道則文章或幾乎息使性道而不寄於文章則後世何述焉淺者以之爲文章深者以之爲性道此所謂道藏於經之中也道藏於經而經學與道學又合而爲一夫自狉獉未變人懷獷野不生羲軒諸聖人則莫爲之開其始聖道泯閼亂賊相尋不生尼山一大聖人則莫爲之善其終故曰經學與道學合而一者天爲之生前後諸聖人之謂也九鼎旣沉秦火斯燄千聖遺言一時灰盡

而易以小筮之書特存當時孔氏授之商瞿商瞿授之田何丁寬其後延壽京房理數兼傳而漢代有專家矣其餘四經當挾書禁除殘篇漸出道未墜地學存乎人於是尚書則伏生誦之再傳而為歐陽氏之學大小夏侯氏之學而書學始盛詩則申培公治之其派魯韓固生治之其派齊韓嬰治之其派燕而毛萇之詩尤為世宗至繫詩於毛矣而詩學始盛禮則高堂生習之而蕭奮后蒼明其業其後有戴德戴聖之學世人繫禮於戴猶繫詩於毛也至安國之古經

河間逸周官與第以出而禮學始盛若夫春秋之統系則左氏親受筆削於孔子至賈誼乃為訓詁以授貫公而穀梁傳之瑕丘公羊傳之胡毋生諸人春秋之學始彬彬盛矣然漢儒以存經則有餘以明經則不足經不存則無經經不明則晦道道晦而經猶存經存則道亦有待而明有待而明則經學非卽為道學也經學非卽為道學而經學與道學分而為二自春秋至有宋千餘年間載籍雖存儒教派靡彫刻芳潤罔窺大原其間漢有江都唐有昌黎一士之力持歲數百聖人之道不絕如縷然後濂洛關閩奎聯璧合主敬主靜格物致知之學驟然而起於是闢河圖則必宗太極演九疇則必宗中五洞生身之本初薄章句之餘事然而邵氏之易胡氏之春秋朱氏之集大成於五經未嘗不登堂入室而諸儒持論往往為異已者詬厲道學之名乃為疚於天下至以拚其經學夫不學則道不明無道則國不立道學何負於天下哉宋儒明經因以明道明道弁以存經明道以存經則不屑以經學著也不屑以經學著而世復指而

訾之曰是為道學者而經學與道學又分而為二夫經之既亡則天意急於存經經之既存則天意急於明道故生伏生申公諸人于漢為經計而卽為道計然未暇為道計也生濂洛關閩于宋為道計而卽為經計然已可無復為經計也故曰經學與道學分而二者天為之生伏生申公濂洛關閩諸賢之詔也後之學者或不聞道而逃之經或不通經而逃之道兩者相議如一父之子交戟相搏不知其為一本也逃經而弁不知經逃道而弁不知道蛙紫相疑禹巫莫

辨聖教之大晦莫此爲甚矣故乾坤之卦三十旣未濟之卦三十易一而生二四而歸一四而歸一而雜卦自大過以下八卦相雜者義蘊宏深千百年以來莫有過而問者也費之危魯秦之代周七晉之雄長舉其事則可見窮其理則不可知雅頌之數卜於三十列國分野終於十三陳之次秦燕之殿周聖人能待其未來今人至不能明其旣道若此者皆經學之所必明也大學言心而不言性中庸言性而不言心至於天則大學中庸均言之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

性知其性則知天乃兼而言之心之與性是一是二性之與天是分是合不明其理以保七尺而不足苟明其理治賦賦辨治民民治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大儒之用準於天地若此者皆道學之所必致也乃以執中爲樞四德爲指無不敬爲基思無邪爲閑明人道畏天威爲綱紀治心以治水火治脊指以治山川神以知來智以藏往此經學與道學合一之能事儒者之所當用心也故爲之說以俟後之學者

二十一史得失評

蓋聞史以書法爲工而法以統系爲重古之人不可誣後之人足以戒要在裨我彝倫非徒飾玆藻繢唐虞三代義昭尚書統順而辭煩事簡而言約古也自周轍失馭尼山秉翰春秋有作屬旨多微一字寓褒則榮同錫袞隻言致斥則戮等膏鉞後之作者義例相比刑賞亦章譬之杲日藏暉則列星代曜豈云獲麟而下遂至僅言皆絕然詞矜宏富代不乏才行悉端誠人難槩見是非紕繆抑揚失實往往而有史以

得失古今古今亦有得失史氏之評矣夫左氏公穀之得失易知也三傳竝行猶有相攻之譏大官之謫彼此彈射是非難定況二十一史史不一家上下數千年爲之剖晰瑕瑜昭玆來許顧不難哉雖然二十一史具在也請得以臆評之子長博物軼才凌駕千古乃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奸雄登項羽於本紀列陳涉於世家儒者或非之夫遷非爲漢代著國書而爲司馬氏一家之言也何求多焉觀所傳伯夷虞卿貨殖游俠諸篇皆曲折以自鳴其意也吾無

讖焉耳固爲漢書贍而不穢詳而有體蔚宗所爲心折也論斷之間或祖腐遷國書之體班爲純備屬莽篡漢十八載而滅黜賊右義得伸其說書法之例無所遺譏所由與子雲美新異遇實使之然矣蔚宗後漢書簡而明疎而不漏彬彬乎良史材也顧乃抑節義之董宣爲酷吏升忍恥之蔡琰爲列女論實何之誅中奄爲逆天斯則毀義傷道開罪名教身陷畔逆卒罹凶禍不亦宜乎陳氏三國志以進魏退蜀爲後世所譏習鑿齒作漢春秋正之尚已乃壽爲晉臣晉

承魏祚安得不云爾乎諸葛入寇書法未爲非是也惟是曹魏賊后幽主罪等恒莽而壽評依違無所措言蜀劉主臣明良終始無瑕顧乃抑其所長攻其所短良由父辱受髡加彼謗訕是則褒譏失實奚名信史古未有以天子治史者天子治史自唐文皇晉書始房杜諸臣集腋成裘無所主名既已事非經見傳聞互異兼之承襲月露雕刻芳潤良史之意蕩然盡矣後人評其天文五行志多所諳究抑取節焉耳嗣是而後史學寖衰休文紀宋子野蓍畧互相激彈君

子鄙之景陽齊書天文旣諱事祕戶口復云不知惡所稱閎博之選乎梁陳二書姚氏子承父業方之齊宋此善於彼收譔魏書世目穢史受金於爾朱則減其惡附炎於遵彥則序其世列諸緗素敢爲妄說統系之間尤倒著黄斯則負辜今古被矜幽明者也李百藥脩北齊書雖無離理失實之譏而踳踳詣書罔敢逞其風雲然以覦德棻後周之書徵實有加焉李延壽南北史或譏其志書弗備數代沿革制度泯焉無聞夫檃括列國理難詳洽而雌黄進退未乖大道

魏晉諸家孰能先之隋書文質可觀無答無譽魏玄成之謂歟唐新書比之舊書有事增文省之稱歐陽文忠以非出一手猶有遺憾乃獨肆力於五代曰吾善善惡惡存焉然而韓通無傳眉山氏面折之公爲無言甚矣史事未易言也且文忠又安得作五代史有唐雖亡溫固賊也賊可代乎嗣源猶溫也從珂猶源也敬塘猶珂也皆賊也賊固可代乎且太原稱天祐者二十年比改元同光猶奉唐祀丁酉敬塘之元即南唐昪元之元南唐之於唐猶蜀烈之於東漢也

溫源珂塘僞王莽之於西漢也昇元保泰之間石劉繼滅而南唐與宋相代宗祏有繼而賊統是求將安置此或曰無太原南唐將不編五代乎曰統者義之符也可無統不可有姦統姦統者變之大也故五代之不可類稱天下之大義也以文忠之賢而智不及此吾故表而出之以附於春秋責賢者之義宋書文采無足觀當日記注匪得弘才故後人無所施其丹雘然讀其史論於忠邪之間未嘗不反覆而三嘆息茲脫脫之賢也元史紀事粗備詞歸質朴前史不飾

後代之羨也明史臣皆安在而元多闕文抑自宋以下史才乃遠不古人若耶要之扶正義明天道誅亂賊奬忠孝雖事或失實而名各有借皆足默移道風脩明聖教二十一史各有其得斯又忠厚平處之論也必求諸書法之正統系之嚴則班范而下宋元而上皆步趨腐史傳誌紛裂微詞雖多於義無取二十一史各有其失意者資治綱目二書體裁斯近而涑水氏遠宗司馬遙遙華胄蜀魏之際有遺譏焉尼山一派微紫陽誰與歸

耻躬堂文集卷之十

晉江耻古王命岳伯咨 著

清谿厚菴李光地晉卿 輯定

弟 命祈伯履

姪 吉人天與 錫籀文然

男 錫卣文人 錫度文成 仝較

序

御製翻譯五經序

朕聞維皇降衷聖人明道所由來尚矣朕以沖年纘

上天之眷祖宗之靈撫有方夏禍亂漸次削平武功

既競文治嗣貽邇乃畢思往範綜覽世史於凡古今治亂興衰之由邪正消長之故恍然如有悟焉躍然如有惕焉喟然嘆曰學之不可以已也如是爾思世史詳自漢以下古人言治者必以五帝三王爲尊矣讀漢以後之史猶然有益於身心政治使得讀五帝三王之書其爲裨益性情弘長茂業豈有量哉粤稽易始伏羲書首唐虞詩採商周禮載歷代之文春秋爲周魯之史此眞五帝三王之書也古聖人至孔子

始集大成於是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以黜八索約史記而作春秋乃今以五經特傳夫國以道立道以書存書以心印朕將砰心于是焉庶幾以朕心接古聖人之心即以致咸五登三之治豈外是書而求之與爰命儒臣翻譯成篇俾諸滿漢臣庶咸窺大道以輔予一人嗚呼世無古今其道同也書無滿漢其義一也毋寧朕當奉是經以畢業亦將藏之金匱以敎我後人斯萬世無疆之休

御製順治大訓序

朕聞致治莫先于風俗正俗莫先于敎訓古唐虞上世君以身敎民率德載籍未與民觀化斯治之尚已下逮商周誓誥滋章懸象讀法無非納民於彝罔即慆淫是以百僚謹度群黎偏德俗尚敦亨祚永久恃有此具也三代而降斯道寖微雖勤政與務代有令辟其於化民成俗之道闕焉弗講故或奏小康未臻上理朕甚疚之比者萬幾之暇觀摩書史覽厥軼事足備勸戒慨然曰化民成俗之道在於斯矣爰命

儒臣編次成帙凡若干卷計分彙凡若干其爲忠孝節義者若而人其爲亂賊奸雄者若而人書成命曰順治大訓繫書所由成故稱紀年示朕意存教化故稱訓風俗所由以淳卜曆所由以長故稱大書不云乎惠廸吉從逆凶惟影響百爾臣民讀是書者其觀感興起以廸於天明人彝則永保祿位且有令名其或反是則疇昔匪類覆轍相尋良可寒心亦足儆志閑邪以勸勉於爲善是於風俗庶有裨乎毋寧茲二三臣庶儀式刑於是書也朕聖子神孫發篋披籍良

秳咍然較若列眉於知人官民之道抑有賴焉國家
億萬年久安長治之休實式靈於是書顧不大歟朕
冬夏日夕尚將展玩卒業焉昔者魏文帝萃英於皇
覽唐高宗分彙於天訓編纂十四寫遺蹟於屏風事
集尚書繪丹青于太液非不湛思文翰有係化理而
始勤終怠罔裨郅隆抑亦朕所不取也是爲序

御製道德經註解序

朕惟脩已治人之道載在六經尚已孔子删古史記
以黃帝書不雅馴儒者難言之故不傳黃老道同顧
乃問禮於老氏何歟其必有取爾矣黃帝世遠書多
雁所紀采銅乘雲率荒忽不可訓老氏所著道德經
五千言手授關令尹喜無雜厲意類主清靜無爲者
然觀其指歸三十輻共一車與爲政居所之義將無
同儒者不察以爲純任玄虛無益政治過矣猶龍之
贊又何以稱焉漢文帝好黃老家言載於寧一竟致

郅隆效已見於前古矣顧不喜儒術識者譏之朕萬
幾之暇業殫精於六經因旁覽斯書循然有得慨晚
近世文勝其質治多矯飾於宕佚簡易之意缺焉文
流則弱飾流則誣我家法所弗尚也由今之道崇老
氏之經凡以云捄爾因釋其大旨疏其細義命曰註
解其大略與儒書表裡相宜要之不離有益於治者
近是毋寧朕朝夕省覽將由是道而進之以合於唐
虞恭已無爲之化抑將藏之金匱石室以穀我後人
俾文子文孫適明其指得一以貞同揆允執取其精

微足臻上理庶幾哉却走馬以糞若夫湛思玄牝紉
想谷神其流至習呼吸於喬松采神藥於三山化丹
砂爲黃金遇老父於圯衖以爲庶幾遇之者是又流
而弊生非老氏之本教有天下者所當謹持也故并
著之以明朕註解是書之本意

重刻 御刊牛戒彙鈔後序

先皇帝撫有六合湛恩四訖泣罪解網史不勝書好
生之德上契天心禱雨而甘澍隨步祈雪而瑞霰應
時民康物阜含生之族各得其所邇于幾務之暇旁
覽諸書見有切戒食牛者彙而鈔之用付剞氏 御
製序文廣示訓迪上引書易發揮積善降祥不善降
殃之定理而歸于畜牧蕃田疇治倉廩實禮義興慕
陶唐之雍熙追成周之太和大哉 皇言誠足脊一
世於仁壽培國脉於萬年者矣自 龍馭上賓荏苒
三十載過密之期雖逝攀號之念未忘臣命岳偶披

賜編不覺潸然出涕夫是書也不遽繩之以文法而
殷然誘之以勸誡首錄帝箴奉神道以設教也次錄
律例示國家有常刑也中錄詩文所謂勸之以九
歌也然後分錄戒牛之善報如此不戒牛之惡報如
彼其指引人以迪吉逆凶何深切而著明也 先皇
帝惻念愚蒙提命諄摯而天下士庶或有弗率此非
士庶人之過也無亦百爾有位未嘗宣揚 聖製深
山窮谷之中不及聞見是編著多與抑亦士大夫[illegible]

敎不先而庶人罔所觀型與臣命岳敬鳩工重刻以遍布于諸大夫及士庶人夫倡率化導莫便于郡邑有司讀編中再生一章郡守立一簿于通衢令百姓願戒牛者書姓名其上實心實政尤可率行不必因冥譴而後乞命也全生去殺莫大于提鎭將領誠能體　先皇之遺訓諭士卒以共遵行伍之中所全牛命不知其幾千萬計矣不然郡邑有司能禁之編戸細民而短後健兒公行鼓刀恣噉嚼莫敢誰何者比比也臣命岳於百有位槩茲士庶皆望以廣布流傳

助宣　聖化而於提鎭將領郡邑有司尤加之意焉有以也夫夫　帝王之道如天如地故以愛牛之心全愛百姓之量俾遐邇一德咸獲天休臣民之分謹小愼微卽奉宣此書及守持玆戒亦足以昭不偝之誼而合　上帝之心矣上者旣受多福其次不失爲寡過卽　先皇帝於昭在上之靈實式憑之

丙子程墨緣賞序

丙子之役諸新貴人闈中文次第至賈人持若干首過余曰爲吾較之許之圈之黙之余以是數公高於余者也是則是傚豈敢恥之且將食其生新之氣爲喜因不謝不敏云迺讀所持過文則篇圭璋而字金錫遂無所能去取其間豈泥淖中人觀雲霄之上之爲文者靡落舌出而識畏之歟亏則懦矣余閱文甚鈍所及閱者梓之所未梓者不及閱也議續刻焉雖然闈之文選未興矣余不及遍九十五公之文二百

八十五篇之義然及其半可以知其全大約此科文字悉尊明正旨崇尚風雅夫一治之金無異鑄焉一師之門無異學焉讀余所閱若干首則九十五公之文思過半矣由此觀之遇茲選者卽不讀二百八十五篇之全可也嗟乎若干首之外豈無絶作猶之二百八十五篇之外豈無至文而五千人以九十五人售主者二百八十五作以若干首偶遇吾目遇而輒賞賞而詡無以復加文之相遇豈不以緣哉夫諸公而者之遇主者亦如是而已矣題曰緣賞葢誌感也

庚辰房書覺序

客歲征魂未定明年脂轄又謀痛先世纍纍淺土誓今辛巳將畢一二大事莫春營大母窀穸負土甫竣形家咸云弗寧仲霄長號吐血數升悲無以爲葬又無以爲徒是重痛也亡何蔡子君亮拉余共司庚辰房書選夫負土而外令讀書皆非我輩應事遂勉爲之書成字曰覺覺何取也先是丁丑閒學者嚮尚先輩篇三四百言流爲削弱不競僕有憂之偶操選政拔以雄邁孤峭之文俊少年咸癡于不達時務未幾

如予所指嚮亦一變而爲排蕩典麗之章浴習至篇千餘言又不問題貌題理旁入春秋戰國時事文體文運於是爲裂王季重先生云半股之內七國紛爭一篇之中五湖雲起言今文也余小子未有覺知然方其之縮而知其所以伸方其之往而覺其所以反物窮則變數盈則虛萬事盡然言不可極驗之前尚參之今茲斯文未墜五經猶吹壬癸甲乙而後必復化爲敦重有體清奇有韻理探本原辭歸爾雅文字若夫蕩而不反可憂者又不在尺幅八比之間余已卯之矣故曰覺也今學者自以爲淹通經史鞭楊箠賈矣然而等制義於表箋飾聖賢於魍魎風風相習習習相風中於膏肓形於治亂事非細故茲欲覺之不可不存其至正正以爲拔不可不存其眞奇奇以爲淪拔者糾也拔所以爲糾淪者藥也藥者樂也以樂之者淪之以淪之者藥之也然拔之淪之之篇不如不拔不淪之編不拔不淪者可常拔之淪之者因變予豈好爲多事哉予不得已也選務方半走歐寮壽吾張映湖房師三日而歸見章人賣履客歲着線處

大可盈寸今反是着線處不及分憮然嘆曰人心好異甚哉不趨於過則趨不及詩有之矣周道如砥書有之矣王道平平奈何令中正而弗尚爭盈縮之必極因憶往者三輔荒饉四載愆陽二浙水溢斗米丈絲人事天道皆參錯變亂於過不及之中衣履物細文章道微即其一二知其萬千風俗所移是雲所應水旱安得不虐黎庶安得不困賊寇安得不訌人心安得不亂哉曩者拔丁丑之弱振之以才分自丁丑覘之以爲才分今拔卯辰之往正之以理體自卯辰

視之以爲理體風尚自變吾道自常以我之至常御天下之至變縱文章之化無窮又烏能逝予之覺哉雖然相人文猶相地理予於地則爲形家之所譏而吐血數升以從之余則罔覺矣尚安能覺文字之先以吾覺覺天下之覺哉君亮猶語予曰覺成苟有從我者則收其勞息以爲改卜負土之資是重益也

養正編手錄序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器識者立必先明行己正大夫其心光明則其文必光明矣其行正大則其文必正大矣此先後之別也今吾選先正數篇皆光明正大之文也不惟明白易曉規矩易習亦願諸子以道德功業氣節文章自命爲天地間光明正大之人也小小取科第而已哉

孫劼初制義序 代

今之治文章者吾惑焉跂然搴裳名集經于棲其胷指與俱寢興一日登途輒復棄去如渡河及岸者之舍其舟筏也夫文章之力貫道道立名才才聚郎彌天事業胥根柢於是而又何舍之與有柳子曰感恩報國惟有文章若夫鐸雨在握蕤芷方新布文治以衮用楨使將相大儒灘然輩出則學使者一官於道爲尤便己丑之役吾盪體練精遇孫子劼初於寂漠稠會之間觀其文心可以福國出還私邸得所授業

意謂此子定當以文章妙天下宜不猶璞璞新篇行之三年得代郎止十何而吾門劉子稚川張子蘧林兩雄雙棲於鼎之兩足而孫子弗集於鼎以二甲策得秋曹余意殊未慊也又三年劼初乃有靦學山右之　命古者學之與刑相爲表裏是以韓非申不害治其刑法亦治文章皐陶明刑亦著典謨故以刑靦學如燧火之相取諸水之相求也劼初且行以所梨制義若干首攜之山右問敘于余余喜劼初之能不舍其舟筏而又用以登冀州人士于學吾所謂以文章妙天下者且見北共端乎冀州風俗最爲近古堯舜禹之遺蹟在焉瞻望陶山卜子夏隱跡之所棲也徘徊河汾之間文中子敎授之地長老猶能言之者此中毓聖與賢代不乏人吾子持衡尺以敷文治茲土毋寧以菁華之氣與人士相徵名尚與起絕學陶人士於聖賢之業而系典謨以下之人心於是編抑有賴焉此千秋不朽之盛事也寧獨三年後不以得代而止哉他日英髦燦與丕光　王國其或問河源於斯

感應篇引經徵事序

先君子澹覺先生素奉持感應篇自音容云杳韜櫝三十年長安偶閱別本欣然如逢故人適請急襄事抵里發櫝啓篋哽咽悲不能讀又自懊荒落荏苒眞不能讀父書矣因廣掇衆集采註成篇繫曰引經徵事按此篇所列無過虞書五典魯論三戒求福本詩避凶同易是用逐句引配歸於六經若曰此非好事者之剏言先聖已前言之矣夫無所為而為善者上哲之行也若民則全懸善徵以鼓善著惡徵以遏惡

其語涉浮屠槩刪小錄毋為行業不脩而詭云闕釋者藉口惟鬼神夢寐夫子嘗稱說之間有所選證亦不多槩見總之揆諸儒理者近是是書也引經必確徵事必核觀之能興趣道心行之能召致吉祥順之則吉逆之則凶余閱世頗久觀天已定心悲世人棄祥樂災所謂漏脯充飢鴆酒止渴易妻而淫借刀自殺前車既覆後轍復尋覺者不嗟非徒夢者之罪也因述是編公諸海內所願人人醒悟家家奉持自邇達遠靡有斁德定致時和年豐兵戈寢息民皆壽考

世躋黃農我以善世亦以福世也其藉是凜循先志自攻已慝葢亹亹乎若將終身矣

耻躬堂文集卷之十一

晉江耻古王命岳伯咨　著

清谿厚菴李先地晉卿輯定

弟　命祐伯履

姪　吉人天與　錫福文然　錫卣文人　仝較

男　錫度文成

序

重脩蔡虛齋名賢坊序

余以是歲季春請急入里門距曩者之燕日可九載

觀所以興廢補弊大異曩昔未至城十里登高眺望雉堞煥然一新余湯肇如也已而登夫子之堂堂廡歸然改觀有宮牆數仞動人瞻仰之思焉於是知郡當道多賢者而諸生爲余言脩文廟事太守陳公執議獨先捐金亦最夥以是告不日成余心甚韙之而郡庠中特祀有文莊蔡先生者以理學爲海內宗先是郡城建坊四余所及見者中衢理學名臣坊共一衢之西名賢里坊其一蓋文莊實誕生於西衢云余出門時雨坊固並隆也比余歸則理學名臣坊已湮圮無蹟名賢里則頹然欲廢蓋僅有存焉曾日月之幾何而廢興之故係人心腸有如此坊者余居名賢里之北小巷朝暮出也則見是坊如玉山將崩意惻惻呼人扶起立倚深悲仰匠石氏爲余言郡大夫曾度材焉余因以詢之太守陳公慨然捐俸二十金仍設簿募貲序其事屬余言爲勸相以余生身之地與先生家祠望衡而峙今敝廬又在先生坊北近先生若此其甚步趨親切余小子業已不敢自廢矧我太守公既遷秩山左鹽憲且晚且戒治行尚惓惓表章先賢遺蹟意若曰俾爾郡士人過是坊之下則知先

生之名讀先生之書觀感興起將續先生之遺緒以鼓吹先聖之文教於無疆則太守公之脩是坊亦與重脩文廟之意相表裏也是太守公之教我郡士大夫後生小子去後猶有加也其貽我泉也實大且永吾儕其敢不黽勉私淑以承我公之陶冶詩曰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太守公之謂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儕切有志焉

葉僉憲興泉政略序

金粟嘉壞對射蛟宮魚龍變現可掬也　天子念元
元弗康五蜡之沟載頻禁旅丙之春王世子載旂于
前庚之春大將軍仗鉞于後蓋我僉憲嵩嶽葉公實
始終之公拜世子命視憲興泉土宜民隱周諏洞貫
如烟膏而照於篠窩毋何還　朝改授適部推者望
於議於是公復得興泉乃興泉則私竊慶謂我復得
公公之重澁也猷謀措置視曩有加而事勢其難則
視曩千萬約其任難則有六端曩從王事實維五八

檣負風而加疾宇接岱而益歸何者所托之勢便也
今孤根獨峙籬風左飄壁雨右怵難一曩籍畔人没
其廬佃勢若剝籜且產其旨今既取其禾又繳其稅
征重佃逋禾稅斬虛難二曩芟畔地徙其人墮其城
火其居蕪其阡陌如治疽者彈㓰一決快其崇朝今
地鞠茂草賦隸司農指爲存留以餉飢軍餉盡而不
應米紙而莫炊上呼不聞下索不休難三人徙而來
宵行之人地蕪而化伏莽之地內連巉巖外接滄溟
賊久則黍智智發則囮援民見苦不知有民之樂賊

見樂不知有賊之苦柯在手而傷如何脂在牙而毒
小者事與見違心因勢小難四佃逋粟死一地蕪粟
死二司農以爲實在縣官以爲子虛短後之巾欲脫
黔首之笠屨喪食罔需而終訟律不行而否臧急之
則蟻鐙之餒可念任之則蟲沙之哭難聞難五丙寅
未平庚內載剟一石之產鈞金之供毋寧布粟毋寧
力役木膏石液悉索奉命曩稽敲肌今則剝髓曩猶
遨惟藩之發鏹今則責窶婦之晨炊當斯時也公已
開粜上方遺大縞素催督罷勉濟師難六以此六難

萃於一躬心危慮深骨堅氣平集蓼茹荼自知而已
不能與齊民顯號也所可與人衆著者惟是請命之
中文重巽之施告公之言見而公之心隱矣抑余尤
有感也東鄰有婦勃谿反脣戟手操箠善淫而于貨
貌寢而行頗人皆畏之畏斯敬西鄰有婦才高智足
蜜口劍腹委蛇善淫而能利人人或利之利斯愛有
美一人婉如清揚旨蓄頑而禦冬匍匐急而救喪趾
步不出於閫閾言笑不假於婣娅幽貞靜一惟要是
字敬者或遜於東鄰愛者或遜於西鄰悠悠世情未

可問也余自假歸非公事不造公堂非利病不發口
然而知公之深者孚也爲作輿泉政略序

嚴瀨亭奏議序

官以諫名職取以言事君藉　朝廷之寵靈起百僚之威憚受恩既隆圖報維艱故夫抗志厲聲意存矯激沽名與弋利同科避堅含瘃議主浮沉包身與塞兑等諸是以千秋誠寥可删諫書東方詼諧足資隱諷匡衡昌言正家不及中闕谷永泛指宮闈乃右外戚無諫名者誠立鬼神鑑其孤忠善擇口者僞滋奕世照其奸秘持此二道足操人鏡瀨亭嚴子與余同受　先皇知遇君之期臣甚厚臣之自處亦不薄吾兩人者道義相規議論相印上下四旁莫不並見然而運命各别升沉忽移嚴子初膺　內簡彙集奏章既告成于　先帝亦共白于四方其間法異互用直諷兼資　國家典禮之大必持正論銓衡用舍之權務酌機宜言皆本于正大議無流於鍥刻蓋脩辭立誠舉朝之所共見天下莫不瞻仰也尚矢素心索序笠友乎亦厚顏勉作弁言然則君臣之倫朋友之義亓於是乎可覩矣

蔡祖生移旌疏序

語云天道恢恢信夫余弱冠時里中盛傳蔡祖生捐千金助敵愾事輒被旌敘表其廬曰忠義之門嗣而祖生自上書請移敘父母林素菴先生會道之乃余業師黃東崖相君實所親見云余猶憶泉中人藉詞祖生以千金買官耳得旌非其所好也嗟乎祖生以明經携千金入都力能自得官何乃藉捐哉世人見身不能至即或爲之必極詆毀乃止類然矣至其奉旨移旌忠孝大節既無可議則噤不上口惡形其所不足而寬敦廉立之風微也祖生晚年試澄令其幹旋殘疆苦心撫字巳爲上臺推許乃忽以病歸竟未克展其才今其子時光熊熊然登賢書昂肩京國闈矣移其父不得天移於其子彼有所取信於蓍著者非苟而巳也豈如世人所詆哉今泉郡友中兵藉有能毀家急公得當當道意慮無不優惠我邦族躊躇四顧廢然而嘆嗟乎安所所得如祖生者十而濟吾事哉又思其次安所得如祖生十之一者百其人而濟吾事哉祖生因巋然麗首也然而今則貧矣

賀張溫如總制八閩序 代

今海內乂安文武分猷諸道總督重臣或兩省幷一或三省幷一獨浙閩地阻海仍專督督之誠重之矣溫如張公舊督江右屬兩江幷歸一督公還朝需補冊史淮陽適閩督懸缺廷推德望瓌瑋者授之鉞僉曰惟公允諧　天子曰俞趣便道之閩于是中外知朝廷之重視閩百倍江右其重視公尤百倍他督也命下之日閩中士大夫舉手相賀環翊諸大夫亦舉手交相賀寻肅然正襟而問曰何爲其然也閩士大夫逡巡未對環朝諸大夫乃言曰天下大勢譬之人身元首腹心肩背手足痛癢靡不相關今各省底定兵革寢息士安于業農安于野民咸得田爾田宅爾宅室家婦子煦煦然相保也以寻所聞七建之說異是我　國家神武丕振用兵之處不過歲時獨閩泉漳與廈島相去數里戶牖相望匪茹盤踞二十年所勢不得罷兵休卒此二十年間戰則伐木運砲守則兵馬踐更無一不勤吾民用民者盡其力道殣相望而民無怨志亦曰共滅此朝食以安吾民民雖死如

飭乎以天之道　朝廷之福巨寇自殄餘月次第歸
誠遂平廈島舉爲荒墟賊裔遠遁次于臺灣庶與民
休息之日哉而不寧方來實繁有徒山谷奸醜竄籍
其間以仰食縣官名曰安插理無露處而當事者暫
假民房以居之使百年喬木之家化爲佗儕離巢之
鵲而實非出自　上意也何二十年來民輸正供之
外旁索雜賦數十倍於正供今用兵稍間讫可小休
而有司習以爲常姦胥因而舞弄所謂雜賦數十倍
於正供者至今未改抑又甚之泉漳諸邑司餉未給

有司往往借糗于民而鞭笞敲扑覩正供追比尤慘
迨司餉既發理應歸償公然入中飽之腹漳郡巷無
居人矣泉之晉惠孔道民夫爲厲安永山邑借名協
濟吸髓咀膏千金之子棄田屋半夜携妻子而輕去
其鄉或一人去而以其族行或一家逃而通鄉皆徙
問其所之則曰由山間鳥道可通江右之玉山適彼
樂郊也故延建汀邵之苦次於三山三山之苦次於
蘭水蘭水之苦次於漳泉至於漳泉而極約舉之不
能得其槩悉數之更僕未易盡也閩民舉踵思望內

嚮而號曰　天子恩澤至渥若燕若齊若秦晉楚豫
若江左右民咸得田爾田宅爾宅室家婦子煦煦相
保奈何使我至此極也夫　朝廷以天下爲一身吾
儕士大夫雖不產於閩而耳聞之而心惕或目擊之
而神傷如拔一毛而通身知痛也蓋聞張公之在江
右也能釐剔有司以安其人民正供之外不知有
重派之擾一日而造關房數千間一日而復民房數
千間兵歸新營而民安舊居聲色不動而兵民晏如
也今公巳督閩其去閩人之所苦而與以所樂豈顧

問哉天下安而閩人不安吾儕以爲憂閩人安則天
下之人舉安吾儕必以爲樂此所以交相賀也予顧
謂閩士大夫曰有是哉閩士大夫相顧愀然者久之
既而喜動顏色曰今日得閩新制臺張公之治江右
吾屬其蘇乎如飢得食如渴得漿如病得醫如旱得
雨蓋遂忘二十餘年之苦不自知其足之蹈之手之
舞之也請先生序之爲閩人賀我公余欣然曰是可
賀也何謂可賀前此督閩者名藉甚才足以戡亂德
足以懷遠望足以彈壓豪强守足以儀刑百辟閩人

戴之如懷父母則爲之代者似難乎其爲繼矣第數年以來軍興未靖需能吏急於需廉吏姑用其才力以集吾事而釐剔之事蓋期以有待也今公條陳茲土入其境詢其父老摩挲其子弟問一省經制額兵幾何歲輸餉米幾何矣郡縣領司餉會照報部之價買糴于民乎抑發一而民賠其九乎抑全攫之而民苦累所餘訴乎有司派糴之外曾有鎮弁分頭派糴以吮吾民乎山邑之逃亡者何邑爲甚脊役之夤緣爲奸者何邑爲横乎民苦横征不得已而稱營債告

其妻子以償者幾何家矣管之日用交際一取給於里班民之鬻妻子賣墳墓以應者若干戶矣需公入境而大釐剔之去其蠹賊長我嘉禾華其弊政與民更始民乃曰張公爲政樂不可支今而始知有生人之樂也由斯以觀爲政之道譬如登山動而益高譬如累棋幾着居上閩民方易於見德公行將方軌小范跨前人而上之何區區乎蕭曹之規隨也故曰可爲張公賀也環朝諸大夫皆曰是可爲閩中賀且爲天下賀矣於是閩中士大夫請予遂書之以貽張公而馳頌焉

賀閩撫軍劉憲平序代

天下西北東南皆邊也從來議防邊者率莫不重西北而次東南云我中丞劉公之撫寧夏也內安其百姓以和其士卒西與甘肅犄角而內爲西安屛藩中外倚以爲重者數年會議裁幷督撫公解節鉞歸不移時閩撫需人廷議首推公　天子爲之歌彤弓當是時西人與閩人會於朝一則曰吾屬何不幸而不留其袞衣也一則曰吾屬何幸而得需其時雨也議者或謂閩得公甚善若是乎　朝廷之重視東南而

輕西北也余曰是非若所知也方今聲靈赫濯威德所播遐方殊俗罔不披靡毋論島上游魂不足當天戈之一掃卽西北萬幕惟是懷柔保字之耳豈足以勤吾斧斨哉　天子以爲天下大定宜漸弛兵而勤吾民故使天下撫軍一以撫民爲事若以撫民爲事則民之當撫孰有急於八閩者非西北之所可同日而語也西北之民冬夏一褐耕則于田穫則處穴追呼急則踰山爲民牧者以完課爲幸而豈其有他求哉自我閩之罣於海難也禁旅數下萬里雲屯惟正之外煩頻悉索今年事已寧而悉索未休約略而言凡有三事一曰官糴部價憲頒實浮民直而奸胥舞文動稱派補上不知以爲平糴于民也下不知以爲白輸于上也一曰武糴文旣白派武亦制買或假手縣官或分鄉四索一邑而數其官也一歲而數十其派也一曰民夫皇華之馬百里而更今用其民一役十日官因之以爲利也吏因之以爲利也積絲折軸積羽斃牛民力告瘁道殣相望解懸之亟西北寧有是乎　天子之使我公撫此土也固知我閩之大憊

將使公拯斯民之陷溺而登之春臺也然則閩雖安乎曰無難今海波漸平餘氛待殄外無竊發之虞內無搗巢之擧我公因得以輕裘緩帶與民休息問其疾苦知其隱翳布其條敎革其煩苛可使聲色不動而百派風淸萬夫勞息吏旣不驚民以大和以我公之沉幾靜力起凋瘵而登之春臺直反掌間事耳由斯以觀　天子非重東南而輕西北也權衡於民之待安擇其最急者而處之也夫弛兵而勤民可謂知本哉　朝廷而愈篤知本之論則豈公於中樞揆路

不猶扼要於東南乎然則行將名公矣雖然以今日而畀我公于閩不可謂非私我東南也於是幸我閩之薦紳大夫相與造公之庭而哦其詹詹稱觴以賀

賀袁侯令將樂序 代

袁侯既筮閩之將樂戒行有日其鄉之士大夫舉手而相賀曰夫夫也必能敬而官者也鄉有人矣閩之士大夫舉手而相賀曰夫夫也必能惠而民者也邑有父矣相率而請序于予以寵其行余正色曰何爲其然也天官歲選令無慮數百如璞未剖莫知玦玉袁君未試諸公胡以知其賢也客曰傅攷之治山陰也本教於倫紀父子並著奇績世稱傅氏治譜相授袁君雖未試其尊人都諫公之治歷下也濯濯有聲

矣箕裘世業繩繩相引吾儕之信袁君以都諫公也且君子之愛子也不以政都諫公豈其使割而不教操刀豈其不先教製而授錦焉吾儕之信袁君以都諫公之能信其子也如是鄉可以賀有人邑可以賀有父矣余故閩人也聞斯語驪然而喜夫令長提封百里當古者列國之侯丁方係命焉然而今昔異宜時勢不同古者諸侯自制其民今之邑民令制之一累而上諸宗制之再累而上諸司制之三累而上督撫制之是三累者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許制吾民先制令而

令不得庇其民先制令而令且制民以市制我者之歡民於是嚚然喪其樂生之心矣毋寧茲三累而上也又有旁制者旁制者亦有累而上也今諸邑皆有守弁矣里民供令有常輿弁曰我何以不如令事事如令是一邑而二令也二累而上有路將再累而上有副戎總戎三累而上有提督歲時供獻費且不貲耽耽然惟日亟亟于遺是覘茲三累者皆能制守弁而不制吾民制守弁而弁且從旁擅制民以市制我者之歡民於是莫必其旦夕之命而令自是益難矣閩

故山海之區也將樂者劒之巖邑也其君子知禮義而急公家其小人儉而勤其山川幽奇峭麗而多遺蹟古所稱神仙之宅耶自海寇披猖軍輸孔亟征役繁興一歲之雜派常當數歲之正供加以奸胥猾吏借一科十以漁其小民指完作虧以欺其君子而魚頳矣而馬竭矣而鹿涸矣而鶴煮矣七建諸邑皆然將樂非其一乎今君侯至止甫歷下之治講以治鏞州毋使魚頳毋使馬竭毋使鹿涸毋使鶴煮植花種柳與桑麻之扶疎相間石乳翠簾依然神仙窟宅孰

不曰都諫公之教澤與自邑三累而上故多君子慮不制令以制吾民令得以外施鍾乳內守冰蘗守弁乃曰我安得與令比令不制民我敢抗令而旁制其民以交歡於三累而上且毋使都諫公知也又孰不曰都諫公之餘陰歟如是而邑可謂有父如是而鄉可謂有人郎序而賀之也固宜君侯李父撫軍向起家梧垣都諫今歷下擢地官尚書郎改今職夫梧垣君家故物也君侯勉之矣

恥躬堂文集卷之十二

晉江恥古王命岳伯咨 著

淸谿厚菴李光地晉卿 輯定

弟 命祐伯履

姪 吉人天與 錫禧文然 錫白文人 仝較

男 錫度文成

序

司理鏡水伯父壽序

辛巳之王正爲鏡水伯父七十揆覽之辰季父爲公起生進命岳命之日而鏡水伯父躋七袠矣今茲壽言惟吾子爲之岳以諸父在上謝不敢者再季父則又命之曰前此予皆有言矣茲欲吾子爲之將命一家言爲壽而伯父之所喜也其勿辭於是命岳受命而退易曰脩辭立其誠謂言之貴實也况奉觴於伯父其敢以虛辭掩實行哉無已請即伯父生平閱歷而質言之徐觀天人之合焉庶有當乎乃言曰夫壽者受也其有所受者存所積其有所積者存所畱積而復畱之積乃厚畱而後受之受不窮吾宗自一山

少山二高祖伯以名進士起家我大山高祖以介弟爲鴻儒脩身砥行立言著書竟于飢迫愧山曾祖叔守父德讀父書弗即光乃爲諭肆潤齋祖伯思菑思穫願望父祖業如登天吾伯父三世所積宜受不受者厥畱爲已夥矣伯父少而慧弱冠游黌序諸名視學使者咸與賞音然猶逾強仕乃登賢書越艾始成進士斯所受庸償所積乎筮仕李楚黃所折獄多平反有當路洗某者以巳意嗾之曰吾不能殺人媚人即宜釋釋之又安能釋人媚人弗省也署鄂方試士黃士前飢試無不譁獨必折司理王鏡翁眞鏡翁矣時璫炎方煽崔少華投又二索冠多士同舍思相商爲愛伯父必省之者弗省也諸如急病讓夷抱嬰拔薤悉數之更僕未盡瓜期三熟栢臺五薦矣然猶德施或以怨酬始於弗厭其志終於必快其志遂使解佩高飛投簪長逸斯所受庸償所積乎相傳有朱題忍字不犯某女隨番厥嗣者記伯父以孝廉上公車有某氏妾夜奔其室曰願乞一子伯父正辭謝使去戒蒼頭毋侮持燈炬護將歸矣越日某氏慚以其家

移去是當得隱報當務源振報然猶推車獨留元方
載著纔有長文斯所受庸償所積乎夫積之三世又
留之三世至於伯父受之祿位名壽四者皆所受也
積累伯父又留之伯父祿位名受十之半留十之半
則壽當受十之全又未艾爲益以覩賢子令孫受其
祿位名之未盡受者此𢌿彼往茲之常理也夫所積
者太全所留者猶徵所受者在此壽者受也受者壽
也受何感焉且伯父以二者之所受猶嗇其半向令
凡走當此方將起鬱伊之懷無止足之樂有怨尤之

甚雖衰饒豐其或勞以役之而憂喜太極思慮過勞
如膏之在鼎火下熬之又曷克受乎以余觀伯父居
不足若有餘視榮膴如夢幻銜觴賦詩以樂其志調
營叶商以娛其神栽花種竹以適其天斯喬松之所
以衍彭祖之所以長生也受者即壽壽者自受又
何感焉吾先公晉國嘗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
口保符彥卿無罪世多稱其陰德手植三槐于庭曰
吾後世必有爲三公者于廷尉高大門閭以待高車
駟馬其公孫後世而果然言有積也必有受也矧有
留也蘇氏之說曰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
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
之福今國家勵志圖治燦明方永而伯父子若孫崢
嶸非卑微休者豈徒然哉伯父方署其門曰于門又
植三槐于庭如先晉國事伯父固以積之已者質之
天準所留者信所受惟岳不能無言以壽伯父岳無
言以壽伯父伯父之扉垣花木皆能呈禎獻彩而作
壽言岳茲贅矣又二十年子若孫業陟崇階豎鴻績
俾伯父徜徉於期頤之望拜舞於進加之䘏命岳猶

得從諸兄昆後登堂上壽聆爲抑之詩而退乃劵伯
父之所受若此又觀伯父之所積復何如也於是爲
公起生二三季父皆曰善哉受與積之爲言其明於
天人之故乎遂命書之以爲鏡水伯父壽

劉乾所先生五十壽序 代黃東崖

余以筍梁宿勤備員居守念至尊焦勞臣子不獲屬韃負芻效前驅居守之實慚於檀坎乞罷三未得請屬方䓁第四疏王子自里門趣天興過予相勞苦也余以前月之十三為家太夫人壽日無能邀恩入子舍稱觴上壽意悒悒不自得兒輩故與王子遊當悉太夫人狀詢知能強飯慰遊子也稍自解顏王子因進曰大令濱隨道嗣者希同心之言其臭如蘭逆其之事乾所劉師也嘖嘖於夫子為人倫宗小子因以

知嚮方其事夫子夫子於劉師如其於夫子可謂相慕義無窮深相得矣玆姑洗之月念有八日屬劉師覽揆之辰年及服政某為舉一觴願乞言於夫子嚶其鳴矣求友生也夫子豈有意哉予謂王子何不亟為子道先生乎蒼松古栢如虬如蜿非生而然青帝敷發時有遠揚晉如摧如如是數四然後幹老柯橫百及無枝霜雪不能壓風雨不能欺也向使出地順成承湛露沐英雲遠斧斤未逾及肩枝葉扶疏即蔓草菅茅競秀爭華耳安所得亭亭雲表為世棟梁哉

先生弱冠釋褐筮仕水部將中貴浮揭白玉石工數至三十萬先生躬親督以六千金竣事大逆璫追逆魏熾焰建保橋運石之議揭費四十萬先生持議從橋下拽運費可萬金遂羅螫毒削奪歸里署其齋曰早聞威廟改元置壬人於法衆正拔茅復先生官持節慎庫甚力諸津要虎視者咸抵罪弁力攻先生上為投杼竟知先生潔己任怨然猶倖先生也向諸君子迕璫者稍抑折即不支膺擢或歲再遷即奈何報先生獨薄及清明之朝以潔己倖先生先生不負倖

倖負潔己矣倖毘陵而先生肩道期遇明師授以鞠躬之學功歸於篤行義取於兼山躬不離身而實非身躬不離心而并非心蓋盡心知性盡性至命之本先天地生後天地存視姚江致知之說尤有當焉非倖也胡以得此於毘陵比視學浙水神或告之曰吾欲以文章妙天下乃開示躬學迪多士竣兩試屏竿牘抑倖進三年如一日竟為當道所中幾內名而仍失之復吹毛及焉又三年乃秉憲西蜀之越嶲天子方勤文治懸異格以待學臣計海內視學無過先生

者卽不得顯擢何至不能拾級而登勤勞者主載家
居者三載二十餘年制科猶以僉憲起補先生不愧
僉僉愧先生矣乃亡何而以參憲名公郎襄川東撫
抚當事者以急病屬先生代庖所請討弗行而去去
而川東敗邀先生復來先生於兵盡餉匱之中徒手
奮呼一月而復二郡數十城與獻賊相持數歲臨其
子覆其軍屹然成一方勁旅爲先生嘗謂鞠躬之學
三代而下唯孔明以之治蜀夫孔明得君如彼其專
也行政如彼其久也餉與兵如彼其在握也然後乃

能爲之先生於數者俱有所不足加以虎狼同穴牛
與曳掣百苦千艱爲天子持塊土於百萬里之外以
是鞠躬方諸孔明孰難孰易今又何遽不逾古也正
使曩者賜環大用歷玆又十八九年官之有底何不
可爲也蜀人安所得先生而官之蜀不官先生誰爲
天子㧞守百萬里之外者惟賜環而守尚郎負之若
而年倅又負之若而年僉又負之若而年乃得留先
生以與蜀留蜀以與天子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先
生功高而上先生者持成心忌能抑其功不得達僅
名閣寺晉如推如今日猶有然者推如何害天之用
先生者又何可量也今則蔪其遠揚也不然以蜀之
績稱勤而僨何遽不逮文成哉壽國之方終以俟之
先生矣昔周名左右成王公之言曰篤棐時二人又
曰天壽平格余願先生用乂厥辟尚奏膚功請以是
爲先生祝余則續成第四疏邀恩田畝奉慈闈課兒
孫完田賦焉又安敢望公行矣微子請郎予安得不
爲先生言序而屬之王子

隱君潘峙繹五十初度序

以余觀桃源之西道山之南抑何著著穆穆號隱君子之多也余自丙戌春棄郡邑屋買舟溯流入桃源主婦翁尤外舍婦翁長者言行動合矩矱可托以大事而家去蓬壺里許蓬壺近利市多豪子弟余心知非卜居所杖策尋幽十餘里而得道山之巖余神與山水相善也徘徊不能去呼朴者農白砦長者之何人道溫陵王耻古願受一廛爲民矣朴者農不遽白砦長者余弗省是歲季秋哉生明輒携妻子欲家焉

有白頭翁敎予奈何不先白砦長者長者持不內奈何乃詢長者姓字得溪源潘君峙繹白頭翁導予下砦入邃林灣溪可四三里許峙繹方採藥溪頭白頭翁呼曰來王耻古特造廬白前事且謝峙繹緩步歸具衣冠揖予氣象莊嚴甚偉余心知爲隱君子無疑且白且謝峙繹荅予深山田舍兒畏覩郡貴人多藏匿恐避得如公坦然者白雲不驚矣遂傾蓋相得歡甚不數月闖上潰卒轉徙入永界爲盜薄砦下余與峙繹君結不借廵課守者寛其寨室而多役廏人守

者至初更潛移宿去獨余兩人行立雲霧中自酉達旦鬚髮皆濡砦中人毋慮數千家以數萬指屬兩人自勞苦不厭亦愈益交相重焉丁亥秋仲揭竿者卒至砦下擾鄉閭特甚聲其焚掠以挾求所必得余與峙繹君復嚴鎖鑰勤廵課如初道山以寧亡何竊發四起裹紅持刃相錯於疇吾兩人爲持重之說以靖衆心砦子弟问無豪者皆相率豪舉歃血盟余爲立約以平之册逐隊攻圍寇至則守守有糈毋安坐而哺餉毋羣三三五毋要索里子從者盟不從者去蓋辭

未既怏怏去諸子矣峙繹君喜而後可知也余故覊孤客子雖多方厭無豪少年終以三約失子弟意丁亥除夕若爲向之者遂携妻子去道山峙繹君命卒如失左右手奔踐追扳備極悲切予亦冉冉不復留矣今戊子冬仲予行年四十逢初度念安人致政前我八年曾偕登籍後我九載余逢亂離未知所屆榮落難量遐慕闗心兼以丘壠遥越先廬荒棄愴焉動情不忍受吾仲吾季吾兒曹之觴爲壽也遯于道山之下善士家隱焉善士朝熟一鷄予飲余于蕣少選

為果酒相餉少選則峙繹君過余相勞苦會別袂之幾何年華忽忽云暮矣蓋悲喜交集為吾兩人相與初終無間大略如斯云越臘月哉生明為峙繹君懸弧之[illegible]今年稱五十党人相率為壽介善士家乞言于余余雖不敏名巳聞于海內涎潤之施及于戚里向藉國家之靈能以力急交遊重然諾今行年四十乃如蒲柳逢秋不能自拔峙繹君不爲一命之榮卓然萬夫之望辰届誕降乞言爲壽者千指余言之不足以重峙繹也明甚雖然峙繹之交恥古非以

其恥古也峙繹之樂恥古之言亦非以余日之恥古也菀枯者時也屈伸者遇也時遇變而不變者恥古也恥古不變而久要從之者峙繹也峙繹之過人遠余又安得以庸俗人之見而囁嚅其所欲言哉按道山足當一大郡壬午間呰政始舉衆商所主相指擬屬峙繹君未許也神乃出告人莫此人爲最乃定數年以來更變轉多歸于寧謐君之賜也天助順人助信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君之壽貞與道由爲久長也五十其始基之矣峙繹君凡六子長皆崢嶸具文武略少者皆具食牛氣堦庭蘭玉鄉人豔之善士顏姓號尊其兄號姬南皆古處君子白頭翁尤姓號振池介鄉賓所謂蒼蒼穆穆多隱君子此數公其較著者云

黃劬菴公祖壽序 代

上章攝提律中黃鍾葭琯飛息日表迎長是爲劬菴黃公祖清源嶽鎮之年黃山甫生之旦政報期月成四時亭毒之功績亘長虹當寒歲輿梁之會薦紳黎庶莫不崩悅爲觴于公用介景福弗鄙無文屬予不佞余惟覽揆嘉辰期頤百度若今茲之觴咏可移贈于來華則是百年雷同累牘月印叉或攄事弗實褒美無徵是猶賦比目于西都侈盧橘於上林夫萍水比於宦遊歲有其地日新之謂盛德地著其勛地以

起事事以紀年組織成章颺賡壽考將使後來登堂莫借綵筆天官考績備采風歌也蓋聞樓繫謝公北亭遺攀衣之跡堤號蘇子西湖揮竹石之毫斯皆雲翔方州雨膏閭閻公餘眺覽逸興遄飛然猶高閣與姓字爭馨長堤同芳名垂永若乃芍陂利楚孫叔流壽人之聲令鄴興渠西門奏樂成之績吳江父老垂虹繫德于洪尊肥鄉小兒橋障聞聲於景駿其爲惠溥百世澤綿千春可勝道哉溫陵奧區洛橋舊址忠惠攸作神靈護呵上徑三江下通兩粵當百六傾圮

之數阨適五百名世之代生聚石既斷橫木斯施車轂奔霓人馬踏霜其下則澎澎淅淅潏潏淈淈潰沍泮汗滇澌淼漫其上則若浮若沉若滅若沒若履跪危若蹈春冰公用奮起度材鳩工發鏹于帑採石于山無取玉梁何羨金柱迅雷逐車方輿鬼橋之閃倏異人驅石東海神鞭之效靈於是江妃往來海童踟躅天吳助以吹潮海侯因而噴浪水高數丈過異乎時因舟爲梁負石登版百工用命羣靈趨蹌雁齒復連黿浮不解役無卒歲之久成有不日之期於是吳

綾越錦絲枲果布琨瑤之阜銅錫之垠火齊之寶駃龍之珠金鎰珂珧紫貝素玉襍賄紛紜器用萬端絡繹上下不戒不虞則有工賈駢坒士女竹盼羅嘉樂繆交貿競逐喤呷諠譁芬葩蔭映亦有朱輪累轍冠蓋雲陰躍馬疊跡儐從奕奕容與其上流觴舉白又若使臾送客名命萬里之天折柳贈行詩催驢背之上經斯橋也孰不顧崔公於渭水紀寶帶于澹臺眺懷希文之清風永係宗道于思魯豈非居職利物會亞河洛之功暫費一勞還邁溱洧之濟是使螭龍橫

空絜長流水鼎鼎嵒陸等壽高山所宜借杜甫之酒盃開几筵於璹琄假相如之題筆鋪綉卩于岡陵斯清紫之美談惟庚寅余以須過此以往公壽無疆意者出從華蓋入侍輦轂又或開府大邦儀刑列嶽荀爽十旬而遠至千秋一月以九遷年序既引地與功倍方將憑藉風雲動盈雷雨具濟川之舟楫作度世之津梁天地大矣事業何窮則有海內鴻公江湖墨客屬辭卽事歲以爲觴殆有進焉其靦詹詹乎言亦猶尋木龍灼之與夫棘林螢爗也

永春令鄭公壽序代

閩泉去燕雲且八千而里閈桃源居泉上游比歲愈弗靖　天子若宰相廉前治桃源無狀無父母斯民德則實有利心中以危法爲善於家而被惡名安往而不得盜賊哉振臂一呼超距十丈引而更御如鬼風雨土著者方父子鷄豚之弗保又從而文致之爾胡齎彼糧藉彼兵縶累桎梏相望於道則引而畔之爾何難焉彼豈不自以爲愛人之牛羊而爲之牧而自殘若是彼不自以爲上人疾文吏緣飾簿書無益

徒長墨風故以馬上之人治之寧過正當矯枉彼自以爲吾無賴亡命而坐致人牧終不大通顯毋寧求吾所大欲也彼不自愛也而愛夫人之子必不然矣天子若宰相知治民不可以馬上之治治之也若曰選用賢良固將安之故勤設科射策士分牧于新附邑若又曰人情自愛自謂當致通顯也莫謂之也余年友君實鄭公宅邇　天子宰相自胡盧河百日趨桃源治不可謂君若相無有意彈丸邑子而厚望制科人情自愛祿利之途則然哉未有以處夫鸞鳳爲

心天資淳厚無所勸而成者也無所勸而成卽不自謂當致通顯也而自愛以愛夫人之子不遺餘力而讓德矣無所勸而成卽自謂當致通顯也而自愛以愛夫人之子莫謂之也得於天者然也予獲從諸牒交公久知公長者夫辦天下事必天資淳厚長者之名歸焉者何乃桃源也公若曰父兄吾老子弟吾幼也爲善於家今猶昔也數年來而更中變意中之苦可問也振臂呼者風雨去矣若父若子若雞豚朝存而夕散方呴煦濡噢咻之不暇也齎彼糧胡飯而吟藉

彼兵胡皇皇爾有求而弗得繫累桎梏爲民父母如之何使斯民重苦盜也予知公之意念若是莫謂之也其天資長者信之也他日三年報政　天子曰何以治桃源使盜賊不起公謙遜未遑予則以形筆紀公功而退於庚寅之仲春廣文楊君林君率諸生爲公壽乞言于予予爲言以待之若此

田陽令李琢月壽序

琢月李公之將涖田陽也請祿養太孺人太孺人辭曰若舉數月老身十九稱未亡持而如抱卵矣幸而今爲　天子令嚴邑萬里外將元元是子如老身向者持若也卽加飡延壽命耳其毋爲太原狄懷英覩白雲孤飛則潸然泫瀾者乎公乃請何以治田陽者太孺人曰若何以治田陽哉蓋嘅田陽比者三失而復之是被兵者六也賊以民爲兵而兵是誅毋寧茲兵以民爲賊而賊是誅非兵非賊適誅吾民幾何不

皸轉盡之闔邑之凋田陽實甚耳何異若零丁呱呱襁褓時余持若也未飡慮飢方風慮寒余安能飽煖若哉慮無飢寒若爾能數日矣懼弗克荷抑愛而加厲焉卽呵若退自酸心也卽若幸敎喜爲進一飯若何以治田陽爲哉如余所持若而已斯于未復也荒萊未墾也何道使田爾田宅爾宅藩若郡比邑而謀惟正不以田陽獨使若之疢疾予與人之膏粱予同供上也而得無念乎比者民無定指盜人驅而納諸民亦實應且惜戸莫能潔已以進則長吏盛氣臨之

冀所以饜足之道其母乃撤其寧宇而剪爲逋逃以自棄於衆將望焉延險而走其何辭之與有吾見孺子有逃而父者未有逃而母者子治田陽其終以母道字之乃遣公行余年友王君起生博田庠與公相得甚歡孟秋一介走長安徵余言將以陽月宰邑紳若士謀所以壽公因述公治田善政三十事及孺人所以命公者余曰有本哉王子之爲言也水經河自崑崙墟西北去嵩高五萬里江起天彭闕東逕汶關歷氏道示本也東荒有豫章焉其圍百尺本上三

百丈本如有條枝敷張爲帳其本甚盛故能歷千世而不改柯易葉今觀公治田陽無不如太孺人言者田子弟依公無不嬰兒慕者公於治道可不謂有本歟太孺人撫育再世而處其慈令飴望顧期未艾也公宰由斯教與以名稱也無寧杜何復煩令母之不憚煩郎問無所平反爲怒不食有臺之什以賡公也何疑焉余猶記乙酉時奉　簡書巡行山右公是歲舉明經余同年某公於公從兄也爲余誦君門孝友世其家及太孺人賢節狀蓋千里誦義云及今乃覩其施於有政於起生之徵言也著本論以序之如此

太原守王心任壽序 代

漢吏治稱極盛名太守指不勝屈也然而上之視守爲特重其詔曰與我共治百姓使無歎息愁恨之聲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其時太守得自辟掾吏掌兵柄往往賜爵爲徹侯上無所制其命而下得施其澤也唐宋以來猶有以大臣出守郡者自明後乃以郎爲守監司而上藩臬督撫皆得握其陟降之權而守所制命者獨諸令故令之爲守者難耳或曰守難矣令抑甚焉令自守而上監司藩臬督撫皆制其命而

令所制者獨百姓令難抑甚焉今天下爲令者往韋蹙相道疾苦如羣婦之聚于室而各請其姑也故守之制令急則令之制百姓愈益急制百姓急則閭閻囂然喪其樂生之心顧使無制守者而後守得著其善和元愷之德使諸令亦得厚施其鍾乳此又原本之論也晉陽爲山右會府所統州邑三十五其田與與其日舒舒其百姓常樂而允康其諸令優游脩職而常托于有餘之地一日諸令公馳書燕邸請敘于余曰自吾儕令斯邑奉符而治郡之胥不至于邑之

庭兆人以不驚自吾儕令斯邑按額而徵邑之耗不輸于郡之堂兆人以不匱自吾儕令斯邑鍾則以扣治則以範受成於長吏之教用福我兆人自吾儕令斯邑臥則于于寤則徐徐毋毛吹而瘢索毋霆震而風撼用寧我兆人之二十五州邑者太守之德也太守者頫上王公心任也屬當覽揆之辰願乞公言爲太守壽詩有之矣樂只君子福履綏之以言爲壽蓋遵古也以壽頌德蓋云報也余曰信哉予聞公之賢也舊公初令潮陽政聲藉甚屬郝逆作叛諸邑土崩

公誓守匝歲爲潮頑果拔之　國典當膺世賞而上臺刻牘莫之特書令之最莫公若令之難公殆身之矣循倖而晉北平二守清靜無爲不擾爲治權既不逮守而令亦莫有顧公者秩滿而陟今官精明强固事事振作又不爲矯虔之色率吏奉法循職而無他虞志蓋公身經處其難而心知其病故今日者不以難治諸邑使諸邑得施其鍾乳以和其百姓宜諸邑合百姓之歌頌而欲以言壽我公也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余忝受壓鄰封其爲鼓鐘也稔矣余不序

公諱當序者抑今太守權不古若而公之治晉陽乃與渤海潁川河內相頡頏方諸古人殆將過之意者自公而上無復難公者乎不然公何以得寧其諸邑也則大吏之在吾晉者多君子也公瓜期匪遠既祝公壽又祝公報曰願公早為大吏臨我晉中即諸郡受福如晉陽也

伊太公太君雙壽序 代

天之於人恒輔所不足而樂栽其有餘武健機警而好多上盡用其所有餘往往不能邀其子若孫福慧之靈惇龐貞固欲然自下不與人爭一日德怨之報施似若有所大絀於人者乃有所大伸於天天將駿發于其後而大用其所未足也伊子盧源渤海名流山左弁冕乙未歲余忝副會闈牘具覆發心莫得佳士如卜聽人懷鏡入市幸聞好音則舉聲叫歡比盧源名揭同事王君大木王君素脩張君玄林離席與

手曰是吾東省領解鄉書者也敢為主者得士賀主上既已稔盧源名親名對遴拔庶常今春 上以教養將及一載才學俱堪任用 特旨改授臺員皆異數也越秋九月為盧源太公開雍先生及耿太君雙壽之期諸子與盧源以年以官稱伯仲者屬余脩祝者之辭乃聞開雍先生行誼惇龐貞固士也方先生年少時遘閔孔多頹風恐懼陰雨漂搖先生落落弟子員隱忍俛受鄉里小兒目為顓愚先生怡然以聽天定以是盧源鵲起巍甲鷄立清班知結 聖主

義勳朋儕發祥所自厥有由來矣今八士倖博一第官都津要栩栩自多謂文章有神足致通顯豈知黃金臺上一鵠萬矢僕姑銛利潑然而還何可勝道盧源宜無自以爲功而一歸於太公之素昔自處于所不足以受造物之有餘也且由太公之道能自得子由太公之道亦能自得壽武健機警之人而欲引其年是蚰蟮也蚰不自弢其智而數走爽塏之原則賚盡而槁立見至誠之士棲神于心精照無外斂其聰明才智與鈍同貌是故孩然承墜石而不驚虎兕於前而不顧去機與械兩忘寃親以是游於至道可以內果聖丹外圓仙鼎此太公之得壽取諸已而足者也盧源方受 天子知遇朝拜疏而夕報可夕拜疏而朝報可宜以介石貞心而以虛舟遇物其於術昔雖䟡盪若浩蕩之襟如江河之決斷梗去而不霤也立言之道內致其誠外敦其厚足以培 國家億萬年之命脉者言之非是者勿以進其奉太公倖麗貞固之學而光大之譬樹蘭者培其根新芽益滋而舊本益固此又盧源所以壽其親取諸已而足者也盧

源追隨二載求益不休以吾智井難副缾繘乃如太翁朴心和行契于上天以來多福余綆縄下淵莫測所至因脩祝者之辭以報諸子且以太公之道與盧源益互相勉云

李雲洲侍御母張太恭人壽序 代

今夫淑順者門內之懿範貞剛者男子之嘉行也然男子而有婦人之態則交遊捽臂而去羞與爲友婦人而有男子之才則綜理門戶式穀孫子胥倚賴之如是婦人固尚才乎夫燕婉和樂及爾偕老男正乎外女正乎內易戒攸遂義專中饋詩職酒食訓嚴非儀此生人之順景而家室之恆慶也毋論才非所尚即才亦安所用之若夫中年別鳳孤子擁雛塗炭中弛丹蔽未施當此之時尚循循然伏中饋而脩酒食

何以定風雨綿弓治乎且天之生人不輕畀才猶天之生人不輕畀壽其畀之才與壽皆有所用之也天既責之以男子之事不得不畀之以男子之才天既責之以無窮之事亦不得不畀之以無窮之壽是故其氣嚴凝其性强忍其道堅貞才之與壽若相報焉亦理數然也雲洲李君歘歷省臺名重天下天下之人莫不知侍御有母張太恭人云以予所聞中憲公既捐館舍家仍勳舊戚黨往來臧獲任使無異疇昔顧操計獨難太恭人曰內治旨蓄外治乾餱上脩幾式下脩餇匐謹率先型毋替家聲侍御甫弱冠遺書在篋弧矢在戶授經授簡莫知適從太恭人曰考室則構考菑則穫內資明理外資達政父書可讀其勿棄基侍御既貴服官棲掖旋歷栢府跪而受訓何以稱任太恭人曰庶僚守官言官正僚入則獻替出則脩職嚴氣正性爲天下先由前而言則代中憲公爲男子之事也由後而言則迪侍御君爲無窮之事也爲男子之事法當與才爲無窮之事法當與壽今侍御以剛方之品載登綉斧之班鑑光磨而佁朗劍氣

淬而益寒繩愆糾繆扶善擊邪斷猶豫定國是事未有既而稟教慈闈動取準繩出反嚴乎告面喜豫跡乎加餐太恭人之造就侍御者亦未有既故曰法當與壽抑非太恭人才雖欲倣蹟孟母希蹤敬姜其道末由故曰法當與才才之與壽若相報爲理數然也詎不信哉於是太恭人年且七十矣侍御以予辱稱執友使予修祝者之辭予爲著其才以徵其壽如此侍御反於太恭人太恭人愁然曰非吾心也使吾得老中饋而恆議酒食使先君子卒教若以成人之道

子何賴才焉辱先生大人之以才壽我而賜之言夫

實爲之非慈母之所願聞也

吳太君八十壽序 代

予自叨登仕版則聞長安有吳子素求云素求爲幽之薊中人其後卜居金陵又爲金陵人流寓于燕故又爲燕人時長安嘖稱吳子謂其廣厲丁嘤秉義堅定臨變不苟處窮道亨也甲申之歲吳子方在貧落諸生間賊將牛劉大索戚紳吳子之室實隱貴游敝衣藍縷以禦獰犴神色不動屹若山岳予聞之年友宮詹黃子鵾湄云然黃子又言微獨吳子蓋其太夫人鄭者卓然有北海孔太君風以是吳子好義而能

安夫有所受之也吳子苞眞蘊秀學饒命舛何奉檄守秦喜露眉宇載守豫光陟二會稽賢者不測所在著聲柯斧豆籩睨則天只毋寧祿養於太夫人爲有光矣吳子受任方州某屬見謁太夫人倚屏以聽客去而嘆曰言論終日不及治事是且僨轅巳而果爾予聞之同署葉子岸伯云然昔孟陽太君覺別補闕潘母知成吳母知廢以是吳子能知人而敏事吳子坎壈娟友收召四遠而官衙屢空太夫人時出釵釧以佐食貧予聞之少司農曹子秋岳云然昔剪髮

供饌乃能封鮓吳母之教若循一轍以是吳子道廣而能廉吳子矜惜名節好爲潔脩嫺於吏事致其齊莊胥役瞻望惴惴永行太夫人猶進之曰周道樂易孔教忠恕宜多春溫以濟秋肅予聞之中翰吳子彥嵗云然昔羊琇參軍奉訓仁恕不疑行縣爲問平反二母惓惓與母若券以是觀之吳子仕學行日進而無疆也於是 今上御極之十有三年秋太夫人行年八十壽矣吳子交遊或自閩中或自白下或自長安莫不欲爲太夫人壽者徵序于余余因以所聞于

二三君子爲約言以祝之夫好義而能安取諸慈訓則貞而静也其說曰木貞不彫山静不騫知人而敏事取諸慈訓則明而惕也其說曰智藴不窮功運不匱道廣而能廉取諸慈訓則和而介也其說曰氣和者迎休中介者寡累又有進於是者取諸慈訓平易而忠恕是道也在人爲福澤在天爲清寧太夫人深於引年之學能自得壽矣方太夫人爲婦時姑年踰八太夫人以奇孝格天爲延一紀此其意量豈不在期頤間乎吳子尊人以碩儒小試於用未竟厥施吳子際 朝家人材拔擢之會將大而宗方向用於時未艾太夫人終當觀之太君亦莆中人莆多仙者居倘所謂行地婉姈其斯人乎

少司農朱右君太夫人六十壽序

吾鄉少司農朱先生系本沙村其先世徙宅燕雲積
思古處敬止維桑於是命岳壬辰入都謁薜先生之
堂且二年所也即請間先生曰夙興夜寐日就月將
士之事也余退而脩業既濫叨[illegible]天逾年改左掖為
先生舊翔之宇問道焉先生曰謀國如家事無大小
必以當予退而修言批根摘瑕群喙爭鳴徘徊審䀢
未有當觸私竊自疑之先生曰言之為可受也言之
為足戒也改而止余退而立誠凡余在長安七載繼

綆探淵握梃發鉦有汲則應有叩則鳴惟先生是賚
於是吾鄉之在長安者莫不辟咡而恭長爾屨滿先
生之戶求益無方各厭所獲而出矣乃先生曰以余
胥井不副綆繘斧柯豆籩有其睍則於天只者毋太
夫人教也太夫人之教楬厲取濟指挂手經惟其勤
也先生受之是以處貧而能亨居岑寂而弗墮其志
太夫人之教小治言晏大治賓祭有倫有脊有條有
理惟其宜也先生受之是以引切當否用匡國是由
其說足以治不由其說足以亂太夫人之教處躬則
矜於物無構致莊生嚴實慈生戴先生受之是以擊
排而物服其正包荒而人樂托其有餘由斯以觀凡
余所受於先生退而脩業脩言立誠者皆先生所夙
稟於太夫人之慈迪也兄觥小者未窮其㵽梃細者
未盡其音自先生歷奉常銀臺貳司　天漢佐討
地部所在能其官名重朝右舉朝之人皆知其必有
由來余褰裳未能從也職思其居亦及發其嶒竑余
烏測先生之所至又安能盡太夫人淵源之緒餘哉
當太夫人丁年寡鵠琴鼓禍乘荼蓼在前窘棘乘後

撫孤育鞠自為之師既各成振世稱二良是宜共孟
齊驂敬姜遜駕而太夫人穆然無報瘁之色甘節而
安可謂有道者乎方先生佐司農時以非已事坐鐫
太夫人慰遣良已不改坦施人視先生恬焉若無以
自異者寵辱不驚得喪齊觀何意念之深也所從來
遠矣自太夫人為之介石比貞淵渟居性其理足以
勝數其數足以難老是故可以聚福可以久視可以
為行地神仙自先生受之致一以事吾君淡寧以養
吾度撓之不濁澄之不清是故可以任重可以致遠

可以執政爲　天子大臣自吾黨取之分玄否之醻
者足千日之醉乞安期之棗者足千年之飽是故得
其緒餘可以寡過可以居業可以步趨長者之後是
以同里二三子莫不師先生而毋太夫人於是時太
夫人稱六十壽矣二三子登堂酌觥俾命岳修祝者
之辭因喜而序之且致求益於先生無已也

民部方聲木尊人雙壽序

余與方子聲木遊長安者三年所微觀其人粥然若
有以自下者淵然無見光之色心竊異之瞷其居室
盂奩盤匜用之必當其材余以知方子非悶悶也酉
秋分較京闈駭浪震撼辭連同事者靡有自贖人面
如土矣方子奉考功問考功爲解一繩奉司寇問司
寇爲删一牘坦然而往怡然而反當事弗疑同官弗
忌當是時也孩然承墜石而不驚虎虓其前而色不
變余因以知方子有大過人者也夫以余與方子處

不能一見而發其嶒崚遲之三年又三累而後能測
其所至竊我淺而汝子深余安得不肅然下拜哉同
里諸君子或告予曰子今而始知方子乎雖然未知
其厥有繇來乃始歷言太公及太夫人狀余又因以
知方子之援高第完令名由太公之心期有以致之
也何以言之蓋太公未總角時心期所欲致已無不
致者當上蔡公宦數月歸橐如雪太公以舞勺之年
而曰無憂兒自有區畫無其播之竟有其穫之心期
之所至而致之矣以弟子員著聲黌序間處於世蝨

脅耳而交遊所親告紛無不解之紛告難無不排之難心期之所至而致之矣白面書生何與青烏家言而躬不借歷崔嵬豁然開悟遂獲吉阡以完子職心期之所至而致之矣方子且向學太公為延明師太夫人為治具攻玉於山麗澤兔兑卒成令器以竟太公之緒心期之所至而致之矣人之教子曰得第而止太公不然曰敬官是寶太夫人成之曰寧固貧耳毋為二人憂方子是以見利不爭見害不怵始於不欺終於無畏心期之所至而致之矣於是王子曰毋寧茲今太公及太夫人行七十壽矣其得於天者厚歟將亦心期之所至而自致之也韓子曰人之性壽人生而有性即當有壽壽者人自制之孔子曰仁者壽又曰大德必得其壽若是乎壽者之可致而至者也錢氏之壽也覆輪於井繫於樹而觀之言謹身也太公以負荷為孝急難為仁敬官為訓以寧其心此其道皆當自得壽夫婦同德又當共得壽雖期頤何足域之歟是亦可曰心期之所至而無不致之矣同里諸子皆曰予向知方子之晚茲何知太公之深也

請述子之言為同里脩祝者之詞乃錄而授之

陳植其太公六十雙壽序

余恆與同志言爲善樂事因指數若者爲善得福報若者否臧得極報天道不爽如符契然即復曰愼無多言夫舉善以爲勸數惡以爲戒是重戮不善人無已也此亦刻薄事其在吾身也爲日過是故南宮适之論羿奡禹稷也尚德也君子也而孔子不答南宮之正又不如孔子之大也故其說不欲甚明而其理其事無日不昭著于天地之間著于天地閟于聖人閟之爲言如大塊之能爲風而塞其竅穴也如人之

能爲聲而三緘其兌也緘其兌者或有時而爲音塞其竅者或有時而舒其調調刁刁是故聖人閟之聖人逗之易詩書明其理周公孔子舉其人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大易之教也惠迪吉從逆凶尚書之教也愷悌之壽考相鼠之遄死詩人之教也聖人之意以爲明其理而不舉其人則猶閟之也周公孔子又何以舉其人周公之誥名公曰天壽平格孔子之贊大舜曰必得其位其祿其名其壽毋乃太逗乎周孔之意以爲祝名公而不聲管蔡贊帝舜而不咀庳象則猶閟之也故曰善善長惡惡短隱惡而揚善周公之心傷於管蔡蔡仲之命克庸厥德餘殃之論不必甚夥周公之所大豫也帝舜之心傷於瞽象岳之薦舜曰有鰥在下父頑母嚚象傲載之尚書垂于今茲秦炬不能燬魯壁不能盡幸夔慄之後瞽以允若稱而母象無聞舜之心寧不得祿位名壽耳不樂使母弟之名以已傳然而竟傳者舜之所無可如何也是故聖人閟之而其人自著之於是慶殃惠迪之說往往大白于天地之間齊安之邑有兩善人焉植其陳

太公及張太夫人是也兩善人者生同年至於日月時無不同者此其事甚奇而處心積慮亦如一致蓋太公周年而失其生身之恃四歲而孤然而事嫡母以孝稱事四嫡兄以謹聞太夫人佐之咸有一德牖以內無閒聲雍雍藹藹有淑人君子之儀焉有君子之子五其一以是年成進士其四咸餼于黌宮其明年兩善人同稱六十壽於是善慶惠吉之說齊安之人莫不喜談而樂道之矣謂兩善人六十許黑髮善健故宜歷期頤未艾而長公成進士將來名位未可

計量四君子彬彬儒雅將蟬聯而鵲起也稍稍稱道兩善人平生孝友狀以爲天之報施善人若是乎彰明較著也於是戊戌秋八月陳子省齋觀政之期滿將歸余亦以假行預乞予言將以明年爲兩尊人壽余宜詳其行事鋪張揚扢以爲世之好善者勸乃余進陳子而詔之曰余無多言夫兩善人之行事天知之矣天知之而且報之矣天報之而楚黃之人皆知之矣余復何言與其言之不如闕之之爲大也言之而兩善人之行彰闕之而兩善人之心適也言之而兩善人之報已明一索而無遺闕之而兩善人之積

功累行蘊隆不剖天之報施亦與爲蘊隆而未盡也且吾與子相遇於文章性命之交其毋以得科第顯榮親爲子稱報固欲其脩身立行以光大兩善人之緒也余則有前言矣衆善以爲勸數惡以爲戒此亦刻薄事子務知吾所以不欲鋪張揚扢兩善人之意其於脩身立行之道思過半矣他日治百姓以寬和爲名立朝處寮友忠厚寬大養和平之福壽國壽民以壽其親者由斯道也爾家有碧峯先生者方視學吾閩君子人也子其以吾言質之何如

大中丞張公壽序

余奉使百粤取道洪都與大中丞張公爲傾蓋之交時陰雨連天民且告潦余爲滯郵亭兩日公貺予撫江奏議八卷石亭碑文墨刻一帙予焚膏繼晷以兩日夜畢讀奏議喟然嘆曰有是哉仁人之言乎蓋公甫下車即爲江省疏陳積逋並徵計細一疏其法以一年帶徵一年之逋派入由單使此法信行則賦完而民不愁官不困豈惟江省措諸天下可也大司農酌行其半然而江民已沐浴膏澤無窮矣嗣有急救

水火一疏自順治三年至十三年閭閻疾苦之狀痛切歷陳爲民請命憶予在垣中捧誦心折久矣再一讀之如逢故人喜可知也虔南商賈維艱一疏爲蠲稅請蠲也目擊地方疾苦一疏爲荒蕪祈免也賠累無辜一疏爲民婦完聚也若夫弁丁恣擾之劾王邱藩差凌逼之劾趙元起押馮官丁殺掠之劾湯銘盤則又搏擊豪强護我蒸民其餘宏論崇議興利除害不一而足予因以嘆公之惠此江民甚大也再取所謂石亭碑讀之則公爲唐觀察韋丹而作憫丹有大功德於民而石亭幾淪於風烟蔓草之間又怪滕王高閣徒以王勃作賦至今供騷人遊士之憑吊反巋然長存余又以知公之度量弘遠矣夫略功德而侈遊觀以韓退之之賢猶復爾爾他尚何望公獨表彰懿德於千年之後而亭之而閣之遂使西山雨洒徽峴之碑南浦雲護甘棠之葉而畫棟珠簾反成子虛閒賦竟巍乎出石亭之下矣是公又在退之之上也余方展玩擊節不能自已俄而煙銷雨霽曦陽絢采心顧樂之或曰公以是日祈晴而上天協應也或曰

後二日爲公覽揆之辰而朝霞軒舉也夫天人之際其感召微矣一念祈誠如響應聲况敬壽考山川靈顏非甚盛德惡能感召如斯之速者乎召公之在南國也民德其政於是有勿剪之歌周公頌之曰天壽平格二公皆聖賢豈作諛語亦云理有固然數有必致耳余躬履茲土目擊嘉祥緇衣之好貺自中心方將解纜爰筆記盛非敢自附於周公之頌召公也方今　天子幼沖四輔在庭公且入而五之協虞廷之數以壽南國者壽天下而石亭之壽千年石亭之後

又有石亭壽亦千年此二事者余將券之

吳母李太安人壽序 代

粲叟既遷夏官尚書郎遂敍南河之役奉太夫人還京師再易月仲氏彥昭初授任丘外翰未郎行其九月朔日爲太夫人設帨辰且屬週甲兄弟聚順以媚二人私相評也吾在南河壽母者三年歌闌酒罷賓客既散則念安得奉嚴君至止偕仲氏跪而雙進酒仲氏亦云吾在京師爲大人壽者三年歌闌酒罷賓客既散亦念不得母歸與吾伯氏跪而雙進酒也今兄甫歸而弟未出而尊人方健飯亦人子之厚遭也

屬　功令弘錫類之化人子得乞言爲親壽又人臣之嘉遇也乃謀爲乞言之觴相率而問於朱子壽親之言以何爲最余曰莫過於質言矣堂堦咫尺而引姹女黃婆之侶誕也珍錯在御而侈交梨火棗之羞虛也文餘于行而誇賢父令母之績誣也行餘于文而舉一端偏至之論細也如是而立言不足以傳則亦不足以壽故曰莫過於質言矣所問壽親爲何曰雙壽也邇者家慈則以六十稱觴余曰縉紳先生與世相酧酢嬉戲怒罵或歌或詩皆暴其光於外故其

行事可述而志其性情亦可繪而傳文言之而梗槩畢具質言之而鬚眉皆動也若夫母儀在閨閫之內聲不出於堂奧行不踰乎中饋非甚至親孰能昭宣其淑問乎雖然吾與子兄弟二十年風雨之交恆父事太公而母太夫人又負屋望衡而居吾母若毋逢喜慶輒相過譙勞故太夫人之賢惟吾能質言之矣方甲乙定鼎時太公課督二子甚殷每會文輒具酒饌月凡數舉太夫人治具于內羹多而飯旨終歲不替是雖佩旨蓄之風也予猶記乙酉夏秋間闖事方

亟太公命予及宋小仙與槩叟彥昭讀書于南壇道含晨夕授餐太夫人躬調鹽壺命老蒼頭執爨其視吾兩人無間二子也是歲予與小仙先著鞭至今念哀王孫而進食意豈須臾忘乎且太夫人之賢不寧惟是太夫人之賢有獨處其難者則太公爲之也太公性至孝事百歲太君色養備至家人稍不當意則呵斥從之太夫人先意承志瀹瀡卮匜必手挂指經方敢以進晝則追隨膝下呼兒女直前娛老人夜則以身煖太君毋令獨宿如是數十年如一日太公則

豫甚太公之爲子至孝則難爲婦也而太夫人爲婦之賢有若此太公性至友有弟蚤世撫其仲婦及孤女禮優而恩備室中事男子豈能周知而悉至乎凡哺餵衣珥皆太夫人纖細均給毋二視爲其女擇壻同室而處之男合養于外女合食于內卵翼教養竟成進士閭里侈爲美談太公則又豫甚太公之爲兄至友則難爲妯娌也而太夫人爲妯娌之賢又若此若夫湘藻之節樛藟之懿善不勝書姑舉其大者二端揆厥天性總之不離敬順者近是吾爲是質言於

太夫人豈有當乎茍有當也吾則不文其持吾言使能文者屬筆焉槩叟彥昭再拜曰如子言足以雙壽吾親甚盛矣而何他求焉請遂書之予曰良工不示人以璞子奚以吾不雕飾之辭爲哉賓客滿堂得無婦吾言之質勝乎且吾未嘗爲祝者之辭也請足其說夫粟紅于囷不拾穗于野矣月輝于室不借光于炬矣太夫人備美于門內合德于太公慈孝委順以受天和其安坐而致期頤如磁鐵之相引也則何必繪西池之圖侈北斗之杓以惝恍不可知之言相諛

閭君家百歲太君徽音可嗣行與太公共似之其說蓋存乎任姒之思齊也

張太公吉園六十壽序

五行之性孰爲壽其在天者五行皆壽其在人者莫壽于土抗爽扶疎亭亭物表厥性木淡蕩開徹不滞於物厥性水英達照灼而無留事厥性火堅忍沉悍遇物能斷厥性金四者之性各喜見光苟盡其才皆傷其本惟土則不然綫綫焉爾綼綼焉爾辭光四職精照無外靜專而動必伸其志望之若靡長就之莫可喜然而孝子之行也悌弟之事也慈父之能也聖丹之果也仙鼎之圜也必歸其人故元命苞曰土之

爲位而道在大不預化吾友吉園氏予耐久朋也盤旋可三十年許孰能刻畫吉園鬚眉者瑯郡而號之應聲而出必予矣長公夏鍾次公唐鍾皆操觚從我遊獨徵予言爲其尊人六十壽知言哉余則以土之爲道頌吉園且祝壽考如揑塗作群真爲伯陽則伯陽爲君安則君安廣額長耳方口厚脣深目黃髮高冠玄衣靡不肖貌而出者吉園寡言簡笑瞪目聯睫罕答來問人或異之吉園不顧何法法土之寂寞不與金木相噌吰也鍵戶少與貴知者希何法法土之

隤然示人簡也冠不華履不飾一裘三十年何法法土之從質不與水火分光耀也喜不形齒怒不裂眦岸崩其前而不瞬虎唬其旁而不懾何法法土之安安也憲副公建宅三恭人晚年獨依季子甘旨之奉終天滋恭何法法土之繼火火將衰而依於土也含其樂丘以厝二人何法法土之藏火也相彼崇丘庇其孟仲惟季獨裔吉圓安之何法法土之讓其功名於四行也辟毋而恭長爾承筐以媚嬰其麗澤二子並成令器讀天下書友天下士何法法土之生金又

以土範金而成法物也是故具其土德以子則孝以弟則悌以父則慈具其土德以果聖丹而聖丹成以圓仙鼎而仙鼎凝由吉圓之道而博世貪諸俗好是以鈞承蜩也由吉圓之道而全福享極壽命是以畧致魚也易曰安土敦乎仁仲尼曰仁者樂山山則靜靜則壽其吉圓之謂與以乎應聲而壽吉圓如是亦繪水繪聲繪月繪明之技哉通乎神矣

封工部主事洙源吳公壽序

今之壽人者謂人不足以壽人則進爲神仙之說其人安期羨門其地蓬萊神洲其物交梨火棗其樂八琅五舌人莫不知其說之誕而樂其言之足以介眉壽而祝長年故凡壽者之聞是說則欣然若有當於乎心爲人子而聞人之以是說壽其親則歔歔乎意其有是也若將致之矣溫陵王子曰世上有眞神仙而人不知也人之而已矣世上有眞神仙之壽而眞神仙者不自知也受之而已矣蓋人受天之氣以生

壽莫過於天而人應似之然而人之壽不齊有絕於天者有全乎天者是以不能齊也在天謂之天在人謂之仁仁者天之生氣全其氣者陰陽不能賊其量百年全其理者治亂不能革其量千年全其性者不與水涸不與火滅不與金焦其量與天無窮記曰人者仁也親親爲大語曰孝弟爲仁之本故舍孝弟而言仁如寄生之木而疑其質也繭期力行孝弟之道而斗中之神降所與言皆出孝經繭期竟證仙果孔子稱舜大孝而祿位名壽皆歸本於大孝之必得

舜之聖人與舜之祿位名壽途之人知之舜之祿位名壽非得之於聖而得之於孝其說自孔夫子昉也今有孝子悌弟於此世人未知其爲孝子悌弟不信其爲眞神仙也無惑即知其爲孝子悌弟亦未信其爲眞神仙也無惑即其人自謂吾爲人子爲人弟種種未了之事不自以爲孝子悌弟亦不自信其爲眞神仙也無惑溫陵王子乃登堂而壽之以爲眞孝子悌弟也眞行地神仙也斯人也行年十二讀書未卒業父爲無妄所灾就鎭撫獄鎭撫重地鳥飛不度十

二歲兒背負被手攜饁見冠蓋入者輒跪泣父枉見收恐凍餒當事憐之令獄吏代遞以是得全改刑部獄每晨賂守者入侍溫凊晚復賂得出即值長官復跪泣聲寃長官亦憐之爲給小牌俾得往來獄中蓋鷄鳴入獄門漏下始出如是歲餘無一日間者豈無兄弟而若人獨爾也自是家業中落荏苒三四年已當男子丁立之期即拮据色養雙親撫育弟妹豈無伯氏而若人獨爾也晚年獨奉慈親積誠積愛朝則問夜寢安乎三食則問啜飦幾何矣退則婦子遶老

人之膝竟夕合門聚順者數十年如一日孝德和氣上通於天錫以康寧遂致期頤有弟婦中年寡鵠曲意慰安女其女壻其壻飲之食之敎之誨之自儒童迄成進士無倦色弟婦爲忘寡鵠之苦伯氏亦遺一子子畜之不知其爲猶子也以余觀其爲人童年之孝有成人之所不能者老成之孝有依然孺子之心者推惟孝而友于兄弟有恬然日用飲食之極事者終身由之不自知其爲孝子悌弟豈非仁心登濡全乎天而不雜以人者乎則其爲子爲弟是其安期羨

門也堂宇庭堦是其蓬萊神洲也瀡髓甘飴是其交梨火棗也嬉笑斑舞是其八瑯五舌也是所謂世上眞神仙也何者以其全乎天之生氣而宜得天之壽也客問其人王子曰此余壻翁洙源吳公是也於是客有述其素行不虧雖涉足於花塢柳肆而平生不犯非己之色此端人也客有述其仗義重然諾某紳爲廠衛所中以身脫其人自與群小對簿竟置群小于法此俠士也客有述其官孝感去之日留靴者以百數至獄囚亦出獄爲留一靴官蒙城去之日百姓

擁中丞輿請留中丞不得行爲之借寇至今巖巖巍然繫去思此循吏也最後客乃述其教子有方兩郎君俱登巍科水部公以能其官考上最此賢父也迨聞王子之言皆齊聲賛嘆曰吾儕之知吳翁也淺今知吳公天下之孝子悌弟也又曰今知孝子悌弟之爲世上眞神仙也今知孝子悌弟之必得其壽也於時王子方謫居京師寥落無奈翁不俟掃雪入夢而朝夕慰勞於其壽也爲文以酌之其知者以爲爲酬也不知者以爲爲壽翁也皆非也乃子則欲以神仙

之壽壽孝子悌弟使凡爲子爲弟者觀感興起同臻神仙之壽如播穀種之穫其穎栗也

耻躬堂文集卷之十三

晉江耻古王命岳伯咨　著
清谿厚菴李光地晉卿輯定
弟　命祐伯履
姪　吉人天與
錫籓文然
錫卣文人　仝較
男　錫度文成

記碑傳讚箴疏

擬慈寧宮記

維我　皇上御極庶政丕釐弘化湛敷念　聖躬所

誕育皆崇　聖母皇太后徽號以隆孝思每視朝必先入子舍定省然後御正殿臨群臣蒐狩時舉出必告入必面　國家用人行政之大者先關白　皇太后然後出而布之朝堂天下翕然致生知神靈之頌不知　皇上誠有所受之也　上既數朝　大內見皇太后所居敝陋湫隘思更諸爽塏者乃因　慈寧宮舊址葺而新之工竣　制詔臣紀其事役成而記禮也按　慈寧宮本名仁壽明嘉靖中再建改今名蓋母德象坤取得一以寧之義　上特仍之規制宏

敝不事藻繢不勞民不傷財崇儉德也亦繄我 皇太后念 先皇帝起家艱難今日奄有四海惟是勿忘 祖宗朴略之意以惟懷永圖且天下自十稔來水旱未調干戈未息物力未復瘡痍未甦若必修拱木於林衡聘巧匠之變態則將有陟屠崖踰絕巘而厲民于山者則將有凌風濤犯霜露而厲民于水者則將有除直道踐田禾役丁男呼邪許而厲民於道路者毋寧與民休息而以儉德先天下此 皇太后意也 皇上以念罔極恩思致尊養苟令 太后同

億肇基之地欲壯鉅麗之觀即欲效漢高帝營新豐俾街巷棟宇一如舊里以博慈顏歡豈有難焉亦維體 皇太后尚儉休德懼土木煩興厲百姓反傷大慈心故孝存養志以留不盡于小民此 皇上意也今宮工成矣而天下不知近而都邑之人亦不知即近而在廷諸臣非與經始之任者亦不知也豈非以不勞民不傷財之故耶臣於是知 皇太后之能以儉德先也于是知 皇上能以儉德承 太后而施惠澤于天下也于是知 皇上成 太后之德安

太后之心能使海內頌 太后之仁不衰爲能以大孝治天下也行一事而三善備者其兹役之謂與夫以天下之全盛若此 太后 皇上之節儉若彼慈孝相成以基隆治後之 聖子神孫其尚勤纘述於斯臣謹記

擬重脩翰林院瀛洲亭記

惟我　聖皇御宇、百度聿新、　親政以來、與諸司嚴加釐飭、務使積弛咸張、尤加意文學、因歷代詞林之制、選四科八旗俊秀、儲育其中、又特簡惇博儒碩、以槃捽而鑪硤之、期于德成業廣、用新一代光天之治意綦隆也、顧院沿舊規、歲久就圮、院後有亭、扁曰瀛洲、曲沼潆泓、疏欞綺錯、昔爲大雅游息樂群之所、今封莎堙塞、陊陊傾敧、非所以昭文治壯國華也、於是慨然復古、同謀所以脩之、先是中原甫定、瘡痏未瘳、

端門及九門之被燬者、有司具繕狀以請、　天子重念民力艱難、寢其議、迺復以北澇南旱、悉罷內外工役、洋洋　聖謨、思深慮遠、直與安茅茨惜露臺者、並昭遐軌、視彼土木繁興藻菲致訴者、眞不啻度越而上之、第閔勞惜費者、人主之盛節、舉廢振墜者、臣子之常業、一亭之修、其糜無幾、而文治國華、於是乎在、斯事雖勞、又烏可已、遂有某經其始、某襄其成、缺砌而完、淤濬以潔、螘蠹易而甍飛、污漫被以朱綠、無替後觀、亦不侈前人、煥然與天祿石渠、照爛來許、是諸臣潤色之才、與　聖明撙節之美、未始不相爲用者、亭成、仍名曰瀛洲、不忘始也、士之群聚於斯者、雕甍日永、縹閣雲深、池塘春草之思、花階委蛇之致、眞若閬苑蓬壺、身遊其際、寵遇隆矣、有不深心滌慮涵養薰陶、以儲舟楫鹽梅之用者、是斯亭之罪人也、因濡筆記之、以勗我同志焉、

石鐘記

辛丑春暮既望王子　齋捧將指身東衝泥次湖口湖口者水經所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卽其地也令君喬文衣雅有詩名謂余曰蘇長公石鐘記先生讀其文矣今石鐘在也卽宗朝可覽而竣顧掉臂失乎余謂使者奉　天子命宣新恩于海國慮元元舉踵思慕冀旦夕至還者霪雨彌月靡敢息馬雨花采石九華諸勝過而不顧然心甚念之若宗朝可畢登復相置裁前去江州幾何從者曰可六十里余欣然

同遊出闥迤西數十步爲下鐘建大士閣其上閣之右有亭翼然亭之右片石奔江可坐二三人然俯瞰凜然若墜不可逼視廻而東出石徑後有堂巍然堂中石叩之作木聲聞數里堂之左峭壁巉岩古今題咏鐫石上者錯錯爾復沿徑而登怪石嵌空鑄立道旁不可殫舉轉上乃得平岡可坐百人同官史煥章題石曰五老飛來是山蒙陰所謂五老峯隱不見惟見天際浩淼與白雲相涵虛而已迴從小徑東有石罅一線俯臨無際隱隱有石砌文衣曰漁人從砌而下立大石上布罾取魚了無怖畏又轉而東下得石徑徑不盈尺側身而入摩身盤腹曲折數十步得一平石趺坐垂六人有石屋覆其上水點滴覆石下余與文衣憩而酌酒下窺江潭深碧黝窅左一巨石石有小竇植木其中文衣曰漁者引挽上下下臨江丈地亦置罾爲余泫然曰危石之下重淵也魚無求於人人獨求於魚能相忘於江湖乎回出石徑稍下至沙汀文衣指坎謂余曰從此側入皆空洞有堂有廡有亭有榭忽明忽昏玲瓏四達景在冬春間可平步

而入今水漲未能也遂泛舟泝流而西始知向山行皆在石腹中今乃見沿江石壁悉立根水下聳拔雲際而水激石上噌吰鏜鞳之音已鏗然入耳忽有持罾而立丈地絕壁下者卽余向所泫然處也壁下石嵌小者如斗大者如車皆與前洞相屬無何而石壁忽開一線舟中視之可二三寸許白線中出一人立水際疑山魈木客盍向所謂從石砌而下者也果持罾入壁上小穴大可容栗有小鳥疾飛入其內余笑謂文衣是鳥當無死法矣猶存此穴見宇宙之寬乎

移棹漸西俄有一石飄渺雲際獨窺江上峥峽如飛霞如堆雲眞山也如假山眞石也如畫石奇異不可名狀此何景也文衣曰此即初遊時亭右奔江片石自江上觀之愈益奇余曰下鐘之遊止乎果不崇朝也李少室南音北音之石蘇子瞻歐鐘無射之聲雖未細按而得之大意已在耳目間矣遂泊岸引滿而別更語文衣爲我訂山靈　王事行急上鐘之遊願以異日過湖口大雨傾盆復衝泥疾驅是夜抵江州

重建蔡忠惠洛陽祠碑文（代）

郡以東二十里爲宋太守忠惠蔡公所造萬安橋利賴最普民免龍蛇之患業疏其事于石郡人思之乃建祠于橋之西歲時禋祀不荒廢迨今明崇禎十有三年郡守姑蘇孫公景流風嚮遺像捐俸薪倡新忠惠公祠于時劉子世宅祠側高山在望流水懷音匪朝伊夕乃得從薦紳先生後捨金錢竣厥事經始于庚辰某月某日落成于辛巳某月某日當是時古虹肇駕新址巋然南北冠蓋拜望趾相錯也是年冬劉子將奉天子命以分鎭蜀川之行都司綏厥彝民計渡洛而東當指荆門浮灔澦攀蠶叢之鳥道弔鼈靈於鬼方斯固萬里遊也登祠肅拜徘徊不能去乃援筆而爲之紀曰方蔡公爲著作郎發憤范文正諸君子之貶斥高若訥之姦邪作四賢一不肖詩識其事名著中夏生平大節槩可覩矣知諫院起居注明唐介之忠卒爲改英州知制誥以罷呂景初吳復中馬遵無罪封還辭頭不草制此皆凌節冰雪抗志雲霄誠名行之喬嶽俗流之砥柱也未幾以樞密直學士

知福州尋知泉州仁聲惠政更僕未易數乃今以萬
安橋特聞向令蔡公當日洪濤巉巖與時唯呵在[illegible]
無眞氣節在郡安有眞事功縱欲亘萬尺之長虹迹
千秋之利濟無論神妒其成人亦罕助其順又寧能
使後起者守是郡思慕其所以守是郡閩士大夫思
慕其爲我閩士大夫抵庶思慕其爲德於鄉不衰于
焉寄渺思於清漣迴琦品於珉碣乎哉夫君子無往
而不誠然其爲君子公在著作無諫職則以詩規知
諫院起居則爭英州知制誥則封辭頭守泉州則與

橋梁植蔭道如舊誌所載郵波臣收怪物事多奇異
理或宜有迄今遵海而居橫江而渡者悠然有小河
洛之思焉君子隨分職自表見報天子耳安在居朝
有則表表與富歐並重于時而在外郡顧不有所實
心建豎以濟我億萬生靈於仁壽之津而甘使眞西
山王梅溪擅美于後也耶余謂郡守最親民善能承
宣天子德意漢數名入爲卿貳或加爵至關內侯以
故二千石得人爲盛宋大臣往往以引身求補郡其
出也朔論惜之入則復爲卿相以故名太守亦多法

稍近古仁宗爲宋令主既以公重惠泉人竟復召內
入端明殿學士君臣之間可謂兩全然而公政不計
及此此公之眞忠眞惠所以歷千載而尸祝如一日
者也劉子系本京兆代著前朝聽五忠之宗德忝十
賢之名裔每興懷古誼輙神往尚友剝在咫尺遺蹤
敢忘親炙耿切爰勒驪石用寫執鞭公濟人嶽德郡
三尺兒童能舉似不多贅撮其居朝大節以見休行
美業之有自總之不離忠惠者近是公諱襄宋進士
累官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莆田人孫公諱朝讓明

辛未進士去公五百餘年兩任泉州府太守有惠聲
常熟人例得並書

重脩翰林院先師廟碑文

古者舜禹湯武皆有立學學則祀先聖先師於是有
皇而祭收而祭冔而祭冕而祭者古所謂先聖先師
不可考爲何人以所聞漢而下則皆宗師孔子今自
郡邑而上至於畿京皆有廟廟附于學其以官署而
祀先聖先師廟者則惟翰林院爲然他官署以仕爲
仕惟翰林院以學爲仕故謹祀先師廟也今 皇上
順治十有二年親選定庶吉士三十人暨鼎甲三人
讀書翰林院 命冬官脩葺院署而先師廟歸然煥

新役成例爲之記因集諸士而諗之曰 國家于諸
司宰稱官爾獨稱士于諸司宰名其職爾獨名其德
曰常曰吉又祠祀先師于玆地若知 國家之意乎
凡以教若學孔子之學而因以孔子之道事吾 君
也而將有啓沃論思贊襄密勿之任隨其後焉非他
官一司一職之寄所可同日而論也且孔子之道安
在乎孔子祖宗堯舜者也堯之命舜舜之命禹皆曰
允執其中而子亦曰中庸其至乎子思曰君子而時
中孟子乃斷之曰孔子聖之時者也時即中也故人
臣之道惟清惟任惟和人君之道曰知曰仁曰勇知
之道通於清勇之道通於任仁之道通於和孔子兼
舉之以告其君不失其爲中夷尹惠分行之以淑其
身而不得與於中道故爲臣者奉先師之中以純其
學則清不近名任不近利和不近愿是亦先師而已
矣奉先師之中以事吾君則知不爲淵察仁不爲水
懦勇不爲火猛是亦堯舜其君而已矣古者宰相調
燮陰陽登其口噓溫凉之風手握霜日之柄哉夫亦
內平其性外淡其情持之以戒懼發之以中和以之

翊戴 天人是故喜無毗陽怒無毗陰刑無近濫賞無
近僭一 揆於中焉故天地應之風雨時若水旱不灾
疾厲寡鮮民用和樂位育之能事非意之而已也爾
諸士顧瞻廟貌與懷景止將無有志於是乎昔司馬
光夙夜必誦一中字似有得於先師之學者以彼相
業亦巍然足觀然元祐之間處變法諸臣未免矯枉
過當遂開黨碑之禍而國事隨之豈非口能誦之而
身未必能體而行之者乎爲相如司馬光亦可以爲
善矣然而一念稍偏則體數皆差故曰中庸其至矣

乎民鮮能久矣因廟之成敬颺言之所願諸士讀先師之書登先師之堂必學孔子之中因奉是道以佐聖天子中和平康之治庶無負議廟於院與今日重脩之本意云爾記之日則是年之十有一月朔有八日也

晉江叢邑侯碑文

歲己亥之莫春余邀　恩請假入里門有父老數十輩皤首龐眉遮予于洛陽之北進曰先生離鄉井且九年所所閱三山而下鄭亭村落猶有如昔者乎余慼然曰不如也越日登余之堂又進曰先生入城郭過里巷比屋鱗次猶有如前者乎余黯然而悲曰大不如也父老因相與道五六年來事至相持泣下又數日父老再進曰先生抵里有日矣觀里中子弟有歎息愁恨之聲者乎余龥然曰無之雖然邑屋毀者雖半蕩析仳離矣即如是父老何以得皤首龐眉諸子弟何以無歎息愁恨之聲也父老乃言曰比者軍旅頻仍賦重民貧從事茲土者誠以撫字爲心恆苦於催科之不及格乃羅里中糧長於庭而課之按籍勾稽非其不完及完不如數者糧長不能數受抶每傭貧民代抶傭者討抶受償持抶者亦討所杖索之於是有一抶之費足以完糧既費於抶糧愈益逋者矣又故事徵比糧長率置花戶不問花戶黠者既負逋而累糧長其愚者望縣署惴惴而慄歲應輸若干

數猬然不省糧長亦往往虛囑之飛甲移乙弊端滋起逋負卒不可清而簽拘押追之法行利卒歸胥役閭井之間蕭騷煩費盡矣邇者邑父母竇東巖侯下車甫浹旬即清問民間疾苦廉前事所以失一切反之進糧長於庭悉心開諭令臚列花戶姓名某花戶糧額若干歲應納餉若干較若眉列各照名下赴櫃投納糧長不得以隱蔽相侗疑其赴櫃之期比前比日隨意聽其完輸有輸不如數者不假蒲鞭使民得自爲限期至日無不如數輸將恐後於是侯之庭析

揚不動侯之卹追呼無聞而糧額卒完無虧者吾儕小人歲省扶數百千歲省費亦數百千始知有生之樂與爲良百姓之安且榮也是以少者無數息愁恨之聲老者得以休養其餘年今茲竊有請也百爾士庶感慕侯德不衰將勒諸貞珉願乞先生言爲重余曰有是哉如若言良法美意雖措諸天下可也今各省逋賦至數百萬民窮官苦余旣屢有敷陳矣茲以假歸得躬覩我侯之治掄選嘉績爲入告先資蓋予職也其敢吝一言雖然予不文且邑多前輩長者余亦不敢先毋已請質述父老之詞而書之其敢益一言侯諱蘊坤號竇巖山東人丙子科鄉進士宜勒于石來告後人

永春馬邑侯碑文

歲辛丑部使者分行天下察順治十二年至十五年逋糧其在民者悉遵　詔赦免其在紳衿者無赦蓋紳衿爲四民之望果逋　國課甚于網至無禮治以罪法故平也閩紳衿士民古稱淳易治而泉州守禮奉法尤甚無寧茲正供輸將惟謹比者海氛未靖軍需孔亟修雉堞有助造戰艦有借賊圍城粟米課兵有捐惟是二三紳衿實悉供億惡有所謂食地毛而抗公家者哉農水二部使者至泉諸邑長初未嘗不

以實聞使者大恚提胥吏加三木令開紳衿欠戶書吏懸空報姓名偶記憶所及無不報者所不報皆其人無貌于心無名于耳幸而遺忘者也亦有奸胥倖蝕官鏹乘機而灑開紳衿以逐中飽者蓋泉七邑被其害者六獨永邑無有泉中紳衿田土半隸永邑不逋賦於永邑而逋賦於他縣理所必無然而永邑獨報免者則賢父母以身羽翼故諸紳衿咸受其福所以得遂其仁者父母之心良苦而事獨難也漢史弼爲平原相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獨無從事詰責弼曰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至今以爲美談千載上下如同一轍豈不偉哉予曾拜有催科全憑由單一疏悲有司隔年頒由單而以意開紳衿逋欠至於釐毫故欲以微言動　君父也使天下父母皆若永邑予復何言哉因記事勒石以表章循良且式天下之爲令者

傳門雙節傳

傳翁三台者浙之錢塘人素長者余閩中士大夫往
多主其家稱世講余從諸父公車得交其孫天耳君
天耳諱與霖郡諸生則爲予言其母妻雙節狀洗淵
不自已因請余爲傳以余出史館歷省垣簪筆記事
表揚幽貞整施風俗固其職也夫何辭乃傳曰傳生
彥長者三台翁第一子先娶楮氏生與霖兄弟楮殁
繼娶諸生莊端女甫四載生病莊爲刲股生歿矢栢
舟志孝養三台公惟謹撫莪諸如已出乙酉夏大兵

抵武林城中人四竄三台公曰毋動動多虞適與霖
友鄭士宗故浮山人浮山去會城五十里地僻宗巘
船迎與霖霖奉祖父及母莊妻陳氏暨妻弟陳旦升
婦錢氏同往未至岸五步內風濤大作霆霹雹擊舟
幾覆踉蹌抵士宗家士宗爲與霖謀過此若干里爲
金家繩地左江右林江可舟林可匿也遂移就焉亡
何騎麈至家人競走林中莊及錢氏獨走江三台翁
茫茫迷所向或謂曰毋江毋林前走則免語畢失其
人翁以爲神如之怨一神宇飢甚竹林老人持麥飯
飯翁與霖婦陳氏者念翁飢爲晨炊備榼飯促與霖
跡翁乃攜小蒼頭望林奔奔稍後騎分馳至及陳氏
陳擲金珠求免騎陽許既入橐欲汙之陳張背大駡
被三創度不免駡愈烈後創一刃吻決遂死之騎沿
江者將及莊錢氏先是莊陳與錢氏偕至浮山則相
與言若變生不測吾屬毋汙騎手先一死全節耳以
故倉卒分馳間不之林之江家人匿林樾者竊覘騎
未至數十步莊一躍入江錢氏手抱兒繼之蓋三魂
衝潮而逝云與霖亦遇騎致金騎得金揮手令疾去

不死越日求得三台翁乃求母屍沿江哭已蒼頭復
來言陳氏不屈死節狀霖復哭遂四集漁人求母網
取竿量沒水中索終不獲霖爲慟絕三台翁慰之令
尋婦屍得於梅家屋側殮信宿顏不變如生尚勃勃
作噴駡氣鄉人金連橋者舁所治具草殮之當是時
一門姑媳雙烈合陳家婦錢氏而三而士大夫城處
不去者顧反無恙嗚呼何巾幗之多君子也與霖痛
母屍之不獲終天擗踊人子宜哉特誓不再娶一節
尤爲末世所難以余觀莊氏死於江陳死於田豈以

屍之存亡爲存亡哉是三烈者旣上升其氣或歸星辰或主河嶽與天地爲不朽也世上男子生享逸樂富貴身死藏高丘埋石槨惟懼速朽其骨則存其神則滅此二等者孰爲長存天地間也耶越九年三台翁殁又十五年余以請假歸葬至武林始爲之傳

瞻拜蔡虛齋先生遺像題讚

宗風丕振實始閩泉掃開羣說蒙引衡宣亦由躬踐遂脫言詮衹官若寄識炳幾先歸裁學者一室蕭然瞻拜公像近在几筵藹絲畱茲妙契心傳

讀倪鴻寶先生集題讚

侃侃其品蹇蹇其衷文字繡錦名山其人實惟籍甚來者讀中祕書彷彿日移花磚猶畱墨瀋以覗雲林尤千載凜凜

黃石齋先生讚

生當末造不自後先主非庸凡胍故難延淸仁抗疏補牘求賢丹心百折之死靡遷匪躬蹇蹇大廈一梃角巾北去正氣耿傳從容誰似信國當年

題洙源吳太公眞讚

道冠儒服譪譪松下之風其隱者之容歟隱之氣歉振之以俠笑傲王侯而自如排解紛難而不惜其季布之流亞歟俠之氣張歸之于道上承望順之慈徵下授一經而雙秀主仙亞旅各獲其職斯人倫之領袖也道之體莊游之于藝一石五斗之後徐理絲桐

宣鬱破悶當是時也置之朝堂而不欣處之巖壑而不屑非隱非市不夷不惠拂拂十指陶然玩世像肖其形寫眞則滯題之爲誰乘龍之壻

負土圖讚

鶴有頂鳳有翰珠石圓彩石爛夫負土妻舉案三才協五倫燦示雲仍師吾讚

梧掖自箴

不敢近名不敢近利不敢黨同不敢伐異虛洞靖共守一無貳敬襄我 后質諸 天地

賻晉江叢父母喪疏

晉江叢父母勞心撫字愛民若子當錢穀孔亟之秋膺催科責成之任父母不忍鞭扑相督惟是嘉言實意與百姓相勸輸終父母之身晉邑里班無一受笞者而錢糧以完何者開戶另比父母身任其勞而見年無賠販之苦也鞭扑不用省代板執板之費而消滴皆正供之輸也錢銀兼收而民省倒換之蝕也一卯再卯三卯四卯寬爲期而底于額官不厭煩碎而民得隨力以完公家也諸凡善政筆不勝書諸里班於其生也亦立石以紀其績矣今不幸軍務旁午父

母憂 國憂民中宵殞命古所謂以死勤事則祀之者其斯人之謂歟易簀之際衣不蔽膝下體不能具兩袴嗚呼人知父母之慈之敏而惡知其一淸如水乃至此哉東揭西那負貨山重者蘇穿索徧登堂而譁取大甌而飲之倒炙以婼得其歡心展其期程累費千百凡以爲民也蕭蕭旅櫬不能歸首丘此非父母之憂而吾晉邑群黎百姓之痛也蓋聞郡邑地方不患貧而患人心之不淳厚不患愁苦而患風俗之

不古處有官如此而不恤其喪既鮮三代之直難乎罔生之免矣若同懷報德共捐涓埃含毛菽之微效備匍匐之救所施甚少所全甚大豈惟父母得歸故土體荅私恩抑且風俗漸還寬敦永保樂利今與諸里班父老約米多丁殷者每班捐金二兩次一兩五錢次一兩又次八錢五錢各班俱幸匝月之內趣完毋存延池

募脩開元寺緣疏

前歲開元寺法堂且圮僧戒煌慨然鳩工余爲屬序結萬人緣去春假滿還　朝工用未竣也今春予奉使粵東秋還轅過里而山門拜聖亭東西廊復與版築之役余心異之詢僧始知爲君侯馬提臺發心捐貲實首其事予不覺望空頂禮大加讚嘆曰善哉善哉夫布金施錢非求福也建剎興廢非佞佛也施發於心而形於事君侯之施君侯之心爲之也余之讚嘆君侯之施亦予之心爲之也今日君侯之施君侯之心之見端者也君侯涖閩十餘年所屬海上多故民未息寧朝去一賊焉而數千鄉受禍夕殲一魁焉而億萬命生全鋤蝨賊以護嘉穀施之大者也余讚嘆君侯之施亦予心之見端者也余待罪掖垣六載于茲屬四方多故兵飢民疲輒拜一疏焉爲籌邊儲而師有宿飽夕上一牘焉爲恤民力而澤歸鴻雁遵揚　主德而澤下究讚嘆之大者也夫君侯之心日擴而充之矣予之心竊夙夜而未之逮也雖然人爲萬物之靈獨以其心耳以其心之能擴而充之耳予

敢自後君侯乎是故君侯序於前予跋於後如嘷於空谷者有響之隨聲也如鶴鳴在陰而有其和也毋寧余與君侯同心大地之上自凡王公卿相逮士庶人余無不與同心者何則人各具莊嚴心人各具樂施心有是二者是卽與予同心是卽與君侯同心況乎宣祝　皇壽在斯地也誰無愛敬之心又誰肯自後於予乎是故予跋於後而將伯之助不能無望於百爾王公及士庶人丹霞而下蘭水而上予皆將以是心印之抑吾心之所當擴而充者亦何往而不在也尚願與君侯共勉之

恥躬堂文集卷之十四

晉江恥古王命岳伯咨　著
清谿厚菴李光地晉卿　輯定
弟　命祚伯履
姪　吉人天與　錫纁文然
男　錫卣汝人　錫虞文成　仝較

誌銘墓表

前大中丞霖寰曾公暨配郭陳二淑人合葬墓誌銘 代

公諱化龍字大雲號霖寰其先宋慶元間宜黃公以大魁官樞密使居溫陵郡西偏數傳榮政公遷郡東南郊霞淮里數傳文學公確軒不年孺人李以節旌確軒生孝廉公曉泉殁孺人吳再以節旌曉泉生旌孝贈按察公帶河帶河生封按察公萃庭萃庭舉丈夫子三公介仲九歲善屬文歲疫季父家璟牖為祟忽群兒號曰亟去大人至若有闢者公踵門矢按察公𥘉私公也乙卯受知學使者玄岳鄭先生以第一食餼廩戊午登賢書己未成進士令臨川民有訟其

子不孝者公令其父自揭籌行杖籌盡則止父杖不
數十泣潄潄下匍匐爲子求悔公令族長老月具報
曾否革行其子感孚卒以孝聞富人欲渝婿盟婿爲
公訟立其女庭中諭以義公立捐婿金令迎女歸矣
考績稱天下治行第一方瑞炎貴人屬公意邸來謁
銓諫可得也公笑置之旦左遷寧國同知都中人固
咄咄怪事稍遷南戸曹改南樞奉按祭公就養是爲
節孝三世並旌之年也毋何丁陳太淑人憂兵憲五
岳蔡先生者向刺郡事時先玄岳鄭先生國士公矣

自以爲精堪輿家言爲卜吉法不之長華山厝太淑
人焉去霞淮烟相望也起復補北樞尋奉璽書較士
粵東所首士無不償鄉書鄉書第一人必屬所首士
三科如晝一議者謂不媿玄岳先生當年云署海篆
捕劉香寇事海氛以靖繼備兵江左輓漕者三爲天
子劬勞吏滿考封公父母如其官遷江右丁封按察
公艱去位得令葬於長華山自是結廬墓側日深風
木之感稍延郡孝廉名士析疑義共晨夕不復翹首
京華矣朝廷計公淑當關以登萊重鎮起公草廬間

使者趣公就道時地方殘破奉旨蠲徵三年又當兵
兵更呼癸公練兵措餉請蠲請恤疏凡三十二上載
在撫登疏草中會關賊變作膠密土寇蜂起公移鎮
膠州登萊閱月日夜督戰擒僞官三十六員然兵不
滿百寇圍數重公日事急矣憶于丁太淑人憂時海
寇錘斌薄城當道急閉關于以百口請當道立郊關
咸覩令入城存活無慮數萬計今豈遂棄骸骨膠城
外天道茫茫然也徑單騎出關傳呼曰都御史來前
執賊帥李好賢手諭以忠義令殺賊自效好賢感泣

還抵賊營擒渠魁張大雅等數十人斬首千餘級膠
圍始解是役也膠雖無全乎公精魄耗竭寢以成疾
不復能視登事矣閉步緩歸是或一道也歸病日益
劇風入于股艱行步恃杖耳杜門謝絕客惟是先後
所奉璽書官溫陵慕公長者必造公公於民疾苦地
方利弊必以陳然終病不能報謝庚寅夏五月晦旦
貴是夜黃雲覆屋有二童子提燈入迎公謂兒屬曰
日戒行兒屬謂公夢譫也六月朔卒于正寢距公生
萬曆戊子年八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三郭淑人者

事公及爲諸生時持牛衣爲公泣也余𢲸恐不能永年即得見若成名死且不恨竟不及公貴云繼陳淑人端重曉大義公爲諸生勢家奪大祖墳宗人鬻祀田訟之事平公請淑人奩數十及十指之積也淑人欣然祀田復祭公與淑人相成爲其難者宜大當按祭公心淑人即不及偕老乎郭淑人以一死易之竟不得淑人享受有年矣奩數十何負也先是公卜菟裴于長華山之右山如侍者志不離親諸子遵古禮咸先志將以順治某年月日奉公及二淑人厝焉乞

言于余余惟同出玄岳鄭先生門與乃公誼至篤公後予三年成進士即釋褐請益于郎中予爲畫所爲縣令者若干事公能憶之耶否耶乃爲銘銘曰

長華山右精魂通大海潮汐帶如虹孰與銘者翁山翁公安此丘蘊豐隆

桃源王聚台墓誌銘

按郡志家乘王氏之先潮公兄弟自中州固始挈部曲佃奴若干姓入閩遂主閩疆傳國數世後子孫日蕃瀰閩中歷五代抵宋越元逮明凡八易朝號枝葉愈益繁以故今王姓譜從先固來者非吾父兄即吾子弟吾族居泉郡簪纓蟬聯以世其家者凡數枝余始祖朴菴公徙居城西上峯里數傳至高王父行大發厥祥自高迨身凡五世成進士者四登賢書者五郡人著余宗曰上峯王氏是也其著宗桃源者是爲

東熈王氏按譜自先固入閩其後徙居永邑之東熈里以余遡生民于厥初眧穆零亂愍焉心悲顧烏得云非一人之身乎貴如儲者是我父行黎然黝者是我兄行也歲丙戌余寓居桃源宗兄燦乃得手其父聚台公及母林孺人狀泣而余曰干戈戎戎惟安土是亟苦次告除日月有時矣不朽貞珉仲氏豈有意乎余惟襄事未寧感泣數行下哽咽雖不文當爲敘世次及其人情性大凡俾後讀志者不失所由來且千載如見也按東熈之先放失舊聞所可知自廿一

公始四傳至衛常公慮寖久俾後多闕疑乃錄山林田宅墳塋爲一書齎請邑主黃公丞若尉給印章是爲宋寧宗慶元三年事又四傳爲東山公旣少孤華路藍縷以啓山林宗之繁庶實昉公公生瓚瓚生玉崑玉崑生邦籙是爲秋泉公始卜居邑屋公爲秋泉公季子諱士榜字國萃聚台其別號也公旣季席貽謀無庸問家人生產粥粥從諸昆後以甘毳爲樂事以詩書爲稼穡與世無患與人無爭雖遇實使之天性故異哉有所識德公某者從公遊即以哀而進之

食豈望報奈何忍相紿邪推腹心置之左右手某以遊戲化公貲不貲矣公弗省也遇之如故他日或發其事于公公蘧然其人弗省也遇之又如故公善事更僕未枚舉舉一事生平長者類如此然產日益落落且半長者不理於財長者安可爲也性沉靜攻舉子業爲伯兄都昌令思軒公亟賞則一日千里耳督學方明齋先生按泉果青其衿諸直指郡邑試試必冠蹉跎三十餘年弗進一格無憤色無衰斧當身不自致青雲則爲兒孫植種子然長者又不理於名長者實安可爲也伯兄嫌巳採芹香公猶浮沉諸生間名督學葛屺瞻先生乃以耆德儒官官公緇衣之宜束帶立於庭翼如也晚產日益進進且倍其官不足以田田足以華官公終不問家生產產顧落安所得進或曰負荷也丹雘也長者不理於名儒官如瓠瓜繫而不食猶愈於巳長者不理於財其完利三倍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長者又安不可爲也配林孺人爲東里林公愷仲女幼讀書能知大義十七歸公逮事二人黽勉旨蓄得二人歡歡且憐之新婦猶不自

勝衣顧爲老人德晨夕也自生事送死葬祭從姒娌後負病綜理其政公周旋無間惟孺人克盼無周課兒女俾惲公也不及孺人年貿貨于市以心識歲終獲其直一杪弗漏病且亟猶勉自織紝其精勤類如此然分宅處約不形于色凡人有喪匍匐捄之按公爲狀曰吾性疏散能時出正言以匡所不逮爲益友者幾四十年若交際中饋之需不肖更不必詢及夫人弗勝衣者與精勤弗類類精勤者與渾厚見大義弗類孺人孟類而見其德微孺人公又安得陶然爲

長者以歎槳自全哉宗兄慷將以丁亥年三月朔奉
公及孺人合厝于本縣十四都大帽山之陽余既爲
誌宜錫之銘銘曰
明明我祖閩方之君歷載千百有仍有雲東熙一葉
佳氣氤氳聚台長者令德孔闓淑慎爾配克厚克勤
雲飛風起石走沙翁永言孝則負土崇墳假以溢言
千枝有羣無咎無譽本觀萬葉如我烈祖有緜其蕢
宗姓作銘毗念厥初一氣未分

魏元賡二尊人墓誌銘 代

公諱祚泰字某其先潁川人始祖某始遷陽夏數傳
振稱明經又三傳至森森生玥是爲公父公門無不
守百忍訓斗張公藝家世矣前令梁表里巷孝友俾
中州士大夫有所矜式公既與季父孝廉公某數祭
酒郡弟子員則中州士大夫莫不願得一當公論文
請業郡長老數祝同子弟近復從韋友里遊耶然數
奇七上而策不行公曰孰與求有益於得者而敝敝
爲求無益於得爲俾不可知者操柄相惘疑孰與有
貴於己者便稍厭薄舉子業倡道東南則戶外屨滿
矣既已奉二尊人即世念中原多難急負土而馬鬣
封庚辰大祲悉焚券且數千金昔田文能沽義於客
驩始疑之終賴之耳顧安得如公棄之若遺又復效
晏大夫三族待舉火哉支之薛扶老攜幼爲終日迎
得一窟矣嬰之出也北郭氏死之千年之難公罵鬪
不屈竟以身殉翳桑餓者安在哉惡在其爲報施耶
太宜人李氏出太康望族即歸公一襲殮千指齊舉
如是四十餘年宜家室如一日可謂賢矣非其人公

安能無間於昆弟之言非其人公安能孤行一意焚
券數千金無嚀咨作㤼惜聲非其人公安得以大蔭
給三族爲舉火無不取携便者己卯姑疾篤母爲祈
帝請代者數矣百餘日湯藥毋倦色竟佐公持二人
喪成禮安土既壬午家難鄉義士以攫奪之物跪進
太宜人曰屬顛沛毋問伯夷之所樹也母曰天不絶
魏氏當火食有隕自天豈以未亡人造次傷廉受不
以羊舌氏穀吾兒哉竟持去然自是心瘏悒寖成錮
疾竟以淹殁惜哉是爲庚寅元賡佐守吾溫陵之歲

也茲將以順治某年月日奉公及太宜人合厝于某
山之陽屬不佞爲誌余惟中州魏氏孝友世其家所
由來舊矣公既以行誼文章垂於世賑窮恤災無恡
色殉城以殁儼相藉也豈以數世同居帝心弗是哉
元賡君爲余言公盤礴中州士大夫當君少時則太
宜人口授四子書如楊夫人敎虞集事比多難猶以
羊舌氏爲訓兒也千指之家難乎爲婦四十年堂室
無間然竟不登中壽俾君沈瀾於白雲孤飛天道福
善是耶非耶以余覘元賡君倅恒山政稱平佐吾郡

數月民以大和於君二尊人家法施於有政矣政及
民者昌魏其將大乎余於君忝一日之長也既誌之
乃爲銘銘曰

嗇於祿豐於道有翕其居其音載好仝德稱賢弗祈
報于天弗祈報于人鬱鬱千年緊二吉人之阡

恩進士仲玉莊公暨配陳孺人合葬墓誌銘

家伯父司李鏡水公與宮詹羹若莊公同舉于鄉誼至厚余偕諸父之好次兒錫度與孝廉仍素公約爲婚姻泰晉未諧而交情孔篤仍素君公車既放且治裝歸手一帙泣謂予曰此先嚴慈二尊人行狀也今冬且治牛眠敢以片石累執事余受而領之蓋予素聞仲玉莊公賢故樂爲之誌無遜詞按狀莊氏之先始於桃源之湖洋有大中大夫觀葬於錦綉山先是其地屢經葬者鬼輒呵而出之曰非若所居也其後

觀公葬此鬼乃嘯曰今是其人矣故名鬼嘯山後人因其音而易之曰錦綉山云自觀公而下四世爲古山公祧孫從叔父宋少師夏遷郡城贅于青陽蔡氏遂爲青陽始祖自古山公而下十一世爲方塘公諱用賓登嘉靖己丑進士官浙僉事贈太僕卿特祀鄉賢相傳倭寇亂時鄉人避寇赴郡城當事者趣閉門方塘公立橋頭俟鄉人悉入乃入所全活以千萬計識者曰方塘公之後必有興者方塘公生鳳瑞鳳瑞生龍光以子貴贈宮庶子贈公生羹若公諱際昌登萬曆己未科會元狀元官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贈詹事府詹事宮詹公子三公居仲諱希范字藻先仲玉其別號公生而端凝不逐兒嬉稍長折節讀書善記誦下筆千言立就故多驚人語宮詹公心奇之輒對友人誦其文弱冠補弟子員再試領于庠崇禎丁卯恩選貢士公爲第三人娶陳孺人爲大尹仕奎陳公第三女少於書無所不讀能明晰大義十八于歸執婦道惟謹是年宮詹公大魁報至公與伯兄治賓于外一切應酬之具倚辦孺人孺人躬自操

作無異椎髻挽鹿車人也公爲貴介子足跡不履有司日閉戶讀書孺人操作之暇間以古今紀傳與公討論相發明閨閫之內儼若師友宮詹公避璫炎家居丁卯璫熾乃入朝公及孺人從赴上溫凊之儀內外靡缺公讀書北雍爲同學所推重名士數往來過從孺人擊肥烹鮮佐之雅有雞佩老風已巳宮詹公卒于邸木天清署行李蕭然公及孺人拮据扶櫬哀毀也又經營良苦遂病目左徵侍舟次黃河風颶作舟人震恐公取瓣香拜禱風反抵里盡上計簿於伯

兄家事無大小必稟命王宜人善病公侍奉湯藥悉躬親不委諸侍婢宜人目翳不可視或言舐能去翳孺人晨起含茶舐服如是數月目忽明一日宜人病亟公及孺人密禱于天祈減算益母壽病以瘳其夫婦誠孝格天類如此女兄弟三皆早歿撫其孤恩養備至季弟幼公爲述庭訓俾識弓冶諄諄不置居家方嚴無雜賓僕客惟課子讀書寒暑不輟諸兒出就外傅脩脯之外孺人手治春冬衣各一襲曰尊師所以教子也公課兒一不當即名跪膝下厲色訓誡孺

人痛抑諸子令當父前求改過公少霽乃爲述祖父勤苦之事孺人退復中責或議其過嚴孺人曰有兒不教且敗家聲是翁嫗之愛也丁亥歲寇擾親友避亂來依者十餘家公躬耕近田數頃以稻粱餉諸親友而自資麥和糠採藷葉爲蔬與家人分食孺人拮据相佐無倦容亦無德色其夫婦同德又如此毋何公長子藺推孺人憂傷不已卒鞠其生孺人在日諸子衣履皆出手拮指經自是諸兒每作烏啼從今不見慈母手中線矣公聞而傷之又身遭流離雁行雙

隔中懷悒悒服復漸昏然猶黽勉以詩文自遣所著萬有餘言自尋蒐采指畫其地公目弗視也已而青烏家點穴尺寸弗逾神或相之非人之所能爲也泉故多巨族豪奴收佃租往往重大斗量苦農家公爲平斗輕量惠諸佃諸佃德之鼓樂迎斗量達于賢監司曾公樱遂著爲例閩憲徐公應秋爲宮詹公門下士蒞閩五載欲求公面不可得謁祖墳過桃源桃源令固邀公必勿遠歸公聞而急促柴回淡介之性天植之矣公論孺人亦曰孝淡嗚呼惟其有之是以似

之公與孺人之謂歟王命岳曰莊氏之明德遠矣方塘公活數萬命法其後當封乃孕宮詹公以避璫弗顯壽且大用竟賚志以歿方塘公之德發於宮詹而留於宮詹宮詹公未竟之緒應發於公矣而留於公公惟孝友于兄弟當亂全活親友何減方塘公立橋頭敉全鄉人數萬時公竟不自發而留以有待莊氏之明德非德之足尚而留之量爲無窮也予旣爲之誌復系以銘銘曰

鬼嘯發祥瀰洋之峯施于青陽鬼亦嘯于馬鬣之封

日弗視獲佳兆神將遁五世之前活人千萬五世之
後啖粃糠而濟人於釜鍾斗量式頒惠億千禩惟士
與女蘊德斯隆德弗曜晶者豊萬斯年宜爾孫子錫
祐無窮

韓太公暨配馮太孺人合葬墓誌銘

余與韓子念子同成進士讀書中祕一年而余奉
命改給事黃門念子補外翰又二年而余以葬親請
急歸里又二年還　朝甫易月而念子以外艱歸既
殺哭趣京師詣予曰雄孕不孝祿薄不能養而先君
子又棄不孝去季路所傷不孝殆甚焉無亦惟是幽
宮片石用勒先德與大地並不毀則不孝藉以釋憾
無窮甲乙之善無逾吾兩人者子豈憚煩乎余唯唯
既而曰日月有時矣先君子諱鼎藩號貢九世居高

陽愚地里十世祖仲良生士賢士賢生傑傑生貴以
貢任長洲令致仕貴生繼戶部主事繼生登進士歷
官雲陽楚撫以從弟坊官職方忤權相避禍致仕歸
載邑誌登生梧邑庠生梧生軒郡庠生軒生鍾鳳善
詩精岐黃道生子三先君子其季也先君子卒于是
歲順治庚子年距生明萬曆戊子年享年七十有三
也先慈馮氏明兵部侍郎馮公繼曾孫女也卒于順
治乙酉年距生明萬曆癸巳年享年五十有三也子
二長即不孝雄孕明附乙未進士欽授翰林院庶吉

士改山海衛學敎授母馮氏出次雄裔繼母陳氏出
女四俱繼母陳出也將以是年某月某日奉先父母
合葬于某阡日月有時矣敢亟請銘遂銘之曰
高陽之墟愚地名里顓頊所居後裔封此厥地爲韓
因韓命氏世系相遞至元失紀所可知者十世伊始
代有令德簪纓繼起先生之父精岐黃理尤邃詩學
高岑比美伯子用藩明經弟仕仲曰理藩三魁武士
先生方幼嬉戲弧矢累石爲圖入陣是似迫乎就塾
千言上齒弱冠登壇武闈牛耳寺人典兵先生所歸

棄劍韔弓藏器而俟三十餘年我清受祉先生逾强
日時可矣騎射對策登第歸備守沂州色新壁壘
闢荒墾肥以植秬芑士畏民懷豐碑有巋歲云暮思
悽桑與梓棄榮遂初如脫敝屣揆厥出處行已有恥
況也族黨孝弟稱止致政餘閒涉經與史授兒弟姪
必先大旨弟姪多英科名比比有子玉立去天尺咫
韓母惟馮司馬裔嫺克孝克敬治麻與枲五飯既精
庶羞允芘和于娣姒惠及諸婢式敎子女咸循于軌
誕我年友以光韓祀白玉堂中惟予與爾朴忠厚貌

莫逆具邇先人之銘含予誰以有崇斯丘鬱鬱其施
爾峙爾圯惟怙惟恃一日負土千年保是有綿瓜瓞
顓頊孫子

張太公吉園墓誌銘

癸卯之秋八月下浣張子夏鍾郵書都門曰汝瑚兄弟經營數年披榛陟巘乃今得一阡以厝先君子其地隸晉江之古塘鄉靑陽內李山坐乾揖巽是山也紫帽聠拱葵朋清源聳於左羅裳塔山遶於右龜象守闕碧水環帶或可爲先子游息之地乎以先生與先子交誼至厚不揣以壙中片石累先生前後郵劄子者五致先子行狀者三金玉之音杳如也得無浮沉歟是歲十月之某日卜吉將奉先子厝焉日月有

時先生豈有意乎于讀畢而驚喜集於中匪嘻者喜吾友之有子能負土以妥其先人驚者驚日月之巳邁所謂劄子者五行狀者三實未嘗一至吾前自燕抵閩七千里而遥及今屬詞能赴十月之期乎昔汝陽張劭與范式友善劭且死從夢中語式吾以某日葬子能相及耶式遂赴之喪已發而柩不前少選素車白馬號泣而來者式也柩乃前嗟乎使靈光未泯神理相感吾文得如期而至吾無憾矣既不及按狀以吾所見知者質言之百世而下尚可髣髴其爲人也張公諱資垣字擎座別號吉園系出同之青嶼其先敏公有明弘治間保御有大勳以恩廕庸其猶子苗公爲大銀臺銀臺公生司訓公寧寧生文偉文偉生計部公濠是爲贈公贈公生憲副公諱朝綱登丙辰進士起家永嘉有惠政歷官戶部郎出憲蒼梧生子三公其季也余交公自庚午始論文晰疑無虛日壬申讀書于公之家園改蓆授粲卒歲承權輿無爽儀以故稔知公事母曾安人甚孝公與諸昆既析箸而以獨力奉母安人不以甘毳累諸昆母安人亦安

公之養心甚樂之母安人病亟公廢寢食躬湯藥禱以身代既葬擗踊作孺子啼周身之具竭誠致愼俾無悔公雖季以母安人安公之室故居喪致客必就公廬生事於斯死祭於斯從神靈之所安也先是憲副公既之蒼梧任便道過里門驟發公忽心動因念嶺橋烟瘴地不宜使老人獨爲萬里行遂從憲副公入粵亡何果持憲副公喪歸以合殮躬視微卹終天之憾然而支牀雞骨立矣公購地丁册山之麓自營菟裘將老焉憲副公既以官歿舊制喪不進城乃權

所于郊公爲晨夕哭急商牛眠泉俗多持形家說伯
仲季非得全不阡公乃出所購地示諸昆諸昆善之
遂襄大事公之大孝始終一致類如此讀書教子而
外無他事置臥榻二下堂楹夜課兒讀讀畢公就上
榻二子就下榻寢甫凌晨呼起復作伊唔聲郡有名
士必折節致之與二子相切劘以余暜井不副瓶綆
庚辰公車罷歸使夏鍾唐鍾北面受經焉又兩年而
夏鍾薦于鄉又數年唐鍾以明經趍赴京國二子俱
以文名士林有驂由之目蓋皆義方之效云公爲人

悃愊無華行多率意而皆中于坊表言不出口而臧
否炯然在胸不能阿意以徇人遇以誠幾不知世
間有機變事所謂懷葛氏之風歟王子曰余嘗觀於
天人之際矣人之所許天之所棄其孰能知之輭美
柔嘉巧言令色以容於世世或稱道之顧多不獲美
報相率而咎天夢豈不憯哉人之至德莫重於孝天
之亶厚莫大於誠旣孝且誠以全其天是其元氣蘊
釀深厚矣斯上帝之所鑒者而子孫之所式穀也公
以文學爲邑庠生生卒年月子女婚配例當登誌遂

爲銘銘曰
龍頭苗蠢青陽之原允矣君子名弗經行以敦天眞
允塞淳麗斯存藏於斯燕翼子貽厥孫

劉母李孺人墓誌銘

劉子汝鈖不遠千里走一介寓書於余曰先慈棄不孝歲且載周日月有時將祔于先君子之藏惟是塚中片石願得先生言闡幽懿光泉壤汝鈖感且不朽夫展欵有期非可遜讓往還也屬又附葭莩是以不辭而爲之誌按司城環瀛劉公世系及其行事語詳太保張先生藏誌中司城公既喪元配孺人李念李種美而賢求匹於孺人之妹一子一女將託命焉以故今孺人十六于歸而姊前孺人子其子女其女居

然前孺人也音聲笑貌無不髣髴前孺人者久之殷勤鞠子無不如前孺人者司城公嚴課子佰頹首受訶責急遽不得一語自白孺人左右提掖引令中程而止人莫能意其有前孺人也者亡何長子汝鉞補弟子員孺人喜動顏色而司城公以庠生投牒南宮受儒士考上第得加兵馬副指揮使歲往來長安道孺人畢力筦家計督諸兒咿唔益進以是司城公得一意壯遊無內顧憂比司城捐館舍孺人痛且仆即從公矣或以諸孤在也持大義爲孺人泣稍稍進勺

漿然從是無見齒謹嚴特甚課諸子愈益峻不似曩者左右提掖時矣汝鉒汝鈖先後采芹蓋皆母教力云鈖先舉子而鉞善病未有適嗣意屬鈖子澴人就襁褓中與之亡何鉞即世而鉒子亦舉孺人爲雙立繼務俾伯子之宮如苗之壯欲相與居庶幾滋大以保世也孺人於伯子討慮周詳無不覬前孺人有加者矣鉒既試授中書舍人歸拜堂下勤勤以敬官爲勗越數年鉒即世孺人哭泣之餘總領諸孫延明師課督有加諸孫亦愈知向學青子衿而籲相繼起甲

午領京闈鄉薦者非他向從鈖襁褓中持與鉞者是也孺人喜而後可知也日今可以歸報我姊孺人也已按太保公爲司城誌稱司城無克荷之薪强本力穡課臧獲甽畮所出既不虞伏臘以其餘益拓傍舍按狀孺人煢處數十年勞苦經營田廬有加無壞蓋皆有開物之才焉乃孺人自奉凉輒喜賑婣黨之不能舉火者十叩十應無倦色供億塾師必以腆產益饒而能昌若宗有由來矣骨肉戚無觭搆侮閈門謝之引分孤孀不敢輕侮者慙退斯亦保家之道也會

有司廉孺人苦節狀議以聞孺人憾然曰余有姑十七而孀守庶子迄于宦成姑年九十尚未旌余何德稱是益信李氏種賢而多孺人之能見大義也王子曰孺人甫于歸卽行前孺人事子其子女其女尋且孫其子迨及見稱孝廉者卽奉伯祀之人不二載歸報成於地下孺人於姊孺人可謂能始終乃事矣蓋司城公亦有知人之明焉孺人善不勝書余爲撮其大者如此汝鈖將以某年月日合葬孺人于某地宜爲銘銘曰

生治其事歿歸其室左右司城如圭如璧孫子繼序受祐無射

[illegible]戶部主事澹泉侯公暨元配華安人墓表

嗚呼此侯公澹泉先生之墓公諱鼎鉉字伯遠別號澹泉世居毗陵之錫山元代高隱友泉著稱入明有英怡曉象日怡曉生孟清封文林郎孟清生祖德令江山有異政擢太僕寺丞祖德生應昌封太常博士應昌生先春是爲公王父以名進士歷任兵科都給事中贈太僕寺少卿生交學世美以公貴題贈戶部主事公七齡孤依莊節王太安人而太僕公爲授經公讀書一目成誦落筆驚人太僕公心器之年十三

受知郡兵憲冠諸子矣乙卯以原諱宗源出鄧玉笥先生門改今名丁丑成進士出余鄉石齋黃先生門初授齊安令寇氛方熾籍兵民輓輸勞苦寬期徵收力革羨耗捐俸以築塌埏堡爲備禦計當是時晝則接應軍前夜則乘城防守諸生以文請益猶能細加丹黃可不謂暇豫一夕漏三下軍騎持符至索艦數百吏請以商船應公不可曰奪舟棄貨若委溝渠萬里外耳竟舍之時楚事不可爲直指知公賢懼失公以不及徵諭促公行補江右憲幕再遷吳興司李公

怡然曰三載楚黃望雲痛絕今英與去家衣帶水獲奉版輿甚善而太安人賢每坐屏間聽公鞫斷卽多所平反爲喜加浚諸上委查省及署郡邑事槩辭惟督運勞苦躬任之茗中糧里忠運弁淩虐無已公做太僕公所撰江南白糧事宜著爲令郡人利之可謂能率祖者矣嗚呼今有能做其意而行之者乎事猶可爲也甲申之變所在思逞公內麗譙停外鎮以靜刊六諭道民值愆陽步禱爲民請命反側卒安進計曹受事五月大兵渡江公歸里蹡踉奉太安人避地

東皋會大司農檄至起公佐度支公謝曰老矣守從一之義矣夫公於渡江之役貽書兒曹若將殉之矣然而不死者以太安人在也夫太安人以節旌公安能以身再許人哉公居鄉建同善會主捕蝗平糴議賑粥收嬰掩骼濟窮旅極溺人爲善惟不足晚年觸琉璃光影有見參悟轉微所與遊三峯大樹和尚靈巖和尚稅果禪師皆高行上人於順治甲午十月冬擇吉盥漱整衣端坐卒享年六十號曰歸全詎不信乎配安人華與公誠有一德公事親孝與人忠三黨

無間言凡所爲吉祥善事皆安人蜀贊成之從官舍閨闥一方雖疏菽不令取民間生平無鮮繪無葉肉晚通內典恆素食然足不踰閾有語兩峯三笠之勝拈香作佛事者安人以爲違閨訓持不可其守禮度類如此余獨難安人二事有傑丈夫所不如者當從公任齊安舟次值風駭浪黏天了無懼色比至署鼓鼙動地公夜登陴安人勅吏悉庫獄神氣安詳傑丈夫所不如者一奴負千金不償遺一女安人棄前責爲擇配治裝遣之傑丈夫所不如者二安人能爲傑

丈夫之所難是故無有怖畏無有繫累後公一歲卒淨端坐瞑逝如公時其始終合德又如此命岳曰侯公既不用於世晚學逃禪亦公之時爲之也使公得行其志充其賑飢拯溺之能事道濟天下蓋優爲也乃公獨卷懷終其身道大而守之以貞海內皆稱曰是出石齋黃子之門者嗚呼悲夫公長君曦成進士與余亦叨文字交手狀泣索表予既怪公父子於余鄉似有夙緣又慕公德行故表而出之適困負土之役過錫山之下佳城鬱葱劍光熊熊乃維舟而酹之

曰嗟乎此侯公澹泉先生之墓

恥躬堂文集卷之十五

晋江恥古王命岳伯咨　著
清谿厚菴李光地晋卿　輯定
弟　命祚伯履
姪　吉人天與　錫龢文然　錫卣文人　仝較
男　錫度文成

祭文行狀

劉乾所先生祭文

昔者吾師嘗語小子岳曰吾身不死於戌吾心已死於戌雖然吾終當爲戌死擇四戌日爲歸全之期明不負戌也嗚呼戌待夫子夫子遽不待戌以今辛卯五月十有九日終于正寢命岳五内崩裂如喪考妣哭之慟不能興越數日以清酌之儀奠而告之文不文辭不辭弗倫弗次弗知所言精魂洋洋未離家堂恐上帝命吾師修文命岳雖號不能復聽命岳之聲焉乃哭曰病哉夫子正月之吉哉生明夫子過我宅只步履頹只血脉綫只夫子病只自非鞠躬劉夫子誰能病自非吾[illegible]夫子誰能病夫子之病病只乎

春之交我過夫子宅只牀上起立良久不坐只我詢
勿藥師云弗藥只明晨又叩我心只夫子之病病只
自非鞠躬劉夫子誰病病自非鞠躬劉夫子誰病病
死矣夫子三日之前我問疾只我執師手脉沉沉只
目雖未瞑精英去只口中喃喃難又難只夫子所難
莫省解只執手而別遂永訣只夫子死只自非鞠躬
劉夫子誰能死自非鞠躬劉夫子誰能死夫子旣沒
誰迪余只夫子旣沒余心隱只夫子旣沒誰知余只
夫子旣沒將安愬只夫子旣沒大道隱只絶弦破琴

心孔悲山頹木萎仰伊誰痛從中來人安知湛陸和
受亦吾師在帝左右當念之嗚呼哀哉尚享

曾霖寰先生祭文

嗚呼先生逝矣其夢耶其眞耶夏之方中岳將之螺
陽起居先生先生曰來問者爽氣壅盛恐遂不能朝
夕臥而見予岳謂先生康且壽何爲是不祥語嗚呼
其遂永訣耶聞而慟之旣而疑之趣而哭其家先生
逝矣歸而又疑向者皆夢耶其眞耶憶壬午間先生
課余讀書法石山房海浦夜月山荔朝香此一時也
敎之誨之飮之食之何其勤也燕雲八千舟車之役
出橐中佐予至今追歡懷德念哀王孫而進食意無

已時矣先生廣樹德於人更僕未易數或者難先生
之所易而恐心生則揣摩其意曰是必有爲嗟乎岳
卽遇主爲公卿何加於先生況明明割人之所愛以
納交於富貴不可知之王生耶癸未予謫南宮先生
不以爲辱申之以婚姻矣乙酉百爾弁冠予辭榮歸
隱先生不以爲迂丙丁以來躬耕山隴困厄萬狀先
生不以爲矯泉石弗堅飢驅入市先生不以爲無恥
嗚呼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岳安能不失辭於山頹木
萎耶憶先生自登萊歸知交屛跡莫敢朝夕予出入

扶持如靈運子弟先生於予有疾風勁草之感生平濡人所濃急人所病自謂慕效古人交遊間顧知我者惟先生予安能不失聲於山頹木萎耶先生逝矣其眞耶非夢耶仲夏起居伏牀握手遂爲永訣耶雖然先生弗逝自甲子至今日仕宦之局再變先生左遷于天啓之末年凌彝甲申而後先生不言仕仕亦弗及先生不朽矣先生不朽弗惟其進惟其退吾惡知先生之忽焉歿者非嗒然而夢吾又惡知先生生平之榮枯得喪者之非夢而歿爲正直之神後有薦

世之名者之非眞吾惡知今古之役役逐逐未有休已者之非夢而先生之息機歸盡者之非眞先生弗逝几筵琴書之中如或見之其眞也非夢也

廣東總制瑞梧李公祭文

昊天不弔元老凋落聞音悲悼不禁其涕之横集也曩余待罪掖垣久聞先生賢各敵官守無尺牘往來之舊辛丑歲余　齎捧入五羊時先生駐鎮端州始以書致余觀三洲七星之勝余謝以來回必經之外誼不敢回翔他郡邑先生乃自端來會予于羊城屬亦有巡海之役藉是與余盤旋十日出所作詩文及所謂守一集者則皆接孔孟之微言與程朱諸子分席而坐者也余始辟席稱後學喟然嘆曰我　朝道

學之宗在斯人矣先生深於道學而無道學之色乃所行無非道者又不爲偏至之行其開疆定變近乎任上安下全近乎和守絶纖塵近乎淸非好學明理而能若是乎此非予汙好之言也先生勳業之盛裁在旂常夫人知之矣與落于共事地方偶俱無猜而重之以婚姻下至首領學博有以公事具牘白藏下者雖軍務旁午必手自裁答溫存慰勉如家人父子人得其片紙以爲寵光抱關擊柝之家至今猶有襲什藏之者身爲督撫十餘年歸不能備資斧既抵家

余趨視之乃歷言窮困之狀嘆曰貧所自甘奈十餘年督撫入里門不能以一縑與親知故舊相勞苦誰信余作人無長物乎予所云先生有清任和之德此其大端灼灼者矣嗟乎予知先生深哭先生則約略其生平與聲淚俱出亦猶里婦村翁之哭人而雜之以哀思頌述之言也憶在羊城時先生向余言曩迫桑榆行將告老郎尾君後入長安矣予泣曰　皇上冲齡新即位東粤濱海地人心搖搖先生老成宿望海內外素服威德幸臥而鎮之且勿動先生亦泣下

因有微言規予意存護惜嗟乎音容如昨神理不滅言念疇昔能不悲哉余于役粵東頗自好循職業不敢蹈使者故習亦惟先生稔知予先生往矣誰復能誦予者此眞伯牙絶絃破琴悲痛于心欷歔不能自勝之日也清酒灑詞哽咽來薦靈其有知尚能歆予

封侍讀富觀曙先生祭文

康熙改元之次年秋九月封侍讀觀翁富會兄老先生之訃聞于京師先是客秋九月雲麓以病請急歸余送至潞河雲麓之病蓋爲尊公也抵里不數月而尊公以疾終于家君子以嘆美先生之得全於天使雲麓自萬里歸而承歡數月卒視含殮也又嘆美雲麓之能孝也志氣感動萬里趨歸竟消終天之痛也其同里眷會弟丕命岳以言事謫官候補京師不能爲位而哭乃遥號而奠之以文曰嗚呼逾年余兩過

里門亦再晤先生步履微艱尚健飯駐顏也胡逝之遽也余自弱冠與先生爲筆研交稔知其人孝友端誠備有隱德雖搦管對壘戻戻然父事之不敢以鴈行齒一時同社轟然欲執牛耳者不知凡幾大抵趾高而氣揚鬚眉欲動而文心中槁先生退若不勝衣訥若不出諸口乃是歲搜賢書者先生也既累困春官俛首就苜蓿屬當鼎革遂隱不仕澹泊寒素無異爲諸生時郡中士大夫與先生同榜及前後先生掇科者席豐履厚亦不知凡幾乃先生竟以授經教子

及見雲麓登高第列侍從拾級而至開坊居然蘊公輔之望向之席豐履厚者所得孰與先生多也且今之登高第選木天從開坊而躋公輔者代不乏人就令氣勢烜炳赫聲濯靈以道眼觀之亦何殊朝菌春華曾不能以一瞬而又何羨焉余所羨先生之有子者不以能讀先生之書竟先生之緒而以能守先生之訓率由先生之道也雲麓德量寬洪道氣深厚喜怒不形物我無間其爲端揆之望夫人知之而方之古昔當在裴晉公韓魏公之間則先生之貽謀甚大

而天之單厚先生甚篤也是可羨也雖然先生徂矣先生生平布蔬自澹未嘗有一日享受之樂自戊戌至今秋甫五載有奇略稍自開顔而田舍蕭然又得風疾以三歲竟不及再延天之報先生又寧爲厚乎蓋余嘗敎子弟以引分安命惜福敬天其說曰人不知道居然自大意望侈盈自天視之長不過五尺壽不過百年享受不過容身人之定分固自有限其間悲歡順逆怫多愉少但得有蔗境漸甘賢子孫繼起卽神仙之福不足過矣今以先生道德之極盛如此享受之有限如彼孝子慈孫每一念及何嘗不唏噓泣下沾襟而不能自已然而天之報人如是止也況乎人爲萬物之靈生有運動之氣死有神明之歸則雲麓將來功業之盛令聞之施先生在天之靈未嘗不含笑而觀之乎天之於先生是使獨矣余與先生有文字之交道義相悅而性情各別總之不離忠厚者近是然余之褊處剛處展轉未化則媿不逮先生遠甚今余行年過半百賦命多違而近亦善病遲莫之思亦遑遑屬望後人惴惴然不知其所就故悲先

生之歿而又羨先生之福爲文以弔先生亦以敎世人之好修者常學先生世之爲子者當學侍讀公非徒脩哭友之具文已也

慕恩伯鄭公祭文

惟靈將種名材侯家望族含閩海之滃滄挺蓮峯之英肅鷹耀翮於茂林驥騰駒於洼谷少而虎頭燕頷表飛食之殊群長而豹略龍韜聆神授之祕錄匪怯響以堅弦石失堅而飲鏃鄽灌雄慚鄂英勇縮躍傳三百夙嫺步伐之儀劒敵萬人兼覽詩書之輿孝友愨於至性忠義膺諸初服養士見于散金得衆顯于投醪數謀略之壯桓逸古今而煥煜靜以俟時動而得福水安流以朝宗鳥擇棲於高木幸巨海之鯨鯢

聽 皇朝之撫育項伯歸命遂封射陽之侯竇融拔忠仍享安豐之祿蟬冠奕奕以垂纓螭陛鏘鏘而振玉揆俊傑之識時實英雄之正鵠方弘愨其壯猷摯瞻仰其勳勩夫何墜星驚其櫪馬集鵩覘彼庭鵬爰在盛年遽歸泉陸嗟人世之蜉蝣嘆蒼造之倚伏飛鳶跕水喪馬革之伏波漲海浮天隕樓船之楊僕嗚呼哀哉校尉營內惟餘服食弓弧將軍幕前猶有平生部曲聽蕭蕭之大樹逸矣無聲壞矗矗之長城奪之何速嗚呼哀哉某地共梓桑絲慳蘭菊聆凶問以傷神攬涕淚而盈掬總帷薦瑟酌絮酒之無幾素几寂寥獻生芻之一束希靈迹之洋洋庶鑒歆於穆穆

封太夫人黃母祭文

嗚呼憶綵輿之入都兮余方遘此瘠瘵逐仙郎之後
班兮親候車而搴𦂳既離都而適楚兮復歷吳而反
乎舊廬余方有事於窀穸兮辭丹楓而歸玆登堂拜
母示我母儀慇勤廸訓猶子比兒母追京師之賤恙
兮猶扼腕以洗沺回想錫我以刀圭兮又惠之以莊
辭忍耐爲候兮和氣爲劑余受教而涕零兮奉格言
若蓍龜何期歸來親瞻壽眉翳六月之徂暑兮余女
歸令孫而執箕母病既已逾旬兮謂勿藥而漸差何

朱幡之來迎兮日方晦而去帷悲號慘怛百淚交頤
嗚呼孰無朋友勢利支離孰無親戚紛華比罷我與
令子患難結構紀羣披襟道義相期於母夫人如恭
先慈屬一介行李之方發當方伯刺史之奔墳乃得
重披遺像展拜勤私人亦有心各抒所思百爾徽懿
匪敢略諸謂既備於太嫻翁之一誄尚何贅乎小子
之蕪詞

許母黃太孺人祭文

於戲父母生子望其能讀書取科第也望其能服官
多惠政也望其於吾身親見之也子於父母願廸父
母存取科第也願廸父母存膺貤封也願父母久存
而祿養百年未艾也然常不可必得得之而不可必
全則傷心愴志之事雖至衰老每一念及猶泣下沾
襟不能自已也雙峒許子代有令德尊公爲名孝廉
未究於用齎志而殁兄弟惻惻依慈母前者二十三
年所朝課晨讀暮課夕哦也曰爾志爾父之志未竟

乎母何而兄弟皆以能文著矣母何而雙峒捷酉戌
矣母何而李姑孰著惠聲矣母何以　覃恩封父母
如其官矣蓋父母之望於子而不可必得者太孺人
皆得之憶余去歲　齎捧過江南每以平反與許子
相勸勉比于役歸舟次維揚則許子以讞囚失當道
意謝李事余悚然曰吾教也恨許子者吾也乃許子
則謝曰維慈母之訓實然且敕嚴先勿以得失介意
余益知太孺人之教弘矣嗟夫許子服官未久卽以
詿誤免太孺人未嘗以安車就養實郎一日許子故

□貧亦未嘗致一觴以遺太孺人憂今竟棄許子去
矣雖及親承　封典乎所謂祿養有年者已無復望
亦木悽愴許子能無抱終天之痛乎世間更有取科
第拜貤封而父母並不及見者痛又何如也予痛深
於許子而遇於一哀痛許子之所痛觸緒增悲不能
已已也書此聊以爲奠

祭先妻孝恪尤孺人文

嗚呼孺人何逝之亟耶汝與我伉儷二十五年矣爲
諸生婦者九年爲孝廉妻者十六年茹荼飲水終猶
始也曰苟富貴尚有待光陰奄忽各入中暮吾與汝
曾不知老之將至衣不曳縷食不解肉寢不施氈褥
日以繼月尚曰有待一朝長寢萬慮不售嗚呼痛哉
古人有言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始不謂然今乃
悲之以吾爲名孝廉傭書歲入可三五百金何難爲
汝備絲紵供膏粱汝見吾肩家務勞苦既不忍責吾

以難吾親弟猶子弟婦猶婦力不能悉從侈麗毋寧
俱主儉無有高下故不能使汝有一日之歡今痛之
何及雖然吾父母之歿皆生無一日之歡也於汝乎
何悲吾過矣吾過矣此汝兒女子所當爲汝哭非吾
所當爲汝哭者也乃吾所爲汝哭則有之吾未娶貧
不能具六禮使余如禮具者不責以儀者非若翁也
耶吾贅汝外家甫十七八日吾念大父母及父母質
悒悒意不樂爲舂香粒一石𢷬朱提數金走蒼頭餉
吾家者非若翁也耶汝歸于家未七日即索汝所攜

腰下金易米供家無幾微難色者非汝也耶事吾王
父王母及吾父母俱稱其婉順無一日不歡喜者非汝
也耶吾母病逾年環侍牀褥不去者非汝也耶母卒
佐予治喪戚易並至者非汝也耶兩月之內王父繼
殞佐予治喪如喪母時必敬必愼者非汝也耶吾母
旣歿吾儕仲弟早失怙恃恐仰食于兄嫂丐一不周
傷其意每吾耕得金則付仲弟出納令每晨持錢若
干奉嫂氏供家如是因循至于今二十餘年毫無間
言幾於中心安仁者非汝也耶吾母卒吾季弟甫七

齡且多病多方鞠育以至成立者非汝也耶爲二弟
婚娶今兩家婦抱子矣嫂兼母職者非汝也耶余每
歲獨祀曾祖父三世旁及外祖父及祖伯堂伯父母
月無虛日必誠必潔以奉祭祀者非汝也耶吾壬午
襄曾祖葬事供饋于內諸務畢擧者非汝也耶丙戌
春吾挈眷入山避亂不幸是夏大母卒於山中病則
勤侍湯藥卒之日挽從兄弟爲備木以美者非汝也
耶自歸于門不傅脂粉椎髻二十餘年者非汝也耶
吾外家始贍終窮爲女子時無甃毫私積爲孝廉妻

後不一錢入外室者非汝也耶予治家肅汝父家夫
郡二百餘里汝母舅爲吾比隣守我家法不出閫外
竟未嘗一過舅室者非汝也耶嗚呼自歸余門余家
尊卑大小無一人不道汝賢者汝事吾二十餘年枕
席之間亦未聞汝道某人某事非善者汝心則柔汝
行則莊汝言則和汝性則公白璧無玷精金如濡孺
人之德余殆不及也予生平無別淚辛卯冬將上公
車揖孺人于堂曰爲我善視三子不覺相對泣數行
下心頗惡其不祥孺人尙憶之乎何意當日遂成永

訣悲從中來蓋自然之理也壬辰下第貧無資舌耕
京師當歸不歸以日肩家計之人飄零三載使孺人
茹荼益甚憂患益深吾見貽書謂爲病根所起嗚呼
死孺人者吾也能不痛哉吾去年病兆於三月二十
五日成于四月十六日劇於五月初七日至七月中
而稍平汝病於四月初二日至七月中而卒夫妻萬
里同病異路幽明永隔矣夫居明者不能知陰處幽
者不能與明言人與鬼之不能相治也惟正人能理
陽及陰惟正人之神亦能理陰及陽汝於德無所不

備吾嘗呼汝靈性佐汝以浩然之氣尚能黙祐汝三子振我家聲以保世滋大汝固未嘗有死者也地下見吾父吾母吾祖父祖母爲言命岳以是科得第官翰林庶吉士然襄葬事未妥有佳地夢中告我縷縷余言汝能知耶否耶嗚呼哀哉

御史張映湖先生行狀

已卯之役余出映湖張先生之門辛巳春公被命行取入都余徒步追隨四百餘里至三山繾綣月餘而別是後五載而先生殁冉冉二十餘年所矣甲辰春先生從孫士柔入都請余爲先生狀余誼不獲辭然不能甚悉其先世名諱及祖父世德姑約畧先生爲狀使後之君子有所考衷焉先生諱希奎字星若映湖其別號也生甫七歲而贈文林郎存思公即世太夫人毛氏忍死鞠子茹荼集蓼口瘏音嘵百苦備嘗

惟日夜冀先生之夙成以亢而宗也先生成童即聰慧能屬文太夫人篝燈熒熒手挂指經以備餔脯先生益發憤力學年十七補弟子員二十餼于庠二十五舉于鄉是在天啓之甲子歲也先生讀書每至夜分輒泣下念太夫人晝荻授經倘所業無成虛慈母之惓惓即不如無生追領鄉薦太夫人喜而後可知也公車載躓而志益堅卜館城下足不窺闤癸酉冬邑宰夜巡堞漏深四鼓矣聞咿唔聲徐下叩門見先生擁被讀書嗟嘆良久凌晨使吏致數十金爲壽則

午甲戌成進士授漳之南靖令間兼署龍溪海澄二邑所至均徭役裁羨耗刑設不用民戴之如父母秩滿封父母如其官以卓政名至京明烈宗御文華殿御書問關外解圍急着安在中原剿寇有何良策寇至作何轉輸供億寇退作何生聚教訓議剿議綏何以使國用常充足兵足食何以使民財不困先生對稱旨拜南廣東道御史慨然以直道自任都御史某楚人也奪情起復先生抗疏力詆竟以是忤時去位癸未春闖逆躪楚中以威劫士大夫仕僞先生守死

不移遂掠其家家毀乃奉太夫人浮于洞庭甲申夏太夫人病復移居邑之東山先生侍湯藥目不交睫衣不解帶者數月太夫人竟不起先生頓足仰天號曰已矣夫遘患難薦臻移徙崎嶇太夫人無一食之安冀寇退而徐致甘旨也今無望矣宛轉呼號蓋數日而歿王命岳曰先生每與余言及太夫人未嘗不涕下沾襟也自七齡依慈膝以迄宦成出必告反必面朝溫夕凊無少間北堂垂白遭寇蕩遷竟以病殞終天之痛以死殉之傷已可不謂孝乎不失其身無汙僞命抑可謂忠矣爲令以循良槩去思居言路而指斥權要以扶綱常豈非敬官盡職者與聞諸從孫士彔言其宦資蕭然然猶置義田數百畝以惠族人之當直徭役者至今利賴之方之范文正難易厥有間矣今其邑者守其郡者監司其路者或祭于墓或奠于堂緇衣之情久而益彰爲生者來乎爲死者來乎子蚤亡孫幼孤何以得此於諸大夫也然而未祀于宮牆之側與鄉之前賢爲伍余恐其久而湮也故約略其行誼如此以俟夫君子之表章懿德者

請假歸葬祖父母父母乞言狀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也痛哉斯言命岳讀禮至是未嘗不廢卷發聲而哭也蓋命岳自總角卽苦㦛入林求窀穸所遇多不佳卽有佳貧不能卒致往往失之巳卯登賢書後跋涉三年始獲晉江之井尾山安厝先曾祖是壬午九月之望也事竣上公車屬改秋期癸未歲除抵里甲申鼎革之際郡人士譁且告變蹌踉竟歲乙酉尋阡未得丙戌春正月哄傳大兵且至海上寇聲言當攻泉郡爲平

蕪耳命岳儳急奉祖父母及父母四柩附曾祖墳旁槀室厝焉三月奉繼祖母林及眷屬避亂山居旋丁繼祖母艱越明年寇四至連綿三載山城之路塞屏負眷移徙藜藿不充每東向望雲潸然出涕巳丑大兵勦首亂者路稍通始復邦族庚寅購一地爲鄉紳所奪不獲葬辛卯再拮据上公車留滯京華迄于今日嗟乎命岳無日不爲負土計二十年中始獲竣一事尚兩世在淺土人生幾何能忍晏然從長安士大夫遊耶幸邀　恩得假歸葬當首營先祖之阡次及二人謹爲行略如左

始祖朴菴公生寬諱稱家居嚴肅勤於訓子再傳至毅齋公堂構遂闢曰當令子若孫容高車駟馬又再傳至可蘭公諱綱生七子長宗源成進士官憲副三宗濬成進士官僉憲先是爲部郎以爭藩封事忤旨謫直聲震天下四爲次山公諱宗澄郡學生以學行重當時著易經兒說爲世指南及門士如蘇諱濬黃諱一龍張諱晃一時名卿數十輩次山公生望山公諱廷侍是爲先曾祖德厚學充八試棘闈弗利元配

孺人李實生先祖祖居仲諱居穀字近甫弘所其別號也先祖既七歲孤依太孺人李受晝荻教以孝謹聞族里問遺宅三祖處其敝者然李太孺人恒依先祖居不樂伯季也祖適以事走二百餘里心動趣歸李太孺人病革巳殮矣祖以不及視含慟且仆卽起視木弗美頭觸血殷議易殮旁或阻之曰卽易殮弗利生者祖請以身當卒得鄰人所爲其母治木者易之居喪毀瘠深墨感動行泣云性耽書史手不釋卷於天下物理靡不精嫻慷慨好施與有負質而病者

人爭取其貲具祖爲調疾持劵焚之有弟之子某不得其繼母不爲婚祖主其事尺縷寸綿悉爲代備無德色宗族戚里有訴訐戒勿令先祖知即不相下來質者祖片言爲疏曲直立釋矣至于死喪之戚匍匐捄之雖風雨晦明不辭也居家雖盛暑不脫冠幘終日危坐未嘗跛倚儆郡縉紳先生如林聞先祖名莫不稱而重之行年七十餘值先曾祖父母忌日唏噓泣下如孺子啼所謂終身慕者耶早歲課先君子學既就而先君病作不能卒業晚益課命岳百家諸子

之書皆手錄口授每囑命岳曰即得志爲我先厝曾祖父母必無先子并尾之役成祖志也祖母陳氏爲廣文保江陳公胞妹克勤克儉奉李太孺人甘旨惟謹得其歡心育先君甫七歲而逝繼祖母陳氏撫先君於毀齒間迨及襁褓命岳皆慈如已出先祔葬于曾祖母之右繼祖母林氏又撫命岳毀齒間育恐育鞠比及曾孫猶藉含飴蓋慈性皆天植云

弘所公生先贈公公諱承標字世表別號因可歿後諸子追思請于先祖私稱爲澹覺先生蓋先贈公性澹寧飯疏飲水終其身晚益了然於性命之學非覺者而能若是乎先祖舉贈公晚課讀愈益亟公弱冠後步趨諸從昆如進士司理公鏡水明經廣文公何可雁行濟濟皆名重黌序公自視顧欿然益發憤力學篝燈熒熒咿唔之聲連旦矣如是數年而贈公病幾殆三年始瘳然痰症時作頗不獲肆力如昔時稍呼不孝命岳習句讀比岳漸長課益嚴手錄時文授岳凌晨起背誦即訛字一而扑作行矣於先輩舉業法湛思研精得其要領偶一二耳提不孝輒耿然有悟

十歲屬文頗成贈公曰吾授子作法早子恃法而不求之意其病也草率而易就乃取古文之奇肆者授不孝以發其志慮而溢出其才情蓋不孝始知有文章之變現云授史于不孝遇忠臣孝子則反覆流連之邪憸小人則削其姓名而痛詈之蓋不孝始知文章非不朽之業有立身揚名之志焉公以家學治易所著有四書得一集易經得一集皆解悟精微旁治毛詩注疏一一似古詩傳不屑訓詁也經史之外復游覽孫吳諸書於古人行兵機權妙用悉爲點次評

解慮足益人神智共心性之學本諸性理尋得林龍江先生三教集心喜之因叅閱楞嚴圓覺諸內教惝然有得遂持素食弗改終其身方贈公七歲孤依繼祖母陳陳慈育贈公逾所出公之孝謹尤篤不自知其非生已也公既鮮兄弟有從兄某不得於繼母往往出宿荒寺古刹數日夜至衣履狼狽公聞則重袍懷冠履遍走郡諸刹即值則以冠冠之以衣衣之以履履之攜歸代謝其繼母前如是數四不倦也每進食先祖必先嘗而後進疾革之日猶手致茗果先王

父所示末訣不復能供子職其孝友本行類如此先母贈太孺人陳氏出自儒門素嫺內則二十歸贈公事先祖父母恪勤和順能得二尊人歡先祖有從女將適人乏衣飾適太孺人于歸甫數月意令捐所有佐之不樂明言也母順志出衣飾無恡色亡何贈公病篤綿連太孺人侍湯藥背不帖席者三年所贈公頓以瘳居陳繼母喪與贈公哀毀備至族黨以爲美談事繼祖母林始以陳祖母新喪每私自墮淚績父慮傷林繼祖母心處以婉順竟得撫愛如前比先祖老而產益落贈公故多病不能持家計太孺人手挂指經脩女紅之勤上供先祖甘毳下哎不孝兄弟蓋十餘年如一日也猶憶贈公課不孝夜讀贈公披書席左太孺人持針絲席右不孝前席而哦往往午夜不休嗟乎雙親望不孝成名希及見之也而贈公先即世越五年而太孺人從公音容如昨風木增悽每一念及幾不欲生今命岳奉　旨歸葬先謀先祖父母佳城以次及父母敢顛乞老夫子大人一言以貞墓中之珉以垂不朽命岳感亦不朽

先妻孝恪尤孺人行狀

命岳以東海豎儒濫竽木天拜　命之後異疾爲綿家山未靖魚雁闕然心搖搖如懸旌臈月二十有三日得家報則先妻尤氏孺人以七月之望終于正寢越丙申年履端之月二十有一日爲位于邸哭之禮妻爲父母喪者杖之孺人爲僕執大喪者四矣旅貧位卑不敢辱長者之唁有問狀于僕者又不忍斂厥徽音是爲狀

先妻出桃源望族先外翁惟弘公知我於方名辨物

之年遂許女焉予弱冠遊泮貧益甚贅翁家翁田不能五十畝供增殊侈既十餘日察予還念王父母及二尊人方匱即飲酒食弗豫也爲舂香粒織苧儀可數金走蒼頭二百餘里餉予家外舍從昆弟竊笑予是赤貧者安在有颶飛日先妻意益恬然私相慰藉亡何先君即世趨于歸治喪既以不及事翁爲恨乃椎髻日刺女紅上奉先慈且佐先慈奉先王父母甚謹嗟乎先慈事王父母以孝稱宗黨事事備人婦所難難乎其爲婦矣先妻脩婦道能得當先慈心而先王父母惟愛尤篤予差藉以無憾云爾先慈病經歲先妻與予環侍湯藥如其月衣不解帶先慈爲泣曰新婦且休矣兒曹故應爾安有新婦質非石人而靡日靡夜于斯乎先妻曰侍姑側心故寧輒能立假寐即退休竟夜不交睫矣先慈即世哀毀骨立治喪事井井悉辦不兩月而先王父繼殞痛哀辦喪如喪母時內外嘖嘖稱賢婦云自是獨奉予繼大母林已卯予登賢書孺人悉力供甘毳丙戌秋丁大母艱時予挈眷避地深山百凡乏絕先妻治喪備極拮据含殮

棺衾祭享無異在城郭時也其佐予事親養生送死之大約略如此先王父有少子具人形而弱弗勝步履先君子棄人間時仲弟甫年十五季弟週歲耳僕爲諸生無立錐地獨自舌耕給十餘口食先妻甫于歸脫簪珥易粟供家無幾微介意余以念先父母去世兄弟孤苦相依天顯之愛益篤歲費可數百金取諸傭書僕經營于外而阿堵悉委余弟出納如是者二十餘年先妻未嘗以財源不自己握爲嫌俾予三世合爨一門雍穆田荊無恙者蓋孺人之賢或亦世

情所難焉爲仲弟畢婚娶撫季弟於幼齡近亦旣抱子矣嫂也而母職是荷先妻於吾家可不謂勞苦乎自歸余家未嘗傅粉足不出閫外亦未嘗與予共案而食常推食而給上下腹非塘園惟菜是盛二十年如一日也辛卯冬僕公車出里門壬辰旣放以貧故受徒京師三年不歸墨稼之資不足供家室荼蓼之茹益以憂患遂遘沉痾溘然朝露卒之日余弟若子請易名于家伯父黃州司理鏡水公公曰是能孝事而親敬佐君子宜兄宜弟者也可曰孝恪嗚呼盡之

矣生死之理與化偕逝何足深悲惟是回念糟糠德音如昨種種徽爍難諼于心倘邀華袞式光泉壤則先妻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命岳感且不朽

耻躬堂文集卷之十六

晉江耻古王命岳伯咨　著
清谿厚菴李光地晉卿　鮮定
弟　命祐伯履
姪　吉人天與　錫藩文然　全較
錫卣文人
男　錫度文成

尺牘

與李總督公祖

敝鄉經老公祖台臺再生之德黃童白叟靡不頂戴

玆大兵將臨幸免喂宿之苦此時恩德如天益高如地益厚敝郡驪邦僅存元氣久索而土地山居十七田居十三紳無聚千積萬民乏富商大賈譬如人本瘦弱又嬰疾病自非老祖臺勤加撫恤多方蘇復幾無生理此岳所刻骨沓肌與敝郡薦紳士庶矢報生成不能已已者也岳以限期逼迫家貧不能具舟車至今遲滯玆決以望後起程從此日遠慈顏依戀之私不可名狀所望露布至　京早慰懸跂而老祖臺以膚功復入中書俾岳與覩錫茅盛事此與所禱祝

而族者矣鴛鞭日北回首故園一步十迴今大將軍既仰體慈懷暫駐省會以便上游四郡之供應或乘機遣會便圖進取往來之間更望老祖臺多方維持俾無駐牧庶幾窮郡未保殘黎足副愛育盛心又敝郡道已丁艱府僅一葉太守縣委之王通判而章司理督船同安尤為要務在泉未免有事繁官少之慮今葉守又有銀同之行府署暫虛伏望老祖臺諭署道篆之人趕早抵泉受事再於兩司幕中委一能者分理廳務庶大師經臨策應有緒不至獲戾此亦曲

全敝郡一大機括也遠別在邇以老祖臺清正自持不敢為一芹之獻惟脩荒械聊當躬侍臨風可勝迴戀

又

日者老祖臺興思還 闕得 旨之後岳悵惘煩亂夜不交睫身既不在言路末由抗辭力挽惟每對在朝諸公為敝省抱杞人之隱憂三長嘆而已時與舍親熙績愈聖震以孝廉張汝瑚吳名世七生事為請眞如赤子之投懷幸一旦之在膝下惟恐離逖也居何而天心默轉宸翰許留當斯時也又眞如日已昃而再中親已離而復留歡欣踴躍倍於往昔蓋老祖臺之惜憐敝省不僅在一人之仁漸義摩而通省之大小文武百爾在位各敬官守以惠百姓者皆老祖臺之賜也即如敝泉數年以來老成凋謝人心日漓縉紳無淳龐之氣士子長凌兢之習岳每擬攜子挈弟隸籍京師亦恃有老祖臺在上故留子弟以守先人之墳墓茲捧 新命還我慈父能不喜極欲狂哉政在手額之時又承老祖臺惠書於行色匆匆之中

尚為七生轉致許撫軍公祖救援之恩臨啓行而益摯轉手之德比身任而倍殷岳捧函感泣不知所云惟有南向泥首而已伏願老祖臺垂憐蒼赤共終鎮撫我兆人則岳歸與與山色並濃將側依厦庇以樂餘年有餘幸矣

與徐撫軍公祖

閩海厚幸借重老祖臺開府茲壤春風夏雨普被群生蓋閩民凋瘵已甚今日培養閩中之元氣者非老祖臺而誰也以治岳湔陋一把清光倍荷存注似若

有針芥之合者意治岳秉心積慮亦有見許於大君子者耶如是而閩中之事泉中之事治岳請發日言之閩中之苦在於積年兵火地多不食而賦無除荒天下十餘省皆有除荒而閩獨無有此戶部所以有舊欠百萬之抵塞也今乘 恩詔一欵差滿官清察舊欠在官在民老祖臺因時遘會為百姓請命則八閩之民幸甚八閩之官亦幸甚即在老祖臺亦少所挂累矣事非倉卒可辦目前似當即行文各郡縣清察也至泉州有固山旗下兵馬駐防只撥京師餉銀

三萬二千作餉自去年十月即動支此項每月旗下兵馬支領近八千自十月至正月而三萬二千之數盡矣則自二月而後每月皆乏餉八千之日也若不荷源源接應非民變則兵譁將來反大費收拾前懇計邀酌發今所以呼籲無已者尚望陸續繼撥不以一杯之水而止也伏祈惠照臨啓瀕洄

與馬提督

建舟荒棫計逹掌記光陰冉冉不覺秋行將暮逬離之思日縈懷抱弟藉庇以七月念日抵都屬當明補

兵垣適值 后喪茲當以二十七日之外啓事念海賊未滅民生塗炭溫陵南關以外近事難言矣側聞老親臺軫念城中百姓極力怙冒遂使大將軍兵馬停駐銀同郊外溫陵城中得以保全弟為滿郡生靈感念洪慈惟有望南雲而拜禱逢人前而說項耳茲因力旋肅函先謝尚望始終雲覆覓保郡黎則樵頭頂上長奉祿星將百世勿替也

與王提督

泉中之苦已非一日山邑苦於壓糴郊關苦於笋剝

附郡數十里之內苦於强盜晝夜劫而人不敢問即獲賊亦不敢解此中有不能昌言者譬之啞子食黃連心苦之而已竊見霜雪之後必有陽春憔悴之民易於見德伏惟老親臺紀律嚴明兵畏民懷已聲稱藉甚於清漳今吾泉何幸得長依帡幪之下所望剔弊政與民更始則否極泰來涸轍復生之候也

與葉僉憲公祖

修鷺酷愛其羽弟之自盟三十年矣其親承老祖臺庇下者匝歲瀹臺之風亦有見信於君子者乎乃老

祖臺之苦心永操弟亦竊附知己之林也攜與泉政
略筍輿舟中盤旋不釋手者十餘日舟次劍浦水宵
而清雙龍之精呼之或出念吾黨信兩美其必合有
如此鱗矣伸昂疾書而亭成焉言誠不文旨懇而多
慨憂深而言者無罪以此勿負烏絲之約爾斧裁之
幸甚德化頑民略創即宜安戢但必不可過督縣官
以快奸民之志且恐聞風者效尤此政體也桑梓關
心不禁絮絮并希垂採臨風溯洄

與胡兵憲公祖

弟未出里門業得老祖臺秉憲敝郡之報抵郡以來
忽已匝月心計老祖臺抵泉受事有日矣民之困於
重派者當已輕減丁之困於夫役者當暫息肩而郡
邑之困於雨檄者當復寧息乎雖然軍興未已移藩
復議敝郡之困苦伊始耳老祖臺處此可使郡不駐
兵上也其次則撥房之權歸之有司而兵丁不得以
掛號于門白占人房及于器用女口猶可少安焉李
督臺篤愛敝郡士民有逾他郡事可為民請命者祈
老祖臺盡力言之馬提督於敝郡并州也力足以造
福斯民望老祖臺設誠而深交之文武和調則兵丁
不敢為非又可仝心以禦外患但和調之道不在一
味謙恭葉公祖以小心而反格格當日黃公祖以嬉
笑怒罵而反綿莫逆槩可知矣計老祖臺自有深心
妙用反出前人之右者弟政足觀之同安施副將與
鄭門有殺父之仇而長於海戰此人終可大用惟老
祖臺物色之至郡守葉公金玉之品而當盤錯之會
弟在里時見其恢然游刃不虞缺折惟上下之交尚
希老祖臺調護之耳章司李溢任甫數月即有督造

之役風飡露處者二百餘日竟使船隻整備以應大
兵此賢勞良不可泯也先人墳墓數有樹木未拱芻
蕘雲覆是禱

與岳兵憲公祖

恭惟老公祖台臺星雲瑞世雨露滋人庚桑已祝于
蜀川旌節旋臨於泉水介人猶望坐擁桐樹之陰圻
父英猷出眺海天之霽一塵早受大廈新依弟側聆
芳問久飫治聲私心嚮往已非一日曾馳尺素于越
州復承雅蒞於筑水雖驅候未抱清輝而佩鐫每值

懷抱茲乃得托檞櫞之下重沾雨露豈非幸之幸乎弟愚昧迂踈妄有建白幸邀寬容僅從薄鐫茲候補長安未能策蹇南歸一遂披雲徒有神馳念敝郡濱海之區兵馬蝟集土著之民供億數倍于正額遷移之戶流離半委於溝渠今又聞有起解匠役入省之衆未免困頓中途甚廑老祖臺如傷之念仁人在上起凋瘵而登春臺旦暮俟之矣

與熊兵憲公祖

敝郡厚幸藉老祖臺怙冒之恩仁漸義摩兩載于茲

弟才非世用性不諧時蠖屈長安五換貂蔦竟如敝帚行將委棄而老祖臺勤錫華翰至再至三殷殷靡倦豈以局外閒人尚有一言之幾乎道耶敝泉承廿年兵火之餘茲幸懷育雲集而民困未蘇勞亦未息全恃老祖臺惻惻一念與民休息蔦籠稍有甦生之色弟身在萬里亦穩家山之夢所願福履日綏崇階游徙將來藩我臬我尚慰哀衣之望則弟所禱祝而求者也

兩接雲翰殷注有加感佩之私日深寤寐媿弟剏紫金臺抱咫尺之虛名遨遊公卿間忘其身之墜落日月移於上人情變於下而不自知也老祖臺惓念遷客勤勤不置又每進弟兒輩丹黃其藝鼓舞盡神意薄雲霄迥出常情濃淡之外矣與人之頌業已達于輦下弟即極口稱揚譽之以光頌日未能增其萬一也新督臺公祖溫溫恭人才藏德茂眞全閩福曜弟辱舊識稔之最熟修候之次自當備述德政以誌緇衣

與葉郡守公祖

治某以月杪到省因候舟子遲遲閣十日矣面諸當道競贊循良第一可見公道在人心緇衣有同賦也從此解纜馬首日北惟祝老祖臺早入春明爲署中生色則治岳亦藉有榮施焉戶工二部錢糧乃督臺力畱原冊以便縉紳補納此如天之德眞萬戶共頌矣想敝府紳衿當自輸將恐後伏乞老祖臺發爲造冊報完一本報司一本報部則溫陵士大夫竟邀瓦全皆老祖臺鴻庇也顒望顒望

又

奉別老祖臺而後力疾前行七月望外幸抵長安許久不接雲翰即家信亦復杳然祇覺勞心忉忉耳五月渡海未即復醜閩大將軍將就食吾泉派穀之事可一而不可再駐房之事宜撥自官而不宜聽兵自占此二事者終當望老祖臺力持之

與金司李公祖

維揚一肟風濤陡至昔人所云廣陵濤是也生既未及躬謁抱歉無窮邀　恩而後會寄小椷奉候未審

可勿浮沉否溫陵光景日異一日拯救焚溺計將安出今又加以安戢大人駐劄茲土勢且至奪民居以奉鷹眼敝郡從此多事矣言及不覺腸裂

與駱邑令父母

弟從鄉中獲接道範具知老父臺以格致誠正之學行慈祥愷弟之政其表表者一邑[illegible]老父臺慈雲已畢仙封念永邑比年以來編派繁多民不堪命又上司差催如雨俱係里民策應至於賣田賣屋及於墳墓及於妻子挈家而逃十且八九天留此餘子以遺老父臺此大賢抒所學以救時之秋也伏望先華上司差擾之病民然後次第以行其平政則名桂之治復見今日弟受廛宇下永托雲覆矣

與蔡培自先生

九載遠遊一年過里觀華表之湮沒覩閬闠之平蕪街衢巷里所可復識者自雙門而南一帶耳獨慰先朝碩彥如泰山喬嶽巋然雲漢之表猶足瞻仰典型則溫陵片地所去者瓦礫所存者神理未爲不幸也況生於老先生聆霏屑在數載之前聯酒賦結郎君

之契者乎歸來一片精神全注先人抔土雙脚不借日務全荒未能洗爵烹鮮一請有道之正而老先生錫宴錫餞既先施于前又不倦於後媿感何極鴿子漸北回想芳規倍深瞻戀佇旋爾此附謝臨風溯洄

復黃恭庭先生

小豚賡寄太孀翁所附書筆意遒勁盈幅娓娓言南極之有徵所云造福蒼生樹麻桑梓黍谷律吹知之者誰捧讀斯言不覺淚下人爲善恐人不知吾爲善惟恐人知若論數年以來輕賦至數十萬完程亦至

萬餘一手獨拍惟有天知他人必不知即知或忌其
名或攘其功誠能如太媪翁知己之言哉吾鄉百姓
坐湯火之中岳欲昌言之當道即有以是爲羊酒者
帳封手之無人驚下石之有鬼惟引不謀其政之義
守口如瓶地方疾苦非岳所敢知也安南二邑大當
之苦水深火熱非質公弁疏微傷忠厚然而頭緒未
清題目未現恐當事逐欵支飾反無益於除弊望太
媪翁在家爲之擴充無徒攻安南而舍桃源使大當
之禍不除也吾鄉苦於某某十年而某某大反商政

邑之者必欲鋤當門之蘭不知何心夥人不過三五
而門戶岐中有岐此非吉祥善事也

與黃鵬湄先生

聚首里門百凡沐愛感戢之私匪可言喻獨是漸覺
衰憊而老先生亦清減未復每顧影自歎念及玉體
關懷千萬珍攝幸甚幸甚日過李部臺於蕭接其緒
論遷移之事大有悲腸大約以潭回日課遥思尚可
七八十日展則晚稻收成又不待言矣紳衿欠糧事
係部臺甸戶工大人挽留者此恩實比丘山未知近

已補完否已完之縣即催父母報完巾府求葉公祖
立刻申藩司及戶工二部大人便可無事當燮詳蕃
司戶工不可詳司聽其轉詳恐爲他邑執聞當換一
本册與戶工大人不可於舊册註續完蓋因省城縣
蠹至今匿册不發而外邑縣官紳衿從不看報如坐
暗室中泄泄不前將來必有執閱致戶工大人悻然
而去則吾閩之禍烈矣今二大人已移舟延平似無
久候不可不知也以老先生留心桑梓故并及之春
初希即鳳駕萬萬勿遲遲臨楮悵切

與楊似公先生

小兒正月十一日書到極道一路舟車俱荷照管且
事事周篤雖至親父兄不過如是矣謝謝兒於正月
望後可抵里想老爺臺亦在三五日間晝錦乎此行
樂朝共贊其是抵里天性之樂眞有三公不與易者
矣羡羡靖藩興工蓋殿八郡俱吊民夫庶人往役義
也然跋涉之苦恐致死亡不如折價就省申催募但
恐靖王不肯居其名當於督撫處密陳之令郡邑自
徵折價而尚委府佐一員帶往省城僱募策應則王

不居其名而民免於死亡此良策也非老會臺誰能
為七邑蘇百萬性命乎昔人有言活萬人者後必有
封老會臺月行善事此一事可當百萬也但當委婉
期其必濟不可付之空言惓切惓切

與富雲麓先生

小兒一路荷提攜教誨之恩銘刻在胸無日敢忘數
次寄札到家稱謝未知俱得達否弟三子略有可教
之資望老年翁推愛造就不惟課以文章亦祈誨以
行已若夫加意卵翼尤所委命弟方在冷落岑寂中

此時記人恩施更為深摯也弟近者胸懷益寬心廣
體胖鬚反黑面反童亦足為知己慰　皇上近甚讀
書日見英氣此天下臣民之慶窃與老年翁道之尊
公戩穀加飡便中時賜息示為望

與何玉水先生

弟淪落老烏貝鄉里小兒揶揄之久矣竊意人之重
輕原不在名位毋論烏貝即老頭巾庸可玩乎毋如
世人之不然也老年翁按泰入都企魚池中談心猶
知海內有北海平原此意至今難忘請急歸來又何
台誼之殷殷無已耶螺陽握手若有未盡之情之語
不能釋然胸中者泉非無事之地惟有一二我輩勸
行善事勸化里人差可救之此事尚以望公倡東禪
寺稍有暇力應議重建崇福塔漸向傾圮宜脩葺扶
攔勿令墜皆關係溫陵成毀望老年翁留意此可為
知者道難與世人言也弟生平身心性命全注數位
師友如劉乾所先生性命之師也世有令德諸子皆
能讀父書又卒貧天意似將畀厚其家弟既遠行敢
以二三世兄為託知老年翁不負弟且弟不發口則

已既發口老年翁知弟心必不忍傷之也并此附懇
臨風瞻溯

答陳瞻平年兄

濤陽別後越四閱月而過里適遇老年毋太夫人之
變尚獲登堂一拜差慰猶子之懷　王程迫遄旋復
就道生人未有之危以身經之當斯時也惟是料理
身心完聚精神求所以臨命不辭之道如是而已
聖恩浩蕩日月照揭抵京七日霾消霧散復列班行
有順自天大生遇此一劫尚何悟關不透建白遺讁

譬如病壯弟毫無介介老年翁尚爲弟望　兩宮之
息政愛則深矣而未爲知弟也惟是前番補官未三
月而于役還途而遭難作再任未半載而蹶以清虛
冰冷之景當食玉炊桂之時頗令人不堪幸道心未
退尚有不改之樂在年兄亦足爲知巳慰也因羽附
報不盡願言臨風神遶

與黃無菴先生

都中白黑相抵臨別幾爲敵手回思此景吾兩人皆
遊於伏羲神農以上其動以天不復知人間機事爲

倘物自觸以來同鄉可與披襟者寥寥貯憶耳老年
翁亦云廖寂常見然耶否耶弟摧頹五載無當世之
志然觀世甚敏知老年翁一局必有復燃山林二字
未敢相許也人有問老年翁尚起否弟答曰必起有
待耳固大言以張吾軍亦定見如此或此未刻而俟
冷人翻之未可知也呵呵一笑　朝廷每兵一名月
給米三斗每米一石給銀二兩四錢至二兩六錢日
日派糴何爲乎使有執單付而荷　閣者未必不得
理人皆安坐弟如之何敢肯及滑以趨於盡而已典
言及此不勝於邑

與洪霞農

弟之歸來有二悲二喜悲者其一爲大城北畔盡化
爲平蕪瓦礫其一爲理學名臣坊廢墜無存喜者半
載之內連築三墳完先人一件大事其一則與老年
社翁歡然道故莫逆於心也悲者可以哭笫收復喜
者則弟落得便宜矣但東郊別後望柱森林在雲烟
飄渺中鶴頂在望而不可復即紫山基壚其地其人
閉眼若覩開眼忽遺流連纏遶於胸中未免作十日

惡耳在三山住六七天弟方念起法咒數道爲溫陵
作佛事荷華剌到不及餘書回椷而巳泉中乏糧近
撫軍藩司頗知憫念將來必有接應大兵一往一還
郡城可無騷擾但老僧作佛事竟大家亦當幫法毋
破壞道場也毋抵劍津附此代賬過此雖芳型日遠
然下帶道存常耿耿耳臨風瞻注

又

春間得十月既望大函示及舍弟小脉平安并先墳
封植無恙足仞骨肉關切至情夏鍾到道及客秋玉

體達和旋喜勿藥且驚且慰弟客冬一病今春始瘥
亦支牀三月何吾兩人同病之奏耶龔趙蒙恩遂使
至愛如老社臺虛折一晟而弟固恬然無見獵之喜
奈何人情不古外侮踵加竟不能邀　先聖先師之
靈以護持邀客之氣色達人識時君子俟命弟惟有三
自反以存心耳令郎秋試未遇令人莞結今廢八比
為策論部中題定論式竟是無股段之時文不可失
旨倍註不可十分犯下不可用俚句粗字一以細心
靜氣行之猶之八比也令弟彥飛先生得雋之文可

為欽式月睥于庭不必問光于鄰火矣同鄉孝廉吃
虧至極幸大家協力底于有成令弟彥喬年兄能言
其詳黃儆菴近日極道老社臺高誼以為舉動皆合
古人數服不置前者渠亦為族人所激使然耳令姪
年兄亦非為投杼所動或涉世之道深耳相知披瀝
不覺滿幅不盡縷縷

與黃原虛世兄

拜讀瑤函惠渥逾涯且感且媿世兄秉季犇之德見
利不爭弟所心儀近者頗聞外說先生騎箕之際屬
有愴志傷心弟為推案廢食者數矣弟年過半百閱
盡貴賤貧富總是太虛中片刻衣狗郎如晉國叔畢
生經營究歸何處造物顯出畫圖政欲喚醒塵寰而
尚有從火樹中爭花而忘其根者可哀也此番原含
親翁獨無所分人以為不平弟獨幸之吾兄既已退
讓於前萬勿懊悔於後惟是賓朋雜費漸當減省一
意敦情孺慕勤訓義方則家道自立外侮自消此區
區獻芹之意也

與黃御遠

母服方闋父喪遂繼賢契羅此鞠凶何以為情人生
行百善事如從樹枝花葉上着露皆治其末惟事二
人是第一本務所謂百行之原也今二人棄爾而去
風木之痛仁人所傷吾何以慰門下哉今有要緊話
向門下說古人有終身之憂言至老不忘父母也生
事已矣哀慕之意終身不衰而祭葬尤加毖一也今
先尊既有續娶恨此良媛吾門下所以事之者當益
敦視無形聽無聲之孝使忘其寡之苦忘其無出之
苦門下能行此必感天心必邀神貺二也哀存乎心

於令祖太孀翁前曲加慰悅以解其憂三也諸庶母事尊翁日久事之以禮各安其心四也此四道克盡即是古今大孝雲仍受用不盡所語門下者止此兩未能爲文以吳容再寄未一

又

不佞近事門下想久聞之但爲聖賢與廚自是兩人本色況文廟藉是有官不至鞠爲茂草吾無憾矣

答雲田弟

三載以來累荷翰教只緣盼望車音坐是有稽裁答

日復一日遂成疎懶吾弟不以爲罪尚勤勤芳信之俯頒媿感媿感近積年之明經揀選疏通將完以次漸及甲榜但恐向者不分項頭故甲榜坐受積薪今將及甲榜又岌岌然懼復分項頭之分我餉也大往小來小人得志吏員雜進而兩榜壅塞亦氣運使然乎吾弟久在田里備悉桑梓之苦凡有見聞必登掌記望蚤賁長安一一敎我僕雖在崗苟然區區之心欲登故園於春臺而拯斯民於塗炭意未嘗一日忘也且升沉又豈有定乎兒曹文事如何千祈錫之司

南以玉于成臨風可勝翹企

與子野弟

側聞吾弟攀鱗附翼蒙　恩授副戎之職近奉　功令槃得改授文階例得食忘不勝喜躍歲杪忽聞豐功兄謝世于淄川又不覺悲痛之無已也孀嫂在室幼孤在抱何以度日何計還鄉不佞罄竭綿力兼以大聲疾呼凑得百餘金濟其母子旦夕之命尚未知能足爲登舟計否也吾弟既已致身青雲念豐功兄平日友愛之誼事嫂如事母使衣食無缺得養育孤

兒至于成立則豐功兄之靈魂慰于九原亦自瞑弟之福德也書到祈即留心倘靈櫬寶眷尚未抵里速圖接應不勝惓望臨啓哽咽

報友人

過里百荷愛雅感不去懷地藏寶剎復藉留神刻期告成此又相與共完勝事則人天頂禮非弟一人之私佩也春初大難甫過秋闈又以建言鐫官夫无妄之誣已自至言官因言得罪乃職分應爾又復何尤況邇來敎職一席　朝廷俯採工瞽已留其一至三

浹旬兩月之內平反八十餘起弟言已行又復何求
恐知已過相悼歎故此相慰耳草草奉候不盡欲言

長安寄示諸子

我銳意爲善回思往事未免太露鋒芒殊非保身之道古人云善且不可爲而況惡乎細玩此言大有道理汝等當以我爲戒勿以我爲法但陰行好事使天知勿使人知足矣

居今之世以默爲主汝等生士大夫之家良爲不便宜要惟履謙秉和可以寡罪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

此節書不可不理會亦不必示人以弱以詩書孝友名於世即禦侮之長城也

牛角月弦事君泉鄉紳子衿所開甚多此項乃官不開徵并民不納也我爲全閩求撫軍上本說明牛角一項錢糧原未開徵又爲吕言部中部覆已准今工部冊到雖開欠然以向未開徵自可免議亦費許多心力矣來春馬公我因其戸工二部不混開紳衿欠數心甚取之作文一篇寄回付來邑庠友爲鐫金立石方今錢糧事重何事不藉父母爲民造福使馬公知大家立石則將來肯做好事使他邑知之亦觀感興起此又吾一片苦心也

錫卣汝今年若幸得售便發來京若不得售只在家中讀書爲我脩墳爲急汝命亦多難倍當積德以養福源積德之道既不得在父母前心不放過即是大孝存心無已數月不違即是功上加功敬事諸父和顏悅色出於至誠即是功行教訓媳婦使之知節使之知勤使知孝弟使知和睦使知慈下即是功行外人相侮忍辱不較即是功行前日當天誓行善事若

干從新整頓勿有初而鮮終即是功行家計艱難費錢之事恐亦難做所謂不出門不費錢救萬命行萬功汝父深望吾長兒也錫度錫齡爲善積德當與長兒共勗之

吾泉風俗父兄同朝如膠如膝而子弟在家以小故興訟爲公祖父母厭薄如此惡習相沿數十年矣理直者恃理而爭理曲者又以體面而競相持不下可恨之甚豈可尤而效之我無求田問舍之心我之貽子亦不以田宅而願以忠厚世其家今使吾家理曲

而斂手讓人不足爲難正爲吾家理直而恬然不爭方足爲貴耳乃翁在京與我相與不比他人就使得千金而失一知已吾尚不爲況二百金小屋乎此業雖係吾家舊物贖業於理爲是汝等決不可恃理而爭且我所望子者能自成立將來尚可恢汝父之式廓不能成立卽斗室尚難保全何況其餘得字之後卽宜親謁公祖父母及鄉中前輩具道吾意兩家仍前和好田屋是盧華適家不可輕絕汝惟力行吾引經徵事一書汝父所貽子者多矣

我恩傳掌科蓋屋今歸黏矣謝山蔣蓋屋今歸吳矣孝侯伯蓋屋亦歸吾家當蓋屋時豈不欲爲子孫百年之業而遠者三四十年近者二十年輒歸他姓乃知貪圖湊錦皆屬無益惟有教兒孫讀書積德此傳家之寶也兒輩第讓之昔司馬君實屋傍有作棺人居住家人欲買其屋公不肯曰彼生理在此已久移去恐遂失業又古人衣缺其裾屋缺其隅皆不求全美之意吾兒今日自安不足乃爲造物可增之地若必求全美則無餘地我引經徵事內有先輩學吃虧有味乎其言之也吾家居鄉忠厚素有佳名今只遵父命讓之甚妙甚妙後寮祖墳速議修理停妥此事最關我心

我爲清察一事竭三年之精神始克有濟一點不敢居功總以爲吾所當爲而止也今某春元又蒙司駁吾家雖與有隙汝不可萌一點樂禍之心我行年望六悲兢爲善惟日不足若一起惡心萬善俱墮春元事若到京我力有可爲尚欲爲之說與弟兒等知如有人欲難爲春元者不惟不可陰主之且當爲潛消

默奪以成吾志

近既變八比爲論則作論卽作八比也須得聖賢眞性命大旨不可拔襲陳言塡塞故事要細要靈要秀忌粗忌浮忌板策要知時事然我輩議論雖不必違乎時亦當不悖於正理曲學阿世非所願也

耻躬堂文集卷之十七

晋江耻古王命岳伯咨 著

清谿厚菴李光地字晉卿鑒定

弟 命祐介履

姪 吉人天與

男 錫白文人 錫度文成 仝較

賦雜著

蒐獮賦

青陽司令姑洗應律 天子親帥羽騎蒐于南海講

取除田兼習武事古也屆望芳辰風和日暖爰召大僚及二三詞臣使從三驅觀五戒田事既成嘉宴攸錫豐草之中有湛露之歌焉義馭西馳羣臣告歸同雲英英霡霂霑被斯以榮矣夫兕兕齊殪酌醴孔嘉洵邦隆之盛舉宜屬事而摛詞乃賦曰 皇膺籙之十祀屬四海之清寧塵居安之忘危武事弛而惟荼眺起家之艱難思似續於 烈祖戴勝既降于桑吉日亦云庚午於是乃命司原協靈辰令雨師乎洒道使風伯乎清塵金根照耀以炯晃龍驥騰驤而駫駫爾乃荷垂天之畢張竟野之罘羣吏誓而五戎肅中軍鼙而三鼓周驅逆既備比禽畢來五豵丘積三品雲堆 帝乃惓思股肱有懷良佐陳桑扈之兕觥追在鎬之有那一騎遄駛五雲繞鞭 天語宣也綮金水之漪漣藹百官而敬聽受 詔令也有階有卿玉堂之士下馬虎拜 龍顏孔邇羣臣集而 天子喜也雲錦攸從星動而天行日中而反宿豺肥而酒清侍獵回而宴禮成也薄暮酒闌稽首而致辭誦既醉之詩宴畢辭歸而日影移也於是羣情婆娑載行載

歌其一曰維彼成湯更祝解網萬國來王九圍歸仁穆穆我 皇明德熾晃志不在禽義存安攘其一曰在昔周文獵于渭濱卜獲習吉磻溪老成載與俱歸猗爾後人人惟求舊器惟求新我 皇尚德笙簧嘉賓其一曰有漢文后仁德覃敷乃從方正擊兕伐狐買山大諫以究永圖我 皇佮命百僚晃趨夙來夙往毋瘁僕夫 天子乃亦思道德之囿弘仁惠之圃放雉兔收罝罟回青旂歸玄扈焦勞萬幾永承天祜

慕遁賦

上循蜚之萌蠢劫代去而歷茲聖輿哲其猶宿列渺余躬之獨希紛百年其驟褭懼修名之後時仰先民之玄訓羌躧高而敢違蹝國步之顛覆羅塡塞之阽危莽居中而上攝卓滔天而遷移恐神龍之淵脫思渫血於皐蓤余既偵此逆搆勉委蛇而調之喻何恟之盛軌遂懷土之鄙私嘷咆哮之吼怒哀不蹙而噬𣅀石猶棄于婺之野玄猶鐻其三門醫進醴而療疾豕逐臭而趣奔沾一命而蠅附獨解佩焉高騫帝鑒

授予忠悃靄天語之春溫豺侁侁其猶食人伯九約而專目態出圉而緣檻馮獨依而迴復翟杭憤而署門亦松栢之貞獨辭大家而東征王事亦猶靡盬甚玄鸞之巢幕夜參半而煩數導養晦而待時安談笑而移午心乎愛而謂遐二幟宜於工瞽報日不迋物而致憎鑒下情之勤苦胃余節其信姱求矩矱於前古家次仲之避秦大翮歸於下土亦孺仲之去莽紛披髮而自放海水知乎天寒鶢識歲之多風緬蒲人之難作意惕惕於舟中昏不知元吉之上祐極勞心之惙惙翮鳥舉而長往亦却顧而戀公縣余背之爲適獻媚茲之朦朧絳帳設而風凉胡淋瀘而月泠路不通而中絕君不御而斷綆心鬱陶而未明功不伸而罪永轍編管於海康鑑築室而羅青伊前修之亮節慙不逮而三省鴻牧豕而遺火悉豕償而身傭亦余心之所善雖顑頷而晳從玄負笈而追門夫何三歲而不覿心不同而媒勞期不親而告余以他適横流沸而潺湲隱思君而眯側薄言訴而無從默則蔽而不彰帨鬱悒而侘傺孰云察余之衷藏魂悅惚而

搖離形嗒然而若忘羌黃粱之未熟夢飛越于窮荒發余軔於南浦頓余轡於東方旦翠旌而孔蓋翩瓓瑀而登堂曰獲讌於搖詠啓金縢而後光苟信修而練要夫孰兩美而不長余長跪而問道靈渺渺而雲翔臨風怳而永嘆淵嬋媛以揖余曰夫子之嘉惠涉陳蔡之次且媒入覦而覆飯寤先君之紛如姱未修而弗信涕雨隕而唏嘘欲溯洄而欸欸忽睠顧而空虛渡汶津而涉濟望華不注之高山一傖父之偃蹇佩蒯緱之班班侍公子之愛好高舉趾而抗顏余曰

咄爾客之佻巧收薛責而棄命文不弃而就薛夫孰
擕負而終日迎竄扉一而胡三市義胡齋而報孟雎
不言而出不辭雨霏霏而飄雲輕忽不知余魂之所
届乘仙槎而泛滄洲疾如矢之脫筈破長浪而遨遊
過扶桑之渺溟陟絶嶼之孤丘遇伯牙之延頸望夫
子之悠悠雖不屑之教誨抱綠綺而泪流林怒號而
不息禽哀響而未休忽聞觸而警寤餘啼鳥之悲穐
泉人罕習為賦者即館閣試賦值其將解職之期
亦僅僅耳王君伯咨自其孝廉時投予長賦一通

詞旨淵深音調綿邈宛然騷體也越數年君遂以
廷對高第入史館憶予前送君偕計詩云憑君莫
話幽通賦射策千言更有神于茲驗矣泉先後史
館十數公鮮弗稱者易代後則必以君為首出焉
鄉評具在時事方新余敢量君將來所至姑題數
言志交游夙誼已爾異日君休沐過里出共觀之
得無疑夢與真與吾去時與大醉也耶

黃東厓題

此篇先君手筆得之黃相公家藏裝裱成册末
題數行乃相公手筆并附錄之錫度敬志

使粤拜揚

謹按翰科衙門業經題定不與　齋捧之差遵行已
久日者八新天子嗣登　寶位頒布　恩詔特破成
例翰省兼差誠重其事而風厲之意亦存焉臣命岳
受命粤東豈敢徒循故事取遵依而已毋亦與諸大
夫共圖所以實心奉行者又遍諭粤民以　天子惠
愛元元及化民成俗至意庶幾於　朝廷任使初心
少有當乎按八詔書有在內施行及造士各款不[illegible]
論其在外施行者共七款內土司立功一款負固來

歸十款盜賊就撫十款當事者久已仰體　皇慈實
實宜布不贅外謹將四款關係有司奉行者畧為敷
陳之

計開

一官吏兵民人等有犯除謀反叛逆子孫謀殺祖父
母父母內亂妻妾殺夫告夫奴婢殺家長殺一家非
死罪三人採生折割人謀殺故殺真正人命蠱毒壓
魅毒藥殺人強盜妖言十惡等真正死罪不赦及軍
機獲罪隱匿逃人亦不赦外其餘自順治十八年正

月初九日昧爽以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
咸赦除之有以赦前事告訐者以其罪罪之欽此大
哉　天地之恩洋洋蕩蕩乎眞曠世未有之盛典也
皇椎溥　新恩蕆蓋亦有繼述之大孝焉恭値順治
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內大臣蘇傳奉　御旨十惡不
赦外其餘死罪俱行釋放着此頒行天下等因欽此
是則　今上之浩蕩無非仰體　先帝之德音百爾
有位當如何亟亟奉行如拯溺者之無暇褰裳也每
見從前有等有司知　詔令當至而乘機索詐其不

就者以　詔書未至本治之日照律科斷又有　詔
書已頒而稽遲留難不爲詳請者又有索詐不遂而
移輕作重指竊爲强以致死地者諸如此類不可窮
詰然而上臺有耳下民有口幽有天道明有王章敗
露既易法網難逃願諸君愼之今與諸君約凡屬
欽案照依眞冗定眞非速與審結除不赦外其餘悉與
免罪其非　欽件各案屬上司批發者如已申詳則
上司自能奉　赦闓恩如未申詳而　詔書未到先
期審定罪案者悉與添援　赦字樣毋得科罪總以

正月初九昧爽以前爲斷不得以　詔書到該府該
縣之日爲斷也又有犯在正月初九昧爽以前審結
在正月初九之後　詔書未到之前者如雜犯死罪
未決亦宜遵　赦免死軍徒未到配所悉宜援　赦
免解罪贖已完者勿論其未完者相應一槩　赦免
者也
一凡應追贓私祭果家產盡絕力不能完者槩與豁
免毋得株連親戚
一直省押解錢糧官吏有途次被劫見在追比者准

與豁免共二欵欽此此二欵者從來常赦所不及而
新恩及之諸有位尤宜速速奉行詳請上臺速爲題
免我輩居官涖民自當釋冤蘇苦即未奉　恩詔有
贓犯家產盡絕解户中途被劫者尚應代爲詳請具
題今適奉　詔書是　朝廷假有位以爲善之具也
若猶揣摩疑畏不爲詳請具　題則是壅遏　皇恩
罪莫大焉又如途次被劫尚有可類推者如解布帛
之被火解錢糧者之溺水事同一致理合一并援
題統在當事留意焉

一軍民年七十以上者許一丁侍養免其雜派差役八十以上者給與絹一疋綿一斤米一石肉十斤九十以上者倍欽此此　朝廷所以教孝也凡民不安生理好作非爲既陷其身又危父母其始未嘗非良民但莫爲提省孝弟二字故心日放而膽日粗遂到顚危田地今　新恩加意養老蓋成周之仁德也三代而下未有及焉在　朝廷自致老老之典在百姓必自思曰我家老人　朝廷尚如此優養我敢不孝又必自思曰我家老人受　朝廷如此厚恩何以爲

報從此益孝弟之心作好百姓以報　國恩則此一事所關甚大誠恐有等有司謂悉索敝賦以供軍儲尚且不足何暇及此因而緩之久且寢其事是又爽過　皇恩罪莫大焉縣官宜稽察一邑之內若干里里若干民內八十者若干九十者若干應費絹綿米肉若干籍其數添入易知由單每畝以毫忽計而事已集矣惟是量費而辦足用而止不得借端箕斂因而自肥至于差役繁重民不聊生其七十以上一丁侍養尤宜着實加恩縣官給[illegible]　[illegible]奸胥蠹吏不得肆追呼之擾七十既免則八十九十自在其中詳詔書內以上二字自明宜一槩給照一丁侍養事在着實舉行凡有父母斯民之責者毋徒聽言藐藐也使者事竣即日結束還　朝姑略數語與二三君子相勸勉其有實心實政承宣　天子德意以惠下民者使者雖行諸君令聞不脛而馳　輦下共奉行不力或借端需索則　國憲具存矣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惟諸君實令圖之

告諭粵民

照得本科偶因外出見囚犯家屬跪路投呈援　赦者甚多問其事情合例者亦自不少但本科乃　齎捧之官須遵　詔書則本科之職盡矣至於奉行詔書乃地方當道之職非本科事也蠢爾愚民紛紛投牘何益乎況　天語煌煌應　赦者雖不投呈亦宜邀　恩不應　赦者雖投呈徒費紙墨本科素性介特誓不肯片紙隻字干瀆當道雖悶呈多起悲憫之念而開口恐蹈瓜李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　朝廷好事行自當道天時炎若想囹圄[illegible]

前聽毋徒泥本科爲也

讀感應編

王命岳曰讀感應編編終抑何其反覆叮嚀詳切而懇摯也夫大忠大孝與大不忠大不孝皆世所罕有其平平無異者多矣自王公至於士庶其積愆累罪一日之間或有數事由少而多由微而著積之不已至於罪大惡極而不可解者豈非財之爲累哉故感應之編其於貨財之條言之加詳其於編終也於財之爲禍又三致意焉旣曰橫取人財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又曰取非義之財如漏脯救飢鴆酒止渴

非不暫飽死亦及之命岳讀至此憮然而嘆曰誠哉斯言乎人之黷貨者爲妻子也以貨而不能有其妻子何爲貴貨矣剖腹藏珠言愚人黷貨殃及其身也及身酷矣况迨妻子不亦甚乎是亦不可以已乎且夫古之賢人言財之爲害者非一而足未有如漏脯救飢鴆酒止渴之刺中情事也飢渴未必能死人也以救飢止渴者死人將爲飢渴乎將爲死人乎夫亦愈知醒矣且飢渴未必終於飢渴也漏脯不食遲之又久必有饘粥之充於腹鴆酒不飲遲之又久必有

洌泉之至於口在能忍須臾與不能忍之間耳且饘粥之後亦有飫膏粱之時洌泉之餘亦有啜醴酥之候何者有七尺之身則天地之樂利皆有享受之一日也以終身之樂利易一刻之醉飽豈不哀哉然而貪夫敗類亡身滅家相隨續後人哀前人後人復哀後人而猶有爲之者何與起於一念之差行之數年漸見豐盈而謂一刻醉飽之說謬也夫三年五年至于十年愚者以爲久矣以無窮之天地百年之人生論之則五年十年誠一刻也今有十年富貴一朝破

亡者當其破亡回憶十年豈非一刻之浮榮哉夫亦愈知悟矣至于天地好生古聖垂訓故於枉殺之條復申重言之尚書首虞典惟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易首乾元惟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而匹夫謀利或至殺人大人乘權動多斬刈所以市多償命之刑朝有滅門之家貴爲天子而子孫屠戮之慘有甚於平民者何可勝道是以君子外潔其修內養其仁緝熙無斁雖與天地合德可也感應之編既以二者反覆叮嚀又慮人之畏難而弗進也故迪之以起心要使諸聖通神動念即是則欲仁仁至豈得憚煩又慮人之安於前惡而棄之也故迪之以悔過雖況淪滄海猶艤舟以待則檮杌窮奇皆堪回首又慮人之狃於易而進銳退速或忘其多愆挾其小善以責報於天也故啟之以一日之程課之以三年之期俾日久而功深功深而心純至終之以勉行可知千言萬語皆爲愚呆勸駕若夫睿哲因心動與天謀禍福不期天壽不二此上聖之極則人天之深敬而不敢責之凡民者也

鼎象

君子之爲法也亦使萬物各相見也萬物不各相見日月常見萬物故萬物之怪皆出以示人萬物之怪皆出以示人則人皆知其祟弗能爲禍故聖人之爲鼎所以使萬物之怪出相示也魑魅魍魎雖甚奇醜一暴其形必得其情一得其情必得其制故雖有魑魅魍魎遁諸四裔弗患於國中身之毛孔三萬有六千各有名字數可舉也名可命也三尸麗身數可舉也名可命也弗舉其數弗命其名魂魄相惡以禍其

人數既舉矣名既命矣則畏其神則服其氣則用其才則受其福故一身之內不相知識則毛孔神靈足以爲禍苟相知識不惟弗爲禍其惟爲福今郡邑之有百姓也猶身之有三尸毛孔也保甲之法懸牌于室家之長幼弗白其數里胥亭長相隱以實十室之內相呼以名不能相悉雖有奇邪不可得已故保甲之行在乎家各白其數家各白其數則十家互舉其名互舉其名則互舉其形互舉其形則互得其情互得其情則互得其制雖有奇邪隱慝竄慝中外可朝

發難而夕成擒也

日月說

日爲太陽火之精也月爲太陰水之精也不知日月之先先觀水火之明火明及物水明及已是故秉火生照掬水無光然而一盂之水置之空中紅日沉影一輪照壁歴水之光維火之精月照空中乃無發光以況此水乃能生景固火之精亦水之明今夫兔魄亦復如是清明其質借光于日是故日光有焰月光[illegible]氣月光在人日光在已也

紀夢

丁未正月二十九日天將曙夢見　先帝將釋奠於先師孔子余先見擡庭燎架者入繼而自入執役心知爲降官也同余入者二人余戴皂隷冠　先帝見余冠愀然而異之余奏曰臣降官矣　先帝作慰諭意旋以手指數臣脣上鬚似久不相見而鬚加昔者候久之　先帝入內室余三人從余見　先帝所居[illegible]不施灰地不砌石因奏曰　皇上所居如此雖堯之茅茨不過若是臣見朝臣子弟居室雕花刻鳥而

皇上儉朴乃爾眞爲至德　先帝似以予爲過諛因答論多端旁及外事不能悉記予嘗誤稱　上爲老師旋改稱　皇上上不許也余心謂天曙已久而有司祀事未備意當催之忽　皇上入內取黑心數盤有數人擡出分爲三分其二分皆燒牲肉切片其一分皆素品似以余是日朔持齋予領三盤發起手捧跪謝　上曰此常賜耳何足謝余捧歸家覺先父尚在急進之自咬數口乃麵條[illegible]若將再入而遽然醒矣尚記同入者一人[illegible]字聲高余謂

宜稍低聲而旁一人輒訴之余又謂一人此舉不爲無益　皇上知我輩降謫將來或有　上傳特出則余之名心未澹也又記　先帝云前年此日啜荔含露異香雖京中無荔夢中景總不可思議而旁或語余　皇上馳馬如箭着棋皆按節氣余心欲奏　皇上保重　聖躬則區區忠愛之心也自　龍馭賓天歷七年矣臣鴻業臣熙績皆曾夢見　先帝臣受先帝知最深獨未見夢每懷歉歉豈臣德未純　先帝生則謬知今在天之靈反棄臣耶忽得是夢依然

當日眷注之恩醒來不覺淚下夢之明日則　先帝萬壽節也

鴨長年

余性不喜烹宰非賓祭未嘗用牲亦往往取給市中家不操鐵乙未秋或餉予二鴨時病初已遂用其一既而悔之畜其一戊戌請急歸里寄飼于吳外舍矣亦向不宰生者也庚子秋還京此物尚存見主人側側傍衣裾作相見刺促狀越日又有餽者予謂既入吾門應無死法乃受而並畜又五年後畜者先殞付僧瘞諸土而乙未年所飼者顧無恙屈指已歷十年所矣事雖細微可見小羽有十年未艾之算亦盡物

性之一端也夫一人戒殺所全生命有幾但見昆蟲皆有靈性於我心萬物一體之意隱隱相關故放生戒殺皆以全吾心之生機也成湯解網孔子不綱孟氏遠庖都是理會自家一點生意初不關物事而萬物育於斯作鴨長年

家訓

吾家自朴菴公種德四世至可藺公以二子貴贈封吾高祖次山公爲可藺公四子二兄成進士雅以寒素自持言行端方二兄憚焉學問淵邃蘇紫溪張淨峯陳紫峯俱出其門曾祖望山公文章如其父行則溫溫乎渾金璞玉也二世皆臨貢而歿吾祖弘所公性端行直而能周急公正不阿有王彥方之風晚益貧吾父澹覺公故善病仰食於祖而孝友因心忠恕存念有獨知之德常爲人揶揄然衣食恆不給憶隆

冬爲務未易也書至此哽咽爲廢筆祖父二世幷不能博一衿矣吾母事父病三年不貼席父病已而夙痰間作作輒篚母幾死者數然聞吾祖行聲雖痰氣大作亦復屏息毋得不死日刺女紅佐祖治家計逆余年二十擔家務祖年七十矣余拮据得米其蔬菜柴火皆母十指中出每夜操作至雞鳴約一月得錢十餘文可三分十餘歲以爲常家約十人晨午用米二升五合晚用一升五合大困時略減日用六升或五升然每飡淘米下鍋必手撮一把他藏之適大匱

供吾祖一二飡以故家雖奇貧而祖未嘗廢箸然母瘁甚矣吾十九歲以童子試冠晉江入泮二十歲有友以午飯邀余作讀晨昏則自家吃飯又無束脩其明年此友再邀余教子初約云每月米三斗蔬菜銀三錢無束脩子弟則自教只藉看文章不敢禁先生出入館雖凉薄余私自計算我應二斛一月可六日在外至過從知友或東家留客相陪月亦可數次計一月之內只二十日自爨耳每日用米七合五勺二十日可用米一斗五升餘一斗五升可供吾家二日

半之糧其三錢之金可得錢一百二十文吾每日買柴一文三日共菜脯一文計二十日可用二十七文而足存九十三文可買米一斗五升足家中二日半之糧計算已定欣然就館而友人忽變前說欲飯余余固請輒欲棄予悒悒就之教讀之餘幷日夜備書日可得七八分糴米供親而社中友亦有哀王孫而進食者偶閩是飡置東家進飯余以他事遣去蒼頭急將飯與肉裹巾中少選攜至家奉親如東家陪飯不能攜則余故推病竟日不食不忍獨飽吾父母也

余廿二歲喪父父服闋而廿七歲廩于庠廿八歲喪母又喪祖二服闋而三十一歲舉于鄉嗚呼痛哉吾家祖宗積德數世至吾而發又使吾祖吾父吾母獨當奇窮至吾而當其亨每膺享受悼念先事血淚如雨是以食不粱肉充飢而止衣不文彩蔽體而止一則恐享受過豐忘親爲不孝一則念小小功名乃經數世淡泊蘊釀得來福澤之難得如此若過分享受則凋零必速然余方做官如朝見應接之衣宴會餚來之食亦不能盡簡子若孫未做官必不可以我爲法更當簡淡也我爲兒時每聽弘所公述文山公望

山公之文行望山媽李孺人之中年守節雖世隔高曾而音容在念愛敬不忘汝曹當如我心念弘所公之老年食貧澹覺公之清淡窮困吾母之勤苦艱難皆以是終其身爲世間罕有時時提醒時時惻怛自然不忍享受撙節愛養也天之與人福澤有如鍾者有如卮者但知愛惜則一卮之福終身用之而不盡若恣意狼藉則盈鍾之福一覆立竭故節慎之人多壽暴殄之人多殀理固然也況乎君子造命自求多福一念戒慎天繼以祿一念放佚神奪其福此中尤有轉移乎吾母嘗教我曰當於有時思無時莫待無時思有時二復慈訓實惟世寶往往人至窮迫始自悔曰使我當日稍知節省何至如此然而無及矣吾世世子孫當朝夕詳玩吾言保百世守家勿替也

恥躬堂文集卷之十八

晉江恥古王命岳伯咨 著

清谿厚菴李光地晉卿輯定

弟 命祜伯履
吉人天與
姪 錫籓文然
錫卣文人 仝較
男 錫庚文成

詩

奉別陶聖洋宗師歸楚

京海有一士幽居繩樞裏矯矯珍若珠世人藐所覩憶額髮初覆始著弟子服豫章鄧令公魁我多士族有師在楚中號爲樊紫翁亦復相弁置遂將閩海空古人重知己二師恩遇同今日逢師亦楚水知己意氣誰相似肅肅奉命凜秋霜一副青白別蒼黃溫陵如麻多奇者兩度遴才獨冠王騃子家人皆惆悵相顧驚疑復何望節物風光須臾改小子堂上不相待千夫奔名如浩波鍾情眷我殊未悔師爲方正重拂時遂挂吏議將去之白日皎皎天中見爭奈浮雲蒙天面鴟梟嘲鳳蜓蜿蜿碧水爲緇顏色變彼譖人者

亦甚哉天風爲我噫氣來聖代秖今多雨露蕩蕩皇天浩不怒抑揚之間鑒孤臣世人那得知其故且戒征馬出閩關如此崎嶇路行艱上有千尺之鳥道下有萬曲之潺湲灘底魚蝦逐波戲巉嶺猿猴據木頑獨有東海繩樞子相將追送水雲間感恩知己盤胸臆欲遣別愁不可得秋空飛雁有情無道旁蛩聲爲唧唧回想生身總浮萍丈夫離別何太息太陽應自破重陰浮雲飛去見正色今年之後又今年欲報師恩惟努力楚閩直北皆長安管取相逢近北極只今樊師若相問憑道王生未展翼

感懷

丈夫三十須成名手握枯管待飛鳴何不棄繻學劒舞建牙樹纛擁百城不然挾策遊帝京鳳池新選中翰英姊夫官堦方崢嶸九棘三槐次第行莫學儒生守迍邅青絲白髮疾似箭轉眼百歲七十秋不是今朝渥丹面

寒日泛泖

灝然雲外廓風淸恣所向沉沉螺女啼錯落蛟龍狀

琉璃碧萬頃倐忽變氣象日月光有無縹緲不可量
中央有古寺迴立雲波上人家空翠外暝旻相蕩漾
隴側麥青青疎鐘自幽響孤雁一行來霜深殘草曠
歸夢疎林中登樓肆極望驚起寥然白茫茫盡波浪

擬古

明月照桑林採女一何姝擧頭見明月下山見故夫
長跪欲擧口故夫却復畱故人總如此新人又何如
新人不可問故人又焉求新人入我門故人出我廬
新人能織綺故人能織素綺作雁行書素作風帆布

弔某氏母

生年五十五寒孀二十六豈忍縣黃泉其如三塊肉
荻爲書之香熊爲苦顛覆遷宅求名師還尋泉下宿
試看遊子衣可能添線復我念觸所悲豈惟三子獨
寫素不盈行投毫掩面哭

闕題

孤雁天際飛哀鳴萬里心侯氏有佳倩妃我賢女兒
翡翠垂其肩珠玉懸其襟阿弟牽裾泣送姐出我門
江波日夜流令我懷沉沉入堂拜舅姑侯氏稱嘉賓
二載來歸寧依然有外孫家君嬰簪組將入炎海濱
阿姐買畫舫送我之虎林執手河梁上酌我溫瑤尊
衣以雜采衣從風揚繽紛阿母默不語懸淚沾衣襟
阿父拜王母願兒報主恩阿弟拜我姐分袂離悲深
征帆入南去回首無故人耶孃不喚女但有喚兒音
寒風忽蕭索鸞鳳忽已分遺孤撫柩泣阿耶曾不聞
日月忽如馳俄頃成三春秋高父母歸長嘆寒江潯
常見故時樹不見故時人耶孃走入户高堂無老親
拜哭穗靈几憂來不可任孤兒在左右呼舅何紛紜

借問姊何在姊在堂之陰膏沐弗復理鏡臺遺輕塵

贈周澄禎先生令子

風飈白日濛況復加霜雪草靡皆自全松柏自孤孑
摧落空斷腸正氣勁如鐵伐木見其雛問蒼心則悅
君恩還有餘於斯酬忠節

月下閑步時泊横雲

獨步寒林久空山落葉多江湖滿寒色鴻雁一行過

題梅岡圖

溫陵北枕懸崖之絶壁大海奔潮入眼中淵底珠光

山頭玉陸離常與日月逼其間使君來楚水攸攸
然號梅翁芳澤素質誰相似寄語枝頭一朶紅却引
陽春入物蘂百昌墳動不言功我亦綠陰之下一小
草三見梅花傳春早蘂芬擷秀樂無窮況復東峯日
初杲日初杲春正頒爲君寫就梅岡圖又絹揮梢千
壽勢千又眉長鬈且都紫花會向上林種如今調鼎
黑頭俱

邀周宿來遊裴巖適是日袁丹侯齋捧又至輟
行余亦問津嶺表戲爲裴巖詩以期之

山下主人掃霧關山中花意一時班龍書再降應須
接虎子低迎空復還不數驅車青海過却勞寄字白
雲間多君指點期來會積翠參差未忍刪

辛卯春送張謀遠歸雲間余亦整嶺南之轡矣
別愁難就賦十指如懸錠酒負典衣約書貽題綵奇
過應龍劍浦歸好鱸蓴期却自南荒去雲間與海湄

壽洪在菴五十仙迎驄使
論文經廿載上壽恰中宮草木無驅遣靈禽也托躬
勞心調蹤注清問接花驄萬寵呼嵩動脩齡意亦同

送洪在菴之五羊
鄉夢常懸珉枕孤主人曉發客愁俱屢從氷署分華
簞送到官船望玉壺長吏從容詢疾苦遺黎漸次樂
昭蘇更懷我友黃攤叟未借因風一順呼

家兄爾由舊總潮戎因買弓洲山隱焉間余來
潮有詩却寄步和
八年再到鳳凰城閱盡滄桑不世情喜子別來添幾
子惟兄寄字倒吾兄鬚眉可也白多少琴劍依然舊
冷清洲以弓名驚客思徘徊天外數峯橫

澄海潮陽二令俱叨宗盟清政惠聲嘖嘖口碑
意甚榮之各賦一律
伯也李黃月兄當桃碧年 兄楚黃人家仙父李黃日兄有一日之知 何期
念載外却聚韓山前刺史郡嵩祝 兄以太守誕日進郡相遇 將軍
家綺筵 共飲建石弟席上 甚榮扶杖者蔟看王青天 邑中號王青天

右澄海令敬齋家兄
鬱紆盤海道漸次見升平榮托使君姓美呼菩薩名
真同炎火地獨造河陽城便作諸州樣共銷五嶺兵
兄移文上臺乞蠲五六七年租稅詞意悲切報可諸州俱爲楷式邑中有佩菩薩之號

布潮陽令心任家兄

古棉秋聲 皆二弟鄉試三山

無端深樹裏最似故園聲二玉文心瘁三山日氣晶
妻應縫舊緼兒漸課深更只此牽情緒凄凄木末生

代答新會令劉袁星見詢兼致家報

微風吹白露日影流前除打鼓開衙鑰迎人接素書
中衙雙鯉信來自白龍渠便慰思鄉念萬金何足如

代答謝平山寄子兼索命名

以君寶樹種寄我鳥衣行門第舊王謝渥洼新驌驦

居官恰鳳水命字學山陽持此區區意因之代餅湯

鄭二若貢秋夜夢余同遊蓮花峯覺四壁皆山
隔窗甕雲舟中有驚濤數丈明月三更之句
續夢見寄却和二章

夢底江山眼底人可應七子兩前身驚濤數丈不平
處明月三更孤一輪

眼底江山夢底遊千峯四面隔窗舟峯迴溪轉盪神
理悟到同銷萬古愁

中秋心任家兄招攜文光苓司盧汇周釆岳天
使古榕劉仲介鎮戎邑文學林君儀

透迤頂上盪虛空兩角蒼茫八面風總領名山羅下
拜孤懸白日印黍同樂編絲管雲巾曲佛是慈悲顏
上公月到東山金碧界少微巳在廣寒宮

其二

薄暮登臨心自秋家山千里望悠悠涵元塔似人相
值向遊古榕登涵元塔今八年矣見仲介有物換星移之感歸德事非神此丘塔下祠雙忠神神自淮入潮事最奇每著靈異之應四野參差遺壞壁諸天寂寞
冷滄洲數年兵火邑外村落盡爲丘墟眺望所及未免斷腸諸天寂寥遠在滄洲亦南箕北斗之慨也因風若到大羅上回首人間怎地愁

代東建石弟

崎嶇相與盡栖息未分途鳳水發初曉棉山歷兩晡
縣衙木刷鯏廳事錦氍毹鸂鶒文雖異鶺鴒意豈殊
頻當座上滿念我邑中劬臺憲垂高節郡公勤爰諏
以余瘝寡過由爾好良汗兒意慙盧象弟行畜灌夫
秋風正淅瑟夜飲愼醽醁

潮陽別心任大兄入郡建石弟適之渡頭蒼凄
然有懷

棉上別兄來弟更菴頭去未省汝歸期我行正當遠
將憂一別難能無牽百慮緜之葉落聲吹飼愁人處
夜靜百蛩吟何如不相助

將歸清源別建石弟

秋聲與客心相敎作歸計擔簦暫斂愁別鄉更含滯
以我一飯先居然畜爾弟端的國士風神理妙高契
青絲絡馬頭短埒黃金罷槽下集名流得無傷散滯
知己愼勿忘竭心自勉勵

擬古留別心任大兄令尹

今日良宴會兄弟且相親揮手自茲去長爲萬里人
依依念客冷惻惻憫官貧强云官勝客嘛嘛意欲伸
索我舊衣着裁量長短身便作新衣授微軀體質勻
惜費不敢謝所重在天倫我從北門去回首望南闉
城頭挂滄漭魚龍伏其窟濤怒黿鼉喜開邑何太瀕
天涯與海角臨風淚滿巾

擬古留別薛豳符太守

廻車駕言邁息馬一爲別溫溫維德隅我儀心如結
琴爲知者言泉爲靜音咽區區抱所思與君相斬竭

舊人惜簪裾新人亂屐折新人吮磨牙舊人淚成血
多謝持素心大家各彷恍寫素置君懷三年字不滅

擬古留別彭紫珈外翰

青青陵上栢磊磊澗中石欣然意所托不覺共晨夕
有客字紫珈號曰文章伯玉山光照人孤松立千尺
年可二十餘三鑽一寄跡當非心所歡訴與秋月白
我來索酒嘗顛倒恣浪劇我去復阿誰度阡與越陌

擬古留別黃可程

驅車上東門路出東南隅登望一爲別欲去更踟躕

東埜舊永嘆多病故人疎我來韓祠下高枕獨癰瘉
恭謝相問切云乎中注汗徒事爽塏地病魔不日蘇
淮陰記一飯翳桑報一壺古人先獲我只此意難渝

留別陸藺陂兵憲

三泖風騷地十年縞帶心探龍美得寶逐鹿媿無禽
區轂集玄圃梗柟出鄧林長卿仍馬背王粲滯樓陰
帖式驚門吏沙塵染澤黔鼠肝身分細龍尾姓名沉
聊爲發淸响悠然見賞音感恩古所薄知己意難任
流水渡鄉夢薇風來故岑當歸家後寄可離坐中簪

便帶白雲去英英露我襟

涉江采芙蓉

涉江采芙蓉采采不盈把所思在遠方淚因木葉下聞君琴中言如同予思者嚮谷正連綿流風相與寫坐上白龍盤市中蒼鼠死見此摧心肝何代爲陶冶行矣勿復道吾亦抹吾馬

長安月

頻因人散靜悠然見月光人到長安愛月少明月與我長相望白露何湛湛零落侵衣裳徘徊不能去移

坐就東廂明月當心心如水水月相涵碧空裏

長安七夕

化作鵲鵲啼喚哥使君幾日遣青娥羞將盤髮繞翡翠帳解金蓮拂綺羅清淚欲浪風下柳殘紅已墜沿中荷纖然絲線承蛛網不見仙郎巧奈何

代織女懷牛郎

半遮玉鏡擲金梭望斷郎星愁斂蛾恐有招搖侵月帳漫敎鳥鵲塡天河商風蕭瑟虛環珮白露淒清冷綺羅漢使若逢應借問牽牛幾渡重來過

補九日詩

龍山吹落少兒狂海外尚留蘇骨多西去諸陵空凝綠南來故國半煙蘿杜鵑寂寞開千樹黃鶴支離借一柯何處鼓鼙驚客緒青州細雨濕城莪

露花參始芽限韵同黃鷗湄翰林

沉泥砌下臥黃雲仙果未爭桃李蕢初放勾萌疑地裂漸成布置覺星分夜合似識陰陽氣朝秀欲舒赤綠文若向東風同結子枝頭未肯徇東君

賦得雨憒曾無節同黃鷗湄翰林刻燭限韵

西山送雨入花前銀竹庭生笋百千屢舞蹁躚離忘舊石頻歸鳩婦憶晴天楚宮神女裙應濕漢閣星精藜自煙封事憑君勤奏對死衣楚且罷干田

邵旭若乞言壽節母吳太孺人作宛鸞六章

宛彼鸞矣匹其凰矣維音喈喈和矣維君子偕臧

宛宛鳳鳥在彼中林鴛鴦是集喈喈維音鼓瑟鼓琴（母同封公著鴛鴦集）

桐之載華言喪其匹逝將徇爾有雛者三朗泉斯予

恤母為繼母二十六守志苦節

彼爾卵矣子維孚之彼爾孳矣子維哺之先君之思
維子鞠爾雛
羽翮既成栽飛載鳴有懷鞫子厥艱尚所生霜月孤
冷三十有二正
莫高匪天母德伊似何其報之壽母燕喜有鳴嚶嚶
夙友令子為作此詩言告史氏

燕銜泥　久旅有懷兒曹失督教也

燕銜泥歸欲棲喽喋香泥柔於膩銜文芳草畫梁低
一銜一泥雙飛翼欲墮春風正無力婀娜楊花春已
老碧紗窗外巢兒好美人腸紗閑燕語切切啾啾亂
烟雨始是新巢初乳子的的銜蟲教啄此雌出雄歸
皆有營哺雛漸長思千里雲外青山山外天一片滄
溟絲無邊莫學水禽飛着波生憎雀鷂籬落多未將
短翮飛飛弄剪剪秋風可奈何教成雙飛樣宛宛一
翔一呼聲漸遠洛陽才子悲秋客搖蕩所思心輪轉
所思歷歷分鄉縣青絲白髮疾如箭君不見銜泥燕

病吟　三首

何花不燦爛獨我坐飄搖有道魔偏長非譏骨也銷
覺蕃憎鬢雪倩客看心苗天意微濛定驚魂或可招

其二

吝光愁委頓此豈亦章停喪僕病涔淚沾鹽客尚貧
鄉音洛犬寂月色吳牛喘且息塵中慮靜虛養谷神

其三

祇驚光落膽那信石生身病阻方知瘦藥忙候送春
忽疑芳馥幻漸覺淡希真夜靜聞空籟未堪贈與人

壽郭丙奏進士

與君共探龍得寶羨君獨向今十九歸我晋晒其腹
牛女會精靈遊此辰之六恰值生申期禮宜效三祝
素娥出文螺太乙伴天祿曼倩逢金門報道桃方熟
持此代採脈何似堯蝙蝠

遊龍門郎事　郎伊洛闕

巨靈劈破瀉天精兩道峭崩削不成佛但麗山輪雋
烈伊能拜闕拱周京荒村人指參差壁古洞猶為鐘
鼓聲　兩劈石洞有大小佛千餘洞中空人聲作鼓鐘　水底龍兒啼脈脈東風
正拜逐愁生

贈蔣太初 太初金陵人以醫行燕余疎不主其寓謙也
便得乘陽理莫教女子知奉親遵五戒 其尊公奉釋一家似素食
借隱避三鑯仙去華山杳龍來燕國疑秦淮春色可
頗否寄相思

有懷

嘉禾遲何大子長何二次張二世兄不至悵然
停舟三得月遲子颯瑁瑁亂離話方永君師淚不乾
幾人入豕甕誰氏張鶏塒眇眇流光碧洞簫午夜寒

其二

敢擬彈冠約爲追結襪緣長聽老鶴淚深鄙童烏玄
石爛堪齋客芝肥可飯仙祇虛元直駙徑就德公前

甲午上元次日金呂叉邀同宜陽紳袍遊錦屏
山即事

騎鹿仙人去復來空餘墨蹟染蒼苔 呂純陽兩度騎白鹿題詩石上
萬山背汝張屏翠 邑中南望似屏嶂山後有疊巘詢土人南通汝州 一水遶
城曬練迴 卽洛水東上似匹練 賢宰笑看煙火聚薦紳別請巽
離開 邑南關以兵火故閉諸紳以文明之方從容請開此門 忽思幾值凌虛客
臣朔茂陵總未猜

月夜過友人書舍

坐久忘燈月幽居別有光畫綃題潑絳粉筆養硫黃
漏靜人無累齋供酒不妨愛君清興甚私自戒頹唐

其二

吾窮嘗累友不合受君知安得驚人語恰如應制詩
續騷今就不高論覽界之敢借三都賦躊躇望左思

駐蹕南海子考選庶吉士應制

皇家側席好求賢海子源通渭水淵白日當空槐影
暖青雲濕地墨華鮮小臣頗近魁三象諸子同瞻尺

五天珍重笙簧思報稱敢云此會是登仙

上親試武進士拔二十三人隨蝦學習騎射

河鼓星輝 宸幄臨干城三策 主恩深五花指掌
成玄祕七略運籌出匠心便有明師教羽箭卻將學
習擬詞林未須補綴雲臺數方略何如無古今

初雪

輕灰隱隱欲吹時剪水飛花未覺遲玄圃參差初鬪
玉瑤宮霏屑乍鋪枝 君恩暫許袁安臥館事新催
鄭槃詩問道泰壇來日啓故飄瑞葉賁房芝

燕臺懷古

蕭蕭易水北無臺說燕臺七雄俱寂寞茲地空徘徊郭隗小豎子買骨因自媒祇弋名利客豈有棟梁材昭王爲師事士氣未全摧惆悵此風下冀北獨崔嵬

玉河氷泮

東風來御道解澤渙天河錦鯉吹新浪輕鷗浴始波雲光浮曉靄月影漾婆娑漸次百川水朝宗此地過

文廟秋祭紀事

大成超往哲顯道式今崇肆義寅昭祀明禋薦有融

篆香凝碧篠鴻采麗秋空北闕揚靈度南宮爀爟通曉雲懸的爍廣樂奏璁瓏玉振歸元始金聲颯大風仁經縈九派智炬照三嵏忝與趨蹌會山泉念聖功

恭讀　御製表忠錄紀事　十六韻

重瞳披代史宸藻發天章閶闔排玄豹高崗想鳳凰徘徊嘉靖帝抵廊尚書郎豈有青蒲席頻含白簡霜九霄探鐸磬雙帙綴琳琅表此歲寒節劭蒲松柏芳匪云遊翰墨所勵在綱常谷永抗疏漫朱雲借劒長矢陳同忼慨忠佞判微茫忝爾綍綸語與聞標鎖香

聖朝無匪類羣宋幸爲良焉列皆葵藿衡冠獨桂萱閶風雖奮起京教自知方始信金聲振能諷玉燭光茂陵懇汲黯鉅鹿諳馮唐止輦皇心粹效忠求勿忘

壽大司農某公

黄菊凌秋燦皇都夕英猶馥碧玉壺坐憶詞中千歲引瑕喉舞袖畫堂趨天作龍頭彩羣異早籍金閨動羽翅七建當年祝庚桑飛入蓬萊爲仙吏玉山照人生輝光金鏡一輪出上方輿論同歸稱玉尺天池欲聠待鳳凰祇因財賦輓輸急陳恕還應問出入自古

崔孟皆黄扉從此論思漸拾級　帝念選妙惟求舊清通無出先生右制下朝埜盡歡呼衆正彙升得領袖如僕龐龐何足言久陪父老誦聲喧公時相見輸肝胆感念難忘知己恩此日覽揆稱觴哄長安貴遊煩迎送猶容賀客王昌齡揆筆摛詞發清弄

送御史王公出使江南

秋風正蕭蕭言送乘驄客驄馬行步工神骨生光澤與君如李桃茲種出芳陌相印水月心而無紛華跡托同侍從沱垣梧與臺栢梧鳴謂之鳳栢啼謂之烏

稱名雖匪一獻替意奚殊自辭金馬室西省添癡儒
空言慚無補況復昧琵竽何似繡衣使攬轡出皇都
攬轡出皇都徹車復羸馬豈不懷英華以約失之寡
帝簡出獨裁報稱容苟且束身範百寮如塗方就冶
知予江南行行看解綬者江南秋江上蘆白與楓紅
樓船裝彩鷁簫鼓振金風談笑柔跗注競絿和羣公
要被千村澤無言斂神工　至尊聽四達歸宴長樂
宮

駪駪吟　有引言得十二首

少學為詩詩成輒逸去比入館閣每拈題頭岑岑
痛向所吟者天機後所習者師課也生平不能作
優伶笑啼槩可見矣抑性不耐閑體豈非寒瘦之
士乎使粤之役途次輒復作吟莫之强而致也更
稍稍逸去偶簡所僅存付諸劉氏示諸兒亦不復
示人

過彭澤有懷靖節先生

清江涵峻石頹公孤耿性或云古彭澤東流乃其正
當日誰酹香代移遺蹟競折腰信轗美其如松栢勁
公醒世不知世醉公所病我來絕壁下能無仰止敬

送春辭

扁舟江頭欲暝天孤燈半滅未成眠似聞白駒在空
谷送將好友腸轉轂又似持踵倚門啼便當嫁女悽
復悽攬衣呼童重剪燭何物凄楚潔心曲牀頭寶劍
好細看夜過豐潭龍氣寒點簡攜來墨莊架莫教桒
捐驚鬧珊童子秉燭周遭顧回言書劍兩平安昨宵
一天煙雨歇東風五更去漫漫我聞此語愈蕭索急
起追春杳無跡始信反側為傷春也如嘗指動荆客

自辭　帝京出金臺桃紅李白幾度開驛路躞躞僕
夫瘁紅白過眼作夢猜二月既望渡淮水此後燕石
飛不止何曾賞春待春晴忽報春歸可勝情結束蒲
車輿芻馬稽首東皇歸去也可恨黃楊一節裁遲君
相遇金牛下（是年有閏故云）當日東皇憐百鳥百鳥喁喁何
窈窕只今春去不知愁惟有杜鵑聲漸小無情最是
堤上柳鎮日伴送遠行酒未為東皇折一枝却隨萬
風不回首百芳誰堪稱國士偏憐薜草為春死亦如
脂粉傅丈夫人閒冰魂屬女子我今送春更留春筍

中膝黃足紵綸淸海城邊淑氣浮喚回東風十一洲

余旣賦送春時夜將半夢一丈夫揖予云云似答前詞醒而述之爲春歸和

何處凄楚送春吟意詞淋漓感余心招回雲旗息風馬豈有歌驪寡和者四序司令相與迭譬如轉轂無生滅帝命寵我冠三時風行自與諸子別赤白黑帝秉天鈞我亦脉脉周八節十月霜飛尙小陽常遣臘梅銜白雪瀟湘楚水蒼梧山帝子一去不復還莫以英娥送春淚錯疑天上亦人間杜鵑血盡聲越苦空

累夜月長凄楚何如百鳥遂性情却留春色尙分明隨風不必怨楊柳孤竹朝靑暮敞帝碧梧辭夏一葉飄未殺赤帝長相守貞魂不作花與鳥計較偏覺天地小我行復來渾無心百族從新分窈窕黃梅小厄不須憐與君相遇正今年年頭年尾何迅速笑殺痴人爲春哭況復爲春不待天挽留鴻鈞屬諸賢用邊寡婦哀誅求水上發婆泣孤舟舟爲渡軍田需餉水陸到處生惆悵閭閻上頭饒雨露百穀甲拆不知數誰將丹靑畵流離五月賣穀二月絲君但能言回春色春色年年歸不得

步澹歸和尙別韻却寄

色空無二界幽刹與人壽因追靑山面遂安白士心過從亦偶爾素感一何深夜夜海東月輕篩後園林

其二

話到鞠躬字盃盈慘不擎體乾全勿用學艮値時行出處旣殊路悲懸一并生先師如可作海會竟長城

其三

泉生乃有我能勿切同憂禮合一辭退權將旬日留

低徊施隱敢周爰拾嘉謀入定山僧眼照予淚未收

其四

滄溟萬里穩風動濤無窮一旦群心静六鼇住氣通稻將飼彩鳳血合染乘龍世事盡如此多應億少農

其五

氷操亦平等敢當百尺霜攜公詩數首便壯槖中裝雲去空相見月明水一方無生同悟處別恨不須長

附僧澹歸留別詩 有序

奉 使如恥古給諫眞爲不辱 命者蓋正以

奪邪淸以砥濁慈以去殘泣罪解網尚未畢行
其志而嶺海一道則已如優曇鉢華一見不可
再見矣屢過松寮深領德味愁如難别情見乎
詞
微雲不掩谷高屐屢相尋願我亦何取勞君如此
心方舟橫海濶落塵夕陽深風雨中宵夢幽懷共
一林 其一
寸土何方著誰將大地擎用元從艮止體卽是乾
行泗水傳三絶雙林信一生同流知所出不浸借

干城 公學本乾所劉先生先生耶浙學余忝及門之末 其二
此世無公等薰風未解憂波濤兼地坼雨露爲天
霤慷慨中廷論蕭條集野謀雙眉低亞久多恐淚
難收 其三
自業交相勉青山思不窮梗存仍泛泛雲去莫忽
忽香葉貪威鳳甘霖得見龍巖公吾所好一奏慰
三農 絜菴侍郎 其四
月潔千尋水松高百尺霜便教泉上酌不兄案中
裴好惡雖同種衰榮且各方相思寄何所寂歷聽
鐘長 其五

過峽江丘曙戒年兄舟遂後予悵然作二日惡
峽江江駛岸山渝玉筍嶺雲玉礀汁與君彩鷁朝並
飛暮宿孤渚烟雨雪烟雨望中涵碧虛思君不見惡
緒入君但維舟能過予新詩讀罷剝啄急夜來棋子
聲蹔無盈樽不酌詩腸澁我聞丘明與予眞精靈彷
彿江上立乞假長風起北頭一夜吹送錦帆集鑑湖
過來香城邊村笛足令青衫濕我悵離羣風雨秋君
自詩成蛟龍泣

弔河源王烈女

王烈女者河源令王某之女少許某氏子後某子且貧自燕來署令嗔而逐之郎且去女悲傷鬱悒數日而殁令哀之簪珥悉納棺中移置野寺爲盜所發掠其金寶顏色如生予偶聞其事信筆成韻或冀此女之名永傳人聞不遑計其詞之工拙也女未嫁故附父姓卒于河源故繫河源

皎皎氷玉女質蕙心同蘭少小郎文定含羞側不看
從父令河邑晨夕調盤飡整理有倫脊尊卑志各安
郎自萬里來行李一何單翁心生反覆驅逐數蹣跚
郎但呼天詈海枯恨不乾便自買舟去燕山路漫漫

嗟女聞耶至無語意自欷思情忽斷絕脉脉摧心肝
所作已如此相見良獨難之死殉一諾形立魂先殘
沉沉夜臺夢娟娟月色寒父情空擗踊珠珥竝附棺
移置荒郊外群盜潛開剣釧鋜歸胠探玉容粹且端
父飾非所願假手群盜刓雪肌如生者重與世上覯
我來河源下精魂生波瀾揮淚記遺事千載留青汗

詢貞櫬入海已旬餘矣繼之以哭

我來河源下停橈淚潸潸五月河漸漲烈魄付潺湲
有恨隨流水無緣歸故山蓬萊應咫尺飄渺安木顏

借屋

未謀三逕築聊借一枝棲門揖青山近庭收白月低
司閽傭舊卒問夜倩隣鷄忽悟蓮廬理盈虛氣數齊

壽黃澹叟先生七十

念何遊德音數載南北走遙企萬丈光不見師伯久
素心訊起居知伯精神陡幸覯松柏姿果然稱台耇
憶伯英妙年其才浮八斗瑜亮一時生並驅未易偶
遭匹弟先兄利名振卯丑翼雲如垂天九萬風力厚
提身一飛鳴騂騮不肯苟金玉唱荀龍日長依阿母

探奇入粤西暗索皆驤首所至騰頌聲棠思不啻口
浚假賦歸來齋中何所有經案與繩牀圖史綴鐺臼
殷勤就石公孺子可教否清言輒解人問奇許載酒
虛往實而歸身如探二酉不覺入玄中忘人大小叩
小兒最周旋童蒙荷折剖杖履日追隨清真道氣誘
鄴架中秘書軸籤咸觸手手鈔葉萬千字字成蝌蚪
門可植三槐心如種五柳避賢樂聖門吹壎心則友
却掃卷帙多名山可不朽廚曾似步兵不厭鮭三九
古剎話僧閒紅塵聊一抖處世善守雌括囊無譽咎

樂志稍開軒芝田與茶畝正此當喬松丹丘夫何有
有之乃似之所能宜左右何以佐稱觥小言佐芳杜
鞠䐆歌鶴飛灑餘徑醉後過此二十春諷抑觀公壽

壬寅冬奉　旨以六曹改授柿垣正諫崔公夏

邑人名行兼脩滿漢咸仰稍俟晨夕必膺

簡命乃以終養遄歸衆競場中得此人古今

罕見其儔特歌數行以勵末風

天仗空凋致騰黃萬里雲錦跂偷方六曹神駿舊崩
識閒闊儘具四星房四星奔走千萬騎自飾銀韉麒

麟粧蔦往蔦來何躄躄登壇未拜心多忙碭郡崔公
眞卓爾掉頭不顧思澹髓晨鐘招回熱夢魂從此千
年立人紀

歲寒詩第一章上杜公純一

宮溝泉令環素碧獨楗寒屏思脈脈牆外錦韉過頂
紅揮鞭不顧迴熱客誰道瓊芳來玉樓若比人心火
井覞匪蘭伊蘼漫當門天街杳牙奚辭斥感公意氣
烝如雲猶敲瘦骨銅聲索一顧再顧生威神有意無
意品龍脊朱公告我有是哉心骨雕字深入尺莫敎

照見龍蛇形且題秋圖祝平格

歲寒詩第二章上梁公玉立

一鼓朱絃曲未工拋擲石骨臥秋風官街貴游截雲
佩紫貂團光霞染紅二五耦切竝鑣語路花參差百
進驄捧匣朝入含元殿較書夜出未央宮虞卿迪賤
最蕭槭道帔斷碎酥爛空吾吾烏烏何足道吟詩一
夜義馭東誰提龍淵三尺水磨洗露寒照重瞳直爲
帝子憐神物大澤斷白倚崚嶒要樹周楨衍周曆三
十八百繫公忠丈夫感激行冰心大雅何辭續高崧

壽朱右君少司農

玉殿晴開掛曉瞳鴛行影入游絲中先朝手樹饒榎
枏一時委蛇皆巨公少農系本金沙浦豸峰摩天削
崚嶒當日袖草西掖下要令出語達吳穹柏府臺高
貳邦憲霜氣横秋肅群工引切六曹繼當否指斥白
雲尤生風至今手采妙天下後輩以此發其蒙韜鋒
正懸天仗潤昌言端的動宸楓我亦碧梧花下客家
近金沙東復東恭桑敬梓良親切巾夜起草就折衷
封事晨開天顏霽玉珂聲遠迴重瞳一自師心輕獄

納經年偃蹇臥蒿蓬諸君往往憐澈帝安得如公護
焦桐感深意氣誰與偶十指懸鏈罷書空盧夏薰風
微拂面雨過雲薄斂豐隆前頭官街駒五采人人祝
壽黑頭翁翁今黑頭掌邦計邦計年來漸從容舟霖
藥梅咸當用留相天子祐無窮

壽魏石生中堂五十初度 四章

乾坤宜象融龍馬賓中宮斂福歸君相錫敷調雨風
時四方水旱　支天道力勝致上精誠通相視關非淺不寧
頌嶽崧

諫草存西省押黄入禁中先生眞得罵後輩競趨風
磐石安邦畧春臺壽世功曾問南苑路 御名錫天
驄公自諫議入爲宰相南海子 召見賜 御馬
負扆今古事夾日府官同鳴烏追先德蒲姑置徙戎
時投誠諸將王議安置平格天與壽係父子方冲百歲勳名郤
於今身正中

同人皆白雪之子學吟蟲非會山高意孰明變下桐
松經屢折古人樹百年豐未必子方憩無心屬潞公

送楊脩野吏部南歸悵然有感

陰晴亦偶爾吾道是耶非遷客憐遷況旅人送旅歸
苦因習藥淡性爲老灰微芳草誰能擷夢魂入釣磯

壽楊自西給諫尊人

給諫名高天下聞蓬萊五色㶚卿雲傳經有自歸賢
父削牘誰弃笑備貝歸棹滿攜疏草版舞衣猶帶御
爐薰承歡莫漫忘天闕兩報君親總未分

壽黄進士易尊人

憶昔仳傴亂離中忍將卷帙付東風文章經世吾兒
在科甲榮名[illegible]逢收拾金臺詩滿橐安排畫錦幃

横空爾家原出丹霞路一操鄉音情自通

贈別友人歸武林

何堪此日送君歸孤客獨傷傍帝畿閩嶺故園豺虎
亂武林佳地筍鱸肥探龍久已拌青瑣斥馬無心戀
翠微但願釋兵釭酒內相將次第問漁磯

送蘭東崖給諫請急南歸

山脚老松百尺身積翠凝蒼枝六神山上紫錢懸麗
綴五更墜露濕龍鱗君家很山山下住月白風清仙
子路朝辭鳳闕夕寉池柳帶勝折不知數拂琴欲鼓

送知音鼓之無聲却有心莫戀仙人王子喬伊耆文
思正沉沉

送柯退谷儀部

知君非一日此日見君心性以澹交至情因多難深
碎樊舒囷鳳撥水沃焦琴陌前行路客當年也闞企

序

雜卦易圖一卷綱緯目緯以下凡十二篇晉江王子伯咨所著也大過至夬卦不反對傳疑者二千餘年王子求諸緯卦而得其說漢晉以來此祕未覩至哉言乎王子之法去初上二爻而以中四爻錯綜爲上下卦緯之者乾坤剝復睽家人蹇解頤大過漸歸妹夬姤旣未濟凡十有六余引伸其法去初二而錯綜其上四爻爲上下卦復去五上而錯綜其下四爻爲上下卦緯之者亦乾坤至旣未濟凡十有六再去初

上二爻而逆數之以五爲初以二爲上去五上而逆數之以四爲初以初爲上復去初二而逆數之以上爲初以三爲上三逆而三綜之爲上下卦緯之者亦乾坤至旣未濟凡十有六乾坤八易而不離天地所以統六十四卦之正旣未濟八易而不離水火所以統六十四卦之變信乎天地變化之自然非人之智力所能損益也乾剛坤柔睽外也家人內也正也解緩也蹇難也一張一弛天下事尚可爲也剝爛也復反也君子之幸也聖人何雜焉陽過而顚事不可爲矣聖人惡之故雜之自大過始大過之禍多始于女子小人繼之以姤明亂本也女歸云者君子當亂世也十畝河干而已天地閉賢人隱矣養正云者亦君子當亂世也不言不爲飲食而已詩曰善人載尸西周其亡乎水火通流義不可定水定則腐火定則滅女終於無實男窮于濡首大亂之道也春秋以後之世變聖人逆知之雜之以爲戒也故曰易者聖人憂患之書也終之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山有榛隰有苓蓋睪然高望而遠志焉雜卦

之終夬也詩之終殷武也春秋之終獲麟也思王者也書之終曰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思王者之相也禮之終曰孝子悌弟貞婦思王者之民也一言以蔽之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自乾坤以至需訟整詞列義皆有行紀而何言乎雜雜之爲言義存乎後八卦也而說者乃以錯簡疑之闕其義而不講賓客滿堂而忘主人肆筵設席之謂何孔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吾于伯咨見之矣

甲午雲間同學弟王光承玠右題

序

昔公明善易而不言易夫易何可言哉由奇偶而三之六之之易道盡矣聖人不得已而繫詞焉而易於是乎窮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也然則讀易之道何居蓋觀易者莫若觀卦即聖人三絕韋編敷以文言翼以繫辭而終之序卦雜卦其意已明白著見於天下夫序卦者易之常也雜卦者易之變也雜而不雜則變而不失其常此先儒已詳言之獨是大過以下卦不反對又爲雜之雜然以互體觀之知聖人又非偶

然而爲此也此先儒略示其端而未詳其義晉江伯吝王子錯綜參伍勤成一書使疑義光昭如日月余讀而歎曰大哉言乎王子之論緯卦也是又王子之易也嘗披圖按之左緯有八右緯有八其卦十六曷爲乎大過以下止取其八也曰終之以十六則盡矣終之以八示緯之不止於八也又示緯之不止於十六也曷言乎緯之不止於十六也先天圖之緯卦止有進之法而無退之法余請進二而以三四五爲內卦請退五而以四三二爲外卦如乾坤之自緯也無

論已至比觀屯益之皆謙也師臨蒙損之皆豫也震豫噬嗑晉之皆蒙也艮謙賁明夷之皆屯也大畜升蠱之皆隨也无妄萃隨之皆蠱也兌困之皆鼎也巽井之皆革也剝復之皆坤也此上三十卦之緯卦也咸遯同人革之皆小畜也姤大壯大有鼎之皆履也渙節中孚坎之皆小過也蹇家人漸之皆既濟也解睽歸妹之皆未濟也否之蠱也泰之隨也小過豐旅離之皆中孚也小畜需之皆革也履訟之皆鼎也大過姤夬之皆乾也頤之坤也既未濟則又自緯者也

此下三十四卦之緯卦也合之亦得十六卦而乾坤既未濟皆得自緯錯綜諸卦與先天圖適相當然後知天地之德日月之明無所往而不在也此可與王子之論相發明矣且夫緯大過以下者純乎乾坤既未濟故斷取八卦終焉雜以六十四卦者緯以十六緯以十六者終以八終以八者終以四此所謂雜而不失其正者乎然又于夬三致意者何純乾者堯舜之世用之柔揜剛者桀紂幽厲之世夬之剛決柔者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則常爲堯舜之世此上終困而

下終矣非夬不潔爲純乾也王子之書其爲功於天下後世豈不偉哉余故曰觀易者莫若觀卦今而後易可言矣

甲午雲間同學弟王烈名世題

跋

雜卦之義自夫子既歿而莫能明漢儒雖有互體之說然其義不施於此篇蓋雜之即爲互二千年未有言者其見於下傳曰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先儒以謂言互卦也夫卦有上下二物不相雜也交而互之則雜矣故曰雜物撰德然則先儒固知雜之爲互矣何獨至此篇而疑之若徒以其錯綜序卦之次而已則又顛倒更置無所不可以是名雜非聖人意也元儒胡氏仲虎稍發其端焉吾鄉恥躬

王先生因推而備之首列六十四卦對待交互之圖系之十有二章以發揮其意其大旨雖原本胡氏而分別義例曲暢精微辭義高古卓然成一家言蓋措意屬筆邈乎有草玄圖虛諸君子之心焉且其言曰後有達人或尋了義然則先生猶疑其有不盡之蘊於斯也地自己酉冬得是編於京師而伏讀之知大過以下斷非錯簡其後更以己意推尋則又知自乾坤以後需訟以前皆以互體相從別爲陰陽正變之限終始盛衰與先天四畫十六卦正相表裏大過以

下蓋爻推中四爻之法以盡互卦之變其術環覆逆並出自然非偶而已也予既因先生之書而啓其心又庶幾所推說者之或不謬先生之意惜乎先生下世而無所折中矣故跋是編以次於二王之末後之君子譚易象者有所稽焉

甲子清溪後學李光地晉卿題

恥躬堂文集卷之十九

晉江恥古王命岳伯咨 述

清谿厚菴李光地晉卿輯定

弟 命祐伯履

姪 吉人天與 錫蕃文然 錫卣文人 仝較

男 錫庋文成

周易雜卦牖中天

易圖首編

目錄終

周易雜卦觸中天

晉江恥古王命岳伯咨　述

易圖首篇

○○◎乾　緯乾　三易皆乾
○○◎坤　緯坤　三易皆坤
屯　緯剝
蒙　緯復
需　緯睽
訟　緯家人

師　緯復
比　緯剝
小畜　緯睽
履　緯家人
泰　緯歸妹
否　緯漸
同人　緯姤
大有　緯夬
謙　緯解

謙 ䷏ 豫 緯蹇

蠱 ䷐ 隨 緯漸

隨 ䷑ 蠱 緯歸妹

觀 ䷒ 臨 緯復

臨 ䷓ 觀 緯剝

賁 ䷔ 噬嗑 緯蹇

噬嗑 ䷕ 賁 緯解

◎ 復 ䷖ 剝 緯坤

◎ 剝 ䷗ 復 緯坤 剝復皆坤

大畜 ䷘ 无妄 緯漸

无妄 ䷙ 大畜 緯歸妹

○○◎ 頤 ䷚ 頤 × 緯坤 三易二頤緯歸坤

○○◎ 大過 ䷛ 大過 × 緯乾 三易二大過緯歸乾

○○ 坎 ䷜ 坎 緯頤 三易二坎緯綜頤入坤

○○ 離 ䷝ 離 緯大過 三易二離緯綜大過入乾

恒 ䷞ 咸 緯姤

咸 ䷟ 恒 緯夬

大壯 ䷠ 遯 緯姤

遯 ䷡ 大壯 緯夬

明夷 ䷢ 晉 緯蹇

晉 ䷣ 明夷 緯解

◎ 睽 ䷤ 家人 緯未濟

◎ 家人 ䷥ 睽 緯既濟

◎ 解 ䷦ 蹇 緯未濟

◎ 蹇 ䷧ 解 緯既濟

益 ䷨ 損 緯復

損 ䷩ 益 緯剝

◎ 姤 ䷪ 夬 × 緯乾

◎ 夬 ䷫ 姤 × 緯乾 夬姤皆乾

升 ䷬ 萃 緯漸

萃 ䷭ 升 緯歸妹

井 ䷮ 困 緯家人

困 ䷯ 井 緯睽

鼎 ䷰ 革 緯姤

革 ䷱ 鼎 緯夬

艮 ䷲ 震 緯蹇

䷳艮 緯解
◎ ䷴漸 ╳ 緯未濟
◎ ䷵歸妹 ╳ 緯既濟
䷶豐 緯大過
䷷旅 緯大過 豐旅皆大過
䷸巽 緯睽
䷹兌 緯家人
䷺渙 緯頤
䷻節 緯頤 渙節皆頤

○○ ䷼中孚 緯頤 三易二中孚緯遜頤入坤
○○ ䷽小過 緯大過 三易二小過緯遜大過入乾
○○◎ ䷾既濟 ╳ 緯未濟 三易不離水火
○○◎ ䷿未濟 ╳ 緯既濟 三易不離水火

緯互也法去初上二爻起第二爻合至第四爻爲下卦起第三爻合至第五爻爲上卦

凡例

緯卦◎三易皆同○○○三易二同○○雜卦╳

綱緯篇第一

按卦六十有四緯其中者得卦一十有六乾坤也剝復也睽家人也漸歸妹也姤夬也蹇解也頤大過也既濟未濟也

目緯篇第二

乾坤之卦八一曰乾坤天地無資乎物其體自緯次曰剝復三曰頤大過四曰夬姤頤得乎坤過得乎乾剝復皆坤夬姤皆乾 內雜四卦夬姤大過頤

剝復之卦八一曰屯蒙次曰師比三曰臨觀四曰損

益

睽家人之卦八一曰需訟次曰小畜履三曰井困四曰巽兌

歸妹漸之卦八一曰泰否次曰隨蠱三曰无妄大畜四曰萃升

夬姤之卦八一曰同人大有次曰咸恒三曰遯大壯四曰鼎革

蹇解之卦八一曰謙豫次曰噬嗑賁三曰晉明夷四曰震艮

頤大過之卦八一曰坎離次曰豐旅三曰節渙四曰中孚小過豐旅皆大過節渙皆頤

既濟未濟之卦八一曰家人睽次曰蹇解三曰漸歸妹四曰未濟既濟惟乾坤自緯乾坤惟既濟未濟自相緯也內雜四卦漸歸妹既濟未濟

緯緯篇第三

緯乾坤者是曰乾坤緯剝復者是曰坤坤緯頤大過者是曰坤乾緯家人睽者是曰未濟既濟緯既濟未濟者是曰未濟既濟凡易卦六十有四緯卦二八一十有六凡緯卦一十有大緯十六卦之卦有四乾坤也既濟未濟也天地陰陽之義也日月水火之數也

小成篇第四

之十六卦者小成之卦凡三十有二乾四乾上下也姤上夬下也坤四坤上下也剝下復上也震四復下歸妹上也解上頤下也巽四家人漸上也姤大過下也坎四解下而蹇上也未濟下而既濟上也離四睽上家人下也未濟上既濟下也艮四剝上漸[illegible]也蹇下頤上也兌四睽歸妹下夬大過上也

終始篇第五

乾坤始之既濟未濟訖之乾坤既未濟與十二卦同有事于緯凡四而統于一四統于一故乾坤既未濟復統十六卦也易始乾坤訖既未濟曰六十四卦者十六卦之體也十六卦者四卦之體也自然之道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天地自緯也既濟未濟互緯也不資自他別於諸緯故四卦以統十六因統六十有四嗚呼微哉

方圓篇第六

乾剛坤柔剝爛也復反也睽外也家人內也解緩也蹇難也天地定位陰陽循序外內有別緩急有常三才之綱紀也凡易之道一伏一飛一貞一悔一動一靜一者可知一者不可知故曰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之十六卦者其半整齊之其半雜揉之故 雜卦傳

意存雜卦也是以有晝夜相乘寒燠受謝[illegible]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冬日不爲人之惡晦而輟夜於是有升沉異域貧富不齊智愚雜處哲狂同盡或委餘粱肉或不充藜藿或有女如雲或之子無棠或謹度守義或犯禁決塞是故福善禍淫天之道也夷齊餓死盜跖壽終仲尼窮老田恆篡榮顏回蚤殀伯牛疾癘張湯杜周酷吏子孫貴顯累世不絕李膺范滂脩行砥名而罹禍患唐宋以還不平滋多紛紜並紀更僕難盡是以治日既多亂亦不少聖人憂之

反經篇第七

大過顛也頤養正也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易不并諸而雜諸曰惡其盡也水之清者無魚察察者其人不祥此聖人之弘也天地之所以爲大也是故姤決反目顛大過而爲比漸之女歸自待男行歸妹乃嫁於未濟頤濟不相謀何兩兩其必合參伍相雜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右陽篇第八

八雜卦其中者漸歸妹則未濟既濟緯之既濟未濟則未濟既濟互緯之頤大過則乾坤緯之夬姤則乾自緯之水火不相勝惟其質也天三地一體數殺矣凡八雜卦之畫陽畫二十有八陰畫二十微顯闡幽歸乎右陽

尼山篇第九

八雜卦其當天地之末運耶彝倫攸斁婚姻瀆亂水火相射日月交蝕人物矮小女終男窮體數盡矣當斯時也地數居一天數居三山崩川溢風雨無時焜焜澎澎孰正其紀聖人謹之終之以夬六十四君子惟乾之道大夬學乾而至於乾終則有始天行也故曰水火自射也男女自瀆也小子佻佻哲士瞿瞿禍福胡恤德行是行君子道長小人道憂雖變天地未之有易存斯道者凡以云捄也此尼山氏之易也

文王篇第十

反而異其質者屯蒙而下无妄大畜而上凡二十四卦咸恒而下渙節而上凡三十卦是故乾[illegible]位順

大過有恒頤大過者乾坤內也坎離定位　小過
有恒既濟未濟相易而不改其度坎離中孚小過者
頤大過內也既濟未濟者自相內也故皆反而不與
其質按上經天地之軌二十四卦當二十四氣之數
也下經日月之軌三十卦當合朔之三十日是以易
始乾坤上終于頤大過坎離下終于中孚小過既濟
未濟所以綱紀繁雜統一零亂原始反終既有典常
變化錯綜不越乎則此文王之易也

或問廣義篇第十一

或問上易始乾坤終坎離下易始咸恒終既未濟有
說乎曰三才之道也天地以日月為用人以水火為
用故坎離既未濟為乾坤咸恒之用也
或問自乾坤至頤大過自坎離至既未濟又有說乎
曰有頤大過者乾坤之具體也既濟未濟者坎離之
運行也
或問剝復夬姤非乾坤之具體乎曷惟頤大過也曰
剝復無乾夬姤無坤惟頤大過備乎乾坤如既未濟
之備乎坎離也

或問乾坤始之既未濟終之是四卦者實　十六卦
乾坤曷不雜而雜既未濟曰天地定位不可淆也水
火相射日月交蝕惟其時也
或問乾坤不雜天地定位既得聞命矣頤大過者乾
坤之具體曷雜諸曰頤大過具乎乾坤而天地之雜
也故雜乎爾
或問剝復皆坤夬姤皆乾曷惟雜夬姤也曰剝者陽
盡之數復者陽反之期君子消而復長天道之必然
也不可雜也夬者陰盡之數姤者陰反之期小人消

而復長天行有然有不盡然故雜之也故曰陽生子
中聖人護之陰生午中聖人惡之
或問家人睽蹇解二水二火澤風雷山之卦也漸歸
妹既濟未濟亦二水二火風山雷澤之卦也曷惟雜
漸歸妹既濟未濟也曰人倫之則也睽家人俱以陰
從陰蹇解俱以陽從陽姤與妹之未字兄與弟之未
室未離乎乾坤也漸少陽從長陰故曰女歸待男行
先之也故待之歸妹少陰從長陽故曰女之終也既
濟中女從中男陽倡陰隨故曰定也未濟　少從中

女化鷄之晨惟家之索故曰男之窮也老[illegible]得士夫老夫或得女妻或伉儷之允齊婚姻道雜情欲相媾陰陽交而旣離乎乾坤也故雜之也天下之治治於正位天下之亂亂於瀆倫蓋其義也

或問八雜卦三乾而一坤有說乎曰體也天圓而地方天動而地靜天雜則氣機流地雜則人惡乎託

或問雷山水火正者半雜者半風澤正者一雜者三有說乎曰雷生於春中收於秋中山體惟貞陵谷間移日月盈虛厥有恒期惟風之來也無節澤之至也無期故雜之也自然之理也

自序篇第十二

家受易十有餘世代著令德高祖次山先生諱宗澄與蔡虛齋先生齊名嘗手授易說于蘇紫溪先生行于世曾祖望山先生堂搆厥學諱廷侍爲當世碩儒小子命岳所及過庭則先王父弘所先生先君子濬覺先生也先君手著四書得一集大易得一集岳貧未及授梓丁亥避亂山中奉四書得一集託友友失之自擕大易得一集僅存至今抱父書不[illegible]痛蓋終身泯濶也先君子每教命岳觀易圖象[illegible]有會辛卯冬子月夢文王周公先後車蓋道喝甚盛余從牖中竊視又數日讀雜卦傳自大過以下八卦雜之疑考亭所云錯簡非是覃思累夕求諸互卦得先師孔氏微言遂屬詞焉雖於義未必有當然亦可見八卦之雜當非錯簡後有達人或尋了義乎憶壬午冬黄石齋先生爲予言雜卦傳錯綜者八何居余茫然嗟乎靈光不續神理難盡十年讀書三隅未反余則鈍哉劉子玄曰論衡未遇伯喈太玄不逢平子逝將

煙燼火滅泥沉雨絶倘邀千慮一得尚冀二人同心悠悠今古豈無賞音甲午遊吳友人强付剞劂念去家四千餘里先君子之書未行而小子蛙鼓先鳴負罪彌天深用刺促先王父字近甫諱居从豸从殳先君子字世表諱承从栖从示世居閩泉晉江之上峯里

恥躬堂文集卷之二十

晉江恥古王命岳伯咨　著
淸谿厚菴李光地晉卿輯定
弟　命祐伯履
姪　吉人天輿　錫藩文然　錫卣文人　仝較
男　錫度文成

讀詩

讀二南邶鄘衛王風

王子曰二南之後即次三風三風之後又次王風其義何居二南周之盛也三風殷之華也王風周之衰也俯仰之間感慨係之矣夫夫子周之臣而殷之後也

讀兔罝

王子曰關雎房中之美事而化行俗美忽咏兔罝于桃夭之後始信邑姜治內足與九人同稱十亂理致政役

讀綠衣至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王子曰忠厚遺意

讀日居月諸

王子曰日居月諸與南箕北斗同一奇幻

讀谷風

王子曰旨蓄御冬言儲才也

讀簡兮至山有榛隰有苓

王子曰使我懷古之情更深

讀北風至莫赤匪狐莫黑匪烏

王子曰莫赤莫黑何小人之多也

讀君子偕老

王子曰刺譏之詞全無怒罵豈非詩人忠厚之意乎與齊風猗嗟可以合觀

讀定之方中

王子曰建營之初首及琴瑟足見禮樂爲立國之本中興規模宏遠處○詩云椅桐梓漆言樹人也○中興之人必有一段朴實深厚處又人馬强壯然後能國讀方中卒章可見

讀蝃蝀

王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道不遠人　於色

身上持得定可與入道矣

讀蝃蝀

王子曰隋受周禪竇氏自投堂下曰恨生不爲男子救舅氏之患與穆姬同一血性○控于大邦女子有此膽智當今無血氣男子媿死千載下千金公主以突厥兵爲周伐隋豈非其人耶

讀氓之蚩蚩

王子曰責之以良媒遲之以秋期重之以卜筮可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矣因其後之見棄意其始之淫奔是說詩之過也魏王得以功名終者世且不以節

義疵之矣

讀木瓜

王子曰孔子讀詩喟然而嘆曰吾觀木瓜而知苞苴之禮行也是詩也善用之厚往薄來言交鄰也

讀王風

王子曰黍離于役君子揚水中谷兔爰葛藟凡七篇皆所云男女各言其傷也采葛大車丘麻皆男女之蕩也嗚呼此王之所以風也○大車之淫　丘麻

丘麻淫人大車淫鬼

讀緇衣

王子曰鄭首緇衣述先德也

讀將仲子

王子曰將仲子賢婦人之詩也無踰我里無折我樹何其嚴也父兄之言可畏人言可畏何其知恥也若夫懷人有情終能裁之以義偷所謂不貳過非耶所爲與大車異矣○與野有死麕同舊說彼以爲之貞潔此以爲之淫奔豈非以召南文王之化鄭風故多淫行耶以地論人往往失之有衡鑒之任者會須了

得此意

讀叔于田

王子曰觀于田三篇人心擁戴如此自是鄭伯一勁敵對手故春秋曰克段于鄢

讀有女同車至德音不忘

王子曰此詩亦非色荒

讀風雨淒淒

王子曰風雨三章言好賢也

讀揚之水

王子曰揚之水言憂讒也

讀出其東門

王子曰出東門言不遺故也

讀野有蔓草

王子曰野有蔓草言相遇也

讀雞鳴

王子曰齊風首雞鳴言賢妃也其後百餘年君王后死而齊以亡若是乎婦人之有係於國也

讀甫田

王子曰無田甫田言力小而任大也無思遠人言知近而謀遠也

讀碩鼠

王子曰碩鼠三章悲酷吏濫竽三年而朝廷不行黜罷之典也

讀蟋蟀

王子曰職思其居在其位謀其政也職思其外所謂無遠慮必有近憂也

讀車鄰

王子曰讀鼓瑟而知秦之所以興誦寺人而知秦之所以亡○秦首章車鄰當作詩讖看他並坐鼓瑟並坐鼓簧君臣宴佚簡易如此舉動安得不興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是趙高讖語今者不樂逝者其亡是二世讖語

讀黃鳥

王子曰坑儒之禍兆於黃鳥

讀權輿

王子曰讀秦卒章不承權輿所以二世而亡孔子刪詩遂為符讖

讀宛丘

王子曰次陳於秦滅秦者陳也豈無故哉

讀澤陂

王子曰此言其君不親政事蓋傷之也

讀蜉蝣

王子曰亂之興也生於侈侈之興也則衣服以為端檜之羔裘曹之蜉蝣聖人有憂之

讀下泉

王子曰曹之卒章傷天下之無伯也周之興也以西伯其衰也極文代伯周以弱而不亡周女終得力於伯耳乃知伯之名始於文王而名郇二伯實左右王家伯非齊晉而後有之也

讀幽風

王子曰文中子之於詩其得聖人之意乎程元問於文中子曰敢問幽風何風也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孰〻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幽風言變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此文中子之說也

讀小雅

王子曰小雅燕饗之樂也自鹿鳴至菁莪或燕饗或遣勞或君燕其臣而臣答其君皆有歎〻抑說必極其情而不失其正之致此周之盛也雅之也六月以下先儒謂之變雅蓋遭厲王之虐天子于彘

玁狁內逼京師三綱紊矣厲王崩宣王立中興六月新田車攻吉日足以匡定王國而明文武之功業矣鴻雁庭燎是能勞民勤政猶有幽厲無逸之遺意焉然讀祈父黃鳥我行諸篇又何其異於勞來還定安集時也宣之不克終也雅之所以終變乎再經幽王之亂終於苕華何草而哀思怨悱極矣

讀常棣

王子曰今人見朋友和顏悅色見兄弟反覺尋常又有一種朋友不肯調停人兄弟〻好兄前說弟〻前說兄雙面刀百舌鳥一旦冷落〻門不入何況多難又人間多樂妻孥而疎兄弟故能妻子好合又能兄弟既翕良未易易此中事〻須究圖乃能全〻天顯嗟乎兄弟夫婦朋友皆五倫中人此二倫者實能間我兄弟朋友鼓舌于外妻孥弄脣于內鮮克全矣故常棣慎言之大家當須猛省

讀伐木

王子曰求友之章極之神聽和平而於諸父則曰微我弗顧於諸舅則曰微我有咎於兄弟則一餱失

德嗚呼世有御窮之妻有急難之兄弟所八生究藉酒肉伐木已有衰世之憂何必後人廣絕交也

讀六月

王子曰必有孝友之張仲在內而後吉甫得以成功於外

讀車攻

王子曰有聞無聲帶先王紀律之嚴

讀沔水

王子曰雅之變也憂亂之章自訛言始〇讒言高張只一敬字處之裕如也

讀大雅

王子曰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正雅自文王至卷阿皆發先王之德有恭敬之思焉變雅自民勞至名旻多刺當時之事有愛慕之誠焉中如雲漢至常武諸篇猶見憂民敬天撥亂反正之功則亦宣之初政乎

讀行葦

王子曰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先君知飲與射相表裏〇君歌行葦以燕父兄歌既醉以答君君歌鳧鷖以賓尸尸歌假樂以答君盛哉大雅之正也

讀卷阿

王子曰名康公從成王遊卷阿因王之歌而作此詩首四章蓋獻替之辭也五六章言其用賢也七章八章言媚天子又言媚庶合看極多妙理媚庶人正所以媚天子也九章言鳳非梧桐不栖比賢非明君不事必梧有菶萋之盛乃鳳有[illegible]喈之鳴意專望君也十章言今日之遊車馬甚盛惟繼王之聲而遂歌耳其無窮之意固在王之能悟也〇此大雅正之終也過此民勞則變雅治亂之際君子所謹也

讀民勞

王子曰變雅之始始於民勞而亦板繼之可不慎哉

讀板

王子曰此亦同列相戒〇上章民勞此章亦觀見天心從民心而轉聖人所以先人而後天

讀蕩

王子曰此憂厲王將亡之詩上章板此章以上並
故俗用板蕩皆奉天以儆亂之詞

讀抑

王子曰此衛武公之詩宜入衛風而升之大雅其文辭雅重有周召誥戒之遺焉且前後皆憂厲之詩而此篇獨居其中孔子曰雅頌各得其所此非漫然位置於斯也

讀雲漢

王子曰宣王承厲王之後遇災而懼之詩古者憂民

敬天上下靡寧精神尚照人也

讀烝民

王子曰宣王命樊侯仲　甫築城于齊尹吉甫作詩送之末節有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之句可見當日雖有和衷之雅而文詞溢美開後世頌政碑歌之祖而吉甫勒名似乎市恩亦世風之變下也

讀常武

王子曰宣王自將討淮北之夷詩人美之省此徐土省字見其不濫殺不畱不處見其不病農　無常武字面而云常武闕以俟博物君子

讀召旻

王子曰此刺幽王之詩首節旻天疾威末節有如召公遂命篇曰召旻此變雅之卒章也其稱召公猶國風之終殿周也以周召之治可以亏亂而正變也

讀周頌

王子曰頌者頌美盛德天子以成功告于宗廟者也而周先王之積功累仁忠厚開基後王之敬天法祖纘承統緒具見于此

讀思文

王子曰此郊祀后稷以配天樂歌先君曰教與養相表裏

讀有客

王子曰此微子來周廟之詩將去而致愛留之意見周家之忠厚焉

讀魯頌

王子曰魯為列國而升之頌以成王賜魯重祭故得頌也孔子曰吾其為[illegible]則於魯有望

讀閟宮

王子曰此僖公脩廟國人美之之詩追原后稷推本太王至于周公見魯郊禘所由來也所以頌也

讀商頌

王子曰全詩皆周而頌列殷孔子殷人也又曰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則亦當時宋人廟祭之詩也

跋

叔父節義文章瀰鉅偉抱足以照垂後世即窮壤僻處與不知有恥古先生其人者余小子作容多贊惟叔父與先嚴于厲行中意氣最合先嚴甲戌成武進士初宦閩之福清壘節鎮潮海潮去溫陵咫尺叔父得以時過從幕朝夕商確但明季潮郡荒亂戎馬生郊寇環城而攻者經年先嚴矢死以守保固全潮至今十邑父老尸祝不衰皆叔父深謀卓識相與有成也時吉人尚在襁褓叔父摩予頂而語先嚴曰是兒瞻矚不凡異日可亢吾宗人稍長憶先嚴述叔父語乃痛自刻厲深懼上負叔父之期許也後叔父以名進士入中祕旋拜諫議正色立朝其言論風旨及奏疏條對無一非忠君愛國憂時救世之言迨吉人覲光　京華叔父已投閒邸舍吉人侍杖履親承教誨非朝伊夕猶見叔父以天下為己任慷慨時事終夜靡寐凡有可為民生利濟者發憤感切將忘其身之去位而為之也未幾而[illegible]歿矣叔父歿十　其精

神氣魄猶凜然如生讀其遺文猶足以奮發
而興起豈非所謂浩然者不可泯没耶嗟乎宗伯
寓先生之言曰先生不欲以文名文亦非所以重
先生顧由身前而論則人存而道存文僅道之粗
迹也可以不傳由身後而論則人没而道不與俱
没者實賴文爲載道之具文又安可以不傳也伯
兄文人仲兄文成所搜羅四方遺失既勤且備加
以口誦手披積有年歲繕寫之本既多考證之人
亦廣讐校精詳用付剞劂而吉人以猶子之分僅
捐冰俸佐梨棗少分伯仲二兄拮据垂成之半方
自愧碌碌無長不克副叔父昔日期許之言讀是
書不禁淚涔涔下矣是爲跋
甲子歲仲秋姪吉人謹跋

跋

小子錫卣就教青邑時堂上拜母別惟然謙講中
錄
綸會齋署每晨昏展拜以當趨庭儼然
君父恩威在上焉憶父兮生我知啼哭曰不復識矣
粗識之無漸開詩禮學舉子業性性見父操觚草
制義或大文字一篇就輒示錫卣兄弟恨未能讀
也稍長父數上公車或遊楚粵江湖間友天下士
乙未登第讀中秘書直省垣所爲館課疏號啓閱
經史要旨軍國重事不多郵寄錫卣追隨之日少
所畸應落筆半焚棄半爲親友藏弃歲癸丑錫卣
仝仲季二弟搜輯籠篋徧四方徵求得父遺藁僅
此數部父恒念生平素所樹立德一功一言並峙
爲此非雕蟲者論也今雖殘缺之餘而存者咸裨
世教而更令其久而湮焉尤錫卣所深懼也季叔
仲弟錫度乃鄭言吾天與弟峯來粵湘之己卯不
辭俸薄爲先子不朽計錫卣因得以齋口檄稽佐
成斯舉先是學士李厚老先生紫爲輯　年矣

及今乃為之序重以宗伯富先生高名遂成
書小子有厚幸附述卷後聊以誌感云
甲子歲仲夏男錫卣謹識

附述先事
錫度遠侍嚴君斑落拮据十有八載然未嘗閒見
猶恍惚趨承時飆木多感觸緒況瀾憶去冬癸亥
四月八日為丹霞吳庵叢年伯七十有九華誕君
亮恭年伯為勝壽冊錫度得附蕪吟吳庵先生報
函曰己卯同譜惟尊公與不佞俱受知麻城陶聖
洋文宗八閩科歲兩試第一因緣相結為同門乙
未殿試不佞與監巡之役卷歸收掌中堂金太傅
讀至尊公卷擊節稱快進呈而第一甲第一人
天顏有喜中外咸知後唱名乃為第二甲第二人而
一時大魁之名固已騰播海內矣越月
詔親選庶常
世祖皇帝唱及尊公名召至榻前謂曰汝本是今科
狀元今暫屈了還汝翰林
皇華朝號動比入諫垣所建白深當
上意中外無不以魏鄭公陸宣公之事業
期之其序述先事如此錫度恭讀之下不禁涕泗
之橫流也又錫度嘗讀大人制其自

志貞國幹事耑回浦侍卸還石齋贊　　遊旅
一宿憶師前幾艱難危苦我輩禱答顧兮借詩咏
以於牢騷　　石者次第自礮師方賜環大用天
目咏悲喜并至因論及貞固之說退而爲此文
其因文寄意如此嗚呼先大人之於文也類如此
矣又錫度嘗得大人藏稿一帙有識順治十四年
九月
世祖皇帝幸南苑涼鶯臺召集　卿科道各官照衙
門爵次跪各各申飭至科道占以尤嚴大抵以言
官言事不從國家起見所參皆多係報復條陳皆
多有挾私申飭訖又言科道有王者所上之本
使人不同嗚呼先大人亦嘗荷
特達之知矣而竟不究於用豈非天哉少而以孝名
壯而以學顯中經患難仳離出而感傷時政所奏
皆關大事
凡重大難　轉圜者屢矣先大人輒欲自然些
不欲以示人也至若贈答情和之篇與夫稱觴誌
石之製每不屑屑從世味　　恨　　恒不
輕入梨棗所以脫稿後親朋遂湍意持　　無留
稿壬午之叢小兒以遊拔貢于京國錫庚輯閣中
還　　錫齡追述先德捜救麗求遺書
散之存不及什一知先人不欲以文名也什
襲藏之亦不復示人追伯兄京四更相與捜羅閒
有補輯癸丑兄携遊吳越間江南學使天王虞公
見而悅之曰是非徒文也不可以不傳將爲授梓
適值家鄉變亂各處用兵亦　市果兄且羈白下
五載矣當是時也泉方被兹患難游至憂懼多端
度朝出則母倚閭而望暮出則母翹指而呼蓋終
患難之日吾母夜不交睫也日　弟天性孝友嘗
與母同其焦憂以故母病遂絕而弟亦神悴精銷
遂不永其年矣嗚呼吾季文行醇備吾先子之所
愛也謂可以負荷而光前緒而今安望哉伯兄自
　安之奇窜天倫聚首亦缺有所勢則然
矣　中　旁徨悵念先德乃卸請伯兄欲以
所輯次者謝　雖鄙雖非先人意抑使　之請其
書而想見其人是亦小子靡忘前人意　　兄以

為善而程鄉弟更貽書曰嚴屏叔父校論序
于今不忘悛惜斯僕勿為表章乃共請〻之先生
有〻〻蕭緣而為之序小子將捧讀是書嚴若猶
生之聲〻

甲子歲仲夏次男錫度謹誌

恥躬堂文集二十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命岳撰命岳字伯咨號恥古晉江人順治乙未進士官至刑科都給事中是集自卷一至卷五為奏疏卷六至卷十七為襍文卷十八為詩卷十九為周易襍卦牖中天卷二十為讀詩牖中天據其自序謂辛卯冬夢文王周公先後車盍喝道甚盛命岳自牖中窺視故以名也其書分十二篇大旨謂易襍卦無錯簡而以互卦之法推求其義讀詩凡五十條皆標識簡端之語一篇或止一兩句如讀簡兮曰使我懷古之情更深讀王風曰大車之滛甚于丘麻丘麻滛入大車滛鬼尤非說經之正軌也